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肆輯・拾陸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肆輯・拾陸册目錄

廣陵史稿四卷 〔清〕不著撰者 一

天津拳匪變亂紀事一卷 〔清〕劉孟揚撰 四七

廿二史言行略四十二卷 〔清〕過元旼輯 一〇七

韻史二卷補一卷 〔清〕許遯翁撰 朱玉岑補 六八九

前漢匈奴表三卷附録一卷 〔清〕沈惟賢撰 七二九

廣陵史稿四卷

〔清〕不著撰者

清鈔本

廣陵史稿卷一

陸建瀛論

東坡云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有詞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此為發七國之難之鼂錯責也而陸建瀛尤甚瀛攝兩江巡撫篆改正供為海運攝兩淮鹽政篆改綱鹽為票販攝三江總制篆改豐北合龍舊制而省有一千串錢天下服其才之足以利國而並不害於民卒之數千里島夷遣東風大王諱言其刼而私撥蘇藩三十萬帑銀採買

賠償票販一年引數積壓無人任運合龍半日大水泛漲龍口旋崩利之不能歸於庫而解於都猶可飾也柰何江黃停運之舟師豐北避水之災民湖南北鹽岸罷閒之力士皆敺而入於粵西之党如淵之敺魚叢之敺爵夫天下雖大不過河漕鹽數端數端不治以兵維之而當其事者河委之於查文旌漕委之於楊殷邦鹽委之於洪國柱謝元淮兵委之於薛舉所謂使他人任其責者是也一旦破敗決裂轉以睎然一老叟為詞烽火沿江不戰而遯猶以延愒不死為得計此粵西賊党且碎剮之而爭食其臠況其他

哉論者以為陸建瀛庸臣也而實則一時之老奸迹其治漕而漕不治治河而河不治已僥倖於二三摺奏之下而虐害於億萬吏民之上兩淮鹺務似淺實深前人慮奸商專利而邊民淡食因立綱分岸埜輪督銷非徒為課也而每年五百萬兩額征繫乎此自庚寅變計北票侵南南鹽廢寫單無岸可分無銷可督是以楚字號售於安安字號售於蘇蘇字號出江搶售而私販苗疆夫新引領於都城魚目不可以混珠一票何憑而又掣折自貪墨小人之手保其不忤獘而賣法耶噫嘻江湖財富之區一販去而不能盡

征其利安肯復来一販来而必欲盡征其利又縱之使去上下蒙獘中外擾乱始猶以官混私繼且以私廢官安怪抵撥之課無徵而失業之民從賊也陸建瀛不知而為是謂庸知之亦為是謂奸蓋其朘削民脂似元載迎合軍機似嚴嵩引用私人似王叔文排擊異己似李德裕變成法而堅僻不近情似王安石縱流寇而懦怯不用命似賈似道陰柔險賊力發大難之端四五年来鹽漕河兵一敗塗地不可收拾以致大江南北拱手而授之逆匪陸建瀛之罪浮於錯而通於天也夫奸臣不庸而奸者猶易測奸而庸者

不且流甚烈之禍於天下哉

江壽民論

今夫大刼之來非有大善人不能移奪其殺氛然即有大善人亦不能挽回夫氣數蓋數不憑之於理而未嘗不憑之於理某危城也而飲焉食焉男焉女焉豎鳥獸魚鱉咸若某巖邑也而水之火之賊之兵之並天地鬼神而不甯氣數使然抑亦理之不可易也江善人不得與數爭焉得與理爭哉江名壽民字錫齋少年賈字積有千金北販巢湖遭風漂逸遂激悟而修善行二十餘年設有保赤育嬰立貞暫棲安懷等局存活數十萬人且修橋濬河施棺理骼遇災放

賑曲盡心思不辞劳瘁雖經費出自富商而樂善好施功歸實濟大江南北幽明鑒其誠婦孺欽其名二千石暨薦紳先生幾有買絲繡之而鑄金事之者泞不至阿其所好癸丑二月賊入省城廣陵兵不滿千四名受敵漕臺楊殿邦首倡犒賊之謀運司劉良駒出帑銀贊之知府張廷瑞率局員李安中洪國柱並紳商大業隨聲而附和之當是時求一德孚於人而信及於賊之鄉耆諒無有加乎江壽民之上者於是衆人一心衆口一聲漕憲以下僉以為非江不辦夫主犒賊者殺無赦皇皇律典孰得而玩視之且天下

財富首推兩淮除富商徙避外仍有運庫實存百萬餘兩帑銀並二十七與精華十萬餘家藏窖不下千萬厚貲在賊未東下時已由奸細李仲梅等潛知底蘊久起吞噬之心豈區區四十萬之犒所能饜饕耶江壽民躬親其事原不能無責而謂一世人財之盛皆虜之於江壽民之口而亡之於江壽民之手則是縱其主而鍛鍊其使泥其迹而不曲體其心未足以昭定論且夫大人先生庶民耆老吏治非不諳練也賊志非不逆覩也時勢非不洞達也身家非不愛惜也而乃忘寇讎憚遠徙輾轉逡巡冀免萬一已不善

為計矣一旦破城蕩產亡身及親以至於子孫九京之下不反躬自咎且太息痛恨江壽民之不信於賊遂不取信於一城待命之人誠愚之又愚者矣夫禾苗被水旱而責其償於農佃之傭工羊豕遭虎狼而誅其肉於牧人之友助豈人情哉且江壽民之心可謂苦矣江壽民之勢不得已矣平時保赤立貞等局取貲官紳計日支付非有積萬累千存貯於其所供善舉之所必需也哭因寇至堅請犒師承之則典刑難逃不承則大市解體在局萬人暨闔郡之無力避遷者啼饑號寒莫能生活而無可與歸此江壽民飲

泣椎心寧危一已之身不亡庶民之命日夕對天籌之搉酒牽羊勢所必至成敗利鈍萬萬不容逆億將來蓋僅求其由我而生不必其由我而死死不旋踵天也夷皐之弒不可擬之於趙盾伯仁之殺豈可例之以王導也哉說者謂造次顛沛之頃猶計出萬全豈僥倖於一時而破敗於轉瞬轉以善歸之不知江壽民何仇於人汲汲犒賊之身實殷殷從善之心惟惜其攝官太執信賊太堅視已太重咎人太確致使當日殷殷從善之心不能求諒於天下而見原於後世嘔肝泣血溝瀆自經良可悲矣夫人求斃已之命

以活人之命斯亦至奇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士随而媒孽其短有識者私心痛之然則謂江壽民不學無術則可謂江壽民死生人而窮富人則不可孟子云樂正子善人也信人也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江壽民誠可欲之善人而以不能為信人之故遂亦欲為善人而不再得則江壽民為善之身死而江壽民從善之心盡至生靈積產之果否存亡有理與數之可憑非犒賊不犒賊所得爭其毫末故為江壽民者身不可入刑部心無不可格彼蒼

張廷瑞論

論者謂土存與存土亡與亡廣陵城破張廷瑞不死罪不可逭也而吾謂張廷瑞之罪不在不能死於城旣破之後而在不求死所於城未破之先　道光二十八年粤寇滋擾迄　咸豐二年十二月始入武昌緣廣東湖南有據関津守險隘之人智勇忠貞不放一賊於下游且督精兵以破敵萬一時命不濟無可支持猶且沫血呼天背城借一矢窮兵盡甫肯捐軀豈不備不戰徒拚一死致令數十萬梟獍之師長驅大進而無稍阻遏耶然則善守土者不貴能生而貴

能死實則不貴能死而貴能生張廷瑞豈不能生者當賊下九江之始廣陵積穀萬箱大藥千鈞庫帑餉兵商賈團勇城濠完固士庶謹恂知府有知可守可戰即楊劉專主和議而我絕不贊一詞自然申明義氣激勵人心尝胆披肝殺敵致果安在不為温六合賴東安也夫人惟不怯萬死乃能致一生若之何兩月以来戰守無策即有團勇亦衛署而不衛城鶴唳風聲惟寢廢輟餐日與一二幕賓作楚囚之對泣此不明其所以死即不知其所以生不知其所以生宜弗能生而弗能生並弗能死抑或何哉或者以為承平既久兵勇疲玩一旦驅之使戰無異驅羊豕向虎狼何如不戰之可以為民請命也噫嘻為是說者幾何不使虎狼得志而盜賊滿天下耶昔殷浩不戰而江左危謝安用武而江左奠張巡禦安史而江淮障畢師鐸揖黃巢而江淮亡古人得失之分分之於生死之間而已矣藉令烽火不警城門不閉牽羊擔酒雞肶蛇行踊踊然卑詞乞憐並不足以博匪人之一笑安在其能扶義以生又安在其能抱義而死耶蓋一府數百里之地不聞太尊有死所也然則張廷瑞際平靜之時上之可以為庶吉士而不可以為小軍

機次之可以為學教諭而不可以為縣典史下之可以為村學究而不可以為坊保甲其才其識無能為也無能為而使之為一經水陸告警倉卒變生即為村學究而之乎不能化賊縱為學教諭而干羽不能禦賊雖為庶吉士而筆硯不能擊賊所謂天下方有事此輩宜置之高閣是也而皇皇二千石之秩束手以俟寇至微服以與民俱生不能對人死奚足以塞責哉

琦善論

琦善罪人也何足論迹其三十任巡撫四十督軍門無政可紀五十使粵東改林少穆先生舊章英夷擾亂不可復制革職查抄贖緣得免六十制川調任陝甘聽藩司張集馨知府陳烙鐵之誣詞鍛鍊生番燒絕種類御史奏劾効力軍臺復經 恩赦提兵數萬統馭江淮天下意謂感激涕零征流報 國在此時矣而不練士卒不容義勇不遜餽賊不破危城師老餉糜天怒人怨罪不勝誅說者謂明季洪承疇曹文詔盧象昇左良玉等驅逐張李流毒鄰郡不若琦善

固守可免通泰清淮之滋擾然而先主梟張角而黃巾滅叔夜破宋江而紅巾亡 國初三藩暨蔡騫朱毛裏趙金龍等人一鼓就禽脅從向化粵寇雖夥北有僧王勝帥剿滅林鳳翔李開芳二十萬賊兵血流漂鹵伏尸千里西有曾國藩塔齊布羅澤南李續賓南有向榮福濟和春鄧紹良吉爾杭阿殺匪人百萬轉敗為強豈束手能制敵者敵之不越廣陵由天之不亡清淮通泰人也琦善兢兢徒藉保障之虛名養猖狂之逆寇而已今夫才足而猶用人之才況不才智足而猶用人之智況不智勇足而猶用人之勇況不勇不智不才何難集數十百人之才智勇以為一人之大才大智大勇江北億萬生靈命懸一人之手而一人者小人也本不能肖僧王諸人之為人而又恐人肖僧王諸人之為人是以愢川勇之大攻徹小虎之雲梯斷毛營之軍需調鍾紳之驍將賊可殺不殺城可破不破才不足而鈍也智不足而愚也勇不足而怯也而實則不欲以己之不才不智不勇用人之才智勇且不欲以人之才智勇形己之不才不智不勇也猜忌之心為之也且能窮寇者始能裕國否則為寇所窮而國不裕能困賊者始能紓民否則為

賊所困而民不紓高壘重營未拚一死虛糜百萬帑藏空虛 國病矣而且視賊如民未之傷視民如賊致之死捐生捐緩目以阻撓而罪之難詆四逸指為奸細而誅之當是時死士酸心謀臣喪氣一人孤立好官自為當以誅不用命之過必陸刀反而自刎其首而或者廣陵難破瓜步易收亦聊以塞責乃築壘南郊去賊營三十里遠賊之出没絕無見聞致使逆勢滔天勾通鎮匪塗赭金焦夫能制小醜乃能殲渠魁仗節制之師驅烏合之衆何不可由江北横掃江南而賊去五日不敢收復空城賊屯一隅闔敢攖其

猖獗尚能移兵於青山之西與向提臺犄角爭先直搗揚秀清之巢穴也耶然而天之死琦瑤也固在死揚秀清之先而天之生托明阿也又在生雷以誠之後琦營堅壁兵歸隊伍捐資濟餉雷籓不致侵吞托將軍醉夢昏昏縱容雷籓盜餉游兵不整武斷村市流蕩烟花新籍沙頭寇來焚刼亡民離散又涕泣思琦侯矣然則琦瑤為向榮之罪人托明阿不又為琦瑤之罪人哉

但明倫論

天下事不可為猶得免於一死而卒死之遂明忠烈之志天下事尚可為獨不免於一死而卒不死之遂承兗轉之羞但雲湖年且七十矣防堵無兵團練無貲上之不能止漕憲搞賊之謀次之不能阻太守開城之議下之不能格兩縣擢寇之心有死而已奈何不然迹其都轉兩淮通商裕課有大功德於民己酉年因色支等旗賄囑童濂稟請制軍改票毅然爭之夫由舊不喜新無以襲名而爭利大人先生議更張屬在下僚諂色笑相趨承巧語言相導迎數黑論黃

相引援推彼挽此相曲成間一唯諾稍遲群相唾而遺之不再與之俱比比皆然雲湖一髮挽千鈞豈不偉哉夫淡然於功名出處之際無不決然於生死利害之交制軍堅僻性成濟以鄒公楣之誌銘劉星房之奏議謝元淮之杜撰洪國柱之新例魏木生之深文幾令蹇諤良臣無從置喙雲湖不戀富貴不懼威武獨舉將來票商忤獎之由與劣員誤課之故臚陳百端彈劾一切觸忌當事解組退閒亦何其勇也瓜河奉委城亡與亡庶幾天地一完人而紅中渡江旌旄北指又何其憊歟識者從而原之自匪入蕪閱廣

陵震塌漕憲聾聵不可輔也太守懦怯不可扶也兩縣齷齪不可制也而猶欲招兵集勇堵塞大江力固不及即率一二鄉耆更張空拳以擊賊勢亦有所不能然而事之濟也為之事之不濟也亦為之非可委之於力與勢之不能及也人生數十年含智勇無以為忠孝徽節義無以立性命徇人諂佞即八十而不死亦且為世所唾罵而且為當時律例所不容猶可駭者奉部議軍臺効力卒不果行昔李莊簡云聞趙相過嶺悲憂出涕僕不然謫命下青鞵布韤行矣豈能作兒女態耶我　朝林少穆先生緣力制英夷被

纔發譴即元衣就道匆匆不顧誠千古孑臣之節而萬世名教之防也雲湖受　天高地厚之恩去之惟恐不遠而既不能死又不能往辜　恩藐法舉曩日鐵中錚錚之意氣一旦消歸於烏有彈章猶在豈搖尾乞憐所能免耶然而鄧紹良依向榮不惟能贖譴且成大功蓋枝可附木而生水可穿渠而活因得其人即為百世之宗因不得其人彌負終身之玷琦侯物故未有以雷春霆為人者雲湖攀附雷營得留辦指捐暫停出口夫朘勞民之脂膏供奸人之侵蝕既不能免從前之貶謫而反以益在己之罪名清夜捫心其愧赧為何如乃不死江河不死邊塞一轉瞬間偏死於床椸婦人之手而不之悔以致令名不終其亦可為深惜也夫

鍾淮傳

鍾淮字小亭隸江都籍住佛感洲紅橋父立齋屏籓兩淮議叙盐運使司加一級樂善好施積有餘慶小亭少年領鄉薦援例入閣補中書陞侍讀鯁直逆當事解組歸田丁父艱形銷骨立不屑與奸商作票販讀書廬墓大人先生推重之己酉江水泛漲小亭僱舟載薑茶麥餅食高埠之餓者水稍退設廠施粥活萬人沿江飄骼如蔴拾埋義塚修堤築堰又一謝傳墩范公堤也且卹孤賑貧勸農立塾偶遇父執不以賢智爭先入城兢兢如布衣尤厭與權貴往来此名

山大澤中之璞玉渾金未可以量其器之所至粤寇西来官紳會議三日不決或勸小亭之西山深處修別業居之小亭懇懇不忍江洲之被屠戮也爰罄家貲團集義勇勇能守不能戰廣陵城破大兵踵至東路空虛賊復分屯瓜步窺伺下游小亭低回久之謂北有琦營東北有雷營西南有陳營差堪禦賊大江東去近可以繞福山走泰興遠可以渡仙女廟鎮越露筋清河穿淮黄而北鄧士載之所以渡陰平也若之何不堵禦耶於是折紅橋築深塢磨勵兵丹布列旌旗暇時擇子弟中之强壯而敦厚者延武師練之

如戚繼光練親兵先節義而後赴桓練既成聲光聯絡小醜披靡江北一帶数十號重載鉅艘潛匿於佛感洲之東恃鍾家兵為干城黄衣賊目率大隊飛来欲得而甘心小亭勇敢爭先剿逆匪百餘名琦陳諸營未之及也夫地之虚而實者强虜必掠而挑之地之實而虚者流寇必走而爭之江洲未能免也小亭入營告急琦侯發青州兵二百名驍勇善戰不數日代以河營老軍大半高卧吃烏烟再遣色胥終已不顧此李光弼之不援兩京賀蘭進明之不救睢陽也小亭沫血呼天刑牲釃酒激勵勇志一以當千雖逆

匪大股奔馳而能直禦之横掃之死致之生擒之餘匪皆為之胆落李鴉兒以少許勝黄巢周遇吉以单騎破闖賊小亭亦一時之雄矣然而精疲之力既不相當謫正之氣又甚懸絕沿洲蘆葦甚深賊先伏二千餘人再遣排兵窺紅橋小亭領義勇破之賊紛散亦未之追也少停賊嘯聚意欲平吞洲溆生斫蛟螭小亭攘臂一呼決命爭首四壁皆驚忽胡哨一聲伏戎盡起密圍鍾勇勇勢甚危小亭猶剿殺群㐫絕無退志矢窮兵盡更張空拳天地無靈鬼神飲泣於是嚙霽雲之指灑嵇紹之血吐長山之舌折荊軻之股

斷嚴顏之頭遂遇害嗟乎有官守者如漕憲都轉太守城守諸員無官守而受　恩重者如正二品貤封從二品致仕暨五品六品各紳耆茍且偷生任人唾罵小亭滅寇立功以至於死宜何如獎慰忠魂風喻當世耶乃先後殺紅頭千餘人生獲長髮賊百餘人琦善僅以剿三十餘人入　奏冒嫉俾不達也荷蒙追封四品府銜照例世襲小亭誠官紳之碩果宇宙之完人矣史官宜振筆書曰癸丑五月二十九日盜入江都內閣侍讀鍾淮死之

世琨傳

咸豐三年十一月琦善收復揚城縱兵焚劫天府為墟賊屯瓜洲不難翦滅而藐法玩寇遂孕禍胎福劉兩太尊善後事宜民猶未集鑲白旗世琨調補揚州府知府十萬家生佛也六年正月十九日瓜洲奸細雷營帶勇張逢春導賊破土城二十八日鎮江德營獲奸人得偽書飛寄托營四民驚徙其不徙者以為吾父死於是吾弟暨子死於是而不忍他去去則遺雷營之虐捐留則渥世尊之德澤也二月二十七日托將軍以下恭游都司千百戶齊集雷以咸大營飛

觥上壽猝得吉撫軍示督羽書猶盡歡而不為之備二鼓後賊渡江衝福營搶松營劫安營勢如破竹二十八日土橋朴樹灣寇率其旅若林二十九日西營馬步兵以欠餉四十五日不戰自潰東營圍勇亦烏獸散殊非世尊之所得而逆覩者也或者謂將軍大經略托明阿當收合餘燼背城借一即倉皇畏死亦宜調堅壁不動之德星阿毛三元退保廣陵廣陵者清淮之門戶而北直之咽喉也若之何勿守世尊慨然歎曰將軍酗酒雷憲貪財雷鳳翥好色之徒鞠殿華血氣之勇滔滔者江北皆是也既不能馭西北訓

練之精兵又焉能集東南渙散之殘兵且不能保數十里盤踞之長城又焉能守六七里破敗之孤城城存與存城亡與亡守土之責也齊雲嚙指何處乞師惟有積穀閉關効死弗去而已嗟乎東西兩圍兵勇萬餘人一朝解體不可收拾恭將城守有例餉無乇兵世尊能張空拳以禦敵耶乃選在城團勇得百餘名收兩獄囚徒得數十名刑牲釃酒沫血推心日暮雲愁哭聲遍野世尊着公服佩金印騎白駿馬持鐵蚝矛統領囚徒壯丁繞城巡緝南郊大起爰呼好百姓急切助予哀顲之音痛人心肺居者行者無不感

激涕零戌刻後前奸細張逢春羽翼百餘人破龍頭水関大股猱進世尊抖奮神威剿斃紅巾賊二十餘名至埂子街面帶數箭身中十數鎗血染蟒襟氣衝烏合黃衣賊目羅拜馬前亦未施敬於賊而賊敬之意也世尊急拔劍而腕遽傷竟不能死群賊遂擁之行夫將軍提鎮總戎見賊輙鼠逃懦怯文臣由數百里外聞寇馬之聲驚悸欲死間有一二大員不從賊而殉難亦何補於國而何裨於民世尊仗天地社稷之靈巷戰逾時而不肯就死竊以為殺一級即少一害民之賊智仁勇義雪將弁之恥而駭梟獍之心初

不若匹夫匹婦自經溝瀆而讒謟者謬以緇黃誣之不知世尊之不遽死正世尊之不徒死世尊之不徒死正世尊之不遽死而必死也觀其倉卒而從容其必為罵安祿山之顏杲卿郤劉忠齋之謝枋得也可知其不為晉之王戎唐之哥舒元之韋素明之觧縉也又可知初世尊親隨八人其七人皆殉有蔣姓者自爪步逸回述世尊餓以俟死詐以論死罵以求死與臨死而萬難得死之狀世尊之神使之也蓋不有七人無以見世尊之得人心不有蔣姓無以表世尊之徇節義浩然剛大之氣鎮淮海而塞乾坤洵我

朝二百年來六千里內所不多覯者也薦紳鄉耆葬遺衣冠於竹西亭之西遂與閣部史公相永垂於不朽云

曾經爲揚州陳履恒訪書過眼

廣陵史稿卷二

七月初旬琦侯命千總某詣北城詐降偽指千總某極言琦善尸居餘氣賞罰不明為所馭者既不能建立功名又不能逃歸原籍只得向王爺乞降等詞偽指揮懸布於城千總某攀而登之經一月餘諸賊皆未之疑忌也蓋賊之計極詭秘除渠魁及當事外居東不得知西居西不得知東何虞區區一降虜乃千總某由勝兵陞指揮兵善事偽官廣交寮友因得盡知賊巢之虛實並闔郡之事情九月初旬偽指揮出隊千總某應列前茅甫經東圍之西建隆寺

之右千總某一躍丈餘再躍三丈賊訝之三躍去指揮旂已五六丈遠賊放鎗不及須臾間如翰如飛賊馳馬不及千總某歸營謁帥敬陳一是不愧智勇忠三字宜其超陞而信任矣而琦雖賞加一級終未免狐疑

中旬琦營兵餉皆由鮮撥而雷營兵餉出之於捐捐例漸廣矣

中旬後　欽差福濟探知徐寧鈔關南城門外遠近居民皆以雞豚果品售之於賊因出示附城十里一切農工遷移他所如違重究且更委馮某等由桂花庄屯營以防賊之出入

七月下旬大兵來近半載並未掘人墳墓而琦陳諸營大藥不敷伐薪為炭報炭成藥大兵假公濟私徑伐四鄉墳樹一半取材歸營一半變價入己此端一倡始猶大兵之廚役伐之繼則兩縣之白役伐之終且當地之保甲伐之稍有孑遺墳佃鋸而堆諸場城外方五六十里之地是以若彼濯濯也四五月前大兵頗有陣亡一獲其尸即殮以棺揀現成大三穴而僅登一墓者兩旁去壙尚遠為地較寬遂不問年利不辨山向隨便開井瘞之陸家庄楊家庄一帶大壙

內既已沉埋小壙內亦且擠塞迨六七月暑疫甚盛兵暨役夫死者皆不及得棺只蘆蓆兩張裹而塟諸坟壙外談風水之家歇氣矣

八月初旬後賊之前後等軍猶給以米各男女局皆散稻稻霉且朽並不足數偽司馬刻減而大得其羨餘日私售之每斤值銀一兩無窖鏹者皆啼饑而不獲購也城內除荒荆蔓草外凡諸葛菜馬浪頭俱掘作甘旨香蘇油告罄代以梳頭雜油久之雜油亦無兩湖賊兵暨江左亡命之徒食狗食猫猫盡食鼠鴉雀亦鎗斃無孑遺甚且煮釘鞋底堠牛皮箱人情洶

洶殆無生理況尸水灌井疫氣滿空受之者搖頭輒死偽官以下死猶殮以棺棺不足裹厚棉瘞之三五人共一硜硜方丈許滿布銅制錢不知命意之何在難民死屍之於櫃櫃不敷用札以重衾置之空屋凡菴觀寺院衙署市廛骼胔積如邱林骸骨埋於風雨嗣後填街塞巷鬼無害於人也人無殊於鬼也豈不悲哉

八月下旬聞逆賊林鳳翔等由臨淮關犯河南山左直走天津獨流

皇上命僧王剿滅不至為北直害南京向提臺屯熊

黄鎮屢次殺賊不下數萬人並焚毀賊之土城衛塌賊之營盤賊聞向爺名無不胆寒逆匪楊秀清每欲由東壩剽掠蘇杭帆檣蔽天氣燄甚熾幸而提臺分兵設計死守隘口賊竟不得至吳越廣陵賊思與瓜鎮相連惟仗三汊河毛營屯札以阻賊之往来毛營兵不盈千而恃高守險真有一夫當關之勢充毛之智力何難滅窮寇於危城而受琦節制不能擅動東路福濟雷以咸亦屢欲約會各營攻城之四面而琦善止之莫可如何在琦善固以畏葸誤民亦民之劫數未盡也

九月聞

天威震怒摘去琦善頂帶

九月初旬後賊之米雖漸盡而猶恃倉穀之儲因開倉搬運經風半化為灰或云積久使然或謂天示之警而賊猶搖旂疊鼓故張聲勢城外營兵既為其所愚城内難民更受其荼毒除各局兄弟姊妹外凡外小之未盡死者皆搜而驅諸南城外斬殺無遺吾友王城從賊司粮頗獲重貲皆沉於家中之井家在北城大星廟巷妻一人匿焉雖兩為賊獲終能逃脫亦罕事矣

中旬後户部發十萬兩鈔票交琦善賞賚營兵兵得票寄北直親丁赴部領銀既免粮臺支給之誣開吏喜兵弁郵函之穩便誠

皇上恩施之厚部臣思慮之周也乃甘泉縣謝範卿具禀琦營請鈔票發縣以便差押各商兑銀換票琦營準行謝設局立董意欲藉端勒索假公濟私無如票專賞賚不能通行

十月初旬後賊之銀雖多而粮漸少賊非無七八奸細與瓜鎮相通而粮艘盡為毛營所阻賊勢殊不可支藉令琦善會合諸軍環而攻之奚有一賊漏網哉

乃遷延觀望亦獨何心
十月以後雷營勸捐自湾頭鎮以下仙女廟宜陵各鋪捐釐為数甚鉅琦善知之而不問俟捐錢觧納洒奏請部臣飭雷營捐貲須由琦營報銷
十一月賊粮無多瓜鎮奸細報偽指揮云南京兵来導迎偽指揮将信将疑二十日偽指揮生日偽捻制送羊二猪四雞鴨各十福橘茘枝諸果品滿盒盈肩偽伯長等俱有餽送不知其所從来蓋老賊故示神奇也
二十二三日鈔関徐寧門外烟大蔽天賊凭高望之

紅巾蜂擁而来而猶虞其詐也轉瞬間桂花庄一帶營兵與前驅之紅巾接戰紅巾鎗炮齊施有進無退城内賊亟出徐寧門夾攻馮兵馮兵寡不敵衆傷亡甚多當是時毛營兵不敢擅離虞南方之寇搶水路也而東西北三營馬步兵不下二三萬名豈不知桂花庄兵賊大戰我兵急切待援而地不過十里之遥琦陳諸營既不能偵諜於前知賊来之消息又不克分兵於後破賊勢之猖狂以致賊勝馮兵如入無人之境兩三日間盡引在城之匪人大去豈獨馮之咎也哉

二十四日黎明南京賊屯江洲帶有粮艘十餘號偽官穿黄馬褂者俱由南門入意欲協力守城偽指揮接見極言空城難守之故群賊定計速行巳午時賊鳴鑼諭衆云大隊即刻往南京凡兄弟姊妹願去者随行不願去者聽維時或云不去或云去之便議論紛紛未定也申刻後賊偵知毛營嚴兵堵禦因另用鉅舟滿載金珠錦緞暨百萬餘兩銀礮由徐寧門外運河出三江營口渡江詣金陵東西北三路營兵若罔聞知
二十五日賊復鳴鑼諭衆云願去者自随行不願去

者如湖南北江西蕪湖之口音固遭大兵之殺戮即揚郡新兄弟姊妹亦難免大兵之荼毒而奸淫自示之後兄弟姊妹願投金陵速出徐寧門登鉅舟終不願去之人勿以未尝相强而貽後来之怨悔也至是從賊者如歸市矣向令賊势窮蹙之時琦陳各大憲奪賊之氣而安民之心特備數十張難民免死之印示射入城中效魯仲連救聊城故事俾蚩蚩者各有把握不至起無分玉石之疑亦奚事紛紛渡江求生反死者不此之務而去者極多留者半係安心就戮之人暨老穉殘疾無異鬼薪慘何忍言午後南閑外

旌旗節鉞吹笛鳴金導引偽指揮以下偽官騎馬乘輿由四方石旱道歌呼而逝而東西北三路營兵若罔聞知

二十六日紅頭將婦女二三十歲以上者恐謫而去所餘亦僅十之一也賊匪既去闔郡偽署及各館局遺留輕裘華服骨董奇珍書籍字帖圖畫鐘表檀梨几案宣成窰磁約值數百萬金而窖鏹私藏不可悉數

二十七日賊去已遠難民不敢出戶城外有好事者結約四五人由徐寧門城入小東門皆走石板大街

凡遇屋宇整齊之處非偽署即館局必遊玩一遭目眩神怡不知取攜何物為是信步至仁豐里阮太傅第鋪墊嚴設如大如花與他處無異惟廚房掛有十四五斤肥肉兩片旋有容二斗筲箕滿盛淅米未炊最後空屋三間堆豆腐乳罐百餘事奇特之至鹽院署係偽指揮所住金碧輝煌珍奇燦爛最難得者四五百盆建蘭佈滿挑花泉後洵天地之菁英也四五人忽然共議一切貨寶需籮籃滿載而挑之遍覔不得時已向晚急走南門見城闉內死屍滿地城闉外遺骼成林且館驛前瓦礫場上屍為獾狗吃而未盡者或翹一臂或伸一拳大有攫人之勢陰風慘慘斷頭折足若怒若奔四五人讓路不及驚悸欲死明日不敢復來

二十八日千總某孫姓向為標客現投效琦營聞桂花庄逃兵云紅頭去已三日僅餘空城千總登十餘丈炮臺望城中炊烟不起聽四壁烏鳥聲樂知群賊真遠去矣飛稟琦侯侯戒以小心入城勿中埋伏之詭計千總由南城抵北門復繞東門出徐寧門不見一人亦未遭伏戎復稟大營琦乃遣弁兵守護並摺奏叙己之功咎馮某之不能堵禦

二十九日琦營坐八人大轎駐滕狗山山之前後左右驍卒防護乃命營兵進南城逾時城中烟燄蔽天飛馬報闖賊之遺火突起其實皆大兵之所放也蓋大兵欲掠重貲而恐伏戎猝至地雷飛砲特將偽指揮所住之院署並多子新盛左衛街暨轅門橋一帶高固新屋全行燒毀以覘猾賊埋伏之有無即以快趁火打刼之心願而琦侯不知轉添兵百名把守南閑不許一人擅入至是營兵橫行無忌不慮有分肥者矣

三十日城內火未熄大兵復入城虜刼重貲已逾十

之五六矣已刻雷憲邀同琦侯暨知府擺隊進城聞啼飢呼救者甚多雷憲命練勇煮飦粥數十桶入郡内賑施粥盡桶空勇即將賊遺之件納諸空桶刮噪而歸大兵恨之力不能止也乃以骨董納於粮臺字畫獻於大帥即祈粮臺李某請諸大帥出示禁勇帥示云本營自有施濟之方該勇等無得以送粥而帶進奸細切切毋違勇退而大兵肆掠逾十之七八矣日落兵散難民惴惴出城吾友殷某結伴出南門行五七里得薙髮吾戚李小梅沈介人出徐寧城至大灘詣江洲一帶得免剽掠緣無大兵在也丁溝趙某之妹偕數女人由東路過雷營胡价四子由西北路過琦陳營無不被兵勇搜刮甚至剝衣摘珥能保性命者萬幸

三十日午後予由丁溝邵伯赴北鄉曾庄意欲進城一覘屋宇而苦不得入惟望滿城烽火遍地旗鎗雷塘橋之西法海寺之南殺氣紛騰賊氛未靖予因止宿馬平旦負橐行腿力甚綿僱車十里脚價一金半途遇營兵扯予至地而奪之車倉皇疾走渡口買舟舟資先給坐未定躍而登者廿餘人不若散人船之能容膝也觧纜後力倦神疲十步一歇雖在大寒汗

淫淫不止過一村鎮審音搜橐遇貲輒攫取夕陽西墜暴客更尾之予橐輕獲免幸覔一寓蔫草者枕股卧已無隙地度板架閣予亦踏肩而登飦粥兩盂百錢始易所謂寧為太平犬莫作乱離人誠然因作行路難以歎之

一舟百里十萬錢一車五里錢三千半途大兵橫勒索衣囊委地塵蔽天奉之一金唾不顧舟車乘勢紛如烟老者強扶稚者泣怒馬疾衝丰相失逆路尸山眩眼花回頭血雨噴衣濕繞樹人爭小徑抄風腥月黑豺狐跳五步一驚十步蹶寧衣寧折長河橋疏林透出燈光紫笳聲悲切鼓聲死虎頭人披勇字衣道是異鄉口音即賊子革穿脊筋鐵敲髓搜盡腰金毒乃止君不見天下紅巾任去留民亡道路戕戈矛太白咨嗟阮籍哭乾坤慘淡烟雲愁

十二月初一日徐寧門南門鎖閉惟開北城門門口刀鎗林立云防奸細其實禁勇民之入城分肥也民寄居四鄉或去城數十里或去城數百里聞賊退無不辛苦奔馳急欲進城一探骨肉而苦不得入有粮臺董事耿養和騎怒馬直衝馬後帶有十餘健漢騰

躍而入太傅弟副貢生阮亨請隨行被一刀斫破敝
裘赴營稟訴並言城內難民之苦當事者駁之是日
大兵搜刮已空見有穿裘服者即以己之敝衣易之
形神稍可疑必檢閱腰兜追求藏窖甚至鞭敲戈擊
如北直李闖王拷降臣故事吾友業茶王某被營兵
逼殺於北門附生唐詩之戚年尚幼以拷掠不承被
一刀至今面有刀痕湖北米客陳某口音遺忌偽作
病狀扶於某之子肩出北城官詰之於子敘姓氏家
聲兼指叔之病遂得行不數步兵強搜陳腰得二洋
錢始釋放於投丁溝陳詣樊川先是陳在城作伯長

偽官見一家母子暨女子被虜母女零丁極相憐卹
越日陳給重貲女笑存之陳與定終身維時老賊逼
降女堅欲行並囑異日樊川相會從賊非長策也陳
送出南郊相蹤七八月矣至是陳訪樊川女不負約
亦緣之奇者附誌之可與聊齋小二並傳
初二日西北門外平山堂觀音山暨鳳凰淮泗橋一
帶如北琉璃廠南狀元境貨寶山積交易沸騰
初三日甘泉縣謝範卿進城遣子帶壯丁將各局之
檀梨傢伙廣錫器皿運入私居而賑施之令未有也
城外探親者雖稍稍入城而遠近無市難活垂死之
人
初四日琦善封城不準一人出入難民死過半矣詩
以哀之
揚郡百萬民逃者十之四所餘半良莠鋒鏑不及
避萬一有孑遺瘡痍盡折臂哭聞安江門金鳴賊
控騎賊去已三日琦兵不出次黠者請先登戈矛
一嘗試傳呼至大營空城無畏忌琦乃縱營兵兵
停怯魑魅烈燄騰半空豺虎益橫肆霸王掠而居
闖王刼且恣漢唐骨董珍元宋書畫秘積之如邱
山大營爭獻媚難得惟金珠白刃烈廢笥笥傾飽

所吞尤起無厭志火箭強射天霜鐔生斫地人變
牛馬頭五毒拷遮寄不承拚一死承之慘倍至劍
劃膚飄零大烙鬼顱頞滿城相驚呼啼老泣幼搙
婦女已殘疾梁河競溺繿縷墮溺且浮橫尸不敢
祟大兵暫見之更生意外事冠珥剝髑髏衣衾剝
骼胔非復是人境曾不及狗彘洶洶近一旬吞噬
無噍類六街變五都道是琦之賜間有民入城生
憎襲剩利誣之以匪徒梟首旛竿示雲黯日無色
血飛天滴淚翠羽勝紅巾迸入齊諧記
初八日琦侯諭府縣僱役夫將城內難民抬至北郊

俾人識認午後淮泗橋鐵佛寺一帶無非焦頭爛額
踣腿折足之人慘極矣詩弔之
孤城民卅萬垂垂遺數千逆匪不能殺殺以侯爺
權紅巾走且盡黔首飢心煎雷公博施濟臺人紛
如烟琦恐兵貲厚雷勇旁垂涎入城奪所奪貨物
安保全黃塵飛騎馳紅旗令箭傳傳諭雷營勇毋
再移橐饘城以內餓死城以外潛然急求探親故
重閨閉轉堅直任兵肆掠那知命可憐哭然驅民
出兩步已一顛跛痿不履地三五齊貫穿穿之如
朽鮑盈筐聳役肩紛紛委諸塗何異溝壑填北風

自冷咽殘雪富裏譚四野哭聲起暮夜鬼溮漣橋
斷淮泗靜寺荒鐵佛眠猶有未盡死匍匐相遷延
面目枯轉黑鬚髮長且卷鬼薪與人爇驚魂一縷
懸親友不能識問之同寒蟬露處三五夕賑米猶
箋箋謂宜善後事奚畏頭上天天怒誅琦逆翻在
狂寇先數月後琦善暴死
初旬後城門猶閉不準民入惟府縣書差揚營弁兵
得入城將各局之海梅据木物件銅錫沙漆器皿由
城頭繫出官不之禁也
十五日琦營出示準軍民人等於十六日由北門出

入毋許擁擠等因
十六七日城門外無釣橋僅以二尺寬之跳板渡人
人爭往來擁擠填塞間不容髮進而復退者眾矣萬
一入城尋覓親丁死屍屍之在故宅者猶可僱役抬
埋屍之在寺觀市廛等處本有錦繡衣衾裹束奈被
大兵剝去以致斷頭折足不可識認向令賊去時準
民進城不至是也
十八日四鄉農婦入城不下三四千人搜刮棄材凡
門牕鉤搭水炮銅苗皆拔而售之
十九日文武官住城外城頭窗槅磚板几案床椅木

篙皆被各衙書差攘為己有城內屍在己宅者猶未
抬盡在寺觀等處無人掩埋新舊城偽官告示並各
偽署門前對聯依然式貼不曾洗抹未知當事者是
何意也
十九日予由曾庄進城過象鼻橋見炮臺高四五十
丈出鳳凰橋土城見方五七里皆　欽工福地化為
應數之劫灰佛域諸天翻入無情之焦土驚沙叢莽
塞路漫空負郭無村近城無屋傍山無樹依水無舟
有井皆眢無人不泣慘目傷心矣入北門睍通城城
西自落星街至長汪邊民房拆毀作演武教塲城北

北小街北首蔡官人巷東首民房移摺城頭城東南
河下一帶暨南家巷左右民房拆至城隅作巢穴此
皆繞城四壁之屋賊塌之而賊從之也城之中央多
子新勝左衛轅門橋街璇室琳房銅牆鐵壁兩淮精
氣焚炬一空此又繁華極頂之區大兵燬之占埋伏
之有無也新舊城四民之居除偽署屯軍及各館局
毫無破損外大家小宅在闔城尚有十分之七大半
皆無門窻板壁無壘牆仰塵地板控開磨磚揭去此
更各館局兄弟姊妹扳作柴燒先後土匪拆剝入已
也掜之人且在刼彼土木丹青珍奇綿綉元明字畫

宣成窑磁奪天地造化之工宜入刼而投兵火也後
有作者可不戒哉
二十日外民漸入城住文武官亦進城巡哨而土匪
未之禁也琦侯休息於雷塘之東因挾嫌請
旨將馮某斬絶國人哀之
甲寅
正月琦善奏
旨駐南城外剿滅瓜洲土匪而未遽移營也
初旬後城內匪人極多日則拆毀民室夜則裝鬼嚇
人地方官未能禁也

十八日午刻城內轟傳賊前隊已入南門居民爭先
逃竄婦女啼哭老幼扶携包裹行囊委棄路側北門
大街擁擠填塞不能驟出城冒險者縋城而下半跬
死強有力者竟將前賊匪所堵廣儲之磚石劈開城
門大啟而苦無釣橋只得褰裳涉水維時大雨如注
傾跬帶傷者不可悉數受踹至死亦不少申刻畧定
始知迷賊來者皆土匪之謠言煽惑也先是賊匪初
至揚城各坊貧民即將大户之傢伙物件搬運於已
屋未嘗不以為驟發財也迨虜者虜而死者死所遺
之件又為賊退後之窮人攘取至是更歸於土匪矣

土匪亦烏能身受哉土匪之魁係淮安人太守拏獲
遂正法
二十日外樂善者入城設局六所掩埋遺屍屍極多
除賊至時斫殺多名葬於犬腹天暑後雨暘不若化
為灰塵與夫節婦之沉古井外小之流城濠紅頭之
瘞以金錢白骨之殮於木櫃皆無從查驗而不能悉
數外凡寺觀衙署等處每遺一屍束一蘆蓆埋之六
局計共用去十三萬五千餘張蘆蓆亦何刼數之大
也吾友熊灌芝與其事
初旬外居民稍定店鋪漸開小紳矜於新舊城設籌

防局数處經費無出郭少卿弟兄等命各店有一彩
出一錢各家有一人出一錢名為一文願又名為人
頭錢每日一收貯局籌防其實皆為小紳衿等飲膳
滛賭之資滿城含怨兩月後太守禁之
二十日外傳述包廣亨宅内有窖鏹十八萬兩包美
東急欲掘而匿諸遠方雷憲偵知率勇盡起之拜摺
奏云包某久於運司案内呈報家産盡絶今賊遺若
干兩應運貯大營以濟兵餉該商人不得攘為已有
等詞先是　道光初年包廣亨渡江辦運各種忤獎
諸般取巧積有三四百萬金不思報　國乃於二十

九年賄串童濂謝元淮洪國柱蠱惑陸建瀛改綱塩
為票運以便脱逃迨誤課誤民兩湖擾亂包美東之
罪不能擢髮数矣去春至急時欠課不納屢徙鉅貲
遠遁區區十八萬之濟餉豈足蔽其辜哉
三月初旬各鄉鎮暨通泰等處捐釐已定
四月聞南京賊匪分大股竄擾安徽江廣等處約五
六萬人数武昌一帶復失揔督吳文鎔溺死撫院青
麐退走湖南
皇上震怒命斬青麐並有
上諭責吳某不能禦賊以救民雖死何益東南一路

頗多大員若俱仿自經溝瀆之意以為盡節賊豈不
全無阻遏耶吳文鎔無容議卹
五月聞賊又分大股六七萬人由徽省竄渡黄河疾
走北直
皇上命僧王勝保提兵山左剿賊賊死四五萬人屍
横遍野血流成渠脱逃者亦不少賊势甚窮而猶屯
占高唐連鎮復經僧王圍連鎮勝保圍高唐屢次衝
鋒滅寇数月以来我兵重圍深厚凡高唐連鎮之賊
無一漏網至是江南醜類不敢復渡黄矣
五月中旬儀徵劉桂馨何二矮製萬民傘二柄一送

雷營賞收一送琦營琦却之並云本帥在江北禦賊
頗不負人而紳商遠遁絶不来見且妄肆譏評增兹
多口又何萬民傘之是需
六月琦善死遺摺猶以賊匪强悍為詞陳金綬權理
營務飛章啟　奏
皇上命將軍托由高唐至揚州攝琦篆先是
欽命江北雷以咸赴徽省剿賊雷以安徽剿賊之苦
且危何如揚地捐務之利且安因逗留月餘未曾起
行適乘琦死　奏請暫留廣陵同陳金綬協心防護
批準

六月以来郭少卿陳賓卿復於城内各店冩捐議防為奸細也查奸細須由城門城内僅開天寧北城故籌防之要在天寧北城兩門北城門準人入天寧門準人出入者在北城門報姓名住處局董登記當晚查驗委曲繁重凡灰糞柴水各挑夫信口亂説擁擠雜遝勢難明晰查驗亦復虚文五七日後但令入者取籌出者繳籌籌上翻譯清字又數日籌半失落以皮紙條代之托將軍未到任以前微服進城三日並無人查察及到任後面詢太守僅開二城之故答以嚴防奸細將軍大笑

七月托將軍到任後擺隊巡哨儀徵浦口並渡江會向提臺商滅寇之策歸營整齊粮餉瑣務責之粮臺文捐輸各務委諸侍郎雷頤有大臣風度軍興以来江南有向榮夙稱剛勇久諳韜略以二三萬兵牽制逆匪楊秀清數十萬之衆又新得張嘉祥更名國梁驍勇足智率健卒千人投降迭次殺賊不下數萬人升授總兵官俗謂向虎生翼誠然六合知縣温信義素著智勇兼全當賊匪之来不請一兵不縻一餉惟以利害生死之故曉諭衆人人各知自衛其身身衛而家衛家衛而國無不衛百餘里膏腴之地耕之而食足十餘萬少壯之民練之而兵足足食足兵加以撫摩而激勵自然同仇而效死矣一二年内殺賊或數十人或數百人或數千人萬人賊不敢越六合境一步天下聞而嘉之今更得托將軍来江北望永清焉

七月以来雷以咸開復原職氣體驕矜頃又伺察托明阿之為人逡巡而不踴躍猶是琦之主守也渾厚而不精明非比琦之難欺也因變往日辯公之志起一時呑噬之心内而雷三少雷四少雷六少黄姑爺豎蒯文虎李肇增狼狽為奸蜂蠆流毒外而史華樓

徐東園廣委員真老四等始猶招摇撞騙繼則武断持強是以東鄉舉人王諫以拂徐之私意即被徐提解雷營罰錢數萬千文始寢其事此在雷以咸固設殺一警百之思在徐東園更増狐假虎威之勢私刑逼勒詈語侵噴以致賄賂公行脂膏朘削厚貲鉅萬提撥大營俾雷憲暨雷六少等人無端冒領任意誣開徐由是言出計從倍作威福矣嗣後真老四尤甚

七月中旬賊犯土橋托將軍出隊

七八月間南京賊造大木牌長數十丈上置木城安放烏鎗火炮遇順風即欲接濟瓜洲鎮江幸紅艇船

駐青山頭一帶見賊来駕大炮並西瓜炮攻之木牌雖猛遇火輙燃連環不解焚燬殆盡間亦乘霧放木牌趨浦口艇船燒而走之

九月邵伯鎮典商被控遂成鉅案先是賊匪来時鉅商富户不得已與聞犒賊之議迨大兵屯集哭有楊小山者曾為邵伯團長因在典索謝未遂特以串慧誠文巡捕某移文邵伯司文中專述楊小山親見典商通賊等情邵伯司詳縣縣主謝範卿因戴詔為典求情未償所欲即詳府兼通稟制臺各大憲雷慧兩人務欲嚴辦亦係辨典商以恐嚇運商之意也揚州

府福珠朗阿以為犒賊之舉自黄州以下皆然並未深究況揚地財力困窮更當寬容其事委婉申詳反觸雷憲之怒雷以慧專查奸細特聯慧御　奏該典助賊情形並參福珠朗阿不無受與賄囑之處且兩耳重聽宜令休致等因

皇上命粮臺文審辦文　奏擬北典一名罪譴四千里南典二名罪譴三千里福珠朗阿雖無受賄處而重聽自當休致自此以後謝令得雷營之寵顧矣

廣陵史稿卷三

九月以後雷營捐務紛繁一捐釐鄉鎮米行五十文其他油布紬緞南北貨各店按生意之大小報捐一捐畝照漕粮正冊花户無論貧富每畝捐錢八十文揚州府八屬以下一律推廣接濟艇船軍餉前運司但本應發往軍臺緣雷某　奏留專辦大捐事宜特駐邵伯銜委佐貳紳矜吏於捐釐捐畝外校訂冊簿排列花名雖釐畝之已捐尚家私之甚裕如積産至一萬兩者捐銀一千兩至十萬兩者捐銀一萬兩多少類推謂之指捐捐至一百萬吉止諭帖一

下員董狂詐如程伯華本揚地人既非紳矜亦非佐雜而坐四人官轎張大紅傘蓋耀武揚威遇有痛哭乞憐者不惟不加體察且欲提解大營治阻撓之罪子繼祖在真武廟鎮私受賄賂附董鄭惟士陳時泰於正捐印簿外勒小鋪户寫皮紙條數十張或十千文或二三十千文不等小鋪户畏其勢變賣償之如此詐贓大干法紀他若吴寅壽丁伯和挪空捐貲各佐貳在興賓通泰一路吏擅作威福候補蕭丹伯硬勒邵伯富商並不洽上憲之意故但明倫示云現已徹退不善捐之員董該四民毋得藉口等因詩以諷

之七律用險韻

平原馳走極瀰迤吳楚東南忍不支錢法較銖兩較兩薄書捐畝更捐釐私囊直指盈千萬官鈔都價減倍蓰終是　聖朝恩澤厚樂輸原不假鞭笞百丈屯營柢市廛偏多毛遂口流涎沿途佐貳狼依狽繞幕賓僚蟻附羶帷幄參謀成鬼蜮封章夾片叙貂蟬徭教黃白瓜分盡猶有脂膏入骨股紛紛疊騎吏聯鑣勢若雲䠞怒赤標单服烏翎拖服蟒雙飛燕尾續冠貂侵吞白帑心猶嫩議贖黃金首不梟南國財源歸虎帳疇知赤子腹仍枵咢寇

西来若蝘蜓九天從未走春霆游兵衣錦奚披甲元帥彎弓不識丁縱費經營屯壁壘弗相聯屬判畦町紅橋十里紅巾伏殺氣紛騰塞海溟吉林烏魯來俱蒐退避豺蠡剿不兜偶犯烽烟成雉兔擅離隊伍變貔貅頭銜競向名姝炫骨董都從老將售富貴莫歸沙漠去二分明月聽笙簇重閉巖城不可攀北門半面郵民瘝虎頭牌上翻清譯鴉片床邊捕漢奸河駛空防三汊險顧徵僅募一文慳誰知小利歸紳董妓館宵深擁翠鬟腰弓曾未射螳螂堅壁俱韜百練鋼紅艇一帆資堵禦青衫幾領議籌防難禽首級摧西粤只諷心經薦北邙知是蕪城歸不得臨歧風雪太倀倀沿洲虎視尚眈眈一片囂氛乱未勘百萬帑征停發譴謂前司但運二千石戇不開泰謂知府福文公臺鎮能驅纆謂布政文謝傳墩傾忍駐驂謂甘泉令謝多少甘棠都翦伐可憐避世竟無龕

九月下旬北直發下硝磺炮子四大艘接濟江北軍營兩縣得知出差僱夫並給飯食無如差委白役役協地保搜捉耕農農匿草堆潛床下偶不加檢投入網羅賂三四百文即免而鄉愚一文如命勉強隨行

行必鎖以草繩十人一串頭上毡帽差役除去竭以當晚交還詎知四五日間扛抬出力絕無食宿之處西風露頂帽皆烏有而猶未遽釋放也苛虐如此民豈聊生三載以来遇差皆爾儀徵暨大儀各籍僱車至邵伯販貸差役伺車之单行者截而訛之如有煩言即將物件投之於地

十月聞北直勝帥圍高唐城四面水洩不通賊勢大蹙僧王兜圍連鎮賊屢出降南京向榮委張國梁督兵燒毀賊營殺賊數千名收復雨花臺我兵現屯雨花岡上以高視下賊股慄

十一月鍾承露之子號四少由貽案革知縣不準捐
復嗣後練勇投効無功現又同雷六少等覔邵鎮之
烟花因得團勇五百名投雷營効力勇素不馴忽過
五臺山北盐廳遇投充未選之勇互相口角兩不相
下遂聚衆比武藉掠居民鍾四少不能約束將晩時
更結隊入城希圖搶掠幸城守營帶兵逐勇早閉嚴
城
十一月中旬瓜洲賊犯新籍儀徵縣都啟森死之先
是揚州賊去餘匪入儀城放大刼搶四民驚竄頃漸
進城都啟森極力衛之無如馬兵一千名屯北門外

五里以下去新籍沿江二十餘里遠非都能強之近
也都惟練勇千餘人每日巡哨提防突見賊至新籍
搶米刼錢虜雞豚等件都率勇衛鋒殺賊無数而賊
之大股飛来裏圍頓急北城外馬兵不援以致都啟
森寡不敵衆猝然遇害各勇紛馳紅巾亦是托將軍
始押兵前往賊已竄佛感等洲刼洲民存粮数百担
大兵追至賊退還巢穴多時閲数日賊胆敢出偽示
於沿洲一帶並貼各大營盤其略云粮足穀豐可以
度歲明年再赴諸地征收
中旬後聞湖南駱秉章殲滅粤寇盡淨先是廣東餘

匪並廣西賊党竄湖南永州郴洲桂陽等處經駱秉
章督桂陽知縣吴清鵬等剿殺偽官賊匪數千名廣
東之竄逆已除又督慈利知縣馮崑直隷州王鑫等
暨各紳團勇禽獲偽帥殺散脅從廣西之竄匪亦掃
清湖北自曾國藩塔齊布攻奪半壁山後賊衆仍於
富池立營抗拒並鐵鎖横江阻我軍進攻之路我水
師第一隊急駛鐵鎖之前賊鎗炮護救我水師第二
隊跟踪迎擊逆势退卻我師即將賊之鐵鎖斬断其
不斷者以大鎔之盡化維時南岸排列六千人壯軍
威而助聲势陸軍亦從半壁山飛来與水勇争先剌

殺須臾間已將富池口賊營燒毀該逆見官軍得勝
紛紛乱竄我師且追且燒至下游鄔穴一帶適東南
風大起賊势不能下行乃縱火肆焚烟燄蔽天賊衆
来援均被官兵剌斃統計前後殺賊数千名溺死者
不記其数燒毀賊船四千餘號田家鎮既破老巢自
傾皆曾塔智勇之所致也餘党潛逃復内結安慶諸
賊併入廣濟黄梅兩縣仍圖乘虛剽掠幸塔齊布率
羅澤南等在菩提壩南路進攻立斬黄衣賊目一名
斬賊兵一千數百名即於二十八日收復廣濟縣城
餘賊猶竄往黄梅塔齊布復督同周鳳山羅澤南分

左右中三路追擊賊衆披靡屍横遍野計殺賊三千餘名生禽九十餘名逼近城下更禽一百餘名初二日即克復黄梅縣城楚北境地肅清其九江賊匪亦由李夢群彭玉麟等會同夾攻漸次剿洗福濟和春更於和州烏江一帶殺散賊衆賊之逸者馳至南京賊目見疑不敢納

冬季以来甘泉謝令恃上憲之寵貪婪無厭毒害良民偶檢積竊有刼搶元寶一案失主勿追乃誣某銀號窩藏慧誠被竊一千餘兩已訊得来鶴寺道人供賍銀盡存餅店而復授意道人嫁禍毛盈茂銀庄傾

知慶陞洋貨店有親戚某借貸未遂即串差役勾伊戚控控慶陞慶陞賄賂入後堂頓使伊戚認誣濬務除出示勒償外更訛索漕計書百兩手票事難縷述悪差梅洪同劣幕張杏庄内外狼狽張迭被控於淮揚道署僉差嚴緝謝敢私藏數月間賍積數萬為子捐官以田園不足庇子孫惟官場為利藪也瓜洲賊屡竄擾謝出住邵伯鎮以圖安帖知府劉捐廉賑在城極貧江都縣李輝德亦出貲賑濟仙女鎮某甲控本鎮富商賄賊如邵伯故事李公痛責之四邑感仰謝反吝稟大營以傾踐李公表揚自己平素不顧廉恥而猶出印示自陳世德里人醜之為製楹帖二付奉贈道德光輝一興教一安懷均沾實恵公卿模範先太尊先觀察洵盗虚聲籌防董保衛董團練董捐輸董施濟董兼之洵捏董各董横行三百餘行齊側目高廣卿郭少卿張舜卿陳寶卿黄蕴卿加以謝範卿六親統領四十八鋪盡無皮

十二月福濟　奏革臣楊殿邦前在揚防堵何至用塩課十二萬兩之多該局員李安中延不報銷荒謬已極應請

皇上飭揚以增調張廷瑞李安中許敦詩楊殿邦眼

同質算不得藉詞延宕着將十二萬兩之原數趕緊繳賠伏查保衛局設有三十餘日不過一萬餘兩之經費開至十二萬兩者緣楊殿邦委江壽民用鉅欵犒賊也賊究竟得銀與否無從查驗且江壽民已故其事惟李安中得知福濟之　奏可謂頂門一鍼

十二月二十八二十九日瓜洲賊竄擾儀徵新城附近回倭假冒紅巾乘勢刼搶龍虎籍莊家營一帶托将軍等押兵出隊甫與賊交鋒鍾四少之勇先奔雷勇遂不支大兵驚恐紅頭穿黄馬褂者督大股兜圍撲殺我兵一千餘名並傷亡押隊官二十三員幾乎

全軍覆没先是托明阿蒞任内不諳韜略外不知訓練殊有愧將軍二字且日以和衷共濟為詞故捐務委諸貪冒之雷以咸豁義不長財之徳營務委諸不曉事之劉良駒犯慈不掌兵之咎始猶會議聯銜繼為雷慧兩人所牽治師老三年黍游柔隋騎步驕盈遇賊輒敗亡誰之責哉

三十日托將軍收殘隊歸營營兵敗而死者以其子弟補之無須 奏
聞亦無須帑銀十四兩卹其家也

乙卯

正月初一日初二日將軍喚奈何各營戒嚴

初五日城內訛傳賊進北門四民驚慌

初旬外聞吉爾杭阿收復上海高唐賊於元旦子初鑿城數十缺穿而出撲近大營營兵鎗炮齊施賊不能進日既出見血迹滿地連鎮賊有詐降者當即就戮僧王出示嗣後賊降須帶長髮賊之首級以為憑信

中旬後雷某出示凡勸捐員董不無勒索侵銷今一概徹回再為核奪等因泰州人惡大營員董制藝諷之截録坐鎮已久矣差遣猶需人也同鄉有人同局有人同營又有人粘親搭故有委則稱員焉卑職等小心妥辦庶幾擢異高官團練既勤矣捐輸更宜急也薪水出其中舟車出其中賓緣更出其中倚勢欺人何事不可為焉爾小民倘敢抗違立即從嚴治罪一時之風氣競尚官場大廷之中體面所存該長班其知所以款式玆白簡紅单到處無非名帖一則曰拜會再則曰候安有不承者惟里胥是責焉上命而無違也藩憲札諭運憲札諭道憲札諭嘖嘖焉京腔滿口直超乎老公祖老父臺而上特著威光一代之功名多由賞給開局以来勤勞素著本部堂豈無所

廣陵史稿 卷三

以鼓勵哉朱提黄帑解撥藉有專司層色必需增火耗不可減能急公者惟成例是援焉頭銜而報最也九品軍功八品軍功六品軍功皇皇乎得勝盔頭混充於銀八折錢八折之條漫高聲價噫四民之逃匿維艱而忍令以有限脂膏消磨於心腹難平之患百計之誅求雖刻而徒使以易窮精血侵蝕於爪牙無厭之私

二十三四日瓜洲賊陸續至沙頭約千餘人不裹紅巾不拖長髮着小民服色行止逡巡洲民未遑辨也轉瞬間胡哨一聲拔短利刃於腰插小紅旗於項鳴

鑼放炮肆掠江洲廿餘里生虜居民數千名中鎗著刃尤多淹溺不可悉數賊鋒悪厲數日不退即食宿於洲圍大户之家意欲竄擾仙女廟宜陵鎮之下游遽窺通泰幸大橋團勇率沙洲以下之民截其去路大兵亦稍稍挪至二十九日賊回巢穴兵始由沙頭立營盖杙乘琦善因循之氣不能振作三軍雷日事捐輸慧尚標勁陳金綬頗思効力而子亡無功徒深抑鬱德某等即驍勇而無善用之人故屢敗北或云晦氣纍堆託不得又云未足為奇原是鬼而今所託又非人

二月初四日沙頭以下佛威等洲被虜之難民有逃回者傳述賊繫千餘人觧至鎮江偽官云不帶根來虜妖蛆何為因牽虜之壯者於庭烙大鐵勒臘箍追拷各營虛實不供固死供亦死半日死數百人未死者推溺於江

初五日知府劉訪知籌防局郭少卿等斂重貲不辦實功以致四民嗟怨店鋪閉歇特出嚴示將籌防等局盡撤之

初九日文憲摘甘泉縣謝某印印以實授泰州知州許道生權署之

初旬聞僧王克復連鎮並收錄疊次投降之賊二千名飛章出 奏

皇上準行

初旬外聞正月中旬高唐營大炮被奸細扭轉炮門打斃營兵千餘名勝保拏問

二月二十九日寅刻瓜洲賊三四千名直趨毛營打先鋒者千餘人營兵裝束惑毛營弁兵之心目也時漆黑莫辨毛營連開大炮賊先鋒倒戈而退忽大雷雨電光閃爍賊之後隊見不裹中而疾走之人疑是營兵追奔頓開鎗放箭對面賊雖有暗號而雨大不

聞是以賊之後隊擒殺賊之先鋒先鋒明知後隊是同人而鎗箭無情急需架格架格不住反而攻之昏夜傾盆以賊殺賊迨黎明後知紅頭死千餘名洶天殛之也三汊河一帶居民奉毛如神

三月初二三日劉太守在城團勇城內共三十八鋪每鋪一團團有長持大旗團長下甲長率勇一百十人持小旗旗皆白堂紅鑲邊後改為皂旗取以水制火之意旗上寫齊心殺賊四字通共計團勇四千餘人人各持竹鎗一枝繞城演行雖未有訓練之實功而聲勢甚赫

初五六日前揚州府張廷瑞委董諭各鄉鎮仿城内團練之法旬日以來方員三四百里挨門逐户無不插齊心殺賊之旗亦堅壁之一務也

初六日薩大人由高唐帶兵二千名至托營托命薩屯札沙頭揚州民心稍定而城外猶瓦礫場也附錄

蕪城遠眺四首

龍宮鷲嶺鬱岧嶢頃刻咸陽一炬焦大士寶幢荒戍掩梵王金屋戰場銷踏翻琳砌紅巾蹇耕破蕪塍翠羽飄（寇去時銅鼎拋荒田）多少樓台留瓦礫北風無樹亦蕭蕭西來妖氣矗烟霞傾蕩蕪城十萬家荒路

渺無鷲吠犬女墻飛不到啼鴉一泓碧血穿渠遠千点寒燐掩日斜到此那堪成野哭淮東從古説繁華莫向江東問竹西竹西烟水太凄凄杜鵑不喚離人返春燕難尋野樹栖舊雨隔年形盡變家山何處路都迷桃花岡外觀音嶺剩有殘碑枕廢犁兵氣難消鬱氣騰濃雲渎霧易黄昏西風故壘鷲沙起落日殘旗病馬屯十里苔花纒廢井幾家茅屋作新村臨江猶是征鼙急肯遣憂心入北門（十城僅開北門）

初旬内劉太守命一團集勇一百十一名自曉扛竹鎗持齊心殺賊旗遍行新舊城至更鼓後詣府轅繳鎗領飯食二十文扣費一文次日輪第二團週而復始藉以防賊

初旬瓜洲賊一千餘人駛至佛感等洲將大業之高堅屋宇盡拆毀

初旬聞慧誠參　奏粮臺大員越分保舉並　奏托明阿忠介勇敢公正不阿托明阿　奏粮臺文煜保舉李樹穀俱被

申飭

十三日復聞

皇上命慧誠來京審以咸不得獨　奏須與托明阿聯銜會　奏

十四日前甘泉縣梁元棣進策由沙頭至八里鋪約二三十里築長土城禦瓜洲賊托審許之特委知府辦理府諭各鄉鎮董事亟於每鄉鎮齊集百夫應差如此鎮不願出夫須出米一百担以為應差之飯食應差約需若干人築城約需若干時折飯約需若干錢大營無定數也夫之集也果否遐邇皆然粮之輸也是何升斗交給色之折也曾有米樣為憑鄉鎮不敢問也劳民傷財供董事之侵蝕而已

二十一日探係述賊首楊秀清七竅流血死後又聞
此信不確
二十二日兵衛役夫由沙頭一帶築長土城未移時
賊猝至兵先奔役夫行之緩者俱被賊虜去計共一
百餘名
廿旬外慧誠雖去雷但不悛運司郭不近人情每早
派官太太九文買餅作點心官太太忽要買粽子不
遵九扣多支一文郭知之掌責官太太嘴頭兩下他
事類此且於運商則勒課於場商則抽斤　國務民
情俱皆不辨時人醜之因雷號春霆慧號秋谷但號

雲湖郭號雨峯特製楹聯贈焉土瘠民貧惟有春秋
多佳日天愁地慘都緣雲雨蔽長空
三月初二日復驅民築土城如呂政之役民築長城
也築未竟賊塌之雷憲大怒遣上將提令箭督兵護
民即日興工
初五日賊自築土城旦夕告竣頗臻高厚托將軍聽
之
初旬但雲湖每於午後神昏不視事有子翰林檢討
但鍾良在籍討賊立功情願將功為父贖罪特請巡
撫出　奏

上諭着不準行誠　天威之不可妄干也
初旬外何宏盛店既認江甘全運特稟請委員督銷
並延趙沐出官趙協同委員帶勇數十名赴四鄉入
八鎮散給官票不準食私西北鄉暨裏下河齊集二
三千人喊殺趙沐遂寢禁私之事
中旬以来將軍敗兵後惟向雷某云對不起
皇上奈何他無良策也日避染指之嫌捐事委諸雷
某雷知員董作奸出示撤之復於三月間聽信雷六
少黃姑爺狡詐之詞又會托陳銜諭新舊員董寫捐
員如候補府方曉東候補大使蕭丹伯等董如舉人

鄭惟士巫南樵副貢陳時泰拔貢吳寅壽附生呆承
詒吳錫仲等以董充員如職銜丁伯和程光治徐東
園真老四等聲光連結氣燄驕矜較前尤甚遇有土
户之馴者不下堂而見惟有挟而求語言不投即踰
格追尋私刑勒抑得有偏手開脫亦多所以百姓樂
輸餉銀有濟而劣員奸董蒙蔽恩施前
上諭謄黃之抉摘不爽也
三月終將軍畏葸無敢出師上頓酒酣即不視事營
後恭謀作畫寫摺扇司　奏摺翁某司文案蘇某兄
換大珠數百粒實金數十錠不知銀之何自来也侯

補廣某屢進雷營干預公事得擁鉅貲開置大錢庄於轅門橋側德營尤好玩器如翡翠班指碧霞洗帶鈎小八件小洋表皆爭購之德興阿最闊標勁過有合式之件還價不售即碎之於地如石崇之碎七尺珊瑚也

四月初閒土城停築役夫死亡極多員董猶詣四鄉捐錢米以築土城為詞如徐東園係充泰壩鈎子手者蒙捐從九混冒理問職銜討差至丁溝鎮東坐四人官轎排二名長班沿街拜客耀武揚威並偕有附生梁承誥招搖撞騙稍不遂意即擅作威福適杜某

辞捐並非高抗徐東園妄自尊大先恐嚇而繼以毀辱終且私刑責之意欲鎮押雷營從重治罪杜某哭求再四罰五千文而去此信一出民皆股慄因科斂碾坊折色銀一百二十兩詐索販賣陸陳佫名拐子船者共洋錢百枚囊槖既充開設賭局一二日間輸三百餘千文償還不敷黑夜逃走贏錢者追至宜陵互相揪扯

初旬閒托明阿雷以咸陳全綬交部議處文煜亦交部議處

初旬儀徵馬兵數十名刼新籍居民財帛儀徵縣係公率勇拏獲八人梟首示衆營兵大譁押隊官稟訴大營亟思魚肉焦公焦公呈稟將軍儀地馬兵俱歸隊伍頃所殺者肆掠之土匪也弁兵無如之何儀徵藉以平靜

初旬外向提臺信云逆匪羅大綱造一百五六十號大戰船皆仿艇船樣式駐扎下閘觀音門一帶意欲接濟瓜洲鎮江勢極凶勇江北諸營宜嚴加防禦等因托帥驚駭調集艇船拖罾船數十艘屯青山以上闌截匪徒

中旬但明倫指捐各商為欵甚鉅商以運司催課尚

難續繳指捐大數焉克輸陳故玩愒不允但稟雷營雷委候補府方曉東提鮮包廣亨趙祥和前來先恐嚇而後諛悦之經十餘日徒費説詞亦不能決仍發但營

二十一日南鄉數十里大小麥熟賊久垂涎民亟赴營請兵衛割將軍以下皆許之時未黎明農婦紛紛搶麥兵猶未來賊猝至烟霧昏黑中民不能辨因急走賊開鎗打死業户一千餘名麥為賊有追兵勇齊集賊鎗炮並施傷藍鼎大員潰死兵勇大敗而逃午後割麥之賊去盡兵復集割死民耳朶五百有零持

赴大營報功將軍甚喜凡遇兵亡將死之日將軍勢必會雷某銜拜摺摺內先設詞濫叙殺賊多名大獲勝仗摺末方云某等陣亡請議卹典欺罔之罪不可擢髮數也至未傷之兵紛竄若鳥獸營外必設大旗招之使歸隊伍不惟不按軍法且好言以慰其心寬容而廢弛矣

中旬以來劉太守在城立義學四塾經費自城內釐局提之復飭經承提前何宏盛店所存卹釐會之本銀四千餘兩沘錢若干分作兩年按月付給闔郡貧嫠又集各學生童觀風優奬備施德政

二十五日聞僞王於豐官屯地坊生禽賊首李開芳獻俘報捷所有林鳳翔李仲梅暨僞指揮曾某等皆已擊斃北境肅清

二十七日劉太守卸篆世琨新任

五月初旬北門內米舖遵憲示收鈔錢十分之三居鄰開私門者盡用鈔錢强買口角揪扭理勢不敵即約烟嫖之大兵五七人拆屋搶米捶店夥濱死世府尊路過目擊飭差嚴查群凶四散趕禀將軍闔營呼飭不放一卒府尊不得已發拏賣烟之米隣照律定擬前自托將軍接任營務廢弛大兵荼毒郡城鋪面大率皆以鈔錢硬買不受則刀鞭齊下而於吃食店尤甚酒酣氣熾稍有不投即將店內所有撞之蹴之而不留餘地文武官不能禁頃有罷市之議賴知府究辦人心稍定

二十日外巡撫吉爾杭阿奉
旨查看爪揚營務營內不操演不訓練不嚴肅不整齊撫臺諷之而尚欲色容惟諸營去賊巢十餘里遠托雷營更在二十里外賊之出没絶無見聞吉撫軍繪圖進　呈托雷惶恐改遷然亦不甚相近也較吉營偪近鎮城大相逕庭撫軍衫不過膝履緾以繩所

用大斫刀兩校捧之前後護衛自明藍鼎以及金鼎拖藍翎暨戴得勝盔者或赤足或草屐騰躍如飛髮束五色長絲項帶燗銀兠索腰繫緺細搭色如錦馬起之自成一隊大荼炫赫由托營進北城世府尊將城內四千餘名團勇裝束一新旗鎗照耀陳列於葉公橋一帶迎之撫軍大喜札營兩日囑將軍練兵殺賊毋再逡巡

二十六日但明倫病故

五月終吉撫臺出示城門兵丁每藉搜查奸細之名搜人懷夾烟土勒索多貲其無鴉片烟者亦逐次嚴

搜故意延捺商賈視為畏途至於異服異言行踪詭
譎所謂真奸細者反釋放而不暇稽查殊堪痛恨嗣
後一經察出罪譴不貸
六月初間南城獲一奸細梟首示衆北城又獲奸細
大營囑知府釋之府尊命取保奸細堂回在城奸細
六十餘人皆可保狀府尊不得已稟請將軍正法首
懸旛竿
初二日托將軍委候補府吳詠棲赴邵伯鎮接辦
大捐吳訪捐董程伯華陳時泰巫南燕等逼勒私賄
延捺官帑且辛俸開銷為數甚鉅故撤之又查但明

倫已徵捐款存貯何宏盛銀店虧短制錢三萬串飛
稟大營雷遣知府提拏幕友蔣熙門丁王蘅舟店東
何二質訊賠償
六月中旬儀徵縣知縣焦公卒於軍焦兩袖清風當
强寇壓境之時獨能箝制肆掠之營兵體卹瘡痍之
萬姓設謀練勇不愧武毅廉能無如地既濱江城尤
殘缺兵不奉調無以戰民患寡貧無以守日夜焦思
以至於死遐邇哀之制臺撫憲聞知摺　奏得邀卹
典儀徵缺出知府命江都縣李輝德護印李哭求改
委知府以李去正歸邪詐賍斂費種種不法聲名狼

籍大異從前之為人特再四呼飭即遣護儀徵極苦
地坊
中旬外南京逆匪羅大綱改木牌為艇船六百餘號
急欲接濟瓜鎮吉撫臺每日飛文請托將軍出隊進
攻瓜洲將軍惟舉鉅觥破愁悶而已雷以咸藉端生
事因向托明阿陳金綬切商另捐銀三十萬兩造小
艇船若干以禦羅逆托唯唯陳以為指捐未齊不便
又捐且捐貲自何時徵艇船自何日成急切不能待
也雷憤憤委真某楊某勒捐
七月初間示自吉出大要謂瀨勇如破鎮城即賞銀

一萬兩勇曉夜騰躍炮石兼施鎮城漸塌賊皆嘯聚
沿江山阜
初旬內蔣熙王蘅舟何二在府隸交帳清楚知府申
詳大營雷命釋蔣王二姓所有何二嚴行管押候解
營訊究何二求請罪名世府尊云此係雷憲之意大
約總要賠償
初旬外吉撫臺示禁艇船赴仙女鎮買米如仙女鎮
客商賣米與艇船即將客商照軍法定擬蓋艇船本
有米無需買而猶買者將轉售之於賊也賊之奸細
假冒艇師尤不一而足裡下河米商利其利而爭相

交易數月以来拖罾等船招集且多除汛粮通賊外
更販米於江浙騰貴處售之緣無水脚無關鈔往来
迅速易獲重利揚地米價轉昂貧民受累大業無餘
前琦善不準米船出境良亦為此頃托將軍形同聾
聵雷貪仙女鎮捐釐鉅欵雷六少等受艇船之私故
任大商糶穀出江罪不可逭吉撫軍急切禁之大快
人心
七月以来鈔錢不行先是鈔錢自北直来清江以上
行之清江以下揚屬一帶各大憲示民每如制錢一
千準搭當百者一當五十者二當十者十三分之一

也民亦甚便迨大憲發北来之鈔交知縣飭差勒四
鄉典商以制錢加耗易之制錢盡美銅入仙女鎮文
藩官局文聽信劣員將美銅另改鑄造可獲重利利
之所集是否入營作餉資亦或歸庫聽解撥皆未立
奏案其意殊不可測推是　國寶荷神靈之呵護至
貴至堅　順治　康熙以及　道光字樣皆經久不
化喪心者澆以糞汁始獲銷鎔忤獘之徒更私用破
壞之窑器盜換精粹之孔方俾如金如錫盡為泥為
沙外强中乾秤之分輕而振之聲啞箋箋不耐碰入
市交易僉以為私始猶制錢七百換改鑄之當百者

十緡則以當百者當五十無人肯受矣且錢粮櫃不
收鈔捐輸局不納鈔官喜出而惡入民易入而難出
雖上憲促之行而店家私禁向使守三分用一之制
而不參以私鈔錢勢必源流而大小奸吏不顧　國
計民生可勝誅哉
七月中旬雷以咸聽信雷六少黃姑爺等主謀捐造
艇船陳金綬不會銜雷憤怒與陳揮拳托將軍和解
陳強勉聯名
中旬後土城築有一半安置大炮登城者可遠眺瓜
洲賊匪

七月終粮臺文煜因前受謝範卿拜門生之二千金
允委署甘泉現又允保署江都文之貪婪效法乎雷
皆始廉而終汚也
八月初間營兵齊集鼓噪欲殺營員鞠殿華並口稱
造反先是鞠殿華出隊見有退葸之兵即用刀臂朴
之記名歸寨更打二三十棍以示懲起居飲食又不
與同甘苦是以兵皆銜恨今鞠殿華給散兵餉照例
參以鈔錢勢不可遏衆兵大譁將生變故陳金綬急
来向大衆云兵變例死予何如先殺予後殺鞠兵乃
跪泣陳問原由僉云鈔錢入市即持强動武亦無人

肯收不收者以捐釐局不收捐畝局不收指捐局不
收錢漕局不收絕無轉望人收之處也當兵忍餓法
律所無鞫某不代達下情等詞陳金綬允以不給鈔
錢衆始散
初四五日聞江甘四鄉暨東路各洲各府縣捐畝已
齊捐釐湧至指捐之欵亦得三十餘萬四民踴躍之
至雖雷四少雷六少等忤奬侵吞而粮餉充裕詩以
喜之
敵賊不仗百萬兵敵賊迴有億萬民民視視天天
厭乱千里江洲呵百神祥風甘雨並瑞雪萬寶琳

瑯塞九垠桴航舟車競獻納連營山積東西囷耤
作軍資數載足東南吴楚何憂貧或以捐輸為下
策要亦未知民氣醇古来兵民先足食天府外府
因陳陳救倉之粟不再積唱籌之計安敎聾吁嗟
爭賊驅烏合易紛散官結黔首相和親賊剸一隅
抵鼠竊官資四海耕龍鱗成敗大勢已可見况復
祥光拱　紫宸昔時海州張叔夜一夕驅盜歸鴻
鈞白蓮紅娘盡殲滅戾鬼不敢然秋燐年来北地
兩淄擾僧王一怒皆清塵紫電昭明燔火歇大江
南北梟紅巾

初六日聞侍郎曾國藩　奏摺內大意指兵興以来
天下巡撫皆以敗為勝而未有若江西巡撫陳啟邁
之尤甚者陳有阿私之員弁雖全軍覆沒偏代邀擢
異之　思有拂意之忠貞雖臨陣傷亡並不請䕃封
之典顛倒黑白變乱是非剝蝕官局之捐貲捺閣干
城之兵餉紳矜義勇不賞而罰通省解體至於愚民
饋賊實係畏死之意非有叛逆之心律辦可也速辦
可也不辦亦可也乃陳啟邁興動大獄株連富户得
賕即釋一年以来未釋者死亡過半未能清理等詞
家

上諭陳啟邁革職解任交新任巡撫嚴訊定擬
初旬內聞向榮收復蕪湖太平仍調陸路大兵水路
艇師兜圍南京省城城內日有賊党出降向皆收之
解歸原籍吉撫臺兵札排湾曉夜攻賊江北托雷等
按兵不動
十一日雷六少丁母憂托將軍保留電六少仍在軍
營幫辦四民切齒
十二日托雷陳文諸營久兵餉七閱不給而捐貲山
積營兵側目意欲效鞫營之尤聚衆鼓噪而猶未敢
發適文營復以鈔錢餉兵兵衆大譁文遣承差呼飭

衆兵不受彎割承差勢將生變文藩臺命巡捕撫卹之且放餉銀兩閧而不參鈔

十四日聞但某所虧空之三萬串錢幕丁開銷雷憲不準札仰揚州府世飭何宏威趕緊繳賠世府尊委經歷司黃押何二繳清何二自兵興以來專以橋頹人之存本為能焉肯為人賠累

二十日外捐造艇船木料並鐵炮銅炮等件業經托雷陳联銜　奏準發諭通行

廣陵史稿卷四

九月初間鄧提臺在蕪湖閧一帶殺死賊千名賊竟胆寒

九月中旬後聞河南捻匪侵掠兩州縣直犯芒碭山一帶勢極凶勇清淮震驚撫臺調托營兵五百名赴戍徐州

九月聞江南承宣布政使司兼管江寧等處何出示畧云鼓鑄鈔錢奉旨一律通行如奸徒阻撓初次枷號示衆胆敢再犯發烟瘴之地充軍部議已定本司查酌定章程鈔錢

搭十分之三利　國便民與制錢無異凡鹽課閧鈔錢粮捐輸抽釐等事以及當典鋪户交易往来皆遵三成用鈔倘市儈奸巧物價騰昂俾三成之鈔搭如未搭亦與阻撓者同為此仰四民知悉等因此示一發雷即知照寧藩粮臺文文不得不示諭通省與何相表裡示略云凡捐輸照章減二成準以一千六百文作銀一兩　奏明在案今裏下河豐收富商捐納較多除照章減二成及一千六百文作銀一兩外以半錢半鈔上兑無論是何處鈔票皆準搭交鈔票每銀一兩照例作錢二千文外補平銀六分至雷藩前

定章程每捐銀一百兩加銀五錢每捐粳米一担加
銀五分之處一概裁除所有領取實收各捐生應繳
部照銀一項前雷藩收每張銀六錢今本司收每張
銀三錢惟領照費仍遵雷藩舊章等詞復聞十月內
上諭自推行鈔法以來京省日見流通藉資周轉而
各直省迭奉部文後總未實力奉行皆由不肖官吏
有意延擱非畏難苟安即意圖中飽無以取信於民
安能推行無礙耶着各省督撫照該部摺內所議勒
限三個月將應立官號一律開設並將開設官號章
程於接到部文一月內先行　奏報

九月以來艇師至仙女廟鎮強買米米商稟縣縣稟
府府稟雷藩雷委府屬縣無須閼禁免滋事端縣令
李因科斂米商雷亦加倍抽釐艇師販粮而售諸賊
九月下旬托雷陳會議更於龍王汊一路築長土城
禦賊員董下鄉捐米捐夫惡厲較前尤甚彌月築成
陳金綬德興阿鞠殿華等移營近長土城托將軍亦
遷營營去長土城獨遠且營外築城城外濬濠濠外
加城城外加濠濠外又數里始至長土城城三座濠
兩道護將軍營極穩矣而將軍每日押隊進營下頓
酒酣擺隊回簡王廟地方歇宿廟在四方石以下去
所移極穩之營較遠畏賊如虎矣
十月初間聞張翊國即張小虎由北直投效江南吉
營先聲奪人戰功屢著賊望而畏之較前殊甚托營
毛營立招降免死旗瓜洲賊蔡姓投降毛營人以蔡
紅頭目之蔡激勵騰驤迭次出兵打勝仗殺賊無算
大營將軍給予六品頂戴拖翎
十月間土匪倚匪勾串百餘名兵勇至陳家籍地方
放火殺人虜掠銀錢並將當典金銀衣件裝載數十
担而去無人敢阻東鄉土匪勾兵勇由江洲至張網
溝湯姓家搶刼厚貲一空已大干法紀兵勇之魁吏

以偪奸湯女不從即將湯女之首級帶去
十月聞駱秉章　奏東安知縣賴史直廉慈勤慎城
破時賊數百名護送出境目以好官民數十輩慰問
起居視如慈父次日收復城池紳士周元揚等具呈
乞留又　奏王鑫等殲斃四明山竄匪二千二百餘
名並擒獲首逆胡有祿偽總統李龍士等又　奏寧
紹台道羅澤南克復湖北通城縣殺賊殆盡
皇上賜羅澤南白玉翎管綠玉四喜搬指等件羅澤
南又克復崇陽縣城李續賓剿滅餘匪安徽省和春
福濟　奏克復廬州府城

上諭和春着賞穿黄馬褂賞給騎都尉世職福濟着
賞加太子少保銜並賞給頭品頂戴
十月聞何二不遵繳錢皆以但明倫挪用為詞並以
蔣照王蘅舟經手為証雷以誠不依務着何二繳賠
何轉逼蔣王蔣若弗聞王知此欵實係主人借用而
既不能為但任償又不可栽何侵蝕兩月累訟王竟
憤縊而亡
十月下旬聞托明阿　奏雷以誠之姪候選知州雷
鳳翥隨雷以誠来營派辦文移本年派東岸沙頭地
方管帶練勇訓練得法親督攻剿各勇畏服用命數

月以来著有戰功現丁母憂請留營得資熟手等詞
其實皆誑語也雷鳳翥即雷六少不通文墨困知武
備終日侵吞捐欵游戲烟花豈有智勇沙頭之事沙
頭一路鞠大人駐扎偪近長土城久為江洲保障一
日將晚賊由瓜洲街枚而進竟越土城無人知覺三
更後賊走沙頭意欲渡江赴仙女廟宜陵鎮之下游
鞠大人領兵禦之夜暮黧黑彼此開鎗兩不相及黎
明大戰兵寡勢微湖北賊善梅花鎗鞠大人對壘漸
已受困洲民詣營告急將軍猶在蔄王廟地方已刻
後營兵始至沙頭為鞠解圍設鞠有戰勝之捷雷鳳

翥又強占大功矣
十月二十五日世府尊開鈔關城用蔴袋裝土堆貯
城根以備不虞越日裝數百枚土袋屯積於便益天
寧臨淮門左右固先事謀資禦寇亦揚郡河防之年
例也奸民藉端説有賊来以致遐邇驚慌仙女鎮市
門暫閉三日始定鈔關南門外壁砌民房舖戶商賈
往来
十月聞高明寺和尚在大營募建高明寺宇將軍以
下捐有鉅欵和尚購二年前木商盤貯下河大木並
買左衛街秦四之宅宅係塩商曹恆和舊居木料巍

峩磚瓦堅厚移至三汊河配用毛營主將鑒工捐項
不敷和尚出私囊圓滿
十月以来諸營移近土城尚可支持托將軍怯寒嗜
酒人以酒坛目之摺　奏翁某文移蘇某寫字作畫
宴客尋花好整以暇司營務者在營点卯見有張冠
李戴亦不深究蓋營兵廢弛或游戲於極樂之塲或
宴息於新婚之地比比皆然世俗所謂不堪者五營
兵兼而有之一曰嫖包占女流不歸隊伍二曰賭始
猶以錢代骰如貪盤錢數十三是么十四十九是虎
是三之類無賭具以致罪也継則鬥牌擲骰無所忌

憚三曰嘸凡從前揚地名庵俱入營頁鼎四曰摇千
百户以下皆緩帶鞋袠羊公風度五曰烟開燈横睡
以鎗之致死多人者為貴以土之口吸逾兩者為能
𢙢玩驕淫宜遇賊輙逃走也
十月聞鎮江吉營瀬勇齊心不破城以城破即撤防
無虞受玆重餉也
十月聞南京賊乏糧各館局男女頗多餓死楊秀清
準城外人兑銀十兩贖城内一人贖者紛紛甘泉令
唐某家眷久陷金陵特遣差丁帶銀取贖
十月聞泰州宋桂生得雷營札委諧興化勒捐彌月

以来以私廢公因貪成酷開口如狼似虎積脏累百
盈千貧富聲吞道路髮指紳士某某聯名赴北直
叩　閽荷蒙
上諭兩江総督怡良親提宋桂生嚴訊定擬
上月終聞粮臺文擁厚貲轉欠三個月餉銀兵鼓噪
粮臺若罔聞劣員乘勢請札諭勸捐粮臺候捐艇事
竣即委員勸濟軍需
十一月見托雷陳出示填寫七月二十九日期畧云
本大臣等　奏逆匪占踞江面惟仗焦山艇師各船
堵禦商賈民船始得下達蘇常通行無滯餉經節次

飭調艇船奔往上游焦山一帶紅丹拖罾不敷撥用
該匪乘虛竄擾江北尤為緊要之區現擬仿艇式造
船凡大小木料釘鐵油蔴極為昂貴所費不貲如巨
商富户情願捐輸自邀議叙等因玆由七月初接奉
諭旨照議辦理除欽遵設局收捐籌辦外為此出示
仰殷富商民能捐艇料數隻及一二隻者赴工廠交
給廠員即照所請官銜專摺　奏奬其捐資零星須
俟事竣奬勵至愿意輸陳而力量微薄捐有料值二
百千文以上者給予六品頂戴料值一千串以上者
分别賞給頂翎等詞式貼已久並無樂輸巨欵之人

雷營委員紛紛下鄉勸捐如候補縣沈轉委從九史
縣丞丁廪生倪健吏在諭帖之外右挽左推横行霸
道雖貧户小民亦勒捐二三千文殊屬不成事體卑
鄙齷齪凑成鉅貲果然歸繳大營抑或分填私槖尚
未可定盖捐釐捐畝指捐有簿可憑而捐艇則不然
諭帖中明捐數無多不敷奬叙者悉聽其便此與硃
示不符自多不識不盡之處也
十一月聞廣西官吏訪明逆匪楊秀清韋正祖塋在
某地方即遣兵弁控開楊塋有黄殼大龟韋塋有小
蛇數頭皆殺而投諸火

十一月聞安徽福濟和春克復廬州逃匪数千名竄至南京楊秀清之粮不納惟囑逃匪虜粮萬担大速解来即行收録逃匪聚衆乘燕子磯木牌四座急駛下游漸至高資地方向提臺遣兵装作瓜鎮紅頭歡呼迎接逃匪移牌攏岸向營叅将某哭開大炮打散一座木牌傷亡無算餘匪紛逸江心向提臺委艇船数隻由西北上風放炮木牌急欲向南又經向大人委総兵張國梁帶兵剿殺餘宄八九百名二十二日炮震百里南北夹攻更打散木牌兩座木歸艇師群醜胆落楊韋之勢敗矣

十一月邵伯司泰奉前揚州府張札委因出示為重練民團酌備鄉勇以禦地方事禦字殊不通又另單曉諭畧云瓜洲克復在即逆匪竄擾不可不先事預防仰各鄉鎮紳董整頓民勇不過聯絡人心共張聲勢設有警急祇聚積一處以杜觀望非欲備其出戰之用等詞殊又練勇之本意且民團聲勢賊未尝不畏而甘泉地方挨門逐户貼数萬張泰司諭單則民勇並不能軍之實豈不為賊偵知而乘虛刧掠耶泰司只顧日後邀功之地而貽害為已深矣

十一月聞張翊國在鎮城外塌毀賊之營盤奪取賊之炮位大獲勝仗

十一月聞御史曹登庸　奏狼星晝見霜降雷鳴不知主何事故

十一月聞張國梁在棲霞山剿滅餘匪燒毀木牌先是張國梁原名嘉祥籍隸廣西從偽東王南下驍勇居第七名投誠向營偽東王募生致之帳下第二名驍賊號鐵公雞者乘胭脂馬出哨哭遇嘉祥攫而夹之馳嘉祥在鐵公雞腰間奪佩劍還梟其首飛輸以歸向提臺嘉奨薦陞総兵賊胆落故南京一帶張殺賊如麻所向輙無敵

十一月終聞捐艇一案已經托将軍會雷陳銜由八九月間出　奏捐齊雷營又委沈某等各處勒捐實係通同忤奨蒙眛串呑佫謂之黑龍燈頂又見江都教諭沈奉籓臺文煜札諭出示略云軍需缺乏全仗捐輸等因沈特轉委附生張謨等下鄉威逼張謨即張孟弼

十二月聞但明倫指捐三十二萬串錢由幕丁觧交雷營雷以誠會将軍銜僅以二十萬串錢咨部其餘若干供雷氏之中飽雷鳳翥等更委候補府吳評齋曉諭捐生所領前次實收須更換　營實收雖前次

已繳過部照領照各費今更酌定換取實收費銀每張雷閔四兩繳歸雷營方準替換統計大小實收數千張該費銀一萬餘金雷營享受

十二月捐事紛紛計一年来指捐捐釐捐畝捐夫捐賑米捐艇炮捐碾坊捐軍需捐鈔錢捐樹共十大捐民不聊生

十二月前任知府張廷瑞出示再整民團齊心殺賊須将大小舊旗換新鮮彩幟聯絡村市以壯聲光

十二月卹報托明阿雷以誠　奏十月十九日在尹家橋地方殺賊数百名二十日又在尹家橋擒紅衣

賊目四名黄衣賊目二名奪取鎗炮若干殺斃賊党無数其實皆屬子虛

十二月捻匪張樂行帶十萬賊兵由亳州竄擾河南徐州邊境榮帥告急

十二月董事張孟弼在丁溝鎮捐文營軍需三百三十千僅以二百八十千詳報

初十日外轅門橋花店堆有數十盆牡丹花盡被員董用重貲購去餽送雷營雷營雖在戎馬之間而樂有精工花園椒觴春帖富貴吉祥絕無兵氣

丙辰正月

十六日法海寺集有廣西湖南北面生可疑之人共三百餘名自稱廬州勝勇世太尊差送吉營閻郡疑而畏之

十八日五更時分雷營外土城根四名更夫横尸在地皆無頭

十九日四更時分瓜洲賊衝倒雷營外土城疾走雷營營內練勇赤身就死並傷亡都司一名守備一名雷以誠父子睡夢不知幸鞠殿華督同原大通兵開鎗救援賊始退

二十五日鎮江德鎮臺拏獲奸人當即劈搜馬鞍內

偽諭一通飛稟吉營吉撫臺抄遞將軍略云諭周亞貴張逢春知悉據凌國安黄漢新稟稱揚地情願拜降者甚多但揚地已經破過可以無到須於聖兵未到之地另作良圖東王勞心特示爾弟兄揚城雖經破過然為時下所必争且與瓜洲相通現委陳玉成等人帶兵十萬駐札石準橋名為接濟瓜鎮實係接那兩隊弟兄仰即僱妥便成衣做招衣若無妥便成衣須用出閱時過永安州口號等因將軍傳諭知府知府將偽諭落房閻郡皆知一日数驚紛紛遷徙

二十六日西門外擅巷客廬寓有廿餘人形迹可疑

城守會本府查拏人已去遠二鼓後本府率兩縣巡城

二十八日府圍門口轟傳紅頭已來居民驚竄經歷司弹劾稽查惡少年猶喊聲不絶當即拏獲枷號並用長鐵鍼貫惡少之耳針上插小紅旗旗上寫謠言惑眾四字押游十二城

二十九三十日城外行旅或十數人一起或数十人一起皆語音混雜無人盤詰遷徙者愈多

二月初一日南京石埠橋賊匪分兵二千餘名至句容夏樹街以下圍繞華山勢将奪梵宮為虎穴山頂

鳴鐘聚集五百餘僧人或提禪杖或持戒刀或舞哨棒極力堵禦賊不能前進

初二日世太尊飭差過江探聽消息回報云吉撫臺連獲勝仗前法海寺之三百餘人實係兵勇並非奸細已經吉大人錄用得功等因此信一傳人心稍定

初三日太守禁止遷移

初四日遷移者在便北天寗門用錢買路

初八日雷營黄姑爺在楊獸壩勒捐艇料萬民用武黄姑爺身受重傷哭訴雷營雷以誠不敢問萬民之罪轉将奉縣弹劾之差丁姓張而並無辜者提拏拷責

十一日儀徵縣覺拏獲逆匪曾大才之夥王有才解送托營供招奸細六名皆不確

十三日傳述南京賊與高資龍潭鎮江賊相通連吉撫軍受困闔郡驚慌

十四十五日遷徙者紛紛

十六十七日大家小户遷移四鄉水陸舟車造次顛沛前後約共十餘萬人

十八十九日或云南京賊本未與龍潭鎮江賊相連或云吉撫軍於十三日大獲勝仗或云余提臺将高

資龍潭賊衝斷或云賊在龍潭高資燒自己三座營盤而去

二十一日瓜洲奸細雷營帶勇千總張逢春伏誅初雷營招勇奸細逢春投効未經兩月補勇長帶勇百二十名衆小獲勝仗之日賄賂雷鳳翥得六品軍功戴藍翎强娶二妾住沙頭窩藏瓜洲匪人通大營消息兩載以来揮金如土雷鳳翥不問其從来正月十九日逢春約瓜洲賊攻土城裏應外合正月二十八日吉撫臺獲奸人偽書客寄托營雷以誠知逢春係奸細並不查拏至二月二十日搜出逢春私貯火藥

二包逢春始伏誅
二十二日雷營委知府世折二年前賊匪之炮臺臺在東關田家巷長三十餘丈寬四十餘丈高出城堞丈餘皆係饒方舟木所堆價值四五千金僱夫抬至萬壽寺封貯
二十三日知府世出示高資龍潭賊匪現經吉撫臺余提臺帶兵剿滅極多鎮匪勢尤窮蹙指日蕩平居民無容遷徙設有謠言煽惑本府定即查拏不貸此並非安民故套等詞
二十四日前揚州府張廷瑞團勇一千五百名站土

城助威勇之飯食出自四民員董下鄉勸捐謂之捐勇
二十七日吉撫軍札致托營略云江南賊搶數十號小船勢必竄擾江北仰即飛飭各營嚴加堵禦等因是日雷以誠長誕將軍以下皆赴雷營祝壽綵筵鼓樂酒池肉林洵勝會也未使以吉憲軍書驟阻一時之興
二十八日丑刻江南賊渡江衝土城遂破安營福營松營營兵四竄賊屯土橋朴樹灣一帶托明阿雷以誠皆不出隊

二十九日將軍調兵兵以欠餉四十五日枵腹難支一齊潰散惟德星阿毛三元兩營未動午後賊來愈夥東圍雷勇亦不戰而走長土城崩塌四十三營鼓譟一空難民驚逸壁虎橋一帶舳艫銜尾兩岸兵勇開鎗以強占之申刻後粮臺文煜移數十萬餉銀於高郵小粮臺某亦移數十萬制錢赴樵蘇酉刻後托將軍竄走德營急調毛三元帶驍兵一千名飛來防護三汊河毛營遂失戌刻泰將潛逃知府世坤匹馬單鎗呼好百姓隨我守城悲切之音痛人心肺無如天愁地黯百姓皆不能畢世尊迺易公服懸金印繞

城巡緝前奸細張逢春所帶川勇一百餘名盡作紅頭從南水關探進放火殺人世尊由左衛街迎剿十餘人至埂子街面帶數箭身中數鎗力盡勢窮遂欲自刎黃衣賊目亟奪其腕遂擁之行
初一日子刻四民逃走奈城既嚴扃土尤壅塞急切難行強有力者劈土斬關門開偪窄擁擠推挽老弱頗亢踹踏至死不由此徑取巧縋城大半破頭折足僥倖苟免亦遇賊成擒辰刻紅頭搶掛大字號店並搜刮民房公廨靡有孑遺男婦潛逃或殺或虜或奸或役或任其走而速之行有幸有不幸數也

初二日川勇引三汊河賊進南門遂將南門燒燬虜掠一空在城文武官除知府世坤殉節同知朱實錄遇害外皆微服逃城外托明阿雷以誠文煜摺 奏潰圍並未 奏明所以潰之故

初三日托明阿 奏揚州失守

初四日揚州賊匪北掠雷塘東刼灣頭鎮西竄七里店以下如入無人之境托明阿雷以誠蒙昧傷心竟以獲勝入 奏

初四初五日大雨泥濘灣頭至邵伯仙女廟永安丁溝不下十餘萬難民無宇可棲無粮可飽拋兒棄女

委壑填溝間有司善舉之人亦難發積粟而開廣廈東西北方百餘里一日數驚托明阿飛文燭河臺邵燦不放逃兵文煜委都司在清淮要隘插紅黑旗招留勁卒翁同書當即收有兩千餘名給以重餉屯駐東隅

初六日吉撫院調鄧紹良張翊國過江堵禦賊兵北竄

初六至初十日紅頭竄擾西鄉紅門寺一帶

初十日陳金經病故

十一日 上諭德星阿加都統銜領經畧大臣印詹事府少詹翁同書幫辦巡撫吉爾杭阿帶兵過江迎頭兜剿清江邵燦領三千馬兵防賊兵北渡托明阿雷以誠陳金綬殊堪痛恨着即革職查辦

十二日德星阿接印

十三日揚州賊匪無粮退走西鄉德星阿收復空城遠地訛傳張小虎登城殺賊

十四日德星阿摺 奏畧云十二日賊匪二千餘名竄走西鄉奴才迎剿即調鄧紹良斷其歸路十三日城内賊党以群賊未回大股奔逸奴才收復城池此時並無一兵進城伏蒙 委膺重任自當竭忱圖報

但既潰之兵雖畧招集究竟無多敢請 簡放賢能大員整肅戎行飛調西北精兵速資備用等詞

十五日翁同書在邵伯札營張翊國在萬福橋屯營鄧紹良在西鄉築營德星阿獨在簡王廟布營偪近賊巢勢不兩立雷以誠帶勇至沙頭沙頭局董率民勇數萬人將雷以鋮驅而遠之

十六日各大員屯兵未齊德營挑選精强亦未畢集除都司千百戶外僅得五十七名親兵紅頭猝来德星阿仗大旗督戰一以當千剿殺無算

十七十八日賊屯三汊河毛營分股竄西鄉劉家集

陳家集等處又分股至新集龍河集捺山一帶焚燬刼搶殺害尤多

十九二十日張小虎鄧紹良連獲勝仗德星阿出隊剿滅甚多

二十四日賊入儀徵焚刼逐至官塘集并家營王眔子山巴家祠堂燒掠一空

二十六二十七日賊大股由儀徵至六合溫帥督兵剿滅一千餘名張國梁渡江殺死無算復收江浦

十四日至三十日西北東鄉男婦進城虜掠雖斷釘敝器亦搜攫不遺潮勇在城見人穿皮服紬衣必拉

而剝之稍與撑持鎗挑刀斫午前後入人家就現成飲食夜半喊叫賊来窮民出奔即奪其囊笥奸淫逼勒無所不至一二亡虜之遺恨不與賊俱矣

四月初間張翊國回江南以吉巡撫德經畧意見不投也

初二日翁同書委文生在仙女廟搜拏奸細前候補府李委佐貳在下河盤查紳士稟而逐之

初三日吳狀元帶勇五百名入營投効

初六七日北来三千馬兵兵力漸厚

初七八日子丑刻毛三元微服帶兵潛至高明寺旁取硝磺鐵石裝滿寳塔乘上風点大轟燬紅頭三四百名

初旬外毛三元進城搜拏潮勇並巡緝私拆民房之土匪新任知府劉江都縣張甘泉縣胡亦間入城

初旬外凡陳家籍龍河籍三汊河八里舖五七十里賊兵盡退還瓜鎮德星阿復立營盤

中旬外高資賊助鎮賊攻小九華山兩江巡撫頭品銜吉爾杭阿晉六品軍功張翊穀死之初潮勇投吉營貪厚餉不破鎮城且虜刼民財横行江左吉撫軍嚴治之怙惡不悛項乘大股兠圍之際為紅頭作奸

細裹應外合翊穀陣亡吉撫軍立山頂用千里鏡窺覘賊兵潮勇急指之老賊鬨鎗中撫軍左脇大兵潰圍

四月終紅頭進攻丹徒走新豐蘇常告急

四月二十三日太尊劉示在城居民願拆己屋者儘三日内拆去至二十六日即不準拆如逾限私拆梟首不逮江都縣張鵬展飭馬快巡緝緝有盜拆者二人斬首示衆查有窩藏房料者四五人各責大板一千二百下先是土匪拆民房賣與鄉鎮勢豪僅三千文一間已拆在城十分之四至此稍平

五月初六日張國梁帶兵至小九華山維時楊秀清用饅酒勞賊賊未及啖聞張爺之名不戰而走國梁剿賊二千餘名

五月以来江都知縣張鵬展以江都麥遭蹂躪民受瘡痍停征上忙轉忤文蕃之意遂解任百姓擔囊負課匙完地丁乞留張鵬展在任張德政極多嚴禁私拆民居不準房料出城上憲索夫丁不應差誤農大兵封船滋事查拏究責餘勇擾害巡緝正法案無積牘夜止私行仙女廟平米價並禁出江一洗雷藩之貪虐甘泉縣胡某卑鄙不足道也

五月下旬聞御史　奏雷鳳翥黄中等五人侵吞捐欵塗毒生靈勢成五虎

上諭德星阿從嚴究辦德星阿以兵冗　奏辭荷蒙

上諭兩江總督怡良審訊初雷鳳翥等慫慂雷以誠捐米釐捐當典捐油坊捐各貨捐田畝以備餉勇猶十分之五入公至捐夫捐樹捐柴捐勇捐土城全是群雷中飽他若指捐得三十五萬制錢僅以二十萬錢入　奏之數又盡誣開艇料業經報銷仍委員在各州縣勒捐肥己一二年來雷以誠雷鳳翥黄中等買有沃田千頃本年二月雷營以賊必復来銀錢累贅特用制錢三十六千文換金一兩換有六七千兩實金湖北各員聲先炫赫以輕喜怒致人生死揚州徐東園李肇增附會作奸將軍托明阿不之禁也城破後閱邸抄得知托明阿雷以誠會　奏兵勇驍戰可獲勝仗無如揚州土匪導賊入城民婦少年塗脂傳粉賣俏迎奸盡皆從賊是以城不能保等詞托明阿雷以誠喪心病狂既戕害百姓於前更冤押良民於後以圖歸罪眾人而開脫一己罔　上欺天殊堪髮指今御史奏劾枯朽其蘇

五月下旬江南德營參將翻山拏獲長髮賊頂天燕

正法

五月下旬賊破溧水奪句容

六月初間聞賊勢猖獗江南向榮退屯丹陽張國梁屯丹陽城外堵禦賊竄蘇常

初五六日江南難民逃走江北不下廿餘萬民

六月下旬聞羅惇衍等　奏江北雷營雷鳳翥黄中吳評齋翁惠均俞慎齋號為五虎雷鳳翥侵吞捐欵剋扣勇粮私鬻公牌妒殺張逢春黄中勒逼艇捐買娼為妾吳評齋强捐田畝不遵　上諭翁惠均威逼二命俞慎齋勒取貧民荷蒙　上諭兩江總督怡良

清提怡良委候補道李萬杰審訊李萬杰住法海寺提五虎家屬拷問大半招承黄中服毒身亡德营孥訪三十一人已提徐東囯到案江都副貢生王諫控告徐東囯詐贓不遂罰捐一萬串錢鄉耆杜某呈訴徐東囯在丁溝文昌祠勒索捐輸私刑掌責雷以誠哀求德营丹陽附生於學琴擅作威福

六月聞張國梁率驍将八人蹈平丹陽賊营三十九座剿賊五千餘名賊退三十里張國梁每上陣時頭束銅箍箍眼睛突出八将皆然

六月張國梁由二十八二十九日帶兵一萬名身不

離鞍剿賊五六千人追奔百里至七月初一日回丹陽境犒賞衆軍白銀一萬五千兩羊酒数千事猶未終食探馬飛報賊竄金壇張國梁火急提兵星馳金壇城下殺賊五百餘人金壇圍解張國梁凱旋沿塗将弁衣冠叅謁國梁云不戎裝而冠帶豈能辦賊痛責之

七月初六日向榮病重摺　奏張國梁保障蘇常大功紀録所有向某之方略皆指授國梁堪以代己云云

七月初九日提督軍門江南大經略向榮卒

七月中旬張國梁加提督銜充正白旗一等巴圖魯統屬滿漢管領三軍現任甘肅某鎮総兵戴花翎

八月毛勇一千五百名係高唐降卒發屯江北德营

八月初旬揚州閉天寧門開便益門

九月聞偽北王誅偽東王楊秀清並勦滅羽党

九月聞候補道李萬杰受雷鳳翥徐東囯等重賄一切不究僅以革職薄懲猶準其捐復総督怡良輕信

奏　聞

皇上震怒發交刑部嚴議雷鳳翥徐東囯等罪名

九月毛勇入瓜洲賊营大兵觀望不肯接継以致毛

勇受傷

九月聞江南賊退句容張國梁督兵民攻句容

九月大經略和春屯兵丹陽

天津拳匪變亂紀事一卷

〔清〕劉孟揚撰

清鈔本

天津拳匪變亂紀事

序

頃清醒居士以所撰拳匪事實見示披閱之下見其記載詳切毫無影響之譚洵信史也爰請付諸手民以廣流傳 大清光緒二十七年三月中浣 定思生拜識於憤時感事之齋

序

干戈滿地 城市荒涼 渺渺平原 惟餘焦土 臥新子乃悲憤填胸 潸焉出涕 作而歎曰 彼蒼者天 降此凶慝 而竟莫予祚乎 既而慓然悟曰 此非天之罪也 大地摶摶 萬國錯峙 蠻爭野戰 文教闕如 於是怪誕不經之談 乘隙而入 羣愚遂翕然信從 竟釀成敬鬼服神之世界 待積日既久 民智漸開 文明日進 凡嘯梁瞰室吞刀嚼火諸妄説 搢紳先生不言 途人弗道 亂源既絕 國於是靖 民無不寧 中國自金刀乘運 牟尼西來 造為天堂地獄之論 鼓動愚蒙 文人演之為讕言 流俗据以為典要 積習相沿 變本加厲 無幾何而黃巾事起 中原鼎沸 幾致陸沈 於是晉之盧循 元之山童 明之鴻儒 皆妖言惑衆 傾覆國家 擾亂數十載 卒乃撲滅 蓋方其盛也 風起雲從 供奉頂禮 日以億計 甘心為之效死 及其駢首就戮 人心惶惑 一夕數驚 或言化形遁去 或謂餘燼復燃 翹首引領 日夜思望 幾數十年而後定 蓋非民心樂禍也 神道設教 禍福為先

孰無身家 奚不恤此 惑世者知其然 故以危詞怪論 聚一世愚氓而悚惕之 亂機既伏 日久寖大寖熾 小則禍延家國 大則害及人心 識者謂為無教之過 理或然歟 庚子之夏 拳匪挑釁 蹂躪京畿 愚民從亂如歸 捷於影響 未幾而京津不守 未幾而○乘輿播遷 哀哀諸公 庇匪誤○國 貽鄰國之羞 戕生人之命 所謂聚九州之鐵 不能鑄此一大錯 其然乎 其不然乎 今者驚魂甫定 鋒鏑漸銷 迴首茫茫 若覺若夢 吾友清醒居士 關心時局 遠見未然 自亂兆甫萌 有聞必錄 久之積成一編 名曰天津拳匪變亂紀事 其大旨以為民智不開 邪說不息 羣生闇晦 有變即動 故詳述其亂事情形 以為後車之戒 今付梓有日 屬序於余 謹抒所見 弁諸其首 讀者或取為辨惑之箴 或以為思痛之錄 則是書之作 或不為無益云 光緒二十七年辛丑二月上浣 臥薪子拜識

自序

我中國衰弱久矣 政令廢弛 整頓無人 玩愒因循 日以彫敝 在朝各大員 不思所以補救之 振興之 統籌大局以維繫之 其昏憒庸惰 已為可恨 乃又以邪教擾亂 縱成大禍 固愚民無知之所致 亦所以處之者不當耳 光緒二十五年冬 山東境內義和拳匪因仇教蜂起 及二十六年春 乃流入天津 以保清滅洋為名 朝野上

下　多深信之　喜相告曰　掃平洋人扶持中國　在此一舉　今而後海內肅清　昇平有日矣　殊不知該拳匪逞邪術以惑人則有餘　憑邪術以保國則不足　自古及今　從未有邪教而能成事者　一朝之忿　敗壞大局　而鄉愚無知　猶且曰此道正人邪之所致　嗚呼　邪教之誤人甚矣哉　國破家亡尚執迷不悟　無怪乎泰西各國　皆謂我中國為無教化之國也　茲將其在津滋事情形　粗記大略　名曰天津拳匪變亂紀事　俾閱是編者　知妖術邪法實為致亂之階　則信邪之心　或從此而遂絕　未始非息邪説正人心之一助也　大清光緒二十七年春三月　清醒居士劉孟揚自識

題天津拳匪變亂紀事七絕十首

妄說頑軀抵石金　槍林礮雨力能禁
如何多少神奇術　一到沙場便就擒

火燄飛騰漲析津　紛紛餘匪脫紅巾
燕南再見阿房炬　直把煙沽比劇秦
（津城陷火數日不熄）

甲午而還氣已摧　瘡痍未復又塵灰
地天變色鬼神叫　淚洒荒城骨一堆

兒戲居然已殺軀　空從荒杳乞靈符
紅巾可笑不可恕　今是鄉愚無賴徒

幽燕從古產名臣　尚有餘芬到幗巾
慷慨捐軀大夫事　可憐俠烈出閨人
（津城陷盡節者婦人而已　略見下卷津城陷後聞見錄）

名將須兼烈士風　人生怕死不英雄
男兒勁節無他事　戰泛塵沙算善終
（謂聶功亭宋春華諸公殉節）

浩劫餘生已倦游　涼宵苦抱杞人憂

杜鵑啼盡千行血　不抵荓蜂一卷愁
（是書原名荓蜂錄）竟效寒蟬不一言
榱崩棟折尚昏昏　匹夫與有興亡責
辜負○皇家養育恩（日知錄謂匹夫有治亂之責）
禍機防在未萌初　爛額焦頭討已疏
曲突徙薪先見少　長沙痛哭自陳書
（謂袁爽秋諸公摺奏）人生慘遘刼餘年
拋棄詩書一悵然　莫恨無才迴世運
要憑肝膽報○堯天

凡例

一是編所紀　由拳匪入津始　至津城失陷終　其先拳匪如何滋事　如何舉動　則概置不錄

一編中於天津事　挨日登記　一日之中　又按早午晚夜挨時記之　俾閱者如身臨其境　至他處一切瑣事則不能徧及

一每次合仗情形　有聞知不確者　皆不敢妄錄　僅記其槍礮聲之起止　以見津邑連日之亂

一編中所紀　有神奇怪誕　毫無考據之事　皆是崇信拳匪者所傳　概加以傳云相傳云有人傳云等字樣　以付諸妄言妄聽之例

原缺

滅洋人必矣　因嫌其名不雅　乃改稱義和團焉　自是拳匪如虎附翼仇教益深　〇朝廷聞之以為憂　欽派袁慰帥世凱赴東鎮守　慰帥初到　即意主剿拿　偽招匪首數名　以槍試其法術之可否　立將該匪首等擊斃　不旋踵而拳匪悉平　乃根株未絕　隨又竄入直隸境內　煽惑人

民　鄉愚無知　遞相傳習　山氣邪氣　深入人心　其為術也　焚香佩符　念咒降神　所使皆刀矛等器械　據云　不畏鎗礮　能閉住洋人鎗礮不使響　衆匪等自分為乾坎艮震巽離坤兌八門　明目張膽　設立壇口　愚民驚為神奇　皆願習練其術　官府不作思患預防之計　因而入其黨者　毫無忌憚　愈聚愈衆　愈傳愈遠　一處有事　聲息相通　據云　無論何事　此處一升表　彼處即能知之　其實暗布黨羽　並通消息也　每一壇豎大旗一對　上書天兵天將　扶清滅洋　見教堂則焚遇教民則殺　舊怨微嫌　藉端誣陷　其勢已成　官府不敢禁止　更揑

造妖言　向各處張貼　由是各府各縣人民　皆疑其為神　願受其傳故焚教堂殺教民之事　時有所聞無不交相慶曰　此天意欲滅洋人也　官無論大小　民無論男婦　大概信者十之八　不信者十之二　其不信者　分三等人焉　一為信奉回教之人　一為見理明透之人　一為深明大局之人　右追述拳匪滋亂之由來

二十六年　歲次庚子　正月間　其術已流入天津縣　每日有人在南門外瑞和成機器磨坊後寬闊地方習練河北一帶亦有之　其練法向東南方三揖　合目默念咒語　或八字　或十六字　或數十字不等　念畢　即仰面僵臥　移時陡然起立　其形如瘋　手舞足蹈　喘氣如牛　其同練者　問何人下山　則答以黃三太黃天頊孫悟空猪八戒濟顛達摩老祖等名目　其語音似戲場道白者　用手拍其頭頂　即豁然而醒　官府弛於禁令　查辦不嚴　故學是術者　日形其夥　然尚未立壇口未經師傳不敢甚為滋事　而有識者　已早決其必釀巨禍矣

二月間　無雨　謠言益多　不可殫述　無非痛詆洋人仇視教民而已　練拳者較衆　官不深究　匪等愈無忌憚　沿街童孩　三五成羣　無非以練拳為戲者

三月間　仍無雨　瘟氣流行　雜災漸

起　拳匪又趁勢造言曰　掃平洋人自然下雨消災　且有為人療災治病者　人多信之　由是習其術者日益衆　並有人傳云　義和拳乃神仙傳授　其所辦之事　萬非人力所能及　即如燒某縣某處教堂時　吾曾親見之　老師念咒畢　一頓足說着　即見火起　又如某處教堂　被練拳之童孩數人　用紅頭繩拽倒　非神力何能如此　聞者皆深信之　其實並無其事

四月間　仍無雨　督道府縣等　屢次設壇求禱　依然亢旱　反起暴風　各處拳匪　漸有立壇者　河東河北城內外　皆後先踵起　其壇多立於廟宇中　所供神位　皆是關公諸葛亮王平馬謖姜維等名目　尊為仙師　數日之間　多至數十處　衆至數百人　彼此見面　則打單手問心　稱匪首曰大師兄　他人則概以老師稱之　其裝束有黃頭巾黃腰帶者　有紅頭巾紅腰帶者　亦有花頭巾者　大約黃色者為乾字門　紅色者為坎字門　其餘不能細辨　皆纏紅行縢　其練法向神位焚香叩首畢　一躍而起　形如瘋癲　傳云　以刀剁身不能破　謂之排刀　初練者謂之過刀　上至老　下至幼　皆爭相學習　不茹葷　避婦人　行走街巷　令人跪道旁　有不從者　則揮刀亂剌　婦人躲避不及　亦如之　橫行街市　人心不安　然無不奉之為神

官府亦不敢過問　並有紅燈照匪與義和拳匪相輔而行　紅燈照者用俊美女子　大則十七八歲　小則十二三歲　着紅色衣履　如城隍會中之紅犯然　一手持紅帕　傳云其練法焚香念咒　一搖扇　即高起空中數丈許　晚間人多登高遠望謂空際有紅燈一盞　漸多至數盞忽上忽下　其光明亮　於是爭覘其異　竟有以大星為紅燈者　殊為可笑　此等燈匪　津西北一帶村莊多有之　據云　臨戰時能保護義和拳　能在空中用法術縱火　且能盜取洋人大礮螺絲釘　行走街巷　亦避婦人不使見　人民皆焚香跪接不敢仰視　稱為仙姑　拳匪遇之

亦跪伏道旁　紅燈照則打雙手問心此外更有藍燈照青燈照砂鍋照之名　傳云　皆用孀婦為之　此時拳匪既多　皆爭購刀矛等器械　於是各鐵舖頗沾利益　天津縣阮大令國楨　不敢禁止拳匪　乃出示禁止鉄舖打刀　然陽奉陰違　終不能辦某日　直隸總督裕祿　派楊雲峰副戎福同　往易州淶水縣彈壓拳匪竟於二十三日被匪戕害　所部馬隊七十餘人　悉遭屠戮　裕祿又派耿統領鳳鳴　前往查辦　竟然無事隨又派聶功亭軍門士成　帶武衛前軍守護鉄路　兼剿辦拳匪　時有直隸候補道譚文煥及督轅武巡捕徐某二人　屢在裕祿前稱義和拳之神

謂剿辦恐干神怒　不如撫而用之
裕祿夲無卓識　且信邪祟　於是為
譚徐二人所蠱惑　心乃稍動
五月初間　依然亢旱無雨　京津鉄路
被拳匪燒燬不能通　電綫桿亦断
消息為之中絕　此時津地拳匪
日益强横　凡讀洋書之學生及着瘦
小衣服者　皆不敢在街行走　若令
拳匪見之　則指為奸細　揮刀亂刺
見東洋車　亦用刀亂剁　由是改
稱東洋車為太平車　用紅紙書太平
車三字貼在車尾　始得免　總而言
之　凡關涉洋字之物　皆所深忌也
某日　裕祿又將轟軍門電調至津
以備委用　津民皆相罵為轟鬼子
盖因軍門在外痛剿拳匪　不遺餘
力　匪黨乃誣造謠言　謂轟士成與
洋人通氣　曾受洋人賄賂　包打義
和拳　衆口一詞　交相辱罵　由是
軍門竟受不白之冤焉　其裕祿調回
之故　蓋因吏部尚書剛毅　聞轟軍
門剿匪情形　大為不悦　面許於朝
軍門乃被飭　退回蘆台　故裕祿
又調回耳　剛毅信匪特甚　其聞楊
雲峰副戎被害之信　乃曰　不合先
傷義士　蓋稱拳匪為義士也　副戎
雖已畢命　仍擬革去官職　轟軍門
被飭後　竟將其部下力戰之三武弁
拿問進京　且朝中有信匪者　剛
則寵任之　不信者　則痛恨之　故
刑部尚書趙舒翹　夲非信匪者　以
剛之故　乃不敢建言　祇得隨聲附

和　並有端郡王莊親王等　及許多頑固大臣　無不信拳匪為真神下降由是剿匪之命不復聞　雖有言官數人　奏請剿辦　然為衆所格　亦無濟於事　此時津地拳匪　益無忌憚　其在街前行走時　若遇官弁一坐轎者必喝令下轎　騎馬者必喝令下馬　且必脱帽旁立　不從者　則揮刀恐嚇　怒目相加　匪等每謂人曰　如滅洋人　必須將聶士成楊福同任裕昇三人　一併殺死　今楊福同既死　是外洋之勢敗矣　崇信拳匪者　亦同聲附和之　蓋以聶楊任三姓之音　即滅洋人三字之音也任裕昇者　字世平　為前任四門千總　曾與聶軍門合謀剿匪　故亦為人所恨　某日　有武衛軍馬隊數十人　在針市街由西而東行　忽有人云　義和拳來矣　該軍聞信　急轉身跑向西城根而去　又一日　聶軍門騎馬行至河東興隆街　適有拳匪百餘人　結隊而來　一見軍門　揮刀即追　大呼曰　吾等正在尋你今竟遇見　非殺你不可　軍門大恐下馬繞路而逃　蓋因聶軍門曾帶武衛軍攻打拳匪　故拳匪一見該軍即欲痛加殺戮以洩忿　該軍等雖不服　然因上游縱信之故　不敢私與相鬬　祇得引避　即軍門亦祇得隱忍受具侮辱　無可如何　乃崇信拳匪者　聞其逃避之事　則曰　足見義和拳之神力無敵　武衛軍且望

影而逃　不敢相抗　必是該軍攻打
義和拳時　曾受大創　故有今日之
怕耳　一日　有人傳云　西門外某
地方　忽有龎某從空中飛來　問其
從何處到此　曰　從山東　問其曾
行幾日　曰　頃刻間耳　聞者皆驚
為神　而紅寺之壇立　推龎為團首
焉　龎某者　挑水夫也　各家門首
忽從某日多有紅色似血跡者一片
由是謠言四起　謂係教民所抹之
血　或傳云　門有血跡　義和拳法
不上身矣　又云　不過百日即自相
光殺矣　又云　不過七日即起火矣
究不知此不過百日不過七日云云
者　係經誰告之　而乃言者不知其
妄　聞者信以為真　愚民無知　可
恨可恨　又有人傳云　教民向井中
撒毒藥矣　又云　魛魚身上冒藍火
矣　又云　某人買糖一塊喫完即死
矣　紛紛傳說　不一而足　人心大
亂　十五十六十七等日　拳匪傳令
各家　將煙桶用紅紙蒙嚴　不許動
煙火　不許茹葷　三更時在院中向
東南方上供　饅首五個　涼水一碗
銅錢百文　行三拜九叩禮　據云
如起黑風時　即將饅首喫一口　將
涼水飲一口　可免災難　又云　此
饅首與涼水　可喫飲不絶　錢亦越
用越有　受其惑者　皆虔誠備辦
由是各蒸食鋪饅首　銷賣甚多　價
比尋常加倍　並傳令各家　於晚間
用竿高挑紅燈一個　並插一小紅旗

名曰得勝旗　從此每晚家家高挂紅燈　香煙不斷　各處香店　為之一空　獨稱利市

十八日　晚　十二點鐘　西門內　鎮署前　倉門口　三教堂　皆被拳匪焚燒　次日　早　火方熄滅　西門內　鎮署前　兩教堂被焚時　幸未延及左右鄰居　倉門口教堂被焚時　連及其旁並對過民房十餘間　亦付之一炬　匪黨傳云　方焚該教堂時　有對過某姓婦　出門潑穢水　法術被衝　遂殃及　因此被災之家　不恨拳匪　咸罵該婦焉　崇信拳匪者傳云　將焚教堂時　有紅燈照數十個　高起空中　圍教堂轉繞一周　然後義和拳老師　口念咒語用香向門一指　即見火起　並云未焚之前四五日　各教堂有人抬棺材進入其中　不知棺內所藏何物　附近居民鋪戶　咸惴惴有懼心　至該晚　團首楊老師升表　大驚云　城內教堂　曾經教士埋伏地雷　今夜二點鐘必然轟發　遂往焚教堂焉　從內挖出鉄物一個　砲彈一個　謂係地雷炸彈　携往縣署請驗　於是相慶曰　幸有此老師知道　不然天津休矣　有知其實者云　前四五日　有人抬棺材入教堂　皆匪黨所為　蓋自拳匪蠭起　各教堂內教士等　皆往紫竹林避禍　教堂內寂無一人　匪黨知之　遂用棺材藏柴草煤油於其中　抬入教堂院內　偽為

教士布置埋伏也者　其實係伊等預
伏火種也　及是晚　有人見鎮署前
教堂內　似有燈光閃爍　疑有變
急與拳匪送信　遂來焚之　其實教
堂內燈光閃爍者　係匪等約於是晚
舉事　先來一二人　暗入教堂內
以待臨時縱火也　及將焚時　人見
拳匪空手而來　念咒縱火　豈知其
內固自有縱火之人乎　且也拳匪用
香向門一指　而火之起　不在門外
乃在門內　其為貽彩明矣　即鉄
物砲彈　亦係匪等用棺材帶進者
何嘗係地雷　且一地雷所轟　不過
數間房屋之地　即或果係教士所埋
伏　其轟炸當不出教堂內　轟匪乎
抑轟教堂乎　教士必不至愚拙若

是　且砲彈非觸堅處不能炸　豈有
穩置地上　而能自炸之砲彈乎　即
或萬一有地雷轟發時　被觸而炸
然一彈之力　能大於地雷乎　縱謂
地雷炸彈同時轟發　力必不小　然
其力所能及者　周圍亦不過十數間
房屋之地　其能轟盡拳匪以除害乎
能轟盡津民以報怨乎　吾更以知
教士必不出此也　且亦未見其果係
地雷炸彈也　人有見之者　謂係尺
餘長之鐵物　一匪扛之　羣匪隨之
到縣署前　口罵縣令贓官　令其驗
看　縣令懼甚　手足無措　自揣若
果真係地雷炸彈　萬一稍有不慎
致被炸裂　豈不害事　乃囑其不必
扛進　被請匪首入內　坐談片刻

匪首語頗傲慢　謂縣令曰　地面上有此山險之事　何不實力查究　幸被我等算出　不然全城休矣　縣令莫敢誰何　惟有謝過而已　匪首出　羣匪即一擁而去　紛紛擾擾　亦不辨果係何物　夫尺餘長之鐵物　其為地雷乎　抑為炸彈乎　吾莫能得其實也　愚民無知　聞種種荒謬之言　輒深信而不疑　殊可恨　亦殊可笑　自焚此教堂後　拳匪傳令各家　喫白齋三日　並傳諭每晚婦女不許出屋　且不可向院中潑穢水　恐衝犯神仙　致干譴責　婦女若坐轎出門　必須在轎前蒙紅布一方　從轎頂遮至轎簾　不然恐衝破神拳法術　並令各家用黃紙硃書快馬神騎八卦來急八字　貼門旁　人咸遵之

十九日　早　無事可記　午後　有人將天后宮北教堂拆毀　恐燒時連及街鄰也　附近處有某藥鋪　係奉教者所開設　亦同時被搶　房屋亦被拆毀　曲店街懷慶會館　被拳匪硬毀　據云　其中有教民藏匿　隨揪去八人　欲加以匿藏教民之罪　經多人保回　八人中有館主朱健卿在內　匪首謂其既係館主　罪當較重　意欲斬首　有朱之友王俊廷　力為保求　匪首令朱焚香　以卜生死　香火亮者即係好人　否則即為奸細　此拳匪定人生死之法也　而當時各香店之香　銷賣甚多　故不待

暴乾　即行出售　及朱一焚香　因
香尚潮溼　其火不燃　匪首即指為
奸細　不肯釋放　王曰　此係我之
至友　我敢保其係好人　如日後老
師查出實係奸細　請將我亦一併懲
辦．匪首曰　既如此　你亦焚香我
看　王遂將香先在爐中香火上炙乾
然後燃着　用首將香一撚．其光
大亮　匪首曰　你是好人　起來請
坐　我看你面上　即將朱釋放可也
因而朱健卿得慶更生焉　可見拳
匪之指為教民而殺害者　未必皆教
民也　香潮溼　火不亮　則足以殺
其軀而已矣　晚　十二點鐘　三岔
河口望海寺旁教堂被焚　殺奉教者
二人　水師營放空礮數聲　意圖恐

嚇拳匪　洋人知有警　當即預備接
戰　夜　京車鐵路被焚　電綫桿亦
被拆毀　馬家口教堂同時被焚、時
有洋兵數十人　放鎗追趕拳匪　拳
匪四百餘人　合力相攻　洋鎗之聲
徹夜不絕　人人喊殺　聲如鼎沸
拳匪退至新馬路牌坊前　被洋兵擊
傷數人　經人背負逃回　匪黨云
係被逃難之妓女將法術衝破　故受
傷　看熱鬧者　被鎗擊死五六人
洋人無一死傷者　拳匪齊到新馬路
窪中歇息　時看熱鬧人中有一人
身着瘦小衣服　匪竟指為奸細　當
即殺斃　衆刀齊下　屍骸盡碎　衆
匪皆各在死屍上剁一二刀　俾得沾
血槍刀上　及回至壇中　謂人曰

吾等殺死洋人不少　刀上血跡猶存也　聞者信之

按三岔河口教堂　曾於同治九年五月間　被亂民焚燒　惟餘前面　聳然矗立　後面房屋　終未起蓋　今三四年內　始又鳩工修建　碑亭樓閣　煥然一新　不意又遭此刧　後面樓房　復成灰燼　前面矗立如前　由同治九年五月　至今年五月　屆指計之　蓋三十年焉

二十日　早　各處拳匪來津者　千百人　午後　又來紅燈照數人　時有洋人偵探隊數名　探至南門外某地方　見有許多拳匪　在該處駐紮　洋人當即轉身退去　拳匪見洋人來　亦即嘯衆追趕　弗及而還　據云洋人欲放鎗　竟不過火　遂逃去　聞者皆稱其神術　三點餘鐘　海關道署被拳匪碰毀　蓋疑其隱匿　轟軍門故也　關道黃建筦　避住督署中　分府署縣署亦被碰　縣令阮國楨　避住邑紳張少農家　軍械所內所存軍械　任拳匪隨便搶取　洋鎗藥彈　搬運一空　拳匪本痛恨洋字　自是見洋鎗鎗刺　明潔悅目　亦遂各持一桿　以為禦敵之具　然不諳用法　都成廢物　吾惜其器　吾笑其人焉　縣署所有囚禁之犯人　盡被拳匪釋放　琴堂闃寂　囹圄一空　由是人心搖動　各鋪戶皆閉門　市面為之不活　晚　拳匪在西門外地方　殺奉教者一家四人　又在文

昌宮南某地方　殺崔姓夫婦二人
按崔姓夫婦　年已五六十歲　原奉
耶穌教　後又改奉回教　然人皆知
其曾奉耶穌教也　故是晚竟被殺害
有人嘗問拳匪曰　老師搜殺教民
何以即知其為教民而殺之　曰　凡
是奉教者　其腦門皆有一十字　汝
等凡眼不能見　我等一上法　即能
辨別清楚　其實其搜殺之教民　半
由仇殺　半由有人指使耳　夜　拳
匪在河東陳家溝殺武衛軍十餘人
生擒去一人　亦殺死　四更時　有
匪黨沿街喊云　某老師傳下話來了
有一婦人　身着白褂　跨着麵斗
內有小孩死屍一具　該婦人哭三遍
笑三遍　乃是奸細　如遇此婦

即行擒獲　送交壇中發落
二十一日　早　西門外某地方　時姓
家僕婦　被拳匪擒去殺斃　據云
即是哭三遍笑三遍者　新浮橋前有
船三隻　被拳匪焚燒　據云　其船
上有奉教者　又在東浮橋擒殺武衛
軍兵二十餘人　據云　係代洋人埋
伏水雷者　聞者皆深信之　午後
三點鐘　有洋兵四百餘人　乘火車
欲圖北上　行至陳家溝子地方　有
該處拳匪　並守護鐵路之練軍武衛
軍遮阻　不令前行　洋兵開槍擊之
擊傷拳匪數人　練軍武衛軍亦開
槍還擊　洋兵退走　官軍與拳匪合
力前攻　洋兵且戰且退　練軍開礮
遂向紫竹林租界洋樓轟擊　水師

營開礮　送向老龍頭火車站轟擊洋樓車站皆被擊焚　洋人亦開礮還擊　民房誤燬者不少　時黃風大起天日俱暗　兩軍互相攻擊　槍礮之聲　不絕於耳　洋兵敗　是役也洋兵死傷不少　官軍拳匪　亦各有死傷者　各處人民　與官軍拳匪送得勝餅綠豆湯者　絡繹於道　候補道譚文煥　又在直督裕祿前盛稱義和拳之神勇可用　又兼剛毅輩寵信義和拳　不令剿辦　因此裕祿乃収撫拳匪而任用之焉　崇信拳匪者傳云　洋兵到陳家溝時　義和拳聳起而攻之　洋兵欲放槍　竟不過火遂逃去　由是各鋪戶居民　皆用紅紙書義和神團大得全勝八字　貼門

旁　晚　礮聲又起　移時即止　陡頭河東一帶居民　向西方逃難者紛擾途中　扶老携幼　慘不忍覩行至一處　一處盤詰　必須到義和拳壇中　經匪首驗明實非教民　始可放行　其艱苦實難言狀　夜　礮聲不止　居民皆不敢安眠由是各街市恐有土匪趁亂搶掠　奸細暗中放火　因設立鋪民局　以便隨時巡查　邑紳張少農處為總局各處居民　亦皆輪班坐夜　以防不測　行人亦各帶兵器以衛身　從此朝朝夜夜　如坐鍼氈矣　聞是日大沽口礮台失守　守台者為羅鎮軍榮光　其意欲圖恢復　未即來津　並尚未以失守報

二十二日　自早至午　礮聲仍不斷
崇信拳匪者傳云　義和拳與洋人合
仗　洋人不能敵　忽洋人軍隊中有
一婦人赤體立　義和拳法術被衝
不敢前進　午後　東門城樓上　設
大礮一尊　遂向紫竹林租界開放
轟擊洋人樓房　洋人亦開礮還擊
津道署中墜落洋人礮彈三四個　津
道方恭釗大驚　急令人將桅桿鋸斷
　以防洋人認準開礮　東門樓上大
礮止任不放　洋人礮彈亦不復飛來
　時　日暗無光　黃風大起　洋樓
被礮擊焚　火勢甚烈　新馬路房屋
　亦有被焚者　崇信拳匪者傳云
此火皆係義和拳老師用法術所縱
又然紅燈照數人　在東南城角上
用紅扇遙遙煽之　其火愈猛
皆念佛不已　六點鐘　有洋
隊數十人　探至河東娘娘廟地方
匪首曹福田　帶領拳匪數千人　與
練軍合力攻打　洋兵寡不敵衆　遂
逃去　曹福田者　靜海縣之匪首也
　其先喫喝嫖賭　無所不至　其後
習練邪術　以籠絡衆人　衆人惑之
遂推其為團首　近日始到天津　設
壇於西門外呂祖堂內　不忌葷食
不避婦人　在街行走　不令人跪
其衣服　一日之間　更換數次　舉
動實令人莫測　其便服則常着青洋
縐褲褂　一若浪蕩公子者然　壇中
圍椅靠　概用黃緞為之　天津靜
海鹽山慶雲等處拳匪　皆屬其管帶

初到津　即由譚文煥帶領謁見直督裕祿　甚蒙嘉獎　並與以大令一枝　使掌生殺之權　並可調用各兵隊　故其兇狠更較他匪首加倍焉

晚　雲漢漠漠　雨滴滴　東南方紅光燭天　濃煙上出　蓋洋樓火仍未滅也　空中有紅雲一片　照得房上通明　不知何故　或云　兆殺氣也　而匪黨傳云　係洋人所擺之紅殺陣　宜設法破之　夜　甘雨淋漓　通宵不止　天氣涼似深秋　匪黨傳云　此雨乃義和拳老師用法術所降　以破洋人之紅殺陣也　聞者皆歎為神

譚文煥之稱匪為神也　厥有二因　一因信邪　一因貪利　惟其信邪　故目信為神　更慫恿裕祿　亦以真神待之　惟其貪利　故拳匪各壇一切支應　皆為伊所承辦　強支濫取　任意開銷　其所乾沒　殆不可計　裕祿為所惑　遂一任其所為而不問　是日　拳匪與官兵在河東娘娘廟地方將洋人追走　譚又謂義和拳之力為最多　裕祿乃令與拳匪皆挂紅　各用紅洋布數尺　斜披肩頭　並傳諭各軍民　有能生擒洋人者　賞銀若干兩　有能得洋人首級者　賞銀若干兩　義和拳受傷者　賞養傷銀若干兩　死者　賞卹銀若干兩　由是拳匪氣燄　較前更熾　刻下英德美三國　恐大開戰釁　有妨商務　皆高挂白旗　以示不戰　匪首曹福田不容　非一律掃平不可　裕

祿亦逆聽之　英德美三國旅津之商人　皆相對而泣　津郡居民　多因亂向他處逃避　河中船隻　皆滯塞難行　楊柳青鎮河中　經拳匪用船節節攔住　凡有往來之船　皆須搜索一番　以查奸細為名　任意劫掠

且有誣為教民被殺投屍河中者　甚至連殺數人　河水為之變色

二十三日　早　河東又見洋人　槍礮之聲又起　時　雨止天晴　午後水師營又開礮　向老頭龍轟擊　練軍又與洋人戰　攻殺洋兵數人　匪首曹福田　率領衆拳匪　將東車鐵路縱火焚燒　時　兩軍鎗礮之聲

皆止住不復聞　租界洋樓火起　係被礮擊焚者　南門外瑞和成機器磨坊　被拳匪搶掠一空　隨將房屋縱火焚燒　蓋因機器是洋製　故連類及之　由是各街市鋪面有售賣洋貨者　皆用紅紙將招牌上洋字糊上

改寫一廣字　如洋貨鋪則改為廣貨鋪之類　以防拳匪焚掠　即各家日用之物　如洋燈鍾表等類　亦多掩藏不敢用　五點餘鍾　河東又竄來洋兵數十人　娘娘廟　西方菴　並民房數處　皆被縱火焚燒　晚　紅光燭天　槍聲又起　夜　南門城樓上　設大礮一尊　向西開轟擊　其聲震耳　西開者　即新馬路也　大藥王廟西徐家冰窖東　有王某　其父母素奉耶穌教　以賣絨花為生　某因拳匪搜殺教民　恐其父母遭

害　乃與其弟同入拳匪黨內　以圖掩飾其拳教之名　然人因皆知其父母奉教也　是日　忽有拳匪郭三等將其父擒獲殺斃　又將其母從家中揪出　其母大驚失色　急打單手問心求饒　蓋行拳匪禮也　拳匪不聽　揮刀亂剁　遂死焉　並聞某處有甥舅同居者　舅奉教　甥乃入拳匪黨　竟將其舅殺斃　近日嘗有婦女坐轎出門　被拳匪將轎剁碎者　蓋因其未蒙紅布也　並有婦女在街行走　被拳匪將頭面剁破者　以是各家婦女　皆相戒不敢出

二十四日　午前　礮聲又起　有某處某匪首　率領拳匪約數千人來津　午後　礮聲仍不斷　五點餘鐘　河東又起火　有一人被拳匪擒獲　謂係放火者　送交督署發落　晚　礮聲不止　槍聲亦起　夜　鎗礮之聲不絕於耳　近日有人傳云　各家煙桶　須常用紅紙蒙嚴　不然閉不住洋人鎗礮　於是家家皆急將煙桶蒙上　又有人傳云　不可蒙煙桶　若蒙住煙桶　乃是將仙姑之眼蒙上矣　仙姑何能在空中行走　於是家家又皆上房將煙桶上紅紙撕去　又有人傳云　某關帝廟神像　忽滿臉流汗　由是一傳十　十傳百　各關帝廟香火　為之一盛　皆謂為關公助戰云　細詢其故　蓋該廟僧人因廟中香火冷落　餬口無資　乃用冰塊揩置神像冠內　冰化水流　如

出汗然　遂徧散謠言　以顯其神異
　得藉此以獲香資也　自關公助戰
之謠出　於是拳匪有託名為關公附
體者　旋有大覺庵地方拳匪某甲
與某處拳匪某乙　因此爭執　各不
相下　甲謂乙曰　汝係冒充關公
乙謂甲曰　汝係冒充關公　相爭不
能決　乃求斷於某匪　某匪首曰
吾乃是真關公附體　汝等狼崽子
胆敢冒名欺人　該殺　乃揮刀作斬
首狀　甲乙乃不復辯　又大覺菴
小園　河北　三處紅燈照匪　各有
一託名劉金定附體者　劉金定者
小說中之一女角也　實亦並無其人
　又某處有一女子　年十七八歲
據云　曾充紅燈照　忽從某夜失去
　不知何往　數日乃還　其父母疑
之　暗詰所往　該女子曰　吾乃前
往俄國　用法術將其京城燒燬　故
數日始歸耳　此是公事　汝等不可
攔阻　以後如若攔阻　必將汝等用
刀剪刺死　其父母亦遂信之　不敢
阻止　或云　該女子有外遇　藉充
紅燈照以赴約耳　刻下津邑聚集拳
匪甚多　除本津所有數百人不計外
　從青靜滄鹽南慶各州縣　及他處
各鄉邑來者　約有二萬餘人"　因非
出自一處　故裝束亦各不相同　有
在小褂外着一紅色兜肚者　有年已
三四十歲　而各纏一紅辮頂者　尚
有一某處匪首　身着黃綢大褂　在
街行走　怪誕離奇　實不可思議

其名號更多駭人聽聞　竟有名為某皇上者　直督裕祿　刻已繕摺奏報獲勝　大意謂津地官軍拳民　甚屬英勇　可恃一戰等語　愚謂大事之壞　在此一摺也　何則　自從與洋人在河東開戰　洋兵並無大隊　多則數百人　少或數十人　而我軍與拳匪以全力搏之　雖勝不為功也　且攻擊洋人時　皆係官兵在前　拳匪在後相隨　不敢前進　不惟無用　而且於官兵之或進或退　諸多不便　為其累於後也　假如裕祿據實陳奏　庶可破端剛等之愚　而抑頑固諸人之氣　或從此轉禍為福　亦未可知　無如其竟以獲勝報　是適以實端剛等信匪之說　而助頑固諸人之虐也　而拳匪之由此恣橫　更不待言矣　聞有拳匪某　仇殺芥園西居住之督署親兵吳大個全家老幼男女八名口　並同伴親兵一名　初吳有妹　年未及笄　美而豔　一日立戶外　適附近惡少年三五人　過其門　相與品頭評足　嘲笑之　女聞　怒詈　哭而入　吳歸　訊得實持械往尋毆　且將送之官　經父老勸止　使諸惡少負荊請罪焉　拳亂作　惡少入其黨　誣吳為天主教中人　取其父母弟妹並妻與子女盡殺之　遂執吳於督署中　同伴某代為剖白　並縶而殺諸鐵橋北之大胡同中

二十五日　午前　礮聲仍不止　匪首

曹福田　在某處拿獲教民男女三人即在呂祖堂下坡柴廠後殺斃　屍骸暴露　支體不全　慘不忍視　午後礮聲仍不止　西開織布局被礮擊焚　河東又起火　聞有洋兵教民數百人　由北倉南倉一路奔來　洋兵係前次赴京者　至半途為匪所阻不能進　乃與某處被困之教民　同回天津　沿路焚燬四五村　行至穆家莊　及天齊廟地方　獨未擾害被焚者僅兩家　因其院中有鉄道木也　有一人上墻頭出首探視　被鎗擊死　其餘均未遭害　該處婦女多有驚怕投河者　洋人輒救起　曰勿驚怕　不傷汝等　蓋洋人探知穆家莊天齊廟地方　多係回教人居住並無入拳匪黨者　故不肯擾害

當經裕祿撥去官兵五營　與匪首曹福田　率領衆拳匪向北路迎擊　穆家莊天齊廟地方　鎗彈橫飛　洋人勢不能支　當即尋路逃散　亦有死傷者　拋棄穆家莊内鎗礮甚多　北倉　南倉　天齊廟　穆家莊　白廟丁字沽　等處居民　向津地西方逃難者　紛紛不絕　無地可容　多在西大藥王廟前寛敞地方　席地而臥　南至廟前台基下　北至清真北寺前　男女老幼　坐臥殆遍　其情形之慘　實難言狀　附近處回漢兩教居民　施捨食物者甚多　各糧店亦多施捨米麥　以便煑粥充飢　一日之間　所施者多至數石　有古開

圖者 回教人也 見而憐之 更向
各處廣為勸捐錢米 以是各難民
皆未至受飢餓之苦 晚 礮聲仍不
止 夜 礮聲隆隆 震撼天地
二十六日 午前 礮聲止 午後 鎗
礮之聲又起 移時遂止 五點餘鐘
河東又起火 礮聲復起 晚 礮
聲止 鎗聲起 移時鎗聲止 而礮
聲起 夜 北路擊散之洋人 復又
侵來 將西沽粥廠佔據 當經裕祿
撥去官兵三營 前往攻剿 洋人陡
發一排鎗 官兵死傷大半 餘即退
回 洋人追至西沽大街 與官兵相
戰 槍礮之聲 徹夜不絕
是日 西大藥王廟前所有南倉北倉
穆家庄等處之難民 經邑紳黃姓

按每人施給津錢五吊文 皆各移居
他處 聞一日之間所施者 約有數
千吊之譜 誠善舉也
二十七日 將曉 又撥去馬隊千餘人
亦有死傷者 時 槍聲不止 黃
風大起 午後 風愈猛 四點餘鐘
風稍定 而礮聲起 河東小関地
方 突來洋兵數人 居民大譁 洋
兵不知何故 開槍轟擊 死傷者數
十人 六點鐘 風定 礮聲仍不止
時 天氣甚凉 晚 七點鐘 礮
聲止 西沽所有洋人 被官兵阻住
不復前竄 時 風又起 槍礮
之聲不復聞 夜 四點餘鐘 槍聲
又起 移時遂止
丁字沽等處土棍 與穆家庄土棍

前因械鬬有仇　二十五日　洋人到穆家庄　獨未擾害　丁字沽土棍等

欲趁此誣陷穆家庄人民　乃糾集多人　聯名具稟　向督署投遞　稟詞畧謂　洋人到穆家庄時　該處居民皆與洋人餽送食物　且他處皆遭害　該莊獨得保全　顯係與洋人通氣　請將該庄剿洗等語　裕祿曰　餽送食物　無非因惜命而然　其獨未遭害者　是其一方之福　何遂謂與洋人通氣　因將原稟擲還　並未准理

二十八日　自早至午　頗安靜　無槍礮聲　午後　亦安靜無譁　三點餘鐘　河東又起火　北路礮又作響　聞武庫園墻內　藏有許多洋人　官兵攻擊不得手　五點餘鐘　礮聲止　刻有聶軍門所統之武衛軍兵多人皆持器械　向各處搶奪　經匪首曹福田　拿獲二十餘人　皆殺死　並在某處拿獲教民三人　亦殺死　相傳武衛軍因兩三個月未關餉　故肆行搶掠　其實係該軍兵丁　屢被拳匪仇殺　牽訴之於主帥　主帥無如何　故皆不服約束耳　晚　安靜無槍礮聲　河東火仍未滅　夜　亦安靜　二點餘鐘　有武衛軍兵數十人　闖上北牆子　意欲開放槍礮惑亂人心　以便趁勢搶掠　幸被巡夜民團查知　當即合力追散

近數日津郡拳匪　多有潛退不復練者　因法術不可恃　臨陣亦能致死

也　御前花翎侍衛陳國璧　亦回津
募勇助戰
二十九日　早　有洋兵數百名　竄至
錦衣衛橋地方　被官兵擊退　時
武庫圍牆內之洋人亦出戰，移時仍
退回武庫　刻又有某處拳匪數百人
來津　十二點鐘　城南海光寺製造
局木料廠　被洋人用礮擊焚　火勢
甚烈　局內洋鎗子彈銅鐵片等物
被人趁勢搶掠一空　當未擊焚之先
人遠見有洋兵數名　攜小礮一尊
循圍牆上由東而西來　對準製造局
安放礮位　遂連擊數礮　該處並無
官兵　直至將木料廠擊焚　洋兵始
攜礮馳去　午後　礮聲又起　有武
衛軍兵數人　在針市街榮泰恒錢鋪
因換錢口角　陡發一鎗　該錢鋪幾
被搶掠　城守營聞信　恐該兵等入
城滋事　遂將四門盡皆關閉　隨又
有武衛軍兵四人　行至針市街內市
口西　適遇拳匪一夥　當將該兵刺
死一人　生擒去三人　亦殺死　又
在處他擒去數人　亦殺死　並在某
船上拿獲拳教者兄弟三人　一併殺
死　四點餘鐘　窰窪擺渡口　忽從
北來飛礮彈數個　擊死候擺渡者三
人　賣肉餃子者一人　刻文安霸州
匪首王德成　率領拳匪數百人來津
六點餘鐘　礮聲止　西沽某處起
火　煙燄騰空　其勢甚烈　晚　七
點鐘　狂風陡起　黃土漫天　九點
鐘　風稍定　夜　安靜無譁　武衛

軍兵在新浮橋被殺數十人　五更時　武庫內所藏之洋人　将武庫縱火焚燒　乘勢逃走　裕祿當即派官兵前往追擊　一面傳集各水會　與拳匪前往救火　時　鎗聲大起

是日有人在呂祖堂下坡見一死屍　係被匪首曹福田等所殺者　其臂被割去　而将其首級割下　置諸兩股之間　仰身僵卧　慘不可言　彼等以性命為兒戲如此　至其殺人之法　一刀斃命者甚少　多用亂刀齊下　将屍剁碎　其殺戮之慘　直較之淩遲處死為尤甚

三十日　早　武庫火滅　九點餘鐘礮聲起　刻有洋人多名　将焚燬之鐵路挨次修補　午後　鎗礮聲止　風又起　又有某處拳匪數百人來津　內有道士裝束者二人　時　河東棋盤街又竄過洋兵數名　居民大譁　因被擊死數十人　房屋亦有被焚者　同時有洋兵數十名　侵至盧家莊　居民大譁　被擊死者多人　晚　安靜無譁　夜　亦安靜　一點鐘時　有人沿街傳嚷　令各家焚香　謂係改六月為八月　於是家家香火為之一盛　蓋拳匪皆以八月滅洋人為詞　故妄稱更改　近數日各拳匪每在街行走　揮刀舞械　兇惡異常　有問之者曰　老師從何處來　曰　吾從前敵來　吾将洋人殺死多甚　紫竹林尚有幾個洋人　不久亦就完了　聞者竟信以為真　乃交相賀曰

老師大得全勝　拳匪曰　汝等快送大餅豆湯　多加白糖　問曰　向何處送　曰　向壇中送　蓋自拳匪立壇以來　每向各家勒索大餅　不許用鹽　而家家皆樂送之　且必誠心敬意　不敢稍褻　甚至有家無隔宿之糧　而亦虔誠備辦者　為求福也　由是各壇中大餅　皆堆積如山

又嘗有人問拳匪曰　何不快將洋人掃平　曰　時候未到　此句幾成拳匪之口頭禪　自從各處拳匪起　御河中所流死屍　幾於無日無之　大半肢體不全　皆係被拳匪殺害者也　某日有一無頭女屍猶懷抱一小孩死屍　順流而下　見之令人酸鼻

六月初一日　早　鎗聲止　洋人仍修鐵路　係通北京者　刻有匪黨傳云　租界某洋樓上　洋人甚多　有某老師用法術點化　樓上洋人皆自相允殺　死者甚多　又有人傳云　某洋樓上有許多洋人　嘗老師在樓下從腰中掏出青銅錢一把　向樓上一擲　洋人首級　盡皆墮落　又見某樓上有洋人　隨用柴棍向上一揮　洋人首級　亦皆落下　問曰　汝親見否　曰　吾親眼得見　並非虛言　於是皆相信為神　其實並無其事

午後　有人傳云　因聶士成與洋人通氣　曾帶武衛軍攻打義和拳　故洋人一見中國隊中有武衛軍　其鎗皆向空中轟擊　不肯相傷　因此刻下何新畬統領永盛　暗合練軍將武

衛軍號衣穿上　往老龍頭地方與洋人接仗　義和拳在後相隨　洋人遠望來者係武衛軍　其鎗皆向練軍頭項以上轟擊　練軍按鎗不發　急往前侵　距洋人不遠　陡發一排鎗　擊死洋兵不少　其餘洋兵知中計　相率逃回　練軍左右分開　義和拳向前追趕　曹老師曰　且勿追　前有埋伏　隨用法術點化　地中轟出地雷一個　一縷青煙　竟不發響　然後令馬隊與義和拳合力前追　洋兵向城東製造局逃奔　該處早經官兵埋伏地雷　洋兵行至其地　驟然轟發　死亡者無算　其餘紛紛逃竄　追至某村莊而止　凡此一片胡言　毫無憑據　聞者皆深信之　其實今日城東製造局　被洋人佔據　中國兵弁在該處及老頭陣亡者多名　四點餘鐘　河東又起火　晚　十點餘鐘　鎗礮之聲又起　移時遂止　夜安靜　無鎗砲聲　紫竹林某處起火　是日匪首曹福田　曾與各國下一戰書　其文曰　統帶津靜塩慶義和神團曹　謹以大役佈告六國使臣麾下　刻下神兵齊集　本當掃平疆界　玉石俱焚　無論賢愚　付之一炬　奈津郡人煙稠密　百姓何苦受此塗炭　爾等自恃兵强　如不畏刀避劍　東有曠野　堪作戰場　定准戰期　雌雄立見　何必縮頭隱項　為苟全之計乎　殊不知破巢之下可無完卵　神兵到一處　一概不留

爾等六國數十載之雄風　一時喪盡　如願開戰　定准戰期　此文係從拳匪壇中抄來者　聞係靜海縣某文生所擬　彼但知有六國　殊不知其來戰者　實八國也　聞某日　前天津四門千總任裕昇　全家在靜海縣被拳匪殺害　祇留婦女二人未殺　其時任裕昇在天津　因得免　其遭害之由　因其曾在聶軍門手下同辦剿匪事也　其家中所有資財物件　盡被拳匪搶掠　所有任所開設之店鋪　亦被搶一空　其匪首某欲將所得資財物件　擄為己有眾皆不服　時　獨流鎮匪首張德成　方起身來天津　眾匪乃殺某匪首　而來投張德成焉　張德成者　船戶也

初二日　早　安靜無譁　獨流鎮匪首張德成　率領四五千人到津　以北門內小宜門內某姓院為寓所　其手下眾匪　分駐各處　氣燄頗盛　稱為天下第一團　張謂城內有奸細　隨即焚燒民房數處　諭眾人曰　吾在城內安壇　管保城內平安　永不見礮彈　於是饋送大餅者　不乏其人　時　河東又起火　午後　亦安靜　四點餘鐘　忽起極大旋風一陣　黃沙迷目　挾物而行　聲如虎嘯牛鳴　非常怪異　相傳云　此大仙駕風來矣　匪首張德成曹福田並名出示　粘貼鐵橋河東一帶　畧謂初三日與洋人合仗　從興隆街至老龍頭　所有住戶鋪面　皆須一律騰清

不然恐有妨礙等語　六點餘鐘　河東火又起　晚　十點餘鐘　鎗聲又起　移時遂止　夜　安靜　無鎗礮聲　當天津拳匪初起時　闔津學界諸人　曾聯名具禀督署　大意謂邪匪橫行　終釀大禍　宜設法嚴拿等語　乃裕祿優柔寡斷　並不留意　及戰釁已開　又聯名具禀　力爭其非　奈此時督署內外　拳匪充塞　禀詞觸犯忌諱　難以投入　刻下日日在河東相戰　城市街巷　礮彈橫飛　學界諸人見事已至此　無力挽回　乃又聯名具禀　求擇地開仗　並相約於是日往見裕祿　當面懇求　亦卒無益　是日　匪首張德成　赴院署拜謁裕祿　名帖投入　立

刻請進　張則大搖大擺　毫不局縮　裕祿衣冠出迎　頗盡禮貌　入坐相談　張則目帶眼鏡　口含煙袋　指手畫脚　滿口胡云　大爲裕祿所稱許焉　光緒二十五年間　天津突來一窮和尚　蓬頭跣足　遊行街市　肩挑一大木棍　兩端各綑一橫棍　上繫大銅鈴數個　搖搖擺擺　其聲鏗然　嚴冬雪地　亦跣足而行　皆不知其從何處來　是日　該和尚聞張德成來津　乃造門拜訪曰　你纔來耶　張曰　你從何日來的　和尚曰　吾從去年即來津　已將地盤踹好矣　於是讓和尚上首坐　張在下首陪焉　從旁訪問　始知和尚名海乾　爲義和團首領　愚民喜相告曰　洋

人祇怕海水乾　今有海乾和尚出現　是應其言也　洋人必從此滅矣

初三日　午前　頗安靜　午後　亦安靜無譁　四點餘鐘　忽起排槍聲一陣　移時即止　匪首張德成與匪首王德成　因意見不合　並相爭論　王理臣　欲吞洋藥畢命　經勸得免　五點餘鐘　河東又火起　拿獲放火者二名　送交匪首曹福田壇中殺斃　晚　亦甚安靜　十一點餘鐘鎗聲大起　時　電閃閃　風習習　十二點餘鐘　沛然下雨　頃刻即止　夜　一點餘鐘　又下雨一陣　一夜之間　忽下忽止　鎗聲亦忽起忽止

是日馬珊圓軍門玉崑　帶領馬步隊七營到津　駐紮河東　兵皆住於空房內　軍律極其嚴肅　房中有物者不令兵入　亦不准各兵在街上游行　匪首張曹二人　曾出示定於是日與洋人合仗　而是日竟未出戰　據云　因今日是東南風　不利於軍　改日再戰　於是家家皆焚香求西北風焉　其實拳匪皆不敢臨敵　故每託詞為東南風不利　藉以偷安　又傳令各家每日向東南方磕頭　謂可轉東南風為西北風　待西北風一到　即與洋人合大仗

初四日　午前　頗安靜　無鎗礮聲　天仍未晴　午後　亦安靜　天仍未晴　二點餘鐘　下雨一陣　頃刻即止　三點餘鐘　天稍晴　四點鐘

雲開日出　晚　安靜無譁　夜　陰雲密布　鎗聲又忽起忽止
此時已將某處閘門提開　放水內灌
南牆子內汪洋一片　將以扼洋人衝突之路也　愚民相傳云　此天意也　無端來此大水　截斷洋人來路
若非神仙保護　何能如此　於是又將此事歸功於拳匪焉

初五日　午前　微雨滴滴　時頗安靜十一點鐘　雨愈下愈緊　午後　二點鐘　有洋兵數十名　從盧家莊上侵　閘口一帶居民　紛紛逃避　當經官兵前往迎擊　洋兵敗走　而軍並有死傷者　時　雨稍小　四點鐘
雨止　五點餘鐘　匪首曹福田率領拳匪數十人　在北浮橋前船上拿獲奉教者男女九人　帶回壇中殺死　方下船沿岸行走時　道途泥滑
一婦人懷抱小孩觳觫而行　一路已形勞苦　及到壇中　又復身死刀下　可慘可歎　並在四座墳營門內拿獲奉教者十七人　亦皆殺死　時
雨又下　文安霸州拳匪　皆相率回籍　晚　雨忽下忽止　夜　雨亦忽下忽止　然尚屬安靜
是日有張某　路經楊家莊　見道旁有男女屍各一具　刀傷遍體　鮮血淋漓　旁有男女孩各一　猶匍匐該屍身上啼哭　慘不忍覩　張某暗想此二孩將來亦必餓死　遂即攜回家中

初六日　早　天仍未晴　午後　二點

鐘　細雨淋漓　移時即止　拳匪將
盧家莊焚燒　人亦被殺不少　良民
被害者甚多　或謂該庄教民不少
故燒之　三點餘鐘　雨又下　頃刻
即止　四點餘鐘　雲開日出　傳云
　馬軍門與匪首張德成相約曰　你
如真能將洋人鎗礮閉住　吾能立時
平淨洋人　張曰　能　管保閉住六
個時辰　於是各選其能　分路而往
　在河東紫竹林兩處與洋人合仗
鎗聲不斷　拳匪死傷者甚夥　洋兵
官兵亦並有死傷者　六點餘鐘馬家
口起火　晚　雨又下　東方紅光燭
天　蓋馬家口火仍未滅也　八點鐘
雨止　時　電光閃閃　天陰甚沈
雷聲隱隱而起　九點鐘　雨又下

十點鐘　雨止　鎗聲接連不斷　夜
　雨忽下忽止　鎗聲不絕於耳　此
時因天津城垣　破壞殘缺　多有不
能立足之地　急募人役修補　應募
而往者甚多　其修補之法　用蘇袋
裝土　堵塞缺處而已
初七日　早　大雨滂沱　移時即止
七點鐘　礮聲大起　雨又下　愈下
愈大　八點鐘　礮聲止　九點鐘
礮聲又起　十點餘鐘　雨止　十一
點鐘　日光隱隱而出　礮聲止　移
時又起　至十二點鐘　忽起忽止
午後　二點鐘　鎗聲起　三點鐘
天又陰　雨亦隨至　礮聲未止　而
雷聲又起　移時雨如傾盆　沛然而
下　礮聲雷聲　相雜而行　震撼天

地　三點餘鐘　雨止　電光閃閃而
來　四點餘鐘　礮聲止　雨又下
移時即止　五點餘鐘　雨又下　雷
電皆收　晚　十點餘鐘　鎗聲又起
十一點餘鐘　雲漸消而星漸出
十二點鐘　雲又鋪勻　夜　自四更
起　鎗聲接連不斷　天將曉　方止
馬軍門王崑　曾在陳家溝小樹林等
處　新築礮臺數座　洋人屢欲奪佔
故晝夜相戰　每逢陰雨　力戰尤
猛　而馬軍門調度有方　部下兵士
皆能艱苦耐戰　洋人終未得手
於是皆服馬軍門　有勇有謀　是日
劉欽差恩溥到津　招集衆水會　編
結成團　同禦外侮　有一道士赴院
署　稟稱吾名天滅　係武神廟中道
士　因被洋人將廟焚燒　無所棲止
求制台作主等語　裕祿無所處置
乃將匪首張德成請到署中　告知此
事　即令其與道士相見　張問曰
你名天滅乎　曰　然　張曰　同吾
走罷　竟帶至西門外殺斃　將首級
號令　蓋自從義和拳起　皆相謂曰
此天滅洋人也　該道士託名天滅
偽為義和拳中人　將藉以求食　張
知其詐　故殺之　又有一人　在街
見人則勸曰　不可與洋人相戰　凡
拳匪亦勸之　拳匪指為奸細　當即
殺斃　惜未知其名

初八日　早　八點餘鐘　雲開日出
各處居民人等　將鹽坨所屯之鹽
肆行搶掠　官兵莫能阻止　特頗安

靜　無鎗礮聲　午後　一點鐘　天又陰　雨亦適至　雷聲大起　礮聲又相雜其中　幾不辨是雷是礮　其處有洋人埋伏地雷　拳匪行至其上猝然轟發　死者三十餘人　移時雨止　二點鐘　雨又下　二點半鐘大雨滂沱　雷電交作　三點鐘雨如翻江倒海　電如蛇掣龍飛　雷聲轟轟　直如兩敵交鋒　擂鼓助戰　而礮聲亦接連不斷　震動人心時有洋兵多人　乘小火輪船　由海河乘雨上侵　當被呂統領道生　開礮擊退　三點半鐘　雨稍小　四點鐘　雨止　租界洋樓起火　濃煙上冲　混入雲際　傳云　係被張老師用法術所焚　其實係被礮聲擊焚者

移時　雨又微微雨下　鎗聲大起礮聲猶隆隆不絕　南門外某民房被洋礮擊焚　該處居民　皆紛紛冒雨逃避　有某處匪首那某　騎馬行至該處　忽迎面來一礮彈　當被擊斃　五點餘鐘　雷電皆收　晚七點餘鐘　雨止　鎗礮之聲亦止　九點鐘　雲漸消　星月微露　十一點餘鐘　鎗聲又起　有人沿街喊嚷曰張老師往紅樓矣　曹老師往某房矣　於是家家香火　為之一盛　其實並無其事　紅樓者　租界某洋樓名　某房者　即老龍頭火車站曹某處也　十二點鐘　天又陰　鎗聲止夜　四更時　礮聲又起　移時即止　此時因南門外兵力單薄　乃招

集衆雁户　将所用佛郎機鎗排埋
伏諉處　直督裕禄於某日又上一奏
摺　保奏匪首張德成曹福田王德成
韓以禮等　各加考語　或曰年力正
强　志趣向上　或曰均尚可用　自
是各匪首　更驕横無忌
初九日　早　六點鐘　天晴　礮聲大
起　老龍頭火車站　存積洋線甚多
各處居民　多往趁亂搶掠　被鎗擊
斃者不少　有乞丐四人　在河東某
處檢得洋人死屍一具　抬往督署領
賞　當即賞銀若干兩　午後　一點
鐘　礮聲止　傳云　各義和拳皆往
租界與洋人合仗　将洋人鎗礮皆閉
住　殺死洋兵無数　明日即可将洋
人掃淨矣　於是皆歎服義和拳之神

力　晚　月色甚紅　八點餘鐘　天
無雲而星不現　有人喊嚷　令各家
燒香磕頭　香爐底下畫十字　隨又
有人喊云　香爐底下別畫十字　那
是奸細傳的　九點鐘　星光微露
月色仍作紅色　人皆異之　十一點
餘鐘　星滿天　鎗聲起　十二點鐘
雲又漸漸而來　夜　鎗礮之聲
忽起忽止
初十日　早八點鐘　礮聲又起　移時
即止　十二點餘鐘　礮聲又起　午
後　一點鐘　四五處礮聲齊起　四
座墳營門設大礮兩尊　向西開轟擊
震撼天地　洋人亦還礮　皆向各
廟各衙署轟擊　但見有桅桿處　即
行開礮　督署牆被擊二孔　礮彈入

院中　客廳門窗皆炸碎　水師營墻亦擊壞　運署內擊死一人　鼓樓被擊一孔　南門城樓亦被擊壞　西門內外民房　有被擊焚者　隨即撲滅　修補城垣人役皆逃散　行人受傷者不少　居民大驚　四門皆閉　城根居民　亦多逃避者　南頭窰姚家灣宮南宮北金家窰鍋店街估衣街候家後等處　皆見礮彈　皆有被擊傷者　三點鐘　中外礮聲皆止　於是相傳云　義和拳老師將礮閉住矣　真神人也　若非老師神力　天津不保矣　有問之者曰　何以將礮閉住　曰　張老師因洋人開放大礮　勃然大怒　急率人往紫竹林與洋人合仗　方出城　即向東一指曰　閉

而洋人大礮　果止住不響　及與洋人相戰　竟奪得洋礮數尊　殺死洋兵無算　亦有生擒者　現已率衆往紅樓中矣　於是皆驚為神　有知其實者云　當亂飛礮彈之際　城內居民　多往張德成壇中　求其將礮閉住　於是張乃招集衆拳匪　向東門外進發　方出城　適中外之礮　皆住不放　故皆謂為張德成閉住　且亦並未與洋人合仗　何曾有奪洋礮殺洋兵之事　蓋人皆崇信拳匪　無論洋礮開放幾次　但一有止住不放時　即謂為義和拳老師閉住　若果真能閉住　何不於初放時　即令其不響　必待房焚燬　人死傷　開放多時　而後將其閉住　又何貴乎其

能閑也　明理者皆深服其論　而崇信拳匪者則曰　此人是直眼的　按匪黨稱奉教者為直眼的　或呼為二毛子　三點半鐘　鎗礮聲又起　五點餘鐘　止　晚　洋兵又由馬家口上侵　該處官兵遽起迎擊　時　鎗聲大起　九點餘鐘　止　海大道福仙茶園起火　傳云　義和拳老師率人將洋兵擊退　又用法術將洋樓焚燒矣　於是家家香火　為之一盛　拳匪更傳令各人喊嚷紅姑高起　並將大指與中指掐住　右為掐訣　紅姑者　紅燈照也　又傳令各家婦女皆磕頭　或三十六數　或三百三十三數　皆遵之　十二點鐘　槍聲又起　移時即止　夜　槍聲接連不斷

次日將曉　方止

是日某處匪首劉十九　率領衆拳匪由京到津　匪黨傳云　義和拳本是神兵神將　滅洋人本不難　今所以不能掃平者　實因多有不信之人得罪於衆神仙　故法術往往不靈且時候尚未到　刻下與洋人合仗實是謗天而行　待時候一到　洋人自然絕滅矣　又云　不信義和拳之人　老師皆知之　待事定之後　一一查拿　萬不相宥　又云　裕制台尚與義和拳老師平起平坐矣　若非真神下降　何裕制台如此重待　於是街市立談之際　未有敢論拳匪之非者　各拳匪出隊時　前有龍旗一對　大書奉旨神團　亦有書奉天承

運者
十一日 早 八點餘鐘 礮聲起 頃
刻即止 三井洋行被匪首張德成等
率人搶掠一空 欲縱火將房焚燒
街隣恐被連累 極力央求 始罷
薩寶實洋行亦被搶 屋中桌案等件
皆被焚 將該行掌櫃 及其兄弟子
姪共九人 擒去欲殺 經人說合
罰令出銀一萬兩 始得饒命 十
二點鐘 礮聲又起 鹽坨搶鹽者
被官兵拿獲九人 內有一老一幼
皆釋放 其餘七人 皆斬首 午後
一點餘鐘 礮聲仍不止 督署又見
礮彈 擊死親兵九人 海關道署桅
桿急鋸斷 天后宮戲樓後某民房被
擊焚 人有死傷者 金家窑城內等
處 又見礮彈 南頭窑居民行人
又有被擊死傷者 毛家影巷行人
亦有被擊受傷者 二點餘鐘 礮聲
止 三點鐘至四點鐘 礮聲忽起忽
止 五點鐘 礮聲又起 六點餘鐘
鎗聲亦起 七點餘鐘 鎗礮聲皆
止 晚 礮聲又起 頃刻即止 有
人沿街喊云 快向東南方燒香磕頭
老師下去了 十一點鐘 鎗礮之聲
又隱隱而起 十二點餘鐘 鎗聲
接連不斷 夜 鎗聲不絕於耳
洋兵每被擊死 必速即將屍搶回
故終不能知其死傷之人數 其不得
搶回者 多僱中國貧民 為之扛抬
每人抬一次 得津錢二百文 而
窮苦人民 見利則趨 多往為之用

今早有被官兵拿獲者　當即斬首號令　刻下拳匪向縣令索牛数十隻　據云係為踮陣前地雷之用

十二日　早　八點餘鐘　礮聲隆隆　震撼天地　十點鐘　諸礮齊發　愈形驚人　金家窰等處　又見洋人礮彈　十點半鐘　礮聲止　宮北新泰興洋行　被拳匪搶掠一空　搜得髙麗參一箱　其同夥問係何物　曰　此外國燕菜　格致書室與恒慶錢鋪　亦被搶　拳匪搬運物件者　絡繹於途　恒慶銀櫃　亦被抬去　指以示人曰　此中有埋伏　午後　一點鐘　河東又火起　刻下河東陳家溝地方　皆成瓦礫場矣　三點鐘　拳匪数千人　皆向東路進發　據云往紫竹林與洋人合仗　四點鐘　諸礮之聲齊起　聞者股栗心驚　東門内又見礮彈　該處居民　紛紛逃避　衆拳匪皆不敢前進　五點鐘　礮聲止　針市街桐發祥客棧　被拳匪圍住　開鎗向院中轟擊　謂内有奸細　其中所有桌椅　並所存之貨　與團扇壺碗玩物等件　皆僱人用手車運至壇中　從棧内搜出鐵銀櫃一箇　指以示人曰　此係地雷　隨抬至僻静處　砸開櫃門　将銀分取一空　衆紳商憤甚　聯名向督署稟控　裕禄竟置之不理　估衣街播喊洋行亦被拳匪搶掠　六點鐘　礮聲又隱隱而起　移時即止　晚　安静無譁　夜　一點鐘　鎗聲大起　接連

不斷　後半夜　大礮聲起　聞者莫不驚駭　鎗聲仍不斷
有人傳云　某船上有紅燈照居住正在施展法力騰身半空之際　忽聞某處有鑼聲　紅燈照被驚　竟從空中墜落　又有人傳云　某洋樓上有大礮四尊　忽失去二尊　洋人皆驚訝　又云　某洋樓上有大礮　忽將螺絲釘失去　洋人皆守礮而哭　聞者信之　其實皆無其事
十三日　早　六點鐘　礮聲仍不止　鎗聲亦相雜其間　門窗皆震撼　拳匪又往播喊洋行搜索物件　搜得留音機器一具　謂人曰　你們不可要　此中有埋伏　八點餘鐘　鎗礮聲稍定　九點餘鐘　鎗聲又大起　時有洋兵數百名　侵至南門外海光寺東　開放大礮　擊死居民甚多　官兵皆敗回　該處所伏佛郎機鎗排亦不得手　礮彈橫飛　四門皆閉　拳匪見勢不好　即刻還鄉者　紛紛於道　亦有背負行李者　亦有不及攜行李而空身逃走者　南門外一帶居民　爭相逃避　隨經聶軍門督隊迎擊　酣戰良久　洋兵始行退去　人心稍安　聶軍門部下兵士　多不用命　遂即身先士卒　奮臂而前　身受鎗傷十餘處　當場陣亡　崇信拳匪者聞之　曰　該死　並有營官宋占標　亦同歿於陣　此一役也　中外之兵　皆死傷不少　十二點餘鐘　鎗礮聲止　午後　天甚炎熱

三點鐘　官兵又與洋人在租界合仗
　匪首張德成　亦率衆揮刀舞械
瘋鬧一場　時　鎗礮之聲　接連不
斷　拳匪死傷無算　官兵洋兵　亦
並有死傷　兵謂拳匪曰　全因為你
們　教吾們遭這個殃　你們把洋人
勾了來　你們回頭就跑　竟教吾們
費力　晚　九點餘鐘　鎗礮聲止
十點餘鐘　忽起凉風　甚為爽快
夜　有洋兵數百名　又由某處上侵
　鎗礮之聲又起　官兵奮力迎擊
洋兵當即退去
十四日　午前　安静　無鎗礮聲　午
後　亦安静　天甚炎熱　揮汗如雨
　傳云　有韓老師將礮閑住矣　按
彼等所稱之韓老師　即裕祿奏摺中
所稱之韓以禮也　凡遇安静之時
即謂為其老師將鎗礮閑住　可笑
三點鐘　凉風徐起　五點餘鐘　礮
聲又起　移時即止　傳聞西門南機
器甎窰被拳匪焚燒　所有物件皆搶
去　按西門南無此甎窰　當即南門
西機器甎窰廠也　晚　河東與紫竹
林又起火　時頗安静　無鎗礮聲
夜　官兵又與洋人在老龍頭相戕
鎗礮之聲大起　洋兵死傷甚多　官
兵亦傷亡不少　營官陣亡者數名
宋祝三宮保慶　經〇朝廷派為帮辦
北洋軍務大臣　於是日到津　聞宮
保入都〇陛見時　極陳衅端不可輕
開　且言中東之役　僅與日本開衅
　尚不能支　何況今拒八國　重以

軍火不足　臣營子藥　繞敷三戰之用　伏望○聖慈鑒察等語

丁字沽土棍　與穆家庄土棍　素有仇嫌　前曾聯名誣控　未蒙准理　心中愈覺忿恨　是日　午後　丁字沽土棍等　勾結三義廟老君堂梁家嘴姜家井等處拳匪　約千餘人　將穆家庄團住　遠則用洋鎗轟擊　近則用刀劍殘殺　該處居民　無敢抵禦　被焚者數十家　人亦有死者　彼等仍以該處與洋人通氣為詞　意欲剿洗淨盡　藉報私仇　並將回教清真禮拜寺對廳南北講堂焚燒　天津衆回教人聞之　不約而同　約有一二千人　分向各禮拜寺及河中沐浴淨身　欲與衆拳匪一決生死　大有勢不兩立之意　旋有教中老成持重之人　曲意安慰衆人　勿使急躁　謂不如赴督署禀報　隨有由該庄逃出之人　聚有數十名　同赴督署喊控　已蒙准理　或有問匪首曹福田者曰　既是神團　何為助人為惡　曹曰　伊等皆黑團非真團也　按拳匪並無黑團真團之別　彼等凡行劫搶及種種凶惡之事　皆託言係黑團所為　以彌縫其迹　所謂黑團者僞團也　刻下匪首曹福田　在某處購得一妾　與所搶一切細軟物件皆送回家中

十五日　早　六點餘鐘　礮聲又起　七點餘鐘　止　官兵又與洋人在河東合仗　鎗聲大起　官兵奮勇直前

洋兵敗走　官兵亦有受傷者　各處居民　多往前敵與練軍毅軍送白糖餅綠豆湯西瓜冰水等食物　適遇拳匪　問向何處送　民等因衆拳匪祇能吃大餅　不敢臨敵　乃對曰請老師前敵去食　軍兵得此供給皆云　當初甲午一役　渴無水　餓無食　苦不可言　此地人民　皆如此供給食物　我等雖死無恨　故此次與洋人相戰　皆捨命前進　午後天甚乾熱　一點餘鐘　礮聲大起連連不斷　聞者無不心驚　城內落洋人礮彈三十餘個　分府署被擊焚　隨即撲滅　南城墻被擊大窟窿十餘個　西門南見礮彈亦不少　城內外居民皆有被擊死傷者　督署見礮彈二十餘個　水師營望樓被擊燬　金家窰又見礮彈　河北大街　亦見礮彈　逃難人民　男女老幼紛紛紛於道　慘不忍覩　二點餘鐘礮聲止　日昨穆家庄被拳匪圍燒　已經喊控　剋裕祿已派馬巡捕帶領小隊百餘人　用大令將拳匪調回　傳集兩造土棍　帶案候訊　絕不追究拳匪　晚　安靜　無鎗礮聲　夜亦安靜　聞拳匪將雁市地方永明寺內和尚殺死　據拳匪云　該和尚是奸細　曾將白骨塔內所存枯骨　暗地運往黑風口地方去　以為該處洋人破義和拳法術之用　故殺之　其實係因夙嫌所殺

羅鎮軍於大沽口礮台失守後　無力

恢復　當即回津　於是日病故　或謂係因裕祿迫令恢復礮台　鎮軍恢復無力　不得已　吞金而死　今月初二日　闔郡紳商士庶　曾公稟督憲　請擇地開仗　並保商民等語　乃近數日仍在河東開仗　以致城廂內外　礮彈橫飛　於是皆罵裕祿之不諳事　有一紅燈照名黃連聖母者　年三十餘歲　係一頂神看香頭之巫婆也　與其妹名三仙姑者　居住候家後河中鹽船上　用紅洋縐將船四面圍嚴　其初到時　兩岸人民皆焚香跪接　據云　能治鎗傷　應手即愈　其治法用香灰塗抹傷處　謂能止疼收口　故受鎗傷者　多抬往求治　不效　則曰　此人生平有過處

神仙不佑　故不能好耳　一日　用手巾包裹許多小螺絲釘　舉以示人曰　此吾暗從洋人大礮上盜來者　於是皆驚為神　按大礮上螺絲釘無甚小者　該妖婦手巾中之螺絲釘其長皆不足一寸　顯係在鉄鋪購買以欺人者　愚民無知　竟為所惑　殊可笑　亦殊可恨　又一日　有一甲魚在其船前探首水面　黃蓮妖婦曰　此來討封也　封你五百年道行　速往海口將該處把住　不可有誤　於是相傳云　聖母真有來歷　連老龜都來討封　其品位可想而知　裕祿曾將伊請到署中　求其保護　伊則曰　大人不必憂慮　我將洋人大礮上螺絲釘皆盜來矣　裕祿則

曰　求聖母多多保護　其赴督署時乘坐四人轎　前有大旗一對　上書黃蓮聖母保護團七字　每在街上行走　有二三十個男子相隨　皆持洋鎗　其妹三仙姑行走時、亦有二十餘歲之男子数人跟隨　傳諭人等皆須閉目不可看　於是皆敬之為神　焚香跪接焉　又一日有一紅燈照　由針市街經過　亦跟隨許多男子　人皆閉目跪接　不敢仰視　有竊窺之者云　該紅燈照係一十六七歲女子　杏眼桃腮　甚形俊美　其跟隨之男子　亦頗不蠢陋　若富家子然　相傳云　此外尚有一紅燈照名一掃光者　不久即到　此位若來到　洋人即除淨矣　拳匪所搶各物件　皆公然出售　價值甚廉　蓋匪等皆係庄鄉愚民　不知其何貴何賤　大生鐘今值銀二三十兩者　不過一二十吊津錢　即可購得之　然多有不敢購買者　有人傳云　刻下蒙古王帶兵將俄國佔據　日今國京城　亦被紅燈照用法術燒去一半聞者信之

十六日　午前　亦頗安靜　傳聞李傅相鴻章　不久即來津　於是人莫不望其速到　早定安全之策　而崇信拳匪者則不然　午後　二點餘鐘陰雲驟合　雷聲隱隱　乍聞之　疑是礮聲又起　三點鐘　雨方下而又止　電光亦閃閃而來　三點半鐘涼風大起　雷電止　天仍未晴　五

點鐘　礟聲又起　匪首張德成曹福田龐某等　率領衆拳匪向東路進發　口稱係往紫竹林與洋人合仗　五點半鐘　雲開日出　六點鐘　礟聲止　匪首楊某率領拳匪多人　行至肉市口梅家胡同口　忽從東來一武衛軍兵　手持利刀　猛向楊某迎面直刺　楊某急速躲開　衆拳匪齊力捕拿　該兵見勢不好　急避入其舖內　拳匪開鎗轟擊　將該兵從鋪內揪出　迎面一刀　血流遍體　當即綑至壇中殺斃　宮北大獅子胡同仁記洋行　被張德成等搶掠一空　擒去夥計七人欲殺　隨經人央求　罰銀五千兩　得免　晚　頗安靜　有人沿街喊嚷　令合家燒香　磕三十六個頭　不可穿白色褂　十二點餘鐘　鎗礟之聲大起　夜　鎗礟之聲不斷

此時〇朝廷因津亂未已　曾降〇旨着李鴻章調補直隸總督　兼充北洋大臣　故相傳有不久到津之信　近日海口所駐洋兵　除陸續來津數千外　岸上尚有數千人　停泊兵輪二十餘艘　其陸續來津之洋兵　內有英國所募駐守威海之華人　及所屬之印度兵回部兵甚多　而英國之兵　因與特國連年搆兵　所來無幾　其每日與我軍相戰者　獨以日本兵為勇猛云　拳匪攻紫竹林租界　皆不敢前進　嘗謂人曰　洋人現擺一陣　非白大姐不能破　刻已派人迎

請　不日即可來到　待此位一到
自可將洋人掃淨矣　彼等所謂白大
姐者　亦一紅燈照也
十七日　早　五點餘鐘　諸礮齊發
轟擊之聲　如天崩地裂　神鬼皆驚
空中礮彈梭擲　其飛行之聲　遠
者嗚嗚然　如雷巡行　近者如秋令
風吹天棚竹竿　颼颼送響　城廂內
外　幾無不見礮彈之地　各處居民
魂為之失　膽為之碎　耳為之聾
驚怕之極　直如冷水澆背　皆不
知命在何時　須臾之間　所見不下
數百礮彈　居民行人　被擊死傷者
不少　房屋亦有擊燬者　鎗聲亦相
雜其間　接連不斷　其鎗彈飛行之
多　更不待言　六點餘鐘　忽發地

雷兩聲　第一聲已形驚人　第二聲
更如天翻地覆　遙見東北方黑烟滾
滾　上入如天際　聞者眼前發黑　神
魂飄蕩　房屋震撼欲倒　門窗玻璃
多被震碎　土房有被震倒者　有
未倒而土暴如煙者　聞楊柳青鎮其
住窗上玻璃　亦被震碎　其聲之大
可想而知　傳聞此地雷係奸細埋
伏在行宮後宋宮保存火藥處　乘間
燃放　故其聲甚大　蓋連火藥亦轟
發也　或云　此奸細係日本人　有
謂已被拿獲者　有謂即時轟斃者
又練軍營盤　亦發小地雷十數處
此後礮聲稍定　不復連連轟擊矣
城內外扶老攜幼逃難者　紛擾途中
北往南來　亦不知向何處逃避

其家境稔者　多乘船奔往他處　以
尋生路　船價異常昂貴　七點餘鐘
　有洋兵二百餘人　便至城西南隅
廣仁堂後蘆葦地內　當被該處官兵
截住攻打　因兵力單薄　戰時不甚
得手　鎗彈密如雨下　礮聲亦不止
　午後　天甚炎熱　揮汗如雨　一
點餘鐘　礮聲止　鎗聲仍不斷　頃
刻礮聲又起　空中礮彈　屢屢飛行
　南門城樓又被擊焚　南門內湧慶
寺亦被擊焚　時廣仁堂後之洋兵
又來馬隊三百餘人接應　官兵分路
防堵　五點鐘　礮聲止　移時又起
　練軍毅軍由河東等處　分兵前來
接應　當將洋兵擊死多人　官兵亦
多死傷者　陳國璧所募兵勇　攻洋

人後路　擊死洋兵不少　其餘洋兵
　子藥將竭　漸不能支　隨又來洋
兵多人　用車兩輛　裝載子藥　欲
圖接濟　當被陳國璧率人奪來　呈
交督署　復又馳回原處　適遇又來
接應之洋兵　當即迎面截打　擊死
洋兵甚多　宋宮保曾派匪首張德成
曹福田等　率領衆拳匪防堵某處
而彼等皆遁往他處　以避鎗礮　宋
宮保大怒　即刻下令軍中　痛殺拳
匪　於是衆拳匪皆將頭巾腰帶刀槍
棄置於道　奪路逃走　亦有藏在胡
同內　將頭巾腰帶解下　隔墻抛入
人院中者　被殺死者數百人　武衛
軍在西營門外截殺拳匪四五十人
各匪首因貪戀衣物等件　未便遠逃

仍在壇中潛伏　按拳匪不能閉鎗
礟　而能避鎗礟　實屬可笑　晚
七點餘鐘　鎗礟之聲皆止　十點餘
鐘　陰雲密布　電光閃閃　鎗聲又
起　夜　細雨淋漓　五更以後　鎗
礟之聲　陡然大起　甚形驚人　有
日本國兵及某國兵數百人　闖上南
面城牆　開鎗四面轟擊　城廂內外
居民大譁　官兵猝不及防　荒忙
接戰　右營守備宋公春華　陝西人
守城不肯退　遂殉城堞上　官兵
不能支　紛紛譁潰　練軍毅軍　猶
在城外勉强支持　鎗聲接連不斷
洋人在城上一律開放排鎗　令人聞
之　其淒慘實不可言　南門外地方
為險要隘口　戒備最宜嚴密　乃

裕祿調度無方　因洋人常在河東誘
戰　遂在河東一帶　加意防備　而
南門外一帶　不甚留意　惟耿統領
鳳鳴所部二百餘人　在廣仁堂地方
防守　平日之戒備　已甚疏虞　及
是日在該處與洋人合仗　而洋人之
勢　又似不甚勇猛　故官兵之防守
益疏　雖城上亦有兵站守　然皆新
募之水會中人　殊不濟事　洋人乃
乘此搶城焉　攻其無備　兵家要著
洋人得此法耳　或謂津城之破
係由一日本兵　捨身用火藥轟開南
門　而後兵乃闖入　或又謂　係由
許多教民混入城中　至夜乃潛開城
門　衆兵擁入　未知孰說為是　然
其因無備而失　則確鑿無疑

十八日　黎明　鎗聲仍不斷　礮聲亦雜於其間　練軍毅軍不克而退　陳國壁帶領部下隊伍　在大夥巷口及小夥巷口一帶　欲與洋兵為難　並將聚成麵舖內整袋之米麥　全行運去　堵住巷口　以防洋兵竄過　此時城內外人民　逃奔塞路　皆往西北河沿奔走　而大夥巷小夥巷　為由南往北之要路　陳國壁之兵　若與洋兵為敵　則逃難人民　幾不聊生矣　武生李向辰　字星北　大夥巷中最有善名者　曾見及此　遂向陳國壁大聲疾呼　為之痛陳利害　陳國壁始拔隊而北走矣　逃難人民　由是填街塞巷　往北而逃　城西北一帶居民　遂不見鎗礮之彈　於此見李星北君之造福於難民　匪淺鮮也　其由城內向城外奔逃者　紛紛擾擾　羣擁擠於甕城中　在北門內外一帶　被鎗擊死者甚多　有穿紅色衣服之婦女出城時　多被洋人擊死　蓋疑其係紅燈照也　頃刻之間　各國兵皆進城　人心大亂　時鎗聲仍不止　空中鎗彈　颼颼作響　行人皆屈身緣牆根而行　其被鎗擊死者　處處皆是　大街小巷逃難者　呼爹喊娘呼兄喚弟　失兒丟女　其慘實難言狀　回教人皆向清真拜寺內逃難(避)　其不奉回教者　亦多奔入其中　以故各禮拜寺內　人皆擁擠無隙地　六點餘鐘　洋人從北門城樓上開放大礮　向北路轟擊

蓋以擊中國逃兵也　時有日本國兵弁　率領兵等　到西門外追北之清兵南寺前　有二人在寺前立　竟被擊死　當即托鎗擁入寺門　該寺主教高阿衡　印興　字歲亭　順天寶坻人　挺身迎出　洋弁問曰　此中人如此之多　內有義和拳否　高阿衡曰　此中人皆奉回教者　並無義和拳　洋弁問曰　如此多人何為者　高阿衡曰　此皆避難之人　尚祈格外保護　洋弁曰　吾欲募回勇五百名　言畢　將衆人胳膊　挨次捏捏　以驗强弱　衆人股栗變色　經高阿衡跪求兩次　始得免　高阿衡又曰　西方居民人等　皆奉回教無信義和拳者　尚求一體保護　洋弁曰　既如此給你一旗幟插寺頂上　可保無虞矣　言罷　遂派一兵徠升寺頂上　插一日本國旗幟而後去　隨又經英屬之印度軍　俗呼為大西洋者　傳諭回教人　令各家門首皆插小白旗　書寫回教文字　並用白紙寫回教文字　粘貼大門橫坎上　凡教中人　皆須頭戴禮拜帽　於是凡奉回教者　皆遵之　其不奉回教者　亦用白紙求回教人書寫回教文字　貼門坎上　以保平安　亦有將鬍鬚剪齊　以肖回教人者　日本軍據東城　招津民各攜白旗　前往簽字　有寫大日本國西顧人者　亦有寫大日本帝國戶人者　亦有寫順民良民者　由是各家門首　皆插白

旗　行人亦各持白旗焉　各街口皆有洋兵把守　華民身無兵器無紅布者　隨便行走　絕不傷害　北浮橋口　大德福米舖被搶　抬米扛麵者絡繹於途　樂壺洞內各舖　亦陸續被搶　洋人並不攔阻　若一荒跑即開鎗轟擊　有被擊死者　裕祿及道府縣皆逃走　惟看守銀錢所李竟成未逃　匪首張德成　持順民旗出北门而逃　驪某挑水筲一對而遁其餘各匪首　亦易裝而逸　七點餘鐘　細雨淋漓　頃刻即止　九點鐘　微雨滴滴不住　鎗礮之聲皆止運署及津道署庫銀　被土匪與洋人搶掠一空　北门內小宜门內　某姓房被焚　蓋因匪首張德成安壇於此　门旁粘貼義和神團大得全勝字樣　故焚之　並延及大街對面　均付之一炬　文生徐人文字蔚如　大毀巷內人也　聞其被焚之故　遂到各巷知會居民　細為尋覓　凡有拳匪事跡字條者　用水刷去　至數點鐘之久　而大毀巷內外東西一帶皆無拳匪形跡　人心稍安　估衣街舖面皆被搶　所搶綢緞細軟等件多被洋人截留　其餘洋布木器等物則聽其搶去　竹竿巷東口舖面亦有被搶者　午後　三點餘鐘　天晴　中國官兵與洋兵在武庫地方大戰　旋因力不能敵　乃自焚武庫而走　四點餘鐘　北门外耳朵眼胡同內起火　五點餘鐘　城隍廟後起火

六點鐘　北门東　樂壺洞　皆起火　晚　紅光燭天　濃烟四出　夜頗安靜　梆鑼息響　四無人聲　其情景之慘暗　為從來所未有　城外西北隅一帶　素為糧商錢當商匯聚之區　甚為吃緊　武生李星北　文生徐蔚如　因被搶之情形　心甚憂之　乃約出趙君興堂為首　並糾合同志穆壽山　劉朗三　劉溥泉　黃芸孫　王俊亭　劉星五　備辦禮物同往北大関　見日本兵官川島君求保護　沿路為洋兵搁阻搜捋　瀕於險危者屢次　及至大関　而洋兵不許入　幸劉朗三粗通日語　再三禀告　而洋兵持鎗威嚇　遍身搜捋　久之始令入內　面見川島君痛為央告求保護　蒙川島允許　即予以旗幟　並每日派兵護商民焉　並有古君聞圖者　回教人也　略通西語　遇有洋兵向街巷搜索者　即極力防護　告以西方無義和拳　並許以供給食物等項　酬應頗為周至　然其不死於洋兵之手者幾希矣　闻督署内有拳匪總册　皆被洋人得去　有挨處剿洗之信

十九日　早　內市口東慶當被搶　當經洋兵擊死多人　而依然搶掠　不能阻止　午後　城內當舖亦被搶　三點鐘　針市街東口起火　日本兵弁傳諭各水會　急往撲救　日本兵亦協力相助　移時即滅　五點鐘　樂壺洞火又起　日本兵弁人令水會

撲救　其兵亦同壓水激于相助　然
地勢狹窄　不得救　晩　如常安静
　樂壺洞大愈烈　夜　仍安静
二十日　午前　予散歩東行　出肉市
口　至針市街　且無隔数武　即有
一日本兵持鎗坐　各舗戸門首皆插
白旗　氣象愁慘　絶少行人　再東
出針市街口　轉而向南　且道旁死
屍　縦横斜臥　再南至北门外橋上
　且護城河内死屍　盡皆填滿　或
露一頭　或露一足　且之令人酸鼻
　北门兩旁　各立一兵　係華人而
洋装者　或云即係英國所募以駐威
海者也　各托洋鎗　直指行人　故
作轟撃之狀　门旁懸挂日本安民告
示一張　予立而讀之　此時且凡從

城内出者　即被該兵将包袱等件
搜索一番　綢衣首飾　皆被截留
餘則令其携去　城内洋兵甚多　予
不敢入　乃折而西行　且城上洋兵
紛紛如蟻　但就此處而諭　以法
兵為最多　餘則為華人而洋装者
予且行且懼　不敢仰視　行至板橋
胡同　擬從此穿過　仍由針市街而
回　及至胡同中间　且有男女死屍
三具　斜臥於道　不得過　乃又退
出胡同　由他處繞路而還　此一行
也　雖所見情景無多　然其悔暗凄
涼之態　已令人不能忍受　到家後
偶一憶及　猶如有許多死屍　横
列目前　痛定思痛　心傷神喪　数
月之記録　乃至此而止

年六月

〔清〕過元旼輯

廿二史言行略四十二卷

清嘉慶四年刻本

宋儒胡原仲教諸生於功課
餘暇以片紙書古人懿行粘
置壁間俾往來誦習之朱
文公少從原仲學其後選次
名臣言行錄蓋本胡氏之意
而推廣之然所錄止宋朝先
達未能上溯前代也吳門有隱
君子曰過程君楗戶讀史數
十年嘗訪予紫陽書院談
史事本末貫串予心重之今
春董生國華來言過君死
矣篋中文字散落殆盡而

所撰廿二史言行略四十二
卷巋然獨存予索而讀之始
自漢初訖於元末凡名卿鉅
儒立身制行可為後來師法
者略備於是書洵乎擇精而
語詳者矣考亭之錄因人而
述其事此則類其事而以人
之時代為次其義例雖殊要
其樂道人善與古為徒之意
先後若一轍焉過君之故交
謝君安山等將梓其書以傳
其表微篤舊之誼有足嘉者

于攷槃溪而序之
嘉慶己未夏竹汀居士錢大
昕書時年七十有二

廿二史言行略序

余年十九與過兄穆君皆事里中吳始乾先生學爲時文穆君長余七八歲兩人者志相得也暇輒相追從縱譚今古盤礴顛倒而不厭其後穆君棄科舉食貧無聊益自力於讀書余因諸生北遊別且二十年復歸相見余旣摧撞自廢於小官穆君亦鬚髮蒼蒼然白矣間叩其別來所著知有廿二史言行略一書將以屬余爲序然余自到官非有事不輒至家至必公私敦迫不復能與穆君盤礴顛倒如二十年前亦未見其書也日者穆君寄所爲凡例目錄示余以書督問前諾而曰吾窮居二十年多遭拂逆不能無反求於身心其始鈔撮諸史不過多識前言往行默自約飭以期寡過日復一日卷帙增多乃益推而廣之以成四十有二卷要其本指不外於自治而已烏虖如穆君其可謂篤志者乎世之爲史學者不求諸名物度數瑣屑異同則求諸治亂安危之迹摭尋成敗其瑣屑異同者常自附於考訂之家其摭尋成敗者或自詭以經濟之學夫名物度數不可勝窮其異同不可勝辨而經濟非有所藉手不可以見其端唯言行本諸身心而爲治亂安危之所從出古人之學未有無得於身心者今穆君之於是書蒐采極博而一歸於自治使夫讀之者隨其高下淺深窮達之所之而咸有以致其學不誠有合於古聖賢所以立左右史而爲之記言記動之心也哉余於史事

涉之淺於穆君之書無能有所商榷贊助獨本其意爲之序且有慨於二十年來兩人聚散盛衰之故亦以見君雖不得志而著書力學足以自慰余殊對君而有媿也嘉慶三年八月長洲王芑孫序

廿二史言行錄後敘

予之始來吳也嘗從年友竹堂吳先生諮吳之學行誠篤君子不欲以位分拘拘者先生卽爲僂指過君穆君袁君劍峯王君滙川皆以積學敦行稱予因是延劍峯滙川兩君先後爲予效坤授讀而穆君亦猥蒙見訪並懷所撰廿二史言行錄例言示予讀之而竊窺服其用力之勤且經一生之踣頓蹇阨人之所難克堪而志不少衰也穆君不甚嗜飲予嘗欲以杜康解之酒三五行喉間輒欬逆作聲顧謂予曰此積年來之抄書左驗也當其煩歊蒸濕蝱蠅嗜集喝且困而吾不知詹冰滴沍手腳皸瘃單且餒而吾不知抑且門庭落漠情事隔閡鬱怫纆攪之狀日坌聚於前而吾亦不暇知惟手把是編課寫若干字及數且

錄且讀冀以忘憂而已今是書凡四屬藁采自史漢以至於元世家列傳中言行之可爲法者綱以大類條以小類爲卷四十二排比粗畢而吾亦老且憊甚矣予聞而益怦然乃未幾而滙川君告余曰穆君忽已謝人間世矣其遺編有同里董君琹南謝君安山輩謀醵貲付剞劂氏宮詹錢竹汀先生弁其簡端子盍爲述其槪於後予竊惟良史之作自古爲難朱夫子答呂伯恭云史書熱鬧經書冷淡後生心志未定少有不偏向外去者亦當預防此言讀史者不可偏馳於汗漫也今穆君是編別擇矜愼如宋謝嶠五代王殷事毋頗稱善因其晚節墜而削之使

讀者知以全行純德爲準則庶乎以攬史文之博而折之以經義之約殫熱鬧之觀而植之以冷淡之幹揆之朱子多就經中留意之論仍爲合符而伊川所云正則博當則文順則詳者道應在是穆君可謂善用其勤者矣因詮次其語以遺賢子承祖承宗而并請正之竹堂且謐之劒峯滙川共感深疇昔也

前翰林院侍讀原任禮部祠祭司員外郎提督湖北學政張燾

敘

廿二史言行略凡例

言行爲榮辱之主嘉言善行備載諸史取往事以自監循守爲易也是編所錄史事或出或處或體或用不必一致皆足爲言行之法

史記所載周以前事並見經傳久經聖賢論定不應采取秦代無可傳之事明史一書

國朝修定不敢節錄是以所列言行始於漢初終於元末

諸史止采本文不采注解惟三國志裴氏注可補陳氏闕漏照納蘭常氏二十一史文鈔例錄入

諸史事分載紀書表志世家列傳是編專采言行大槩取諸世家列傳

諸史有一人兩書並載者或專錄一書或分錄兩書隨事斟酌不能畫一

諸史鈔錄時皆詳核每人生平事實分條錄出不敢妄加一字應錄文者並錄全篇

每門中分大類若頭緒繁多大類中再分小類便於檢閱諸史前後次序止有大類者就大類編列兼有小類者就小類編列

每條事間有涉及幾門幾類者權其輕重擇最重之門類歸入不復別見於涉及之門類以免紛雜

歷代帝王經法不便與臣庶並列其儲貳事迹及關涉宮闈
者亦倣此例一槩不錄

歷代制度沿革非言行可比凡屬制度胥從闕如

各門類分合不同如陳善閉邪治民之屬陳善閉邪事出於
在朝臣者入輔國門出於守土臣者亦入輔國門內外官
獻替無異自當合錄治民事出於在朝臣者入輔國門出
於守土臣者別入治民門內外官職守各殊自當分錄此
分合之體也

各門類詳略不同如省刑用刑之屬省刑所以恤刑故所載
者詳用刑期于無刑故所載者略此詳略之體也

言行有不能備者如忘身忘家殉國之屬古來忠烈之人何
啻萬計豈能盡列惟錄立志果決遭禍慘酷者百餘事以
示致命捐軀之式非敢云表忠也

言行有不能載者如漢儒之授經宋儒之傳道必統觀各傳
庶明原委不得摘錄致有掛漏

言行有不足采者如宋謝嚼之侍母疾備極勤苦其後卒與
逆謀五代王殷之遵母訓頗爲承順其後終附反臣既虧
忠節即累孝行未可略其終身取其一端其他似此者槩
不率錄

前言往行記載難周分門別類序列未允聊識數條以見鈔
撮是編之大凡固知無當於尙論也

廿二史言行略目錄

卷一
立身門
力學
勤講習　處貧賤　處患難　重典籍
慎涉獵　知體要　戒矜衒　務踐履
卷二
立身門
慎行
畜德　習勤　去欲　攝生
達觀
謹言

改過
受教　省愆
卷三
居家門
家業
家政
卷四
事祖門
侍奉
疾病
死喪
感念
患難
卷五
事父母門
侍奉
營養　致敬　承志　顯親
諫過　遵訓　離別
卷六
事父母門
疾病

卷七
事父母門
死喪
遺憂　守柩　扶柩　營葬
守墓　供祭
卷八
事父母門
感念
追思　遺恨　節哀　保身
繼志　追報　守訓
卷九
事父母門

患難
隨從 訪求 救護 殉親
報仇 雪恨 遺恨 家難
卷十
事父母門
嫡母
繼母
養母
庶母
爲本族後
爲異姓後

卷十一
正室門
婚娶
敬禮
死喪
繼娶
置妾
卷十二
敎子孫門
垂訓
勵學 勵行
遺安
戒財利 戒仕宦
死喪
置嗣
娶子婦
敎女
卷十三
友兄弟門
愛敬

佽助 訓誨 報德 釋嫌
卷十四
友兄弟門
疾病
死喪
患難
兄弟妻
兄弟子女
姊妹
卷十五

睦親族門
惇敍
收恤　訓誨　報德　釋嫌
卷十六
睦親族門
疾病
死喪
患難
遠利
遠勢

卷十七
待師弟門
事師
受業　報恩
訓弟子
尊道　設教　周濟
卷十八
交友門
裁量
契合

接待　釋嫌　周濟　訓誨　報德
卷十九
交友門
疾病
死喪
患難
遠利
遠勢
絕交
待客

爲客
卷二十
處衆門
寬厚
接待　釋嫌　周濟　訓誨　報德
卷二十一
處衆門
疾病
死喪
患難

遠利
遠勢
馭奴僕
奴僕
處盜賊
卷二十二
筮仕門
進身
定志略 務學術 審時勢 絕營求
重禮節 量才能 知退讓
去位
止足 明哲

致仕
免官
辭封
辭贈
卷二十三
隱居門
尚志
避亂
卷二十四

盡職門
尊君
盡禮 掩過 道訓 不欺
不專
敬事
憂責任 重言責 重官守 勤職分
知體統 慎建白 避聲勢 謹泄漏
卷二十五
盡職門
忘身
奉公 臨難
忘家
奉公 臨難

殉國
全節 死節
卷二十六
輔國門
陳善閉邪
論祥瑞 論災異 勉鄉道 勉親攻
戒獨斷 戒欲速 戒更張 戒矜伐
戒女色 戒供御 戒宮室 戒遊畋
卷二十七
輔國門

治民

典利 平賦 除弊 除害

施惠 救災 救荒

理財

戒營求 戒進奉 戒積聚 戒用度

典化

重典籍 重學校 敦風紀 旌道德

謹祭祀 禁邪說

卷二十八

輔國門

用人

寬薦舉 嚴薦舉 寬選試 嚴選試

寬任使 嚴任使 重聽納 重職分

重除代 重禮遇 重奉祿 重終養

重守制 重錄功 重旌忠

審官

寬督察 嚴檢御

待吏

卷二十九

輔國門

治軍

嚴武備 慎武事 撫將士 馭將士

明刑

息獄 斷獄 雪冤 省刑

恤囚 布赦 用刑 慎赦

理工

卷三十

輔國門

約束宦寺

弭變

弭盜

化導 懲治

服叛

綏靖 控制 招撫

服遠

綏靖 控制 招撫

輯亂

卷三十一

輔國門

事儲貳宗室

慎交結 謹調護

卷三十二

居位門

重慎

耐官職 慎舉動 崇品望 謹禮法

禁家屬 處鄉里

謙退
讓功　避名　戒驕
廉潔
安清儉　戒侵漁　戒貪惏　讓奉賜　卻餽遺
明達
篤厚
報德　釋嫌　行義

卷三十三
事上官門
循分
盡敬　守職　釋嫌　効力
忘勢
避禍

卷三十四
處同僚門
和衷
濟事　敦誼　代任　釋嫌　息爭
無黨

卷三十五
接下屬門

優遇
敬待　委用　釋嫌　加惠
督過
待吏
寬容　制御
待士
禮遇　審察

卷三十六
治民門
興利
農桑　水利　權量　城郭宮室　道路橋梁
平賦
均額　緩徵　免稅　寬役
除弊
除害
禁侵奪　禁制服
施惠
濟生　治病　恤死

卷三十七
治民門

救災

旱 蝗 水 火 地震

卷三十八

救荒

治民門

興化

重學校 敦風紀 禮賢才 旌道德 謹祭祀 禁邪說

卷三十九

治民門

明刑

息獄 斷獄 雪冤 省刑 恤囚 布赦 用刑 慎赦

卷四十

治民門

戢勢家

戢姦民

弭變

弭盜

化導 懲治

戡亂

驅除禽獸

卷四十一

治軍門

嚴武備

慎武事

撫將士

馭將士

卷四十二

愛物門

戒殺

全生

廿二史言行略卷一

長洲[illegible]輯

[library seal]

立身門

力學

勤講習

董仲舒以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董仲舒不觀於舍園其精如此董仲舒相膠西王疾免居家至卒終不治產業以修學著書爲事（史記儒林傳）

于定國少學法爲廷尉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漢書于定國傳）

魯丕性沈深好學孳孳不倦遂杜絕交游不荅侯問之禮士友常以此短之而丕欣然自得遂兼通五經以魯詩尚書教授爲當世名儒後歸郡爲督郵功曹所事之將無不師友待之（後漢書魯恭傳）

宋均父伯建武初爲五官中郎將均以父任爲郎時年十五好經書每休沐日輒受業博士通詩禮善論難（後漢書宋均傳）

朱穆壯耽學銳意講誦或時思至不自知亾失衣冠顛隊阬岸其父常以爲專愚幾不知數馬足穆愈更精篤（後漢書朱暉傳）

樂恢好經學事博士焦永永爲河東太守恢隨之官閉廬精誦不交人物後永以事被考諸弟子皆以通關被繫恢獨皦然不汚於法遂篤志爲名儒（後漢書樂恢傳）

崔駰博學有偉才盡通古今訓詁百家之言善屬文少游太學常以典籍爲業未遑仕進之事時人或譏其太元靜將以後名失實駰擬揚雄解嘲作達旨以荅焉（後漢書崔駰傳）

仇覽入太學時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與覽比宇賓客盈室覽常自守不與融言融觀其容止心獨奇之乃謂曰與先生同郡壤鄰房牖今京師英雄四集志士交結之秋雖務經學守之何固覽乃正色曰天子修設太學豈但使人游談其中高揖而去不復與言後融以告郭林宗林宗因與融齎刺就房

謁之遂請留宿林宗嗟歎下牀爲拜（後漢書仇覽傳）

魏應少好學建武初詣博士受業閉門誦習不交僚黨京師稱之（後漢書魏應傳）

張元遷陳倉縣丞清淨無欲專心經書方其講問迺不食終日及有難者輒爲張數家之說令擇從所安諸儒皆伏其多通著錄千餘人（後漢書張元傳）

戴封年十五詣太學師事鄮令東海申君申君卒送喪到東海道當經其家父母以封當還豫爲娶妻封暫過拜親不宿而去還京師卒業（後漢書戴封傳）

虞溥父祕爲偏將軍鎮隴西溥從父之官專心墳籍時疆埸閱

武人爭視之溥未嘗寓目晉書虞溥傳
潘京弱冠郡辟主簿太守趙廞甚器之爲州所辟舉秀才到洛
尚書令樂廣共談累日深歎其才謂京曰君天才過人恨不
學耳若學必爲一代談宗京感其言遂勤學不倦晉書潘京傳
柳世隆進安南將軍尋授後將軍尚書右僕射不拜世隆性愛
涉獵啟太祖借祕閣書上給二千卷南齊書柳世隆傳
韋愛虛室獨坐遊心墳素而埃塵滿席寂若無人値天子出遊
南苑邑里諠譁老幼爭觀愛獨端坐讀書手不釋卷梁書韋愛傳
臧盾幼從徵士琅邪諸葛璩受五經通章句璩學徒常有數十
百人盾處其間無所狎比璩異之歎曰此生重器王佐才也

梁書臧盾傳
李業興博涉百家爲中外府諮議參軍業興愛好墳籍鳩集不
已手自補治躬加題帖其家所有垂將萬卷覽讀不息多有
異聞諸儒服其淵博魏書李業興傳
呂思禮除安東將軍都官尚書兼七兵殿中二曹事思禮好學
有文才雖務兼軍國而手不釋卷晝理政事夜則讀書令蒼
頭執燭燭燼夜有數升周書呂思禮傳
盧思道聰爽俊辯通侻不羈年十六遇中山劉松松爲人作碑
銘以示思道思道讀之多所不解於是感激閉戶讀書師事
河間邢子才後思道復爲文以示劉松松又不能甚解思道

乃喟然歎曰學之有益豈徒然哉因就魏收借異書數年之
間才學兼著隋書盧思道傳
王瞻年六歲從師時有伎經門過同業皆出觀瞻獨不視習業
如初南史王宏傳
王筠七歲能屬文及長清靜好學仕爲尚書殿中郎累遷太子
洗馬中舍人後爲中書郎太子家令司徒左長史出爲臨海
太守後歷祕書監太府卿度支尚書司徒左長史太子詹事
筠少擅才名其自序云余少好抄書老而彌篤雖遇見瞥觀
皆即疏記後重省覽懽興彌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自年十
三四建武二年乙亥至梁大同六年四十載矣幼年讀五經

皆七八十遍愛左氏春秋吟諷常爲口實廣略去取凡三過
五抄餘經及周官儀禮國語爾雅山海經本草並再抄子史
諸集皆一遍未嘗倩人假手並躬自抄錄大小百餘卷不足
傳之好事蓋以備遺忘而已筠自撰其文章以一官爲一集
自洗馬中書中庶吏部左佐臨海太府各十卷尚書三十卷
凡一百卷行於世南史王曇首傳
王錫幼而警悟與兄弟受業至應休散輒獨留不起精力不倦
致損右目南史王彧傳
袁粲幼孤祖哀之名之曰愍孫少好學有清才隨伯父洵爲吳
郡擁弊衣讀書足不踰戶其從兄顗出遊要愍孫愍孫輒稱

疾不動南史袁湛傳
張率十二能屬文常日限爲詩一篇或數日不作則追補之稍進作賦頌至年十六向作二千餘首時陸少元家有父澄書萬餘卷率與少元善遂通書籍盡讀其書南史張裕傳
齊宗室鈞性好學善屬文常手自細書寫五經部爲一卷置于巾箱中以備遺忘賀玠問曰家自有墳素復何須蠅頭細書別藏巾箱中荅曰巾箱中有五經於檢閱既易且一更手寫則永不忘南史衡陽元王道度傳
陸澄少好學博覽無所不知行坐眠食手不釋卷南史陸澄傳
陸倕少勤學善屬文於宅內起兩茅屋杜絕往來晝夜讀書如此者數歲所讀一徧必誦於口嘗借人漢書失五行志四卷乃暗寫還之略無遺脫南史陸慧曉傳
賀革受業精力不怠有六尺方牀思義未達則横臥其上不盡其義終不肯食南史賀瑒傳
邱仲孚少好學讀書常以中宵鐘鳴爲限南史邱靈鞠傳
陶宏景年四五歲恒以荻爲筆畫灰中學書及長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爲深恥南史陶宏景傳
李繪六歲便求入學家人以偶年俗忌不許遂竊其姊筆牘用之未踰晦朔遂通急就章內外以爲非常兒及長儀貌端偉神情朗儁舅邢晏每與言歎其高遠曰若披烟霧如對珠玉

宅相之寄良在此甥北史李靈傳
王劭少沈默好讀書後遷祕書少監劭自志學暨於暮齒篤好經史遺略世事用思既專性頗恍忽每至對食閉目凝思盤中之肉輒爲僕從所噉劭弗之覺唯責肉少數罰廚人廚人以情白劭劭依前閉目伺而獲之廚人方免笞辱其專固如此北史王慧龍傳
薛道衡專精好學每搆文必隱坐空齋蹋壁而臥聞戶外有人便怒其沈思如此北史薛辯傳
祖瑩年八歲能誦詩書十二爲中書學生耽書父母恐其成疾禁之不能止常密於灰中藏火驅逐僮僕父母寢睡之後燃火讀書以衣被蔽塞牕戶恐漏光明爲家人所覺由是聲譽甚盛內外親屬呼爲聖小兒尤好屬文後以文學見重常語人云文章須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蓋譏世人好竊他文以爲已用北史祖瑩傳
郎茂七歲誦騷雅十五受詩易三禮及元象刑名之學又受三傳尋言至忘寢食家人恐成病常節其燭及長以博學稱北史郎基傳
柳蚪年十三便專精好學時貴游子弟就學者竝車服華盛唯蚪不事容飾徧受五經略通大義兼涉子史雅好屬文北史柳蚪傳

信都芳少明算術兼有巧思每精心研究或墜坑坎常語人云算歷元妙機巧精微我每一沉思不聞雷霆之聲其用心如此 北史信都芳傳

蕭復太子太師嵩之孫新昌公主之子父衡太僕卿駙馬都尉少秉清操其羣從兄弟競飾輿馬以侈靡相尚復衣澣濯之衣獨居一室習學不倦非詞人儒士不與之遊 舊唐書蕭復傳

李磎博學多通登進士第乾寧初爲相磎聚書至多手不釋卷時人號曰李書樓 舊唐書李鄘傳

張文琮好自寫書筆不釋手子弟諫止曰吾好此不爲倦 新唐書張文瓘傳

狄仁傑爲兒時門人有被害者吏就詰衆爭辨對仁傑誦書不置吏讓之答曰黃卷中方與聖賢對何暇偶俗吏語耶 新唐書狄仁傑傳

柳仲郢母韓善訓子故仲郢幼嗜學嘗和熊膽丸使夜咀嚥以助勤長工文及進士第累遷太平節度使仲郢嘗手鈔六經司馬遷班固范曄史皆一鈔魏晉及南北朝史再又類所鈔它書凡三十篇號柳氏自備旁鈔仙佛書甚衆皆楷小精眞無行字 新唐書柳公綽傳

畢諴蚤孤夜然薪讀書母邺其疲奪火使寐不肯息通經史工辭章 新唐書畢諴傳

歐陽詢初倣王羲之書後險勁過之因自名其體尺牘所傳人以爲法高麗嘗遣使求之嘗行見索靖所書碑觀之去數步復返及疲乃布坐至宿其傍三日乃得去其所嗜類此 新唐書歐陽詢傳

褚無量刻意墳典家濱臨平湖有龍出人皆走觀無量尙幼讀書若不聞衆異之 新唐書褚無量傳

愼知禮幼好學歷工部侍郎知禮自幼至白首歲讀五經周而後止每開卷必正衣冠危坐未嘗少懈焉 宋史愼知禮傳

魯宗道少孤鞠于外家諸舅皆武人頗易宗道宗道益自奮勵讀書舉進士爲尙書禮部侍郎祥源觀使 宋史魯宗道傳

趙安仁通經傳以文藝稱爲御史中丞尤嗜讀書所得祿賜多以購書時閱典籍手自讎校三館舊闕虞世南北堂書鈔惟安仁家有本眞宗命內侍取之嘉其好古手詔褒美尤知典故凡近世典章人物之盛悉能記之 宋史趙安仁傳

陳彭年父省躬鹿邑令彭年幼好學母惟一子愛之禁其夜讀書彭年篝燈密室不令母知舉進士在場屋間頗有雋名嘗因京城大酺跨驢出游構賦自東華門至闕前已口占數千言彭年爲兵部侍郎所得奉賜惟市書籍 宋史陳彭年傳

梁顥父文度早世顥養於叔父王禹偁始與鄉貢顥依以爲學嘗以疑義質于禹偁禹偁拒之不答顥發憤讀書不期月復

有所質禹僻大加器賞 宋史梁顥傳
狄遵度少頴悟篤志於學每讀書意有所得卽仰屋瞑視人呼之弗聞也好爲古文著春秋雜說多所發明有集十二卷 宋史狄棐傳
張詛好學不事產業既孤諸父使督耕隴上他日往視之見閱書於樹下怒其不親穡事詬辱之詛謂其兄曰若不就學於外素志無成矣遂潛詣洛陽龍門書院名聞都下 宋史張去華傳
麥策幼孤厲志好學宗族初不加禮因決意渡江與姚鉉同學於廬州舉進士拜工部侍郎 宋史麥策傳
范仲淹子純仁八歲能講所授書皇祐元年進士第仲淹門下

多賢士如胡瑗孫復石介李覯之徒純仁皆與從游晝夜肄業至夜分不寢置燈帳中帳頂如墨色 宋史范純仁傳
杜常折節學問常跨驢讀書驢嗜草失道不之覺觸桑木而墮額爲之傷中進士第崇寧中至工部尚書龍圖閣學士知河陽軍 宋史杜常傳
李載少苦學隆暑讀書置足于水雖得疾不舍去登進士第歷光祿卿提舉仙源觀 宋史李載傳
謝深甫少頴悟刻志爲學積數年不寐夕則置餅水加足於上以警困怠 宋史謝深甫傳
牟子才少從其父客陳咸咸張樂大宴子才閉戶讀書若不聞見者咸異之 宋史牟子才傳
楊泰之少刻志於學臥不設榻幾十歲 宋史楊泰之傳
江休復彊學博覽爲文淳雅尤善於詩進士起家爲桂陽監藍山尉騎驢之官每據鞍讀書至迷失道家人求得之 宋史江休復傳
徐積登進士第積自少及老日作一詩爲文率用腹藁口占授其子 宋史徐積傳
室昉幼謹厚篤學不出外戶者二十年雖里人莫識其精如此 遼史室昉傳
耶律良讀書醫巫閭山學既博將入南山肄業友人止之曰爾無僕御驅馳千里縱聞見過人年亦垂暮今若卽仕已有餘

地良曰窮通命也非爾所知不聽留數年而歸 遼史耶律良傳
粱肅自幼勤學夏夜讀書往往達旦母葛氏常滅燭止之 金史粱肅傳
闊里吉思篤於儒術築萬卷堂於私第日與諸儒討論經史性理陰陽術數靡不該貫 元史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傳
吳澄生三歲頴悟日發教之古詩隨口成誦五歲日受千餘言夜讀書至旦母憂其過勤節膏火不多與澄候母寢燃火復誦習九歲從羣弟子試鄉校每中前列既長於經傳皆通習之知用力聖賢之學 元史吳澄傳
曹元用幼嗜書一經目輒成誦每夜讀書常達曙不寐父憂其

致疾止之輒以衣蔽窗默觀之始以鎮江路儒學正考滿游
京師久之拜中奉大夫翰林侍講學士兼經筵官元史曹元用傳
張養浩年方十歲讀書不輟父母憂其過勤而止之養浩晝則
默誦夜則閉戶張燈竊讀山東按察使焦遂聞之薦爲東平
學正元史張養浩傳
許謙甫能言世母陶氏口授孝經論語入耳輒不忘稍長肆力
於學立程以自課取四部書分晝夜讀之雖疾恙不廢既乃
受業金履祥之門履祥語之曰士之爲學若五味之在和醯
醬既加則酸鹹頓異子來見我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
學無以感發子耶謙聞之惕然居數年盡得其所傳之奧元史

許謙傳
侯均積學四十年羣經百氏無不淹貫旁通釋老外典每讀書
必熟誦乃已嘗言人讀書不至千徧終於己無益故其答諸
生所問窮索極探如取諸篋笥名振關中學者宗之元史蕭𣂏傳

處貧賤

兒寬通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兒寬貧
無資用常爲弟子都養及時時間行傭賃以給衣食行常帶
經止息則誦習之史記儒林傳
路温舒父爲里監門使温舒牧羊温舒取澤中蒲截以爲牒編
用寫書稍習善求爲獄小吏因學律令轉爲獄史縣中疑事
皆問焉太守行縣見而異之署決曹史又受春秋通大義漢書路温舒傳
朱買臣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艾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
且誦書漢書朱買臣傳
王尊少孤歸諸父使牧羊澤中尊竊學問能史書年十三求爲
獄小吏數歲給事太守府問詔書行事尊無不對太守奇之
除補書佐署守屬監獄久之尊稱病去事師郡文學官治尚
書論語略通大義漢書王尊傳
匡衡父世農夫至衡好學家貧庸作以供資用尤精力過絕人漢書匡衡傳

承宮少孤年八歲爲人牧豕鄉里徐子盛者以春秋經授諸生
數百人宮過息廬下樂其業因就聽經遂請留門下爲諸生
拾薪執苦數年勤學不倦經典既明乃歸家教授後漢書承宮傳
鄭元少爲鄉嗇夫得休歸常詣學官不樂爲吏父數怒之不能
禁遂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
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
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迺西入關因涿郡盧植
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
貴元在門下三年不得見迺使高業弟子傳受於元元日夜
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元善算迺召見於

樓上元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元自遊學十餘年迺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後徵爲大司農以病自乞還家經傳洽孰稱爲純儒 後漢書鄭元傳

王充少孤到京師受業太學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後歸鄉里屏居教授仕郡爲功曹以數諫爭不合去充好論說始若詭異終有理實以爲俗儒守文多失其眞乃閉門潛思絕慶弔之禮戶牖牆壁各著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 後漢書王充傳

馮良出於孤微少作縣吏年三十爲尉從佐奉檄迎督郵即路慨然恥在斯役因壞車殺馬毀裂衣冠乃遁至犍爲從杜撫學妻子求索蹤迹斷絕後乃見草中有敗車死馬衣裳腐朽謂爲虎狼盜賊所害發喪制服積十餘年乃還鄉里志行高整非禮不動遇妻子如君臣鄉黨以爲儀表 後漢書周燮傳

荀悅年十二能說春秋家貧無書每之人間所見篇牘一覽多能誦記性沈靜尤好著述 後漢書荀淑傳

陳寔少爲縣吏嘗給事廝役後爲都亭刺佐而有志好學坐立誦讀縣令鄧邵試與語奇之聽受業太學 後漢書陳寔傳

吳祐父爲南海太守祐年二十喪父居無檐石而不受贍遺常牧豕於長垣澤中行吟經書遇父故人謂曰卿二千石子而自業賤事縱子無恥柰先君何祐辭謝而已守志如初 後漢書吳祐傳

郭太字林宗家世貧賤早孤母欲使給事縣廷林宗曰大丈夫焉能處斗筲之役乎遂辭就成皋屈伯彥學三年業畢博通墳籍善談論美音制 後漢書郭太傳

符融少爲都官吏恥之委去後遊太學師事少府李膺膺風性高簡每見融輒絕它賓客聽其言論融幅巾奮褎談辭如雲膺每捧手歎息 後漢書符融傳

衛颯家貧好學問隨師無糧常傭以自給 後漢書衛颯傳

黃昌本出孤微居近學官數見諸生修庠序之禮因好之遂就經學 後漢書黃昌傳

趙曄少嘗爲縣吏奉檄迎督郵曄恥於廝役遂棄車馬去到犍爲資中詣杜撫受韓詩究竟其術積二十年絕問不還家爲發喪制服曄卒業迺歸 後漢書趙曄傳

侯瑾少孤貧依宗人居性篤學恆傭作爲資暮還輒爇柴以讀書常以禮自牧獨處一房如對嚴賓焉 後漢書侯瑾傳

范冉少爲縣小吏年十八奉檄迎督郵冉恥之乃遁去到南陽受業於樊英又遊三輔就馬融通經歷年乃還 後漢書范冉傳

逢萌家貧給事縣爲亭長時尉行過亭萌候迎拜謁旣而擲楯

歎曰大丈夫安能爲人役哉遂去之長安學通春秋經（後漢書逢萌傳）

高鳳少爲書生家以農畝爲業而專精誦讀晝夜不息妻嘗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鷄時天暴雨而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流麥妻還怪問鳳方悟之其後遂爲名儒（後漢書高鳳傳）

邴原十一而喪父家貧早孤鄰有書舍原過其旁而泣師問曰童子何悲原曰孤者易傷貧者易感夫書者必皆具有父兄者一則羨其不孤二則羨其得學心中惻然而爲涕零也師亦哀原之言而爲之泣曰欲書可耳答曰無錢資師曰童子苟有志我徒相教不求資也於是遂就書一冬之間誦孝經

論語自在童齓之中嶷然有異及長金玉其行游學求師原舊能飲酒自行之後八九年間酒不向口單步負笈苦身持力（魏志邴原傳注）

吉茂好書不恥惡衣惡食而恥一物之不知（魏志常林傳注）

闞澤家世農夫至澤好學居貧無資常爲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既畢誦讀亦遍追師論講究覽羣籍兼通歷數由是顯名（吳志闞澤傳）

劉寔少貧苦賣牛衣以自給然好學手約繩口誦書博通古今（晉書劉寔傳）

劉智少貧窶每負薪自給讀誦不輟以儒行稱（晉書劉寔傳）

楊方少好學有異才初爲郡鈴下威儀公事之暇輒讀五經鄉邑未之知內史諸葛恢見而奇之待以門人之禮由是始得周旋貴人間（晉書賀循傳）

葛洪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貿紙筆夜輒寫書誦習以儒學知名性寡欲無所愛翫不知碁局幾道摴蒲齒名尋書問義不遠數千里崎嶇冒涉期於必得太安中石冰作亂吳興太守顧祕爲義軍都督討之祕檄洪爲將兵都尉攻冰破之遷伏波將軍冰平洪不論功賞徑至洛陽欲搜求異書以廣其學後爲句漏令止羅浮山優游閑養著述不輟（晉書葛洪傳）

范汪少孤貧六歲依外家庾氏年十三喪母及長好學外氏家

貧無以資給汪乃廬于園中布衣蔬食然薪寫書寫畢誦讀亦遍遂博學多通善談名理（晉書范汪傳）

車允博學多通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照書以夜繼日焉（晉書車允傳）

王育少孤貧爲人傭牧羊每過小學必歔欷流涕時有暇即折蒲學書忘而失羊爲羊主所責育將鬻己以償之同郡許子章聞而嘉之代育償羊給其衣食使與子同學遂博通經史子章以兄之子妻之爲立別宅分之資業（晉書王育傳）

徐苗家貧晝執鉏耒夜則吟誦遂爲儒宗（晉書徐苗傳）

崔亮家貧傭書自業時隴西李沖當朝任事亮從兄光往依之

謂亮曰安能久事筆硯而不往託李氏也彼家饒書因可得學亮曰弟妹飢寒豈可獨飽自可觀書於市安能看人眉睫乎光言之於沖沖召亮與語甚奇之迎為館客 魏書崔亮傳

王韶之家貧好學嘗三日絕糧而執卷不輟家人誚之曰困窮如此何不耕答曰我常自耕耳 南史王韶之傳

孫康起部郎貧常映雪讀書清介交遊不雜 南史范雲傳

傅昭六歲而孤為外祖所養十歲於朱雀航賣歷日雍州刺史袁顗見而奇之顗嘗來昭所昭讀書自若神色不改顗歎曰此兒神情不凡必成佳器 南史傅昭傳

江革詣太學補國子生齊吏部郎謝朓雅相欽重朓嘗行還過

候革時大寒雪見革弊絮單席而耽學不倦嗟歎久之乃脫其所著襦并手割半氈與革充臥具而去 南史江革傳

沈峻家世農夫至峻好學師事宗人沈麟士在門下積年晝夜自課睡則以杖自擊其篤志如此 南史沈峻傳

孔子袪少孤貧好學耕耘樵採常懷書自隨役閑則誦讀勤苦自勵遂通經術尤明古文尚書 南史孔子袪傳

鄭灼家貧抄義疏以日繼夜筆毫盡每削用之常蔬食講授多苦心熱若瓜時輒偃臥以瓜鎮心起便讀誦其篤志如此 南史鄭灼傳

袁峻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鈔寫自課日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止 南史袁峻傳

任孝恭精力勤學家貧無書常崎嶇從人假借每讀一遍諷誦略無所遺 南史任孝恭傳

江泌少貧晝日斫屧為業夜讀書隨月光光斜則握卷升屋睡極墮地則更登 南史江泌傳

顧歡家世寒賤父祖並為農夫歡獨好學年六七歲知推六甲家貧父使田中驅雀歡作黃雀賦而歸雀食稻過半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鄉中有學舍歡貧無以受業於舍壁後倚聽無遺忘者夕則然松節讀書或然糠自照及長篤志不倦聞吳興東遷邵元之能傳五經文句假為書師從之受業同郡

顧愷之臨縣見而異之遣諸子與游及孫憲之並受經焉年二十餘更從豫章雷次宗諮元儒諸義於剡天台山開館聚徒受業者常近百人 南史顧歡傳

沈麟士居貧織簾誦書口手不息鄉里號為織簾先生嘗苦無書因游都下歷觀四部畢乃歎曰古人亦何人哉歸鄉講經教授從學士數十百人各營屋宇依止其側麟士無所營求以篤學為務負薪汲水并日而食守操終老讀書不倦遭火燒書數千卷年過八十耳目猶聰明以火故抄寫火下細書復成二三千卷滿數十篋時人以為養身靜嘿所致 南史沈麟士傳

雷紹九歲而孤有膂力善騎射年十八給事鎮府嘗使洛陽見

京都禮義之美還謂同僚曰徒知邊備尚武以圖富貴不謂文學身之寶也生世不學其猶冗處何所見焉遂逃歸辭母求師通孝經論語北史雷紹傳

李鉉家素貧常春夏務農冬乃入學用心精苦曾三秋冬不畜枕每睡假寐而已以鄉里寡文籍來游京師讀所未見書北史李鉉傳

劉晝少孤貧愛學伏膺無倦常閉戶讀書暑月唯著犢鼻褌恨下里少墳籍便杖策入都知鄴令宋世良家有書五千卷乃求為其子博士恣意披覽晝夜不息還舉秀才策不第乃恨不學屬文方復緝綴辭藻言甚古拙求秀才十年不得發憤

撰高才不遇傳書每言使我數十卷書行於後世不易齊景之千駟也北史劉晝傳

劉焯聰敏沉深弱不好弄劉智海家素多墳籍焯就之讀書向經十載雖衣食不繼晏如也遂以儒學知名北史劉焯傳

崔廓少孤貧母賤由是不為邦族所齒初為里佐屢逢屈辱於是感激逃入山中遂博覽書籍多所通涉山東學者皆宗之北史崔廓傳

崔從少孤貧隱太原山中會歲饑拾橡實以飯講學不廢新唐書崔融傳

裴休方兒童時兄弟偕隱家墅晝講經夜著書終年不出戶有饋鹿者諸生共薦之休不食曰疏食猶不足今一啖肉後何以繼新唐書裴休傳

陽城好學貧不能得書求為吏隸集賢院竊院書讀之晝夜不出戶六年無所不通及進士第隱中條山歲饑屑榆為粥講論不輟新唐書陽城傳

陸龜蒙少高放通六經大義尤明春秋多所論撰雖幽憂疾痛貲無十日計不少輟也文成竄槀篋中或歷年不省為好事者盜去得書熟誦乃錄讎比勤勤朱黃不去手所藏雖少其精皆可傳借人書篇秩壞舛必為輯褫刊正樂聞人學講論不倦新唐書陸龜蒙傳

王紹宗少貧狹嗜學工草隸客居僧坊寫書取庸自給凡三十年庸足給一月即止不取贏人雖厚償輒拒不受新唐書王紹宗傳

馬懷素貧無資晝樵夜輒然以讀書遂博通經史新唐書馬懷素傳

呂向彊志于學每賣藥即市閱書遂通古今新唐書呂向傳

鄭虔元宗愛其才為置廣文館以虔為博士虔善圖山水好書常苦無紙於是慈恩寺貯柿葉數屋遂往日取葉肄書歲久殆遍嘗自寫其詩并畫以獻帝大署其尾曰鄭虔三絕新唐書鄭虔傳

李行簡家貧刻志於學讀六經每至夜分寒暑不易又聚木葉學書筆法遒勁宋史李行簡傳

張方平少穎悟絕倫家貧無書從人假三史旬日即歸之曰吾已得其詳矣凡書皆一閱不再讀宋綬蔡齊以爲天下奇才(宋史張方平傳)

陸佃居貧苦學夜無燈映月光讀書(宋史陸佃傳)

張守家貧無書從人假借過目輒不忘(宋史張守傳)

汪應辰五歲知讀書屬對應聲語驚人多識奇字家貧無膏油每拾薪蘇以繼晷從人借書一經目不忘(宋史汪應辰傳)

王昭素少篤學不仕常聚徒教授以自給博通九經兼究莊老尤精詩易(宋史王昭素傳)

雷淵父思名進士仕至同知北京轉運使淵庶出年最幼諸兄

不齒父歿不能安於家乃發憤入太學衣弊履穿坐榻無席自以跣露恒兀坐讀書不迎送賓客人皆以爲倨其友商衡每爲辯之且賙卹焉後從李之純遊遂知名登詞賦進士甲科後遷翰林修撰(金史雷淵傳)

劉煥就學天寒擁糞火讀書不怠(金史劉煥傳)

王磐從學于鄢城客居貧甚日作糜一器畫爲朝暮食擢經義進士第授歸德府錄事判官不赴自是大肆力於經史百氏文辭宏放浩無涯涘受業者常數百人(元史王磐傳)

王思誠七歲從師授孝經論語即能成誦家本業農其祖佑訴家人曰兒大不敎力田反敎爲迂儒邪思誠愈自力弗懈後從學中進士第拜通議大夫國子祭酒(元史王思誠傳)

贍思博極羣籍除祕書少監贍思家貧饘粥或不繼其考訂經傳常自樂也(元史贍思傳)

趙宏毅少好學家貧無書傭於巨室晝則爲役夜則借書讀之或閔其志但使總其事而不役焉(元史趙宏毅傳)

處患難

伏生故爲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亾漢定伏生求其書亾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敎

于齊魯之閒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敎矣(史記儒林傳)

黃霸守丞相長史坐公卿大議廷中知長信少府夏侯勝非議詔書大不敬霸阿從不舉劾皆下廷尉繫獄當死霸因從勝受尚書獄中再踰冬積三歲迺出(漢書黃霸傳)

竇章少好學有文章永初中三輔遭羌寇章避難東國家於外黃居貧蓬戶蔬食躬勤孝養然講讀不輟太僕鄧康聞其名請欲與交章不肯往康以此益重焉是時學者稱東觀爲老氏臧室道家蓬萊山康遂薦章入東觀爲校書郎(後漢書竇融傳)

杜林少好學沈深家既多書又外氏張竦父子喜文采林從竦

受學博洽多聞時稱通儒王莽敗林拘於隗囂光武徵拜侍御史京師士大夫咸推其博洽河南鄭興東海衛宏等皆長於古學興嘗師事劉歆林既遇之欣然言曰林得興等固諸矣使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及宏見林闇然而服濟南徐巡始師事宏後皆更受林學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 後漢書杜林傳

張霸子楷字公超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常百人賓客慕

之自父黨夙儒偕造門焉車馬塡街徒從無所止黃門及貴戚之家皆起舍巷次以候過客往來之利楷疾其如此輒徙避之家貧無以爲業常乘驢車至縣賣藥足給食者輒還鄉里隱居宏農山中學者隨之所居成市後華陰山南遂有公超市性好道術能作五里霧時關西人裴優亦能爲三里霧自以不如楷從學之楷避不肯見桓帝卽位優遂行霧作賊事覺被考引楷言從學術楷坐繫廷尉詔獄積二年恒諷誦經籍作尙書注後以事無驗見原還家 後漢書張霸傳

桓榮少學長安貧窶無資常客傭以自給精力不倦十五年不窺家園至王莽篡位乃歸莽敗天下亂榮抱其經書與弟子逃匿山谷雖常飢困而講論不輟建武二十八年爲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三十年拜爲太常榮初遭倉卒與族人桓元卿同飢戹而榮講誦不息元卿嗤榮曰但自苦氣力何時復施用乎榮笑不應及爲太常元卿歎曰我農家子豈意學之爲利乃若是哉 後漢書桓榮傳

劉般宣帝之元孫也般數歲而孤獨與母居王莽敗天下亂太夫人聞更始卽位乃將般俱奔長安會更始敗復與般轉側兵革中西行上隴遂流至武威般雖尙少而篤志修行講誦不怠其母及諸舅以爲身寄絕域死生未必不宜苦積若此

數以曉般般猶不改其業 後漢書劉般傳

崔瑗爲郡吏以事繫東郡發干獄獄掾善爲禮瑗閒考訊時輒問以禮說其專心好學雖顚沛必於是 後漢書崔駰傳

荀爽幼而好學年十二能通春秋論語太尉杜喬見而稱之曰可爲人師爽遂耽思經書慶弔不行徵命不應爽拜郎中棄官去後遭黨錮隱於海上又南遁漢濱積十餘年以著述爲事遂稱爲碩儒 後漢書荀淑傳

陳紀遭黨錮發憤著書數萬言號曰陳子 後漢書陳寔傳

包咸於東海界爲赤眉賊所得遂見拘執十餘日咸晨夜誦經自若賊異而遣之 後漢書包咸傳

阮禧京兆人世單家少好學初平中三輔亂禧南客荆州不以荒擾擔負經書每以採梠餘日則誦習之（魏志王朗傳注）

劉芳父邕兗州長史芳出後伯父遜之邕同劉義宣之事身死彭城芳隨伯母房逃竄青州入梁鄒城慕容白曜南討青齊梁鄒降芳北徙爲平齊民時年十六南部尚書李敷妻司徒崔浩之弟女芳祖母浩之姑也芳至京師詣敷門崔恥芳流播拒不見之芳雖處窮窘之中而業尚貞固聰敏過人篤志墳典晝則傭書以自資給夜則讀誦終夕不寢至有易衣併日之弊而澹然自守不汲汲於榮利不慼慼於賤貧乃著窮通論以自慰焉芳常爲諸生傭寫經論筆迹稱善卷直以一縑歲中能入百餘匹如此數十年賴以頗振芳後爲太常卿（魏書劉芳傳）

劉峻父琁之峻生朞月而琁之卒宋泰始初魏剋青州峻時年八歲爲人所略爲奴至中山中山富人劉寶愍峻以束帛贖之教以書學魏人聞其江南有戚屬更徙之代都居貧不自立與母並出家爲尼僧既而還俗峻好學寄人廡下自課讀書常燎麻炬從夕達旦時或昏睡爇其鬚髮及覺復讀其精力如此齊永明中奔江南自以少時未開悟晚更厲精明慧過人苦所見不博聞有異書必往祈借崔慰祖謂之書淫於是博極羣書文藻秀出（南史劉懷珍傳）

沈璞累遷淮南太守元凶弒立見殺子約十三而遭家難潛竄會赦乃免既而流遇孤貧篤志好學晝夜不釋卷母恐其以勞生疾常遣減油滅火而晝之所讀夜輒誦之遂博通羣籍善屬文（南史沈約傳）

徐伯珍少孤貧學書無紙常以竹箭箬葉甘蕉及地上學書山水暴出漂溺宅舍村鄰皆奔走伯珍累牀而坐誦書不輟（南史徐伯珍傳）

裴漢聰敏好學嘗見人作百字詩一覽便誦少有宿疾恆帶虛羸借人異書必躬自錄本至于疾彌年亦未嘗釋卷（北史裴寬傳）

樊深弱冠好學負書從師於河西魏永安中隨軍征討以功累遷中散大夫孝武西遷深父保周被害深避難改易姓名遊學於汾晉間後爲人所告囚送河東周文平河東以深爲博士深性好學老而不怠朝暮還往常據鞍讀書至馬驚墮地損折支體終亦不改（北史樊深傳）

劉仁軌少貧賤好學值亂不能安業每動止畫地書空寓所習卒以通博聞（新唐書劉仁軌傳）

楊希閔生而失明令諸弟讀經史一歷耳輒不能忘屬文善緘尺趙普守西洛府中牋疏皆希閔所爲有集二十卷（宋史楊克讓傳）

韓丕父杲晉開運中爲曲陽主簿契丹攻城陷沒焉母改適他

氏丕幼孤貧有志操讀書于驪山嵩陽通周易禮記爲人講說常有山林之志家雖甚貧處之晏如年長學文舉進士擢給事中工部侍郎充使館修撰知滁州加禮部 宋史韓丕傳

胡旦少有儁才博學能文辭舉進士第一爲祠部郎中已而失明以秘書省少監致仕遷秘書監旦喜讀書既喪明猶令人誦經史隱几聽之不少輟 宋史胡旦傳

馬伸爲成都郫縣丞常平使者孫俟薦于朝崇寧初范致虛攻程頤爲邪說下河南府盡逐學徒伸詣西京法曹欲依頤門以學因張繹求見十反愈恭頤固辭之伸欲休官而來頤曰時論方異恐貽子累子能棄官則官不必棄也曰使伸得聞

道死何憾況未必死乎頤歎其有志進之自是公暇雖風雨必日一造忌娼者飛語中傷之弗顧卒受中庸以歸 宋史馬伸傳

完顏陳和尚試補護衛轉奉御從兄斜烈行壽泗元帥府事奏陳和尚自隨詔以充宣差提控佩金符斜烈辟太原王渥爲經歷陳和尚天資高明雅好文史自居禁衛日人以秀才目之至是渥授以孝經小學論語春秋左氏傳略通其義軍中無事則窗下作牛毛細字如寒苦之士斜烈落帥職例爲總領屯方城陳和尚隨以往方城鎮防軍葛宜翁妻訟陳和尚以故陳和尚繫獄陳和尚聚書獄中讀之 金史完顏陳和尚傳

范承吉好學問屬遼季盜賊起雖避地未嘗廢書 金史范承吉傳

重典籍

謝僑嘗一朝無食其子啟欲以班史質錢答曰寧餓死豈可以此充食乎 南史謝宏微傳

劉苞少好學能屬文家有舊書例皆殘蠹手自編緝筐篋盈滿 南史劉勔傳

盧稣少好學居貧屋漏恐溼墳典乃舒被覆書書獲全而被大溼 南史邱巨源傳

臧榮緒惇愛五經謂人曰昔呂尚奉丹書武王致齋降位李釋教誡並有禮敬之儀因甄明至道乃著拜五經序論常以宣尼庚子日生其日陳五經拜之 南史臧榮緒傳

常景少聰明及長有才思雅好文章自少及老耽好經史愛翫文詞若遇新異之書殷勤求訪或復質買不問價之貴賤必以得爲期 北史常爽傳

吳兢勵志勤學博通經史爲恒王傅兢家聚書頗多嘗目錄其卷第號吳氏西齋書目 舊唐書吳兢傳

柳仲郢家有書萬卷所藏必三本上者貯庫其副常所閱下者幼學焉 新唐書柳公綽傳

蕭德言晚節學愈苦每開經輒祓濯束帶危坐妻子諫曰老人何終日自苦答曰對先聖之言何復憚勞 新唐書蕭德言傳

敬會眞善老子每啟篇先薰盥乃讀 新唐書康子元傳

張平爲鹽鐵使平好史傳徵時遇異書盡日翫玩或解衣易之及貴聚書數千卷宋史張平傳

孫抃六世祖長孺喜藏書號書樓孫氏宋史孫抃傳

李常少讀書廬山白石僧舍既擢第留所抄書九千卷名舍曰李氏山房宋史李常傳

愼涉獵

秦宓李權從宓借戰國策宓曰戰國從橫用之何爲權曰仲尼嚴平會聚衆書以成春秋指歸之文故海以合流爲大君子以博識爲宏宓報曰書非史記周圖仲尼不采道非虛無自然嚴平不演海以受淤歲一蕩淸君子博識非禮不視今戰

國反覆儀秦之術殺人自生亾人自存經之所疾故孔子發憤作春秋大乎居正復制孝經廣陳德行杜漸防萌預有所抑是以老氏絕禍於未萌豈不信邪成湯大聖覩野鳥而有獵逐之失定公賢者見女樂而棄朝事若此輩類焉可勝陳道家法曰不見所欲使心不亂是故天地貞觀日月貞明其直如矢君子所履洪範記災發於言貌何戰國之誦權乎哉蜀志秦宓傳

杜瓊爲左中郎將大鴻臚太常學業入深初不視天文有所論說後進通儒譙周常問其意瓊答曰欲明此術甚難須當身視識其形色不可信人也晨夜苦劇然後知之復憂漏泄不如不知是以不復視也蜀志杜瓊傳

高允博通經史天文術數遷中書侍郎加建武將軍領著作郎允雖明於歷數初不推步有所論說唯游雅數以災異問允允曰昔人有言知之甚難既知復恐漏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雅乃止魏書高允傳

阮孝緒武帝禁畜讖緯孝緒兼有其書或勸藏之答曰昔劉德重淮南祕要適爲更生之禍杜瓊所謂不如不知此言美矣客有求之答曰己所不欲豈可嫁禍於人乃焚之南史阮孝緒傳

權會少受鄭易始盡幽微詩書二禮文義該洽兼明風角妙識元象追修國史監知太史局事後遷國子博士會參掌雖繁

教授不闕貴游子弟慕其德義者或就其宅或寄宿隣家晝夜承間受其學業會欣然演說未嘗懈怠雖明風角元象至於私室都不及言學徒有請問者終無所說每云此學可知不可言諸君並貴游子弟不由此進何煩問也唯有一子亦不授此術北史權會傳

李元愷善天步律歷性恭愼未嘗敢語人新唐書李元愷傳

趙延義曾祖省躬通數術父溫珪事蜀王建爲司天監每爲建占吉凶小不中輒加詰責溫珪臨卒戒其子孫曰數術吾世業然吾仕亂國得罪而幾死者數矣子孫能以佗道仕進者不必爲也五代史趙延義傳

司馬光拜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光於學無所不通惟不喜
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 宋史司馬光傳
范鎭舉進士拜銀青光祿大夫鎭學本六經口不道佛老申韓
之說 宋史范鎭傳
陸九齡補郡學弟子員聞新博士學黃老不事禮法慨然嘆曰
此非吾所願學也遂歸家講學益力 宋史陸九齡傳
邢敦精於術數詢以休咎者多不之語 宋史邢敦傳
知體要
庾峻爲博士時重莊老而輕經史峻懼雅道陵遲乃潛心儒典
晉書庾峻傳

劉柳歷尙書左右僕射時右丞傅迪好廣讀書而不解其義柳
唯讀老子而已迪每輕之柳云卿讀書雖多而無所解可謂
書簏矣時人重其言 晉書劉喬傳
虞預好學有文章除散騎常侍領著作預雅好經史憎疾元虛
晉書虞預傳
劉敏元厲已修學不以險難改心好星歷陰陽術數潛心易太
元不好讀史常謂同志曰誦書當味義根何爲費功於浮辭
之文易者義之源太元理之門能明此者卽吾師也 晉書劉敏元傳
王承遷中書黃門侍郎兼國子博士時膏腴貴遊咸以文學相
尙罕以經術爲業惟承獨好之發言吐論造次儒者在學訓

諸生述禮易義 梁書王承傳
裴子野少好學善屬文後爲員外郎子野爲文典而速不尙靡
麗制多法古與今文體異當時或有詆訶者及其末翕然重
之或問其爲文速者子野答云人皆成於手我獨成於心 南史裴松之傳
庾子輿五歲讀孝經手不釋卷或曰此書文句不多何用自苦
答曰孝德之本何謂不多 南史庾域傳
王僧孺年五歲初讀孝經問授者曰此書何所述曰論忠孝二
事僧孺曰若爾願常讀之 南史王僧孺傳
沈洙少方雅好學不妄交游通三禮春秋左氏傳精識强記五

經章句諸子史書問無不答梁大同中學者多涉獵文史不
爲章句而洙獨積思經術 南史沈洙傳
沈不害通經術善屬文雖博綜經典而家無卷軸每製文操筆
立成曾無尋檢汝南周宏正常稱之曰沈生可謂意聖人乎
南史沈不害傳
韋師初就學始讀孝經捨書而歎曰名教之極其在茲乎 北史韋瑱傳
徐遵明幼孤好學年十七師王聰一年便辭聰師事張吾貴休
膺數月乃私謂友人曰張生名高而義無檢格凡所講說不
愜吾心請更從師遂與田猛略就孫買德受業一年復欲去

之猛略謂遵明曰君年少從師每不終業如此用意終恐無成遵明乃指其心曰吾今知眞師所在矣正在於此遵明後教授門徒海內莫不宗仰北史徐遵明傳

崔元暐有學行拜檢校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兼知都督事後貶授白州司馬卒元暐少時頗屬詩賦晚年以爲非己所長乃不復搆思唯篤志經籍述作爲事舊唐書崔元暐傳

韓愈生三歲而孤養於從父兄愈自以孤子幼刻苦學儒不俟獎勵大曆貞元之間文士多尙古學效楊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儒林推重愈從其徒遊銳意鑽仰欲自振於一代洎舉進士投文於公卿間故相鄭餘慶頗爲

之延譽由是知名於時舊唐書韓愈傳

富嘉謨吳少微皆知名時天下文章尙徐庾浮俚不競獨嘉謨少微本經術雅厚雄邁人爭慕之號吳富體嘉謨少微並爲左臺監察御史已而嘉謨死少微方病聞之爲慟亦卒新唐書尹元凱傳

張昭始十歲能誦古樂府詠史詩百餘篇未冠徧讀九經盡通其義處儕類中緩步闊視以爲馬鄭不已若也後至贊皇遇程生者專史學以爲專究經旨不通今古率多拘滯繁而寡要若極談王霸經緯治亂非史不可因出班范漢書十餘義商榷乃授昭荀紀國志等後又盡得十三史五七年間能馳騁上下數千百年事宋史張昭傳

尹洙以儒學知名舉進士爲起居舍人直龍圖閣知潞州貶監均州酒稅卒洙博學有識度自唐末歷五代文格卑弱至宋初柳開始爲古文洙與穆修復振起之其爲文簡而有法宋史尹洙傳

陳從易爲左司郎中知制誥初景德後文士以雕靡相尙一時學者鄉之而從易獨守不變與楊大雅相厚善皆好古篤行時朝廷矯文章之弊故並進二人以風天下宋史陳從易傳

王埜登進士第仕潭時帥眞德秀一見異之延致幕下遂執弟子禮德秀欲授以詞學埜曰所以求學者義理之奧也詞科

惟強記者能之德秀益器重之宋史王埜傳

徐霖年十三有志聖人之道取所作文焚之研精六經之奧探績北儀心傳之要宋史徐霖傳

程頤爲管勾西京國子監加直祕閣頤嘗言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爲器物吾得而用之介胄之士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爲天地間一蠹唯綴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爾於是著易春秋傳以傳於世宋史程頤傳

王當幼好學博覽古今嘗舉進士不中退居田野歎曰士之居世苟不見其用必見其言遂著春秋列國名臣傳五十卷人

競傳之元祐中蘇轍以賢良方正薦調龍遊縣尉蔡京知成都舉爲學官當不就其後京相當遂不復仕當於經學尤邃易與春秋皆爲之傳得聖人之旨居多又有經旨三卷史論十二卷兵書十二篇宋史王當傳

林光朝聞吳中陸子正嘗從尹焞學因往從之游自是專心聖賢踐履之學通六經貫百氏言動必以禮四方來學者亡慮數百人南渡後以伊洛之學倡東南者自光朝始然未嘗著書惟口授學者使之心通理解嘗曰道之全體全乎太虛六經既發明之後世注解固已支離若復增加道愈遠矣宋史林光朝傳

李道傳讀河南程氏書玩索義理至忘寢食擢進士第知果州辛道傳不及登朱熹之門而訪求所嘗從學者與講習盡得遺書讀之然於經史未有論著曰學未至不敢於詩文未嘗苟作曰學未至不暇宋史李道傳傳

黃震登進士第進宗正少卿震嘗告人曰非聖人之書不可觀無益之詩文不作可也宋史黃震傳

柳開字仲塗開就學喜討論經義五代文格淺弱慕韓愈柳宗元爲文因名肩愈字紹元既而改名字以爲能開聖道之塗也宋史柳開傳

穆修嗜學不事章句賜進士出身補頹州文學參軍徙蔡州自五代文僘國初柳開始爲古文其後楊億劉筠尙聲偶之辭天下學者靡然從之修於是時獨以古文稱蘇舜欽兄弟多從之游一時士大夫稱能文者必曰穆參軍宋史穆修傳

蘇舜欽當天聖中學者爲文多病偶對獨舜欽與河南穆修好爲古文歌詩一時豪俊多從之游宋史蘇舜欽傳

蘇洵年二十七始發憤爲學歲餘舉進士又舉茂才異等皆不中悉焚常所爲文閉戶益讀書遂通六經百家之說下筆頃刻數千言與其二子軾轍至京師一時學者競效蘇氏爲文章宋史蘇洵傳

張耒能爲文第進士歷知汝州主管明道宮貶房州別駕耒誨

人作文以理爲主嘗著論云自六經以下至於諸子百氏騷人辯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爲寓理之具也故學文之端急於明理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也夫決水於江河淮海也順道而行滔滔汩汩日夜不止衝砥柱絕呂梁放於江湖而納之海其舒爲淪漣鼓爲波濤激之爲風飈怒之爲雷霆蛟龍魚鱉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水之初豈若是哉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瀆東決而西竭下滿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蛭之玩耳江河淮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爲奇反覆咀嚼卒亦無有

文之陋也學者以爲至言（宋史張耒傳）

周昂擢第權行六部員外郎其甥王若虛嘗學於昂昂教之曰文章工於外而拙於內者可以驚四筵而不可以適獨坐可以取口稱而不可以得首肯又云文章以意爲主以言語爲役主强而役弱則無令不從今人往往驕其所役至跋扈難制甚者反役其主雖極辭語之工而豈文之正哉（金史周昂傳）

楊奐中賦論第一參議京兆宣撫司事奐博覽强記作文務去陳言以蹈襲古人爲恥（元史楊奐傳）

王鶚幼聰悟日誦千餘言長工詞賦中進士第一甲第一人出身授資善大夫鶚爲文章不事雕飾嘗曰學者當以窮理爲先分章析句乃經生舉子之業非爲己之學也（元史王鶚傳）

許謙肆力於學學者翕然從之及門之士隨其材分咸有所得然獨不以科舉之文授人曰此義利之所由分也（元史許謙傳）

戒矜衒

班固年九歲能屬文誦詩書及長遂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所學無常師不爲章句舉大義而已性寬和容衆不以才能高人諸儒以此慕之（後漢書班彪傳）

申屠蟠隱居精學先是京師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爲文學將興處士復用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爲擁篲先驅卒有阬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因樹爲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或死或刑者數百人蟠確然免於疑論（後漢書申屠蟠傳）

馬融才高博洽爲世通儒嘗欲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衆注乃曰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後漢書馬融傳）

庾乘少給事縣庭爲門士郭林宗見而拔之勸遊學宮遂爲諸生傭後能講論自以卑第每處下坐諸生博士皆就讐問由是學中以坐下爲貴徵辟並不起號曰徵君（後漢書郭太傳）

王延壽有儁才少遊魯國作靈光殿賦後蔡邕亦造此賦未成及見延壽所爲甚奇之遂輟翰而已（後漢書王逸傳）

陳壽除著作郎領本郡中正撰魏吳蜀三國志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時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己書而罷（晉書陳壽傳）

左思賦三都十年賦成初陸機入洛欲爲此賦聞思作之撫掌而笑與弟雲書曰此間有傖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及思賦出機絕歎伏以爲不能加也遂輟筆焉（晉書左思傳）

謝莊除太子中庶子時南平王鑠獻赤鸚鵡普詔羣臣爲賦太子左衛率袁淑文冠當時作賦畢齎以示莊莊賦亦竟淑見

而歎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也遂隱其賦宋書謝莊傳

高構好讀書薛道衡才高當世每稱構有清鑒所爲文筆必先以草呈構而後出之構有所詆訶道衡未嘗不嗟伏北史高構傳

楊綰好學不倦博通經史九流七略無不該覽尤工文辭含光晦用不欲名彰每屬文耻於自白非知己不可得而見舊唐書楊綰傳

劉迅續詩書春秋禮樂五說書成語人曰天下滔滔知我者希終不以示人云新唐書劉子元傳

姚燧年十八始受學於長安時未嘗爲文視流輩所作惟見其

不如古人則心弗是也二十四始讀韓退之文試習爲之人謂有作者風稍就正於許衡衡亦賞其辭且戒之曰弓矢爲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將待之文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者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均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元史姚燧傳

務踐履

劉獻之少而孤貧雅好詩傳博觀衆籍時人有從獻之學者獻之輒謂之曰人之立身雖百行殊途準之四科要以德行爲首君若能入孝出悌忠信仁讓不待出戶天下自知儻不能然雖復下帷針股躡屩從師正可博聞多識不過爲土龍乞雨耻或將來其於立身之道有何益乎孔門之徒初亦未悟見皐魚之歎方歸而養親嗟乎先達何自覺之晚也束脩不易受之亦難敢布心腹子其圖之由是四方學者莫不高其行義而希造其門魏書劉獻之傳

張曜好讀春秋月一遍時人比之賈梁道趙彥深嘗謂之曰君研尋左氏豈求杜服謬邪曜曰何爲其然乎左氏之書備敘言事惡者可以自戒善者可以庶幾故勵己溫尋非欲詆訶古人得失也北史張曜傳

李賢九歲從師受業略觀大指而已或譏其不精答曰賢豈能領徒受業至如忠孝之道實銘於心問者慙服北史李賢傳

范純仁除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純仁嘗曰吾生平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每戒子弟曰六經聖人之事也知一字則行一字要須造次顛沛必於是則所謂有爲者亦若是爾豈不在人邪宋史范純仁傳

劉摯拜觀文殿學士知青州貶鼎州團練副使卒摯嗜書自幼至老未嘗釋卷家藏書多自讎校得善本或手抄錄孜孜無倦其教子孫先行實後文藝每曰士當以器識爲先一號爲文人無足觀矣宋史劉摯傳

吳玠沉毅有志節知兵善騎射讀書能通大義以功授特進開

府儀同三司四川宣撫使玠善讀史凡往事可師者錄寘座右積久牆牖皆格言也宋史吳玠傳

呂祖謙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官祖謙少褊急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懥渙然冰釋宋史呂祖謙傳

脫脫就學請於其師吳直方曰使脫脫終日危坐讀書不若日記古人嘉言善行服之終身耳元史脫脫傳

董文忠王鶚嘗言詩因問文忠能之乎文忠曰吾少讀書惟知入則孝於親出則忠於君而已詩非所學也元史董俊傳

楊桓幼警悟讀論語至宰予晝寢章慨然有立志由是終身非疾病未嘗晝寢弱冠爲郡諸生一時名公咸稱譽之元史楊桓傳

廿二史言行略卷一終

廿二史言行略卷二

長洲過元晙輯

立身門

愼行

畜德

茅容年四十餘耕於野時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後漢書郭太傳

江惇孝友淳粹高節邁俗性好學儒元並綜每以爲君子立行應依禮而動雖隱顯殊途未有不傍禮教者也若乃放達不羈以肆縱爲貴者非但動違禮法亦道之所棄也乃著通道崇檢論世咸稱之晉書江統傳

徐伯珍舉動有禮過曲木之下趍而避之南史徐伯珍傳

封軌好學通覽經傳頗自修潔儀容甚偉或曰學士不事修飾此賢何獨如此軌聞笑曰君子整其衣冠尊其瞻視何必蓬頭垢面而後爲賢言者慙退北史封懿傳

張元年六歲其祖以其夏中熱欲將元就井浴元固不肯從謂其貪戲乃以杖擊其頭曰汝何爲不肯浴元對曰衣以蓋形爲覆其褻元不能褻露其體於白日之下祖異而捨之北史張元傳

韋承慶遷太子司議郎承慶以人之用心多擾濁浮躁罕詣沖

和之境乃著靈臺賦以廣其志舊唐書韋思謙傳
席豫進禮部尚書豫性謹畏與子弟屬吏書不作草字或曰此
細事耳何留慮答曰細不謹況大事邪新唐書席豫傳
張觀少謹愿好學中服勤辭學科累遷左丞觀趣尙恬曠持廉
少欲平生書必爲楷字無一行草類其爲人宋史張觀傳
査道侍母奉養以孝聞舉進士爲右司郎中知虢州卒道性淳
厚所至務寬恕家甚貧周給親族故人深信內典平居多茹
蔬或止一食默坐終日服玩極於卑儉嘗夢神人謂曰汝位
至正郎壽五十七而享年六十四論者以爲積善所延也宋史査道傳

趙抃拜太子少保抃長厚淸修日所爲事入夜必衣冠露香以
告于天不可告則不敢爲也宋史趙抃傳
馬從先累官工部侍郎從先性整嚴雖盛夏不袒跣宋史馬從先傳
盧秉未冠有儁譽嘗謁蔣堂坐池亭堂曰亭沼粗適恨林木未
就爾秉曰亭沼如爵位時來或有之林木非培植根株弗成
大似士大夫立名節也堂賞味其言曰吾子必爲佳器宋史盧革傳
司馬光拜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光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
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宋史司馬光傳

葛邲判紹興府邲嘗曰十二時中莫欺自己其實踐如此宋史葛邲傳
黃洽除資政殿大學士知隆興府提舉洞霄宮洽常言居家不
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何用求福
報哉宋史黃洽傳
王十朋有文行除龍圖閣學士書室扁曰不欺宋史王十朋傳
劉甲進寶謨閣學士知興元府利路安撫使權四川制置司事
甲平生常謂吾無他長惟足履實地晝所爲夜必書之名曰
自監宋史劉甲傳
袁燮登進士第除直學士奉祠卒燮每言人心與天地一本精

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宋史袁燮傳
沈煥舉進士後通判舒州卒煥人品高明而其中未安不苟自
恕常曰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者無愧始可以言學宋史沈煥傳
李燔除直秘閣主管慶元至道宮燔嘗曰凡人不必待仕宦有
位爲職事方爲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卽功業矣宋史李燔傳
陸九韶其學淵粹隱居山中晝之言行夜必書之宋史陸九齡傳
陸九淵登進士第士爭從之游主管台州崇道觀還鄉學者輻
湊嘗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

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宋史陸九淵傳

徐積爲楚州教授每升堂訓諸生曰諸君欲爲君子而勞己之力費己之財如此而不爲猶之可也不勞己之力不費己之財何不爲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爲可也鄉人榮之父母欲之何不爲君子又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爲君子者未之有也言其不善行其不善思其不善如此而不爲小人者未之有也聞之者斂衽敬聽宋史徐積傳

耶律制心爲南院大王或勸制心奉佛對曰吾不知佛法惟心無私則近之矣一日沐浴更衣而臥家人聞絲竹之聲怪而入視則已逝矣遼史耶律隆運傳

許謙肆力於學有自省編晝之所爲夜必書之其不可書者則不爲也元史許謙傳

宇文公諒通經史有操行爲僉嶺南廉訪司事公諒平居嘗挾手記一冊識其編首曰晝有所爲莫則書之其不可書即不敢爲天地鬼神實聞斯言其檢飭之嚴如此元史宇文公諒傳

習勤

陸龜蒙居松江甫里有田數百畝屋三十楹田苦下雨潦則與江通故常苦飢身畚鍤茠刺無休時或譏其勞答曰堯舜黴瘠禹胼胝彼聖人也吾一褐衣敢不勤乎新唐書陸龜蒙傳

去欲

楊秉爲太尉秉性不飲酒又早喪夫人遂不復娶所在以淳白稱嘗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後漢書楊震傳

盧植事馬融能通古今學好研精而不守章句融外戚豪家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眄融以是敬之後漢書盧植傳

孟敏荷甑墮地不顧而去郭林宗見而問其意對曰甑已破矣視之何益林宗以此異之因勸令遊學十年知名後漢書郭太傳

費禕與董允齊名時許靖喪子允與禕欲共會其葬所允白父和請車和遣開後鹿車給之允有難載之色禕便從前先上及至喪所諸葛亮及諸貴人悉集車乘甚鮮允猶神色未泰而禕晏然自若持車人還和問之知其如此乃謂允曰吾常疑汝於文偉優劣未別也而今而後吾意了矣蜀志費禕傳

王忱范泰外弟也忱嗜酒醉輒累旬及醒則儼然端肅泰謂忱曰酒雖會性亦所以傷生游處以來常欲有以相戒當卿沈湎措言莫由及今之遇又無假陳說忱膺久之曰見規者衆矣未有若此者也宋書范泰傳

臧榮緒以飲酒亂德言常爲誡南齊書臧榮緒傳

范縝年未弱冠從劉瓛學瓛甚奇之親爲之冠在瓛門下積年恒芒屩布衣徒行於路瓛門下多車馬貴游縝在其間聊無

耻愧（南史范雲傳）

虞愿祖賚中庭橘樹冬熟子孫競來取之愿年數歲獨不取賚及家人皆異之（南史虞愿傳）

楊愔一門四世同居家甚隆盛昆季就學者三十餘人學庭前有柰樹實落地群兒咸爭之愔頹然獨坐其季父暐適入學館見之大用嗟異顧謂賓客曰此兒恬裕有我家風宅內有茂竹遂爲愔於林邊別葺一室命獨處其中常銅盤具盛饌以飯之因以督厲諸子曰汝輩但如遵彥謹慎自得竹林別室銅盤重肉之食愔從父兄昱特相器重嘗謂人曰此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十歲後當求之千里外（北史楊播傳）

李文博直祕書內省典校群籍虞世基子亦在其內盛飾容服而未有所知文博因從容問之年紀答云十八文博乃謂曰昔賈誼當此之年議論何事君今徒事儀容欲何爲者（北史李文博傳）

柳公權爲太子少傅改少師公權性曉音律不好奏樂常云聞樂令人驕怠故也（舊唐書柳公綽傳）

胡宿爲觀文殿學士知杭州以太子少師致仕宿少與一僧善僧有祕術能化瓦石爲黃金且死將以授宿使葬之宿曰後事當盡力他非吾所冀也僧歎曰子之志未可量也（宋史胡宿傳）

王獵累應進士不第乃治生積錢既而歎曰此敗吾志也悉以班諸親族（宋史王獵傳）

楊邦乂少處郡學目不視非禮同舍欲隳其守拉之出託言故舊家實倡館也邦乂初不疑酒數行倡女出邦乂愕然疾趍還舍解其衣冠焚之流涕自責（宋史楊邦乂傳）

女奚烈守愚六歲知讀書既亂或謂食肉昏神識乃戒而不食（金史女奚烈守愚傳）

闊闊世祖居潛邸選闊闊爲近侍世祖聞王鶚賢遣使徵至問以治道命闊闊師事之既而闊闊出使于外迨還而鶚已行思慕號泣不食者累日世祖聞而異之憲宗復召鶚至和林仍命闊闊從之游每旦起盛飾其冠服鶚讓之曰聖主好賢樂善徵天下士命若從學若等不能稱主上心惟誇衒鮮華以益驕貴之氣恐窒於外而塞於中道義之言無自而入吾所不取也闊闊深自悔悟明日俱純素以進鶚乃悅（元史闊闊傳）

許衡嘗暑中過河陽暍甚道有梨衆爭取啖之衡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人曰世亂此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元史許衡傳）

宇文公諒弱冠有操行嘉興富民延爲子弟師夜將半聞有叩門者問之乃一婦人公諒厲聲叱去之翌日即以他事辭歸終不告以其故（元史宇文公諒傳）

杜瑛金將亾避地教授中書粘合珪開府爲相瑛赴其聘遂家

焉術者言其所居下有藏金家人欲發視輒止之後來居者果得黃金百斤（元史杜瑛傳）

攝生

柳公度善攝生年八十餘有彊力常云吾初無術但未嘗以氣海煖冷物熱生物不以元氣佐喜怒耳（新唐書柳公綽傳）

孫思邈於陰陽推步醫藥無不善盧照鄰師事之照鄰有惡疾不可爲感而問曰高醫愈疾奈何答曰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居和爲雨怒爲風凝爲雪霜張爲虹霓天常數也人之四支五藏一覺一寐吐納往來流爲榮衛章爲氣色發爲音聲人常數也陽用其形陰用其精天人所同也失則烝生熱否

生寒結爲瘤贅陷爲癰疽奔則喘乏竭則燋槁發乎面動乎形天地亦然五緯縮贏孛彗飛流其危診也寒暑不時其烝否也石立土踊是其瘤贅山崩土陷是其癰疽奔風暴雨其喘乏川瀆竭涸其燋槁高醫導以藥石救以鍼劑聖人和以至德輔以人事故體有可愈之疾天有可振之災照鄰曰人事柰何曰心爲之君君尚恭故欲小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小之謂也膽爲之將以果決爲務故欲大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大之謂也仁者靜地之象故欲方傳曰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方之謂也智者動天之象故欲圓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圓之謂也復問養性之要答曰天有盈虛人有屯危不自慎不能濟也故養性必先知自慎也慎以畏爲本故士無畏則簡仁義農無畏則墮稼穡工無畏則慢規矩商無畏則貨不殖子無畏則忘孝父無畏則廢慈臣無畏則勳不立君無畏則亂不治是以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憂於身者不拘於人畏於己者不制於彼慎於小者不懼於大戒於近者不侮於遠知此則人事畢矣（新唐書孫思邈傳）

孟詵拜同州刺史致仕居伊陽山治方藥其閒居嘗語人曰養性者善言不可離口善藥不可離手當時傳其當（新唐書孟詵傳）

達觀

朱雲爲槐里令廢錮終元帝世至成帝時不復仕年七十餘終於家病不呼醫飲藥（漢書朱雲傳）

張霸爲侍中疾卒遺敕諸子曰昔延州使齊子死嬴博因坎路側遂以葬焉今蜀道阻遠不宜歸塋可止此葬足藏髮齒而已務遵速朽副我本心（後漢書張霸傳）

順帝時廷尉河南吳雄季高以明法律斷獄平起自孤宦致位司徒雄少時家貧喪母營人所不封土者擇葬其中喪事趣辦不問時日醫巫皆言當族滅而雄不顧及子訢孫恭三世廷尉爲法名家（後漢書郭躬傳）

崔瑗遷濟北相以罪徵詣廷尉瑗上書自訟得理出會病卒臨

終顧命子寔曰夫人稟天地之氣以生及其終也歸精於天還骨於地何地不可藏形骸勿歸鄉里其賵贈之物羊豕之奠一不得受（後漢書崔駰傳）

公沙穆習韓詩公羊春秋尤銳思河洛推步之術居建成山中依林阻爲室獨宿無侶時暴風震雷有聲於外呼穆者三穆不與語有頃呼者自牖而入音狀甚怪穆誦經自若終亦無它妖異時人奇之（後漢書公沙穆傳）

向長隱居不仕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男女娶嫁既畢敕斷家事勿相關當如我死也於是遂肆意與同好北海禽慶俱遊

五岳名山竟不知所終（後漢書向長傳）

劉伶放情肆志常以細宇宙齊萬物爲心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其遺形骸如此（晉書劉伶傳）

庾峻拜侍中加諫議大夫臨終敕子珉朝卒夕殯葬勿擇日（晉書庾峻傳）

劉惔遷丹陽尹疾篤百姓欲爲之祈禱家人又請祭神惔曰丘之禱久矣（晉書劉惔傳）

郭文永昌中大疫文病亦殆王導遺藥文曰命在天不在藥也天壽長短時也（晉書郭文傳）

念賢爲兒童時在學中讀書有善相者過學諸生競詣之賢獨不往笑謂諸生曰男兒死生富貴皆在天也何遽相乎（北史念賢傳）

穆寧拜秘書監致仕寧通達體命未嘗服藥（舊唐書穆寧傳）

柳渾早孤方十餘歲有巫告曰兒相夭且賤爲浮屠道可緩死諸父欲從其言渾曰去聖教爲異術不若速死學愈篤（新唐書柳渾傳）

令狐楚拜山南西道節度使疾甚諸子進藥不肯御曰士固有命何事此物邪（新唐書令狐楚傳）

賈敦實歷懷州刺史致仕病篤子孫迎醫敦實不肯見曰未聞良醫能治老也卒年九十餘（新唐書賈敦頤傳）

孫何判太常禮院知制誥掌三班院被疾上章求改少卿監分司西京養疾上不許第賜告遣醫診視嚮勉其然艾何答曰死生有命卒不聽（宋史孫何傳）

魏廷式少明法學嘗客遊趙州舍於監軍魏咸美之廨廨有西堂素凶咸美知廷式有膽氣命居之卒無恙（宋史魏廷式傳）

崔與之授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薨遺戒不得作佛事（宋史崔與之傳）

趙景緯進顯文閣待制提舉玉隆萬壽宮有疾謝醫却藥曰使我清心以順天命毋重惱我懷拱手三揖卒（宋史趙景緯傳）

張繹力學以文名預鄉里計偕謂科舉之習不足爲嘗游僧舍

見僧道楷將祝髮從之時周行已官河南聾之曰何爲舍聖人之學而學佛異乎程先生歸可師也會程頤還乃往受業（宋史張繹傳）

孔旼居山未嘗逢毒蛇虎豹或謂之曰子毋夜行此亦可畏旼曰無心則無所畏（宋史孔旼傳）

魏掞之爲台州教授病革戒其子毋以僧巫俗禮浼我（宋史魏掞之傳）

宋子貞拜中書平章政事年老求退懇辭得請卒年八十一始病家人進醫藥却之曰死生有命吾年踰八十何以藥爲（元史宋子貞傳）

王利用爲安西興元兩路總管致仕起爲太子賓客以老病不能朝帝遣醫診視之利用謂弟利貞利亨曰吾受國厚恩愧不能報死生有命藥不能爲也遂卒（元史王利用傳）

謹言

劉儒郭林宗嘗謂儒口納心辯有珪璋之質（後漢書劉儒傳）

王獻之嘗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俗事獻之寒溫而已既出客問安王氏兄弟優劣安曰小者佳客問其故安曰吉人之辭寡以其少言故知之（晉書王羲之傳）

何遠言不虛妄每戲語人云卿能得我一妄語則謝卿以一縑衆伺之不能記也（梁書何遠傳）

徐彥伯歷太子賓客始武后時大獄興王公卿士以語言爲酷

吏所引死徙不可計彥伯著樞機論以謂言者德之柄行之主志之端身之文也君子之樞機動則物應得失之見也可以濟身亦以覆身否泰榮辱一繫之能審思而應精慮而動擇其交以後談則悔吝何由而生怨惡何由而至如此乃可以言也以爲戒世云（新唐書徐彥伯傳）

竇鞏雅裕有名于時平居與人言若不出口世號囁嚅翁（新唐書竇鞏傳）

畢仲游爲吏部郎中蘇軾在館閣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仲游憂其及禍貽書戒之曰孟軻不得已而後辯孔子欲無言古人所以精謀極慮固功業而養壽命者未嘗不出乎此君自立朝以來禍福利害繫身者未嘗言顧直惜其言爾夫言語之累不特出口者爲言其形于詩歌贊于賦頌託于碑銘著于序記者亦言語也今知畏於口而未畏於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矣天下論君之文如孫臏之用兵扁鵲之醫疾固所指名者矣雖無是非之言猶有是非之疑又況其有邪官非諫臣職非御史而非是人所未是危身觸諱以游其間殆猶抱石而救溺也（宋史畢士安傳）

改過

受教

宋果性輕悍憙與人報讐為郡縣所疾郭林宗乃訓之義方懼以禍敗果感悔叩頭謝罪遂改節自勑後以烈氣聞辟公府侍御史并州刺史所在能治（後漢書郭太傳）

賈淑世有冠冕而性險害邑里患之郭林宗遭母憂淑來修弔既而鉅鹿孫威直亦至威直以林宗賢而受惡人弔心怪之不進而去林宗追而謝之曰賈子厚誠實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鄉故吾許其進也淑聞之改過自厲終成善士鄉里有憂患者輒傾身營救為州閭所稱（後漢書郭太傳）

戴若思有風儀性閑爽少好遊俠不拘操行遇陸機赴洛船裝甚盛遂與其徒掠之若思登岸據胡牀指麾同旅皆得其宜

機察見之知非常人在舫屋上遙謂之曰卿才器如此乃復作劫邪若思感悟因流涕投劍就之機與言深加賞異遂與定交焉若思後為征西將軍都督兗豫幽冀雍并六州諸軍事假節加散騎常侍若思至合肥王敦舉兵詔追若思還鎮京都進驃騎將軍王師敗績敦收若思害之賊平冊贈右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謚曰簡（晉書戴若思傳）

謝尚好衣刺文袴諸父責之因而自改（晉書謝尚傳）

傳永幼隨叔父洪仲永有氣幹拳勇過人能手執鞍橋倒立馳騁年二十餘有友人與之書而不能答請於洪仲洪仲深讓之而不為報永乃發憤讀書涉獵經史兼有才筆（魏書傳永傳）

甄琛少敏悟學覽經史舉秀才入都積歲頗以奕棊棄日至乃通夜不止手下倉頭常令執燭或時睡頓大加其杖如此非一奴後不勝楚痛乃曰郎君辭父母仕官若為讀書執燭不敢辭罪乃以圍棊日夜不息豈是向京之意而賜加杖罰不亦非理琛悵然慚感遂從許赤虎假書研習聞見日優（北史甄琛傳）

魏收少機警不持細行年十五頗已屬文及隨父赴邊好習騎射欲以武藝自達滎陽鄭伯調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慚遂折節讀書夏月坐板牀隨樹陰諷誦積年牀板為之銳減而精力不輟以文華顯（北史魏收傳）

李嗣昭初喜嗜酒太祖嘗微戒之遂終身不飲（五代史李嗣昭傳）

趙汝讜少傲儻有軼才智略出人上龍泉葉適嘗過其家汝讜年少衣短後衣不得避適勸之曰名門子安可不學汝讜慚自是折節讀書與兄汝談齊名天下稱為二趙（宋史趙汝讜傳）

唐震有言其過者輒喜（宋史唐震傳）

省愆

朱雲少時通輕俠借客報仇長八尺餘容貌甚壯以勇力聞年四十迺變節從博士白子友受易又事前將軍蕭望之受論語皆能傳其業好倜儻大節當世以是高之（漢書朱雲傳）

于定國為丞相子永少時耆酒多過失年且三十乃折節修行

以父任爲侍中中郞將長水校尉定國死居喪如禮孝行聞
漢書于定國傳

畦宏少時好俠鬬雞走馬長迺變節從嬴公受春秋以明經爲
議郞至符節令 漢書畦宏傳

王渙少好俠尙氣力數通剽輕少年晚而改節敦儒學習尙書
讀律令略舉大義爲功曹舉茂才除溫令遷兗州刺史拜侍
御史爲洛陽令 後漢書王渙傳

周黨家產千金少孤爲宗人所養而遇之不以理及長又不還
其財黨詣鄉縣訟主乃歸之旣而散與宗族悉免遺奴婢遂
至長安遊學鄉佐嘗衆中辱黨黨久懷之後讀春秋聞復讐

之義便輟講而還與鄉佐相聞期剋鬬日旣交刃而黨爲鄉
佐所傷困頓鄉佐服其義輿歸養之數日方蘇旣悟而去自
此敕身修志州里稱其高 後漢書周黨傳

徐庶先名福少好任俠擊劍嘗爲人報讐白堊突面被髮而走
爲吏所得問其姓名閉口不言吏乃於車上立柱維磔之擊
鼓以令於市鄽莫敢識者而其黨伍共篡解之得脫於是感
激棄其刀戟更疎巾單衣折節學問始詣精舍諸生聞其前
作賊不肯與共止福乃卑躬早起常獨掃除動靜先意聽習
經業義理精熟 蜀志諸葛亮傳注

周處少孤未弱冠膂力絕人好馳騁田獵不脩細行縱情肆慾
州曲患之處自知爲人所惡乃慨然有改勵之志謂父老曰
今時和歲豐何苦而不樂邪父老歎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
處曰何謂也答曰南山白額猛獸長橋下蛟并子爲三矣處
曰若此爲患我能除之父老曰子若除之則一郡之大慶非
徒去害而已處乃入山射殺猛獸因投水搏蛟蛟或沉或浮
行數十里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人謂死皆相慶賀處果
殺蛟而反聞鄉里相慶始知人患己之甚乃入吳尋二陸時
機不在見雲具以情告曰欲自脩而年已蹉跎恐將無及雲
曰古人貴朝聞夕改君前塗尙可且患志之不立何憂名之
不彰處遂勵志好學有文思志存義烈言必忠信克己朞年

州府交辟爲東觀左丞無難督入洛遷新平太守轉廣漢太
守除楚內史拜散騎常侍遠近稱嘆遷御史中丞氐人齊萬
年反處隸夏侯駿西征力戰而沒追贈平西將軍處著默語
風土記撰集吳書元帝加處謚曰孝 晉書周處傳

陽固性俶儻不拘小節少任俠好劍客弗事生產年二十六始
折節好學遂博覽篇籍有文才 魏書陽尼傳

蕭思話十許歲時未知書好騎屋棟打細腰鼓侵暴鄰曲莫不
患毒之自此折節數年中遂有令譽頗工隸書善彈琴能騎
射 南史蕭思話傳

王瞻頗好遨游爲閭里患以輕薄稱及長折節修士操涉獵書

記善碁工射（南史王宏傳）

何尙之少頗輕薄好摴蒲及長折節蹈道以操立見稱（南史何尙之傳）

皇甫績三歲而孤爲外祖韋孝寬所鞠養孝寬以諸子墮業督以嚴訓愍績孤幼特捨之績歎曰我無庭訓養於外氏不能剋躬厲己何以成立深自感激命左右自杖三十孝寬聞而對之流涕於是專精好學略涉經史（北史皇甫績傳）

劉權少有俠氣重然諾藏亾匿死吏不敢過門後更折節好學動循法度（北史劉權傳）

李安遠少無檢與博徒游至破產晚乃折節嚮書從士大夫苟勝已必傾心交之安遠後歷潞州都督懷州刺史（新唐書裴寂傳）

陳子昂十八未知書以富家子尙氣決弋博自如它日入鄉校感悔卽痛修飭舉進士擢右拾遺署軍曹所論著當世以爲法（新唐書陳子昂傳）

陸龜蒙初病酒再朞乃已其後客至挈壺置杯不復飲（新唐書陸龜蒙傳）

李之紹授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之紹平日自以其性遇事優游少斷故號果齋以自勵（元史李之紹傳）

廿二史言行略卷二終

廿二史言行略卷三

長洲過元皎輯

居家門

家業

任氏之先爲督道倉吏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距滎陽也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爲儉力田畜田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爲閭里率（史記貨殖傳）

張安世封富平侯子千秋延壽彭祖皆中郎將侍中安世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尙書事數月罷車騎將軍屯兵更爲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延壽徵爲左曹太僕安世兄賀死無子子安世子彭祖彭祖封陽都侯賀孫霸爲散騎中郎將賜爵關內侯安世尊爲公侯食邑萬戶然身衣弋綈夫人自紡績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內治產業累積纖微是以能殖其貨（漢書張湯傳）

樊重世善農稼好貨殖重性溫厚有法度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其營理產業物無所棄課役童隸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財利歲倍至迺開廣田土三百餘頃其所起

廬舍皆有重堂高閣陂渠灌注又池魚牧畜有求必給嘗欲作器物先種梓漆時人嗤之然積以歲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貲至巨萬後漢書樊宏傳

王筠祖僧虔齊司空父楫太中大夫筠清靜好學爲太子詹事筠與諸兒書論家世集云史傳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並累世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世擅雕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世者也沈少傅約語人云吾少好百家之言身爲四代之史自開闢已來未有爵位蟬聯文才相繼如王氏之盛者也汝等仰觀堂構思各努力梁書王筠傳

李訥爲河南尹訥居與宰相楊收接收欲市訥宅舍以廣第訥叱曰先人舊廬爲權貴優笑地邪新唐書李遜傳

楊損補殿中侍御史家新昌里與路巖第接巖方爲相欲易其廐以廣第損族仕者十餘人議曰家世盛衰繫權者喜怒不可拒損曰今尺寸土皆先人舊貲非吾等所有安可奉權臣邪窮達命也卒不與新唐書楊嗣復傳

辛棄疾嘗謂人生在勤當以力田爲先北方之人養生之具不求於人是以無甚富甚貧之家南方多末作以病農而兼并之患興貧富斯不侔矣故以稼名軒宋史辛棄疾傳

家政

蔡邕與叔父從弟同居三世不分財鄉黨高其義後漢書蔡邕傳

夏方家遭疫癘父母伯叔羣從死者十三人方年十四夜則號哭晝則負土十有七載葬送得畢因廬于墓側種植松柏烏鳥猛獸馴擾其旁晉書夏方傳

吳逵經荒饑疾病合門死者十有三人逵時亦病篤其喪皆鄰里以葦席裹而埋之逵夫妻既存家極貧窘冬無衣被晝則傭賃夜燒磚甓晝夜在山未嘗休止遇毒蟲猛獸輒爲之下道朞年成七墓十三棺時有賻贈一無所受太守張崇義之以羔鴈之禮禮焉晉書吳逵傳

劉悛爲安遠護軍武陵內史漢壽人邵榮與六世同爨表其門閭南齊書劉悛傳

羊元保爲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特進元保自少至老謹於祭奠四時珍新未得祠薦者口不妄嘗南史羊元保傳

李几七世共居同財家有二十二房一百九十八口長幼濟濟風禮著聞至於作役卑幼競集鄉里嗟美標其門閭北史李几傳

郭世儁家門雍睦七世同居犬豕同乳烏鵲同巢時人以爲義感之應州縣上其事隋文帝遣平昌公宇文弢詣其家勞問書侍御史柳彧巡省河北表其門閭北史郭世儁傳

高霞寓祖仙父栖鶴皆以孝聞凡五代同爨德宗朝採訪使洪經綸奏旌表其門閭鄉里稱美其事舊唐書高霞寓傳

宋興貴累世同居躬耕致養至興貴已四從矣高祖聞而嘉之

武德二年詔曰人稟五常仁義爲重士有百行孝敬爲先自古哲王經邦致治設教垂範皆尙於斯叔世澆訛人多僞薄修身克己事資誘勸朕恭膺靈命撫臨四海憫茲弊俗方思遷導宋興貴立操雍和志情友穆同居合爨累代積年務本力農崇謙履順宏長名教敦勵風俗宜加褒顯以勸將來可表其門閭蠲免課役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舊唐書劉君良傳

呂元簡四代同居至所畜牛馬羊狗皆異母共乳 舊唐書梁文貞傳

馮元常爲廣州都督元常閨門雍睦有禮法雖小功喪不御私室 新唐書馮元常傳

張嘉貞拜工部尙書爲定州刺史知北平軍事子延賞拜平章事延賞子宏靖以蔭爲河南參軍裴延齡爲德陽公主治第欲徙宏靖先廟上疏自言德宗異之擢監察御史 新唐書張嘉貞傳

崔祐甫調壽安尉安祿山陷洛陽祐甫冒矢石入私廟負木主以逃 新唐書崔祐甫傳

趙憬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徙門下侍郎憬性淸約位台宰而第室童獲猶儒先生家也得稟入先建家廟而竟不營產 新唐書趙憬傳

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東安王永樂隋大使梁子恭躬慰撫表其門高宗有事太山臨幸其居問本末書忍字以對天子爲

流涕賜縑帛而去 新唐書孝友傳

孫成爲桂管觀察使成嘗有朞喪弔者至成不易縗而見客疑之請故答曰縗者古居喪常服去之則廢喪也今而巾幞失矣 新唐書孫逖傳

李自倫者深州人也天福四年正月尙書戶部奏深州司功參軍李自倫六世同居奉敕准格按格孝義旌表必先加按驗孝者復其終身義門仍加旌表得本州審到鄉老程言等稱自倫高祖訓訓生粲粲生則則生忠忠生自倫自倫生光厚六世同居不妄敕以所居飛鳧鄉爲孝義鄉匡聖里爲仁和里准式旌表門閭九月丙子戶部復奏前登州義門王仲昭六世同居其旌表有廳事步欄前列屏樹烏頭正門閥閱一丈二尺烏頭二柱端冒以瓦稱築雙闕一丈在烏頭之南三丈七尺夾樹槐柳十有五步請如之敕曰此故事也今式無之其量地之宜高其外門門安綽楔左右建臺高一丈二尺廣狹方正稱焉圬以白而赤其四角使不孝不義者見之可以悛心而易行焉 五代史李自倫傳

王嗣宗授左屯衛上將軍檢校太尉嗣宗睦宗族撫諸姪如己子著遺戒以訓子孫勿得析居 宋史王嗣宗傳

王存遷右正議大夫致仕降通議大夫存嘗悼近世學者貴爲公卿而祭祀其先但備庶人之制及歸老築居首營家廟 宋史

王存傳
宋充國知太常禮院充國孝於奉親平居得微物必先薦家廟
乃敢嘗（宋史宋喬年傳）
劉珙進觀文殿學士珙內外功緦之戚必素服以終月數（宋史劉珙
傳）
石介代父丙遠官爲嘉州軍事判官丁父母憂耕徂徠山下葬
五世之未葬者七十喪（宋史石介傳）
陸九韶其家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爲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
歲遷子弟分任家事凡田疇租稅出內庖爨賓客之事各有
主者九韶以訓戒之辭爲韻語晨興家長率衆子弟謁先祠

畢擊鼓誦其辭使列聽之子弟有過家長會衆子弟責而訓
之不改則撻之終不改度不可容則言之官府屏之遠方焉
（宋史陸九齡傳）
李廌六歲而孤能自奮立少長以學問稱鄉里謁蘇軾於黃州
贄文求知廌家素貧三世未葬一夕撫枕流涕曰吾忠孝爲
是學而親未葬何以學爲別軾將客游四方以蕆其事軾解
衣爲助又作詩以勸風義者於是不數年盡累世之喪三十
餘柩歸窆華山下范鎮爲表墓以美之（宋史李廌傳）
許祚八世同居長幼七百八十一口太平興國七年旌其門閭
淳化二年本州言祚家春秋常乏食詔歲貸米千斛（宋史許祚傳）

胡仲堯累世聚居至數百口（宋史胡仲堯傳）
陳崇爲江州長史益置田園爲家法戒子孫擇羣從掌其事建
書堂教誨之僖宗時嘗詔旌其門南唐又爲立義門免其徭
役崇子袞江州司戶袞子昉試奉禮郎昉家十三世同居長
幼七百口不畜僕妾上下姻睦人無間言每食必羣坐廣堂
未成人者別爲一席有犬百餘亦置一槽共食一犬不至羣
犬亦皆不食開寶初平江南知州張齊上請仍舊免其徭役
從之昉弟之子鴻太平興國七年江南轉運使張齊賢又奏
免雜科鴻弟兢淳化元年知州康戩又上言兢家常苦食不
足詔本州每歲貸粟二千石後兢死其從父弟旭每歲止受

貸粟之半云省嗇而食可以及秋成屬歲儉穀貴或勸其全
受而糶之可邀善價旭曰朝廷以旭家羣從千口軫其乏食
貸以公粟豈可見利忘義爲罔上之事乎至道初遣內侍裴
愈就賜御書還言旭家孝友儉讓近於淳古太宗嘗對近臣
言之參知政事張洎對曰旭宗族千餘口世守家法孝謹不
衰閨門之內肅於公府且言及旭受貸事上以遠民義聚復
能固廉節爲之嘆息大中祥符四年以旭爲江州助教旭卒
弟蘊主家事天聖元年又以蘊繼爲助教蘊卒弟泰主之（宋史陳兢
傳）
洪文撫曾祖諤唐虔州司倉參軍子孫衆多以孝悌著稱六世

義居室無異爨宋史洪文撫傳

方綱八世同爨家屬七百口居室六百區每旦鳴鼓會食宋史方綱傳

裘承詢十九世無異爨子弟習弦誦鄉里稱其敦睦州以聞詔旌其門閭宋史裘承詢傳

鄭綺以肅睦治家九世不異爨宋史鄭綺傳

董俊授左副元帥俊歲時廟祭非疾病跪拜必盡禮子雖孩乳亦使之序拜曰祀以孝先也禮宜如是元史董俊傳

王公淵遭金末之亂其兄三人挈家南奔公淵獨誓死守墳墓伏草莽中諸兄呼之不出號慟而去卒得存其家而三兄不

知所終元史王構傳

張閏八世不異爨家人百餘口無間言日使諸女諸婦各聚一室爲女功工畢斂貯一庫室無私藏幼稚啼泣諸母見者卽抱哺一婦歸寧留其子衆婦共乳不問孰爲己兒兒亦不知孰爲己母也閏兄顯卒卽以家事付姪聚聚辭曰叔父行也叔宜主之閏曰姪宗子也姪宜主之相讓旣久卒以付聚縉紳之家自謂不如元史張閏傳

趙毓其先三世同爨毓官福州司獄歸一日會諸弟泣申遺訓願世世無異處且祝天歃血以盟自是大小百口略無間言同力合作家道以殷元史趙毓傳

鄭文嗣婺州浦江人其家十世同居凡二百四十餘年一錢尺帛無敢私至大間表其門文嗣歿從弟大和繼主家事益嚴而有恩家庭中凜如公府子弟稍有過頒白者猶鞭之每遇歲時大和坐堂上羣從子皆盛衣冠鴈行立左序下以次進拜跪奉觴上壽畢皆肅容拱手自右趨出足武相銜無敢參差者見者嗟慕謂有三代遺風狀聞復其家部使者余闕爲書東浙第一家以褒之大和方正不奉浮屠老子教冠昏喪葬必稽朱熹家禮而行執親喪哀甚三年不御酒肉子孫從化皆孝謹雖嘗仕宦不敢一毫有違家法諸婦惟事女工不使預家政宗族里閭皆懷之以恩家畜兩馬一出則一爲之

不食人以爲孝義所感有家範三卷傳于世元史鄭文嗣傳

廿二史言行略卷三終

廿二史言行略卷四

事祖門

侍奉

虞詡早孤孝養祖母縣舉順孫國相奇之欲以爲吏詡辭曰祖母九十非詡不養相乃止（後漢書虞詡傳）

李密父早亾母何氏改醮密時年數歲感戀彌至烝烝之性遂以成疾祖母劉氏躬自撫養密奉事以孝謹聞劉氏有疾則涕泣側息未嘗解衣飲膳湯藥必先嘗後進泰始初詔徵爲太子洗馬密以祖母年高無人奉養遂不應命乃上疏帝覽

之曰士之有名不虛然哉乃停召後劉終服闋復以洗馬徵至洛（晉書李密傳）

劉殷七歲喪父曾祖母王氏盛冬思菫而不言食不飽者一旬矣殷怪而問之王言其故殷時年九歲乃於澤中慟哭曰殷罪釁深重幼丁艱罰王母在堂無旬月之養殷爲人子而所思無獲皇天后土願垂哀愍聲不絕者半日於是忽若有人云止止聲殷收淚視地便有菫生焉因得斛餘而歸食而不減至時菫生乃盡又嘗夜夢人謂之曰西籬下有粟寤而掘之得粟十五鍾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自是食之七載方盡郡命主簿州辟從事皆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司空齊王攸辟爲掾征西將軍羊祜召參軍事皆以疾辭同郡張宣子勸殷就徵殷曰當今二公有晉之棟楹也吾方希達如榱椽耳不憑之豈能立乎吾今王母在堂既應他命無容不竭盡臣禮便不得就養子輿所以辭齊大夫良以色養無主故耳宣子曰如子所言豈庸人所識哉而今而後吾子當爲吾師矣遂以女妻之宣子家富於財其妻怒曰我女年始十四姿識如此何慮不得爲公侯妃而遽以妻劉殷乎宣子曰非爾所及也誡其女曰劉殷至孝冥感兼才識超世此人終當遠達爲世名公汝其謹事之張氏性亦婉順事王母以孝聞奉殷如君父焉及王氏卒殷夫婦毀瘠幾至滅性時柩

在殯而西鄰失火風勢甚盛殷夫婦叩殯號哭火遂越燒東家後有二白鳩巢其庭樹自是名譽彌顯殷累至侍中太守錄尚書事（晉書劉殷傳）

薛憕早喪父家貧躬耕以養祖母有暇則覽文藉（周書薛憕傳）

殷寅病且死以母蕭老不忍決及歛其子亮斷指翦髮置棺中自誓事祖母如寅在其後侍蕭疾不脫衣者數年有白鷰巢其楣（新唐書馬懷素傳）

寇瑊權知開封府瑊少孤鞠於祖母王氏及登朝以妻封邑回授之朝臣得回封祖母自瑊始（宋史寇瑊傳）

王安石通判舒州歐陽修薦爲諫官以祖母年高辭修以其須

祿養言於朝用爲羣牧判官（宋史王安石傳）

張根第進士調臨江司理參軍遂昌令當改京秩以四親在堂冀以父母之恩封大父母而貤妻封及母遂致仕得通直郎如其志鄉人之賢者彭汝礪序其事自以爲不及（宋史張根傳）

疾病

劉瓛祖母病疽經年手持膏藥漬指爲爛母孔氏甚嚴明謂親戚曰阿稱便是今世曾子稱瓛小名也（南史劉瓛傳）

宗元卿早孤爲祖母所養祖母病元卿在遠輒心痛大病則大痛小病則小痛以此爲常鄉里宗事之號曰宗曾子（南史解叔謙傳）

謝貞祖母阮氏先苦風眩每發便一二日不能飲食貞時年七

歲祖母不食貞亦不食往往如此（南史謝藺傳）

范元琰祖母患癰恒自含吮（南史范元琰傳）

張元年十六其祖喪明三年元恒憂泣晝夜讀佛經禮拜以祈福祐後讀藥師經見盲者得視之言遂請七僧然七燈七日七夜轉藥師經行道每言天人師乎元爲孫不孝使祖喪明今以燈光普施法界願祖目見明元求代闇如此經七日其夜夢見一老翁以金鎞療其祖目於夢中喜躍遂卽驚覺乃徧告家人三日祖目果明其後祖臥疾再周元恒隨祖所食多少衣冠不解旦夕扶侍及祖沒號躍絕而後蘇隨其父水漿不入口三日鄉里咸歎異之縣博士楊軌等二百餘人上其狀有詔表其門閭（北史張元傳）

程公許少知孝敬大母侯疾公許不交睫者數月病革嘗其痰沫既卒哀毀踰制（宋史程公許傳）

張伯威紹熙元年武舉進士調神泉尉大母黃年九十八不忍之官黃得血痢疾瀕殆伯威刲左臂肉食之遂愈（宋史張伯威傳）

死喪

庾袞事親以孝稱或有斬其墓柏莫知其誰乃召鄰人集于墓而自責焉因叩頭泣涕謝祖禰曰德之不修不能庇先人之樹袞之罪也父老咸亦爲之垂泣自後人莫之犯（晉書庾袞傳）

王羆封霸城縣公拜驃騎大將軍加侍中開府鎮河東卒羆孫

述少聰敏有識度年八歲太祖見而奇之曰王公有此孫足爲不朽卽以爲鎮遠將軍拜太子舍人以祖憂去職述幼喪父爲羆所鞠養及居喪深合禮度于時東西交爭金革方始羣官遭喪者卒哭之後皆起令視事述請終禮制辭理懇切太祖命中使就視知其哀毀乃特許之（周書王羆傳）

鄭鮮之武帝北伐以爲右長史鮮之曾祖晉江州長史哲墓在開封求拜省帝以騎送之（南史鄭鮮之傳）

許衡爲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敎領太史院事衡病革家人祠衡曰吾一日未死寧不有事於祖考扶而起奠獻如儀旣撤家人餕怡怡如也已而卒（元史許衡傳）

耶律希亮楚材之孫鑄之子也世祖卽位阿里不哥反鑄棄其妻子挺身來歸渾都海監視希亮母子哈剌不花釋希亮縛希亮從大名王及阿魯忽二王與師世祖召希亮赴闕命爲速古兒必闍赤武宗授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脩國史希亮性至孝困厄遐方家貲散亡已盡僅藏祖考畫像四時就穹廬陳列致奠盡誠盡敬朔漠之人咸相聚來觀歎曰此中土之禮也元史耶律希亮傳

感念

曹休祖父嘗爲吳郡太守休於太守舍見壁上祖父畫像下榻拜涕泣同坐者皆嘉歎焉魏志曹休傳注

謝安拜太保進都督揚江荊司豫徐兗青冀幽并寧益雍梁十五州軍事加黃鉞薨諡曰文靖安子琰琰子混桓元嘗欲以安宅爲營混曰召伯之仁猶惠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宅邪元聞慚而止晉書謝安傳

范喬年二歲時祖馨臨終撫喬首曰恨不見汝成人因以所用硯與之至五歲祖母以告喬喬便執硯涕泣晉書范粲傳

裴子野曾祖松之宋太中大夫子野爲諸暨令初子野曾祖松之宋元嘉中受詔續修何承天宋史未及成而卒子野常欲繼成先業及齊永明末沈約所撰宋書既行子野更刪撰爲宋略二十卷其敘事評論多善約見而歎曰吾弗逮也蘭陵

蕭琛北地傅昭汝南周捨咸稱重之至是吏部尚書徐勉言之於高祖以爲著作郎掌國史及起居注梁書裴子野傳

穆崇少以盜竊爲事太祖居獨孤部劉顯謀逆平文皇帝外孫梁眷知之密遣崇告太祖後崇爲太尉宜都公薨崇子觀襲爵爲太尉右弼薨觀子壽襲爵領南部尚書進爵宜都王加征東大將軍壽辭曰臣祖崇先皇之世屬値艱危幸天贊梁眷誠心密告故得效功前朝流福於後昔陳平受賞歸功無知今眷元勳未錄而臣獨奕世受榮豈惟仰愧古賢抑亦有虧國典世祖嘉之乃求眷後得其孫賜爵郡公魏書穆崇傳

宗少文武帝辟爲主簿不起結宇衡山欲懷尙平之志少文孫測亦有祖風少靜退不樂人間永明三年詔徵太子舍人不就欲游名山乃寫祖少文所作尙子平圖於壁上測長子賓宜在都知父此旨便求祿還爲南郡丞付以家事南史宗少文傳

辛少雍少聰穎有孝行尤爲祖父紹先所愛紹先性嗜羊肝常呼少雍共食及紹先卒少雍終身不食肝北史辛紹先傳

韋思謙爲納言加太中大夫卒子嗣立爲國子祭酒遷陳州刺史卒嗣立子濟爲太原尹製先德詩四章述祖父之行辭致高雅舊唐書韋思謙傳

姚班拜戶部尚書班嘗以其曾祖察所撰漢書訓纂多爲後之注漢書者隱沒名氏將爲已說班乃撰漢書紹訓四十卷以

發明舊義行於代 舊唐書姚璹傳

薛收隋內史侍郎道衡子也收授天策府記室參軍武德七年卒子元超高宗即位轉中書舍人宏文館學士省中有盤石道衡爲侍郎時常據以草制元超每見輒泫然流涕 新唐書薛收傳

郭勸爲左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遷給事中辭不受而請贈其祖萊陽令寧遂以爲尚書祠部員外郎 宋史郭勸傳

賈逵隸拱聖爲卒至建武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請不俟郊赦贈三世官神宗曰逵武人能有念親之志其特許之 宋史賈逵傳

連庶安州應山人舉進士累遷職方員外郎卒庶始與弟庠在

鄉里時宋郊兄弟歐陽修皆依之及二宋貴達不可其志退居二十年守道好修庶既死宋郊之孫義年爲應山令緣邑人之意作堂於法興僧舍繪二宋及庶庠之像祠事之 宋史連庶傳

蕭蒲离不父母蚤喪鞠于祖父兀古匿性孝悌年十三兀古匿卒自以早失怙恃復遭祖喪哀毀踰禮族里嘉歎嘗謂人曰我於親不得終養今誰爲訓者苟不自勉何以報鞠育恩自是力學於文藝無不精 遼史蕭蒲离不傳

患難

李允祖敏莫知所終父信卒允幼孤有識之後以祖不知存亾設木主以事之 晉書李允傳

王慧龍尚書僕射愉之孫散騎侍郎緝之子初劉裕微時愉不爲禮及得志愉合家見誅慧龍歸國拜滎陽太守領長史慧龍自以遭難流離常懷憂悴乃作祭伍子胥文以寄意焉生一男一女遂絕房室布衣蔬食不參吉事舉動必以禮太子少傅游雅言於朝曰慧龍古之遺孝也 魏書王慧龍傳

劉審禮少喪母爲祖母元所養隋末大亂道不通審禮尚少自鄉里負祖母度江轉側避地及天下平西入長安元每疾病必親煮藥嘗而進元曰兒孝通幽顯吾一顧念疾輒間 新唐書劉德威傳

岳飛授少保河南北諸路招討使兵勢甚銳金兀术遁去累戰皆捷中原大震秦檜欲畫淮以北棄之乞令班師飛歸授樞密副使檜力謀殺之飛累章請罷樞柄尋還兩鎮節充萬壽觀使檜志未伸捕飛父子傅會其獄獄不成檜手書小紙付獄卽報飛死飛子雲棄市飛子霖朝散大夫敷文閣待制初飛下獄檜令親黨搜其家得御札數篋束之左藏南庫霖請於孝宗還之霖子珂以淮西十五御札辨驗彙次凡出師應援之先後皆可考嘉定間爲籲天辨誣集五卷天定錄二卷上之 宋史岳飛傳

楊存中祖宗閔永興軍路總管守永興金人陷城迎戰死之父

震知鱗州建寧砦金人來攻亦死於難存中積功至昭慶軍節度使存中父祖及母皆死難存中旣顯請于朝宗閔謚忠介震謚忠毅賜廟曰顯忠曰報忠又以家廟祭器爲請遂許祭五世前所無也祖母劉流落蜀隴存中日夜禱祠訪問閭閻數千里卒迎以歸（宋史楊存中傳）

宋德之知眉州德之大父耕性剛介棄官去莫知所終從父廉語德之曰吾昔至臨安府有人言蜀有宋宣敎者過浙西而去吾適越求之則入四明矣德之渡浙江尋訪至雪竇有蜀僧言聞諸耆去云山後有爛平山有三居士焉其一宋宣敎也德之躋攀至爛平見丹竈遺祠其上而歸（宋史宋德之傳）

廿二史言行略卷四終

廿二史言行略卷五

長洲過元旼輯

事父母門

侍奉

營養

萬石君石奮以上大夫祿歸老於家長子建爲郎中令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建爲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牏身自浣滌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以爲常（史記萬石君張叔傳）

孔奮守姑臧長賜爵關內侯事母孝謹奉養極求珍膳躬率妻

子同甘菜茹（後漢書孔奮傳）

毛義家貧以孝行稱南陽人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者志尚士心賤之自恨來固辭而去及義母死去官行服數辟公府爲縣令進退必以禮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張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迺爲親屈也斯蓋所謂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者也建初中章帝下詔褒寵義賜穀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問起居加賜羊酒壽終於家（後漢書劉趙淳于江劉周趙傳）

周磐居貧養母儉薄不充嘗誦詩至汝墳之卒章慨然而歎迺解韋帶就孝廉之舉和帝初拜謁者除任城長遷陽夏重合

令後思母兼官還鄉里及母歿哀至幾於毀滅服終遂廬於冢側公府三辟皆以有道特徵磐語友人曰昔方回支父嗇神養和不以榮利滑其生術吾親以歿矣從物何爲遂不應後漢書周磐傳

茅容郭林宗寓宿旦日容殺雞爲饌林宗謂爲已設既而以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後漢書郭太傳

孫期少爲諸生家貧事母至孝牧豕於大澤中以奉養焉遠人從其學者皆執經壟畔以追之里落化其仁讓黃巾賊起過期里陌相約不犯孫先生舍郡舉方正遣吏齎羊酒請期期驅豕入草不顧司徒黃琬特辟不行終於家後漢書孫期傳

劉茂少孤獨與母居家貧以筋力致養孝行著於鄉里後漢書劉茂傳

戴良母憙驢鳴良嘗學之以娛樂焉後漢書戴良傳

高愼歷東萊太守子式至孝常盡力供養永初中螟蝗爲害獨不食式麥圃令周彊以表州郡太守楊舜舉式孝子讓不行魏志高柔傳注

孟宗母嗜筍冬節將至時筍尚未生宗入竹林哀嘆而筍爲之出得以供母皆以爲至孝之所致感吳志孫皓傳注

陸績年六歲於九江見袁術術出橘績懷三枚去拜辭墮地術謂曰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績跪答曰欲歸遺母術大奇之吳志陸績傳

高悝少孤事母以孝聞年十三値歲饑悝菜蔬不饜每致甘肥於母晉書高崧傳

劉惔少淸遠有標奇與母任氏寓居京口家貧織芒屩以爲養雖蓽門陋巷晏如也晉書劉惔傳

王長文州府辟命皆不就長文居貧後成都王穎引爲江源令或問前不降志今何爲屈長文曰祿以養親非爲身也晉書王長文傳

孫盛起家佐著作郎以家貧親老求爲小邑出補瀏陽令晉書孫盛傳

劉殷七歲喪父弱冠博通經史綜核羣言文章詩賦靡不該覽

太傅楊駿輔政備禮聘殷殷以母老固辭駿於是表之優詔遂其高志聽終色養敕所在供其衣食蠲其傜賦賜帛二百匹穀五百斛晉書劉殷傳

何琦年十四喪父哀毀過禮性沉敏有識度好古博學事母常患甘鮮不贍乃爲郡主簿察孝廉除郎中以選補宣城涇縣令司徒王導引爲參軍不就及丁母憂服闋乃慨然嘆曰所以出身仕者非謂有尺寸之能以效智力實利微祿私展供養一旦煢然無復恃怙豈可復以朽鈍之質塵黷淸朝哉於是養志衡門不交人事耽翫典籍以琴書自娛辟命皆不就晉書何琦傳

吳猛少有孝行夏日常手不驅蚊懼其去已而噬親也年四十
邑人丁義始授其神方 晉書吳猛傳
陸慧曉舉秀才衛尉史歷諸府行參軍以母老還家侍養十餘
年不仕 南齊書陸慧曉傳
闞康之以墳籍為務四十年不出門不應州府辟宋太始中徵
通直郎不就晚以母老家貧求為嶺南小縣 南齊書臧榮緒傳
杜栖京產子國子祭酒何允以為學士以父老歸養 南齊書杜栖傳
寇臻轉宏農太守以母老屢求解任久乃從之 魏書寇讚傳
房景伯少喪父以孝聞家貧傭書自給養母甚謹 魏書房法壽傳
崔緯少孤學行脩明有名於世被徵以母老固辭 魏書崔鑒傳

崔光韶為司空從事中郎以母老解官歸養賦詩展意朝士屬
和者數十人 魏書崔亮傳
崔光父靈延龍驤將軍長廣太守慕容白曜平三齊光隨父徙
代家貧好學晝耕夜誦傭書以養父母 魏書崔光傳
張烈除陵江將軍順陽太守以母老歸養積十餘年 魏書張烈傳
王晞徵署廣平王開府功曹史晞願養母竟不受署 北齊書王晞傳
邢卲除衛將軍國子祭酒以親老還鄉詔所在特給兵力五人
并令歲一入朝以備顧問 北齊書邢卲傳
張岱為司徒左西曹掾母年八十籍注未滿岱便去官從實還
養有司以岱違制將欲糾舉宋孝武曰觀過可以知仁不須

案也 南史張岱傳
周朗為廬陵內史郡界荒蕪頗有野獸母薛氏欲見獵朗乃合
圍縱火令母觀之火逸燒郡解朗悉以秩米起屋償所燒之
限 南史周朗傳
陸杲遷太子中庶子大同七年以母老求去公卿以下祖道於
征虜亭皇太子賜黃金五十斤時人方之疏廣 南史陸杲傳
劉歊奉母兄以孝悌稱寢食不離左右母意有所須口未及言
歊已先知手自營辦狼狽供奉 南史劉懷珍傳
馮道根少孤家貧傭賃以養母行得甘肥未嘗先食必遽還以
遺母 南史馮道根傳

庾域為懷寧太守罷任還家妻子猶事井臼而域所衣大布餘
俸專充供養母好鶴唳域在位營求孜孜不怠一旦雙鶴來
下論者以為孝感所致 南史庾域傳
江淹遷祕書監侍中衛尉卿初淹年十三時孤貧常采薪以養
母曾於樵所得貂蟬一具將鬻以供養其母曰此故汝之休
徵也汝才行若此豈長貧賤也可留待得侍中著之至是果
如母言 南史江淹傳
王僧孺家貧常傭書以養母寫畢諷誦亦了 南史王僧孺傳
賀琛家貧常往還諸暨販粟以養母雖自執舟檝閑則習業 南史賀瑒傳

徐孝克性至孝遭父憂殆不勝喪所生母陳氏盡就養之道梁
末侯景寇亂孝克養母饘粥不能給妻東莞臧氏領軍將軍
盾女也甚有容色孝克乃謂曰今飢荒如此供養交闕欲嫁
卿與當世人望彼此俱濟於卿如何臧氏弗許之時有孔景
行者爲侯景將多從左右逼而迎之臧氏涕泣而去所得穀
帛悉以遺母孝克又剃髮爲沙門改名法整兼乞食以充給
焉臧氏亦深念舊恩數私致饋餉故不乏絶後景行戰死臧
氏伺孝克于途中累日乃見謂孝克曰往日之事非爲相負
今既得脫當歸供養孝克嘿然無荅於是歸俗更爲夫妻孝
克爲國子祭酒每侍宴無所食噉至席散當其前膳羞損減

帝密記以問中書舍人管斌斌自是伺之見孝克取珍果納
紳帶中斌當時莫識其意後尋訪方知其以遺母斌以啟宣
帝嗟歎良久乃敕自今宴享孝克前饌並遣將還以餉其母
時論美之 南史徐摛傳

鮑幾家貧以母老詣吏部尚書王亮干祿亮一見嗟賞舉爲舂
陵令 南史鮑泉傳

陳遺少爲郡吏母好食鍋底飯遺在役恒帶一囊每煮食輒錄
其焦以貽母後孫恩亂聚得數升恒帶自隨及敗逃竄多有
餓死遺以此得活母晝夜泣涕目爲失明耳無所聞遺還入
戶再拜號咽母豁然即明 南史潘綜傳

何子平事母至孝揚州辟從事史月奉得白米輒貨市粟麥人
曰所利無幾何足爲煩子平曰尊老在東不辦得米何心獨
饗白粲每有贈鮮肴者若不可寄致至家則不肎受母本側
庶籍注失實實未及養而籍年已滿便去職歸家時鎮軍將
軍顧覬之爲州上綱謂曰尊上年實未八十親故所知州中
差有微祿當啟相留子平曰公家正取信黃籍籍年既至便
應扶侍何容苟冒榮利乃歸家竭力供養元嘉三十年元凶
弒逆隨王誕入討以爲行參軍子平以凶逆滅理故廢已受
職事寧自解末除吳郡海虞令縣祿唯供養母一身不以及
妻子人疑其儉薄子平曰希祿本在養親不在爲已問者慙

而退 南史何子平傳

樂頤之庾杲之嘗往候頤之爲設食唯枯魚菜菹杲之曰我不
能食此母聞之自出常膳魚羮數種杲之曰卿過於茅季偉
我非郭林宗 南史樂頤之傳

韓懷明師南陽劉虯虯嘗一日廢講獨居涕泣懷明竊問虯家
人荅云是外祖亾日時虯母亦已亾矣懷明聞之即日罷學
還家就養虯歎曰韓生無邱吾之恨矣家貧肆力以供甘脆
嬉怡膝下朝夕不離母側 南史韓懷明傳

劉曇淨除安西行參軍事母淳至身營飡粥不以委人 南史劉慧斐傳

雷紹辭母求師經年通孝經論語嘗讀書至人行莫大於孝乃

投卷歎曰吾離違侍養非人子之道卽還鄉里躬耕奉養（北史雷紹傳）

陸政性至孝其母吳人好食魚北土魚少政求之常苦難後宅側忽有泉出而有魚遂得以供膳時人以爲孝感所致因謂其泉爲孝魚泉（北史陸通傳）

韋溫父綬以散騎常侍致仕溫授咸陽尉入爲監察御史以父在田里憲府禮拘難於省謁不拜換著作郎（舊唐書韋溫傳）

陳子昂擢右拾遺署軍曹以父老表解官歸侍詔以官供養（新唐書陳子昂傳）

劉子翼在隋爲著作郎貞觀初召之辭以母老詔許終養江南

道巡察使李襲譽嘉其孝表所居爲孝慈里（新唐書劉褘之傳）

韋繩舉孝廉以母老不肎仕踰二十年乃歷長安尉（新唐書韋湊傳）

姜公輔爲翰林學士歲滿當遷上書以母老賴祿而養求兼京兆戶曹參軍事（新唐書姜公輔傳）

陸贄第進士中博學宏辭調鄭尉罷歸壽州刺史張鎰有重名贄往見語三日奇之請爲忘年交既行餉錢百萬曰請爲母夫人一日費贄不納止受茶一串曰敢不承公之賜（新唐書陸贄傳）

胡証擢殿中侍御史爲韶州刺史以母老辭爲太子舍人（新唐書胡証傳）

支叔才隋末荒饉夜丐食野中還進母爲賊執欲殺之告以情賊閔其孝爲解縛（新唐書支叔才傳）

王祚爲郡小吏從晉祖入洛掌鹽鐵案以母老解職歸（宋史王溥傳）

顏衎爲駕部郎中鹽鐵判官以母老懇辭有詔止守本官未幾拜御史中丞復抗表求侍養改戶部侍郎衎又堅乞罷免詔書褒許卽與其母東歸（宋史顏衎傳）

趙良規遷尚書工部侍郎判本部知濠州良規子君錫性至孝母亡事父良規不違左右夜則寢於傍凡衾裯薄厚衣服寒溫藥石精粗飲食旨否櫛髮翦爪整冠結帶如內則所載者無不親之及登進士第以親故不願仕良規每出必扶掖上下至雜立僕御中嘗從謁文彥博彥博異其容止問而知之

語諸子令視以爲法（宋史趙安仁傳）

彭乘益州華陽人進士及第嘗與同年生登相國寺閣皆瞻顧鄉關有從官之樂乘獨西望悵然曰親老矣安敢舍晨昏之奉而圖一身之榮乎翌日奏乞侍養居數日授漢陽軍判官遂得請以歸久之有薦其文行者召試爲館閣校勘固辭還家後除秘書省著作佐郎遷本省丞集賢校理懇求便親得知普州蜀人得守鄉郡自乘始（宋史彭乘傳）

李仕衡遷左衛大將軍仕衡子丕緒蔭補將作監主簿及仕衡歸老丕緒時爲尚書虞部員外郎請解官就養朝廷以爲郎故事不許請削一官乃聽未幾還之（宋史李仕衡傳）

周審玉知鳳翔府代還奉朝請丁內艱謂親友曰僕齒髮遲暮而未能辭祿仕者良以慰母心耳今可行其志矣乃拜章請老得千牛衛大將軍致仕 宋史周審玉傳

范仲淹子純仁進士第調知武進縣以遠親不赴易長葛又不往仲淹曰汝昔日以遠爲言今近矣復何辭純仁曰豈可重於祿食而輕去父母耶雖近亦不能遂養焉仲淹沒始出仕 宋史范純仁傳

包拯除大理評事出知建昌縣以父母皆老辭不就得監和州稅父母又不欲行拯卽解官歸養 宋史包拯傳

趙抃以太子少保致仕而官其子屼提舉兩浙常平以便養屼

奉抃遍遊諸名山吳人以爲榮 宋史趙抃傳

張昇官度支員外郎夏竦經略陝西薦其才換六宅使涇原秦鳳安撫都監未幾以母老求歸故官得知絳州改京西轉運使知鄭州又以母辭或指爲避事范仲淹言於朝曰張昇豈避事者乃許歸養 宋史張昇傳

歐陽修拜太子少師修子棐調陳州判官以親老不仕修卒服除始爲審官主簿 宋史歐陽修傳

彭思永爲戶部侍郎子衛孝謹以父老棄官家居十餘年 宋史彭思永傳

蘇轍授商州軍事推官時父洵被命修禮書兄軾簽書鳳翔判官轍乞養親京師 宋史蘇轍傳

高登攝歸善令登事其母至孝舟行至封康間阻風方念無以奉晨膳忽有白魚躍于前 宋史高登傳

歐陽守道少孤貧無師自力於學里人聘爲子弟師主人瞷其每食舍肉密歸遺母爲設二器馳送乃肯肉食鄰媼見無不歎息感動 宋史歐陽守道傳

高頔周顯德中符彥卿奏署掌書記時太宗親迎懿德皇后於大名彥卿遣頔迎候日夕陪接尤伸款好後隨彥卿鎭鳳翔會詔留彥卿洛陽頔復爲天雄軍掌書記後以病免居於魏雍熙二年太宗親試貢士頔子南金舉學究自陳曰臣父年

八十四嘗佐使幕久已罷職家貧無以存養願賜一第庶獲寸祿以及老父上問左右其父何人宰相宋琪以頔對且言其素行廉介老而彌厲甚爲搢紳推重上曰此高頔子耶頔在大名幕中嘗與朕遊處迨逾旬月晨暮對接飲食常拱手危坐未嘗少懈其恭謹蓋天性也惜其老矣不欲煩以官政卽擢南金第拜頔左補闕致仕 宋史高頔傳

穆修調泰州司理參軍貶池州遇赦得釋迎母居京師間出遊匄以給養 宋史穆修傳

石延年累舉進士不中眞宗錄三舉進士以爲三班奉職延年恥不就張知白素奇之謂曰母老乃擇祿耶延年不得已就

命宋史石延年傳
易延慶父贊授道州刺史延慶知臨淮縣贊卒服闋延慶以母老稱疾不就官宋史易延慶傳
郭琮幼喪父事母極恭順娶妻有子移居母室凡母之所欲必親奉之居常不過中食絕飲酒茹葷者三十年以祈母壽母年百歲耳目不衰飲食不減宋史郭琮傳
越州應天寺僧幼貧無以養母剃髮乞食以給晨夕母年一百五歲而終宋史郭琮傳
李瓊以鬻繒爲業事母孝夜常十餘起省母母喜食時新瓊百方求市得必十倍酬其直宋史顧忻傳

朱泰家貧鬻薪養母常適數十里外易甘旨以奉母泰服食麤糲戒妻子常候母色一日雞初鳴入山及明憩于山足遇虎搏攫負之而去泰已瞑眩行百餘步忽稍醒厲聲曰虎爲暴食我所恨母無託爾虎忽棄泰於地走不顧如人疾驅狀泰匍匐而歸母扶持以泣泰亦彊舉動不踰月如故鄉里聞其孝感率金帛遺之里人目爲朱虎殘宋史朱泰傳
陳思道事母兄以孝悌聞鬻醯市側以給晨夕宋史陳思道傳
臺亨工畫元豐中朝廷修景靈宮調天下畫工詣京師選試其優者待詔翰林昇以官祿亨名第一以父老固辭歸養閭里賢之宋史蘇慶文傳

楊芾性至孝歸必市酒肉以奉二親未嘗及妻子紹興五年大饑爲親負米百里外遇盜奪之不與盜欲兵之芾慟哭曰吾爲親負米不食三日矣幸哀我盜義而釋之宋史毛洵傳
許瓊開寶五年子永罷盧氏縣尉詣匭上言臣年七十五父瓊年九十九長兄年八十一次兄年七十九欲乞近地一官以就榮養上覽奏召永訊之即命迎其父赴闕瓊得對于講武殿上顧問久之悉能奏對而詞氣不衰言唐末以來事歷歷可聽上悅其父子俱享遐壽授永鄢城令宋史陳搏傳
孫侔早孤事母盡孝志於祿養故屢舉進士及母病革自誓終身不求仕客居江淮間士大夫敬畏之劉敞知揚州言其孝

弟忠信足以扶世矯俗求之朝廷呂公著王安石之流也詔以爲揚州教授辭敞守永興辟入幕府亦辭英宗時沈遘及王陶韓維連薦之授忠武軍推官常州判官皆不赴宋史孫侔傳
蒲察通熙宗選護衛見通名以筆識之通以父老懇乞就養衆訝之曰得充侍衛終身榮貴今乃辭過人遠矣朝廷義而從之金史蒲察通傳
李獻能權左右司郎中獻能家故饒財盡於貞祐之亂在京師無以自資其母素豪奢厚於自奉小不如意則必訶譴入視之殆不堪憂獻能處之自若也時人以純孝稱之金史李獻能傳
鐵哥父斡脫赤叔父那摩那摩爲國師斡脫赤領迦葉彌兒萬

戶斡脫赤殁鐵哥甫四歲從那摩入見帝問誰氏子對曰兒
斡脫赤子也帝方食雞輟以賜鐵哥鐵哥捧而不食帝問之
對曰將以遺母帝奇之加賜一雞元史鐵哥傳
宋本官太中大夫本未弱冠聚徒以養親元史宋本傳
迭里彌實事母至孝年四十猶不仕或問之曰吾不忍舍吾母
以去也元史迭里彌實傳
王閏父素多貲既老盡廢之不甘淡薄每食必需魚肉閏朝夕
勤苦入市營奉無闕父性復乖戾閏左右承順甚得其歡心
元史王閏傳
王思聰素力田農隙則教諸生得束修以養親母喪盡哀父繼

娶楊氏事之如所生以家多幼稚侵父食別築室曰養老堂
奉之朝夕定省愈久不怠元史王思聰傳
劉通家貧業農母卜氏好聲樂每眩技者以簫鼓至門必令娛
侍或自歌舞以悅母心元史劉通傳
張旺舅幼失父母陳氏居貧守志旺舅九歲賣餳以養元史張旺舅傳
張恭以兵部符署鷹房府案牘親老辭歸侍養父喪侍母馮氏
尤謹歲凶恭夫婦采野菜爲食而營奉甘旨無乏元史張恭傳
武恪除祕書監典簿丁內艱再除中瑞司典簿改汾西縣尹皆
不起人或勸之仕恪曰向爲親屈今親已死不復仕矣居數
歲泰不華舉恪爲平陽沁水縣尹亦不赴近臣又薦爲授經

郎恪遂陽爲瘖瘂不就元史武恪傳

致敬

司馬朗九歲人有道其父字者朗曰慢人親者不敬其親者也
客謝之魏志司馬朗傳
常林年七歲有父黨造門問林伯先在否汝何不拜林曰雖當
下客臨子字父何拜之有於是咸其嘉之魏志常林傳
劉驎之車騎將軍桓沖請爲長史驎之固辭不受沖嘗到其家
驎之於樹條桑使者致命驎之曰使君既枉駕光臨宜先詣
家君沖聞大愧於是乃造其父父命驎之然後方還拂短褐
與沖言話父使驎之於內自持濁酒蔬菜供賓沖勑人代驎

之斟酌父辭曰若使從者非野人之意也沖慨然至昏乃退
晉書劉驎之傳
謝藺五歲每父母未飯乳媼欲令藺先飯藺曰既不覺飢彊食
終不進舅阮孝緒聞之歎曰此兒在家則曾子事君則藺生
因名曰藺梁書謝藺傳
陶季直祖愍祖以四函銀列置於前令諸孫各取季直時四歲
獨不取人問其故季直曰若有賜當先父伯不應度及諸孫
故不取梁書陶季直傳
江智深夷之弟子也父僧安夷有盛名夷子湛又有清譽父子
並貴達智深父少無名問湛禮敬甚簡智深常以爲恨自非

節歲不入湛門南史江夷傳

王僧孺年五歲有饑其父冬李先以一與之僧孺不受曰大人未見不容先嘗南史王僧孺傳

張希崇拜靈武節度使希崇事母至孝朝夕母食必侍立左右徹饌乃敢退五代史張希崇傳

郭廷謂爲靜江軍節度觀察留後廷謂事母以孝聞未嘗不束帶立侍宋史郭廷謂傳

陳省華拜左諫議大夫景德中省華子堯叟掌樞機堯佐直史館堯咨知制誥與省華同在北省賓客至堯叟兄弟侍立省華側客不自安多引去宋史陳堯佐傳

蘇慶文母少寡慶文懼其妻不能敬事每戒之曰汝事吾母少不謹必逐汝妻奉敎母得安其室終身宋史蘇慶文傳

承志

趙孝父普爲田禾將軍任孝爲郎每告歸常白衣步擔嘗從長安還欲止郵亭亭長先時聞孝當過以有長者客掃灑待之孝既至不自名長不肯內因問曰聞田禾將軍子當從長安來何時至乎孝曰尋到矣於是遂去後漢書趙孝傳

袁閎父賀爲彭城相閎往省謁變名姓徒行無旅既至府門連日吏不爲通會阿母出見閎驚入白夫人乃密呼見既而辭去賀遣車送之閎稱眩疾不肯乘反郡界無知者後漢書袁安傳

江灌遷吏部郎時謝奕爲尚書託以事免之灌子績除祕書郎以父與謝氏不穆故謝安之世辟召無所從論者多之晉書江逌傳

胡威父質征東將軍荊州刺史威早厲志尚質之爲荊州也威自京都定省家貧無車馬僮僕自驅驢單行每至客舍躬放驢取樵炊爨食畢復隨侶進道既至見父停廐中十餘日告歸父賜絹一匹爲裝威曰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以爲汝糧耳威受之辭歸質帳下都督先威未發請假還家陰資裝於百餘里要威爲伴每事佐助行數百里威疑而誘問之既知乃取所賜絹與都督謝而遣之後因他信以白質質杖都督一百除吏名晉書胡威傳

劉歊寢疾恐貽母憂乃自言笑勉進湯藥謂兄霽杳曰兩兄祿仕足伸供養歊之歸泉復何所憾願深割無益之悲南史劉懷珍傳

劉瓛母孔氏瓛娶王氏女王氏穿壁挂履土落孔氏牀上孔氏不悅瓛卽出其妻南史劉瓛傳

張緬起家祕書郎爲淮南太守遷雲麾外兵參軍武陵太守太子洗馬中舍人緬母劉氏以父沒家貧葬禮有闕遂終身不居正室不隨子入官府緬在郡所得俸祿不敢用至乃妻子不易衣裳及還都並供之母振遺親屬雖累載所蓄一朝隨盡緬私室常闃然如貧素者南史張玄策傳

薛天生母遭艱菜食天生亦菜食母未免喪而死天生終身不食魚肉南史華寶傳

樂頤之嘗遇病與母隔壁忍病不言嚙被至碎恐母之哀已也南史樂頤之傳

楊收以母奉佛幼不食肉舊唐書楊收傳

李迥秀拜兵部尚書迥秀母少賤妻嘗詈媵婢母聞不樂迥秀即出其妻或問之荅曰娶婦要欲事姑苟違顏色何可留後所居堂產芝草犬乳鄰猫中宗以爲孝感旌大門閭新唐書李大亮傳

岑文本擢中書舍人授侍郎踰年爲令文本事母以孝顯弟文

昭任校書郎多交輕薄帝不悅謂文本曰卿弟多過朕將出之文本曰臣少孤母所鍾念者弟也不欲離左右今若外出母必憂無此弟是無老母也泣下嗚咽帝愍其意召文昭讓敕卒無過新唐書岑文本傳

王播與弟炎起並擢進士播拜左僕射起歷河中節度使炎太常博士起子龜性高簡博知書傳無貴冑氣常以光福第賓客多更任永達里林木窮僻構半隱亭以自適侍父至河中盧中條山朔望一歸省州人號郎君谷未始以人事自嬰新唐書王播傳

沈季詮少孤事母孝未嘗與人爭皆以爲怯季詮曰吾怯乎爲人子者可遺憂於親乎哉新唐書沈季詮傳

李邕父善淹貫古今不能屬辭故人號書簏爲文選注居汴鄭問講授諸生四遠至傳其業號文選學邕少知名始善注文選釋事而忘意書成以問邕邕不敢對善詰之邕意欲有所更善曰試爲我補益之邕附事見義善以其不可奪故兩書竝行新唐書李邕傳

李穆拜中書舍人以與盧多遜狎又爲秦王廷美草朝辭笏記爲言者所劾責授司封員外郎復拜中書舍人史館修撰判館事穆性至孝穆坐秦王事屬吏其子惟簡紿祖母以穆奉詔鞫獄臺中及責授爲省郎還家亦不以白母每隔日陽

爲入直即訪親友或游僧寺免歸暨于牽復母終弗之知宋史李穆傳

范仲淹子純祐仲淹守蘇州首建郡學聘胡瑗爲師瑗立學規良密生徒數百多不率教仲淹患之純祐尚未冠輒白入學齒諸生之末盡行其規諸生隨之遂不敢犯自是蘇學爲諸郡倡寶元中西夏叛仲淹連官關陝皆將兵純祐與將卒錯處鈎深擿隱得其子否由是仲淹任人無失而屢有功仲淹師環慶議城馬鋪砦砦偪夏境夏懼扼其衝侵撓其役純祐率兵馳據其地夏衆大至且戰且役數日而成一路恃之以安宋史范仲淹傳

賈易七歲而孤母彭以紡績自給日與易十錢使從學易不忍使一錢每浹旬輒復歸之（宋史賈易傳）

章誼還徽猷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金遣李永壽王翊來欲遣大臣爲報使參政席益以母老辭薦誼爲代加誼龍圖閣學士充軍前奉表通問使初席益薦誼使金帝曰誼亦母老朕當自諭之誼聞命略無難色戒其家人勿使母知將行告母曰是行不數月卽歸大似往年太學謁告時爾及還母竟不知其使金也（宋史章誼傳）

趙善應官修武郎江西兵馬都監母畏雷每聞雷則披衣走其所嘗寒夜遠歸從者將扣門遽止之曰無恐吾母露坐達明門啟而後入（宋史趙汝愚傳）

胡安國著春秋傳除寶文閣直學士卒安國子寧主管台州崇道觀安國之傳春秋也修纂檢討盡出寧手寧又著春秋通旨以羽翼其書云（宋史胡安國傳）

鐵哥世祖卽位命備宿衛鐵哥年十七詔擇貴家女妻之辭曰臣母漢人每欲求漢人女爲婦臣不敢傷母心乃爲娶冉氏女（元史鐵哥傳）

李黼工部尚書守中之子守中性卞急遇諸子極嚴每一飲酒輒半月酔不解黼百計承順求寧親心終不可得跪而自訟往往達旦無幾微厭怠之意（元史李黼傳）

顯親

張酺爲太尉父常居田里酺每有遷職輒一詣京師常來候酺適會歲節公卿罷朝俱詣酺府舉酒上壽極歡卒日衆人皆慶羨之（後漢書張酺傳）

黃朗爲人宏通有性實父爲本縣卒朗感其如此抗志游學仕爲長安令魏令遷襄城典農中郎將涿郡太守卒始朗爲君長自以父故常忌不呼鈴下伍伯而呼其姓字至於忿怒亦終不言（魏志裴潛傳注）

陶侃早孤貧爲縣吏范逵嘗過侃時倉卒無以待賓其母乃截髮得雙髲以易酒肴及侃爲江夏太守加鷹揚將軍侃備威儀迎母官舍鄉里榮之（晉書陶侃傳）

殷不害事老母勤劇無所不至仕梁爲廷尉平兼東宮通事舍人簡文以不害善事親賜其母蔡氏錦裙襦氈席被褥單複畢備（南史殷不害傳）

趙隱字彥深避齊廟諱改以字行父奉伯仕魏位中書舍人行洛陽縣令彥深貴贈司空彥深幼孤貧事母甚孝性聰敏善書計安閑樂道不雜交游爲雅論所歸服初爲尚書令司馬子如賤客供寫書子如善其無誤欲將入觀省舍隱靴無氈衣帽穿弊子如給之用爲書令史補正令史子如舉彥深後彥深典機密封宜陽王爲司徒彥深母傅氏雅有操識彥深

三歲傅便孀居家人欲以改適自誓以死彥深五歲傅謂之曰家貧兒小何以能濟彥深泣而言曰若天哀矜兒大當仰報傅感其意對之流涕及彥深拜太常卿還不脫朝服先入見母跪陳幼小孤露蒙訓得至於此母子相泣久之然後改服後爲宜陽國太妃北史趙彥深傳

孫逖父嘉之歷曲周襄邑二縣令逖拜中書舍人逖自以通籍禁闈其父官纔邑宰乃上表陳情曰臣父嘉之雖當耆齒幸遇明時綿歷驅馳纔及令長臣夙荷嚴訓累登淸秩頻遷省闥又拜掖垣地近班榮臣則過量途遙日暮父乃後時在公府有偷榮之責於私庭無報德之効反慚烏鳥徒厠鴛鴻伏望降臣一外官特乞微恩稍霑臣父元宗優詔獎之授嘉之宋州司馬致仕舊唐書孫逖傳

崔邠爲太常卿知吏部尚書銓故事太常始視事大閱四部樂都人縱觀邠自第去帽親導母輿公卿見者皆避道都人榮之新唐書崔邠傳

劉遂淸性至孝居父喪哀毁鄉里稱之嘗爲淄州刺史迎其母及郊遂淸爲母執轡行數十里州人咸以爲榮五代史劉鄩傳

楊廷璋有姊周祖聘之廷璋省其姊周祖愛其純謹姊卒留廷璋給事左右卽位追册廷璋姊爲淑妃擢廷璋爲右飛龍使廷璋固辭不拜願推恩其父洪裕卽令召洪裕赴闕以老病辭就拜金紫光祿大夫眞定少尹宋史楊廷璋傳

張齊賢孤貧力學有遠志後齊賢拜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齊賢母孫氏年八十餘封晉國太夫人每入謁禁中上歎其福壽有令子多手詔存問加賜輿縉紳榮之宋史張齊賢傳

陳省華拜左諫議大夫子堯叟拜右僕射知河陽舊制登樞近者母妻卽封郡夫人堯叟以父在朝母止從父封遂以妻封表讓于母朝廷援制不許父既卒帝欲褒封其母以問王旦旦曰雖私門禮制未闋公朝降命亦無嫌也乃封上黨郡太夫人進封滕國宋史陳堯佐傳

陳漸淳化中與其父堯封皆以進士試廷中太宗擢漸第輒辭不就願擢其父許之宋史陳堯佐傳

任中正進士及第爲太子賓客知鄆州以母老徙曹州遷禮部尚書初中正母入謁禁中與陳彭年王曾張知白妻同見眞宗命中正母爲班首且賜坐中正事親孝平居簡素而飲食極豐美宋史任中正傳

張觀授祕書省祕書郎歷御史中丞以父居業高年多病請便郡以觀文殿學士知許州拜左丞卒贈吏部尚書謚文孝觀性至孝初爲祕書郎其父方爲州從事因上書願以官授父眞宗嘉之以居業爲京官及觀貴居業繇恩至大府卿居業嘗過洛嘉其山川風物曰吾得老于此足矣觀於是買田宅

營林樹以適其意蚤起奉藥膳然後出視事未嘗一日廢也宋史張觀傳

趙槩除天章閣待制糾察在京刑獄歐陽修知制誥槩代之郊祀當任子進階爵乞回其恩封母郡太君宰相謂曰君即為學士擬封不久矣槩曰母年八十二願及今拜君賜以為榮乃許之後遂為例宋史趙槩傳

蔡襄舉進士進知制誥帝賜其母冠帔以示寵宋史蔡襄傳

盧革以光祿卿致仕用子秉恩轉通議大夫退居于吳十五年秉為發運使得請歲一歸覲後帥渭乞解官終養帝數賜詔慰勉時以為榮宋史盧革傳

任諒九歲而孤舅欲奪母志諒挽衣泣曰豈有為人子不能養其親者乎母為感動而止諒力學自奮年十四即冠鄉書登高第擢知渭州以母憂去復起為京兆卒宋史任諒傳

楊文仲七歲而孤母胡年二十有八守節自誓教養諸子文仲既冠以春秋貢其母喜曰汝家至汝三世以是經收效矣宋史楊文仲傳

張愈除試祕書省校書郎願以授父顯忠而隱於家宋史張愈傳

韓知古善謀有識量太祖平薊時知古六歲為淳欽皇后兄欲穩所得后來嬪知古從焉未得省見久之負其有怏怏不得志挺身逃庸保以供貧用其子匡嗣得親近太祖召見與語賢之命參謀議遼史韓知古傳

拜降父忽都卒時拜降生數月母徐氏鞠育教誨甚至每曰吾惟一子已童丱矣不可使不知學顧縣僻左無良師友遂遣從師大名城中弱冠丞相阿朮南攻襄陽江陵諸郡以偏裨隸麾下後陞資國院使母徐氏卒遂奔喪于杭時酒禁方嚴帝特命以酒十罌官給傳致墓所以備奠禮初徐氏盛年守節教子甚嚴比拜降貴事上于朝特旌其門及老見拜降歷官有聲譽喜曰有子如是吾死可瞑目矣元史拜降傳

陳祐少好學家貧母張氏嘗翦髮易書使讀之長遂博通經史穆王府署祐為其府尚書賜其父母銀十鋌錦衣一襲元史陳祐傳

雷膺父淵金監察御史膺生七歲而孤金末母挈膺北歸艱險備嘗織紝以為業課膺讀書膺篤志於學事母以孝聞太宗時詔郡國設科選試凡占儒籍者復其家膺年甫弱冠得與其選愈自砥礪遂以文學稱膺拜淮西江北道提刑按察副使以母老辭還行臺侍御史奉母之官丁母憂去官起復拜集賢學士卒元史雷膺傳

諫過

吳祐父恢為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隨從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領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

珍怪上爲國家所疑下爲權戚所至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
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嫌疑之間誠先賢所
愼也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後漢書吳祐傳）
蕭倣拜嶺南節度使子廩遷尙書郎倣領南海解官往侍南海
多穀紙倣敕諸子繕補殘書廩諫曰州距京師且萬里書成
不可露齎必貯以囊笥貪者何望得無薏苡嫌乎倣曰善吾
思不及此乃止（新唐書蕭瑀傳）
史孝章資修謹父憲誠以戰力奮負客用挽彊擊劍相矜孝章
獨退讓如諸生稱道皆詩書魏博節度使李愬閱大將子弟
籍于軍孝章願以文署職愬奇之檄試都督府參軍憲誠得

魏遷士曹參軍孝章見父數奸命內非之承間諫曰大河之
北號富彊然而挻亂取地天下指河朔若夷狄然今大人身
封侯家富不貲非痛洗濯竭節事上恐吾踵不旋禍且至因
涕下沾衿父戇武不盡聽文宗賢之擢孝章節度副使累遷
檢校左散騎常侍父欲助李同捷孝章切爭憲誠稍憚其義
又勸出師討同捷自明帝益嘉之進檢校工部尙書及兵出
父敕孝章統之入朝勞予蕃厚憲誠亦上書求覲帝知非憲
誠意特緣孝章悟發故分相衛澶而授孝章節度使未至魏
人亂父卒死于軍帝念史氏禍而郵孝章故奪喪拜右金吾
衛將軍從節鄜坊進檢校戶部尙書久之自邠寧以病丐還

卒（新唐書史孝章傳）
李林甫進中書令封晉國公子岫爲將作監見權勢熏灼愓然
懼常從游後園見輦重者跪涕曰大人居位久枳棘滿前一
旦禍至欲比若人可得乎林甫不樂曰勢已然可柰何久之
林甫卒未葬楊國忠安祿山暴其短劾其姦詔悉奪官爵斲
棺更以小櫬用庶人禮葬之諸子司儲郎中㟧太常少卿嶼
及岫等悉徙嶺南黔中籍其家（新唐書李林甫傳）
徒單航一名張僧駙馬樞密使某之子也父號九駙馬授都元
帥權平章殊不允人望張僧時爲吏部侍郎力勸其父請解
帥職遂拜平章（金史徒單航傳）

遵訓

雋不疑爲京兆尹京師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
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卽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
飲食語言異於他時或亾所出母怒爲之不食故不疑爲吏
嚴而不殘（漢書雋不疑傳）
左思父雍起小吏以能擢授殿中侍御史思少學鍾胡書及鼓
琴並不成雍謂友人曰思所曉解不及我少時思遂感激勤
學兼善陰陽之術貌寢口訥而辭藻壯麗不好交遊惟以閑
居爲事造齊都賦一年乃成復欲賦三都會妹芬入宮移家
京師乃詣著作郎張載訪岷邛之事遂構思十年門庭藩溷

皆著筆紙遇得一句卽便疏之自以所見不博求爲祕書郎及賦成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爲之紙貴思退居宜春里專意典籍晉書左思傳

張緒子充少好逸遊緒嘗告歸至吳始入西郭逢充獵右臂鷹左牽狗遇緒船至便放紲脫韝拜於水次緒曰一身兩役無乃勞乎充跪曰充聞三十而立今充二十九矣請至來歲緒曰過而能改顏氏子有焉及明年便修改南史張裕傳

張稷子嵊少敦孝行年三十餘猶斑衣受稷杖動至數百收淚歡然南史張裕傳

樊遜少好學其仲兄以造氈爲業亦常優饒之遜自責曰爲人

弟獨愛安逸可不愧於心乎欲同勤事業母馮氏謂曰汝欲謹小行邪遜感母言遂專心典籍恒書壁作見賢思齊四字以自勸北史樊遜傳

崔元暐補庫部員外郎其母盧氏嘗誡之曰吾見姨兄屯田郎中辛元馭云兒子從宦者有人來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若聞貲貨充足衣馬輕肥此惡消息吾常重此言以爲確論比見親表中仕宦者多將錢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此物從何而來必是祿俸餘資誠亦善事如其非理所得此與盜賊何別縱無大咎獨不內媿於心孟母不受魚鮓之饋蓋爲此也汝今坐食祿俸榮幸已多若其不能忠清何以戴天履地孔子云雖日殺三牲之養猶爲不孝又曰父母惟其疾之憂特宜修身潔己勿累吾此意也元暐遵奉母氏教誡以清謹見稱舊唐書崔元暐傳

趙武孟少游獵以所獲饋其母母泣曰汝不好書而敖蕩吾安望哉不爲食武孟感激遂力學淹該書記自長安丞爲右臺侍御史著河西人物志十篇新唐書趙彥昭傳

韋表微羈丱能屬文母訓諭稍厲輒不敢食以是未嘗譴責新唐書韋表微傳

歐陽修四歲而孤母鄭守節自誓親誨之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幼敏悟過人讀書輒成誦及冠嶷然有聲宋興且百年

而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習鎪刻駢偶淟涊弗振士因陋守舊論卑氣弱蘇舜元舜欽柳開穆修輩咸有意作而張之而力不足修游隨得唐韓愈遺槀於廢書簏中讀而心慕焉苦志探賾至忘寢食必欲并轡絕馳而追與之並舉進士試南宮第一擢甲科調西京推官始從尹洙游爲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堯臣游爲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宋史歐陽修傳

蘇軾生十年父洵游學四方母程氏親授以書比冠博通經史師父洵爲文洵晚讀易作易傳未究命軾述其志軾成易傳宋史蘇軾傳

陳瓘少好讀書不喜爲進取學父母勉以門戶事乃應舉一出
中甲科宋史陳瓘傳

董槐少喜言兵陰讀孫武曹操之書而曰使吾得用將汎掃中
土以還天子槐論事慷慨自方諸葛亮周瑜父永遇槐嚴聞
其自方怒而譆曰不力學又自喜大言此狂生耳吾弗願也
槐心愧乃益自摧折學於永嘉葉師雍聞輔廣者朱熹之門
人復往從廣廣難其善學登進士第授判福州福建路安撫
大使封許國公宋史董槐傳

胡穎父㻂二子長曰顯有拳勇以材武入官數有戰功穎成童
卽能倍誦諸經中童子科復從兄學弓馬母不許曰汝家世

儒業不可復爾也遂感勵苦學尤長於春秋宋史胡穎傳

李筠爲檢校太尉太祖受周禪筠起兵死筠性暴事母甚孝每
怒將殺人母屛風後呼筠筠趨至母曰聞將殺人可免乎爲
吾曹增福爾筠遽釋之宋史李筠傳

邢抱朴好學博古爲南院樞密使初抱朴與弟抱質受經于母
陳氏皆以儒術顯抱質亦官至侍中時人榮之遼史邢抱朴傳

孛蘭奚父律實狀貌魁偉有謀善騎射太宗嘗問以軍旅之事
應對稱旨卽命爲千戶尋以爲齊王府司馬後從睿宗伐金
有功詔還宿衛以疾卒孛蘭奚英邁有父風幼孤能自刻厲
如成人暇日習弓馬夜則讀書其母嘗訓之曰汝父忠勇絕
人天不假年汝能自立則汝父歿無憾矣孛蘭奚由是感激
期以成父之志從軍有功襲父官爲齊王司馬世祖親征乃
顏以齊王兵從兵始交孛蘭奚躍馬陷陣斬其旗所嚮披靡
世祖遙望見壯之有頃乃顏兵遁走孛蘭奚馳歸以捷聞世
祖大悅勞之曰無忝汝父矣賜黃金五十兩金織文二疋授
宣威將軍信州路達魯花赤元史孛羅奚傳

泰起宗生長兵間學書無從得嘗父順削柳爲簡寫以授之成
誦削去更書會立蒙古學學輒成辟武衛譯史累遷兵部尚
書元史泰起宗傳

張翥父爲杭州鈔庫副使翥少時負其才雋豪放不覊好蹴踘

喜音樂不以家業屑其意其父以爲憂翥一旦翻然改曰大
人勿憂今請易業矣乃謝客閉門讀書晝夜不暫輟受業於
李存道德性命之說多所研究又從仇遠學遂以詩文知名
一時居久之傅嚴起薦翥隱逸召爲國子助教歷河南行省
平章政事翰林學士承旨元史張翥傳

蕭道壽母年八十餘道壽事養盡禮母或怒欲罰之道壽自進
杖伏地以受杖足母命起乃起起復再拜謝違教拱立左右
俟色喜乃退元史蕭道壽傳

離別

孟宗爲監池司馬自能結網手以捕魚作鮓寄母母因以還之

曰汝爲魚官而以鮓寄我非避嫌也遷吳令時皆不得將家之官每得時物來以寄母常不先食吳志孫晧傳注

顧悌遷偏將軍悌父向歷四縣令年老致仕悌每得父書常灑掃整衣服更設几筵舒書其上拜跪讀之每句應諾畢復再拜若父有疾耗之問至則臨書垂涕聲語哽咽吳志顧雍傳注

張緬車騎將軍宏策子齊永元末宏策從高祖入伐留緬襄陽年始十歲每聞軍有勝負憂喜形於顏色梁書張緬傳

尉遲迥父俟兜尚太祖姊昌樂大長公主俟兜卒迥爲大都督益潼等十八州諸軍事益州刺史迥性至孝色養不怠身雖在外所得四時甘脆必先薦奉然後致嘗大長公主年高多

病迥往在京師每退朝參候起居憂悴形於容色大長公主每爲之和顏進食以寧迥心太祖知其至性徵迥入朝以慰其母意周書尉遲迥傳

狄仁傑授并州法曹參軍親在河陽仁傑登太行山反顧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悵久之雲移乃得去新唐書狄仁傑傳

令狐楚貢進士及第桂管觀察使王拱愛其材將辟楚懼不至乃先奏而後聘雖在拱所以父官并州不得奉養未嘗豫宴樂新唐書令狐楚傳

耿全斌父顥懷順軍校戍西蜀全斌往省乘舟泝江夜大風失纜漂七十里至曙風未止舟忽泊岸人頗異之宋史耿全斌傳

管如德父景模授淮西宣撫使如德爲江州都統制先是如德嘗被俘虜思其父與同輩七人間道南馳爲邏者所獲械送于郡如德伺邏者怠卽引械擊死數十人各破械脫走間關萬里達父所景模喜曰此眞吾兒也元史管如德傳

劉哈剌八都魯擢太醫院管勾昔里吉叛宗王別里鐵穆而奉命往征之哈剌八都魯從行將行聞母疾請歸省帝命給驛而歸既見母不敢以遠役告母亦微知之謂曰汝第行我疾安矣遂卽辭去忍淚不下而鼻血暴出數里弗止馳至王所進擊大破之王乃命哈剌八都魯獻俘行宮帝見其瘠甚輟

御膳羊胾以賜既拜受先割其美者懷之帝問其故對曰臣始與母訣今歸母幸存請以君賜遺之帝嘉其志命自今凡賜之食必先賜其母元史劉哈剌八都魯傳

廿二史言行略卷五終

廿二史言行略卷六

長洲過元旼輯

事父母門

疾病

朱穆年五歲便有孝稱父母有病輒不飲食差乃復常後漢書朱穆傳

蔡邕性篤孝母常滯病三年邕自非寒暑節變未嘗解襟帶不寢寐者七旬母卒廬于家側動靜以禮有兔馴擾其室傍又木生連理遠近奇之多往觀焉後漢書蔡邕傳

王接幼喪父劉原爲河東太守以旌才爲務馮收薦接于原原即禮命接不受原乃呼見曰君欲慕肥遯之高邪對曰接薄

祜少孤而無兄弟母老疾篤故無心爲吏晉書王接傳

盛彥母王氏因疾失明彥每言及未嘗不流涕於是不應辟召躬自侍養母食必自哺之母既疾久至于婢使數見捶撻婢忿恨伺彥蹔行取蠐螬炙飴之母食以爲美然疑是異物密藏以示彥彥見之抱母慟哭絕而復蘇母目豁然即開從此遂愈晉書盛彥傳

許昭先父母皆老病家無僮役竭力致養甘旨必從雍州刺史劉眞道板爲征虜參軍昭先以親老不就宋書許昭先傳

邢虬遷龍驤將軍光祿少卿虬母在鄉遇患請假歸值秋水暴長河梁破絕虬得一小船而渡漏而不沒時人異之魏書邢虬傳

柳虯爲行臺郎中入朝太祖欲官之虯辭母老乞侍醫藥太祖許焉周書柳虯傳

袁君正年數歲父疾晝夜不眠專侍左右家人勸令暫臥答曰官既未差眠亦不安南史袁湛傳

褚翔少有孝行爲侍中時母病篤請沙門祈福中夜忽見戶外有異光又聞空中彈指及旦疾遂愈咸以爲精誠所致云南史褚裕之傳

裴昭明子子野父寢疾彌年子野禱請備至涕泗霑濡父夜夢見其容旦召視如夢俄而疾間以爲至孝所感命著孝感傳固辭乃止南史裴松之傳

江蒨子紑年十三父蒨患眼紑侍疾將朞月衣不解帶夜夢一僧云患眼者飲慧眼水必差及覺說之莫能解者紑第三叔祿與草堂寺智者法師善往訪之智者曰無量壽經云慧眼見眞能度彼岸蒨乃因智者啓捨同夏縣界牛屯里舍爲寺乞賜嘉名敕答云純臣孝子往往感應晉時顏含遂見冥中送藥又近見智者以卿第二息夢云飲慧眼水慧眼則五眼之一號可以慧眼爲名及就創造泄故井井水清冽異於恒泉依夢取水洗眼及煮藥稍覺有瘳因此遂差時人謂之孝感南史江夷傳

虞悰父秀之悰少以孝聞父病不欲見人雖子弟亦不得前時

悰年十二三晝夜伏戶外問內豎消息問未知輒嗚咽流涕如此者百餘日及亡終喪日唯食麥餅二枚（南史庾悰傳）

陸襄母常卒患心痛醫方須三升粟漿時冬月日又逼暮求索無所忽有老人詣門貨漿量如方劑始欲酬直無何失之時以襄孝感所致（南史陸慧曉傳）

劉靈哲所生母嘗病靈哲躬自祈禱夢見黃衣老公與藥曰可取此食之疾立可愈靈哲驚覺於枕間得之如言而疾愈藥似竹根於齋前種葉似蒐芘（南史劉懷珍傳）

劉霽母明氏寢疾霽年已五十衣不解帶者七旬誦觀世音經數萬遍夜中感夢見一僧謂曰夫人算盡君精誠篤志當相

爲申延後六十日餘乃亡（南史劉懷珍傳）

劉歊母每疾病夢歊進藥及翌日轉有間効其誠感如此（南史劉懷珍傳）

庾易子黔婁徙孱陵令到縣未旬易在家遘疾黔婁忽心驚舉身流汗卽日棄官歸家家人悉驚其忽至時易疾始二日醫云欲知差劇但嘗糞甜苦易泄利黔婁輒取嘗之味轉甜滑心愈憂苦至夕每稽顙北辰求以身代俄聞空中有聲曰徵君壽命盡不復可延汝誠禱旣至政得至月末晦而易亡（南史庾易傳）

張宏策母嘗有疾五日不食宏策亦不食母强爲進粥宏策乃食母所餘（南史張宏策傳）

任昉每侍親疾衣不解帶言與淚并湯藥飲食必先經口（南史任昉傳）

徐陵子份性孝弟陵嘗疾篤份燒香泣涕跪誦孝經日夜不息如是者三日陵疾豁然而愈親戚皆謂份孝感所致（南史徐摛傳）

張楚母疾命在屬纊楚祈禱苦至燒指自誓精誠感悟疾時得愈見榜門曰孝行張氏之閭易其里爲孝行里蠲租布三世身加旌命（南史張進之傳）

蕭叡明母病風積年沉臥叡明晝夜祈禱時寒叡明下淚爲之冰如筯額上叩頭血亦冰不溜忽有一人以小石函授之曰此療夫人病叡明跪受之忽不見以函奉母函中唯有三寸

絹丹書爲日月字母服之卽平復（南史蕭叡明傳）

孫淡事母至孝母疾不眠食以差爲期母哀之後有疾不使知也（南史孫淡傳）

解叔謙母有疾叔謙夜於庭中稽顙祈禱聞空中語云此病得丁公藤爲酒便差卽訪醫及本草注皆無識者乃求訪至宜都郡遙見山中一老公伐木問其所用答曰此丁公藤療風尤驗叔謙便拜伏流涕具言來意此公愴然以四段與之并示以漬酒法叔謙受之顧視此人不復知處依法爲酒母病卽差（南史解叔謙傳）

匡昕隱金華山母病亡已經日昕奔還號叫母即蘇皆以爲孝感所致（南史解叔謙傳）

曾康祚母患乳癰諸醫療不愈康祚乃跪兩手捧癰大悲泣母即覺小寬因此漸差時人以其有冥應（南史解叔謙傳）

滕曇恭年五歲母楊氏患熱思食寒瓜土俗所不產曇恭歷訪不能得銜悲哀切俄遇一桑門問其故曇恭具以告桑門曰我有兩瓜分一相遺還以與母舉室驚異尋訪桑門莫知所在（南史滕曇恭傳）

韓懷明十歲母患尸疰每發輒危殆懷明夜於星下稽顙祈禱時寒甚切忽聞香氣空中有人曰童子母須臾永差無勞自

苦未曉而母平復鄉里以此異之（南史韓懷明傳）

劉景昕事母孝謹母常病癖三十餘年一朝而瘳鄉里以爲景昕誠感荆州刺史湘東王繹辟爲主簿（南史張景仁傳）

張昭父熯常患消渴嗜鮮魚昭乃身自結網捕魚以供朝夕（南史張昭傳）

阮孝緒於鍾山聽講母王氏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反鄰里嗟異之合藥須得生人葠舊傳鍾山所出孝緒躬歷幽險累日不逢忽見一鹿前行孝緒感而隨後至一所遂滅就視果獲此草母得服之遂愈時皆言其孝感所致（南史阮孝緒傳）

崔宏子浩浩父疾篤乃翦爪截髮夜在庭中仰禱斗極爲父請命求以身代叩頭流血歲餘不息家人罕有知者（北史崔宏傳）

宋瓊母曾病季秋月思瓜瓊夢想見之求而遂獲時人異之（北史宋隱傳）

李元忠以母多患專心醫藥遂善方技（北史李靈傳）

李士謙事母以孝聞母曾歐吐疑中毒因跪嘗之（北史李孝伯傳）

裴訥之爲平原公開府墨曹掌書記從至并州其母在鄴忽得心痛訥之是日不勝思慕心亦驚痛乃請急而還當時以爲孝感（北史裴佗傳）

柳遐母嘗乳間發疽醫云此疾無可救理唯得人吮膿或望微

止其痛遐應聲即吮旬日遂瘳咸以爲孝感所致（北史柳遐傳）

李德林居貧轗軻母氏多疾方留心典籍無復宦情其後母病稍愈逼令仕進後舉秀才（北史李德林傳）

閻元明除北隨郡太守元明以違離親養與言悲慕母亦慈念泣涙喪明悲號上訴許歸奉養一見其母母目便開刺史呂壽恩列狀上聞詔下州郡表爲孝門復其租調兵役令終母年（北史閻元明傳）

田翼母臥疾歲餘翼親易燥濕母食則食母不食則不食母患暴痢翼謂中毒遂親嘗穢惡母終翼一動而絕妻亦不勝哀而死（北史田翼傳）

梁彥光七歲時父遇篤疾醫云餌五石可愈時求紫石英不得彥光憂悴不知所爲忽於園中見一物彥光所不識怪而持歸卽紫石英也親屬咸異之以爲至孝所感北史梁彥光傳

許智藏祖道幼常以母疾遂覽醫方因而究極時號名醫誡諸子曰爲人子者嘗膳視藥不知方術豈謂孝乎由是遂世相傳授北史許智藏傳

劉三復少孤貧母有廢疾三復丐食供養不離左右舊唐書劉鄴傳

皇甫無逸從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母在長安疾篤太宗命馳驛召還承問憂悴不能食道病卒新唐書皇甫無逸傳

王燾爲徐州司馬母有疾彌年不廢帶視絮湯劑數從高醫游遂窮其術因以所學作書號外臺祕要討繹精明世寶焉新唐書王珪傳

陳叔達武德初授黃門侍郎判納言嘗賜食得蒲陶不舉帝問之對曰臣母病渴求不能致願歸奉之帝流涕曰卿有母遺乎因賜之又賚物百段新唐書陳叔達傳

杜鵬舉以母疾與崔沔同授醫蘭陵蕭亮遂窮其術新唐書杜暹傳

崔沔授中書舍人以母病東都不忍去固辭求侍更表陸渾尉郭隣太樂丞封希顏處士李喜以代已處詔改虞部郎中新唐書崔沔傳

裴漼父琰之爲倉部郎中病廢漼侍疾十餘年不肯仕琰之沒始擢明經新唐書裴漼傳

劉敦儒家東都母病狂易非笞掠人不能安左右皆亾去敦儒日侍疾體常流血母乃能下食敦儒怡然不爲痛隱留守韋夏卿表其行詔標闕于閭權德輿復薦之乃授左龍武軍兵曹參軍分司東都在母喪毀瘠幾死時謂劉孝子新唐書劉子元傳

段秀實六歲母疾病不勺飲至七日病間乃肯食時號孝童新唐書段秀實傳

李逢吉父顏有錮疾逢吉自料醫劑遂通方書新唐書李逢吉傳

張士巖父病藥須鯉魚冬月冰合有獺銜魚至前得以供父父遂愈母病癰士巖吮血新唐書孝友傳

焦懷肅母病每嘗其唾若味異輒悲號幾絕新唐書孝友傳

張志寬爲里正忽詣縣稱母疾求急令問狀對曰母有疾志寬輒病是以知之令謂其妄繫於獄馳驗如言乃慰遣之新唐書張志寬傳

支叔才母病癰叔才吮瘡注藥新唐書支叔才傳

程袁師母病十旬不褫帶藥不嘗不進新唐書程袁師傳

鄭潛曜父萬鈞駙馬都尉滎陽郡公母代國長公主開元中主寢疾潛曜侍左右造次不去累三月不靧而主疾侵刺血爲書請諸神丐以身代火書而神許二字獨不化翌日主愈戒左右無敢言新唐書鄭潛曜傳

元讓擢明經以母病不肯調侍膳不出閭數十年（新唐書元讓傳）
裴敬彝累遷監察御史母病醫許仁則者躄不能乘敬彝自為
輿往迎既居喪詔贈縑帛官為作靈轝（新唐書裴敬彝傳）
何澄粹親病日錮俗尚鬼病者不進藥澄粹剔股肉進親疾為
瘳後親沒伏于墓哭踊無數以毀卒當時號青陽孝子（新唐書侯知道傳）
許法慎三歲已有知時母病不飲乳慘慘有憂色或以珍餌詭
悅之輒不食還以進母（新唐書許法慎傳）
林攢為福唐尉母羸老未及迎而病攢聞棄官還（新唐書林攢傳）
王友貞少為司經局正字母病醫言得人肉啖良已友貞剔股

以進母疾愈詔旌表其門（新唐書王友貞傳）
李畬事母謹畬妻物故時母病恐悲傷約家人無以哭聞母所
朝夕省侍無憂色母終毀而卒（新唐書李素立傳）
王勃嘗謂人子不可不知醫時長安曹元有祕術勃從之游盡
得其要（新唐書王勃傳）
甄權以母病與弟立言究習方書遂為高醫貞觀中權已百歲
太宗擢朝散大夫卒年一百三歲所撰脈經針方明堂等圖
傳于時立言仕為太常丞（新唐書甄權傳）
崔棁性至孝其父涿病不肯服藥曰死生有命何用藥為棁屢
進醫藥不納每賓客問疾者棁輒迎拜門外泣涕而告之涿

終不服藥而卒棁居喪哀毀（五代史崔棁傳）
宗室德恭為衡州防禦使被疾子承慶刲股肉食之（宋史魏王廷美傳）
邊光範拜中丞光範性至孝母病疽光範嘗吮之（宋史邊光範傳）
李穆拜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穆母嘗臥疾每動止輒側皆親
自扶掖乃稱母意（宋史李穆傳）
顏衎改河陽三城節度副使檢校左庶子知州事得家問父在
青州有風痺疾衎不奏棄官去侍疾不復有仕宦意歲餘父
疾不能起衎親自掬矢未嘗少倦晉祖聞之召為工部郎中
樞密直學士連使促召至闕辭曰臣無他才術未知何人誤
有開達望放臣還遂其私養晉祖曰朕自知卿非他人薦也

俄廢樞密院以本官奉朝請踰年上表請還侍養授青州行
營司馬（宋史顏衎傳）
高若訥為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尚書左丞同羣牧制
置使判尚書都省若訥因母病遂通醫書雖國醫皆屈伏張
仲景傷寒論決孫思邈方書及外臺秘要久不傳悉考校訛
謬行之世始知有是書名醫皆本高氏學焉（宋史高若訥傳）
查道母嘗病思鱖羹方冬苦寒市之不獲道泣禱于河鑿冰取
之得鱖尺許以饋又刲臂血寫佛經母疾尋愈（宋史查道傳）
張奎知邢州母病輒割股肉和藥以進母遂愈（宋史張亢傳）
蔣偕父病嘗刲股以療父愈詰之曰此豈孝邪曰情之所感實

不自知也宋史蔣偕傳
蔡抗調太平州推官聞父疾委官去宋史蔡抗傳
張揆父蘊監淄州兵揆幼篤孝蘊病刲股肉以療宋史張揆傳
李載歷知虢州漣水軍載性篤孝侍母病不解帶至病亟不能
食載亦不食母知之爲强食宋史李載傳
沈起調滁州判官與監眞州轉般倉聞父病委官歸侍以喪免
有司劾其擅去終喪薦書應格當遷用帝謂輔臣曰觀過知
仁今由父疾而致罪何以厚風敎而勸天下之爲人子者乃
特遷之宋史沈起傳
張汝明歷亳州鹿邑丞母病疽更數醫不効汝明刺血調藥傅
之而愈宋史張汝明傳
虞允文父祺仕至太常博士潼川路轉運判官允文六歲誦九
經七歲能屬文以父任入官丁母憂哀毀骨立旣葬朝夕哭
墓側墓有枯桑兩烏來巢念父之鰥且疾七年不調跬步不
忍離左右父死紹興二十三年始登進士第宋史虞允文傳
趙善應官修武郎江西兵馬都監親病嘗刺血和藥以進宋史趙汝愚傳
劉甲進寶謨閣學士知興元府利路安撫使權四川制置司事
甲幼孤多難母病刲股以進宋史劉甲傳
柳約爲敷文閣待制約天性至孝母病甚泣禱于天願損壽以

益親壽母尋愈約竟先母兩月卒宋史柳約傳
危稹提舉崇禧觀稹性至孝父疾願損己筭益親年疾尋愈宋史危稹傳
趙葵知滁州母疾謁告省視不得刲股雜藥以寄之宋史趙葵傳
包恢爲資政殿學士恢侍其父疾滌濯拚除之役不命僮僕宋史包恢傳
陳淳性孝母疾亟號泣于天乞以身代宋史陳淳傳
唐庚官承議郎提舉上清太平宮庚兄弟五人長兄伯虎元祐
三年其父游瀘南伯虎兄弟居母喪於丹山伯虎夜半蹴庚
曰吾夢收父書發之得亟來二字吾父得無他乎吾心動矣
汝奉母莫朝夕吾趨瀘南庚未及應伯虎奮曰吾決矣起裹
糧黎明走洪川僦舟遇江漲聲搖數十里客舟皆艤岸不敢
動伯虎彷徨堤上有漁者持小艇繫港中啗以厚利不許伯
虎超入艇中叱僕夫解維漁者不得已從之二日半至瀘南
父果病甚見伯虎大驚問其故具告之父歎曰天告汝也是
日疾少間伯虎具舟侍父以歸居數日疾復作遂卒宋史唐庚傳
劉孝忠母病經三年孝忠割股肉斷左乳以食母母病心痛劇
孝忠然火掌中代母受痛母尋愈後養父兩目失明孝忠爲
舐之經七日復能視宋史劉孝忠傳
呂昇父權失明剖腹探肝以救父疾父復能視而昇不死宋史呂昇傳

傳

王翰母喪明翰自抉右目睛補之母目明如故宋史呂昇傳

顏忻十歲喪父以母病葷辛不入口者十載雞初鳴具冠帶率妻子詣母之室問其所欲如此五十年未嘗離母左右母老目不能視忻日夜號泣祈天刺血寫佛經數卷母目忽明燭下能縫紝宋史顏忻傳

成象母病割股肉食之詔賜束帛醪酒宋史成象傳

陳思道母病思道衣不解帶者數月雙目瘡爛飲食隨母多少宋史陳思道傳

龐天祐父疾天祐割股肉食之疾愈又復病目喪明天祐號泣祈天舐之宋史龐天祐傳

周善敏母病割股肉以啖之遂愈宋史王光濟傳

常眞妻病子宴割股肉以養母宋史常眞傳

毛洵天聖二年進士又中拔萃科性至孝凡守四官再以親疾解任執藥調膳嘗而後進三月不之寢室宋史毛洵傳

楊慶父病貧不能召醫廼封股肉啖之良已其後母病不能食慶取右乳焚之以灰和藥進焉入口遂差久之乳復生宣和三年守樓异名其坊曰崇孝紹興七年守仇悆爲之請十二年詔表其門復之悆曰韓退之作鄠人對以毀傷支體爲害義而匹夫單人身膏草莽軌訓之理未宏汲引之徒多闕而乃行成于內情發自天使稍知詩書禮義之說推其所存出身事主臨難伏節死義豈減介之推安金藏哉宋史楊慶傳

陳宗年十六母蔡病篤刲股爲餌病愈已而復病不救宗一慟而絕郡守陸德輿云陳宗自毀其體哀慟傷生雖非孝道之正而能爲人所難爲之事亦天性之至官爲合葬榜曰陳孝子墓宋史陳宗傳

李遵勗繼昌子也遵勗拜康州團練使給觀察使祿繼昌守涇州暴感風眩遵勗馳省不俟命帝遣使令乘驛赴之既還上表自劾帝使輔臣慰諭之宋史李遵勗傳

龐迪爲絳陽軍節度使迪性純孝父病醫藥弗効迪仰天泣禱刲股作羹由是獲安金史龐迪傳

溫迪罕斡魯補母疾刲股肉療之疾愈金史溫迪罕斡魯補傳

王震母患風疾刲股肉雜飲食中疾遂愈金史王震傳

劉政母老喪明政每以舌舐母目逾旬母能視物母疾晝夜侍側衣不解帶刲股肉啖之者再三金史劉政傳

賈曾擢戶部主事未上一日覺心悸尋得父書筆勢顫縮即辭歸比至家父已有風疾未幾卒元史賈曾傳

金景文當宋建炎紹興間以孝行著稱其父母疾齋禱于天而靈應隨至事聞于朝爲改所居鄉曰純孝元史金履祥傳

郭道卿年八十子廷煒爲建寧路平準行用庫使辭歸侍養道

卿嘗病疝危甚廷煒憂瘁扶護一夕髮盡白元史郭道卿傳
蕭道壽母嘗有疾醫累歲不能療道壽刲股肉啖之而愈元史蕭道壽傳
甯猪狗母年七十餘患風疾藥餌不効猪狗刲股肉進啖遂愈
歲餘復作不能行猪狗手滌溷穢護視甚周造板輿載母夫
婦共舁行園田以娛之元史甯猪狗傳
潭州萬戶移剌瑣子李家奴九歲母病醫言不可治李家奴刲
股肉煑糜以進病乃痊元史甯猪狗傳
孔全父成病刲股肉啖之愈元史孔全傳
麗遵母病㾓三年不能起忽思食魚遵求于市不得歸途歎恨

忽有鯉躍入其舟作羹以獻母悅病瘥元史胡光遠傳
李茂父與壽臨卒語茂曰吾病且死爾善事母茂泣受命奉母
孟氏益謹母嘗病目失明茂禱于泰安山三年復明又願母
壽每夕祝天乞損己年益母孟氏竟年八十四而歿居喪哀
慟聞者傷之大德九年揚州再火延燒千餘家火及茂廬皆
風返而滅事聞旌之元史李茂傳
王思聰父嘗病劇思聰憂甚拜祈于天額膝皆成瘡得神泉飲
之愈後復失明思聰舐之即能視元史王思聰傳
王薦父嘗疾甚薦夜禱於天願減己年益父壽父絕而復甦告
其友曰適有神人黃衣紅帕首恍惚語我曰汝子孝上帝命

錫汝十二齡疾遂愈後果十二年而卒母沈氏病渴語薦曰
得瓜以啖我渴可止時冬月求於鄉不得行至深奧嶺值大
雪薦避雪樹下思母病仰天而哭忽見巖石間青蔓離披有
二瓜焉因摘歸奉母母食之渴頓止元史王薦傳
楊皡母牛氏嘗病劇皡叩天求代遂痊如是者再後牛氏失明
皡登太白山取神泉洗之復如故元史楊皡傳
丁文忠母和氏疾與弟文孝竭力調侍母卒父貴又疾醫不能
療文忠造車一輛兄弟共御之載父禱于嵩山五臺泰安河
瀆諸祠遂遇異僧遺藥而愈元史丁文忠傳
尹莘母亾父輔臣病疫莘侍奉湯藥衣不解帶嘗其糞以驗差

劇夜則禱於天曰莘母亾不能見父病不能治爲人子若此
何以自立於世願死以代父命數日愈元史尹莘傳
孫希賢母病痢希賢閱方書有曰血溫身熱者死血冷身涼者
生希賢嘗之其血溫乃號泣祈天求身代之母遂愈元史尹莘傳
卜勝榮母痢不得藥日嘗痢以求愈元史尹莘傳
劉通母卜氏目失明通誓斷酒肉禱之三十年不懈卜氏年八
十五忽復明元史劉通傳
張旺舅母病伏枕數月旺舅無貲命醫惟日夜痛哭禮天求代
未幾遂愈元史張旺舅傳
張恩孝父疾調護甚至不愈潔齋致禱乞以身代未幾遂痊元史

張思孝傳

杜佑爲三叉水馬站提領父成病于家佑忽心驚擧體沾汗卽棄職歸父病始三日遂禱神求代且嘗糞以驗疾 元史杜佑傳

張恭以兵部符署鷹房府案牘親老辭歸母馮氏有疾恭手除溷穢喂哺飲食且嘗糞以驗疾勢天歷初西兵至河南居民悉竄恭守視母病項中一劍不去 元史張恭傳

王庸事母李氏以孝聞母有疾庸夜禱北辰至叩頭出血母疾遂愈 元史王庸傳

陸思孝山陰樵者母老病痢思孝醫禱欲刲股肉爲糜以進忽夢寐間恍若有神人者授以藥劑思孝得而異之卽以奉母

其疾遂愈 元史陸思孝傳

胡伴侶其父實嘗患心疾數月幾死更數醫俱莫能療伴侶乃齋沐焚香泣告于天以所佩小刀於右脇傍刲其皮膚割脂一片煎藥以進父病遂瘳其傷亦旋愈 元史胡伴侶傳

哈都赤母嘗有疾醫治不痊哈都赤禱其所佩小刀拜天泣曰慈母生我劬勞今當捐身報之乃割開左脇取肉一片作羹進母母曰此何肉也其甘如是數日而病愈 元史哈都赤傳

黃道賢父病篤道賢晝夜奉湯藥不離膝下遍求良醫莫効乃夜禱于天願減己一紀之筭以益父壽其父遂愈至元統二年乃歿果符一紀之數 元史黃道賢傳

湯霖母嘗病熱更數醫弗得効母不肯飲藥曰惟得氷我疾乃可愈爾時天氣甚燠霖求氷不得累日號哭於池上忽聞池中戛戛有聲拭淚視之乃氷澌也亟取以奉母其疾果愈 元史湯霖傳

廿二史言行略卷六終

廿二史言行略卷七

長洲過元旼輯

事父母門

死喪

遺憂

桓郁遷越騎校尉以母憂乞身詔聽以侍中行服後漢書桓榮傳

桓麟爲許令病免會母終麟不勝喪未祥而卒後漢書桓榮傳

顧悌遷偏將軍悌父向歷四縣令年老致仕終悌飲漿不入口五日孫權爲作布衣一襲皆摩絮著之强令悌釋服悌雖以公議自割猶以不見父喪常畫壁作棺柩象設神座於下每

對之哭泣服未闋而卒吳志顧雍傳注

曹志爲散騎常侍遭母憂居喪過禮因此篤病喜怒失常卒太常奏以惡謚崔褒歎曰魏顥不從亂以病爲亂故也今謚曹志而謚其病豈謂其病不爲亂乎于是謚爲定晉書曹志傳

吳隱之事母孝謹執喪哀毀過禮嘗食鹹菹以其味旨撥而棄之晉書吳隱之傳

王宏父珣司徒宏爲會稽王司馬道子驃騎參軍主簿珣薨未免喪後將軍司馬元顯以爲諮議參軍加寧遠將軍知記室事固辭不就道子復以爲諮議參軍加建威將軍領中兵又固辭時內外多難在喪者皆不終其哀唯宏固執得免宋書王宏傳

傳

杜棲京產子棲肥白長壯及京產疾旬日間便皮骨自支京產亡水漿不入口七日晨夕不罷哭不食鹽菜每營買祭奠身自看視號泣不自持朔望節歲絕而復續吐血數升時何允謝朏並隱東山遺書敦譬誡以毀滅至祥禫暮夢見其父慟哭而絕南齊書杜棲傳

沈君理爲仁威將軍東陽太守天康元年以父憂去職其年起君理爲信威將軍左衛將軍又起爲持節都督東衡衡二州諸軍事仁威將軍東衡州刺史領始興內史又起爲明威將軍中書令前後奪情者三並不就陳書沈君理傳

司馬暠父子產梁尚書水部侍郎岳陽太守卽梁武帝之外兄也暠有至性年十二丁內艱孺慕過禮水漿不入口殆經一旬每至號慟必致悶絕內外親戚皆懼其不勝喪父子產每曉喻之逼進饘粥然毀瘠骨立服闋以姻戚子弟預入問訊梁武帝見暠羸瘦歎息良久謂其父子產曰昨見羅兒面顏顦顇使人惻然便是不墜家風爲有子矣羅兒卽暠小字也釋褐太學博士累遷正員郎丁父艱哀毀逾甚廬于墓側一日之內唯進薄麥粥一升墓在新林連接山阜舊多猛獸暠結廬數載豺狼絕迹常有兩鳩棲宿廬所馴狎異常新林至今猶傳之陳書司馬暠傳

房景伯遷太尉中郎司徒諮議參軍輔國將軍司空長史以母疾去官及母亾景伯居喪不食鹽菜因此遂爲水病積年不愈（魏書房法壽傳）

王盟進位太傅加開府儀同三司薨子懋遷右衛將軍于時疆埸交兵未申喪紀服齊斬者並墨縗從事及盟薨懋上表辭位乞終喪制（周書王盟傳）

李德林遷中書舍人加通直散騎侍郎丁母艱去職勺飲不入口五日因發熱病遍體生瘡而哀泣不絕諸士友陸爽宋士素名醫張子彥等爲合湯藥德林不肯進遍體洪腫數日間一時頓差身力平復諸人皆云孝感所致太常博士巴叔仁表上其事朝廷嘉之纔滿百日奪情起復德林以羸病屬疾請急罷歸（隋書李德林傳）

臧未甄歷廷尉卿子盾兼中書通事舍人盾有孝性嘗隨父宿直廷尉府母劉氏在宅夜暴亾盾左手中指忽痛不得寢及旦宅信果報凶問其感通如此服未終父卒居喪五年不出廬戶形骸枯悴家人不識武帝累敕抑譬（南史臧燾傳）

何炯父卒藉地腰腳虛腫醫云須服猪蹄湯炯以有肉味不肯服親友請譬終於不回遂以毀卒（南史何尚之傳）

劉孝綽居母憂冬月飲冷水因得冷癖卒（南史劉勔傳）

邱傑十四遭喪以熱菜有味不嘗於口歲餘忽夢見母曰死止是分別耳何事乃爾茶苦汝啖生菜遇蝦蟇毒靈牀前有三丸藥可取服之傑驚起果得甌甌中有藥服之下科斗子數升邱氏世保此甌大明七年災火焚失之（南史邱傑傳）

余齊人少有孝行爲邑書吏父殖在家病亾信未至齊人謂人曰比肉痛心煩有如割截居常惶駭必有異故信尋至以父病報之四百餘里一日而至至門方知父死號踊慟絕良久乃蘇問父所遺言母曰汝父臨終恨不見汝齊人卽曰相見何難於是號叫殞所須臾便絕（南史余齊人傳）

樂頤之爲京府參軍父在郢病亾頤之忽悲戀涕泣因請假還中路果得父凶問便徒跣號咷出閤後渚遇商人附載西上水漿不入口數日（南史樂頤之傳）

謝藺爲兼散騎常侍使魏會侯景入附境上交兵藺母旣慮不得還感氣而卒及藺還入境夜夢不祥旦便投列馳歸及至號慟嘔血氣絕久之水漿不入口每哭眼耳口鼻皆血流經月餘日因夜臨而卒（南史謝藺傳）

顧歡母亾水漿不入口六七日廬于墓次於剡天台山開館聚徒歡早孤讀詩至哀哀父母輒執書慟哭由是受學者廢蓼莪篇不復講焉（南史顧歡傳）

建武二年剡縣有小兒年八歲與母俱得赤班病母死家人以小兒猶惡不令其知小兒疑之問云母嘗數問我病昨來覺

聲羸今不復問何也因自投下牀扶匐至母尸側頓絕而死

鄉鄰告之縣令宗善才求表廬事竟不行（南史杜京產傳）

阮孝緒年十六父喪不服綿纊雖蔬有味亦吐之（南史阮孝緒傳）

趙和太平中陵江將軍南討度淮聞父喪輒還所司將致之於法和曰罔極之恩終天莫報若許安居禮畢而即罪戮死且無恨言訖號慟悲感傍人主司以聞遂宥之喪畢除寧遠將軍（北史趙剛傳）

劉璠爲上黃侯蕭曄所器重隨曄在淮南璠母在建康遘疾璠弗之知忽一日舉身楚痛尋而家信至云其母病璠即號泣戒道絕而又蘇當身痛之辰即母死之日居喪毀瘠遂感風氣服闋後一年猶杖而後起（北史劉璠傳）

蘇瓌遷尚書左僕射轉太子少傅薨瓌子頲授太常少卿瓌薨詔頲起復爲工部侍郎加銀青光祿大夫頲抗表固辭辭理懇切詔許其終制（舊唐書蘇瓌傳）

張說轉工部侍郎丁母憂去職起復授黃門侍郎累表固辭言甚切至優詔方許之是時風教頹紊多以起復爲榮而說固節懇辭竟終其喪制大爲識者所稱（舊唐書張說傳）

解琬遷監察御史丁憂離職則天以琬識練邊事起復舊官令往西城安撫夷虜抗疏固辭（舊唐書解琬傳）

李涵遷左庶子兼御史中丞河北宣慰使會丁母憂起復本官而行每州縣郵驛公事之外未嘗啟口蔬飯飲水席地而息使還請罷官終喪制代宗以其毀瘠許之（舊唐書李涵傳）

烏重允爲天平軍節度鄆曹濮等州觀察等使移鎮兗海加太子太師平章事兼領滄景節度重允卒子漢宏起復授左領軍衛將軍漢宏上表乞終服紀文宗嘉詔從之服闋方授官（舊唐書烏重允傳）

程袁師代弟戍洛州母終聞訃日走二百里因負土築墳號擗人不復識改葬曾門以來閱二十年乃畢（新唐書程袁師傳）

裴敬彝補陳王府典籤一日忽泣涕謂左右曰大人病痛吾輒然今心悸而痛事叵測乃請急倍道歸而父已卒羸毀踰禮（新唐書裴敬彝傳）

陳思讓爲磁州刺史改衛州連丁內外艱時武臣罕有執喪禮者思讓不俟詔去郡奔喪聞者嘉之（宋史陳思讓傳）

郭遵爲閤門祗候環慶兵馬都監遭母憂不得解官凡三請乃許慶帥杜杞賻以錢四十萬謝弗受（宋史郭遵傳）

司馬池舉進士當試殿庭而報母亾友匿其書池心動夜不能寐曰吾母素多疾家豈無有異乎行至宮城門徘徊不能入因語其友而友止以母疾告遂號慟而歸（宋史司馬池傳）

姚仲孫早孤事母孝知蔡州因母憂喪一目卒（宋史姚仲孫傳）

司馬光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薨子康爲校書郎光薨服

除召爲著作佐郎兼侍講拜右正言康自居父喪居廬疏食寢於地遂得腹疾至是卒（宋史司馬光傳）

張汝明歷知岳州汝明事親孝執喪水漿不入口三日日飯脫粟飲水無醯鹽草木之滋浸病羸行輒踣夢父授以服天南星法用之驗人以爲孝感（宋史張汝明傳）

吳璘拜太傅領宣撫使判興元府卒璘子挺拜侍衛親步軍指揮使節制興州軍馬璘卒起復金州都統金房開達安撫使改利州東路總管挺力求終喪服除召爲左衛上將軍（宋史吳璘傳）

吳淵改差浙東制置使司幹辦公事丁父憂詔以前職起復力

辭弗許再辭且貽書政府曰人道莫大於事親事親莫大於送死苟冒哀求榮則平生大節已掃地矣他日何以事君時丞相史嵩之方起復或曰得無礙時宰乎淵弗顧詔從之（宋史吳淵傳）

朱熹除武學博士陳俊卿劉珙薦爲樞密院編修官待次丁內艱工部侍郎胡銓以詩人薦與王庭珪同召以未終喪辭（宋史朱熹傳）

劉潛知蓬萊縣代還過鄆州聞母暴疾亟歸母死潛一慟遂絕其妻復撫潛大號而死時人傳之曰子死於孝妻死於義（宋史石延年傳）

王震母沒哀泣過禮目生翳服除目不療而愈（金史王震傳）

尹莘遊學於京師忽夢母疾心怪之馳歸母已亾（元史尹莘傳）

守柩

郅惲遷長沙太守先是長沙有孝子古初遭父喪未葬鄰人失火初匍匐柩上以身扞火火爲之滅惲甄異之以爲首舉（後漢書郅惲傳）

蔡順母終未及得葬里中災火將逼其舍順抱伏棺柩號哭叫天火遂越燒它室順獨得免（後漢書周磐傳）

何琦丁母憂停柩在殯爲隣火所逼烟焰已交家乏僮使計無從出乃匍匐撫棺號哭俄而風止火息堂屋一間每燒其精

誠所感如此（晉書何琦傳）

傅琰母喪鄰家失火延燒琰屋抱柩不動鄰人競來赴救乃得俱全琰股髀之間已被烟焰（南史傅琰傳）

賈恩母亾未葬爲鄰火所逼恩及妻柏氏號哭奔救鄰近赴助棺櫬得免恩及柏俱燒死有司奏改其里爲孝義里蠲租布三世追贈恩天水郡顯親左尉（南史賈恩傳）

何執中爲太學博士以母憂去寓蘇州比隣夜半火執中方索居遑遑不能去拊柩號慟誓與俱焚觀者悲其孝而危其難有頃火卻柩得存（宋史何執中傳）

余丙父亾不忍葬結廬古山下殯其中日閉戸守視有牧豎遺

火延殯廬丙與子慈亟撲不止欲投身火中與柩俱焚俄暴
雨火滅元史余丙傳
祝公榮母殁竈突失火公榮力不能救乃伏棺悲哭其火自滅
元史祝公榮傳

扶柩

廉范父遭喪亂客死於蜀漢范遂流寓西州西州平歸鄉里年
十五辭母西迎父喪蜀郡太守張穆范祖父丹之故吏迺重
資送范范無所受與客步負喪歸葭萌載船觸石破沒范抱
持棺柩遂俱沉溺衆傷其義鉤求得之療救僅免於死穆聞
復馳遣使持前資物追范范又固辭歸葬後漢書廉范傳

袁閎父賀爲彭城相卒閎兄弟迎喪不受賻賵縗絰扶柩冒犯
寒露體貌枯毁手足血流見者莫不傷之後漢書袁安傳
高柔父靖爲蜀郡都尉柔留鄉里柔從兄幹在河北呼柔柔舉
宗從之會靖卒於西州時道路艱澀兵寇縱橫而柔冒艱險
詣蜀迎喪辛苦荼毒無所不嘗三年乃還魏志高柔傳
郤詵拜議郎母憂去職詵母病苦無車及亡不欲車載柩家貧
無以市馬乃于所住堂北壁外假葬開戶朝夕拜哭養雞種
蒜竭其方術喪過三年得馬八匹輿柩至冢負土成墳晉書郤詵
傳
袁昂爲豫章內史丁所生母憂去職以喪還江路風潮暴駭昂
乃縛衣著柩誓同沈溺及風止餘船皆没唯昂船獲全咸謂
精誠所致南史袁湛傳
梁宗室脩年十二丁所生徐氏艱自荆州反葬中江遇風前後
部伍多致沈溺脩抱柩長號血淚俱下隨波搖蕩終得無佗
南史鄱陽忠烈王恢傳
顧協除新安令未至縣遭母憂刺史始興王厚資遣之送喪還
于峽江遇風同旅皆漂溺唯協一舫觸石得泊焉咸謂精誠
所致南史顧協傳
阮卓父問道梁岳陽王府記室參軍隨岳陽王出鎮江州卒卓
時年十五自都奔赴水漿不入口者累日載柩還都度蠡湖

中流遇疾風船幾没者數四卓仰天悲號俄而風息人以爲
孝感卓陳亡入隋行至江州追感其父所終遘疾卒南史阮卓傳
庾沙彌除輕車邵陵王參軍事隨府會稽丁所生憂喪還都濟
浙江中流遇風舫將覆没沙彌抱柩號哭俄而風靜咸以爲
孝感所致南史庾道愍傳
司馬暠承聖中除太子庶子魏剋江陵隨例入長安陳太建八
年自周還子延義初隨父入關丁母憂喪過于禮及暠還都
延義乃躬負靈櫬晝伏宵行冒履冰霜手足皸瘃至都遂致
攣廢數年乃愈南史司馬暠傳
柳遐父季遠遐爲州主簿其父卒于揚州遐自襄陽奔赴上六日

而至哀慼行路毀悴不可識後奉喪西歸中流風起舟人相顧失色遐抱棺號慟愬天求哀俄頃風止浪息 北史柳遐傳

李德林父敬族爲內校書别在直閣省德林年十六遭父艱自駕靈轝反葬故里時嚴寒單縗跣足州里人物由是敬慕之 北史李德林傳

崔承宗父於宋世仕漢中母喪因殯彼後青徐歸魏遂爲隔絕承宗性至孝萬里投險偷路負喪還京師黃門侍郎孫惠蔚聞之曰吾於斯人見廉范之情矣於是弔贈盡禮如舊相識 北史吳悉達傳

柳薁父則隋左衛騎曹因使卒於高麗薁入蕃迎喪柩哀號逈

禮深爲夷人所慕 舊唐書柳亨傳

張知白中進士第爲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會靈觀使集賢殿大學士知白九歲其父終邢州殯於佛寺及契丹寇河北寺宇多頹廢殯不可辨知白既登第徙行訪之得佛寺殿基怳然識其處既發其衣衾皆可驗衆歎其誠孝 宋史張知白傳

顏師魯孝友天至爲番禺簿喪父以歸扶柩航海水程數千里甫三日登于岸而颶風大作人以爲孝感 宋史顏師魯傳

趙希錧少扶父喪歸道遇寇左右駭散希錧拊棺慟哭不懾寇義而去 宋史趙希錧傳

蕭陽阿父卒自五蕃部親挽喪車至奚王嶺人稱其孝 遼史蕭陽阿傳

耶律安禮授左班殿直從元帥於山西母喪不克歸葬安禮冒大暑挽柩行千餘里哀毀骨立行路嗟嘆 金史耶律安禮傳

廉惠山海牙母喪哀毀踰禮負喪渡江而風濤作舟人以神龍忌屍爲言卽仰天大呼曰吾將祔母于先人神奈何阨我也風遂止 元史廉惠山海牙傳

孫瑾父喪停柩四載衣不解帶常食粥誦佛書及葬載柩渡江潮波方湧俄順風翼帆如履平地 元史孫瑾傳

靳昺兄榮爲奎章閣承制學士奉母王氏官于朝母歿昺與兄榮護喪還家至平定大雷雨流水驟至昺伏柩上榮呼之避水昺不忍舍去遂爲水所漂沒後得王氏柩於三里外得昺

屍於五里外詔賜孝子靳昺碑 元史靳昺傳

營葬

原涉父哀帝時爲南陽太守天下殷富大郡二千石死官賦歛送葬皆千萬以上妻子通共受之以定產業時又少行三年喪者及涉父死讓還南陽賻送行喪冢廬三年繇是顯名京師禮畢爲谷口令去官涉自以爲前讓南陽賻送身得其名而令先人墳墓儉約非孝也迺大治起冢舍周閣重門初武帝時京兆尹曹氏葬茂陵民謂其道爲京兆仟涉慕之迺買地開道立表署曰南陽仟 漢書原涉傳

崔瑗子寔父卒隱居墓側剽賣田宅起冢塋立碑頌葬訖資產

竭盡窮困（後漢書崔駰傳）

許孜二親沒建墓于縣之東山躬自負土不受鄉人之助或愍孜羸憊苦求來助孜晝則不逆夜便除之孜以方營大功乃棄其妻鎭宿墓所列植松柏亘五六里時有鹿犯其松栽孜悲歎曰鹿獨不念我乎明日忽見鹿爲猛獸所殺置於所犯栽下孜悵惋不已乃爲作冢埋於隧側猛獸卽於孜前自撲而死孜益歎息又取埋之自後樹木滋茂而無犯者積二十餘年孜乃更娶妻立宅墓次（晉書許孜傳）

張種侯景之亂奉母東奔鄉里母卒種時年五十而毀瘠過甚又迫以凶荒未葬服雖畢居家飲食恒若在喪司徒王僧辯

以狀奏起爲中從事并爲具葬禮葬訖種方卽吉（南史張種傳）

劉苞父母及兩兄相繼亾歿悉假瘞焉苞年十六始移墓所經營改葬不資諸父（南史劉勔傳）

吳明徹幼孤性至孝年十四感墳塋未修家貧無以取給乃勤力耕種時天下亢旱苗稼焦枯明徹哀憤每之田中號哭仰天自訴居數日有自田還者云苗已更生明徹疑其紿已及往如言秋而大獲足充葬用（南史吳明徹傳）

王彭少喪母元嘉初父又喪亾家貧力弱無以營葬兄弟二人晝則傭力夜則號感鄉里並哀之乃各出夫力助作塼塼須水而天旱穿井數十丈泉不出墓處去淮五里荷擔遠汲困而不周彭號天自訴如此積日一旦大霧霧歛塼竈前忽生泉水鄉鄰助之者並嗟神異縣邑近遠悉往觀之葬竟水便自竭元嘉九年太守劉伯龍依事表言改其里爲通靈里蠲租布三世（南史王彭傳）

何子平除吳郡海虞令母喪去官哀毀踰禮每至哭踊頓絕方蘇屬大明末東土饑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哭常如袒括之日冬不衣絮暑避淸涼一日以數合米爲粥不進鹽菜所居屋敗不蔽風日兄子伯興欲爲葺理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蔡興宗爲會稽太守甚加矜賞爲營冢壙（南史何子平傳）

庾震喪父母居貧無以葬賃書以營事至手掌穿然後葬事獲濟劉虬由此爲撰孝子傳（南史解叔謙傳）

朱文濟自賣以葬母（南史解叔謙傳）

韓靈敏早孤與兄靈珍並有孝性母尋又亾家貧無以營凶兄弟共種瓜朝採瓜子暮已復生遂辦葬事（南史韓靈敏傳）

沈崇傃天監二年太守柳惲辟爲主簿崇傃從惲到郡還迎其母未至而母卒崇傃以不及侍疾將欲致死兄弟謂曰殯葬未申遽自毀滅非全孝道也崇傃心悟乃稍進食家貧無以遷厝乃行乞經年始獲葬焉旣而廬于墓側自以初行喪禮不備復以葬後更行服三年（南史沈崇傃傳）

趙溫卒於仇池令子玹爲淮南王他府長史時禁制甚嚴不聽越關葬於舊兆玹積四十餘年不得葬二親及蒸嘗拜獻未曾不嬰慕卒事每於時節不受子孫慶賀年餘耳順而孝思彌篤慨歲月推移遷窆無冀乃絕鹽粟斷諸餚味食麥而已年八十卒遷都洛陽子應等乃還鄉葬焉北史趙逸傳

裴俠年十三遭父憂哀毀有若成人將擇葬地而行空中有人曰童子何悲葬於桑東封公侯俠懼以告其母母曰神也吾聞鬼神福善爾家未嘗有惡當以吉祥告汝耳時俠宅側有大桑林因葬焉魏孝武西遷俠從入關賜爵清河縣伯周孝閔帝踐阼進爵爲公轉工部中大夫北史裴俠傳

王德拜涇州刺史子慶小名公奴初德喪父貧無以葬乃賣公奴并一女以營葬事因遭兵亂不復相知及德在平涼始得之遂名曰慶北史王德傳

皇甫遐遭母喪乃廬於墓側負土爲墳復於墓南作一禪窟陰雨則穿窟晴霽則營墓曉夕勤力未嘗暫停積以歲年墳高數丈周迴五十餘步禪窟重臺兩帀總成十有二室中間行道可容百人遐食粥枕土櫛風沐雨形容枯悴家人不識遠近聞其至孝競以米麵遺之遐皆受而不食悉以營佛齋焉北史皇甫遐傳

安金藏喪母寓葬於都南闕口之北廬於墓側躬造石墳石塔晝夜不息原上舊無水忽有湧泉自出又有李樹盛冬開花犬鹿相狎本道使盧懷愼上聞勅旌表其門舊唐書安金藏傳

伊愼爲折衝都尉喪母將合葬而不知父墓晝夜哭夢若有導者旣發之舊志可按也乃得葬新唐書伊愼傳

張志寬母終負土成墳手蒔松柏高祖遣使者就弔拜員外散騎常侍賜物四十段表其閭新唐書張志寬傳

許伯會爲衡陽博士母喪負土成墳不御絮帛嘗滋味野火將逮塋樹悲號於天俄而雨火滅新唐書許伯會傳

林攢母亾自埏甓作冢廬其右有白烏來甘露降觀察使李若初遣官屬驗實會露晞里人失色攢哭曰天所降露禍我邪

俄而露復集烏亦回翔詔作二闕于母墓前又表其閭蠲徭役時號闕下林家新唐書林攢傳

王希夷家貧父母喪爲人牧羊取傭以葬新唐書王希夷傳

歐陽通遷中書舍人居母喪詔奪哀每入朝徒跣及門夜直藉藁以寢非公事不語還家輒號慟年饑未克葬居廬四年不釋服冬月家人以氊絮潛置席下通覺卽徹去新唐書歐陽詢傳

李珽唐末舉進士及第爲監察御史丁內艱貧無以葬乞食而後葬珽饑臥廬中聞者哀憐之五代史李珙傳

劉孝忠母死孝忠傭爲富家奴得錢以葬宋史劉孝忠傳

董道明母死出祟道明潛匿墓中入瘞之經三日家人發冢取

之道明無恙終身廬於墓側宋史董道明傳

成象淳化中李順盜據郡縣象父母驚悸而死燼骨寄浮圖舍象號泣營葬賊平鄉里率錢三百萬贈之象廬於墓側以義服褖袂餙土於墳上日三斗每慟問者咸愴未嘗食肉衣帛或贈之亦不受宋史成象傳

杜誼喪父母號慟晝夜不絕勺水不入口者累日卜葬徒跣負土爲墳往來十餘里日渡塘澗泥水没骭雖大雨雪未嘗少止手足皸裂血流以漆塗之每覆一畚必三繞墳號而後去既葬遂廬舍墓旁負土終喪人往視之輒避去日一飯不葷雖虎狼交於墓側誼泰然無所畏明年吳越大水山皆發洚

推巨石走十數里台州山最高而水又夜至旁山之民居廬墓田畜牧漂壞者甚衆而獨不及誼邑人狀其事以聞詔書嘉獎宋史杜誼傳

郝戩父樵戩得太子中允歸樵卒自畚土造冢人有助之者使負土冢上去則隨撤之宋史郝戩傳

毛洵天聖二年進士又中拔萃科父應佺通判太平州卒官母高繼卒于池陽舟次持鍤荷土以爲墳手胝面黧親友不能識廬於墓凡二十一月朝夕哭踊食裁脫粟諸生請問經義對之流涕未嘗言文抱疾歸數日而卒兄溥亦以哀毀卒于舟中宋史毛洵傳

劉瑜家貧甚母喪不能具葬乃質其子以給喪事詔賜粟帛復其終身金史劉瑜傳

劉政母死負土起墳鄉鄰欲佐其勞政謝之葬之日飛鳥哀鳴翔集邱木間廬於墓側者三年金史劉政傳

郭回素貧母卒回傭身得錢葬之元史郭回傳

張子夔父喪每夜半以背負土肘膝行地匍匐至葬所餙細土爲墳元史孔全傳

陳乞兒年九歲母喪哀毀親負土爲墳高一丈廣十六步人憫其幼欲助之則泣拜而辭元史孔全傳

吳希曾父卒葬之日大雨希曾跪柩前炷艾燃腕火熾雨止元史孫瑾傳

史彥斌邳州人至正十四年河溢金鄉魚臺墳墓多壞彥斌母卒慮有後患乃爲厚棺刻銘曰邳州沙河店史彥斌母柩乃以四鐵環釘其上然後葬明年墓果爲水所漂彥斌縛草爲人置水中仰天呼曰母棺被水不知其處願天矜憐哀子之心假此芻靈指示母棺言訖涕泣橫流乃乘舟隨草人所之經十餘日行三百餘里草人止桑林中視之母柩在焉載歸復葬之元史史彥斌傳

守墓

韋賢爲丞相薨子元成爲丞相初賢以昭帝時徙平陵元成別

徙杜陵病且死因使者自白曰不勝父子恩願乞骸骨歸葬
父墓上許焉漢書韋賢傳
祭肜早孤以至孝見稱遇天下亂野無煙火而獨在冢側每賊
過見其尚幼而有志節皆奇而哀之後漢書祭遵傳
王琳巨尉年十餘歲喪父母因遭大亂百姓奔逃惟琳兄弟獨
守塚廬號泣不絕後漢書趙孝傳
蔡順母終太守韓崇召爲東閤祭酒母平生畏雷自亾後每有
雷震順輒圜冢泣曰順在此崇聞之每雷輒爲差車馬到墓
所太守鮑衆舉孝廉順不能遠離墳墓遂不就後漢書周磐傳
孔僖拜臨晉令卒官遺令卽葬二子長彥季彥竝十餘歲蒲坂

令許君然勸令反魯對曰今載柩而歸則違父令舍墓而去
心所不忍遂留華陰後漢書孔僖傳
王接母終居墓次積年備覽衆書多出異義晉書王接傳
劉超遷射聲校尉遭母憂去官衰服不離身朝夕號泣朔望輒
步至墓所晉書劉超傳
王裒鄉人管彥少有才而未知名裒獨以爲必當自達拔而友
之男女各始生便共許爲婚彥後爲西夷校尉卒而葬于洛
陽裒後更嫁其女彥弟馥問裒裒曰吾薄志畢願山藪昔嫁
姊妹皆遠吉凶斷絕每以此自誓今賢兄子葬父于洛陽此
則京邑之人也豈吾結好之本意哉馥曰嫂齊人也當還臨

淄裒曰安有葬父河南而隨母還齊用意如此何婚之有晉書王裒傳
垣閬母墓爲東阿寺道人曇洛等所發閬與弟閎共殺曇洛等
五人詣官歸辠見原宋書袁護之傳
劉覽以所生母憂廬于墓常再朞不嘗鹽酪食麥粥而已隆冬
止著單布衣家人慮不勝喪中夜竊置炭於牀下覽因暖得
寐及覺知之號慟歐血南史劉勔傳
劉瓛居母憂住墓下不出廬足爲之屈杖不能起南史劉瓛傳
秦緜遭母喪送葬不忍復還鄉人爲作茅庵仍止其中若遇有
米則食粥無米則食菜而已哀號之聲行者爲之潸淚服訖

猶不還家遇疾不療卒臨亾告人曰若死者無知固不宜獨
存有知則大獲吾志南史潘綜傳
江泌母墓爲野火所燒依新宮災三日哭淚盡係之以血南史江泌傳
劉曇淨母喪權瘞藥王寺時天寒曇淨身衣單布衣廬於瘞所
晝夜哭臨不絕聲哀感行路未朞而卒南史劉慧斐傳
趙琰年十四有人盜伐其父墓中樹者琰對之號慟因執送官北史趙琰傳
褚無量遷左散騎常侍兼國子祭酒母喪廬墓左鹿犯所植松
柏無量號訴曰山林不乏忍犯吾塋樹邪自是羣鹿馴擾不

復振觴無量爲終身不御其肉 新唐書褚無量傳

吳師仁喪親廬墓下日倩旁寺僧造飯一鉢以充饑不復置庖爨及蓄僮僕 宋史吳師禮傳

易延慶父贇授道州刺史延慶知臨淮縣乾德末贇卒葬臨淮延慶居喪摧毀廬於墓側手植松柏數百本旦出守墓夕歸侍母紫芝生於墓之西北數年又生玉芝十八莖本州將表其事延慶懇辭或畫其芝來京師朝士多爲詩賦稱其孝感母卒後葬殯數年延慶司建安市征及母葬有期私歸營葬掩壙而返知軍扈繼昇言其擅去職坐免所居官復廬墓側數年母平生嘗栗延慶樹二栗樹墓側二樹連理蘇易簡朱

台符爲贊美之 宋史易延慶傳

陳思道事母兄以孝悌聞母喪既葬奉其兄結廬墓側日夜悲慟其妻時攜兒女詣之拒不與見 宋史陳思道傳

侯義貧無產傭田以事母里人有葬其親而遽返者義母過其冢泣謂義曰我死其若是乎義乃感激自誓而不欲言但慰其母曰忽悲義必不爾咸平中母卒義力自辦葬不掩壙晝則負土築墳夜則慟哭柩側妻子困匱不給田主曹氏哀憐之資以餱糧 宋史侯義傳

鄧中和舉三禮喪親廬墓終其喪定省往來如事生者二十年負土累墳高二丈 宋史鄧中和傳

孔旼葬其父廬墓三年臥破棺中日食米一溢 宋史孔旼傳

尹夢龍母喪負土爲墳結廬居其側手書孝經千餘卷散鄉人讀之 元史畢也速答立傳

吳國寶性孝友父喪廬墓大德八年境內蝗害稼惟國寶田無損 元史李忠傳

王庸母卒哀毀幾絕露處墓前旦夕悲號一夕雷雨暴至鄰人持寢席往欲蔽之見庸所坐臥之地獨不霑濕 元史王庸傳

王克己父伯通歿克己負土築墳廬於墓側貊高縱兵暴掠縣民皆逃竄克己獨守墓不去家人呼之避兵克己曰吾誓守墓三年以報吾親雖死不可棄也遂不去俄而兵至見其身衣衰絰形容憔悴曰此孝子也遂不忍害竟終喪而歸 元史王克己傳

供祭

胡叟拜虎威將軍叟少孤每言及父母則淚下若孺子之號春秋當祭之前則先求旨酒美膳將其所知廣寧常順陽馮翊田文宗上谷侯法儁攜壺執榼至郭外空靜處設坐奠拜盡孝思之敬時敦煌氾潛家善釀酒每節送一壺與叟著作佐郎博陵許赤虎江東裴定宗等謂潛曰再三之惠以爲過厚子惠於叟何其恒也潛曰我恒給祭者以其恒於孝思也論者以潛爲君子 魏書胡叟傳

張東子沖爲假節監靑兾二州行刺史事沖父初卒遺命祭我必以鄉土所產無用牲物沖在鎭四時還吳國取果菜每至烝嘗輒流涕薦焉（南史張邵傳）

裴邃除豫州刺史加督鎭合肥督征討諸軍事卒邃子之禮爲西豫州刺史邃廟在光宅寺西堂宇宏敞松柏鬱茂范雲廟在三橋蓬蒿不翦梁武帝南郊道經二廟顧而歎曰范爲已死裴爲更生（南史裴邃傳）

岑之敬每母忌日營齋必躬自洒掃涕泣終日（南史岑之敬傳）

陶子鏘母嗜蕈母沒後恒以供奠梁武義師初至此年冬營蕈不得子鏘痛恨慟哭而絕久之乃蘇遂長斷蕈味（南史陶子鏘傳）

臧榮緒幼孤躬自灌園以供祭祀母喪後乃著嫡寢論埽灑堂宇置筵席朔望輒拜薦焉甘珍未嘗先食（南史臧榮緒傳）

石昂父好學平生不喜佛說父死昂於柩前誦尙書曰此吾先人之所欲聞也禁其家不可以佛事汚吾先人（五代史石昂傳）

馮元爲戶部侍郎元執親喪自括髮至祥練皆案禮變服不爲世俗齋薦遇祭日與門生對坐誦說孝經而已（宋史馮元傳）

吳奎拜樞密副使丁父憂居喪毀瘠廬於墓側歲時潔嚴祭祀不爲浮屠事（宋史吳奎傳）

穆修補穎州文學參軍徙蔡州母死日誦孝經喪記不用浮屠爲佛事（宋史穆修傳）

胡光遠母喪廬墓一夕夢母欲食魚晨起號天將求魚以祭見生魚五尾列墓前俱有嚙痕隣里驚異方共聚觀有獺出草中浮水去衆知是獺所獻以狀聞于官表其閭（元史胡光遠傳）

王庸事母李氏以孝聞母卒有蜜蜂數十房來止其家歲得蜜蠟以供祭祀（元史王庸傳）

廿二史言行略卷七終

廿二史言行略卷八

長洲[illegible]輯

事父母門

感念

追思

杜周爲御史大夫子延年爲西河太守徵爲御史大夫延年居父官府不敢當舊位坐臥皆易其處漢書杜周傳

金日磾匈奴休屠王太子也日磾以父不降見殺與母閼氏弟倫俱沒入官輸黃門養馬久之日磾爲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日磾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病死詔圖畫於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閼氏日磾每見畫常拜鄉之涕泣然後迺去漢書金日磾傳

王脩年七歲喪母母以社日亡來歲鄰里社脩感念母哀甚鄰里聞之爲之罷社魏志王脩傳

許孜卒子生有孝行圖孜像於堂朝夕拜焉晉書許孜傳

陸繕父侹梁御史中丞繕承聖中授中書侍郎紹泰元年除司徒右長史御史中丞以父之所終固辭不就後爲貞毅將軍建安太守秩滿爲散騎常侍御史中丞猶以父之所終固辭不許乃權換廨宇徙居之陳書陸繕傳

張敷生而母亡年數歲問知之雖童蒙便有感慕之色至十歲許求母遺物而散施已盡唯得一扇乃緘錄之每至感思輒開笥流涕南史張邵傳

劉苞三歲而孤至六七歲見諸父常泣時伯父悛繪等並顯貴其母謂其畏憚怒之苞曰早孤不及有識聞諸父多相似故心中悲耳因而歔欷母亦悲慟南史劉勔傳

孔休源十一而孤居喪盡禮每見父手所寫書必哀慟流涕不能自勝見者莫不爲之垂泣南史孔休源傳

何佟之有至性父母亡後常設一屋晦朔拜伏流涕如此者二十餘年當世服其孝行南史何佟之傳

張譏幼喪母有錯綵經帕即母之遺制及有所識家人具以告之每歲時輒對帕哽噎不能勝南史張譏傳

鮮于文宗年七歲喪父父以種芋時亡至明年芋時對芋嗚咽如此終身南史蕭叡明傳

陶季直五歲喪母哀若成人初母未病令於外染衣卒後家人始贖季直抱之號慟聞者莫不酸感南史陶季直傳

甄恬數歲喪父哀感有若成人家人矜其小以肉汁和飯飼之恬不肯食年八歲嘗問其母恨生不識父遂悲泣累日忽若有見言形貌則其父也時以爲孝感南史甄恬傳

寇祖訓弟祖禮兄弟並孝友敦穆白首同居父母亡雖久猶於平生所處堂宇備設幃帳几杖以時節開堂列拜垂涕陳薦

若宗廟焉吉凶之事必先啟告遠出行反亦如之（北史寇讚傳）

鄭道昭歷光青二州刺史子述祖歷太子少保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兗州刺史遷光州刺史初述祖父爲光州於鄭城南小山起齋亭刻石爲記述祖時年九歲及爲刺史往尋舊迹得一破石有銘云中岳先生鄭道昭之白雲堂述祖對之嗚咽悲動（北史鄭羲傳）

徐孝肅早孤不識父及長問其母父狀因畫工圖其形構廟置之而定省焉朔望享祭（北史徐孝肅傳）

崔沔爲太子左庶子母亾受弔廬前賓客未嘗至柩室語人曰平生非至親不升堂入謁豈以存亾變禮邪（新唐書崔沔傳）

宗室宗悌所生母早世宗悌不識也聞父婢語平生輒掩泣繼得其肖貌繪而奉之如生（宋史漢王元佐傳）

張根第進士爲朝散大夫根性至孝父病蠱戒鹽根爲食淡母嗜河豚及蟹母終根不復食母方病每至鷄鳴則少蘇後不忍聞鷄聲（宋史張根傳）

趙善應官修武郎江西兵馬都監母畏雷母喪聞雷猶起側立垂涕父終肺疾每膳不忍以諸肺爲羞母生歲值卯謂卯兔神也終其身不食兔（宋史趙汝愚傳）

王光濟喪母因刻像日夕奉事如平生（宋史王光濟傳）

徐積三歲父死旦旦求之甚哀積登進士第以父名石終身不用石器行遇石則避而不踐或問之積曰吾遇之則怵然傷吾心思吾親故不忍加足其上爾母亾既終喪不徹筵几起居饋獻如平生（宋史徐積傳）

徹徹幼喪父事母篤孝稍壯母歿慟哭頓絕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既葬居喪有禮每節序祭祀哭泣常如袒括時年四十餘思慕猶如孩童每見人父母則嗚咽流涕人問其故曰人皆有父母我獨無是以泣耳（元史徹徹傳）

祝公榮塑二親像於堂朝夕事之如事生（元史祝公榮傳）

遺恨

申屠蟠九歲喪父哀毀過禮服除不進酒肉十餘年每忌日輒三日不食（後漢書申屠蟠傳）

陳寔子紀以至德稱遭父憂每哀至輒歐血絕氣雖衰服已除而積毀消瘠殆將滅性豫州刺史表上尚書圖象百城以厲風俗（後漢書陳寔傳）

趙至寓居洛陽緱氏令初到官至年十三與母同觀母曰汝先世本非微賤世亂流離遂爲士伍耳爾後能如此不至感母言詣師受業聞父耕叱牛聲投書而泣師怪問之至曰我小未能榮養使老父不免勤苦師甚異之年十四詣洛陽游太學後又將遠學母禁之至遂陽狂走三五里輒追得之至乃向遼西占戶遼西舉郡計吏到洛與父相遇時母已亾父欲

令其官立弗之告仍戒以不歸至乃還遼西幽州三辟部從事以良吏赴洛方知母亾初至自恥士伍欲以宦學立名期於榮養既而其志不就號憤慟哭歐血而卒晉書趙至傳

王僧孺兼御史中丞僧孺幼貧其母鬻紗布以自業嘗攜僧孺至市道遇中丞鹵簿驅迫溝中及是拜日引騶清道悲感不自勝梁書王僧孺傳

楊引三歲喪父爲叔所養母年九十三卒引年七十五哀毀過禮三年服畢恨不識父追服斬衰食粥麤服誓終身命經十三年哀慕不改爲郡縣鄉閭三百餘人上狀稱美有司奏宜旌賞復其一門樹其純孝詔別敕集書標楊引至行又可假以散員之名魏書楊引傳

任昉父遙本性重檳榔以爲常餌臨終嘗求之剖百許口不得好者昉亦所嗜好深以爲恨遂終身不嘗檳榔南史任昉傳

徐孝克所生母患欲粳米爲粥不能常辦母亾後孝克遂常噉麥有遺粳米者孝克對而悲泣終身不復食焉南史徐摛傳

殷植之少遭父憂因菜食二十三載南史殷植之傳

江泌母亾後以生鬬供養遇鮭不忍食菜不食心以其有生意唯食老葉而已南史江泌傳

朱百年母以冬月亾衣並無絮自此不衣緜帛嘗寒時就孔顗宿衣悉裌布飲酒醉眠顗以臥具覆之百年不覺也既覺引臥具去體謂顗曰緜定奇溫因流涕悲慟顗亦爲之傷感南史朱百年傳

秦族父喪其母又沒哭泣無時唯飲水食菜而已終喪之後猶蔬食不入房室二十許年北史秦族傳

路羣性仁孝父母歿後終身不茹葷血舊唐書路巖傳

李日知神龍初爲給事中母老病取急調侍數日須髮輒白母未及封而卒方葬吏乃齎贈制日知殞絕于道左右爲泣莫能視巡察使路敬潛欲表其孝使求狀辭不報新唐書李日知傳

梁文貞少從軍守邊逮還親已亾自傷不得養卽穿壙爲門晨夕汛掃廬墓左暗默三十年家人有所問晝文以對會官改

新道出文貞廬前行旅見之皆爲流涕有甘露降塋木白兎馴擾縣令刊石紀之開元中刺史許景先表文貞孝絕倫詔付史官新唐書梁文貞傳

張志和授左金吾衞錄事參軍貶南浦尉會赦還以親既喪不復仕居江湖自稱烟波釣叟新唐書張志和傳

崔貝佐補湖城主簿以母喪遂不仕隱共北白鹿山之陽卒門人共諡曰貞文孝父新唐書崔元翰傳

趙師民領宗正師民幼喪父哀感不畜婢妾年四十四始婚宋史趙師民傳

郝戩舉進士調宛邱尉舞陽主簿通山令時年未五十以父樵

老不第上書請致仕為父求官執政諭使赴官而後請曰如是則可升朝籍遇恩及親矣於是留妻子於家獨奉父行踰歲竟謝事上官以其治縣有績惜其去固留之者老拜庭遮道皆不能止得太子中允以歸未至鄉里而樵卒服除治平末以翰林學士呂公著薦起為奉寧軍推官涇原經略使亦奏辟幕府戩曰向所以未老致仕欲官及親也旣不能及尚庶幾以恩得贈今則無及矣姻族語其妻聶氏使勸戩仕曰吾不德無以助君子矧敢強其所不欲以累其高哉戩不仕而卒司馬光為銘其墓（宋史郝戩傳）

揭傒斯授侍講學士同知經筵事進階中奉大夫傒斯少處窮

約事親菽水粗具而必得其歡心暨有祿入衣食稍踰於前輒愀然曰吾親未嘗享是也故平生清儉至老不渝（元史揭傒斯傳）

節哀

桑虞年十四喪父毀瘠過禮日以米百粒用糝藜藿其姊諭之曰汝毀瘠如此必至滅性滅性不孝宜自抑割虞曰藜藿雜米足以勝哀（晉書桑虞傳）

孟陋喪母毀瘠殆於滅性不飲酒食肉十有餘年親族迭謂之曰少孤誰無父母誰有父母聖人制禮令賢者俯就不肖企及若使毀性無嗣更為不孝也陋感此言然後從吉（晉書孟陋傳）

庾域子子輿丁母憂哀至輒歐血父戒以滅性乃禁其哭泣（南史庾域傳）

崔慰祖父喪不食鹽母曰汝旣無兄弟又未有子允毀不滅性政當不進肴羞耳如何絕鹽吾今亦不食矣慰祖不得已從之（南史崔慰祖傳）

裴讓之年十六喪父殆不勝哀其母辛氏泣撫之曰棄我滅性得為孝子乎由是自勉（北史裴佗傳）

令狐整子熙母憂殆不勝哀其父戒之曰大孝在於安親義不絕嗣吾今見存汝又隻立何得過爾毀頓貽吾憂也熙自是稍加饘粥（北史令狐整傳）

秦族父喪哀毀過禮每一慟哭酸感行路旣以母在恆抑割哀

情以慰其母意（北史秦族傳）

任敬臣父亾數殞絕繼母曰而不勝喪謂孝可乎敬臣更進饘粥（新唐書任敬臣傳）

周堯卿官至太常博士始堯卿年十二喪父憂戚如成人見母則抑情忍哀不欲傷其意母知而異之謂族人曰是兒愛我如此多知孝養矣（宋史周堯卿傳）

保身

范宣年十歲嘗以刀傷手捧手改容人問痛邪荅曰不足為痛但受全之體而致毀傷不可處耳家人以其年幼而異焉（晉書范宣傳）

沈麟士嘗爲人作竹誤傷手便流涙而還同作者謂曰此不足損何至涕零荅曰此本不痛但遺體毀傷感而悲耳（南史沈麟士傳）

石抹元嘗爲擊鞠戲馬踣歎曰生無兄弟而數乘此險設有不測柰何由是終身不復爲之（金史石抹元傳）

耶律希亮從大名王及阿魯忽二王王遺以耳環其二珠大如榛實價直千金欲穿其耳使帶之希亮辭曰不敢因是以傷父母之遺體也且無功受賞於禮尤不可王又解金束帶遺之且曰繫此於遺體宜無傷（元史耶律希亮傳）

繼志

田叔爲魯相卒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也曰不以百金傷先人名（史記田叔傳）

司馬談爲太史公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掌天官子遷爲郎中天子建漢家之封太史公畱滯周南不得與從事發憤且卒執遷手而泣曰予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予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予死爾必爲太史爲太史毋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也夫天下稱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達大王王季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脩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壹統明主賢君忠臣義士予爲太史而不論載廢天下之文予甚懼焉爾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鐀之書論次其文遭李陵禍幽於纍紲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自黃帝始著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爲太史公書（漢書司馬遷傳）

韋賢爲丞相封扶陽侯賢薨少子元成受爵元成爲太常坐與

故平通侯楊惲厚善惲誅黨友皆免官後以列侯侍祀孝惠廟當晨入廟天雨淖不駕駟馬車而騎至廟下有司劾奏等輩數人皆削爵爲關內侯元成自傷貶黜父爵歎曰吾何面目以奉祭祀作詩自劾責及永光中元成爲丞相貶黜十年之間遂繼父相位封侯故國榮當世焉元成復作詩自著復玷缺之艱難因以戒示子孫（漢書韋賢傳）

魯恭父某爲武陵太守卒官時恭年十二弟丕七歲郡中賻贈無所受（後漢書魯恭傳）

楊春卿善圖讖學臨命戒子統曰吾綈袠中有先祖所傳祕記爲漢家用爾其修之統感父遺言服闋辭家從犍爲周循學

習先法又就同郡鄭伯山受河洛書及天文推步之術建初
中爲彭城令一州大旱統推陰陽消伏縣界蒙澤太守宗湛
使統爲郡求雨亦卽降澍自是朝廷災異多以訪之統作家
法章句及內讖二卷解說位至光祿大夫爲國三老（後漢書楊厚傳）

丁鴻父綝封林陽侯綝從世祖征伐鴻獨與弟盛居憐盛幼小
而共寒苦及綝卒鴻當襲封上書讓國於盛不報既葬迺挂
縗絰於冢廬而逃去留書與盛鴻初與九江人鮑駿同事桓
榮甚相友善及鴻亾封與駿遇於東海陽狂不識駿駿迺止
而讓之曰昔伯夷吳札亂世權行故得申其志耳春秋之義
不以家事廢王事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可謂

智乎鴻感悟垂涕歎息迺還就國（後漢書丁鴻傳）

張禹父歆爲汲令卒汲吏人賻送前後數百萬悉無所受以田
宅推與伯父身自寄止（後漢書張禹傳）

种暠父爲定陶令有財三千萬父卒暠悉以賑卹宗族及邑里
之貧者（後漢書种暠傳）

周舉拜光祿大夫卒子勰以父任爲郎自免歸家父故吏河南
召夔爲郡將卑身降禮致敬於勰勰恥交報之因杜門自絕
（後漢書周舉傳）

管寧年十六喪父中表愍其孤貧咸共贈賵悉辭不受稱財以
送終（魏志管寧傳）

孫禮爲司空軍謀掾初喪亂時禮與母相失同郡馬台求得禮
母禮推家財盡以與台台後坐法當死禮私導令踰獄自首
既而曰臣無逃亾之義徑詣刺姦主簿溫恢恢嘉之具白太
祖各減死一等（魏志孫禮傳）

劉繇爲揚州刺史加爲牧振武將軍病卒繇子基年十四居繇
喪盡禮故吏餽餉皆無所受（吳志劉繇傳）

王戎父渾涼州刺史渾卒於涼州故吏賻贈數百萬戎辭而不
受由是顯名（晉書王戎傳）

桓彝子溫沖沖遷振威將軍江州刺史領鎭蠻護軍西陽譙二
郡太守初彝亾後沖兄弟竝少家貧母患須羊以解無由得

之溫乃以沖爲質羊主甚富言不欲爲質幸爲養買德郎買
德郎沖小字也及沖爲江州出射羊主於堂邊看沖識之謂
曰我買德也遂厚報之（晉書桓彝傳）

王隱父銓歷陽令少好學有著述之志每私錄晉事及功臣行
狀未就而卒隱博學多聞受父遺業西都舊事多所諳究建
興中過江丞相軍諮祭酒涿郡祖納雅相知重納好博奕每
諫止之納曰聊用忘憂耳隱曰蓋古人遭時則以功達其道
不遇則以言達其才故否泰不窮也當今晉未有書天下大
亂舊事蕩滅非凡才所能立君少長王都游宦四方華夷成
敗皆在耳目何不述而裁之應仲遠作風俗通崔子眞作政

論蔡伯喈作勸學篇史游作急就章猶行於世便爲沒而不朽當其同時人豈少哉而了無聞皆由無述作也故君子疾沒世而無聞易稱自强不息況國史明乎得失之跡何必博奕而後忘憂哉納喟然歎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乃上疏薦隱元帝以草創務殷未遑史官遂寢不報太興初典章稍備乃召隱爲著作郎令撰晉史後隱以謗免黜歸于家貧無資用書遂不就乃依征西將軍庾亮于武昌亮供其紙筆書乃得成詣闕上之晉書王隱傳

羅含父綏嘗宰新淦含幼孤新淦人楊羨後爲含州將引含爲主簿含傲然不顧羨招致不已辭不獲而就焉及羨去職含送之到縣新淦人以含舊宰之子咸致賂遺含難違而受之及歸悉封置而去由是遠近推服焉晉書羅含傳

王宏父珣司徒珣頗好積聚財物布在人間及薨宏悉燔券書一不收責其餘舊業悉委諸弟南史王宏傳

蔡廓子興宗年十歲喪父廓罷豫章郡還起二宅先成東宅以與兄軌軌罷長沙郡還送錢五十萬以裨宅直興宗年十一白母曰一家由來豐儉必共今日宅直不宜受也母悅而從焉軌深有愧色謂其子淡曰我年六十行事不及十歲小兒南史蔡廓傳

何叔度姨適劉璩與叔度母情愛甚篤叔度母早卒奉姨若所生姨亡朔望必往致哀并設祭奠食並珍新躬自臨視若朔望應有公事則先遣送祭皆手自料簡流涕對之公事畢即往致哀以此爲常三年服竟南史何尚之傳

張暢子融遷司徒兼右長史竟陵張欣時爲諸暨令坐罪當死欣時父興世討宋南譙王義宣官軍欲殺融父暢興世以袍覆暢而坐之以此得免興世卒融著高屐爲負土成墳至是融啟竟陵王子良乞代欣時死子良荅曰此乃是長史美事恐朝有常典不得如長史所懷遷黃門郎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長史融父暢臨終謂諸子曰昔丞相事難吾以不同將見殺緣司馬竺超人得活爾等必報其子後超人孫微冬月遭母喪居貧融弔之悉脫衣以爲賻披牛被而反常以兄事微南史張邵傳

沈懷文父宣新安太守懷文爲江夏王義恭東閤祭酒丁父憂新安郡送故豐厚奉終禮畢餘悉班之親戚一無所留文帝聞而嘉之賜奴婢六人南史沈懷文傳

陸雲公遷中書黃門郎兼掌著作雲公子瓊除度支尚書參選事掌詔誥并判廷尉建康二獄事初瓊父雲公奉梁武敕撰嘉瑞記瓊述其旨而續焉自永定訖于至德勒成一家之言南史陸慧曉傳

崔慰祖父慶緒爲梁州刺史慰祖父喪父梁州之資家財千萬

散與宗族漆器題爲曰字曰字之器流乎遠近料得父時假
貰文疏謂族子紘曰彼有自當見還彼無吾何言哉悉火焚
之（南史崔慰祖傳）
崔挺爲司馬家貲不益食不重味室無綺羅挺卒及葬親故多
有贈賵諸子推挺素志一無所受（北史崔挺傳）
劉璠著梁典三十卷子祥璠所撰梁典始就未及刊定而卒臨
終謂休徵曰能成我志其在此書乎休徵修定繕寫勒成一
家行於世（北史劉璠傳）
顏之推博覽書史無不該洽爲御史上士有文集三十卷撰家
訓二十篇之推子思魯之推集思魯自爲序（北史顏之推傳）

顏籀字師古遷祕書監宏文館學士卒師古子揚庭爲符璽郎
表上師古所撰匡謬正俗八卷高宗下詔付祕書閣仍賜揚
庭帛五十疋（舊唐書顏師古傳）
姚思廉陳吏部尚書察之子思廉入隋爲河間郡司法書佐初
察在陳嘗修梁陳二史未就死以屬思廉故思廉表父遺言
有詔聽續高祖定京師授秦王府文學王即位改著作郎宏
文館學士詔與魏徵共撰梁陳書思廉采謝炅顧野王等諸
家言推究綜括爲梁陳二家史以卒父業（新唐書姚思廉傳）
李延壽補御史臺主簿兼直國史初延壽父大師多識前世舊
事常以宋齊梁陳齊周隋天下參隔南方謂北爲索虜北方

指南爲島夷其史於本國詳他國略往往訾美失傳思所以
改正擬春秋編年刊究南北事未成而歿延壽既數與論撰
所見益廣乃追終先志作北史南史二書上之其書頗有條
理刪落釀辭過本書遠甚（新唐書令狐德棻傳）
郝處俊父相貴拜滁州刺史處俊甫十歲而孤故吏歸千縑賻
之已能讓不受（新唐書郝處俊傳）
杜暹進禮部尚書暹以公清勤約自將釁釁爲之自弱冠誓不
通親友獻遺以終身既卒尚書省及故吏致賻其子孝友一
不受以行暹素志云（新唐書杜暹傳）
韓休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後遷太子少師封宜陽

縣子子滉爲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江淮轉運使
封鄭國公更封晉加度支諸道轉運鹽鐵等使滉雖宰相子
性節儉衣裘茵袵十年一易甚暑不執扇居處陋薄取庇風
雨門當列戟以父時第門不忍壞乃不請堂先無挾廡弟洄
稍增補之滉見即撤去曰先君容焉吾等奉之常恐失墜若
摧圮繕之則已安敢改作以傷儉德居重位不爲家人資產
自始仕至將相乘五馬無不終櫪下（新唐書韓休傳）
李晟拜太尉中書令晟子愬帥魏博以太子少保還東都卒愬
行已儉約其昆弟賴家勳貴飾輿馬矜室廬唯愬所處乃父
時故院無所增廣（新唐書李晟傳）

李藩父承仕爲湖南觀察使藩居父喪家本饒財姻屬來丏有
持去者未嘗問益務施與居數年略盡年四十餘困廣陵間
不自振妻子追咎藩晏如也（新唐書李藩傳）
劉鄴父三復以善文章知名李德裕爲浙西觀察使奇其文表
爲掌書記德裕三領浙西及劒南淮南未嘗不從會昌時位
宰相擢三復刑部侍郎宏文館學士鄴六七歲能屬辭德裕
憐之使與其子共師學德裕既斥鄴歷中書舍人遷承旨鄴
傷德裕以朋黨抱誣死海上令狐綯久當國更數赦不爲還
官爵至懿宗立綯去位鄴乃申直其寃復官爵世高其義（新唐書劉鄴傳）

歐陽詢初倣王羲之書後險勁過之因自名其體尺牘所傳人
以爲法子通蚤孤母徐教以父書懼其墮嘗遺錢使市父遺
跡通乃刻意臨倣以求售數年書亞於詢父子齊名號大小
歐陽體（新唐書歐陽詢傳）
宗室承幹終懷州防禦使子克敦嗜經術召試中選元豐間集
父承幹遺文以進神宗嘉之（宋史魏王廷美傳）
宗室惟吉授感德軍節度薨惟吉好學雅善草隸飛白其子守
節以父所書眞草千文以獻詔書褒荅仍付史館（宋史燕王德昭傳）
張齊賢孤貧力學後拜左僕射以司空致仕齊賢少時家貧父
死無以爲葬河南縣吏爲辦其事齊賢深德之事以兄禮雖

貴不替也（宋史張齊賢傳）
呂端父琦晉兵部侍郎端眞宗立加右僕射太子太保端祖兗
嘗事滄州節度劉守文爲判官守文之亂兗舉族被害時父
琦方幼同郡趙玉冒鋒刃紿監者曰此子之弟非呂氏子也
遂得免玉子文度文度孫紹宗十餘歲端視如己子表薦賜
出身（宋史呂端傳）
梁適翰林學士顥之子少孤嘗輯父遺文及所自著以進眞宗
曰梁顥有子矣授祕書省正字（宋史梁適傳）
司馬池少喪父家貲數十萬悉推諸父而自力讀書（宋史司馬池傳）
富弼爲司徒薨弼子紹庭性靖重能守家法弼薨兩女與壻及

甥皆同居紹庭待之與父時不殊一家之事毫髮不敢變族
里稱焉（宋史富弼傳）
范仲淹遷戶部侍郎知青州卒仲淹置義莊里中以贍族人仲
淹子純仁除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純仁所得奉賜皆
以廣義莊前後任子恩多先疎族沒之日幼子五孫猶未官（宋史范純仁傳）
唐介父拱卒漳州州人知其貧合錢以賻介年尚幼謝不取（宋史唐介傳）
蘇軾父洵軾直史館洵卒洵將終以兄太白早亾子孫未立妹
嫁杜氏卒未葬屬軾軾既除喪卽葬姑後官可陰推與太白

曾孫彭（宋史蘇軾傳）

李光親喪有致賻者悉辭之（宋史李光傳）

蔡元定謫道州卒元定子沉元定沒徒步護喪以還有遺之金而義不可受者輒謝卻之曰吾不忍累先人也（宋史蔡元定傳）

鞠常好學善屬文擢進士第歷清河令卒子仲謀中進士歷兵部員外郎仲謀集其父所爲文成二十卷（宋史鞠常傳）

耶律唐古于越屋質之庶子統和二十四年述屋質安民治盜之法以進補小將軍重熙間改隗衍党項部節度使重熙四年致仕乞勒其父屋質功于石帝命耶律庶成製文勒石上京崇孝寺（遼史耶律唐古傳）

追報

滕脩仕吳爲將帥王師伐吳孫皓降詔以脩爲安南將軍廣州牧持節都督脩在南積年爲邊夷所附太康元年卒請葬京師帝嘉其意賜墓田一頃謚曰聲脩之子並上表曰亾父脩羈紲吳壤爲所驅馳幸逢開通沐浴至化得從俘虜握戎馬之要未覲聖顏委南藩之重實由勳勞少聞天聽故也年衰疾篤屢乞骸骨未蒙垂哀奄至薨隕臣承遺意輿櫬還都瞻望雲闕實懷痛裂竊聞博士謚脩曰聲直彰流播不稱行績不勝愚情冒昧聞訴帝乃賜謚曰忠（晉書滕脩傳）

酈夔子惲爲行臺郎加征虜將軍以功賞魏昌縣開國子惲啟求減身官爵爲父請贈詔贈夔征虜將軍安州刺史（魏書酈範傳）

劉敬宣父牢之敬宣八歲喪母晝夜號泣中表異之四月八日敬宣見衆人灌佛乃下頭上金鏡爲母灌像因悲泣不自勝桓序謂牢之曰卿此兒非唯家之孝子必爲國之忠臣（南史劉敬宣傳）

庾域子子輿子輿父卒欲爲父立佛寺未有定處夢有僧謂曰將修勝業嶺南原郎可營造明往履歷果見標度處所有若人功因立精舍（南史庾域傳）

賀革爲太學博士國子博士出爲西中郎湘東王諮議參軍帶江陵令領儒林祭酒前後再監南平郡兼平西長史南郡太

守革至孝常恨食祿代耕不及爲養在荊州歷爲郡縣所得俸秩不及妻孥專擬還鄉造寺以申感思（南史賀瑒傳）

盧從愿拜吏部侍郎典選六年前後無及之者上嘉之特與一子太子通事舍人從愿上疏乞迴恩贈父乃贈其父吉陽丞敬一爲鄭州長史（舊唐書盧從愿傳）

楊元琰爲光祿卿抗疏請以在身官爵迴贈父官中宗許之乃追贈其父越州長史（舊唐書楊元琰傳）

任敬臣五歲喪母哀毀天至七歲問父英曰若何可以報母英曰揚名顯親可也乃刻志從學汝南任處權見其文驚曰孔子稱顏回之賢以爲弗如也吾非古人然見此兒信不可及

十六刺史崔樞欲舉秀才自以學未廣遜去又三年卒業舉
孝廉授著作局正字遷祕書郎休沐闔門誦書監虞世南器
其人歲終書上考固辭召爲宏文館學士俄授越王府西閤
祭酒當代王再表留進朝請郎舉制科擢許王文學復爲宏
文館學士終太子舍人 新唐書任敬臣傳

萬敬儒喪親廬墓刺血寫浮屠書斷手二指輒復生州改所居
曰成孝鄉廣孝聚大中時表其家 新唐書萬敬儒傳

錢惟演博學能文辭爲崇信軍節度使卒特贈侍中太常張瓌
按謚法敏而好學曰文貪而敗官曰墨請謚文墨其家訴于
朝詔章得象等覆議以惟演無貪黷狀而晚節率職自新有

悼懼可憐之意取謚法追悔前過曰思改謚曰思慶曆閒子
暧復訴前議乃改謚曰文僖 宋史錢惟演傳

王陶第進士至太常丞而丁父憂陶以登朝在郊祀後恩不及
親乞還所遷官丐追贈詔特聽之仍俟服闋除太子中允 宋史王陶傳

劉瑾沆之子也爲館閣校勘沆亾得褒贈知制誥張瓌草詞語
涉譏貶瑾泣涕不能食闔門衰絰邀宰相自言朝廷爲改書
命黜瓌爲州瑾亦坐衰服入公門罷職沒喪不就官丐守墳
墓王素爲請以伸孝子之志詔復職 宋史劉瑾傳

蘇軾父洵軾直史館會洵卒賻以金帛辭之求贈一官於是贈
光祿丞 宋史蘇軾傳

鄭穆積官太常博士乞納一秩先南郊追封考妣從之 宋史鄭穆傳

耶律信先興宗以其父瑰引爲刺血友幼養于宮重熙十四年
爲左護衛太保同知殿前點檢司事十八年兼右祗候郎君
班詳穩上問所欲信先曰先臣瑰引與陛下分如同氣然不
及王封儻使蒙恩地下臣願畢矣上曰此朕遺忘之過追封
燕王 遼史耶律義先傳

·守訓

韓延壽爲東郡太守代蕭望之爲左馮翊坐弃市延壽三子皆
爲郎吏且死屬其子勿爲吏以己爲戒子皆以父言去官不

仕 漢書韓延壽傳

陶侃拜大將軍侃每飲酒有定限常歡有餘而限已竭殷浩戲
更少進侃悽懷良久曰年少曾有酒失亾親見約故不敢踰
晉書陶侃傳

庾袞父亾初袞父誡袞以酒每醉輒自責曰余廢先父之誡其
何以訓人乃於父墓前自杖三十 晉書庾袞傳

范紹少聰敏年十二父命就學師事崔光以父憂廢業母又誡
之曰汝父卒日令汝遠就崔生希有成立今已過朞宜遵成
命紹還赴學頗涉經史 北史范紹傳

韋綬爲翰林學士性謹畏甚晚感心疾終左散騎常侍子温拜

諫議大夫爲翰林學士先是綬在禁廷積憂畏病廢故誠溫不得任近職至是固辭帝怒曰寧綬治命邪禮部侍郎崔蠡曰溫用亂命益所以爲孝帝意釋換知制誥久之出宣歙觀察使既疾召親屬賦綬詩在室愧屋漏因泣下曰今知沒身不負斯誠矣（新唐書韋貫之傳）

廿二史言行略卷八終

廿二史言行略卷九

長洲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事父母門

患難

隨從

劉平更始時天下亂平弟仲爲賊所殺其後賊復忽然而至平扶侍其母奔走逃難仲遺腹女始一歲平抱仲女而棄其子母欲還取之平不聽曰力不能兩活仲不可以絕類遂去不顧與母俱匿野澤中平朝出求食逢餓賊將烹平叩頭曰今旦爲老母求菜老母待曠爲命願得先歸食母畢還就死因涕泣賊見其至誠哀而遣之平還既食母訖因白曰屬與賊期義不可欺遂還詣賊衆皆大驚相謂曰嘗聞烈士迺今見之子去矣吾不忍食子於是得全（後漢書劉平傳）

江革少失父獨與母居遭天下亂盜賊並起革負母逃難備經阻險常採拾以爲養數遇賊或劫欲將去革輒涕泣求哀言有老母辭氣愿款有足感動人者賊以是不忍犯之或迺指避兵之方遂得俱全於難（後漢書江革傳）

司馬芝避亂荊州於魯陽山遇賊同行者皆棄老弱走芝獨坐守老母賊至以刃臨芝芝叩頭曰母老唯在諸君賊曰此孝子也殺之不義遂得免害（魏志司馬芝傳）

傳綷梁太清末攜母南奔避難俄丁母憂在兵亂之中居喪盡禮哀毀骨立士友以此稱之（陳書綷傳）

宗室神通子道彥義師起神通逃難被疾于山谷綿歷數旬山中食盡道彥著故弊衣出入閒乞丐及採野實以供其父身無所啖其父分以食之輒詐言已啗而覆藏留之以備闕乏（舊唐書淮安王神通傳）

李德裕父吉甫宰相德裕幼有壯志苦心力學年纔及冠志業大成貞元中以父譴逐蠻方隨侍左右不求仕進（舊唐書李德裕傳）

崔渙遷御史大夫元載輔政貶道州刺史子縱渙之貶縱棄金部員外郎就養渙為元載所抑縱訖載世不求聞達（新唐書崔元暐傳）

曹克明為衙內都虞候以母老歸李順反聞克明名欲脅以官克明攜母遁山谷夜止神祠中夢有人叱之起既覺而去賊果至（宋史曹光實傳）

蘇軾子過軾為兵部尚書任右承務郎軾帥定武謫知英州貶惠州遷儋耳漸徙廉永獨過侍之凡生理晝夜寒暑所須者一身百為不知其難初至海上為文曰志隱軾覽之曰吾可以安於島夷矣（宋史蘇軾傳）

劉煥宋末兵起城中久乏食煥尚幼煮糠覈而食之自飲其清者以醲厚者供其母鄉里異之（金史劉煥傳）

王善金貞祐播遷田疇荒蕪人無所得食善求食以奉母（元史王善傳）

秦起宗曾大父當金季兵起窾山麓為洞奉其親以居傍窾大洞匿其里中百人閉之具牛酒出待兵兵入索惟見其親屬曰孝士也釋之去里人曰秦父生我（元史秦起宗傳）

陳韶孫廣州番禺人父瀏以罪流肇州韶孫年十歲不忍父遠謫朝夕號泣願從父不能奪遂與俱往跋涉萬里不憚勞苦道過遼陽平章塔出見而憫焉語之曰天子寬仁罰不及嗣邊地苦寒非汝所堪吾返汝故鄉汝願之乎韶孫曰既不能以身代父當死生以之歸非所願也塔出驚異以錢賞之瀏

死韶孫哀慟見者皆為之泣下肇州萬戶府以聞命遣還鄉里仍旌異之（元史陳韶孫傳）

劉廷讓至順初北方兵起民被殺掠廷讓挈家避山中有幼弟方乳母王氏置于懷兵急廷讓乃棄己子一手抱幼弟一手扶母疾驅得免（元史劉廷讓傳）

劉思敬父年八十兩目俱喪明會亂兵剽掠其鄉思敬負父避于巖穴中有兵至欲殺思敬思敬泣言曰我父老矣又無目我死不足惜使我父何依乎兵憐其孝不忍殺父子皆免於難（元史劉思敬傳）

訪求

徐庶先主屯新野庶見先主先主器之俄而曹公來征先主率其衆南行庶從爲曹公所追破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别遂詣曹公（蜀志諸葛亮傳）

劉善明除海陵太守魏剋青州善明母在焉移置代郡善明布衣蔬食哀戚如持喪轉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善明以母在魏不願西行泣涕固請見許朝廷多哀善明心事元徽初遣北使朝議令善明舉人善明舉州鄉北平田惠紹使魏贖母善明少立節行常云在家當孝爲吏當清子孫楷栻足矣及累爲州郡頗黷財賄崔祖思怪而問之荅曰管子云衷吾知我

因流涕曰方寸亂矣豈暇爲廉所得金錢皆以贖母及母至清節方峻（南史劉懷珍傳）

沈炯侯景之難獲炯妻虞氏及子行簡並殺之炯弟攜其母逃免侯景平梁元帝以炯爲給事黄門侍郎領尚書左丞魏尅荊州被虜甚見禮遇授儀同三司以母在東恒思歸國恐以文才被留閉門却掃無所交接時有文章隨卽棄毁不令流布嘗獨行經漢武通天臺爲表奏之陳己思鄉之意奏訖其夜夢有宮禁之所兵衞甚嚴炯便以情事陳訴聞有人言甚不惜放卿還幾時可至少日便獲東歸歷通直散騎常侍表求歸養詔不許又表求去詔荅曰當敕所由相迎尊累使卿公私無廢也會王琳入寇大雷留異擁據東境炯加明威將軍還鄉里（南史沈炯傳）

庾道愍少出孤悴時人莫知其所生母流漂交州道愍尚在襁褓及長知之求爲廣州綏寧府佐至南而去交州尚遠乃自負擔冒險僅得自達及至交州尋求母雖經年日夜悲泣嘗入村日暮雨驟乃寄止一家旦有一嫗負薪外還而道愍心動因訪之乃其母也於是行伏號泣遠近赴之莫不揮淚（南史庾道愍傳）

黄介充廣濟簿尉後家居帥鄉民登龍安山爲保聚計德祐元年北兵至介中矢死妻劉被掠子用中逃得不死及壯求母

四方逾十年得于京師以歸州里稱爲黄孝子云（宋史黄介傳）

趙伯深父子佪宣和間爲棣州兵官屬會兵動燕雲子佪被檄往塞上伯深時尚幼與其母張留居棣州旣而金人渡河伯深母子相失子佪亦隔絶建炎二年始得南歸子佪卒伯深訪尋其母三十餘年一旦聞在瀘南伯深徒步入蜀間關累年紹興二十一年乃得其母相持號泣哀感行路曾慥在夔州賦詩以美其孝（宋史趙伯深傳）

彭瑜熙寧間失其母瑜朝夕焚香祈天願知母所在如是十餘年俄有人言母爲泰和倪氏婦瑜竟迎以歸（宋史彭瑜傳）

石抹榮七世祖仕遼遼主奔天德榮父惕益挺身赴之是時榮

方六歲母忽土特滿攜之流離道路宗室神谷得之納爲次室榮就養於神谷家惕益既見遼主委以軍事軍敗被執金源郡王銀术可釋之後從伐宋卒榮年長事秦王宗翰天德初除開遠軍節度使入謝不覺泣下海陵問其故對曰老母在神谷家違去膝下是以感泣乃詔其母與之俱行仍賜錢萬貫（金史石抹榮傳）

陳顏父光擢武舉第調壽陽尉未赴值金兵取汴光病留城中顏間關渡河往省其父因扶疾北歸（金史陳顏傳）

羊仁至元初阿木兵南下仁家爲所掠父被殺母及兄弟皆散去仁年七歲賣爲汴人李子安家奴力作二十餘年子安憐

之縱爲良仁蹤蹟得母於潁州蒙古軍塔海家兄於睢州蒙古軍岳納家弟於邯鄲連大家皆爲役尚無恙乃徧懇親故貸得鈔百錠歷詣諸家求贖之經營百計更六年乃得遂大小二十餘口復聚居爲良孝友甚篤（元史羊仁傳）

黃覺經五歲因亂失母稍長誓天誦佛書願求母所在乃渡江涉淮行乞而往衝冒風雨備歷艱苦至汝州梁縣春店得其母以歸（元史羊仁傳）

俞全杭州人幼被掠賣爲劉饒家奴後獲爲良自汴步歸杭尋其母及姊得之（元史羊仁傳）

劉琦生二歲而母劉氏遭亂陷于兵琦獨事其父稍長思其母不置常歎曰人皆有母而我獨無輒歔欷泣下及冠請於父往求其母遍歷河之南北淮之東西數歲不得後求得於池州之貴池迎以歸養（元史劉琦傳）

靳昺金末兵亂與母相失母悲泣而盲昺訪得之舐其目百日復明人稱其孝（元史靳德進傳）

救護

趙咨少孤有孝行大司農陳狶舉咨至孝有道累遷敦煌太守以病免還躬率子孫耕農爲養盜嘗夜往劫之咨恐母驚懼乃先至門迎盜因請爲設食謝曰老母八十疾病須養居貧朝夕無儲乞少置衣糧妻子物餘一無所請盜皆慙歎跪而

辭曰所犯無狀干暴賢者言畢奔出咨追以物與之不及由此益知名（後漢書趙咨傳）

樂恢父親爲縣吏得罪於令收將殺之恢年十一常俯伏寺門晝夜號泣令聞而矜之即解出親（後漢書樂恢傳）

虞詡爲司隸校尉時中常侍張防特用權勢每請託受取輒詡案之而屢寢不報詡書奏防流涕訴帝詡坐論輸左校防必欲害之傳考四獄宦者孫程張賢等知詡以忠獲罪乃相率奏下詔出詡還假印綬帝問諸尚書尚書賈朗素與防善證詡之罪帝疑焉於是詡子顗與門生百餘人舉幡候中常侍高梵車叩頭流血訴言枉狀梵乃入言之防坐徙邊賈朗等

六人或死或黜即日赦出詡程復上書帝感悟復徵拜議郎後漢書虞詡傳

皇甫嵩爲左將軍董卓怨嵩及秉政徵嵩爲城門校尉因欲殺之有司承旨奏嵩下吏將遂誅之嵩子堅壽與卓素善自長安亾走洛陽歸投於卓卓方置酒歡會堅壽直前質讓責以大義叩頭流涕坐者感動皆離席請之卓乃起牽與共坐使免嵩因復拜嵩議郎後漢書皇甫嵩傳

彭脩年十五時父爲郡吏得休與脩俱歸道爲盜所劫脩困迫乃拔佩刀前持盜帥曰父辱子死卿不顧死邪盜相謂曰此童子義士也不宜逼之遂辭謝而去鄉黨稱其名後漢書彭脩傳

臧霸父戒爲縣獄掾據法不聽太守欲所私殺太守大怒令收戒詣府時送者百餘人霸年十八將客數十人徑於費西山中要奪之送者莫敢動因與父俱亾命東海由是以勇壯聞魏志臧霸傳

鮑出少游俠與平中三輔亂出與老母兄弟五人家居本縣以饑餓留其母守舍相將行採蓬實合得數升使其二兄初雅及其弟成持歸爲母作食獨與小弟在後採蓬初等到家而噉人賊數十人已略其母以繩貫其手掌驅去初等怖恐不敢追逐須臾出從後到知母爲賊所略欲追賊兄弟皆云賊衆當如何出怒曰有母而使賊貫其手將去煑噉之用活何爲乃攘臂結衽獨追之行數里及賊賊望見出乃共布列待之出到回從一頭斫賊四五人賊走復合聚圍出出跳越圍斫之又殺十餘人時賊分布驅出母前去賊連擊出不勝乃走與前輩合出復追擊之還見其母與比舍嫗同貫相連出遂復奮擊賊賊問出曰卿欲何得出責數賊指其母以示之賊乃解還出母比舍嫗獨不解遥望出求哀出復斫賊賊謂出曰已還卿母何爲不止出又指求哀嫗此我嫂也賊復解還之出得母還遂相扶侍客南陽建安五年關中始開出來北歸而其母不能步行兄弟欲共輿之出以輿車歷山險危不如負之安穩乃以籠盛其母獨自負之到鄉里鄉里士大

夫嘉其孝烈欲薦州郡郡辟召出出曰田民不堪冠帶至青龍中母年百餘歲乃終魏志閻溫傳注

賈彝父爲苻堅鉅鹿太守坐訕謗繫獄彝年十歲詣長安訟父獲申遠近歎之僉曰此子英俊賈誼之後莫之與京魏書賈彝傳

宇文福除鎮北將軍瀛州刺史福子延釋褐奉朝請直後員外散騎常侍以父老詔聽隨侍在瀛州屬大乘妖黨突入州城延率奴客戰死者數人身被重瘡賊乃少退而縱火燒齋閤福時在內延突火而入抱福出外支體灼爛髮盡爲燼於是勒衆與賊苦戰賊乃散走以此見稱魏書宇文福傳

張彝加征西將軍冀州大中正彝第二子仲瑀上封事求銓別

遐格排抑武人不使預在淸品羽林虎賁幾將千人相率直造其第曳彝堂下捶辱極意唱呼嗸嗸焚其屋宇彝長子尙書郞始均救其父拜伏羣小以請父命羽林等就加毆擊生投之於煙火之中及得尸骸不復可識唯以髻中小釵爲驗贈樂陵太守謚曰孝（魏書張彝傳）

王元謨爲南豫州刺史加都督子寬泰始初爲隨郡太守逢四方反父元謨在建鄴寬棄郡自歸以母在西爲賊所執請西行遂襲破隨郡收其母事平明帝嘉之使圖寬形以上（南史王元謨傳）

劉勔守尙書右僕射中領軍桂陽王休範爲亂加勔使持節鎭

軍將軍賊衆屯朱雀航勔戰敗死之子悛加寧朔將軍助守石頭勔戰死悛時遇疾扶伏路次號哭求勔屍勔屍項復傷缺悛割髮補之持喪墓側冬日不衣絮齊高帝總衆悛初免喪高帝召悛及弟愃欲使領支軍及見皆羸削改貌乃止悛後拜司州刺史悛父勔討殷琰平壽陽無所犯害百姓德之爲立碑記悛步道從壽陽之鎭過勔碑拜敬涕泣悛兄弟以父死朱雀航終身不行此路明帝崩東昏卽位授散騎常侍領驍騎將軍尙書衞送山陵路經朱雀航感慟至曲阿而卒（南史劉勔傳）

楊公則父仲懷爲宋豫州刺史殷琰將叛輔國將軍劉勔討琰仲懷力戰死於橫塘公則隨父在軍年未弱冠冒陣抱尸號哭氣絕良久勔命還仲懷首公則斂畢徒步負喪歸鄉里由此著名（南史楊公則傳）

王元規性孝事母甚謹晨昏未嘗離左右梁時山陰縣有暴水流漂居宅元規唯有一小船倉卒引其母妹並姑姪入船元規自執檝棹而去留其男女三人閣於樹杪及水退俱獲全時人稱其至行（南史王元規傳）

潘綜孫恩之亂妖黨攻破村邑綜與父驃共走避賊驃年老行遲賊轉逼驃驃語綜我不能去汝走可脫幸勿俱死驃困乏坐地綜迎賊叩頭曰父年老乞賜生命賊至驃亦請賊曰兒

年少自能走今爲老子不去老子不惜死乞活此兒賊因斫驃綜抱父於腹下賊斫綜頭面凡四創綜當時悶絕有一賊從傍來相謂曰卿欲舉大事此兒以死救父云何可殺殺孝子不祥賊乃止父子並得免（南史潘綜傳）

吉翂父爲吳興原鄉令爲吏所誣逮詣廷尉翂年十五號泣衢路祈請公卿行人見者皆爲隕涕其父理雖淸白而恥爲吏訊乃虛自引咎罪當大辟翂乃撾登聞鼓乞代父命武帝異之尙以其童幼疑受敎於人敕廷尉蔡法度嚴加脅誘取其款實法度乃還寺盛陳徽纆厲色問曰爾求代父死敕已相許便應伏法然刀鋸至劇審能死不且爾童孺志不及此必

爲人所教姓名是誰若有悔異亦相聽許對曰囚雖蒙弱豈不知死可畏憚顧諸弟幼藐唯囚爲長不忍見父極刑自延視息所以內斷胸臆上干萬乘今欲殉身不測委骨泉壤此非細故柰何受人教邪法度知不可屈撓乃更和顏誘語之曰主上知尊侯無罪行當釋亮觀君神儀明秀足稱佳童今若轉辭幸父子同濟奚以此妙年苦求湯鑊翂曰凡鯤鮞螻蟻尚惜其生況在人斯豈願齏粉但父挂深劾必正刑書故思殞仆冀延父命翂初見囚獄掾依法備加桎梏法度矜之命脫其二械更令著一小者翂弗聽曰翂求代父死死囚豈可減乎竟不脫械法度以聞帝乃宥其父丹陽尹王志求其

在廷尉故事并諸鄉居欲於歲首舉充純孝翂曰異哉王尹何量翂之淺夫父辱子死斯道固然若翂有靦面目當其此舉則是因父買名一何甚辱拒之而止年十七爲主簿監萬年縣復爲主簿後秣陵鄉人裴儉丹陽郡守臧盾揚州中正張仄連名薦翂以爲孝行純至明通易老敕付太常旌舉初翂以父陷罪因成悸疾後因發而卒（南史吉翂傳）

殷不害梁元帝立不害爲中書郎兼廷尉卿魏平江陵失母所在時甚寒雪凍死者塡滿溝壑不害行哭尋求聲不暫輟過見死人溝中即投身捧視舉體凍僵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始得母屍憑屍而哭每輒氣絶行路皆爲流涕即江陵權殯自是蔬食布衣枯槁骨立見者莫不哀之（南史殷不害傳）

劉慧斐父元直淮南太守兄慧鏡安成內史元直居郡得罪慧鏡歷詣朝士乞哀懇惻甚至遂以孝聞（南史劉慧斐傳）

穆寧子贊爲濟源主簿時父寧爲和州刺史以剛直不屈於廉使遂被誣奏貶泉州司戶參軍贊奔赴闕庭號泣上訴詔御史覆問寧方得雪詔曰令子申父之冤憲臣奉君之命楚劒不衝於牛斗秦臺自洗於塵埃由是知名（舊唐書穆寧傳）

許坦年十歲餘父入山採藥爲猛獸所噬即號叫以杖擊之獸遂奔走父以得全太宗聞而謂侍臣曰坦雖幼童遂能致命救親至孝自中深可嘉尚授文林郎賜帛五十段（舊唐書王君操傳）

岑文本父之象爲邯鄲令坐爲人訟不得申文本年十四詣司隸理冤辯對哀暢無所詘衆屬目命作蓮華賦文成合臺嗟賞遂得直（新唐書岑文本傳）

李百藥子安期父貶桂州遇盜將加以刃安期跪泣請代盜哀釋之（新唐書李百藥傳）

徐有功爲左肅政臺侍御史竇孝諶妻龐爲其奴怖以妖祟教爲夜解因告以厭詛給事中薛季昶鞫之龐當死子希瑊訟冤有功明其枉季昶劾有功黨惡逆當棄市有功方視事令史泣以告有功曰豈吾獨死而諸人長不死邪安步去后召詰曰公比斷獄多失出何耶對曰失出臣小過好生陛下大

德后默然罷得減死有功免爲民起拜司僕少卿卒開元初
賓希瑊等請以已官讓有功子愉以報舊德由是自大理司
直遷恭陵令 新唐書徐有功傳
高郢父伯祥爲好畤尉安祿山陷京師將誅之郢尚幼解衣請
代賊義幷貸之 新唐書高郢傳
賈直言父道冲以藝待詔代宗時坐事賜鴆將死直言紿其父
曰當謝四方神祇使者少怠輒取鴆代飮迷而踣明日毒潰
足而出久乃蘇帝憐之減父死俱流嶺南直言由是躄 新唐書賈直言傳
王少元父隋末死亂兵遺腹生少元甫十歲問父所在母以告

即哀泣求尸時野中白骨覆壓或曰以子血漬而滲者父骨
也少元鑱膚閱旬而獲遂以葬創甚彌年乃興貞觀中州言
狀拜徐王府參軍 新唐書王少元傳
裴敬彝七歲能文章性謹敏宗族重之號甘露頂父智周補臨
黃令爲下所訟敬彝年十四詣巡察使唐臨直枉臨奇之試
命作賦賦工父罪已釋表敬彝于朝補陳王府典籤 新唐書裴敬彝傳
宗室宗說封祁國公坐帷薄不修除名又坐坑殺女僕鎖閉宮
室外宅其子仲旻官右武衛大將軍道州刺史後因朝叩頭
殿下泣訴云父老且病願納身官以贖神宗亦愍之而未命

其請出就馬氣塞不能言及家而卒 宋史漢王元佐傳
高懷德行周之子懷德忠厚倜儻有武勇行周歷延潞二鎭及
留守洛都節制宋亳皆署以牙職晉開運初遼人侵邊以行
周爲北面前軍都部署懷德始冠白行周願從北征行周許
其行至戚城被圍數重援兵不至危甚懷德左右射縱橫馳
突衆皆披靡挾父而出以功領羅州刺史賜珍裘寶帶名馬
以寵異之 宋史高懷德傳
韓令坤父倫遷徐州下邳鎭將兼守禦指揮使世宗以令坤貴
擢陳州行軍司馬及令坤領陳州徙倫許州罷職復居宛邱
多以不法干郡政私酤求市利掊斂民財公私患之項城民

武都詣闕訴其事命殿中侍御史率汀按之倫詐報汀云被
詔赴闕汀奏之世宗怒追劾具狀法當棄市令坤泣請於世
宗遂免死流海島 宋史韓令坤傳
王全斌其父事莊宗爲岢嵐軍使私畜勇士百餘人莊宗疑其
有異志召之懼不敢行全斌時年十二謂其父曰此蓋疑大
人有他圖願以全斌爲質必得釋父從其計果獲全 宋史王全斌傳
曹光實遷永平軍節度管內捕盜遊奕使乾德中太祖命王全
斌等平蜀俄而盜賊羣起夷人張忠樂者嘗羣行攻刼且憾
光實殺其徒黨率衆數千中夜奄至環其居鼓譟並進光實
負其母揮戈突圍以出賊衆辟易不敢近賊殺其族三百餘

口又發冢墓毀其棺槨光實詣全斌具以事白誓雪冤憤時蜀中諸郡未下乃圖雅州地形要害兼陳用兵攻取之策請官軍先下之全斌壯其志令率兵先導果克其城獲忠樂而甘心焉宋史曹光實傳

張凝遷北作坊使契丹南侵凝率所部兵奮擊挺身陷敵凝子昭遠年十六從行卽單騎疾呼突入陣中掖凝出左右披靡不敢動宋史張凝傳

周起父意起幼敏慧如成人意知衛州坐事削官起才十三詣京師訟父冤父迺得復故官宋史周起傳

韓維拜太子少傅轉少師紹聖中謫崇信軍節度副使均州安置諸子乞納官爵聽父里居哲宗覽奏惻然許之宋史韓維傳

章粢爲孟州司戶參軍應舉入京聞父對獄于魏棄不就試馳往直其冤還試禮部第一宋史章粢傳

李師中父緯爲涇原都監夏人十餘萬犯鎭戎緯帥兵出戰而帥司所遣別將郭志高逗遛不進諸將以衆寡不敵不敢復出緯坐責降師中詣宰相辯父無罪時呂夷簡爲相詰問不屈夷簡怒以爲非布衣所宜言對曰師中所言父事也由是知名宋史李師中傳

蘇頌知婺州方泝桐廬江水暴迅舟横欲覆母在舟中幾溺矣頌哀號赴水救之舟忽自正母甫及岸舟乃覆人以爲純孝所感宋史蘇頌傳

沈畸進殿中侍御史蔡京興蘇州錢獄欲陷章綖兄弟遣開封尹李孝壽御史張茂直鞫之株逮至千百强抑使承盜鑄罪死者甚衆京猶以爲緩帝獨意其非辜遣畸及御史蕭服往代京將啖以顯仕白爲左正言及擢侍御史畸至蘇卽日決釋無佐証者七百人嘆曰爲天子耳目司而可傅會權要殺人以苟富貴乎遂閱實平反以聞京大怒削畸三秩貶監信州酒稅未幾卒既而獄事竟復羈管明州使者持敕至家將發棺驗實畸子濬泣訴乃止宋史沈畸傳

洪擬知海州自海州還居鎭江趙萬叛兵逼郡守臣趙子崧戰敗遁去擬挾母出避遇賊至欲兵之擬曰死無所避願勿驚老母賊舍之他賊又至臨以刃擬指其母曰此吾母也幸勿怖之賊又舍去宋史洪擬傳

高斯得利州路提點刑獄知沔州稼之子也李心傳以著作佐郎辟斯得爲檢閱文字稼死事于沔時大元兵屯沔斯得日夜西嚮號泣會其僮至自沔知稼戰沒處與斯得潛行至其地遂得稼遺體來以歸見者感泣宋史高斯得傳

邢神留父超遣官租里胥督租與超鬭超歐里胥死神留年十六詣吏求代父死州以聞特詔減死賜里胥家萬錢爲棺斂具宋史邢神留傳

沈正父爲屯田院衙官凶暴無賴使酒毆平人死正中塗見父
恐懼逃其故正卽號呼褫衣就毆其屍巡警者捕送官獄具
怡然就死聞者悲之（宋史邢神習傳）
申世寧紹興六年潘逵兵襲鉛山父愈年七十未及出戶遇賊
賊意其有藏金欲殺之世寧年未冠亟引頸願代父死賊感
其孝兩全之（宋史申世寧傳）
蔡定家世微且貧父革依郡獄吏傭書以生資定使學遊鄉校
稍稍有稱郡獄吏一日坐舞文法被繫革以詿誤年七十係
矣法當免繫鞫胥任澤削其籍年而入之罪且與獄吏等案
具府奏上之方待命于朝故俱久囚而革不得獨決定切痛

念父當耆年以非辜嬰圄徙誓將身贖數詣府號愬請代坐
獄弗許請效命于戎行弗許請隸王符爲兵又弗許定知父
終不可贖也仰而呼曰天乎將使定坐視父纆徽纆乎父老
耄不應連繫備書罪不應與獄吏等理明矣而無所云愬父
老而刑定之生其何益乎定圖死矣庶有司哀憐而釋父則
雖死無憾矣於是預爲志銘其墓又爲狀若詣府者結置袂
間皆敘陳致死之由冀其父之必免也以建炎元年十二月
甲申自赴河死府帥聞之驚曰眞孝立命出革厚爲定具棺
斂事而撫周其家（宋史蔡定傳）
鮑宗巖子壽孫宋末盜起里中宗巖避地山谷間爲賊所得縛

宗巖樹上將殺之壽孫拜前願代父死宗巖曰吾老矣僅一
子奉先祀豈可殺之吾願自死盜兩釋之（宋史鄭綺傳）
陳顏父光調壽陽尉光家奴謀良不可誣告光與賊殺人光繫
獄榜掠不勝因自誣服顏詣郡請代父死太守徐某哀之不
敢決適帥臣至郡以其狀白帥曰此眞孝子也遂併釋之（金史陳顏傳）
張禧從征拜行中書省平章政事禧子宏綱父禧爲主將所誣
繫獄將殺之宏綱直入獄中獄卒併繫之宏綱佯狂譃笑守
者易之遂與其父逸去（元史張禧傳）
王閏父嘗臥疾夜燃長明燈室中火延籬壁間閏聞火聲驚起

馳救火已熾煙燄蔽礙戶閏突入火中解衣蒙父抱而出肌
體灼爛而父無少傷一女不能救遂焚死（元史王閏傳）
郭狗狗父寧爲欽察先鋒使首領官戍大良平宋將史大尉來
攻夜陷大良平寧全家被俘史將殺寧狗狗年五歲告史曰
勿殺我父當殺我史驚問寧曰是兒幾歲耶寧曰五歲史曰
五歲兒能爲是言吾當全汝家卽以騎送寧等往合州道遇
國兵騎驚散寧家俱得還御史以事聞命旌之（元史郭狗狗傳）
樊淵奉母避兵茅山兵至欲殺其母淵抱母號哭以身代死兵
兩釋之（元史樊淵傳）
賴祿孫母病值蔡五九作亂負母避南山盜至祿孫守母不去

盜將刃其母祿孫以身翼蔽曰勿傷吾母寧殺我盜相顧駭歎不忍害有掠其妻去者衆責之曰柰何辱孝子婦使歸之元史樊淵傳

王初應從父義士樵劉嶺山有虎出叢棘中搏義士傷右肩初應赴救抽鎌刀刺虎鼻殺之義士得生元史王初應傳

施合德父眞祐嘗出耘爲虎扼于田合德與從弟發仔持斧前殺虎父得生元史王初應傳

徐鈺始冠侍父鎭將之婺源過丹陽小谿鎭乘橋失足墮水中同行者立岸上不能救鈺投谿擁鎭出鎭得挽行舟以升鈺力憊且水勢湍急遂溺死屍流四十五里得于灘江浙行省

言狀表異之元史徐鈺傳

張紹祖讀書力學以孝行聞于朝特授河南路儒學教授至正十五年奉父避兵山間賊至執其父將殺之紹祖泣曰吾父耆德善人不當害請殺我以代父死且若等非父母所生乎何忍害人父也賊怒以戈擊之戈應手挫鈍因感而相謂曰此眞孝子不可害乃釋之元史張紹祖傳

李明德瑞州路上高縣人至正十四年亂兵陷袁州因抄掠上高兵執其父欲殺之明德泣告曰子豈不能代父乎願勿害吾父也兵遂殺明德而免其父後以高壽終元史李明德傳

張緝轉泰州幕職棄之養親居揚州揚州亂緝母姬氏方臥病賊突入臥內舉槍欲刺姬緝以身蔽姬槍中緝脇三日而死元史張緝傳

孫抑歷任至刑部郎中關保之變挈父母妻子避兵平陽之栢村有亂兵至村剽掠拔白刃嚇抑母求財不得舉刃欲斫之抑亟以身蔽母請代受斫母乃得釋而抑父被虜去不知所之或語之曰汝父被驅而東矣然東軍得所掠民皆殺之汝愼無往就死也抑曰吾可畏死而棄其父乎遂往出入死地屢瀕危殆卒得父以歸元史孫抑傳

石永事親至孝值亂兵掠鄉里永父謙孫年八十老不能行永負父匿山谷中亂兵執其父欲殺之永亟前抱父請以身代

兵遂殺永而釋其父元史石永傳

呂祐至正二十六年郡城破有卒入其室拔白刃脅其母林氏索財寶不得揮刃欲斫母祐急以身蔽母而奪其刃手指盡裂被傷仆地良久而甦開目視母曰母幸無恙我死無憾矣遂瞑目死元史呂祐傳

殉親

慕容白曜還征南大將軍使持節都督青齊東徐州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濟南王見誅白曜少子眞安年十一聞父被執將自殺家人止之曰輕重未可知眞安曰王位高功重若有小罪終不至此我何忍見父之死遂自縊魏書慕容白曜傳

陸閑仕揚州別駕永元末刺史始安王遙光據東府作亂閑以綱佐被收徐世標命殺之閑子絳時隨閑抱頸求代死不獲遂以身蔽刀刃行刑者俱害之（南史陸慧曉傳）

江從簡位司徒從事中郎侯景亂爲任約所害子兼叩頭流血乞代父命以身蔽刃遂俱見殺（南史江革傳）

虞世基位金紫光祿大夫宇文化及弑逆世基見害子熙爲符璽郎柔晦竝宣義郎化及將亂之夕宗人虞伋知而告熙曰事勢已然吾將濟卿南度且得免禍同死何益熙曰棄父背君求生何地感尊之懷自此訣矣及難作兄弟競請先死行刑人先世基殺之（北史虞世基傳）

田宏正爲檢校司徒兼中書令鎭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成德軍節度鎭冀深趙觀察等使軍亂宏正遇害宏正子布長慶元年鎭涇原鎭州軍亂害宏正詔布爲魏博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乘傳之鎭布喪服居堊室去旌節導從之飾及入魏州居喪御事動皆得禮其祿俸月入百萬一無所取又籍魏中舊產無巨細計錢十餘萬貫皆出之以頒軍士進軍結壘南宮縣南軍無鬬志衆潰布還魏州會諸將復議興師而將卒益倨布度衆終不爲用嘆曰功無成矣即日密表陳軍情且稱遺表奉表號哭拜授其從事李石乃入啟父靈抽刀自刺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言訖而絕（舊唐書田宏正傳）

沈季詮侍母度江遇暴風母溺死季詮號呼投江中少選持母臂浮出水上都督謝叔方具禮祭而葬之（新唐書沈季詮傳）

王博武侍母至廣州及沙蒲口暴風母溺死博武自投于水嶺南節度使盧貞俾吏沉罟獲二屍焉乃葬之表其墓曰孝子墓詔爲刻石（新唐書王博武傳）

劉保勳知幽州行府事子利涉以開封府兵曹督芻粟隨軍常從其父會王師不利濟巨馬河更相蹂躪保勳馬陷淖中利涉自後掀出之力不勝人馬相擠壓遂俱死（宋史劉保勳傳）

謝徽明爲當陽尉攝縣事大元兵至徽明出兵戰死二子生進

抱父屍亦死（宋史謝枋得傳）

李升起進士爲吏靖康中金人破汴以刃迫其父升前捍之與父俱死（宋史李芾傳）

石明三與母居餘姚山中一日明三自外歸覓母不見見壁穿而臥內有三虎子知母爲虎所害乃盡殺虎子礪巨斧立壁側伺母虎至斫其腦裂而死復往倚巖石傍執斧伺候斫殺牡虎明三亦立死不仆張目如生所執斧牢不可拔（元史石明三傳）

周樂父日成海賊竊據溫州拘日成置海舟上樂隨往事其父甚謹一日賊酋遣人沉日成于水樂泣請曰我有祖母幸留父侍養請以己代父死不聽樂抱父不忍捨遂同死焉（元史周樂傳）

傳

報仇

灌夫父灌孟吳楚反時頴陰侯灌何爲將軍屬太尉請灌孟爲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灌孟死吳軍中軍法父子俱從軍有死事得與喪歸灌夫不肯隨喪歸奮曰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之讐於是灌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前獨二人及從奴十數騎馳入吳軍至吳將麾下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馳還走入漢壁皆亾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夫創少瘳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中曲折請復往將

軍壯義之恐亾夫乃言太尉太尉乃固止之吳已破灌夫以此名聞天下頴陰侯言之上上以夫爲中郎將 史記魏其武安傳

李廣爲前將軍從大將軍衛青擊匈奴旣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東道少回遠而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廣自請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青亦陰受上誡以爲李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廣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廣意甚愠怒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合軍出東道軍亾導或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而還南絕幕遇前將軍右將軍大將軍使長史問失道狀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遂引刀自剄廣子敢爲郎中令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乃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至甘泉宮獵驃騎將軍去病與青有親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諱云鹿觸殺之 史記李將軍傳

鍾離意遷堂邑令縣人防廣爲父報讐繫獄其母病死廣哭泣不食意憐傷之乃聽廣歸家使得殯斂丞掾皆爭意曰罪自我歸義不累下遂遣之廣斂母訖果還入獄意密以狀聞廣竟得以減死論 後漢書鍾離意傳

吳祐遷膠東侯相安邱男子毋邱長與母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長殺之而亾安邱追蹤於膠東得之祐呼長謂曰子母

見辱人情所恥然孝子忿必慮難動不累親今若背親逞怒白日殺人赦若非義刑若不忍將如之何長以械自繫曰國家制法囚身犯之明府雖加哀矜恩無所施祐問長有妻子乎對曰有妻未有子也卽移安邱逮長妻到解其桎梏使同宿獄中妻遂懷孕至冬盡行刑長泣謂母曰負母應死當何以報吳君乎乃齧指而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吳生言我臨死吞指爲誓屬兒以報吳君因投繯而死 後漢書吳祐傳

韓暨同縣豪右陳茂譖暨父兄幾致大辟暨陽不以爲言庸賃積資陰結死士遂追呼尋禽茂以首祭父墓由是顯名 魏志韓暨傳

刁協遷尚書令加金紫光祿大夫王敦搆逆協為人所殺送首
於敦協子彝王敦誅後彝斬讐人黨以首祭父墓詣廷尉請
罪朝廷特宥之（晉書刁協傳）
王談年十歲父為鄰人竇度所殺談陰有復讐志而懼為度所
疑寸刃不畜日夜伺度未得至年十八乃密市利鍤陽若耕
鉏者度常乘舡出入經一橋下談伺度行還伏草中度既過
談於橋上以鍤斬之應手而死既而歸罪有司太守孔巖義
其孝勇列上宥之巖諸子為孫恩所害無嗣談乃移居會稽
修理巖父子墳墓盡其心力後太守孔廞究其義行舉談為
孝廉談不應召終于家（晉書王談傳）

喬智明為殄寇將軍隆慮共二縣令二縣愛之號為神君部人
張兌為父報仇母老單身有妻無子智明愍之停其獄歲餘
令兌將妻入獄兼陰縱之人有勸兌逃者兌曰有君如此吾
何忍累之縱吾得免作何面目視息世間於獄產一男會赦
得免其仁感如是（晉書喬智明傳）
周文育為南道都督為王琳所執後逃歸授使持節散騎常侍
鎮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熊曇朗害之文育子寶安年十餘
歲便習騎射以貴公子驕蹇遊逸好狗馬樂馳騁靡衣媮食
文育令監知郡事尤聚惡少年及文育縶於王琳寶安便折
節讀書與士君子遊綏御文育士卒甚有威惠除貞威將軍

吳興太守文育為熊曇朗所害徵寶安為猛烈將軍領其舊
兵平王琳有功周迪之破熊曇朗寶安南入窮其餘燼尋進
號仁威將軍（陳書周文育傳）
淳于誕父興宗南安太守誕年十二隨父向揚州父於路為羣
盜所害誕雖童稚而哀感奮發傾資結客旬朔之內遂得復
讐由是州里歎異之（魏書淳于誕傳）
柳慶為司會先是慶兄檜為魏興郡守為賊黃寶所害檜子三
人皆幼弱慶撫養甚篤後寶率衆歸朝朝廷待以優禮居數
年檜次子雄亮白日手刃寶於長安城中晉公護聞而大怒
執慶及諸子姪皆因之讓慶曰國家憲綱皆君等所為雖有

私怨寧得擅殺人也對曰慶聞父母之讐不同天昆弟之讐
不同國明公以孝治天下何乃責於此乎護愈怒慶辭色無
所屈卒以此免（周書柳慶傳）
錢仲期子延慶吳慶恩殺仲期延慶屬役在都聞父死馳還於
庾浦埭逢慶恩手刃殺之自繫烏程獄吳興太守郗曇表不
加罪許之（南史孫棘傳）
張景仁父梁天監初為同縣韋法所殺景仁時年八歲及長志
在復讐普通七年遇法於公田渚手斬其首以祭父墓事竟
詣郡自縛乞依刑法太守蔡天起上言於州時簡文在鎮乃
下教褒美之原其罪下屬長蠲其一戶租調以旌孝行（南史張景

仁傳

李慶緒父爲人所害慶緒九歲而孤爲兄所養日夜號泣志在復讐投州將陳顯達仍於部伍白日手刃其仇自縛歸罪州將義而釋之南史李慶緒傳

孫益德母爲人所害益德童幼爲母復仇還家哭於殯以待縣官孝文文明太后以其幼而孝決又不逃罪特免之北史孫益德傳

吳悉達兄弟三人年並幼小父母爲人所殺及長報仇避地永安刺史以悉達兄弟行著鄉里板贈悉達父勃海太守悉達後欲改葬亾失墳墓推尋弗獲號哭之聲晝夜不止叫訴神祇忽於悉達足下地陷得父銘記因遷葬曾祖已下三世九

喪傾盡資業不假於人有司奏聞標閭復役以彰孝義北史吳悉達傳

周智壽其父被族人安吉所害智壽及弟智爽乃候安吉於途擊殺之兄弟相率歸罪於縣爭爲謀首官司經數年不能決鄉人或證智爽先謀竟伏誅臨刑神色自若顧謂市人曰父讐已報死亦何恨智壽頓絕衢路流血徧體又收智爽屍舐取智爽血食之皆盡見者莫不傷焉舊唐書王君操傳

程名振歸高祖詔授永寧令使率兵經略河北劉黑闥陷洺州名振自拔歸母妻爲賊所得名振率衆千餘掠冀貝滄瀛等州邀擊糧道悉毀賊水陸餉具黑闥怒殺其母妻賊平請手斬黑闥以其首祭母新唐書程務挺傳

杜審言貶吉州司戶參軍司馬周季重司戶郭若訥構其罪繫獄將殺之季重等酒酣審言子并年十三袖刃刺季重於坐左右殺并季重將死曰審言有孝子吾不知若訥故誤我審言免官還東都蘇頲傷并孝烈誌其墓劉允濟祭以文新唐書杜審言傳

張永德父穎安州防禦使永德周世宗以永德領義成軍節度時永德父穎爲隸人曹澄等所害因奔南唐會議南征永德請行自効許之師至壽春劉仁贍堅壁不下永德出兵大敗之仁贍僅以身免世宗親征至壽州城下仁贍執澄等三人

檻送行在意求緩師詔賜永德俾其甘心宋史張永德傳

張藏英唐末舉族爲賊孫居道所害藏英年十七僅以身免後逢居道於幽州市引佩刃刺之不死爲吏所執節帥趙德鈞壯之釋而不問以補牙職藏英後因居道避地關南乃求爲關南都巡檢使至則微服攜鐵檛匿居道舍側伺其出擊之仆於地齧其耳噉之遂禽歸設父母位陳酒餚縛居道於前號泣鞭之臠其肉經三日剜其心以祭卽詣官首服官爲上請而釋之燕薊間目爲報讐張孝子宋史張藏英傳

范廷召父鐸爲里中惡少年所害廷召年十八手刃父讐剖取其心以祭父墓宋史范廷召傳

李璘晉開運末契丹犯邊有陳友者乘亂殺璘父及家屬三人乾德初璘隸殿前散祗候友爲軍小校相遇於京師寶積坊北璘手刃殺友而不遁去自言復父讐案鞫得實太祖壯而釋之 宋史李璘傳

甄婆兒母劉與同里人董知政忿競知政擊殺劉氏婆兒始十歲妹方襁褓託隣人張氏乳養婆兒避仇徙居後數年稍長大婆兒謂兄曰我母爲人所殺妹流寄他姓大讐不報何用生爲時方寒食具酒殽詣母墳慟哭歸取條桑斧置袖中往見知政知政方與小兒戲婆兒出其後以斧斫其腦殺之有司以其事上請太宗嘉其能復母讐特貸焉 宋史李璘傳

劉斌父加友端拱中爲從弟志元所殺斌兄弟皆幼隨母改適人母嘗戒之曰爾等長必復父仇景德中斌兄弟挾刃伺志元於道刺之不殊卽詣吏自陳具獄上請詔志元黥面配隸汝州釋斌等罪 宋史劉斌傳

趙炳加鎭國上將軍安西王相王薨被旨入見陳運使郭琮郎中郭叔雲不法改中奉大夫安西王相兼陜西五路西蜀四川課程屯田事借勅使往按琮等至則琮假嗣王旨入炳罪炳子仁榮訴於上詔近侍脫炳械琮黨借來琮等留使者醉以酒毒炳於獄琮等至帝親鞫問盡得其情既各伏辜命仁榮手刃琮叔雲於東城籍其家以付仁榮仁榮曰不共戴天之人所蓄之物皆取於民何忍受之帝善之別賜鈔二萬二千五百緡爲治喪具 元史趙炳傳

陳祜遷浙東道宣慰使值盜遇害子夔芍陂屯田萬戸初在揚州聞祜遇盜死泣請于行省願復父讐擒其賊魁戮于紹興市 元史陳祜傳

雪恨

刁協遷尙書令加金紫光祿大夫王敦搆逆帝令協避禍行至江乘爲人所殺送首於敦敦平後協以出奔不被顯贈咸康中協子彝上疏訟之丹陽尹殷融議左光祿大夫蔡謨與庾冰書追贈本官 晉書刁協傳

宋繇世仕張氏父僚繇生而僚爲張邕所誅五歲喪母事伯母張氏以孝聞八歲而張氏卒居喪過禮喟然謂妹夫張彥曰門戸傾覆負荷在繇不銜膽自厲何以繼承先業遂隨彥至酒泉追師就學閉室讀書晝夜不倦博通經史後拜河西王右丞相錫爵淸水公 北史宋繇傳

劉洎遷侍中兼左庶子檢校民部尙書褚遂良誣奏之太宗賜洎自盡則天臨朝其子宏業上言洎被遂良譖而死詔令復其官爵 舊唐書劉洎傳

韋挺授太常卿謫象州刺史卒子待價爲燕然道行軍大總管禦突厥還拜文昌右相同鳳閣鸞臺三品表請削官秩迴恩

贍父於是贍挺潤州刺史（舊唐書韋挺傳）

劉晏爲尚書左僕射貶忠州刺史楊炎誣構其罪受誅天下寃之家屬徙嶺表貞元五年上悟方錄晏子執經授太常博士少子宗經祕書郎執經上請削官贈父特追贈鄭州刺史（舊唐書劉晏傳）

李仕衡遷同州觀察使知陳州曹利用仕衡壻也利用被罪降仕衡左龍武軍大將軍分司西京歲餘改左衛大將軍卒其後諸子訴其父有勞於國非意左遷詔追復同州觀察使（宋史李仕衡傳）

楊政崇寧三年夏人舉國大入父忠戰歿政應募累功至經略

安撫涇原兼帥環慶利路三鎮母留敵境間遣人省覲之母惟勉以忠義紹興九年和議成始得迎母及兄弟歸乞祠以便養不許詔封其母咸義郡夫人（宋史楊政傳）

洪皓擢徽猷閣待制假禮部尚書爲大金通問使龔璹副之命皓兼淮南京東等路撫諭使皓至雲中流遞冷山璹受劉豫官皓不屈皓自建炎已酉出使至還留北中凡十五年得還秦檜不懌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兼權直學士院諄責濠州團練副使安置英州復朝奉郞徙袁州卒皓子遵爲御史免喪召對極陳父寃曰先臣與龔璹同出疆璹仕於劉豫以妄殺兵官爲豫所誅而秦檜贈以節旄擢用其子先臣

拒金人之命留十五歲乃得歸顧南竄嶺外臣兄弟屏跡在外檜不分忠逆如此（宋史洪皓傳）

賈涉父偉嘗守開江貽書丞相趙雄極論武興守吳挺之橫乞日陛對又乞裁抑郭棣郭杲兵權孝宗嘉納後反爲所擠以沒涉弱冠直父寃不避寒暑泣愬十年至伏書闕下（宋史賈涉傳）

安德裕父重榮晉成德軍節度德裕生於眞定未朞重榮舉兵敗乳母抱逃水竇中將出爲守兵所得執以見軍校秦習習與重榮有舊因匿之習先養石守瓊爲子及年壯無嗣以德裕付瓊養之因姓秦氏習世兵家以弓矢狗馬爲事德裕孩提卽喜筆硯遇文字輒爲誦讀聲諸子不之齒習獨異之旣

成童俾就學遂博貫文史精於禮傳嗜西漢書習卒德裕行三年服然後還本姓習家盡以橐裝與之凡白金萬餘兩德裕卻之曰斯秦氏之蓄於我何有丈夫當自樹功名以取富貴豈屑於他人所有耶聞者高之德裕擢進士甲科歷判太府寺（宋史安德裕傳）

鄭鼎授湖北道宣慰使戰樊口溺死贈宣忠保節功臣平章政事柱國追封潞國公諡忠肅子制宜以功授大都留守領少府監兼武衛親軍都指揮使知屯田事成宗素知其名眷遇殊厚每侍宴輒不敢飮終日無惰容帝察其忠勤屢賜內醞輒持以奉母帝聞之特封其母蘇氏爲潞國太夫人（元史鄭鼎傳）

趙良弼父愍金威勝軍節度使謚忠閔愍長子良貴壽汝招討使良貴子讓許州兵官愍從子良材守太原俱死事良弼至元七年奉使日本授祕書監奏臣父兄四人死事于金乞命翰林臣文其碑臣雖死絕域無憾矣帝從其請（元史趙良弼傳）

遺恨

張武父業郡門下掾送太守妻子還鄉里至河內亭盜夜劫之業與賊戰死遂亾失屍骸武時年幼不及識父後之太學受業每節常持父遺劍至亾處祭醱而還太守第五倫嘉其行舉孝廉遭母喪過毀傷父魂靈不返因哀慟絕命（後漢書張武傳）

趙苞遷遼西太守到官明年遣使迎母及妻子垂當到郡道經

柳城值鮮卑萬餘人入塞寇鈔苞母及妻子遂爲所劫質載以擊郡苞率步騎二萬與賊對陣賊出母以示苞苞悲號謂母曰爲子無狀欲以微祿奉養朝夕不圖爲母作禍昔爲母子今爲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唯當萬死無以塞賊母遙謂曰威豪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昔王陵母對漢使伏劍以固其志爾其勉之苞即時進戰賊悉摧破其母妻皆爲所害苞殯斂母畢自上歸葬靈帝遣策弔慰封鄃侯苞葬訖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如是有何面目立於天下遂歐血而死（後漢書趙苞傳）

廖扶父爲北地太守永初中坐羌沒郡下獄死扶感父以法喪身憚爲吏及服終而歎曰老子有言名與身孰親吾豈爲名乎遂絕志世外專精經典尤明天文讖緯風角推步之術州郡公府辟召皆不應就問災異亦無所對常居先人冢側未曾入城市太守謁煥先爲諸生從扶學後臨郡未到先遣吏修門人之禮又欲擢扶子弟固不肯當時人因號爲北郭先生（後漢書廖扶傳）

李允祖敏漢河內太守去官還鄉里遼東太守公孫度欲彊用之敏乘輕舟浮滄海莫知所終允父信追求積年浮海出塞竟無所見欲行喪制服則疑父尚存情若居喪而不聘娶燕國徐邈以不孝莫大於無後勸使娶妻既生允遂絕房室恒

如居喪禮不堪其憂數年而卒（晉書李允傳）

王裒父儀爲文帝司馬東關之役帝問於衆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對曰責在元帥帝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邪遂引出斬之裒痛父非命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廬于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母性畏雷母沒每雷輒到墓曰裒在此及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廢蓼莪之篇及洛京傾覆寇盜蜂起親族悉欲移渡江東裒戀墳壟不去賊大盛方行猶思慕不能進遂爲賊所害（晉書王裒傳）

羊希爲寧朔將軍廣州刺史降號横野將軍希以沛郡劉思道

行晉康太守思道率所領攻州城希踰城走思道獲而殺之
希子祟尚書主客郎聞廣州亂卽日便徒跣出新亭不能步
涉頓伏江渚門義以小船致之於是進路父葬畢不勝哀卒
宋書羊元保傳
陸厥揚州別駕閑子也厥還後軍行參軍永元元年始安王遙
光反厥父閑被誅厥坐繫尚方尋有赦令厥恨父不及感慟
而卒南齊書陸厥傳
陸襄父閑齊始安王遙光揚州治中遙光據東府作亂臺軍攻
陷城閑見執第二子絳求代死刑者俱害之襄痛父兄之酷
喪過于禮服釋後猶若居憂高祖除爲揚州治中襄父終此

官固辭職高祖不許聽與府司馬換廨居之襄遷祕書監領
揚州大中正遷度支尙書卒襄弱冠遭家禍終身蔬食布衣
不聽音樂口不言殺害五十許年梁書陸襄傳
張緬宏策子宏策任衞尉卿爲妖賊所害緬痛父之酷喪過於
禮高祖遣戒喻之梁書張緬傳
沈瑀爲尋陽太守信威蕭穎達長史瑀性崛彊每忤穎達穎達
銜之瑀爲盜所殺多以爲穎達害焉子續累訟之遇穎達亦
尋卒遂不窮竟續乃布衣蔬食終其身梁書沈瑀傳
蕭摩訶授開府儀同三司從漢王諒詣并州同諒作逆伏誅摩
訶子世廉性至孝及摩訶凶終服闋後追慕彌切其父時賓
故脫有所言及世廉對之哀慟不自勝言者爲之歔欷終身
不執刀斧時人嘉焉陳書蕭摩訶傳
李昶父遊屬爾朱之亂奔江左昶爲昌州刺史卒昶以父在江
南身寓關右自少及終不飲酒聽樂時論以此稱焉周書李昶傳
哀彖泰初七年爲尚書令初粲忤於孝武其母侯乘輿出負塼
叩頭流血塼碎傷目自此後粲與人語有誤道眇目者輒涕
泣彌日南史袁湛傳
袁昂雍州刺史顗之子也顗敗昂會赦得出猶徙晉安在南唯
勤學至元徽中聽還時年十五初顗敗傳首建鄴藏於武庫
以漆題顗名以爲誌至是始還之昂號慟嘔血絕而復蘇以

淚洗所題漆字皆滅人以爲孝感葬訖更制服廬于墓次以
父亾不以理終身不聽音樂南史袁湛傳
張稷爲青冀二州刺史州人徐道角等夜襲州城乃害之稷子
嵊感家禍終身蔬食布衣手不執刀刃不聽音樂南史張裕傳
劉懷慰父乘人冀州刺史死於義嘉事懷慰持喪不食醯醬冬
日不用絮衣南史劉懷珍傳
孫法宗父隨孫恩入海澨被害屍骸不收母兄並餓死法宗年
小流迸至十六方得還單身勤苦霜行草宿營辦棺槨造立
冢墓葬送母兄儉而有禮以父屍不測入海尋求聞世間論
是至親以血瀝骨當悉漬浸乃操刀沿海見枯骸則刻肉灌

血如此十餘年臂脛無完皮血脈枯竭終不能進遂衰絰終身常居墓所後忽苦頭創夜有女人至曰我是天使來相謝行創本不關善人使者遠相及取牛糞煑傅之卽驗一傅便差一境賴之終身不娶饋遺無所受宋孝武初揚州辟爲文學從事不就南史孫法宗傳

華寶父豪晉義熙末戍長安年八歲臨別謂寶曰須我還當爲汝上頭長安陷寶年至七十不婚冠或問之寶輒號慟彌日不忍荅也南史華寶傳

王文殊父沒魏文殊思慕泣血終身蔬食不衣帛服麻緼而已不婚不交人物吳興太守謝滿聘爲功曹不就立小屋於縣

西端拱其中歲時伏臘月朝十五未嘗不北望長悲如此三十餘年太守孔琇之表其行鬱林詔榜門改所居爲孝行里南史王文殊傳

庾沙彌父佩玉仕宋位長沙內史昇明中坐沈攸之事誅時沙彌始生及年五歲所生母爲製采衣輒不肯服母問其故流涕對曰家門禍酷用是何爲及長終身布衣蔬食南史庾道愍傳

傅弈拜太史丞會令庾儉以父質占候忤煬帝死懲其事恥以術官薦弈自代弈遷令與儉同列數排毀之儉不爲恨新唐書傅弈傳

李憕改光祿卿東京留守安祿山反憕繕城壘綏勵士卒將過賊西鋒帝聞擢禮部尚書祿山度河執憕害之子源八歲宗覆俘爲奴轉側民間及史朝義敗故吏識源於洛陽者贖出之歸其宗屬代宗聞授河南府參軍遷司農主簿以父死賊手常悲憤不仕不娶絕酒葷惠林佛祠者憕舊墅也源依祠居闔戶日一食祠殿其先寢也每過必趨未始踐階自營墓爲終制時時偃臥壙中長慶初年八十矣御史中丞李德裕表薦源詔以源守諫議大夫賜緋魚袋河南尹遣官敦諭上道帝自遣使者持詔書袍笏卽賜又賜絹二百匹源頓首受詔謂使者伏疾年耄不堪趨拜卽附表謝辭吐哀愨一無受新唐書李憕傳

張昭祖楚平壽張令楚平生直卽昭父也初楚平赴調長安值巢寇亂不知所終直幼避地河朔既冠以父失所在時盜賊蠭起道路榛梗乃自秦抵蜀徒行丐食求父所在積十年不能得乃發哀行服躬耕海濱青州王師範招直署賓職直北歸教授時號逍遙先生昭爲翰林學士直以昭故授著作佐郎致仕卒宋史張昭傳

姚兕父寶戰死定川兕戰功拜通州團練使卒於鄜延總管兕幼失父事母孝凡圖畫器用皆刻仇讎未報字宋史姚兕傳

姚棲雲唐貞元中調卒戍邊棲雲之父語其兄曰兄嗣未立可一無往某幸有子請代兄行遂戰沒塞上時棲雲方三歲其母

再嫁栖雲養於伯母既長事伯母如其母伯母亾栖雲葬之
又招魂葬其父痛其父死於邊乃廬於墓次終身哀慕不衰
縣令蘇轍以俸錢買地開阡刻石表之河中尹渾瑊上其事
詔加優賜表其門名其鄉曰孝悌社曰節義里曰敬愛（宋史姚宗明傳）

王樵博通羣書不治章句尤善考易與賈同李冠齊名學者多
從之咸平中契丹遊騎度河擧家被掠樵即棄妻挺身入契
丹訪父母累年不獲還東山刻木招魂以葬立祠畫像事之
如生服喪六年哀動行路又爲屬之尊者次第成服北望歎
曰身世如此自比於人可乎遂與俗絕自稱贅世翁唯以論

兵擊劒爲事一驢負裝徒步千里晚年屢遊塞下畫策干何
承矩耿望求滅遼復讎不用乃於城東南隅累磚自環謂之
繭室銘其門曰天生王樵薄命寡智材不濟時道號贅世生
而爲室以備不虞死則藏形不虞乃備病革入室自掩戶卒
治平末職方郎中向宗道知淄州訪繭室已構屋爲民居得
樵甥牟氏子乃知改葬因而即其地復作繭室及祠堂刻石
以記之（宋史王樵傳）

韓玉授同知陝西東路轉運使事都城受圍夏人陷邠涇陝西
安撫司檄玉以鳳翔總管判官爲都統府募軍與夏人戰敗
之夏人解去當路者忌其功驛奏玉與夏寇有謀朝廷疑之

使使者授玉河平軍節度副使且覘其軍先是華州李公直
以都城隔絕謀擧兵入援而玉恃其軍爲可用亦欲爲勤王
之擧乃傳檄州郡京兆統軍便謂公直據華州反遣都統楊
珪襲取之遂寘極刑公直曾爲書約玉玉不預知其書乃爲
安撫所得及使者覘玉軍且疑預公直之謀即實其罪玉道
出華州被囚死於郡學臨終書二詩壁間士論寃之子不疑
以父死非罪誓不祿仕藏其父臨終時手書云此去冥路吾
心皓然剛直之氣必不下沉兒可無慮世亂時艱努力自護
幽明雖異寧不見爾讀者惻然（金史韓玉傳）

家難

何求父鑠素有風疾無故害求母王氏坐法死求兄弟以此無
宦情（南史何尚之傳）

何求弟點居父母憂幾至滅性及長感家禍欲絕昏宦尚之強
爲娶瑯邪王氏禮畢將親迎點累涕泣求執本志遂得罷老
又娶魯國孔嗣女點雖昏亦不與妻相見築別室以處之人
莫諭其意（南史何尚之傳）

陶宏景父貞孝昌令爲妾所害宏景終身不娶（南史陶宏景傳）

長孫慮母因飲酒其父眞呵叱之誤以杖擊便即致死眞爲縣
囚執慮以重坐慮列辭尚書云父母忿爭本無餘惡直以謬
誤一朝橫禍今母喪未殯父命旦夕慮兄弟五人並沖幼慮

身居長今年十五有一女弟向始四歲更相鞠養不能保全父若就刑交墜溝壑乞以身代老父命使嬰弱衆孤得蒙存立尚書奏云慮於父爲孝子於弟爲仁兄尋情究狀特可矜感孝文帝詔特恕其父死罪以從遠流 北史長孫慮傳

王方翼祖裕隋州刺史尚同安大長公主官開府儀同三司方翼早孤哀毀如成人時號孝童母李爲主所斥居鳳泉墅方翼尚幼雜庸保執苦不棄日墾田植樹治林垠墅完牆屋燎松丸墨爲富家主薨還京師居母喪哀瘠甚方翼以功遷夏州都督封太原郡公 新唐書王方翼傳

張永德父頴安州防禦使永德生四歲母馬氏被出育於祖母

事繼母劉氏以孝聞永德出母後適安邑劉祚永德鎭南陽祚卒迎母歸州廨起二堂與繼母劉並居劉卒馬預中參時年八十一太宗勞之賜冠帔封莒國太夫人同母弟劉再思署子城使於市西里起大第聚劉族 宋史張永德傳

呂蒙正父龜圖起居郎蒙正太平興國二年擢進士第一五年拜左補闕知制誥初龜圖多內寵與妻劉氏不睦并蒙正出之頗淪躓窘乏劉誓不復嫁及蒙正登仕迎二親同堂異室奉養備至 宋史呂蒙正傳

安守忠父審琦領山南東道守忠拜感德軍節度觀察留後從宋州兼制置營田使初審琦以愛妾故爲隸人所戕守忠終

身不畜妓妾而喜佞佛蓋有所懲云 宋史安守忠傳

郭密幼孤隨母適同郡王乙因冒姓王氏以知瀛州馬仁瑀薦隸晉王帳下給事左右太宗卽位補指揮使復姓郭氏 宋史郭密傳

李諮幼有至性父文捷出其母諮日夜號泣食飲不入口父憐之而還其母遂以孝聞舉進士眞宗顧左右曰是能安其親者擢第三人 宋史李諮傳

郭稹擢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初稹幼孤母邊更嫁王氏旣而母亾稹解官服喪知禮院宋郊言稹服喪爲過禮詔下有司博議用馮元等奏聽解官申心喪 宋史郭稹傳

賈黯爲翰林侍讀學士知陳州初黯母陳歸宗繼母史在堂後迎陳歸二母不相善黯能安以事之 宋史賈黯傳

劉湜舉進士爲龍圖閣直學士知慶州湜少賤母更嫁營卒旣登第具袍笏趨卒舍迎母里人觀歎 宋史劉湜傳

范仲淹唐宰相履冰之後仲淹二歲而孤母更適長山朱氏從其姓名說少有志操旣長知其世家迺感泣辭母去之應天府依戚同文學晝夜不息冬月憊甚以水沃面食不給至以糜粥繼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舉進士第爲廣德軍司理參軍迎其母歸養改集慶軍節度推官始還姓更其名母喪仲淹遷戸部侍郎知青州仲淹以母在時方貧其後雖貴非

賓客不重肉妻子衣食僅能自充（宋史范仲淹傳）
朱壽昌父巽壽昌知廣德軍壽昌母劉氏巽妾也巽守京兆劉
氏方娠而出壽昌生數歲始歸父家母子不相聞五十年行
四方求之不置飲食罕御酒肉言輒流涕用浮屠法灼背燒
頂刺血書佛經力所可致無不爲者熙寧初與家人辭訣棄
官入秦曰不見母吾不反矣遂得之於同州劉時年七十餘
矣嫁党氏有數子悉迎以歸京兆錢明逸以其事聞詔還就
官由是以孝聞天下自王安石蘇頌蘇軾以下士大夫爭爲
詩美之壽昌以養母故求通判河中府數歲母卒壽昌居喪
幾喪明既葬有白烏集墓上拊同母弟妹益篤（宋史朱壽昌傳）

錢乙父穎善游一旦東之海上不返乙方三歲母前死姑嫁呂
氏哀而收養之長告以家世即泣請往迹尋凡八九反積數
歲遂迎父以歸時已三十年矣鄉人感慨賦詩咏之（宋史錢乙傳）
耶律烏不呂爲東路統軍都監太后加金紫崇祿大夫檢校太
尉而弟國留以罪亾烏不呂及其母俱下吏恐禍及母陰使
人召國留紿曰太后知事之誣汝第來勿畏國留至遂有司
坐誅（遼史耶律學古傳）
耶律海里察割之亂其母的魯與焉遣人召海里海里拒之亂
平的魯以子故獲免（遼史耶律海里傳）
聶炳授承事郎同知平昌州事炳蚤孤其母改適自平昌還始

知之即迎其母以歸（元史聶炳傳）
李鵬飛池州人生母姚氏爲嫡母不容改嫁爲朱氏妻鵬飛幼
不知也年十九思慕哀痛誓學醫以濟人願早見母行求三
歲至蘄州羅田縣得焉時朱氏家方疫鵬飛起之遂迎還奉
養久之復歸朱氏時渡江省覲既卒歲時攜子孫往祭墓終
其身（元史羊仁傳）
高必達建昌人五歲時父明大忽棄家遠遊莫知所適必達既
長晝夜哀慕乃娶妻以養母而歷往四方求其父十餘年不
得見心愈悲忽相傳黄州全眞道院中有虛明子者學道三
十年矣本姓高氏建昌人也匿姓名爲道人云必達詢問知

爲父即往拜之具言家世及已之所生歲月大父母之喪葬
始末因哀號叩頭不已虛明猶瞑坐不顧久之斥曰我非汝
父不去何爲必達留侍左右不少懈辭氣哀惻可矜其徒謂
虛明曰師有子如此忍弗歸乎虛明不得已乃還家必達孝
養篤至鄉里稱之（元史高必達傳）
黄道賢適母唐無子道賢在襁褓而生母蘇以疾去既長思念
生母屢請於父得召之歸道賢竭力養二母得其歡心（元史黄道賢傳）

廿二史言行略卷九終

長洲過元旼輯

事父母門

嫡母

陳武子脩脩弟表武庶子也兄脩亾後表母不肯事脩母表謂其母曰兄不幸早亾表統家事當奉嫡母母若能爲表屈情承順嫡母者是至願也若母不能直當出別居耳表於大義公正如此由是二母感寤雍穆（吳志陳武傳）

劉懷珍封霄城侯子靈哲嫡母崔氏及兄子景煥泰始中爲魏所獲靈哲爲布衣不聽樂及懷珍卒當襲爵靈哲固辭以兄子在魏存亾未測無容越當茅土朝廷義之靈哲傾產贖嫡母及景煥累年不能得武帝哀之令北使者請之魏人送之還南襲懷珍封爵（南史劉懷珍傳）

庾沙彌嫡母劉氏寢疾沙彌晨昏侍側衣不解帶或應針灸輒以身先試及母亾水漿不入口累日初進大麥薄飲經十旬方爲薄粥終喪不食鹽酢冬日不衣緜纊夏日不解衰絰不出廬戶晝夜號慟鄰人不忍聞所坐薦淚霑爲爛墓在新林忽生旅松百許株枝葉鬱茂有異常松劉好啖甘蔗沙彌遂不食焉（南史庾道愍傳）

劉璠子祥字休徵事嫡母以至孝聞其伯父璆聞而奇之乃令

名祥字休徵後以字行於世（北史劉璠傳）

繼母

公孫宏爲博士後母死服喪三年（史記平津侯傳）

馮豹年十二母爲父所出後母惡之嘗因豹夜寐欲行毒害豹逃走得免敬事愈謹而母疾之益深時人稱其孝（後漢書馮衍傳）

鮑永事後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叱狗而永即去之（後漢書鮑永傳）

樊宏拜光祿大夫封壽張侯宏子儵事後母至孝及母卒哀思過禮毀病不自支世祖常遣中黃門朝暮送饘粥（後漢書樊宏傳）

安帝時汝南薛包孟常喪母以至孝聞及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灑埽父怒又逐之迺廬於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後行六年服喪過乎哀既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迺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後漢書劉趙淳于江劉周趙傳）

胡廣爲太傅年八十繼母在堂朝夕贍省傍無几杖言不稱老及母卒居喪盡哀率禮無愆（後漢書胡廣傳）

李曇少孤繼母嚴酷曇事之愈謹爲鄉里所稱法養親行道終身不仕（後漢書徐穉傳）

杜畿在荊州繼母亡後負其母喪北歸道爲賊所劫略衆人奔走畿獨不去賊射之畿請賊曰卿欲得財耳今我無物用射我何爲邪賊乃止（魏志杜畿傳注）

王祥父融祥性至孝早喪親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由是失愛於父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常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黃雀數十飛入其幙復以供母鄉里驚歎以爲孝感所致焉有丹柰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祥輒抱樹而泣其篤孝純至如此漢末遭亂扶母攜弟覽避地廬江隱居三十餘年不應州郡之命母終居喪毀瘁杖而後起（晉書王祥傳）

傅咸爲冀州刺史繼母杜氏不肯隨咸之官自表解職還本郡中正遭繼母憂去官頃之起以議郎長兼司隸校尉咸前後固辭不聽勅使者就拜咸復送還印綬公車不通催使攝職咸以身無兄弟喪祭無主重自陳乞乃使於官舍設靈坐（晉書傅元傳）

閻纘祖圖封平樂鄉侯父璞嗣爵仕至牂牁太守纘博覽墳典該通物理父卒繼母不慈纘恭事彌謹而母疾之愈甚乃誣纘盜父時金寶訟于有司遂被清議十餘年纘無怨色孝謹不怠母後意解更移中正乃得復品爲太傅楊駿舍人（晉書閻纘傳）

王延九歲喪母繼母卜氏遇之無道恒以蒲穰及敗麻頭與延貯衣其姑聞而問之延知而不言事母彌謹卜氏嘗盛冬思生魚勅延求而不獲杖之流血延尋汾叩凌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尺踊出水上延取以進母卜氏食之積日不盡於是心悟撫延如己生延事親色養夏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溫被隆冬盛寒體無全衣而親極滋味州郡禮辟貪供養不起父母終後廬於墓側（晉書王延傳）

裴延儁轉平北將軍幽州刺史延儁繼母隨延儁在薊時遇亟患延儁啟求侍母還京療治（魏書裴延儁傳）

任昉遭繼母憂昉先以毀瘠每一慟絕良久乃蘇因廬於墓側以終喪禮哭泣之地草爲不生昉素彊壯腰帶甚充服闋後不可復識（南史任昉傳）

蔡景歷子徵字希祥七歲丁母憂居喪如成人禮繼母劉氏性悍忌視之不以道徵供侍益謹初無怨色徵本名覽景歷以其有王祥之性更名字焉（南史蔡景歷傳）

郭世通年十四喪父居喪殆不勝哀家貧傭力以養繼母婦生一男夫妻恐廢侍養乃垂泣瘞之母亡負土成墳親戚或共賻助微有所受葬畢傭賃還先直服除後思慕終身如喪者未嘗釋衣幍（南史郭世通傳）

劉瀰父紹位中書郎瀰母早亾續被敕納路太后兄女爲繼室瀰年數歲路氏不以爲子奴婢輩捶打之無期度瀰母亾日輒悲啼不食彌爲婢輩所苦路氏生溓兄瀰怜愛之不忍捨恒在牀帳側輒被驅捶終不肯去路氏病經年瀰晝夜不離左右每有增加輒流涕不食路氏病差感其意慈愛遂隆路氏富盛一旦爲瀰立齋宇筵席不減侯王溓有識事瀰過於同彥事無大小必諮兄而後行瀰爲遙光諮議出爲丹陽丞及遙光舉事敗瀰靜坐團舍溓爲度支郎亦奔亾遇瀰仍不復肯去瀰曰吾爲人作吏自不逃死汝可去無相守同盡荅曰向若不逢兄亦草間苟免今旣相逢何忍獨生因以衣帶結兄衣俱見殺（南史劉瀰傳）

王士良爲侍中吏部尚書士良少孤事繼母梁氏以孝聞及卒居喪合禮文宣尋起令視事士良屢表陳誠再三不許方應命文宣見其毀瘠乃許之因此臥疾歷年（北史王士良傳）

樊深事繼母甚謹魏孝武西遷深父保周被害深因避難墜崖傷足絶食再宿於後遇得一簞餅欲食之然念繼母老痺或免虜掠乃弗食夜中匍匐尋覓母得見因以饋母（北史樊深傳）

劉德威高祖妻以平壽縣主爲同州刺史卒德威子審禮歷將作大匠兼檢校燕然都護審禮母早亾事繼母平壽縣主稍疾輒憂懼形于容色終夕不寐撫繼母男延景友愛甚篤所得祿俸皆送母處以資延景之費而審禮妻子處飢寒晏然未嘗介意（舊唐書劉德威傳）

柳公綽授兵部尚書公綽事後母薛謹甚雖姻屬不知非薛所生外兄薛宮早卒爲育其女嫁之（新唐書柳公綽傳）

崔衍父倫寶應二年以右庶子使吐蕃還尚書左丞以疾改太子賓客衍天寶末擢明經調富平尉繼母李不慈倫自吐蕃歸李弊衣以見問故曰衍不吾給倫怒召衍將祖而鞭之衍涕泣無所陳倫弟殷趨白衍所稟舉送夫人所尚何云倫悟繇是譖無入調清源令徙美原父卒事李益謹歲爲李子郤償負不勝計故官刺史妻子僅免飢寒（新唐書崔衍傳）

朱思禮事繼母徐爲閭孝補蕭縣主簿會大旱井池涸母羸疾非泉水不適口思禮憂懼且禱忽有泉出諸庭味甘寒日不乏汲縣人異之尉柳晃爲刻石頌其感（新唐書朱思禮傳）

劉珙除資政殿學士知荊南府湖北安撫使以繼母憂去起復同知樞密院事荊襄安撫使珙六上奏懇辭引經據禮詞甚切最後言曰三年通喪三代未之有改漢儒乃有金革無避之說已爲先王罪人今邊陲幸無犬吠之警臣乃欲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不亦又爲漢儒之罪人乎（宋史劉珙傳）

張伯威紹熙元年武舉進士調神泉尉繼母楊因姑病篤驚而成疾伯威刲臂肉作粥以進其疾愈（宋史張伯威傳）

侯均父母蚤亡獨與繼母居賣薪以給奉養（元史蕭𣂏傳）

郭全幼喪母及壯父庭玉又卒事繼母唐古氏生四子皆幼全躬耕以養既長娶婦各求分財異居全不能止凡田廬器物悉自取朽弊者奉唐古氏以居甘旨無乏唐古氏卒全年六十餘哀痛毀瘠廬其墓終喪（元史郭全傳）

劉德父娶後妻何氏德事之如所生家貧傭工取直寸錢尺帛皆上之四弟並何出德撫愛尤篤年五十未娶稱貸得錢先爲弟求婦諸弟亦化其德一門藹然鄉里稱爲劉佛子（元史郭全傳）

馬押忽素貧事繼母張氏庶母呂氏克盡子職（元史郭全傳）

孫瑾事繼母唐氏孝當患癰瑾親吮之又喪目瑾舐之復明唐氏卒卜日將葬時春苦雨瑾夜號天乞霽至旦雲日開朗甫掩壙陰氣復合雨注數日不止（元史孫瑾傳）

曾德母早亡父仲祥再娶左氏仲祥遊襄陽樂其土俗因携左氏家焉亂兵陷襄陽遂失左氏德遍往南土求之五年乃得于廣海間奉迎以歸孝養甚至有司以聞詔旌復其家（元史曾德傳）

養母

李晟拜太尉中書令子愬遷累衛尉少卿早喪所生爲晉國王夫人所鞠王卒晟以非嫡敕諸子服緦愬獨號擗不忍晟乃許服緦（新唐書李晟傳）

庶母

崔渙遷御史大夫貶道州刺史卒子縱爲太常卿渙有嬖妾縱以母事之妾剛酷雖縱顯官而數笞詬然率妻子候顏色承養不懈時以爲難（新唐書崔元暐傳）

爲本族後

伏恭司徒湛之兄子也湛弟黯以明齊詩改定章句作解說九篇位至光祿勳無子以恭爲後恭性孝事所繼母甚謹少傳黯學永平四年拜司空初父黯章句繁多恭迺省減浮辭定爲二十萬言（後漢書伏恭傳）

皇甫謐出後叔父年二十不好學游蕩無度或以爲癡嘗得瓜果輒進所後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爲不孝汝今年餘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因歎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教豈我居不擇鄰教有所闕何爾魯鈍之甚也修身篤學自汝得之于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謐乃感激就鄉人席坦受書勤力不怠居貧躬自稼穡帶經而農遂博綜典籍百家之言以著述爲務後得風痺疾猶手不輟卷耽翫典籍忘寢與食時人謂之書淫或有箴其過篤將損耗精神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況命之修短分定懸天乎叔父有子既冠謐年四十喪所生後母遂還本宗魏郡

召上計掾舉孝廉相國辟皆不行其後武帝下詔敦逼舉賢良方正並不起自表就帝借書帝送一車書與之謐雖羸疾而披閱不怠詔以爲太子中庶子徵爲議郎補著作郎司隸校尉劉毅請爲功曹並不應謐所著撰並重于世（晉書皇甫謐傳）

顧衆出後伯父早終事伯母以孝聞（晉書顧衆傳）

柳慶父僧習慶出後第四叔及遭父憂議者不許爲服重慶泣而言曰禮者蓋緣人情若於出後之家更有苴斬之服可奪此從彼今四叔薨背已久情事不追豈容奪禮乖違天性時論不能抑遂以苦由終喪既葬乃與諸兄負土成墳（周書柳慶傳）

謝宏微父思武昌太守宏微年十歲繼從叔峻所繼叔父混見

而異之峻司空琰子也於宏微本服緦親戚中表素不相識率意承接皆合禮衷義熙初襲爵建昌縣侯宏微家素貧儉而所繼豐泰唯受數千卷書國吏數人而已遺財祿秩一不關預混聞而驚歎謂國郎中令漆凱之曰建昌國祿本應與北舍共之國侯既不厝意今可依常分送宏微重混言乃少有所受北舍宏微本家也（南史謝宏微傳）

阮孝緒七歲出繼從伯允之允之母周氏卒遺財百餘萬應歸孝緒孝緒一無所納盡以歸允之姊琅邪王晏之母聞者咸歎異之乳人憐其傳重辛苦輒竊玉羊金獸等物與之孝緒見而駭愕啟父彥之送還王氏（南史阮孝緒傳）

陸昕之尚獻文女常山公主拜駙馬都尉公主有三女無男以昕之從兄希道第四子子彰爲後子彰年十六出後事公主盡禮丞相高陽王雍常言曰常山妹雖無男以子彰爲兒乃過自生矣（北史陸俟傳）

房彥謙出後叔父子貞事所繼有踰本生子貞哀之撫養甚厚（北史房法壽傳）

崔祐甫爲中書侍郎平章事薨無子遺命猶子植爲嗣植祐甫弟廬江令嬰甫子植既爲相上言出繼伯父允推恩不及於父詔贈嬰甫吏部侍郎（舊唐書崔祐甫傳）

虞世南出繼叔陳中書侍郎寄之後陳天嘉中父荔卒世南毀

不勝喪文帝召爲建安王法曹參軍時寄陷於陳寶應世南雖服除仍衣布飯蔬寄還乃釋布噉肉（新唐書虞世南傳）

蔡齊拜戶部侍郎知穎州卒始齊無子以從子延慶爲後既歿有遺腹子延嗣延慶爲工部吏部侍郎既爲伯父齊後齊晚得子乃歸其宗籍家所有付之無一毫自予（宋史蔡齊傳）

陳咸監察御史升卿次子爲叔父巨卿後咸爲司農少卿詔進二秩咸乞回贈所生父母焉（宋史陳咸傳）

移剌履父聿魯早亡聿魯之族兄興平軍節度使德元無子以履爲後履擢尚書右丞初德元未有子以履爲後既而生子震德元歿盡推家貲與之（金史移剌履傳）

爲異姓後

程瑀其姑臧氏婦養瑀爲子姑沒始復本姓官校書郎爲臧氏父母服（宋史程瑀傳）

申積中襁褓中楊繪從其父起求之爲子及長知非楊氏而絕口不言年十九登進士第事所養父母盡孝終身有二弟一妹爲畢婚娶始歸本族復爲申氏蜀人以純孝歸之政和六年以奉議郎通判德順軍翰林學士許光凝嘗守成都得其事薦諸朝召赴京師擢提舉永興軍學事道卒光凝復與宜和殿學士薛嗣昌中書舍人宇文黃中表其操行詔予一子官（宋史申積中傳）

廿二史言行略卷十終

廿二史言行略卷十一

中國…長洲張…

正室門

婚娶

劉德爲宗正妻死大將軍霍光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畏盛滿也（漢書楚元王傳）

雋不疑爲京兆尹大將軍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辭不肯當（漢書雋不疑傳）

勃海鮑宣妻者桓氏之女也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唯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後漢書鮑宣妻傳）

孫晷恭孝清約學識有理義躬親壟畝會稽虞喜隱居海嶋有高世之風晷欽其德娉喜弟預女爲妻喜戒女棄華尚素與晷同志時人號爲梁鴻夫婦（晉書孫晷傳）

顧協少時將娉舅息女未成昏而協母亡免喪後不復娶年六十餘此女猶未他適協義而迎之晚雖判合卒無允嗣（南史顧協傳）

傳
王元規八歲而孤兄弟三人隨母依舅氏往臨海郡時年十二郡土豪劉瑱者資財巨萬欲妻以女母以其兄弟幼弱欲結强援元規泣請曰因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苟安異壤輒昏非類母感其言而止南史王元規傳
王義方補晉王府參軍直宏文館魏徵異之欲妻以夫人之姪辭不取俄而徵薨乃娶人問其然曰初不附宰相今感知己故也新唐書王義方傳
馮京舉進士自鄉舉禮部以至廷試皆第一時猶未娶張堯佐方負宮掖勢欲妻以女擁至其家束之以金帶曰此上意也

頃之宮中持酒殽來直出奩具目示之京笑不視力辭宋史馮京傳
張汝明少嗜學刻意厲文入太學國子司業黃隱將以子妻之汝明約無飾華侈協力承親歡然後受室宋史張汝明傳
洪皓登進士第王黼朱勔皆欲婿之力辭宋史洪皓傳
潘良貴以上舍釋褐爲辟雍博士王黼張邦昌俱欲妻以女拒之宋史潘良貴傳
黃龜年登進士第累遷起居舍人中書舍人兼給事中龜年微時永福簿李朝旌奇之許妻以女龜年既登第而朝旌已死家貧甚或勸龜年別娶龜年正色曰吾許以諾死而負之何以自立遂娶之宋史黃龜年傳
劉庭式舉進士蘇軾守密州庭式爲通判初庭式未第時議娶鄉人之女既約未納幣庭式乃及第女以病喪明女家躬耕貧甚不敢復言或勸納其幼女庭式笑曰吾心已許之矣豈可負吾初心哉卒娶之生數子後死庭式葬之逾年不肯復娶軾問之曰哀生於愛愛生於色今君愛何從生哀何從出乎庭式曰吾知喪吾妻而已吾若緣色而生愛緣愛而生哀色衰愛弛吾哀亦忘則凡揚袂倚市目挑而心招者皆可以爲妻也耶軾深感其言宋史劉庭式傳
敬禮

宋宏光武卽位爲大司空時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宏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宏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宏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後漢書宋宏傳
樊英陳寔少從英學嘗有疾妻遣婢拜問英下牀荅拜寔怪而問之英曰妻齊也共奉祭祀禮無不荅其恭謹若是後漢書樊英傳
常林少單貧性好學漢末爲諸生帶經耕鉏其妻常自餽餉之林雖在田野其相敬如賓魏志常林傳注
顧悌遷偏將軍悌待妻有禮常夜入晨出希見其面嘗疾篤妻

出省之悌命左右扶起冠幘加襲起對趣令妻還其貞潔不瀆如此 吳志顧雍傳注

何曾進太宰侍中曾閨門整肅自少及長無聲樂嬖幸之好年老之後與妻相見皆正衣冠相待如賓已南向妻北面再拜上酒酬酢既畢便出一歲如此者不過再三焉 晉書何曾傳

羊祜博學能屬文郡將夏侯威異之以兄霸之子妻之霸之降蜀也姻親多告絕祜獨安其室恩禮有加焉 晉書羊祜傳

庾袞少履勤儉前妻荀氏繼妻樂氏皆官族富室及適袞俱棄華麗散資財與袞共安貧苦相敬如賓 晉書庾袞傳

陶潛爲彭澤令去職自宋武帝王業漸隆不復肯仕其妻翟氏

志趣亦同能安苦節夫耕於前妻鋤於後云 南史陶潛傳

賀仁傑授上都留守加榮祿大夫中書右丞其妻劉歿帝欲爲娶貴族固辭乃娶民間女已而喪明夫妻相敬如初未嘗置媵妾 元史賀仁傑傳

死喪

符融妻亾貧無殯斂鄉人欲爲具棺服融不肯受曰古之亾者棄之中野唯妻子可以行志但即土埋藏而已 後漢書符融傳

孫楚除婦服作詩以示王濟濟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 晉書孫楚傳

宗少文於江陵三湖立宅閑居無事頻徵並不應妻羅氏亦有高情與少文協趣羅氏沒少文哀之過甚既乃悲情頓釋謂沙門釋慧堅曰死生之分未易可達三復至教方能遣哀 南史宗少文傳

繼娶

王駿爲少府時妻死因不復娶或問之駿曰德非曾參子非華元亦何敢娶 漢書王吉傳

管寧妻卒知故勸更娶寧曰每省曾子王駿之言意常嘉之豈自遭之而違本心哉 魏志管寧傳

陳化遷太常兼尚書令妻早亾化以古事爲鑒乃不復娶孫權聞而貴之以其年壯勅宗正妻以宗室女化固辭以疾權不

違其志 吳志吳主孫權傳注

徐伯珍早喪妻晚不復重娶自比曾參 南史徐伯珍傳

宗端脩爲節度副使妻死不復更娶獨居二十年士論高之 金史宗端脩傳

置妾

袁韶拜浙西制置使韶之父爲郡小吏給事通判廳勤謹無失歲滿當代不聽去後通判至復留用之因致豐饒夫妻俱近五十無子其妻資遣之往臨安置妾既得妾察之有憂色且以麻束髮外以綵飾之問之泣曰妾故趙知府女也家四川父歿家貧故鬻妾以爲歸葬計耳卽送還之其母泣曰計女

聘財猶未足以給歸費且用破矣將何以酬汝徐曰賤吏不敢辱娘子聘財盡以相奉且聞其家尚不給盡以囊中貲與之遂獨歸妻迎問之曰妾安在告以其故且曰吾思之無子命也我與汝周旋久若有子汝豈不育必待他人婦乃育哉妻亦喜曰君設心如此行當有子矣明年生韶（宋史袁韶傳）

張庭瑞授潭州路總管庭瑞家有愛妾一日見老人與之語乃其父也妾以告庭瑞召視之其貌甚似問欲得汝女歸耶其人以為幸侍左右非敢求與歸庭瑞曰汝女居吾家不過羣婢歸嫁則良人矣盡取奩裝書券還之（元史張庭瑞傳）

廿二史言行略卷十一終

廿二史言行略卷十二

長洲過元旼輯

教子孫門

垂訓

勗學

韋賢篤志於學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徵為博士給事中進授昭帝詩稍遷光祿大夫詹事至大鴻臚昭帝崩孝宣帝即位徙為長信少府以先帝師甚見尊重為丞相薨少子元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漢書韋賢傳）

鄧禹拜右將軍特進禹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後漢書鄧禹傳）

劉殷累至侍中太守錄尚書事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與北州之學殷門為盛（晉書劉殷傳）

姚察父僧坦精醫術知名梁代二宮所得供賜皆回給察兄弟為遊學之資察並用聚蓄圖書由是聞見日博（南史姚察傳）

李襲譽擢累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江南巡察大使召為太府卿為人嚴毅居家儉厚于宗親祿稟隨多少散之以餘貲寫書罷揚州書遂數車載嘗謂子孫曰吾性不喜財遂至窶乏然負京有賜田十頃能耕之足以食河內千樹桑事之可以衣

江都書力讀可進求官吾歿後能勤此無資於人矣（新唐書李襲志傳）

韋陟爲吏部尚書家法修整敎子允就學夜分視之見其勤旦日問安色必怡稍怠則立堂下不與語雖家僮數十然應門賓客必允主之（新唐書韋安石傳）

杜兼擢河南尹家聚書至萬卷署其末以墜鬻爲不孝戒子孫云（新唐書杜兼傳）

劉贊父玭爲縣令贊始受學衣以青布衫襦每食則玭自肉食而別以蔬食食贊於床下謂之曰肉食君之祿也爾欲之則勤學問以干祿吾肉非爾之食也由是贊益力學（五代史劉贊傳）

賈黃中父玭知浚儀縣玭嚴毅善敎子黃中幼聰悟方五歲玭每旦令正立展書卷比之謂之等身書課其誦讀六歲舉童子科七歲能屬文觸類賦詠父常令蔬食曰俟業成乃得食肉十五舉進士太平興國二年知昇州丁父憂淳化二年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太宗召見其母王氏命坐謂曰敎子如是眞孟母矣作詩以賜之頒賜甚厚黃中拜禮部侍郞兼祕書監卒（宋史賈黃中傳）

楊希閔生而失明令諸弟讀經史一歷耳輒不能忘屬文有集二十卷自教三子日華日嚴日休皆登進士第（宋史楊克讓傳）

宋瑞進士及第拔萃登科解褐青城主簿好寫書秩滿載數千卷以歸瑞知蘇州卒瑞歷官未嘗問家事唯聚書以貽子孫且曰使不忘本也（宋史宋瑞傳）

趙安仁通經傳以文藝稱爲御史中丞善訓諸子各受一經（宋史趙安仁傳）

劉摯兒時父居正課以書朝夕不少間或謂君止一子獨不可少寬邪居正曰正以一子不可縱也（宋史劉摯傳）

林霆擢政和進士第博學深象數聚書數千卷皆自校讎謂子孫曰吾爲汝曹獲良產矣（宋史鄭樵傳）

康里脫脫拜江南行臺御史大夫家居五年薨脫脫嘗卽宣德別墅延師以訓子鄉人化之皆向學朝廷賜其精舍額曰景賢書院爲設學官其沒也卽其中祠焉（元史康里脫脫傳）

董俊少力田長涉書史善騎射以勞授左副元帥會諸軍圍汴克汴時以侍其軸爲賢延歸教諸子嘗曰射百日事耳詩書非積學不通屢誡諸子曰吾一農夫耳遭天下多故徒以忠義事人僅立門戶深願汝曹力田讀書勿求非望爲吾累也（元史董俊傳）

劉述因之父也刻意問學辟武邑令年四十未有子嘆曰天果使我無子則已有子必令讀書因生天資絶人三歲識書日記千百言過目卽成誦六歲能詩七歲能屬文落筆驚人甫弱冠才器超邁家居教授不忽木以因學行薦于朝擢集賢

學士嘉議大夫（元史劉因傳）

子文傳祖宗顯宋承信郎父雷龍鄉貢進士宗顯之先世以武弁入官而力教其子以文易武故雷龍兩舉進士宋亾不及仕及生文傳乃名今名以期之文傳少嗜學十歲能屬文未冠已有聲譽用薦者爲吳及金壇兩縣學教諭饒州慈湖書院山長仁宗詔舉進士文傳首登延祐二年乙科授同知昌國州事累遷嘉議大夫禮部尚書（元史干文傳傳）

勵行

萬石君石奮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慶官皆至二千石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於家子孫有過失不譙讓爲便坐對

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申申如也（史記萬石君張叔傳）

崔挺爲司馬欲諸子恭敬廉讓因以孝爲字（北史崔挺傳）

房元齡進太子太傅知門下省事元齡治家有法度常恐諸子驕侈席勢淩人乃集古今家誡書爲屏風令各取一具曰留意於此足以保躬矣漢袁氏累葉忠節吾心所尚爾宜師之（新唐書房元齡傳）

穆寧擢太子右庶子以祕書監致仕寧嘗譔家令訓諸子人一通又戒曰君子之事親養志爲大吾志直道而已苟枉而道三牲五鼎非吾養也（新唐書穆寧傳）

向敏中父瑀仕漢符離令性嚴毅惟敏中一子躬自教督不假顏色嘗謂其母曰大吾門者此兒也敏中能刻厲自立有大志拜左僕射昭文館大學士（宋史向敏中傳）

柳開舉進士擢知滄州開作家戒千餘言刻石以訓諸子（宋史柳開傳）

遺安

戒財利

蕭何爲相國置田宅必居窮處爲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史記蕭相國世家）

疏廣爲太子太傅廣兄子受爲少傅在位五歲父子俱移病上

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廣既歸鄉里日令家共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尙有幾所趣賣以共具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曰子孫幾及君時頗立產業基阯今日飲食廢且盡宜從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老人即以閒暇時爲廣言此計廣曰我豈老誖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其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爲贏餘但教子孫怠墯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既亾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

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說服漢書疏廣傳

歐陽地餘爲少府戒其子曰我死官屬卽送汝財物愼毋受汝九卿儒者子孫以廉絜著可以自成及地餘死少府官屬共送數百萬其子不受天子聞而嘉之賜錢百萬漢書歐陽生傳

范遷爲司徒遷初爲漁陽太守及在公輔有宅數畝田不過一頃復推與兄子其妻嘗謂曰君有四子而無立錐之地可餘奉祿以爲後世業遷曰吾備位大臣而蓄財求利何以示後世在位四年薨家無擔石焉後漢書郭丹傳

楊震轉涿郡太守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

或欲令爲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爲淸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後漢書楊震傳

折像其先張江者封折侯曾孫國爲鬱林太守徙廣漢因封氏焉國生像國有貲財二億家僮八百人像幼有仁心不殺昆蟲不折萌芽能通京氏易好黃老言及國卒感多藏厚亾之義乃散金帛資產周施親疏或諫像曰君三男兩女孫息盈前當增益產業何爲坐自殫竭乎像曰昔鬭子文有言我乃逃禍非避富也吾門戶殖財日久盈滿之咎道家所忌今世將衰子又不才不仁而富謂之不幸牆隙而高其崩必疾也智者聞之咸服焉自知亾日召賓客九族飮食辭訣忽然而終家無餘資諸子衰劣如其言云後漢書折像傳

龐公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荆州刺史劉表就候之龐公因釋耕於壠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後漢書龐公傳

高愼歷二縣令東萊太守老病歸家草屋蓬戶甕缶無儲其妻謂之曰君累經宰守積有年歲何能不少爲儲畜以遺子孫乎愼曰我以勤身淸名爲之基以二千石遺之不亦可乎魏志高柔傳注

裴昭明爲長沙郡丞始安內史廣陵太守昭明歷郡皆淸勤常

謂人曰人生何事須聚畜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若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則不如一經故終身不事產業南史裴松之傳

顧覬之子綽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責覬之禁不能止及爲吳郡誘出文劵一大廚悉令焚之宣語遠近皆不須還綽懊歎彌日南史顧覬之傳

柳世隆遷護軍性淸廉唯盛事墳典張緒問曰觀君舉措當以淸名遺子孫邪荅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將爲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南史柳元景傳

徐勉加中書令勉雖居顯職不營產業家無畜積奉祿分贍親

族之貧乏者門人故舊或從容致言勉乃荅曰人遺子孫以
財我遺之清白子孫才也則自致輜軿如不才終爲佗有 南史徐勉傳
房彥謙爲主簿齊州中從事擢授承奉郎遷監察御史秦州總
管錄事參軍長葛縣令超授鄀州司馬徵授司隸刺史爲涇
陽令彥謙家有舊業資產素殷又前後居官所得俸祿皆以
周恤親友家無餘財車服器用務存素儉自少及長一言一
行未嘗涉私雖致屢空怡然自得嘗從容獨笑顧謂其子元
齡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淸白耳 北史房法壽傳

劉宏基爲前軍大總管宏基病給諸子奴婢各十五人田五頃
謂所親曰使賢固不藉多財卽不賢守此可以脫飢凍餘悉
散之親黨 新唐書劉宏基傳
張嘉貞拜工部尙書爲定州刺史知北平軍事嘉貞雖貴不立
田園有勸之者荅曰吾嘗相國矣未死豈有飢寒憂若以譴
去雖富田產猶不能有也近世士大夫務廣田宅爲不肖子
酒色費我無是也 新唐書張嘉貞傳
王旦位太尉兼侍中領玉淸昭應宮使旦不置田宅曰子孫當
各念自立何必田宅徒使爭財爲不義爾眞宗以其所居陋
欲治之旦辭以先人舊廬乃止宅門壞主者徹新之暫于廡

下啟側門出入旦至側門據鞍俯過門成復由之皆不問焉 宋史王旦傳
胡松年權參知政事提舉洞霄宮松年喜賓客奉入不足以供
費或請節用爲子孫計松年曰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況俸廩
主上所以養老臣也 宋史胡松年傳
趙逢龍拜宗正少卿兼侍講逢龍敭歷日久泊然不知富貴之
味或問何以裕後逢龍笑曰吾憂子孫學行不進不患其饑
寒也 宋史趙逢龍傳

戒仕宦

王裕之字敬宏授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子恢之被召爲祕書

郞敬宏求爲奉朝請與恢之書曰彼祕書有限故有競朝請
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不競之地 南史王裕之傳
袁君正遷吳郡太守子憲聰敏好學有雅量梁武帝修建庠序
別開五館其一館在憲宅西憲常招引諸生與之談論新義
出入意表同輩咸嗟服焉大同八年武帝撰孔子正言章句
詔下國學宣制旨義憲時年十四被召爲正言生祭酒到溉
目送之愛其神采國子博士周宏正謂憲父君正曰賢子今
茲欲策試不君正曰未敢令試居數日君正遣門客岑文豪
與憲候宏正會宏正將升講坐弟子畢集乃延憲入室授以
麈尾令憲豎義時謝岐何妥在坐宏正謂曰二賢雖窮奧賾

得無憚此後生邪何謝乃遞起義端深極理致憲與往復數番酬對閑敏宏正謂妥曰恣卿所問勿以童幼期之時觀者重沓憲神色自若辯論有餘宏正亦起數難終不能屈因告文豪曰卿還諮袁吳郡此郎已堪見代博士矣時生徒對策多行賄賂文豪請具束修君正曰我豈能用錢為兒買第邪學司銜之及憲試爭起劇難憲隨問抗荅剖析如流到溉顧憲曰袁君正其有後矣君正將之吳郡溉祖道於征虜亭謂君正曰昨策生蕭敏孫徐孝克非不解義至於風神器局去賢子遠矣（南史袁湛傳）

周顒轉國子博士子捨幼聰頴顒異之臨終謂曰汝不患不富

貴但當將之以道德（南史周顒傳）

朱隱積遷行臺右丞臨終謂其子經曰汝等苟能入順父兄出悌鄉黨仕郡幸而至功曹史以忠清奉之足矣不勞遠詣臺閣恐汝不能富貴徒延門戶累耳若忘吾言是死若父也使鬼有知吾不歸食矣（北史朱隱傳）

張知謇歷大理卿知謇惡請謁求進士或不才冒位視之若仇每敕子孫經不明不得舉家法可稱云（新唐書張知謇傳）

潘好禮遷豫州刺史子請舉明經好禮曰經不明不可妄進乃自試之不能通械而徇於門（新唐書潘好禮傳）

韋綬為左散騎常侍子溫七歲日誦書數千言十一舉兩經及第以拔萃高等補咸陽尉父愕然疑假權謁進召而試諸廷文就無留思喜曰兒無愧矣（新唐書韋貫之傳）

孫永年十歲而孤祖給事中沖蔭將作監主簿肄業西學郡試常第一沖戒之曰洛陽英雋所萃汝年少不宜多上人自是不復試（宋史孫永傳）

徐世隆弱冠登進士第辟為縣令其父戒世隆曰汝年少學未至毋急仕進更當讀書多識往事以益智識俟三十入官未晚也世隆遂辭官益篤于學（元史徐世隆傳）

張雄飛拜參知政事罷為燕南河北道宣慰使子師野宿衛東宮時荆湖行省平章政事阿里海牙入覲言之宰相欲白皇

太子請以師野為荆南總管雄飛固止之歸謂師野曰今日欲有官汝者汝宿衛日久固應得官然我方為執政天下必以我私汝我一日不去此位汝輩勿望有官也（元史張雄飛傳）

死喪

魏舒為司徒署兖州中正位同三司舒子混清惠有才行為太子舍人年二十七卒朝野咸為舒悲惜舒每哀慟退而歎曰吾不及莊生遠矣豈以無益自損乎于是終服不復哭（晉書魏舒傳）

韋孝寬兄夐夐子瓘因疾物故孝寬子總復於并州戰歿一日之中凶問俱至家人相對悲慟而夐神色自若謂之曰死生

命也去來常事亦何足悲援琴撫之如舊北史韋孝寬傳

權會有一子聰敏精勤幼有成人之量先以隨送者爲其傷慟會惟一哭而罷時人尚其達命北史權會傳

置嗣

豆盧寧封楚國公邑萬戶別食鹽亭縣一千戶收其租賦授岐州刺史甍初寧未有子養弟永恩子勣及生子讃親屬皆請讃爲嗣寧曰兄弟之子猶子也吾何擇焉遂以勣嗣時以此多之及寧甍勣襲爵北史豆盧寧傳

盧邁進尚書右丞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中書侍郎乞骸骨爲太子賓客邁再娶無子或勸畜姬媵對曰兄弟之子猶子也可以主後新唐書盧邁傳

娶子婦

鄭默爲光祿勳后父楊駿欲以女妻默子豫默曰吾每讀儁不疑傳常想其人畏遠權貴奕世所守遂辭之晉書鄭袤傳

裴坦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坦性簡儉子娶楊收女齎具多飾金玉坦命撤去曰亂我家法世清其槩新唐書裴坦傳

教女

京兆摯恂以儒術教授隱于南山不應徵聘名重關西馬融從其游學博通經籍恂奇融才以女妻之後漢書馬融傳

戴良優游不仕五女並賢每有求姻輒便許嫁疎裳布被竹笥木屐以遣之五女能遵其訓皆有隱者之風焉後漢書戴良傳

呂範少爲縣吏有容觀姿貌邑人劉氏家富女美範求之女母嫌欲勿與劉氏曰觀呂子衡寧當久貧者耶遂與之婚後範封南昌侯遷大司馬吳志呂範傳

王羲之司徒導之從子也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女壻於導導令就東廂徧觀子弟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牀坦腹食獨若不聞鑒曰正此佳壻邪訪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晉書王羲之傳

吳隱之爲奉朝請謝石請爲衞將軍主簿隱之將嫁女石知其貧素遣女必當率薄乃令移廚帳助其經營使者至方見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無辨晉書吳隱之傳

韋逞母宋氏家世以儒學稱宋氏幼喪母其父躬自養之及長授以周官音義謂之曰吾家世學周官傳業相繼此又周公所制經紀典誥百官品物備於此矣吾今無男可傳汝可受之勿令絕世屬天下喪亂宋氏諷誦不輟其後爲石季龍徙之於山東宋氏與夫在徙中推鹿車背負父所授書到冀州依膠東富人程安壽壽養護之逞時年少宋氏晝則樵採夜則教逞然紡績無廢壽每歎曰學家多士大夫得無是乎逞遂學成名立仕苻堅爲太常堅嘗幸其太學問博士經典乃憫禮樂遺闕時博士盧壼對曰廢學既久書傳零落比年綴

撰正經粗集唯周官禮注未有其師竊見太常韋逞母宋氏世學家女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今年八十視聽無闕自非此母無可以傳授後生於是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紗幔而受業號宋氏爲宣文君賜侍婢十人周官學復行於世 晉書韋逞母宋氏傳

羊烈除義州刺史烈家傳素業閨門修飾爲世所稱一門女不再醮魏太和中於兗州造一尼寺女寡居無子者並出家爲尼咸存戒行 北史羊祉傳

裴寬爲潤州參軍事刺史韋詵有女擇所宜歸會休日登樓見人於後圃有所瘞藏者訪諸吏曰參軍裴寬居也與偕來詵

問狀荅曰寬義不以包苴汙家適有人以鹿爲餉致而去不敢自欺故瘞之詵嗟異乃引爲按察判官許妻以女歸語妻曰常求佳壻今得矣明日幃其族使觀之寬時衣碧瘠而長既入族人皆笑呼爲碧鸛雀詵曰愛其女必以爲賢公侯妻也何可以貌求人卒妻寬寬爲禮部尚書 新唐書裴漼傳

李晟拜太尉中書令正歲崔氏女歸寧謙曰爾有家而姑在堂婦當治酒食且以待賓客郎卻之不得進 新唐書李晟傳

杜黃裳遷太常卿壻韋執誼輔政黃裳元和二年以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河中晉絳節度使黃裳初不爲執誼所禮及敗悉力營救既死表還其柩葬焉 新唐書杜黃裳傳

廿二史言行略卷十二終

廿二史言行略卷十三

長洲過元昄輯

友兄弟門

愛敬

佽助

卜式以田畜爲事親死式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予弟式入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其弟盡破其業式輒復分予弟者數矣 史記平準書

陳平少時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畝獨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爲人長美色人或謂陳平曰貧何食而肥若是

其嫂嫉平之不視家生業曰亦食糠覈耳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而弃之 史記陳丞相世家

金敞爲衛尉病甚上使使者問所欲以弟岑爲託上召岑拜爲郎使主客 漢書金日磾傳

韋賢爲丞相封扶陽侯薨賢長子方山次子宏次子舜少子元成元成爲大河都尉初元成兄宏爲太常丞職奉宗廟典諸陵邑煩劇多罪過父賢以宏當爲嗣故敕令自免宏懷謙不去官及賢病篤宏竟坐宗廟事繫獄罪未決室家問賢當爲後者賢恚恨不肯言於是賢門下生博士義倩等與宗家計議共矯賢令使家丞上書言大行以大河都尉元成爲後賢薨元成在官聞喪又言當爲嗣元成深知其非賢雅意卽陽爲病狂臥便利妄笑語昏亂徵至長安旣葬當襲爵以病狂不應召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元成素有名聲士大夫多疑其欲讓爵辟兄者案事丞相史迺與元成書曰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觀故能垂榮於後今子獨壞容貌蒙恥辱爲狂癡光曜晻而不宣微哉子之所託名也僕素愚陋過爲宰相執事願少聞風聲不然恐子傷高而僕爲小人也元成友人侍郎章亦上疏言聖王貴以禮讓爲國宜優養元成勿枉其志使得自安衡門之下而丞相御史遂以元成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元成不得已受爵 漢書韋賢傳

王商父武封樂昌侯商爲太子中庶子父薨商嗣爲侯推財以分異母諸弟身無所受 漢書王商傳

耿況封牟平侯況子國拜駙馬都尉父況卒國於次當嗣上疏以先侯愛少子霸固自陳讓有詔許焉 後漢書耿弇傳

馬援處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旣而歎曰凡殖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以班昆弟故舊 後漢書馬援傳

魯恭年十五與母及弟丕俱居太學習魯詩閉戶講誦絕人間事兄弟俱爲諸儒所稱學士爭歸之太尉趙熹慕其志每歲時遣子問以酒糧皆辭不受恭憐丕小欲先就其名託疾不

仕郡數以禮請謝不肯應毋彊遣之恭不得已而西因留新豐敎授建初初丕舉方正恭乃始爲郡吏太傅趙熹聞而辟之（後漢書魯恭傳）

楊厚母初與前妻子博不相安厚年九歲思令和親迺託疾不言不食母知其旨懼然改意恩養加篤（後漢書楊厚傳）

永平元年封陰慶爲鮦陽侯慶弟博爲灑强侯博弟員丹並爲郎慶推田宅財物悉與員丹帝以慶義讓擢爲黃門侍郎（後漢書陰識傳）

劉紆早失母同產弟原鄉侯平尙幼紆親自鞠養常與共臥起飲食及成人未嘗離左右平病卒紆哭泣歐血數月亦歿（後漢書劉般傳）

劉般封居巢侯爲宗正卒子愷以當襲般爵讓與弟憲遁逃避封久之章和中有司奏請絶愷國肅宗美其義特優假之愷猶不出積十餘歲至永元十年有司復奏之侍中賈逵因上書曰孔子稱能以禮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竊見居巢侯劉般嗣子愷素行孝友謙遜潔清讓封弟憲潛身遠迹有司不原樂善之心而繩以循常之法懼非長克讓之風成含宏之化前世扶陽侯韋元成近有陵陽侯丁鴻鄳侯鄧彪並以高行潔身辭爵未聞貶削而皆登三事今愷景仰前修有伯夷之節宜蒙矜宥全其先功以增聖朝尙德之美和帝納之下詔曰故居巢侯劉般嗣子愷當襲般爵而稱父遺意致國弟憲遁亾七年所守彌篤蓋王法崇善成人之美其聽憲嗣爵遭事之宜後不得以爲比迺徵愷拜爲郎（後漢書劉般傳）

鄧彪父邯封鄳侯彪父卒讓國與異母弟荊鳳顯宗高其節下詔許焉（後漢書鄧彪傳）

封觀當舉孝廉以兄名位未顯恥先受之遂稱風疾喑不能言火起觀屋徐出避之忍而不告後數年兄得舉乃稱損而仕郡焉（後漢書袁安傳）

韓稜四歲而孤養母弟以孝友稱及壯推先父餘財數百萬與從昆弟鄉里益高之（後漢書韓稜傳）

郭鎭封定頴侯卒長子賀當嗣爵讓與小弟時而逃去積數年詔大鴻臚下州郡追之賀不得已乃出受封（後漢書郭躬傳）

姜肱與二弟仲海季江友愛天至常共臥起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別寢以係嗣當立乃遞往就室肱諸公爭加辟命皆不就二弟名聲相次亦不應徵聘（後漢書姜肱傳）

鍾皓少以篤行稱公府連辟爲二兄未仕避隱密山以詩律教授門徒千餘人（後漢書鍾皓傳）

許武太守第五倫舉爲孝廉武以二弟晏普未顯欲令成名乃請之曰禮有分異之義家有別居之道於是共割財產以爲三分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强者二弟所得並悉劣少鄉人

皆稱弟克讓而鄙武貪婪晏等以此並得選舉武乃會宗親泣曰吾為兄不肖盜聲竊位二弟年長未豫榮祿所以求得分財自取大譏今理產所增三倍於前悉以推二弟一無所留於是郡中翕然遠近稱之（後漢書許荊傳）

第五訪少孤貧常傭耕以養兄嫂（後漢書第五訪傳）

童恢弟翊名高於恢宰府先辟之陽瘖不肯仕及恢被命乃就孝廉（後漢書童恢傳）

李充家貧兄弟六人同食遞衣妻竊謂充曰今貧居如此難以久安妾有私財願思分異充偽酬之曰如欲別居當醞酒具會請呼鄉里內外共議其事婦從充置酒讌客充於坐中前

跪白母曰此婦甚無狀而教充離間母兄罪合遣斥便呵叱其婦逐令出門婦銜涕而去坐中驚肅因遂罷散（後漢書李充傳）

繆彤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娶妻諸婦遂求分異又數有鬭爭之言彤深懷憤歎乃掩戶自撾曰繆彤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柰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更為敦睦之行（後漢書繆彤傳）

陸瑁從父績早亾一男一女皆數歲以還瑁迎攝養至長乃別（吳志陸瑁傳）

王祥弟覽覽母朱遇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至于成童每諫其母其母少止凶虐朱屢以非理使祥覽輒與祥俱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朱患之乃止祥喪父之後漸有時譽朱深疾之密使酖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疑其有毒爭而不與朱遽奪反之自後朱賜祥饌覽輒先嘗朱懼覽致斃遂止（晉書王祥傳）

裴楷為侍中嘗營別宅其從兄衍見而悅之即以宅與衍（晉書裴秀傳）

祖逖少孤兄弟六人兄該納等並開爽有才幹逖性豁蕩不修儀檢年十四五猶未知書諸兄每憂之然輕財好俠慷慨有節尚每至田舍輒稱兄意散穀帛以賙貧乏鄉黨宗族以是重之後乃博覽書記該涉古今（晉書祖逖傳）

王琨除郎中駙馬都尉奉朝請從兄侍中華有權寵以門戶衰弱待琨如親數相稱薦為尚書儀曹郎州治中（南齊書王琨傳）

江革父柔之齊尚書倉部郎革九歲丁父艱與弟觀同生孤貧傍無師友兄弟自相訓勗讀書精力不倦十六喪母服闋與觀俱詣太學補國子生舉高第建安王為雍州刺史表求管記以革為征北記室參軍帶中廬令與弟觀少長共居不忍離別苦求同行乃以觀為征北行參軍兼記室時吳興沈約樂安任昉並相賞重昉與革書云此段雍府妙選英才文房之職總卿昆季可謂馭二龍於長途騁騏驥於千里（梁書江革傳）

歐陽頠父僧寶屯騎校尉頠父喪家產累積悉讓諸兄（陳書歐陽頠傳）

李寶授敦煌公鎭北將軍寶子承茂承賜爵姑臧侯後遭父憂
承應傳先封以自有爵乃讓弟茂時論多之魏書李寶傳
崔光韶初除奉朝請光韶與弟光伯雙生操業相侔特相友愛
遂經吏部尚書李沖讓官於光伯辭色懇至沖爲奏聞高祖
嘉而許之魏書崔亮傳
路恃慶除奉朝請恃慶以從兄文舉有才望因推讓之高祖遂
並拜焉魏書路恃慶傳
盧同加撫軍將軍光祿大夫本州大中正同兄琇少多大言常
云公侯可致至此始爲都水使者同啟求回身二階以加琇
琇遂除安州刺史論者稱之魏書盧同傳

裴敬憲少有志行學博才清撫訓諸弟專以讀誦爲業澹於榮
利風氣俊遠郡徵功曹不就諸府辟命先進其弟世人歎美
之魏書裴敬憲傳
陸通父政爲行臺左丞原州長史賜爵中都縣伯卒通以功進
爵綏德郡公累遷大司馬通弟逞通先以軍功別受茅土乃
讓父爵中都縣伯令逞襲之周書陸通傳
王微爲中書侍郎時兄遠免官歷年微歎曰我兄無事而屏廢
我何得而叨忝踰分文帝即以遠爲光祿勳南史王宏傳
王曇首幼有素尚兄弟分財曇首唯取圖書而已南史王曇首傳
邱景賓父康祖無錫令亾後僮僕數十人及宅宇產畜景賓悉
讓與兄鎭之鎭之又推齋屋三間與之亦不肯受太守孔山
士歎曰聞柳下惠之風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復見之矣南史垣護之傳
蔡廓爲祠部尚書奉兄軌爲父家事大小皆諮而後行公祿賞
賜一皆入軌有所資須悉就典者請焉從武帝在彭城妻郗
氏書求夏服廓答書曰知須夏服計給事自應相供無容別
寄時軌爲給事中南史蔡廓傳
張環仕宋累遷桂陽內史不欲前兄瑋處祿自免不拜南史張裕傳
劉瓛篤志好學博通訓義舉秀才兄璡亦有名先應州舉兄弟
三人其處蓬室一間爲風所倒無以葺之怡然自樂習業不

廢聚徒教授常有數十南史劉瓛傳
劉璡兄瓛夜隔壁呼璡璡不荅方下牀著衣立然後應瓛怪其
久璡曰向東帶未竟其立操如此南史劉瓛傳
張宏策兄弟友愛不忍暫離雖各有室常同臥起世比之美肱
兄弟南史張宏策傳
鄭紹叔爲衛尉卿紹叔奉兄恭謹居顯要糧賜所得及四方遺
餉悉歸之兄室南史鄭紹叔傳
韋放從北徐州刺史放於諸弟尤雍穆每將遠別及行役初還
常同一室臥起時比之三姜南史韋放傳
傅昭弟映三歲而孤兄弟友睦昭之守臨海陸倕餞之賓主俱

懽日暮不反映以昭年高不可連夜極樂乃自往候接同乘而歸兄弟並已斑白時人美而服焉南史傳昭傳

孫謙躬耕以養弟妹鄉里稱其敦睦南史孫謙傳

公孫僧遠兄姊未婚嫁乃自賣爲之成禮南史公孫僧遠傳

吳達之郡命爲主簿固以讓兄又讓世舊田與族弟弟不受田遂閑廢南史吳達之傳

徐伯珍家甚貧窶兄弟四人皆白首相對時人呼爲四皓南史徐伯珍傳

劉曇淨武帝用爲海寧令曇淨以兄未爲縣因以除兄乃除安西行參軍南史劉慧斐傳

魏宗室襃少有成人量年十歲而孤爲諸兄所愛養善事諸兄諸兄議欲別居襃泣諫不從家素富多金寶襃一無所受脫身而出北史景穆十二王傳

裴安祖年八九歲就師講詩至鹿鳴篇語諸兄云鹿得食相呼而況人乎自此未曾獨食北史裴駿傳

韋世康拜荊州總管世康性孝友初以諸弟位並隆貴獨季弟世約宦塗不達共推父時田宅盡以與之世多其義北史韋孝寬傳

段志元拜鎮軍大將軍寢疾太宗親自臨視顧謂曰當與卿子五品志元頓首固請迴授母弟志感太宗遂授志感左衛郎將舊唐書段志元傳

陳集原喪父貲財田宅及僮僕三十餘人並以讓兄弟舊唐書陳集原傳

溫大雅弟彥博爲中書侍郎大雅爲工部侍郎陝東道大行臺尚書轉禮部改葬其祖卜人占其地曰弟則吉不利於君若何大雅曰如子言我含笑入地矣新唐書溫大雅傳

韋思謙子承慶嗣立嗣立與承慶異母少友悌母遇承慶嚴每笞輒解衣求代母不聽卽遣奴自捶母感寤爲均愛世比晉王覽新唐書韋思謙傳

陸元方子象先景融景融於象先後母弟也象先被笞景融諫不入則自楚母爲損威人多其友新唐書陸元方傳

李乂除刑部尚書乂事兄尙一尙貞孝謹甚又俱以文章自名弟兄同爲一集號李氏花萼集尙一終淸源尉尙貞博州刺史新唐書李乂傳

張嘉貞歷梁秦二州都督并州長史奏事京師嘉貞自陳少孤與弟嘉祐相恃以長今爲鄯州別駕願內徙使少相近冀盡力報死無恨帝爲徙嘉祐忻州刺史新唐書張嘉貞傳

裴寬爲禮部尙書寬兄弟八人皆擢明經任臺省州刺史雅性友愛於東都治第八院相對甥姪亦有名稱常擊鼓會飯新唐書裴漼傳

張楚金與兄越石皆舉進士州欲獨薦楚金固辭請俱罷都督

李勤歎曰士求才行者也既能讓何嫌皆取乎乃並薦之 新唐書張道源傳
陽城與弟堦域常易衣出年長不肯娶謂弟曰吾與若孤惸相育既娶則間外姓雖共處而益疏我不忍弟義之亦不娶遂終身 新唐書陽城傳
劉君良四世同居族兄弟猶同產也門內斗粟尺帛無所私隋大業末荒饉妻勸其異居因易置庭樹鳥鷇令鬬且鳴家人怪之妻曰天下亂禽鳥不相容況人邪君良即與兄弟別處月餘密知其計因斥去妻曰爾破吾家召兄弟流涕以告吏復同居天下亂鄉人共依之衆築爲堡因號義成堡武德中

深州別駕楊宏業至其居凡六院共一庖子弟皆有禮節歎挹而去 新唐書劉君良傳
陳饒奴年十二親併亾窶弱居喪又歲飢或教其分弟妹可全性命饒奴流涕身丐訴相全養刺史李復異之給資儲署其門曰孝友童子 新唐書陳饒奴傳
韋丹擢明經調安遠令以讓庶兄 新唐書韋丹傳
張存敬子仁愿有孝行存敬卒事其兄仁穎出必告反必面如事父之禮 五代史張存敬傳
章頻與弟頔皆以進士試禮部預選會詔兄弟毋並舉頻即推其弟棄去後六年乃擢第 宋史章頻傳

范純仁除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卒純仁子正平正思純仁卒詔特增遺澤官其子孫正平推與幼弟 宋史范純仁傳
張存積遷禮部尚書存性孝友嘗爲蜀郡得奇繒文錦以歸悉布於堂上恣兄弟擇取常曰兄弟手足也妻妾外舍人耳柰何先外人而後手足乎 宋史張存傳
馬從先少盡力於學父當任子推以與其弟 宋史馬從先傳
种世衡少尚氣節昆弟有欲析其貲者悉推與之惟取圖書而已 宋史种世衡傳
种世衡還東染院使環慶路兵馬鈐轄卒世衡子古不事科舉當任官辭以與弟 宋史种世衡傳

司馬光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光在洛時每往夏縣展墓必過其兄旦旦年將八十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 宋史司馬光傳
王十朋除龍圖閣學士卒十朋友愛二弟郊恩先奏其名沒而二子猶布衣 宋史王十朋傳
趙善應官修武郎江西兵馬都監家貧諸弟未製衣不敢製已製未服不敢服一瓜果之微必相待其嘗之 宋史趙汝愚傳
余天錫授觀文殿學士弟天任爲兵部尚書兄弟友愛方貧時卒更衣以出終歲同衾 宋史余天錫傳
樊景溫陝州芮城人榮恕旻雄州歸信人兄弟異居積年大中祥符中景溫楞樹五枝并爲一恕旻家榆樹兩本自合兩家

感其異復義聚鄉人稱雍睦（宋史樊景溫傳）
顏詡少孤兄弟數人事繼母以孝聞一門千指家法嚴肅男女異序少長輯睦匜架無主廚饌不異義居數十年終日怡愉家人不見其喜慍（宋史顏詡傳）
斜卯阿里授猛安歷順義泰寧軍歸德濟南尹加特進阿里兄弟相友愛家故饒財以已猛安及財物盡與弟愛拔里愛拔里不肯受逃避歲餘阿里終與之（金史斜卯阿里傳）
獨吉義父祕刺為謀克祕刺長子照屋次子忽史與義同母祕刺死忽史欲承謀克義曰長兄雖異母不可奪也忽史乃以謀克歸照屋人咸義之（金史獨吉義傳）

麗迪為絳陽軍節度使昆弟析家財迪盡以與之一無所取（金史麗迪傳）
完顏匡遷簽書樞密院事行院于撫州尋入守尚書左丞初匡行院于撫州障葛將攻邊境行院迎擊障葛敗其兵匡遷三官匡奏乞以所遷三官讓其兄奉御賽一上嘉其義許之（金史完顏匡傳）
張㲉權行六部尚書安撫使㲉天性孝友任子悉先諸弟俸入所得亦委其弟掌之未嘗問有無云（金史張㲉傳）
布魯海牙遷順德等路宣慰使帝嘗賜以大府綾絹五千匹絲絮相等弟求四之一納其國賦盡與之無吝色（元史布魯海牙傳）

李恒中統二年命恒為尚書斷事官恒以讓其兄（元史李恒傳）
王文幹為行軍萬戶中統三年制父兄弟子並仕同塗者罷其弟子文幹弟文禮為千戶文幹自陳願解己官而留文禮詔從之（元史王珍傳）
董士選為前衛指揮使以其職讓其弟士秀帝嘉其意命士秀將前衛而以士選同僉行樞密院事於湖廣（元史董文炳傳）
虞集官通奉大夫集兄槃以莞庫輸賦京師虧數千緡盡力營貸代償之無難色（元史虞集傳）
劉德泉早喪母父榮再娶王氏生二子居敬居元俱幼德泉甚撫之及王氏病卒乃益相友愛歲饑父欲使析居德泉泣止

不能得乃各受其業以去久之父卒兄弟相約同爨和好如初（元史劉德泉傳）
吳思達兄弟六人嘗以父命析居思達為開平縣主簿父卒還家治葬畢會宗族泣告其母曰吾兄弟別處十餘年矣今多破產以一母所生忍使兄弟苦樂不均耶即以家財代償其逋更復共居（元史劉德泉傳）
朱汝諧父子明嘗命與兄汝弼別產子明卒汝弼家盡廢汝諧泣請共居（元史劉德泉傳）
長壽父帖住官平章政事生五子長山壽早世次即長壽次永壽福壽忙古海牙帖住歿長壽服闋當蔭敘與弟羅拜母前

曰吾父廉貧諸弟未有所立願以職讓永壽永壽讓福壽福壽曰二兄能讓福壽獨不能耶以讓忙古海牙母從之忙古海牙遂告蔭爲太禧宗禋院神御殿侍禮佐郎階奉議大夫 元史長壽傳

訓誨

鄭均兄爲縣吏頗受禮遺均數諫止不聽即脫身爲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爲吏坐臧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爲廉潔 後漢書鄭均傳

謝宏微少孤事兄如父友睦之至舉世莫及口不言人短見兄曜好臧否人物每聞之常亂以他語 南史謝宏微傳

裴之高弟之橫少好賓游重氣俠不事產業之高以其縱誕乃爲狹被蔬食以激厲之之橫歎曰大丈夫富貴必作百幅被遂與僮屬數百人於芍陂大營田墅遂致殷積及除吳興太守乃作百幅被以成其志齊攻東關之橫爲徐州刺史都督衆軍出守陣沒 南史裴邃傳

薛聰友于篤睦而家教甚嚴諸弟雖昏宦恒不免杖罰對之肅如也 北史薛辯傳

房彥謙早孤不識父爲母兄鞠養長兄彥詢雅有清鑒以彥謙天性穎悟每奇之親教讀書 北史房法壽傳

陸餘慶已冠名未顯兄元表曰爾名宦不立柰何餘慶感激閉戶誦書三年以博學稱舉制策甲科累遷太子詹事 新唐書陸元方傳

韋夏卿爲吏部侍郎時從弟執誼在翰林嘗受人金有所干請密以金內夏卿懷中夏卿毀懷不受曰吾與爾賴先人遺德致位及此顧當是哉執誼大慙 新唐書韋夏卿傳

董師中進尙書左丞弟師儉初業進士欲籍其資廕師中保任之密令人代給堂帖使之肄業師儉感其義方力學後遂登第 金史董師中傳

報德

高遵父濟滄水太守遵賤出兄矯等常欺侮之及父亾不令在

喪位遵遂馳赴平城歸從祖兄中書令允允乃爲遵父舉哀以遵爲喪主京邑無不弔集朝貴咸識之徐歸奔赴免喪允爲營宦路得補樂浪王侍郎遵感成益之恩事允如諸父 魏書高遵傳

袁昂從兄彖卒昂幼孤爲彖所養乃制朞服 南史袁湛傳

張齊賢孤貧力學後拜左僕射以司空致仕齊賢仲兄昭度嘗授齊賢經及卒表贈光祿寺丞 宋史張齊賢傳

李肅之內行修飭季弟承之生而孤鞠育誨道至於成人承之權三司使遷龍圖閣直學士懇辭乞授兄肅之曰臣少鞠於兄且兄爲待制十年矣帝曰卿兄弟孝友足厲風俗肅之亦

嘗遷也郎並命焉 宋史李迪傳

杜純為脩撰卒純弟紘知鄆州紘事兄純禮甚備在鄆州聞訃泣曰兄教我成立今亾不得臨死不瞑矣適詣闕迎其柩於都門哀動行路悉以奉錢給寡嫂推其子恩官其子若孫一人 宋史杜紘傳

袁裕為順德路總管以其兄有鞠育之恩令其子師愈推蔭兄子仁 元史袁裕傳

釋嫌

高光遷尚書左僕射加散騎常侍光兄誕歷徐雍二州刺史誕性任放無倫次而決烈過人與光異操常謂光小節恒輕侮

之光事誕愈謹 晉書高光傳

周顗少有重名從弟穆亦有美譽欲陵折顗顗陶然弗與之校顗爲護軍將軍弟嵩嘗因酒瞋目謂顗曰君才不及弟何乃橫得重名以所燃蠟燭投之顗神色無忤徐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 晉書周顗傳

謝裕字景仁弟甝述景仁愛甝而憎述嘗設饌請宋武帝希命甝豫坐而帝召述述知非景仁夙意又慮帝命之請急不從帝馳遣呼述須至乃飧其見重如此及景仁疾述盡心視湯藥飲食必嘗而後進衣不解帶不盥櫛者累旬景仁深感愧焉友愛遂篤及景仁卒哀號過禮景仁肥壯買材數具皆不合用述哀惶親選迺獲焉 南史謝裕傳

牛宏弟弼好酒而酗常醉射殺宏駕車牛宏還宅其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宏聞無所怪問直荅曰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宏曰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其寬和如此 北史牛宏傳

蘇味道為益州長史味道性友愛其弟味元味元嘗請託不遂因慢折之味道怡然不屑 新唐書蘇味道傳

宗室宗肅兄宗誇嘗亾寶器意宗肅家人子竊之宗肅曰吾廉不足取信兄弟如此乎乃立償其直宗誇愧不取乃施諸僧久之器得宗肅不復言 宋史商王元份傳

廿二史言行略卷十三終

廿二史言行略卷十四

長洲過元畋輯

友兄弟門

疾病

王徽之爲黃門侍郎棄官歸與弟獻之俱病篤時有術人云人命應終而有生人樂代者則死者可生徽之曰吾才位不如弟請以餘年代之術者曰代死者以己年有餘得以足亾者耳今君與弟筭俱盡何代也未幾獻之卒徽之奔喪不哭直上靈牀坐取獻之琴彈之久而不調歎曰嗚呼子敬人琴俱亾因頓絕先有背疾遂潰裂月餘亦卒（晉書王羲之傳）

庾衮咸寧中大疫二兄俱亾次兄毗復殆癘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于外衮獨留不去諸父兄强之乃曰衮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眠其間復撫柩哀臨不輟如此十有餘旬疫勢既歇家人乃反毗病得差衮亦無恙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始疑疫癘之不相染也（晉書庾衮傳）

孫晷兄嘗篤疾經年晷躬自扶侍藥石甘苦必經心目跋涉山水祈求懇至（晉書孫晷傳）

顏含兄畿咸寧中得疾就醫自療遂死于醫家家人迎喪旐每繞樹而不可解引喪者顛仆稱畿言曰我壽命未死但服藥太多傷我五臟耳今當復活愼無葬也其父祝之曰若爾有命復生豈非骨肉所願今但欲還家不爾葬也旐乃解及還其婦夢之曰吾當復生可急開棺婦頗說之其夕母及家人又夢之即欲開棺而父不聽含時尚少乃慨然曰非常之事古則有之今靈異至此開棺之痛孰與不開相負父母從之乃共發棺果有生驗以手刮棺指爪盡傷然氣息甚微存亾不分矣飲哺將護累月猶不能語飲食所須託之以夢闔家營視頓廢生業雖在母妻不能無倦矣含乃絕棄人事躬親侍養足不出戶者十有三年石崇重含惇行贈以甘旨含謝而不受或問其故答曰病者綿昧生理未全既不能進噉又

未識人惠若當謬留豈施者之意也畿竟不起（晉書顏含傳）

徐苗弟患口癰膿潰苗爲吮之（晉書徐苗傳）

王微弟僧謙遇疾微躬自處療而僧謙服藥失度遂卒深自咎恨發病不復自療哀痛僧謙不能已以書告靈僧謙卒後四旬而微終（南史王宏傳）

張暢弟牧嘗爲猘犬所傷醫云宜食蝦蟇牧甚難之暢含笑先嘗牧因此乃食創亦即愈（南史張邵傳）

孫謙從兄靈慶嘗病寄謙謙行出還問起居靈慶曰向飲冷熱不調即時猶渴謙退遣其妻（南史孫謙傳）

戴顒兄勃桐廬縣多名山兄弟共游之因留居止勃疾患醫藥

不給顒謂勃曰顒隨兄得閑非有心於語默兄疾篤無可營療顒當干祿以自濟耳乃求海虞令事垂行而勃卒乃止南史戴顒傳

杜式方授桂管觀察使弟從郁痼疾躬爲營方藥羞膳及死葬而泣世稱其篤行新唐書杜佑傳

孫成仕洛陽長安令兄宿爲華州刺史因悸病瘖成請告往視不待報輒行代宗嘉其悌不責也新唐書孫逖傳

范純仁知襄城縣兄純祐有心疾奉之如父藥膳居服皆躬親時節之賈昌朝守北都請參幕府以兄辭宋庠薦試館職謝曰輦轂之下非兄養疾地也富弼責之曰臺閣之任豈易得

何庸如是卒不就宋史范純仁傳

卜勝榮兄疾禮北辰乞減己年延之元史尹萃傳

死喪

馬援兄況卒援行服朞年不離墓所後漢書馬援傳

馬棱少孤依從兄毅共居業恩猶同產毅卒無子棱心喪三年後漢書馬援傳

杜林隗囂深相敬待以爲持書平林雖拘於囂而終不屈節弟成物故囂乃聽林持喪東歸既遣而悔追令刺客楊賢於隴坻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弟喪乃歎曰當今之世誰能行義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亾去後漢書杜林傳

孫紹爲鎭遠將軍右軍將軍紹兄世元早卒世元善彈箏紹後聞箏聲便涕泗嗚咽捨之而去世以此尙之魏書孫紹傳

謝宏微兄曜卒宏微哀戚過禮服雖除猶不噉魚肉沙門釋慧琳嘗與之食見其猶蔬素謂曰檀越素既多疾卽吉猶未復膳若以無益傷生豈所望於得理宏微曰衣冠之變禮不可踰在心之哀實未能已遂廢食歔欷不自勝南史謝宏微傳

何點兄求卒點菜食不飮酒訖于三年腰帶減半南史何尙之傳

關康之弟雙之爲臧質車騎參軍與質俱下至赭圻病卒瘞於水濱康之時得病小差牽以迎喪因得虛勞病寢頓二十餘年南史關康之傳

辛普明至性過人居貧與兄共處一帳兄亾仍帳施靈蚊甚多通夕不得寢而終不道侵螫僑居會稽會稽士子高其行當葬兄皆送金爲賻後至者不復受人問其故答曰本以兄墓不周故不逆親友之意今寔已足豈可利亾者餘賻邪南史關康之傳

范純仁以著作佐郎知襄城縣兄死葬洛陽韓琦富弼貽書洛尹使助其葬既葬尹訝不先聞純仁曰私室力足辦豈宜慁公爲哉宋史范純仁傳

牟子才授資政殿學士子才弟子方客死公安挾其柩葬安吉宋史牟子才傳

邢昺權知審官院事上言亾兄素嘗舉進士願霑贈典特贈大
理評事 宋史邢昺傳
呂祖儉祖謙之弟也受業祖謙如諸生監明州倉將上會祖謙
卒部法半年不上者爲違年祖儉必欲終朞喪朝廷從之詔
違年者以一年爲限 宋史呂祖儉傳

患難

趙憙從兄爲人所殺無子憙年十五常思報之乃挾兵結客後
遂往復仇而仇家皆疾病無相距者憙以因疾報殺非仁者
心且釋之而去顧謂仇曰爾曹若健遠相避也仇皆臥自搏
後病愈悉自縛詣憙憙不與相見後竟殺之 後漢書趙憙傳

杜詩遷南陽太守坐遣客爲弟報仇被徵 後漢書杜詩傳
趙孝爲郎天下亂人相食孝弟禮爲餓賊所得孝聞之即自縛
詣賊曰禮久餓羸瘦不如孝肥飽賊大驚並放之謂曰可且
歸更持米糒來孝求不能得復往報賊願就烹衆異之遂不
害 後漢書趙孝傳
王琳巨尉弟季出遇赤眉將爲所哺琳自縛請先季死賊矜而
放遣 後漢書趙孝傳
淳于恭王莽末歲飢兵起恭兄崇將爲盜所烹恭請代得與俱
免 後漢書淳于恭傳
崔瑗兄章爲州人所殺瑗手刃報仇因亾命會赦歸家 後漢書崔駰傳

姜肱二弟仲海季江肱諸公爭加辟命皆不就二弟名聲相次
亦不應徵聘肱嘗與季江謁郡夜於道遇盜欲殺之肱兄弟
更相爭死賊遂兩釋焉但掠奪衣資而已既至郡中見肱無
衣服怪問其故肱託以他辭終不言盜盜聞而感悔後乃就
精廬求見徵君肱與相見皆叩頭謝罪而還所略物肱不受
勞以酒食而遣之 後漢書姜肱傳
魏朗少爲縣吏兄爲鄉人所殺朗白日操刃報讐於縣中 後漢書魏朗傳
孔融山陽張儉爲中常侍侯覽所怨覽爲刊章下州郡以名捕
儉儉與融兄褒有舊亾抵於褒不遇時融年十六儉少之而

不告融見其有窘色謂曰兄雖在外吾獨不能爲君主邪因
留舍之後事泄國相以下密就掩捕儉得脫走遂并收褒融
送獄二人未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當坐之褒曰彼
來求我非弟之過請甘其罪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
其辜一門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之詔書竟坐褒焉融
由是顯名 後漢書孔融傳
孫賓兄爲鄉人所害賓手刃報讐 魏志劉放傳注
吳隱之叅征虜軍事兄坦之爲袁真功曹真敗將及禍隱之詣
桓溫乞代兄命溫矜而釋之 晉書吳隱之傳
蔣恭元嘉中晉陵蔣崇平爲劫見禽云與恭妻弟吳晞張爲侶

晞張先行不在本村遇水妻息五口避水移寄恭家訃錄晞張不獲收恭及兄協付獄治罪恭協並款舍住晞張家口而不知劫情恭列晞張妻息是婦之親親今有非恭身甘分求遣兄協協列協是戶主延制所由有罪之日關協而已求遣弟恭兄弟二人爭求受罪郡縣不能判依事上詳州議之曰禮讓者以義爲先自厚者以利爲上末世俗薄靡不自私伏膺聖教猶或不逮況在野夫未達誥訓而能互發天倫之愛甘受莫測之罪若斯情義實爲殊特褒爾恭協而能行之茲乃終古之所希盛世之嘉事二子乘舟無以過此豈宜憖執憲文加以罪戮且晞張封筒遠行他界爲劫造釁自外贓不

還家所寓村伍容有不知不合加罪勒縣遣之還復民伍乃除恭義成令協義怡令 宋書蔣恭傳

陸俟爵東平王薨子馛襲父爵改封建安王馛薨子琇襲爵景明初試守河內郡咸陽王禧謀反先據河內琇徵詣廷尉薨於獄琇弟凱遷太子庶子給事黃門侍郎遇患乞骸骨詔不許除正平太守琇陷罪凱亦被收遇赦乃免凱痛兄之死哭無時節目幾失明訴冤不已備盡人事至正始初世宗復琇官爵凱大喜置酒集諸親曰吾所以數年之中抱病忍死者顧門戶計耳逝者不追今願畢矣遂以其年卒 魏書陸俟傳

裴寬爲汾州刺史陳將程靈洗率衆攻之城陷陳人執寬遂卒於江左寬弟漢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漢性不飲酒而雅好賓遊每良辰美景必招引時彥宴賞留連間以篇什當時人物以此重之自寬沒後遂斷絕遊從不聽琴瑟歲時伏臘之哀慟 周書裴寬傳

杜叔毗仕梁爲宜封侯蕭循府中直兵參軍太祖令大將軍達奚武圍循於南鄭循令叔毗詣闕請和使未反而循中直兵參軍曹策參軍劉曉謀以城降武時叔毗兄君錫爲循中記室參軍從子映錄事參軍映弟晰中直兵參軍並有文武材略各領部曲數百人策等忌之懼不同已遂誣以謀叛擅加害焉循尋討策等擒之斬曉而免策及循降策至長安叔毗

朝夕號泣具申冤狀朝議以事在歸附之前不可追罪叔毗內懷憤惋志在復讐然恐違朝憲坐及其母遂沉吟積時母知其意謂叔毗曰汝兄橫罹禍酷痛切骨髓若曹策朝死吾以夕殁亦所甘心汝何疑焉叔毗拜受母言愈更感勵後遂白日手刃策於京城斷首刳腹解其肢體然後面縛請就戮焉太祖嘉其志氣特命赦之尋遷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行義歸郡守自君錫及宗室等爲曹策所害猶殯梁州至是表請迎喪歸葬高祖許之葬事所須詔令官給在梁舊田宅經外配者並遣還之仍賜田二百頃 周書杜叔毗傳

劉秀之兄欽之爲朱齡石右軍參軍隨齡石敗沒秀之哀感不

歡宴者十年南史劉穆之傳
徐湛之數歲與弟淳之共車行牛奔車壞左右人馳來赴之湛之先令取弟衆咸歎其幼而有識南史徐湛之傳
謝純弟述少有至行隨純在江陵純遇害述奉純喪還都至西塞遇暴風純喪舫流漂不知所在述乘小船尋求經純妻庾舫過庾遣人謂曰小郎去必無及寧可存亾俱盡邪述號泣答曰若安全至岸尙須營理如其已致意外述亦無心獨存因冒浪而進見純喪幾没述號叫呼天幸而獲免咸以爲精誠所致南史謝裕傳
王僧虔兄僧綽爲宋元凶所害親賓咸勸之逃僧虔泣曰吾兄奉國以忠貞撫我以慈愛今日之事苦不見及耳若同歸九

泉猶羽化也南史王曇首傳
周捨除太學博士從兄綿爲剡縣贓汙不少藉没資財捨乃推宅助焉南史周朗傳
陸澄弟鮮得罪宋世當死澄於路見舍人王道隆叩頭流血以此見原南史陸澄傳
韋鼎侯景之亂鼎兄昂於京口戰死鼎負屍出寄于中興寺求棺無所得鼎哀憤慟哭忽見江中有物流至鼎所竊異之往視乃新棺也因以充斂元帝聞之以爲精誠所感南史韋叡傳
吳欣之弟慰之爲武進縣吏隨王誕起義元凶遣軍主華欽討之吏人皆散慰之獨留見執將死欣之詣欽乞代弟命辭淚哀切兄弟皆見原南史吳欣之傳
吳達之從祖弟敬伯夫妻荒年被略賣江北達之有田十畝貨以贖之與同財共宅南史吳達之傳
荀匠兄裴爲鬱林太守征俚賊爲流矢所中死於陣喪還匠迎于豫章望舟投水傍人赴救僅而得全南史荀匠傳
陶子鏘兄尙宋末爲倖臣所怨被繫子鏘公私緣訴流血稽顙行路嗟傷逢謝超宗下車相訪回入縣詣建康令勞彦遠曰豈忍見人昆季如此而不留心勞感之兄得釋南史陶子鏘傳
游雅徵爲秘書監明根雅從祖弟也祖鯉慕容熙樂浪太守父

幼馮跋假廣平太守明根幼年遭亂爲樸陽王氏奴主使牧羊明根以槃壺倩人書字路邊書地學之長安鎭將實瑾見之呼問知其姓名乃告游雅游雅使人贖之教書年十六辭雅歸鄉里於白渠坎爲窟讀書積歲雅稱薦之北史游雅傳
郎方貴與從父弟雙貴同居隋開皇中方貴常於淮水津所寄渡舟人怒之撾方貴臂折至家雙貴問知之恚恨遂向津毆殺船人津者執送之縣以方貴爲首當死雙貴從坐當流兄弟爭爲首坐縣司不能斷送詣州兄弟各引死州不能定二人爭欲赴水死州以狀聞上聞異之特原其罪表其門閭賜物百段北史郎方貴傳

高季輔兄元道仕隋爲汲令武德初縣人翻城從賊元道被害季輔率其黨出鬬竟擒殺其兄者斬之持首以祭墓舊唐書高季輔傳

穆贊轉侍御史分司東都時陝州觀察使盧岳妾裴氏以有子岳妻分財不及訴於官贊鞫其事御史中丞盧佋佐之令深繩裴罪贊持平不許宰臣竇參與佋善參佋俱持權怒贊以小事不受指使遂下贊獄侍御史杜倫希其意誣贊受裴之金鞭其使以成其獄甚急贊弟賞馳詣闕撾登聞鼓詔三司使覆理無驗出爲郴州刺史舊唐書穆寧傳

虞世南兄世基世南大業中累至祕書郎煬帝雖愛其才然疾

峭正弗甚用爲七品十年不徙世基佞敏得君日貴盛妻妾被服擬王者而世南躬貧約一不改宇文化及已弒帝間殺世基而世南抱持號訴請代不能得自是哀毀骨立新唐書虞世南傳

薛膺爲右補闕內供奉其弟齊佐興元李絳幕府絳遇害齊死于難膺聞不及請馳赴之哀甚聞者垂泣新唐書薛苹傳

楊收進尚書右僕射楊元价毀短罷爲宣歙觀察使韋保衡又劾收貶端州司馬流驩州賜死收得詔謝曰輔政無狀固宜死今獨一弟嚴以奉先人之祀使者能假須臾使秉筆乎使者從之收自作書謝天子丐弟嚴死奉先臣後以書授使者卽仰鴆死帝見書惻然乃宥嚴新唐書楊收傳

王遇弟遐俱爲賊執將釋一人兄弟相讓死賊感其意盡縱之新唐書支叔才傳

陸南金爲太常奉禮郎開元初少卿盧崇道抵罪徙嶺南逃還東都南金居母喪崇道僞稱弔客入而道其情南金匿之俄爲讐人跡告詔侍御史王旭捕按南金當重法弟趙璧詣旭自言匿崇道者我也請死南金固言弟自誣不情旭怪之趙璧曰母未葬妹未歸兄能辦之我生無益不如死旭驚上狀元宗皆宥之新唐書陸南金傳

李濤拜兵部尚書濤弟澣爲文章文彩遒麗爲學士契丹入汴

澣陷塞北卒濤收澣文章編之爲丁年集宋史李濤傳

范純仁除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乞歸疾革呼諸子口占遺表命門生李之儀次第之純仁卒純仁子正平正思正平爲開封尉蔡京當國言正平矯撰父遺表又謂李之儀所述純仁行狀妄載中使蔡克明傳二聖虛佇之意遂以正平逮之儀克明同詣御史府正平將行其弟正思曰議行狀時兄方營窀穸之事參預筆削者正思也兄何爲哉正平曰時相意屬我且我居長我不往兄弟俱將不免不若身任之遂就獄獄解會赦得歸宋史范純仁傳

單煦累官光祿卿煦友愛兄熙嘗毆人至死未有知者煦曰家

貧親老仰兄以養義當代之死即趨詣闕所以待捕已而死者甦驚問之煦以情告其人感歎遂輟訟宋史單煦傳

种世衡通判鳳州坐流汝州弟世材上一官以贖爲孟州司馬宋史种世衡傳

种古知鄜隰二州弟諤坐擅興繫獄乞納官贖其罪宋史种世衡傳

章望之爲祕書省校書郎監杭州茶庫辭疾去其兄拱之知晉江縣忤其守蔡襄怒誣以贓貶望之號泣力訴於朝時襄方貴顯事久不得直望之訴不已章十餘上起獄數年朝廷爲再劾卒脫拱之究復官如初宋史章望之傳

鄭德珪德璋孝友天至晝則聯几案夜則同衾寢德璋素剛直

與物多迕宋亾仇家遂陷以死罪當會逮揚州德珪哀弟之見誣乃陽謂曰彼欲害吾也何預爾事我往則姦狀白爾去得不死乎即治行德璋追至諸暨道中兄弟相持頓足哭爭欲就死德珪默計沮其行遂紿以無往夜將半從間道逸去德璋復追至廣陵德珪已斃於獄德璋聞之慟絕者數四負骨歸葬廬墓再期每一悲號烏鳥皆翔集不食德珪之子文嗣幼病僂德璋鞠之如己子宋史鄭綺傳

劉仲洙爲定海軍節度使時仲洙兄仲淵以罪責石州仲洙上書請以萊易石朝廷義而不許金史劉仲洙傳

完顏陳和尙試補護衛轉奉御從兄斜烈行壽泗元帥府事奏陳和尙自隨詔以充宣差提控佩金符斜烈落帥職例爲總領屯方城陳和尙隨以往凡兄軍中事皆預知之斜烈時在病軍中李太和者與方城鎭防軍葛宜翁相毆訴於陳和尙宜翁事不直即量笞之宜翁素凶悍恥以理屈受杖竟鬱鬱以死其妻訟陳和尙繫獄議者當以大辟奏上久不能決斜烈病愈入朝哀宗怪其瘦甚問卿寧以方城獄未決故耶卿但行吾今赦之矣以臺諫復有言不敢赦未幾斜烈卒上聞始馳赦陳和尙金史完顏陳和尙傳

趙炳幼失怙恃鞠於從兄歲饑往平州就食遇盜欲殺之兄解衣就縛炳年十二泣請代兄盜驚異舍之而去元史趙炳傳

郭道卿四世祖義重至孝宋紹興間有詔旌之鄉里爲立孝子祠至元初內附閩盜起居人竄匿道卿與弟佐卿獨守孝子祠不忍去遂俱被執盜將殺佐卿道卿泣告曰吾有兒已長弟弱子幼請代弟死佐卿亦泣告曰吾家事賴兄以理請殺我道卿固引頸請刃盜相顧曰汝孝門兄弟若此吾何忍害兩釋之元史郭道卿傳

兄弟妻

馬援兄況卒援敬事寡嫂不冠不入廬後漢書馬援傳

顏含兄沒嫂樊氏因疾失明含課勵家人盡心奉養每日自嘗省藥饌察問息耗必簪屨束帶醫人疏方應須髯蛇膽而尋

求備至無由得之含憂歎累時嘗晝獨坐忽有一青衣童子年可十三四持一青囊授含含開視乃蚺蛇膽也童子逡巡出戶化成青鳥飛去得膽藥成嫂病即愈 晉書顏含傳

劉瑀第二兄孝能早卒奉寡嫂甚謹家內巨細必先諮決與妻子朝夕供事未嘗失禮時人以此稱之 南史劉勔傳

范雲為右僕射雲事寡嫂盡禮家事必先諮而後行 南史范雲傳

韓靈敏兄靈珍亡無子妻卓氏守節不嫁慮家人奪其志未嘗告歸靈敏事之如母 南史韓靈敏傳

吳逵之嫂亡無以葬自賣為十夫客以營冢槨 南史吳逵之傳

殷不佞加通直散騎常侍不佞兄不疑不占不齊並早亡事第

二寡嫂張氏甚謹所得祿奉不入私室 南史殷不害傳

李光進弟光顏光進為振武節度使光顏拜洺州刺史光進從靈武光顏先娶而母委以家事及光進娶母已亡弟婦籍貲貯納管鑰於姒光進命反之曰婦逮事姑且嘗命主家事不可改 新唐書李光進傳

韓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鄭喪為服朞以報 新唐書韓愈傳

兄弟子女

鮑永遷揚州牧遭母憂去官悉以財產與孤弟子 後漢書鮑永傳

張堪早孤讓先父餘財數百萬與兄子 後漢書張堪傳

樊梵悉推財物二千餘萬與孤兄子 後漢書樊宏傳

樊準以先父產業數百萬讓孤兄子 後漢書樊宏傳

桓榮封關內侯子郁少以父任為郎榮卒郁當襲爵上書讓於兄子汎顯宗不許不得已受封悉以租入與之 後漢書桓榮傳

淳于恭兄崇卒恭養孤幼教諭學問有不如法輒反用杖自箠以感悟之兒慙而改過 後漢書淳于恭傳

竇武拜城門校尉兄子紹為虎賁中郎將性疏簡奢侈武每數切厲相戒猶不覺悟乃上書求退紹位又自責不能訓導當先受罪由是紹更遵節大小莫敢違犯 後漢書竇武傳

許荊少為郡吏兄子世嘗報讎殺人怨者操兵攻之荊聞乃出

門逆怨者跪而言曰世前無狀相犯咎皆在荊不能訓導兄既早沒一子為嗣如令死者傷其滅絕願殺身代之怨家扶荊起曰許掾郡中稱賢吾何敢相侵因遂委去荊名譽益著 後漢書許荊傳

夏侯淵袞豫大亂淵以饑乏棄其幼子而活亡弟孤女 魏志夏侯淵傳注

張範弟承承為諫議大夫範子陵及承子戩為山東賊所得範直詣賊請二子賊以陵還範範謝曰諸君相還兒厚矣夫人情雖愛其子然吾憐戩之小請以陵易之賊義其言悉以還範 魏志張範傳

郄鑒位太尉初鑒値永嘉喪亂在鄉里甚窮餒鄉人以鑒名德傳共飴之時兄子邁外甥周翼並小常攜之就食鄉人曰各自饑困以君賢欲共相濟耳恐不能兼有所存鑒於是獨往食訖以飯著兩頰邊還吐與二兒後並得存邁位至護軍翼爲剡縣令鑒之薨也翼追撫育之恩解職而歸席苫心喪三年（晉書郄鑒傳）

桓沖遷都督江荊梁益寧交廣七州揚州之義成雍州之京兆司州之河東軍事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持節將軍侍中領江州卒初郗鑒庾亮庾翼臨終皆有表樹置親戚唯沖獨與謝安書云妙靈靈寶尚小亡兄寄託不終以此爲恨言不及私論者益嘉之（晉書桓彝傳）

陸納徙吏部尚書加奉車都尉衛將軍謝安嘗欲詣納而納殊無供辦其兄子俶不敢問之乃密爲之具安既至納所設唯茶果而已俶遂陳盛饌珍羞畢具客罷納大怒曰汝不能光益父叔乃復穢我素業邪於是杖之四十兄子禽犯法應刑乞免官謝罪詔特許輕降（晉書陸曄傳）

謝元爲叔父安所器重元少好佩紫羅香囊安患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賭取即焚之於此遂止（晉書謝安傳）

庾袞孤兄女曰芳將嫁美服既具袞乃刈荊苕爲箕箒召諸子集之于堂男女以班命芳曰芳乎汝少孤汝逸汝豫不汝疵瑕今汝適人將事舅姑灑掃庭內婦之道也故賜汝此匪器之爲美欲溫恭朝夕雖休勿休也以舊宅與其長兄子賡翕及翕卒袞哀其早孤痛其成人而未娶乃撫柩長號哀感行路聞者莫不垂涕（晉書庾袞傳）

謝幾卿爲軍師長史加威戎將軍幾卿兄才卿早卒其子藻幼孤幾卿撫養甚至及藻成立歷清官公府祭酒主簿皆幾卿獎訓之力也世以此稱之（梁書謝幾卿傳）

顧野王遷黃門侍郎光祿卿野王第三弟充國早卒野王撫養孤幼恩義甚厚（陳書顧野王傳）

王勇進爵新陽郡公拜稍伯中大夫別封永固縣伯時有別封

者例聽回授次子勇獨請封兄子元興時人義之（周書王勇傳）

李穆兄賢遠穆進爵武安郡公又賜穆世子惇安樂郡公封一子長城縣侯穆爲小冢宰又別封一子爲縣伯穆請迴封賢子孝軌許之遠子植謀害晉公護植誅死穆亦坐除名時植弟基任淅州刺史例合從坐穆頻詣護請以子惇怡等代基死辭理酸切聞者莫不動容護矜之遂特免基死（周書于翼傳）

王僧綽子儉生而僧綽遇害爲叔父僧虔所養賓客或相稱美僧虔曰我不患此兒無名政恐名太盛耳乃手書崔子玉座右銘以遺之僧虔孝武初出爲武陵太守攜諸子姪兄子儉中途得病僧虔爲廢寢食同行客慰喩之僧虔曰昔馬援子

姪之間一情不異鄧攸於弟子更逾所生吾實懷其心誠未
異古人兄之允不宜忽諸若此兒不救便當回舟謝職後儉
既爲朝宰起長梁齋制度小過僧虔視之不悅竟不入戶儉
即日毀之（南史王曇首傳）

庾仲容幼孤爲叔父泳所養初爲安西法曹行參軍泳時貴顯
吏部尙書徐勉擬泳子晏嬰爲宮僚泳泣曰兄子幼孤人才
粗可願以晏嬰所忝回用之勉許焉轉仲容爲太子舍人（南史庾悅傳）

楊公則遷衛尉卿公則爲人敦厚慈愛居家篤睦視兄子過於
己子家財悉委焉（南史楊公則傳）

賀琛幼孤伯父瑒授其經業一聞便通義理瑒異之常曰此兒
當以名經致貴琛年二十餘瑒之門徒稍從問道初瑒於鄉
里聚徒教授四方授業者三千餘人瑒天監中亾至是復集
琛乃築室郊郭之際茅茨數間年將三十便事講授（南史賀瑒傳）

宋杜驥爲青冀二州刺史徵爲左軍將軍兄坦代爲刺史坦長
子琬爲員外散騎侍郎文帝嘗有函詔敕坦琬輒開視信未
及發又追取之敕函已發大相推檢上遣主書詰責驥并檢
開函之主驥答曰開函是臣第四息季文伏待刑坐上特原
不問（南史杜驥傳）

何伯璵與弟幼璵俱厲節操養孤兄子及長爲婚推家業盡與
之（南史吳達之傳）

宗少文於江陵三湖立宅閑居無事二兄早卒孤累甚多家貧
無以相贍頗營稼穡人有餉遺並受之武帝敕南郡長給吏
役又數致餼賚後子弟從仕乃悉不復受（南史宗少文傳）

沈道虔居石山精廬與諸孤兄子共釜庾之資困不改節冬月
無複衣戴顒聞而迎之爲作衣服並與錢一萬及還分身上
衣及錢悉供諸兄弟子無衣者宋文帝聞之遣使存問賜錢
三萬米二百斛悉供孤兄子嫁娶（南史沈道虔傳）

邢晏篤於義讓初爲南兗州例得一子解褐乃啓其孤弟子子
慎爲朝請子慎年甫十二而其子已弱冠矣後爲滄州復啓

孤兄子昕爲府主簿而其子並未從宦世人以此多之（北史邢巒傳）

魏徵拜特進知門下省事以定五禮當封一子縣男徵請封孤
兄子叔慈帝愴然曰此可以勵俗卽許之（新唐書魏徵傳）

元德秀擢補龍武軍錄事參軍德秀不及親在而娶不肯婚人
以爲不可絕嗣答曰兄有子先人得祀吾何娶爲初兄子襁
褓喪親無貲得乳媼德秀自乳之數日湩流能食乃止既長
將爲娶家苦貧乃求爲魯山令（新唐書元德秀傳）

范鎭拜銀青光祿大夫鎭兄鎡卒于隴城無子聞其有遺腹子
在外鎭時未仕徒步求之兩蜀間二年乃得之曰吾兄異於

人體有四乳是兄亦必然已而果然名曰百常 宋史范鎮傳

黃龜年登進士第累遷起居舍人中書舍人兼給事中任子恩先奏其弟之子 宋史黃龜年傳

劉子翬通判興化軍辭歸兄子羽之子珙幼英毅嗜學子翬教之不懈珙卒有立 宋史劉子翬傳

胡寅安國弟之子也寅將生弟婦以多男欲不舉安國妻夢大魚躍盆水中急往取而子之少桀黠難制父閉之空閣其上有雜木寅盡刻爲人形安國曰當有以移其心別置書數千卷於其上年餘寅悉成誦不遺一卷游辟雍中宣和進士甲科除秘書省校書郎楊時爲祭酒寅從之受學寅除徽猷閣

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致仕秦檜忌寅落職責授果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檜死復其官始寅新州謫命下即日就道在謫所著讀史管見數十萬言及論語詳說皆行于世其爲文根著義理有斐然集三十卷 宋史胡安國傳

林遹力學性恬淡好古弗趨榮利不娶無子教兄子宥登進士甲科 宋史林遹傳

耶律吼爲南院大王立世宗以功加採訪使賜以寶貨吼辭曰臣位已高敢復求富臣從弟的琭諸子坐事籍没陛下哀而出之則臣受賜多矣上曰吼舍重賞以族人爲請其賢遠甚許之仍賜宫戶五十 遼史耶律吼傳

麗迪爲絳陽軍節度使官爵之廕率先諸姪 金史麗迪傳

温迪罕移室懣兄术輦授世襲謀克移室懣初襲其兄謀克積戰功爲洮州刺史謂人曰謀克兄職也兄子斡魯古今已長矣遂以謀克讓還兄子宗弼聞而嘉之曰能讓世襲可謂難矣 金史温迪罕移室懣傳

董師中進尚書左丞方在政府近侍傳詔將錄用其子師中奏曰臣有姪孤幼若蒙恩錄勝于臣子上義之以其姪爲筆硯承奉 金史董師中傳

姚燧父格燧生三歲而孤育於伯父樞樞謂燧蒙暗教督之甚急燧不能堪楊奐馳書止之曰燧令器也長自有成尔何以

急爲燧受學爲世名儒 元史姚燧傳

朱顯自其祖父已分財至顯念姪彥昉等年幼無恃謂弟耀曰父子兄弟本同一氣可異處乎乃會拜祖墓下取分券焚之復與同居 元史劉德泉傳

姊妹

虞延王莽末天下大亂延從女弟年在孩乳其母不能活之棄於溝中延聞其號聲哀而收之養至成人 後漢書虞延傳

郭奕遷雍州刺史鷹揚將軍奕有寡姊隨奕之官姊下僮僕多有姦犯而爲人所糾奕省按畢曰大丈夫豈當以老姊求名遂遣而不問 晉書郭奕傳

周浚有人倫鑒識鄉人史曜素微賤衆所未知浚獨引之爲友遂以妹妻之曜竟有名於世 晉書周浚傳

庾衮撫孤甥郭秀比子姪衣食而每先之 晉書庾衮傳

范廣姊適孫氏早亾有孫名遺廣負以南奔雖盜賊艱急終不棄之 晉書范晷傳

庾彥達爲益州刺史攜姊之鎮資給供奉中分秩祿西土稱焉 南史朱修之傳

王泰姊夫齊江夏王鋒爲齊明帝所害外生蕭子友竝孤弱泰資給撫訓逾於子姪 南史王曇首傳

呂僧珍拜南兗州刺史僧珍姊適于氏住市西小屋臨路與列肆雜僧珍常導從鹵簿到其宅不以爲恥 南史呂僧珍傳

樂藹爲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藹姊適徵士劉虯藹爲州迎姊居官舍三分祿秩以供焉西土稱之 南史樂藹傳

徐伯陽除鎮右新安王府諮議參軍事聞姊喪發疾卒 南史徐伯陽傳

阮孝緒鄱陽忠烈王妃孝緒姊也王嘗命駕欲就之游孝緒鑿垣而逃卒不肯見王悵然歎息王諸子篤渭陽之情歲時之貢無所受納未嘗相見竟不之識或問其故孝緒曰我本素賤不應爲王侯姻戚邂逅所逢豈關始願 南史阮孝緒傳

高隆之還太保錄尚書事領大宗正卿寡姊爲尼事之如母 北史高隆之傳

蘇威有從父妹適河南元世雄世雄先與突厥有隙突厥入朝請世雄及其妻子將甘心焉周遂遣之威以夷人昧利遂標賣田宅罄資產贖世雄論者義之 北史蘇綽傳

高儉字士廉爲治禮郎士廉妹先適隋右驍衛將軍長孫晟生子無忌及女晟卒士廉迎妹及甥於家恩情甚重 舊唐書高士廉傳

畢構授太子詹事卒構初喪繼母時有二妹在襁褓親加鞠養咸得成立及構卒二妹號絕久之以撫育恩遂制三年之服 舊唐書畢構傳

李元素轉戶部尚書判度支元素少孤奉長姊友敬加於人及其姊歿沉悲遘疾上疏懇辭職從之 舊唐書李澄傳

李勣位太子太師其姊病嘗自爲粥而燎其須姊戒止答曰姊多疾而勣且老雖欲數進粥尙幾何 新唐書李勣傳

裴守眞調乾封尉養寡姊謹甚永淳初關中旱悉稟祿奉姊及諸甥與妻息惡食不贍也 新唐書裴守眞傳

李晟拜太尉中書令王佖者晟之甥武敢閑騎射晟在師佖無不從攻朱泚於光泰門賊方銳佖與李演鏖戰蹀血賊數北諸軍乘之遂大振以功擢神策將擊吐蕃有功晟視佖與子姓等其給與過之 新唐書李晟傳

陽城寡妹依城居其子四十餘癡不知人城常負以出入始妹之夫客死遠方城與弟行千里負其柩歸葬 新唐書陽城傳

楊廷璋爲右千牛衛上將軍廷璋子七人皆不爲求官惟表其孤甥安崇勳得西頭供奉官 宋史楊廷璋傳

趙安仁爲御史中丞安仁女弟適董氏早寡取歸給養其甥董靈運尚幼躬自訓導爲畢婚娶 宋史趙安仁傳

牟子才授資政殿學士子才女弟在眉山挾其家于兵火致之安吉 宋史牟子才傳

廿二史言行略卷十四終

廿二史言行略卷十五

長洲過元敀輯

睦親族門

惇敘

收恤

宣秉拜大司徒司直所得祿奉輒以收養親族其孤弱者分與田地自無擔石之儲 後漢書宣秉傳

郭伋徵爲太中大夫賜宅一區及帷帳錢穀以充其家伋輒散與宗親九族無所遺餘 後漢書郭伋傳

樊重貲至巨萬而賑贍宗族恩加鄉閭外孫何氏兄弟爭財重

恥之以田二頃解其忿訟縣中稱美推爲三老年八十餘終其素所假貸人間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契債家聞者皆慙爭往償之諸子從勅竟不肯受 後漢書樊宏傳

張純封武始侯爲大司空薨子奮襲封奮少好學節儉行義常分損租奉贍䘏宗親雖至傾匱而施與不怠 後漢書張純傳

朱暉遷臨淮太守坐法免屏居野澤布衣蔬食不與邑里通鄉黨識其介建初中南陽大飢米石千餘暉盡散其家資以分宗里故舊之貧羸者鄉族皆歸焉 後漢書朱暉傳

荀淑補朗陵侯相蒞官歸閑居養志產業每增輒以贍宗族知友 後漢書荀淑傳

劉矩少有高節以叔父遼未得仕進遂絕州郡之命太尉朱寵太傅桓焉嘉其志義故叔遼以此爲諸公所辟拜議郎矩乃舉孝廉（後漢書劉矩傳）

童仲玉遭世凶荒傾家賑卹九族鄉里賴全者以百數（後漢書童恢傳）

廖扶明天文讖緯風角推步之術逆知歲荒乃聚穀數千斛悉用給宗族姻親又斂葬遭疫死亡不能自收者（後漢書廖扶傳）

荀晞進位撫軍將軍假節都督青兗諸軍事其從母依之奉養甚厚（晉書荀晞傳）

應詹幼孤爲祖母所養年十餘歲祖母又終家富於財年又稚弱乃請族人共居委以資產情若至親世以此異焉（晉書應詹傳）

孫晷親故有窮老者數人恒往來告索人多厭慢之而晷見之欣敬逾甚寒則與同衾食則與同器或解衣推被以卹之（晉書孫晷傳）

范隆生而父亡年四歲又喪母單孤無緦功之親疎族范廣愍而養之迎歸教書爲立祠堂隆奉廣如父（晉書范隆傳）

崔挺弟振挺子六人長子孝芬授殿中尚書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加儀同三司兼吏部尚書孝芬叔振亡後孝芬等奉承叔母李氏若事所生旦夕溫凊出入啟覲家事巨細一以諮決每兄弟出行有獲財物尺寸已上皆內李氏之庫四時分賚李自裁之如此者二十餘歲撫從弟宣伯子朗如同氣焉（魏書崔挺傳）

崔光韶太和二十年以光韶爲司空行參軍請讓從叔和曰臣誠微賤未登讓品屬逢唐朝恥無讓德和亦謙退辭而不當高祖善之遂以和爲廣陵王國常侍尋敕光韶兼祕書郎（魏書崔亮傳）

唐瑾進爵臨淄縣伯進爵爲公除司宗中大夫兼內史瑾好施與家無餘財所得祿賜常散之宗族其尤貧者又割膏腴田宇以賑之所留遺子孫者並墝埆之地（周書唐瑾傳）

蕭琮素梁天監中位丹陽尹丞初拜日武帝賜錢八萬琮素一朝散之親友（南史蕭思話傳）

王瑒爲尚書左僕射加侍中瑒每歲時饋遺徧及近親（南史王宏傳）

徐陵封建昌縣侯遷左光祿大夫太子少傅俸祿與親族共之食建昌戶戶送米至水次親戚有貧匱者皆召令取焉數日便盡陵家尋致乏絕府寮怪問其故陵云我有車牛衣裳可賣餘家有可賣不其周給如此（南史徐摛傳）

房彥謙事伯父豹竭盡心力每四時珍果弗敢先嘗（北史房法壽傳）

唐休璟封宋國公拜特進充朔方道行軍大總管休璟初得封時以絹數千匹分散親族（舊唐書唐休璟傳）

裴向歷官吏部尚書內外支屬百餘人向所得俸祿必同其費及領外任亦挈而隨之有孤惸疾苦不能自恤向尤周給至

今稱其孝睦焉（舊唐書裴遵慶傳）

盧邁進尚書右丞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中書侍郎乞骸骨爲太子賓客叔下邽令休沐過家邁終日與羣子姪均指使無位貌之異（新唐書盧邁傳）

樊宗師進諫議大夫宗師家饒于貲悉散施姻舊賓客妻子告不給宗師笑不答（新唐書樊澤傳）

薛戎遷浙東觀察使戎居官悉奉稟賙濟內外親無疏遠皆歸之旣病以所有分遺之曰吾死矣可持爲歸貲衆皆哭而去（新唐書薛戎傳）

鄭餘慶封滎陽郡公加檢校司徒其祿悉賙所親或濟人急而

自奉羸狹常語人曰祿不及親友而侈僕妾者吾鄙之大抵中外姻嫁其禮獻皆親閱之（新唐書鄭餘慶傳）

石中立補光祿寺丞家財悉推與諸父無所受（宋史石熙載傳）

范仲淹遷戶部侍郎知青州卒仲淹好施予置義莊里中以贍族人（宋史范仲淹傳）

吳奎除資政殿大學士知青州奎少時甚貧旣通貴買田爲義莊以賙族黨朋友歿之日家無餘貲諸子至無屋以居當時稱之（宋史吳奎傳）

樂京妻張氏家絕挾女弟自隨京未嘗見其面妻死京寢食于外爲嫁之（宋史張問傳）

何執中遷太傅置義莊以贍宗族（宋史何執中傳）

向子諲除徽猷閣直學士知平江府置義莊贍宗族貧者（宋史向子諲傳）

余晦歷官尚書出帥全蜀嘗置義莊以贍宗族（宋史余天錫傳）

宗望爲南京路都統闍母副之自燕山路伐宋宗望奏曰闍母於臣爲叔父請以闍母爲都統臣監戰事上從之（金史宗望傳）

韓元善拜中書左丞同知經筵事元善嘗以謁告侍親居家效范文正公遺規置田百畝爲義莊以周貧族（元史韓元善傳）

蓋苗拜陝西行御史臺中丞苗喜施與置義田以贍宗族（元史蓋苗傳）

楊一恰其叔清家貧窘以分契詣神祠焚之與清同居者三十年無間言（元史楊一傳）

訓誨

李士謙宗黨豪盛每春秋二社必高會極宴無不沈醉諠亂嘗集士謙所盛饌盈前而先爲設黍謂羣從曰孔子稱黍爲五穀之長荀卿亦云食先黍稷古人所尚寧可違乎少長肅然無敢弛惰退而相謂曰旣見君子方覺吾徒之不德也（北史李孝伯傳）

徐孝肅宗族數十家多以豪侈相尙唯孝肅儉約雖在幼小宗黨間每有爭訟皆至孝肅所平論短者無不引咎而退（北史徐孝肅傳）

肅傳

韓元善拜中書左丞同知經筵事至正交鈔初行賜近臣各二百錠元善買田六百畝爲義塾延名士以教族人子弟 元史韓元善傳

報德

王基少孤與叔父翁居翁撫養甚篤基亦以孝稱基後遷鎮南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領豫州刺史封安樂鄉侯上疏求分戸二百賜叔父子喬爵關內侯以報叔父拊育之德有詔特聽 魏志王基傳

鄧攸石勒以爲參軍攸以牛馬負妻子而逃又遇盜掠其牛馬

步走擔其兒及其弟子綏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亾唯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自棄我兒耳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棄之其子朝棄而暮及明日攸繫之於樹而去後攸至江東爲尚書右僕射攸棄子之後卒以無嗣攸卒弟子綏服攸喪三年 晉書鄧攸傳

謝瞻爲桓偉安西參軍楚臺秘書郎瞻幼孤叔母劉撫養有恩紀兄弟事之同於至親劉弟柳爲吳郡將姊俱行瞻不能違解職隨從爲柳建威長史 宋書謝瞻傳

袁彖遷侍中彖幼而母卒養於伯母王氏事之如親 南齊書袁彖傳

長孫稚爲郡公轉太傅錄尚書事更封開國子稚表請回授其姨兄廷尉卿元洪超次子惲初稚生而母亾爲洪超母所撫養是以求讓許之 魏書長孫道生傳

顏協幼孤養於舅氏舅陳郡謝暕卒協以有鞠養恩居喪如伯叔禮議者甚重協焉 南史顏協傳

盧柔少孤爲叔母所養撫視甚於其子柔盡心溫靖亦同己親親族歎重之 北史盧柔傳

錢乙父穎善醫喜游一旦東之海上不返乙方三歲母前死姑嫁呂氏哀而收養之長誨之醫告以家世積數歲迎父歸其事呂如事父呂没無嗣爲收葬行服 宋史錢乙傳

鄭興裔父蕃和州防禦使興裔早孤叔父藻以子字之分以餘

貲興裔不受請立義莊贍宗族及藻没遂解官致追報之義 宋史鄭興裔傳

釋嫌

沈約遷侍中加特進遷中軍將軍丹陽尹約少孤貧約于宗黨得米數百斛爲宗人所侮覆米而去及貴不以爲憾用爲郡部傳 南史沈約傳

杜如晦弟楚客少隨叔父淹没於王世充淹素與如晦兄弟不睦譖如晦兄於王行滿王世充殺之并囚楚客幾至餓死楚客竟無怨色洛陽平淹當死楚客泣涕請如晦救之如晦初不從楚客曰叔已殺大兄今兄又結恨棄叔一門之內相殺

而盡豈不痛哉因欲自剄如晦感其言請於太宗宥遂蒙恩
宥 舊唐書杜如晦傳
蘇良嗣爲洛州長史坐僚壻累下徙冀州刺史其人往謝良嗣
色泰定曰初不聞有累 新唐書蘇世長傳
宗室宗悌所親用詐取藏鏹得其狀曰吾不以小故傷骨肉恩
竟不問 宋史漢王元佐傳
布魯海牙幼孤年十八太祖西征布魯海牙扈從世祖卽位遷
順德等路宣慰使布魯海牙幼時叔父阿里普海牙欺之盡
有其產及貴顯築室宅旁迎阿里普海牙居之弟益特思海
牙以宿憾爲言常慰諭之終無間言 元史布魯海牙傳

廿二史言行略卷十五終

廿二史言行略卷十六

長洲過元畋輯

睦親族門

疾病

張本事伯父叔父皆甚謹伯父嘗病本晝夜不去側復載以巾
車步挽詣岱嶽禱之 元史楊一傳

死喪

謝安拜太保進都督揚江荊司豫徐兗青冀幽并寧益雍梁十
五州軍事加黃鉞安薨安甥羊曇爲安所愛重安薨後輟樂
彌年行不由西州路嘗因石頭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州門
左右白曰此西州門曇悲感不已以馬策扣扉誦曹子建詩
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邱慟哭而去 晉書謝安傳
陸從典年八歲讀沈約集見回文研銘援筆擬之便有佳致十
二作柳賦其詞甚美從父瑜特所賞愛及瑜將終命家中墳
籍皆付之從典乃集瑜文爲十卷仍製集序其文甚工 南史陸慧曉傳
嚴世期宗親嚴宏鄉人潘伯等十五人荒年並餓死露骸不收
世期買棺殯埋存育孩幼 南史嚴世期傳
許昭先舅夫妻並疫病死亡家貧無以殯送昭先賣衣物以營
殯葬舅子三人並幼贍護皆得成長 南史許昭先傳

裴文舉叔父季和爲曲沃令終於聞喜川而叔母韋氏卒於正平縣屬東西分隔韋氏墳隴遂在齊境及文舉在州每加賞募齊人感其孝義潛相要結以韋柩西歸竟得合葬 北史裴文舉傳

文門愛早孤供養伯父母以孝謹聞伯父亾服未終伯母又亾文愛居喪持服六年哀毀骨立鄉人魏仲賢等相與標其孝義 北史文門愛傳

李大亮爲河東道行軍總管磬其家貲收葬五葉宗族無後者三十餘喪送終之禮一時稱盛 舊唐書李大亮傳

唐休璟封宋國公拜特進充朔方道行軍大總管以家財數十萬大開塋域備禮葬其五服之親 舊唐書唐休璟傳

殷踐猷授祕書省學士用曹州司法參軍兼麗正殿學士以叔父喪哀慟歐血而卒 新唐書馬懷素傳

杜純伯父沒官南海上其孤弱柩不能還純白父請往如期而喪至 宋史杜純傳

耶律滌魯爲都點檢扈從獵黑嶺獲熊上因樂飲謂滌魯曰汝有求乎對曰臣富貴踰分不敢他望惟臣叔先朝優遇身歿之後不肖子坐罪籍沒四時之薦享諸孫中得赦一人以主祭臣願畢矣詔免籍復其產 遼史耶律隆運傳

忠難

原涉爲谷口令先是涉季父爲茂陵秦氏所殺涉居谷口半歲所自劾去官欲報仇谷口豪桀爲殺秦氏亾命歲餘逢赦出 漢書原涉傳

虞延王莽末天下大亂延常嬰甲冑擁衛親族扞禦鈔盜賴其全者甚衆 後漢書虞延傳

朱暉早孤有氣決年十三王莽敗天下亂與外氏家屬從田間奔入宛城道遇羣賊白刃劫諸婦女略奪衣物昆弟賓客皆惶迫伏地莫敢動暉拔劍前曰財物皆可取耳諸母衣不可得今日朱暉死日也賊見其小壯其志笑曰童子內刀遂捨之而去 後漢書朱暉傳

霍諝有人誣諝舅宋光於大將軍梁商者以爲妄刊章文坐繫

洛陽詔獄掠考困極諝時年十五奏記於商商高諝才志即爲奏原光罪由是顯名 後漢書霍諝傳

孫堪王莽末兵革並起宗族老弱在營保間堪常力戰陷敵無所回避數被創刃宗族賴之郡中咸服其義勇 後漢書周澤傳

常林太守王匡起兵討董卓遣諸生於屬縣微伺吏民罪負便收之考責錢穀贖罪稽遲則夷滅宗族以崇威嚴林叔父撾客爲諸生所白匡怒收治舉宗惶怖不知所責多少懼繫者不救林往見匡同縣胡母彪曰王府君以文武高才臨吾鄙郡鄙郡表裏山河土廣民殷又多賢能惟所擇用今主上幼沖賊臣虎據華夏震慄雄才奮用之秋也若欲誅天下之賊

扶王室之微智者望風應之若響克亂在和何征不捷苟無
恩德任失其人覆亾將至何暇匡翼朝廷崇立功名乎君其
藏之因說叔父見拘之意彪即書責匡匡原林叔父 魏志常林傳
許靖孫策東渡江皆走交州以避其難靖身坐岸邊先載附從
疏親悉發乃從後去當時見者莫不歎息 蜀志許靖傳
劉繇年十九從父韙爲賊所劫質繇篡取以歸由是顯名 吳志劉繇傳
陸遜少孤隨從祖廬江太守康在官袁術與康有隙將攻康康
遣遜及親戚還吳遜年長於康子績數歲爲之綱紀門戶 吳志陸遜傳

祖逖爲典兵參軍濟陰太守母喪不之官及京師大亂逖率親
黨數百家避地淮泗以所乘車馬載同行老疾躬自徒步藥
物衣糧與衆共之又多權略是以少長咸宗之推逖爲行主 晉書祖逖傳
霍原少有志力叔父坐法當死原入獄訟之楚毒備加終免叔
父 晉書霍原傳
沈瑀叔父昶事宋建平王景素景素謀反昶先去之及敗坐繫
獄瑀詣臺陳請得免罪由是知名 梁書沈瑀傳
謝貞族兄暠貞於江陵陷沒暠逃難番禺貞母出家於宣明寺
及高祖受禪暠還鄉里供養貞母將二十年 陳書謝貞傳

袁彖顗弟覬之子也顗見誅宋明帝投屍江中不許斂葬彖與
舊奴一人微服求屍四十餘日乃得密瘞石頭後岡身自負
土懷其文集未嘗離身明帝崩後乃改葬顗 南史袁湛傳
許昭先叔父肇之坐事繫獄七年不判子姪二十許人昭先家
最貧薄專獨料訴無日在家餉饋肇之莫非珍新貲產既盡
賣宅以充之肇之諸子倦怠唯昭先無有懈息如是七載尚
書沈演之嘉其操行肇之事由此得釋 南史許昭先傳
王慧龍崔浩弟恬以女妻之慧龍子寶興盧遐妻崔浩女也浩
被誅盧遐後妻寶興從母也緣坐沒官寶興亦逃避未幾得
出盧遐妻時官賜度斤鎮高車滑骨寶興盡賣貨產自出塞

贖之以歸 北史王慧龍傳
來護兒父法敏終於海陵令護兒未識而孤養於世母吳氏吳
氏提攜鞠養甚有慈訓始侯景之亂護兒世父爲鄉人陶武
子所害吳氏每流涕爲護兒言之武子宗數百家厚自封植
護兒每思復怨因其有婚禮乃結客數人直入其家引武子
斬之賓客皆懾不敢動乃以其頭祭伯父墓 北史來護兒傳
杜兼安祿山亂兼尚幼逃入終南山伯父存介爲賊執臨刑兼
號呼願爲奴以贖遂皆免 新唐書杜兼傳
張永德家世饒財曾祖丕尚氣節後唐武皇鎮太原急於用度
多嚴選富家子掌帑庫或調度不給即坐誅沒入貲產丕爲

之滿歲府財有餘宗人政當次補其任率族屬泣拜請丕濟其急丕又為代掌一年鄉里服其義 宋史張永德傳

曹光實為銀夏綏麟府豐宥州都巡檢使李繼遷為邊患光實遇害光實從子克明喜兵法善騎射光實奇之補為衙內都虞候光實戰歿克明時護輜重在後聞光實死懼軍亂祕不發喪陽令人西來傳光實命還軍銀州而潛與僕張貴入敵中獲光實尸以還葬京師繇是顯名 宋史曹光實傳

曲珍好馳馬試劍嘗與叔父出塞游獵猝遇夏人陷其圍中馳擊大呼衆披靡得出顧叔不至復持短兵還決鬪遂俱脫 宋史曲珍傳

程振拜刑部侍郎金騎在郊邀車駕出城振及於難金人去從子庭訪得其首歸葬之 宋史程振傳

吳淑歷職方員外郎初王師圍建業城中乏食里閈有與淑同宗者舉家皆死惟存二女孩淑即收養如所生及長嫁之時論多其義 宋史吳淑傳

朶兒只為集賢學士從其從兄丞相拜住在上都拜住遇害賊臣鐵失赤斤鐵木兒等并欲殺朶兒只其從子朶爾直班方八歲走詣怯薛官失都兒求免以故朶兒只得脫於難 元史朶兒只傳

虞汲黃岡尉宋亾僑居臨川崇仁嘗再至京師贖族人被俘者十餘口以歸 元史虞集傳

遠利

王慈年八歲外祖宋太宰江夏王義恭迎之內齋施寶物恣所取慈取素琴石硯及孝子圖而已義恭善之 南史王曇首傳

樂藹舅雍州刺史宗慤嘗陳器物試諸甥姪藹時尚幼而無所取慤由此奇之 南史樂藹傳

陳師道家素貧為祕書省正字師道與趙挺之友壻素惡其人適預郊祀行禮寒甚衣無綿妻就假於挺之家問所從得却去不肯服遂以寒疾死 宋史陳師道傳

劉勉之婦家富無子謀盡以貲歸於女勉之不受以畀族之賢者命之奉祀 宋史劉勉之傳

宋可其姑適大族槀氏貞祐之兵夫及子皆死於難姑以白金五十笏遺可可受不辭其後姑得槀氏疏族立為後挈之省外家可乃置酒會鄉鄰謂姑曰姑往時遺可以金可以槀氏無子故受之今有子矣此金槀氏物非姑物也可何名取之因呼妻子舁金歸之鄉里用是重之 金史宋可傳

遠勢

趙岐娶扶風馬融兄女融外戚豪家岐嘗鄙之不與融相見 後漢書趙岐傳

皇甫謐城陽太守梁柳謐從姑子也當之官人勸謐餞之謐曰

柳爲布衣時過吾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者不以酒肉爲禮今作郡而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賤梁柳豈中古人之道是非吾心所安也（晉書皇甫謐傳）

王裕之爲天門太守及之郡妻弟荆州刺史桓元遣信要令過已敬宏至巴陵謂人曰靈寶正當欲見其姊我不能爲桓氏贅壻乃遣別船送妻往江陵彌年不迎後爲南平太守去官元輔政屢召不下（南史王裕之傳）

阮孝緒外兄王晏貴顯屢至其門孝緒度之必至顛覆聞其笳管穿籬逃匿不與相見曾食醬美問之云是王家所得便吐飱覆醬及晏誅親戚咸爲之懼孝緒曰親而不黨何坐之及竟獲免（南史阮孝緒傳）

潘炎官禮部侍郎以病免方劉晏任權炎乃其壻雖書疏報答未嘗輒開時稱有古人節（新唐書潘孟陽傳）

常安民遷成都府教授秩滿寓京師妻孫氏與蔡確之妻兄弟也確時爲相安民惡其人絕不相聞確夫人使招其妻亦不往（宋史常安民傳）

廿二史言行略卷十六終

廿二史言行略卷十七

長[illegible]輯

待師弟門

事師

受業

孔奮字君魚少從劉歆受春秋左氏傳歆稱之謂門人曰吾已從君魚受道矣（後漢書孔奮傳）

李謐少好學周覽百氏初師事小學博士孔璠數年後璠還就謐請業同門生爲之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北史李孝伯傳）

李之才天聖八年同進士出身師河南穆脩脩性莊嚴寡合雖之才亦頻在訶怒中之才事之益謹卒能受易時蘇舜欽輩亦從脩學易其專授受者惟之才（宋史李之才傳）

報恩

云敞師事吳章章治尚書經爲博士平帝以中山王卽帝位年幼王莽秉政自號安漢公以平帝爲成帝後不得顧私親帝母及外家衛氏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莽長子宇非莽鬲絕衛氏恐帝長大後見怨宇與吳章謀夜以血塗莽門若鬼神之戒冀以懼莽章欲因對其咎事發覺莽殺宇誅滅衛氏謀所聯及死者百餘人章坐要斬磔尸東市門初章爲當世名

儒敎授尤盛弟子千餘人莽以爲惡人黨皆當禁固不得仕宦門人盡更名他師敞時爲大司徒掾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斂葬之京師稱焉車騎將軍王舜高其志節比之欒布 漢書云敞傳

廉范曾祖父褒爲右將軍祖父丹爲大司馬庸部牧范受業事博士薛漢後辟公府薛漢坐楚王事誅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斂之吏以聞顯宗大怒召范入詰責曰薛漢與楚王同謀交亂天下范公府掾不與朝廷同心而反收斂罪人何也范叩頭曰臣無狀愚戇以爲漢等皆已伏誅不勝師資之情罪當萬坐帝怒稍解問范曰卿廉頗後邪與右將軍褒大司馬丹

有親屬乎范對曰褒臣之曾祖丹臣之祖也帝曰怪卿志膽敢爾因貰之由是顯名 後漢書廉范傳

虞放爲太尉楊震門徒及震被讒自殺順帝初放詣闕追訟震罪由是知名 後漢書虞延傳

鄭宏舉孝廉宏師河東太守焦貺楚王英謀反發覺以疏引貺貺被收捕疾病於道亡沒妻子閉繫詔獄掠考連年諸生故人懼相連及皆改變名姓以逃其禍宏獨髡頭負鈇鑕詣闕上章爲貺訟罪顯宗覺悟卽赦其家屬宏躬送貺喪及妻子還鄉里由是顯名 後漢書鄭宏傳

桓榮少學長安事博士九江朱普朱普卒榮奔喪九江負土成墳 後漢書桓榮傳

李固爲太尉質帝崩固及大鴻臚杜喬皆以爲淸河王蒜宜立爲嗣梁冀說太后先策免固立桓帝誣固誅之露固尸於四衢令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子汝南郭亮年始成童遊學洛陽乃左提章鉞右秉鈇鑕詣闕上書乞收固尸不許因往臨哭陳辭於前遂守喪不去夏門亭長呵之曰李杜二公爲大臣不能安上納忠而興造無端卿曹何等腐生公犯詔書干試有司乎亮曰亮含陰陽以生戴乾履坤義之所動豈知性命何爲以死相懼亭長歎曰居非命之世天高不敢不跼地厚不敢不蹐耳目適宜視聽口不可以妄言也太后聞而不

誅南陽人董班亦往哭固而殉尸不肯去太后憐之乃聽得襚斂歸葬二人由此顯名固所著章表奏議教令對策記銘凡十一篇弟子趙承等悲歎不已乃共論固言迹以爲德行一篇 後漢書李固傳

李固誅州郡收固二子基茲於郾城皆死獄中小子燮得脫亡命初固旣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歸鄉里時燮年十三姊文姬爲同郡趙伯英妻賢而有智見二兄歸具知事本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自太公以來積德累仁何以遇此密與二兄謀豫藏匿燮託言還京師人咸信之有頃難作下郡收固三子二兄受害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

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義
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內令變名姓爲酒家傭而成賣
卜於市各爲異人陰相往來燮從受學酒家異之意非恒人
以女妻燮燮專精經學十餘年間梁冀旣誅而災眚屢見明
年史官上言宜有赦令又當存錄大臣寃死者子孫於是大
赦天下并求固後嗣燮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厚遣
之皆不受遂還鄉里追服姊弟相見悲感傍人旣而戒燮曰
先公正直爲漢忠臣而遇朝廷傾亂梁冀肆虐令吾宗祀血
食將絕今弟幸而得濟豈非天邪宜杜絕衆人勿妄往來愼
無一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唯引咎而已

燮謹從其誨後王成卒燮以禮葬之感傷舊恩每四節爲設
上賓之位而祠焉（後漢書李固傳）

李膺爲長樂少府廢詣詔獄考死妻子徙邊門生故吏及其父
兄並被禁錮時侍御史蜀郡景毅子顧爲膺門徒而未有錄
牒故不及於譴毅乃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
奪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時人義之（後漢書李膺傳）

大將軍竇武自殺收捕宗親賓客姻屬悉誅之徙武家屬日南
武府掾桂陽胡騰少師事武獨殯斂行喪坐以禁錮武孫輔
時年二歲逃竄得全事覺捕之急胡騰及令史南陽張敞共
逃輔於零陵界詐云已死騰以爲己子而使聘妻焉後舉桂
陽孝廉荊州牧劉表聞而辟焉以爲從事使還竇姓（後漢書竇武傳）

楊政少好學從代郡范升受梁邱易善說經書京師爲之語曰
說經鏗鏗楊子行范升嘗爲出婦所告坐繫獄政迺肉袒以
箭貫耳抱升子潛伏道傍候車駕而持章叩頭大言曰范升
三娶唯有一子今適三歲孤之可哀武騎虎賁懼驚乘輿舉
弓射之猶不肯去旄頭又以戟叉政傷胷政猶不退哀泣辭
請有感帝心詔曰乞楊生師郎尺一出升政由是顯名（後漢書楊政傳）

歐陽歙自歐陽生傳伏生尙書至歙八世皆爲博士世祖卽位
爲河南尹拜揚州牧遷汝南太守在郡教授數百人徵爲大

司徒坐在汝南臧罪千餘萬發覺下獄諸生守闕爲歙求哀
者千餘人至有自髡剔者平原禮震年十七聞獄當斷馳之
京師行到河內獲嘉縣自繫上書求代歙死曰伏見臣師大
司徒歐陽歙學爲儒宗八世博士而以臧咎當伏重辜歙門
單子幼未能傳學身死之後永爲廢絕上令陛下獲殺賢之
譏下使學者喪師資之益乞殺身以代歙命書奏而歙已死
獄中歙掾陳元上書追訟之言甚切至帝迺賜棺木贈印綬
賻縑三千匹（後漢書歐陽歙傳）

任末奔師喪於道物故臨命勑兄子造曰必致我尸於師門使
死而有知魂靈不慙如其無知得土而已造從之（後漢書任末傳）

鍾興少從少府丁恭受嚴氏春秋恭薦興學行高明光武召見問以經義應對甚明帝善之拜郎中稍遷左中郎將詔令定春秋章句去其復重以授皇太子又使宗室諸侯從興受章句封關內侯興自以無功不敢受爵帝曰生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邪興曰臣師丁恭於是復封恭而興遂固辭不受爵後漢書鍾興傳

高獲少遊學京師師事司徒歐陽歙歙下獄當斷獲冠鐵冠帶鈇鑕詣闕請歙後漢書高獲傳

李郃爲司徒卒門人憑冑獨制服心喪三年時人異之後漢書李郃傳

牽招年十餘歲詣同縣樂隱受學後隱爲車騎將軍何苗長史招隨卒業值京都亂苗隱見害招俱與隱門生史路等觸蹈鋒刃共殯斂隱屍送喪還歸道遇寇鈔路等皆悉散走賊欲斫棺取釘招垂淚請赦賊義之乃釋而去由此顯名魏志牽招傳

許孜敏而好學師事豫章太守會稽孔沖受詩書禮易及孝經論語學竟還鄉里沖在郡喪亡孜聞問盡哀負擔奔赴送喪還會稽蔬食執役制服三年晉書許孜傳

郭瑀師事郭荷盡傳其業荷卒瑀以爲父生之師成之君爵之而五服之制師不服重蓋聖人謙也遂服斬衰廬墓三年晉書郭瑀傳

王義方淹究經術擢侍御史貶萊州司戶參軍客昌樂聚徒教授卒門人員半千何彥先行喪蒔松柏冢側三年乃去新唐書王義方傳

韓思彥游太學事博士谷那律律爲匪人所辱思彥欲殺之律不可萬年令李乾祐異其才舉下筆成章志烈秋霜科擢第新唐書韓思彥傳

郎簡進士及第歷尚書工部侍郎致仕祀明堂遷刑部簡幼從學四明朱頔長學文於沈天錫既仕均奉資之後二人亡又訪其子孫爲主婚嫁宋史郎簡傳

祖無擇知信陽軍無擇爲人好義篤於師友少從孫明復學經術又從穆脩爲文章兩人死力求其遺文彙次之傳於世宋史祖無擇傳

陸佃受經於王安石安石當國佃補國子監直講安石以佃不附己專付之經術不復咨以政安石子雱用事好進者坌集其門至崇以師禮佃待之如常佃擢中書舍人給事中哲宗立是時更先朝法度去安石之黨士多諱變所從安石卒佃率諸生供佛哭而祭之識者嘉其無向背佃知江寧府祭安石墓宋史陸佃傳

彭汝礪歷待制知江州汝礪少時師事桐廬倪天隱既死并其母妻葬之且衣食其女宋史彭汝礪傳

岳飛學射於周同盡其術能左右射同死朔望設祭於其家宋史

岳飛傳

汪應辰進士第一人授鎮東軍簽判應辰既擢第知張九成賢往從之游所學益進應辰主管崇道觀張九成謫邵州交游皆絕應辰時通問及其喪父言者猶攻之而應辰不遠千里往弔人皆危之 宋史汪應辰傳

高斯得少從李坤臣學坤臣瞽斯得左右扶持之 宋史高斯得傳

王埜登進士第仕潭時帥眞德秀延致幕下遂執弟子禮埜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主管洞霄宮埜因德秀知朱熹之學凡熹門人高第必加敬禮知建寧府創建安書院祠熹以德秀配 宋史王埜傳

戚同文聞邑人楊慤教授生徒日過其學舍因授禮記隨即成誦日諷一卷慤異而留之不終歲畢誦五經慤即妻以女弟自是彌益勤勵讀書累年不解帶時晉末喪亂絕意祿仕且思見混一遂以同文爲名字慤嘗勉之仕同文曰長者不仕同文亦不仕慤依將軍趙直家遇疾不起以家事託同文卽爲葬三世數喪 宋史戚同文傳

張大節授震武軍節度使大節得學于任倜待倜子如親而加厚 金史張大節傳

蕭永祺少好學通契丹大小字廣寧尹耶律固奉詔譯書辟置門下因盡傳其業固卒永祺率門弟子服齊衰喪固作遼史未成永祺繼之作紀三十卷志五卷傳四十卷上之 金史蕭永祺傳

金履祥向學事王柏從登何基之門何基王柏之喪履祥率其同門之士以義制服觀者始知師弟子之繫於常倫也 元史金履祥傳

訓弟子

尊道

孫寶以明經爲郡吏御史大夫張忠辟寶爲屬欲令授子經更爲除舍設儲偫寶自劾去忠固還之心內不平後署寶主簿寶徒入舍祭竈請比鄰忠陰察怪之使所親問寶前大夫爲君設除大舍子自劾去者欲爲高節也今兩府高士俗不爲

主簿子既爲之徙舍甚說何前後不相副寶曰高士不爲主簿而大夫君以寶爲可一府莫言非士安得獨自高前日君男欲學文而移寶自近禮有來學義無往教道不可詘身詘何傷且不遭者可無不爲況主簿乎忠聞之甚慙上書薦寶經明質直宜備近臣 漢書孫寶傳

李膺轉烏桓校尉免官還居綸氏教授常千人南陽樊陵求爲門徒膺謝不受陵後以阿附宦官致位太尉爲節志者所羞 後漢書李膺傳

包咸往東海立精舍講授光武卽位迺歸鄉里太守黃讜署戶曹史欲召咸入授其子咸曰禮有來學而無往教讜遂遣子

師之後漢書包咸傳

汜毓奕世儒素毓安貧有志業時劉兆徐苗等皆務教授惟毓不蓄門人淸靜自守時有好古慕德者諮詢亦傾懷開誘以三隅示之晉書汜毓傳

設教

申公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百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爲訓以教無傳疑者則闕不傳史記儒林傳

劉昆王莽世教授弟子每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以素木瓠葉爲俎豆桑弧蒿矢以射菟首每有行禮縣宰輒率吏屬而觀之後漢書劉昆傳

戚衮對策高第除揚州祭酒從事史就國子博士宋懷方質儀禮義懷方北人自魏攜儀禮禮記疏秘惜不傳及將亾謂家人曰吾死後戚生若赴便以儀禮禮記義本付之若其不來卽隨屍而殯南史戚衮傳

沈道虔好老易鄉里少年相率受學道虔常無食以立學徒武康令孔欣之厚相資給受業者咸得有成南史沈道虔傳

吳苞儒學善三禮及老莊與劉瓛俱於褚彥回宅講授瓛講禮苞講論語孝經諸生朝聽瓛晚聽苞也始安王遙光及江祏徐孝嗣共爲立館於鍾山下教授朝士多到門焉南史吳苞傳

諸葛璩幼事徵士關康之博涉經史復師徵士臧榮緒榮緒著晉書稱璩有發擿之功璩性勤於誨誘後生就學者日至居宅狹陋無以容之太守張友爲起講舍璩日夕孜孜講誦不輟時人益以此宗之卒於家璩所著文章二十卷門人劉曒集而錄之南史諸葛璩傳

張偉學通諸經鄉里受業者常數百人儒謹汎納雖有頑固問至數十告喻殷勤曾無慍色常依附經典敎以孝悌門人感其仁化事之如父北史張偉傳

張士衡父文慶北齊國子助教士衡九歲居母喪哀慕過禮博士劉軌思見之爲泣下奇其操謂文慶曰古不親教子吾爲君成就之乃授以詩禮新唐書張士衡傳

陸九齡肆力於學登進士第調全州教授學者有來問學者九齡從容啟告人人自得或未可與語則不發嘗曰人之惑有難以口舌爭者言之激適固其意少需未必不自悟也宋史陸九齡傳

周濟

徐苗爲儒宗輕財貴義門生亾於家卽歛於講堂晉書徐苗傳

王去非家居教授弟子班忱貧不能朝夕一女及笄去非爲辦資裝嫁之金史王去非傳

廿二史言行略卷十七終

廿二史言行略卷十八

長洲過元昄輯

交友門

裁量

王丹資性方潔時河南太守同郡陳遵關西之大俠也自以知名欲結交於丹丹拒而不許徵爲太子少傅時大司徒侯霸欲與交友及丹被徵遣子昱候於道昱迎拜車下丹下答之昱曰家公欲與君結交何爲見拜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丹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中山白丹欲往奔慰結侶將行丹怒而撻之令寄縑以祠焉或問其故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世稱管鮑次則王貢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故知全之者鮮矣時人服其言（後漢書王丹傳）

劉陶所與交友必也同志好尚或殊富貴不求合情趣苟同貧賤不易意（後漢書劉陶傳）

郭太始至南州過袁奉高不宿而去從黃叔度累日不去或以問太太曰奉高之器譬之泛濫雖清而易挹叔度之器汪汪若千頃之波澄之不清擾之不濁不可量也已而果然太以是名聞天下（後漢書郭太傳）

許劭常到潁川多長者之遊唯不候陳寔又陳蕃喪妻還葬鄉人畢至而劭獨不往或問其故劭曰太邱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其多所裁量若此（後漢書許劭傳）

張升任情不羈其意相合者則傾身交結不問窮賤如乖其志好者雖王公大人終不屈從常歎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有知我雖胡越可親苟不相識從物何益（後漢書張升傳）

劉梁常疾世多利交以邪曲相黨迺著破羣論時之覽者以爲仲尼作春秋亂臣知懼今此論之作俗士豈不愧心（後漢書劉梁傳）

劉廙弟偉與魏諷善廙戒之曰夫交友之美在於得賢不可不詳而世之交者不審擇人務合黨衆違先聖人交友之義此非厚己輔仁之謂也吾觀魏諷不修德行而專以鳩合爲務華而不實此直攪世沽名者也卿其慎之勿復與通偉不從故及於難（魏志劉廙傳注）

車騎將軍夏侯霸謂張嶷曰雖與足下疎闊然託心如舊宜明此意嶷答曰僕未知子子未知我大道在彼何云託心乎願三年之後徐陳斯言有識之士以爲美談（蜀志張嶷傳注）

庾袞嘗與諸兄過邑人陳準兄弟諸兄友之皆拜其母袞獨不拜準弟徽曰子不拜我親何哉袞曰未知所以拜也夫拜人之親者將自同於人之子也其義至重袞敢輕之乎遂不拜（晉書庾袞傳）

崔儦少與盧思道辛德源同志友善每以讀書爲務負恃才地大署其戶曰不讀五千卷書者無得入此室（北史崔逞傳）

契合

接待

王吉爲博士諫大夫吉與貢禹爲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取舍同也漢書王吉傳

廉范與洛陽慶鴻爲刎頸交時人稱曰前有管鮑後有慶廉後漢書廉范傳

李燮拜議郎所交皆舍短取長好成人之美時潁川荀爽賈彪雖俱知名而不相能燮並交二子情無適莫世稱其平正後漢書李固傳

吳祐舉孝廉將行郡中爲祖道祐越壇共小史雍丘黃眞歡語

移時與結友而別功曹以祐倨請黜之太守曰吳季英有知人之明卿且勿言眞後亦舉孝廉除新蔡長世稱其清節公沙穆來遊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爲祐賃舂祐與語大驚遂共定交於杵臼之間祐遷膠東侯相時濟北戴宏父爲縣丞宏年十六從在丞舍祐每行園常聞諷誦之音奇而厚之亦與爲友卒成儒宗知名東夏官至酒泉太守後漢書吳祐傳

尹敏與班彪親善每相遇輒日旰忘食夜分不寢自以爲鍾期伯牙莊周惠施之相得也後漢書尹敏傳

范式少游太學爲諸生與汝南張劭爲友劭字元伯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剋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邪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爲爾醞酒至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式仕爲郡功曹後元伯寢疾篤同郡郅君章殷子徵晨夜省視之元伯臨盡歎曰恨不見我死友子徵曰我與君章盡心於子是非死友復欲誰求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尋而卒式忽夢見元伯元冕垂纓屣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爾時葬永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怳然覺寤悲歎泣下具告太守請往奔喪太守雖心不信而重違其情許之式便服朋友之服投其葬

日馳往赴之式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既至壙將窆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遂停柩移時乃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路異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咸爲揮涕式因執紼而引柩於是乃前式遂留止冢次爲脩墳樹然後乃去後漢書范式傳

魯肅家富於財性好施與爾時天下已亂肅不治家事大散財貨摽賣田地以賑窮弊結士爲務甚得鄉邑歡心周瑜爲居巢長將數百人故過候肅并求資糧肅家有兩囷米各三千斛肅乃指一囷與周瑜瑜益知其奇也遂相親結定僑札之

分吳志瞀繭傳

夏侯湛與潘岳友善每行止同輿接茵京都謂之連璧晉書夏侯湛傳

魏元同遷太中大夫鸞臺侍郎知政事加銀青光祿大夫檢校納言元同素與裴炎結交能保終始時人呼爲耐久朋舊唐書魏元同傳

和凝父矩性嗜酒不拘小節然獨好禮文士每傾貲以交之以故凝得與之游五代史和凝傳

范鎮拜銀青光祿大夫鎮平生與司馬光相得甚驩議論如出一口且約生則互爲傳死則作銘光生爲鎮傳鎮復銘光墓宋史范鎮傳

董文蔚接人謙恭凡所與交貴賤長幼待之無異至於一揖必正容端體俛首幾至于地徐徐起拱人所難能元史董俊傳

周濟

樓護爲前煇光免爲庶人初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妻與呂嫗同食及護家居妻子頗厭呂公護聞之流涕責其妻子曰呂公以故舊窮老託身於我義所當奉遂養呂公終身漢書樓護傳

寇恂爲偏將軍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拜潁川太守汝南太守爲執金吾恂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人及從吏士常曰吾因士大夫以致此其可獨享之乎後漢書寇恂傳

陳重少與同郡雷義爲友太守張雲舉重孝廉重以讓義前後十餘通記雲不聽義明年舉孝廉重與俱在郎署後重與義俱拜尚書郎義代同時人受罪以此黜退重見義去亦以病免後漢書陳重傳

雷義舉茂才讓於陳重刺史不聽義遂佯狂被髮走不應命鄉里爲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三府同時俱辟二人後漢書雷義傳

劉翊遷陳留太守出關數百里逢知故困餒於路不忍委去因殺所駕牛以救其乏衆人止之翊曰視沒不救非志士也遂俱餓死後漢書劉翊傳

陸瑁少好學篤義陳國陳融陳留濮陽逸沛郡蔣纂廣陵袁迪等皆單貧有志就瑁遊處瑁割少分甘與同豐約吳志陸瑁傳

張軌家貧與樂安孫樹仁爲莫逆之交每易衣而出以此見稱北史張軌傳

杜纂除積弩將軍從征新野及南陽平以功賜爵井陘男賞帛五百匹數日之中散之知友時人稱之北史杜纂傳

韋綬舉孝廉又貢進士禮部侍郎潘炎將以爲舉首綬以其友楊凝親老故讓之不對策輒去凝遂及第新唐書韋貫之傳

王陶爲觀文殿學士陶微時苦貧寓京師教小學其友姜愚氣豪樂施一日大雪念陶奉母寒餒荷一鍤剗雪行二十里訪

之陶毋子東坐日高無炊烟愚亟出解所衣錦裘質錢買酒肉薪炭與附人飲食又捐數百千爲之娶陶既貴愚老而喪明自衞州新鄉往謁之意陶必念舊哀已陶對之邈然但出尊酒而已愚大失望歸而病死聞者薄陶之爲人（宋史王陶傳）

李常調江州判官宣州觀察推官發運使楊佐將薦改秩常推其友劉琦佐曰世無此風久矣并薦之（宋史李常傳）

趙赋授宿州防禦使赋嘗至汴有故人子負官錢百萬赋以橐金贍之其子悉爲私費復代輸之（金史趙赋傳）

劉賡爲翰林學士承旨兼國子祭酒國學故事伴讀生以次出補吏莫不爭先出時有一生親老且貧同舍生有名在前者

因博士以告曰我齒頗少請讓之先賡曰讓德之恭也從其讓別爲書薦其人朝廷反先用之自是六館之士皆知讓之爲美德也（元史劉賡傳）

訓誨

蘇純有高名性强切而持毀譽士友咸憚之至迺相謂曰見蘇桓公患其教責人不見又思之三輔號爲大人（後漢書蘇章傳）

崔瞻除給事黃門侍郎與趙郡李槩爲莫逆之友槩將東還瞻遺之書曰仗氣使酒我之常弊詆訶指切在卿尤甚足下告歸吾於何聞過也（北齊書崔㥄傳）

劉子翼歷秘書監性不容非朋僚有短常面折之友人李伯藥常稱曰劉四雖復罵人人都不恨（舊唐書劉禕之傳）

張去華拜工部侍郎去華頗尚氣節得父同門生何氏二子教其學問攜之京師慰薦館穀並登仕籍（宋史張去華傳）

報德

應詹遷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平南將軍江州刺史初京兆韋泓喪亂之際親屬遇饑疫並盡客遊洛陽素聞詹名遂依託之詹與分甘共苦情若弟兄遂隨從積年爲營伉儷置居宅并薦之於元帝帝即辟之自後位至少府卿既受詹生成之惠詹卒遂製朋友之服哭止宿草追趙氏祀程嬰杵臼之義祭詹終身（晉書應詹傳）

趙安仁爲御史中丞安仁幼少與宋元輿同學元輿門地貴盛待安仁甚厚元輿蚤卒家緒寖替安仁屢以金帛濟之（宋史趙安仁傳）

釋嫌

張亢爲徐州總管同學生爲吏部亢憐其老薦爲縣令後爲所累所薦者復求濟亢又贈金帛終不以屑意（宋史張亢傳）

廿二史言行略卷十八終

長洲過元暾輯

交友門

疾病

呂端加右僕射太子太保故相馮道鄉里世舊道子正之病廢端分奉給之（宋史呂端傳）

侯可官至殿中丞一日自遠歸家以裘告適友人郭行叩門曰吾父病醫邀錢百千賣吾廬而不售可惻然討橐中裝略當其數盡與之（宋史侯可傳）

死喪

原涉人嘗置酒請涉涉入里門客有道涉所知母病避疾在里宅者涉即往候叩門家哭涉因入弔問以喪事家無所有涉曰但絜埽除沐浴待涉還至主人對賓客歎息曰人親臥地不收涉何心鄉此願徹去酒食賓客爭問所當得涉迺側席而坐削牘為疏具記衣被棺木下至飯含之物分付諸客諸客奔走市買至日昳皆會涉親閱視已謂主人願受賜矣既共飲食涉獨不飽迺載棺物從賓客往至喪家為棺斂勞倈畢葬其周急待人如此（漢書原涉傳）

朱暉還臨淮太守坐法免初暉同縣張堪素有名稱嘗於太學見暉甚重之接以友道乃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暉以

堪先達舉手未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堪卒暉聞其妻子貧困乃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暉少子頡怪而問曰大人不與堪為友平生未曾相聞子孫竊怪之暉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以信於心也暉又與同郡陳揖交善揖早卒有遺腹子友暉嘗哀之及司徒桓虞為南陽太守召暉子駢為吏暉辭駢而薦友虞歎息遂召之（後漢書朱暉傳）

申屠蟠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臨歿以身託蟠蟠乃躬推輦車送喪歸于鄉里遇司隸從事於河鞏之閒從事義之為封傳護送蟠不肯受投傳於地而去事畢還學（後漢書申屠蟠傳）

任末友人董奉德於洛陽病亡末迺躬推鹿車載奉德喪致其墓所由是知名（後漢書任末傳）

范式到京師受業太學時諸生長沙陳平子亦同在學與式未相見而平子被病將亡謂其妻曰吾聞山陽范巨卿烈士也可以託死吾歿後但以尸埋巨卿戶前乃裂素為書以遺巨卿既終妻從其言時式出行適還省書見瘞愴然感之向墳揖哭以為死友乃營護平子妻兒身自送喪於臨湘未至四五里乃委素書於柩上哭別而去其兄弟聞之尋求不復見（後漢書范式傳）

戴封詣太學時同學石敬平溫病卒封養視殯斂以所齎糧市小棺送喪到家家更斂見敬平生時書物皆在棺中乃大異

之後漢書蘇封傳
崔琰爲中尉琰友人公孫方宋階早卒琰撫其遺孤恩若己子魏志崔琰傳
張裔少與楊恭友善恭早死遺孤未數歲裔迎留與分屋而居事恭母如母恭之子息長大爲之娶婦買田宅產業使立門戶蜀志張裔傳
張融顧凱之與融兄有恩好凱之卒融身負墳土南齊書張融傳
辛穆舉茂才東雍州別駕穆與彭城陳敬文友善敬文弟敬武少爲沙門從師遠學經久不反敬文病臨卒以雜綾二十匹託穆與敬武穆久訪不得經二十餘年始於洛陽見敬武以

物還之封題如故世稱其廉信魏書辛紹先傳
張普惠除左將軍東豫州刺史冀州人侯堅固少時與其遊學早終其子長瑜普惠每于四時請祿無不減贍給其衣食及爲豫州啟長瑜解褐攜其合門拯給之魏書張普惠傳
王思遠爲侍中思遠與顧暠之善暠之卒後家貧思遠迎其妻子經恤甚至南史王鎮之傳
范雲爲右僕射雲少與領軍長史王畡善雲起宅新成移家始畢畡亾於官舍屍無所歸雲以東廂給之移屍自門入躬自營唅招復如禮時人以爲難南史范雲傳
韋放與吳郡張率皆有側室懷孕因指爲婚姻其後各產男女

未及成長而率亾遺嗣孤弱放嘗贍䘏之及爲北徐州時有貴族請昏者放曰吾不失信於故友乃以息岐娶率女又以女適率子時稱放能篤舊南史韋叡傳
馬八龍友人武遂縣尹靈哲在軍喪亾八龍聞即奔赴負屍而歸以家財殯葬爲制緦麻撫其孤遺恩如所生州郡表列詔表門閭北史馬八龍傳
崔廓與李士謙爲忘言友時稱崔李士謙死廓哭之慟爲之作傳輸之秘府士謙妻盧氏寡居每家事輒令人諮廓取定北史崔廓傳
高智周授右散騎常侍智周所善蔣子慎終達安尉其子緒往

見智周智周方貴以女妻之新唐書高智周傳
盧藏用與陳子昂趙貞固友善子昂貞固前死藏用撫其孤有恩人稱能終始交新唐書盧藏用傳
裴佶爲國子祭酒工部尚書佶清勁明銳所與友皆第一流鄭餘慶尤厚善旣歿餘慶爲行服士林美之新唐書裴耀卿傳
崔宏禮過宣武劉元佐厚爲資餉至京師所善李觀病且死宏禮殫稍爲治喪葬畢乃去新唐書崔宏禮傳
錢徽以吏部尚書致仕徽與薛正倫魏宏簡善二人前死徽撫其孤至婚嫁成立新唐書錢徽傳
李紘進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紘篤於交游與劉顏爲友顏死

移任子恩官其子 宋史李昌齡傳

蔡襄爲杭州拜端明殿學士襄於朋友尙信義聞其喪則不御酒內爲位而哭 宋史蔡襄傳

鄭穆拜國子祭酒故人張景晟者死遺白金五百兩託其孤穆曰恤孤吾事也金於何有反金而收其子長之 宋史鄭穆傳

趙善應官修武郎江西兵馬都監故人之孤女貧無所歸善應聘以爲己子婦 宋史趙汝愚傳

吳遵路知永興軍卒遵路平居廉儉無他好旣沒室無長物其友范仲淹分奉賙其家 宋史吳遵路傳

陳師道家素貧爲祕書省正字卒友人鄒浩買棺斂之 宋史陳師道傳

侯可官至殿中丞可與田顏爲友顏病重千里求醫未歸而顏卒目不瞑人曰其待侯君乎且斂而可至拊之乃瞑顏無子不克葬可辛勤百營鬻衣相役卒葬之方天寒單衣以居有饋白金者顧顏之妹處室舉以佐其奩具 宋史侯可傳

劉勉之强學讀書其友朱松卒屬以後事且戒其子熹受學勉之經理其家而誨熹如子姪熹之得道自勉之始 宋史劉勉之傳

李稷爲山東廉訪使稷篤於鄉鄰朋友之誼中丞任擇善陳思謙旣沒皆撫其遺孤 元史李稷傳

患難

衛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皇后堂邑大長公主女也無子妒大長公主聞衛子夫幸有身妒之乃使人捕青青時給事建章未知名大長公主執囚青欲殺之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篡取之以故得不死 史記衛將軍驃騎傳

趙憙拜中郎將爲赤眉兵所圍廹急乃踰屋亾走與所友善韓仲伯等數十人攜小弱越山阻徑出武關仲伯以婦色美慮有强暴者而己受其害欲棄之於道憙責怒不聽因以泥塗仲伯婦面載以鹿車身自推之每道逢賊或欲逼略輒言其病狀以此得免 後漢書趙憙傳

郅惲縣令請以爲門下掾惲友人董子張者父先爲鄉人所害及子張病將終惲往候之子張垂歿視惲歔欷不能言惲曰

吾知子不悲天命而痛讐不復也子在吾憂而不手子亾吾手而不憂也子張但目擊而已惲卽起將客遮仇人取其頭以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絕惲因而詣縣以狀自首令應之遲惲曰爲友報讎吏之私也奉法不阿君之義也虧君以生非臣節也趨出就獄令跣而追惲不及遂自至獄令拔刀自向以要惲曰子不從我出敢以死明心惲得此廼出 後漢書郅惲傳

趙岐京兆尹延篤以爲功曹先是中常侍唐衡兄玹爲京兆虎牙都尉郡人以玹進不由德皆輕侮之岐及從兄襲又數爲貶議玹深毒恨延熹元年玹爲京兆尹岐懼禍及乃與從子戩逃避之玹果收岐家屬宗親陷以重法盡殺之岐遂逃難

四方江淮海岱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時安邱孫嵩年二十餘遊市見岐察非常人停車呼與共載岐懼失色嵩乃下帷令騎屏行人密問岐曰視子非賣餅者又相問而色動不有重怨即亾命乎我北海孫賓石闔門百口勢能相濟岐素聞嵩名即以實告之遂以俱歸嵩先入白母曰出行乃得死友迎入上堂饗之極歡藏岐複壁中數年後諸唐死滅因赦乃出及獻帝西都岐還太僕帝當還洛陽岐南說劉表使荊州時孫嵩亦寓於表表不爲禮岐乃稱嵩素行篤烈因共上爲青州刺史後漢書趙岐傳

張奐還使匈奴中郎將梁冀被誅奐以故吏免官禁錮奐與皇

甫規友善奐既被錮凡諸交舊莫敢爲言唯規薦舉前後七上後漢書張奐傳

陳蕃爲太傅錄尚書事蕃志誅中官與竇武謀之事泄曹節等矯詔誅武等執蕃害之徙其家屬於比景宗族門生故吏皆斥免禁錮蕃友人陳留朱震時爲銍令聞而棄官哭之收葬蕃尸匿其子逸於甘陵界中事覺繫獄合門桎梏震受考掠誓死不言故逸得免後漢書陳蕃傳

何顒友人虞偉高有父讐未報而篤病將終顒往候之偉高泣而訴顒感其義爲復讐以頭醊其墓後漢書何顒傳

孔融遷少府免官拜太中大夫曹操嫌忌郗慮復搆成其罪遂令丞相軍謀祭酒路粹枉狀奏融下獄棄市妻子皆被誅初京兆人脂習元升與融相善每戒融剛直及被害許下莫敢收者習往撫尸曰文舉舍我死吾何用生爲操聞大怒將收習殺之後得赦出後漢書孔融傳

吳範領太史令範素與魏滕同邑相善滕嘗有罪孫權責怒甚嚴敢有諫者死範謂滕曰與汝偕死滕曰死而無益何用死爲範曰安能慮此坐觀汝邪乃髡頭自縛詣門下使鈴下以聞鈴下不敢曰必死不敢通範曰汝有子邪曰有曰使汝爲吳範死子以屬我鈴下曰諾乃排閤入言未卒權大怒欲便投以戟逡巡走出範因突入叩頭流血言與涕並良久權意

釋乃免滕滕見範謝曰父母能生長我不能免我於死丈夫相知如汝足矣何用多爲吳志吳範傳

紀瞻爲驃騎將軍常侍瞻少與陸機兄弟親善及機被誅瞻卹其家周至及嫁機女資送同於所生晉書紀瞻傳

張融與交阯太守卞展有舊展於嶺南爲人所殺融挺身奔赴南齊書張融傳

崔慰祖爲始安王撫軍墨曹行參軍轉刑獄兼記室慰祖與丹陽丞劉渢素善遙光據東府反慰祖在城內城未潰一日渢謂之曰卿有老母宜其出矣命門者出之南齊書崔慰祖傳

王衍除車騎將軍轉侍中衍篤于交舊有故人竺虢于西荻爲

尒朱仲遠所害其妻子饑寒衍置之于家累年贍恤世人稱其敦厚魏書王蕭傳

蔡興宗爲中書侍郎中書令建平王宏侍中王僧綽竝與之厚善元凶弑立僧綽被誅凶威方盛親故莫敢往興宗獨臨哭盡哀後拜侍中竟陵王誕據廣陵爲逆事平興宗奉旨慰勞廣陵州別駕范義與興宗素善在城內同誅興宗至躬自收殯致喪還豫章舊墓上聞謂曰卿何敢故爾觸網興宗抗言答曰陛下自殺賊臣自葬周旋既犯嚴制政當甘於斧鉞耳盧江內史周朗以正言得罪鏁付寧州親戚故人無敢贍送興宗時在直請急詣朗別上知尤怒坐屬疾多日白衣領職南史蔡廓傳

曹景宗少與州里張道門善道門車騎將軍敬兒少子也爲武陵太守敬兒誅道門於郡伏法親屬故吏莫敢收景宗自襄陽遣船到武陵收其屍迎還殯葬鄉里以此義之南史曹景宗傳

蘇晉爲太子左庶子晉與張循之仲之兄弟友善循之則天時上書忤旨被誅仲之神龍中謀殺武三思下獄死晉厚撫仲之子漸有如己子教之書記爲營婚官及晉卒漸制猶子之服時人甚以此稱之舊唐書蘇珦傳

王方翼還朔州向德府果毅代還其友趙持滿誅死尸諸道親戚莫敢視方翼曰欒布哭彭越義也周文王掩骼仁也絕友義蔽主人何以事君遂往哭其尸具禮收葬金吾劾繫帝嘉之不罪新唐書王方翼傳

王仲舒少與楊憑游仲舒元和初爲吏部員外郎知制誥楊憑得罪斥去無敢過其家仲舒屢存之將直憑寃貶峽州刺史新唐書王仲舒傳

歐陽詢父紇陳廣州刺史以謀反誅詢當從坐匿而免江總以故人子私養之貌寢侻敏悟絕人總教以書記每讀輒數行同盡遂博貫經史新唐書歐陽詢傳

劉燁累還知河中府初王曙坐寇準貶官在朝無敢往見者燁歎曰友朋之義獨不行於今歟往餞之經宿而還宋史劉溫叟傳

蔡齊拜戶部侍郎知潁州齊少與徐人劉顏善顏罪廢齊上其書數十萬言得復官顏卒又以女妻其子庠宋史蔡齊傳

司馬旦遷至大中大夫旦與人交以信義喜周其急嘗有以罪免官貧不能存者月分俸濟之其人無以報願以女爲妾旦驚謝之亟出妻奩中物使嫁之宋史司馬池傳

葉顒進尚書左僕射兼樞密使提舉太平興國宮以觀文殿學士致仕顒友人高登嘗上書譏切時相名捕甚急顒與同邸擿令逸去登日不爲君累乎顒曰以獲罪固所願也即爲具舟舟移乃去宋史葉顒傳

巢谷與韓存寶相善敎之兵書熙寧中存寶爲河州將有功號

熙河名將會瀘州蠻乞弟擾邊諸郡不能制命存寶出兵討之存寶不習蠻事遂谷至軍中問焉及存寶得罪將就逮自度必死謂谷曰我涇原武夫死非所惜顧妻子不免寒餓橐中有銀數百兩非君莫可使遺之者谷許諾即變姓名懷銀步往授其子人無知者存寶死谷逃避江淮間會赦乃出蘇軾謫黃州與谷同鄉幼而識之因與之遊及軾與弟轍在朝谷浮沉里中未嘗一來相見紹聖初軾轍謫嶺海平生親舊無復相聞者谷竟慨然自眉山誦言欲徒步訪兩蘇聞者皆笑其狂元符二年谷竟往至梅州遺轍書曰我萬里步行見公不意自全今至梅矣不旬日必見死無恨矣轍驚喜曰此

非今世人古之人也既見握手相泣已而道平生逾月不厭時谷年七十三瘦瘠多病將復見軾於海南轍愍而止之曰君意則善然循至儋數千里當復渡海非老人事也谷曰我自視未即死也公無止我閱其橐中無數千錢轍方困乏亦強資遣之舟行會有蠻隸竊其橐裝以逃獲於新城谷從之至新遂病死轍聞哭之失聲恨不用己言而致死又奇其不用己言而行其志也宋史巢谷傳

金履祥有故人子坐事母子分配爲隸不相知者十年履祥傾貲營購卒贖以完其子後貴履祥終不自言相見勞問辛苦而已元史金履祥傳

遠利

李行簡家貧與里中富人楊士元同學既而同時中進士第士元貲遺行簡謝不取宋史李行簡傳

許衡與姚樞相講習樞嘗被召入京師以其雪齋居衡命守者館之衡拒不受元史許衡傳

遠勢

范冉與河內王奐親善奐後爲考城令屢遣書請冉冉不至及奐遷漢陽太守將行冉乃與弟協步齎麥酒於道側設壇以待之冉見奐車徒駱驛遂不自聞惟與弟共辯論於路奐識其聲即下車與相揖對奐曰行路倉卒非陳契濶之所可共

前亭宿息以敘分隔冉曰子前在考城思欲相從以賤質自絕豪友耳今子遠適千里會面無期故輕行相候以展訣別如其相追將有慕貴之譏矣便起告違拂衣而去奐瞻望弗及冉長逝不顧後漢書范冉傳

崔慰祖爲始安王撫軍墨曹行參軍轉刑獄兼記室慰祖少與侍中江祀款及祀貴常來候之而慰祖不往也南齊書崔慰祖傳

韋正位襄陵太守初正與王僧孺善及僧孺爲吏部郎參掌大選賓友故人莫不傾意正獨澹然又僧孺擯廢正復篤素分有踰曩日論者稱焉南史韋獻傳

王績除太樂署丞棄官去杜之松故人也爲刺史請績講禮答

曰吾不能揖讓邦君門談糟粕棄醇醪也之松贈以酒脯新唐書王績傳
孫侔終身不仕少與王安石友善安石爲相過眞州與相見侔待之如布衣交宋史孫侔傳

絕交

孔子建與崔篆友善及篆仕王莽爲建新大尹、嘗勸子建仕對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袞冕之志各從所好不亦善乎道旣乖矣請從此辭後漢書孔僖傳
劉璡與友人孔逷同舟入東於塘上遇一女子逷目送曰美而豔璡曰斯豈君子所宜言乎非吾友也於是解裳自隔南史劉瓛傳

待客

王丹爲太子少傅客初有薦士於丹者因選舉之而後所舉者陷罪丹坐以免客慙懼自絕而丹終無所言尋復徵爲太子太傅乃呼客謂曰子之自絕何量丹之薄也不爲設食以罰之相待如舊後漢書王丹傳
王志爲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門下客嘗盜脫志車幰賣之志知而不問待之如初南史王曇首傳
羊侃加侍中軍師將軍性寬厚有器局嘗南還至漣口置酒有客張孺才者醉於船中失火延燒七十餘艘所燔金帛不可勝數侃聞聊不挂意命酒不輟孺才慙懼自逃侃慰喻使還待之如舊南史羊侃傳
呂蒙止授太子太師歸洛富言者蒙正客也一日白曰兒子十許歲欲令入書院事廷評太祝蒙正許之及見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而勳業遠過於吾令與諸子同學供給甚厚言之子卽弼也後弼兩入相亦以司徒致仕其知人類如此宋史呂蒙正傳

爲客

主父偃爲齊相誅主父方貴幸時賓客以千數及其死無一人收者唯獨洨孔車收葬之天子後聞之以爲孔車長者也史記平津侯主父傳

霍去病大將軍衛青姊少兒子也爲侍中從大將軍爲票姚校尉元狩三年爲票騎將軍日以親貴比大將軍迺置大司馬位大將軍票騎將軍皆爲大司馬定令令票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後青日衰而去病日益貴青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輒得官爵唯獨任安不肯去漢書霍去病傳
武儒衡宰相鄭餘慶不事華潔門下客多垢衣敗服獨儒衡上謁未嘗有所易以莊詞正色見重於餘慶新唐書武元衡傳
楊憑拜京兆尹御史中丞李夷簡劾憑姦贓及它不法貶臨賀尉憑所善客徐晦第進士賢良方正擢櫟陽尉憑得罪姻友

憚累無往候者獨晦至藍田慰餞宰相權德輿謂曰君送臨賀誠厚無乃爲累乎晦曰方布衣時臨賀知我今忍遽棄耶有如公異時爲姦邪譖斥又可爾乎德輿歎其直稱之朝李夷簡遽表爲監察御史晦過謝問所以舉之之由夷簡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新唐書楊憑傳）

呂琦父袞爲橫海軍節度判官節度使劉守文與其弟守光以兵相攻守文敗死其吏民立其子延祚而事之以袞爲謀主已而延祚又爲守光所敗袞見殺守光怒袞并族其家琦年十五見執將就刑袞故客趙玉紿其監者曰此吾弟也監者信之縱琦去玉與琦得俱走琦足弱不能行玉負之而行逾

數百里變姓名乞食于道以免琦少喪其家游學汾晉之間後爲兵部侍郎趙玉仕至職方員外郎琦事之如父玉疾親嘗藥扶侍及卒爲其家主辦喪葬玉子文度幼孤琦教以學如己子後舉進士及第云（五代史呂琦傳）

范鎮薛奎守蜀一見愛之館於府舍俾與子弟講學鎮益自謙退每步行趨府門踰年人不知其爲帥客也及還朝載以俱有問奎入蜀何所得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世鎮舉進士以銀青光祿大夫致仕累封蜀郡公（宋史范鎮傳）

廿二史言行略卷十九終

廿二史言行略卷二十

長洲過元旼輯

處衆門

寛厚

接待

庾道廉退貞固養志不仕牛馬有蹄齧者恐傷人不貨于市（晉書庾峻傳）

庾亮徵爲司徒揚州刺史録尚書事初亮所乘馬有的顱殷浩以爲不利於主勸亮賣之亮曰曷有己之不安而移之於人浩慚而退（晉書庾亮傳）

明山賓家中嘗乏困貨所乘牛既售受錢乃謂買主曰此牛經患漏蹄療差已久恐後脫發無容不相語買主遽追取錢處士阮孝緒聞之歎曰此言足使還淳反朴激薄停澆矣（南史明僧紹傳）

皇甫亮爲尚書殿中郎攝儀曹事所居宅洿下標牓賣之將買者或問其故亮每答云爲宅中水淹不洩雨卽流入牀下由此宅終不售其淳實如此（北史裴佗傳）

孟信除趙平太守及去官居貧無食唯有一老牛其兄子賣之擬供薪米券契已訖市法應知牛主住在所信適從外來見買牛人方知其賣也因告之曰此牛先來有病小用便發君

不須也杖其兒子二十買牛人嗟異良久呼信曰孟公但見與牛未必須其力也苦請不得乃罷買牛者周文帝帳下人周文深歎異焉未幾舉爲太子少師北史孟信傳

宗翼見隣里小兒待之如成人未嘗欺紿宋史戚同文傳

曾叔卿家苦貧卽心存不欺嘗買江西陶器欲貿易於北方既而不果行有從之轉售者與之既受直矣問將何之其人曰欲效君前策耳叔卿曰不可吾聞北方新有災僅此物必不時泄故不以行余豈宜不告以誤子其人卽取錢去宋史曾叔卿傳

蕭韓家奴家有一牛不任驅策其奴得善價鬻之韓家奴曰利已誤人非吾所欲乃歸直取牛遼史蕭韓家奴傳

張昉爲幕職同里張氏以絲五萬兩寄昉家而他適俄而昉家被火家人惶駭走避貲用悉焚惟力完所寄絲付張氏元史張昉傳

烏古孫良楨爲右丞兼大司農良楨訓諸子曰吾無過人者惟待人以誠人亦以誠遇我汝宜志之元史烏古孫良楨傳

周濟

卜式田牧會軍數出渾邪王等降縣官費衆倉府空其明年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無以盡贍卜式持錢二十萬予河南守以給徙民史記平準書

袁盎爲楚相病免居家雒陽劇孟嘗過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有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將軍何自通之盎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葬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夫一旦有急叩門不以親爲解不以存亡爲辭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耳今公常從數騎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罵富人弗與通史記袁盎鼂錯傳

趙溫爲京兆郡丞棄官去遭歲大饑散家糧以振窮餓所活萬餘人後漢書趙典傳

廉范遷蜀郡太守坐法免歸鄉里肅宗崩范奔赴敬陵時廬江郡掾嚴麟奉章弔國俱會於路麟乘小車塗深馬死不能自進范見而愍然命從騎下馬與之不告而去麟事畢不知馬

所歸迺緣蹤訪之或謂麟曰故蜀郡太守廉叔度好周人窮急今奔國喪獨當是耳麟亦素聞范名以爲然卽牽馬造府謝而歸之世伏其好義後漢書廉范傳

張儉獻帝初百姓饑荒而儉資計差溫乃傾竭財產與邑里共之賴其存者以百數後漢書張儉傳

朱儁少孤母常販繒爲業儁爲縣門下書佐好義輕財鄉閭敬之時同郡周規辟公府當行假郡庫錢百萬以爲冠幘費而後倉卒督責規家貧無以備儁乃竊母繒帛爲規解對母既失產業深恚責之儁曰小損當大益初貧後富必然理也後漢書朱儁傳

周揚少孤微常修逆旅以供過客而不受其報（後漢書周防傳）
劉翊嘗行於汝南界中有陳國張季禮遠赴師喪遇寒冰車毀
頓滯道路翊見而謂曰君慎終赴義行宜速達卽下車與之
不告姓名自策馬而去季禮意其子相也後故到潁陰還所
假乘翊閉門辭行不與相見（後漢書劉翊傳）
常林避地上黨耕種山阿當時旱蝗林獨豐收盡呼比鄰升斗
分之（魏志常林傳）
駱統時饑荒鄉里及遠方客多有困之統爲之飲食衰少其姊
仁愛有行寡居無子見統甚哀之數問其故統曰士大夫糟
糠不足我何心獨飽姊曰誠如是何不告我而自苦若此乃

自以私粟與統又以告母母亦賢之遂使分施由是顯名（吳志駱統傳）
阮裕徵侍中還剡山裕在剡曾有好車借無不給有人葬母意
欲借而不敢言後裕聞之乃嘆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
以車爲遂命焚之（晉書阮籍傳）
束晳博學多聞太康中郡界大旱晳爲邑人請雨三日而雨注
衆爲晳誠感爲作歌曰束先生通神明請天三日甘雨零我
黍以育我稷以生何以疇之報束長生（晉書束晳傳）
徐耕自令史除平原令元嘉二十一年大旱民飢耕詣縣陳辭
曰今年亢旱禾稼不登氓黎飢餒採掇存命聖上哀矜已垂

存拯但饑饉來久困殆者衆米穀轉貴糴索無所方涉春夏
日月悠長不有微救永無濟理不惟凡璅敢憂身外鹿鳴之
求思同野草氣類之感能不傷心民糴得少米資供朝夕志
欲自竭義存分食今以千斛助官賑貸此境連年不熟今歲
尤甚晉陵境特爲偏祐此郡雖弊猶有富室承陂之家處處
而是並皆保熟所失蓋微陳積之穀皆有巨萬旱之所弊寔
鍾貧民溫富之家各有財寶謂此等並宜助官得過儉月所
損至輕所濟甚重今敢自厲爲勸造之端實願掘水揚塵崇
益山海縣爲言上當時議者以耕比漢卜式詔書褒美酬以
縣令（宋書徐耕傳）

大明八年東土飢旱東海嚴成東莞王道蓋各以穀五百斛助
官賑卹（宋書徐耕傳）
鄧元起爲右衛將軍元起嘗至其西沮田舍有沙門造之乞元
起問田人曰有稻幾何對曰二十斛元起悉以施之（梁書鄧元起傳）
房景遠好施與頻歲凶儉分贍宗親又於通衢以食餓者存濟
甚衆平原劉郁行經齊兗之境忽遇劫賊已殺十餘人次至
郁郁呼曰與君鄉近何忍見殺賊曰若言鄉里親親是誰郁
曰齊州主簿房陽是我姨兄陽是景遠小字賊曰我食其粥
得活何得殺其親遂還衣服蒙活者二十餘人（魏書房法壽傳）
盧義僖除都官尚書加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義僖少時幽

州頻遭水旱先有穀數萬石貸民義倍以年穀不熟乃燔其
契州閭悅其恩德 魏書盧元傳
崔敬友除梁郡太守不拜敬友恭寬接下修身厲節自景明已
降頻歲不登飢寒請丐者皆取足而去又置逆旅於肅然山
南大路之北設食以供行者 魏書崔光傳
張烈除陵江將軍順陽太守以母老歸頻値凶儉烈爲粥以食
饑人蒙濟者甚衆鄉黨以此稱之 魏書張烈傳
盧叔武遷太子詹事右光祿大夫叔武在鄉時有粟千石每至
春夏鄉人無食者令自載取至秋任其償都不計挍然而歲
歲常得倍餘 北齊書盧叔武傳

郭原平以種瓜爲業大明七年大旱瓜瀆不復通船縣令劉僧
秀愍其窮老下瀆水與之原平曰普天大旱百姓俱困豈可
減溉田之水以通運瓜之船乃步從他道往錢塘貨賣每行
來見人牽埭未過輒迅檝助之已自引船不假旁人若自船
已度後人未及常停住須待以此爲常 南史郭世通傳
嚴世期性好施同里張邁等三人妻各產子歲饑欲棄而不舉
世期分食解衣以贍其之三子並得成長同縣俞陽妻莊年
九十莊女蘭七十並老病無所依世期餉之二十年死並殯
塟 南史嚴世期傳
江泌領國子助教乘牽車至染烏頭見一老公步行下車載之
躬自步去 南史江泌傳
李元忠家素富在鄉多有出貸求利元忠焚契免責 北史李靈傳
王義方舉明經詣京師客有徒步疲于道者自言父宦遠方病
且革欲往省困不能前義方哀之解所乘馬以遺不告姓名
去由是譽振一時 新唐書王義方傳
樊澤舉賢良方正次潼關雨淖困不能前有熊執易者同舍逆
旅哀之輟所乘馬傾褚以濟自罷所舉是歲澤上第 新唐書樊澤傳
張萬福爲泗州刺史魏州饑父子相賣萬福曰魏州吾鄉里安
忍其困令兄子將米百車饟之贖魏人自賣者給資遣之 新唐書張萬福傳

宗室宗悌故相王氏子持父所服帶求質錢宗悌惻然曰宰相
子亦至是乎歸帶而與之錢 宋史漢王元佐傳
沈倫授左僕射致仕卒倫在相位日値歲饑鄉人假粟者皆與
之殆至千斛歲餘盡焚其券 宋史沈倫傳
岳飛世力農父和能節食以濟饑者負其財者不責償 宋史岳飛傳
蕭振進敷文閣學士振居瀕江自父微時見過客與掌渡者爭
多溺死振造大舟傭工以濟人感其德相與名其江爲蕭家
渡云 宋史蕭振傳
趙善應官修武郎江西兵馬都監歲饑旦夕率其家人輟食之
半以飼饑者 宋史趙汝愚傳

王昭素拜國子博士致仕昭素家有一驢人多來假將出先問僮奴曰外無假驢者乎對云無然後出宋史王昭素傳

胡仲堯州境旱歉仲堯發廩減市直以振饑民又以私財造南津橋宋史胡仲堯傳

陳思道夏日種瓜以待過客宋史陳思道傳

方綱嘗出稻五千斛振貸貧民宋史方綱傳

劉伸以崇義軍節度使致仕適燕薊民饑伸與致仕趙徽韓造日濟以糜粥所活不勝算遼史劉伸傳

時立愛父承謙以財雄鄉里歲飢發倉廩賑貧乏假貸者與之折券金史時立愛傳

八剌木仕至帥府鎮撫富而樂施或貸不償則火其券人稱爲長者元史脫烈海牙傳

張信以商賈起家貲雄於鄉歲饑出粟賑貸鄉人賴以全活元史張炤傳

許謙大德中歲大侵謙貌加瘠或問曰豈食不足邪謙曰今公私匱竭道殣相望吾能獨飽邪元史許謙傳

同恕拜集賢侍讀學士里人借騾而死償其直不受曰物之數也何以償爲元史同恕傳

王薦其鄉旱民艱糴薦盡出儲粟賑之有施福等十一家飢欲死薦聞惻然欲濟之家粟已竭即以已田易穀百石分給之福等德其活已每月朔會佛祠爲祈福元史王薦傳

賈進每歲冬製木綿裘數百襲衣寒者元史孫秀實傳

李子敬嫁不能嫁者五十餘人元史孫秀實傳

魏敬益素好施與有男女失時者出貲財爲之嫁娶歲凶老弱之饑者爲糜以食之敬益有田僅十六頃一日語其子曰自吾買四莊村之田十頃環其村之民皆不能自給吾深憫焉今將以田歸其人汝謹守餘田可無餒也乃呼四莊村民諭之曰吾買若等業使若等貧不聊生有親無以養吾之不仁甚矣請以田歸若等衆聞皆愕眙不敢受强與之乃受而言諸有司有司以聞于中書請加旌表丞相賀太平歎曰世乃有斯人哉元史魏敬益傳

訓誨

陳寔在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爲刑罰所加不爲陳君所短後漢書陳寔傳

蔡衍以禮讓化鄉里鄉里有爭訟者輒詣衍決之其所平處皆曰無怨後漢書蔡衍傳

左原爲郡學生犯法見斥郭林宗嘗遇諸路爲設酒肴以慰之謂曰昔顏涿聚梁甫之巨盜段干木晉國之大駔卒爲齊之忠臣魏之名賢蘧瑗顏回尙不能無過況其餘乎愼勿恚恨責躬而已原納其言而去或有譏林宗不絕惡人者對曰人

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原後忽更懷忿結客欲報諸生其日林宗在學原愧負前言因遂罷去後事露衆人咸謝服焉（後漢書郭太傳）

王烈以義行稱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後漢書王烈傳）

董扶少遊太學與鄉人任安齊名後蜀丞相諸葛亮問廣漢秦宓董扶及任安所長宓曰董扶褒秋豪之善貶纖芥之惡任安記人之善忘人之過云（後漢書董扶傳）

高鳳隣里有爭財者持兵而鬬鳳往解之不已乃脫巾叩頭固請曰仁義遜讓奈何棄之於是爭者懷感投兵謝罪（後漢書高鳳傳）

管寧所居屯落會井汲者或男女雜錯或爭井闘鬩寧患之乃多買器分置井傍汲以待之又不使知來者得而怪之問知寧所爲乃各相責不復闘訟（魏志管寧傳注）

楊俊自少及長以人倫自任審固衛恂本皆出自兵伍俊資拔獎致咸作佳士後固歷位郡守恂御史縣令（魏志楊俊傳）

龐統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怪而問之統答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卽聲名不足慕企不足慕企而爲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蜀志龐統傳）

祖納嘗問梅陶曰君鄉里立月旦評何如陶曰善褒惡貶則佳法也納曰未益時王隱在坐因曰尚書稱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何得一月便行褒貶陶曰此官法也月旦私法也隱曰易稱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稱家者豈不是官必須積久善惡乃著公私何異古人有言貞良而亡先人之殃酷烈而存先人之勲累世乃著豈但一月若必月旦則顏回食埃不免貪汚盜蹠引少則爲清廉朝種暮獲善惡未定矣（晉書祖逖傳）

范蔚關內侯家世好學有書七千餘卷遠近來讀者恒有百餘人蔚爲辦衣食（晉書范平傳）

孔奐好學善屬文沛國劉顯以博學稱每深相歎美執其手曰昔伯喈墳素悉與仲宣吾當希彼蔡君足下無愧王氏所保書籍尋以相付（南史孔靖傳）

崔慰祖好學聚書至萬卷隣里年少好事者來從假借日數十袠慰祖親自取與未嘗爲辭（南史崔慰祖傳）

沈道虔常以捃拾自資同捃者或爭穟道虔諫之不止悉以其所得與之爭者愧恧後每事輒云忽令居士知（南史沈道虔傳）

李士謙州里有喪事不均至相鬬訟士謙聞而出財補其少者令與多者相埒兄弟愧懼更相推讓卒爲善士（北史李孝伯傳）

楊發精孝經學常手寫數十篇可教者輒遺之（新唐書楊瑒傳）

李建容荆州鄉人爭鬭不詣府而詣建平決無頗（新唐書李遜傳）
石昂家有書數千卷書延四方之士士無遠近多就昂學問食其門下者或累歲昂未嘗有怠色（五代史石昂傳）
仲簡以貧傭書楊億門下億教以詩賦遂舉進士（宋史仲簡傳）
呂大防爲觀文殿大學士左光祿大夫知永興軍旣舒州團練副使薨大防嘗爲鄉約曰凡同約者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卹有善則書于籍有過若違約者亦書之三犯而行罰不悛者絕之（宋史呂大防傳）
王昭素少篤學不仕有至行爲鄉里所稱鄉人爭訟不詣官府多就昭素決之（宋史王昭素傳）

劉清之知袁州卒初高安李好古以族人有以財爲訟見清之諭章清之爲說訟家人二卦好古惕然還舍所訟市田氏易以歸卒爲善士（宋史劉清之傳）
胡仲堯構學舍于華林山別墅聚書萬卷大設廚廩以延四方游學之士（宋史胡仲堯傳）
胡仲容授大理評事建本縣孔子廟頗爲宏敞（宋史胡仲堯傳）
陳昉試奉禮部建書樓於別墅延四方之士肄業者多依焉（宋史陳兢傳）
洪文撫就所居雷湖北剏書舍招來學者（宋史洪文撫傳）
戚同文勤勵讀書絕意祿仕將軍趙直厚加禮待爲築室聚徒同文卒同文子綸大中祥符二年府民曹誠卽同文舊居旁造舍百餘區聚書數千卷延生徒講習甚盛詔賜額爲本府書院命綸子舜賓主之署誠府助教委本府幕官提舉之（宋史戚同文傳）
丁鎬以吏補州縣致仕鄉里有鬭訟者不之官而就鎬質焉（金史丁暐仁傳）
千奴拜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商議樞密院事左翼萬戶府達魯花赤提調屯田事致仕給半俸退居濮上築先聖宴居祠堂於歷山之下聚書萬卷延名師教其鄉里子弟出私田百畝以給養之有司以聞賜額歷山書院（元史和尚傳）

趙良弼舉進士授同僉書樞密院事以疾居懷孟良弼別業在温縣故有地三千畝乃析爲二六與懷州四與孟州皆永隸廟學以贍生徒自以出身儒素示不忘本也（元史趙良弼傳）

報德

盧度世爲中書學生以崔浩事棄官逃於高陽鄭羆家羆匿之使者囚羆長子將加捶楚羆戒之曰君子殺身以成仁汝雖死勿言子奉父命遂被拷掠至乃火爇其體因以物故卒無所言度世後令弟娶羆妹以報其恩（魏書盧元傳）

釋嫌

張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

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爲其老彊忍
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爲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
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
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
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
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
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爲王者師
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卽我矣
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
常習誦讀之後良從高帝封留侯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

太公書者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
而葆祠之留侯死并葬黃石冢每上冢伏臘祠黃石史記留侯世傳
卓茂辟丞相府史事孔光光稱爲長者時嘗出行有人認其馬
茂問曰子亡馬幾何時對曰月餘日矣茂有馬數年心知其
謬嘿解與之挽車去顧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
馬主別得亡者乃詣府送馬叩頭謝之茂性不好爭如此後漢書卓茂傳
劉寬嘗行有人失牛者乃就寬車中認之寬無所言下駕步歸
有頃認者得牛而送還叩頭謝曰慙負長者隨所刑罪寬曰
物有相類事容脫誤幸勞見歸何爲謝之州里服其不校後漢書劉寬傳
承宮與妻子之蒙陰山肆力耕種禾黍將熟人有認之者宮不
與計推之而去由是顯名後漢書承宮傳
張霸爲侍中疾卒遺勅諸子曰人生一世但當畏敬於人若不
善加已直爲受之後漢書張霸傳
梁鴻牧豕於上林苑中曾誤遺火延及宅舍鴻乃尋訪燒者問
所去失悉以豕償之其主猶以爲少鴻曰無宅財願以身居
作主人許之因爲執勤不懈朝夕鄰家耆老見鴻非恒人乃
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於是始敬異焉悉還其豕鴻不受
而去後漢書梁鴻傳

管寧所居屯落鄰有牛暴寧田者寧爲牽牛著凉處自爲飲食
過於牛主牛主得牛大慙若犯嚴刑魏志管寧傳注
任嘏比居者擅耕嘏地數十畝種之人以語嘏嘏曰我自以借
之耳耕者聞之慙謝還地魏志王昶傳注
步隲世亂避難江東單身窮困與廣陵衛旌同年相善俱以種
瓜自給晝勤四體夜誦經傳會稽焦征羌郡之豪族人客放
縱隲與旌求食其地懼爲所侵乃共脩刺奉瓜以獻征羌征
羌方在內臥駐之移時旌欲委去隲止之曰本所以來畏其
彊也而今舍去欲以爲高祇結怨耳良久征羌開牖見之身
隱几坐帳中設席致地坐隲旌於牖外旌愈恥之隲辭色自

若征羌作食身享大案殽膳重沓以小盤飯與隲旌惟菜茹而已旌不能食隲極飯致飽乃辭出旌怒隲曰何能忍此隲曰吾等貧賤是以主人以貧賤遇之固其宜也當何所恥（吳志步隲傳）

鍾離牧少爰居永興躬自墾田種稻二十餘畝臨熟縣民有識認之牧曰本以田荒故墾之耳遂以稻與縣人縣長聞之召民繫獄欲繩以法牧為之請長曰君慕承宮自行義事僕為民主當以法率下何得寢公憲而從君邪牧曰此是郡界緣君意顧故來暫住今以少稻而殺此民何心復留遂出裝還山陰長自往止之為釋繫民民慙懼率妻子舂所取稻得六

十斛米送還牧牧閉門不受民輸置道旁莫有取者牧由此發名（吳志鍾離牧傳）

裴遐嘗在平東將軍周馥坐與人圍棊馥司馬行酒遐未卽飲司馬醉怒因曳遐墮地遐徐起還坐顏色不變復棊如故其性虛和如此（晉書裴秀傳）

劉伶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晉書劉伶傳）

謝萬嘗與蔡系送客於征虜亭與系爭言系推萬落牀冠帽傾脫萬徐拂衣就席神意自若坐定謂系曰卿幾壞我面系曰本不為卿面計然俱不以介意時亦以此稱之（晉書謝安傳）

王延家牛生一犢他人認之延牽而授與初無吝色其人後自知妄認送犢還延叩頭謝罪延仍以與之不復取也（晉書王延傳）

桑虞嘗行寄宿逆旅同宿客失脯疑虞為盜虞嘿然無言便解衣償之主人曰此舍數失魚肉雞鴨多是狐狸偷去君何以疑人乃將脯主至山冢間尋求果得之客求還衣虞投之不顧（晉書桑虞傳）

孫登性無恚怒人或投諸水中欲觀其怒登既出便大笑（晉書孫登傳）

朱沖以耕藝為事鄰人失犢認沖犢以歸後得犢於林下大慙以犢還沖沖竟不受有牛犯其禾稼沖屢持芻送牛而無恨

色主愧之乃不復為暴（晉書朱沖傳）

郭翻居貧無業欲墾荒田先立表題經年無主然後乃作稻將熟有認之者悉推與之縣令聞而詰之以稻還翻翻遂不受（晉書郭翻傳）

韓係伯襄陽人鄰居種桑樹於界上為誌係伯以桑枝蔭妨他地遷界上開數尺鄰畔隨復侵之係伯輒更改種久之鄰人慙愧還所侵地躬往謝之（南史韓係伯傳）

劉凝之為村里所誣一年三輸公調求輒與之又嘗認其所著屐笑曰僕著已敗今家中覓新者償君此人後田中得所失屐送還不肯復取（南史劉凝之傳）

沈麟士嘗行路鄰人認其所著屐麟士曰是卿屐邪即跣而反鄰人得屐送前者還之麟士曰非卿屐邪笑而受之南史沈麟士傳

庾詵乘舟從沮中山舍還載米一百五十石有人寄載三十石及至宅寄載者曰君三十斛我百五十斛詵嘿然不言恣其取足南史庾詵傳

盧昌衡常行至浚儀所乘馬為人牛所觸致死牛主陳謝求還價直昌衡謂曰六畜相觸自關常理此豈人情也君何謝焉拒而不受性寬厚不校皆此類也北史盧元傳

李士謙有牛犯其田者士謙牽置涼處飼之過於本主北史李孝伯傳

張文詡鄰家築牆心有不直文詡因毀舊堵以應之文詡常有腰疾會醫者自言善禁文詡令禁之遂為刀所傷至於頓伏牀枕醫者叩頭請罪文詡遣遣之因為隱謂妻子曰吾昨風眩落坑所致北史張文詡傳

唐臨轉黃門侍郎加銀青光祿大夫嘗令人煑藥失制潛知其故謂曰陰晴不宜服藥宜即棄之竟不揚其過舊唐書唐臨傳

朱仁軌常誨子弟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新唐書朱敬則傳

歸登進工部尚書有遺金石不死藥者紿曰已嘗及登服幾死訊之乃未之嘗人皆為怒而登不為愠新唐書歸崇敬傳

杜黃裳以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河中晉絳節度使黃裳嘗被疾醫者誤進藥疾遂甚終不怒譴新唐書杜黃裳傳

彭思永第進士為戶部侍郎思永始就舉持數釧為資同舉者過之出而玩或墜其一於袖間衆相為求索思永曰數止此耳客去舉手揖釧墜于地衆皆服其量宋史彭思永傳

岳飛世力農父和有耕侵其地割而與之宋史岳飛傳

徐積登進士第積嘗借人書笈經宿還之借者紿言中有金葉積謝而不辨賣衣償之宋史徐積傳

劉永一鄉人負債不肯償立焚其券宋史劉永一傳

薛繼先字曼卿子純孝字方叔有詐為曼卿書就方叔取物者曼卿年已老狀貌如少者客不知其為曼卿而以為方叔也

而與之書曼卿如所取付之金史薛繼先傳

岳柱授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岳柱度量宏擴有欺之者恬不為意或問之則曰彼自欺也我何與焉元史阿魯渾薩理傳

鄧文原拜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文原初客京師有一書生病篤取橐中金囑文原以歸其親既死而同舍生竊金去文原貸金償死者家終身不以語人元史鄧文原傳

蕭𣂏嘗出遇一婦人失金釵道旁疑𣂏拾之謂曰殊無他人獨翁居後耳𣂏令隨至門取家釵以償其婦後得所遺釵愧謝還之元史蕭𣂏傳

廿二史言行略卷二十終

廿二史言行略卷二十一

長洲過元昄輯

處衆門

疾病

郭玉和帝時爲太醫丞多有效應玉仁愛不矜雖貧賤厮養必盡其心力後漢書郭玉傳

郭翻嘗以車獵去家百餘里道中逢病人以車送之徒步而歸晉書郭翻傳

崔彧善醫術位寧遠將軍性仁恕見疾苦好與治之廣教門生令多救療魏書崔彧傳

孫謙劉融行乞疾篤無所歸友人輿送謙舍謙開聽事以受之及融死以禮殯瘞南史孫謙傳

嚴植之少常山行見一患者問其姓名不能答載與俱歸爲營醫藥六日而死爲棺斂殯之卒不知何許人也又嘗緣柵塘行見患人臥塘側問之云姓黄家本荆州爲人傭賃疾篤船主將發棄之于岸植之惻然載還療之經年而愈請終身充奴僕以報厚恩植之不受遺以貲糧遣之南史嚴植之傳

李元忠專心醫藥性仁恕無貴賤皆爲救療北史李元忠傳

李亮少好醫術未能精究太武時奔宋又就沙門僧坦畧盡其術針灸授藥罔不有效徐兖間多所救恤亮大爲聽事以舍

病人死者則就而棺殯親往弔視其仁厚若此 北史李脩傳

杜紘知應天府卒紘宦京師時里人馬隨調選病臥逆旅紘載與歸醫視之隨竟死爲治喪第中 宋史杜純傳

趙善應官修武郎江西兵馬都監道見病者必收恤之躬爲煮藥 宋史趙汝愚傳

崔世明試有司連黜每曰不爲宰相則爲良醫遂究心岐黃之書貧者療之不受直 宋史崔與之傳

侯可隨計入京比還且行聞鄉人病念曰吾歸則彼死矣遂留不去病者瘉輟已馬載之徒步而歸 宋史侯可傳

李寧精於藥術常以藥施人人以金帛爲報輒拒之 宋史柴通元傳

龐安時取黃帝扁鵲之脉書治之未久已能通其說益讀靈樞太素甲乙諸秘書凡經傳百家之涉其道者靡不通貫爲人治病率十愈八九踵門求診者爲辟邸舍居之親視餰粥藥物必愈而後遣其不可爲者必實告之不復爲治活人無數病家持金帛來謝不盡取也 宋史龐安時傳

王克明紹興乾道閒名醫也有難療者必沈思得其要然後予之藥病雖數證或用一藥以除其本本除而餘病自去亦有不予藥者期以某日自安有以爲非藥之過過在某事當噤其事治之言無不驗從呂正已使金金接伴使忽被危疾克明立起之卻其謝張子蓋救海州戰士大疫克明時在軍中全活者幾萬人子蓋上其功克明力辭之 宋史王克明傳

李慶嗣學醫讀素問諸書洞曉其義天德間歲大疫廣平尤甚貧者往往闔門臥病慶嗣攜藥與米分遺之全活者衆慶嗣年八十餘無疾而終 金史李慶嗣傳

死喪

王忳嘗詣京師見一書生疾困愍而視之書生謂忳曰我當到洛陽而被病命在須臾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贈死後乞藏骸骨未及問姓名而絕忳卽鬻金一斤營其殯埵餘金悉置棺下人無知者後歸數年縣署忳大度亭長初到之日有馬馳入亭中而止其日大風飄一繡被復墮忳前卽言之於縣

縣以歸忳忳後乘馬到雒縣馬遂奔走牽忳入宅舍主人見之喜曰今禽盜矣問忳所由得馬忳具說其狀并及繡被主人悵然良久乃曰被隨旋風與馬俱亡卿何陰德而致此二物忳自念有葬書生事因說之并道書生形貌及埋金處主人大驚號曰是我子也姓金名彥前往京師不知所在何意卿乃葬之大恩久不報天以此章卿德耳忳悉以被馬還之彥父不取又厚遺忳忳辭讓而去時彥父爲州從事因告新都令假忳休自與俱迎彥喪餘金具存忳由是顯名 後漢書王忳傳

劉翊遷陳留太守出關數百里見士大夫病亡道次翊以馬易棺脫衣斂之 後漢書劉翊傳

陸瑁少好學篤義同郡徐原爰居會稽素不相識臨死遺書託
以孤弱瑁爲起立墳墓收導其子 吳志陸瑁傳
鄒湛爲少府初湛嘗見一人自稱甄舒仲餘無所言如此非一
久之乃悟曰吾宅西有積土敗瓦其中必有死人甄舒仲者
予舍西土瓦中人也檢之果然厚加斂葬葬畢遂夢此人來
謝 晉書鄒湛傳
劉驎之車騎將軍桓沖請爲長史固辭不受去驎之家百餘里
有一孤姥病將死歎息謂人曰誰當埋我惟有劉長史耳何
由令知驎之先聞其有患故往候之値其命終乃身爲營棺
殯送之 晉書劉驎之傳

郭震十六與薛稷趙彦昭同爲太學生家嘗送資錢四十萬會
有縗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元振舉與之無
少吝一不質名氏稷等嘆駭 新唐書郭震傳
李勉爲太子太師勉少貧狹客梁宋與諸生共逆旅諸生疾且
死出白金曰左右無知者幸君以此爲我葬餘則君自取之
勉許諾既葬密置餘金棺下後其家謁勉共啟墓出金付之
新唐書李勉傳
楊虞卿爲校書郎抵淮南委婚幣會陳商葬其先貧不振虞卿
未嘗與游悉所齎助之 新唐書楊虞卿傳
張道源嘗與客夜宿客暴死道源恐主人怱怖臥尸側至曙乃
告又徒步護送還其家 新唐書張道源傳
柳開大名人擢知滄州開在大名嘗過酒肆飲有士人在旁辭
貌稍異開詢其名則至自京師以貧不克葬其親聞王祜篤
義將丐之問所費曰二十萬足矣開即罄所有得白金百餘
兩益錢數萬遺之 宋史柳開傳
王去非北隣有喪忌東出西與北皆人居南則去非家去非壞
牆室使喪南出遂得葬焉 金史王去非傳
王薦好義州禁民死不葬者時民貧未葬者衆畏令悉焚柩弃
骨野中薦哀之以地爲義阡收瘞之有死不能斂者復買棺
以貽人皆感焉 元史王薦傳

賈進買地爲義阡使無墓者葬之 元史孫秀實傳
李子敬葬不能葬者五十餘喪 元史孫秀實傳

患難

馮魴王莽末四方潰畔魴迺聚賓客招豪傑作營壍以待所歸
是時湖陽大姓虞都尉反城稱兵先與同縣申屠季有仇而
殺其兄謀滅季族季亡歸魴魴將季欲還其營道逢都尉從
弟長卿來欲執季魴叱長卿曰我與季雖無素故士窮相歸
要當以死任之卿爲何言遂與俱歸季謝曰蒙恩全死無以
爲報恩有牛馬財物願悉獻之魴作色曰吾老親弱弟皆賊
城中今日相與尚無所顧何云財物乎季慙不敢復言 後漢書魴

魴傳
邴原至遼東與同郡劉政俱有勇略雄氣遼東太守公孫度畏
惡欲殺之盡收捕其家政得脫度告諸縣敢有藏政者與同
罪政窘急往投原原匿之月餘時東萊太史慈當歸原因以
政付之旣而謂度曰將軍前日欲殺劉政以其爲己害今政
已去君之害豈不除哉度曰然原曰君之畏政者以其有智
也今政已免智將用矣尚奚拘政之家不若赦之無重怨度
乃出之原又資送政家皆得歸故郡魏志邴原傳
楊俊避地幷州王象少孤特爲人僕隷年十七八見使牧羊而
私讀書因被箠楚俊嘉其才質卽贖象著家娉娶立屋然後

與別俊爲南陽太守征南軍師遷中尉左遷平原太守復在
南陽時王象爲散騎常侍薦俊魏志楊俊傳
全琮父柔徙桂陽太守柔嘗使琮齎米數千斛到吳有所市易
琮至皆散用空船而還柔大怒琮頓首曰愚以所市非急而
士大夫方有倒縣之患故便振贍不及啟報柔更以奇之是
時中州士人避亂而南依琮居者以百數琮傾家給濟與共
有無遂顯名遠近吳志全琮傳
甄密參中山王英軍事英鍾離敗退鄉人蘇良沒於賊手密盡
私財以贖之良既歸傾資報密密一皆不受謂良曰濟君之
日本不求貨豈相贖之意也魏書甄琛傳

吳明徹侯景寇都明徹有粟麥三千餘斛而鄰里飢餒乃白諸
兄曰今人不圖久奈何不與鄉里共此於是計口平分同其
豐儉羣盜聞而避焉賴以存者甚衆南史吳明徹傳
庾詵鄰人有被執爲盜見劾妄款詵詵矜之乃以書質錢二萬
令門生詐爲其親代之酬備鄰人獲免謝詵詵曰吾矜天下
無辜豈期謝也南史庾詵傳
胡証旅力絕人晉公裴度未顯時羸服私飮爲武士所窘証聞
突入坐客上引觥三釂客皆失色因取鐵燈檠摘枝葉搾合
其跗橫膝上謂客曰我欲爲酒令餘不釂者以此擊之衆唯
唯証一飮輒數升次授客客流離盤杓不能盡証欲擊之諸

惡少叩頭請去証悉驅出故時人稱其俠新唐書胡証傳
羅道琮貞觀末上書忤旨徙嶺表有同斥者死荊襄間臨終泣
曰人生有死獨委骨異壤邪道琮曰吾若還終不使君獨留
此瘞路左去歲餘遇赦歸方霖潦積水失其殯處道琮慟諸
野波中忽若溢沸者道琮曰若屍在可再沸祝已水復湧乃
得屍負之還鄉壽擢明經仕至太學博士新唐書羅道琮傳
李周年十六爲內邱捕賊將以勇聞是時梁晉兵爭山東羣盜
充斥道路行者必以兵衛內邱人盧岳將徙家太原舍逆旅
傍徨不敢進周意憐之爲送至西山有盜從林中射岳中其
馬周大呼曰吾在此孰敢爾邪盜聞其聲曰此李周也因各

潰去周送岳至太原岳謂之曰吾少學星歷且工相人子方頤隆準眉目疎徹身長七尺眞將相也吾占天象晉必有天下子宜留事晉以圖富貴周歸晉歷武寧安遠永興宣武四鎭（五代史李周傳）

陳規除知廬州兼淮西安撫規嘗爲女求從婢得一婦甚閑雅怪而詢之乃雲夢張貢士女也亂離夫死無所託鬻身求活規卽輟女奩嫁之聞者感泣（宋史陳規傳）

歐陽守道吉州人調贑州司戶爲嶽麓書院副山長還吉州里有張基喪其父小祥而舅氏訟以冒檗之獄使不得祭邀其售巳地以葬守道聞之歎曰吾惟痛斯子之不得一哭其父

也且其痛奈何明日告之邑令曰此非人必瀆祭而縛之撓葬而奪之舅如此是自食其肉也請任斯子出祭而復獄令亟出之其舅醜詆守道守道亦不自辨（宋史歐陽守道傳）

胡礪少嗜學天會間大軍下河北礪爲軍士所掠行至燕亡匿香山寺與傭保雜處韓昉見而異之使賦詩以見志礪操筆立成思致清婉昉喜甚因館置門下使與其子處同教育之自是學業日進昉嘗謂人曰胡生才器一日千里他日必將名世十年舉進士第一久之爲刑部尚書（金史胡礪傳）

尉遲天澤仕金爲庫官郡王帶孫掠絳州天澤在俘中道見兵死者輒涕泣收瘞之（元史尉遲德誠傳）

遠利

王吉爲博士諫大夫始吉少時學問居長安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吉後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鄰里共止之因固請吉令還婦里中爲之語曰東家有樹王陽婦去東家棗完去婦復還其厲志如此（漢書王吉傳）

太原閔仲叔雖周黨之潔清自以弗及也黨見其含菽飲水遺以生蒜受而不食（後漢書周黃徐姜申屠傳）

檀敷少爲諸生家貧而志清不受鄉里施惠（後漢書檀敷傳）

向長貧無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反其餘（後漢書向長傳）

任嘏家貧賣魚會官稅魚魚貴數倍嘏取直如常又與人共買

生口各雇八匹後生口家來贖時價直六十匹共買者欲隨時價取贖嘏自取本價八匹共買者慙亦還取本價（魏志王昶傳注）

孫登無家屬於郡北山爲土窟居之夏則編草爲裳冬則被髮自覆時時游人間所經家或設衣食者一無所受辭去皆捨棄（晉書孫登傳）

郭文入吳興餘杭大辟山中區種菽麥採竹葉木實貿鹽以自供人或酬下價者亦卽與之後人識文不復賤酬有猛獸殺大麀鹿於菴側文以語人人取賣之分錢與文文曰我若須此自當賣之所以相語正以不須故也聞者皆嗟嘆之（晉書郭文傳）

郭翻嘗墜刀於水路人有爲取者因與之路人不取固辭翻曰爾向不取我豈能得路人曰我若取此將爲天地鬼神所責矣翻知其終不受復沈刀於水路人悵焉乃復沈没取之翻於是不逆其意乃以十倍刀價與之（晉書郭翻傳）

阮孝緒家貧無以爨僮妾竊鄰人樵以繼火孝緒知之乃不食更令撤屋而炊（梁書阮孝緒傳）

劉歊少時好施務周人之急人或遺之亦不拒也久而歎曰受人者必報不則有愧於人吾固無以報人豈可常有愧乎（南史劉懷珍傳）

甄彬嘗以一束苧就州長沙寺庫質錢後贖苧還於苧束中得

五兩金以手巾裹之彬得送還寺庫道人驚云近有人以此金質錢時有事不得舉而失檀越乃能見還輒以金半仰酬往復十餘彬堅然不受因謂曰五月披羊裘而負薪豈拾遺金者邪卒還金梁武帝布衣而聞之及踐祚以西昌侯藻爲益州刺史乃以彬爲府録事參軍帶郫縣令將行同列五人帝誡以廉愼至彬獨曰卿昔有還金之美故不復以此言相屬由此名德益彰及在蜀藻禮之甚厚云（南史甄法崇傳）

郭世通嘗與人共於山陰市貨物誤得一千錢當時不覺分背方悟追還本主錢主驚歎以半直與之世通委之而去（南史郭世通傳）

郭原平每出賣物裁求半價邑人皆共識悉輒加本價與之彼此相讓要使微賤然後取直（南史郭世通傳）

寇儁家人曾賣物與人而剩得絹一匹儁於後知之乃曰得財失行吾所不取訪主還之（北史寇讚傳）

李幼廉少寡欲爲兒童時初不從人家有所求請嘗故以金寶授之終不取彊付輒擲之地州牧以其蒙幼而廉故以名焉（北史李義深傳）

趙琰嘗送子應冀州娉室從者於路遇得一羊行三十里而琰知之令送於本處又過路旁主人設羊羹琰訪知盜殺卒辭不食遣人買耜刃得剩六耜卽命送還刃主刃主高之義而

不受琰命委之而去（北史趙逸傳）

趙柔嘗在路得人所遺金珠一貫價直數百縑柔呼主還之後有人遺柔鏵數百枚者柔與子善明鬻之市有人從柔買柔索絹二十疋有商人知其賤與柔三十疋善明欲取之柔曰與人交易一言便定豈可以利動心遂與之（北史趙柔傳）

鹿悆嘗詣徐州馬疲附船而至大梁夜睡從者上岸竊禾四束飼馬船行數里悆覺卽停船至取禾處以縑三丈置禾束下而反（北史鹿悆傳）

趙軌東鄰有桑葚落其家軌遣人悉拾還其主戒其諸子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機杼物不願侵人汝等宜以爲戒（北史趙肅）

傳

張元南隣有二杏樹杏熟多落元園中諸小兒競取而食之元
所得者送還其主 北史張元傳

王義方爲御史時買第後數日愛廷中樹復召主人曰此佳樹
得無欠償乎又予之錢其廉不貪類此 新唐書王義方傳

李穆行路得遺物必訪主歸之 宋史李穆傳

彭思永爲戶部侍郎思永爲兒時旦起就學得金釵於門外默
坐其處須臾亡釵者來物色省之良是即付之其人欲謝以
錢思永笑曰使我欲之則匿金矣 宋史彭思永傳

王昭素拜國子博士致仕昭素每市物隨所言而還直未嘗論

高下縣人相告曰王先生市物無得高取其價也 宋史王昭素傳

侯可隨計入京里中醵金贐行比還悉散其餘與同舉者曰此
金鄉里所以資應詔者也不可以爲他利 宋史侯可傳

宗翼市物不評價市人知而不欺 宋史戚同文傳

賈少冲家貧甚嘗道中獲遺金訪其主歸之 金史賈少冲傳

張濬娶孫氏鄰里有爲濬種瓜者及熟讓濬濬弗許請分而食
之嘗行道中拾一斧夫婦計度移時乃持歸訪其主還之 金史張濬傳

朱存器歷官至修內司使嘗夜後盧溝橋獲金一囊坐而待其
主以付之其人請中分存器笑而遣之 元史朱國寶傳

張養浩幼有行義嘗出遇人有遺楮幣于途者其人已去追而
還之 元史張養浩傳

遠勢

杜安少有志節年十三入太學號奇童京師貴戚慕其名或遺
之書安不發悉壁藏之及後捕案貴戚賓客安開壁出書印
封如故竟不離其患時人貴之 後漢書杜根傳

馭奴僕

劉寬爲太尉嘗坐客遣蒼頭市酒迂久大醉而還客不堪之罵
曰畜產寬須臾遣人視奴疑必自殺顧左右曰此人也罵言
畜產辱孰甚焉故吾懼其死也夫人欲試寬令恚伺當朝會

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汙朝衣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
乃徐言曰羹爛汝手其性度如此 後漢書劉寬傳

宋則子年十歲與蒼頭共弩射蒼頭弦斷矢激誤中之即死奴
叩頭就誅則察而恕之穎川荀爽深以爲美時人亦服焉 後漢書宋宏傳

熊遠嘗爲石崇蒼頭而性廉直有士風黃門郎潘岳見而稱異
勸崇免之 晉書熊遠傳

幸靈周旋江州間謂其士人曰天地之於人物一也咸欲不失
其情性奈何制服人以爲奴婢乎諸君若欲享多福以保性
命可悉免遣之 晉書幸靈傳

張率爲新安太守遣家僮載米三千石還宅及至遂耗太半率問其故答曰雀鼠耗率笑而言曰壯哉雀鼠竟不研問（南史張率傳）

陶潛爲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爲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南史陶潛傳）

房文烈性温柔未嘗嗔怒爲吏部郎時經霖雨絕糧遣婢糴米因爾逃竄三四日方還文烈徐謂曰舉家無食汝何處來竟無捶撻（北史房法壽傳）

高謙之爲國子博士謙之居家僮隸對其兒不撻其父母生三子便免其一世無髡黥奴婢常稱俱稟人體如何殘害（北史高道穆傳）

唐臨轉黃門侍郎加銀青光祿大夫嘗欲弔喪令家童自歸家取白衫家僮誤將餘衣懼未敢進臨察知之使召謂曰今日氣逆不宜哀泣向取白衫且止之也竟不揚其過（舊唐書唐臨傳）

李元道爲幽州長史佐都督王君廓專持府事君廓嘗遣元道婢乃良家子爲所掠遣去不納（新唐書褚亮傳）

柳公權進太子太保公權博貫經術書法結體勁媚自目一家宣宗賜以器幣時外夷公卿賕遺盡鉅萬而主藏奴或盜用嘗貯杯盂一笥縢識如故而器皆亡奴妄言叵測者公權笑曰銀杯羽化矣不復詰唯研筆圖籍自鐍秘之（新唐書柳公綽傳）

歸登進工部尚書登性温恕家僮爲馬所踶斮折馬足登知不加責（新唐書歸崇敬傳）

高固生微賤爲家所賣轉爲渾瑊童奴字黃芩性敏惠有旅力善騎射能讀左氏春秋瑊愛養之以齊有高固因以名以乳媼女女固從瑊屯朔方德宗在奉天固仍從瑊固憲宗時爲右羽林統軍（新唐書高固傳）

陽城嘗絕糧遣奴求米奴以米易酒醉臥于路城怪其故與弟迎之奴未醒乃負以歸及覺痛咎謝城曰寒而飲何責焉城歲饑屏跡不過鄰里有奴都兒化其德亦方介自約或哀其餒與之食不納後致糠覈數梧乃受（新唐書陽城傳）

羅讓累遷福建觀察使兼御史中丞或以婢遺讓者問所從答曰女兄九人皆爲官所賣留者獨老母耳讓慘然爲焚券召母歸之（新唐書羅珦傳）

皇甫遇拜義成軍節度使馬軍都指揮使開運二年契丹寇西山攻破欒城柏鄉等九縣南至邢州出帝遣北面行營都監張從恩會馬全節安審琦及遇等禦之從恩等至相州陣安陽河南遣遇與慕容彥超率數千騎前覘虜遇渡漳河逢虜數萬轉戰十餘里至榆林爲虜所圍遇馬中箭而踣得其僕杜知敏馬乘之以戰知敏爲虜所擒遇謂彥超曰知敏義士

也豈可失之即與彥超躍馬入虜取之而還 五代史皇甫遇傳
魏咸熙嘗會賓客家童數輩覆案碎器客皆驚愕咸熙色不變止令更設饌具其寬厚若此 宋史魏仁浦傳
高頔拜左補闕僕夫年七十待之如初 宋史高頔傳
陳烈御童僕如對賓客 宋史陳烈傳
移剌福僧轉同知開遠軍節度事簽北京臨潢按察事興中治中莫州刺史改沃州同知興中府事改廣寧福僧被牒如都郡大兵薄城其子銅和尚率家奴拒戰廣寧賴之以完福僧還悉放奴為良終不言子之功識者多之 金史移剌福僧傳
韓昉拜開府儀同三司昉有家奴誣告昉以馬資送叛人出境

考之無狀有司以奴還昉昉待之如初曰奴誣主人以罪求為良耳何足怪哉人稱其長者 金史韓昉傳
廉希憲九歲家奴四人盜五馬逃去既獲將於法當死父怒將付有司希憲泣諫止之俱得免死又嘗侍母居中山有二奴醉出惡言希憲曰是以我為幼也即送繫府獄杖之皆竒其有識 元史廉希憲傳
察罕進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商議中書省事縱奴為民者甚衆 元史察罕傳
董文直為槁城長官文直僮病必手寻粥藥或止之曰不忍以其賤違吾愛心 元史董俊傳

王玉加定遠將軍權真定五路萬戶假趙州慶源軍節度副使出家奴二百餘口為良民 元史王玉傳
王善授知中山府事善放家僮五百人為民 元史王善傳

奴僕

李善同縣李元蒼頭也建武中疫疾元家相繼死沒唯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貲財千萬諸奴婢私共計議欲謀殺續分其財產善深傷李氏而力不能制乃潛負續逃去隱山陽瑕邱界中親自哺養乳為生湩推燥居溼備嘗艱勤續雖在孩抱奉之不異長君有事輒長跪請白然後行之閭里感其行皆相率修義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修理舊業告奴婢於長史悉

收殺之時鍾離意為瑕邱令上書薦善行狀光武詔拜善及續並為太子舍人善顯宗時辟公府以能理劇再遷日南太守從京師之官道經清陽過李元冢未至一里乃脫朝服持鉏去草及拜墓哭泣甚悲身自炊爨執鼎俎以修祭祀垂泣曰君夫人善在此盡哀數日乃去到官以愛惠為政懷來異俗遷九江太守未至道病卒續至河間相 後漢書李善傳
李守德臨淄王出潞州守德為人奴善騎射王市得之侍左右守德本名宜得立功乃改名位武衛將軍嘗遇故主於道主走避守德命左右迎之至第親上食奉酒主流汗不敢當數日入奏曰臣蒙國恩過分而故主無寸祿請解官授之帝嘉

其志擢爲郎將 新唐書王毛仲傳

蕭穎士觀書一覽卽誦名播天下有奴事穎士十年笞楚嚴慘或勸其去答曰非不能愛其才耳 新唐書蕭穎士傳

唐景思漢高祖時爲沿淮巡檢漢法酷而史宏肇用事喜以告訐殺人景思有奴嘗有所求不如意卽馳見宏肇言景思與李景交通而私畜兵甲宏肇遣吏將三十騎往收景思奴謂吏曰景思勇者也得則殺之不然將失之也吏至景思迎前以兩手抱吏呼冤請詣獄自理吏引奴與景思驗景思曰我家在此請索之有錢十千爲受外賂有甲一屬爲私畜兵吏索之惟一衣笥軍籍糧簿而已吏閔而寬之景思請械送京師以自明景思有僕王知權在京師聞景思被告乃見宏肇願先下獄明景思不反宏肇憐之送知權獄中日勞以酒食景思旣械就道穎毫之人隨至京師共明之宏肇乃鞫其奴具伏卽奏斬奴而釋景思 五代史唐景思傳

楊信授義成軍節度改鎭寧軍領殿前都指揮使信瘖疾有童奴田玉者能揣度其意每上前奏事及與賓客談論或指揮部下必廻顧玉書掌爲字玉因直達其意無失 宋史楊信傳

蕭拔刺三歲居父母喪養于家奴奚列阿不重熙初興宗獵奚山過拔刺所居奚列阿不言于近臣拔刺得見上帝悅之錫賚甚厚 遼史蕭樂音奴傳

處盜賊

淳于恭家有山田果樹人或侵盜輒助爲收採又見偷刈禾者恭念其愧因伏草中盜去迺起里落化之 後漢書淳于恭傳

陳寔在鄉閭時歲荒民儉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寔陰見乃起自整拂呼命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者是矣盜大驚自投於地稽顙歸罪寔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尅己反善然此當由貧困令遺絹二匹自是一縣無復盜竊 後漢書陳寔傳

戴封遇賊財物悉被略奪唯餘縑七匹賊不知處封乃追以與之曰知諸君乏故送相遺賊驚曰此賢人也盡還其器物 後漢書戴封傳

王烈字彥方以義行稱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旣懷恥惡必能改善故以此激之後有老父遺劍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而問其姓名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 後漢書王烈傳

周訪鄉人盜訪牛於冢間殺之訪得之密埋其肉不使人知 晉書周訪傳

王獻之夜臥齋中而有偷人入其室盜物都盡獻之徐曰偷兒青氈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羣偷驚走（晉書王羲之傳）

孫晷躬親壟畝時年饑穀貴人有生刈其稻者晷見而避之須去而出旣而自刈送與之鄉鄰感愧莫敢侵犯（晉書孫晷傳）

桑虞有園在宅北數里瓜菓初熟有人踰垣盜之虞以園援多棘刺恐偷見人驚走而致傷損乃使奴爲之開道及偷負瓜將出見道通利知虞使除之乃送所盜瓜叩頭請罪虞乃懽然盡以瓜與之（晉書桑虞傳）

范喬邑人臘夕盜斫其樹人有告者喬陽不聞邑人愧而歸之喬往喻曰卿節日取柴欲與父母相歡娛耳何以愧爲其通

物善導皆此類也（晉書范粲傳）

宇文測尚宣武女陽平公主拜駙馬都尉從魏孝武西遷拜太子少保測在洛陽之日曾被竊盜所失物卽其妻陽平公主之衣服也州縣擒盜并物俱獲測恐此盜坐之以死乃不認焉遂遇赦得免盜旣感恩因請爲測左右及測從魏孝武西遷事極狼狽此人亦從測入關竟無異志（周書宇文測傳）

何點嘗行經朱雀門街有自車後盜點衣者見而不言旁人禽盜與之點乃以衣施盜盜不敢受點令告有司盜懼乃受之（南史何尚之傳）

郭原平宅上種竹夜有盜其筍者原平遇見之盜者奔走墜溝原平乃於所植竹處溝上立小橋令通又採筍置籬外鄰里慙愧無復取者（南史郭世通傳）

吳國夫有義讓之美人有竊其稻者乃引還爲設酒食以米送之（南史范叔孫傳）

沈道虔居石山精廬有人竊其園菜者外還見之乃自逃隱待竊者去後乃出人又拔其屋後大筍令人止之曰惜此筍欲令成林更有佳者相與乃令人買大筍送與之盜者慙不取道虔使置其門內而還（南史沈道虔傳）

范元琰以園蔬爲業嘗出行見人盜其菘元琰遽退走母問其故具以實答母問盜者爲誰答曰向所以退畏其愧恥今啟

其名願不泄也於是母子秘之或有涉溝盜其筍者元琰因伐木爲橋以度之自是盜者大慙一鄉無復草竊（南史范元琰傳）

李元忠嘗亡二馬旣獲盜卽以與之（北史李靈傳）

李士謙望見盜刈禾黍者默而避之其家僮嘗執盜粟者士謙慰喻之曰窮困所致義無相責遽令放之（北史李孝伯傳）

張文詡嘗有人夜中竊刈其麥者見而避之盜因感悟棄麥而謝文詡慰諭之自誓不言固令持去經數年盜者向鄉人說之始爲遠近所悉（北史張文詡傳）

楊再思授元武尉充使詣京師止於客舍會盜竊其襲裝再思邂逅遇之盜者伏罪再思謂曰足下當苦貧匱至此無行速

去勿作聲恐爲他人所擒幸留公文餘財盡以相遺盜者齎去再思初不言其事假貸以歸舊唐書楊再思傳

宗室宗達封蔡國公鄉家失火盜因爲奸竊宗達所服帶既而得之且知其主名貸不問宋史楚王元傳

劉直以純厚聞于鄉黨里有盜其衣者置不問州將廉知俾人故竊其衣亦不訴理即召詰前盜衣者俾還之直給云衣乃自以遺少年非竊也州將義之賜以金帛不受而去宋史劉謙傳

王昭素拜國子博士致仕昭素治所居室有椽木積門中夜有盜者抉門將入昭素覺之即自門中潛擲椽於外盜者慙而去由是里中無盜宋史王昭素傳

孔敢盜嘗入敢家發其廩粟敢避之縱其所取嘗逢羸弱者爲盜掠奪其貲敢追盜與語責之以義解金畀之使歸所掠宋史孔敢傳

吳瑛任虞部員外郎盜入室覺而不言且取其被乃曰他物唯所欲夜正寒幸舍吾被宋史吳瑛傳

第五居仁嘗行田間遇有竊其桑者居仁輒避之元史同恕傳

廿二史言行略卷二十一終

廿二史言行略卷二十二

長洲[illegible]輯

筮仕門

進身

定志略

終軍少好學以辯博能屬文聞於郡中年十八選爲博士弟子至府受遣太守聞其有異材召見軍甚奇之與交結軍揖太守而去至長安上書言事武帝異其文拜軍爲謁者給事中初軍從濟南當詣博士步入關關吏予軍繻軍問以此何爲吏曰爲復傳還當以合符軍曰大丈夫西游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軍爲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迺前棄繻生也漢書終軍傳

郭丹七歲而孤小心孝順後母哀憐之爲鬻衣裝買產業後從師長安買符入函谷關乃慨然歎曰丹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既至京師常爲都講諸儒咸敬重之大司馬嚴光請丹辟病不就王莽又徵之遂與諸生逃於北地更始二年三公舉丹賢能徵爲諫議大夫持節使歸南陽安集受降丹自去家十有二年果乘高車出關如其志焉後漢書郭丹傳

班超爲人有志不修細節然內孝謹居家常執勤苦不恥勞辱有口辯而涉獵書傳永平五年兄固被召詣校書郎超與母

隨至洛陽家貧常爲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嘗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它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後使西域平諸國爲都護封定遠侯（後漢書班超傳）

王濬博涉墳典美姿貌不修名行不爲鄉曲所稱晚乃變節疎通亮達恢廓有大志嘗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人或謂之何太過濬曰吾欲使容長戟幡旗衆咸笑之濬曰陳勝有言燕雀安知鴻鵠之志濬後拜益州刺史平吳後轉撫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特進散騎常侍後軍將軍（晉書王濬傳）

陳頵少好學有文義父訢立宅起門頵曰當使容馬車訢笑而

從之仕爲郡督郵太守劉享拔爲主簿州辟部從事乘馬車還家宗黨榮之後爲梁州刺史（晉書陳頵傳）

宗慤年少時叔父炳問其志慤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炳曰汝不富貴即破我家矣江夏王義恭爲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慤隨鎮廣陵元嘉二十二年伐林邑慤自奮請行義恭舉慤有膽勇乃除震武將軍爲安西參軍蕭景憲軍副隨交州刺史檀和之進討遂克林邑（宋書宗慤傳）

康延壽少倜儻謂其所親大丈夫爲將當效節邊埀馬革裹屍景宗特授千牛衛大將軍宋人攻南京諸將既成列延壽獨奮擊陣前敵遂大潰以功遥授保大軍節度使（遼史康默記傳）

務學術

翟方進年十二三失父孤學給事太守府爲小史號遲頓不及事數爲掾史所詈辱方進自傷迺從汝南蔡父柘問已能所宜蔡父大奇其形貌謂曰小史有封侯骨當以經術進努力爲諸生學問方進既厭爲小史聞蔡父言心喜因病歸家辭其後母欲西至京師受經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屨以給方進讀經博士受春秋積十餘年經學明習徒衆日廣諸儒稱之以射策甲科爲郎二三歲舉明經遷議郎後方進爲丞相封高陵侯（漢書翟方進傳）

周防年十六仕郡小吏世祖巡狩汝南召掾史試經防尤能誦

讀拜爲守丞防以未冠謁去師事徐州刺史蓋豫受古文尚書經明舉孝廉拜郎中補博士遷陳留太守（後漢書周防傳）

魏舒遲鈍質朴不爲鄉親所重年四十餘郡上計掾察孝廉宗黨以舒無學業勸令不就可以爲高耳舒曰若試而不中其負在我安可虛竊不就之高以爲已榮乎于是自課百日習一經因而對策升第除澠池長後爲司徒署兗州中正位同三司（晉書魏舒傳）

豆盧勣少受業國子學略涉文藝明帝時爲左武伯中大夫勣自以經業未通請解職遊露門學帝嘉之敕以本官就學（隋書豆盧勣傳）

張纘年十一尚武帝第四女富陽公主拜駙馬都尉封利亭侯召補國子生起家祕書郎時年十七纘好學兄緬有書萬餘卷晝夜披讀殆不輟手祕書郎四員宋齊以來爲甲族起家之選待次入補其居職例不數十日便遷任纘固求不徙欲遍觀閣內書籍帝執四部書目曰君讀此畢可言優仕矣如此三載方遷太子舍人 南史張宏策傳

竇威沈邃有器局貫覽羣言家世貴子弟皆喜武力獨威尙文諸兄詆爲書癡內史令李德林舉秀異授祕書郎當遷不肯調者十年故其學益博而諸兄以軍功位通顯矣薦威職閑冗更謂曰昔仲尼積學成聖猶棲遲不偶汝尙何求耶威笑不答蜀王秀辟爲記室威謝疾去大業中遷內史舍人 新唐書竇威傳

桑維翰初舉進士主司惡其姓以爲桑喪同音人有勸其不必舉進士可以從佗求仕者維翰慨然乃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又鑄鐵硯以示人曰硯弊則改而佗仕卒以進士及第 五代史桑維翰傳

王應麟九歲通六經淳祐元年舉進士從王埜受學調揚州教授初應麟登第言曰今之事舉子業者沽名譽得則一切委棄制度典故漫不省非國家所望於通儒於是閉門發憤誓以博學宏辭科自見假館閣書讀之寶祐四年中是科 宋史王應麟傳

審時勢

蕭何以文無害爲沛主吏掾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常辨之何乃給泗水卒史事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請得毋行及高祖起何常爲丞督事高祖以何爲丞相守關中高祖定天下何封酇侯拜相國 史記蕭相國世家

宣秉少修高節顯名三輔哀平際見王氏據權專政侵削宗室有逆亂萌遂隱遁深山州郡連召常稱疾不仕王莽爲宰衡辟命不應及莽簒位又遣使者徵之秉固稱疾病更始即位徵爲侍中建武元年拜御史中丞四年拜大司徒司直 後漢書宣秉傳

周舉拜光祿大夫卒子勰以父任爲郎自免歸家後太守舉孝廉復以疾去時梁冀貴盛被其徵命者莫敢不應唯勰前後三辟竟不能屈後舉賢良方正不應又公車徵元纁備禮固辭廢疾常隱處竄身慕老聃淸淨杜絕人事巷生荊棘十有餘歲至延熹二年乃開門延賓游談宴樂及秋而梁冀誅年終而勰卒蔡邕以爲知命 後漢書周舉傳

公孫述僭號於蜀犍爲費貽不肯仕述乃漆身爲厲陽狂以避之退藏山藪十餘年述破後仕至合浦太守 後漢書譙元傳

郭憲王莽簒位拜憲郎中賜以衣服憲受衣焚之逃於東海之

濱莽深忿恚討逐不知所在光武卽位求天下有道之人徵
憲拜博士再遷爲光祿勳（後漢書郭憲傳）

韋温遷禮部員外郎鄭注鎭鳳翔請温爲副使或以爲理不可拒拒則生患温曰擇禍莫若輕拒之止於遠貶從之有不測之禍鄭注誅轉考功員外郎（舊唐書韋温傳）

李紳釋褐國子助敎東歸金陵觀察使李錡愛其才辟爲從事紳以錡所爲專恣不受其書幣錡怒將殺紳遁而獲免錡誅朝廷嘉之召拜右拾遺（舊唐書李紳傳）

李垂字舜工遷著作郎館閣校理丁謂執政垂未嘗往謁或問其故垂曰謂爲宰相不以公道副天下望而恃權怙勢觀其

廿二史言行略　卷二十二　筮仕門　六

所爲必遊朱崖吾不欲在其黨中謂聞而惡之罷知亳州遷頴晉絳三州明道中還朝閤門祇候李康伯謂曰舜工文學議論稱於天下諸公欲用爲知制誥但宰相以舜工未嘗相識盍一往見之垂曰我若昔謁丁崖州則乾興初已爲翰林學士矣今已老大見大臣不公常欲面折之焉能趨炎附熱看人眉睫以冀推輓乎道之不行命也執政知之出知均州（宋史李垂傳）

王阮知撫州韓侂胄宿聞阮名特命入奏將誘以美官夜遣密客詣阮阮不答私謂所親曰吾聞公卿擇士士亦擇公卿劉歆柳宗元失身匪人爲萬世笑今政自韓氏出吾肯出其門哉陛對畢拂衣出關侂胄聞之大怒批旨予祠阮於是歸隱廬山盡棄人間事從容觴詠而已嘉定元年卒（宋史王阮傳）

袁韶爲吳江丞蘇師旦恃韓侂胄威福撓役法提舉常平黃犖檄韶聚田以定役師旦密諭意言吳江多姻黨儻相容當薦爲京朝官韶不聽是歲更定戶籍承徭賦皆師旦黨師旦諷言者將論去犖亟以是事白於朝且薦之未幾師旦敗（宋史袁韶傳）

絶營求

嚴彭祖與顏安樂俱事眭孟孟弟子百餘人唯彭祖安樂爲明質問疑誼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

廿二史言行略　卷二十二　筮仕門　七

樂各顓門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彭祖爲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權貴或說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以不修小禮曲意亾貴人左右之助經誼雖高不至宰相願少自勉强彭祖曰凡通經術固當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彭祖竟以太傅官終（漢書嚴彭祖傳）

羊續拜南陽太守靈帝欲以續爲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名爲左騶其所之往輒迎致禮敬厚加贈賂續迺坐使人於單席舉緼袍以示之曰臣之所資唯斯而已左騶白之帝不悅以此故不登公位而徵爲太常（後漢書羊續傳）

劉陶拜侍中徙爲京兆尹到職當出修宮錢直千萬陶旣淸貧而恥以錢買職稱疾不聽政帝宿重陶才原其罪徵拜諫議大夫（後漢書劉陶傳）

公沙穆隱居東萊山有富人王仲致產千金謂穆曰方今之世以貨自通吾奉百萬與子爲資何如對曰來意厚矣夫富貴在天得之有命以貨求位吾不忍也後舉孝廉以高第爲主事遷繒相宏農令遼東屬國都尉（後漢書公沙穆傳）

辛毗遷侍中行軍師時中書監劉放令孫資見信於主制斷時政大臣莫不交好而毗不與往來毗子敞諫曰今劉孫用事衆皆影附大人宜小降意和光同塵不然必有謗言毗正色

曰主上雖未稱聰明不爲闇劣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劉孫不平不過令吾不作三公而已何危害之有焉有大丈夫欲爲公而毀其高節者邪冗從僕射畢軌表言尙書僕射王思精勤舊吏忠亮計略不如辛毗毗宜代思帝以訪放資放資對曰陛下用思者誠欲取其効力不貴虛名也毗實亮直然性剛而專聖慮所當深察也遂不用（魏志辛毗傳）

顏延之少孤貧好讀書無所不覽文章之美冠絕當時妹適東莞劉憲之穆之子也穆之旣與延之通家又聞其美將仕之先欲相見延之不往也（宋書顏延之傳）

沈慶之領淮陵太守領軍將軍劉湛之知之欲相引接謂之曰卿在省年月久比當相論慶之正色曰下官在省十年自應得轉不復以此仰累（宋書沈慶之傳）

王瓊除左將軍兗州刺史去州歸京多年沉滯所居在司空劉騰宅西騰雖勢傾朝野初不俟之騰旣權重吞并鄰宅增廣舊居唯瓊終不肯與以此久見抑屈（魏書王慧龍傳）

盧義僖拜征虜將軍太中大夫散秩多年澹然自得李神儁勸其干謁當塗義僖曰學先王之道貴行先王之志何能苟求富貴也（魏書盧元傳）

楊津遷符璽郎中司徒馮誕與津少結交遊而津見其貴寵每恒退避及相招命多辭疾不往誕以爲恨而津逾遠焉人或

謂之曰司徒君之少舊宜蒙進達何遽自外也津曰爲勢家所厚復何容易但全吾今日亦以足矣（魏書楊播傳）

李繪拜平南將軍高陽內史河間守崔諶恃其弟暹勢從繪乞麋角鴿羽繪答書曰鴿有六翮飛則沖天麋有四足走便入海下官膚體疏嫩手足遲鈍不能遂飛追走遠事佞人是時世宗使暹選司徒長史暹薦繪旣不果咸謂由此書天保初爲司徒右長史繪質性方重未嘗趨事權勢以此久而屈沉（北齊書李渾傳）

崔劼世爲三齊大族劼除中書令加開府初和士開擅朝曲求物譽諸公因此頗爲子弟干祿世門之胄多處京官而劼二

子拱撝並爲外任弟廓之從容謂劼曰拱撝幸得不凡何爲不在省府之中清華之所而並出外藩有損家代劼曰立身以來恥以一言自達今若進兒與身何異卒無所求聞者莫不歎服（北齊書崔劼傳）

王寂欲獻中興頌兄志謂曰汝膏粱年少何患不達不鎮之以靜將恐貽譏寂乃止（南史王曇首傳）

裴子野仕齊爲江夏王行參軍梁天監初任昉有盛名爲後進所慕遊其門者昉必推薦子野於昉爲從中表獨不至昉亦恨焉故不之善（南史裴松之傳）

顧覬之爲吳郡太守幸臣戴法興權傾人主而覬之未嘗低意

左光祿大夫蔡興宗與覬之善嫌其風節過峻覬之曰辛毗有云孫劉不過使吾不爲三公耳（南史顧覬之傳）

虞寄弱冠舉秀才對策高第起家梁宣城王國左常侍大同中嘗驟雨殿前往往有雜色寶珠梁武觀之甚有喜色寄因上瑞雨頌帝謂寄兄荔曰此頌典裁清拔卿之士龍也將如何擢用寄聞之歎曰美盛德之形容以申擊壤之情耳吾豈買名求仕者乎乃閉門稱疾唯以書籍自娛（南史虞荔傳）

李幼廉爲南青州刺史罷還鄴祖孝徵執政求紫石英於幼廉以其南青州所出幼廉辭無好者固請乃與二兩孝徵有不平之言或以告幼廉幼廉抗聲曰李幼廉結髮從宦誓不曲意求人天生德於予孝徵其如予何假欲挫頓不過遣向并州耳時已授并省都官尚書辭而未報遂發敕遣之齊末官至三品已上悉加儀同獨不霑此例語人曰我不作儀同更覺爲榮（北史李義深傳）

蘇瓊幼時嘗謁東荊州刺史曹芝芝戲問曰卿欲官不對曰設官求人非人求官芝異其對署爲府長流參軍（北史蘇瓊傳）

楊於陵爲潤州句容主簿時韓滉節制金陵滉性剛嚴少所接與及於陵以屬吏謁謁滉甚奇之謂其妻柳氏曰夫人常擇佳婿吾閱人多矣無如楊主簿者後竟以女妻之秩滿爲鄂岳江南二府從事累官至侍御史韓滉自江南入朝總將相

財賦之任頗承顧遇權傾中外於陵自江西府罷以婦翁權幸方熾不欲進取乃卜築於建昌以讀書山水爲樂滉歿始入朝爲膳部員外郎（舊唐書楊於陵傳）

蕭復爲宮門郎廣德中歲大饑家百口不自振議鬻昭應墅宰相王縉欲得之使弟紘說曰以君才宜在左右胡不以墅奉丞相取右職復曰鬻先人墅以濟孀單吾何用美官使門內餒且寒乎縉憾之由是廢（新唐書蕭瑀傳）

李懷遠少孤嗜學宗人欲藉以高蔭懷遠辭退而曰因人之勢高士恥之假蔭而官吾志邪擢四科第（新唐書李懷遠傳）

李建貞元中補校書郎德宗思得文學者或以建聞帝問左右

宰相鄭珣瑜曰臣爲吏部時當補校書者八人宅皆藉貴勢以請建獨無有帝喜擢左拾遺翰林學士（新唐書李遜傳）

韋肇爲中書舍人累上疏言得失爲元載所惡左遷京兆少尹久之改祕書少監載曰肇若過我當擇善地處之終不肯詣（新唐書韋貫之傳）

韋貫之遷長安丞或薦之京兆尹李實實舉笏示所記曰此其姓名也與我同里素聞其賢願識之而進於上或者喜以告曰子今日詣實而明日賀者至矣貫之唯唯不往官亦不遷（新唐書韋貫之傳）

韋澳第進士復擢宏辭方靜寡欲十年不肯調御史中丞高元

裕與其兄温善欲薦用之諷澳謁己温歸以告澳不答温曰元裕端士若輕之邪澳曰然恐無呈身御史（新唐書韋貫之傳）

呼延贊從征擢行宮內外都巡檢眞宗嘗補軍校皆敘已功或至讙譁贊獨進曰臣月奉百千所用不及半忝幸多矣自念無以報國不敢更求遷擢將恐福過災生再拜而退衆嘉其知分（宋史呼延贊傳）

蔡齊爲翰林學士加侍讀學士太后大出金帛修景德寺遣內侍羅崇勳主之命齊爲文記之崇勳陰使人誘齊曰趣爲記當得參知政事齊久之不上崇勳譏之罷爲龍圖閣學士知河南府（宋史蔡齊傳）

狄棐進樞密直學士歷知陝鄭州河中河南府棐在河中時有中貴人過郡言將援棐於上前棐答以他語退謂所親曰吾湘潭一寒士今官侍從可以老而自汚耶（宋史狄棐傳）

李孝基進士高第晏殊富弼薦其材任館閣欲一見之孝基曰名器可私謁邪竟不往（宋史李迪傳）

錢卽爲睦州推官部使者有獄在衢咲卽以薦牘使往治卽曰吾寧老冗選中豈忍以數十人易一薦乎至則平反之（宋史錢惟演傳）

桑懌擢右班殿直永安縣巡檢京西旱蝗有惡賊二十三人樞密院召懌至京師授以賊名姓使往捕懌部分軍士盡擒諸

盜其尤强梁者懌自馳馬以往遂與賊遇手殺三人凡二十三人者一日皆獲還京師樞密吏求銀爲致閤門祗候懌曰用賂得官非我欲況貧無銀有固不可也吏怒匿其功狀止免其短使而已除兵馬監押宜州蠻叛殺海上巡檢官軍不能制因命懌往盡手殺之還乃授閤門祗候（宋史任福傳）

盧革少舉童子知杭州馬亮見所爲詩嗟異之秋貢士密戒主司勿遺革革聞語入日以私得薦吾恥之去弗就後二年遂首選至登第年才十六（宋史盧革傳）

王巖叟知定州安喜縣有詔近臣舉御史舉者意屬巖叟而未及識或謂可一往見巖叟笑曰是所謂呈身御史也卒不見

宋史王巖叟傳

李周通判施州司馬光將薦爲御史欲使來見周曰司馬公之賢吾固願見但聞薦而往所謂呈身御史也卒不往 宋史李周傳

王俊義以太學上舍遜奏名列其下徽宗親程其文擢爲第一蔡京遣使來見曰一見我左右史可立得俊義不往僅拜國子博士 宋史王覿傳

梅執禮爲敕令删定官武學博士大司成彊淵明賢其人爲宰相言相以未嘗識面爲慊執禮聞之曰以人言而得必以人言而失吾求在我者而已卒不往謁 宋史梅執禮傳

張九成遊京師從學權貴託人致幣曰肯從吾游當薦之館閣

九成笑曰王良貴尙羞與嬖奚乘吾可爲貴游客耶 宋史張九成傳

潘良貴遷祕書郎時宰相蔡京與其子攸方以爵祿鉤知名士良貴屹然特立親故數爲京致願交意良貴正色謝絕良貴除考功郎遷左司宰相呂頤浩從容謂良貴曰旦夕相引入兩省良貴正色對曰親老方欲乞外兩省官非良貴可爲也退語人曰宰相進退一世人才以爲賢邪自當擢用何可握手密語先示私恩若士大夫受其牢籠又何以立朝卽日乞補外以直龍圖閣知嚴州良貴除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歸不出者十年降二官卒良貴晚家居貧甚秦檜諷令求郡良貴曰從臣除授合辭免今求之於宰相辭之於君父良貴不敢爲也 宋史潘良貴傳

陳槖易越州新昌令呂頤浩欲援爲御史約先一見槖曰宰相用人乃使之呈身耶謝不往 宋史陳槖傳

楊大全遷司農寺丞修高宗實錄充檢討官先是韓侂胄用事私臺諫之選爲已羽翼且欲得知名士借其望以壓羣言一時之好進者恨不預此選也會御史虛位有力薦大全者屬大全一往見且曰公朝見除目夕下矣大全笑謝決不往明日遂丐外時實錄將上矣上必推恩大全去不少待於是除知金州 宋史楊大全傳

陳居仁父太府少卿膏居仁年十四而孤以蔭授鉛山尉紹興

二十一年舉進士秦檜與膏有故有勸以一見可得美官居仁曰是有命焉終不自通 宋史陳居仁傳

吳淵舉進士調建德縣主簿丞相史彌遠館留之語竟日大悅謂淵曰君國器也今開化新置尉卽日可上欲以此處君淵對曰甫得一官何敢躁進況家有嚴君所當稟命彌遠爲之改容不復強 宋史吳淵傳

陳仲微調莆田尉會守令闕通判又罷輭不任事闔委以縣事寓公有誦仲微於當路而密授以薦牘者仲微受而藏之踰年其家負縣租竟逮其奴寓公有怨言仲微還其牘緘封如故其人慚謝終其任不敢撓以私 宋史陳仲微傳

李方子調泉州觀察推官故事秩滿必先通書廟堂乃除方子日以書通是求也時丞相史彌遠聞之怒踰年始除國子錄將選入宮僚而方子不少貶以求合罷歸（宋史李方子傳）

呂祖謙爲博士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召試館職先是召試者率前期從學士院求問目獨祖謙不然而其文特典美（宋史呂祖謙傳）

穆修補潁州文學參軍徙蔡州宰相欲識修且將用爲學官修終不往見（宋史穆修傳）

王逢爲國子監直講兼隴西郡王宅教授李瑋從學事之甚謹岐國公主既降瑋爲逢求遷官且有命逢辭不受（宋史王逢傳）

唐震登第爲小官有權貴以牒薦之者震內牒篋中已而干政震取牒還之封題未啟其人大媿（宋史唐震傳）

耶律韓留遷奚六部禿里太尉性不苟合爲樞密使蕭解里所忌上欲召用韓留解里言目病不能視議遂寢召爲北面林牙帝曰朕早欲用卿聞有疾故待之至今韓留對曰臣昔有目疾才數月耳然亦不至于昏第臣駑拙不能事權貴是以不獲早覲天顏非陛下聖察則愚臣豈有今日（遼史耶律韓留傳）

巨構擢橫海軍節度使構大定中詔與近臣同經營香山行宮及佛舍其近臣私謂構曰公今之德人我欲舉奏公行將大任矣構辭之（金史巨構傳）

張雄飛爲兵部尚書平章阿合馬與亦麻都丁有隙羅織其罪同僚爭相附會雄飛不可秦長卿劉仲澤亦以忤阿合馬皆下吏欲殺之雄飛亦持不可阿合馬使人啗之曰誠能殺此三人當以參政相處雄飛曰殺無罪以求大官吾不爲也阿合馬怒奏出雄飛爲澧州安撫使（元史張雄飛傳）

重禮節

龔勝爲重泉令病去官大司空何武執金吾閻崇薦勝哀帝自爲定陶王固已聞其名徵爲諫大夫引見勝薦龔舍及亢父甯壽濟陰侯嘉有詔皆徵勝曰竊見國家徵醫巫常爲駕徵賢者宜駕上曰大夫乘私車來邪勝曰唯唯有詔爲駕（漢書龔勝

傳）

蕭望之大將軍霍光秉政長史丙吉薦儒生王仲翁與望之等數人皆召見先是左將軍上官桀與蓋主謀殺光光既誅桀等後出入自備吏民當見者露索去刀兵兩吏挾持望之獨不肯聽自引出閤曰不願見吏牽持匈匈光聞之告吏勿持望之既至前說光曰將軍以功德輔幼主將以流大化致於洽平是以天下之士延頸企踵爭願自效以輔高明今士見者皆先露索挾持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禮致白屋之意於是光獨不除用望之而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史三歲間仲翁至光祿大夫給事中望之以射策甲科爲郎署小苑東

門候仲翁出入從倉頭廬兒下車趨門傳呼甚寵顧謂望之
曰不肯錄錄反抱關爲望之曰各從其志 漢書蕭望之傳
諸葛亮躬畊隴畝徐庶與亮友善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
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
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
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 蜀志諸葛亮傳

量才能

徐邈爲光祿大夫數歲卽拜司空邈歎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
人則缺豈可以老病忝之哉遂固辭不受 魏志徐邈傳
鄭袤泰始中詔以袤爲司空天子臨軒遣五官中郎將國坦就

第拜授袤前後辭讓遣息稱上送印綬至于十數謂坦曰魏
以徐景山爲司空吾時爲侍中受詔譬旨徐公語吾曰三公
當上應天心苟非其人實傷和氣不敢以垂死之年累辱朝
廷也終於不就遵大雅君子之跡可不務乎固辭久之見許
晉書鄭袤傳
袁甫好學以詞辯稱嘗詣中領軍何勗自言能爲劇縣勗曰唯
欲宰縣不爲臺閣職何也甫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譬繒中之
好莫過錦錦不可以爲幍縠中之美莫過稻稻不可以爲虀
是以聖王使人必先以器苟非周材何能悉長黃霸馳名于
州郡而息譽于京邑廷尉之材不爲三公自背然也勗善之
晉書袁甫傳
褚䂮有局量以幹用稱嘗爲縣吏事有不合令欲鞭之䂮曰物
各有所施榱椽之材不合以爲藩落也願明府垂察乃捨之
䂮官至安東將軍 晉書褚䂮傳
盧邁轉給事中屬校定考課邁固讓以授官日近未有政績不
敢當上考時人重之 舊唐書盧邁傳
蕭永祺擢翰林學士遷承旨尚書左丞耶律安禮出守南京海
陵欲以永祺代之召見于內閣諭以旨意永祺辭曰臣材識
卑下不足以辱執政海陵曰今天下無事朕方以文治卿爲
是優矣永祺固辭旣出或問曰公遇知人主進取爵位以道

佐時何多讓也永祺曰執政繫天下休戚縱欲貪冒榮寵如
蒼生何 金史蕭永祺傳
陳顥拜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帝欲用顥爲中書平章政事顥
扣首謝曰臣無汗馬之功又乏經濟之略一旦寘之政塗徒
速臣咎臣願得朝夕左右獻替可否庶少裨萬一亦以全臣
愚忠帝乃允 元史陳顥傳

知退讓

孔霸昭帝末年爲博士宣帝時爲太中大夫以選授皇太子經
遷詹事高密相元帝卽位徵霸以師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
戶號褒成君給事中加賜黃金二百斤第一區徙名數于長

安霸爲人謙退不好權埶常稱爵位泰過何德以堪之上欲致霸相位自御史大夫貢禹卒及辟廣德免輒欲拜霸霸讓位自陳至三上深知其至誠迺弗用以是敬之賞賜甚厚 漢書孔光傳

楊仁舉孝廉除郎太常上仁經中博士仁自以年未五十不應舊科上府讓選顯宗特詔補北宮衛士令 後漢書楊仁傳

周處除楚內史未之官徵拜散騎常侍處曰古人辭大不辭小乃先之楚然始就徵 晉書周處傳

熊遠有志尚縣召爲功曹不起彊與衣幘扶之使謁十餘日爲於郡由是辟爲文學掾遠曰辭大不辭小也固請留縣 晉書熊遠傳

王僧虔遷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僧虔少時羣從並會客有相之云僧虔年位最高仕當至公餘人莫及及此授僧虔謂兄子儉曰汝任重於朝行當有八命之禮我若復此授一門有二台司實所畏懼乃固辭上優而許之客問其故僧虔曰吾榮位已過無以報國豈容更受高爵方貽官謗邪 南史王曇首傳

邱靈鞠爲通直常侍領東觀祭酒靈鞠曰人居官願數遷使我終身爲祭酒不恨也 南史邱靈鞠傳

裴稹果遷起居郎開元末壽王瑁以母寵欲立爲太子稹陳申生戾園禍以諫元宗改容謝之詔授給事中稹曰陛下絕招諫之路爲日滋久今臣一言而荷殊寵則言者將衆何以錫之帝善其讓止不拜 新唐書裴行儉傳

司馬池擢利州路轉運使知鳳翔府召知諫院上表懇辭仁宗謂宰相曰人皆嗜進而池獨嗜退亦難能也加直史館復知鳳翔 宋史司馬池傳

陳舜俞以屯田員外郎知山陰縣詔俟代還試館職舜俞辭曰爵祿名器砥礪多士宜示以至神烏可要期如付劑契繳中書帖上之 宋史張問傳

畢再遇隸侍衛馬司開禧二年下詔北伐以殿帥郭倪招撫山

東京東遣再遇與統制陳孝慶取泗州泗有東西兩城再遇先登殺敵金人大潰兩城皆定郭倪來饗士出御寶刺史牙牌授再遇辭曰國家河南八十有一州今下泗兩城即得一刺史繼此何以賞之且招撫得朝廷幾牙牌來固辭不受 宋史畢再遇傳

賈居貞世祖即位授中書左右司郎中劉秉忠奏居貞爲參知政事辭曰他日必有由郎官援例求執政者將何以處之不拜 元史賈居貞傳

去位

止足

張霸爲會稽太守視事三年謂掾吏曰太守起自孤生致位郡守蓋日中則移月滿則虧老氏有言知足不辱遂上病（後漢書張霸傳）

虞寄加太中大夫寄前後所居官未嘗至秩滿裁朞月便自求解退常曰知足不辱吾知足矣（南史虞荔傳）

韓宏弟充子公武公武爲右金吾將軍宏鎮河中充鎮宣武公武歎曰二父聯居重鎮吾以孺子當執金之職家門之盛懼不克勝堅辭宿衛改右驍衛將軍（舊唐書韓宏傳）

明哲

貢禹爲河南令歲餘以職事爲府官所責免冠謝禹曰冠壹免安復可冠也遂去官（漢書貢禹傳）

陳寔除太邱長以沛相賦斂違法乃解印綬去（後漢書陳寔傳）

楊匡遷平原令時國相徐曾中常侍璜之兄也匡恥與接事託疾牧豕云（後漢書杜喬傳）

吳祐大將軍梁冀表爲長史及冀誣奏太尉李固祐聞而請見與冀爭之不聽時扶風馬融在坐爲冀章草祐因謂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卽誅卿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冀怒而起入室祐亦徑去冀遂出祐爲河間相因自免歸家不復仕躬灌園蔬以經書教授（後漢書吳祐傳）

趙岐爲皮氏長會河東太守劉祐去郡而中常侍左悺兄勝代之岐恥疾宦官卽日西歸（後漢書趙岐傳）

檀敷補蒙令以郡守非其人棄官去家無產業子孫同衣而出（後漢書檀敷傳）

孫堪嘗爲縣令謁府趨步遲緩門亭長譴堪御吏堪便解印綬去不之官（後漢書周澤傳）

張翰有清才善屬文而縱任不拘齊王冏辟爲大司馬東曹掾冏時執權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執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著首邱賦俄而冏敗人皆謂之見機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爲身後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卽時一盃酒時人貴其曠達（晉書張翰傳）

陶潛爲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卽日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以遂其志（南史陶潛傳）

李嗣眞補許州司功時左侍極賀蘭敏之受詔於東臺脩撰奏嗣眞宏文館參預其事敏之旣恃寵驕盈嗣眞知其必敗謂所親曰此非庇身之所也因咸亨年京中大饑乃求出補義

烏令無何敏之敗脩撰官皆連坐流放嗣眞獨不預焉舊唐書李嗣眞傳

石昂節度使符習召以爲臨淄令習入朝京師監軍楊彥朗知留後事昂以公事至府上謁贊者以彥朗諱石更其姓曰右昂趨于庭仰責彥朗曰內侍柰何以私害公昂姓石非右也彥朗大怒拂衣起去昂卽趨出解官還于家語其子曰吾本不欲仕亂世果爲刑人所辱子孫其以我爲戒五代史石昂傳

劉渙爲潁上令以剛直不能事上官棄去家于廬山之陽時年五十歐陽修與渙同年進士也高其節作廬山高詩以美之渙居廬山三十餘年環堵蕭然饘粥以爲食而游心塵垢之外超然無慼慼意以壽終宋史劉恕傳

姜潛知陳留縣至數月青苗令下潛出錢榜其令於縣門已徙之鄉落各三日無應者遂撤榜付吏曰民不願矣錢以是獨得不散司農開封疑潛沮格各使其屬來驗皆如令而條例司劾䄙符任散青苗錢潛知且不免移疾去縣人詣府請留之不得宋史姜潛傳

李純甫擢進士入翰林時丞相高琪擅威福柄擢爲左司都事純甫審其必敗以母老辭去既而高琪誅復入翰林金史李純甫傳

董文炳爲藁城令時府索無厭文炳抑不予或譖之府府欲中害之文炳曰吾終不能剝民求利也卽棄官去元史董文炳傳

姚樞爲燕京行臺郎中時牙魯瓦赤行臺惟事貨賂以樞幕長分及之樞一切拒絕因棄官去元史姚樞傳

致仕

疏廣少好學明春秋家居敎授學者自遠方至徵爲博士太中大夫地節三年立皇太子廣爲少傅徙爲太傅廣兄子受亦以賢良舉爲太子家令受好禮恭謹敏而有辭宣帝幸太子宮受迎謁應對及置酒宴奉觴上壽辭禮閑雅上甚驩說拜受爲少傅太子每朝因進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父子並爲師傅朝廷以爲榮在位五歲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宦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受叩頭曰從大人議卽日父子俱移病滿三月賜告廣遂稱篤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辭決而去及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爲之下泣旣歸鄉里皆以壽終漢書疏廣傳

薛廣德爲御史大夫以歲惡民流與丞相于定國大司馬車騎將軍史高俱乞骸骨皆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廣德爲御史大夫凡十月免東歸沛太守迎之界上沛以爲榮縣其

安車傳子孫（漢書辟廣德傳）

李通王莽末迎光武約結舉兵通娶光武女弟伯姬是爲寧平公主光武即位通封固始侯爲前將軍時天下略定通思欲避榮寵以病上書乞身詔下公卿羣臣議大司徒侯霸等曰王莽篡漢傾亂天下通懷伊呂蕭曹之謀建造大策扶助神靈輔成聖德破家爲國忘身奉主有扶危存亡之義功德最高海內所聞通以天下平定謙讓辭位夫安不忘危宜令通居職療疾欲就諸侯不可聽於是詔通勉致醫藥以時視事拜爲大司空通布衣唱義助成大業重以寧平公主故特見親重然性謙恭常欲避權勢素有消疾自爲宰相謝病不視

事連年乞骸骨帝每優寵之令以公位歸弟養疾通復固辭積二歲乃聽上大司空印綬以特進奉朝請（後漢書李通傳）

田豫遷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加振威將軍領并州刺史徵爲衛尉屢乞遜位太傅司馬宣王以爲豫克壯書喻未聽豫書答曰年過七十而以居位譬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遂固稱疾篤拜太中大夫食卿祿年八十二薨（魏志田豫傳）

江淹爲散騎常侍左衛將軍淹乃謂子弟曰吾本素宦不求富貴今之忝竊遂至于此平生言止足之事亦以備矣人生行樂須富貴何時吾功名旣立正欲歸身草萊耳以疾遷金紫光祿大夫卒（南史江淹傳）

宋璟封廣平郡公遷尚書右丞相以年老上表曰臣聞力不足者老則更衰心無主者疾而尤廢臣昔聞其語今驗諸身況且兼之何能爲也臣自拔跡幽介欽屬盛明才不逮人藝非經國復以久承驅策歷參試用命偶時來榮因歲積遂使再升台座三入冢司進階開府增封本郡所更中外已忝彝章逮居端揆左叨名職何者丞相官師之長任重昔時愚臣衰朽之餘用慙他日位則逾盛人則浸微盡知其然何居而可頃僶俛從政蒼黃不言實懷覆載之德冀竭涓塵之効今積羸成憊沉錮莫瘳耳目更昏手足多廢頤惟殞越寧遂宿心安可以苟狥大名仍尸重祿且留章綬不上闕庭俄刑此乖

禮法何設伏惟陛下審能以授爲官而擇察臣之懇詞矜臣之不逮使罷歸私第養疾衡門上弭官謗下知死所則歸全之望獲在愚臣養老之恩成於聖代日暮途遠天高聽卑瞻望軒墀伏深感戀謹奉表陳乞以聞手勅許之仍令全給祿俸（舊唐書宋璟傳）

郗純歷拾遺補闕員外郎中諫議大夫中書舍人退歸東洛凡十年自號伊川田父德宗即位召拜左庶子集賢學士到京以年老乞身表三上除太子詹事致仕東歸洛陽德宗召見屢加褒歎賜以金紫公卿大夫皆賦詩祖送於都門搢紳以爲美談（舊唐書郗士美傳）

蕭嵩授尚書門下三品進兼中書令遙領河西節度初帝委嵩擇相嵩推韓休及休同位峭正不相假至校曲直帝前嵩慙乞骸骨帝慰之曰朕未厭卿何庸去乎嵩伏曰臣待罪宰相爵位既極幸陛下未厭得以乞身有如厭臣首領且不保又安得自遂因流涕帝爲改容曰卿言切矣朕未能決第歸夕當有詔俄遣高力士詔嵩曰朕將爾留而君臣誼當有始有卒者乃授尚書右丞相與休皆罷新唐書蕭嵩傳

李日知爲刑部尚書屢乞骸骨許之日知將有請不謀于家歸乃治行妻驚曰產利空空何辭之遽日知曰仕至此已過吾分人亦何厭之有若厭于心無日而足也既罷不治田園唯

飾臺池引賓客與娛樂新唐書李日知傳

孔戣爲左丞以老自乞雅善韓愈謂曰公尚壯上三留何去之果戣曰吾豈要君者吾年一宜去吾爲左丞不能進退郎官二宜去愈曰公無留資何恃而歸曰吾負二宜去尚奚顧子言愈嗟歎卽上疏言臣與戣同在南省數與戣相見其爲人守節淸苦論議正平年七十筋力耳目未衰憂國忘家用意至到如戣輩在朝不過三數人陛下不宜苟順其求不留自助也禮大夫七十致事若不得謝則賜之几杖安車不必七十盡許致仕今戣據禮求退陛下若不聽許亦無傷義而有貪賢之美不報以禮部尚書致仕歲致羊酒如漢徵士禮新唐書孔巢父傳

任布力學家貧嘗從人借書以讀進士及第授太子少保致仕進少傅少師始布歸洛中作五知堂謂知恩知道知命知足知幸也宋史任布傳

葛宮以進士爲太常博士天性恬靖年五十忽上章致仕姻黨交止之笑曰俟罪疾老死不已而休官者安得有餘裕哉卽退居號草堂逸老宋史葛宮傳

蕭札剌累遷寧遠軍節度使秩滿里居淡泊自適統和末召爲南京馬步軍都指揮使以疾求退不聽遷夷離畢又以疾辭許之遂入顓山杜門不出上嘉其志不復徵札剌自是家于

顓山親友或過之終日言不及世務凡宴游相邀亦不拒一歲山居過半與世俗不偶耶律資忠重之目曰顓山老人遼史蕭札剌傳

耶律官奴爲宿直將軍以疾去官上許自擇一路節度使官奴辭曰臣愚鈍不任官使加歸義軍節度使輒請致政官奴與歐里部人蕭唯友善唯謂官奴曰仕不能致主澤民成大功烈何屑屑爲也吾與若居林下以枕簟自隨觴詠自樂雖不官無慊焉官奴然之時稱二逸遼史耶律官奴傳

曹伯啟濟寧碭山人除浙西廉訪使泰定初引年北歸優游鄉社碭人賢之表所居爲曹公里天歷中起伯啟爲淮東廉訪

使陝西諸道行御史臺中丞使驛致道伯啟喟然曰吾年且八十尙忘知止之戒乎終不起（元史曹伯啟傳）

王克敬爲江浙行省參知政事請老年甫五十九謂人曰穴趾而峻墉必危再實之木必傷其根無功德而忝富貴何以異此故常懷止足之分也（元史王克敬傳）

汪澤民遷集賢直學士階太中大夫未兩月卽移書告老大學士和尙曰集賢翰林實養老尊賢之地先生何爲遽去願少留以副上意澤民曰以布衣叨榮三品志願足矣遂以嘉議大夫禮部尙書致仕（元史汪澤民傳）

免官

李法和帝永元九年應賢良方正對策除博士遷侍中光祿大夫歲餘上疏以爲朝政苛碎違永平建初故事宦官權重椒房寵盛又譏史官記事不實後世有識尋功計德必不明信坐失旨下有司免爲庶人還鄉里杜門自守故人儒生時有候之者言談之次問其不合上意之由法未嘗應對友人固問之法曰鄙夫可與事君乎哉苟患失之無所不至孟子有言夫仁者如射正已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諸身而已矣（後漢書李法傳）

延篤徙京兆尹大將軍梁冀遣客齎書詣京兆篤收殺之冀慙而不得言有司承旨欲求其事篤以病免歸教授家巷前越嶲太守李文德素善於篤時在京師謂公卿曰延叔堅有王佐之才奈何屈千里之足乎欲令引進之篤聞乃爲書止文德曰夫道之將廢所謂命也流聞乃欲相爲求還東觀來命雖篤所未敢當吾嘗昧爽櫛梳坐於客堂朝則誦羲文之易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夕則消搖內階詠詩南軒百家衆氏投閒而作洋洋乎其盈耳也渙爛兮其溢目也紛紛欣欣兮其獨樂也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爲蓋地之爲輿不知世之有人已之有軀也雖漸離擊筑傍若無人高鳳讀書不知暴雨方之於吾未足況也且吾自束修已來爲人臣不陷於不忠爲人子不陷於不孝上交不諂下交不黷

從此而歿下見先君遠祖可不慙赧如此而不以善止者恐如教羿射者也慎勿迷其本弃其生也（後漢書延篤傳）

陸贄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班宏判度支卒官帝用裴延齡贄上書苦諫帝不懌以太子賓客罷延齡譖短百緒帝發怒欲誅贄陽城等交章論辨乃貶忠州別駕贄旣放荒遠常闔戶人不識其面又避謗不著書地苦瘴癘祇爲今古集驗方五十篇示鄉人云（新唐書陸贄傳）

劉奉世歷端明殿學士奉世常云家世唯知事君內省不愧怍士大夫公論而已得喪常理也譬如寒暑加人雖善攝生者不能無病正須安以處之（宋史劉敞傳）

周南年十六遊學吳下視時人業科舉心陋之從葉適講學頓悟捷得爲文詞雅麗精切而皆達於時用每以世道興廢爲己任登進士第爲池州教授罷召試館職南對策詆權要言者劾南罷之卒于家南自賜第授文林郎終身不進官兩爲館職數月止既絕意當世弊衣惡食挾書忘晝夜曰此所以遺吾老俟吾死也宋史黃度傳

辭封

張良居下邳陳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往留道遇高帝遂從之高帝定三秦以良爲成信侯常爲畫策臣漢六年正月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鬭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

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爲留侯史記留侯世家

平當爲光祿大夫諸吏散騎光祿勳御史大夫至丞相以冬月賜爵關內侯明年春上使使者召欲封當當病篤不應召室家或謂當不可强起受侯印爲子孫邪當曰吾居大位已負素餐之責矣起受侯印還臥而死死有餘罪今不起者所以爲子孫也遂上書乞骸骨上報曰朕選於衆以君爲相視事日寡輔政未久陰陽不調冬無大雪旱氣爲災朕之不德何必君罪君何疑而上書乞骸骨歸關內侯爵邑使尚書令譚賜君養牛一上尊酒十石君其勉致醫藥以自持後月餘卒漢書平當傳

丁綝世祖以爲偏將軍因從征伐建武元年拜河南太守及封功臣帝令各言所樂諸將皆占豐邑美縣唯綝願封本鄉或謂綝曰人皆欲縣子獨求鄉何也綝曰昔孫叔敖勑其子受封必求墝埆之地今綝能薄功微得鄉亭厚矣帝從之封定陵新安鄉侯後徙封陵陽侯後漢書丁鴻傳

陳蕃爲太傅錄尚書事竇太后詔封蕃高陽侯食邑三百戶蕃上疏讓曰使者即臣廬授高陽鄉侯印綬臣誠悼心不知所裁臣聞讓身之文德之昭也然不敢盜以爲名竊惟割地之

封功德是爲臣孰自思省前後歷職無它異能合亦食祿不合亦食祿臣雖無素絜之行竊慕君子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若受爵不讓掩面就之使皇天震怒災流下民於臣之身亦何所寄顧惟陛下哀臣朽老戒之在得竇太后不許蕃復固讓章前後十上竟不受封後漢書陳蕃傳

王曇首爲文帝鎭西長史文帝入奉大統議者皆致疑曇首與從兄華並勸上行及即位誅徐羨之等平謝晦皆曇首及華力也上欲封曇首等會讌集舉酒勸之因拊御牀曰此坐非卿兄弟無復今日出詔以示之曇首曰豈可因國之災以爲身幸陛下雖欲私臣當如直史何封事遂寢南史王曇首傳

、辭贈

袁昂位司空臨終遺疏不受贈謚敕諸子不得言上行狀及立銘誌凡有所須悉皆停省諸子累表陳奏詔不許謚曰穆正公（南史袁湛傳）

袁泌爲司徒左長史臨終戒其子芳華曰吾於朝廷素無功績瞑目之後斂手足旋葬無得受贈謚其子述泌遺意朝廷不許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質（南史袁湛傳）

白居易以刑部尙書致仕卒遺命薄葬毋請謚從祖弟敏中爲相請謚有司曰文（新唐書白居易傳）

令狐楚拜山南西道節度使卒楚疾甚勅諸子曰吾生無益於時無請謚勿求鼓吹以布車一乘葬銘誌無擇高位（新唐書令狐楚傳）

廿二史言行略卷二十二終

廿二史言行略卷二十三

長洲過元眖輯

隱居門

尙志

漢興有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此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以待天下之定也自高祖聞而召之不至其後呂后用留侯計使皇太子卑辭束帛致禮安車迎而致之四人既至從太子見高祖客而敬焉太子得以爲重遂用自安其後谷口有鄭子眞蜀有嚴君平皆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子眞子眞遂不詘而終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爲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蓍龜爲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博覽亡不通依老子嚴周之指著書十餘萬言揚雄少時從游學以而仕京師顯名數爲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杜陵李彊素善雄久之爲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眞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詘也彊心以爲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爲從事乃歎曰揚子雲誠知人君平年九十餘遂以其業終蜀人愛敬至

今稱焉漢書王貢兩龔鮑傳

周燮決曹掾燕之後也燮始在髫髫而知廉讓十歲就學能通詩論及長專精禮易不讀非聖之書不修賀問之好有先人草廬結于岡畔下有陂田常肆勤以自給非身所耕漁則不食也鄉黨宗族希得見者舉孝廉賢良方正特徵皆以疾辭安帝以元纁羔幣聘燮郡遣丞掾致禮宗族更勸之曰夫修德立行所以爲國自先世以來勳寵相承君獨何爲守東岡之陂乎燮曰吾旣不能隱處巢穴追綺季之跡而猶顯然不遠父母之國斯固以滑泥揚波同其流矣夫修道者度其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亨乎因自載到潁川陽城遣生送敬遂

辭疾而歸後漢書周燮傳

王霸字儒仲少有清節建武中徵到尙書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司徒侯霸讓位於霸閻陽毀之曰太原俗黨儒仲頗有其風遂止以病歸隱居守志茅屋蓬戶連徵不至後漢書王霸傳

嚴光字子陵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卽位光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元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軍給牀褥太官朝夕進膳司徒侯霸與光素舊遣使奉書使人因謂光曰公聞先生至區區欲卽詣造

迫於典司是以不獲願因日暮自屈語言光不答乃投札與之口授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霸得書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態也車駕卽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卽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邪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女邪於是升輿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坐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耳除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

釣處爲嚴陵瀨焉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年八十終於家帝傷惜之詔下郡縣賜錢百萬穀千斛後漢書嚴光傳

梁鴻受業太學家貧而尙節介博覽無不通歸鄉里埶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竝絕不娶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女求作布衣麻屨織作筐緝績之具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乃跪牀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數夫矣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

爲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眞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名孟光居有頃妻曰常聞夫子欲隱居避患今何爲默默無乃欲低頭就之乎鴻曰諾乃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爲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仰慕前世高士而爲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芒兮噫顧覽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非之求鴻不德乃易姓運期名燿字侯光與妻子居齊魯之間有頃又去適吳依大家皐伯通居廡下爲人賃舂每歸妻爲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方

舍之於家鴻潛閉著書十餘篇疾且困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子於嬴博之間不歸鄉里愼勿令我子持喪歸去及卒伯通等爲求葬地於吳要離冢傍咸曰要離烈士而伯鸞清高可令相近 後漢書梁鴻傳

高鳳教授業於西唐山中年老執志不倦名聲著聞太守連召請恐不得免自言本巫家不應爲吏又詐與寡嫂訟田遂不仕隱身漁釣終於家 後漢書高鳳傳

臺佟隱於武安山鑿穴爲居采藥自給建初中州辟不就刺史行部乃使從事致謁佟載病往謝刺史乃執贄見佟曰孝威居身如是甚苦如何佟曰佟幸得保終性命存神養和如明使君奉宣詔書夕惕庶事反不苦邪遂去隱逸終不見 後漢書臺佟傳

韓康字伯休常采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邪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爲乃遯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車連徵不至桓帝乃備元纁之禮以安車聘之使者奉詔造康康不得已乃許諾辭安車自乘柴車冒晨先使者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修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爲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即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奪牛翁乃徵君也使者欲奏殺亭長康曰

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乃止康因道逃遯以壽終 後漢書韓康傳

馬瑤隱於汧山以兔罝爲事所居俗化百姓美之號馬牧先生焉 後漢書矯慎傳

法眞好學而無常家不交人間事太守請見之眞乃幅巾詣謁太守曰昔魯哀公雖爲不肖而仲尼稱臣太守虛薄欲以功曹相屈光贊本朝何如眞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賓末若欲吏之眞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太守慢然不敢復言同郡田羽薦眞順帝前後四徵眞曰吾既不能遯形遠世豈飲洗耳之水哉遂深自隱絕終不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眞名可得聞身難得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

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乃共刊石頌之號曰元德先生後漢書法真傳

龐公居峴山之南荊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黿鼉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棲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後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因采藥不反後漢書龐公傳

孟陋簡文帝輔政命爲參軍稱疾不起桓溫躬往造焉或謂溫曰孟陋高行學爲儒宗宜引在府以和鼎味溫歎曰會稽王尚不能屈非敢擬議也陋聞之曰桓公正當以我不往故耳

億兆之人無官者十居其九豈皆高士哉我疾病不堪恭相王之命非敢爲高也由是名稱益重晉書孟陋傳

劉凝之慕老萊嚴子陵爲人推家財與弟及兄子立屋於野外非其力不食州三禮辟西曹主簿舉秀才不就妻梁州刺史郭銓女也遣送豐麗凝之悉散之親屬妻亦能不慕榮華與凝之共安儉苦夫妻共乘薄笨車出市買易周用之外輒以施人荊州年饑衡陽王義季慮凝之餓斃餉錢十萬凝之大喜將錢至市門觀有饑色者悉分與之俄頃立盡性好山水一旦攜妻子泛江湖隱居衡山之陽登高嶺絕人迹爲小屋居之采藥服食妻子皆從其志宋書劉凝之傳

翟法賜曾祖湯湯子莊莊子矯並高尚不仕矯生法賜少守家業立屋於廬山頂喪親後便不復還家不食五穀以獸皮結草爲衣雖鄉親中表莫得見也州辟主簿舉秀才右參軍著作佐郎員外散騎侍郎並不就後家人至石室尋求因復遠徙違避徵聘遁跡幽深尋陽太守鄧文子表曰奉詔書徵郡民新除著作佐郎南陽翟法賜補員外散騎侍郎法賜隱跡廬山于今四世栖身幽巖人罕見者如當逼以王憲束以嚴科馳山獵草以期禽獲慮致顛殞有傷盛化乃止後卒於巖石之間不知年月宋書翟法賜傳

庾易志性恬靜不交外物齊臨川王映臨州表薦之餉麥百斛

易謂使人曰走樵採麋鹿之伍終歲鮮毛之衣馳騁日月之車得保自耕之薪於大王之恩亦已深矣辭不受以文義自樂安西長史袁承欽其風贈以鹿角書格蚌盤蚌研白象牙筆并贈詩曰白日清明青雲遼亮昔聞巢許今覩臺尚易以連理几竹翅書格報之南史庾易傳

宗彧之徵辟一無所就宋元嘉初大使陸子貞觀採風俗三詣彧之每辭疾不見告人曰我布衣草萊之人少長壟畝何宜枉軒冕之客南史宗少文傳

孔淳之居會稽剡縣除著作佐郎太尉參軍並不就會稽太守謝方明苦要之不能致使謂曰苟不入吾郡何爲入吾郭淳

之笑曰潛游者不識其水巢棲者非辨其林飛沈所至何問
其主終不肯往（南史孔淳之傳）
阮孝緒幼與兒童游戲恒以穿池築山爲樂年十五冠而見其
父彥之彥之誡曰三加彌尊人倫之始宜思自勗以庇爾躬
答曰願迹松子於瀛海追許由於穹谷庶保促生以免塵累
天監十二年祕書監傳照上疏薦之徵不到陳郡袁峻謂曰
往者天地閉賢人隱今世路已清而子猶遁可乎答曰昔周
德雖興夷齊不厭薇蕨漢道方盛黃綺無悶山林爲仁由己
何關人世況僕非往賢之類邪南平元襄王聞其名致書要
之不赴曰非志驕富貴但性畏廟堂若使麏麚可驂何以異

夫騏騄孝緒卒門徒追論德行諡曰文貞處士（南史阮孝緒傳）
眭夸高尚不仕寄情邱壑或人謂夸曰吾聞有大才者必居貴
仕子何獨在桑榆乎遂著知命論以釋之（北史眭夸傳）
李元愷博學鄉人宋璟年少時師事之及璟作相使人遺元愷
束帛將薦舉之皆拒而不答元行沖爲洺州刺史邀元愷至
州問以經義因遺衣服元愷辭曰微軀不宜服新麗但恐不
能勝其美以速咎也行沖乃以泥塗汙而與之不獲已而受
及還乃以己之所蠶素絲五兩以酬行沖曰義不受無妄之
財元愷年八十餘壽終（舊唐書李元愷傳）
林逋少孤力學性恬淡好古弗趨榮利結廬西湖孤山二十年
足不及城市真宗聞其名賜粟帛詔長吏歲時勞問既卒州
爲上聞仁宗嗟悼賜諡和靖先生賻粟帛逋喜爲詩其詞澄
浹峭特多奇句既就藁隨輒棄之或謂何不錄以示後世逋
曰吾方晦迹林壑且不欲以詩名一時況後世乎然好事者
往往竊記之所傳尚三百餘篇（宋史林逋傳）
松江漁翁者不知其姓名每棹小舟游長橋往來波上扣舷飲
酒酣歌自得紹聖中閩人潘裕自京師調官回過吳江遇而
異焉起揖之曰予視先生氣貌固非漁釣之流願丐緒言以
發蒙陋翁瞪視曰君不凡若誠有意能過小舟語乎裕欣然
過之翁曰吾厭喧煩處閒曠遁迹於此三十年矣幼喜誦經

史百家之言後觀釋氏書今皆棄去唯飽食以嬉尙何所事
裕曰先生澡身浴德如此今聖明在上盍出而仕乎笑曰君
子之道或出或處吾雖不能棲隱巖穴追園綺之蹤竊慕老
氏曲全之義且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心形
俱忘其視軒冕如糞土耳與子出處異趣子勉之裕曰裕也
不才幸聞先生之高義敢問舍所在曰吾姓名且不欲人知
況居室耶飲畢長揖使裕返其所鼓枻而去（宋史松江漁翁傳）
趙質大定末舉進士不第隱居燕城南教授爲業明昌間章宗
遊春水過焉聞絃誦聲幸其齋舍見壁間所題詩諷詠久之
賞其志趣不凡召至行殿命之官固辭曰臣僻性野逸志在

長林豐草金鑣玉絡非所願也況聖明在上可不容巢由爲外臣乎上益奇之賜田復之終身金史趙質傳

郝天挺早衰多疾厭於科舉遂不復充賦太原元好問嘗從學進士業天挺曰今人賦學以速售爲功六經百家分磔緝綴或篇章句讀不之知幸而得之不免爲庸人又曰讀書不爲藝文選官不爲利養唯通人能之又曰今之仕多以貪敗皆苦飢寒不能自持耳丈夫不耐飢寒一事不可爲子以吾言求之科舉在其中矣或曰以此學進士無乃戾乎天挺曰正欲渠不爲舉子爾貞祐中居河南往來淇衞間爲人有崖岸耿耿自信寧落魄困窮終不一至豪富之門金史郝天挺傳

辛愿博極書史性野逸嘗謂王鬱曰王侯將相世所共嗜者聖人有以得之亦不避得之不以道與夫居之不能行已之志是欲澡其身而伏於厠也是難與他人道子宜保之其志趣如此後歿洛下其詩有云黃綺暫來爲漢友巢由終不是唐臣眞處士語也金史辛愿傳

韓性博綜羣籍憲府嘗舉爲教官謝曰幸有先人之弊廬可庇風雨薄田可具饘粥讀書砥行無愧古人足矣祿仕非所願也受而不赴元史韓性傳

杜瑛金將亾避地時文物凋喪瑛搜訪諸書盡讀之轉徙教授世祖南伐召見問計心賢瑛謂可大用中統初詔徵瑛辭不就左丞張文謙宣撫河北奏爲懷孟彰德大名等路提舉學校官又辭遺執政書其略曰先王之道不明異端邪說害之也橫流奔放天理不絕如線今天子神聖俊乂輻湊言納計用先王之禮樂教化興明脩復維其時矣若夫簿書期會文法末節漢唐猶不屑也執事者因陋就簡此焉是務良可惜哉夫善始者未必善終今不能遡流求源明法正俗育材興化以拯數百千年之禍僕恐後日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人或勉之仕則曰後世去古雖遠而先王之所設施本末先後猶可考見故爲政者莫先於復古苟因習舊弊以求合乎先王之意不亦難乎吾又不能隨時俛仰以赴機會將焉用

仕於是杜門著書一不以窮通得喪動其志優游道藝以終其身年七十遺命其子處立處愿曰吾卽死當表吾墓曰緱山杜處士元史杜瑛傳

吳定翁清脩文雅御史及方伯牧守部使者辟薦相望終身不爲動定翁嘗曰士無求用於世惟求無媿於世人以爲名言元史孫轍傳

避亂

胡剛清高有志節平帝時大司農馬宮辟之値王莽居攝剛解其衣冠懸府門而去遂亾命交阯隱於屠肆之間後莽敗乃歸鄉里後漢書胡廣傳

桓帝時安陽人魏桓數被徵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廄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悉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乃慨然歎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 後漢書周黃徐姜申屠傳

徐穉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公府不起時陳蕃爲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旣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縣之後舉有道家拜太原太守皆不就延熹二年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等上疏薦穉不至穉嘗爲太尉黃瓊所辟不就及瓊卒歸葬穉乃負糧徒步到江夏赴之設雞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時會者

四方名士郭林宗等數十人聞之疑其穉也乃選能言語生茅容輕騎追之及於塗容爲設飯共言稼穡之事臨訣去謂容曰爲我謝郭林宗大樹將顚非一繩所維何爲栖栖不遑寧處靈帝初欲蒲輪聘穉會卒 後漢書徐穉傳

姜肱諸公爭加辟命皆不就後與徐穉俱徵不至桓帝乃下彭城使畫工圖其形狀肱臥於幽闇以被韜面言感眩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中常侍曹節等專執朝事新誅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欲借寵賢德以釋衆望乃白徵肱爲太守肱得詔乃私告其友曰吾以虛獲實遂藉聲價明明在上猶當固其本志況今政在閹豎夫何爲哉乃隱身遯命遠浮海濱再以元纁聘不就卽拜大中大夫詔書至門肱使家人對云久病就醫遂羸服間行竄伏青州界中賣卜給食召命得斷家亦不知其處歷年乃還終于家弟子陳留劉操追慕肱德共刊石頌之 後漢書姜肱傳

申屠蟠家貧傭爲漆工郡召爲主簿不行隱居精學太尉黃瓊辟不就及瓊卒歸葬江夏四方名豪會帳下者六七千人互相談論莫有及蟠者唯南郡一生與相酬對旣別執蟠手曰君非聘則徵如是相見於上京矣蟠勃然作色曰始吾以子爲可與言也何意乃相拘教樂貴之徒邪因振手而去不復與言再舉有道不就大將軍何進連徵不詣進必欲致之使

蟠同郡黃忠書勸蟠不答復與荀爽鄭玄韓融陳紀等十四人並博士徵不至董卓廢立蟠及爽融紀等復俱公車徵唯蟠不到衆人咸勸之蟠笑而不應居無幾爽等爲卓所脅迫西都長安京師擾亂及大駕西遷公卿多遇兵飢室家流散融等僅以身脫唯蟠處亂末終全高志 後漢書申屠蟠傳

郭太司徒黃瓊辟太常趙典舉有道或勸林宗仕進者對曰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遂並不應閉門教授卒于家 後漢書郭太傳

許劭爲郡功曹司空楊彪辟舉方正敦樸徵皆不就或勸劭仕對曰方今小人道長王室將亂吾欲避地淮海以全老幼乃

南到廣陵徐州刺史陶謙禮之甚厚劭不自安告其徒曰陶恭祖外慕聲名內非眞正待吾雖厚其埶必薄不如去之遂復投揚州刺史劉繇於曲阿其後陶謙果捕諸寓士及孫策平吳劭與繇南奔豫章而卒（後漢書許劭傳）

王烈察孝廉三府竝辟皆不就遭黃巾董卓之亂乃避地遼東太守公孫度接以昆弟之禮訪酬政事欲以為長史烈乃為商賈自穢得免曹操聞烈高名遣徵不至終於遼東（後漢書王烈傳）

王君公遭亂儈牛自隱時人謂之論曰避世牆東王君公（後漢書逢萌傳）

陳留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世黨錮事起守外黃令陳留

張升去官歸鄉里道逢友人共班草而言升曰吾聞趙殺鳴犢仲尼臨河而反覆巢竭淵龍鳳逝而不至今宦豎日亂陷害忠良賢人君子其去朝乎夫德之不建人之無援將性命之不免柰何因相抱而泣老父趨而過之植其杖太息言曰吁二丈夫何泣之悲也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雖泣何及乎二人欲與之語不顧而去莫知所終（後漢書陳留老父傳）

管寧游學異國天下大亂至遼東廬於山谷黃初四年司徒華歆薦寧文帝卽位徵寧遂將家屬浮海還詔以寧為太中大夫固辭不受明帝卽位太尉華歆遜位讓寧詔以寧為光祿勳寧上疏陳情乞聽放自黃初至於青龍徵命相仍正始二年太僕陶邱一永寧衛尉孟觀侍中孫邕中書侍郎正基薦寧於是特聘會寧卒（魏志管寧傳）

董景道少好學永平中知天下將亂隱於商洛山衣木葉食樹果彈琴歌笑以自娛毒蟲猛獸皆繞其傍劉元海及聰屢徵劉曜徵為太子少傅散騎常侍竝固辭以壽終（晉書董景道傳）

鄭遨少好學敏於文辭唐昭宗時舉進士不中見天下已亂有拂衣遠去之意欲攜其妻子與俱隱其妻不從遨乃入少室山為道士其妻數以書勸遨還家輒投之於火後聞其妻子卒一慟而止遨於李振故善振後事梁貴顯欲以祿遨遨不

顧其後遨聞華山有五粒松脂淪入地千歲化為藥能去三尸因徙居華陰欲求之與道士李道殷羅隱之友善世目以為三高士遨種田隱之賣藥以自給道殷有釣魚術鉤而不餌又能化石為金遨嘗驗其信然而不之求也節度使劉遂凝數以寶貨遺之遨一不受唐明宗時以左拾遺晉高祖時以諫議大夫召之皆不起卽賜號為逍遙先生天福四年卒（五代史鄭遨傳）

廿二史言行略卷二十三終

長洲過元旼輯

盡職門

尊君

盡禮

萬石君石奮以上大夫祿歸老於家以歲時爲朝臣過宮門闕萬石君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之如在上前萬石君長子建爲郎中令書奏事事下建讀之曰誤書馬字與尾當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譴死矣甚惶恐其謹愼如是萬石君少子慶爲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最爲簡易然猶如此史記萬石君張叔傳

金日磾匈奴休屠王太子也日磾以父不降見殺與母閼氏弟倫俱沒入官輸黃門養馬時年十四矣久之武帝游宴見馬後宮滿側日磾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至日磾獨不敢日磾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馬又肥好上異而問之具以本狀對上奇焉即日賜湯沐衣冠拜爲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日磾既親近未嘗有過失自在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內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愼如此漢書金日磾傳

長孫儉遷大將軍鎭荊州總管五十二州儉嘗詣闕奏事時値大雪遂立於雪中待報自旦達暮竟無惰容周書長孫儉傳

呂僧珍爲領軍將軍直祕書省僧珍性甚恭愼當直禁中盛暑不敢解衣每侍御坐屛氣鞠躬對果食未嘗舉箸因醉後取一甘食武帝笑謂曰卿今日便是大有所進南史呂僧珍傳

張乾威拜謁者大夫攝江都贊務淮南太守楊綝嘗與十餘人同來謁見帝問乾威曰其首立者爲誰乾威下殿就視而答曰淮南太守楊綝帝謂乾威曰卿爲謁者大夫而乃不識參見人何也乾威對曰臣非不識楊綝但慮不審所以不敢輕對石建數馬足蓋愼之至帝甚嘉之北史張彝傳

王無競遷監察御史轉殿中舊例每日更直於殿前正班時宰相宗楚客楊再思常離班偶語無競前曰朝禮至敬公等大臣不宜輕易以慢恒典楚客等大怒轉無競爲太子舍人舊唐書王無競傳

韋斌拜銀青光祿大夫列五品斌天性質厚每朝會不敢離立咲言嘗大雪在廷者皆振裾更立斌不徙足雪甚幾至鞾亦不失恭新唐書韋安石傳

柳公綽遷御史大夫韓宏病自河中還詔百官問疾宏遣子辭不能見公綽謂曰上使百司省候是謂異禮宜力疾以見公卿安可臥令子姓傳言耶宏懼挾扶以出新唐書柳公綽傳

周起擢樞密直學士權知開封府眞宗嘗臨幸問勞起請曰陛下昔龍潛於此請避正寢居西廡詔從之名其堂曰繼照（宋史周起傳）

劉攽判尚書考功同知太常禮院王安石在經筵乞講者坐攽曰侍臣講論於前不可安坐避席立語乃古今常禮君使之坐所以示人主尊德樂道也若不命而請則異矣禮官皆同其議（宋史劉攽傳）

徒單克寧以太尉兼尚書令封延安郡王世宗崩立章宗徙封爲東平郡王詔克寧朝朔望朝日設坐殿上克寧固辭詔近臣勉諭克寧涕泣謝曰憐憫老臣幸免常朝豈敢當坐禮其

後每朝必爲克寧設坐克寧侍立益敬（金史徒單克寧傳）

牀兀兒拜光祿大夫知樞密院事欽察左衛指揮太僕少卿武宗卽位賜以先朝所御大武帳等物加拜平章政事仍兼樞密欽察左衛太僕賜尚服衣段及虎豹之屬帝曰世祖征大理時所御武帳及所服珠衣今以賜卿其勿辭翌日又以世祖所乘安輿賜之且曰以卿有足疾故賜此牀兀兒叩頭泣涕固辭而言曰世祖所御之帳所服之衣固非臣所敢當而乘輿尤非所宜蒙也貪寵過當臣實不敢帝顧左右曰他人不知辭此別命有司置馬轎賜之俾得乘至殿門下（元史土土哈傳）

掩過

孔光爲光祿勳領尚書諸吏給事中時有所言輒削草槀以爲章主之過以奸忠直人臣大罪也（漢書孔光傳）

劉殷累至侍中太守錄尚書事殷恒戒子孫曰事君之法當務幾諫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過而況萬乘乎夫犯顏之禍將彰君過宜上思召公咨商之義下念鮑勛觸鱗之誅也（晉書劉殷傳）

馬周進銀青光祿大夫疾甚取所上章奏悉焚之曰管晏暴君之過取身後名吾不爲也（新唐書馬周傳）

宋璟拜刑部尚書遷吏部兼侍中帝幸東都次崤谷馳道隘擁車騎帝命黜河南尹李朝隱知頓使王怡等官璟曰陛下富春秋今始巡守以道不治而罪二臣繇比相飭後有受其

敝者帝遽命捨之璟謝曰陛下向以怒責之以臣言免之是過歸於上而恩在下姑聽待罪於朝然後詔還其職進退得矣帝善之（新唐書宋璟傳）

遵訓

岳飛授少保河南北諸路招討使樞密副使充萬壽觀使飛少豪飲帝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遂絕不飲（宋史岳飛傳）

脫脫直宿衛世祖親誨導尤以嗜酒爲戒成宗卽位常侍禁闥語家人曰我昔親承先帝訓飭令毋嗜飲今未能絕也豈有爲人知過而不能改者乎自今以往家人有以酒至吾前者卽痛懲之帝聞之喜曰扎剌兒台如脫脫者無幾今能剛制

于酒眞可大用矣 元史木華黎傳

不欺

寇準年十九舉進士太宗取人多臨軒顧問年少者往往罷去或敎準增年荅曰準方進取可欺君邪後中第 宋史寇準傳

魯宗道爲右諭德遷左諭德遷尙書禮部侍郎祥源觀使宗道不爲小謹爲諭德時居近酒肆嘗微行就飲肆中偶眞宗急召使者及門久之宗道方自酒肆來使者先入約曰卽上怪公來遲何以爲對宗道曰第以實言之使者曰然則公當得罪曰飮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眞宗果問使者具以宗道所言對帝詰之宗道謝曰有故人自鄉里來臣家貧

無杯盤故就酒家飮帝以爲忠實可大用 宋史魯宗道傳

晏殊七歲能屬文景德初張知白安撫江南以神童薦之帝召殊與進士千餘人並試廷中殊神氣不懾援筆立成帝嘉賞賜同進士出身後二日復試詩賦論殊奏臣嘗私習此賦請試他題帝愛其不欺既成數稱善 宋史晏殊傳

胡宿知審官制院擇詳議官有在選中者嘗監征榷以水災負課同列謂小累不足白宿竟白之而薦其才足用仁宗聽納同列退而誚曰公固欲白上倘緣是不用奈何宿曰彼之得否不過一詳議官宿平生以誠事主今白首矣忍以毫髮欺乎爲之開陳聽吾君自擇爾 宋史胡宿傳

衛青爲大將軍翕侯趙信爲前將軍衛尉蘇建爲右將軍出定

不專

襄擊匈奴右將軍建前將軍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前將軍故胡人降爲翕侯見急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奔降單于右將軍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去自歸大將軍大將軍問其罪正閎長史安議郞周霸等建當云何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閎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大將軍曰青

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閒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而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是以見爲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 史記衛將軍驃騎傳

張安世爲衛將軍兩宮衛尉安世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爲舉賢達能豈有私謝耶絕弗復爲通有郞功高不調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郞果遷莫府長史遷辭去之官安世問以過失長史曰將軍爲明主股

肱而士無所進諭者以爲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修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其欲匿名迹遠權埶如此 漢書張湯傳

羊祜除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得專辟召祜任典樞要政事損益皆諮訪焉勢利之求無所關與其嘉謀讜議皆焚其草故世莫聞凡所進達人皆不知所由或謂祜愼密太過者祜曰是何言歟夫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君臣不密之誡吾惟懼其不及不能舉賢取異豈得不愧知人之難哉且拜爵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祜女夫嘗勸祜有所營置令有歸戴者可不美乎祜默然不應退告諸子曰此可謂知其一不知

其二人臣樹私則背公是大惑也汝宜識吾此意 晉書羊祜傳

桓彝子温沖温薨沖爲中軍將軍都督揚江豫三州軍事揚豫二州刺史假節初温執權大辟之罪皆自己决沖既莅事上疏以爲生殺之重古今所愼凡諸死罪先上須報 晉書桓彝傳

袁樞爲吏部尚書領右軍將軍加散騎常侍是時僕射到仲舉雖參掌選事銓衡汲引並出於樞其所舉薦多會上旨謹愼周密淸白自居文武職司鮮有遊其門者 陳書袁敬傳

謝述轉左衛將軍雍州刺史張邵以贓貨將至大辟述表陳邵先朝舊勳宜蒙優貸文帝手詔訓納焉述語子綜曰主上矜邵夙誠自將曲恕吾所啓謬會故特見納若此跡宣布則爲侵奪主恩使綜對前焚之帝後謂邵曰卿之獲免謝述力焉 南史謝裕傳

戴至德遷尙書右僕射時劉仁軌爲左僕射每遇申訴寃滯者輒美言許之而至德先據理難詰未嘗與奪若有理者密爲奏之終不顯己之斷决由是時譽歸於仁軌或以問至德答曰夫慶賞刑罰人主之權柄凡爲人臣豈得與人主爭權柄哉其愼密如此後高宗知而深歎美之 舊唐書戴冑傳

李夷簡檢校禮部尙書山南東道節度使徙帥劍南西川始韋皐作奉聖樂于頔作順聖樂常奏之軍中夷簡輒廢去謂禮樂非諸侯可擅制語其屬曰我欲盖前人非以詒戒後來 新唐

書李夷簡傳

韋澳擢宏辭周墀節度鄭滑表署幕府會墀入相私謂曰何以教我澳曰願公無權墀愕眙澳曰爵賞刑罰人主之柄公無以喜怒行之俾庶官各舉其職則公斂袵廟堂上天下治矣烏用權墀歎曰吾先居此得無愧乎 新唐書韋貫之傳

李昉加特進司空昉居中書日有求進用者雖知其材可取必正色拒絕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顏温語待之子弟問其故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於上若不用者旣失所望又無善辭取怨之道也 宋史李昉傳

孔守正擢高陽關副都部署軍中小將有詈其校長者守正械送闕下取裁於上未嘗專決焉宋史孔守正傳

丞相襄拜左丞相出屯北京契丹叛遣軍進討賊破始討契丹自龍虎衛上將軍節度使以下許承制授之襄以爲賞罰之柄非人臣所預不敢奉詔賊平請委近臣諭旨將士使知上恩乃遣李仁惠持宣三十敕百五十視功給之金史內族襄傳

許衡爲國子祭酒議事中書省除左丞謝病請解機務帝召其子師可入諭旨且命舉自代者衡奏曰用人天子之大柄也臣下汎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之以位則當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也元史許衡傳

敬事

憂責任

黃瓊魏郡太守香之子也初以父任爲太子舍人辭病不就遭父憂服闋五府俱辟連年不應永建中公卿多薦瓊者於是會稽賀純廣漢陽厚俱公車徵瓊至綸氏稱疾不進有司劾不敬詔下縣以禮慰遣遂不得已先是徵聘處士多不稱望李固素慕於瓊乃以書逆遣之曰聞已度伊洛近在萬歲亭豈即事有漸將順王命乎蓋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蓋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遂欲枕山棲谷擬跡巢由斯則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爲志士終無時矣嘗聞語曰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自頃徵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嘗朱仲昭顧季鴻等其功業皆無所採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宏此遠謨令衆人歎服一雪此言耳後漢書黃瓊傳

蘇瓌遷吏部尚書景龍三年轉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公卿大臣初拜官者例許獻食名爲燒尾瓌拜僕射無所獻

後因侍宴將作大匠宗晉卿曰拜僕射竟不燒尾豈不喜耶帝默然瓌奏曰臣聞宰相者主調陰陽代天理物今粒食踊貴百姓不足臣見宿衛兵至有三日不得食者臣愚不稱職所以不敢燒尾舊唐書蘇瓌傳

蔣儼除太子右衛副率時徵隱士田遊巖爲太子洗馬在宮竟無匡輔儼乃貽書以責之曰足下負巢由之峻節傲唐虞之聖主養煙霞之逸氣守林壑之遁情有年載矣故能聲出區宇名流海內主上屈萬乘之重申三顧之榮遇子以商山之客待子以不臣之禮將以輔導儲貳漸染芝蘭耳皇太子春秋鼎盛聖道未周拾遺補闕臣子恒務僕以不才猶參廷諍

諫以素非德望位班卒伍言以人廢不蒙採擢足下受調護之寄是可言之秋唯唯而無一談悠悠以卒年歲向使不飧周粟僕何敢言祿及親矣將何酬塞想爲不達謹書起予遊巖竟不能荅（舊唐書蔣儼傳）

岑文本擢中書舍人授侍郎踰年爲令晉王爲皇太子大臣多兼宮官帝欲文本兼攝辭曰臣守一職猶懼其盈不願希恩東宮請一心以事陛下帝乃止始爲中書令有憂色母問之答曰非勳非舊責重位高所以憂也有來慶者輒曰今日受弔不受賀（新唐書岑文本傳）

丁公著遷太常卿公著每進一官輒憂見顏間（新唐書丁公著傳）

重言責

汲黯爲主爵都尉黯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史記汲鄭傳）

張湛拜光祿勳光武臨朝或有惰容湛輒陳諫其失常乘白馬帝每見湛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後漢書張湛傳）

第五倫爲司空倫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諸子或時諫止輒叱遣之（後漢書第五倫傳）

樂運自柱國府記室爲露門學士除萬年縣丞拜京兆郡丞左遷廣州滍陽令轄毛州高唐令運常願處一諫官從容諷議而性訐直爲人所排抵遂不被任用乃發憤錄夏殷以來諫爭事集而部之名曰諫苑奏上之隋文帝覽而嘉焉（北史王軌傳）

寇準擢尙書虞部郎中樞密院直學士判吏部東銓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令帝復坐事決乃退上由是嘉之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宋史寇準傳）

魯宗道爲右正言宗道風聞多所論列帝意頗厭其數後因對自訟曰陛下用臣豈欲徒事納諫之虛名邪臣竊恥尸祿請得罷去帝撫諭良久他日書殿壁曰魯直蓋思念之也（宋史魯宗道傳）

田錫遷左拾遺錫居諫官即上疏獻軍國要機者一朝廷大體

者四疏奏優詔褒荅賜錢五十萬僚友謂錫曰今日之事鮮矣宜少晦以遠讒忌錫曰事君之誠惟恐不竭矧天植其性豈爲一賞奪邪（宋史田錫傳）

趙槩以太子少師致仕退居十五年嘗集古今諫爭事爲諫林百二十卷上之神宗賜詔曰請老而去者類以聲聞不至朝廷爲高唯卿有志愛君雖退處山林未嘗一日忘也當置于坐右時用省閱（宋史趙槩傳）

王居正遷起居郎帝方嚮規諫居正次前世聽納事爲集諫十五卷以廣帝意（宋史王居正傳）

胡安國除右文殿修撰知通州安國在省一月多在告之日及

出必有所論列或曰事之小者盍姑置之安國曰事之大者無不起於細微今以小事爲不必言至於大事又不敢言是無時而可言也（宋史胡安國傳）

閻復遷充會同館副使兼接伴使扈駕上京賦應制詩二篇寓規諷意世祖顧和禮霍孫曰有才如此何可不用（元史閻復傳）

重官守

陳矯遷尚書令明帝卽位車駕嘗卒至尚書門矯跪問帝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陛下宜還帝慙回車而反其亮直如此（魏志陳矯傳）

劉行本遷掌朝下大夫周代故事天子臨軒掌朝典筆硯持至御坐則承御大夫取進之及行本爲掌朝將進筆於帝承御復欲取之行本抗聲曰筆不可得帝驚視問之行本曰臣聞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臣既不得佩承御刀承御亦焉得取臣筆帝曰然因令二司各行所職（北史劉璠傳）

穆寧爲殿中侍御史佐鹽鐵轉運住埇橋李光弼屯徐州餉不至檄取資糧寧不與光弼怒召寧欲殺之或勸寧去寧曰避之失守亂自我始何所逃罪乎卽往見光弼光弼曰吾師衆數萬爲天子討賊食乏則人散君閉廩不救欲潰吾兵耶答曰命寧主糧者敕也公可以檄取乎今公求糧而寧專饋寧有求兵而公亦專與乎光弼執其手謝曰吾固知不可聊與君議耳時重其能守官（新唐書穆寧傳）

宗室愷封魏王判寧國府府長史上言欲與司馬分治郡俾王受成愷奏曰臣被命判府今專委長史司馬是處臣無用之地況一郡置三判府臣恐吏民紛競不一徒見其擾長史司馬宜主錢穀訟牒俾擬呈臣臣依而判之庶上下安事益易治（宋史魏王愷傳）

唐介拜參知政事中書嘗進除目數日不決帝曰當問王安石介曰陛下以安石可大用卽用之豈可使中書政事決於翰林學士臣近每聞宣諭某事問安石可卽行之不可不行如

此則執政何所用恐非信任大臣之體也必以臣爲不才願先罷免（宋史唐介傳）

劉敞判尚書考功夏竦薨賜諡文正敞言諡者有司之事竦行不應法今百司各得守其職而陛下侵臣官踰三上改諡文莊（宋史劉敞傳）

勤職分

杜緩爲太常元帝初卽位穀貴民流永光中西羌反緩輒上書入錢穀以助用前後數百萬（漢書杜周傳）

吳漢拜大司馬漢性彊力每從征伐帝未安恒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陳不利或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

激揚士吏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爲還言方修戰攻之具乃歎曰吳公差彊人意隱若一敵國矣每當出師朝受詔夕即引道初無辦嚴之日故能常任職以功名終（後漢書吳漢傳）

馮豹拜尚書郎忠勤不懈每奏事未報常俯伏省閤或從昏至明肅宗聞而嘉之使黃門持被覆豹敕令勿驚由是數加賞賜（後漢書馮衍傳）

藥崧天性朴忠家貧爲郎常獨直臺上無被枕杜食糟糠帝每夜入臺輒見崧問其故甚嘉之自此詔太官賜尚書以下朝夕餐給帷被皁袍及侍史二人（後漢書鍾離意傳）

李恂拜侍御史持節使幽州宣布恩澤慰撫北狄所過皆圖寫

山川屯田聚落百餘卷悉封奏上肅宗嘉之（後漢書李恂傳）

黃香拜尚書郎嘗獨止宿臺上晝夜不離省闥拜左丞功滿當遷和帝留增秩累遷尚書令後以爲東郡太守香上疏讓帝亦惜香幹用復留爲尚書令增秩二千石遂管樞機甚見親重香亦祇勤物務憂公如家（後漢書黃香傳）

張升守外黃令吏有受賕者即論殺之或譏升守領一時何足趨明威戮乎對曰昔仲尼暫相誅齊之侏儒手足異門而出故能威震強國反其侵地君子仕不爲己職思其憂豈以久近而異其度哉（後漢書張升傳）

張翼爲庲降都督綏南中郎將翼性持法嚴不得殊俗之歡心耆率劉冑背叛作亂翼舉兵討冑冑未破會被徵當還羣下咸以爲宜便馳騎即罪翼曰不然吾以蠻夷蠢動不稱職故還耳然代人未至吾方臨戰場當運糧積穀爲滅賊之資豈可以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乎於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馬忠因其成基以破殄冑丞相亮聞而善之（蜀志張翼傳）

陶侃轉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力皆此類也遷都督荊雍益梁州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征西大將軍荊州刺史閫外多事千緒萬端罔有遺漏遠近書疏莫不手答筆翰如流未常壅滯引接疏遠

門無停客常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都督江州領刺史拜大將軍疾篤上表遜位將歸軍資器仗牛馬舟船皆有定簿封印倉庫自加管鑰以付右司馬王愆期然後登舟朝野以爲美談（晉書陶侃傳）

徐勉遷侍中時師方侵魏候驛塡委勉參掌軍書劬勞夙夜動經數旬乃一還家羣犬驚吠勉歎曰吾憂國忘家乃至於此若我亾後亦是傳中一事（南史徐勉傳）

杜暹歷魏州刺史太原尹上幸北都拜暹爲戸部尚書便令扈從入京行幸東都詔暹爲京留守暹因抽當番衛士繕修三

宮增峻城隍躬自巡檢未嘗休懈上聞而嘉之賜敕書曰卿素以清直兼之勤幹自委居守每事多能政肅官寮惠及黎庶城隍宮室隨事修營且有成功不疲人力甚善甚善慰朕懷也舊唐書杜暹傳

張鎰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兩河用兵詔省薄御膳及皇太子食物鎰因奏減堂飡錢及百官稟奉三分一以助用度新唐書張鎰傳

安彥威出帝與契丹絕盟拜彥威北面行營副都統彥威悉以家財佐軍用五代史安彥威傳

劉詞以功遷泌州團練使徙房州詞居暇日常被甲枕戈而臥

謂人曰我以此取富貴豈可一日輒忘之且人情易習若一墮其筋力有事何以報國五代史劉詞傳

呼延贇從征擢行宮內外都巡檢卒贇有膽勇鷙悍輕率常言願死於敵徧文其體爲赤心殺賊字至於妻孥僕使皆然諸子耳後別刺字曰出門忘家爲國臨陣忘死爲主及作破陣刀降魔杵鐵折上巾兩旁有刃皆重十數斤宋史呼延贇傳

陳貫歷知衛州涇州簿書篋庫賦租出入皆自檢覈嘗謂僚屬曰視縣官物如己物容有姦乎州人憚其嚴宋史陳貫傳

任顓判三司憑由司爲諒祚冊禮使采摭西夏風物山川道里出入攻取之要爲治戎精要三篇上之宋史任顓傳

沈括爲河北西路察訪使往聘契丹還在道圖其山川險易迂直風俗之純厖人情之向背爲使契丹圖抄上之宋史沈遘傳

常安民拜監察御史曾布與章惇比而排之擬監滁州酒稅至滁日親細務郡守曾肇約爲山林之游曰謫官例不治事安民謝曰食焉而怠其事不可宋史常安民傳

張叔夜遷右司員外郎使遼還圖其山川城郭服器儀範爲五篇上之宋史張叔夜傳

冷應澂升直寶章閣知廣州主管廣南東路經略安撫司公事馬步軍都總管領漕庾五司叢劇應澂即分時理務不擾不勸常曰治官事當如家事惜官物當如己物方今國計內虛

邊聲外震吾等受上厚恩安得清談自高以誤世陶士行卞望之吾師也自聞襄樊受圍日繕器械裕財粟以備倉卒後卒賴其用宋史冷應澂傳

張拔都從征代漢都虎爲砲手諸色軍民人匠都元帥守真定子忙古台爲行軍千戶卒子世澤襲遷副萬戶加明威將軍從鎮南王脫歡伐交趾既還及再舉將校舊嘗往者許留恤之有脫歡者當行適病不能起世澤曰吾祖父以武勇稱吾蒙其餘澤荷國厚恩當輸忠王室增光前人豈可苟爲自安計耶力請代之凱還人服其義云元史張拔都傳

劉復亨進武衛軍副都指揮使李璮叛時遣兵討賊集濟南乏

食復亭盡出其私蓄以濟師世祖嘉之賜白金五千兩復亭
固辭（元史劉通傳）
王克敬為江浙行省參知政事曰世俗喜言勿認眞此非名言
臨事不認眞豈盡忠之道乎故其歷官所至俱有政績可紀（元史王克敬傳）

知體統

周勃為右丞相陳平為左丞相孝文皇帝既益明習國家事朝
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曰不知問天下
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沾背愧不能對於是
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謂誰平曰陛下卽

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
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
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
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孝文帝乃稱
善右丞相大慙出而讓陳平曰君獨不素教我對陳平笑曰
君居其位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卽問長安中盜賊數君欲彊
對邪於是勃自知其能不如平遠矣居頃之勃謝病請免相
陳平專為一丞相（史記陳丞相世家）
丙吉為丞相掾史有罪臧不稱職輒予長休告終無所案驗客
或謂吉曰君侯為漢相姦吏成其私然無所懲艾吉曰夫以
三公之府有案吏之名吾竊陋焉後人代吉因以為故事公
府不案吏自吉始吉嘗出逢清道羣鬬者死傷橫道吉過之
不問掾史獨怪之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駐使騎
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史獨謂丞相前後失問或以譏吉吉
曰民鬬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歲竟丞相
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路問
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太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
節恐有所傷害也三公典調和陰陽職所當憂是以問之掾
史迺服以吉知大體（漢書丙吉傳）
馬援拜隴西太守務開寬信恩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

已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
何足相煩頗哀老子使得遨游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距
此乃太守事耳（後漢書馬援傳）
楊顒為巴郡太守丞相諸葛亮主簿亮嘗自校簿書顒直入諫
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
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
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
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為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
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為家主之法也是故古
人稱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邴吉不

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爲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竟日不亦勞乎亮謝之（蜀志楊戲傳注）

謝朏爲冠軍將軍義興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在郡不省雜事悉付綱紀曰吾不能作主者吏但能作太守耳（梁書謝朏傳）

源懷遷驃騎大將軍懷性寬容簡約不好煩碎恒語人曰爲貴人理世務當舉綱維何必須太子細也譬如爲屋但外望高顯楹棟平正基壁完牢風雨不入足矣斧斤不平斲削不密非屋之病也（魏書源賀傳）

蕭孝穆爲北院樞密使孝穆嘗語人曰樞密選賢而用何事不

濟若自親煩碎則大事凝滯矣（遼史蕭孝穆傳）

楊佶除吏部尚書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佶居相位以進賢爲己任事總大綱責成百司人人樂爲之用（遼史楊佶傳）

董師中進尚書左丞師中通古今善敷奏練達典憲處事精敏嘗言曰宰相不當事細務要在知人才振綱紀但一心正兩目明足矣（金史董師中傳）

愼建白

曹參爲齊丞相惠帝二年蕭何卒參始微時與蕭何善及爲將相有郤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爲漢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日夜飲醇酒參子窋爲中大夫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爲豈少朕與乃謂窋曰若歸試私從容問而父曰高帝新棄羣臣帝富於春秋君爲相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乎然無言吾告若也窋既洗沐歸閒侍自從其所諫參參怒而笞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惠帝讓參曰與窋胡治乎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史記曹相國世家）

蓋寬饒爲司隸校尉刺舉無所迴避然深刻喜陷害人在位及

貴戚人與爲怨又好言事刺譏奸犯上意上以其儒者優容之然亦不得遷同列後進或至九卿寬饒自以行清能高有益於國而爲凡庸所越愈失意不快數上疏諫爭太子庶子王生高寬饒節而非其如此予書曰明主知君絜白公正不畏彊禦故命君以司察之位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益月有功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有制度今君不務循職而已迺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令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

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蘧氏之高蹤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竊爲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詘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裁省覽寬饒不納其言寬饒奏封事上下寬饒吏寬饒自剄北闕下漢書蓋寬饒傳

盧元授中書博士司徒崔浩元之外兄浩大欲齊整人倫分明姓族元勸之曰夫刱制立事各有其時樂爲此者詎幾人也宜其三思浩當時雖無異言竟不納浩敗頗亦由此魏書盧元傳

陸象先爲蒲州刺史河東道按察使象先嘗謂人曰天下本自無事秖是庸人擾之始爲繁耳但當靜之於源則亦何憂不

簡舊唐書陸元方傳

李沆加門下侍郎尚書右僕射眞宗問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問其人曰如梅詢曾致堯等是矣後致堯副溫仲舒安撫陝西於閤門疏言仲舒不足與共事輕銳之黨無不稱快沆不喜也因用他人副仲舒罷致堯沆嘗言居重位實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此少以報國爾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卽所傷多矣陸象先曰庸人擾之是已憸人苟一時之進豈念厲民耶宋史李沆傳

王旦爲景靈宮朝脩使遷司空張詠知成都召還以任中正代之言者以爲不可帝問旦對曰非中正不能守詠之規他人往妄有變更矣宋史王旦傳

呂誨拜御史中丞王安石執政時多謂得人誨言其不通時事大用之則非所宜遂上疏劾安石誨出知鄧州誨之將有言也司馬光勸止之誨曰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輕信姦回喜人佞己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疏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且上新嗣位所與朝夕圖議者二三執政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心腹之疾救之惟恐不逮顧可緩也誨既斥安石益橫光由是服誨之先見自以爲不及也改知河南命未下而寢疾矣旋提舉崇福宮以疾表求致仕曰臣本無

宿疾醫者用術乖方妄投湯劑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禍延四支一身之微固無足卹奈九族之託何蓋以身疾諭朝政也宋史呂誨傳

范鎮擢起居舍人知諫院仁宗天性寬仁言事者競爲激訐至汚人以帷箔不可明之事鎮獨務引大體非關朝廷安危生民利疚則闊略不言宋史范鎮傳

龔鼎臣拜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轉吏禮二部郎中鼎臣在言路累歲闊略細故至大事無所顧忌然其言優游和平不爲峻激使人主易聽退亦未嘗語人故其事多施行宋史龔鼎臣傳

陳椈爲金部員外郎升郎中時言事者率毛舉細務略大利害椈抗言今當轉講治道之本修政事以攘敵國不當以細故勤聖慮如平時也（宋史陳椈傳）

程顥爲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王安石執政議更法令中外皆不以爲便言者攻之甚力顥被旨赴中堂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安石爲之媿屈自安石用事顥未嘗一語及於功利居職八九月數論時政最後言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舍而之險阻不足以言智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況於排斥忠良沮廢公議用賤陵貴以邪

干正者乎正使僥倖有小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尤非朝廷之福遂乞去言職（宋史程顥傳）

耶律楚材拜中書令楚材常曰興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如省一事任尙以班超之言爲平平耳千古之下自有定論後之負譴者方知吾言之不妄也（元史耶律楚材傳）

避聲勢

賈復爲左將軍從征伐封膠東侯復知帝欲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衆京師乃與高密侯鄧禹並剽甲兵敦儒學帝深然之（後漢書賈復傳）

劉奇爲天官侍郎薦張鶯司馬鍠爲監察御史二人因申屠瑒以謝奇正色曰舉賢本無私何見謝聞者皆竦（新唐書劉政會傳）

婁師德檢校并州長史天兵軍大總管狄仁傑未輔政師德薦之及同列數擠令外使武后覺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爲將謹守賢則不知也又問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后曰朕用卿師德薦也誠知人矣出其奏仁傑慙已而歎曰婁公盛德我爲所容乃不知吾不逮遠矣（新唐書婁師德傳）

呂端拜戶部侍郎平章事居相位一日內出手札戒諭自今中書事必經呂端詳酌乃得聞奏端謙讓不自當（宋史呂端傳）

王旦爲景靈宮朝脩使還司空寇準罷樞密使託人私求爲使相旦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吾不受私請準深憾之已而

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謝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旦所以薦者準媿歎以爲不可及故參政李穆子行簡以將作監丞家居有賢行遷太子中允使者不知其宅眞宗命就中書問旦人始知行簡爲旦所薦（宋史王旦傳）

王曾拜右僕射遷門下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曾進退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嘗問曾曰明揚士類宰相之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耳曾曰夫執政者恩欲歸己怨使誰歸仲淹服其言（宋史王曾傳）

范純仁拜右僕射純仁凡薦引人材必以天下公議其人不知

自純仁所出或曰爲宰相豈可不宰籠天下士使知出於門下純仁曰但朝廷進用不失正人何必知出於我耶（宋史范純仁傳）

金安節遷敷文閣學士安節有舉薦不令人知薦晁公武龔茂良可臺諫皆稱職二人弗知也（宋史金安節傳）

張養浩遷禮部侍郎知貢舉進士詣謁皆不納但使人戒之曰諸君子但思報効奚勞謝爲（元史張養浩傳）

謹泄漏

孔光爲光祿勳領尚書諸吏給事中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温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不應更荅以它語其不泄如是（漢書孔光傳）

皇甫嵩爲太常卒嵩前後上表陳諫有補益者五百餘事皆手書毀草不宣于外（後漢書皇甫嵩傳）

高郢爲尚書右僕射郢恭愼不與人交常掌制誥家無留槀或勸盍如前人傳制集者答曰王言不可藏私家（新唐書高郢傳）

田錫擢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錫以盡規獻替爲己任嘗曰吾立朝以來章疏五十有二皆諫臣任職之常言苟獲從幸也豈可藏副示後謗時賣直邪悉命焚之（宋史田錫傳）

孫洙遷集賢校理知太常禮院兼史館檢討同知諫院凡有章奏輒焚其槀雖親子弟不得聞（宋史孫洙傳）

廿二史言行略卷二十四終

廿二史言行略卷二十五

長洲過元收輯

盡職門

忘身

奉公

王尊遷益州刺史先是琅邪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郲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尊爲刺史至其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漢書王尊傳）

杜瑗爲交州刺史瑗卒子慧度除交州刺史慧度卒子宏文繼

父爲刺史宏文就徵會得重疾牽以就路親舊見其患篤勸表待病瘉宏文曰吾世荷皇恩杖節三世常欲投軀帝庭以報所荷況親被徵命而可宴然者乎如其顛沛此命也到廣州遂卒臨死遣弟宏猷詣京（宋書杜慧度傳）

裴俠轉工部中大夫嘗遇疾沉頓士友憂之忽聞五鼓便即驚起顧左右曰可向府耶所苦因此而瘳晉公護聞之曰裴俠危篤若此而不廢憂公因聞鼓聲疾病遂愈此豈非天祐其勤恪也（北史裴俠傳）

趙仁本轉殿中侍御史會有勑差一御史遠使同列遞相辭託仁本越次請行言於治書侍御史馬周曰食君之祿死君之

事雖復跋涉艱險所不敢辭也及迴事又稱旨擢吏部員外郎（舊唐書趙仁本傳）

宋瑺知陝州淳化中三吳歲饑疾病民多死擇長吏養治之命瑺知蘇州瑺體豐碩素病足至州地卑濕疾益甚人或勸其謝疾北歸瑺曰天子以民病俾我綏撫我以身病而辭焉非臣子之義也既而太白犯南斗曰斗爲吳分民方饑天象如此長吏得無咎乎四年卒上聞之嗟悼錄其子明遠爲蒲城主簿俾護其喪歸葬焉（宋史宋瑺傳）

吳育爲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左丞知河中府徙河南病革視事如平日因閱囚辨非罪竄舞文吏二人已而卒（宋史吳育傳）

周沆爲度支副使儂智高亂定仁宗命安撫廣西諭之曰嶺外地惡非賊所至處毋庸行對曰君命仁也然遠民罹塗炭當布宣天子德澤遂往遍行郡邑（宋史周沆傳）

孔文仲改中書舍人同知貢舉文仲先有寒疾及是晝夜不廢職同院以其形瘵勸之先出或居別寢謝曰居官則任其責敢以疾自便乎於是疾益甚還家而卒（宋史孔文仲傳）

臨難

劉翊獻帝遷都西京翊舉上計掾是時寇賊興起道路隔絕使驛稀有達者翊夜行晝伏乃到長安詔書嘉其忠勤特拜議郎（後漢書劉翊傳）

張光遷材官將軍梁州刺史鎮漢中時逆賊王如餘黨李運楊武等入漢中光遣參軍晉邈討運不尅光乞師於氐王楊茂搜遣息援率衆助邈援爲流矢所中死賊遂大盛光嬰城固守自夏迄冬憤激成疾佐吏及百姓咸勸光退據魏興光按劍曰吾受國厚恩不能翦除寇賊今得自死便如登仙何得退還也聲絕而卒（晉書張光傳）

楊公則遷衛尉卿時朝廷始議北侵公則威名素著至都詔假節先屯洛口公則受命將發遘疾謂親人曰昔廉頗馬援以年老見遺猶自力請用今國家不以吾朽懦任以前驅方於古人見知重矣雖臨塗疾苦豈可僶俛辭事馬革還葬此吾

志也遂強起登舟至洛口壽春士女歸降者數千戶魏豫州刺史薛恭度遣長史石榮等前鋒接戰即斬石榮逐北至壽春去城數十里而返疾篤卒于師（南史楊公則傳）

楊綰授右拾遺天寶末安祿山反肅宗即位於靈武綰自賊中冒難披榛求食以赴行在時朝廷方急賢及綰至衆心咸悅（舊唐書楊綰傳）

李石爲同平章事江西湖南兩道觀察使以新經李訓鄭注之亂吏卒多死進衣糧一百二十分充宰相募召從人石奏曰宰相上弼聖政下理羣司若忠正無私宗社所祐縱逢盜賊兵不能傷若事涉隱欺心懷矯妄雖有防衛鬼得而誅臣等

願推赤心以答聖奬孟軻知非臧氏孔子不畏匡人其兩道所進衣糧並望停寢依從前制置秖以金吾手力引從可之（舊唐書李石傳）

薛仁貴遷右領軍中郎將高宗幸萬年宮山水暴至夜突元武門宿衛皆散走仁貴曰當天子緩急安可懼死遂登門大呼以警宮內帝遽出乘高俄而水入帝寢帝曰賴卿以免始知有忠臣也賜以御馬（新唐書薛仁貴傳）

裴諝遷考功郎中代宗幸陝諝徒步挾考功南曹印赴行在帝曰疾風知勁草果可信（新唐書裴漼傳）

郭曙官司農卿德宗幸奉天曙方領家兵獵苑北聞蹕至伏謁

道左遂從乘輿入駱谷霖雨塗潦衛兵或異語帝召諭曰朕不德而苦公等宜執朕送朱泚以謝天下諸將皆感泣曰願死生從陛下時曙與功臣子李昇韋清令狐建李彥輔被甲請見言曰南行路險且虞姦變臣等世蒙恩今相誓願更挾帝馬許之帝還曙清擢金吾大將軍餘並為禁軍將軍（新唐書郭子儀傳）

王凝遷宣歙池觀察使王仙芝之黨大至凝儲蓄繕完以備賊賊至不能加會大星直寢庭墜術家言宜上疾不視事以厭勝凝曰東南國用所出而宣為大府吾規脫禍可矣顧一方何賴哉誓與城相存亡勿復言既而賊去（新唐書王翃傳）

齊映為鳳翔張鎰判官進行軍司馬德宗出奉天鎰部將李楚琳殺鎰映奔奉天授御史中丞從幸梁道險澀常為帝御會馬駭突帝恐傷映詔捨轡固不去曰馬奔踶不過傷臣捨之或犯清蹕臣雖死不足償責帝嘉嘆擢給事中（新唐書齊映傳）

牛存節末帝立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徙鎮天平以功加太尉梁晉相距於河上存節病痟而梁晉方苦戰存節忠憤彌激治軍督士未嘗言病病革召歸京師將卒語其子知業曰忠孝吾子也不及其佗（五代史牛存節傳）

劉詞周太祖入立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歷鎮安國河陽三城世宗戰高平樊愛能等軍敗南走遇詞而止之曰軍敗矣可

無前也詞不聽輒趣兵以進世宗嘉之以為隨駕都部署（五代史劉詞傳）

折德扆周世宗以德扆為永安軍節度使宋建隆二年來朝待遇有加遣歸鎮乾德二年卒子御卿淳化五年拜永安軍節度使御卿被病契丹將韓德威率衆來侵御卿力疾出戰德威聞其至不敢進會疾甚其母密遣人召歸御卿曰世受國恩邊寇未滅御卿罪也今臨敵棄士卒自便不可死於軍中乃其分也為白太夫人無念我忠孝豈兩全言訖泣下翊日卒（宋史折德扆傳）

皇甫繼明領洋州觀察使克環慶路馬步軍都部署受詔護送

輜重赴靈州繼明已先約靈州部署田紹斌率軍迎援適被病裨將白守榮謂繼明曰君疾甚不可行恐失期會守榮當率兵先往繼明宿將慮守榮等輕佻與戎人接戰因謂之曰我疾少間遂擐鎧被甲上馬強行至清遠軍卒宋史皇甫繼明傳

畢士安進吏部侍郎拜平章事契丹窺貝冀天雄兵號二十萬士安與寇準合議請眞宗幸澶淵眞宗嚴兵將行太白晝見流星出上台北貫斗魁或言兵未宜北或言大臣應之士安適臥疾移書準曰屢請昇疾從行手詔不許今大計已定唯君勉之士安得以身當星變而就國事心所願也已而少間追至澶淵見于行在宋史畢士安傳

程德元拜翰林使陳洪進來朝命德元迎勞之船艦度淮暴風起衆恐皆請勿進德元曰吾將君命豈避險以酒祝而行風浪遽止宋史程德元傳

李寶金主亮使蘇保衡繇海道襲浙江高宗授寶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督海舟捍禦發蘇州大洋行三日風甚惡舟散不可收寶忼慨顧左右曰天以是試李寶邪寶心如鐵石不變矣酹酒自誓風即止明日散舟復集趣衆進適大風復作海濤如山寶神色不爲動風少殺始縱舟泊抵東海登岸遇敵奮擊敵引去寶發至膠西石臼島敵舟已出海口泊唐島時北風盛寶禱于石臼神俄有風自柂樓中來如鐘鐸聲衆咸奮引舟握刃待戰風駛舟疾過山薄虜佇大漢軍三千餘人斬其帥完顏鄭家奴等六人宋史李寶傳

陳昭袞遷敦睦宮太保兼掌圍場事開泰五年秋大獵帝射虎以馬馳太速矢不及發虎怒奮勢將犯蹕左右辟易昭袞捨馬捉虎兩耳騎之虎駭且逸上命衛士追射昭袞大呼止之虎雖軼山昭袞終不墮地伺便拔佩刀殺之輦至上前慰勞良久即日設燕悉以席上金銀器賜之特加節鉞遷圍場都太師賜國姓命張儉呂德懋賦以美之遼史陳昭袞傳

耶律斡臘保寧初補護衛車駕獵頡山適豪猪伏叢莽帝射中猪突出御者托滿捨轡而避厩人鶴骨翼之斡臘復射而斃

帝嘉賞及獵赤山適奔鹿奮角突前路隘不容避垂犯蹕斡臘以身當之鹿觸而顛帝詔曰朕因獵兩瀕于危賴卿以免始見爾心遼史耶律斡臘傳

婁室進都統睿宗以右副元帥總陝西征伐時婁室已有疾睿宗與張浚戰于富平宗弼左翼軍已却婁室以右翼力戰軍勢復振張浚軍遂敗睿宗曰力疾鏖戰以徇王事遂破巨敵雖古名將何以加也以所用犀玉金銀器及甲冑并馬七匹與之金史婁室傳

徙單公弼改器物局直長轉副使兼近侍局直長丁父憂起復本局副使章宗秋山射中虎虎怒突而前侍衛皆避去公弼

不動虎亦隨斃詔責侍衛而慰諭公弼（金史徒單公弼傳）

劉黑馬管領成都軍民兼成都路軍民經略使瀘州被圍黑馬已屬疾猶親督轉輸不輟左右諫其少休黑馬曰國事方急以此死無憾遂卒（元史劉伯林傳）

王國昌遷左武衛親軍千戶至元五年人有上書言高麗境內黑山海道至宋境為近帝命國昌往視之泛海千餘里風濤洶湧從者恐勸還國昌神色自若徐曰奉天子威命未畢事而遽返可乎遂至黑山乃還（元史王國昌傳）

賀勝宿衛帝一日獵還勝參乘伶人蒙采毳作獅子舞以迎駕輿象驚奔逸不可制勝投身當象前後至者斷靷縱象乘輿乃安勝退創甚帝親撫之遣尚醫尚食視護拜集賢學士領太史院事詔賜一品服（元史賀勝傳）

忘家

奉公

金日磾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日磾子二人皆愛為帝弄兒常在旁側弄兒或自後擁上項日磾在前見而目之弄兒走且啼曰翁怒上謂日磾何怒吾兒為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弄兒即日磾長子也上聞之大怒日磾頓首謝具言所以殺弄兒狀上甚哀為之泣已而心敬日磾（漢書金日磾傳）

祭遵拜征虜將軍遵為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輒盡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韋袴布被夫人裳不加緣帝以是重焉及卒其後會朝帝每歎曰安得憂國奉公之臣如祭征虜者乎遵之見思如此（後漢書祭遵傳）

諸葛亮先主即帝位策亮為丞相後主建興元年封武鄉侯領益州牧十二年卒初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蜀志諸葛亮傳）

馬燧拜司徒兼侍中子暢少以蔭至鴻臚少卿建中中燧討賊山東暢留京師於是大旱朝廷議括商旅貲錢多亡命入南山為盜暢客單超俊李雲端等竊議以為事且危暢是其言遣奴諫燧班師燧怒執奴以聞使兄炫拘暢請罪帝方倚燧貸不問但誅其客敕炫賜暢杖三十（新唐書馬燧傳）

宗澤調大名館陶尉呂惠卿帥鄜延檄澤與邑令視河埽檄至澤適喪長子奉檄遽行惠卿聞之曰可謂國爾忘家者（宋史宗澤傳）

曹珪徐州人州人江志作亂珪子弼在賊黨中珪謀誅志并弼殺之尚書省議當補二官雜班敘詔曰珪赤心為國大義滅親自古罕聞也法雖如是然未足以當其功更進一官正班

用之（金史曹珪傳）

臨難

李忠拜都尉官與任光同奉世祖以爲右大將軍進圍鉅鹿未下王郎遣將攻信都信都大姓馬寵等開城內之收太守宗廣及忠母妻而令親屬招呼忠時寵弟從忠爲校尉忠卽時召見責數以背恩反城因格殺之諸將皆驚曰家屬在人手中殺其弟何猛也忠曰若縱賊不誅則二心也世祖聞而美之謂忠曰今吾兵已成矣將軍可歸救老母妻子宜自募吏民能得家屬者賜錢千萬來從我取忠曰蒙明公大恩思得效命誠不敢內顧宗親世祖廼使任光將兵救信都會吏始

遣將攻破信都忠家屬得全（後漢書李忠傳）

孔奮除武都郡丞時隴西餘賊隗茂等夜攻府舍殘殺郡守賊畏奮追急廼執其妻子欲以爲質奮年已五十唯有一子終不顧望遂窮力討之賊窘懼逼急廼推奮妻子以置軍前冀當退却而擊之愈厲遂禽滅茂等奮妻子亦爲所殺世祖下詔褒美拜爲武都太守（後漢書孔奮傳）

陳球拜侍御史是時桂陽黠賊李研等羣聚寇鈔陸梁荊部州郡懦弱不能禁太尉楊秉表球爲零陵太守球到設方略期月閒賊虜消散而州兵朱蓋等反與桂陽賊胡蘭數萬人轉攻零陵零陵下溼編木爲城不可守備郡中惶恐掾史白遣家避難球怒曰太守分國虎符受任一邦豈顧妻孥而沮國威重乎復言者斬乃悉內吏人老弱與共城守弦大木爲弓羽矛爲矢引機發之遠射千餘步多所殺傷賊復激流灌城球輒於內因地埶反決水淹賊相拒十餘日不能下會中郎將度尚將救兵至球募士卒與尚共破斬朱蓋等（後漢書陳球傳）

羊侃爲都官尚書侯景反帝追侃入副宣城王都督城內諸軍事加侍中軍師將軍初侃長子鷟爲景所獲執來城下示侃侃謂曰我傾宗報主猶恨不足豈復計此一子幸早殺之數日復持來侃謂鷟曰久以汝爲死猶在邪吾以身許國誓死行陣終不以爾而生進退因引弓射之賊以其忠義亦弗之

害侃尋以疾卒於城內（南史羊侃傳）

李叔明檢校尚書左僕射德宗幸興元出家貲助軍悉衣幣獻宮掖加太子太傅（新唐書李叔明傳）

李晟授御史大夫帝出奉天有詔召晟卽日治嚴拜神策行營節度使進臨渭北李懷光陰通朱泚帝進狩梁州晟進京畿渭北鄜坊商華兵馬副元帥神策軍及晟家皆爲賊質左右有言者晟涕數行下曰陛下安在而欲恤家乎泚使晟吏王無忌壻欵壁門曰公等家無恙晟怒曰爾乃與賊爲閒乎叱斬之以忠誼感發士心終無攜怨會諸將破泚餘黨悉降帝拜晟司徒兼中書令帝至自梁紀其功自文于碑敕皇太子

書立于東渭橋以示後世云新唐書李晟傳

孔緯遷太常卿從僖宗西到蜀以刑部尚書判戶部蕭遘飛不喜生調度不給改太子少保及帝避朱玫次陳倉惟黃門衛士數百扈乘輿詔拜緯御史大夫令趣百官至行在時羣臣露次盩厔爲盜剽脅衣襲略盡緯謁宰相欲有所論遘與裴澈怨田令孜不欲行辭不見緯召御史曰吾等身被恩詎不辭難今詔羣臣皆不至夫與人布衣游猶有緩急相卹況於君乎且泣下御史亦辭方寇戕可食請辦一日費而行緯曰吾妻疾且暮盡丈夫豈以家事後國事乎公善自謀吾行決矣往見李昌符曰詔書再至而羣臣顧未行僕大夫也不敢

後顧假兵護送天子所昌符具貲裝送之既及行在緯策玫必反建言關邑阨狹不足駐六師請幸梁州即日去陳倉而玫兵至微緯言幾不脫進拜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新唐書孔巢父傳

杜慆咸通中爲泗州刺史會龐勛反圍城處士辛讜自廣陵來見慆勸出家屬以身守慆曰吾出百口求生衆心搖矣不如與將士生死共之衆聞皆泣下圍凡十月慆拊循士皆殊死奮而辛讜冒圍出入糾輯援師卒完一州時稱爲難賊平慆遷義成節度使檢校兵部尚書新唐書杜佑傳

趙植德宗出狩變倉卒羽衞單寡朱泚攻城急植率家人奴客以死拒守獻家財勞軍帝嘉之賊平渾瑊引在幕府累擢鄭州刺史新唐書趙隱傳

鄭畋爲鳳翔隴西節度使會黃巢陷東都遣兵戍京師以家財勞行妻自紝戎衣給戰士新唐書鄭畋傳

岳飛授少保河南北諸路招討使樞密副使充萬壽觀使帝初爲飛營第飛辭曰敵未滅何以家爲宋史岳飛傳

內族思烈守中京大兵圍中京未能下崔立遣人監思烈子於中京城下招之使降思烈不顧令軍士射之既而知崔立已以汴京歸順病數日而死金史內族思烈傳

殉國

全節

蘇建以校尉從大將軍衛青擊匈奴封平陵侯以將軍築朔方後以衛尉爲游擊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後一歲以右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亡翕侯失軍當斬贖爲庶人其後爲代郡太守卒官有三子嘉爲奉車都尉賢爲騎都尉中子武最知名少以父任兄弟並爲郎稍遷至栘中廏監時漢連伐胡數通使相窺觀匈奴留漢使郭吉路充國等前後十餘輩匈奴使來漢亦留之以相當天漢元年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迺曰漢天子我丈人行也盡歸漢使路充國等武帝嘉其義迺遣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厚賂

單于答其善意武與副中郞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募士斥
候百餘人俱既至匈奴置幣遺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
方欲發使送武等會緱王與長水虞常等謀反匈奴中緱王
者昆邪王姊子也與昆邪王俱降漢後隨浞野侯沒胡中及
衛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母閼氏歸漢會武等至匈
奴虞常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
衛律常能爲漢伏弩射殺之吾母與弟在漢幸蒙其賞賜張
勝許之以貨物與常後月餘單于出獵獨閼氏子弟在虞常
等七十餘人欲發其一人夜亡告之單于子弟發兵與戰緱
王等皆死虞常生得單于使衛律治其事張勝聞之恐前語

發以狀語武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見犯迺死重負國欲自
殺勝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張勝單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
使者左伊秩訾曰卽謀單于何以復加宜皆降之單于使衛
律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
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毉鑿地爲坎置熅火覆武其
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惠等哭輿歸營單于壯
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武益愈單于使使曉武
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劒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
單于近臣當死單于募降者赦罪舉劒欲擊之勝請降律謂
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

劒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
稱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
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爲兄
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女爲人
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爲降虜於蠻夷何以女爲見且單
于信女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鬬兩主觀禍敗南越
殺漢使者屠爲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縣北闕朝鮮殺漢使
者卽時誅滅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匈
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
之廼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飮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幷

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
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廩食
不至掘野鼠去屮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
落積五六年單于弟於靬王弋射海上武能網紡繳檠弓弩
於靬王愛之給其衣食三歲餘王病賜武馬畜服匿穹廬王
死後人衆徙去其冬丁令盜武牛羊武復窮厄初武與李陵
俱爲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久之單于使陵至
海上爲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
陵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
義安所見乎前長君爲奉車從至雍棫陽宮扶輦下除觸柱

折轅劾大不敬伏劒自刎賜錢二百萬以葬孺卿從祠河東后土宦騎與黃門駙馬爭船推墮駙馬河中溺死宦騎亡詔使孺卿逐捕不得惶恐飲藥而死來時太夫人已不幸陵送葬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獨有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以老母繫保宮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復誰為乎願聽陵計勿復有云武曰武父子亡功德皆為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

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為父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驩效死於前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陵惡自賜武使其妻賜武牛羊數十頭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區脫捕得雲中生口言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曰上崩武聞之南鄉號哭歐血旦夕臨數月昭帝即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駑怯令漢且貰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為世大戮陵尚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異域之人壹別長絕陵起舞歌曰徑萬里兮度沙幕為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眾滅兮名已隤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單于召會武官屬前以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武以元始六年春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拜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

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常惠徐聖趙終根皆拜為中郎賜帛各二百匹其餘六人老歸家賜錢人十萬復終身常惠後至右將軍封列侯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彊壯出及還須髮盡白武來歸明年上官桀子安與桑宏羊及燕王蓋主謀反武子男元與安有謀坐死初桀安與大將軍霍光爭權數疏光過失予燕王令上書告之又言蘇武使匈奴二十年不降還廼為典屬國大將軍長史無功勞為搜粟都尉光顓權自恣及燕王等反誅窮治黨與武素與桀宏羊有舊數為燕王所訟子又在謀中廷尉奏請逮捕武霍光寢其奏免武官數年昭帝崩武以故二千石與計謀立宣帝賜爵關內侯食

邑三百戶久之衛將軍張安世薦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命先帝以為遺言宣帝即時召武待詔宦者署數進見復為右曹典屬國以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甚優寵之皇后父平恩侯帝舅平昌侯樂昌侯車騎將軍韓增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皆敬重武武年老子前坐事死上閔之問左右武在匈奴久豈有子乎武因平恩侯自白前發匈奴時胡婦適產一子通國有聲問來願因使者致金帛贖之上許焉後通國隨使者至上以為郎又以武弟子為右曹武年八十餘神爵二年病卒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圖畫武於麒麟閣（漢書蘇建傳）

孔休哀帝初守新都令後王莽秉權休去官歸家及莽篡位遣使齎元纁束帛請為國師遂歐血託病杜門自絕（後漢書卓茂傳）

陳咸成哀間為尚書平帝時王莽輔政多改漢制咸心非之及莽因呂寬事誅不附己者何武鮑宣等咸乃歎曰易稱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以逝矣即乞骸骨去職及莽篡位召咸以為掌寇大夫謝病不肯應時三子參豐欽皆在位乃悉令解官父子相與歸鄉里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其後莽復徵咸遂稱病篤（後漢書陳寵傳）

徐璆遷汝南太守轉東海相獻帝遷許以廷尉徵當詣京師道為袁術所劫授璆以上公之位璆乃歎曰龔勝鮑宣獨何人哉守之必死術不敢逼術死軍破璆得其盜國璽及還許上之并送前所假汝南東海二郡印綬司徒趙溫謂璆曰君遭大難猶存此邪璆曰昔蘇武困於匈奴不墜七尺之節況此方寸印乎（後漢書徐璆傳）

蔡勳平帝時為郿令王莽初授以厭戎連率勳對印綬仰天歎曰吾策名漢室死歸其正昔曾子不受季孫之賜況可事二姓哉遂攜將家屬逃入深山與鮑宣卓茂等同不仕新室（後漢書蔡邕傳）

譙元平帝元始四年舉元為繡衣使者王莽居攝元於是縱使

者車變易姓名間竄歸家後公孫述僭號於蜀遣使者備禮徵之若元不肯起便賜以毒藥太守乃自齎璽書至元廬曰君高節已著朝廷垂意誠不宜復辭自招凶禍元仰天歎曰唐堯大聖許由恥仕周武至德伯夷守餓彼獨何人我亦何人保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藥元子瑛泣血叩頭於太守曰方今國家東有嚴敵兵師四出國用軍資或不常充足願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死太守為請述聽許之元遂隱藏田野終述之世時兵戈累年莫能修尚學業元獨訓諸子勤習經書建武十一年卒明年天下平定元弟慶以狀詣闕自陳光武美之策詔本郡祠以中牢敕所在還元家錢（後漢書譙元傳）

徐廣遷祕書監劉裕受禪恭帝遜位廣獨哀感涕泗交流謝晦見之謂曰徐公將無小過也廣收淚而言曰君為宋朝佐命吾乃晉室遺老憂喜之事固不同時乃更歔欷因辭衰老乞歸桑梓卒于家（晉書徐廣傳）

辛勉懷帝世為侍中及洛陽陷隨帝至平陽劉聰將署為光祿大夫勉固辭不受聰遣其黃門侍郎喬度齎藥酒逼之勉曰大丈夫豈以數年之命而虧高節事二姓下見武皇帝哉引藥將飲度遽止之曰主上相試耳君真高士也歎息而去聰嘉其貞節深敬異之為築室于平陽西山月致酒米勉亦辭而不受年八十卒（晉書辛勉傳）

江革為貞威將軍廣陵太守鎮北豫章王長史為魏人所執魏徐州刺史元延明聞革才名厚加接待革稱患腳不拜延明將加害焉見革辭色嚴正更相敬重時祖暅同被拘執延明使暅作欹器漏刻銘革罵暅曰卿荷國厚恩已無報答今乃為虜立銘孤負朝廷延明聞之乃令革作丈八寺碑并祭彭祖文革辭以囚執既久無復心思延明逼之逾苦將加箠撲革厲色而言曰江革行年六十不能殺身報主今日得死為幸誓不為人執筆延明知不可屈乃止日給脫粟三升僅餘性命值魏主反北乃放革及祖暅還朝詔曰前貞威將軍鎮北長史廣陵太守江革才思通贍出內有聞在朝正色臨危不撓首佐台鉉實允僉諧可太尉臨川王長史（梁書江革傳）

陶潛晉大司馬侃之曾孫也為彭澤令去職義熙末徵為著作佐郎不就潛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武帝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明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元嘉四年卒世號靖節先生（南史陶潛傳）

蔣儼為右屯騎兵曹參軍太宗將征遼東募使高麗者衆皆畏憚儼謂人曰主上雄略華夷畏威高麗小蕃豈敢圖其使者縱其凌虐亦是吾死所也遂出請行及至高麗莫離支置於窟室中脅以兵刃終不屈撓會高麗敗得歸太宗奇之拜朝

散大夫（舊唐書蔣儼傳）

蕭定遷戶部侍郎太常卿朱泚反詭姓名為張誕匿里中不涴于賊事平擢太子少師（新唐書蕭瑀傳）

崔倫以右庶子使吐蕃虜背約留二歲執倫至涇州逼為書約城中降倫不從更囚邏娑城閱六歲終不屈乃許還代宗見之為感動嗚咽即具陳虜情偽山川險易指畫帝前人服其詳（新唐書崔衍傳）

甄濟天寶十載以左拾遺召未至安祿山入朝求濟於元宗授范陽掌書記濟察祿山有反謀歸舊廬祿山反使蔡希德封刀召之曰即不起斷其頭見我濟色不動左手書曰不可以

行使者持刀趨前濟引頸待之希德歔欷嗟歎止刀以實病告廣平王平東都濟詣軍門上謁大歷初爲著作郎兼侍御史卒濟子逢以父名不得在國史欲詣京師自言元和中袁滋表濟節行宜載國史有詔贈濟祕書少監而逢與元稹善稹移書於史館修撰韓愈由是父子俱顯名新唐書甄濟傳

吳安國以太常少卿使金值金人渝盟拘留脅服之安國毅然正色曰我首可得我節不可奪惟知竭誠死王事王命烏敢辱金人不敢犯遣還宋史崔縱傳

趙良弼奉使日本先是至元初數遣使通日本卒不得要領於是良弼請行乃授祕書監以行給兵三千以從良弼辭獨與

書狀官二十四人俱舟至金津島其國人望見使舟欲舉刃來攻良弼捨舟登岸喻旨金津守延入板屋以兵環之滅燭大譟良弼凝然自若天明其國太宰府官陳兵四山問使者來狀良弼數其不恭罪仍喻以禮意太宰官愧服求國書良弼曰必見汝國王始授之越數日復來求書且曰我國自太宰府以東上古使臣未有至者今大朝遣使至此而不以國書見授何以示信良弼曰隋文帝遣裴清來王郊迎成禮唐太宗高宗時遣使皆得見王王何獨不見大朝使臣乎復索書不已詰難往復數四至以兵脅良弼良弼終不與但頗錄本示之後又聲言大將軍以兵十萬來求書良弼曰不見汝國王寧持我首去書不可得也日本知不可屈遣使介十二人入覲仍遣人送良弼至對馬島良弼至自日本入見帝詢知其故曰卿可謂不辱君命矣元史趙良弼傳

死節

項王圍滎陽漢將紀信說漢王曰事已急矣請爲王誑楚爲王王可以間出於是漢王夜出女子滎陽東門被甲二千人楚兵四面擊之紀信乘黃屋車傅左纛曰城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漢王亦與數十騎從城西門出走成皋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信曰漢王已出矣項王燒殺紀信漢王使御史大夫周苛樅公守滎陽楚下滎陽城生得周苛項王謂

周苛曰爲我將我以公爲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若不趣降漢漢今虜若若非漢敵也項王怒烹周苛并殺樅公史記項羽本紀

龔勝爲光祿大夫哀帝崩王莽秉政勝乞骸骨歸老于鄉里莽既篡國遣五威將帥行天下風俗將帥親奉羊酒存問勝明年莽遣使者即拜勝爲講學祭酒勝稱疾不應徵後二年莽復遣使者奉璽書太子師友祭酒印綬安車駟馬迎勝即拜秩上卿先賜六月祿直以辦裝使者與郡太守縣長吏三老官屬行義諸生千人以上入勝里致詔使者欲令勝起迎久立門外勝稱病篤爲牀室中戶西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拕紳

使者入戶西行南面立致詔付璽書遷延再拜奉印綬內安
車駟馬進謂勝曰聖朝未嘗忘君制作未定待君爲政思聞
所欲施行以安海內勝對曰素愚加以年老被病命在朝夕
隨使君上道必死道路無益萬分使者要說至以印綬就加
勝身勝輒推不受使者卽上言方盛夏暑熱勝病少氣可須
秋涼廼發有詔許使者五日壹與太守俱問起居爲勝兩子
及門人高暉等言朝廷虛心待君以茅土之封雖疾病宜動
移至傳舍示有行意必爲子孫遺大業暉等白使者語勝自
知不見聽卽謂暉等吾受漢家厚恩亡以報今年老矣旦暮
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勝因敕以棺斂喪事

衣周於身棺周於衣勿隨俗動吾冢種柏作祠堂語畢遂不
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死時七十九 漢書龔勝傳

伏隆仕郡督郵建武二年張步兄弟各擁彊兵據有齊地拜隆
爲太中大夫持節使青徐二州招降郡國隆移檄告青徐羣
盜皆降張步遣使隨隆詣闕上書獻鰒魚其冬拜隆光祿大
夫復使於步并與新除青州牧守及都尉俱東詔隆輒拜令
長以下隆招懷綏緝多來降附帝嘉其功比之酈生卽拜步
爲東萊太守而劉永亦復遣使立步爲齊王步貪受王爵尤
豫未決隆曉譬步欲留隆與共守二州隆不聽求得反命步
遂執隆而受永封隆遣間使上書曰臣隆奉使無狀受執凶
逆雖在困戹授命不顧又吏人知步反畔心不附之願以時
進兵無以臣隆爲念臣隆得生到闕廷受誅有司此其大願
若令沒身寇手以父母昆弟長累陛下陛下與皇后太子永
享萬國與天無極帝得隆奏召父湛流涕以示之曰隆可謂
有蘇武之節恨不且許而遽求還也其後步遂殺之時人莫
不憐哀焉 後漢書伏湛傳

种拂爲太常李傕郭汜之亂長安城潰百官多避兵衝拂揮劍
而出曰爲國大臣不能止戈除暴致使凶賊兵刃向宮去欲
何之遂戰而死子劭中平末爲諫議大夫大將軍何進將誅
宦官召并州牧董卓至澠池而進意更狐疑遣劭宣詔止之

卓不受遂前至河南劭迎勞之因譬令還軍卓疑有變使其
軍士以兵脅劭劭怒稱詔大呼叱之軍士皆披遂前質責卓
卓辭屈乃還軍夕陽亭及進敗獻帝卽位拜劭爲侍中卓既
擅權而惡劭強力遂左轉議郎出爲益涼二州刺史會父拂
戰死竟不之職服終徵爲少府大鴻臚皆辭不受曰昔我先
父以身徇國吾爲臣子不能除殘復怨何面目朝覲明主哉
遂與馬騰韓遂及左中郎劉範諫議大夫馬宇共攻李傕郭
汜以報其讐與汜戰於長平觀下軍敗劭等死 後漢書种暠傳

王允獻帝卽位爲司徒見董卓禍毒方深篡逆已兆謀誅之乃
潛結卓將呂布使爲內應會卓入賀呂布因刺殺之卓部曲

將李傕郭汜合謀為亂攻圍長安城陷呂布奔走布駐馬青
瑣門外招允曰公可以去乎允曰若蒙社稷之靈上安國家
吾之願也若其不獲則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已臨
難苟免吾不忍也努力謝關東諸公勤以國家為念傕乃收
允殺之（後漢書王允傳）

李業舉明經除為郎會王莽居攝業以病去官太守劉咸強召
之業乃載病詣門咸怒令詣獄養病客有說咸曰趙殺鳴犢
孔子臨河而逝未聞求賢而脅以牢獄者也咸乃出之因舉
方正王莽以業為酒士病不之官遂隱藏山谷絕匿名迹終
莽之世及公孫述僭號素聞業賢徵之欲以為博士業固疾

不起數年述羞不致之乃使大鴻臚尹融持毒酒奉詔命以
劫業若起則受公侯之位不起賜之以藥融譬旨業乃歎曰
危國不入亂國不居親於其身為不善者義所不從君子見
危授命何乃誘以高位重餌哉融曰宜呼室家計之業曰丈
夫斷之於心久矣何妻子之為遂飲毒而死述恥有殺賢之
名乃遣使弔祠賻贈百匹業子翬逃辭不受蜀平光武下詔
表其閭益部紀載其高節圖畫形象初平帝時蜀郡王皓為
美陽令王嘉為郎王莽篡位並棄官西歸及公孫述稱帝遣
使徵皓嘉恐不至遂先繫其妻子使者謂嘉曰速裝妻子可
全對曰犬馬猶識主況於人乎王皓先自刎以首付使者述
怒遂誅皓家屬王嘉聞而歎曰後之哉乃對使者伏劍而死
（後漢書李業傳）

溫序遷護羌校尉序行部至襄武為隗囂別將苟宇所拘劫宇
謂序曰子若與我并威同力天下可圖也序曰受國重任分
當效死義不貪生苟背恩德宇等復曉譬之序素有氣力大
怒叱宇等曰虜何敢迫脅漢將因以節檛殺數人賊衆爭欲
殺之宇止之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劍序受劍銜鬚於口顧
左右曰既為賊所迫殺無令鬚汙土遂伏劍而死序主簿韓
遵從事王忠持屍歸斂光武聞而憐之命忠送喪到洛陽賜
城傍為冢地賻穀千斛縑五百匹除三子為郎中長子壽服

竟為鄒平侯相夢序告之曰久客思鄉里壽即棄官上書乞
骸骨歸葬帝許之乃反舊塋焉（後漢書溫序傳）

諸葛亮為丞相建興十二年卒子瞻景耀四年為行都護衛將
軍平尚書事六年魏征西將軍鄧艾伐蜀自陰平由景谷道
旁入瞻督諸軍至涪停住前鋒破退還住綿竹艾遣書誘瞻
曰若降者必表為琅琊王瞻怒斬艾使遂戰大敗臨陣死時
年三十七瞻長子尚與瞻俱沒（蜀志諸葛亮傳）

卞壼拜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庾亮徵蘇峻壼固爭亮不納壼
知必敗壼司馬任台勸壼宜畜良馬以備不虞壼笑曰以逆
順論之理無不濟若萬一不然豈須馬哉峻果稱兵壼為尚

書令右將軍領右衛將軍都督大桁東諸軍事假節復加領軍將軍給事中六軍敗績壼時發背創猶未合力疾而戰率厲散衆及左右吏數百人攻賊麾下苦戰遂死之二子眕盱見父沒相隨赴賊同時見害峻平贈壼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貞贈眕散騎侍郎眕弟盱奉車都尉眕盱母裴氏撫二子屍哭曰父爲忠臣汝爲孝子夫何恨乎徵士翟湯聞之歎曰父死於君子死於父忠孝之道萃于一門（晉書卞壼傳）

劉超爲義興太守遷射聲校尉遭母憂去官蘇峻謀逆超爲左衛將軍時京邑大亂朝士多遣家人入東避難義興故吏欲迎超家而超不聽盡以妻孥入處宮內及王師敗績王導以超爲右衛將軍峻遷車駕石頭超步侍左右臣節愈恭帝時年八歲雖幽厄之中超猶啟授孝經論語溫嶠等至超欲奉帝而出峻收超害之（晉書劉超傳）

謝琰爲會稽內史都督五郡軍事孫恩寇及刑浦琰軍至千秋亭敗績琰帳下都督張猛於後斫琰馬琰墮地與二子肇峻俱被害後劉裕生擒猛送琰小子混混刳肝生食之詔以琰父子隕於君親忠孝萃於一門贈琰侍中司空謚曰忠肅贈肇散騎常侍峻散騎侍郎（晉書謝安傳）

嵇紹爲侍中朝廷北征王師敗績于蕩陰百官及侍衛莫不散潰唯紹儼然端冕以身捍衛兵交御輦飛箭雨集紹遂被害于帝側血濺御服天子深哀歎之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勿去初紹之行也侍中秦準謂曰今日向難卿有佳馬否紹正色曰大駕親征以正伐逆理必有征無戰若使皇輿失守臣節有在駿馬何爲聞者莫不歎息（晉書嵇紹傳）

易雄少爲縣吏自念卑淺無由自達乃脫幘挂縣門而去因習律令及施行故事交結豪右州里稍稱之後爲舂陵令刺史譙王承距王敦謀起兵赴朝廷雄承符馳檄遠近列敦罪惡宣募縣境敦遣魏乂李恒攻之城陷爲乂所虜送到武昌敦遣人以檄示雄而數之雄曰此實有之惜雄位微力弱不能救國之難王室如燬雄安用生爲今日即戮得作忠鬼乃所願也尋而敦遣殺之（晉書易雄傳）

魯廣達爲中領軍隋賀若弼進軍鍾山攻敗諸將廣達苦戰不息廣達有隊主楊孝辯時從廣達在軍中力戰陷陣其子亦隨孝辯揮刃殺隋兵十餘人力窮父子俱死（陳書魯廣達傳）

袁粲父濯早卒粲早以操行見知泰初七年爲尚書令粲嘗疾母憂念晝寢夢見父容色如平生與母語曰慜孫無憂將爲國家器不患沈沒但恐富貴終當傾滅耳母未嘗言及粲貴重恒懼傾滅乃以告之粲故自挹損明帝崩粲受顧命從廢帝即位加衛將軍授中書監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領司徒

徙尚書令加侍中順帝卽位遷中書監齊高帝居東府使粲鎮石頭有周旋人解望氣謂粲曰石頭氣甚凶往必有禍粲不答時齊高帝方革命粲自以身受顧託不欲事二姓密有異圖謀矯太后令攻齊高帝於朝堂齊高帝遣軍主戴僧靜向石頭自倉門入粲列兵登東門僧靜分兵攻府西門粲還坐列燭自照謂其子最曰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厦之崩但以名義至此耳僧靜挺身暗往奮刀直前欲斬之子最覺有異大叫抱父乞先死兵士人人莫不隕涕粲曰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仍求筆作啟云臣義奉大宋策名兩畢今便歸魂墳壠永就山邱僧靜乃并斬之（南史袁湛傳）

張嵊起家祕書郎累遷鎮南湘東王長史尋陽太守王暇日元言因爲之筮得節卦謂嵊曰卿後當東入爲郡恐不得終其天年嵊曰貴得其所耳時伏挺在坐曰君王可畏人也還爲太府卿吳興太守侯景圍建鄴遣弟伊率郡兵赴援城陷御史中丞沈浚違難東歸嵊往見之謂曰賊臣憑陵人臣効命之日今欲收集兵刃保據貴鄉雖復萬死誠亦無恨浚固勸嵊舉義時邵陵王綸東奔至錢唐聞之遣前舍人陸邱公板授嵊征東將軍嵊曰天子蒙塵今日何情復受榮號留板而已賊行臺劉神茂攻破義興遣使說嵊嵊斬其使仍遣軍破神茂侯景乃遣其中軍侯子鑒助神茂擊嵊嵊軍敗乃釋戎服坐於聽事賊臨以刃終不屈執以送景景將舍之嵊曰速死爲幸乃殺之子弟遇害者十餘人景欲存其一子嵊曰吾一門已在鬼錄不就爾處求恩於是皆死（南史張裕傳）

劉勔爲守尚書右僕射中領軍元徽初月犯右執法太白犯上將或勸勔解職勔曰吾執心行已無愧幽明若才輕任重災眚必及天道密微避豈能免桂陽王休範爲亂奄至建鄴加勔使持節鎮軍將軍賊至勔戰敗死之（南史劉勔傳）

韋粲爲衡州刺史召爲散騎常侍還至廬陵聞侯景作逆便簡閱部下倍道赴援至豫章卽就內史劉孝儀共謀之孝儀曰必如此當有敕安可輕信單使妄相驚動或恐不然時孝儀

置酒粲怒以杯抵地曰賊已度江便逼宮闕水陸阻斷何暇有報假令無敕豈得自安韋粲今日何情飲酒卽馳馬出部分悉留家累於江州以輕舸就路軍及青塘景率銳卒來攻軍敗見害（南史韋叡傳）

江子一爲南津校尉侯景攻陷歷陽子一收衆赴建鄴及城被圍子一及弟尚書左丞子四東宮直殿主帥子五並力戰直前賊坐甲不起子一引矟橫之賊縱突騎衆並縮子一刺其騎騎倒矟折賊解其肩時年六十二弟曰與兄俱出何面獨旋乃免胄赴敵子四矟洞胸死子五傷脰還至塹一慟而絕詔贈子一給事黃門侍郎子四中書侍郎子五散騎侍郎侯

景平元帝又追贈子一侍中謚義子子四黃門侍郎謚毅子
子五中書侍郎謚烈子（南史江子一傳）
顏見遠博學有志行初齊和帝鎮荊州以為錄事參軍及即位
兼御史中丞梁武帝受禪見遠不食發憤數日而卒帝聞之
曰我自應天從人何豫天下士大夫事而顏見遠乃至於此
（南史顏協傳）
堯君素煬帝為晉王時君素為左右帝嗣位累遷鷹揚郎將大
業末從驍衛大將軍屈突通拒義師於河東俄而通引兵南
遁署君素領河東通守義師遣將呂紹宗韋義節等攻之不
及通軍敗至城下呼之君素見通歔欷流涕悲不自勝左右

皆哽咽通亦泣下霑襟因說君素早降以取富貴君素以名
義責之曰公縱不能遠慚主上公所乘馬即代王所賜也公
何面目乘之哉通曰吁君素我力屈而來君素曰方今力猶
未屈何用多言通慚而退時圍甚急行李斷絕君素乃為木
鵝置表於頸具論事勢浮之黃河沿流而下河陽守者得之
達於東都越王侗見而歎息乃承制拜君素為金紫光祿大
夫密遣行人勞之監門直閤龐玉武衛將軍皇甫無逸前後
自東都歸義俱造城下為陳利害朝廷又賜金券待以不死
君素卒無降心其妻又至城下謂曰隋室已亡何苦取禍君
素曰天下事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君素亦知事

必不濟每言及隋國未嘗不歔欷常謂將士曰吾是藩邸舊
臣至於大義不得不死今穀支數年食盡足知天下之事必
隋室傾敗天命有歸吾當斷頭以付諸君後頗得江都傾覆
消息又糧盡男女相食眾心離駭白虹降於府門兵器之端
夜皆光見月餘君素為左右所害（北史堯君素傳）
段秀實徐司農卿朱泚盜據宮闕源休教泚偽迎鑾駕陰濟逆
志泚乃遣其將韓旻領馬步三千疾趨奉天時蒼黃之中未
有武備泚以秀實嘗為涇原節度頗得士心後罷兵權以為
蓄憤且久必肯同惡乃召與謀議秀實初詐從之陰說大將
劉海賓何明禮姚令言判官岐靈岳同謀殺泚以兵迎乘輿

二人者皆秀實夙所獎遇遂皆許諾及韓旻追駕秀實以為
宗社之危期於頃刻乃使人走諭靈岳竊令言印不遂乃倒
用司農印印符以追兵旻至駱驛得符軍人亦莫辯其印文
惶遽而迴秀實海賓等曰旻之來吾黨無遺類矣我當直搏
殺泚不得則死終不能向此賊稱臣乃與海賓約事急為繼
而令明禮應於外明日泚召秀實議事源休姚令言李忠臣
李子平皆在坐秀實戎服與泚並膝語至僭位秀實勃然而
起執休腕奪其象笏奮躍而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吾恨不
斫汝萬段我豈逐汝反耶遂擊之泚舉臂自捍纔中其顙流
血匍匐而走兇徒愕然初不敢動而海賓等不至秀實乃曰

我不同汝反何不殺我兒黨羣至遂遇害爲海賓明禮靈岳相次被殺舊唐書段秀實傳

顏真卿改太子太師李希烈陷汝州盧杞奏曰顏真卿四方所信使諭之可不勞師旅上從之初見希烈欲宣詔旨希烈養子千餘人露刃爭前迫真卿將食其肉諸將叢遶慢罵舉刃以擬之真卿不動希烈遽以身蔽之而麾其衆衆退乃拘真卿就館舍因逼爲章表令雪己愿罷兵馬累遣真卿兄子峴與從吏凡數輩繼來京師上皆不報每與諸子書令嚴奉家廟恤諸孤而已希烈大宴逆黨召真卿坐使觀倡優斥黷朝政爲戲真卿怒曰相公人臣也奈何使此曹如是乎拂衣而

起希烈慙亦呵止時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使在坐目真卿謂希烈曰聞太師名德久矣相公欲建大號而太師至非天命正位欲求宰相孰先太師乎真卿正色叱之曰是何宰相耶君等聞顏杲卿無是吾兄也祿山反首舉義兵及被害詬罵不絕於口吾今年向八十官至太師守吾兄之節死而後已豈受汝輩誘脅耶諸賊不敢復出口希烈乃拘真卿令甲士十人守掘方丈坎於庭曰坑顏真卿怡然不介意後張伯儀敗績於安州希烈令齎伯儀旌節首級誇示真卿真卿慟哭投地後其大將周曾等謀襲汝州因迴兵殺希烈奉真卿爲節度事洩希烈殺曾等遂送真卿於龍興寺真卿度必死乃作遺表自爲墓誌祭文常指寢室西壁下云吾殯所也希烈既陷汴州僭偽號使人問儀於真卿真卿曰老夫耄矣曾掌國禮所記者諸侯朝覲禮耳興元元年王師復振逆賊慮變起蔡州乃遣其將辛景臻安華至真卿所積柴庭中沃之以油且傳逆詞曰不能屈節當自燒真卿乃投身赴火景臻等遽止之復告希烈德宗復宮闕希烈弟希倩在朱泚黨中例伏誅希烈聞之怒興元元年八月三日乃使閹奴與景臻等殺真卿先曰有勑真卿拜奴曰宜賜卿死真卿曰老臣無狀罪當死然不知使人何日從長安來奴曰從大梁來真卿罵曰乃逆賊耳何勑耶遂縊殺之年七十七舊唐書顏真卿傳

張巡祿山之亂巡爲真源令召募豪傑同爲義舉合衆城守元宗授巡主客郎中兼御史中丞尹子奇攻圍久城中糧盡易子而食折骸而爨人心危恐慮將有變巡乃出其妾對三軍殺之以饗軍士曰請公爲國家戮力守城一心無二經年乏食忠義不衰巡不能自割肌膚以啖將士豈可惜此婦人坐視危迫將士皆泣下不忍食巡強令食之乃括城中婦人既盡以男夫老小繼之所食人口二三萬人心終不離變時賀蘭進明以重兵守臨淮巡遣帳下之士南霽雲夜縋出城求援於進明進明日與諸將張樂高會無出師意霽雲泣告之曰本州強寇凌逼重圍半年食盡兵窮計無從出初圍城之

日城中數萬口今婦人老幼相食殆盡張中丞殺愛妾以啖軍人今見存之數不過數千城中之人分當餌賊但睢陽既拔卽及臨淮皮毛相依理須援助霽雲所以冒賊鋒刃匍匐乞師謂大夫深念危亡言發響應何得宴安自處殊無救恤之心夫忠臣義士之所爲豈宜如此霽雲既不能達主將之意請嚙一指留於大夫示之以信歸報本州霽雲自臨淮還睢陽縋城而入城中將吏知救不至慟哭累日十月城陷巡與姚誾南霽雲許遠皆爲賊所執巡神氣慷慨每與賊戰大呼誓師眥裂血流齒牙皆碎城將陷西向再拜曰臣智勇俱竭不能戍遏强寇保守孤城臣雖爲鬼誓與賊爲厲以答明

恩及城陷尹子奇謂巡曰聞君每戰眥裂嚼齒皆碎何至此耶巡曰吾欲氣吞逆賊但力不遂耳子奇以大刀剔巡口視其齒存者不過三數巡大罵曰我爲君父義死爾附逆賊犬彘也安能久哉子奇義其言將禮之左右曰此人守義必不爲我用素得士心不可久留是日與姚誾霽雲同被害舊唐書張巡傳

許遠祿山之亂元宗拜睢陽太守累加侍御史本州防禦使及賊將尹子奇攻圍遠與張巡姚誾嬰城拒守經年外救不至兵糧俱盡而城陷尹子奇執送洛陽安慶緒使嚴莊害之舊唐書許遠傳

王彥章少爲軍卒事梁太祖爲開封府押衙左親從指揮使行營先鋒馬軍使末帝卽位徙濮州刺史梁晉爭天下爲勍敵獨彥章心常輕晉王謂人曰亞次鬭雞小兒耳何足懼哉晉軍虜彥章妻子歸之太原賜以第宅供給甚備閒遣使者招彥章彥章斬其使者以自絕然晉人畏彥章之在梁也必欲招致之待其妻子愈厚自梁失魏博與晉夾河而軍彥章常爲先鋒遷汝鄭二州防禦使匡國軍節度使北面行營副招討使又徙宣義軍節度使是時晉已盡有河北以鐵鎖斷德勝口築河南北爲兩城號夾寨而梁末帝昏亂小人趙巖張漢傑等用事彥章雖爲招討副使而謀不見用龍德三年夏

晉取鄆州梁人大恐末帝乃召彥章爲招討使以段凝爲副彥章至滑州引兵趨德勝擊南城南城遂破段凝已有異志與趙巖張漢傑叶力傾彥章乃罷彥章以凝爲招討使唐兵攻兗州末帝召彥章使守捉東路梁之勝兵皆屬段凝京師秖有保鑾五百騎乃以屬彥章而以張漢傑監之彥章至遞坊以兵少戰敗退保中都又敗被擒莊宗見之曰爾常以孺子待我今日服乎又曰爾善戰者何不守兗州而守中都中都無壁壘何以自固彥章對曰大事已去非人力可爲莊宗惻然賜藥以封其創彥章武人不知書常爲俚語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莊宗愛其驍勇欲全活之使人慰諭彥章

彥章謝曰臣與陛下血戰十餘年今兵敗力窮不死何待且臣受梁恩非死不能報豈有朝事梁而莫事晉生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莊宗又遣明宗往諭之彥章病創臥不能起仰顧明宗呼其小字曰汝非邈佶烈乎我豈苟活者遂見殺（五代史王彥章傳）

裴約者潞州之牙將也莊宗以李嗣昭爲昭義軍節度使約以裨將守澤州嗣昭卒其子繼韜以澤潞叛降于梁約召其州人泣而諭曰吾事故使二十餘年見其分財饗士欲報梁仇不幸早世今郎君父喪未葬遂背君親吾能死于此不能從以歸梁也衆皆感泣梁遣董璋率兵圍之約與州人拒守求

救於莊宗是時莊宗方與梁人戰河上而已建大號聞繼韜叛降梁頗有憂色及聞約獨不叛喜曰吾於繼韜何薄於約何厚而約能分逆順邪顧符存審曰吾不惜澤州與梁一州易得約難得也爾識機便爲我取約來存審以五千騎馳至遼州而梁兵已破澤州約見殺（五代史裴約傳）

劉仁贍事南唐李景爲武昌軍節度使周師征淮先遣李穀攻自壽春景以仁贍爲清淮軍節度使鎭壽州世宗攻壽州攻之百端自正月至于四月不能下世宗東趨濠梁以李重進爲廬壽都招討使景亦遣其元帥齊王景達等列砦紫金山下爲夾道以屬城中而重進與張永德兩軍相疑不協仁贍屢請出戰景達不許由是憤惋成疾明年正月世宗復至淮上盡破紫金山砦壞其夾道景兵大敗諸將往往見擒而景之守將廣陵馮延魯光州張紹舒州周祚泰州方訥泗州范再遇等或走或降皆不能守雖景君臣亦皆震懾奉表稱臣願割土地輸貢賦以効誠款而仁贍獨堅守不可下世宗使景所遣使者孫晟等至城下示之仁贍子崇諫幸其父病謀與諸將出降仁贍立命斬之監軍使周廷構哭于中門救之不得於是士卒皆感泣願以死守三月仁贍病甚已不知人其副使孫羽詐爲仁贍書以城降世宗命舁仁贍至帳前嘆嗟久之賜以玉帶御馬復使入城養疾是日卒制曰劉仁贍

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可比予之南伐得爾爲多乃拜仁贍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天平軍節度使仁贍不能受命而卒世宗遣使弔祭喪事官給追封彭城郡王以其子崇讚爲懷州刺史賜莊宅各一區李景聞仁贍卒亦贈太師壽州故治壽春世宗以其難克遂徙城下蔡而復其軍曰忠正軍曰吾以旌仁贍之節也（五代史劉仁贍傳）

何㮚欽宗立金兵長驅傅城下帝拜㮚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京城失守從幸金師營遂留不返既陷朔廷㮚仰天大慟不食而死贈大學士官其家七人（宋史何㮚傳）

張叔夜領南道都總管金兵至欽宗手札趣入衛至都進簽書

樞密院城陷叔夜被創猶父子力戰車駕出郊金人追赴軍中遂從以北道中不食粟唯時飲湯既次白溝馭者曰過界河矣叔夜乃矍然起仰天大呼遂不復語明日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文（宋史張叔夜傳）

江萬里授知潭州湖南安撫大使加特進予祠大元兵渡江萬里隱草野間為遊騎所執大詬欲自戕既而脫歸先是萬里聞襄樊失守鑿池芝山後圃扁其亭曰止水人莫諭其意及聞警執門人陳偉器手曰大勢不可支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為存亡及饒州城破萬里竟赴止水死左右及子鎬相繼投沼中積屍如疊翼日萬里屍獨浮出水上從者草斂之萬里

無子以蜀人王橚子為後即鎬也事聞贈太師謚文忠（宋史江萬里傳）

文天祥自為童子時見學宮所祠鄉先生歐陽修楊邦乂胡銓像皆謚忠即欣然慕之曰沒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年二十舉進士對策集英殿理宗親拔為第一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為得人賀大元兵伐宋天祥知贛州江上報急詔天下勤王天祥捧詔涕泣發兵有衆萬人以江西提刑安撫使召入衛其友止之曰今大兵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內地君以烏合萬餘赴之是何異驅羣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關者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狥之庶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義勝者謀立人衆者功濟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貶損盡以家貲為軍費每與賓佐語及時事輒流涕撫几言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天祥提兵至臨安除知平江府天祥入平江大元兵破常州入獨松關天祥守餘杭除知臨安府未幾宋降天祥除右丞相兼樞密使使如軍中請和與大元丞相伯顏抗論皐亭山丞相怒拘之北至鎮江天祥夜亡泝海至溫州聞益王未立乃上表勸進以觀文殿學士侍讀召

至福拜右丞相尋以同都督出江西遂行收兵入汀州大元兵入汀州天祥入興國縣江西宣慰使李恒攻天祥于興國軍潰天祥妻妾子女皆見執天祥收殘兵入船澳益王殂衛王繼立加天祥少保信國公天祥惟一子與其母皆死元帥張宏範兵濟潮陽天祥出走千戶王惟義執之天祥吞腦子不死至潮陽見宏範左右命之拜不拜宏範遂以客禮見之與俱入厓山使為書招張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索之固乃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宏範笑而置之厓山破軍中置酒大會宏範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

者事皇上將不失為宰相也天祥泣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捄為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宏範義之遣使護送天祥至燕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設卒以守之時世祖皇帝多求才南官王積翁言南人無如天祥者遂遣積翁諭旨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矣儻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天祥在燕凡三年上知天祥終不屈也召入諭之曰汝何願天祥對曰天祥受宋恩為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從之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鄉拜而死數

日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媿 宋史文天祥傳

孔宗旦為邕州司戶參軍儂智高破橫州即載其親往桂州曰吾有官守不得去無為俱死也既而州破被害 宋史曹覲傳

王從政以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與儂智高戰于太平場被執罵賊不已至以沸湯沃之終不屈而死 宋史曹覲傳

蘇緘知邕州蠻入寇民驚震四出緘悉出官帑及私藏示之曰吾兵械既具畜聚不乏今賊已薄城宜固守以遲外援若一人舉足則羣心搖矣幸聽吾言敢越佚則孥戮汝有大校翟績潛出斬以徇由是上下脅息緘子子元為桂州司戶因公事攜妻子來省欲還而寇至緘念人不可戶曉必以郡守家出城乃獨遣子元留其妻子邕既受圍外援不至城遂陷緘曰吾今不死賊手殺其家三十六人藏于坎縱火自焚贈奉國軍節度使謚曰忠勇次子子明子正孫廣淵直溫與緘同死後交人謀寇桂州行數舍其衆見大兵從北來呼曰蘇城隍領兵來報怨懼而引歸邕人為緘立祠元祐中賜額懷忠 宋史蘇緘傳

秦傳序充夔峽巡檢使李順亂賊衆奄至傳夔州城下傳序晝夜拒戰城壞傳序赴火死傳序家寄荊湖間子奭遡峽求父

屍溺死人以為父死於忠子死於孝 宋史秦傳序傳

李若水金粘罕攻城若水為吏部侍郎金人邀帝出郊若水扈從以行金人計中變逼帝易服若水抱持而哭詆金人為狗輩金人曳出擊之敗面氣結仆地衆皆散留鐵騎數十守視粘罕令曰必使李侍郎無恙若水絕不食或勉之曰事無可為者公昨雖言國相無怨心今日順從明日富貴矣若水歎曰天無二日若水寧有二主哉其僕亦來慰解曰公父母春秋高若少屈冀得一歸覲若水叱之曰吾不復顧家矣忠臣事君有死無二然吾親老汝歸勿遽言令兄弟徐言之可也後旬日粘罕召計事且問不肯立異姓狀若水曰上皇為生

靈計罪已丙禪主上仁孝慈儉未有過行豈宜輕議廢立粘罕指宋朝失信若水曰若以失信爲過公其尤也歷數其五事曰汝爲封豕長蛇眞一劇賊滅亡無日矣粘罕令擁之去反顧罵益甚至郊壇下謂其僕謝寧曰我爲國死職耳奈併累若屬何又罵不絶口監軍者撾破其唇噀血罵愈切至以刃裂頸斷舌而死寧得歸具言其狀高宗即位下詔曰若水忠義之節無與比倫達於朕聞爲之涕泣特贈觀文殿學士諡曰忠愍死後有自北方逃歸者云金人相與言遼國之亡死義者十數南朝惟李侍郎一人臨死無怖色爲歌詩卒曰矯首問天兮天卒無言忠臣效死兮死亦何從聞者悲之宋史李若水傳

張克戩知汾州金兵圍太原太原距汾二百里遣將銀朱孛堇來攻縱兵四掠克戩畢力扞禦進直龍圖閣右文殿修撰太原不守人無固志克戩召令兵民曰太原既陷吾固知亡矣然義不忍負國家辱父祖願與此城終始以明吾節諸君其自爲謀皆泣不能仰視同辭而對曰公父母也願盡死聽命乃益厲兵儆守賊至身帥將士擐甲登陴雖屢却敵而援師訖不至金兵攻愈急克戩度不得免手草遺表及與妻子遺書縋州兵持抵京師金兵入克戩猶帥衆巷戰金人募生致之克戩歸索朝服焚香南向拜舞自引決一家死者八人金將奉其屍禮葬于後園羅拜設祭爲立廟事聞召贈延康殿學士紹興中諡忠確宋史張克戩傳

唐重知京兆府尋兼京兆府路經略制置使金將婁宿渡河陷韓城縣時京兆餘兵皆爲經制使錢蓋調赴行在重度勢不可支以書別其父克臣曰忠孝不兩立義不苟生以辱吾父克臣報之曰汝能以身狥國含笑入地矣及金兵圍城固守踰旬外援不至城陷諸將扶重去重曰死吾職也戰不已中矢死贈資政殿學士後諡恭愍宋史唐重傳

程迪提舉永興路軍馬金人近城四面急攻外無援兵迪率諸司及統制偏裨以下東鄉會盟危急必以死相應誓不與敵

俱生慷慨嗚咽同盟皆感泣城破迪率其徒行狥于衆曰敵讐我矣降亦死戰亦死努力與鬭憤怒大呼口流血士皆感奮多所斬殺迪冒飛矢持短兵接戰數十合身被創幾徧絶而復蘇猶厲聲叱戰不已遂死之麾下士舁置空室中比屋皆燼室獨不火及斂容色如生詔贈明州觀察使諡恭愍宋史唐重傳

崔縱遷承議郎幹辦審計司二帝北行高宗將遣使通問廷臣以前使者相繼受縶莫肯往縱毅然請行乃授朝請大夫右文殿修撰試工部尚書以行比至首以大義責金人請還二帝又三遺之書金人怒徙之窮荒縱不少屈久之金人許南

使自陳而聽其還縱以王事未畢不忍言又以官爵誘之縱
以恚恨成疾竟握節以死洪皓張邵還遂歸縱之骨詔以兄
子延年爲後宋史崔縱傳
林沖之靖康初爲主客郎中金人再來侵詔副中書侍郎陳過
庭使金同被拘執初猶給乳酪迫宇文虛中受其命金人亦
以是邀之沖之奮厲見詞色金人怒徙之奉聖州既二年過
庭卒金人逼沖之仕僞齊不屈徙上京又不屈置顯州極北
沍寒之地幽佛寺十餘年以義命自安髭髮還黑病亟語同
難者曰某年七十二持忠入地無恨所恨者國讎未復耳南
向一慟而絕宋史林沖之傳

閤進隸宣武建炎初遣使通問進從行既至雲中府金人拘留
使者散處之進亡去追還留守高慶裔問何爲亡進曰思大
宋爾又問郎主待汝有恩汝亡何故進曰錦衣玉食亦不戀
也慶裔義而釋之凡三亡乃見殺臨刑進謂行刑者吾南向
受刃南則我皇帝行在也行刑者曳其臂令面北進踊身直
起盤旋數四卒南鄉就死宋史閤進傳
范旺南劍州順昌縣巡檢司軍校也初順昌盜俞勝等作亂官
吏皆散土軍陳望素桀驁與射士張袞謀舉砦應之旺叱之
曰吾等父母妻子皆受國家廩食以活今力不能討反更助
爲虐是無天地也凶黨忿剔其目而殺之賊既平旺死迹在

地隱隱不沒邑人馮異爲設像城隍廟歲時祭享紹興六年
轉運使以狀聞詔贈承信郎更立祠號忠節二十八年復詔
立愍節廟以祠之宋史范旺傳
王翊寶慶元年進士吳曦嘗招之入幕及曦以蜀叛抗節不拜
爲陳大義曦怒因翊欲烹之曦誅而免嘉熙元年制置使丁
黼辟爲參議官先遣其家歸鄉里爲文訣先墓誓以身死報
國及北兵至帳前提舉官成駒先走黼倉卒迎敵敗死翊與
司理王璨運司幹官李日宣等募兵拒守兵入公署見翊朝
服危坐問爲何人曰小官食天子之祿臨難不能救死有餘
罪可速殺我又問何以不走曰願與此城俱亡北兵相謂曰
忠臣也戒勿殺敵縱火大掠翊以朝服赴井死宋史王翊傳

秦鉅丞相檜曾孫通判蘄州金人犯境求援兵不至城破鉅巷
戰死傷略盡鉅歸署疾呼吏人劉廸令火諸倉庫乃赴一室
自焚有老卒見煙焰中著白戰袍者識其鉅也冒火挽出之
鉅叱曰我爲國死汝輩可自求生挈衣就焚而死次子浚先
往四祖山兵至亟還與弟瀈從父偕死特贈鉅五官祕閣修
撰封義烈侯立廟蘄州賜額褒忠贈浚瀈通直郎宋史李誠之傳
陳元桂知臨江軍時聞警報築城備禦以焦心勞思致疾開慶
元年春北兵至臨江時制置使徐敏子在隆興頓兵不進元
桂力疾登城坐北門亭上督戰矢石如雨力不能敵吏卒勸

之避去不從有以門廊鼓翼蔽矢者麾之使去有欲抱而走者元桂曰死不可去此左右走遁師至元桂瞠目叱罵遂死之縣其首於敵樓越四日方斂體色如生初親戚有勸其移治者元桂曰子亦爲浮議所搖耶時事如此與其死於饑饉死於疾病死於盜賊孰若死於守土之爲光明俊偉哉家人或請登舟不許且戒之曰守臣家屬豈可先動以搖民心敏子以聞贈寶章閣待制立廟北門諡曰正節 宋史陳元桂傳

李芾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元兵圍城芾慷慨登陴與諸將分地而守城圍益急大兵登城芾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亦不可辱於俘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伏地叩頭辭以不能芾固命之忠泣而諾取酒飲其家人盡醉乃偏刃之芾亦引頸受刃忠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子復至火所大慟舉身投地乃自刎芾初至潭遣其子裕孫出曰存汝以奉祀也其孫輔叔時亦親迎於温皆得不死 宋史李芾傳

尹穀擢知衡州需次于家潭城受兵帥臣李芾禮以爲參謀援兵不至穀知城危與妻子訣曰吾以寒儒受國恩典方州誼不可屈若輩必當從吾死耳召弟岳秀使出以存尹氏祀岳秀泣而許之已乃積薪扃戸朝服望闕拜已先取歷官告身焚之卽縱火自焚鄰家救之火熾不可前但於烈焰中遥見穀正冠端笏危坐閭門少長皆死焉 宋史尹穀傳

趙卯發權通判池州大兵渡江池守王起宗棄官去卯發攝州事繕壁聚糧爲守禦計夏貴兵敗歸所過縱掠卯發捕斬十餘人兵乃戢大兵至李王河都統張林屢諷之降卯發忿氣塡膺瞠目視林不能言有問以禔身之道者卯發曰忠義所以禔身也此外非臣子所得言林以兵出巡江陰降歸而陽助卯發爲守守兵五百餘柄皆歸林卯發知不可守乃置酒會親友與飲訣謂其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氏曰君爲命官我爲命婦君爲忠臣我獨不能爲忠臣婦乎卯發笑曰此豈婦人女子之所能也雍氏曰吾請先君死卯發笑止之明日乃散其家貲與其弟姪僕婢悉遣之兵薄池卯發晨起書几上曰君不可叛城不可降夫妻同死節義成雙又爲詩別其兄弟與雍盛服同縊從容堂死卯發始爲此堂名可以從容及兵遽領客堂中指所題扁曰吾必死於是客問其故曰古人謂慷慨殺身易從容就義難此殆其兆也卯發死林開門降大元丞相伯顏入問太守何在左右以死對卽如堂中觀之皆歎息爲具棺衾合葬於池上祭其墓而去事聞贈華文閣待制諡文節雍氏贈順義夫人 宋史趙卯發傳

洪福夏貴家僮也從貴積勞爲鎮巢雄江左軍統制鎮江北貴降福與子大淵大源下班祇候彭元亮結貴軍復之加右武

大夫知鎭巢貴旣臣附招福不聽使其從子往福斬之大兵攻城久不拔遣貴至城下好語語福請單騎入城福信之門發而伏兵起執福父子屠城中貴殺大源大淵誶曰法止誅首謀何至舉家爲戮福叱曰以一命報宋朝何至告人求活邪次及福福大罵數貴不忠請身南向死以明不背國也聞者流涕（宋史姜才傳）

馬塈以左武衛將軍徵入朝已而宋亡塈因留靜江總屯戍諸軍護經略司印平章阿里海牙攻廣西塈守嚴關兵敗退保靜江大軍攻破其城塈率死士巷戰刀傷臂被執殺之斷其首猶握拳奮起立踰時始仆靜江破邕守馬成旺及其子都

統應麒以城降獨塈部將婁鈐轄猶以二百五十人守月城不下阿里海牙笑曰是何足攻圍之十餘日婁從壁上呼曰吾屬饑不能出降苟賜之食當聽命乃遺之牛數頭米數斛一部將開門取歸復閉壁大軍乘高視之兵皆分米炊未熟生臠牛啖立盡鳴角伐鼓諸將以爲出戰也甲以待婁乃命所部入擁一火砲然之聲如雷霆震城城皆崩煙氣漲天外兵多驚死者火熄入視之灰燼無遺矣（宋史馬塈傳）

陸秀夫擢禮部侍郎與蘇劉義陳宜中張世傑立益王于福州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時君臣播越海濱庶事疎略楊太妃垂簾與羣臣語猶自稱奴每時節朝會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時在行中悽然泣下以朝衣拭淚衣盡浥左右無不悲動者屬井澳風王以驚疾殂羣臣皆欲散去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絕宋此豈不可爲國邪乃與衆共立衛王秀夫爲左丞相與世傑共秉政時世傑駐兵厓山秀夫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有所述作又盡出其手雖匆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厓山破秀夫走衛王舟度不可脫乃杖劍驅妻子入海卽負王赴海死（宋史陸秀夫傳）

徐應鑣試補太學生德祐二年宋亡瀛國公入燕三學生百餘

人皆從行應鑣不欲從乃與其子琦崧女元娘誓共焚子女皆喜從之太學故岳飛第有飛祠應鑣具酒肉祀飛曰天不祐宋社稷爲墟應鑣死以報國誓不與諸生俱北死已將魂魄累王作配神主與王英靈永永無斁琦亦賦詩以自誓祭畢以酒肉餉諸僕諸僕醉臥應鑣乃與其子女入梯雲樓積諸房書籍箱笥四周縱火自焚一小僕未寐聞火聲起至樓下穴牖視之應鑣父子儼然坐立如廟塑像走報諸僕壞壁入撲滅火應鑣不能死與其子女怏怏出戶去倉卒莫知所之翌日得其屍祠前井中皆僵立瞠目面如生諸僕爲具棺斂殯之西湖金牛僧舍益王立福州褒其節贈朝奉郎秘閣

修撰後十年其同舍生劉汝鈞率儒者五十餘人收而葬之
方家峪私謚曰正節先生（宋史徐應鑣傳）
陳文龍益王稱制于福州以文龍參知政事漳州畔以文龍爲
閩廣宣撫使討之興化石手軍亦畔復命文龍爲知軍平之
大兵來攻不克使其姻家持書招降之文龍焚書斬其使有風
其納欵者文龍曰諸軍特畏死耳未如此生能不死乎其將
林華降導兵至城下通判曹澄孫開門降執文龍與其家人
至軍中欲降之不屈左右淩挫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
文章也可相逼邪强之卒不屈乃械繫送杭州文龍去興化
即不食至杭餓死其母繫福州尼寺中病甚無醫藥左右視

之泣下母曰吾與吾兒同死又何恨哉亦死衆歎曰有斯母
宜有是兒爲收葬之（宋史陳文龍傳）
鄧得遇遷廣西提點刑獄攝經略事兼知靜江府德祐二年移
治蒼梧靜江破得遇朝服南望拜辭書幅紙云宋室忠臣鄧
氏孝子不忍偷生寧甘溺死彭咸故居乃吾潭府屈公子平
乃吾伴侶優哉悠哉吾得其所遂投南流江而死（宋史鄧得遇傳）
黃友入太學語同輩曰大丈夫不能爲國立功亦造化中贅物
耳友登進士第調永嘉瑞安二縣主簿攝華陰令有政聲方
臘竊發友同諸將收復婺寇復作友攝兵曹賊望風解去次
武義賊退一境貼然通判澶州金人敗盟郭藥師叛友與戰

躬冒矢石破裂唇齒欽宗即位進直秘閣制置司參謀官
解太原圍奪榆次敵益以鐵騎士卒奔潰敵執友諭曰降則
赦汝友厲聲曰男兒死耳遂遇害帝書忠節傳家四字旌其
閭友嘗語子弟曰天下承平日久武事玩弛萬一邊書告警
馬革裹屍乃吾素志他日收吾骸足心黑子爲識也其忠誠
許國根於天性如此（宋史黃友傳）
林空齋舉進士歷知縣解官家居益王立率鄉人即其家開忠
義局起義兵復永福縣北兵至屠永福空齋盛服坐堂上嚙
指血書壁云生爲忠義臣死爲忠義鬼草間雖可活吾不忍
生爾諸軍何爲者自古皆有死俄見執不屈而死（宋史林空齋傳）

黃介充廣濟簿尉後家居帥鄉民登龍安山爲保聚計德祐元
年北兵至砦衆奔潰介堅守不出且射且詬面中六矢不爲
動顧謂家僮陳力曰爾盡力勿走力曰主在死生同之介身
被鏃如蝟面頸復中十三矢倚冊而死力亦死（宋史黃介傳）
王仙守涪州北兵攻圍無虛日勢孤援絕宋亡之二年城始破
仙自刎斷其亢不殊以兩手自摘其首墜死（宋史王仙傳）
吳楚材建昌南城人德祐元年建昌降楚材還其鄉領村糾集
民兵江西制置使黃萬石授楚材迪功郎權制置司計議官
戒勿輿兵楚材不聽率衆攻城北兵蹴之益王元帥府承制
遷楚材宣議郎帶行太社令知建昌軍傳聚軍圖再舉楚材

既失利且乏援大元兵誘降其衆多解去楚材走光澤爲人所執及其子應登以獻郡遣錄事婁南良訊之曰汝何爲錯舉楚材抗聲曰不錯不錯如府錄所爲乃大錯爾府錄受宋官爵今乃爲敵用事還思身上祿袍自何而得吾一郡儒特爲忠義所激爲國出力事雖不成正不錯也南良愧而語塞及吳浚爲江西制置招討使斬楚材父子傳首諸邑益王立于福州贈官朝奉郎邵武境上立廟賜名忠勇（宋史吳楚材傳）

李成大德祐初知金壇縣北兵至與寄居官潘大同大本率民兵巷戰不勝大同兄弟死之吏民挾成大降乃潛與胡用存謀復金壇事泄繫獄搒掠不屈遂殺其二子以懼之終不屈笑曰子爲父死臣爲君死卒殺之事聞贈朝散大夫直祕閣諡忠節制曰外難方熾擁名城數十而降者相望也守封疆之臣父忠於前子繼於後如晉卞氏可無褒乎通直郎知鎮江府金壇縣兼弓手砦兵正李成大勁氣排霄精忠貫日壯志弗就以沒其身褫以大夫之階官其二孤用慰英爽（宋史李成大傳）

陶居仁爲鎮江錄事參軍北兵攻鎮江守臣洪起畏遁統制官石祖忠舉城降居仁見執抑使降居仁曰吾固知歷數窮而世運更也詎可失忠義求苟生邪得以死報朝廷夫何憾竟不屈遂見殺大師至聞居仁死時語歎嘖之爲棺斂使人護以還其家泝流數百里不時頃至人皆異之鄉人爲立祠（宋史陶居仁傳）

薛慶遷拱衛大夫福州觀察使承州天長保寧鎮撫使金左監軍昌衆見兀朮欲會兵攻楚州眞揚鎮撫郭仲威聞之約慶俱往迎敵慶至揚州仲威殊無行意置酒高會慶怒曰此豈縱酒時耶我爲先鋒汝當繼後上馬疾馳去平旦出揚州西門從騎不滿百轉戰十餘里亡騎三人仲威迄不至慶與其下奔揚州仲威閉門拒之慶倉皇墜馬爲金追騎所獲馬識舊路還軍中見之曰馬還太尉其死乎金人殺慶贈保寧軍承宣使（宋史薛慶傳）

李靚幼孤母督之學不肯卒業母詰之辭曰國家遭女眞之變寓縣雲擾士當捐軀爲國甚大慭安能呫囁章句間效淺丈夫哉母喪服除走淮南以策干都督張浚浚奇之使隸淮西總管孫暉戲下累功授承信郎紹興十年金遣其將翟將軍犯境靚與部曲當其鋒轉戰至西京天津橋南俘翟將軍乘勝逐北會金兵大至遂死之（宋史孫暉傳）

姜綬金人犯京師內外不相聞朝廷募忠勇士齎蠟書往南京總管司調兵赴援綬以忠翊郎應募乃刲股藏書縋下南壁爲邏騎所獲厲聲叱罵遂被害（宋史姜綬傳）

葺永壽紹興三十二年以統制官與金人戰和州子承節郎世

堅救之同死贈中衛大夫融州觀察使世堅贈三官 宋史屈堅傳

謝皐爲鎮撫使統制官李成陷虢州欲降之皐指腹示賊曰此吾赤心也自剖其心以死 宋史連萬夫傳

劉士昭太和人嘗爲鍼工與鄉人同謀復太和縣敗血指書帛云生爲宋民死爲宋鬼赤心報國一死而已因以其帛自縊死其黨入獄多乞憐苟免有王士敏者獨慷慨不撓題其裙此生無復望生還一死都歸談笑間大地盡爲腥血汚好收吾骨首陽山臨刑歎曰恨吾病失聲不能大罵耳 宋史劉士昭傳

韓紹勳仕至東京戶部使會大延琳叛被執辭不屈賊以鋸解之憤罵至死 遼史韓延徽傳

李革知平陽府事權參知政事爲河東行省平陽被圍城中軍不滿六千屢出戰旬日間傷者過半徵兵吉隰霍三州不時至裨將李懷德縋城出降兵自城東南入左右請革上馬突圍出革歎曰吾不能保此城何面目見天子汝輩可去矣乃自殺贈尚書右丞 金史李革傳

强伸選充官軍戍陝鐵嶺軍潰歸中京時中京已破元帥任守眞復立府事署伸警巡使後守眞敗死中京人推伸爲府簽事北兵圍之不能拔哀宗降詔褒諭以伸爲中京留守元帥左都監世襲謀克行元帥府事伸建一堂於洛川驛之東名曰報恩刻詔文於石願以死自効伸行總帥府事大兵復來伸率死士轉戰力盡就執兵卒誘之曰汝能北面一屈膝吾貸汝命伸不從左右力持使北面伸拗頭南向遂殺之 金史强伸傳

訛里也契丹人爲尚廐局直長大定初招諭契丹窩斡叱令訛里也跪見訛里也不從謂曰我朝廷使也豈可屈節於汝汝等早降可全性命若大軍至汝輩悔將何及窩斡怒曰汝本契丹人而不我從敢出是言遂害之贈訛里也宣武將軍錄其子阿不沙爲外帳小底 金史訛里也傳

和速嘉安禮爲泰安州刺史山東被兵郡縣望風而逝或勸安禮去之安禮曰我去城誰與守且避難負國家之恩乎乃團

練繕完爲禦守計已而大元兵至戰旬日不能下謂之曰此孤城耳內無糧儲外無兵援不降無遺類矣安禮不聽城破被執初不識其爲誰或妄以酒監對安禮曰我刺史也何以諱爲使之跪安禮不屈遂以戈撞其胸而殺之詔贈泰定軍節度使謚堅貞 金史和速嘉安禮傳

九住爲武州刺史唐括孛果速爲軍事判官大元兵取九住子姪抵城下謂之曰山東河北今皆降我汝之家屬我亦得已苟不速降且殺之也九住曰當以死報國遑恤家爲無何城破力戰而死孛果速亦不屈死贈九住臨海軍節度使加驃騎衛上將軍孛果速建州刺史加鎮國上將軍 金史九住傳

劉德基特賜同進士出身守官邊邑夏兵攻城德基坐廳事積薪其傍謂家人曰城破即焚我及城破其家人不忍縱火遂被執脅使跪降德基不屈同僚故人紿夏人曰此人素病狂故敢如此德基曰爲臣子當如此爾吾豈狂耶夏人壯其義乃繫諸獄冀其改圖已而召問德基大罵終不能從曰吾豈苟生者哉遂害之贈朝列大夫同知通遠軍節度使事金史劉德基傳

朮甲法心爲提控守密雲縣法心家屬在薊州大元兵得之以示法心曰若速降當以付汝否則殺之法心曰吾事本朝受厚恩戰則速戰終不能降也豈以家人死生爲計耶城破死

于陣詔贈法心開府儀同三司樞密副使封宿國公金史朮甲法心傳

完顏陳和尚轉忠孝軍提控正大五年北兵入大昌原陳和尚以四百騎破八千衆授定遠大將軍平涼府判官世襲謀克六年有衛州之勝八年有倒回谷之勝遷爲禦侮中郎將九年三峯山之敗走鈞州城破大兵入即縱軍巷戰陳和尚趨避隱處殺掠稍定乃出自言曰我金國大將欲見白事兵士以數騎夾之詣行帳前問其姓名曰我忠孝軍總領陳和尚也大昌原之勝者我也衛州之勝亦我也倒回谷之勝亦我也我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

我者時欲其降斫足脛折不爲屈豁口吻至耳噀血而呼至死不絕大將義之酹以馬湩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詔贈鎭南軍節度使金史完顏陳和尚傳

楊沃衍爲北邊屯田小吏大元兵入境沃衍保朔州南山茶杞溝有衆數千推沃衍爲招撫使及乏食遂行剽刼朝廷遣人招之沃衍即以衆來歸宣宗以爲武州刺史大兵來攻死戰不能拔擢奇嵐節度使詔諭曰卿於國盡忠累有勞績今特升三品恩亦厚矣其益勵忠勤與宣撫司輯睦以安軍民沃衍自奉詔即以身許國曰爲人不死王事而死於家非大丈夫也沃衍累有戰功北兵大至進拜元帥左監軍遙領中京

留守三峯山之敗沃衍走鈞州其部曲白留奴呆劉勝既降請于大帥願入鈞招沃衍大帥質留奴令勝入鈞見沃衍道大帥意降則當授大官沃衍善言慰撫之使前拔劍斫之曰我起身細微蒙國大恩汝欲以此汚我耶遂遺語部曲後事望汴京拜且哭曰無面目見朝廷惟有一死耳即自縊金史楊沃衍傳

馬慶祥拜鳳翔府路兵馬都總管判官元光元年聞大將萌古不花將攻鳳翔行省檄慶祥淸野將行命畫工肖其貌付其家人或曰君方壯何乃爲此不祥慶祥曰非汝所知也明日遂行遇先鋒于澮水戰不利且行且戰將及城會大兵邀其

歸路度不能脫令其騎曰吾屬荷國厚恩竭力効死乃其職也諸騎皆曰諾人殊死戰良久矢盡大兵圍數匝欲降之軍擁以行語言往復竟不屈而死詔贈輔國上將軍恒州刺史諡忠愍（金史馬慶祥傳）

烏古孫仲端哀宗將遷歸德召爲翰林學士承旨兼同簽大睦親府事留守汴京及大元兵圍汴日久食盡諸將不相統一仲端自度汴中事變不測一日與同年汝州防禦裴滿思忠小飲談太學同舍事以爲笑樂因數言人死亦易事耳思忠曰吾兄何故頻出此語仲端因寫一詩示之其詩大槩謂人生大似巢燕或在華屋杏梁或在村居茅茨及秋社甫臨皆

當逝去人生雖有富貴貧賤不同要之終有一死耳書畢連飲數杯送思忠出門曰此別終天矣思忠去仲端即自縊明日催立變（金史烏古孫仲端傳）

王浩爲扶溝令民錢大亨等執縣官送款于北大亨以浩有恩於民不忍加刃曰遣所知勸之降浩終不聽於是殺之無血棄屍道路自春徂夏獨浩屍儼然如生目且不瞑烏犬莫敢近殆若有神護者（金史王浩傳）

汪澤民以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仕居宣州賊犯宣州江東廉訪使道童雅重澤民日就之詢守禦計城得無虞長槍軍瑣南班等叛來寇城或勸澤民去澤民曰我雖無官守故受國厚恩臨危愛死非臣子節留不去凡戰鬭籌畫多澤民參決之累敗賊兵既而寇益衆城陷澤民爲所執使之降大罵不屈遂遇害贈資善大夫江浙行中書省左丞追封譙國郡公諡文節（元史汪澤民傳）

董摶霄拜河南行省右丞甫拜命毛貴兵已至而營壘猶未完諸將謂摶霄曰賊至當如何摶霄曰我受命至此當以死報國耳因拔劍督兵以戰而賊衆突至摶霄前捽而問曰汝爲誰摶霄曰我董老爺也衆刺殺之無血惟見其有白氣衝天（元史董摶霄傳）

卞琛補國子生鄰郡盜起來剽掠琛統丁壯擊賊衆潰散被擒

賊素知琛諭之曰汝從我解汝縛不從殺汝琛唾罵曰我國子生也覩汝逆賊真狗彘也吾寧義死不從賊生罵不止賊屢脅不聽殺之（元史卞琛傳）

吳德新工醫嘗往寧夏會盜至德新見執脅使降德新厲聲曰我生爲皇元人死作皇元鬼誓不從爾賊賊乃縛其兩手加白刃頭上迫其畀屈德新罵不已乃曳之井上脅欲擠之德新偶得寬即自投井中仰罵賊賊下射矢貫其頂罵益力賊怒以長槍刺之然亦壯其志憐其死曰此真丈夫也以土埋井而去（元史喬彝傳）

伯顏不花的斤擢江東道廉訪副使階中大夫江西陳友諒遣

賊黨王奉國寇信州伯顏不花的斤引兵援焉奉國攻城晝夜不息士卒力疲不能戰城遂陷伯顏不花的斤力戰不勝遂自刎先是伯顏不花的斤之援信州也嘗南望泣下曰我爲天子司憲視彼城之危急忍坐視乎吾知上報天子下拯生民餘皆無可恤所念者太夫人耳即日入拜其母鮮于氏曰兒今不得事母矣母曰爾爲忠臣吾即死復何憾伯顏不花的斤因命子也先不花奉其母間道入福建以江東廉訪司印送行御史臺遂力守孤城而死（元史伯顏不花的斤傳）

王伯顏遷知福寧州陞福建鹽運副使仍領州事賊偪福寧乃與監州阿撒都剌募兵扼險阻賊至伯顏與子相馳破之賊

帥王善擁衆直壓州西門胥隸皆解散伯顏見執賊亦執阿撒都剌至善厲聲責其拒鬪伯顏唾善曰我殺賊何言拒邪我死當爲神以殺汝言訖挺頸受刃頸斷涌白液如乳暴屍數日色不變賊既殺阿撒都剌欲釋相官之相詈曰吾與汝不共戴天恨不寸斬汝我受汝官邪賊殺之相妻潘氏挈二女爲賊所獲亦罵賊母子同死伯顏既死賊時覩其引兵出入州有僧林德誠者起兵討賊乃望空嘑曰王州尹王州尹宜率陰兵助我斬賊時賊正祠神覩紅衣軍來以爲僞帥康將軍亟往迎之無有也四面皆青衣官軍賊大敗斬其酋江二蠻福寧遂平（元史王伯顏傳）

劉濬調連江縣寧善鄉巡檢江西賊帥王善寇閩勢將迫濬妻史氏謂濬曰事急矣可聚兵以捍一方於是盡出奩中物募壯士命仲子健將之賊攻福州濬拒之辰山福州陷衆多潰去濬獨帥健兵鏖戰濬中箭墮馬健下馬掖之俱被獲濬罵賊死健亦以死拒賊善義之舍健使斂濬屍瘞之健歸請兵於帥府以復父讎弗聽健盡散家貲結死士百人詐爲工商流丐入賊中夜半發火大譟賊驚擾自相屠戮健手斬殺其父者張破四并擒善及寇首陳伯祥來獻磔之事聞贈濬福建行省檢校官授健古田縣尹官爲濬立祠（元史劉濬傳）

朶里不花陳友諒陷江西詔拜江西行省平章政事進討土寇

金元祐及其弟元泰子桀變起倉卒朶里不花拒戰爲鎗所中創甚其子達蘭不花率麾下力與抗死之朶里不花被執罵不絶口遂爲賊殺（元史朶里不花傳）

趙宏毅謂太樂署令明兵入京城宏毅嘆息曰忠臣不二君烈女不二夫此古語也我今力不能救社稷但有一死報國耳與妻解氏皆自縊其子恭中書管勾與妻子訣曰今乘輿北奔我父子食祿不能効尺寸力吾父母已死尚何敢愛死乎或止之曰我曹官卑何自苦如此恭叱曰爾非我徒也古者忠義人各盡自心豈問職之崇卑乎遂公服北向再拜亦縊死（元史趙宏毅傳）

廿二史言行略卷二十五終

廿二史言行略卷二十六

長洲彭希曾纂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輔國門

陳善閑邪

論祥瑞

唐檀少遊太學習京氏易韓詩顏氏春秋尤好災異星占後還鄉里教授常百餘人元初七年郡界有芝草生太守劉祗欲上言之以問檀檀對曰方今外戚豪盛陽道微弱斯豈嘉瑞乎祗乃止後漢書唐檀傳

杜景儉轉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則天嘗以季秋內出梨花一枝示宰臣曰是何祥也諸宰臣曰陛下德及草木故能秋木再花雖周文德及行葦無以過也景儉獨曰謹按洪範五行傳陰陽不相奪倫瀆之即爲災又春秋云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今已秋矣草木黃落而忽生此花瀆陰陽也臣慮陛下布教施令有虧禮典又臣等忝爲宰臣助天理物理而不和臣之罪也於是再拜謝罪則天曰卿眞宰相也舊唐書杜景儉傳

王求禮武后時爲左拾遺監察御史久視二年三月大雨雪鳳閣侍郎蘇味道等以爲瑞率羣臣入賀求禮讓曰宰相燮和陰陽而季春雨雪乃災也果以爲瑞則冬月雷渠爲瑞雷邪

味道不從既賀者入求禮卽厲言今陽氣僨升而陰氷激射此天災也主荒臣佞寒暑失序戎狄亂華盜賊繁興正官少僞官多百司非眞不入使天有瑞何感而來哉羣臣震恐后爲罷朝（新唐書王求禮傳）

馮元常歷尚書左丞武后擅朝嵩陽令樊文進瑞石后羣石朝堂示百官元常奏石妄僞不可以示羣臣后怒出爲隴州刺史（新唐書馮元常傳）

崔祐甫遷中書舍人時侍郎闕祐甫攝省事朱泚軍中猫鼠同乳表其瑞詔示宰相常袞率羣臣賀祐甫獨曰可弔不可賀詔使問狀對曰臣聞禮迎猫爲其食田鼠以其爲人去害雖細必錄今猫受畜於人不能食鼠而反乳之無乃失其性邪猫職不脩其應若曰法吏有不觸邪彊吏有不扞敵臣愚以爲當命有司察貪吏誡邊候勤徼巡則猫能致功鼠不爲害代宗異其言（新唐書崔祐甫傳）

張齊賢拜右僕射時建玉淸昭應宮齊賢言繪畫符瑞有損謙德又違奉天之意屢請罷其役（宋史張齊賢傳）

鞠詠仁宗卽位爲監察御史大安殿柱生芝草召羣臣就觀詠言陛下新卽位河決未塞霖雨害稼宜思所以應災變臣願陛下以援進忠良退斥邪佞爲國寶以訓勸兵農豐積倉廩爲天瑞草木之怪何足尚哉（宋史鞠詠傳）

王曾遷右正言知制誥兼史館修撰時瑞應沓至曾嘗入對帝語及之曾奏曰此誠國家承平所致然願推而弗居異日或有災沴則免輿議（宋史王曾傳）

司馬光改直祕閣開封府推官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光言眞僞不可知使其眞非自至不足爲瑞願還其獻（宋史司馬光傳）

洪遵拜同知樞密院事壽康殿產金芝十二同列議表賀遵引李文靖奏災異故事風止之（宋史洪皓傳）

王居正高宗除禮部員外郎撫州守高衞言甘露降于州之祥符觀爲圖以獻居正論今日恐非天降祥瑞之時却其圖（宋史王居正傳）

黃中遷司封員外郎兼國子司業芝草生武成廟官吏請以聞中不荅官吏陰畫圖以獻宰相謂祭酒周綰與中曰治世之瑞抑而不奏何耶綰未對中曰治世何用此爲綰退謂人曰黃司業之言精切簡當惜不爲諫官（宋史黃中傳）

崔立歷知棣漢相澠兗鄆涇七州大中祥符間帝既封禪士大夫爭奏上符瑞獻贊頌立獨言水發徐州旱連江淮無爲烈風金陵火天所以警驕惰戒淫泆也區區符瑞尚何足爲治道言哉（宋史崔立傳）

不忽木拜平章政事河東守臣獻嘉禾大臣欲奏以爲瑞不忽木語之曰汝部內所產盡然耶惟此數莖耶曰惟此數莖爾

不忽木曰若如此既無益於民又何足爲瑞遂罷遣之（元史不忽木傳）

徹里帖木兒爲河南行省平章政事黃河清有司以爲瑞請聞于朝徹里帖木兒曰吾知爲臣忠爲子孝天下治百姓安爲瑞餘何益於治（元史徹里帖木兒傳）

論災異

孔光拜丞相策免罷歸閭里元壽元年正月朔日有蝕之是月徵光詣公車問日蝕事光對曰臣聞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至尊之象君德衰微陰道盛彊侵蔽陽明則日蝕應之書曰羞用五事建用皇極如貌言視聽思失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荐臻六極屢降皇之不極是爲大中不立其傳曰時則有日月亂行謂朓側匿甚則薄蝕是也又曰六沴之作歲之朝曰三朝其應至重迺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變見三朝之會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書曰惟先假王正厥事言異變之來起事有不正也臣聞師曰天右與王者故灾異數見以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有以塞除而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其至可必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皆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也陛下聖德聰明兢兢業業承順天戒敬畏變異勤心虛已延見羣臣思求其故然後敕躬自約總正萬事放遠讒說之黨援納斷

斷之介退去貪殘之徒進用賢良之吏平刑罰薄賦斂恩澤加於百姓誠爲政之大本應變之至務也天下幸甚書曰天既付命正厥德言正德以順天也又曰天棐諶辭言有誠道天輔之也明承順天道在於崇德博施加精致誠孳孳而已俗之祈禳小數終無益於應天塞異銷禍興福較然甚明無可疑惑書奏上說賜光束帛拜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漢書孔光傳）

虞預遷祕書丞著作郎咸和初夏旱詔衆官各陳致雨之意預議曰臣聞天道貴信地道貴誠誠信者蓋二儀所以生植萬物人君所以保乂黎蒸是以殺伐擬於震電推恩象於雲雨刑罰在於必信慶賞貴於平均臣聞間者以來刑獄轉繁多力者則廣牽連逮以稽年月無援者則嚴其檟楚期於入重是以百姓嗷然感傷和氣臣愚以爲輕刑耐罪宜速決遣殊死重囚重加以請寬徭息役務遵節儉砥礪朝臣使各知禁蓋老牛不犧禮有常制而自頃衆官拜授祖賻轉相夸尚屠殺牛犢動有十數醉酒流湎無復限度傷財敗俗所虧不少昔殷宗修德以消桑穀之異宋景善言以退熒惑之變楚國無災莊王是懼盛德之君未嘗無青應以信順天祐乃隆臣學見淺闇言不足採（晉書虞預傳）

許景先爲左補闕宋景蘇頲擇殿中侍御史久不補以授景先

開元十年伊汝溢壞廬舍甚衆景先見侍中源乾曜曰災眚所降王者宜修德應之因遣大臣存問失職罪己引咎以荅天譴公在元弼庸可默乎乾曜悟遽白元宗遣陸象先持節振贍（新唐書許景先傳）

韋綬進位禮部尚書帝問所以振災邀福者對曰宋景公以善言退法星三舍漢文除祕祝敕有司祭而不祈此二君皆受自至之福書美前史如失德以却災媚神以丐助神而有知且因以譴也時帝不德故託諷焉（新唐書韋綬傳）

王旦遷司空天下大蝗使人於野得死蝗帝以示大臣明日執政遂袖死蝗進曰蝗實死矣請示于朝率百官賀旦獨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帝顧旦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為天下笑耶宮禁火災旦馳入帝曰兩朝所積朕不妄費一朝殆盡誠可惜也旦對曰陛下富有天下財帛不足憂所慮者政令賞罰之不當臣備位宰府天災如此臣當罷免繼上表待罪帝乃降詔罪已許中外封事言得失後有言榮王宮火所延非天災請置獄劾當坐死者百餘人旦獨請曰始火時陛下已罪已詔天下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耶當坐者皆免（宋史王旦傳）

賈昌朝授崇政殿說書加直集賢院太平興國寺災旦夕大雨震雷朝廷議修復昌朝上言易震之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近年寺觀屢災此殆天示警告可勿繕治以示畏天愛人之意（宋史賈昌朝傳）

王曙為御史中丞兼理檢使玉清昭應宮災繫守衞者御史獄曙恐朝廷議修復上言昔魯桓僖宮災孔子以為桓僖親盡當毀者也遼東高廟及高園便殿災董仲舒以為高廟不當居陵旁故災魏崇華殿災高堂隆以臺榭宮室為戒宜罷之勿治文帝不聽明年復災今所建宮非應經義災變之來若有警者願除其地罷諸禱祠以應天變仁宗與太后感悟遂減守衞者罪已而詔以不復繕修諭天下（宋史王曙傳）

范雍遷給事中玉清昭應宮災章獻太后泣對大臣曰先帝竭力成此宮一夕延燎幾盡惟一二小殿存爾雍抗言曰不若悉燔之也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為灰燼非出人意如因其所存又將葺之則民不堪命非所以畏天戒也時王曾亦止之遂詔勿葺（宋史范雍傳）

張錫為監察御史玉清昭應宮災連繫甚衆錫言天災反以罪人恐重天怒願修德以應之會論者衆獄遂解（宋史張錫傳）

曹修古為監察御史司天監主簿苗舜臣等嘗言土宿留參太白晝見詔日官同考定及奏以謂土宿留參順不相犯太白晝見日未過午舜臣等坐妄言災變被罰修古奏言日官所

定希旨悅上未足爲信今罰舜臣等其事甚小然恐人人自此畏避佞媚取容以災爲福天變不告所損至大（宋史曹修古傳）

蔣堂爲監察御史禁中火有司請究所起多引宮人屬吏堂言火起無迹安知非天意也陛下宜修德應變有司乃欲歸咎宮人以之屬吏何求不可而遂賜之死是重天譴也詔原之（宋史蔣堂傳）

滕宗諒遷殿中丞會禁中火詔劾火所從起宗諒與祕書丞劉越皆上疏諫宗諒曰伏見掖庭遺燼延燬宮闈雖沿人事實繫天時詔書亟下引咎滌瑕中外莫不感動然而詔獄未釋鞫訊尚嚴恐違上天垂戒之意累兩宮好生之德且婦人柔

弱箠楚之下何求不可萬一懷冤足累和氣祥符中宮掖火先帝嘗索其類寘之法矣若防患以刑而止豈復有今日之慮哉況變警之來近在禁掖誠願修政以禳之思患以防之凡逮繫者特從原免庶災變可銷而福祥來格也疏奏仁宗爲罷詔獄（宋史滕宗諒傳）

富弼爲開封府推官知諫院康定元年日食正旦弼請罷宴徹樂就館賜北使酒食執政不可後帝深悔之時禁臣僚越職言事弼因論日食極言應天變莫若通下情遂除其禁拜左僕射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時有爲帝言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者弼聞而歎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者此必姦人欲進邪說以搖上心使輔拂諫爭之臣無所施其力是治亂之機不可以不速救卽上書數千言力論之是時久旱羣臣請上尊號及用樂帝不許而以同天節契丹使當上壽故未斷其請弼言此盛德事正當以此示之乞并罷上壽帝從之卽日雨弼又上疏願益畏天戒遠姦佞近忠良帝手詔襃答之（宋史富弼傳）

曾肇元祐初爲中書舍人春旱有司猶講春宴肇同彭汝礪上疏曰天菑方作正君臣側身畏懼之時乃相與飲食燕樂恐無以消復天變翌日有旨罷宴徽宗卽位日食四月朔肇遷翰林學士兼侍讀建中靖國元年太史奏日又當食四月肇

請對言比歲日食正陽咎異章著陛下簡儉清淨之化或衰於前聲色服玩之好或萌於心忠邪賢不肖或有未辨賞慶刑威或有未當左右阿諛壅蔽矯舉民寃失職鬱不得伸此宜反覆循省痛自克責以塞天變言發涕下帝悚然順納（宋史曾肇傳）

王素擢知諫院京師旱素請帝禱于郊帝曰太史言月二日當雨今將以旦日出禱素曰臣非太史然度是日必不雨帝問故曰陛下知其且雨而禱之應天不以誠故臣知不雨帝曰然則明日詣醴泉觀素曰醴泉之近猶外朝耳豈憚暑不遠出邪帝悚然更詔詣西太一宮諫官故不在屬車間乃命素

匽從日甚熾埃氛翳空比輿駕還未薄城天大雷雹而雨宋史王素傳

劉庠除監察御史裏行日食甫數日苑中張具待幸庠言非所以祇天戒詔罷之宋史劉庠傳

朱景遷光祿卿熙寧初病革自占遺表呼其子光庭操筆書之其略云切聞河北水災地震陛下當減膳避殿齋居加省召二府大臣朝夕諮訪闕失思所以弭咎凡數百言無一語求恩宋史朱景傳

司馬光修起居注判禮部有司奏日當食故事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皆表賀光言四方見京師不見此人君為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為災當益甚不當賀從之宋史司馬光傳

任伯雨擢右正言時以正月朔旦有赤氣之異詣火星觀以禳之伯雨上疏言嘗聞修德以弭災未有禳祈以消變洪範以五事配五行說者謂視之不明則有赤眚赤祥乞攬權綱以信賞罰專威福以殊功罪使皇明赫赫事至必斷則乖氣異象轉為休祥矣宋史任伯雨傳

龔鼎臣擢起居舍人同知諫院歲冬旱將錫春宴鼎臣曰旱菑太甚非君臣同樂之時請罷宴以荅天戒日當食陰雲不見鼎臣曰陽精既虧四方必見為異益大願精思力行進賢遠佞以應皇極宋史龔鼎臣傳

程瑀除左正言時御史李光言星變帝疑以問瑀對言陛下毋問有無第正事修德則變異可消宋史程瑀傳

王淮拜左丞相天長水害七十餘家或謂不必以聞淮曰昔人謂人主不可一日不聞水旱盜賊記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豈可不以聞宋史王淮傳

商琥拜中臺監察御史屬地震琥上書言昔漢文帝有此異而無其應蓋以躬行德化而弭也因條陳漢文時政以進元史商挺傳

丁好禮拜中書參知政事時京師大饑天壽節廟堂欲用故事大讌會好禮言今民父子有相食者君臣當修省以弭大患讌會宜減常度不聽元史丁好禮傳

勉鄉道

申公天子使使迎至見天子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對曰為治者不至多言顧力行何如耳史記儒林傳

周顒益州刺史蕭惠開賞異顒攜入蜀為厲鋒將軍帶肥鄉成都二縣令仍為府主簿隨惠開還都宋明帝頗好元理以顒有辭義引入殿內親近宿直帝所為慘毒之事顒不敢顯諫輒誦經中因緣罪福事帝亦為之小止南史周顒傳

柳公綽為吏部郎中元和初憲宗頻出遊畋銳意用兵公綽欲

因事諷諫獻太醫箴一篇其辭曰天有寒暑不私於人品類既一崇高以均惟謹好愛能保其身清淨無瑕輝光以新寒暑滿天地之間浹肌膚於外好愛溢耳目之前誘心知於內清潔為隄奔射猶敗氣行無間隟不在大睿聖之資清明絕俗心正無邪志高寡欲謂天高矣氣蒙晦之謂地厚矣橫流潰之聖德超邁萬方賴之飲食所以資身也過則生患衣服所以稱德也侈則生慢唯過與侈心必隨之氣與心流疾亦伺之聖心不惑孰能移之畋遊恣樂流情蕩志馳騁勞形咤叱傷氣惟天之重從禽為累不養其外前脩所忌聖心非之孰敢違之人乘氣生嗜欲以萌氣離有患氣凝則成巧必喪

真智必誘情去彼煩慮在此誠明醫之上者理於未然患居慮後防處事先心靜樂行體和道全然後能德施萬物以享億年聖人在上各有攸處庶政有官羣藝有署臣司太醫敢告諸御憲宗深嘉之翊日降中使獎勞之曰卿所獻之文云氣行無間隟不在大何憂朕之深也 舊唐書柳公綽傳

李德裕為浙西觀察使敬宗荒僻日甚遊幸無恒疏遠賢能昵比羣小坐朝月不二三度大臣罕得進言海內憂危慮移宗社德裕遣使獻丹扆箴六首曰臣聞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此古之賢人所以篤於事君者也夫迹疏而言親者危地遠而意忠者忤然臣竊念拔自先聖偏荷寵光若不愛君以忠則

是上負靈鑒臣頃事先朝屬多陰沴嘗獻大明賦以諷頗蒙先朝嘉納臣今日盡節明主亦由是心昔張敞之守遠郡梅福之在遐徼尚竭誠盡忠不避尤悔況臣嘗學舊史頗知箴諷雖在疏遠猶思獻替謹獻丹扆箴六首仰塵睿鑒伏積兢惶其宵衣箴曰先王聽政昧爽以俟雞鳴既盈日出而視伯禹大聖寸陰為貴光武至仁反支不忌無俾姜后獨去簪珥彤管記言克念前志其正服箴曰聖人作服法象可觀雖在宴遊尚不懷安汲黯莊色能正不冠楊阜毅然亦譏縹紈四時所御各有其官非此勿服惟辟所難其罷獻箴曰漢文罷獻詔還騄耳鑾輅徐驅焉用千里厥後令王亦能恭己翟裘

既焚筒布則毀道德為麗慈仁為美不過天道斯為至理其納誨箴曰惟后納誨以求厥中從善如流乃能成功漢驁流湎舉白浮鍾魏叡侈汰凌霄作宮忠雖不忤善亦不從以規為瑱是謂塞聰其辯邪箴曰居上處深在察微萌雖有讒慝不能蔽明漢之有昭德過周成上書知偽照姦得情燕蓋既折王猷洽平百代之後乃流淑聲其防微箴曰天子之孝敬遵王度安必思危乃無遺慮亂臣倡蹶非可遽數元黃莫辨觸瑟始仆栢谷微行豺豕塞路睹兒獻飧斯可誡懼帝手詔答曰卿文雅大臣方隅重寄表率諸部肅清全吳化洽行春風澄坐嘯眷言善政想歎在懷卿之宗門累著聲績冠內廷

者兩代襲俟伯者六朝果能激愛君之誠喻詩人之旨在遠而不忘忠告諷上而常深慮微懤我以端紛約予以循禮三復規諷果夕稱嗟置之座隅用比韋弦之益銘諸心腑何啻藥石之功卿既以投誠朕每懷開諫苟有過擧無忘密陳山川既遐瞻屬何已必當克已以副乃誠德裕意在切諫不欲斥言託箴以盡意宵衣諷坐朝稀晩也正服諷服御乖異也罷獻諷徵求玩好也納誨諷侮棄讜言也辨邪諷信任羣小也防微諷輕出遊幸也帝雖不能盡用其言命學士韋處厚殷勤荅詔頗嘉納其心焉（舊唐書李德裕傳）

張九齡遷中書令李林甫忌之又戾帝旨貶荊州長史初千秋節公王竝獻寶鑑九齡上事鑒十章號千秋金鑑錄以伸諷諭（新唐書張九齡傳）

韋處厚憲宗初擢左補闕禮部尚書李絳請問言古帝王以納諫爲聖拒諫爲昏今不聞進規納忠何以知天下事帝曰韋處厚路隋數上疏其言忠切顧卿未知爾由是中外推其靖密處厚穆宗立爲翰林侍講學士處厚以帝沖怠不向學即與路隋合易書詩春秋禮孝經論語掇其粹要題爲六經法言二十篇上之冀助省覽帝稱善竝賜金幣（新唐書韋處厚傳）

崔郾敬宗嗣位拜翰林侍講學士進中書舍人謝曰陛下使臣侍講歷半載不一問經義臣無功不足副厚恩帝慙曰朕少

間當請益高銖適在旁因言陛下樂善而無所咨詢天下之人不知有嚮儒意帝重咨謝咸賜錦幣郾與高重類六經要言爲十篇上之以便觀省（新唐書崔郾傳）

柳公權遷司封員外郎穆宗問公權用筆法對曰心正則筆正乃可法矣時帝荒縱故公權及之帝改容悟其以筆諫也文宗召侍書遷中書舍人充翰林書詔學士常與六學士對便殿帝稱漢文帝恭儉因舉袂曰此三澣矣學士皆賀獨公權無言帝問之對曰人主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服澣濯之衣此小節耳非有益治道者（新唐書柳公綽傳）

李珏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宗即位新聽政珏數稱道無逸篇以勸（新唐書李珏傳）

丁度遷尚書左丞帝嘗問蓍龜占應之事乃對卜筮雖聖人所爲要之一技而已不若以古之治亂爲監（宋史丁度傳）

田錫知泰州咸平三年詔近臣擧賢良方正翰林學士承旨宋白以錫應詔還朝屢召對言事錫嘗奏曰陛下即位以來治天下何道臣願以皇王之道治之舊有御覽但記分門事類臣請鈔略四部別爲御覽三百六十卷萬幾之暇日覽一卷經歲而畢又采經史要切之言爲御屏風十卷置扆座之側則治亂興亾之鑒常在目矣眞宗善其言詔史館以羣書借之（宋史田錫傳）

李及之判刑部嘗掇次唐史有益治體者爲君臣龜鑑八十卷
王堯臣上其書（宋史李迪傳）
包拯除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列上唐魏鄭公三疏願置之坐右
以爲龜鑑（宋史包拯傳）
唐淑問神宗擢監察御史裏行帝詔侍臣講讀淑問言王者之
學不必分章句飾文辭稽古聖人治天下之道歷代致興亾
之由延登正人博訪世務以求合先王則天下幸甚（宋史唐介傳）
王拱辰爲學士承旨兼侍讀帝於邇英閣置太元經著草顧曰
朕每閱此卿亦知其說乎拱辰具以對且曰願陛下垂意六
經旁采史策此不足學也（宋史王拱辰傳）

司馬光擢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光常患歷代史繁人主不能
遍覽遂爲通志八卷以獻英宗悅之命置局秘閣續其書至
是神宗名之曰資治通鑑自製序授之俾日進讀光判西京
御史臺歸洛資治通鑑未就帝尤重之以爲賢於荀悅漢紀
數促使終篇賜以穎邸舊書二千四百卷及書成加資政殿
學士（宋史司馬光傳）
范祖禹爲秘書省正字哲宗立遷著作郎兼侍講夏暑權罷講
祖禹言陛下今日之學與不學係他日治亂如好學則天下
君子欣慕願立於朝以直道事陛下輔佐德業而致太平不
學則小人皆動其心務爲邪諂以竊富貴且凡人之進學莫

不於少時今聖質日長數年之後恐不得如今日之專竊爲
陛下惜也（宋史范祖禹傳）
王巖叟以起居舍人召巖叟日侍講奏曰陛下退朝無事不知
何以消日哲宗曰看文字對曰陛下以讀書爲樂天下幸甚
聖賢之學非造次可成須在積累積累之要在專與勤屏絕
它好始可謂之專久而不倦始可謂之勤願陛下特留聖意
哲宗然之（宋史王巖叟傳）
吳師禮徽宗初爲右司員外郎師禮工翰墨帝嘗訪以字學對
曰陛下御極之初當志其大者臣不敢以末伎對聞者獎其
得體（宋史吳師禮傳）

張浚判建康府兼行宮留守節制建康鎮江府江州池州江陰
軍軍馬孝宗即位召浚入見改容曰久聞公名今朝廷所恃
唯公賜坐降問浚從容言人主之學以心爲本一心合天何
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必兢業自持使清明在
躬則賞罰舉措無有不當人心自歸敵讎自服孝宗悚然曰
當不忘公言（宋史張浚傳）
王萬授樞密院編修官嘉熙六年兼權屯田郎中因轉對言天
命去留原於君心陛下一一而思之凡惻然有觸於心而未
能安者皆心之未能同乎天者也天不在天而在陛下之心
苟能天人合一永永勿替天命在我矣（宋史王萬傳）

趙景緯權禮部侍郎兼侍讀進聖學四箴一曰惜日力以致其勤二曰精體認以充其知三曰屏嗜好以專其業四曰謹行事以驗其用（宋史趙景緯傳）

程頤擢崇政殿說書上疏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夫人民善教其子弟者亦必延名德之士使與之處以薰陶成性況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得於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講罷留之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小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頤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聞帝在宮中盥而避蟻問有是乎曰然誠

恐傷之爾頤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宋史程頤傳）

孫奭遷兵部侍郎龍圖閣學士每講讀至前世亂君亾國必反覆規諷仁宗意或不在書奭則拱默以俟帝爲竦然改聽嘗書無逸圖上之帝施於講讀閣（宋史孫奭傳）

室昉拜樞密使兼北府宰相加同政事門下平章事進尙書無逸篇以諫（遼史室昉傳）

馬得臣拜翰林學士承旨聖宗卽位皇太后稱制兼侍讀學士上閱唐高祖太宗元宗三紀得臣乃錄其行事可法者進之（遼史馬得臣傳）

蕭韓家奴擢翰林都林牙詔譯諸書韓家奴欲帝知古今成敗譯通歷貞觀政要五代史（遼史蕭韓家奴傳）

翟永固遷翰林直學士海陵立改禮部侍郎分護燕京宮室役事永固請寫無逸圖於殿壁不納（金史翟永固傳）

楊雲翼哀宗卽位爲禮部尙書兼侍讀時講尙書雲翼爲言帝王之學不必如經生分章析句但知爲國大綱足矣因舉任賢去邪與治同道與亂同事有言逆於汝心有言遜於汝志等數條一皆本於正心誠意敷繹詳明上聽忘倦尋進龜鑑萬年錄聖學聖孝之類凡二十篇雲翼嘗患風痺至是稍愈上親問愈之之方對曰但治心耳心和則邪氣不干治國亦然人君先正其心則朝廷百官莫不一於正矣上矍然知其

爲醫諫也（金史楊雲翼傳）

趙秉文哀宗卽位改翰林學士兼益政院說書官以上嗣德在初當日親經史進無逸直解貞觀政要申鑒各一通秉文官至資善大夫上護軍正大間同楊雲翼作龜鑑萬年錄上之又因進講與雲翼共集自古治術號君臣政要爲一編以進焉（金史趙秉文傳）

不忽木受學於國子祭酒許衡世祖嘗欲觀國子所書字不忽木年十六獨書貞觀政要數十事以進帝知其寓規諫意嘉歎久之（元史不忽木傳）

朶爾直班爲平章湖廣朶爾直班在經筵開陳大義爲多間采

前賢遺言各以類次爲書凡四卷一曰學本二曰君道三曰臣職四曰國政明道厚倫制行稽古游藝五者學本之目也敬天愛民知人納諫治內五者君道之目也守令輔臺察將帥贊御五者臣職之目也興學訓農理財審刑議兵五者國政之目也帝覽而善之賜名曰治原通訓藏于宣文閣元史朶爾直班傳

賈居貞世祖卽位授中書左右司郎中從帝北征每陳說資治通鑑元史賈居貞傳

商挺拜參知政事分省河東召還帝留意經學挺與姚樞竇默王鶚楊果纂五經要語凡二十八類以進元史商挺傳

王惲授翰林學士嘉議大夫成宗卽位獻守成事鑑一十五篇所論悉本諸經旨元史王惲傳

李泂文宗開奎章閣泂授奎章閣承制學士泂旣爲帝所知遇乃著書曰輔治篇以進文宗嘉納之元史李泂傳

贍思爲應奉翰林文字文宗問曰卿有所著述否明日進所著帝王心法文宗稱善元史贍思傳

勉親政

裴度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兼同平章事入覲知政事時帝童年驕縱倦接羣臣度從容奏曰比者陛下每月約六七度坐朝天下人心無不知陛下躬親庶政乃至河北賊臣遠聞亦皆聳聽自兩月已來入閤開延英稍稀或恐大段公事須稟睿謀者有所擁滯伏冀陛下乘涼數坐以廣延問伏以頤養聖躬在於順適時候若飲食有節寢興有常四體唯和萬壽可保道書云春夏早起取鷄鳴時秋冬晏起取日出時蓋在陽則欲及陰涼在陰則欲及温煖今陛下憂勤庶政親覽萬機每御延英召臣等奏對方屬盛夏宜在清晨如至巳午之間卽當炎赫之際雖日昃忘食不憚其勞仰瞻宸旒亦似煩熱臣等已曾陳論切望聽納自後視事稍頻舊唐書裴度傳

李中敏拜諫議大夫充理匭使上言曰據舊例投匭進狀人先以副本呈匭使或詭異難行者不令進入臣檢尋文案不見

本勑所由但令云貞元奉宣恐是一時之事臣以爲本置匭函每日從內將出日暮進入意在使冤濫無告有司不爲申理者或論時政或陳利害宜開其必達之路所以廣聰明而慮幽枉也若令有司先見裁其可否卽非重密其事俾壅塞自伸於九重之意臣伏請今後所有進狀及封事臣但爲引進取捨可否斷自中旨庶使名實在茲以明置匭之本從之舊唐書李中敏傳

梁肅轉吏部尚書上疏論臺諫其大旨謂臺官自大夫至監察諫官自大夫至拾遺陛下宜親擇不可委之宰相恐樹私恩塞言路也上嘉納之金史梁肅傳

孫鐸除同知登聞檢院事鐸言凡上訴者皆因尚書省斷不得直若上訴者復送省則必不行矣乞自宸衷斷之上以爲然詔登聞檢院凡上訴者每朝日奏十事（金史孫鐸傳）

戒獨斷

楊尚希高祖受禪爲禮部尚書授上儀同上時每旦臨朝日側不倦尚希諫曰周文王以憂勤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願陛下舉大綱責成宰輔繁碎之務非人主所宜親也上懽然曰公愛我者（隋書楊尚希傳）

柳彧高祖受禪遷治書侍御史彧見上勤於聽受百寮奏請多有煩碎因上疏諫曰臣聞自古聖帝莫過唐虞象地則天布

政施化不爲叢挫是謂欽明語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故知人君出令誠在煩數是以舜任五臣堯咨四岳設官分職各有司存垂拱無爲天下以治所謂勞於求賢逸於任使又云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此言君臣上下體裁有別比見四海一家萬機務廣事無大小咸關聖聽陛下留心治道無憚疲勞亦由羣臣懼罪不能自決取判天旨聞奏過多乃至營造細小之事出給輕微之物一日之內酬荅百司至乃日旰忘食夜分未寢動以文簿憂勞聖躬伏願思臣至言少減煩務以怡神爲意以養性爲懷思武王安樂之義念文王勤憂之理若其經國大事非臣下裁斷者伏願詳決自餘細務責成所司則聖體盡無疆之壽臣下蒙覆育之賜也上覽而嘉之（隋書柳彧傳）

柳渾遷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門下省帝嘗親擇吏宰畿邑而政有狀召宰相語皆賀帝得人渾獨不賀曰此特京兆尹職耳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尹承大化尹當求令長親細事代尹擇令非陛下所宜帝然之（新唐書柳渾傳）

宗室善俊累遷祕閣修撰知鎮江府孝宗英武獨運缺相者累年善俊極言相位不可無人尤人所難言（宋史善俊傳）

徐誼官太常丞孝宗臨御久事皆上決執政惟奉旨而行羣下

多恐懼顧望誼諫曰若是則人主日聖人臣日愚陛下誰與共功名乎（宋史徐誼傳）

胥鼎拜平章政事鼎以宣宗多親細務非帝王體乃上奏曰天下之大萬機之衆錢穀之冗非九重所能兼則必付之有司天子操大綱責成功而已況今多故豈可躬親細務哉惟陛下委任大臣坐收成算則恢復之期不遠矣上覽其奏不悅謂宰臣曰朕惟恐有怠而鼎言如此何耶高琪奏曰聖主以宗廟社稷爲心法上天行健之義憂勤庶政夙夜不遑乃太平之階也鼎言非是上喜之（金史胥鼎傳）

戒欲速

王易簡判宏文館史館事晉祖爲治務求速效易簡上漸治論以諫之詔書褒荅以論付史館 宋史王易簡傳

戒更張

蕭瑀爲內史令高祖嘗有勅而中書不時宣行高祖責其遲瑀曰臣大業之日見內史宣勅或前後相乖者百司行之不知何所承用所謂易必在前難必在後臣在中書日久備見其事今皇基初構事涉安危遠方有疑恐失機會比每受一勅臣必勘審使與前勅不相乖背者始敢宣行遲晚之愆實由於此高祖曰卿能用心若此我有何憂 舊唐書蕭瑀傳

孫鐸承安四年遷戶部尚書鐸因轉對奏曰比年號令或已行

而中輟或既改而復行更張太煩百姓不信乞自今凡將下令再三講究如有益于治則必行無恤小民之言國子司業紇石烈善才亦言須行法令絲綸既出尤當固守上然之 金史孫鐸傳

戒矜伐

魏徵拜特進知門下事時公卿大臣並請封禪唯徵以爲不可太宗曰朕欲卿極言之豈功不高耶德不厚耶諸夏未治安耶遠夷不慕義耶嘉瑞不至耶年穀不登耶何爲而不可對曰陛下功則高矣而民未懷惠德雖厚矣而澤未滂流諸夏雖安未足以供事遠夷慕義無以供其求符瑞雖臻罻羅猶密積歲豐稔倉廩尚虛此臣所以竊謂未可臣未能遠譬且借喻於人今有人十年長患瘵治且愈此人應皮骨僅存便欲使負米一石日行百里必不可得隋氏之亂非止十年陛下爲之良醫疾苦雖已乂安未甚充實告成天地臣竊有疑且陛下東封萬國咸萃要荒之外莫不奔走今自伊洛以東暨乎海岱灌莽巨澤蒼茫千里人煙斷絕鷄犬不聞道路蕭條進退艱阻豈可引彼夷狄示以虛弱竭財以賞未厭遠人之望重加給復不償百姓之勞或遇水旱之災風雨之變庸夫橫議悔不可追豈獨臣之懇誠亦有輿人之誦太宗不能奪 舊唐書魏徵傳

孔穎達授給事中太宗嘗問曰論語云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穎達對曰聖人設教欲人謙光己雖有能不自矜大仍就不能之人求訪能事己之才藝雖多猶以爲少仍就寡少之人更求所益己之雖有其狀若無己之雖實其容若虛非唯匹庶帝王之德亦當如此夫帝王內蘊神明外須元默使深不可測度不可知易稱以蒙養正以明夷莅衆若其位居尊極炫耀聰明以才凌人飾非拒諫則上下情隔君臣道乖自古滅亡莫不由此也太宗深善其對 舊唐書孔穎達傳

張行成遷給事中太宗嘗臨軒謂侍臣曰朕所以不能恣情欲

取樂當年而勵節苦心卑宮菲食者正爲蒼生耳我爲人主兼行將相之事豈不是奪公等名昔漢高祖得蕭曹韓彭天下寧晏舜禹湯武有稷契伊呂四海乂安此事朕並兼之行成退而上書諫曰有隋失道天下沸騰陛下撥亂反正拯生人於塗炭何周漢君臣之所能擬陛下聖德含光規模宏遠雖文武之烈實兼將相何用臨朝對衆與其校量以萬乘至尊共臣下爭功哉臣聞天何言哉四時行焉又聞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臣備員樞近非敢知獻替之事輒陳狂直伏待葅醢太宗深納之舊唐書張行成傳

褚遂良遷起居郎詔有事太山先幸洛陽有星孛于太微犯郎位遂良言於太宗曰陛下撥亂反正功超前烈將告成東嶽天下幸甚而行至洛陽彗星輒見此或有所未允合者也且漢武優柔數年始行岱禮臣愚伏願詳擇太宗深然之下詔罷封禪之事舊唐書褚遂良傳

李絳授翰林學士知制誥是時盛興安國佛祠倖臣吐突承璀請立石紀聖德焉營構華廣欲使絳爲之頌將遺錢千萬絳上言陛下蕩積習之弊四海延頸望德音忽自立碑示人以不廣易稱大人與天地合德謂非文字所能盡若令可述是陛下美有分限堯舜至文武皆不傳其事惟秦始刻嶧山揚暴誅伐巡幸之勞失道之君不足爲法今安國有碑若敘游觀即非治要述崇飾又非政宜請罷之帝怒絳伏奏愈切帝悟曰微絳我不自知命百牛倒石令使者勞諭絳新唐書李絳傳

陸贄德宗立召爲翰林學士後涇師急變贄從狩奉天是時賊未平帝欲明年遂改元而術家爭言數鍾百六宜有所變示天下復始帝乃議更益大號贄曰今乘輿播越大憝未去此人情向背天意去就之際陛下宜痛自貶勵不宜益美名以累謙德帝曰鄉言固善然要當小有變革爲朕計之贄奏言古之人君德合於天曰皇合於地曰帝合於人曰王父天母地以養人治物得其宜者曰天子皆大名也三代而上所稱象其德不敢有加焉至秦乃兼曰皇帝流及後世昏僻之君始有聖劉天元之號故人主重輕不在稱謂視德何如耳若以時屯當有變革不若引咎降名以祇天戒且矯舊失至明也損虛飾大知也寧與加冗號以受實患哉帝從之新唐書陸贄傳

韋溫遷右補闕會羣臣請上尊號溫固諫今河南水江淮旱歉京師雪積五尺老稚凍仆此非崇飾虛名時帝順納乃謝羣臣新唐書韋貫之傳

呂蒙正爲吏部尚書入相嘗燈夕設宴蒙正侍上語之曰五代之際生靈凋喪周太祖自鄴南歸士庶皆罹剽掠下則火災上則彗孛觀者恐懼當時謂無復太平之日矣朕躬覽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蒙正避

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饑寒而死者甚衆不必盡然願陛下視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上變色不言蒙正侃然復位同列多其直諒 宋史呂蒙正傳

蘇易簡遷中書舍人充承旨易簡直禁中以水試欹器上密聞之因晚朝問曰卿所玩得非欹器耶易簡曰然江南徐邈所作也命取試之易簡奏曰臣聞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器盈則覆物盛則衰願陛下持盈守成愼終如始以固丕基則天下幸甚 宋史蘇易簡傳

楊昭儉爲中書舍人時河決數郡大發丁夫以本部帥董其役既而塞之晉少主喜詔立碑記其事昭儉表諫曰陛下刻石紀功不若降哀痛之詔摛翰頌美不若頒罪己之文言甚切至少主嗟賞之卒罷其事 宋史楊昭儉傳

李沆加門下侍郎尚書右僕射沆爲相王旦參政事以西北用兵或至旰食旦嘆曰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得優游無事耶沆曰少有憂勤足爲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後契丹和親旦問何如沆曰善則善矣然邊患既息恐人主漸生侈心耳旦未以爲然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爲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此參政他日之憂也沆沒後眞宗以契丹既和西夏納款遂封岱祠汾大營宮觀蒐講墜典靡有暇日旦親見王欽若丁謂等所爲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乃以沆先識之遠嘆曰李文靖眞聖人也當時遂謂之聖相 宋史李沆傳

丁度遷尚書左丞帝嘗示以欹器曰朕欲臨天下以中正之道度對曰臣等亦願無傾滿以事陛下因奏太宗嘗作此器眞宗亦嘗著論於是帝製後述以賜之 宋史丁度傳

吳及擢右司諫管勾國子監請毋納羣臣上尊號 宋史吳及傳

劉敞糾察在京刑獄嘉祐祫享羣臣上尊號宰相請撰表敞說止不得乃上疏曰陛下不受徽號且二十年今復加數字不足盡聖德而前美並棄誠可惜也今歲來頗有災異正當寅畏天命深自抑損豈可於此時乃以虛名爲累帝覽奏顧侍臣曰我意本謂當爾遂不受 宋史劉敞傳

司馬光擢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百官上尊號光當荅詔言先帝親郊不受尊號末年有獻議者謂國家與契丹往來通信彼有尊號我獨無於是復以非時奉冊昔匈奴冒頓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不聞漢文帝復爲大名以加之也願追述先帝本意不受此名帝大悅手詔獎光使善爲荅辭以示中外 宋史司馬光傳

呂公著知開封府禮官用唐故事請以五月御大慶殿受朝因

上尊號公著曰陛下方度越漢唐追復三代何必於陰長之日爲非禮之會受無益之名從之（宋史呂公著傳）

翟汝文擢議禮局編修官召對徽宗嘉之除祕書郎三館士建議東封汝文曰治道貴清淨今不敢上述三代禮樂而師秦漢之侈心非所願也責監宿州稅（宋史翟汝文傳）

戒女色

劉向成帝卽位爲光祿大夫向睹俗彌奢淫而趙衛之屬起微賤踰禮制向以爲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故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可法則及孽嬖亂亾者序次爲列女傳凡八篇以戒天子（漢書楚元王傳）

杜欽帝舅大將軍王鳳奏請欽爲大將軍軍武庫令自上爲太子時以好色聞及卽位皇太后詔采良家女欽因是說大將軍鳳曰禮壹娶九女所以極陽數廣嗣重祖也必鄉舉求窈窕不問華色所以助德理內也娣姪雖缺不復補所以養壽塞爭也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允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由則女德不厭女德不厭則壽命不究於高年書云或四三年言失欲之生害也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侍於未衰之年而不以禮爲制則其原不可救而後徠異態後徠異態則正后自疑而支庶有間適之心是以晉獻被納讒之謗申生蒙無罪之辜今聖主富於春秋未有適嗣方鄉術入學未親后妃之議將軍輔政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詳擇有行義之家求淑女之質毋必有聲色音技能爲萬世大法夫少戒之在色小卞之作可爲寒心唯將軍常以爲憂鳳白之太后太后以爲故事無有欽復重言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氏之世刺戒者至迫近而省聽者常怠忽可不慎哉前言九女略陳其禍福甚可悼懼竊恐將軍不深留意后妃之制夭壽治亂存亾之端也迹三代之季世覽宗宣之饗國察近屬之符驗禍敗曷常不由女德是以佩玉晏鳴關雎歎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離制度之生無厭天下將蒙化陵夷而成

俗也故詠淑女幾以配上忠孝之篤仁厚之作也夫君親壽尊國家治安誠臣子之至願所當勉之也易曰正其本萬物理凡事論有疑未可立行者求之往古則典刑無考之來今則吉凶同卒搖易之則民心惑若是者誠難施也今九女之制合於往古無害於今不逆於民心至易行也行之至有福也將軍輔政而不蚤定非天下之所望也唯將軍信臣子之願念關雎之思逮委政之隆及始初清明爲漢家建無窮之基誠難以忽不可以遴鳳不能自立法度循故事而已（漢書杜周傳）

宋宏光武卽位爲大司空宏當讌見御坐新屏風圖畫列女帝

數顧視之宏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卽爲徹之笑謂宏曰聞義則服可乎對曰陛下進德臣不勝其喜（後漢書宋宏傳）

董允遷爲侍中領虎賁中郎將後主常欲采擇以充後宮允以爲古者天子后妃之數不過十二今嬪嬙已具不宜增益終執不聽後主益嚴憚之（蜀志董允傳）

王素擢知諫院王德用進二女子素論之帝曰朕眞宗皇帝之子卿王旦之子有世舊非他人比也德用實進女然已事朕左右奈何素曰臣之憂正恐在左右爾帝動容立命遣二女出（宋史王素傳）

范祖禹哲宗立爲禮部侍郎聞禁中覓乳媼祖禹以帝年十四

非近女色之時上疏勸進德愛身又乞宣仁后保護上躬言甚切至既而宣仁諭祖禹以外議皆虛傳祖禹復上疏曰臣言皇帝進德愛身宜常以爲戒太皇太后保護上躬亦願因而勿忘今外議雖虛亦足爲先事之戒臣侍經左右有聞於道路實懷私憂是以不敢避妄言之罪凡事言於未然則誠爲過及其已然則又無所及言之何益陛下寧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無及之悔（宋史范鎮傳）

耶律楚材拜中書令時侍臣脫歡奏簡天下室女詔下楚材尼之不行帝怒楚材進曰向擇美女二十有八人足備使令今復選拔臣恐擾民欲覆奏耳帝良久曰可罷之（元史耶律楚材傳）

賀仁傑從世祖帝欲選民間童女充後宮奏罷之（元史賀仁傑傳）

戒供御

召信臣爲少府奏省樂府黃門倡優諸戲及宮館兵弩什器減過泰半大官園種冬生葱韭菜茹覆以屋廡晝夜爇蘊火待溫氣乃生信臣以爲此皆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不宜以奉供養及它非法食物悉奏罷（漢書召信臣傳）

宋宏建武二年爲大司空帝嘗問宏通博之士宏乃薦沛國桓譚才學洽聞幾能及揚雄劉向父子於是召譚拜議郎給事中帝每讌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宏聞之不悅悔於薦舉伺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所

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以道德也而令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能自改邪將令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宏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宏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使反服其後遂不復令譚給事中（後漢書宋宏傳）

陳禪拜諫議大夫永寧元年西南夷撣國王獻樂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明年元會作之於庭安帝與羣臣共觀大奇之禪獨離席舉手大言曰昔齊魯爲夾谷之會齊作侏儒之樂仲尼誅之又曰放鄭聲遠佞人帝王之庭不宜設夷

狄之技尙書陳忠劾奏禪曰古者合歡之樂舞於堂四夷之
樂陳於門故詩云以雅以南韎任朱離今撣國越流沙踰縣
度萬里貢獻非鄭衛之聲佞人之比而禪定詘朝政請劾禪
下獄有詔勿收（後漢書陳禪傳）
楊阜拜城門校尉阜常見明帝著裙被縹綾半褎袖阜問帝曰
此於禮何法服也帝默然不荅自是不法服不以見阜（魏志楊阜傳）
蔡凝爲給事黃門侍郎後主嘗置酒歡甚將移宴宏範宮衆人
咸從唯凝與袁憲不行後主曰何爲凝曰長樂尊嚴非酒後
所過臣不敢奉詔衆人失色後主曰卿醉矣令引出（南史蔡廓傳）

虞愿宋明帝立除太常丞尙書祠部郎通直散騎侍郎帝好圍
碁甚拙去格七八道物議共欺爲第三品與第一品王抗圍
碁依品賭戲抗饒借帝曰皇帝飛碁臣抗不能斷帝終不覺
以爲信然好之愈篤愿曰堯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宜好也（南史虞愿傳）
李景伯遷諫議大夫中宗嘗宴侍臣及朝集使酒酣令各爲迴
波辭衆皆爲諂佞之辭及自要榮位次至景伯曰迴波爾時
酒巵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諠譁竊恐非儀中宗不
悅中書令蕭至忠稱之曰此眞諫官也（舊唐書李懷遠傳）
張說拜紫微令自則天末年季冬爲潑寒胡戲中宗嘗御樓以

觀之至是因蕃夷入朝又作此戲說上疏諫曰臣聞韓宣適
魯見周禮而歎孔子會齊數倡優之罪列國如此況天朝乎
今外蕃請和選使朝謁所望接以禮樂示以兵威雖曰戎夷
不可輕易焉知無駒支之辯由余之賢哉且潑寒胡未聞典
故裸體跳足盛德何觀揮水投泥失容斯甚法殊魯禮褻比
齊優恐非干羽柔遠之義樽俎折衝之禮自是此戲乃絕（舊唐書張說傳）
魏謩爲同平章事兼集賢大學士詹毗國獻象謩以其性不安
中土請還其使從之（舊唐書魏謩傳）
郭山惲遷國子司業時中宗數引近臣及修文學士與之宴集

嘗令各效伎藝以爲笑樂工部尙書張錫爲談容娘舞將作
大匠宗晉卿舞渾脫左衛將軍張洽舞黃麞左金吾衛將軍
杜元琰誦婆羅門呪給事中李行言唱駕車西河中書舍人
盧藏用效道士上章山惲獨奏曰臣無所解請誦古詩兩篇
帝從之於是誦鹿鳴蟋蟀之詩奏未畢中書令李嶠以其詞
有好樂無荒之語頗涉規諷遽止之翌日帝嘉山惲之意詔
曰郭山惲業優經史識貯古今八索九邱由來徧覽前言往
行寔所該詳昨者因其預遊式宴朝彥既乘驩洽咸使詠歌
遂能志在匡時潛申規諷謇謇之誠彌切諤諤之操逾明宜
示褒揚美茲鯁直賜時服一副（舊唐書郭山惲傳）

姚璹加銀青光祿大夫大食使者獻師子璹曰是獸非肉不食
自碎葉至都所費廣矣陛下鷹犬且不蓄而厚資養猛獸哉
有詔大食停獻新唐書姚思廉傳
蘇良嗣遷荊州長史帝遣宦者采怪竹江南將蒔上苑宦者所
過縱暴至荊良嗣因之上書言狀帝下詔慰獎取竹棄之新唐書蘇世長傳
褚遂良遷諫議大夫兼知起居事帝嘗怪舜造漆器禹雕其俎
諫者十餘不止小物何必爾邪遂良曰雕琢害力農纂繡傷
女工奢靡之始危亡之漸也漆器不止必金爲之金又不止
必玉爲之故諫者救其源不使得開及夫橫流則無復事矣

帝咨美之新唐書褚遂良傳
柳澤轉殿中侍御史監嶺南選時市舶使右威衛中郎將周慶
立造奇器以進澤上書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知見可欲
而心必亂矣慶立雕製詭物造作奇器用浮巧爲珍玩以譎
怪爲異寶乃治國之巨蠹明主所宜嚴罰者也昔露臺無費
明君不忍象箸非大忠臣憤歎慶立求媚聖意搖蕩上心陛
下信而使之乎是宣淫於天下慶立矯而爲之乎是禁典之
所無赦陛下新卽位固宜昭宣菲薄廣示節儉豈可以怪好
示四方哉書奏元宗稱善新唐書柳澤傳
張廷珪遷黃門侍郎時遣使齎繒錦至石國市犬馬廷珪曰犬
馬非土性弗畜珍禽異獸不育于國不宜勞遠人致異物願
省無益之故救必然之急天下之幸新唐書張廷珪傳
蘇頲檢校益州大都督長史按察節度劍南諸州時前司馬皇
甫恂使蜀檄取庫錢市錦半臂琵琶捍撥玲瓏鞭頲不肯予
因上言遣使銜命先取不急非陛下以山澤贍軍費意或謂
頲公在遠叵得忤上意頲曰不然明主不以私愛奪至公吾
可以遠近廢忠臣節邪新唐書蘇瓌傳
張仲方爲諫議大夫帝時詔王播造競渡舟三十艘度用半歲
運費仲方見延英論諍堅苦帝爲減三之二新唐書張九齡傳
倪若水爲汴州刺史元宗遣中人捕鵁鶄溪鵜南方若水上言

農方田婦方蠶以此時捕奇禽怪羽爲園籞之玩自江嶺而
南達京師水舟陸齋所飼魚蟲稻粱道路之言不以賤人貴
鳥望陛下邪帝手詔褒答悉放所玩譴使人過取罪而賜若
水帛四十段新唐書倪若水傳
孔戣爲華州刺史明州歲貢淡菜蚶蛤之屬戣以爲自海抵京
師道路役凡四十三萬人奏罷之新唐書孔巢父傳
李德裕爲浙西觀察使敬宗立侈用無度詔浙西上脂盝粧具
德裕奏比年旱災物力未完乃三月壬子赦令常貢之外悉
罷進獻此陛下恐聚斂之吏緣以成姦彫窶之人不勝其敝
也本道素號富饒更李錡薛苹皆榷酒於民供有羨財元和

詔書停榷酤又敕令禁諸州羨餘無送使今存者惟留使錢五十萬緡率歲經費常少十三萬軍用褊急今所須脂盝糚具度用銀二萬三千兩金百三十兩物非土產雖力營索尚恐不逮願詔宰相議何以俾臣不違詔旨不乏軍興不疲人不斂怨則前敕後詔咸可遵承不報方是時罷進獻不閱月而求貢使者足相接于道故德裕推一以諷它又詔索盤條繚綾千匹復奏言太宗時使至涼州見名鷹諷李大亮獻之大亮諫止賜詔嘉歎元宗時使者抵江南捕鵁鶄翠鳥汴州刺史倪若水言之即見襃納皇甫詢織半臂造琵琶捍撥鏤牙筩於益州蘇頲不奉詔帝不加罪夫鵁鶄鏤牙微物也二

三臣尚以勞人損德為言豈二祖有臣如此今獨無之蓋有位者蔽而不聞非陛下拒不納也且立鵝天馬盤條掬豹文彩怪麗惟乘輿當御今廣用千匹臣所未諭昔漢文身衣弋綈元帝罷輕纖服故仁德慈儉至今稱之願陛下師二祖容納遠思漢家恭約裁賜節減則海隅蒼生畢受賜矣優詔為停（新唐書李德裕傳）

李珏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宗即位潞州劉從諫獻大馬滄州劉約獻白鷹珏請卻之以示四方（新唐書李珏傳）

韋宙為永州刺史湘源生零陵香歲市上供人苦之宙為奏罷（新唐書韋丹傳）

高錫漢乾祐中辟河南府推官奪官歸周顯德初世宗嘗令翰林學士及兩省官分撰俳優詞付教坊肄習以奉游宴錫上疏諫（宋史高錫傳）

張觀改鹽鐵判官嘗因奏事白上曰陛下務敦淳化殿宇采飾皆徹去之惟尚朴素天下幸甚然於服御器用臣願亦從純儉上曰朕庶事簡約至於所服多用絁絹皆經澣濯爾卿言甚善（宋史張觀傳）

薛奎為戶部侍郎資政殿學士判尚書都省眞宗時數宴大臣至有霑醉者奎諫曰陛下即位之初勵精萬幾而簡宴幸今天下誠無事而宴樂無度大臣數被酒無威儀非所以重朝

廷也眞宗善其言（宋史薛奎傳）

李紘拜監察御史時召成都府樂工許朝天等補教坊紘言陛下即位尚未能顯巖穴之士而首召伶人非所以廣德美於天下朝天等遂罷歸（宋史李昌齡傳）

姜遵知永興軍奏罷咸陽富民元氏歲貢梨（宋史姜遵傳）

劉隨遷右司諫為三司戶部判官時下詔蜀中選優人補教坊隨以為賤工不足辱詔書（宋史劉隨傳）

曹修古為監察御史禁中以翡翠羽為服玩詔市於南越修古以謂重傷物命且眞宗時嘗禁採狨毛故事未遠命罷之（宋史曹修古傳）

郭勸遷兵部員外郎兼起居舍人同知諫院言發運使劉承德
獻輪扇洛器大率以媚上也請付外毀以戒邪佞宋史郭勸傳
黃震徙廣東轉運使廣南歲進異花數千本至都下枯死者十
八九道路苦其煩擾震奏罷之宋史黃震傳
豐稷轉工部尚書兼侍讀改禮部禁內織錦緣宮簾爲地衣稷
言仁宗衾褥用黃絁服御用縑繒宜守家法詔罷之宋史豐稷傳
呂誨拜御史中丞初中旨下京東買金數萬兩又令廣東市眞
珠傳云將備宮中十閤用度誨言陛下春秋富盛然聰明睿
知以天下爲心必不留神於此願亟罷之宋史呂誨傳
范祖禹爲祕書省正字哲宗立遷著作郎兼侍講神宗既祥祖

禹上疏宣仁后曰今卽吉方始服御一新奢儉之端皆由此
起凡可以使目不覩靡曼之者耳不聽淫哇之聲非禮勿言
非禮勿動蕩心悅目者不宜有加於舊皇帝聖性未定覩儉
則儉覩奢則奢所以訓導成德者動宜有法今聞奉宸庫取
珠戶部用金其數至多恐增加無已願正於未然崇儉敦朴
輔養聖性則學問日益聖德日隆此宗社無疆之福宋史范祖禹傳
蘇軾權開封府推官會上元敕府市浙燈且令損價軾疏言陛
下豈以燈爲悅此不過以奉二宮之歡耳然百姓不可戶曉
皆謂以耳目不急之玩奪其口體必用之資此事至小體則
甚大願追還前命卽詔罷之宋史蘇軾傳

江公望建中靖國元年拜左司諫內苑稍畜珍禽奇獸公望力
言非初政所宜它日入對帝曰已縱遣之矣唯一白鷴畜之
久終不肯去先是帝以拄杖逐鷴鷴不去乃刻公望姓名於
杖頭以識其諫宋史江公望傳
何常歷熙河轉運副使徙成都路中使持御札至令織戲龍羅
二千繡旗五百常奏旗者軍器之飾敢不奉詔戲龍羅唯供
御服日衣一匹歲不過三百有奇今乃數倍無益也詔獎其
言爲減四之三宋史何常傳
霍端友知陳州內侍右禧傳詔索瑞香花數十本端友不可疏
罷之宋史霍端友傳

張根改淮南轉運使加直龍圖閣徙兩浙辭不行以花石綱拘
占漕舟官買一竹至費五十緡而多入諸臣之家因力陳其
弊宋史張根傳
趙鼎爲檢校少傅奉國軍節度使初車駕還臨安內侍移竹栽
入內鼎見責之曰艮嶽花石之擾皆出汝曹今欲蹈前轍耶
因奏其事上改容謝之宋史趙鼎傳
沈與求遷御史中丞浙西安撫劉光世來朝以縑帛方物爲獻
上已分乞六宮與求奏今爲何時而有此時已暮疏入上命
追取斥還兩浙轉運副使徐康國自溫州進發宣和間所製
間金銷金屏障什物與求奏曰陛下儉侔大禹今康國欲以

徵物累盛德乞斥而焚之仍顯黜康國從之（宋史沈與求傳）
劉珙除知潭州湖南安撫使進資政殿大學士安南貢象所過
發夫除道毀屋廬數十州騷然珙奏曰象之用於郊祀不見
於經驅而遠之則有若周公之典且使吾中國之疲民困於
遠夷之野獸豈仁聖之所爲哉（宋史劉珙傳）
陸游除敕令所刪定官中貴人有市北方珍玩以進者游奏陛
下以損名齋自經籍翰墨外屛而不御小臣不體聖意輒私
買珍玩虧損聖德乞嚴行禁絕（宋史陸游傳）
移剌温除同知宣徽院事世宗御餅不適口召温嘗之奏曰味
非不美也蓋南北遐事未息聖慮有所在耳上意遂釋（金史移剌

温傳）
黃久約授左諫議大夫兼禮部侍郎爲賀宋生日副使道經宿
泗見貢新枇杷子者州縣調民夫遞進還奏罷之（金史黃久約傳）
王擴遷南京路轉運使太府監奏羊瘦不可供御宣宗召擴詰
問擴奏曰官無羊皆取於民今民心未安宜崇節儉廷議肥
瘠紛紛非所以示聖德也宣宗首肯之平章政事高琪閔尚
食物謂擴曰聖主焦勞萬機賴膳羞以安養臣子宜盡心擴
曰此自食監事何勞宰相高琪默然銜之（金史王擴傳）
鐵哥領尚膳監內府食用圓米鐵哥奏曰計粳米一石僅得圓
米四斗請自今非御用止給常米帝善之進資善大夫司農

時司農供膳有司多擾民鐵哥奏曰屯田則備諸物立供膳
司甚便從之（元史鐵哥傳）
耶律楚材太祖呼楚材曰吾圖撒合里而不名太宗卽位楚材
拜中書令帝素嗜酒日與大臣酣飲楚材屢諫不聽乃持酒
槽鐵口進曰麴蘖能腐物鐵尚如此況五臟乎帝悟語近臣
曰汝曹愛君憂國之心豈有如吾圖撒合里者耶賞以金帛
勅近臣日進酒三鍾而止（元史耶律楚材傳）
粘合重山爲侍從官數得侍宴內廷因諫曰臣聞天子以天下
爲憂憂之未有不治忘憂未有能治者也置酒爲樂此忘憂
之術也帝深加納之（元史粘合重山傳）

魏初拜監察御史帝宴羣臣於上都行宮有不能釂大卮者免
其冠服初上疏曰臣聞君猶天也臣猶地也尊卑之禮不可
不肅方今內有太常有史官有起居注以議典禮記言動外
有高麗安南使者入貢以觀中國之儀昨聞錫宴大臣威儀
弗謹非所以尊朝廷正上下也疏入帝欣納之仍諭侍臣自
今毋復爲此舉（元史魏初傳）
張養浩字希孟拜禮部尚書英宗卽位命參議中書省事會元
夕帝欲於內廷張燈爲鰲山卽上疏于左丞相拜住拜住袖
其疏入諫其畧曰世祖臨御三十餘年每値元夕閭閻之間
燈火亦禁況闕庭之嚴宮掖之邃尤當戒愼今燈山之搆臣

以爲所翫者小所繫者大所樂者淺所患者深伏願以崇儉慮遠爲法以喜奢樂近爲戒帝大怒既覽而喜曰非張希孟不敢言卽罷之元史張養浩傳

趙師魯拜監察御史元夕令出禁中命有司張燈山爲樂師魯上言燕安怠惰肇荒淫之基奇巧珍玩發奢侈之端觀燈事雖微而縱耳目之欲則上累日月之明疏聞遽命罷之元史趙師魯傳

戒宮室

召信臣爲少府奏請上林諸離遠宮館稀幸御者勿復繕治共張漢書召信臣傳

趙典建和初爲侍中時帝欲廣開鴻池典諫曰鴻池汎溉已且百頃猶復增而深之非所以崇唐虞之約己遵孝文之愛人也帝納其言而止後漢書趙典傳

楊賜爲司徒帝欲造畢圭靈琨苑賜上疏諫曰竊聞使者並出規度城南人田欲以爲苑昔先王造囿裁足以修三驅之禮薪萊芻牧皆悉往焉先帝之制左開鴻池右作上林不奢不約以合禮中今猥規郊城之地以爲苑囿壞沃衍廢田園驅居人畜禽獸殆非所謂若保赤子之義今城外之苑已有五六可以逞情意順四節也宜惟夏禹卑宮太宗露臺之意以慰下民之勞書奏帝欲止以問侍中任芝中常侍樂松松等曰昔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爲小齊宣五里人以爲大今與百姓共之無害於政也帝悅遂令築苑後漢書楊震傳

楊偉明帝治宮室偉諫曰今作宮室斬伐生民墓上松柏毀壞碑獸石柱辜及亾人傷孝子心不可以爲後世之法則魏志曹眞傳注

高允遷中書侍郎加建武將軍領著作郎給事中郭善明性多機巧欲逞其能勸高宗大起宮室允諫曰臣聞太祖道武皇帝既定天下始定都邑其所營立非因農隙不有所興今建國已久宮室已備永安前殿足以朝會萬國西堂溫室足以安御聖躬紫樓臨望可以觀望遠近若廣脩壯麗爲異觀者

宜漸致之不可倉卒計斫材運土及諸雜役須二萬人丁夫充作老小供餉合四萬人半年可訖古人有言一夫不耕或受其饑一婦不織或受其寒況數萬之衆其所損廢亦已多矣推之於古驗之於今必然之效也誠聖主所宜思量高宗納之魏書高允傳

何尙之爲尙書左僕射文帝造元武湖上欲於湖中立方丈蓬萊瀛洲三神山尙之固諫乃止時又造華林園並盛暑役人尙之又諫上不許曰小人常日曝背此不足爲勞南史何尙之傳

李漢爲左拾遺敬宗好治宮室波斯賈人李蘇沙獻沉香亭子材漢上疏論之曰若以沉香爲亭子卽與瑤臺瓊室事同舊唐

書李漢傳

姜行本貞觀中爲將作少匠護作九成洛陽宮及諸苑籞高昌之役爲行軍副總管造攻械增損舊法械益精行本有巧思凡朝之營繕所司必諮而後行魏徵見其倚昵恐寖啟侈端勸帝斥之 新唐書姜謩傳

戴胄檢校吏部尚書貞觀四年以本官參豫朝政帝將修復洛陽宮胄上疏諫曰比關中河外置軍團强夫富室悉爲兵九成之役又與司農將作見丁無幾大亂之後戶口單破一人就役舉室捐業籍軍者督戎仗課役者責糧齎竭貲經紀猶不能濟七月以來霖潦未止濱河南北田正涝下年之有亾未可知壯者盡行賦調不給則帑藏虛矣今宮殿足庇風雨容羽衞數年後成猶不謂晚何憚而遽自生勞擾邪帝覽奏罷役 新唐書戴胄傳

蘇世長拜諫議大夫侍宴披香殿酒酣進曰此煬帝作邪何雕麗底此帝曰卿好諫似直然詐也豈不知此殿我所營乃詭云煬帝邪對曰臣但見傾宮鹿臺非受命聖人所爲者陛下武功舊第纔蔽風雨時以爲足今天下厭隋之侈以歸有道陛下宜刈奢淫復朴素今乃卽其宮加雕飾焉欲易其亂得乎帝咨重其言 新唐書蘇世長傳

袁恕已加銀青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將作少匠楊務廉者以工巧進恕已恐其復啟游娛侈麗之漸言於中宗曰務廉位九卿忠言嘉謨不聞而專事營構以媚上不斥之亾以昭德乃授陵州刺史 新唐書袁恕已傳

謝泌改左正言會修正殿頗施采繪泌上疏亟命代以丹堊且嘉其忠藎拜左司諫賜金紫錢三十萬 宋史謝泌傳

守道授左諫議大夫大定二年宮中十六位火方事完葺時已入夏頗妨民力守道諫而罷 金史完顏守道傳

拜住拜中書左丞相從幸上都次察罕腦兒帝以行宮亭殿制度卑隘欲更廣之奏曰此地苦寒入夏始種粟黍陛下初登大寶不求民瘼而遽興大役以妨農務恐失民望從之 元史拜住傳

答里麻除大都路留守帝嘗命答里麻修七星堂先是修繕必用赤綠金銀裝飾答里麻獨務樸素令畫工圖山林景物左右年少皆不然是歲秋車駕自上京還入觀之乃大喜以手撫壁嘆曰有心哉留守也賜白金五十兩錦衣一襲 元史答里麻傳

戒遊畋

袁盎爲中郎將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袁盎騎並車擥轡上曰將軍怯邪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聖主不乘危而徼幸今陛下騁六騑馳下峻山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柰高廟太后何上乃止 史記袁盎鼂錯傳

司馬相如為郎常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彘馳逐野獸相如上疏諫之其辭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為害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而況涉乎蓬蒿馳乎邱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禍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

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之留意幸察上善之 史記司馬相如傳

薛廣德為御史大夫上幸甘泉郊泰畤禮畢因留射獵廣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即日還 漢書薛廣德傳

銚期拜衛尉帝嘗輕與期門近出期頓首車前曰臣聞古今之戒變生不意誠不願陛下微行數出帝為之回輿而還 後漢書銚期傳

申屠剛遷尚書令光武嘗欲出游剛以隴蜀未平不宜宴安逸豫諫不見聽遂以頭軔乘輿輪帝遂為止 後漢書申屠剛傳

郅惲為上東城門候帝常出獵車駕夜還惲拒關不開帝令從者見面於門間惲曰火明遼遠遂不受詔帝迺迴從東中門入明日惲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槃于游田以萬人惟憂而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晝其如社稷宗廟何暴虎馮河未至之戒誠小臣所竊憂也書奏賜布百匹貶東中門候為參封尉 後漢書郅惲傳

楊秉桓帝即位遷侍中尚書帝時微行私過幸河南尹梁允府

舍是日大風拔樹晝昏秉因上疏諫曰臣聞瑞由德至災應事生傳曰禍福無門唯人自召天不言語以災異譴告是以孔子迅雷風烈必有變動詩云敬天之威不敢驅馳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蹕而行靜室而止自非郊廟之事則鑾旗不駕故詩稱自郊徂宮易曰王假有廟致孝享也諸侯如臣之家春秋尚列其誡況以先王法服而私出槃游降亂尊卑等威無序侍衛守空宮紱璽委女妾設有非常之變任章之謀上負先帝下悔靡及奕世受恩得備納言又以薄學充在講勸將蒙哀識見照日月恩重命輕義使士死敢憚摧折略陳其愚帝不納 後漢書楊震傳

陳蕃遷光祿勳延熹六年車駕幸廣城校獵蕃上疏諫曰臣聞人君有事於苑囿唯仲秋西郊順時講武殺禽助祭以敦孝敬如或違此則爲肆縱故皋陶戒舜無敎逸遊周公戒成王無槃于遊田虞舜成王猶有此戒況德不及二主者乎夫安平之時尚宜有節況當今之世有三空之戹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是謂三空加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以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耀武騁心輿馬之觀乎又前秋多雨民始種麥今失其勸種之時而令給驅禽除路之役非賢聖恤民之意也齊景公欲觀於海放乎琅邪晏子爲陳百姓惡聞旌旗輿馬之音舉首顰眉之感景公爲之不行周穆王欲肆車轍馬跡祭公謀父爲誦祈招之詩以止其心誠惡逸遊之害人也書奏不納 後漢書陳蕃傳

王朗爲司空時帝頗出游獵或昏夜還宮朗上疏曰夫帝王之居外則飾周衛內則重禁門將行則設兵而後出幄稱警而後踐墀張弧而後登輿清道而後奉引遮列而後轉轂靜室而後息駕皆所以顯至尊務戒慎垂法教也近日車駕出臨捕虎日昃而行及昏而反違警蹕之常法非萬乘之至慎也帝報曰覽表雖魏絳稱虞箴以諷晉悼相如陳猛獸以戒漢武未足以喻方今二寇未殄將帥遠征故時入原野以習戎備至於夜還之戒已詔有司施行 魏志王朗傳

辛毗遷侍中嘗從帝射雉帝曰射雉樂哉毗曰於陛下甚樂而於羣下甚苦帝默然後遂爲之稀出 魏志辛毗傳

穆亮遷司空錄尚書事高祖將自小平汎舟幸石濟亮諫曰臣聞垂堂之誨振古成規於安思危著於周易是以憑險弗防沒而不弔匹夫之賤猶不自輕況萬乘之尊含生所仰而可忽乎是故處則深宮廣廈行則萬騎千乘昔漢帝欲乘舟渡渭廣德將以首血汙車輪帝乃感而就橋夫一渡小水猶尚若斯況洪河浩汗有不測之慮且車乘由人猶有奔逸致敗之害況水之緩急非人所制脫難出慮表其如宗廟何高祖曰司空言是也 魏書穆崇傳

宿石遷內行令嘗從獵高宗親欲射虎石叩馬而諫引高宗至高原上後虎騰躍殺人詔曰石爲忠臣鞬馬切諫免虎之害後有犯罪宥而勿坐 魏書宿石傳

謝莊爲侍中領前軍將軍時孝武出行夜還敕開門莊居守以棨信或虛須墨詔乃開上後因宴從容曰卿欲效郅君章邪對曰臣聞蒐巡有度郊祀有節盤于游田著之前誡陛下今蒙犯塵露晨往宵還容致不逞之徒妄生矯詐臣是以伏須神筆 南史謝宏微傳

古弼遷尚書令太武大閱將校獵於河西弼留守詔以肥馬給騎人弼命給弱者太武大怒曰尖頭奴敢裁量朕也朕還臺

先斬此奴頭尖帝常名之曰筆頭時人呼爲筆公屬官懼誅弼告之曰吾謂事君使田獵不過盤游其罪小也不備不虞使戎寇恣逸其罪大也今北狄孔熾南虜未滅狡焉之志窺伺邊境是吾憂也故選肥馬備軍實爲不虞之遠慮苟使國家有利吾寧避死乎明主可以理干此自吾罪帝聞而歎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衣一襲馬二匹鹿十頭後車駕田於山北獲麋鹿數千頭詔尚書發車牛五十乘運之帝尋謂從者曰筆公必不與我汝輩不如馬運之速遂還行百餘里而弼表至曰今秋穀懸黃麻菽布野豬鹿竊食鳥雁侵費風波所耗朝夕參倍乞賜矜緩使得收載帝謂左右曰筆公果如朕卜可謂社稷之臣（北史古弼傳）

張曜爲尚書右丞文宣嘗近出令曜居守帝夜還曜不時開門勒兵嚴備帝駐驛門外久之催迫甚急曜以夜深須火至面識門乃可開於是獨出見帝帝笑曰卿欲效郅君章也乃使曜前開門然後入嗟賞之賜以錦綵（北史張曜傳）

唐儉授天策府長史貞觀初授民部尚書後從幸洛陽苑射猛獸羣豕突出林中太宗引弓四發殪四豕有雄豕突及馬鐙儉投馬搏之太宗拔劍斷豕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耶何懼之甚對曰漢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治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太宗納之因爲罷獵（舊唐書儉傳）

虞世南除祕書監太宗頗好獵世南上疏諫曰臣聞秋獮冬狩蓋惟恒典射隼從禽備乎前誥伏惟陛下因聽覽之餘辰順天道以殺伐將欲躬摧班掌親御皮軒窮猛獸之窟穴盡逸材之林藪夷凶剪暴以衛黎元收革擢羽用充軍器舉旗效獲式遵前古然黃屋之尊金輿之貴八方之所仰德萬國之所係心清道而行猶戒銜橜斯蓋重慎防微爲社稷也是以馬卿直諫於前張昭變色於後臣誠微淺敢忘斯義且天弧星罼所殪已多頒禽賜獲皇恩亦溥伏願時息獵車再韜長戟不拒芻蕘之請降納涓澮之流袒裼徒搏任之羣下則貽範百王永光萬代（舊唐書虞世南傳）

褚亮授秦王文學時高祖以寇亂漸平每冬畋狩亮上疏諫曰臣聞堯鼓納諫舜木求箴茂克昌之風致昇平之道伏惟陛下應千祀之期拯百王之弊平壹天下劬勞帝業旰食思政廢寢憂人用農隙之餘遵冬狩之禮獲車之所遊踐虞旗之所涉歷網唯一面禽止三驅縱廣成之獵士觀上林之手搏斯固畋弋之常規而皇王之壯觀至於親逼猛獸臣竊惑之何者筋力驍悍爪牙輕捷連弩一發未必挫其凶心長戟纔撝不能當其憤氣雖孟賁抗左夏育居前卒然驚軼事生慮表如或近起林叢未填坑谷駭屬車之後乘犯官騎之清塵

小臣怯懦私懷戰慄陛下以至聖之資垂將來之教降情納下無隔直言臣叨逢明時遊宦藩邸身漸榮渥日用不知敢緣天造冒陳丹懇高祖甚納之舊唐書褚亮傳

魏知古拜侍中先天元年冬從上畋獵于渭川因獻詩諷曰嘗聞夏太康五弟訓禽荒我后來冬狩三驅盛禮張順時鷹隼擊講事武功揚奔走未及去翾飛起暇翔非熊從渭水瑞雀想陳倉此欲誠難縱茲遊不可常子雲陳羽獵僖伯諫漁棠得失鑒齊楚仁恩念禹湯邕熙諒在宥亭毒匪多傷辛甲今為史虞箴遂孔彰手制褒之曰夫詩者志之所以寫其心懷實可諷諭君主是故揚雄陳羽獵馬卿賦上林爰自風雅率

由茲道予頃向溫泉觀省風俗時因暇景掩渭而畋方開一面之羅式展三驅之禮躬親校獵聊以從禽豈意卿有箴規輔予不逮自非款誠夙著其孰能繼於此耶今賜卿物五十段用申勸獎舊唐書魏知古傳

李大亮遷涼州都督嘗有臺使見名鷹諷大亮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絕畋獵久矣而使者求鷹信陛下意邪乃乖昔旨如其擅求是使非其才太宗報書曰有臣如此朕何憂古人以一言之重訂千金今賜胡瓶一雖亾千鎰乃朕所自御又賜荀悅漢紀曰悅論議深博極為政之體公宜繹味之新唐書李大亮傳

蘇世長拜諫議大夫從獵涇陽大獲帝入旌門謂左右曰今日畋樂乎世長曰陛下廢萬機事游獵不滿十旬未為樂也帝色變既而笑曰狂態發邪曰為臣計則狂為陛下計忠矣時武功郿新經突厥寇掠鄉聚凋虛帝將遂獵武功世長諫曰突厥向盜劫入陛下救卹之言未出口又獵其地殆百姓不堪所求帝不聽新唐書蘇世長傳

孫伏伽遷大理少卿帝數出馳射伏伽諫曰臣聞天子之居禁衛九重出也警入也蹕非直尊其居處為社稷生人計也比聞陛下走馬射帖娛悅羣臣殆非所以導養聖功垂憲後代此直少年諸王務耳安得既為天子尚行之乎竊為陛下不

取帝悅曰卿能言朕失朕能改之天下庶有瘳乎新唐書孫伏伽傳

劉仁軌擢咸陽丞貞觀十四年校獵同州時秋斂未訖仁軌諫曰今茲澍澤霑足百穀熾茂收纔十二常日贅調已有所妨又供獵事繕橋治道役雖簡省猶不損數萬少延一旬使場圃畢勞陛下六飛徐騁公私交泰璽書褒納新唐書劉仁軌傳

執失思力授左領軍將軍帝逐兔苑中思力諫曰陛下為四海父母乃自輕臣竊殆之帝異其言後復逐鹿思力脫巾帶固諫帝為止新唐書執失思力傳

李峴遷京兆尹元宗歲幸溫湯何內巧供億以媚上峴獨無所獻帝異之新唐書李峴傳

吳兢爲太子左庶子開元十三年帝東封太山道中數馳射爲樂兢諫曰方登岱告成不當逐狡獸使有垂堂之危朽株之殆帝納之 新唐書吳兢傳

李絳爲華州刺史州有捕鶻戸歲責貢限絳以爲言并勸止畋獵有詔澤潞太原天威府并罷之 新唐書李絳傳

谷那律遷諫議大夫兼宏文館學士從太宗出獵遇雨沾漬因問曰油衣若爲而無漏邪那律曰以瓦爲之當不漏帝悅其直賜帛二百段 新唐書谷那律傳

何澤爲洛陽令唐莊宗好畋獵數踐民田澤乃潛身伏草間何莊宗當馬諫曰陛下未能一天下以休兵而暴斂疲民以給

軍食今田將熟柰何恣畋游以害多稼使民何以出租賦吏何以督民耕陛下不聽臣言願賜臣死於馬前使後世知陛下之過莊宗大笑爲之止獵 五代史何澤傳

曹輔歷祕書省正字自政和後帝多微行乘小轎子數內臣導從置行幸局局中以帝出日謂之有排當次日未還則傳旨稱瘡痍不坐朝始民間猶未知及蔡京謝表有輕車小輦七賜臨幸自是邸報聞四方而臣僚阿順莫敢言輔上疏略曰陛下厭居法宮時乘小輿出入廛陌之中郊坰之外極游樂而後反道塗之言始猶有忌今乃談以爲帝某日由某路適某所某時而歸又云輿飾可辨而避臣不意陛下當宗廟社

稷付託之重玩安忽危一至於此夫君之與民本以人合合則爲腹心離則爲楚越畔服之際在於斯須甚可畏也昔者仁祖視民如子憫然唯恐或傷一旦宮闈不禁衛士輒踰禁城幾觸寶瑟荷天之休帝躬保佑俚語有之盜憎主人主人何負於盜哉況今革冗員斥濫奉去浮屠誅胥吏蚩愚之民豈能一一引咎安分萬一當乘輿不戒之初一夫不逞包藏禍心發蠭蠆之毒奮獸窮之計雖神靈垂護然亦損威傷重矣又況有臣子不忍言者可不戒哉臣願陛下深居高拱淵默雷聲臨之以穹昊至高之勢行之以日月有常之度及其出也太史擇日有司除道三衛百官以前以後若曰省煩約

費以便公私則臨時降旨存所不可闕損所未嘗用雖非祖宗舊制比諸微服晦跡下同臣庶堂陛陵夷民生姦望不猶愈乎上得疏出示宰臣令赴都堂審問太宰余深曰輔小官何敢論大事輔對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官有大小愛君之心則一也少宰王黼陽顧左丞張邦昌右丞李邦彥曰有是事乎皆應以不知輔曰茲事雖里巷細民無不知相公當國獨不知邪曾此不知焉用彼相黼怒其侵已令吏從輔受辭輔操筆曰區區之心一無所求愛君而已退待罪於家黼奏不重責輔無以息浮言遂編管郴州輔將言知必獲罪召子紳來付以家事迺閉戸草疏夕有惡鳥鳴屋極聲若紡輪

心知其不祥弗恤也處郴六年嵩當國不得移輔亦怡然不
介意宋史青輔傳
陳俊卿授吏部尚書時上未能屏鞠戲將游獵白石俊卿引漢
桓靈唐敬穆及司馬相如之言力以為戒宋史陳俊卿傳
郭襲景宗即位拜南院樞密使尋加兼政事令以帝數游獵襲
上書諫曰昔唐高祖好獵蘇世長言不滿十旬未足為樂高
祖即日罷史稱其美伏念聖祖創業艱難修德布政宵旰不
懈穆宗逞無厭之欲不恤國事天下愁怨陛下繼統海內翕
然望中興之治十餘年間征伐未已而寇賊未弭年穀雖登
而瘡痍未復正宜戒懼修省以懷永圖側聞恣意遊獵甚於

往日萬一有銜橛之變搏噬之虞悔將何及況南有彊敵伺
隙而動聞之得無生心乎伏望陛下節從禽酣飲之樂為生
靈社稷計則有無疆之休上覽而稱善遼史郭襲傳
蕭韓家奴擢翰林都林牙韓家奴每見帝獵未嘗不諫會有司
奏獵秋山熊虎傷死數十人韓家奴書于冊帝見命去之韓
家奴既出復書他日帝見之曰史筆當如是帝問韓家奴我
國家創業以來孰為賢主韓家奴以穆宗對帝怪之曰穆宗
嗜酒喜怒不常視人猶草芥卿何謂賢韓家奴對曰穆宗雖
暴虐省徭輕賦人樂其生終穆之世無罪被戮未有過今日
秋山傷死者臣故以穆宗為賢帝默然遼史蕭韓家奴傳

守道遷進尚書左丞兼太子少師嘗從獵近郊有虎傷獵夫帝
欲親射之守道叩馬極諫而止金史完顏守道傳
梁肅拜參知政事肅奏事言曰四時畋獵雖古禮聖人亦以為
戒陛下春秋高屬時嚴寒馳騁於山林之間法宮燕處亦足
怡神願為宗社自重天下之福也上曰朕諸子方壯使之習
武故時一往爾金史梁肅傳
張萬公加金紫光祿大夫知濟南府山東路安撫使上嘗言秋
山之樂意將有事於春蒐也顧視萬公萬公曰動何如靜上
改容而止金史張萬公傳
許安仁授禮部郎中兼左補闕明昌四年春上將幸景明宮安

仁與同列諫曰昔漢唐雖有甘泉九成避暑之行然皆去京
師不遠非如金蓮千里之外鄰沙漠隔關嶺萬一有警何以
應變此不可不慮也疏奏遂罷幸金史許安仁傳
路伯達為大理司直世宗將幸上京伯達上書諫曰人君以四
海為家豈獨舊邦是思空京師而事遠巡非重慎之道也書
奏不報金史路伯達傳
焦旭為監察御史章宗初即位太傅克寧右丞相襄請上出獵
旭劾奏其非上慰諭之為罷獵金史焦旭傳
程寀熙宗時歷翰林待制兼右諫議大夫上疏曰殿前點檢司
古殿巖環衛之任所以肅禁籞尊天子備不虞也臣幸得近

清光從天子觀畤畋之禮比見陛下校獵凡羽衛從臣無貴
賤皆得執弓矢馳逐而聖駕崎嶇沙礫之地加之林木叢鬱
易以迷失是日自卯及申百官始出沙漠獨不知車駕何在
瞻望久之始有騎來報皇帝從數騎已至行在竊惟古天子
出入警蹕清道而行至於楚畋雲夢漢獵長楊皆大陳兵衛
以備非常陛下膺祖宗付託之重柰何獨與數騎出入林麓
沙漠之中前無斥候後無羽衛甚非肅禁禦之意也臣願陛
下熟計之後若復獵當預戒有司圖上獵地具其可否然後
下令清道而行擇衝要稍平之地爲駐蹕之所簡忠義爪牙
之士統以親信腹心之臣警衛左右俟其麋鹿既來然後馳

射仍先遣搜閱林藪明立幖幟爲出入之馳道不然後恐貽
宗廟社稷之憂 金史程寀傳
烏古論元忠遷殿前左衛將軍從世宗獵上欲射虎元忠諫止
之 金史烏古論元忠傳
劉煥轉同知北京留守事世宗幸上京所過州郡大發民夫治
橋梁馳道以希恩賞煥所部惟平治端好而已上嘉其意 金史劉煥傳
愛薛掌廣惠司至元五年從獵保定日且久乃從容於帝前語
供給之民曰得無妨爾耕乎帝爲罷獵 元史愛薛傳
自當拜治書侍御史文宗嘗欲游西湖自當諫曰陛下萬乘之
尊而汎舟白樂如天下何不聽自當遂稱疾不從行文宗在
舟中顧謂臺臣曰自當終不滿朕此游耶 元史自當傳
蓋苗爲監察御史文宗幸護國仁王寺泛舟玉泉苗進曰今頻
年不登邊隅不靖政當恐懼修省何暇逸游以臨不測之淵
乎帝嘉納之 元史蓋苗傳

戒異端

成帝末年頗好鬼神以無繼嗣故多上書言祭祀方術者皆得
待詔祠祭上林苑中長安城旁費用甚多然無大貴盛者谷
永說上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
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

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
食不終之藥遙興輕舉登遐倒景覽觀縣圃浮游蓬萊耕耘
五德朝種暮穫與山石無極黃冶變化堅冰淖溺化色五倉
之術者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僞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
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係風捕景終不可得是以明
王距而不聽聖人絶而不語昔周史萇宏欲以鬼神之術輔
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隆祭祀事
鬼神欲以獲福助卻秦師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初
并天下甘心於神僊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齎童男童女
入海求神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

公孫卿欒大等皆以僊人黃冶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僊采藥貴幸賞賜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絫震動海內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閒方士瞋目扼擊言有神僊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人轑陽侯師張宗之姦紛紛復起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祿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氂之驗足以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論語說曰子不語怪神唯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上善其言 漢書郊祀傳

桓譚世祖卽位拜議郎給事中是時帝方信讖多以決定嫌疑譚上疏帝不悅其後有詔會議靈臺所處帝謂譚曰吾欲讖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 後漢書桓譚傳

尹敏建武二年拜郎中辟大司空府帝以敏博通經記令校圖讖使蠲去崔發所爲王莽著錄次比敏對曰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頗類世俗之辭恐疑誤後生帝不納 後漢書尹敏傳

蔡謨遷太常領祕書監彭城王紘上言樂賢堂有先帝手畫佛像經歷寇難而此堂猶存宜勅作頌帝下其議謨曰佛者夷狄之俗非經典之制先帝量同天地多才多藝聊因臨時而畫此象至於雅好佛道所未承聞也盜賊奔突王都隳敗而此堂塊然獨存斯誠神靈保祚之徵然未是大晉盛德之形容歌頌之所先也人臣覩物興義私作賦頌可也今欲發王命勅史官上稱先帝好佛之志下爲夷狄作一象之頌於義有疑焉於是遂寢 晉書蔡謨傳

顏延之爲祕書監光祿勳太常時沙門釋慧琳以才學爲文帝所賞朝廷政事多與之謀遂士庶歸仰上每引見常升獨榻延之甚疾焉因醉白上曰昔同子參乘袁絲正色此三台之坐豈可使刑餘居之 南史顏延之傳

虞愿宋明帝立除太常丞尚書祠部郎通直散騎侍郎帝以故宅起湘宮寺費極奢侈以孝武莊嚴剎七層帝欲起十層不可立分爲兩剎各五層新安太守巢尚之罷郡還見帝曰卿至湘宮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愿在側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賣兒貼婦佛若有知當悲哭哀愍罪高佛圖有何功德尚書令袁粲在坐爲之失色帝大怒使人驅曳下殿愿徐去無異容 南史虞愿傳

李嶠拜成均祭酒平章事則天將建大像於白司馬坂嶠上疏諫之其略曰臣以法王慈敏菩薩護持唯擬饑益衆生非要營修土木伏聞造像稅非戶口錢出僧尼不得州縣祇承必

是不能濟辦終須科率豈免勞擾天下編戶貧弱者衆亦有傭力客作以濟糇糧亦有賣舍貼田以供王役造像錢見有一十七萬餘貫若將散施廣濟貧窮人與一千濟得一十七萬餘戶拯飢寒之弊省勞役之勤順諸佛慈悲之心霑聖君亭育之意人神胥悅功德無窮疏奏不納 舊唐書李嶠傳

崔蠡拜禮部侍郎轉戶部上疏論國忌日設僧齋百官行香事無經據詔曰朕以郊廟之禮嚴奉祖宗備物盡誠庶幾昭格恭惟忌日之感所謂終身之憂而近代以來歸依釋老徵二教以設食會百辟以行香將以有助聖靈冥資福祚有異皇王之術頗乖教義之宗非得崔蠡奏論遂遣討尋本末禮文

令式曾不該明習俗因循雅當整革其兩京天下州府以國忌日爲寺觀設齋焚香赴今已後並宜停罷 舊唐書崔寧傳

韓愈元和十二年授刑部侍郎鳳翔法門寺有護國眞身塔塔內有釋迦文佛指骨一節其書本傳法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泰十四年正月上令中使杜英奇押宮人三十人持香花赴臨皐驛迎佛骨自光順門入大內留禁中三日乃送諸寺王公士庶奔走捨施唯恐在後百姓有廢業破產燒頂灼臂而求供養者愈素不喜佛上疏諫曰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始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堯帝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時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年書史不言其壽推其年數蓋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至中國非因事佛而致此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菓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

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識見不遠不能深究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嘗恨焉伏惟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卽位之初卽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別立寺觀臣當時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卽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舁入大內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豐年之樂徇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

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眞心信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微賤於佛豈合惜身命所以灼頂燔指百十爲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効唯恐後時老幼奔波棄其生業若不卽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臠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物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尙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衞而出之於境不令惑於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以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國尙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觀視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疏奏憲宗怒甚間一日出疏以示宰臣將加極法裴度崔羣奏曰韓愈上忤尊聽誠宜得罪然而非內懷忠懇不避黜責豈能至此伏乞稍賜寬容以來諫者上曰愈言我奉佛太過我猶爲容之至謂東漢奉佛之後帝王咸致夭促何言之乖剌也愈爲人臣敢爾狂妄固不可赦

于是人情驚惋乃至國戚諸貴亦以罪愈太重因事言之乃貶爲潮州刺史 舊唐書韓愈傳

李邕拜左拾遺中宗卽位以妖人鄭普思爲祕書監邕上書諫曰蓋人有感一餐之惠殞七尺之身況臣爲陛下官受陛下祿而目有所見口不言之是負恩矣自陛下親政日近復在九重所以未聞在外羣下竊議道路籍籍皆云普思多行詭惑妄說妖祥唯陛下不知尙見驅使此道若行必撓亂朝政臣至愚至賤不敢以胷臆對揚天威請以古事爲明證孔邱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陛下今若以普思有奇術可致長生久視之道則爽鳩氏久應得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若以普思可致仙方則秦皇漢氏久應得之永有天下亦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若以普思可致佛法則漢明梁武久應得之永有天下亦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若以普思可致鬼道則墨翟干寶各獻於至尊矣而二王得之永有天下亦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此皆事涉虛妄歷代無効臣愚不願陛下復行之於明時唯堯舜二帝自古稱聖臣觀所得故在人事敦睦九族平章百姓不聞以鬼神之道聽天理下伏願陛下察之則天下幸甚疏奏不納 舊唐書李邕傳

蕭倣爲左散騎常侍懿宗怠政事喜佛道引桑門入禁中爲禱祠事數幸佛廬廣施予倣諫以爲天竺法割愛取滅非帝王

所尙慕今筆梵言口佛音不若懲謬賞濫罰振殃祈福況佛
者可以悟取不可以相求帝雖昏縱猶嘉歎其言新唐書蕭瑀傳
狄仁傑除內史后將造浮屠大像度費數百萬官不能足更詔
天下僧日施一錢助之仁傑諫曰工不役鬼必在役人物不
天降終由地出不損百姓且將何求今邊垂未寧宜寬征鎭
之徭省不急之務就令顧作以濟窮人旣失農時是爲棄本
且無官助理不得成旣費官財又竭人力一方有難何以救
之后由是罷役新唐書狄仁傑傳
郝處俊拜東臺侍郎時浮屠盧伽逸多治丹曰可以續年高宗
欲遂餌之處俊諫曰修短固有命異方之劑安得輕服哉昔

先帝詔浮屠那羅邇娑寐案其方書爲祕劑取靈藥怪石歷
歲乃能就先帝餌之俄而大漸上醫不知所爲羣臣請顯戮
其人議者以爲取笑夷狄故法不得行前鑑不遠惟陛下深
察帝納其言第拜盧伽逸多爲懷化大將軍進處俊同東西
臺三品新唐書郝處俊傳
裴潾擢起居舍人憲宗喜方士而柳泌爲帝治丹劑求長年帝
御劑中躁病渴潾諫曰夫除天下之害者當受天下之利共
天下之樂者常饗天下之福故上自黃帝顓頊堯舜禹湯文
武咸以功濟生人天皆報以耆壽垂榮無疆陛下以孝安宗
廟以仁牧黎庶攘剗袄凶復張太平賓禮賢俊待以終始神

功聖德前古所不及陛下躬行之天地宗廟必相陛下以億
萬之永今乃方士韋山甫柳泌等以丹術自神更相稱引詭
爲陛下延年臣謂士有道者皆匿名滅景無求於世豈肯干
謁貴近自鬻其伎哉今所至者非曰知道咸求利而來自言
飛鍊爲神以訹權貴偽窮情得不恥遁亾豈可信厥術御其
藥哉臣聞人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味以行氣氣以實志
水火鹽梅以烹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君子食之以平其
心夫三牲五穀稟五行以生也發爲五味天地生之所以奉
人聖人節調以致康彊若乃藥劑者所以禦疾豈常進之餌
哉況又金石性託酷烈而燒治積年包炎産毒未易可制夫

秦漢之君亦信方士矣如盧生徐福欒大李少君後皆詐譎
無成功事暴前策皆可驗視禮君之藥臣先嘗之父之藥子
先嘗之臣子一也願以所治劑俾其人服之竟一歲以考眞
僞則無不驗矣帝怒貶江陵令穆宗立泌等誅召潾遷刑部
郎中憲宗竟以藥棄天下世益謂潾知言穆宗雖誅泌而後
稍稍復惑方士有布衣張皐者上疏曰神慮澹則血氣和嗜
欲勝則疾疹作古之聖賢務自頤養不以外物撓耳目聲色
敗情性繇是和平自臻福慶用昌在易無妄之疾勿藥有喜
在詩自天降康降福穰穰此天人符也然則藥以攻疾無疾
不用藥也高宗時處士孫思邈達於養生其言曰人無故不

應餌藥藥有所偏助則藏氣爲不平推此論之可謂達見至
理夫寒暑爲賊節宜乖度有資於醫何當亟慎故禮稱醫不
三世不服其藥庶士猶爾況天子乎先帝暁餌喜方士果致
危疾陛下所自知不可蹈前覆迎後悔也今人人竊議直畏
忤旨莫敢言臣蓬蔽之生非以邀寵顧忠義可爲者鬪而黙
則不安願陛下無忽帝善其言詔訪皐不獲 新唐書裴潾傳

姚崇遷紫微令中宗時近戚奏度僧尼溫戶彊丁因避賦役至
是崇建言佛不在外悟之于心行事利益使蒼生安穩是謂
佛理烏用姦人以汨眞教帝善之詔天下汰僧僞濫髮而農
者餘萬二千八 新唐書姚崇傳

張鎬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引內浮屠數百居禁
中號內道場諷唄外聞鎬諫曰天子之福要在養人以一函
寓美風化未聞區區佛法而致太平願陛下以無爲爲心不
以小乘橈聖慮帝然之 新唐書張鎬傳

李藩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嘗問前世所以家給
或國匱之者何致而然及祈禳之數藩具對儉則足用敦本
則百姓富反是則匱又言孔子病止子路之禱漢文帝每祭
勑有司敬而不祈使神無知則不能降福有知固不可私已
求媚而悅之也且義於人者和於神人乃神之主人安而福
至帝悅曰當與公等上下相勗以保此言後復問神仙長年
事藩知帝且有所惑極陳荒妄誕不可信後入柳泌等語
果爲累云 新唐書李藩傳

趙鳳遷禮部侍郎術士周元豹以相法言人事多中莊宗尤信
重之以爲北京巡官明宗爲內衙指揮使安重誨欲試元豹
乃使佗人與明宗易服而坐明宗於下坐召元豹相之元豹
曰內衙貴將也此不足當之乃指明宗於下坐曰此是也因
爲明宗言其後貴不可言明宗卽位思元豹以爲神將召至
京師鳳諫曰好惡上所愼也今陛下神其術而召之則傾國
之人皆將奔走吉凶之說轉相惑亂爲患不細明宗遂不復
召有僧遊西域得佛牙以獻明宗以示大臣鳳言世傳佛牙

水火不能傷請驗其眞僞因以斧斫之應手而碎是時宮中
施物已及數千因鳳碎之乃止 五代史趙鳳傳

陳恕爲集賢學士判院事恕素不喜釋氏嘗請廢譯經院辭甚
激切眞宗曰三教之興其來已久前代毀之者多矣但存而
不論可也 宋史陳恕傳

賈昌朝授崇政殿說書加直集賢院西域僧獻佛骨銅像昌朝
請加賜遣還毋以所獻示中外 宋史賈昌朝傳

李紘遷殿中侍御史判三司開拆司轄郡旱流星墜西南有聲
會禱禳于文德殿紘奏曰文德殿布政會朝之正位每災異
輒聚緇黃讚唄于其間何以示中外 宋史李昌齡傳

高若訥以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大慶殿設祈福道場若訥奏曰大慶殿非行禮不御非法服不坐國之路寢也豈可聚老釋爲瀆慢（宋史高若訥傳）

趙抃爲右司諫內侍鄧保信引退兵董吉燒煉禁中抃引文成五利鄭注爲比力論之（宋史趙抃傳）

蔡襄進直史館兼修起居注開寶浮圖災下有舊瘞佛舍利詔取以入宮人多灼臂落髮若方議復營之襄諫曰非理之福不可徼幸今生民困苦四夷驕慢陛下當修人事柰何專信佛法或以舍利有光推爲神異彼其所居尚不能護何有於威靈天之降災以示儆戒顧大興工役是將以人力排天意

也（宋史蔡襄傳）

余靖進脩起居注開寶寺靈感塔災上疏言五行之占本是災變朝廷所宜誠懼以答天意聞嘗詔取舊瘞舍利入禁中閱視道路傳言舍利在內廷有光怪竊恐巧佞之人推爲靈異惑亂視聽再圖營造臣聞帝王之道能勤儉厥德感動人心則雖有危難後必安濟今自西陲用兵國帑虛竭民亾儲蓄十室九空陛下若勤勞罪己憂人之憂則四民安居海內蒙福如不恤民病廣事浮費奉佛求福非天下所望也若以舍利經火不壞遂爲神異卽本在土中火所不及若言舍利皆能出光怪必有神靈憑之此妄言也且一塔不能自衛爲火所毀況藉其福以庇民哉（宋史余靖傳）

王陶爲監察御史裏行中貴人導煉丹者入禁廷陶言漢唐方士名爲化黃金益年壽以惑人主者後皆就戮請出之（宋史王陶傳）

呂公著改端明殿學士知審官院帝從容與論治道遂及釋老公著問曰堯舜知此道乎帝曰堯舜豈不知公著曰堯舜雖知此而惟以知人安民爲難所以爲堯舜也（宋史呂公著傳）

羅必元斡行在糧料院錢塘有海鰍爲患漂民居詔方士治之都人鼓扇成風必元上疏力止之（宋史羅必元傳）

楊文仲遷將作監盛夏建宗陽宮壞徙民居鐵甸騷然文仲疏

諫移閭閻之聚爲香火之庭不得爲善計矣陛下紹祖宗之位豈以黃老之居爲輕重哉翼日面奏益懇至（宋史楊文仲傳）

陳摶讀經史百家之言後唐長興中舉進士不第遂不求祿仕以山水爲樂服氣辟穀歷二十餘年但日飲酒數杯居華山雲臺觀又止少華石室每寢處多百餘日不起周世宗好黃白術有以摶名聞者顯德三年命華州送至闕下留止禁中月餘從容問其術摶對曰陛下爲四海之主當以致治爲念柰何留意黃白之事乎世宗不之責命爲諫議大夫固辭不受既知其無他術放還所止太平興國中來朝太宗待之甚厚九年復來朝上益加禮重謂宰相宋琪等曰摶獨善其身

不干勢利所謂方外之士也摶居華山已四十餘年度其年近百歲自言經承五代離亂幸天下太平故來朝覲與之語甚可聽因遣中使送至中書琪等從容問曰先生得元默修養之道可以教人乎對曰摶山野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神仙黃白之事吐納養生之理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沖天亦何益於世今聖上龍顏秀異有天人之表博達古今深究治亂眞有道仁聖之主也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修煉無出於此琪等稱善以其語白上上益重之（宋史陳摶傳）

室昉拜樞密使兼北府宰相加同政事門下平章事初晉國公

主建佛寺于南京上許賜額昉奏曰詔書悉罪無名寺院今以主請賜額不惟違前詔恐此風愈熾上從之（遼史室昉傳）

耶律馬哥興宗時以散職入見上問卿奉佛乎對曰臣每旦誦太祖太宗及先臣遺訓未暇奉佛帝悅（遼史耶律休哥傳）

徒單克寧爲太尉兼左丞相初盧溝河決久不能塞加封安平侯久之水復故道上曰鬼神雖不可窺測卽獲感應如此克寧奏曰神之所佑者正也人事乖則弗享矣報應之來皆由人事上曰卿言是也世宗頗信神仙浮圖之事故克寧及之（金史徒單克寧傳）

廉希憲拜中書平章政事方士請煉大丹勅中書給所需希憲具以秦漢故事奏且曰堯舜得壽不因大丹也帝曰然遂却之時方尊禮國師帝命希憲受戒對曰臣受孔子戒矣帝曰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爲臣當忠爲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元史廉希憲傳）

不忽木拜平章政事釋氏請以金銀幣帛祠其神帝難之不忽木曰彼佛以去貪爲寶遂弗與（元史不忽木傳）

愛薛掌廣惠司世祖嘗詔都城大作佛事集教坊妓樂及儀仗以迎導愛薛奏曰高麗新附山東初定江南未下天下疲弊此無益之費甚無謂也帝嘉納之（元史愛薛傳）

拜住拜中書左丞相有言佛教可治天下者帝問之對曰淸淨

寂滅自治可也若治天下捨仁義則綱常亂矣（元史拜住傳）

王結拜中書左丞中宮命僧尼於慈福殿作佛事已而殿災結言僧尼褻瀆當坐罪（元史王結傳）

孛朮魯翀遷集賢直學士兼國子祭酒帝師至有旨朝臣一品以下皆乘白馬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爲動惟翀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余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爲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飮衆爲之慄然（元史孛朮魯翀傳）

蓋苗擢江南行臺監察御史天曆初文宗詔以建康潛邸爲佛寺務窮壯麗毁民居七十餘家仍以御史大夫督其役苗上

封事曰臣聞使民以時使臣以禮自古未有不由斯道而致隆平者陛下龍潛建業之時居民困於供給幸而獲覩今日之運百姓跂足舉首以望非常之恩今奪農時以剏佛寺又廢民居使之家破產蕩豈聖人御天下之道乎昔漢高帝興於豐沛爲復兩縣光武中興南陽免稅三年旣不務此而隆重佛氏何以滿斯民之望哉且佛以慈悲爲心方便爲教今尊佛氏而害生民無乃違其方便之教乎臺臣職專糾察表正百司今乃委以修繕之役豈其禮哉書奏御史大夫果免督役 元史蓋苗傳

樊執敬由國子生擢授經郎嘗見帝師不拜或誚之曰帝師天子素崇重王公大臣見必俯伏作禮公獨不拜何也執敬曰吾孔氏之徒知尊孔氏而已何拜異敎爲 元史樊執敬傳

廿二史言行略卷二十六終

廿二史言行略卷二十七

長洲過元昄輯

輔國門

治民

興利

鄭宏爲大司農舊交阯七郡貢獻轉運皆從東冶汎海而至風波艱阻沈溺相係宏奏開零陵桂陽嶠道於是夷通 後漢書鄭宏傳

杜預拜度支尚書以孟津渡險有覆沒之患請建河橋于富平津議者以爲殷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預曰造舟爲梁則河橋之謂也及橋成帝從百僚臨會舉觴屬預曰非君此橋不立也對曰非陛下之明臣亦不得施其微巧 晉書杜預傳

高允遷中書侍郎加建武將軍領著作郎世祖問允曰萬機之務何者爲先是時多禁封良田又京師遊食者衆允因言曰臣少也賤所知惟田請言農事古人云方一里則爲田三頃七十畝百里則田三萬七千頃若勤之則畝益三升不勤則畝損三升方百里損益之率爲粟二百二十二萬斛況以天下之廣乎若公私有儲雖遇饑年復何憂哉世祖善之遂除田禁悉以授民 魏書高允傳

張鑄轉金部郎中嘗上言曰國家以務農爲本守令以勸課爲

先廣闢田疇用實倉廩竊見所在鄉村浮戶方事墾闢甫成生計種田未至二項植木未及十年縣司以定色役民畏責斂捨之而去殊乖撫恤之方徒設招携之令望令諸州應有荒田縱民墾蒔俟及五頃已上三年外始聽差科從之（宋史張鑄傳）

竇儀拜翰林學士判太常寺儀以爲國家之方守穀帛而已二者不出國而出於民其道在天其利在地得其理者蕃阜失其理者耗嗇民之顯蒙宜有勸教請於齊民要術及四時纂要莊氏月錄中采其關於田蠶園圃之事集爲一卷鏤板頒行使之流布疏奏不報（宋史竇儀傳）

張去華拜工部侍郎去華嘗獻元元論大旨以養民務穡爲急眞宗深所嘉賞命以縑素寫其論爲十八軸列置龍圖閣之四壁（宋史張去華傳）

呂夷簡知濱州代還奏農器有算非所以勸力本也遂詔天下農器皆勿算（宋史呂夷簡傳）

錢彥遠遷起居舍人直集賢院知諫院彥遠上疏曰農爲國家急務所以順天養財禦水旱制蠻夷之原本也唐開元戶八百九十餘萬而墾田一千四百三十餘萬頃今國家戶七百三十餘萬而墾田一百一十五萬餘頃其間逃廢之田不下三十餘萬是田疇不闢而游手者多也勸課其可不興乎本朝轉運使提點刑獄知州通判皆帶勸農之職而徒有虛文無勸導之實宜置勸農司以知州爲長官通判爲佐舉清强幕職州縣官爲判官先以墾田頃畝及戶口數屋塘山澤溝洫桑柘書之於籍然後設法勸課除害興利歲終農隙轉運司考校之第其賞罰（宋史錢惟演傳）

路伯達升尚書刑部郎中上問羣臣曰方今何道使民務本業廣除蓄伯達對曰布德流化必自近始請罷畿內採獵之禁廣農郊以示敦本輕幣重穀去奢長儉遵月令開籍田以率先天下如是而農不勸粟不廣者未之有也是時採捕禁嚴自京畿至眞定滄冀北及飛狐數百里內皆爲禁地民有盜殺狐兔者有罪故伯達及之（金史路伯達傳）

張文謙拜大司農卿奏立諸道勸農司巡行勸課請開籍田行祭先農先蠶等禮（元史張文謙傳）

平賦

貢禹爲御史大夫禹以爲古民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甚可悲痛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天子下其議令民產子七歲乃出口錢自此始（漢書貢禹傳）

沈懷文爲侍中齋庫上絹年調鉅萬匹緜亦稱此期限嚴峻民間買絹一匹至二三千緜一兩亦三四百貧者賣妻兒甚者

或自縊死懷文具陳民困由是綿絹薄有所減（宋書沈懷文傳）
蘇綽授大行臺度支尚書領著作兼司農卿子威授太子少保兼納言初威父綽以國用不足爲征稅法頗稱爲重既而歎曰所爲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乎威聞其言每以爲己任至是奏減賦役務從輕典（北史蘇綽傳）
張說爲右丞相兼中書令先是御史中丞宇文融獻策請括天下逃戶及籍外剩田置十道勸農使分往檢察說嫌其擾人不便數建議違之（舊唐書張說傳）
李珏擢右拾遺穆宗即位鹽鐵使王播增茶稅十之五以佐用度珏上疏謂榷率本濟軍興而稅茶自貞元以來有之方天

下無事忽厚斂以傷國體一不可茗爲人飲與鹽粟同資若重稅之售必高其敝先及貧下二不可山澤之產無定數程斤論稅以售多爲利若價騰踴則市者稀其稅幾何三不可陛下初即位詔懲聚斂今反增茶賦必失人心帝不納方是時禁中造百尺樓土木費鉅萬故播亟斂陰中帝欲珏以數諫不得留出爲下邽令（新唐書李珏傳）
劉審交拜三司使議者請檢天下民田宜得益租審交曰租有定額而天下比年無閑田民之苦樂不可等也遂止不檢而民賴以不擾（五代史劉審交傳）
劉昫廢帝入立遷吏部尚書門下侍郎兼判三司昫性察而嫉

三司蠹敝尤甚乃句計文簿覆其虛實殘租積負悉蠲除之往時吏幸積年之負蠹而不發因以把持州縣求賄賂及昫一切蠲除民間歡然以爲德而三司吏皆沮怨（五代史劉昫傳）
王旦爲景靈宮朝修使遷司空薛奎爲江淮發運使辭旦旦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奎退而曰眞宰相之言也張士遜爲江西轉運使辭旦求教旦曰朝廷榷利至矣士遜迭更是職思旦之言未嘗求利識者曰此運使識大體（宋史王旦傳）
程琳改三司使或請併天下農田稅物名者琳曰合而爲一易於句校可也後有興利之臣復用舊名增之是重困民無已時也（宋史程琳傳）

宋綬判三司悉由司建言比歲下赦令釋逋負後期未報者六十八州請於諸路選官考覈期半月以聞於是脫械繫三千二百八蠲積負數百萬（宋史宋綬傳）
王堯臣權三司使夔州轉運使請增鹽井歲課十餘萬緡堯臣以爲上恩未嘗及遠人而反牟而厚利適足以斂怨罷之（宋史王堯臣傳）
陳希亮判三司戶部句院兼開拆司榮州鬻鹽凡十八井歲久澹竭有司責課如初民破產籍沒者三百餘家希亮爲言還其所籍歲蠲三十餘萬斤（宋史陳希亮傳）
張中彥爲吏部尚書上疏曰古者關市譏而不征今使掌關市

者征而不議苛留行旅至披剔囊笥甚於剽掠有傷國體乞
禁止從之 金史張中彥傳
完顏閭山爲吏部尚書廷議遷戶部官往往舉聚斂苛刻以應
詔閭山曰民勞至矣復用此輩將何以堪識者稱之 金史完顏閭山傳
王維翰權右諫議大夫三司欲稅間架維翰諫不聽 金史王維翰傳
阿魯渾薩理拜榮祿大夫平章政事桑哥奏立徵利司理天下
逋欠使者相望於道所在囹圄皆滿道路側目無敢言者會
地震北京阿魯渾薩理請罷徵利司以塞天變詔下之日百
姓相慶 元史阿魯渾薩理傳

董俊授左副元帥戊子歲朝於行在諸將獻戶口各增數要利
吏請如衆俊曰民實少而欺以數多他日上需求無應必重
斂以承命是我獨利而民日困也 元史董俊傳
張晉亨權知東平府事憲宗即位入覲時包銀制行朝議戶賦
銀六兩諸道長吏有輒請試行於民者晉亨面責之曰諸君
職在親民民之利病且不知乎今天顏咫尺知而不言罪也
承命而歸事不克濟罪當何如且五方土產各異隨其產爲
賦則民便而易足必責輸銀雖破民之產有不能辦者大臣
以聞明日召見如其言以對帝是之乃得獨戶額三之一仍
聽民輸他物遂爲定制 元史張晉亨傳

李稷爲戶部尚書廷議以中原租稅不實將履畝起稅稷語都
堂言曰方今秋寇竊發民庶流亾此致一行是驅民爲盜也
相臣是之 元史李稷傳

除弊

高柔爲廷尉是時殺禁地鹿者身死財產沒官有能覺告者厚
加賞賜柔上疏曰聖王之御世莫不以廣農爲務儉用爲資
夫農廣則穀積用儉則財畜畜財積穀而有憂患之虞者未
之有也古者一夫不耕或爲之饑一婦不織或爲之寒中間
已來百姓供給衆役親田者旣減加頃復有獵禁羣鹿犯暴
殘食生苗處處爲害所傷不貲民雖障防力不能禦至如滎

陽左右周數百里歲略不收元元之命實可矜傷方今天下
生財者甚少而麋鹿之損者甚多卒有兵戎之役凶年之災
將無以待之惟陛下覽先聖之所念愍稼穡之艱難寬放民
間使得捕鹿遂除其禁則衆庶永濟莫不悅預矣 魏志高柔傳
沈懷文爲侍中西陽王子尚諸皇子皆置邸舍逐什一之利爲
患徧天下懷文言之曰列肆販賣古人所非故卜式明不雨
之由宏羊受致旱之責若以用度不充頓止爲難者故宜量
加減省不聽 宋書沈懷文傳
蘇孝慈領太子左衞率判工部戶部二尚書進位大將軍轉工
部尚書先是以百寮供費不給臺省府寺咸置解錢收息取

給孝慈以爲官與百姓爭利非典化之道表請公卿已下給職田各有差上並納焉 北史蘇孝慈傳

韋處厚遷中書舍人張平叔以言利得幸於帝建言官自鬻鹽籠天下之財宰相不能詰下羣臣議處厚發十難詰其迂謬平叔愧縮遂寢 新唐書韋處厚傳

李穀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判三司先是禁牛革法甚峻犯者抵死穀乃校每歲用革之數凡田十頃歲出一革餘聽民私用 宋史李穀傳

王鬷爲三司鹽鐵副使時龍圖閣待制馬季良方用事建言京師賈人常以賤價居茶鹽交引請官置務收市之季良挾章

獻婣家衆莫敢迕其意鬷獨不可曰與民競利豈國體耶 宋史王鬷傳

張方平判尚書都省知陳州王安石行新法方平陛辭極論其害曰民猶水也可以載舟亦可以覆舟兵猶火也弗戢必自焚若新法卒行必有覆舟自焚之禍帝憮然 宋史張方平傳

移剌子敬遷右諫議大夫子敬言山後禁獵地太廣有妨百姓耕墾上用其言遂以四外獵地與民 金史移剌子敬傳

黄久約授左諫議大夫兼禮部侍郎時以貧富不均或欲令富民分貧貧者下有司議久約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貧富不均亦理之常若從或者言適足以斂怨非損有餘補不足之道 金史黄久約傳

趙孟頫授兵部郎中兵部總天下諸驛遞使客飲食之費幾十倍於前吏無以供給強取於民不勝其擾遂請於中書增鈔給之 元史趙孟頫傳

崔彧遷御史中丞言大都民食唯仰客糴頃緣官括商船載遞諸物致販鬻者少米價翔踴臣等議勿令有司括船爲便從之 元史崔彧傳

除害

劉祐轉大司農時中常侍蘇康管霸用事於內遂固天下良田美業山林湖澤民庶窮困州郡累氣祐移書所在依科品沒

入之桓帝大怒論祐輸左校後得赦出 後漢書劉祐傳

薛登本名謙光拜御史大夫時僧惠範恃太平公主權勢逼奪百姓店肆州縣不能理謙光將加彈奏或請寢之謙光曰憲臺理冤滯何所迴避朝彈暮黜亦可矣遂與殿中慕容珣奏彈之反爲太平公主所構出爲岐州刺史惠範既誅遷太子賓客 舊唐書薛登傳

姚合轉給事中奉先馮翊二縣民訴牛羊使奪其田詔美原主簿朱儔覆按猥以田歸使合劾發其私以地還民 新唐書姚合傳

李朝隱屢遷長安令成安公主奪民園不酬直朝隱取主奴杖之由是權豪斂伏 新唐書李朝隱傳

李栖筠進工部侍郎關中舊仰鄭白二渠溉田而豪戚壅上游取磑利且百所奪農用十七栖筠請皆徹毀歲得租二百萬民賴其入 新唐書李栖筠傳

畢士安權知開封府事拜工部侍郎樞密直學士時近臣有怙勢強取民間定婚女其家訴於府士安因對奏還之 宋史畢士安傳

翟汝文遷給事中內侍梁師成強市百姓墓田廣其園圃汝文言於上師成誣汝文出守宣州 宋史翟汝文傳

丞相襄拜右丞相章宗初即位議罷僧道奴婢太尉克寧奏曰此蓋成俗日久若遽更之於人情不安陛下如惡其數多宜嚴立格法以防濫度則自少矣襄曰出家之人安用僕隸乞不問從初如何所得悉放爲良若寺觀物力元係奴婢之數推定者並合除免詔從襄言由是二稅戶多爲良者 金史內族襄傳

李晏遷翰林侍講學士兼御史中丞初錦州龍宮寺遼主撥賜戶民俾輸稅于寺歲久皆以爲奴有欲訴者害之島中晏乃具奏在律僧不殺生況人命乎遼以良民爲二稅戶此不道之甚也今幸遇聖朝乞盡釋爲良世宗納其言於是獲免者六百餘人故同判大睦親府事謀衍家有民質券積其息不能償因沒爲奴屢訴有司不能直至是投匭自言事下御史臺晏檢摘案狀得其情遂奏免之 金史李晏傳

施惠

歸暘遷右司都事京師苦寒有丐訴丞相馬前丞相索皮服予之仍覈在官所藏皮服之數悉給貧民暘曰宰相當以廣濟天下爲心皮服能幾何而欲給之邪莫若錄寒餓者稍賑之耳丞相悟而止 元史歸暘傳

救災

張奮爲司空時歲災旱祈雨不應迺上表曰比年不登人用飢匱今復久旱秋稼未立陽氣垂盡歲月迫促夫國以民爲本民以穀爲命政之急務憂之重者也臣蒙恩尤深受職過任夙夜憂懼章奏不能款心願對中常侍疏奏即時引見復口陳時政之宜明日和帝召太尉司徒幸洛陽獄錄囚徒收洛陽令陳歆即大雨三日 後漢書張純傳

姚崇遷紫微令開元四年山東大蝗民祭且拜坐視食苗不敢捕崇奏詩云秉彼蟊賊付畀炎火漢光武詔曰勉順時政勸督農桑去彼螟蜮以及蟊賊此除蝗誼也且蝗畏人易驅又田皆有主使自救其地必不憚勤請夜設火坎其旁且焚且瘞蝗乃可盡古有討除不勝者特人不用命耳乃出御史爲捕蝗使分道殺蝗汴州刺史倪若水上言除天災者當以德昔劉聰除蝗不克而害愈甚拒御史不應命崇移書誚之曰聰僞主德不勝祅今祅不勝德古者良守蝗避其境謂修德可免彼將無德致然乎今坐視食苗忍而不救因以無年刺

史其謂何若水懼乃縱捕得蝗十四萬石時議者喧譁帝疑復以問崇對曰庸儒泥文不知變事固有違經而合道反道而適權者昔魏世山東蝗小忍不除至人相食後秦有蝗草木皆盡牛馬至相噉毛今飛蝗所在充滿加復蕃息且河南河北家無宿藏一不穫則流離安危繫之且討蝗縱不能盡不愈於養以遺患乎帝然之黃門監盧懷慎曰凡天災安可以人力制也且殺蟲多必戾和氣願公思之崇曰昔楚王吞蛭而厥疾瘳叔敖斷蛇福乃降今蝗幸可驅若縱之穀且盡如百姓何殺蟲救人禍歸於崇不以諉公也蝗害訖息（新唐書姚崇傳）

段思恭漢祖建國授左補闕隱帝時蝗詔徧祈山川思恭上言救過有罪議獄緩刑苟獄訟平允則災害不生望令諸州速決重刑無致淹濫必召和氣從之（宋史段思恭傳）

王禹偁拜左司諫知制誥京城旱禹偁疏云一穀不收謂之饉五穀不收謂之饑饉則大夫以下皆損其祿饑則盡無祿廩食而已今旱雲未霑宿麥未茁既無積蓄民饑可憂望下詔直云君臣之間政教有闕自乘輿服御下至百官奉料非宿衛軍士邊庭將帥悉第減之上答天譴下厭人心俟雨足復故臣朝行中家最貧奉最薄亦願首減奉以贖耗蠹之咎外則停歲市之物內則罷工巧之伎近城掘土侵冢墓者瘞之外州配隸之衆非贓盜者釋之然後以古者猛虎渡河飛蝗越境之事戒敕州縣官吏其餘軍民刑政之弊非臣所知者望委宰臣裁議頒行但感人心必召和氣（宋史王禹偁傳）

許奕權禮部侍郎兼侍講夏旱詔求言奕言當以實意行實政活民於死不可責償于禱祠之間而已也蝗至都城然後下禮寺講酺祭孰非王土顧及境而懼倘不至輦下則終不以為災乎（宋史許奕傳）

楊雲翼爲禮部尚書兼侍讀哀宗以河南旱詔遣官理冤獄而不及陝西雲翼言天地人通爲一體今人一支受病則四體爲之不寧豈可專治受病之處而置其餘哉朝廷是之（金史楊雲翼傳）

鄭子聃改侍御史京畿旱詔子聃決囚遂澍雨人以比顏眞卿（金史鄭子聃傳）

拜住拜中書左丞相延祐間朔漠大風雪羊馬駝畜盡死人民流散以子女鬻人爲奴婢拜住以與王根本之地其民宜加賑䘏請立宗仁衛總之命縣官贖置衛中以遂生養（元史拜住傳）

趙孟頫遷集賢直學士是歲地震北京尤甚地陷黑沙水涌出人死傷數十萬帝深憂之時駐蹕龍虎臺遣阿剌渾撒里馳還召集賢翰林兩院官詢致災之由先是桑哥遣忻都及王濟等理算天下錢糧已徵入數百萬未徵者尚數千萬害民

特甚民不聊生自殺者相屬逃山林者則發兵捕之皆莫敢
沮其事孟頫與阿剌渾撒里甚善勸令奏帝赦天下盡與蠲
除庶幾天變可弭阿剌渾撒里入奏如孟頫所言帝從之詔
草已具桑哥怒謂必非帝意孟頫曰凡錢糧未徵者其人死
亾已盡何所從取非及是時除免之他日言事者倘以失陷
錢糧數千萬歸咎尚書省豈不爲丞相深累耶桑哥悟民始
獲蘇（元史趙孟頫傳）

救荒

樊準遷御史中丞永平之初連年水旱災異郡國多被飢困準
上疏曰臣聞傳曰飢而不損茲曰太厭災水春秋穀梁傳曰

五穀不登謂之大侵大侵之禮百官備而不製羣神禱而不
祠由是言之調和陰陽寔在儉節朝廷雖勞心元元事從省
約而在職之吏尚未奉承夫建化致理由近及遠故詩曰京
師翼翼四方是則今可先令太官尚方考功上林池籞諸官
實減無事之物五府調省中都官吏京師作者如此則化及
四方人勞省息伏見被災之郡百姓凋殘恐非賑給所能勝
贍雖有其名終無其實可依征和元年故事遣使持節慰安
尤困乏者徙置荆揚孰郡既省轉運之費且令百姓各安其
所今雖有西屯之役宜先東州之急如遣使者與二千石隨
事消息悉留富人守其舊土轉尤貧者過所衣食誠父母之

計也願以臣言下公卿平議太后從之悉以公田賦與貧人
卽擢準與議郞呂倉竝守光祿大夫準使冀州倉使兖州準
到部開倉稟食慰安生業流人咸得蘇息還拜鉅鹿太守時
飢荒之餘人庶流迸家戶且盡準課督農桑廣施方略朞年
間穀粟豐賤數十倍（後漢書樊宏傳）

梁商爲大將軍每有飢饉輒載租穀於城門賑與貧餧不宣己
惠（後漢書梁統傳）

沈曇慶位尚書左丞時歲有水旱曇慶議令常平倉以救人急
文帝納其言而事不行（南史沈懷文傳）

長孫平隋開皇三年徵拜度支尚書平見天下州縣多罹水旱

百姓不給奏令人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爲差儲
之閭里以備凶年名曰義倉帝深嘉納自是州里豐衍（北史長孫嵩傳）

戴胄轉尚書右丞遷左丞先是每歲水旱皆以正倉出給無倉
之處就食他州百姓多致饑乏胄上言水旱凶災前聖之所
不免國無九年儲蓄禮經之所明誠今喪亂已後戶口凋殘
每歲納租未實倉廩隨卽出給纔供當年若有災凶將何賑
卹故隋開皇立制天下之人節級輸粟名爲社倉終文皇代
得無饑饉及大業中年國用不足竝取社倉之物以充官費
故至末塗無以支給自王公已下爰及衆庶計所墾田稼穡

頃畝每至秋熟準其苗以理勸課盡令出粟稻麥之鄉亦同此稅各納所在立爲義倉太宗從其議（舊唐書戴胄傳）

李絳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江淮歲儉民荐饑有御史使還奏不爲災帝以語絳答曰方隅皆陛下大臣奏孰不實而御史苟悅陛下耳凡君人者當任大臣無使小臣得以間願出其名顯責之（新唐書李絳傳）

劉思立高宗時爲名御史于時河南北大旱詔遣御史中丞崔謐等分道賑贍思立建言蠶務未畢而遣使撫巡所至不能無勞餞又賑給須立簿最稽出入往返停滯妨廢且廣若無驛處馬須豫集以一馬勞數家今農事待雨與作輟日役破

歲計本欲安存更煩擾之望且責州縣給貸須秋遣使便詔聽罷謐等行（新唐書劉憲傳）

鄭驤爲三司度支判官言京西旱舊禁粟無出國門可且勿禁（宋史鄭驤傳）

吳及擢右正言管勾登聞檢院及言春秋有告糴陛下恩施動植視人如傷然州郡官司各專其民擅造閉糴之令一路饑則鄰路爲之閉糴一郡饑則鄰郡爲之閉糴夫二千石以上所宜同國休戚而坐視流離豈聖朝子育兆民之意哉遂詔鄰州鄰路災傷而輒閉糴論以違制律（宋史吳及傳）

杜衍爲御史中丞議常平法曰歲有豐凶穀有貴賤官以法平之則農有餘利矣今豪商大賈乘時賤收水旱則稽伏而不出冀其翔踴以圖厚利而困吾民也請量州郡遠近戶口衆寡嚴賞罰課責官吏出納無壅增損有宜公糴未充則禁爭糴以規利者糴畢而儲之則察其以供軍爲名而假借者州郡闕母錢願出官帑助之否則勸課之官家至日見亦奚益於事哉（宋史杜衍傳）

范仲淹爲右司諫歲大蝗旱江淮京東滋甚仲淹請遣使循行未報乃請間曰宮掖中半日不食當何如帝惻然乃命仲淹安撫江淮所至開倉振之且禁民淫祀奏蠲廬舒折役茶江東丁口鹽錢（宋史范仲淹傳）

錢暄進少府監權鹽鐵副使暄鈎考諸路逋租兩浙轉運使負課當坐暄上言浙部仍歲饑故租賦不登籍令使者獲罪必亟斂於民民不堪矣神宗卽詔釋之（宋史錢惟演傳）

司馬康爲著作佐郎兼侍講上疏言比年以來旱暵爲虐民多艱食若復一不稔則公私困竭盜賊可乘自古聖賢之君非無水旱惟有以待之則不爲甚害願及今秋熟令州縣廣糴民食所餘悉歸於官今冬來春令流民就食候鄉里豐穰乃還本土凡爲國者一絲一毫皆當愛惜惟於濟民則不宜吝誠能捐數十萬金帛以爲天下大本則天下幸甚（宋史司馬光傳）

范祖禹遷給事中吳中大水詔出米百萬斛緡錢二十萬振救

諫官謂訴災者爲妄乞加驗考祖禹封還其章云國家根本仰給東南今一方赤子呼天赴愬開口仰哺以脫朝夕之急奏災雖小過實正當略而不問若少施懲譴恐後無復敢言者矣（宋史范鎮傳）

王巖叟遷侍御史諸路水災朝廷行振貸戶部限以災傷過七分民戶降四等始許之巖叟言中戶以上蓋亦艱食乞毋問分數等級皆得貸庶幾王澤無間以召至和矣（宋史王巖叟傳）

鄭雍徙右諫議大夫吳中大饑方議振恤以民習欺誕敕本部料檢家至戶到雍言此令一布吏專料民而不救災民皆死於飢今富有四海柰何謹圭撮之濫而輕比屋之死乎哲宗

悟追止之（宋史鄭雍傳）

黃廉爲監察御史裏行建言比年水旱民蒙支貸倚閣之恩今幸歲豐有司悉當舉催久饑初稔累給併償是使民遇豐年而思歉歲也請令諸道以漸督取之（宋史黃廉傳）

賈易爲侍御史蘇軾守杭訴浙西災潦甚若易率其僚楊畏安鼎論軾姑息邀譽眩惑朝聽乞加考實詔下給事中范祖禹封還之以謂正宜闊略不問以活百姓（宋史賈易傳）

王准拜左丞相鎮江饑民彊借菽粟執政請痛懲之准曰令甲饑民罪不至死（宋史王准傳）

紇石烈良弼拜左丞相上問宰臣曰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民不病飢今一二歲不登而人民乏食何也良弼對曰古者地廣人淳崇尚節儉而又惟農是務故蓄積多而無饑饉之患也今地狹民衆又多棄本逐末耕之者少食之者衆故一遇凶歲而民已病矣上深然之於是命有司懲戒荒縱不務生業者（金史紇石烈良弼傳）

侯摯拜尚書右丞河北大飢摯上言曰今河朔饑甚人至相食觀滄等州斗米銀十餘兩殍殣相屬伏見沿河上下許販粟北渡然每石官糴其八彼商人非有濟物之心也所以涉河往來者特利其厚息而已利既無有誰復爲之是雖有濟物之名而實無所渡之物其與不渡何異昔春秋列國各列疆界然晉饑則秦輸之粟及秦饑晉閉之糴千古譏之況今天

下一家河朔之民皆陛下赤子而遣罹兵革尤爲可哀其忍坐視其死而不救歟人心惟危臣恐弄兵之徒得以藉口而起也願止其糴縱民輸販爲便詔尚書省行之（金史侯摯傳）

鐵哥進資善大夫司農桓州飢民鬻子女以爲食鐵哥奏以官帑贖之拜中書平章政事平灤大水鐵哥奏曰散財聚民古之道也今平灤水災不加賑恤民不聊生矣從之從幸晉山饑民相望鐵哥輒發廩賑之既乃陳疏自劾帝稱善不已（元史鐵哥傳）

夾谷之奇爲吏部郎中歲大旱有司議平穀價以遏騰涌之患

丶之奇言莫若省經費輟土木之役庶足召和氣弭災變而有豐稔之期元史夾谷之奇傳

敬儼爲右司郎中旱蝗爲災民多因饑爲盜有司捕治論以眞犯獄既上朝議互有從違儼曰民饑而盜迫於不得已非故爲也且死者不可復生宜在所矜貸用是得減死者甚衆元史敬儼傳

謝讓遷戶部員外郎時東勝雲豐等州民飢乞糴鄰郡憲司懼其販鬻爲利閉其糴事聞于朝讓設法立禁閉糴者有罪三州之民賴以全活者甚衆元史謝讓傳

許有壬爲中書左司員外郎京畿饑有壬請振之同列讓曰子

言固善其如虧國何有壬曰不然民本也不虧民顧豈虧國邪卒白於丞相發糧四十萬斛濟之民賴以活者甚衆元史許有壬傳

理財

戒營求

李絳授翰林學士知制誥會李錡誅憲宗將輦取其貲絳與裴垍諫曰錡僭侈誅求六州之人怨入骨髓今元惡傳首若因取其財恐非遏亂略惠綏困窮者願賜本道代貧民租賦制可新唐書李絳傳

孫祖德遷天章閣待制時三司判官許申因宦官閻文應獻計以藥化鐵成銅可鑄錢裨國用祖德言僞銅法所禁而官自爲是敎民欺也固爭之宋史孫祖德傳

陳俊卿參知政事時四明獻銀鑛將石岧工即禁中鍜之俊卿奏不務帝王之大而屑屑有司之細恐爲有識所窺宋史陳俊卿傳

戒進奉

崔羣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憲宗急於盪寇頗獎聚斂之臣故藩府由是希旨往往捃拾目爲進奉處州刺史苗稷進羨餘錢七千貫羣議以爲違詔受之則失信於天下請却賜本州代貧下租稅時論美之舊唐書崔羣傳

裴耀卿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轉運使置河陰集

津三門倉引天下租繇盟津泝河而西三年積七百萬石省運費三十萬緡或曰以此緡納於上足以明功答曰是謂以國財求寵其可乎敕吏爲和市費新唐書裴耀卿傳

李絳授翰林學士知制誥裴均違詔書獻銀壺甕數百具絳請歸之度支示天下以信帝可奏遷戶部侍郎判本司帝以戶部故有獻而絳獨無有何哉答曰凡方鎮有地則有賦或嗇用度易羨餘以爲獻臣乃爲陛下謹出納烏有羨贏哉若以爲獻是徙東庫物實西庫進宮物結私恩帝瞿然悟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播爲鹽鐵使而事月進絳曰比禁天下正賦外不得有它獻而播妄名羨餘不出祿稟

家貲願悉付有司帝曰善（新唐書李絳傳）

盧坦遷中丞初諸道長吏罷還者取本道錢爲進奉帝因赦令一切禁止而山南節度使柳晟浙西觀察使閻濟美格詔輸獻坦劾奏晟濟美白衣待罪帝諭坦曰二人所獻皆家財朕已許原不可失信坦曰所以布大信者赦令也今二臣違詔陛下柰何以小信失大信乎帝曰朕既受之柰何坦曰出歸有司以明陛下之德帝納之（新唐書盧坦傳）

歸融拜御史中丞湖南觀察使盧周仁以南方屢火取羨錢億萬進京師融劾奏天下一家中外之財皆陛下府庫周仁陳小利假異端公違詔書徇私希恩恐海內效之因緣漁刻生

人受弊罪始周仁請重責還所進代貧民租入詔不從置錢河陰院以虞水旱（新唐書歸崇敬傳）

鄭珣瑜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實爲京兆尹剝下務進奉珣瑜顯詰曰留府緡帛入有素餘者應內度支今進奉乃出何色邪具以對實方幸依違以免（新唐書鄭珣瑜傳）

崔羣遷右補闕翰林學士中書舍人魏博田季安以五千縑助營開業佛祠羣以爲無名之獻不當受有詔却之（新唐書崔羣傳）

錢徽遷中書舍人加承旨憲宗是時內積財圖復河湟然禁無名貢獻而至者不甚却徽懇諫罷之帝密戒後有獻毋入右銀臺門（新唐書錢徽傳）

盧秉進制置發運副使先是發運使多獻餘羨以希恩寵秉言職在董督六路財賦以時上之安得羨今稱羨者率正數也請自是罷獻獨以七十萬緡償三司逋（宋史盧革傳）

沈作賓除寶謨閣學士江西安撫兼知隆興府在郡撙錢二十餘萬緡僚屬請獻諸朝作賓謂平生未嘗獻羨以半歸帥司犒師半隸本府（宋史沈作賓傳）

耶律楚材太宗即位條便宜事言貢獻禮物爲害非輕深宜禁斷帝不允曰彼自願饋獻者聽之楚材曰蠹害之端必由於此（元史耶律楚材傳）

戒積聚

李燮遷河南尹時既以貨賂爲官詔書復橫發錢三億以實西園燮上書陳諫辭義深切帝乃止（後漢書李固傳）

陸贄德宗立召爲翰林學士後涇師急變贄從狩奉天帝播遷府藏委棄衞兵無褚衣天下貢奉稍至乃於行在夾廡署瓊林大盈二庫別藏貢物贄諫以爲瓊林大盈於古無傳舊老皆言開元時貴臣飾巧以求媚建言郡邑賦稅當委有司以制經用其貢獻悉歸天子私有之蕩心侈欲亦終以餌寇今師旅方殷瘡痛呻吟之聲未息遽以珍貢私別庫恐羣下有所觖望請悉出以賜有功令後納貢必歸之有司先給軍賞瓌怪纖麗無得以供是乃散小儲成大儲捐小寶固大寶也

帝悟卽撤其署新唐書陸贄傳

戒用度

陳恕遷禮部侍郎眞宗卽位加戶部命條具中外錢穀以聞恕久不進屢趣之恕曰陛下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臣是以不敢進眞宗嘉之宋史陳恕傳

程琳改三司使出納尤謹禁中有所取輒奏罷之內侍言琳專琳曰三司財賦皆朝廷有也臣爲陛下惜於臣何有帝然之宋史程琳傳

禿堅不花加金紫光祿大夫帖失王廷顯皆同官也帝賜帖失海船禿堅不花曰此軍國之所資上不宜賜下不宜受帝賜

廷顯玉帶廷顯欲取太官羊錢一萬五千緡充其價又執不可於是怨之者衆元史賈昔刺傳

蓋苗拜中書參知政事同知經筵事大臣欲以鈔萬貫與角觝者苗曰諸處告飢不蒙賑恤力戲何功獲此重賞乎元史蓋苗傳

興化

重典籍

楊終受業習春秋拜校書郎終言宣帝博徵羣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方今天下少事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石渠故事永爲後世則於是詔諸儒於白虎觀論考同異焉會終坐事繫獄博士趙博校書郎班固賈逵等以終深曉春秋學多異聞表請之終又上書自訟卽日貰出乃得與於白虎觀焉後漢書楊終傳

蔡邕遷議郎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學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冊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塡塞街陌後漢書蔡邕傳

王允爲司徒董卓遷都關中允悉收斂蘭臺石室圖書祕緯要者以從既至長安皆分別條上又集漢朝舊事所當施用者

一皆奏之經籍具存允有力焉後漢書王允傳

袁渙爲郎中令行御史大夫事渙言於太祖曰今天下大難已除文武並用長久之道也以爲可大收篇籍明先聖之教以易民視聽使海內斐然向風則遠人不服可以文德來之太祖善其言魏志袁渙傳

裴頠遷侍中時天下暫寧頠奏修國學刻石寫經晉書裴秀傳

任昉轉御史中丞祕書監領前軍將軍自齊永元以來祕閣四部篇卷紛雜昉手自讎校由是篇目定焉梁書任昉傳

王泰遷祕書丞齊永元末後宮火延燒祕書圖書散亂殆盡泰爲丞表校定繕寫高祖從之梁書王泰傳

李先遷博士定州大中正太祖問先曰天下何書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先對曰唯有經書三皇五帝治化之典可以補王者神智又問曰天下書籍凡有幾何朕欲集之如何可備對曰伏羲創制帝王相承以至於今世傳國記天文祕緯不可計數陛下誠欲集之嚴制天下諸州郡縣搜索備送主之所好集亦不難太祖於是班制天下經籍稍集（魏書李先傳）

孫惠蔚世宗即位遷祕書丞武邑郡中正惠蔚既入東觀見典籍未周乃上疏曰臣聞聖皇之御世也必幽贊人經參天貳地憲章典故述遵鴻猷故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然則六經百氏圖書祕籍乃承天之正術治

人之貞範是以溫柔疏遠詩書之教恭儉易良禮樂之道爻彖以精微爲神春秋以屬辭爲化故大訓炳於東序藝文光於麟閣斯實太平之樞宗勝殘之要道有國之靈基帝王之盛業安上靖民敦風美俗其在茲乎及秦棄學術禮經泯絶漢興求訪典文載舉先王遺訓燦然復存暨光武撥亂日不暇給而入洛之書二千餘兩魏晉之世尤重典墳收亾集逸九流咸備觀其鳩閱史篇訪購經論紙竹所載略盡無遺臣學闕通儒思不及遠徒循章句片義無立而忝造曲臺廁班祕省忝官承乏唯書是司而觀閣舊典先無定目新故雜糅首尾不全有者累帙數十無者曠年不寫或篇第褫落始末淪殘或文壞字誤謬爛相屬篇目雖多全定者少臣請依前丞臣盧昶所撰甲乙新錄欲裨殘補闕損併有無校練句讀以爲定本次第均寫永爲常式其省先無本者廣加推尋搜求令足然經紀浩博諸子紛綸部帙既多章篇紕繆當非三校書歲月可了今求令四門博士及在京儒生四十人在祕書省專精校考參定字義如蒙聽許則典文允正羣書大集詔許之（魏書孫惠蔚傳）

樊遜假大行臺郎中送吏部詔令校定羣書供皇太子遜與冀州秀才高乾和瀛州秀才馬敬德許散愁韓同寶洛州秀才傅褱德懷州秀才古道子廣平郡孝廉李漢子渤海郡孝廉

鮑長暄陽平郡孝廉景孫前梁州府主簿王九元前開府水曹參軍周子深等十一人同被尚書召共刊定時祕府書籍紕繆者多遜乃議曰按漢中壘校尉劉向受詔校書每一書竟表上輒言臣向書長水校尉臣參書大夫公大常博士書中外書合若干本以相比校然後殺青今所讎校供擬極重出自蘭臺御諸甲館向之故事見存府閣即欲刊定必藉衆本太常卿邢子才太子少傅魏收吏部尚書辛術司農少卿穆子容前黃門郎司馬子瑞故國子祭酒李業興竝是多書之家請牒借本參校得失祕書監尉瑾移尚書都坐凡得別本三千餘卷五經諸史殆無遺闕（北齊書樊遜傳）

寇儁拜祕書監時軍國草創墳典散逸儁始選置令史抄集經籍四部羣書稍得周備周書寇儁傳

柳虯爲丞相府記室虯以史官密書善惡未足懲勸乃上疏曰古者人君立史官非但記事而已蓋所以爲監誡也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彰善癉惡以樹風聲故南史抗節表崔杼之罪董狐書法明趙盾之愆是知直筆於朝其來久矣而漢魏已還密爲記注徒聞後世無益當時非所謂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者也且著述之人密書其事縱能直筆人莫之知何止物生橫議亦自異端互起故班固致受金之名陳壽有求米之論著漢魏者非一氏造晉史者至數家後代紛紜

莫知准的伏惟陛下則天稽古勞心庶政開誹謗之路納忠讜之言諸史官記事者請皆當朝顯言其狀然後付之史閣庶令是非明著得失無隱使聞善者日修有過者知懼敢以愚管輕冒上聞乞以瞽言訪之衆議事遂施行周書柳虯傳

牛宏開皇初授散騎常侍祕書監宏以典籍遺逸上表請開獻書之路曰昔周德既衰舊經紊棄孔子以大聖之才開素王之業憲章祖述制禮刊詩正五始而修春秋闡十翼而宏易道及秦皇馭宇吞滅諸侯先王墳籍掃地皆盡此則書之一厄也漢興建藏書之策置校書之官至孝成之代遣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父子讎校篇籍漢之典文於斯爲盛及王莽之末並從焚燼此則書之二厄也光武嗣興尤重經誥未及下車先求文雅至肅宗親臨講肄和帝數幸書林其蘭臺石室鴻都東觀祕牒塡委更倍於前及孝獻移都吏人擾亂圖書縑帛皆取爲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燔蕩此則書之三厄也魏文代漢更集經典皆藏在祕書內外三閣遣祕書郎鄭默刪定舊文論者美其朱紫有別晉氏承之文籍尤廣晉祕書監荀勗定魏內經更著新簿屬劉石憑陵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永嘉之後寇竊競興其建國立家雖傳名號憲章禮樂寂滅無聞劉裕平姚收其圖籍五經子史纔四千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並

歸江左宋祕書丞王儉依劉氏七略撰爲七志梁人阮孝緒亦爲七錄總其書數三萬餘卷及侯景度江破滅梁室祕省經籍雖從兵火其文德殿內書史宛然猶存蕭繹據有江陵遣將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送荊州及周師入郢繹悉焚之於外城所收十纔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後魏爰自幽方遷宅伊洛日不暇給經籍闕如周氏創基關右戎車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萬卷高氏據有山東初亦採訪驗其本目殘闕猶多及東夏初平獲其經史四部重雜三萬餘卷所益舊書五千而已今御出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部帙之間仍有殘缺此梁之

舊目止有其半至於陰陽河洛之篇醫方圖譜之說彌復爲少臣以經書自仲尼迄今數遭五厄興集之期屬膺聖代今祕藏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須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若猥發明詔兼開購賞則異典必致觀閣斯積上納之於是下詔獻書一卷賚縑一疋一二年間篇籍稍備（北史牛宏傳）

魏徵遷祕書監徵以喪亂之後典章紛雜奏引學者校定四部書數年之間祕府圖籍粲然畢備（舊唐書魏徵傳）

令狐德棻遷祕書丞德棻嘗言於高祖曰竊見近代已來多無正史梁陳及齊猶有文籍至周隋遭大業離亂多有遺闕當

今耳目猶接尙有可憑如更十數年後恐事跡湮沒陛下既受禪於隋復承周氏歷數國家二祖功業並在周時如文史不存何以貽鑑今古如臣愚見並請修之高祖然其奏下詔修魏周隋梁齊陳史歷數年不能就貞觀三年太宗復勅修周齊梁陳隋史武德已來創修撰之源自德棻始也（舊唐書令狐德棻傳）

姚璹遷文昌左丞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自永徽以後左右史雖得對仗承旨仗下後謀議皆不預聞璹以爲帝王謨訓不可暫無紀述若不宣自宰相史官無從得書乃表請仗下所言軍國政要宰相一人專知撰錄號爲時政記每月封送史館宰相之撰時政記自璹始也（舊唐書姚璹傳）

李元紘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銀青光祿大夫先是左庶子吳兢舊任史官撰唐書一百卷唐春秋三十卷其書未成以丁憂罷職至是上疏請終其功有詔特令就集賢院修成其書及張說致仕又令在家修史元紘奏曰國史者記人君善惡國政損益一字褒貶千載稱之前賢所難事匪容易今張說在家修史吳兢又在集賢撰錄遂令國之文典散在數處且太宗別置史館在於禁中所以重其職而祕其事也望勅說等就史館參詳撰錄則典冊有憑舊章不墜矣從之乃詔說及吳兢並在史館修撰（舊唐書李元紘傳）

馬懷素開元初遷祕書監兼昭文館學士爲侍讀是時祕書省典籍散落條疏無敘懷素上疏曰南齊已前墳籍舊編王儉七志已後著述其數盈多隋志所書亦未詳悉或古書近出前志闕而未編或近人相傳浮詞鄙而猶記若無編錄難辯淄澠望括檢近書篇目并前志所遺者續王儉七志藏之祕府上於是召學涉之士國子博士尹知章等分部撰錄并刊正經史（舊唐書馬懷素傳）

褚无量元宗卽位拜左散騎常侍侍讀无量以內庫舊書自高宗代卽藏在宮中漸致遺逸奏請繕寫刊校以宏經籍之道元宗令於東都乾元殿前施架排次大加搜寫廣采天下異

本數年間四部充備仍引公卿已下入殿前令縱觀焉開元六年又勅无量於麗正殿以續前功舊唐書褚无量傳

劉子元本名知幾轉太子中允修國史時侍中韋巨源紀處訥中書令楊再思兵部尚書宗楚客中書侍郎蕭至忠並監修國史知幾以監修者多甚爲國史之弊蕭至忠又嘗責知幾著述無課知幾於是求罷史任奏記於至忠曰僕自策名士伍待罪朝列三爲史臣再入東觀竟不能勒成國典貽彼後來者何哉靜言思之其不可者五也何者古之國史皆出自一家如魯漢之丘明子長晉齊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諸名山未聞藉以衆功方云絕筆唯後漢東觀大集羣儒

而著述無主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譏其不實公理以爲可焚張蔡二子紀之於當代傅范兩家嗤之於後葉今史司取士有倍東京人自以爲荀袁家自稱爲政駿每欲記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故首白可期而汗青無日其不可一也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蘭臺由是史官所修載事爲博原自近古此道不行史臣編錄唯自詢採而左右二史闕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狀求風俗於州郡視聽不該討沿革於臺閣簿籍難見雖使尼父再出猶且成其管窺況限以中才安能遂其博物其不可二也昔董狐之書法也以示於朝南史之書弒也

執簡以往而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門幽居九重欲人不見尋其義者由杜彼顏面防諸請謁故也然今館中作者多士如林皆願長喙無聞齰舌儻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貶言未絕口而朝野具知筆未援毫而搢紳咸誦夫孫盛實錄取嫉權門王韶直書見讎貴族人之情也能無畏乎其不可三也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體統各殊指歸咸別夫尚書之教也以疏通知遠爲主春秋之義也以懲惡勸善爲先史記則退處士而進姦雄漢書則抑忠臣而飾主闕斯並曩賢得失之例良史是非之準作者言之詳矣頃史官注記多取稟監修楊令公則云必須直詞宗尚書則云宜多隱惡十羊九牧其事

難行一國三公適從焉在其不可四也竊以史置監修雖無古式尋其名號可得而言夫言監者蓋總領之義耳如創紀編年則年有斷限草傳敘事則事有豐約或可略而不略或應書而不書此失刊削之例也屬詞比事勞逸宜均揮鉛奮墨勤墮須等某表某篇付之此職某紀某傳歸之此官此銓配之理也斯並宜明立科條審定區域儻人思自勉則書可立成今監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無遵奉用使爭學苟且務相推避坐變炎涼徒延歲月其不可五也凡此不可其流實多一言以蔽三隅自反而時談物議焉得笑僕編次無聞者哉比者伏見明公每汲汲於勸誘勤勤於課績或云擬稽

事重努力用心或云歲序已淹何時輟手竊以綱維不舉而督課徒勤雖威以刺骨之刑勗以懸金之賞終不可得也語曰陳力就列不能則止僕所以比者布懷知己歷詆羣公屢辭載筆之官願罷記言之職者正謂此耳當今朝號得人國稱多士蓬山之下良直差肩芸閣之中英奇接武僕既功虧刻鵠筆未獲麟徒殫太官之膳虛索長安之米乞以本職還其舊居多謝簡書請避賢路惟明公足下哀而許之至忠惜其才不許解史任知幾又著史通子二十卷備論史策之體太子右庶子徐堅深重其書嘗云居史職者宜置此書於座右知幾開元初遷左散騎常侍修史貶授安州都督府別駕

子元掌知國史首尾二十餘年多所撰述甚爲當時所稱禮部尙書鄭惟忠嘗問子元曰自古已來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對曰史才須有三長世無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夫有學而無才亦猶有良田百頃黃金滿籯而使愚者營生終不能致於貨殖者矣如有才而無學亦猶思兼匠石巧若公輸而家無楩柟斧斤終不果成其宮室者矣猶須好是正直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所以知懼此則爲虎傅翼善無可加所向無敵者矣脫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敻古以來能應斯目者罕見其人時人以爲知言舊唐書劉子元傳

元行沖拜太子賓客宏文館學士先是祕書監馬懷素集學者續王儉今書七志左散騎常侍褚无量於麗正殿校寫四部書事未就而懷素无量卒詔行沖總代其職於是行沖表請通撰古今書目名爲羣書四錄命學士鄠縣尉毋煚櫟陽尉韋述曹州司法參軍殷踐猷太學助教余欽等分部修檢歲餘書成奏上之舊唐書元行沖傳

蔣乂父將明累遷至左司郎中國子司業集賢殿學士副知院事乂博通羣籍父在集賢時以兵亂之後圖籍溷雜乃白執政請攜乂入院令整比之宰相張鎰見而奇之乃署爲集賢小職乂編次踰年於亂中勒成部帙得二萬餘卷舊唐書蔣乂傳

魏謩拜諫議大夫兼起居舍人判宏文館事紫宸入閤遣中使

取謩起居注欲視之謩執奏曰自古置史官書事以明鑒誡陛下但爲善事勿畏臣不書如陛下所行錯忤臣縱不書天下之人書之臣以陛下爲文皇帝陛下比臣如褚遂良帝又曰我嘗取觀之謩曰由史官不守職分臣豈敢陷陛下爲非法陛下一覽之後自此書事須有迴避如此善惡不直非史也遺後代何以取信乃止舊唐書魏謩傳

令狐德棻武德初爲祕書丞方是時大亂後經籍亾散祕書湮缺德棻始請帝重購求天下遺書置吏補錄不數年圖典略備新唐書令狐德棻傳

褚遂良遷諫議大夫兼知起居事帝曰卿記起居大抵人君得

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善惡必記戒人主不爲非法未聞天子自觀史也帝曰朕有不善卿必記邪對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載筆君舉必書劉洎曰使遂良不記天下之人亦記之矣（新唐書褚遂良傳）

鄭覃授司空覃以經籍刓繆博士陋淺不能正建言願與鉅學鴻生共力讎刊準漢舊事鐫石太學示萬世法詔可覃乃表周墀崔球張次宗孔温業等是正其文刻于石（新唐書鄭珣瑜傳）

李翺爲國子博士史館修撰常謂史官紀事不得實乃建言大氏人之行非大善大惡暴于世者皆訪于人人不周知故取行狀謚牒然其爲狀者皆故吏門生苟言虛美溺于文而忘

其理臣請指事載功則賢不肖易見如言魏徵但記其諫爭語足以爲直言段秀實但記倒用司農印追逆兵笏擊朱泚足以爲忠烈不者願敕考功太常史館勿受如此可以傳信後世矣詔可（新唐書李翺傳）

朱子奢轉諫議大夫宏文館學士帝嘗詔起居紀錄臧否朕欲見之以知得失若何子奢曰陛下所舉無過事雖見無嫌然以此開後世史官之禍可懼也史官全身畏死則悠悠千載尚有聞乎（新唐書朱子奢傳）

李穀進位司空門下侍郎監修國史穀以史氏所述本於起居注喪亂以來遂廢其職上言請令端明樞密直學士編記言

動爲内廷日歷以付史官（宋史李穀傳）

畢士安爲翰林學士詔選官校勘三國志晉唐書或有言兩晉事多鄙惡不可流行者眞宗以語宰相士安曰惡以戒世善以勸後善惡之事春秋備載眞宗然之遂命刊刻（宋史畢士安傳）

吳及擢右正言管勾登聞撿院建請擇館職分校館閣書并求遺書於天下（宋史吳及傳）

謝泌爲殿中丞直史館泌言國家圖書多失次序唐景龍中嘗分經史子集爲四庫命薛稷沈佺期武平一馬懷素分掌望遵復故事遂令直館分典四部以泌知集庫（宋史謝泌傳）

徐勣遷中書舍人修神宗史遷給事中翰林學士國史久不成

勣言神宗正史今更五閏矣未能成書蓋由元祐紹聖史臣好惡不同范祖禹等專主司馬光家藏記事蔡京兄弟純用王安石日錄各爲之說故論議紛然當時輔相之家家藏記錄何得無之臣謂宜盡取用參討是非勒成大典帝然之命勣草詔戒史官俾盡心去取毋使失實（宋史徐勣傳）

袁樞遷太府丞兼國史院編修官分修國史傳章惇家以其同里宛轉請文飾其傳樞曰子厚爲相負國欺君吾爲史官書法不隱寧負鄉人不可負天下後世公議時相趙雄總史事見之歎曰無愧古良史（宋史袁樞傳）

留正擢起居舍人權中書舍人兼太子左諭德正言記注進御

非設官本意乞自今免奏御詔從之（宋史留正傳）

夔機爲太常博士祕書郎請續編中興館閣書目（宋史夔機傳）

崔頤正爲國學直講遷殿中丞判監李至上言本監先校定諸經音疏其間文字訛謬尙多深慮未副仁君好古誨人之意也蓋前所遣官多專經之士或通春秋者未習禮記或習周易者不通尙書至於旁引經史皆非素所傳習以是之故未得周詳伏見國子博士杜鎬直講崔頤正孫奭皆苦心彊學博貫九經問義質疑有所依據望令重加刊正冀除舛謬從之咸平初又有學究劉可名言諸經版本多舛誤眞宗命擢官詳正（宋史崔頤正傳）

耶律孟簡善屬文太康中詣闕上表曰本朝之興幾二百年宜有國史以垂後世乃編耶律曷魯屋質休哥三人行事以進上命置局編修孟簡謂餘官曰史筆天下之大信一言當否百世從之苟無明識好惡徇情則禍不測故左氏司馬遷班固范曄俱罹殃禍可不慎歟（遼史耶律孟簡傳）

石琚拜右丞相修起居注移剌傑上書言朝奏屏人議事史官亦不與聞無由紀錄上以問宰相琚與右丞唐括安禮對曰古者史官天子言動必書以儆戒人君庶幾有畏也周成王剪桐葉爲圭戲封叔虞史佚曰天子不可戲言言則史書之以此知人君言動史官皆得記錄不可避也上曰朕觀貞觀

政要唐太宗與臣下議論始議如何後竟如何此政史臣在側記而書之耳若恐漏泄幾事則擇慎密者任之朝奏屏人議事記注官不避自此始（金史石琚傳）

徒單克寧爲太尉兼左丞相監修國史上問史事奏曰臣聞古者人君不觀史願陛下勿觀上曰朕豈欲觀此深知史事不詳故問之耳（金史徒單克寧傳）

太平進右丞遼金宋三史久未克脩至是太平力贊其事爲總裁官修成之（元史太平傳）

巎巎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知經筵事提調宣文閣崇文監一日進讀司馬光資治通鑑因言國家當及斯時修遼金宋三史歲久恐致闕逸後置局纂修實由巎巎發其端（元史巎巎傳）

董文炳拜參知政事趍臨安宋主㬎降時翰林學士李槃奉詔招宋士至臨安文炳謂之曰國可滅史不可沒宋十六主有天下三百餘年其太史所記具在史館宜悉收以備典禮乃得宋史及諸注記五十餘冊歸之國史院（元史董文炳傳）

王鶚授資善大夫上奏自古帝王得失興廢可考者以有史在也我國家以神武定四方天戈所臨無不臣服者皆出太祖皇帝廟謨雄斷所致若不乘時紀錄竊恐久而遺亾宜置局纂就實錄附修遼金二史（元史王鶚傳）

申屠致遠授太常太祝兼奉禮郎宋平焦友直楊居寬宣慰兩淛舉爲都事首言宋圖籍宜上之朝遷總管府推官西僧楊璉眞加作浮圖于宋故宮欲取高宗所書九經石刻以築基致遠力拒之乃止元史申屠致遠傳

呂思誠擢翰林國史院檢閱官陞編修文宗在奎章閣有旨取國史閱之左右舁匱以往院長貳無敢言思誠在末僚獨跪閣下爭曰國史紀當代人君善惡自古天子無觀閱之者事遂寢元史呂思誠傳

重學校

翟酺遷將作大匠權貴誣酺坐減死歸家初酺之爲大匠上言

孝文皇帝始置五經博士武帝大合天下之書而孝宣論六經於石渠學者滋盛弟子萬數光武初興愍其荒廢起太學博士舍內外講堂諸生橫卷爲海內所集明帝時辟雍始成欲毀太學太尉趙熹以爲太學辟雍皆宜兼存故並傳至今而頃者頹廢至爲園採芻牧之處宜更修繕誘進後學帝從之酺免後遂起太學更開拓房室學者爲酺立碑銘於學云後漢書翟酺傳

鄭餘慶爲太子少師兼判國子祭酒事建言兵興以來學校廢諸生離散今天下承平臣願率文吏月俸百取一以資完葺詔可新唐書鄭餘慶傳

陽城遷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簡孝秀德行升堂上沈酗不率教者皆罷躬講經籍生徒斤斤皆有法度新唐書陽城傳

楊徽之判史館事加修撰因次對上言曰自陛下嗣統鴻圖闡揚文治廢墜修舉儒學嚮臻乃至周巖野以聘隱淪盛科選以來才彥取士之道亦已至矣然擅文章者多超遷明經業者罕殊用向非振舉昌勸專勤師法不傳祖述安在且京師四方之會太學首善之地今五經博士並闕其員非所以崇教化獎人材繇內及外之道也伏望濬發明詔博求通經之

士簡之朝著拔自草萊增置員數分教冑子隨其所業授以本官廩稍且優旌別斯在淹貫之士既蒙厚賞則天下善類知所勸矣無使漢唐專稱得人太宗嘉納之顧謂宰相曰徽之儒雅操履無玷置於館閣宜矣宋史楊徽之傳

張璪同脩起居注時建議武學璪言古之太學舞干習射受成獻功莫不在焉文武之才皆自此出未聞偏習其一者也請無間文武之士一養于太學璪判國子監建增博士弟子員月書季攷歲校以行藝次升略倣周官鄉比之法立齋舍八十二學官之盛近代莫比其議多自璪發之宋史張璪傳

劉摯哲宗卽位擢侍御史初神宗更新學制養士以千數有司

立爲約束過於煩密摯上疏曰學校爲育材首善之地教化所從出非行法之所雖羣居衆聚帥而齊之不可無法亦有禮義存焉先帝體道制法超漢軼唐養士之盛比隆三代然而比以太學屢起獄訟有司緣此造爲法禁煩苛愈於治獄條目多於防盜上下疑貳以求苟免甚可怪者博士諸生禁不相見教諭無所施質問無所從月巡所隸之齋而已齋舍既不一隨經分隸則又易博士兼巡禮齋詩博士兼巡書齋所至備禮請問相與揖諾亦或不交一言而退以防私請以杜賄賂學校如此豈先帝所以造士之意哉治天下者遇人以君子長者之道則下必有君子長者之行而應乎上若以

小人犬彘遇之彼將以小人犬彘自爲而況以此行於學校之間乎願罷其制宋史劉摯傳

陳師錫爲監察御史時詔進士習律師錫言陛下方大闢學校用經術訓迪士類不應以刑名之學亂之夫道德本也刑名末也教之大本人猶趨末況教之以末乎望追寢其制使得悉意本業宋史陳師錫傳

石公弼進殿中侍御史三舍法行士子計等第頗事告訐公弼言設學校者將以仁義漸摩欲人有士君子之行顧使之相告訐非所以建學本意也宋史石公弼傳

高閌爲國子司業時與太學閌奏宜先經術帝曰士習詩賦已久遂能使之通經乎閌曰先王設太學惟講經術而已國初猶循唐制用詩賦神宗始以經術造士遂罷詩賦又慮不足以盡人才乃設詞學一科今宜以經義爲主而加詩賦帝然之閌於是條具以聞其法以六經語孟義爲一場詩賦次之子史論又次之時務策又次之太學課試及郡國科舉盡以此爲法且立郡國士補國學監生之制中興已後學制多閌所建明宋史高閌傳

尙野陞國子博士誨人先經學而後文藝每謂諸生曰學未有得徒事華藻若持錢買水所取有限能自鑿井及泉而汲之不可勝用矣元史尙野傳

吳澄爲司業用程純公學校奏疏胡文定公六學教法朱文公學校貢舉私議約之爲教法四條一曰經學二曰行實三曰文藝四曰治事未及行元史吳澄傳

耶律有尙受業許衡之門衡罷中書左丞除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以教國人之子弟乃奏以門人十二人爲齋長以伴讀有尙其一也衡告免還鄉里朝廷乃以有尙等爲助教嗣領其學事居久之爲詹事院長史自有尙旣去而國學事頗廢廷議以謂非有尙無足以繼衡者除國子司業時學館未建師弟子皆寓居民屋有尙屢以爲言朝廷乃大起學舍始立國子監立監官而增廣弟子員於是有尙陞國子祭酒儒

風爲之丕振辭職復起爲昭文館大學士兼國子祭酒階中奉大夫有尙居國學其立教以義理爲本而省察必眞切以恭敬爲先而踐履必端慤几文詞之小技綴緝雕刻足以破裂聖人之大道者皆屏黜之是以諸生知趨正學崇正道以經術爲尊以躬行爲務悉爲成德達材之士大氐其教法壹遵衡之舊而勤謹有加焉身爲學者師表者數十年海內宗之猶如昔之宗衡也（元史耶律有尙傳）

虞集除博士監祭殿上有劉生者被酒失禮俎豆間集請削其籍大臣有爲劉生謝者集持不可曰國學禮義之所出也此而不治何以爲教仁宗在東宮傳旨諭集勿竟其事集以劉生失禮狀上之移詹事院竟黜劉生仁宗更以集爲賢（元史虞集傳）

王思誠調祕書監丞會國子監諸生相率爲鬨命爲司業思誠召諸生立堂下黜其首爲鬨者二人罰而降齋者七十八人勤者升惰者黜於是更相勉勵（元史王思誠傳）

孛朮魯翀遷集賢直學士兼國子祭酒翀以古者教育有業退必有居舊制弟子員初入學以羊贄所貳之品與羊等翀曰與其饜口腹孰若爲吾黨燥濕寒暑之虞乎命撙集之得錢二萬緡有奇作屋四區以居學者諸生積分六年未及釋褐者翀至皆使就試而官之（元史孛朮魯翀傳）

敦風紀

李諤遷書侍御史諤見禮教彫敝公卿薨亾其愛妾侍婢子孫輒嫁賣之遂成風俗乃上書曰臣聞追遠愼終人德歸厚三年無改方稱爲孝如聞大臣之內有父祖之沒日月未久子孫無賴引其妓妾嫁賣取財有一於此實損風化妾雖微賤親承衣履服斬三年古今通式豈容遽褫衰絰强傅鉛華泣辭靈几之前送付他人之室凡在見者猶致傷心況乎人子能堪斯忍復有朝廷重臣位望通貴平生交舊情若弟兄及其亾沒杳同行路朝聞其死夕規其妾方便求娉以得爲限無廉恥之心棄友朋之義且居家理務可移於官旣不正私何能贊務上覽而嘉之五品已上妻妾不得改醮始於此也（北史李諤傳）

柳彧遷書侍御史彧見近代以來都邑百姓每至正月十五日作角抵戲遞相誇競至於糜費財力上奏請禁絕之曰竊見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鳴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獸面男爲女服倡優雜妓詭狀異形外內共觀曾不相避竭貲破產競此一時盡室并孥無問貴賤男女混雜緇素不分穢行因此而生盜賊由斯而起非益於化實損於人請頒天下並卽禁斷詔可其奏（北史柳彧傳）

韋萬石遷累太常少卿萬石奏太樂博士弟子遭喪者先無宅

業請以卒哭追集侍御史劉思立劾奏萬石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睦親化人莫善於孝所以三年之禮天下通喪今遣音聲人釋服爲樂帶經治音豈以小人不能執禮遂欲約爲非法萬石官太常首紊風化請付吏論罪高宗方委任萬石罷其奏（新唐書韋挺傳）

嚴挺之爲右拾遺睿宗好音律每聽忘勸先天二年正月望夜胡人婆陁請然百千燈因弛門禁又追賜元年酺帝御延喜安福門縱觀晝夜不息閱月未止挺之上疏諫以爲酺者因人所利合醵爲歡也不使靡敝今暴衣冠羅伎樂雜鄭衛之音縱倡優之玩不深戒慎使有司跛倚下人罷劇府縣里閭

課賦苛嚴呼嗟道路貿壞家產營百戲擾方春之業欲同其樂而反遺之患乃陳伍不可誠意忠到帝納焉（新唐書嚴挺之傳）

宗室子晝遷徽猷待制樞密都承旨衢嚴信饒之民生子多不舉子晝請禁絕之（宋史子晝傳）

馬亮爲御史中丞建言士民父祖未葬而析居請自今未葬者毋得輒析（宋史馬亮傳）

吳充知制誥同知諫院言士大夫親沒或藁殯數十年傷敗風化宜限期使葬詔著爲令（宋史吳充傳）

旌道德

諸葛亮初亡所在各求爲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言事者或以爲可聽立廟於成都者後主不從步兵校尉習隆中書郎向充等共上表曰臣聞周人懷召伯之德甘棠爲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像自漢興以來小善小德而圖形立廟者多矣況亮德範遐邇勳蓋季世興王室之不壞實斯人是賴而蒸嘗止於私門廟像闕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今若盡順民心則瀆而無典建之京師又偪宗廟此聖懷所以惟疑也臣愚以爲宜因近其墓立之於沔陽使所親屬以時賜祭凡其臣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崇正禮於是始從之（蜀志諸葛亮傳注）

任希夷遷禮部尚書兼給事中謂周敦頤程顥程頤爲百代絕學之倡乞定議賜謚其後敦頤謚元顥謚純頤謚正皆希夷發之（宋史任希夷傳）

巙巙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知經筵事提調宣文閣崇文監請褒贈唐劉蕡宋邵雍以旌道德正直（元史巙巙傳）

烏古孫良楨爲監察御史言隱士劉因道學經術可比許文正公衡從祀孔子廟庭（元史烏古孫良楨傳）

謹祭祀

丙吉封博陽侯爲丞相吉子顯爲諸曹嘗從祠高廟至夕牲日迺使出取齋衣丞相吉大怒謂其夫人曰宗廟至重而顯不

敬慎亾吾爵者必顯也夫人爲言然後迺已 漢書丙吉傳

周澤爲太常淸潔循行盡敬宗廟常臥病齋宮其妻哀澤老病闚問所苦澤大怒以妻干犯齋禁遂收送詔獄謝罪當世疑其詭激時人爲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 後漢書周澤傳

劉毅遷尚書左僕射毅夙夜在公坐而待旦嘗散齋而疾其妻省之毅便奏加妻罪而請解齋 晉書劉毅傳

蔡興宗拜侍中孝武新年拜陵興宗負璽陪乘及還上欲因以射雉興宗正色曰今致虔園陵情敬兼重從禽猶有餘日請待他辰上大怒遣令下車由是失旨 南史蔡廓傳

姚弈進太子舍人開元中有事五陵有司以鷹犬從弈曰非禮也奏罷之 新唐書姚崇傳

顏復爲太常博士請攷正祀典凡十讖緯曲學汙條陋制道流醮謝術家厭勝之法一切芟去俾大小羣祀盡合聖人之經爲後世法 宋史顏復傳

宋充國知太常禮院會廟饗宿齋其妻遣兩妾至寺充國自劾罷禮院 宋史宋喬年傳

禁邪說

張衡爲太史令初光武善讖及顯宗肅宗因祖述焉自中興之後儒者爭學圖緯兼復附以妖言衡以圖緯虛妄非聖人之法乃上疏曰臣聞聖人明審律歷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雜之以九宮經天驗道本盡於此或觀星辰逆順寒燠所由或察龜策之占巫覡之言其所因者非一術也立言於前有徵於後故智者貴焉謂之讖書讖書始出蓋知之者寡自漢取秦用兵力戰功成業遂可謂大事當此之時莫或稱讖若夏侯勝眭孟之徒以道術立名其所述著無讖一言劉向父子領校祕書閱定九流亦無讖錄成哀之後乃始聞之尙書堯使鯀理洪水九載績用不成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而春秋讖云共工理水凡讖皆云黃帝伐蚩尤而詩讖獨以爲蚩尤敗然後堯受命春秋元命苞中有公輸班與墨翟事見戰國非

春秋時也又言別有益州益州之置在於漢世其名三輔諸陵世數可知至於圖中訖于成帝一卷之書互異數事聖人之言埶無若是殆必虛僞之徒以要世取資往者侍中賈逵摘讖互異三十餘事諸言讖者皆不能說至於王莽篡位漢世大禍八十篇何爲不戒則知圖讖成於哀平之際也且河洛六蓺篇錄已定後人皮傅無所容篡永元中淸河宋景遂以歷紀推言水災而僞稱洞視玉版或者至於弃家業入山林後皆無效而復采前世成事以爲證驗至於永建復統則不能知此皆欺世罔俗以昧埶位情僞較然莫之糾禁且律歷卦候九宮風角數有徵效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譬

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僞不窮也宜收藏圖讖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後漢書張衡傳）

傳弈遷太史令上疏請除去釋教曰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書恣其假託故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賦演其妖書述其邪法僞啟三塗謬張六道恐嚇愚夫詐欺庸品凡百黎庶通識者稀不察根源信其矯詐乃追既往之罪虛規將來之福布施一錢希萬倍之報持齋一日冀百日之糧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科禁輕犯憲章其有造作惡逆身墜刑綱方乃獄中禮佛口誦佛經晝夜忘疲

規免其罪且生死壽夭由於自然刑德威福關之人主乃謂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矯詐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爲害政良可悲矣案書云惟辟作福威惟辟玉食臣有作福作威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降自犧農至于漢魏皆無佛法君明臣忠祚長年久漢明帝假託夢想始立胡神西域桑門自傳其法西晉以上國有嚴科不許中國之人輒行髡髮之事洎于苻石羌胡亂華主庸臣佞政虐祚短皆由佛教致災也梁武齊襄足爲明鏡昔褒姒一女妖惑幽王尚致亾國況天下僧尼數盈十萬翦刻繒綵裝束泥人而爲厭魅迷惑萬姓者乎今之僧尼請令疋配卽成十萬餘戶產育男女十年長養一紀教訓自然益國可以足兵四海免蠶食之殃百姓知威福所在則妖惑之風自革淳朴之化還興且古今忠諫鮮不及禍竊見齊朝章仇子他上表言僧尼徒衆糜損國家寺塔奢侈虛費金帛爲諸僧附會宰相對朝讒毀諸尼依託妃主潛行謗讟子他竟被囚執刑於都市及周武平齊制封其墓臣雖不敏竊慕其蹤又上疏十一首詞甚切直高祖付羣官詳議唯太僕卿張道源稱弈奏合理中書令蕭瑀與之爭論曰佛聖人也弈爲此議非聖人者無法請寘嚴刑弈曰禮本於事親終於奉上此則忠孝之理著臣子之行成而佛踰城出家逃背其父以疋夫而

抗天子以繼體而悖所親蕭瑀非出於空桑乃遵無父之教臣聞非孝者無親其瑀之謂矣瑀不能荅但合掌曰地獄所設正爲是人高祖將從弈言會傳位而止太宗常臨朝謂弈曰佛道元妙聖迹可師且報應顯然屢有徵驗卿獨不悟其理何也弈對曰佛是胡中桀黠欺誑夷狄初止西域漸流中國遵尚其教皆是邪僻小人模寫莊老元言文飾妖幻之教耳於百姓無補於國家有害太宗頗然之（舊唐書傅弈傳）

裴度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兼平章事復輔政汴宋觀察使令狐楚言亳州聖水出飲者疾輒愈度判曰妖由人興水不自作命在所禁塞（新唐書裴度傳）

田仁會遷右金吾將軍有女巫傳鬼道惑衆自言能活死人市里尊神仁會劾徙于邊（新唐書田仁會傳）

劉㵎爲右正言請禁民棄父母事佛老者（宋史劉溫叟傳）

阿沙不花拜平章政事錄軍國重事兼廣武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有以左道惑衆者諸世臣大家多信趨之竟寘于法（元史阿沙不花傳）

廿二史言行略卷二十七終

廿二史言行略卷二十八

長洲彭元瑞輯

輔國門

用人

寬薦舉

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夜掃齊相舍人門外相舍人怪之以爲物而伺之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爲子掃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爲舍人一爲參御言事參以爲賢言之齊悼惠王召見拜爲內史（史記齊悼惠王世家）

韓安國爲御史大夫貪嗜於財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己者也舉壺遂臧固郅他皆天下名士士亦以此稱慕之（史記韓長孺傳）

雋不疑治春秋爲郡文學進退必以禮名聞州郡武帝末郡國盜賊羣起暴勝之爲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督課郡國東至海以軍興誅不從命者威振州郡勝之素聞不疑賢至勃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櫑具劍佩環玦褒衣博帶盛服至門上謁門下欲使解劍不疑曰劍者君子武備所以衛身不可解請退吏白勝之勝之開閤延請望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躧履起迎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瀕聞暴公子威名舊矣今乃承顏接辭凡爲吏

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祿勝之知不疑非庸人敬納其戒深接以禮意問當世所施行門下諸從事皆州郡選吏側聽不疑莫不驚駭至昏夜罷去勝之遂表薦不疑徵詣公車拜爲青州刺史（漢書雋不疑傳）

匡衡調補平原文學學者多上書薦衡經明當世少雙令爲文學就官京師後進皆欲從衡平原衡不宜在遠方事下太子太傅蕭望之少府梁邱賀問衡對詩諸大義其對深美望之奏衡經學精習說有師道可觀覽宣帝不甚用儒遣衡歸官而皇太子見衡對私善之會宣帝崩元帝初卽位樂陵侯史高以外屬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前將軍蕭望之爲

副望之名儒有師傅舊恩天子任之多所貢薦高充位而已與望之有隙長安令楊興說高曰將軍以親戚輔政貴重於天下無二然衆庶論議令問休譽不專在將軍者何也彼誠有所聞也以將軍之莫府海內莫不卬望而所舉不過私門賓客乳母子弟人情忽不自知然一夫竊議語流天下夫富貴在身而列士不譽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古人病其若此故卑體勞心以求賢爲務傳曰以賢難得之故因曰事不待賢以食難得之故而曰飽不待食惑之甚者也平原文學匡衡材智有餘經學絶倫但以無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將軍誠召置莫府學士歙然歸仁與參事議觀其所有貢之朝廷必爲國器以此顯示衆庶名流於世高然其言辟衡爲議曹史薦衡於上（漢書匡衡傳）

朱邑爲大司農是時張敞爲膠東相與邑書曰明主游心太古廣延茂士此誠忠臣竭思之時也直敞遠守劇郡馭於繩墨匈臆約結固亾奇也雖有亦安所施足下以清明之德掌周稷之業猶飢者甘糟糠穰歲餘粱肉何則有亾之勢異也昔陳平雖賢須魏倩而後進韓信雖奇賴蕭公而後信故事各達其時之英俊若必伊尹呂望而後薦之則此人不因足下而進矣邑感敞言貢薦賢士大夫多得其助者（漢書朱邑傳）

陰興爲黃門侍郎守期門僕射與張宗鮮于裒不相好知其有

用猶稱所長而達之興領侍中興素與從兄嵩不相能然敬其威重興疾病帝親臨問以政事及羣臣能不興頓首曰臣愚不足以知之然伏見議郎席廣謁者陰嵩並經行明深踰於公卿興沒後帝思其言遂擢廣爲光祿勳嵩爲中郎將（後漢書陰識傳）

樂恢爲功曹同郡楊政數衆毀恢後舉政子爲孝廉由是鄉里歸之（後漢書樂恢傳）

种暠始爲縣門下史時河南尹田歆外甥王諶名知人歆謂之曰今當舉六孝廉多得貴戚書命不宜相違欲自用一名士以報國家爾助我求之明日諶送客於大陽郭遥見暠異之

還白歆曰爲君得孝廉矣近洛陽門下史也歆笑曰當得山澤隱滯迺洛陽吏邪諶曰山澤不必有異士異士不必在山澤歆卽召畧於庭辯詰職事畧辭對有序歆甚知之召署主簿遂舉孝廉（後漢書种暠傳）

孔融辟司徒楊賜府河南尹何進當遷爲大將軍楊賜遣融奉謁賀進不時通融卽奪謁還府投劾而去河南官屬恥之私遣劒客欲追殺融客有言於進曰孔文舉有重名將軍若造怨此人則四方之士引領而去矣不如因而禮之可以示廣於天下進然之旣拜而辟融舉高第爲侍御史（後漢書孔融傳）

陸遜孫權以爲帳下右部督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民人愁擾所在遜後詣都言次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若遜復毀式以亂聖聽不可長也權曰此誠長者之事顧人不能爲耳（吳志陸遜傳）

胡母輔之爲中庶子常過河南門下飲河南騶王子博箕坐其傍輔之叱使取火子博曰我卒也惟不乏吾事則已安復爲人使輔之因就與語嘆曰吾不及也薦之河南尹樂廣廣召見甚悅之擢爲功曹（晉書胡母輔之傳）

光逸爲門亭長迎新令至京師胡母輔之與荀邃共詣令家望見逸謂邃曰彼似奇才便呼上車與談良久果俊器令怪客不入吏白與光逸語令大怒除逸名斥遣之後舉孝廉爲州

從事棄官投輔之輔之時爲太傅越從事中郎薦逸于越越以門寒而不召越後因閑宴責輔之無所舉薦輔之曰前舉光逸公以非世家不召非不舉也越卽辟焉書到郡縣皆以爲誤審知是逸乃備禮遣之（晉書光逸傳）

房堅遷司空諮議齊州大中正高祖臨朝令諸州中正各舉所知堅與幽州中正陽尼各舉其子高祖曰昔有一祁名垂往史今有二奚當聞來牒（魏書房法壽傳）

徐摛幼好學及長徧覽經史屬文好爲新變不拘舊體晉安王綱出戍石頭武帝謂周捨曰爲我求一人文學俱長兼有行者欲令與晉安游處捨曰臣外弟徐摛形質陋小若不勝衣而堪此選帝曰必有仲宣之才亦不簡貌乃以摛爲侍讀（南史徐摛傳）

劉慧斐起家梁安成王法曹行參軍兄慧鏡安成內史慧鏡子曇淨解褐安成王國左常侍父卒於郡曇淨奔喪不食飲者累日絶而又蘇每哭輒嘔血服闋因毀成疾會有詔士姓各舉四科慧斐舉以應孝行武帝用爲海寧令（南史劉慧斐傳）

蘇綽少好學博覽羣書從兄讓爲汾州刺史周帝餞于都門外臨別謂曰卿家子弟之中誰可任用者讓因薦綽周文乃召爲行臺郎中（北史蘇綽傳）

崔渙元宗西狩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肅宗立赴行

在時京師未復舉選不至詔湊爲江淮宣諭選補使收采遺
逸不以親故自嫌常曰抑才虞謗吾不忍爲新唐書崔元暐傳
裴垍遷中書舍人李吉甫始執政以情謂垍曰吾落魄遠裔更
十年始相天子比日人物吾懵不及知且宰相職當進賢任
能君精鑒爲我言之垍即崖略疏三十許人吉甫籍以薦于
朝天下翕然稱得人新唐書裴垍傳
王延拜中書舍人權知貢舉吏部尙書盧文紀與故相崔協有
隙是時協子頎方舉進士文紀謂延曰吾嘗譽子于朝貢舉
選士當求實効無以虛名取人昔有越人善泅生子方晬其
毋浮之水上人怪而問之則曰其父善泅子必能之若是可

乎延退而笑曰盧公之言爲崔協也恨其父遂及其子邪明
年選頎甲科人皆稱其公五代史王延傳
郭贊舉進士中首薦擢著作佐郎右贊善大夫知貢舉拜中書
舍人復知貢舉贊初充賦有聲邑人同在籍中者忌之潛加
構毀自是連上不中選洎贊再知貢舉邑人子以明經充薦
詔下日悔泣而去贊聞之命其所親召還慰諭俾就舉遂預
薦中第宋史郭贊傳
楊察歷江南東路轉運使察在部專以舉官爲急務人或議之
察曰此按察職也苟掎拾羨餘則俗吏之能何必我哉宋史楊察
傳
胡宿爲觀文殿學士知杭州以太子少師致仕宿從子宗愈爲
光祿丞宿得請杭州英宗問子弟誰可繼者以宗愈對召試
學士院宋史胡宿傳
吳擇仁知大鹿縣中貴人譚稹奴犯法按致於理稹羞恚造譖
徽宗召戶部郞中宋喬年往鞫喬年伉吏也疾驅至候者惶
遽入白擇仁著衣冠坐廡下喬年慮囚擿隱剔抉胥庾出入
不能得毫毛罪乃歸傳舍擇仁上謁喬年迎笑曰所以來爲
察君罪顧乃得一奇士吾今薦君矣居數日召詣闕擢熙河
路轉運判官宋史吳中復傳
王希呂佐漕江西嘗作拳石記以示僚屬一幕官舉筆塗數字

舉坐駭愕希呂覽之喜其不阿薦之宋史王希呂傳
黃度遷寶謨閣直學士度以人物爲已任推挽不休每曰無以
報國惟有此耳宋史黃度傳
程元鳳守少保觀文殿大學士有嘗遭元鳳論列者其後見其
可用更薦拔之每曰前日之彈劾成其才也今日之擢用盡
其才也宋史程元鳳傳
蕭兀納魁偉簡重善騎射淸寧初兄圖獨以事入見帝問族人
可用者圖獨以兀納對補祗候郞君遼史蕭兀納傳
嚴薦舉
陰與爲黃門侍郞守期門僕射友人張汜杜禽與興厚善以爲

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爲言 後漢書陰識傳
楊震爲太尉帝舅大鴻臚耿寶薦中常侍李閏兄於震震不從寶乃自往候震曰李常侍國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寶唯傳上意耳震曰如朝廷欲令三府辟召故宜有尚書敕遂拒不許寶大恨而去皇后兄執金吾閻顯亦薦所親厚於震震又不從司空劉授聞之卽辟此二人旬日中皆見拔擢由是震見怨 後漢書楊震傳
蓋勳拜京兆尹時小黃門京兆高望爲尚藥監倖於皇太子太子因蹇碩屬望子進爲孝廉勳不肯用或曰皇太子副主望其所愛碩帝之寵臣而子違之所謂三怨成府者也勳曰選

賢所以報國也非賢不舉死亦何悔 後漢書蓋勳傳
黃瓊轉太尉梁冀前後所託辟召一無所用雖有善人而爲冀所辟舉者亦不加命 後漢書黃瓊傳
黃琬遷五官中郞將時陳蕃爲光祿勳深相敬待數與議事舊制光祿舉三署郞以高功久次才德尤異者爲茂才四行時權富子弟多以人事得舉而貧約守志者以窮退見遺京師爲之謠曰欲得不能光祿茂才於是琬蕃同心顯用志士平原劉醇河東朱山蜀郡殷參等並以才行蒙舉蕃琬遂爲權富郞所見中傷事下御史中丞王暢侍御史刁韙韙暢素重蕃琬不舉其事而左右復陷以朋黨暢坐左轉議郞而免蕃官琬韙俱禁錮 後漢書黃瓊傳
史弼遷河東太守被一切詔書當舉孝廉弼知多權貴請託乃豫勑斷絕書屬中常侍侯覽果遣諸生齎書請之并求假鹽稅積日不得通生乃說以它事謁弼而因達覽書弼大怒曰太守忝荷重任當選士報國爾何人而僞詐無狀命左右引出楚捶數百府丞掾史十餘人皆諫於庭弼不對遂付安邑獄卽日考殺之 後漢書史弼傳
高湜爲禮部侍郞時士多繇權要干進湜不能裁旣而抵帽于地曰吾決以至公取之得譴固吾分乃取公乘億許棠聶夷中等 新唐書高釴傳

仇悆知明州嘗欲薦一幕官問曰君日費幾何對以十口之家日用二千悆驚曰吾爲郡守費不及此屬僚所費倍之安得不貪遂止 宋史仇悆傳
廖德明遷廣東提舉刑獄鄉人爲主簿德明聞其能薦之有會德明行縣簿感其知己置酒延之悉假富人觴豆甚盛德明怒曰一主簿乃若是侈耶必貪也於是追還薦章 宋史廖德明傳
符惟忠提點開封府界縣鎮公事開封主簿樂詰宰相王曾外孫也或風使薦之惟忠不從曰詰無善狀安可以勢使我旣而詰果以贓敗 宋史符惟忠傳
劉秉忠世祖在潛邸秉忠留藩邸世祖卽位拜光祿大夫位太

保參預中書省事秉忠弟秉恕好讀書明理學秉忠事世祖以薦士自任嫌於私親獨不及秉恕左右以聞召見遂同侍潛邸（元史劉秉忠傳）

虞集除奎章閣侍書學士龔伯璲以才俊爲馬祖常所喜祖常爲御史中丞伯璲游其門祖常亟稱之欲集爲薦引集不可曰是子雖小有才然非遠器亦恐不得令終祖常猶未以爲然一日邀集過其家設宴酒半出薦牘求集署集固拒之祖常不樂而罷伯璲後以用事敗殺其身世乃服集知人（元史虞集傳）

寬選試

李揆拜中書舍人兼禮部侍郎揆嘗以主司取士多不考實徒峻其隄防索其書策殊未知藝不至者文史之囿亦不能摛詞深昧求賢之意也其試進士文章請於庭中設五經諸史及切韻本於床而引貢士謂之曰大國選士但務得才經籍在此請恣尋檢由是數月之間美聲上聞（舊唐書李揆傳）

韋貫之改吏部員外郎策賢良之士貫之與戶部侍郎楊於陵左司郎中鄭敬都官郎中李益同爲考策官貫之奏居上第者三人言實指切時病不顧忌諱雖同考策者皆難其詞直貫之獨署其奏黜巴州刺史（舊唐書韋貫之傳）

姜晦爲吏部侍郎主選曹史嘗請託爲姦前領選者周棘扈藩撿室內外猶不禁至晦悉除之示無防限然處事精明私相屬諉罪輒得皆以爲神始晦革舊示簡廷議恐必敗既而賕路塞而流品有敘衆乃伏（新唐書姜晦傳）

盧承慶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初承慶典選校百官考有坐漕舟溺者承慶以失所載考中下以示其人無愠也更曰非力所及考中中亦不喜承慶嘉之曰寵辱不驚考中上其能著人善類此（新唐書盧承慶傳）

韋陟遷禮部侍郎陟於鑒裁尤長故事取人以一日試爲高下陟許自通所工先䌷其能試之已乃程考由是無遺材（新唐書韋安石傳）

鮑防進禮部侍郎貞元元年策賢良方正世美防知人時比歲旱策問陰陽祲沴穆質對漢故事免三公卜式請亨宏羊指當時輔政者右司郎中獨孤愐欲下質防不許曰使上聞所未聞不亦善乎卒置質高第（新唐書鮑防傳）

和凝舉進士天成中拜殿中侍御史累遷主客員外郎知制誥翰林學士知貢舉是時進士多浮薄喜爲諠譁以動主司主司每放牓則圍之以棘閉省門絕人出入以爲常凝徹棘開門而士皆肅然無譁所取皆一時之秀稱爲得人（五代史和凝傳）

竇貞固遷禮部尚書知貢舉舊制進士夜試繼以三燭長興二年改令晝試貞固以晝晷短難盡士材奏復夜試擇士平允

時論稱之（宋史竇貞固傳）

慎從吉拜右諫議大夫判吏部銓初選人試判多籍地而坐從吉以公錢市筵席給之（宋史慎知禮傳）

宋敏求除龍圖閣直學士嘗建言河北陝西河東舉子性朴茂而辭藻不工故登第者少請令轉運使擇薦有行藝材武者特官之使人材參用而士有可進之路（宋史宋綬傳）

韓維知開封府兼侍讀學士充羣牧使考試制舉人孔文仲對策入等以切直罷歸維言陛下毋謂文仲爲一賤士黜之何損臣恐賢俊解體忠良結舌阿諛苟合者將窺隙而進爲禍不細（宋史韓維傳）

司馬光修起居注判禮部同知諫院蘇轍荅制策切直考官胡宿將黜之光言轍有愛君憂國之心不宜黜詔寘末級（宋史司馬光傳）

蘇轍爲右司諫司馬光以王安石私設詩書新義考試天下士欲改科舉別爲新格轍言進士來年秋試日月無幾而議不時決詩賦雖小技比次聲律用功不淺至於治經誦讀講解尤不輕易要之來年皆未可施行乞來年科場一切如舊惟經義兼取注疏及諸家論議或出己見不專用王氏學仍罷律義令舉人知有定論一意爲學以待選試然後徐議元祐五年以後科舉格式未爲晚也（宋史蘇轍傳）

孫固領銀臺司孔文仲對制策忤時政報罷固言陛下以名求士而士以實應今反遏之何哉今謂文仲之言以惑天下臣恐天下不惑文仲之言以文仲之黜爲惑也（宋史孫固傳）

李常拜御史中丞兼侍讀加龍圖閣直學士論取士請分詩賦經義爲兩科以盡所長（宋史李常傳）

葉衡除樞密都承旨李垕應賢良方正對策近訐直入第四等衡奏陛下赦其狂而取其忠足以顯容諫之盛乃賜垕制科出身（宋史葉衡傳）

謝深甫中進士第調崑山丞爲浙漕考官一時士望皆在選中司業鄭伯熊曰文士世不乏求巨眼如深甫者實鮮深甫曰

文章有氣骨如太山喬嶽可望而知以是得之（宋史謝深甫傳）

李廌以學問稱鄉里謁蘇軾於黃州贄文求知軾謂其筆墨瀾翻有飛砂走石之勢拊其背曰子之才萬人敵也抗之以高節莫之能禦矣廌再拜受教益閉門讀書又數年再見軾軾閱其所著歎曰張耒秦觀之流也鄉舉試禮部軾典貢舉遺之賦詩以自責呂大防歎曰有司試藝乃失此奇才耶軾與范祖禹謀曰廌雖在山林其文有錦衣玉食氣棄奇寶於路隅昔人所歎我曹得無意哉將同薦諸朝未幾相繼去國不果（宋史李廌傳）

李晏爲翰林直學士世宗御後閣召晏讀新進士所對策至縣

令闕員取之何道上曰朕夙夜思此未知所出晏對曰臣伏念久矣但無路不敢言今幸待罪侍從得承大問願竭所知上曰然則何如對曰國朝設科取士始分南北兩選北選百人南選百五十人合二百五十人詞賦經義入仕之人既多所以縣令未嘗闕員其後南北通選止設詞賦一科每舉限取六七十人入仕之人既少縣令闕員蓋由此也上以爲然詔後取人毋限以數（金史李晏傳）

陳顥爲集賢大學士歐陽元爲國子祭酒與顥同考試國子伴讀每出一卷顥必拾而觀之苟得其片言善即以寘選列爲之色喜元歎曰陳公之心蓋篤於仁而踰於厚者眞可使鄙

夫寬薄夫敦矣（元史陳顥傳）

嚴選試

左雄遷尚書令上言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宰民宣協風敎若其面牆則無所施用孔子曰四十不惑禮稱强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副之端門練其虛實以觀異能以美風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異行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於是班下郡國明年有廣陵孝廉徐淑年未及舉臺郎疑而詰之對曰詔書曰有如顏回子奇不拘年齒是故本郡以臣充選郎不能屈雄詰之曰昔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邪淑無以對乃譴却郡於是濟陰太守胡廣等十餘人皆坐謬舉免黜唯汝南陳蕃潁川李膺下邳陳球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舉察選淸平多得其人（後漢書左雄傳）

黃瓊遷尚書令瓊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爲四科事竟施行又雄前議舉吏先試之於公府又覆之於端門後尚書張盛奏除此科瓊復上言覆試之作將以澄洗淸濁覈實虛濫不宜改革帝乃止（後漢書黃瓊傳）

華歆爲司徒三府議舉孝廉本以德行不復限以試經歆以爲喪亂以來六籍墮廢當務存立以崇王道夫制法者所以經

盛衰今聽孝廉不以經試恐學業遂從此而廢若有秀異可特徵用患於無其人何患不得哉帝從其言（魏志華歆傳）

和洽爲丞相掾屬時毛玠崔琰並以忠淸幹事其選用先尚儉節洽言曰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以一節儉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節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議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淸長吏過營形容不飾衣裘敝壞者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汙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餐以入官寺夫立敎觀俗貴處中庸爲可繼也今崇一概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爲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敎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僞矣（魏志和洽傳）

李諤遷書侍御史諤以時文體尙輕薄流宕忘反上書曰臣聞古先哲王之化人也必變其視聽防其嗜慾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爲訓人之本詩書禮易爲道義之門故能家復孝慈人知禮讓正俗調風莫大於此其有上書獻賦制誄鐫銘皆以褒德序賢明勳證理苟非懲勸義不徒然降及後代風教漸落魏之三祖更尙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詠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

之路既開愛尙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游總丱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嘗入耳以傲誕爲清虛以緣情爲勳績指儒素爲古拙用詞賦爲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爲用也損本逐末流徧華壤遞相師祖久而愈扇及大隋受命聖道聿興屏黜浮詞遏止華僞自非懷經抱質志道依仁不得引預搢紳參廁纓冕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豔付所司推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道莫不鑽仰墳素棄絕華綺擇先王之令典行大道於茲世如聞外州遠縣仍踵弊風選吏舉人未遵典則宗黨稱孝鄉曲歸仁學必典謨交不苟合則擯落私門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逐俗隨時作輕薄之篇章結朋黨而求譽則選充吏職舉送天朝蓋由縣令刺史未行風教猶挾私情不存公道臣既忝憲司職當糾察若聞風即劾恐挂網者多請勒有司普加搜訪有如此者具狀送臺（北史李諤傳）

高郢拜禮部侍郎時應進士舉者多務朋游馳逐聲名每歲冬州府薦送後唯追讌集罕肄其業郢性剛正尤嫉其風既領職拒絕請託雖同列通熟無敢言者志在經藝專考程試凡掌貢部三歲進幽獨抑浮華朋濫之風翕然一變（舊唐書高郢傳）

李栖筠擢給事中是時楊綰以進士不鄉舉但試辭賦浮文非取士之實請置五經秀才科詔羣臣議栖筠與賈至李廙以綰所言爲是（新唐書李栖筠傳）

張昌齡舉進士與王公治齊名皆爲考功員外郎王師旦所絀太宗問其故荅曰昌齡等華而少實其文浮靡非令器也取之則後生勸慕亂陛下風雅帝然之（新唐書張昌齡傳）

王旦爲景靈宮朝脩使遷司空李迪賀邊有時名舉進士迪以賦落韻邊以當仁不讓于師論以師爲衆與註疏異皆不預主文奏乞收試旦曰迪雖犯不考然出於不意其過可略邊特立異說將令後生務爲穿鑿漸不可長遂收迪而黜邊（宋史

王旦傳

楊察爲右正言知制誥權判禮部貢院時上封者請罷有司糊名考士及變文格使爲放軼以饗唐體察以謂防禁一潰則奔競復起且文無今昔惟以體要爲宗若肆其澶漫亦非唐氏科選之法前議遂寢宋史楊察傳

歐陽脩遷翰林學士知嘉祐二年貢舉時士子尚爲險怪奇澀之文號太學體脩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輒黜畢事向之囂薄者伺脩出聚譟於馬首街邏不能制然場屋之習從是遂變宋史歐陽脩傳

劉敞糾察在京刑獄蜀人龍昌期著書傳經以詭僻惑衆文彥

博薦諸朝賜五品服敞與歐陽脩俱曰昌期違古畔道學非而博王制之所必誅未使即少正卯之刑已幸矣又何賞焉乞追還詔書毋使有識之士窺朝廷深淺昌期聞之懼不敢受賜宋史劉敞傳

王靖歷主管北京御史臺請復明經科加試貢士以策觀其所學稍變聲律之習宋史王素傳

呂公著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科舉罷詞賦專用王安石經義且雜以釋氏之說凡士子自一語上非新義不得用學者至不誦正經唯竊安石之書以干進精熟者輒上第故科舉益弊公著始令禁主司不得出題老莊書舉子不得以申

韓佛書爲學經義參用古今諸儒說毋得專取王氏宋史呂公著傳

劉摯遷門下侍郎摯與同列奏事論人才摯曰人才難得能否不一性忠實而才識有餘上也才識不足而忠實有餘次也有才而難保可藉以集事又其次也懷邪觀望隨時勢改變此小人也終不可用哲宗及宣仁后曰卿常能如此用人國家何憂宋史劉摯傳

上官均爲監察御史議者請兼用詩賦取士宰相遂欲廢經義均言經術以理爲主而所根者本也詩賦以文爲工而所逐者末也今不計本末而欲襲詩賦之敝未見其爲得也均拜左正言又奏罷詩賦專以經術取士宋史上官均傳

虞允文權知黎州渠州召對論士風之弊以文章進必抑其輕浮以言語進必黜其巧僞以政事進必去其苛刻庶可任重致遠宋史虞允文傳

曾從龍權刑部尚書知貢舉疏奏國家以科目網羅天下之英雋義以觀其通經賦以觀其博古論以觀其識策以觀其才異時謀王斷國皆繇此其選比來循習成風文氣不振學不務秪柢辭不尚體要涉獵未精議論疏陋綴緝雖繁氣象萎薾願下臣此章風厲中外澄源正本莫甚於斯詔從之宋史曾從龍傳

陳靖爲御史臺推勘官時御試進士多擢文先就者爲高等士

皆習浮華尙敏速請以文付考官第甲乙俟唱名或果知名士卽寘上科宋史陳靖傳

唐括安禮拜平章政事授世襲謀克安禮嘗議科目言于上曰臣觀近日士人不以策論爲意今若詩賦策論各場考試文理俱優者爲中選以時務策觀其器識庶得人也上曰卿等議之金史唐括安禮傳

李仲略授翰林直學士因命充經義讀卷官上問曰有司以謂經義不若詞賦罷之何如仲略奏曰經乃聖人之書明經所以適用非詞賦比乞自今以經義進士爲考試官庶得碩學之士上可其奏金史李仲略傳

趙秉文拜禮部尙書兼侍讀學士知集賢院事知貢舉坐取進士盧亞重用韻削兩階因請致仕金自泰和大安以來科舉之文其弊益甚蓋有司惟守格法所取之文卑陋陳腐苟合程度而已稍涉奇峭卽遭黜落於是文風大衰貞祐初秉文爲省試得李獻能賦雖格律稍疏而詞藻頗麗擢爲第一舉人遂大喧譟愬於臺省以爲趙公大壞文格且作詩謗之久之方息俄而獻能復中宏詞入翰林而秉文竟以是得罪金史趙秉文傳

許有壬爲中書左司員外郎國學舊法每以積分次第貢以出官執政用監丞張起巖議欲廢之而以推擇德行爲務有壬折之曰積分雖未盡善然可得博學能文之士若曰惟德行之擇其名固佳恐皆厚貌深情專意外飾或懵不能識丁矣議久不決陞右司郎中其事遂行元史許有壬傳

寬任使

蕭何爲相國素不與曹參相能及何病孝惠自臨視相國病因問曰君卽百歲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如主孝惠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史記蕭相國世家

霍光爲大司馬大將軍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尙符璽郎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漢書霍光傳

薛宣爲左馮翊頻陽縣北當上郡西河爲數郡湊多盜賊其令平陵薛恭本縣孝者功次稍遷未嘗治民職不辦而粟邑縣小辟在山中民謹樸易治令鉅鹿尹賞久郡用事吏爲樓煩長舉茂材遷在粟宣卽以令奏賞與恭換縣二人視事數月而兩縣皆治宣因移書勞勉之曰昔孟公綽優於趙魏而不宜滕薛故或以德顯或以功舉君子之道焉可憮也屬縣各有賢君馮翊垂拱蒙成願勉所職卒功業漢書薛宣傳

陳遵爲京兆史遵放縱不拘操行著名字爲後進冠入公府公府掾史率皆羸車小馬不上鮮明而遵獨極輿馬衣服之好門外車騎交錯又日出醉歸曹事數廢西曹以故事適之侍

曹輒詣寺舍白遵曰陳卿今日以某事適遵曰滿百乃相開
故事有百適者斥滿百西曹白請斥大司徒馬宮大儒優士
又重遵謂西曹此人大度士柰何以小文責之迺舉遵能治
三輔劇縣補郁夷令漢書陳遵傳
杜密遷太山太守北海相行春到高密縣見鄭元爲鄉佐知其
異器卽召署郡職遂遣就學後漢書杜密傳
龐統先主領荆州統以從事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吳將魯
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
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於先主先主見與善譚大器
之以爲治中從事親待亞於諸葛亮遂與亮並爲軍師中郎

將蜀志龐統傳
蔣琬除廣都長先主嘗因游觀奄至廣都見琬衆事不理時又
沈醉先主大怒將加罪戮軍師將軍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
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爲政以安民爲本不以脩飾爲先願
主公重加察之先主雅敬亮乃不加罪但免官而已琬後爲
大司馬蜀志蔣琬傳
郭奕遷雍州刺史鷹揚將軍時亭長李含有俊才而門寒爲豪
族所排奕用爲別駕含後果有名位時以奕爲知人晉書郭奕傳
吾彥出自寒微有文武才幹身長八尺手格猛獸膂力絕羣仕
吳爲通江吏時將軍薛珝杖節南征軍容甚盛彥觀之慨然

而歎初爲小將給吳大司馬陸抗抗奇其勇略將拔用之患
衆情不允乃會諸將密使人陽狂拔刀跳躍而來坐上諸將
皆懼而走唯彥不動舉几禦之衆服其勇乃擢用焉稍遷建
平太守晉書吾彥傳
桓彝遷中書郎尚書吏部郎以疾去職嘗過輿縣縣宰東海徐
寧通朗博涉彝遇之欣然停留累日結交而別先是庾亮每
屬彝覓一佳吏部及至都謂亮曰爲卿得一吏部矣亮問所
在彝曰人所應有而不必有人所應無而不必無徐寧眞海
岱淸士因爲敘之卽遷吏部郎竟歷顯職晉書桓彝傳
桓沖遷都督江荆梁益寧交廣七州揚州之義成雍州之京兆

司州之河東軍事領護南蠻校尉荆州刺史持節將軍侍中
領江州沖命處士南陽劉驎之爲長史驎之不屈親往迎之
禮之甚厚又辟處士長沙鄧粲爲別駕備禮盡恭粲感其好
賢乃起應命晉書桓彝傳
謝元爲征西將軍桓豁司馬領南郡相監北征諸軍事時苻堅
强盛邊境數被侵寇朝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鎭禦北方者元
叔父安乃以元應舉中書郎郗超雖素與元不善聞而歎之
曰安違衆舉親明也元必不負舉才也時咸以爲不然超曰
吾嘗與元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間亦得其任所以
知之於是徵還拜建武將軍兗州刺史領廣陵相監江北諸

軍事元與賊大戰破之晉書謝安傳
樊遜假大行臺郎中送吏部詔尚書開東西二省官選所司策
問遜爲當時第一左僕射楊愔辟遜爲其府佐遜辭曰門族
寒陋訪第必不成乞補員外司馬督愔曰才高不依常例特
奏用之北齊書樊遜傳
蔡大寶少孤而篤學不倦善屬文初以明經對策第一解褐武
陵王國左常侍嘗以書干僕射徐勉大爲勉所賞異乃令與
其子遊處所有墳籍盡以給之遂博覽羣書學無不綜蕭詧
初出第勉仍薦大寶爲侍讀兼掌記室周書蕭詧傳
張邵領南郡相元嘉五年轉征虜將軍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

加都督初王華與邵不和及華參要親舊爲之危心邵曰子
陵方宏至公豈以私隙害正義是任也華實舉之南史張邵傳
邱寂之年十七爲州西曹兼直主簿刺史王或行夜還前驅已
至而寂之不肯開門曰不奉墨旨或方於車中爲教然後開
或歎曰不意郅君章近在閤下即轉爲主簿南史傅琰傳
劉仁軌拜帶方州刺史擢爲大司憲仁軌嘗爲御史袁異式所
劾慢辱之脅使引決及拜大司憲異式尚在臺不自安因醉
以情自解仁軌持觴曰所不與公者有如此觴後既執政薦
爲司元大夫新唐書劉仁軌傳
狄仁傑除內史子光嗣聖曆初爲司府丞武后詔宰相各舉尚

書郎一人仁傑薦光嗣由是拜地官員外郎以稱職聞后曰
祁奚內舉果得人新唐書狄仁傑傳
韋思謙及進士第累調應城令負殿不得進官吏部尚書高季
輔曰予始得此一人豈以小疵棄大德邪擢監察御史新唐書韋思謙傳
韋恒開元初爲碭山令政寬惠吏民愛之天子東巡州縣供張
皆鞭扑趣辦恒不立威而事給姑子御史中丞宇文融薦恒
有經濟才讓以其位擢殿中侍御史新唐書韋思謙傳
陸元方子象先舉制科高第爲揚州參軍事時吉頊與元方同
爲吏部侍郎頊擢象先爲洛陽尉元方不肯當頊曰爲官擇

人豈以吏部子廢至公邪卒以授新唐書陸元方傳
張東之爲荆州大都督府長史武后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士
用之仁傑曰陛下求文章資歷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
文士齷齪不足與成天下務哉后曰然仁傑曰荆州長史張
東之雖老宰相材也用之必盡節於國即召爲洛州司馬它
日又求人仁傑曰臣嘗薦張東之未用也后曰遷之矣曰臣
薦宰相而爲司馬非用也新唐書張東之傳
張嘉貞以五經舉補平鄉尉坐事免長安中御史張循憲使河
東事有未決病之問吏曰若頗知有佳客乎吏以嘉貞對循
憲召見咨以事嘉貞條析理分莫不洗然循憲大驚試命草

奏皆意所未及它日武后以爲能循憲對皆嘉貞所爲因請以官讓后曰朕寧無一官自進賢邪召嘉貞拜監察御史擢循憲司勳郎中醻其得人 新唐書張嘉貞傳

崔祐甫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改中書侍郎祐甫薦舉惟其人不自疑畏推至公以行未踰年除吏幾八百員莫不諧允帝嘗謂曰人言卿擬官多親舊何邪對曰陛下令臣進擬庶官夫進擬者必悉其才行如不與聞知何由得其實帝以爲然 新唐書崔祐甫傳

趙憬擢水部員外郎湖南觀察使李承表憬自副承卒遂代之賓參罷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從門下侍郎其鎮

湖南也令狐峘崔儆並爲部刺史不守法憬以正彈治之皆遣客暴憬失於朝及爲相乃擢儆自大理卿爲尚書右丞峘方貶衢州別駕引爲吉州刺史人以爲賢 新唐書趙憬傳

盧坦拜宣歙池觀察使初劉闢壻蘇彊坐誅彊兄宏宦晉州自免去人莫敢用者坦奏宏有才行其弟從闢時距三千里宜不通謀今坐廢非用人意因請署判官帝曰使彊不誅尚錄其材況彼兄邪 新唐書盧坦傳

呂元膺拜鄂岳觀察使嘗夜登城守者不許左右曰中丞也對曰夜不可辨乃還明日擢守者爲大將 新唐書呂元膺傳

許孟容弟季同遷兵部郎中孟容爲禮部侍郎徙季同京兆少尹時京兆尹元義方出爲鄜坊觀察使奏劾宰相李絳與季同舉進士爲同年才數月輒徙帝以問絳絳曰進士明經歲大抵百人吏部得官至千人私謂爲同年本非親與舊也今季同以兄嫌徙少尹豈臣所助邪且忠臣事君不以私害公設有才雖親舊當白用避嫌不用乃臣下身謀非天子用人意帝然之 新唐書許孟容傳

韋貫之遷長安丞永貞時爲監察御史舉其弟纁自代爲右補闕纁代爲御史議者不謂之私 新唐書韋貫之傳

高元裕授翰林侍講學士莊恪太子立兼賓客進御史中丞元裕自侍講爲中丞文宗難其代元裕表言兄少逸才可任因以命之世榮其遷 新唐書高元裕傳

曹彬拜樞密使被疾上臨問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臣二子材器可取臣若內舉皆堪爲將上問其優劣對曰璨不如瑋李繼遷叛諸將數出無功太宗問彬誰可將者彬曰臣少子瑋可任即召見同知渭州 宋史曹彬傳

呂蒙正授太子太師歸洛上過洛幸其第謂蒙正曰卿諸子孰可用對曰諸子皆不足用有姪夷簡任潁州推官宰相才也夷簡由是見知於上 宋史呂蒙正傳

趙昌言兼御史中丞知審官院有言門資官不宜任親民昌言手疏以才不才在人豈以寒儁世家爲限遂罷其議 宋史趙昌言傳

裴莊權司理掾轉運使雷德驤以威望自任嘗巡按至境官屬皆出迎候莊獨視事本局徐謁道周德驤稱其有守徙權忻州錄事參軍（宋史裴莊傳）

王洙擢侍讀學士兼侍講學士洙言近時選諫官御史凡執政之臣嘗所薦者皆不與選且士之飭身勵行稍爲大臣所知反置而不用甚可惜也（宋史王洙傳）

楊察權御史中丞會詔舉御史建言臺屬供奉殿中巡糾不法必得通古今治亂良直之臣今舉格太密坐細故皆罷不取恐英偉之士或有所遺（宋史楊察傳）

李溥遷奬州團練使遷宮苑使初譙縣尉陳齊論權茶法溥薦齊任京官御史中丞王嗣宗方判吏部銓言齊豪民子不可用眞宗以問執政焉拯對曰若用有材豈限貧富帝曰卿言是也（宋史李溥傳）

吳中復通判潭州御史中丞孫抃薦爲監察御史初不相識也或問之抃曰昔人恥爲呈身御史今豈有識面臺官耶（宋史吳中復傳）

沈起爲監察御史吏部格選吏以贓私絓法無輕重終身不遷起論其情可矜者可限年敘用遂著爲令（宋史沈起傳）

王存以右正言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判太常寺神宗切於用人存請自熙寧以來羣臣緣論事得罪或詿誤被斥而情實納忠非大過者隨材召擢以備官使語合神宗意收拔者甚衆（宋史王存傳）

胡交修遷刑部尚書蜀帥席益既去帝問交修孰可守蜀者對以臣從子世將可用遂以世將爲樞密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世將在蜀五年號爲名帥（宋史胡交修傳）

史浩除太師浩喜薦人才嘗擬陳之茂進職與郡上知之茂嘗毀浩曰卿豈以德報怨耶浩曰臣不知有怨若以爲怨而以德報之是有心也莫濟狀王十朋行事詆浩尤甚浩薦濟掌內制上曰濟非議卿者乎浩曰臣不敢以私害公遂除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待之如初蓋其寬厚類此（宋史史浩傳）

耶律馬六與耶律宏古爲刺血友宏古爲惕隱薦補宿直官（遼史耶律馬六傳）

鐵木兒塔識爲左丞相初伯顏議罷科舉鐵木兒塔識時在參議府訖不署奏牘及入中書乃議復行之徵用處士待以不次之擢或疑爲太優鐵木兒塔識曰隱士無求於朝廷朝廷有求於隱士區區名爵奚足惜哉識者誦之（元史鐵木兒塔識傳）

嚴任使

張釋之文帝拜爲謁者僕射從行登虎圈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文帝曰吏不

當若是邪尉無賴乃詔釋之拜嗇夫爲上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也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斆此嗇夫諜諜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爲口辯而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錯不可不審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嗇夫（史記張釋之馮唐傳）

郭伋爲并州牧過京師謝恩帝卽引見伋因言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帝納之（後漢書郭伋傳）

衞臻爲右僕射典選舉加侍中中護軍蔣濟遺臻書曰漢祖遇亾虜爲上將周武拔漁父爲太師布衣厮養可登王公何必守文試而後用臻荅曰古人遺智慧而任度量須考績而加黜陟今子同牧野於成康喻斷蛇於文景好不經之舉開拔奇之津將使天下馳騁而起矣（魏志衞臻傳）

劉宏爲鎭南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宏表牙門皮初功以初補襄陽太守朝廷以初雖有功襄陽又是名郡名器宜慎不可授初乃以前東平太守夏侯陟爲襄陽太守陟宏之壻也宏下敎曰夫統天下者宜與天下一心化一國者宜與一國爲

任若必姻親然後可用則荆州十郡安得十女壻然後爲政哉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皮初之勳宜見酬報詔聽之（晉書劉宏傳）

王舒子允之舒爲荆州允之隨在西府帝欲令允之仕舒請曰臣子尙少不樂早官帝許隨舒之會稽（晉書王舒傳）

王宏父珣司徒宏弱冠爲會稽王司馬道子驃騎參軍主簿道子欲以爲黃門侍郞珣以其年少固辭（宋書王宏傳）

王惠轉尙書吳興太守少帝卽位以蔡廓爲吏部尙書不肯拜乃以惠代焉惠被召卽拜未嘗接客人有與書求官者得輒聚置閣上及去職印封如初時談者以廓之不拜惠之卽拜雖事異而意同也（宋書王惠傳）

徐陵遷吏部尙書陵以梁末以來選授多失其所於是提舉綱維綜覈名實時有冒進求官諠競不已者陵乃爲書宣示曰自古吏部尙書者品藻人倫簡其才能尋其門冑逐其大小量其官爵梁元帝承侯景之凶荒王太尉接荆州之禍敗爾時喪亂無復典章故使官方窮此紛雜永定之時聖朝草創干戈未息亦無條序府庫空虛賞賜懸乏白銀難得黃札易營權以官階代於錢絹義存撫接無計多少致令員外常侍路上比肩諮議參軍市中無數豈是朝章應其如此今衣冠禮樂日富年華何可猶作舊意非理望也所見諸君多踰本

分猶言太屈未喻高懷若問梁朝朱領軍异亦爲卿相此不踰其本分邪此是天子所拔非關選序梁武帝云世間人言有目色我特不目色范悌宋文帝亦云人世豈無運命每有好官缺輒憶羊元保此則清階顯職不由選也秦有車府令趙高直至丞相漢有高廟令田千秋亦爲丞相此復可爲例邪旣忝衡流應須粉墨所望諸賢深明鄙意自是衆咸服焉（陳書徐陵傳）

蔡凝授寧遠將軍尚書吏部侍郎高宗常謂凝曰我欲用義興主壻錢肅爲黃門郎卿意何如凝正色對曰帝鄉舊戚恩由聖旨則無所復問若格以僉議黃散之職故須人門兼美惟

陛下裁之高宗默然而止（陳書蔡凝傳）

高祐拜祕書令上疏云今之選舉不採識治之優劣專簡年勞之多少斯非盡才之謂宜停此薄藝棄彼朽勞唯才是舉則官方斯穆又勳舊之臣雖年勤可錄而才非撫人者則可加之以爵賞不宜委之以方任所謂王者可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者也高祖善之（魏書高祐傳）

薛琡遷吏部尚書崔亮奏立停年之格不簡人才專問勞舊琡上書言黎元之命繫於長吏若得其人則蘇息任非其器爲患更深若使選曹唯取年勞不簡賢否便義均行雁次若貫魚執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請不依此書奏不報後因引見復見諫曰共治天下本屬百官是以漢朝常令三公大臣舉賢良方正有道直言之士以爲長吏監撫黎元自晉末以來此風遂替今四方初定務在養民臣請依漢氏更立四科令三公貴臣各薦時賢以補郡縣明立條格防其阿黨之端詔下公卿議之事亦寢（北齊書薛琡傳）

柳慶父僧習歷潁川郡守僧習爲潁川郡地接都畿民多豪右將選鄉官皆依倚貴勢競來請託選用未定僧習謂諸子曰權貴請託吾並不用其後欲還皆須有荅汝等各以意爲吾作書也慶乃具書草云下官受委大邦選吏之日有能者進不肖者退此乃朝廷恒典僧習讀書歎曰此兒有意氣丈夫

理當如是即依慶所草以報（周書柳慶傳）

楊公則授湘州刺史天監元年進號平南將軍湘俗單門多以賂求州職公則至皆斷之所辟皆州郡著姓武帝班下諸州以爲法（南史楊公則傳）

呂僧珍拜南兗州刺史從父兄子先以販葱爲業僧珍至乃棄業求州官僧珍曰吾荷國重恩無以報効汝等自有常分豈可妄求叨越當速反葱肆耳（南史呂僧珍傳）

徐勉遷吏部尚書嘗與門人夜集客有虞暠求詹事五官勉正色荅云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故時人服其無私（南史徐勉傳）

盧愷遷小吏部大夫時染工王神歡者以賂自進冢宰宇文護擢爲計部下大夫愷諫曰古者登高能賦可爲大夫求賢審官理須詳愼今神歡出自染工更無殊異徒以家富自通遂與縉紳並列實恐鵜翼之刺聞之外境護竟寢其事（北史盧柔傳）

柳彧遷書侍御史時刺史多任武將類不稱職彧上表曰伏見詔書以上柱國和干子爲杞州刺史其人年垂八十鍾鳴漏盡前在趙州闇於職務政由羣小賄賂公行百姓吁嗟歌謠滿道乃云老禾不早殺餘種穢良田古人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此言各有所能也干子弓馬武用是其所長臨人莅職非其所解如謂優老尚年自可厚賜金帛若令刺舉所損殊

大臣死而後已敢不竭誠上善之干子竟免（北史柳彧傳）

于志寧授散騎常侍行太子左庶子太宗以功臣爲代襲刺史志寧以今古事殊恐非久安之道上疏爭之從志寧所議（舊唐書于志寧傳）

張九齡拜中書舍人車駕東巡行封禪之禮張說自定侍從升中之官多引兩省錄事主書及已之所親攝官而上遂加特進階超授五品初令九齡草詔九齡言於說曰官爵者天下之公器德望爲先勞舊次焉若顚倒衣裳則譏謗起矣今登封需澤千載一遇清流高品不沐殊恩胥吏末班先加章紱但恐制出之後四方失望今進草之際事猶可改唯令公審籌之無貽後悔也說曰事已決矣悠悠之談何足慮也竟不從及制出內外甚咎於說（舊唐書張九齡傳）

權德輿拜禮部尙書平章事與李藩同作相河中節度王鍔來朝貴倖多譽鍔者上將加平章事李藩堅執以爲不可德輿繼奏曰夫平章事非序進而得國朝方鎭帶宰相者蓋有大忠大勳大曆已來又有跋扈難制者不得已而與之今王鍔無大忠勳又非姑息之時欲假此名實恐不可上從之（舊唐書權德輿傳）

許孟容遷給事中浙江東道觀察使裴肅卒以攝副使齊總爲衢州刺史時總爲肅刻下進奉以希恩遽受大郡物議喧然

詔出孟容執奏曰陛下比者以兵戎之地或有不獲已超授者今衢州無他虞齊總無殊績忽此超授羣情驚駭總是浙東判官今詔勅稱權知留後攝都團練副使向來無此勅命便用此詔尤恐不可若總必有可錄陛下須要酬勞卽明書課最超一兩資與改今舉朝之人不知總之功能衢州浙東大郡總自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授之使遐邇不甘兒惡騰口如臣言不切乞陛下暫停此詔密使人聽察必負聖朝無私今齊總詔謹隨狀封進尋有諫官論列乃留中不下德宗召孟容對於延英諭之曰使百執事皆如卿朕何憂也（舊唐書許孟容傳）

韋宏景爲京兆少尹遷給事中劉士經以駙馬交通邪倖穆宗用爲太僕卿宏景與給事薛存慶封還詔書論士經曰伏以司僕正卿位居九列在周之命伯冏其人所以惟月膺名象河稱重漢朝亦以石慶之謹愿陳萬年之行潔皆踐斯職謂之大寮今士經戚里常人班敘散秩以父任將帥家富貲財聲名不在於士林行義無聞於朝野忽長卿寺有瀆官常以親則人物未賢以勳則寵待常厚今叨顯任誠謂謬官傳曰惟名與器不可假人蓋士經之謂臣等職司違失實在守官其劉士經新除太僕卿勑未敢行下穆宗遣宰臣宣諭宏景等固執如前宰臣不得已改衛尉少卿穆宗復遣諭宏景曰士經父昌有邊功士經爲少列十餘年又尙雲安公主宜有加恩朕思賞勞睦親之意竟行前命穆宗怒乃令宏景使安南邕容宣慰時論翕然推重舊唐書韋宏景傳

白居易拜左拾遺上欲加河東王鍔平章事居易諫曰宰相是陛下輔臣非賢良不可當此位鍔誅剝民財以市恩澤不可使四方之人謂陛下得王鍔進奉而與之宰相深無益於聖朝乃止舊唐書白居易傳

裴度授金紫光祿大夫宏文館大學士賜勳上柱國有程异皇甫鎛者姦纖用事二人領度支鹽鐵數貢羨餘錢助帝營造帝又以异鎛平蔡時供饋不乏二人並命拜同平章事度延

英面論曰程异皇甫鎛錢穀吏耳非代天理物之器也陛下徇耳目之欲拔置相位天下人騰口揥舌以爲不可於陛下無益願徐思其宜帝不省納舊唐書裴度傳

李綱拜禮部尙書兼太子詹事帝以舞工安叱奴爲散騎常侍綱諫曰周家均工樂胥不得預士伍雖復妙如師襄才如子野皆繼世不易業故魏武使禰衡擊鼓衡先解朝衣曰不敢以先王法服爲伶人衣齊高緯封曹妙達爲王以安馬駒開府有國家者可爲鑒戒今新造天下開太平之基功臣賞未及徧高才猶伏草茅而先令舞胡鳴玉曳組位五品趨丹地殆非創業垂統貽子孫之道也帝不納新唐書李綱傳

桓彥範爲侍中墨敕以方士鄭普思爲祕書監葉靜能爲國子祭酒彥範執不可帝曰要已用之不可止彥範曰陛下始復位制詔軍國皆用貞觀故事貞觀時以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爲監以孔穎達爲祭酒如普思等方伎猥下安足繼蹤前烈臣恐物議謂陛下官不擇才以天秩加私愛不從新唐書桓彥範傳

張九齡遷中書令范陽節度使張守珪以斬可突于功帝欲以爲侍中九齡曰宰相代天治物有其人然後授不可以賞功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帝曰假其名若何對曰名器不可假也有如平東北二虜陛下何以加之遂止又將以涼州都督牛仙客爲尙書九齡執曰不可尙書古納言唐家多用舊相不

然歷內外貴任妙有德望者爲之仙客河湟一使典耳使班常伯天下其謂何又欲賜實封九齡曰漢法非有功不封唐遵漢法太宗之制也邊將積穀帛繕器械適所職耳陛下必賞之金帛可也獨不宜裂地以封帝怒曰豈以仙客寒士嫌之邪卿固素有門閥哉九齡頓首曰臣荒陬孤生陛下過聽以文學用臣仙客擢胥史目不知書韓信淮陰一壯夫羞絳灌等列陛下必用仙客臣實恥之帝不悅翌日李林甫進曰仙客宰相材也乃不堪尚書邪九齡文吏拘古義失大體帝由是決用仙客不疑九齡旣厭帝旨卒以尚書右丞相罷政事而用仙客（新唐書張九齡傳）

源乾曜爲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進位侍中建言大臣子併求京職俊乂率任外官非平施之道臣三息俱任京師請出二息補外以示自近始詔可乃以子河南參軍弼爲絳州司功太祝絜爲鄭尉詔曰乾曜身率庶寮以讓旣請外其子又復下遷傳不云乎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晉國之人於是大和道之或行仁豈遠哉其令文武官父子昆弟三人在京師者分任於外繇是公卿子弟皆出補（新唐書源乾曜傳）

嚴挺之遷太府卿宰相張九齡雅知之用爲尚書左丞知吏部選李林甫與九齡同輔政戶部侍郎蕭炅林甫所引不知書嘗與挺之言稱蒸嘗伏臘乃爲伏獵挺之白九齡省中而有伏獵侍郎乎乃出炅岐州刺史（新唐書嚴挺之傳）

薛珏爲司農卿是時詔擧堪刺史縣令者且百人延問人間疾苦吏得失取尤通達者什二宰相欲校以文詞珏曰求良吏不可責文學宜以上愛人之本爲心也宰相多其言所用皆稱職（新唐書薛珏傳）

張克勤開成中歷左武衛大將軍有詔賜一子五品官克勤以息幼推與其甥吏部員外郎裴夷直劾曰克勤骫有司法引庇它族開後日賣爵之端不可許詔聽遂著于令（新唐書張孝忠傳）

盧坦李復爲鄭滑節度使表爲判官有善笛者大將等悅之請復請爲重職坦笑曰大將久在軍積勞亟遷乃及右職柰何

自薄欲與吹笛少年同列耶諸將慙遽出就坦謝（新唐書盧坦傳）

柳仲郢爲吏部侍郎改兵部領鹽鐵轉運使有劉習者以藥術進詔署鹽官仲郢以爲醫有本色官若委錢穀名分不正帝悟乃賜縑遣還（新唐書柳公綽傳）

胡証充京西京北巡邊使太和公主降回鶻以檢校工部尚書爲和親使舊制行人有私覿禮縣官不能具召富人子納貲於使而命之官証請儉受省費以絕鬻官之濫（新唐書胡証傳）

鄭餘慶遷吏部尚書醫工崔環者自淮南小將除黃州司馬餘慶執奏諸道散將無功受五品正員開徼幸路不可權者不悅（新唐書鄭餘慶傳）

韋貫之遷禮部員外郎新羅人金忠義以工巧幸擢少府監䕃子補齋郎貫之不與曰是將奉郊廟祠祭階爲守宰者安可以賤工子爲之又劾忠義不宜汙朝籍忠義竟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侍郎帝以段文昌張仲素爲翰林學士貫之謂學士所以備顧問不宜專取辭藝奏罷之（新唐書韋貫之傳）

曹確拜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中書侍郎帝寵伶人李可及擢爲威衞將軍確曰太宗著令文武官六百四十三謂房元齡曰朕設此待天下賢士工商雜流假使技出等夷正當厚給以財不可假以官與賢者比肩立同坐食也文宗欲以樂工尉遲璋爲王府率拾遺竇洵直固爭卒授光州

長史今而位將軍不可帝不聽（新唐書曹確傳）

韋丹爲舍人新羅國君死詔拜司封郎中往弔故事使外國賜州縣十官賣以取貲號私覿官丹曰使外國不足于貲宜上請安有貿官受錢卽具疏所宜費帝命有司與之因著令（新唐書韋丹傳）

邊光範晉天福二年拜太府少卿上書曰臣聞唐太宗有言朕居深宮之中視聽不能及遠所委者惟都督刺史則知此官實繫治亂必須得人今則刺史或因緣世祿或貢奉家財或微立軍功或但循官序實恐撫民無術御吏無方以此牧民而民受其賜鮮矣望遴能吏以蘇民瘼用致升平奏入留中不出（宋史邊光範傳）

張昭遷兵部尚書世宗好拔英俊有自布衣及下位上書言事者多不次進用昭疏諫曰昔唐初劉洎馬周起於徒步太宗擢用爲相其後柳璨朱朴方居下僚昭宗亦加大用此四士者受知於明主然太宗用之而國興昭宗用之而國亾士之難知如此臣願陛下存舊法而用人當以此四士爲鑒戒世宗善之（宋史張昭傳）

李昉加特進司空堯昉子宗訥擢國子監丞雍熙初昉在相位上欲命宗訥爲尚書郎昉懇辭以爲非承平故事止改祕書丞（宋史李昉傳）

呂蒙正拜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先是盧多遜爲相其子雍起家卽授水部員外郎後遂以爲常至是蒙正奏曰臣忝甲科及第釋褐止授九品京官況天下才能老於巖穴不霑寸祿者多矣今臣男始離襁褓此寵命恐罹陰譴乞以臣釋褐時官補之自是宰相子止授九品京官遂爲定制（宋史呂蒙正傳）

裴莊巡撫江南使還言池州興國軍得良吏餘無足稱者且言朝廷所命知州通判率以資考而授至有因循偷安無政術而繼得親民者其素蘊公器有政績者偶緣公坐則黜司冗務眞僞莫辨僥倖滋甚自今望愼選其人勿以資格補授有

政績者加以恩禮（宋史裴莊傳）

李沆加門下侍郎尚書右僕射駙馬都尉石保吉求爲使相眞宗問沆沆曰賞典之行須有所自保吉因緣戚里無攻戰之勞台席之拜恐騰物議他日再三問之執議如初遂止（宋史李沆傳）

高若訥以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王蒙正知蔡州若訥言蒙正起裨販因緣戚里得官向徙彬州物論猶不平今予之大州可乎詔寢其命（宋史高若訥傳）

梅摯進侍御史李用和除宣徽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摯言國初杜審瓊亦帝舅也官止大將軍李繼隆累有戰功晚年

始拜使相祖宗愼名器如此今不宜亟授無功（宋史梅摯傳）

王臻權御史中丞建言三司開封府諸曹參軍及赤縣丞尉率用貴游子弟驕墮不習事請易以孤寒登第更仕官書考無過者爲之（宋史王臻傳）

楊億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時以吏部銓主事前宜黃簿王太沖爲大理丞訐事億以吏之賤不宜任淸秩卽封詔還未幾太沖補外（宋史楊億傳）

范純粹除徽猷閣待制純粹嘗論賣官之濫以爲國法固許進納取官然未嘗聽其理選今西北三路許納三千二百緡買齋郎四千六百緡買供奉職並免試注官夫天下士大夫服勤至於垂死不霑世恩其富民猾商捐錢千萬則可任三子切爲朝廷惜之疏上不聽（宋史范仲淹傳）

韓縝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首相蔡確欲以其屬高遵惠張璡韓宗文爲美官宣仁后以訪縝縝曰遵惠爲太后從父璡者中書郎璪之弟宗文臣姪也今擢用非次則是君臣各私其親何以示天下乃止（宋史韓縝傳）

趙屼爲御史上疏言治平以前大臣不敢援置親黨於要塗子弟多處筦庫甚者不使應科舉與寒士爭進自王安石柄國持內舉不避親之說始以子雱列侍從由是循習爲常資望淺者或居事權繁重之地無出身者或預文字淸切之職今

宜杜絕其源（宋史趙抃傳）

楊繪神宗立召修起居注知制誥知諫院向傳範安撫京東西路繪請易之以杜外戚干進之漸執政曰不然傳範久領郡有政聲故使守鄆非由外戚也帝曰諫官言是斯可窒異日妄求矣曾公亮請以子判登聞鼓院用所厚曾鞏爲史官繪爭曰公亮持國名器視如己物向者公亮官越占民田爲郡守繩治時鞏父易占亦官越深庇之用鞏私也帝爲寢其命（宋史楊繪傳）

石公弼進殿中侍御史言刪定敕令官寺監丞簿等皆以執政近臣子弟爲之未有資考不習政事請一切汰遣以開寒畯

之路（宋史石公弼傳）

朱勝非建炎二年除尚書右丞時宰執蔭補多濫勝非奏舊制宰執子弟例不堂除只就銓注罷政不以罪然後推恩趙普子弟皆作武臣普再相長子授莊宅使范純仁再相子正平有文行竟死選調章惇子援及持皆高科並爲州縣幕職監當惟夏竦子安期累作邊帥授待制直學士王安石薦子雱爲崇政殿說書除待制然安期猶有才幹雱猶有學問至蔡京子六人孫四人鄭居中劉正夫子各一人余深王黼白時中蔡卞鄧洵仁洵武子各一人並列從班宣和末諫官疏謂尚從竹馬之遊已造荷囊之列今不可以不戒（宋史朱勝非傳）

岳飛授少保河南北諸路招討使樞密副使充萬壽觀使飛養子雲年十二從張憲戰多得其力軍中呼曰贏官人飛征伐未嘗不與數立奇功飛輒隱之每戰以手握兩鐵椎重八十斤先諸軍登城攻下隨州又攻破鄧州襄漢平功在第一飛不言逾年銓曹辯之始遷武翼郎楊么平功亦第一又不上張浚廉得其實曰岳侯避寵榮廉則廉矣未得爲公也奏乞推異數飛力辭不受嘗以特旨遷三資飛辭曰士卒冒矢石立奇功始沾一級男雲遽躐崇資何以服眾累表不受潁昌大戰無慮十數出入行陣體被百餘創甲裳爲赤以功遷忠州防禦使飛又辭命帶御器械飛又力辭之（宋史岳飛傳）

呂本中遷中書舍人兼侍講權直學士院初本中與秦檜同爲郎相得甚歡檜既相私有引用本中封還除目檜勉其書行卒不從（宋史呂本中傳）

程元鳳守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元鳳之在政府也一契家子求貳令元鳳謝之曰除授須由資其人累請不許乃以先世爲言元鳳曰先公疇昔相薦者以某粗知恬退故也今子所求躐次豈先大夫意哉矧以國家官爵報私恩某所不敢（宋史程元鳳傳）

鄭寀遷侍御史疏言比年以來舊章寖廢外而諸閫不問勳勞之有無而爵秩皆得以例遷內而侍從不問才業之優劣而

職位皆可以例進執政之歸休田里者與之貼職可也而凡補外者皆授之矣故自公侯以至節度有同序補自書殿以至祕閣錯立周行名器之輕莫此爲甚無功者受賞則何以旌有功之士有罪者假寵則何以服無罪之人矧事變無窮而名器有限使名器常重於上則人心不敢輕視於下非才而冒功者不得覬幸於其間則負慷慨之氣懷功名之願者陛下始可得而鼓舞之矣（宋史鄭寀傳）

蕭護思爲北院樞密使命世預宰相選護思辭曰臣子孫賢否未知得一客省使足矣從之（遼史蕭護思傳）

守道世宗授左諫議大夫內族晏以恩舊拜左丞相守道諫曰

陛下初即位天下略定邊警未息方大有爲之時恐晏非其
材必欲親愛莫若厚與之祿俾勿事事乃授以太尉致仕金史完顏守道傳

董師中擢中丞時西北路招討使宗肅以平章夾谷淸臣薦知
大興府事師中上言宗肅近以贓罪鞫于有司獄未竟不宜
改除上納其言曰朕知之矣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唐虞不
能化天下命復送有司金史董師中傳

承暉爲刑部尙書兼知審官院惠民司都監余里痕都遷織染
署直長承暉駁奏曰痕都以蔭得官別無才能前爲大陽渡
譏察纔八月擢惠民司都監已爲太優依格兩除之後當再

入監差今乃超授隨朝八品職任況痕都乃平章鎰之甥不
能不涉物議上從承暉議召徙單鎰深責之金史承暉傳

孟奎改簽河東南北路按察司事武州刺史上言曰親民之寄
今吏部之選頗輕使武夫計資而得權歸胥吏每縣宜參用
士人使紀綱其事金史孟奎傳

王維翰遷大理卿兼潞王傅同知審官院事新格教坊樂工階
至四品換文武正資服金紫維翰奏伶優賤工衣縉紳之服
非所以尊朝廷也從之金史王維翰傳

朶爾直班拜中書參知政事同知經筵事提調宣文閣有以善
音樂得幸者有旨用爲崇文監丞朶爾直班乞擬一人以閣

帝怒曰選法盡由中書省耶朶爾直班頓首曰用倖人居淸
選臣恐後世議陛下今選它人臣之罪也省臣無與焉帝乃
悅元史朶爾直班傳

自當拜治書侍御史臺臣嘗奏除目文宗以筆塗一人姓名而
綴將作院官閭閭之名自當言閭閭爲人詼諧惟可任教坊
司若以居風紀則臺綱掃地矣文宗乃止元史自當傳

耶律楚材拜中書令楚材當國日久得祿分其親族未嘗私以
官行省劉敏從容言之楚材曰睦親之義但當資以金帛若
使從政而違法吾不能徇私恩也元史耶律楚材傳

王磐遷太常少卿朝廷錄平宋功遷至宰相執政者二十餘人

因議更定官制磐奏疏曰歷代制度有官品有爵號有職位
官爵所以示榮寵職位所以委事權臣下有功有勞隨其大
小酬以官爵有才有能稱其所堪處以職位此人君御下之
術也臣以爲有功者宜加遷散官或賜五等爵號如漢唐封
侯之制可也不宜任以職位元史王磐傳

張珪拜中書平章政事教坊使曹咬住拜禮部尙書珪曰伶人
爲宗伯何以示後世力諫正之元史張珪傳

敬儼拜中書參知政事舊制諸院及寺監得奏除其僚屬者歲
久多冒濫富民或以賂進有至大官者儼以名爵當愼惜會
臺臣亦以爲言乃奏請悉追奪之遂著爲令元史敬儼傳

張思明拜中書參知政事仁宗卽位浮屠妙總統有寵敕中書官其第五品思明執不可帝大怒召見切責之對曰選法天下公器徑路一開來者雜遝故寧違旨獲罪不忍隳祖宗成憲使四方得窺陛下淺深也帝心然其言而業已許之曰卿可姑與之後勿爲例乃爲萬億庫提舉不與散官 元史張思明傳

韓鏞拜監察御史當時由進士入官者僅百之一由吏致位顯要者常十之九帝乃欲以中書參議傅巖起爲吏部尚書鏞上言吏部掌天下銓衡巖起從吏入官烏足盡知天下賢才況尚書秩三品巖起累官四品耳於法亦不得陞創可其奏 元史韓鏞傳

蓋苗拜中書參知政事同知經筵事大臣欲宿衞士悉出爲郡長官俾以養貧苗議曰郡長所以牧民豈養貧之地哉果有不能自存賜之錢可也若任郡寄必擇賢才而後可議遂寢 元史蓋苗傳

成遵遷中書右司郎中時有令輸粟補官有匿其姦罪而入粟得七品雜流者爲怨家所告有司議輸粟例無有過不與之文遵曰賣官鬻爵已非盛典況又賣官與姦淫之人其將何以爲治必奪其勅還其粟著爲令乃可省臣從之 元史成遵傳

重聽納

朱雲爲槐里令廢錮成帝時丞相故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漢書朱雲傳

陳忠拜尚書安帝始親朝事忠薦隱逸直道之士馮良周燮杜根成翊世於是公車禮聘良燮等後連有災異詔舉有道公卿百僚各上封事忠以詔書旣開諫爭慮言事者必多激切或致不能容乃上疏豫通帝意曰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大納切直之謀忠臣盡謇諤之節不畏逆耳之害是以高祖舍周昌桀紂之譬孝文嘉爰盎人豕之議武帝納東方朔宣室之正元帝容薛廣德自刎之切昔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重祿不極諫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公曰善於是下令曰吾欲進善有謁而不通罪至死今明詔崇高宗之德推宋景之誠引咎克躬諮訪

羣吏言事者見杜根成翊世等新蒙表錄顯列二臺必承風
響應爭爲切直若嘉謀異策宜輒納用如其管穴妄有譏刺
雖苦口逆耳不得事實且優游寬容以示聖朝無諱之美若
有道之士對問高者宜垂省覽特遷一等以廣直言之路書
御有詔拜有道高第士沛國施延爲侍中 後漢書陳寵傳
楊震爲太尉有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遂
收考詔獄結以罔上不道震上疏救之曰臣聞堯舜之世諫
鼓謗木立之於朝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則還自敬德所以達
聰明開不諱博採負薪盡極下情也今趙騰所坐激訐謗語
爲罪與手刃犯法有差乞爲虧除全騰之命以誘芻蕘輿人

之言帝不省騰竟伏尸都市 後漢書楊震傳
張晧拜司空時清河趙騰上言災變譏刺朝政章下有司收騰
繫考所引黨輩八十餘人皆以誹謗當伏重法晧上疏諫曰
臣聞堯舜立敢諫之鼓三王樹誹謗之木春秋採善書惡聖
主不罪芻蕘騰等雖干上犯法所言本欲盡忠正諫如當誅
戮天下杜口塞諫爭之源非所以昭德示後也帝乃悟減騰
死罪一等餘皆司寇 後漢書張晧傳
于義進位開府宣帝嗣位政刑日亂義上疏諫時鄭譯劉昉以
恩倖當權謂義不利於已先惡之於帝帝覽表色動謂侍臣
曰于義謗訕朝廷也御正大夫顏之儀進曰古先哲王立誹
謗之木置敢諫之鼓猶懼不聞過于義之言不可罪也帝乃
解 隋書于義傳
長孫無忌以太尉同中書門下三品高宗嘗謂公卿朕開獻書
之路冀有意見可錄將擢用之比者上疏雖多而遂無可採
者無忌對曰陛下即位政化流行條式律令固無遺闕言事
者率其鄙見妄希僥倖至於裨俗益教理當無足可取然須
開此路猶冀時有讜言如或杜絕便恐下情不達 舊唐書長孫無忌傳
魏徵拜特進知門下事太宗嘗嫌上封者衆不近事實欲加黜
責徵奏曰古者立誹謗之木欲聞已過今之封事謗木之流
也陛下思聞得失秖可恣其陳道若所言衷則有益於陛下

若不衷無損於國家太宗曰此言是也並勞而遣之 舊唐書魏徵傳
劉洎攝黃門侍郎加上護軍太宗善持論每與公卿言及古道
必詰難往復洎上書諫曰帝王之與凡庶聖哲之與庸愚上
下相懸擬倫斯絕是知以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至尊
徒思自強不可得也陛下降恩旨假慈顏凝旒以聽其言虛
襟以納其說猶恐羣下未敢對敭況動神機縱天辯飾辭以
折其理援古以排其議欲令凡庶何階應荅臣聞皇天以無
言爲貴聖人以不言爲德老君稱大辯若訥莊生稱至道無
文此皆不欲煩也齊侯讀書輪扁竊笑漢皇慕古長孺陳譏
此亦不欲勞也且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內損形神

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爲累須爲社稷自愛豈爲性好自傷乎竊以今日昇平皆陛下力行所至欲其長久匪由辯博但當忘彼愛憎愼玆取捨每事敦朴無非至公若貞觀之初則可矣至如秦政强辯失人心於自矜魏文宏才虧衆望於虛說此才辯之累較然可知矣伏願略玆雄辯浩然養氣簡彼緗圖淡焉自怡固萬壽於南岳齊百姓於東戶則天下幸甚皇恩斯畢手詔答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致煩多輕物驕人恐由玆道形神心氣非此爲勞今聞讜言虛懷以改洎遷侍中太宗嘗謂侍臣曰夫人臣之對帝王多順旨而不逆甘言以取容朕今發問欲聞己過卿等須言

朕愆失長孫無忌李勣楊師道等咸云陛下聖化致太平臣等不見其失洎對曰陛下化高萬古誠如無忌等言然頃上書人不稱旨者或面加窮詰無不慙退恐非獎進言者之路太宗曰卿言是也當爲卿改之 舊唐書劉洎傳

李遜爲給事中遜以舊制隻日視事對羣臣遜奏論曰事君之義有犯無隱陳誠啟沃不必擇辰今君臣數奏乃候隻日是畢歲臣下覩天顏獻可否能幾何憲宗嘉之乃許不擇時奏對 舊唐書李遜傳

白居易拜左拾遺獻疏言事上頗不悅謂李絳曰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無禮於朕朕實難柰絳對曰居易所以不避死亾之誅事無巨細必言者蓋酬陛下特力拔擢耳非輕言也陛下欲開諫諍之路不宜阻居易言上曰卿言是也繇是多見聽納 舊唐書白居易傳

張嘉貞爲天兵軍使入朝或告其反按無狀帝令坐告者嘉貞辭曰國之重兵利器皆在邊今告者一不當卽罪之臣恐塞言路且爲未來之患昔天子聽政於上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謗今將坐之則後無繇聞天下事遂得減死 新唐書張嘉貞傳

崔羣累遷右補闕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數陳讜言憲宗嘉納因詔學士凡奏議待羣署乃得上羣以禁密之言人人當自陳一爲故事後或有惡直醜正則它學士不得上書矣固讓見

聽 新唐書崔羣傳

張萬福拜右金吾將軍陽城等詣延英門論裴延齡事伏閤不去帝震怒左右懼不測萬福大言曰國有直臣天下無慮矣吾年八十與見盛事徧揖城等勞之天下益重其名 新唐書張萬福傳

張昭改職方員外郞知制誥充使館修撰上言御史彈事諫官月給諫紙從之 宋史張昭傳

高若訥以刑部員外郞兼侍御史知雜事奏三公坐而論道今二府對纔數刻何以盡萬幾宜賜坐從容如唐延英故事 宋史高若訥傳

丁度知太常禮院判吏部南曹舊制監司及藩鎭辭謁皆賜對仁宗初卽位止令附中書樞密奏之度言附奏非所以防壅蔽也（宋史丁度傳）

楊察權御史中丞御史何郯以論事不得實中書問狀察言御史故事許風聞縱所言不當自繫朝廷采擇今以疑似之間遽被詰問臣恐臺諫官畏罪緘默非所以廣言路也（宋史楊察傳）

賈黯遷左正言判三司開拆司時言者或論事亾狀輒戒勵窮詰黯奏諫官御史跡旣疏遠未嘗預聞時政不免採於傳聞一有失言而詰難沮辱隨之非所以開廣言路請如唐太宗用王珪魏徵故事每執政奏事聽諫官一人隨入執政又患

言事官旅進論議上前不肯止乃詔凡欲合班上殿者皆稟中書俟旨黯論以爲今得進見言事者獨諫官御史若然言路將壅陛下不得聞外事矣請如故便皆弗許（宋史賈黯傳）

謝泌爲殿中丞直史館時言事者衆詔閤門非涉僥望乃許受之繇是言路稍壅泌抗疏陳其不可且言邊鄙有事民政未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苟詰而拒之四聰之明將有所蔽願采其可者拒其不可者庶腷腷之情得以上達（宋史謝泌傳）

杜衍爲御史中丞奏言中書樞密古之三事大臣所謂坐而論道者也止隻日對前殿何以盡天下之事宜迭召見賜坐便殿以極獻替可否其他不必親煩陛下也（宋史杜衍傳）

吳奎爲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彭思永論事詔詰所從受奎言御史法許風聞若窮核主名則後誰敢來告以事是自塗其耳目也上爲罷不問（宋史吳奎傳）

蔡襄爲西京留守推官館閣校勘范仲淹以言事去國余靖論救之尹洙請與同貶歐陽修移書責司諫高若訥由是三人者皆坐譴慶歷三年仁宗更用輔相親擢靖修及王素爲諫官命襄知諫院襄喜言路開而慮正人難久立也乃上疏曰朝廷增用諫臣修靖素一日並命朝野相慶然任諫非難聽諫爲難聽諫非難用諫爲難三人忠誠剛正必能盡言臣恐邪人不利必造爲禦之之說其禦之之說不過有三臣請爲

陛下辨之一曰好名夫忠臣引君當道論事唯恐不至若避好名之嫌無所陳則土木之人皆可爲矣二曰好進前世諫者之難激於忠憤遭世昏亂死猶不辭何好進之有近世獎拔太速但久而勿遷雖死是官猶無悔也三曰彰君過諫爭之臣蓋以司過擧耳人主聽而行之足以致從諫之譽何過之能彰至於巧者亦然事難言則喑而不言擇其無所忤者時一發焉猶或不行則退而曰吾嘗論某事矣此之謂好名默默容容無所愧恥躐資累級以挹顯仕此之謂好進君有過失不救之於未然傳之天下後世其事愈不可掩此之謂彰君過願陛下察之毋使有好諫之名而無其實（宋史蔡襄傳）

余靖擢集賢校理范仲淹貶饒州諫官御史莫敢言靖言仲淹以刺譏大臣重加譴謫倘其言未合聖慮在陛下聽與不聽耳安可以爲罪乎汲黯在廷以平津爲多詐張昭論將以魯肅爲粗疎漢皇吳主熟聞譽毀兩用無猜豈損令德陛下自親政以來屢逐言事者恐鉗天下口不可疏入落職監筠州酒稅宋史余靖傳

呂誨遷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上言臺諫者人主之耳目期補益聰明以防壅蔽舊三院御史常有二十員而後益衰減蓋執政者不欲主上聞中外之闕失今臺闕中丞御史五員惟三人在職封章十上報聞者八九諫官二人一他遷

一出使言路壅塞未有如今日之甚者竊爲陛下羞之帝覽奏即命邵必知諫院宋史呂誨傳

朱京擢監察御史時中丞及同僚多罷去京抗疏曰御史假之則重略之則輕今耳目之官屢進屢卻則言者不若靜默爲賢直者不若柔從爲智偷安取容雖得此百數亦何益國邪他日入見帝勞之曰朕覽奏疏所補多矣京風神峻整見者憚之目爲眞御史宋史朱京傳

黃履遷御史中丞時制侍郎以下不許獨對履言陛下博訪萬務雖遠外微官猶令獨對顧於侍從乃弗得願也遂刊其制御史翟思言事有旨詰所自來履諫曰御史以言爲職非有所聞則無以言今乃究其自來則人將懲之臺諫不復有聞矣恐失開言路之意事乃寢履拜尚書右丞曾正言鄒浩以言事貶新州履曰浩以親被拔擢之故敢犯顏納忠陛下遽斥之死地人臣將視以爲戒誰復敢爲陛下論得失乎乞徙善地坐罷知亳州宋史黃履傳

司馬光加資政殿學士哲宗幼沖太皇太后臨政遣使問所當先光請開言路詔榜朝堂而大臣有不悅者設六語云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徼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若此者罰無赦后復命示光光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乃具論其

情改詔行之於是上封者以千數宋史司馬光傳

王巖叟遷侍御史兩省正言久闕巖叟上疏曰國朝倣近古之制諫臣纔至六員方之先王已爲至少今復虛而不除臣所未諭豈以爲治道已淸而無事於言邪人材難稱不若虛其位邪二者皆非臣所望於今日也願趣補其闕多進正人以壯本朝正人進小人自消矣宋史王巖叟傳

王渙之通判衞州入編修兩朝魯衞信錄徽宗立以日食求言渙之用大臣交薦召對因言求言非難聽之難聽之非難察而用之難今國家每下求言之詔而不之報上乃或不然以指陳闕失爲訕上以阿諛佞諂爲尊君以論議趨時爲國是

以可否相濟爲邪說志士仁人知言之無益也不復有言而小人肆爲詭譎可駭之論苟容偷合願陛下虛心公聽言無逆遜唯是之從事無今昔唯當爲貴人無同異唯正是用則人心說治道成天意得矣帝欣然延納（宋史王漢之傳）

上官均遷給事中大學生張寅亮應詔論事得罪屛斥均言寅亮雖不識忌諱然志非懷邪陛下旣招其來又罪其言恐沮多士之氣寅亮得免（宋史上官均傳）

吳表臣遷右正言有請用蔡京王黼之黨者侍御史沈與求乞明指其人顯行黜責執政不悅奪其言職表臣爭曰臺諫爲天子耳目所以防壅蔽杜姦邪若咎其切直而黜之後誰敢言非國家福也請還與求以開言路（宋史吳表臣傳）

曾幾知台州除直祕閣召對幾言士氣久不振陛下欲起之於一朝矯枉者必過直雖有折檻斷鞅牽裾還笏若賣直干譽者願加優容時帝懲秦檜擅權之弊方開言路應詔者衆幾懼有獲戾者先事陳之帝大悅（宋史曾幾傳）

張萬公拜參知政事進士李邦乂者上封事因論世俗侈靡譏涉先朝有司議言者罪上謂宰臣曰昔唐張元素以桀紂比文皇今若方我爲桀紂亦不之罪至於世宗功德豈容譏毀顧問萬公曰卿謂何如萬公曰譏斥先朝固當治罪然舊無此法今宜定立使人知之乃命免邦乂罪惟殿三舉（金史張萬公傳）

李愈爲刑部尚書舊制陳言者漏所言事於人並行科罪仍給告人賞愈言此蓋所以防閑小人也比年以來詔求直言及命朝臣轉對又許外路官言事此皆聖言樂聞忠讜之意請除去舊條以廣言路上嘉納焉（金史李愈傳）

完顏伯嘉改御史中丞充宣差河南提控禮部郎中抹撚胡魯剌以言事忤旨集五品以上官顯責之明日伯嘉諫曰自古帝王莫不欲法堯舜而恥爲桀紂蓋堯舜納諫桀紂拒諫也故曰納諫者昌拒諫者亡胡魯剌所言是無益於身所言不是無損於國陛下廷辱如此獨不欲爲堯舜乎近日言事者語涉謗訕有司當以重典陛下釋之與其釋之以爲恩曷若置之而不問（金史完顏伯嘉傳）

高汝礪爲左諫議大夫時遇奏事臺臣亦令迴避汝礪乃上言國家置諫臣以備侍從蓋欲周知時政以參得失非徒使排行就列而已故唐制凡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閤必遣諫官隨之俾預聞政事冀其有所開說今省臺以下遇朝奏事則一切迴避與諸侍衛之臣旅進旅退殿廷論事初莫得聞及其已行又不詳其始末遂事而諫斯亦難矣顧諫職爲何如哉若曰非材擇人可也豈可置之言責而疎遠若此乞自今以往有司奏事諫官得以預聞庶望少補且修注之職掌記言動俱當一體上從之（金史高汝礪傳）

完顏賽不轉尚書右丞相吏部郎中楊居仁上封事言宰相宜擇人上語大臣曰相府非其人御史諫官當言彼吏曹何與于此尚書左丞顏盞世魯素嫉居仁亦以為僭賽不徐進曰天下有道庶人猶得獻言況在郎官陛下有寬宏之德故不應言者猶言使其言可用則行之不可用不必示臣下也上是之金史賽不傳

阿魯渾薩理兌太史院使為集賢大學士司天劉監丞言阿魯渾薩理在太史院時數言國家災祥事大不敬請下吏治帝大怒以為誹謗大臣當抵罪阿魯渾薩理頓首謝曰臣不佞賴陛下天地含容之德雖萬死莫報然欲致言者罪臣恐自是無為陛下言事者力爭之乃得釋帝曰卿眞長者元史阿魯渾薩理傳

許國禎以醫徵至世祖過飲馬湩得足疾國禎進藥味苦卻不服國禎曰古人有言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已而足疾再作召國禎入視世祖曰不聽汝言果困斯疾對曰良藥苦口既知之矣忠言逆耳願留意焉世祖大悅以七寶馬鞍賜之元史許國禎傳

張思明拜中書參知政事升左丞帝造壽安山寺監察御史觀音保瑣咬兒哈的迷失成珪李謙亨強諫帝震怒殺觀音保瑣咬兒哈的迷失以成珪李謙亨屬吏思明白丞相曰言事御史職也祖宗已來未嘗殺諫臣成李既屬吏當論法丞相乃力言之二人得從輕典元史張思明傳

李稷為監察御史言御史封事須至御前開拆以防壅蔽之患元史李稷傳

重職分

程曉為黃門侍郎時校事放橫曉上疏曰周禮云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春秋傳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愚不得臨賢賤不得臨貴於是並建聖哲樹之風聲明試以功九載考績各脩厥業思不出位故欒書欲拯晉侯其子不聽死人橫於街路邴吉不問上不責非職之功下不務分外之賞吏無兼統之勢民無二事之役斯誠為國要道治亂所由也遠覽典志近觀秦漢雖官名改易職司不同至於崇上抑下顯分明例其致一也初無校事之官干與庶政者也昔武皇帝大業草創衆官未備而軍旅勤苦民心不安乃有小罪不可不察故置校事取其一切耳然檢御有方不至縱恣也此霸世之權宜非帝王之正典其後漸蒙見任復為疾病轉相因仍莫正其本遂令上察宮廟下攝衆司官無局業職無分限隨意任情唯心所適法造於筆端不依科詔獄成於門下不顧覆訊其選官屬以謹慎為粗疏以謥詷為賢能其治事以刻暴為公嚴以循理為怯弱外則託天威以為聲勢內則聚羣姦以為腹

心大臣恥與分勢含忍而不言小人畏其鋒芒鬱結而無告至使尹模公於目下肆其姦慝罪惡之著行路皆知纖惡之過積年不聞既非周禮設官之意又非春秋十等之義也今外有公卿將校總統諸署內有侍中尚書綜理萬機司隸校尉督察京輦御史中丞董攝宮殿皆高選賢才以充其職申明科詔以督其違若此諸賢猶不足任校事小吏益不可信若此諸賢各思盡忠校事區區亦復無益若更高選國士以為校事則是中丞司隸重增一官耳若如舊選尹模之姦今復發矣進退推算無所用之昔桑宏羊為漢求利卜式以為獨烹宏羊天乃可雨若使政治得失必感天地臣恐水旱之

災未必非校事之由也曹恭公遠君子近小人國風託以為刺衞獻公舍大臣與小臣謀定姜謂之有罪縱令校事有益於國以禮義言之尚傷大臣之心況姦回暴露而復不罷是衮闕不補迷而不返也於是遂罷校事官（魏志程昱傳）

高柔為廷尉魏初三公無事又希與朝政柔上疏曰天地以四時成功元首以輔弼興治成湯杖阿衡之佐文武憑旦望之力逮至漢初蕭曹之儔並以元勳代作心膂此皆明王聖主任臣於上賢相良輔股肱於下也今公輔之臣皆國之棟梁民所具瞻而置之三事不使知政遂各偃息養高鮮有進納誠非朝廷崇用大臣之義大臣獻可替否之謂也古者刑政有疑輒議於槐棘之下自今之後朝有疑議及刑獄大事宜數以咨訪三公三公朝朔望之日又可特延入講論得失博盡事情庶有裨起天聽宏益大化帝嘉納焉（魏志高柔傳）

杜佑拜檢校司徒充度支鹽鐵等使平章事加宏文館大學士攝冢宰先是度支以制用惜費漸權百司之職廣署吏員繁而難理佑始奏營繕歸之將作木炭歸之司農染練歸之少府綱條頗整公議多之朝廷允其議（舊唐書杜佑傳）

郭承嘏進給事中時江淮旱用度不支詔宰相分領度支戶部承嘏言宰相調和陰陽安黎庶若使閱視簿書校緡帛非所宜帝順納（新唐書郭子儀傳）

范鎮擢起居舍人知諫院言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判鹽鐵度支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財已匱樞密益兵無窮民已困三司取財不已請使二府通知兵民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宋史范鎮傳）

蕭孝忠拜北院樞密使國制以契丹漢人分北南院樞密治之孝忠奏曰一國二樞密風俗所以不同若併為一天下幸甚（遼史蕭孝忠傳）

拜住拜中書左丞相時右丞相鐵木迭兒惡平章王毅右丞高昉因在京諸倉糧失陷欲奏誅之拜住密言於帝曰論道經邦宰相事也以金穀細務責之可乎帝然之俱得不死（元史拜住傳）

傳

何瑋拜中書參知政事府宰執凡十一人瑋曰古者一相專任賢也今宰執員多政出多門轉相疑忌請損之不從（元史何伯祥傳）

姚天福拜監察御史時御史臺置二大夫綱紀無統天福言于世祖曰古稱一蛇九尾首動尾隨一蛇二首不能寸進今臺綱不張有一蛇二首之患陛下不急拯之久則紊不可理（元史姚天福傳）

重除代

邊光範漢初改檢校刑部尙書衞尉卿上言伏見朝廷除刺史不限年月或未及期年又聞除代往來跋涉豈暇撫懷望愼選良牧立定年限以責輯綏之効疏入不報（宋史邊光範傳）

周必大權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一日詔同王之奇陳良翰對選德殿袖出手詔舉唐太宗魏徵問對以在位久功未有成治效優劣苦不自覺命必大等極陳當否退而條陳陛下練兵以圖恢復而將數易是用將之道未至擇人以守郡國而守數易是責實之方未盡諸州長吏條來忽去婺州四年易守者五平江四年易守者四甚至秀州一年而四易守吏姦何由可察民瘼何由可蘇上善其言爲革二弊（宋史周必大傳）

莊夏爲太學博士言比年分藩持節詔墨未乾而改除坐席未溫而易地一人而歲三易節一歲而郡四易守民力何由裕（宋史莊夏傳）

曾從龍遷兵部員外郎左司郎中起居舍人兼太子右諭德疏言州郡累月闕守而以次官權攝者彼惟其攝事也自知非久何暇盡心於民事獄訟淹延政令玩弛舉一郡之事付之胥吏幸而除授一人民望其至如渴望飲足未及境而復以他故罷去矣且每易一守供張借請少不下萬緡郡帑所入歲有常數而頻年將迎所費不可勝計然則輕於易置公私俱受其病欲望明詔二三大臣郡守有闕即時選擬其有求避憚行者悉杜絕其請其繳劾彈拄者疾速行之蓋郡計寬

則民力裕利害常相關故也（宋史曾從龍傳）

重禮遇

王珪遷侍中帝使太常少卿祖孝孫以樂律授宮中音家伎不進數被讓珪與溫彥博同進曰孝孫修謹士陛下使教女樂又責譙之天下其以士爲輕乎帝怒曰卿皆我腹心乃附下罔上爲人游說邪彥博懼謝罪珪不謝曰臣本事前宮罪當死陛下矜其性命引置樞密責以忠效今疑臣以私是陛下負臣臣不負陛下帝嘿然慙遂罷明日語房元齡曰昔武王不用夷齊宣王殺杜伯自古帝王納諫固難矣朕夙夜庶幾于前聖非責珪等痛自悔公等勿懲是不進諫也（新唐書王珪傳）

宋庠爲右諫議大夫帝嘗召二府對資政殿出手詔策以時事庠曰兩漢對策本延巖穴草萊之士今備位政府而比諸生非所以尊朝廷請至中書合議條奏時陳執中爲相不學少文故夏竦爲帝畫此謀意欲困執中也論者以庠爲知體（宋史宋庠傳）

黃履遷御史中丞履以大臣多因細故罰金遂言賈誼有云遇之以禮則羣臣自喜羣臣且然況大臣乎使罪在可議黜之可也可恕釋之可也豈可罰以示辱哉（宋史黃履傳）

陸佃拜尚書右丞御史中丞趙挺之以論事不當罰金佃曰中丞不可罰罰則不可爲中丞（宋史陸佃傳）

侯蒙進尚書左丞中書侍郎先是御史中丞蔡薿誣張商英私事甚力有旨令廷辨蒙曰商英雖有罪宰相也蔡薿雖言官從臣也使之廷辨豈不傷國體乎帝以爲然（宋史侯蒙傳）

太平爲中書左丞相右丞相搠思監家人以造僞鈔事覺刑部欲連逮搠思監太平力爲解之曰堂堂宰相烏得有此事四海聞之若國體何（元史太平傳）

重奉祿

高季輔授中書舍人上封事曰仕以應務代耕外官卑品猶未得祿既離鄉家理必貧匱但妻子之戀賢達其猶累懷飢寒之切夷惠罕全其行爲政之道期於易從若不恤其匱乏唯欲責其清勤凡在末品中庸者多止恐巡察歲去輶軒繼軌不能肅其侵漁何以求其政術今戶口漸殷倉廩已實斟量給祿使得養親然後督以嚴科責其報効則庶官畢力物議斯允書奏太宗稱善（舊唐書高季輔傳）

張文瓘拜侍中兼太子賓客同列以堂饌豐餘欲少損文瓘曰此天子所以重樞務待賢才也吾等若不任職當自引避不宜節減以自取名衆乃止（新唐書張文瓘傳）

崔植爲給事中時皇甫鎛判度支建言減百官奉稟植封還詔書（新唐書崔祐甫傳）

陸亘補萬年丞遷太常博士戶部郎中太常少卿歷兗蔡虢蘇

四州刺史浙東觀察使徙宣歙溫州瀕海經賊亂奪官吏半祿代民租後相沿更以爲務亘還官全稟繩贓罪吏畏而賴之（新唐書陸亘傳）

孔戣拜嶺南節度使先是屬刺史俸率三萬又不時給皆取部中自衣食戣乃倍其俸約不得爲貪暴稍以法繩之（新唐書孔巢父傳）

崔邠爲虢州觀察使先是上供財乏則奪吏奉助輸歲率八十萬邠曰吏不能贍私安暇卹民吾不能奪治安得自封即以府常費代之（新唐書崔邠傳）

宋朴改著作郎乾寧初太府少卿李元實欲取中外九品以上

官兩月俸助軍典朴上疏執不可而止新唐書朱朴傳
王嗣宗加比部郎中淮南轉運使江浙荊湖發運使建議外任官奉薄貪狠者或致豐給廉謹者終燛貧匱請以公田均賜之宋史王嗣宗傳
耶律儼爲山西路都轉運使奏益州縣俸給遼史耶律儼傳
陳天祥權知興國軍事時州縣官吏未有俸祿天祥從便規措而月給之以止其貪元史陳祐傳
王守誠除河南行省參知政事使四川疏言仕於蜀者地僻路遠俸給之薄何以自養請以戶絶及屯田之荒者召人耕種收其入以增祿秩元史王守誠傳

重終養

鄭鮮之遷御史中丞時新制長吏以父母疾去官禁錮三年山陰令沈叔任父疾去職鮮之因此上議曰夫事有相權故制有與奪此有所屈而彼有所申未有理無所明事無所獲而爲永制者也當以去官之人或容詭託之事詭託之事誠或有之豈可虧天下之大敎以末傷本者乎且設法蓋以衆苞寡而不以寡違衆況防杜去官而塞孝愛之實且人情趨於榮利辭官本非所防所以爲其制者恡官不久則奔競互生故杜其欲速之情以申考績之實省父母之疾而加以罪名悖義疾理莫此爲大謂宜從舊於義爲允從之於是自二品以上父母沒者墳墓崩毁及疾病族屬輒去並不禁錮宋書鄭鮮之傳
劉禹錫坐王叔文貶爲播州刺史詔下御史中丞裴度爲言播極遠猿狖所宅禹錫母八十餘不能往當與其子死訣恐傷陛下孝治請稍內遷帝曰爲人子者宜愼事不貽親憂若禹錫望它人尤不可赦度不敢對帝改容曰朕所言責人子事終不欲傷其親乃易連州新唐書劉禹錫傳
范純仁拜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章惇得罪去朝廷以其父老欲畀便郡旣而中止純仁請置往咎而念其私情宋史范純仁傳

重守制

劉愷爲司徒舊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喪由是內外衆職並廢喪禮元初中鄧太后詔長吏以下不爲親行服者不得典城選舉時有上言牧守宜同此制詔下公卿議者以爲不便愷獨議曰詔書所以爲制服之科者蓋崇化厲俗以宏孝道也今刺史一州之表二千石千里之師職在辯章百姓宣美風俗尤宜尊重典禮以身先之而議者不尋其端至於牧守則云不宜是猶濁其源而望流淸曲其形而欲景直不可得也太后從之後漢書劉般傳
陳忠拜尙書元初三年有詔大臣得行三年喪服闋還職忠因此上言孝宣皇帝舊令人從軍屯及給事縣官者大父母死

未滿三月皆勿徭令得葬送請依此制太后從之至建光中
尚書令祝諷尚書孟布等奏以爲孝文皇帝定約禮之制光
武皇帝絕告寧之典貽則萬世誠不可改宜復建武故事忠
上疏曰臣聞之孝經始於愛親終於哀戚上自天子下至庶
人尊卑貴賤其義一也夫父母於子同氣異息一體而分三
年乃免於懷抱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是以
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閔子雖要絰服事以赴公
難退而致位以究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周室
陵遲禮制不序蓼義之人作詩自傷曰瓶之罄矣惟罍之恥
言己不得終竟子道者亦上之恥也高祖受命蕭何創制大

臣有寧告之科合於致憂之義建武之初新承大亂凡諸國
政多趣簡易大臣既不得告寧而羣司營祿念私鮮循三年
之喪以報顧復之恩者禮義之方實爲彫損大漢之興雖承
衰敝而先王之制稍以施行故藉田之耕起於孝文孝廉之
貢發於孝武郊祀之禮定於元成三雍之序備於顯宗大臣
終喪成乎陛下聖功美業靡以尚茲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
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臣願陛下登高
北望以甘陵之思揆度臣子之心則海內咸得其所宦豎不
便之竟寢忠奏而從諷布議遂著于令（後漢書陳寵傳）
崔善爲爲秦州刺史初天下既定羣臣居喪者皆奪服善爲建
言其敝武德二年始許終喪（新唐書崔善爲傳）
韓偓遷兵部侍郎進承旨宰相韋貽範母喪詔還位偓當草制
上言貽範處喪未數月遽使視事傷孝子心今中書事一相
可辦陛下誠惜貽範才俟變縗而召可也何必使出義冠廟
堂入泣血柩側毀瘠則廢務勤恪則忘哀此非人情可處也
學士使馬從皓逼偓求草偓曰腕可斷麻不可草從皓曰君
求死邪偓曰吾職內署可默默乎帝卒詔貽範還相姚洎代
草麻（新唐書韓偓傳）
陳良祐除右司諫時左相丁外艱詔起復良祐言起復非正禮
今無邊埸之事宜使之終喪遂寢（宋史陳良祐傳）

孫德淵擢御史中丞是時山東乏兵食有司請譬恩例舉人居
喪者亦許納錢就試德淵奏此大傷名教事遂寢（金史孫德淵傳）
太平拜左丞相脫脫罷相出居西土會其父馬札兒台卒太平
力請令脫脫歸葬以全孝道左右以爲難太平曰脫脫乃心
王室大義滅親今父歿而不克奔訃爲善者不幾於怠乎爲
之固請以故脫脫得還（元史太平傳）
陳思謙拜監察御史時有官居喪者往往奪情起復思謙言三
年之喪謂之達禮自非金革不可從權遂著於令（元史陳思謙傳）
歸暘遷古司都事湖廣行省左丞沙班卒其子沙的方爲中書
掾請奔喪丞相以沙的有兄弟不許暘曰孝者人子之同情

以其有兄弟而沮其請非所以孝治天下也遂從之元史歸暘傳

重錄功

韋彪建初七年車駕西巡狩以彪行太常從數召入問以三輔舊事禮儀風俗彪因建言今四巡舊都宜追錄高祖中宗功臣褒顯先勳紀其子孫帝納之行至長安乃制詔京兆尹右扶風求蕭何霍光後時光無苗裔唯封何末孫熊爲酇侯建初二年已封曹參後曹湛爲平陽侯故不復及焉後漢書韋彪傳

高賦進集賢院學士乞於禁中建閣繪功臣像如漢雲臺唐凌煙之制宋史高賦傳

重旌忠

韓延壽父義爲燕郎中刺王之謀逆也義諫而死燕人閔之是時昭帝富於春秋大將軍霍光持政徵郡國賢良文學問以得失時魏相以文學對策以爲賞罰所以勸善禁惡政之本也日者燕王爲無道韓義出身彊諫爲王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節宜顯賞其子以示天下明爲人臣之義光納其言因擢延壽爲諫大夫漢書韓延壽傳

張酺爲東郡太守郡吏王青者祖父翁與前太守翟義起兵攻王莽及義敗餘衆悉降翁獨守節力戰莽遂燔燒之父隆建武初爲都尉功曹青爲小史與父俱從都尉行縣道遇賊隆以身衛全都尉遂死於難青亦被矢貫咽音聲流喝前郡守以青身有金夷竟不能舉酺見之歎息曰豈有一門忠義而爵賞不及乎乃上疏薦青三世死節宜蒙顯異奏下三公由此爲司空所辟後漢書張酺傳

王全斌乾德二年伐蜀全斌爲西川行營前軍都部署進討孟昶降全斌開寶末爲武寧軍節度卒全斌子審鈞曾孫凱審鈞嘗爲永興軍駐泊都監以擊賊死家饒於財凱散施結客日馳獵南山下以踐蹂民田捕至府時寇準守長安見其狀貌奇之爲言全斌取蜀有勞而審鈞以忠義死當錄其孤遂以爲三班奉職監鳳翔盩厔稅宋史王全斌傳

穆衍元豐中种諤西征參其軍事諤第賞以死事爲下衍曰此

非所以勸忠也力爭之宋史穆衍傳

李綱靖康金兵至都城失守高宗即位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綱言近世士大夫寡廉鮮恥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禍能仗節死義者在內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願加贈恤上從其請仍詔有死節者諸路詢訪以聞宋史李綱傳

韓彥直提舉佑神觀奉朝請入對乞搜訪靖康以來死節之士以勸忠義宋史韓世忠傳

祁宰以醫術累遷中奉大夫太醫使海陵將伐宋宰上疏諫言甚激切海陵怒命戮於市籍其家產天下哀之世宗即位詔贈資政大夫復其田宅章宗即位詔訪其子忠勇校尉平定

州酒監公史擢尙藥局都監泰和初詔定功臣謚尙書省掾李秉鈞上言事有宜緩而急若輕而重者名教是也伏見故贈資政大夫祁宰以忠言被誅慕義之士盡傷厥心世宗卽位贈之以官陛下錄用其子甚大惠也雖武王封比干之墓孔子譽夷齊之仁何以異此而有司拘文以職非三品不在議謚之例臣竊疑之若職至三品方得請謚當時居高官食厚祿者不爲無人皆畏罪淟涊曾不敢申一喙畫一策以爲社稷計卒使立名死節之士顧出於醫卜之流亦可以少愧矣臣以謂非常之人當以非常之禮待之乞詔有司特賜謚以旌其忠斯亦助名教之一端也制曰可下太常謚曰忠毅金史祁宰傳

張九思遷大理少卿淸池令雙申自陳父虔天眷初知永安軍遇叛寇孟邦傑執而脅之不從遂被害乞正班用廕大理寺議虔子止合雜班敍九思曰虔奮不顧身守節以死其子正班用廕以勸忠孝世宗從九思議金史張九思傳

燕寧封東莒公遷金紫光祿大夫戰死蒙古綱奏寧克盡忠孝雖位居上公祖考未有封爵身沒之後老稚無所衣食乞降異恩以勵節義之士詔贈故祖皐銀青榮祿大夫祖母張氏范陽郡夫人父希遷金紫光祿大夫母彭氏斷母許氏妻霍氏皆爲范陽郡夫人族屬五十二人皆廩給之金史燕寧傳

朶爾直班拜中書平章政事階光祿大夫首言治國之道綱常爲重前西臺御史張桓伏節死義不汚於寇宜首旌之以勸來者元史朶爾直班傳

太平爲中書左丞相考求死節之臣雖布衣亦加贈謚有官者就官其子孫人尤感動元史太平傳

審官

寬督察

蕭何爲相國爲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稾爲禽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爲請吾苑乃下相國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前問曰相國

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豎金而爲民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眞宰相事陛下柰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爲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亾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高帝不懌是日使使持節赦出相國相國年老素恭謹入徒跣謝高帝曰相國休矣相國爲民請苑吾不許我不過爲桀紂主而相國爲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

也（史記蕭相國世家）

張安世爲光祿勳郎有醉小便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不反水漿邪如何以小過成罪郎淫官婢婢兄自言安世曰奴以恚怒誣汙衣冠告署適奴其隱人過失皆此類也（漢書張安世傳）

韓延壽爲東郡太守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豈其負之何以至此吏聞者自傷悔其縣尉至自刺死及門下掾自剄人救不殊因瘖不能言延壽聞之對掾史涕泣遣吏醫治視厚復其家（漢書韓延壽傳）

黃霸爲潁川太守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

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毋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爲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漢書黃霸傳）

陳元辟司空李通府時大司農江馮上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事下三府元上疏曰臣聞師臣者帝賓臣者霸故武王以太公爲師齊桓以夷吾爲仲父孔子曰百官總已聽於冢宰近則高帝優相國之禮太宗假宰輔之權及亾新王莽遭漢中衰專操國柄以偷天下況已自喻不信羣臣奪公輔之任損宰相之威以刺舉爲明徼訐爲直至迺陪僕告其君長子弟變其父兄罔密法峻大臣無所措手足然不能禁董忠之謀身爲世戮故人君患在自驕不患驕臣失在自任不在任人是以文王有日昃之勞周公執吐握之恭不聞其崇刺舉務督察也方今四方尚擾天下未一百姓觀聽咸張耳目陛下宜修文武之聖典襲祖宗之遺德勞心下士屈節待賢誠不宜使有司察公輔之名帝從之宣下其議（後漢書陳元傳）

陸瑁時尚書暨豔盛明臧否差斷三署頗揚人闇昧之失以顯其讁瑁與書曰夫聖人嘉善矜愚忘過記功以成美化加今王業始建將一大統此乃漢高棄瑕錄用之時也苦令善惡異流貴汝潁月旦之評誠可以厲俗明教然恐未易行也宜

遠模仲尼之汎愛中則郭泰之宏濟近有益於大道也豔不能行卒以致敗（吳志陸瑁傳）

朱據補侍御史是時選曹尚書暨豔疾貪汙在位欲沙汰之據以爲天下未定宜以功覆過棄瑕取用舉清厲濁足以沮勸若一時貶黜懼有後咎豔不聽卒敗（吳志朱據傳）

趙昌言兼御史中丞加工部尚書先時多遣臺吏巡察羣臣踰越法式者昌言建議請準故事令左右巡使分領之（宋史趙昌言傳）

王祜知潞州召還會符彥卿鎮大名頗不治太祖以祜代之俾察彥卿動靜祜以百口明彥卿無罪且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辜故享國不永願陛下以爲戒彥卿由是獲免（宋史王祜傳）

傳

王旦遷司空寇準在藩鎮生辰造山棚大宴又服用僭侈爲人所奏帝怒謂旦曰寇準每事欲效朕可乎旦徐對曰準誠賢能無如騃何眞宗意遂解曰然此正是騃爾遂不問（宋史王旦傳）

謝泌改左正言時王禹偁上言請自今庶官候謁宰相並須朝罷於正事堂樞密使預坐接見將以杜私請詔從之泌上言曰伏覩明詔不許宰相樞密使見賓客是疑大臣以私也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張說謂姚元崇曰外則疎而接物內則謹以事君此眞大臣之體今天下至廣萬機至繁陛下以聰明寄於輔臣自非接下何以悉知外事若令都堂候見則

庶官請見咨事略無解衣之暇今陛下囊括宇宙總攬英豪朝廷無巧言之士方面無姑息之臣柰何疑執政爲衰世之事乎王禹偁昧於大體妄有陳述太宗覽奏卽追還前詔仍以泌所上表送史館（宋史謝泌傳）

韓億官至太子少傅億每見天下諸路有奏擿拾官吏小過者輒顏色不懌曰天下太平聖主之心雖昆蟲草木皆欲使之得所今仕者大則望爲公卿次亦望爲侍從職司二千石其下亦望京朝幕職柰何錮之於盛世（宋史韓億傳）

何郯爲殿中侍御史時詔羣臣陳左右朋邪中外險詐久而無所行郯請閱實其是否因言曰誠以待物物必應以誠誠與疑治亂之本也不可以一臣詐而疑衆臣一士詐而疑衆士且擇官者宰相之職今用一吏則疑其從私故細務或勞於親決分閫者將帥之任今專一事則疑其異圖故多端而加羈制博訪者大臣之體今見一士則疑其請託相先後者士之常今進其類則疑爲朋黨君臣交疑而欲天下無否塞之患不可得矣（宋史何郯傳）

滕元發進知制誥知諫院御史中丞王陶論宰相不押班爲跋扈神宗以問元發元發曰宰相固有罪然以爲跋扈則臣以爲欺天陷人矣（宋史滕元發傳）

范鎭擢起居舍人知諫院文彥博富弼入相詔百官郊迎鎭曰

隆之以虛禮不若推之以至誠陛下用兩人爲相舉朝皆謂得人然近制兩制不得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問見是不推之以誠也願罷郊迎除謁禁則於御臣之術爲兩得矣（宋史范鎭傳）

李之純爲度支判官江西轉運副使御史周尹劾廣西提點刑獄許彥先受邕吏金命之純往究其端乃起於出婢之口之純以爲蕪俚之言不治彥先得免（宋史李之純傳）

沈與求除侍御史或疑凡范宗尹所引用者將悉論出之與求曰近世朋黨成風人才不問賢否皆視宰相出處爲進退今當別人才邪正而言之豈可謂一時所用皆不賢哉人服其

言（宋史沈與求傳）
移刺益遷河東南北路按察使舊制在位官有不任職委所屬上司體訪州府長貳幕職許互相舉申益上言以爲傷禮讓之風亦恐同官因之不睦別生姦弊乞止令按察司糾劾似爲得體上納焉（金史移剌益傳）

嚴檢御

申屠嘉爲丞相是時大中大夫鄧通方隆愛幸賞賜累巨萬文帝嘗燕飲通家其寵如是是時丞相入朝而通居上傍有怠慢之禮丞相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爲

檄召鄧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文帝文帝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故不爲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文帝度丞相已困通使使者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爲文帝泣曰丞相幾殺臣（史記張丞相傳）

魏相宣帝即位爲御史大夫大將軍霍光薨上思其功德以其子禹爲右將軍兄子樂平侯山復領尙書事相因平恩侯許伯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爲大夫及魯季孫之專權皆危亂國家自後元以來祿去王室政繇冢宰今光死子復爲大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壻據權埶在兵官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或夜詔門出入驕奢放縱恐寖不制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爲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尙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雍蔽宣帝善之詔相給事中皆從其議霍氏殺許后之謀始得上聞乃罷其三侯令就第親屬皆出補吏相爲丞相及霍氏怨相又憚之謀矯太后詔先召斬丞相然後廢天子事發覺伏誅（漢書魏相傳）

蓋寬饒爲司隸校尉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

石皆賀寬饒不行許伯請之迺往從西階上東鄉特坐許伯自酌曰蓋君後至寬饒曰無多酌我我迺酒狂丞相魏侯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坐者皆屬目卑下之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爲沐猴與狗鬬坐皆大笑寬饒不說卬視屋而歎曰美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閱多矣唯謹慎爲得久君侯可不戒哉因起趨出劾奏長信少府以列卿而沐猴舞失禮不敬上欲罪少府許伯爲謝良久上迺解（漢書蓋寬饒傳）

薛宣爲左馮翊始高陵令楊湛櫟陽令謝游皆貪猾不遜持郡短長前二千石數案不能竟及宣視事詣府謁宣設酒飯與

相對接待甚備已而陰求其罪臧具得所受取宜察湛有改節敬宜之效廼手自牒書條其姦臧封與湛曰吏民條言君如牒或議以爲疑於主守盜馮翊敬重令又念十金法重不忍相暴章故密以手書相曉欲君自圖進退可復伸眉於後卽無其事復封還記得爲君分明之湛自知罪臧皆應記而宜辭語溫潤無傷害意湛卽時解印綬付吏爲記謝宜終無怨言而櫟陽令游自以大儒有名輕宜宜獨移書顯責之曰告櫟陽令吏民言令治行煩苛適罰作使千人以上賊取錢財數十萬給爲非法賣買聽任富吏賈數不可知證驗以明白欲遣吏考案恐負舉者恥辱儒士故使掾平鐫令孔子曰

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令詳思之方調守游得檄亦解印綬去 漢書薛宣傳

蘇章遷冀州刺史故人爲淸河太守章行部案其姦臧廼請太守爲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飮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知章無私望風畏肅 後漢書蘇章傳

賈琮拜議郎時黃巾新破兵凶之後郡縣重斂因緣生姦詔書沙汰刺史二千石更選淸能吏廼以琮爲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廼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自然竦震其諸臧過者望風解印綬去唯瘿陶長濟陰董昭觀津長梁國黃就當官待琮於是州界翕然 後漢書賈琮傳

張陵官尙書元嘉中歲首朝賀大將軍梁冀帶劒入省陵呵叱之令出敕羽林虎賁奪冀劒冀跪謝陵不應卽劾奏冀請廷尉論罪有詔以一歲俸贖而百寮肅然初冀弟不疑爲河南尹舉陵孝廉不疑疾陵之奏冀因謂曰昔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對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色 後漢書張霸傳

張綱爲御史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徇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唯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曰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以芻蕘之資居阿衡之任不能敷揚五教翼讚日月而專爲封豕長蛇肆其貪叨甘心好貨縱恣無底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書御京師震竦時冀妹爲皇后內寵方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終不忍用 後漢書張晧傳

李燮靈帝時遷河南尹先是潁川甄邵諂附梁冀爲鄴令有同

歲生得罪於冀亾奔邵邵僞納而陰以告冀冀即捕殺之邵當遷爲郡守會母亾邵且埋尸於馬屋先受封然後發喪邵還至洛陽變行塗遇之使卒投車於溝中笞捶亂下大署帛於其背曰謟貴賣友貪官埋母乃具表其狀邵遂廢錮終身後漢書李固傳

陳翔拜侍御史時正旦朝賀大將軍梁冀威儀不整翔奏冀恃貴不敬請收案罪時人奇之後漢書陳翔傳

崔洪爲尚書左丞遷吏部尚書薦雍州刺史郤詵代已爲左丞詵後糾洪洪謂人曰我舉郤丞而還奏我是挽弩自射也詵聞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爲司馬以軍法戮宣子之僕宣子謂

諸大夫曰可賀我矣我選厥也任其事崔侯爲國舉才我以才見用惟官是視各明至公何故私言乃至此洪聞其言而重之晉書崔洪傳

宗元饒遷御史中丞時合州刺史陳裒贓汙狼藉遣使就渚斂魚又於六郡乞米百姓甚苦之元饒劾奏曰臣聞建旟求瘼實寄廉平褰帷恤隱本資仁恕如或貪汙是肆徵賦無厭天網雖疎茲焉弗漏謹案鍾陵縣開國侯合州刺史臣裒因藉多幸預逢抽擢爵由恩被官以私加無德無功坐尸榮貴譙肥之地久淪非所皇威剋復物仰仁風新邦用輕彌俟寬惠應斯作牧其寄尤重爰降曲恩祖行宣室親承規誨事等言提雖廉潔之懷誠無素蓄而稟茲嚴訓可以厲精遂乃擅行賦斂專肆貪取求粟不厭愧王沈之出賑徵魚無限異羊續之懸枯實以嚴科實惟明憲臣等參議請依旨免裒所應復除官其應禁錮及後選左降本資悉依免官之法遂可其奏陳書宗元饒傳

宋世景加伏波將軍行滎陽太守鄭氏豪横號爲難治濟州刺史鄭尚弟遠慶先爲苑陵令多所受納百姓患之世景下車召而謂之曰與卿親宜假借吾未至之前一不相問今日之後終不相捨而遠慶行意自若世景繩之以法遠慶懼棄官亾走於是寮屬畏威莫不改肅魏書宋世景傳

梁毗進位上開府毗見左僕射楊素貴寵擅權百寮震慴恐爲國患因上封事曰臣聞臣無有作威福臣之作威福其害乎而家凶乎而國竊見左僕射越國公素幸遇愈重權勢日隆縉紳之徒屬其視聽忤意者嚴霜夏零阿旨者膏雨冬澍榮枯由其脣吻廢興候其指麾所私皆非忠讜所進咸是親戚子弟布列兼州連縣天下無事容息異圖四海稍虞必爲禍始夫姦臣擅命有漸而來王莽資之於積年桓元基之於易世而卒殄漢祀終傾晉祚季孫專魯田氏篡齊皆載典誥非臣臆說陛下若以素爲阿衡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伏願揆鑒古今量爲處置俾洪基永固率土幸甚輕犯天顏伏聽斧

鎭高祖大怒命有司禁止親自詰之毗極言曰素既擅權寵作威作福將領之處殺戮無道又太子及蜀王罪廢之日百寮無不震悚惟素揚眉奮肘喜見容色利國家有事以爲身幸毗發言謇謇有誠亮之節高祖無以屈也乃釋之素自此恩寵漸衰（隋書梁毗傳）

柳彧高祖受禪遷治書侍御史有應州刺史唐君明居母喪娶雍州長史庫狄士文之從父妹彧劾之曰臣聞天地之位既分夫婦之禮斯著君親之義生焉尊卑之教攸設是以孝惟行本禮實身基自國刑家率由斯道竊以愛敬之情因心至切喪紀之重人倫所先君明鑽燧雖改在文無變忽劬勞之

痛成燕爾之親冒此苴縗命彼褕翟不義不昵春秋載其將亾無禮無儀詩人欲其遄死士文贊務神州名位通顯整齊風教四方是則棄二姓之重匹違六禮之軌儀請禁錮終身以懲風俗二人竟坐得罪（隋書柳彧傳）

李諤遷治書侍御史諤以當官者好自矜伐上奏曰臣聞舜戒禹云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言偃又云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此皆先哲之格言後王之軌轍然則人臣之道陳力濟時雖勤比大禹功如師望亦不得厚自矜伐上要君父況復功無足紀勤不補過而敢自陳勳績輕干聽覽世之喪道極於周代下無廉耻上使之然用人唯信其口取士不觀其行矜誇自大便以幹濟蒙擢謙恭靜退多以恬默見遺是以通表陳誠先論已之功狀承顏敷奏亦道臣最用心自衒自媒都無慙耻之色强干橫請唯以乾沒爲能自隋受命此風頓改耕夫販婦無不革心況乃大臣仍遵弊俗如聞刺史入京朝覲乃有自陳勾檢之功諠訴堦墀之側言辭不遜高自稱譽上黷冕旒特爲難恕凡如此輩具狀送臺明加罪黜以懲風軌（隋書李諤傳）

郎茂拜尚書左丞時工部尚書宇文愷右翊衛大將軍于仲文競河東銀窟茂奏劾之曰臣聞貴賤殊禮士農異業所以人知局分家識廉耻宇文愷位望已隆祿賜優厚拔葵去織寂

爾無聞求利下交曾無愧色于仲文大將宿衛近臣趨侍階庭朝夕聞道虞芮之風抑而不慕分銖之利知而必爭何以貽範庶寮示民軌物若不糺繩將虧政教愷與仲文竟坐得罪（隋書郎茂傳）

孔琳之爲御史中丞奏劾尚書令徐羨之虧違憲典時羨之領揚州刺史琳之弟璩之爲中從事羨之使璩之解釋琳之使停寢其事琳之不許曰我觸忤宰相政當罪止一身汝必不應從坐何須勤勤邪自是百僚震肅莫敢犯禁（南史孔琳之傳）

劉覽除尚書左丞從兄吏部郎孝綽在職頗通贓貨覽劾奏免官孝綽怨之常謂人曰犬噬行路覽噬家人（南史劉勔傳）

陸杲位御史中丞領軍將軍張稷是杲從舅杲嘗以公事彈稷稷因侍宴訴帝曰陸杲是臣親通小事彈臣不貸帝曰杲職司其事卿何得爲嫌（南史陸杲傳）

長孫順德拜澤州刺史先是長吏多受百姓餽餉順德糺擿一無所容稱爲良牧前刺史張長貴趙士達並占境內膏腴之田數十頃順德並劾而追奪分給貧戶（舊唐書長孫順德傳）

顏眞卿授憲部尙書加御史大夫中書舍人兼吏部侍郎崔漪帶酒容入朝諫議大夫李何忌在班不肅眞卿劾之貶漪爲右庶子何忌西平郡司馬元帥廣平王領朔方蕃漢兵號二十萬來收長安出辭之日百寮致謁於朝堂百寮拜荅拜辭

亦如之王當闕不乘馬步出木馬門而後乘管崇嗣爲王都虞候先王上馬眞卿進狀彈之肅宗曰朕兒子每出諄諄教誡之故不敢失禮崇嗣老將有足疾姑欲優容之卿勿復言（舊唐書顏眞卿傳）

李皋貶溫州長史攝行州事加少府監皋行縣見一媼垂白而泣哀而問之對曰李氏之婦有二子鈞鍔宦遊二十年不歸貧無以自給時鈞爲殿中侍御史鍔爲京兆府法曹俱以文藝登科名重於時皋曰入則孝出則悌行有餘力然可以學文若二子者豈可備於列位由是舉奏並除名勿齒（舊唐書李皋傳）

牛僧孺改御史中丞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贓當死直臣賂中貴人爲之申理僧孺堅執不回穆宗面喻之曰直臣事雖僭失然此人有經度才可委之邊任朕欲貸其法僧孺對曰凡人不才止於持祿取容耳帝王立法束縛奸雄正爲才多者祿山朱泚以才過人濁亂天下況直臣小才又何屈法哉上嘉其守法（舊唐書牛僧孺傳）

李石加中書侍郎集賢殿大學士石用金部員外郎韓益判度支案益坐贓繫臺石奏曰臣以韓益曉錢穀錄用之不謂貪猥如此帝曰宰相但知人則用有過則懲卿所用人且不掩其惡可謂至公從前宰相用人有過曲爲蔽之不欲人彈劾此大謬也但知能則舉舉不失職則獎之自然易得其人何

必容隱（舊唐書李石傳）

權懷恩轉尙乘奉御時有奉乘安畢羅善於調馬甚爲高宗所寵懷恩奏事遇畢羅在帝左右戲無禮懷恩退而杖之四十高宗知而嗟賞之謂侍臣曰懷恩乃能不避强禦眞良吏也即日拜萬年令（舊唐書權懷恩傳）

閻用之遷右衞郎將知引駕仗金吾將軍李質升殿不解刀呵御之請按以法左右震悚（新唐書閻立德傳）

韋陟除御史大夫富平人將軍王去榮殺其縣令帝將宥之陟曰昔漢高帝約法殺人者死今陛下殺人者生恐非所宜（新唐書韋安石傳）

張宏靖充盧龍節度使軍亂囚宏靖宏靖子文規累轉吏部員外郎右丞韋温劾文規父昔被囚逗留不赴難不宜任省署出爲安州刺史 新唐書張嘉貞傳

李勉肅宗於靈武擢監察御史時武臣崛興無法度大將管崇嗣背闕坐笑語譁縱勉劾不恭帝歎曰吾有勉乃知朝廷之尊 新唐書李勉傳

顔眞卿遷監察御史使河東劾奏朔方令鄭延祚母死不葬三十年有詔終身不齒聞者聳然 新唐書顔眞卿傳

邊歸讜歷右諫議大夫給事中嘗上言使臣經過州縣務料外妄自徵需以豐僕從多索人驢用遞行李挾命爲勢淩下作

威供億稍遲即加鞭箠吏民受辱寧免怨嗟欲望察訪得情嚴示懲戒從之 宋史邊歸讜傳

孫甫知絳州翼城縣杜衍辟爲永興司錄衍爲樞密副使薦于朝授祕閣校理改右正言保州兵變前有告者大臣不時發之甫因言樞密副使當得罪使乃杜衍也邊將劉滬城水洛於渭州總管尹洙以滬違節度將斬之大臣稍主洙議甫以謂水洛通秦渭於國家爲利滬不可罪由是罷洙而釋滬衍屢薦甫洙與甫素善者而甫不少假借其鯁亮不私如此歷江東兩浙轉運使范仲淹知杭州多以便宜從事甫曰范公大臣也吾屈於此則不得伸於彼矣一切繩之以法然退未嘗不稱其賢 宋史孫甫傳

曹修古爲監察御史晏殊以笏擊人折齒修古奏殊身任輔弼百僚所法而忿躁亾大臣體古者三公不按吏先朝陳恕於中書榜人即時罷黜請正典刑以允公議 宋史曹修古傳

賈黯判吏部流內銓益州推官乘澤父留鄉里死三年矣澤爲弗知者而調京師旣覺而去黯奏劾廢終身 宋史賈黯傳

楊紘除轉運按察使紘御下急常曰不法之人不可貸去之止不利一家爾豈可使郡邑千萬家俱受害耶聞者望風解去或過期不敢之官 宋史楊紘傳

韓絳爲翰林學士御史中丞眞定守呂溱犯法從官通章請貰

之絳曰法行當自貴者始更相請援則公道廢矣并劾諸請者溱遂絀 宋史韓絳傳

趙抃爲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倖聲稱凜然京師目爲鐵面御史爲河北都轉運使時賈昌朝以故相守魏抃將按視府庫昌朝使來告曰前此監司未有按視吾藏者恐事無比若何抃曰舍是則他郡不服竟往焉昌朝不悅 宋史趙抃傳

余靖爲諫官劾奏太常博士茹孝標不孝匿母喪 宋史余靖傳

王安石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元夕從駕乘馬入宣德門衛士呵止之策其馬安石怒上章請逮治御史蔡確言宿衛之士拱扈至尊而已宰相下馬非其處所應呵止帝卒爲杖衛

士斥內侍安石猶不平（宋史王安石傳）

王子韶知上元縣遷湖南轉運判官御史張商英劾其不葬父母貶知高郵縣（宋史王子韶傳）

朱服爲中書舍人母死喪除拜禮部侍郎湖州守馬城言其居喪疏几筵而獨處宅室謫知萊州（宋史朱服傳）

趙鼎高宗卽位遷殿中侍御史劉光世部將王德擅殺韓世忠之將而世忠亦率部曲奪建康守府解鼎言德總兵在外專殺無忌此而不治孰不可爲命鼎鞫德鼎又請下詔切責世忠而指取其將吏付有司治罪諸將肅然上曰肅宗興靈武得一李勉朝廷始尊今朕得卿無愧昔人矣（宋史趙鼎傳）

張浚高宗卽位擢殿中侍御史駕幸東南後軍統制韓世忠所部逼逐諫臣墜水死浚奏奪世忠觀察使上下始知有國法（宋史張浚傳）

張景仁爲御史大夫兼承旨詔葬元妃李氏于海王莊平章政事烏古論元忠提控葬事都水監丞高杲壽治道路不如式元忠不奏決之四十景仁劾奏元忠輒斷六品官無人臣禮上曰卿劾奏甚當使左宣徽使蒲察鼎壽傳詔戒勅元忠曰監丞六品有罪聞奏今乃一切趨辦擅決六品官法當如是耶御史在尊朝廷汝當自咎勿復再元忠尙豫國公主怙寵自任倨慢朝士景仁劾之朝廷肅然（金史張景仁傳）

李仲略改吏部郎中遷侍郎兼翼王傅俄兼宛王傅時知大興府事紇石烈執中坐贓上命仲略鞫之罪當削解權要競言太重上頗然之仲略奏曰教化之行自近者始京師四方之則也郡縣守令無慮數百此而不懲何以勵後況執中兇殘狠愎慢上虐下豈可宥之上曰卿言是也（金史李仲略傳）

移剌益遷河東南北路按察使言隨路點軍官與富人飲會公通獻遺宜依准監臨官於所部內犯罪究治上納焉（金史移剌益傳）

完顏伯嘉除太學助教監察御史劾奏平章政事僕散揆或曰與宰相有隙柰何伯嘉曰職分如此（金史完顏伯嘉傳）

王擴遷監察御史張煒職辦西北路糧草者數年失亡多尙書省奏擴考按會煒亦舉王謙自代王謙發其姦蠹擴按之無所假借煒舊與擴厚使人誘擴曰君不念同舍邪擴曰既奉詔安得顧故人哉（金史王擴傳）

石抹元遷山東西路按察轉運使黃摑吾典徵兵東平擁衆不進大括民財衆皆忿怨副統僕散掃合殺吾典於坐取其符佩之縱恣尤甚元密疏劾掃合擅殺近臣無上不道掃合坐誅（金史石抹元傳）

撒蠻帝嘗詔之曰男女異路古制也況掖庭乎禮不可不肅汝其司之既而近臣孛羅銜命遽出行失其次撒蠻怒其違禮執而囚之別室帝怪其久不至詢知其故命釋其罪撒蠻因

進曰令自陛下出陛下乃自違之何以責臣下乎帝曰卿言
誠是也元史木華黎傳
脫脫拜榮祿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時朱清張瑄
以海運之故致位參知政事恃其勢位多行不法恐事覺以
黃金五十兩珠三囊賂脫脫求蔽其罪脫脫大怒繫之有司
遣使者以聞元史木華黎傳

待吏

高柔爲廷尉時御史遭大喪者百日後皆給役有司徒吏解宏
遭父喪後有軍事受勑當行以疾病爲辭詔怒曰汝非曾閔
何言毀邪促收考竟柔見宏信甚羸劣奏陳其事宜加寬貸

帝乃詔曰孝哉宏也其原之魏志高柔傳
裴矩遷民部尚書太宗初即位務止姦吏或聞諸曹案典多有
受賂者乃遣人以財物試之有司門令史受餽絹一匹太宗
怒將殺之矩進諫曰此人受賂誠合重誅但陛下以物試之
即行極法所謂陷人以罪恐非導德齊禮之義太宗納其言
舊唐書裴矩傳
胡宿遷翰林學士知審官制院涇州卒以折支不時給出惡言
且欲相扇爲亂既寘于法乃命劾三司吏三司使包拯護弗
遣宿曰涇卒固悖慢然當給之物越八十五日而不與計吏
安得爲無罪拯不知自省公拒制命紀綱益廢矣拯懼立遣
吏宋史胡宿傳
孫永知和州以詳定編敕知審官東院召還時倉法峻密庾吏
受百錢則黥爲卒府史亦如之神宗問此法既下吏尚爲姦
乎對曰强盜罪死犯者猶衆況配隸邪使人畏法而不革心
雖在府史臣亦不敢必其無犯也宋史孫永傳
蕭兀納爲南院樞密使奏請掾史宜以歲月遷敘從之遼史蕭兀納傳
曹望之爲戶部郎中特賜進士及第詔遣望之勸農兼問職官
臧否望之還言乞汰諸路胥吏可減其半詔胥吏如故於是
始禁用貼書云金史曹望之傳

廿二史言行略卷二十八終

廿二史言行略卷二十九

長洲過元收輯

輔國門

治軍

嚴武備

吾邱壽王爲光祿大夫侍中丞相公孫宏奏言民不得挾弓弩十賊彍弩百吏不敢前盜賊不輒伏辜免脫者衆害寡而利多此盜賊所以蕃也禁民不得挾弓弩則盜賊執短兵短兵接則衆者勝以衆吏捕寡賊其勢必得盜賊有害無利則莫犯法刑錯之道也臣愚以爲禁民毋得挾弓弩便上下其議

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彊侵弱衆暴寡海內抏敝巧詐並生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爲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殺豪桀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耰鉏箠梃相撻擊犯法滋衆盜賊不勝至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亾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爲禁也且所爲禁者爲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爲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書奏上以難丞相宏宏詘服焉漢書吾邱壽王傳

辛慶忌爲右校丞隨長羅侯常惠屯田烏孫赤谷城與歙侯戰陷陳卻敵惠奏其功拜爲侍郎後爲光祿勳時數有災異丞相司直何武上封事曰虞有宮之奇晉獻不寐衛青在位淮南寢謀故賢人立朝折衝厭難勝於亾形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夫將不豫設則亾以應卒士不素厲則難使死敵是以先帝建列將之官近戚主內異姓距外故姦軌不得萌動而破滅誠萬世之長冊也光祿勳慶忌行義修正柔毅敦厚謀慮深遠前在邊郡數破敵獲虜外夷莫不聞廼者大異並見未有其應加以兵革久寢春秋大災未至而豫禦之慶忌宜在爪牙官以備不虞其後爲左將軍爲國虎臣遭世

承平匈奴西域親附敬其威信（漢書辛慶忌傳）

山濤遷右僕射加光祿大夫侍中吳平之後帝詔天下罷軍役示海內大安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帝嘗講武於宣武場濤因與盧欽論用兵之本以爲不宜去州郡武備其論甚精于時咸以濤不學孫吳而闇與之合帝稱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寧之後屢有變難寇賊猋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天下遂以大亂如濤言焉（晉書山濤傳）

段志元遷左驍衛大將軍文德皇后葬志元與宇文士及分統士馬出肅章門太宗夜使宮官至二將軍所士及開營內使者志元閉門不納曰軍門不可夜開使者曰此有手敕志元

曰夜中不辯眞僞竟停使者至曉太宗聞而歎曰此眞將軍也周亞夫無以加焉（舊唐書段志元傳）

段秀實除司農卿朱泚盜據宮闕遇害初秀實見禁兵寡少不足以備非常乃上疏曰臣聞天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大夫曰百乘此蓋以大制小以十制一也尊君卑臣强幹弱枝之義在於此矣今外有不庭之虜內有梗命之臣竊觀禁兵不精其數全少卒有患難將何待之且猛虎所以百獸畏者爲爪牙也若去其爪牙則犬彘馬牛悉能爲敵伏願少留聖慮冀裨萬一及涇原兵作亂召神策六軍遂無一人至者（舊唐書段秀實傳）

呂元膺遷諫議大夫給事中鎭州王承宗之叛憲宗將以吐突承璀爲招討處置使元膺與給事中穆質孟簡兵部侍郎許孟容等八人抗論不可且曰承璀雖貴寵然內臣也若爲帥總兵恐不爲諸將所伏指論明切憲宗納之爲改使號然猶專戎兵無功而還（舊唐書呂元膺傳）

薛訥檢校左衛大將軍元宗講武新豐詔訥爲左軍節度時諸部頗失序唯訥與解琬軍不動帝令輕騎召之至軍門不得入禮成尤見慰勞（新唐書薛仁貴傳）

員半千調武陟尉刺史囚半千于獄辥元超持節度河釋之舉岳牧高宗御武成殿問兵家有三陣何謂耶衆未對半千進

曰臣聞古者星宿孤虛天陣也山川向背地陣也偏伍彌縫人陣也臣謂不然夫師以義出沛若時雨得天之時爲天陣足食約費且耕且戰得地之利爲地陣舉三軍士如子弟從父兄得人之和爲人陣捨是則何以戰帝曰善既對策擢高第（新唐書員半千傳）

趙普授右僕射昭文館大學士勸帝遣使分詣諸道徵丁壯籍名送京師以備守衛由是兵甲精銳（宋史趙普傳）

崔翰進端州團練使太平興國二年秋議武於西郊時殿前都指揮使楊信病瘖命翰代之翰分布士伍南北綿亘二十里建五色旗號令將卒望其所舉以爲進退六師周旋如一上

御臺臨觀大悅以藩邸時金帶賜之謂左右曰晉朝之將必無如崔翰者宋史崔翰傳

龐籍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儂智高反師數不利遣狄青爲宣撫使諫官韓絳謂武人不宜專任帝以問籍籍曰青起行伍若以文臣副之則號令不專不如不遣詔嶺南諸軍皆受青節度既而捷書至帝喜曰青破賊卿之力也宋史龐籍傳

文彥博爲殿中侍御史西方用兵偏校有臨陳先退望敵不進者大將守著令皆申覆彥博言此可施之平居無事時爾今擁兵數十萬而將權不專兵法不肅將何以濟仁宗嘉納之宋史文彥博傳

韓億同知樞密院事時承平久武備不戒乃請二府各列上才任將帥者數十人稍試用之又言武臣宜知兵而書禁不傳請纂其要授之於是帝親集神武秘略以賜邊臣宋史韓億傳

邵亢范仲淹舉亢茂才異等試崇政殿入等除建康軍節度推官報罷趙元昊叛亢言用兵在於擇將今天下久不知戰而所任多儒臣未必能應變武人得長一軍又已老詎能身先矢石哉間起故家恩倖子弟彼安識攻守之計況將與卒素不相附又亾堅甲利兵之禦此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之機固已形矣因獻兵說十篇宋史邵亢傳

呂溱修起居注儂智高寇嶺南詔奏邸毋得輒報溱言一方有警使諸道聞之共得爲備今欲人不知此何意也宋史呂溱傳

呂誨同知諫院内臣王昭明等爲陝西四路鈐轄專主蕃部誨言自唐以來舉兵不利未有不自監軍者今走馬承受官品至卑一路已不勝其害況鈐轄乎卒罷之宋史呂誨傳

滕元發拜御史中丞中書樞密制邊事多不合中書賞戰功而樞密降約束樞密詰脩堡而中書降褒詔元發言戰守大事也而異同如是願敕二府必同而後下宋史滕元發傳

李兌同知諫院狄青宣撫廣西入内都知任守忠爲副兌言以宦者觀軍容致主將掣肘非計仁宗爲罷守忠宋史李兌傳

留正授南恩州陽江尉清海軍節度判官龔茂良守番禺薦赴都堂審察宰相虞允文薦于上得對正言國家右文而略武備祖宗以天下全力用於西夏承平日久邊不爲備至敵人長驅而不能支今當改轍使文武並用孝宗嘉歎書劄中要語下三省施行宋史留正傳

趙汝愚遷祕書少監兼權給事中内侍陳源有寵於德壽宮添差浙西副總管汝愚言祖宗以童貫典兵卒開邊釁源不宜使居總戎之任孝宗喜詔自今内侍不得兼兵職宋史趙汝愚傳

梁肅拜參知政事肅奏漢之羽林皆通孝經今之親軍創漢之羽林也臣乞每百戶賜孝經一部使之教讀庶知臣子之道

其出職也可知政事上曰善人之行莫大於孝亦由敎而後能詔與護衛俱賜焉金史梁肅傳

徒單克寧拜太傅兼尚書令尚書省奏猛安謀克願試進士者聽之上曰其應襲猛安謀克者學於太學可乎克寧曰承平日久今之猛安謀克其材武已不及前輩萬一有警使誰禦之習辭藝忘武備於國弗便上曰太傅言是也章宗初即位頗好辭章而疆場方有事故克寧言及之金史徒單克寧傳

丞相襄拜平章政事世宗議及古有監軍之事襄曰漢唐初無監軍將得專任故戰必勝攻必克及叔世始以內臣監其軍動爲所制故多敗而少功若將得其人監軍誠不必置嘉納之金史內族襄傳

張巖叟遷刑部侍郎兼襲王傅太常卿國子祭酒大安三年朝廷欲塞諸城門以爲兵備集三品官議於尚書省巖叟曰塞門所以受兵是任城而不任人莫若遣兵擇將背城疾戰時議多之金史張大節傳

張行信爲左諫議大夫上言自兵興以來將帥甚難其人願陛下令重臣各舉所知才果可用即賜召見褒顯奬諭令其自效必有奮命報國者昔李牧爲趙將軍功爵賞皆得自專出攻入守不從中覆遂能北破大敵西抑强秦今命將若不以文法拘繩中旨牽制委任責成使得盡其智能則克復之功可望矣上善其言時方擢任王守信賈耐兒者爲將皆鄙俗不材不曉兵律行信懼其誤國上疏曰易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聖人所以垂戒後世者其嚴如此今大兵縱橫人情恟懼應敵興理非賢智莫能狂子庸流猥蒙拔擢參預機務甚無謂也於是上皆罷之金史張行信傳

張天綱哀宗遷蔡轉御史中丞權參政妖人烏古論先生者自言能使軍士服氣可不費糧右丞仲德援田單故事欲假其術以駭敵上頗然之天綱力辨以爲不可遂止軍吏石抹虎兒者求見仲德自謂有奇計退敵出馬面具如獅子狀而惡別制青麻布爲足尾因言北兵所恃者馬而已欲制其人先

制其馬如我軍進戰尋少却彼必來追我以馴騎百餘皆此狀仍繫大鈴于頸壯士乘之以奔彼騎騎必驚逸我軍鼓譟繼其後此田單所以破燕也天綱曰不可彼衆我寡此不足恃縱使驚去安保其不復來乎恐徒費工物秪取敵人笑耳乃罷之金史張天綱傳

耶律楚材拜中書令朝議將四征不廷若遣回回人征江南漢人征西域深得制御之術楚材曰不可中原西域相去遼遠未至敵境人馬疲乏兼水土異宜疾疫將生宜各從其便從之元史耶律楚材傳

王伯勝授拱衛直都指揮使進通議大夫初拱衛直隸教坊衛

卒多市井無賴竄名宿衛及伯勝爲指揮使乃盡募良家子易之（元史王伯勝傳）

慎武事

蕭俛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門下侍郎吐蕃寇涇州調兵護邊帝因問兵法有必勝乎俛曰兵凶器聖人不得已用之故武不可玩玩則無震夫以仁討不仁以義討不義先招懷後掩襲故有不殺厲不禽二毛不犯田稼其救人如免水火此必勝術也若乃以小不忍輕任干戈師出而敵怨非徒不勝又將自危是以聖王愼於兵帝重其言（新唐書蕭俛傳）

李昉加中書侍郎王師討幽薊不利遣使分詣河南東籍兵爲

兵凡八丁取一昉等相率奏曰近者分遣使籍河南東四十餘郡之民以爲邊備非得已也然河南之民素習農桑罔知戰鬭一旦括集必致動搖若因而嘯聚更須翦除如此則河北閭閻既困於戎馬河南生聚復擾於萑蒲矧當春和有妨農作陛下若以明詔既頒難於反汗則當續遣使臣嚴加戒飭所至縣募人情若有不安即須少緩密奏取裁庶免後患上嘉納之（宋史李昉傳）

富弼熙寧元年判汝州入覲神宗問邊事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宋史富弼傳）

撫將士

蓋寬饒爲衛司馬躬案行士卒廬室視其飲食居處有疾病者身自撫省臨問加致醫藥遇之甚有恩及歲盡代交上臨饗罷衛卒衛卒數千人皆叩頭自請願復留共更一年以報寬饒厚德宣帝嘉之以寬饒爲太中大夫（漢書蓋寬饒傳）

劉几爲祕書監問與人語邊事謂張耒曰比見詔書禁邊吏夜飲此曹一旦有急將使輸其肝腦此平日禁其爲樂爲今役者不亦難乎夫椎牛釃酒豐犒而休養之非欲以醉飽爲德所以增士氣也耒敬識其語（宋史劉溫叟傳）

張士遜爲門下侍郎兵部尚書士遜言禁兵久戍邊其家在京師有不能自存者帝命內侍條指揮使以下爲差等出內藏

緡十萬賜之（宋史張士遜傳）

蕭陶蘇斡遷天齊殿宿衛穀價翔踊宿衛士多不給陶蘇斡出私廩賙之（遼史蕭陶蘇斡傳）

馭將士

馮唐其大父趙人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孝著爲中郎署長事文帝文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爲郎家安在唐具以實對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尙食監高祛數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父知之乎唐對曰尙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上曰何以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爲官卒將善李牧臣父故爲代相善趙將李齊知其爲

人也上旣聞廉頗李牧爲人良說而搏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爲吾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柰何衆辱我獨無間處乎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之時匈奴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卬上以胡寇爲意乃卒復問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者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擾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遣選車千三百乘

彀騎萬三千百金之士十萬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西抑彊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其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王遷立乃用郭開讒卒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爲秦所禽滅今臣竊聞魏尚爲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五日一椎牛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爲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死罪文帝說是日令馮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爲雲中守（史記張釋之馮唐傳）

高柔拜丞相理曹掾鼓吹宋金等在合肥亡逃舊法軍征士亡考竟其妻子太祖患猶不息更重其刑金有母妻及二弟皆給官主者奏盡殺之柔啟曰士卒亡軍誠在可疾然竊聞其中時有悔者愚謂乃宜貸其妻子一可使賊中不信二可使誘其還心正如前科固已絕其意望而猥復重之柔恐自今在軍之士見一人亡逃誅將及己亦且相隨而走不可復得殺也此重刑非所以止亡乃所以益走耳太祖曰善卽止不殺金母弟蒙活者甚衆（魏志高柔傳）

陳表拜翼正都尉時有盜官物者疑無難士施明明素壯悍收考極毒惟死無辭廷尉以聞孫權以表能得健兒之心詔以明付表使自以意求其情實表便破械沐浴易其衣服厚設酒食歡以誘之明乃首服具列支黨表以狀聞權奇之欲全其名特爲赦明誅戮其黨（吳志陳武傳）

游元遷尚書度支郎遼東之役領左驍衛長史爲蓋牟道監軍拜朝請大夫兼持書侍御史宇文述等九軍敗績帝令元按其獄述時貴倖其子士及又尚南陽公主勢傾朝廷遣家僮造元有所請屬元不之見他日數述曰公地屬親賢腹心是

寄嘗咎身責已以勸事君乃遣人相造欲何所道按之愈急
仍以狀劾之帝嘉其公正（隋書游元傳）
張九齡遷中書令時范陽節度使張守珪以裨將安祿山討奚
契丹敗衂執送京師請行朝典九齡奏劾曰穰苴出軍必誅
莊賈孫武教戰亦斬宮嬪守珪軍令必行祿山不宜免死上
特捨之九齡奏曰祿山狼子野心面有逆相臣請因罪戮之
冀絕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知石勒故事誤害忠良遂放
歸藩（舊唐書張九齡傳）
黑齒常之遷左武衛大將軍檢校左羽林軍充大總管常之嘗
有所乘馬爲兵士所損副使牛師奬等請鞭之常之曰豈可

以損私馬而決官兵乎竟赦之（舊唐書黑齒常之傳）
韓滉改吏部郎中給事中時盜殺富平令韋當縣吏捕獲賊黨
而名隸北軍監軍魚朝恩以有武材請詔原其罪滉密疏駁
奏賊遂伏辜（舊唐書韓滉傳）
陸亘歷刺兗蔡虢蘇四郡移宣歙觀察使加御史大夫亘赴兗
州延英面奏曰凡節度使握兵分屯屬郡者刺史不能制遂
爲一州之弊宜有處分因詔天下兵分屯屬郡者隸于刺史
（舊唐書陸亘傳）
裴寬遷刑部員外郎萬騎將軍馬崇白日殺人而王毛仲方以
貴倖將鬻其獄寬固執不肯從（新唐書裴漼傳）

石元孫遷邕州觀察使夏人寇延州元孫與戰于三川口軍敗
見執傳者以爲已死贈中正軍節度使兼太傅錄其子孫七
人及元昊納款縱元孫歸諫官御史奏元孫軍敗不死辱國
請斬塞下賈昌朝獨言曰在春秋時晉獲楚將穀臣楚獲晉
將知罃亦還其國不誅因入對援袖出魏志于禁傳以奏曰
前代將臣敗覆而還多不加罪帝乃貸元孫安置全州以升
祔赦內徙襄州侍御史劉湜言元孫失軍辱命朝廷貸而不
誅若例從量移無以勸用命之士元孫遂不徙（宋史石守信傳）
李濤拜兵部尚書建隆二年濤被病有軍校尹勳董浚五丈河
陳留丁壯夜潰勳擅斬隊長陳琲等十人丁夫七十人皆枝

一百刵其左耳濤聞之力疾草奏請斬勳以謝百姓家人謂
濤曰公久病宜自愛養朝廷事且置之濤憤言曰人孰無死
但我爲兵部尚書坐視軍校無辜殺人烏得不奏太祖覽奏
嘉之詔削奪勳官爵配隸許州（宋史李濤傳）
張詠擢爲樞密直學士同知銀臺通進封駮司兼掌三班院張
永德爲并代部署有小校犯法笞之至死詔案其罪詠封還
詔書且言陛下方委永德邊任若以一部校故推辱主帥臣
恐下有輕上之心太宗不從未幾果有營兵訴軍校者詠
引前事爲言太宗改容勞之（宋史張詠傳）
錢明逸擢右正言石元孫與夏人戰沒以死事褒贈既而生歸

朝廷釋不問明逸請正其僨軍之罪乃竄之遠方而奪其恩宋史錢惟演傳

蔡襄進直史館兼修起居注保州卒作亂推懦兵十餘輩爲首惡殺之以求招撫襄曰天下兵百萬苟無誅殺決行之令必開驕慢暴亂之源今州兵戕官吏閉城門不能討從而招之豈不爲四方笑乞將兵入城盡誅之詔從其議宋史蔡襄傳

李清臣拜中書侍郎鄜延以金明砦主將張輿戰沒章惇怒議盡戮全軍四千人清臣曰將死亦多端或先登爭利或輕身入敵今悉誅吏士異時以將必舉軍降虜矣於是但誅牙兵十六輩宋史李清臣傳

姚麟歷殿前都指揮使節度建雄定武軍檢校司徒麟爲將沈毅持重不少縱捨宿衛士嘗犯法詔釋之麟杖之于庭而後請拒詔之罪故所至肅然宋史姚兕傳

何鑄拜御史中丞先是秦檜力主和議大將岳飛有戰功金人所深忌檜惡其異己欲除之脅飛故將王貴上變逮飛繫大理獄先命鑄鞫之鑄引飛至庭詰其反狀飛袒而示之背背有舊涅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俱無驗鑄察其冤白之檜檜不悅曰此上意也鑄曰鑄豈區區爲一岳飛者强敵未滅無故戮一大將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長計檜語塞改命万俟卨飛死獄中子雲斬於市檜銜鑄宋史何鑄傳

張行信爲左諫議大夫權元帥右都監內族訛可率兵五千護糧通州遇兵輒潰行信上章曰御兵之道無過賞罰使其臨敵有所慕而樂於進有所畏而不敢退然後將士用命而功可成若訛可敗衄宜明正其罪朝廷寬容一切不問臣恐御兵之道未盡也詔報曰卿意具悉訛可等已下獄矣金史張行信傳

商衡拜監察御史內族慶山奴將兵守盱眙與李全戰敗朝廷置而不問衡上言自古敗軍之將必正典刑不爾則無以謝天下詔降慶山奴爲定國軍節度使金史商衡傳

明刑

息獄

高柔爲治書侍御史轉加治書執法民間數有誹謗妖言帝疾之有妖言輒殺而賞告者柔上疏曰今妖言者必戮告之者輒賞既使過誤無反善之路又將開凶狡之羣相誣罔之漸誠非所以息姦省訟緝熙治道也昔周公作誥稱殷之祖宗咸不顧小人之怨在漢太宗亦除妖言誹謗之令臣愚以爲宜除妖謗賞告之法以隆天父養物之仁帝不卽從而相誣告者滋甚帝乃下詔敢以誹謗相告者以所告者罪罪之於是遂絕魏志高柔傳

鄧攸嘗詣鎮軍賈混混以人訟事示攸使決之攸不視曰孔子稱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混奇之以女妻焉晉書鄧攸傳

邊歸讜漢初歷禮部刑部二侍郎時史宏肇怙權專殺閭里告訐成風歸讜言曰邇來有匿名書及言風聞事構害善良有傷風化遂使貪吏得以報復私怨讒夫得以肆其虛誕請明行條制禁遏誣罔凡顯有披論具陳姓名其匿名書及風聞事者並望止絕論者韙之宋史邊歸讜傳

陳升之為起居舍人知諫院時俗好藏去交親尺牘有訟則轉相告言有司據以推詰升之謂此告訐之習也請禁止之宋史陳升之傳

斷獄

陳寵辟司徒鮑昱府轉為辭曹掌天下獄訟其所平決無不厭

服眾心時司徒辭訟久者數十年事類溷錯易為輕重不良吏得生因緣寵為昱撰辭訟比七卷決事科條皆以事類相從昱奏上之其後公府奉以為法後漢書陳寵傳

衛展遷晉王大理詔有考子證父或鞭父母問子所在展以為恐傷正教並奏除之晉書衛瓘傳

蔡廓為侍中建議以為鞫獄不宜令子孫下辭明言父祖之罪虧教傷情莫此為大自今但令家人與囚相見無乞鞫之訴便足以明伏罪不須責家人下辭朝議從之南史蔡廓傳

裴諝除右金吾將軍諝惡法吏舞文或挾宿怨為重輕因獻獄官箴以諷新唐書裴漼傳

李景略李懷光為朔方節度使署巡官五原將張光殺其妻以貲市獄前後不能決景略覈實論殺之既而有若女厲者進謝廷中如光妻云新唐書李景略傳

范質為司徒宏文殿大學士質建議以律條繁冗輕重無據吏得因緣為奸世宗特命詳定是為刑統宋史范質傳

陶穀授太常少卿嘗上言頃溢西臺每見臺司詳斷刑獄少有即時決者至於閭閻夫婦小有爭訟淹滯即時坊市死亡喪葬必俟臺司判狀奴婢病亡亦須檢驗吏因緣為姦而邀求不已經旬不獲埋瘞望申條約以革其弊從之宋史陶穀傳

胥偃權知開封府官人程智誠與三班使臣焉文顯八人抵罪

帝使赦智誠三人而文顯五人坐如法偃曰恤近遺遠非政也況同罪異罰乎詔并釋之宋史胥偃傳

陳太素判大理事任刑法二十餘年朝廷有大獄疑必召與議每臨案牘至忘寢食大寒暑不變子弟或止之答曰囹圄之苦豈不甚於我也宋史陳太素傳

耶律那也為北院大王那也長于理民每有鬬訟親覈曲直不尚威嚴常曰凡治人本欲分別是非何事迫脅以立名故所至以惠化稱遼史耶律那也傳

耶律斡特剌為契丹行宮都部署先是北南府有訟各州府得就按之比歲非奉樞密檄不得鞫問以故訟者稽留斡特剌

奏請如舊從之（遼史耶律幹特剌傳）
千奴遷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使丁祖母憂服闋東平大名諸
路有諸王牧馬草地與民田相間互相侵冒有司視强弱爲
予奪連歲爭訟不能定乃命起千奴治之其訟遂息（元史和尚傳）
奕赫抵雅爾丁爲中書右司郎中一日與同列共議獄有異其
說者奕赫抵雅爾丁曰公等誼律荷不能變通以適事宜譬
之醫者雖熟於方論而不能切脈用藥則於疾病奚益哉同
列雖不平識者服其爲名言（元史奕赫抵雅爾丁傳）
阿魯圖拜中書右丞相一日與僚佐議除刑部尚書宰執有所
舉或難之曰此人柔軟非刑部所可用阿魯圖曰廟堂今

選儈子耶若選儈子須選强壯人尚書欲其詳讞刑牘耳若
不枉人不壞法卽是好刑官何必求强壯人耶左右無以答（元史阿魯圖傳）

雪冤

蘇瓊遷三公郎中趙州及清河南中有人頻告謀反前後皆付
瓊推檢事多申雪尚書崔昂謂瓊曰若欲立功名當更思餘
理仍數雪反逆身命何輕瓊正色曰所雪者冤枉不放反逆
昂大慚（北史蘇瓊傳）
崔元亮遷右散騎常侍宰相宋申錫爲鄭注所構獄自內起京
師震懼元亮首率諫官十四人詣延英請對與文宗往復數
百言文宗初不省其諫欲寘申錫於法元亮泣奏曰孟軻有
言衆人皆曰殺之未可也卿大夫皆曰殺之未可也天下皆
曰殺之然後察之方寘於法今至聖之代殺一凡庶尚須合
於典法況無辜殺一宰相乎臣爲陛下惜天下法實不爲申
錫也言訖俯伏嗚咽文宗爲之感悟元亮繇此名重於朝（舊唐書崔元亮傳）
李嶠遷給事中會來俊臣構狄仁傑李嗣眞裴宣禮等獄將抵
死敕嶠與大理少卿張德裕侍御史劉憲覆驗德裕等內知
其冤不敢異嶠曰知其枉不申是謂見義不爲者卒與二人
列其枉忤武后旨出爲潤州司馬（新唐書李嶠傳）

宋璟遷鳳閣舍人張易之誣御史大夫魏元忠有不臣語引張
說爲驗將廷辯說惶遽璟謂說曰名義至重不可陷正人以
求苟免縱此受謫芬香多矣若不測者吾且叩閤救將與子
偕死說感其言以實對元忠免死（新唐書宋璟傳）
韋溫遷右補闕宰相宋申錫被搆罪不測溫倡曰丞相操履有
初不宜反乃姦人陷之吾等豈避雷霆使上蒙蔽咎邪率同
舍伏閤切爭由是益知名（新唐書韋貫之傳）
趙上交遷刑部侍郎嘗上言伏覩長興中詔書州縣官在任詳
讞刑獄昭雪人命者不限歲月赴選許令超資注官仍賜章
服諸道州府給付公驗躬赴行部投狀隨給優牒庶絕欺罔

以存激勸載詳元詔止言州縣未該內外職司乞自今但能雪活冤獄不限中外官並加旌賞諸道州縣委長吏抄案以聞俟本人考滿即詣刑部投狀無得隔越年歲庶使內外同律詔從之（宋史趙上交傳）

呂居簡提點京東刑獄時夏竦有憾於石介介死竦言於上曰介未嘗死北走鄰國矣乃遣中使發棺驗之居簡謂曰萬一介果死則朝廷爲無故發人之墓奈何中使曰於君何如居簡曰介死當時必有內外親族及門生會葬問之可也中使乃令結狀保證以聞介事乃白（宋史呂蒙正傳）

周起爲糾察刑獄司請諸已決而事有所枉及官吏非理榜掠

者並聽受訴從之（宋史周起傳）

歐陽守道吉州人遷著作郎吉有賢守而大家怨之厚誣以贓者下其事常平使者會旱甚禱雲騰守道曰無以禱也雲騰之神唐郡守吳侯也冤莫甚於前守冤不直而吳侯於禱俟有辭矣匹婦藏冤旱或三年冤在民牧害豈其小反覆千餘言或迂笑之守道不改告來者不倦守卒以得直（宋史歐陽守道傳）

廉希憲拜中書平章政事有訟四川帥欽察者帝敕中書急遣使誅之明日希憲覆奏帝怒曰尚爾遲回耶對曰欽察大帥以一小人言被誅民心必駭收繫至此與訟者廷對然後明其罪於天下爲宜詔遣能者按問其後事竟無實欽察得免（元史廉希憲傳）

禿忽魯遷中書右司郎中大宗正薛徹干薦掌其府判署問諸獄文案嘗暮歸愀然若有求而未獲者家人問之曰今日所議死案也於我心有疑欲求所以活之未得其方耳他日歸喜曰我得之矣於法當流徙邊地（元史禿忽魯傳）

田滋遷浙西廉訪使有縣尹張彧者被誣以贓獄成滋審之但俛首泣而不語滋以爲疑明日齋沐詣城隍祠禱曰張彧坐事有冤狀願神相滋明其誣守廟道士進曰曩有王成等五人同持誓狀到祠焚禱火未盡而去之燼中得其遺藁今藏於壁間豈其人耶視之果然明日詣憲司詰成等不服因出

所得火中誓狀示之皆驚愕伏辜張彧得釋（元史田滋傳）

省刑

張釋之文帝拜爲廷尉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屬之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聞蹕匿橋下久之以爲行已過即出見乘輿車騎即走耳廷尉奏當一人犯蹕當罰金文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和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爲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

久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有人盜高廟坐前玉環捕得文帝怒下廷尉廷尉治釋之案律盜宗廟服御物者爲奏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之無道乃盜先帝廟器吾屬廷尉者欲致族之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順爲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久之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史記張釋之馮唐傳）

路温舒署奏曹掾守廷尉史昭帝崩昌邑王賀廢宣帝初即位温舒上書言宜尚德緩刑其辭曰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爲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惡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賢聖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

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遏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是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爲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

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詬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亾極天下幸甚上善其言（漢書路溫舒傳）

于定國爲廷尉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寃民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寃（漢書于定國傳）

杜林爲光祿勲羣臣上言古者肉刑嚴重則人畏法令今憲律輕薄故姦軌不勝宜增科禁以防其源詔下公卿林奏曰夫

人情挫辱則義節之風損法防繁多則苟免之行興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古之明王深識遠慮動居其厚不務多辟周之五刑不過三千大漢初興詳覽失得故破矩爲圓斲雕爲樸蠲除苛政更立疏網海內歡欣人懷寬德及至其後漸以滋章吹毛索疵詆欺無限果桃菜茹之饋集以成臧小事無妨於義以爲大戮故國無廉士家無完行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爲敝彌深臣愚以爲宜如舊制不合翻移帝從之（後漢書杜林傳）

梁商爲大將軍宦者忌商寵任欲陷之永和四年中常侍張逵蘧政內者令石光尚方令傅福冗從僕射杜永連謀共譖商及中常侍曹騰孟賁云欲徵諸王子圖議廢立請收商等案罪帝曰大將軍父子我所親騰賁我所愛必無是但汝曹共妒之耳逵等知言不用懼迫遂出矯詔收縛騰賁於省中帝聞震怒敕宦者李歙急呼騰賁釋之收逵等悉伏誅辭所連染及在位大臣商懼多侵枉迺上疏曰春秋之義功在元帥罪止首惡故賞不僭溢刑不淫濫五帝三王所以同致康乂也竊聞考中常侍張逵等辭語多所牽及大獄一起無辜者衆死囚久繫纖微成大非所以順迎和氣平政成化也宜早訖竟以止逮捕之煩帝迺納之罪止坐者（後漢書梁統傳）

劉愷拜太尉安帝初清河相叔孫光坐臧抵罪遂增錮二世釁及其子是時居延都尉范邠復犯臧罪詔下三公廷尉議司徒楊震司空陳褒廷尉張皓議依光比愷獨以爲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所以進人於善也尚書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如令使臧吏禁錮子孫以輕從重懼及善人非先王詳刑之意也有詔太尉議是（後漢書劉般傳）

鍾離意爲尚書僕射時詔賜降胡子縑尚書案事誤以十爲百帝見司農上簿大怒召郎將笞之意因入叩頭曰過誤之失常人所容若以懈慢爲愆則臣位大辠重郎位小辠輕咎皆在臣臣當先坐乃解衣就格帝意解使復冠而貰郎帝性褊

察好以耳目隱發爲明故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尙書以
下至見提拽常以事怒郎藥崧以杖撞之崧走入牀下帝怒
甚疾言曰郎出郎出崧曰天子穆穆諸侯煌煌未聞人君自
起撞郎帝赦之朝廷莫不悚慄爭爲嚴切以避誅責唯意獨
敢諫爭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救解之後漢書鍾離意傳
郭躬爲郡吏辟公府有兄弟共殺人者而罪未有所歸帝以兄
不訓弟故報兄重而減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詔誤言兩報重
尙書奏章矯制罪當腰斬帝召躬問之躬對章應罰金帝曰
章矯詔殺人何謂罰金躬曰法令有故誤章傳命之謬於事
爲誤誤者其文則輕帝曰章與囚同縣疑其故也躬曰周道

如砥其直如矢君子不逆詐君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
帝曰善後漢書郭躬傳
左雄遷尙書令是時大司農劉據以職事被譴召詣尙書傳呼
促步又加以捶撲雄上言九卿位亞三事班在大臣行有佩
玉之節動有庠序之儀孝明皇帝始有撲罰皆非古典帝從
而改之其後九卿無復捶撲者後漢書左雄傳
孔融遷少府時論者多欲復肉刑融乃建議曰古者敦庬善否
不別吏端刑淸政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
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人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
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紂斮朝涉

之脛天下謂爲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刖一人是
下常有千八百紂也求俗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
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夙沙亂齊伊戾禍宋趙
高英布爲世大患不能止人遂爲非也適足絕人還爲善耳
雖忠如鬻權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寃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
子政一離刀鋸沒世不齒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南睢
之骨立衛武之初筵陳湯之都賴魏尙之守邊無所復施也
漢開改惡之路凡爲此也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棄短就長
不苟革其政者也朝廷善之卒不改焉後漢書孔融傳
藏憙爲侍中數進見問得失帝詔憙曰侍中當匡補國政勿有

隱情憙對曰陛下嚴帝曰朕何用嚴憙曰伏見前太尉西曹
掾蔣遵淸亮忠孝學通古今陛下納膚受之訴遂致禁錮世
以是爲嚴帝怒曰汝南子欲復黨乎憙出自繫廷尉有詔赦
出後復引見憙謝曰臣無謇諤之節而有狂瞽之言不能以
尸伏諫偷生苟活誠慙聖朝帝卽敕尙書解遵禁錮拜憙虎
賁中郎將以侍中兼領之後漢書藏憙傳
黄香爲尙書令東平淸河奏訞言卿仲遼等所連及且千人香
科別據奏全活甚重每郡國疑罪輒務求輕科愛惜人命每
存憂濟後漢書黄香傳
闞澤孫權以爲中書令加侍中拜太子太傅領中書如故呂壹

姦罪發聞有司窮治奏以大辟或以為宜加焚裂用彰元惡權以訪澤澤曰盛明之世不宜復有此刑權從之又諸官司有所患疾欲增重科防以檢御臣下澤每曰宜依禮律其和而有正皆此類也吳志闞澤傳

何叔度義熙五年吳興武康縣民王延祖為劫父睦以告官新制凡劫身斬刑家人棄市睦既自告於法有疑時叔度為尙書議曰設法止姦本於情理非一人為劫闔門應刑所以罪及同產欲開其相告以出為惡之身睦父子之至容可悉其逃亡而刳其天屬還相縛送螫毒在手解腕求全於情可愍理亦宜宥使凶人不容於家逃刑無所乃大絕根源也睦既

糾送則餘人無應復告並全之宋書何尙之傳

元巖遷內史中大夫宣帝嗣位為政昏暴京兆郡丞樂運乃輿櫬詣朝堂陳帝八失言甚切至帝大怒將戮之朝臣皆恐懼莫有救者巖謂人曰臧洪同日尙可俱死其況比干乎若樂運不免吾將與之俱斃詣閤請見言於帝曰樂運知書奏必死所以不顧身命者欲取後世之名陛下若殺之乃成其名落其術內耳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運因獲免後帝將誅烏丸軌巖不肯署詔御正顏之儀切諫不入巖進繼之脫巾頓顙三拜三進帝曰汝欲黨烏丸軌邪巖曰臣非黨軌正恐濫誅失天下之望帝怒使閹豎搏其面遂廢于家隋書元巖傳

柳莊除給事黃門侍郎尙書省嘗奏犯罪人依法合流而上處以大辟莊奏曰臣聞張釋之有言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心方今海內無事正是示信之時伏願陛下思釋之之言則天下幸甚帝不從隋書柳莊傳

蕭琛累遷尙書左丞時齊明帝用法嚴峻尙書郎坐杖罰者皆即科行琛乃密啟曰郎有杖起自後漢爾時郎官位卑親主文案與令史不異故郎三十五人令史二十人是以古人多恥為此職自魏晉以來郎官稍重今方參用高華吏部又近於通貴不應官高昔品而罰遵曩科所以從來彈舉雖在空文而許以推遷或逢赦恩或入春令便得息停宋元嘉大明

中經有被罰者別由犯忤主心非關常準自泰始建元以來未經施行事廢已久人情未習自奉敕之後已行倉部郎江重欣杖督五十皆無不人懷慚懼兼有子弟成長彌復難為儀適其應行罰可特賜輸贖使與令史有異以彰優緩之澤帝納之自是應受罰者依舊不行南史蕭思話傳

盧思道為散騎侍郎參內史侍郎事陳殿庭非杖罰之所朝臣犯笞罪請以贖論北史盧元傳

高允拜鎮軍大將軍領中祕書事加光祿大夫魏初法嚴允據律評刑三十餘年內外稱平允以獄者人命所係常歎曰皋陶至德也其後英蓼先亡劉項之際英布黥而王經世雖久

猶有刑之餘釁況凡人能無咎乎北史高允傳

劉行本拜諫議大夫檢校中書侍郎上嘗怒一郎於殿前笞之行本進曰此人素清其過又小上不顧行本正當上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令臣在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聽臣言若非當致之於理安得輕臣而不顧臣所言非私因置笏於地而退上斂容謝之遂原所笞者北史劉璠傳

趙綽遷大理少卿刑部侍郎辛亶嘗衣緋褌俗云利官上以爲厭蠱將斬之綽曰據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上怒甚謂曰卿惜辛亶而不自惜也命左僕射高熲將綽斬之綽曰陛下寧可殺臣不可殺辛亶至朝堂解衣當斬上使人謂綽曰竟如

何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上拂衣入良久乃釋之明日謝綽勞勉之賜物三百段時上禁行惡錢有二人在市以惡錢易好者武候執以聞上悉令斬之綽諫曰此人坐當杖殺之非法上曰不關卿事綽曰陛下不以臣愚暗置在法司欲妄殺人豈得不關臣事上曰撼大木不動者當退對曰臣望感天心何論動木上復曰啜羹者熱則置之天子之威欲相挫邪綽拜而益前訶之不肯退上遂入書侍御史柳彧復上奏切諫上乃止北史趙綽傳

屈突通開皇中爲親衛大都督文帝遣通往隴西檢覆羣牧得隱藏馬二萬餘匹文帝盛怒將斬太僕卿慕容悉達及諸監官千五百人通諫曰人命至重死不再生陛下至仁至聖子育羣下豈容以畜產之故而戮千有餘人愚臣狂狷輒以死請文帝瞋目叱之通又頓首曰臣一身如死望免千餘人命帝寤曰朕之不明以至於是感卿此意良用憮然今從所請以旌諫諍悉達等竟以減死論舊唐書屈突通傳

于志寧遷侍中加光祿大夫時洛陽人李宏泰坐誣告太尉長孫無忌詔令不待時而斬決志寧上疏諫曰伏惟陛下情篤功臣恩隆右戚以無忌橫遭誣告事並是虛欲戮告人以明賞罰一以絕誣告之路二以慰勳戚之心又以所犯是眞無忌便有破家之罪今告爲妄宏泰宜戮不待時且眞犯之人

事當罪逆誣謀之類罪唯及身以罪較量明非惡逆若欲依律合待秋分今時屬陽和萬物生育而特行刑罰此謂傷春竊案左傳聲子曰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天時也又禮記月令曰孟春之月無殺孩蟲省囹圄去桎梏無肆掠止獄訟又漢書董仲舒曰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道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伏惟陛下纂聖昇祚繼明御極追迹胥之絕軌蹈軒頊之良規欲使舉動順於天時刑罰依於律令陰陽爲之式序景宿於是靡芼風雨不愆雩禜輟祀方今

太簇統律青陽應期當生長之辰施肅殺之令伏願暫迴聖慮察古人言儻蒙垂納則生靈幸甚疏奏帝從之舊唐書于志寧傳

徐堅遷給事中時雍州人韋月將上書告武三思不臣之跡反爲三思所陷中宗即令斬之時方盛夏堅上表曰月將誣構良善故違制命準其情狀誠合嚴誅但今朱夏在辰天道生長即從明戮有乖時令謹按月令夏行秋令則邱隰水潦禾稼不熟陛下誕膺靈命中興聖圖將宏羲軒之風以光史策之美豈可非時行戮致傷和氣哉君舉必書將何以訓伏願詳依國典許至秋分則知恤刑之規冠於千載哀矜之惠洽乎四海中宗納堅所奏遂令決杖配流嶺表舊唐書徐堅傳

穆質自補闕至給事中元和初掌賦使院多擒禁繫戶人而有笞掠至死者質乃論奏鹽鐵轉運司應決私鹽繫囚須與州府長吏監決自是刑名畫一舊唐書穆寧傳

温璋爲京兆尹同昌公主薨懿宗怒殺醫官其家屬宗枝下獄者三百人璋上疏切諫以爲刑法太深帝怒貶璋振州司馬舊唐書温造傳

劉德威爲大理卿太宗問曰比刑網寖密咎安在德威曰在君不在臣下之寬猛視主之好律失入者減三失出者減五今坐入者無辜坐出者有罪所以吏務深文爲自營計非有教使然也帝然其言新唐書劉德威傳

李日知天授中歷司刑丞時法令嚴吏爭爲酷日知獨平寛無文致嘗免一囚死少卿胡元禮執不可曰吾不去曹囚無生理日知曰僕不去曹囚無死法皆以狀讞而武后用日知議新唐書李日知傳

李乾祐貞觀初爲殿中侍御史鄃令裴仁軌私役門卒太宗欲斬之乾祐曰法令與天下共之非陛下獨有也仁軌以輕罪致極刑非畫一之制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帝意解繇是免死新唐書李昭德傳

張廷珪遷黃門侍郎監察御史蔣挺坐法詔決杖朝堂廷珪執奏御史有譴當殺殺之不可辱也士大夫服其知體新唐書張廷珪傳

張嘉貞遷中書令洛陽主簿王鈞者爲嘉貞繕第會以贓聞有詔杖之朝堂嘉貞畏皦染促有司速斃以滅言祕書監姜皎得罪嘉貞希權幸意請加詔杖已而皎死會廣州都督裴伷先抵罪帝問法如何嘉貞復援皎比張說曰不然刑不上大夫以近君也士可殺不可辱向皎得罪官三品且有功若罪應死即殺獨不宜廷辱以卒伍待也況勳貴在八議乎事往不可咎伷先豈容復濫哉帝然之嘉貞退不悅曰言太切說曰宰相時來則爲非可長保若貴臣盡杖正恐吾輩及之渠不爲天下士君子地乎新唐書張嘉貞傳

裴耀卿遷尚書左丞相夷州刺史楊濬以贓抵死有詔杖六十流古州耀卿上言刺史縣令異諸吏爲人父母風化所瞻今使裸躬受笞事太逼辱法至死則天下共之然一朝下吏屈挫率頓民且哀憐是忘免死之恩而有傷心之痛恐非崇守長勸風俗意又雜犯抵死無杖刑必三覆後決今非時不覆或夭其命非所以寬宥之也凡大暑決囚多死秋冬乃有全者請今貸死決杖會盛夏生長時並停則有再生之賞（新唐書裴耀卿傳）

宇文審累遷大理評事以夏楚大小無制始創杖架以尚廉度杖長短又鑄銅爲規齊其巨細（新唐書宇文融傳）

柳渾遷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門下省玉工爲帝作帶誤毀一銙工不敢聞私市它玉足之及獻帝識不類擿之工人伏罪帝怒其欺詔京兆府論死渾曰陛下遽殺之則已若委有司須詳讞乃可於法誤傷乘輿器服罪當杖請論如律由是工不死（新唐書柳渾傳）

盧坦遷中丞李錡誅有司將毀其祖墓坦上疏諫止（新唐書盧坦傳）

崔羣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師道旣誅師古等妻子沒入掖廷帝疑以問羣羣請釋之并還其奴婢貲產鹽鐵院官權長孺坐罪抵死其母耄丐子以養帝爽然欲赦之以問宰相羣對陛下幸憐其老宜卽遣使諭旨若須出赦無及矣於是免死（新唐書崔羣傳）

裴度進御史中丞宜徽五坊小使方秋閱鷹狗所過撓官司厚得餉謝乃去下邽令裴寰才吏也不爲禮因構寰出醜言送詔獄當大不恭宰相武元衡婉辭諍帝怒未置度見延英言寰無辜帝恚曰寰誠無罪杖小使小使無罪且杖寰度曰責若此固宜第寰爲令惜陛下百姓安可罪帝色霽乃釋寰度徙東都留守加中書令武德縣主藏史盜錢亾命捕不得河陽節度使温造獄其令王賞責負繫三年母死弗許裴度爲帝言之賞得釋（新唐書裴度傳）

劉瞻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同昌公主薨懿宗捕太

醫韓紹宗等送詔獄逮繫宗族數百人瞻喻諫官皆依違無敢言卽自上疏固爭紹宗窮其術不能效情有可矜陛下徇愛女囚平民忿不顧難取肆暴不明之謗帝大怒卽日賜罷（新唐書劉瞻傳）

李素立仕武德初擢監察御史民犯法不及死高祖欲殺之素立諫曰三尺法天下所共有一動搖則人無以措手足方大業經始奈何輦轂下先棄刑書乎帝嘉納（新唐書李素立傳）

趙鳳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河南尹張全義養子郝繼孫犯法死宦官伶人冀其貲財固請籍沒鳳上書言繼孫爲全義養子不宜有別籍之財而於法不至籍沒刑人利則不可以示

天下五代史趙鳳傳

趙延義爲星官周太祖自魏以兵入京師召延義問漢祚短促者天數邪延義言王者撫天下當以仁恩德澤而漢法深酷刑罰枉濫天下稱冤此其所以亡也是時太祖方以兵圍蘇逢吉劉銖第欲誅其族聞延義言悚然因貸其族二家獲全五代史趙延義傳

王旦遷司空日者上書言宮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問吉凶之說帝怒欲付御史問狀旦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眞宗怒不解旦因自取嘗所占問之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爲此必以爲罪願并臣付獄眞宗曰此事已發何可免旦曰臣爲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爲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帝意解旦至中書悉焚所得書既而復悔馳取之而已焚之矣繇是皆免宋史王旦傳

呂文仲授御史中丞景德中鞫曹州奸民趙諫獄諫多與士大夫交遊內出姓名七十餘人令悉窮治文仲請對言逮捕者衆或在外郡苟悉索之慮動人聽上曰卿執憲當嫉惡如讐豈公行黨庇邪文仲頓首曰中司之職非徒繩糾愆違亦當顧國家大體今縱七十人悉得奸狀以陛下之慈仁必不盡戮不過廢棄而已但籍其名更察其爲人置於冗散或舉選對敭之日擯斥之未爲晚也上從其言宋史呂文仲傳

蘇寀爲大理詳斷官民有母改嫁而死既葬輒盜其柩歸祔法當死寀曰子取母祔父豈與發冢取財等請而生之宋史蘇寀傳

呂公著同知樞密院事有欲復肉刑者議取死囚試劓刖公著曰試之不死則肉刑遂行矣乃止宋史呂公著傳

王存遷尚書左丞四方奏讞大辟刑部援比請貸都省屢以無可矜恕却之存曰此祖宗制也有司欲生之而朝廷破例殺之可乎宋史王存傳

孫永知和州以詳定編敕知審官東院召還議復肉刑事下永永奏曰刻人肌膚深害仁政漢文帝所不忍陛下忍之乎神宗曰事固未決待卿始定耳不果行宋史孫永傳

許將拜尚書左丞中書侍郎章惇爲相與蔡卞同肆羅織貶謫元祐諸臣奏發司馬光墓哲宗以問將對曰發人之墓非盛德事方黨禍作或舉漢唐誅戮故事帝復問將對曰二代固有之但祖宗以來未之有本朝治道所以遠過漢唐者以未嘗輒戮大臣也哲宗皆納之宋史許將傳

呂本中擢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監階州草場苗亘以贓敗有詔從黥本中奏近歲官吏犯贓多至黥籍然四方之遠或有枉濫何由盡知異時察其非辜雖欲拔拭其可得乎若祖宗以來此刑嘗用則紹聖權臣當國之時士大夫無遺類久矣願酌處常罰毋令姦臣得以籍口於後世從之宋史呂本中傳

耶律夷臘葛應歷初入侍數歲爲殿前都點檢遷寄班都知時上酗酒數以細故殺人有監雉者因傷雉而亾獲之欲誅夷臘葛諫曰是罪不應死帝竟殺之以屍付夷臘葛曰收汝故人夷臘葛終不爲止復有監鹿詳穩亾一鹿下獄當死夷臘葛又諫曰人命至重豈可爲一獸殺之良久得免遼史耶律夷臘葛傳

耶律阿没里遷北院宣徽使加政事令爲都監先是叛逆之家兄弟不知情者亦連坐阿没里諫曰夫兄弟雖曰同胞賦性各異一行逆謀雖不與知輒坐以法是刑及無罪也自今雖同居兄弟不知情者免連坐太后嘉納著爲令遼史耶律阿没里傳

石琚拜尚書右丞是時議禁網捕狐兎等野物累計其獲或至

徒罪琚奏曰捕禽獸而罪至徒恐非陛下意杖而釋之可也上曰然金史石琚傳

程輝拜參知政事有司市麪不時酬直世宗怒監察不舉劾杖責之以問輝輝對曰監察君之耳目所犯罪輕不贖而杖亦一時之怒也世宗曰職事不舉是故犯也杖之何不可輝對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金史程輝傳

賈鉉遷左諫議大夫兼工部侍郎上書曰親民之官任情立威所用決杖分徑長短不如法式甚者以鐵刃置於杖端因而致死間者陰陽愆戾和氣不通未必不由此也願下州郡申明舊章檢量封記按察官其檢察不如法者具以名聞內庭敕斷亦依已定程式制可金史賈鉉傳

孫鐸拜參知政事蒲陰縣令大中與左司郎中劉昂通州刺史史肅前監察御史王宇吏部主事曹元戶部員外郎李著監察御史劉國樞尚書省都事曹溫雄州都軍馬師周吏部員外郎徒單永康太倉使馬良顯順州刺史唐括直思白坐私議朝政下獄尚書省奏其罪鐸進曰昂等非敢議朝政但如鄭人游鄉校耳上悟乃薄其罪金史孫鐸傳

許古轉右司諫時丞相高琪立法職官有犯皆的決古及左司諫抹撚胡魯剌上言曰禮義廉恥以治君子刑罰威獄以治小人此萬世不易論也近者朝廷急於求治有司奏請從權

立法職官有犯應贖者亦多的決夫爵祿所以馭貴也貴不免辱則卑賤者又何加焉車駕所駐非同征行而凡科徵小過皆以軍期罪之不已甚乎陛下仁恕決非本心殆有司不思寬靜可以措安而專事督責故耳且百官皆朝廷遴選多由文行武功閥閱而進乃與凡庶等則享爵祿者亦不足爲榮矣抑又有大可慮者爲上者將曰官猶不免民復何辭則苛暴之政日行爲下者將曰彼既亦然吾復何恥則陵犯之心益肆其弊豈勝言哉伏願依元年刑不上大夫之文削此一切之法幸甚上初欲行之而高琪固執以爲不可遂寢金史許古傳

鐵哥領尚膳監有食尚食餘餅者帝察知之怒鐵哥曰失餅之罪在臣食者何與焉帝善之進中奉大夫司農寺達魯花赤從獵百杳兒之地獵人亦不剌金射兔誤中名駝駝死帝怒命誅之鐵哥曰殺人償畜刑太重帝驚曰誤耶史官必書亟釋之庾人有盜鑿秔米者罪當死鐵哥諫曰臣鞫庾人其母病盜秔欲食母耳請貸之牧人有盜割駝峯者將誅之鐵哥曰生割駝峯誠忍人也然殺之恐乖陛下仁恕心詔皆免死元史鐵哥傳

不忽木行中丞事兼領侍儀司事樞密臣受人玉帶徵贓不敘御史言罰太輕不忽木曰禮大臣貪墨惟曰簠簋不飾若加笞辱非刑不上大夫之意元史不忽木傳

許扆一名忽魯火孫除正議大夫提點太醫院事有竊大安閣禮神之幣者將誅之羣臣莫敢言忽魯火孫獨諫曰敬神善事也因置人於死地臣恐神不享所祭帝卽命釋之元史許國禎傳

袁裕辟中書右司掾順天路民王仕兒因鬬誤殺人其母年七十言於朝曰妾寡且老恃此兒以爲生兒死則妾亦死矣裕言於執政曰因誤殺人情非故犯當矜其母乞肴之執政以聞帝從之囚得免死元史袁裕傳

趙孟頫授兵部郎中至元鈔法不能行詔遣尙書劉宣與孟頫馳驛至江南問行省丞相慢令之罪凡左右司官及諸路官則徑笞之孟頫受命而行比還不笞一人丞相桑哥大以爲譴桑哥鐘初鳴時卽坐省中六曹官後至者則笞之孟頫偶後至斷事官遽引孟頫受笞孟頫入訴於都堂右丞葉李曰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養其廉耻敎之節義且辱士大夫是辱朝廷也桑哥亟慰孟頫使出自是所笞唯曹史以下元史趙孟頫傳

韓若愚擢中書左司郎中時議禁民田獵犯者抵死若愚曰昔齊宣王之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孟子非之衆以爲然遂輕其行元史韓若愚傳

王結拜中書左丞職官坐罪者多從重科結曰古者刑不上大

夫今貪墨雖多然士之廉耻不可以不養也聞者謂其得體元史王結傳

成遵遷御史臺都事時臺臣有嫉贓吏多以父母之憂免者建論今後官吏凡被案劾贓私雖父母死不許歸葬須竟其獄庶惡人不獲幸免遵曰惡人固可怒然與人倫孰重且國家以孝治天下寧失罪人千百不可使天下有無親之吏御史大夫是其言元史成遵傳

恤四

裴政轉少司憲政用法寬平無有寃濫囚徒犯極刑者乃許其妻子入獄就之至冬將行決皆曰裴大夫致我於死死無所

恨北史裴政傳

王博文同知樞密院事博文爲政務平恕常語諸子曰吾平生決罪至流刑未嘗不陰擇善水土處汝曹志之宋史王博文傳

王結拜中書左丞先時有罪者北人則徙廣海南人則徙遼東去家萬里往往道死結請更其法移鄉者止千里外改過聽還其鄉因著爲令元史王結傳

布赦

郭躬爲廷尉章和元年赦天下繫囚在四月丙子以前減死罪一等勿笞詣金城而文不及亾命未發覺者躬上封事曰聖恩所以減死罪使戍邊者重人命也今死罪亾命無慮萬人

又自赦以來捕得甚衆而詔令不及皆當重論伏惟天恩莫不蕩宥死罪已下竝蒙更生而亾命捕得獨不沾澤臣以爲赦前犯死罪而繫在赦後者可皆勿笞詣金城以全人命有益於邊肅宗善之卽下詔赦焉後漢書郭躬傳

張仲方爲諫議大夫鄠令崔發以辱黃門繫獄逢赦不見宥仲方曰恩赦天下流昆蟲而不行御前乎發繇是不死新唐書張九齡傳

趙普拜太師祖吉守郡爲姦利事覺下獄案劾爰書未具郊禮將近太宗疾其貪墨遣中使諭旨執政曰郊祀可特勿貸祖吉普奏曰敗官抵罪宜正刑辟然國家卜郊肆類對越天地告于神明奈何以吉而隳陛下赦令哉太宗善其言乃止宋史趙普傳

宗憲攝門下侍郎皇統五年將肆赦議覃恩止及女直人宗憲奏曰莫非王臣慶幸豈可有間耶遂改其文使均被焉金史宗憲傳

奕赫抵雅爾丁爲中書右司郎中大德八年肆赦廷議惟官吏因事受賕者不預奕赫抵雅爾丁曰不可恩如雨露萬物均被贓吏固可嫉比之盜賊則有間矣宥盜而不宥吏何耶元史奕赫抵雅爾丁傳

用刑

李安人行南徐州事城局參軍王回素爲安人所親盜絹二匹安人流涕謂曰我與卿契闊備嘗今日犯王法乃卿負我也於軍門斬之厚爲斂祭軍府皆震服南史李安人傳

李幼廉爲南青州刺史主簿徐乾富而暴橫歷政不能禁幼廉初至因其有犯收繫之乾密通疏奉黃金百挺妓婢二十人幼廉不受遂殺之北史李義深傳

裴潾遷刑部郎中前率府倉曹參軍曲元衡杖民柏公成母死有司以死在辜外推元衡父蔭贖金公成受賕不訴以救免潾議曰杖捶者官得施所部非所部雖有罪必請有司明不可擅也元衡非在官公成母非所部不可以蔭免公成取賄

仇家利毋之死逆天性當伏誅有詔元衡流公成論死 新唐書裴潾傳

張鎰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郭子儀婿太僕卿趙縱爲奴告下御史劾治而奴留內侍省鎰奏言貞觀時有奴告其主謀反者太宗曰謀反理不獨成尚當有佗人論之豈藉奴告耶乃著令奴告主者斬由是賤不得干貴下不得凌上教本既修悖亂不萌頃者長安令李濟以奴得罪萬年令霍晏因婢坐譴輿臺下類主反畏之悖慢成風漸不可長建中元年五月辛卯詔書奴婢告主非謀叛者同自首法並準律論由是獄訴衰息今縱事非叛逆而奴留禁中獨下縱獄情

所不厭且將帥功孰大於子儀家土僅乾兩婿前已得罪縱復繼之不數月斥其三婿假令縱實犯法事不繇奴尚宜錄勳念亾以從蕩宥況爲奴所愬耶陛下方貴武臣以討賊彼雖見寵一時不能忘懷於異日也帝納之貶縱循州司馬杖奴死鎰召子儀家僮數百暴示奴尸 新唐書張鎰傳

蔡齊拜樞密副使蜀大姓王齊雄坐殺人除名齊雄太后姻家未更赦復官齊曰果如此法撓矣明日入奏事曰齊雄恃勢殺人不死又亟授以官是以恩廢法也帝曰降一等與官可乎齊曰以恩廢法如朝廷何帝勉從之乃抵齊雄罪 宋史蔡齊傳

程琳遷給事中權知開封府王蒙正子齊雄捶老卒死貸妻子使以病告琳察其色辭異令有司驗得捶死狀蒙正連姻章獻太后家太后謂琳曰齊雄非殺人者乃其奴嘗捶之琳曰奴無自專理且使令與己犯同太后嘿然遂論如法 宋史程琳傳

呂夷簡擢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寇準判永興縣有罪者徙湖南道由京師上準變事夷簡曰準治下急是欲中傷準爾宜勿問益徙之遠方從之 宋史呂夷簡傳

高德基轉刑部尚書有犯罪當死者宰相欲從末減德基曰法無二門失出猶失入也不從及奏上曰刑部議是也 金史高德基傳

王擴遷監察御史被詔詳讞冤獄是時凡鬬殺奏決者章宗輒減死由是中外斷獄皆以出罪爲賢擴謂同輩曰生者既讞

地下之冤云何 金史王擴傳

愼赦

吳漢拜大司馬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唯願陛下愼無赦而已 後漢書吳漢傳

王符著潛夫論其述赦篇曰凡療病者必知脉之虛實氣之所結然後爲之方故疾可愈而壽可長也爲國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禍之所起然後爲之禁故姦可塞而國可安也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何以明之哉夫謹敕之人身不蹈非又有爲吏正直不避彊禦而姦猾之黨橫加誣言者皆知赦之不久故也善人君子

被侵怨而能至闕庭自明者萬無數人數人之中得省問者百不過一既對尚書而空遣去者復什六七矣其輕薄姦軌既陷罪法怨毒之家冀其辜戮以解畜憤而反一槩悉蒙赦釋令惡人高會而誇咤老盜服臧而過門孝子見讐而不得討遭盜者覩物而不敢取痛莫甚焉夫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軌者賊良民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傷人肌膚斷人壽命也貴威姦懲惡除人害也故經稱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詩刺彼宜有罪汝反脫之古者雖始受命之君承大亂之極寇賊姦軌難爲法禁故不得不有一赦與之更新頤育萬物以成大化非

以養姦活罪放縱天賊也夫性惡之民民之豺狼雖得放宥之澤終無改悔之心旦脫重梏夕還囹圄嚴明令尹不能使其斷絕何也凡敢爲大姦者才必有過於衆而能自媚於上者也多散誕得之財奉以諂諛之辭以轉相驅非有第五公之廉直孰不爲顧哉論者多曰久不赦則姦軌熾而吏不制宜數肆眚以解散之此未昭政亂之本源不察禍福之所生也（後漢書王符傳）

丞相諸葛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爲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啟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蜀志後主傳注）

孟光遷大司農延熙九年秋大赦光於衆中責大將軍費禕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衰弊窮極必不得已然後乃可權而行之耳今主上仁賢百僚稱職有何旦夕之危倒懸之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之惡乎又鷹隼始擊而更原宥有罪上犯天時下違人理老夫耄朽不達治體竊謂斯法難以經久豈具瞻之高美所望於明德哉禕但顧謝踧踖而已（蜀志孟光傳）

張允遷左散騎常侍晉高祖即位屢赦天下允爲駮赦論以獻曰管子曰凡赦者小利而大害久而不勝其禍無赦者小害

而大利久而不勝其福又漢之吳漢疾篤帝問漢所欲言漢曰惟願陛下無赦爾蓋行赦不以爲恩不行赦不以爲無恩罰有罪故也自古皆以水旱則降德音而宥過開狴牢而出囚冀感天心以救其災者非也假有二人之訟者一有罪而一無罪若有罪者見捨則無罪者銜冤此乃致災之道非救災之術也至使小人遇天災則皆喜而相勸以爲惡曰國將赦矣必捨我以救災如此則是教民爲惡也夫天之爲道福善而禍淫若捨惡人而變災爲福則是天又喜人爲惡也凡天之降災所以警戒人主節嗜慾務勤儉恤鰥寡正刑罰而已（五代史張允傳）

王巖叟拜樞密直學士簽書院事上清儲祥宮成太皇太后以宮成將肆赦巖叟曰昔天禧中祥源成治平中醴泉成皆未嘗赦古人有垂死諫君無赦者此可見赦無益於聖治也宋史王巖叟傳

張雄飛拜參知政事冊上尊號議大赦天下雄飛諫曰古人言無赦之國其刑必平故赦者不平之政也聖明在上豈以數赦帝嘉納之元史張雄飛傳

元明善歷翰林直學士興聖太后旣受尊號廷臣請因肆赦明善曰數赦非善人之福宥過可也元史元明善傳

理工

王彪之拜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謝安欲更營宮室彪之曰中興初卽位東府殊爲儉陋元明二帝亦不改制蘇峻之亂成帝止蘭臺都坐殆不蔽寒暑是以更營修築方之漢魏誠爲儉狹復不至陋殆合豐約之中今自可隨宜增益修補而已彊寇未殄正是休兵養士之時何可大興功力勞擾百姓邪安曰宮室不壯後世謂之無能彪之曰任天下事當保國寧家朝政爲允豈以修屋宇爲能邪安無以奪之故終彪之之世不改營焉晉書王彪之傳

裴漼遷中書舍人太極元年睿宗爲金仙玉眞公主造觀及寺等時屬春旱興役不止漼上疏諫曰臣謹案禮記春夏令曰無聚大衆無起大役不可興土功恐妨農事若號令乖度役使不時則加疾疫之危國有水旱之災此五行之必應也今自春至夏時雨愆期下人憂心莫知所出陛下雖降哀矜之旨兩都仍有寺觀之作時旱之應寔此之由且春令告期東作方始正是丁壯就功之日而土木方興臣恐所妨尤多所益尤少耕夫蠶妾飢寒之源故春秋莊公三十一年冬不雨五行傳以爲歲三築臺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五行傳以時作南門勞人興役陛下每以萬方爲念睿旨殷勤安國濟人防微慮遠伏願下明制發德音順天時副人望兩京公私營造及諸和市木石等並請且停則蒼生幸甚農桑失時戶口流散縱寺觀營構豈救黎元飢寒之弊哉疏奏不報舊唐書裴漼傳

廿二史言行略卷二十九終

長洲過元昀輯

輔國門

約束宦寺

王堂遷右扶風安帝西巡阿母王聖中常侍江京等並請屬於堂堂不爲用掾史固諫之堂曰吾蒙國恩豈可爲權寵阿意以死守之卽日遣家屬歸閉閤上病果有誣奏堂者會帝崩京等悉誅堂以守正見稱（後漢書王堂傳）

桓典拜侍御史是時宦官秉權典執政無所回避常乘驄馬京師畏憚爲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後漢書桓榮傳）

范康遷太山太守是時山陽張儉殺常侍侯覽母案其宗黨賓客或有逆匿太山界者康旣常疾閹官因此皆窮相收掩無得遺脫覽大怨之誣康徵詣廷尉減死罪一等徙日南（後漢書范康傳）

皇甫嵩爲左中郎將討黃巾拜爲左車騎將軍初嵩討張角路由鄴見中常侍趙忠舍宅踰制乃奏沒入之又中常侍張讓私求錢五千萬嵩不與二人由此爲憾奏嵩連戰無功所費者多徵還收左車騎將軍印綬（後漢書皇甫嵩傳）

董允遷爲侍中領虎賁中郎將後主愛宦人黃皓皓便僻佞慧欲自容入允常上則正色匡主下則數責於皓皓畏允不敢爲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丞允卒陳祗代允爲侍中與黃皓互相表裏皓始預政事祗死後皓從黃門令爲中常侍奉車都尉操弄威柄終至覆國蜀人無不追思允（蜀志董允傳）

羊侃遷都官尚書宦者張僧允嘗候侃侃曰我牀非閹人所坐竟不前之（南史羊侃傳）

韋機拜司農少卿兼知東都營田有宦者於苑中犯法機杖而後奏高宗嗟賞賜絹數十疋謂曰更有犯者卿卽鞭之不煩奏也（舊唐書韋機傳）

宋璟開元初爲廣州都督十七年爲尚書右丞相二十年致仕璟始自廣州入朝帝遣內侍楊思勗驛迓之未嘗交一言思勗自以將軍貴幸訴之帝帝亦嗟重（新唐書宋璟傳）

杜希望拜鄯州都督知留後擢鴻臚卿引師部分塞下宦者牛仙童行邊或勸希望結其驩答曰以貨藩身吾不忍仙童還奏希望不職下遷恒州刺史徙西河而仙童受諸將金事泄抵死畀金者皆得罪（新唐書杜佑傳）

李惟清解褐涪陵尉時遣宦官督輸造船木縱恣不法惟清奏殺之（宋史李惟清傳）

王旦爲景靈宮朝修使還司空內臣劉承規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爲節度使帝語旦曰承規待此以瞑目旦執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爲樞密使者奈何遂止自是內臣官不過留後（宋史

王旦傳
梁適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大璫王守忠求爲
節度使適持不可 宋史梁適傳
錢暉遷東上閤門使貴州團練使王守忠領兩使留後移閤門
定朝立燕坐位暉因言天子大朝會令宦者廁士大夫坐殿
上必爲外夷所哄守忠更欲以禮服進酒暉又以爲不可 宋史
錢惟演傳
劉敞判尚書考功方議定大樂使中貴人參其間敞諫曰王事
莫重於樂今儒學滿朝辨論有餘而使若趙談者參之臣懼
爲袁盎笑也敞擢知制誥宦者石全彬領觀察使意不愜有

慍言居三日爲眞敞封還除書不草制 宋史劉敞傳
劉奉世拜樞密直學士僉書院事哲宗親政用二內侍爲押班
中書舍人呂希純封還之帝謂有近例奉世曰雖有近例奈
人不可戶曉願以率先施行爲非耳帝爲反命 宋史劉敞傳
何郯爲殿中侍御史都知王守忠以脩祭器勞遷景福殿使給
兩使留後奉郯曰守忠勞薄賞重舊制內臣遙領止於廉察
今雖不授留後而先給其祿既得其祿必得其官若又從之
則何求不可旣又詔許如正班守忠移閤門欲綴本品坐宴
郯又言祖宗之制未有內臣坐殿上者此弊一開所損不細
守忠聞之不敢赴 宋史何郯傳

楊繪神宗立召修起居注知制誥知諫院詔遣內侍王中正李
舜舉等使陝西繪言陛下新卽位天下拭目以觀初政館閣
臺省之士朝廷所素養者不之遣顧獨遣中人乎 宋史楊繪傳
張田通判冀州內侍張宗禮使經郡酣酒自恣守貳無敢白者
田發其事詔配西陵洒掃 宋史張田傳
司馬光爲館閣校勘同知禮院中官麥允言死給鹵簿光言繁
纓以朝孔子且猶不可永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勳大勞而贈
以三公官給一品鹵簿其視繁纓不亦大乎 宋史司馬光傳
沈畸進殿中侍御史嘗經國子監門有小內侍從數騎絕道突
過騶卒追問不爲止臺檄諸司捕之不獲畸曰風憲之地可

但已乎入言之徽宗下內省跡治竟抵罪 宋史沈畸傳
譚世勣進給事中兼侍讀內侍喧爭殿門詔以贖論世勣駁其
不恭因言童貫輩初亦甚微小惡不懲將馴至大患疏入同
類側目 宋史譚世勣傳
魏矼遷殿中侍御史內侍李廙飲韓世忠家刃傷弓匠事下廷
尉矼言內侍出入宮禁而狠戾發於盃酒乃至如此豈得不
過爲之慮建炎詔令禁內侍不得交通主兵官及預朝政違
者處以軍法乞申嚴其禁以謹履霜之戒於是廙杖脊配瓊
州 宋史魏矼傳
程顥知扶溝縣內侍王中正按閱保甲權焰章震諸邑競侈供

張悅之主吏來請顥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取於民法所禁也獨有令故青帳可用爾宋史程顥傳

裴滿亨擢監察御史內侍梁道兒恃恩驕橫朝士側目亨劾奏其姦金史裴滿亨傳

廉希憲拜中書平章政事有內侍傳旨入朝堂言某事當爾希憲曰此閹官預政之漸不可啟也遂入奏杖之元史廉希憲傳

弭變

王商成帝即位為左將軍建始三年秋京師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躪長安中大亂天子親御前殿召公卿議大將軍王鳳以為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長安城以避水羣臣皆從鳳議左將軍商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今政治和平世無兵革上下相安何因當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訛言也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上迺止有頃長安中稍定問之果訛言上於是美壯商之固守數稱其議而鳳大慙自恨失言漢書王商傳

李石進戶部侍郎判度支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中人自邊還走馬入金光門道路妄言兵且至京師讙走塵起百官或韈而騎臺省吏稍稍遁去鄭覃將出石曰事未可知宜坐須其定宰相走則亂矣若變出不虞逃將安適人之所瞻不可忽也益治簿書沛然如平時里閭羣無賴望南闕陰持兵俟變金

吾大將軍陳君賞率眾立望仙門內使趣閉門君賞不從日入乃止當是時非石鎮靜君賞有謀幾亂新唐書李石傳

王曾為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玉清昭應宮使天聖四年夏大雨傳言汴口決水且大至都人恐欲東奔帝問曾曾曰河決奏未至第民間妖言爾不足慮也已而果然宋史王曾傳

弭盜

化導

羊亮為太傅楊駿參軍時京兆多盜竊駿欲更重其法盜百錢加大辟請官屬會議亮曰昔楚江乙母失布以為盜由令尹公若無欲盜宜自止何重法為駿慙而止晉書羊祜傳

高祐拜祕書令高祖問止盜之方祐曰昔宋鈞樹德害獸不過其鄉卓茂善教蝗蟲不入其境彼盜賊者人也苟訓之有方寧不易息當須宰守貞良則盜止矣魏書高祐傳

趙綽歷大理正尚書都官侍郎上以盜賊不禁將重其法綽進諫曰律者天下之大信其可失乎上忻然納之北史趙綽傳

徐清叟遷籍田令疏言邇者江右閩嶠盜賊竊發監司帥守未免少立威名專行誅戮此特以權濟事而已而偏州僻邑習熟見聞轉相倣傚亦皆不俟論報輒行專殺欲望明行禁止一變臣下嗜殺希進之心以無墜祖宗立國仁厚之意宋史徐清叟傳

朱震遷翰林學士是時處州民爲盜天子以爲憂選良太守往慰撫之將行震曰使居官者廉而不擾則百姓自安雖誘之爲盜亦不爲矣願詔新太守到官之日條具本郡及屬縣官吏有貪墨無狀者一切罷去聽其自擇慈祥仁惠之人有治效者優加獎勸上從其言宋史朱震傳

張儉拜太師中書令加尙父有司獲盜八人既戮之乃獲正賊家人訴寃儉三乞申理上勃然曰卿欲朕償命耶儉曰八家老穉無告少加存恤使得收葬足慰存沒矣乃從之遼史張儉傳

高鳴爲侍御史川陝盜起省臣患之請專戮其尤者以止盜朝議將從之鳴諫曰制令天下上死囚必待論報所以重用刑

惜民生也今從其請是開天下擅殺之路害仁政甚大世祖曰善令速止之元史高鳴傳

烏古孫良楨爲副詹事當時盜賊蠭起帝聞惡之下詔分討必盡誅而後已良楨言平賊在收人心以回天意多殺非道也乃赦以安之元史烏古孫良楨傳

卜天璋遷刑部郎中適盜賊充斥時議犯者并家屬咸服青衣巾以别民伍天璋曰赭衣塞路秦弊也尙足法耶相悟而止元史卜天璋傳

懲治

陳忠拜尙書自安帝卽位以後頓遭元二之戹百姓流亾盜賊竝起郡縣更相飾匿莫肯糾發忠獨以爲憂上疏曰臣聞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隄潰蟻孔氣泄鍼芒是以明者愼微智者識幾書曰小不可不殺詩云無縱詭隨以謹無良蓋所以崇本絕末鉤深之慮也臣竊見元年以來盜賊連發攻亭劫掠多所傷殺夫穿窬不禁則致彊盜彊盜不斷則爲攻盜攻盜成羣必生大姦故亾逃之科憲令所急至於通行飲食罪致大辟而頃者以來莫以爲憂州郡督錄怠慢長吏防禦不肅皆欲採獲虚名諱以盜賊爲負雖有發覺不務淸澄至有逞威濫怒無辜僵仆或有跼蹐比伍轉相賦斂或隨吏追赴周章道路是以盜發之家不敢申告鄰舍比里共相壓

迮或出私財以償所亾其大章著不可掩者乃肯發露陵遲之漸遂且成俗寇攘誅咎皆由於此前年勃海張伯路可爲至戒覆車之軌其迹不遠蓋失之末流求之本源宜糾增舊科以防來事自今彊盜爲上官若它郡縣所糾覺一發部吏皆正法尉貶秩一等令長三月奉贖罪二發尉免官令長貶秩一等三發以上令長免官便可撰立科條處爲詔文切敕刺史嚴加糾罰冀以猛濟寬驚懼姦慝頃季夏大暑而消息不協寒氣錯時水漏爲變天之降異必有其故所舉有道之士可策問國典所務王事過差令處煖氣不效之意庶有讜言以承天誡後漢書陳寵傳

會孝蘊遷起居舍人時京邑有盜徽宗怒期三日不獲坐尹罪孝蘊奏求盜急則遁益遠小緩當自出從其言得盜（宋史會孝蘊傳）

許有壬陞右司郎中獲盜例有賞論者多疑其僞有淹四十餘年者羣訴於馬首有壬曰盜賊方熾求疵太甚緩急何以使人但經部使者覆覈者皆予官（元史許有壬傳）

服叛

綏靖

吳漢爲大司馬時鬲縣五姓共逐守長據城而反諸將爭欲攻之漢不聽曰使鬲反者皆守長罪也敢輕冒進兵者斬乃移檄告郡使收守長而使人謝城中五姓大喜即相率歸降諸將乃服曰不戰而下城非衆所及也（後漢書吳漢傳）

控制

楊賜拜太尉中平元年黃巾賊起賜被召會議詣省閤切諫忤旨因以寇賊免先是黃巾帥張角等執左道稱大賢以誑燿百姓天下繈負歸之賜時在司徒召掾劉陶告曰張角等遭赦不悔而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騷擾速成其患且欲切勑刺史二千石簡別流人各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何如陶對曰此孫子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廟勝之術也賜遂上書言之會去位事留中後帝徙南宮閱錄故事得賜所上張角奏乃感悟（後漢書楊震傳）

劉陶拜侍御史時鉅鹿張角僞託大道妖惑小民陶與奉車都尉樂松議郎袁貢連名上疏言之曰聖王以天下耳目爲視聽故能無不聞見今張角支黨不可勝計前司徒楊賜奏下詔書切敕州郡護送流民會賜去位不復捕錄雖會赦令而謀不解散四方私言云角等竊入京師覘視朝政鳥聲獸心私共鳴呼州郡忌諱不欲聞之但更相告語莫肯公文宜下明詔重募角等賞以國土有敢回避與之同罪帝殊不悟明年張角反亂海內鼎沸帝思陶言封中陵鄉侯（後漢書劉陶傳）

蓋勳爲漢陽長史北地羌胡與邊章等寇亂隴右刺史左昌坐斷盜徵以扶風宋梟代之梟患多寇叛謂勳曰涼州寡於學

術故屢致反暴今欲多寫孝經令家家習之庶或使人知義勳諫曰昔太公封齊崔杼殺君伯禽侯魯慶父簒位此二國豈乏學者今不急靜難之術遽爲非常之事既足結怨一州又當取笑朝廷勳不知其可也梟不從遂奏行之果被詔書詰責坐以虛慢徵（後漢書蓋勳傳）

李章爲琅邪太守時北海安邱大姓夏長思等反遂囚太守處興而據營陵城章聞即發兵千人馳往擊之掾吏止章曰二千石行不得出界兵不得擅發章按劍怒曰逆虜無狀囚刦郡守此何可忍若坐討賊而死吾不恨也遂引兵安邱城下募勇敢燒城門與長思戰斬之獲三百餘級得牛馬五百餘

頭而還輿歸郡以狀上帝悉以所得班勞吏士（後漢書李章傳）
王式爲安南都護寧國劇賊仇甫亂明越觀察使鄭祇德不能討宰相遴式往代詔可因至京師懿宗問方略對曰第假臣兵寇不足平也左右宦要皆曰兵衆則餽多當惜天下費式奏盜若倡狂天誅不亟決東南征賦闕矣寧得以億萬計之乎兵多則功速費寡二者孰利帝顧左右曰宜與兵於是詔益兵式擒甫斬之（新唐書王播傳）

招撫

王瞻爲晉陵太守時大司馬王敬則舉兵作亂路經晉陵郡民多附敬則軍敗臺軍討賊黨瞻言於朝曰愚人易動不足窮

法明帝許之所全活者萬數（梁書王瞻傳）
陸襄爲鄱陽內史郡民鮮于琛殺廣晉令署置官屬有衆萬餘人攻郡襄連戰破之生獲琛餘衆逃散時鄰郡豫章安成等守宰案治黨與因求賄貨皆不得其實或有善人盡室離禍惟襄郡部枉直無濫民作歌曰鮮于平後善惡分民無枉死賴有陸君（梁書陸襄傳）
封隆之拜尚書右僕射武定初北豫州刺史高仲密將叛遣使陰通消息於冀州豪望使爲內應輕薄之徒頗相扇動詔隆之馳驛慰撫遂得安靜世宗寄書與隆之云仲密枝黨同惡向西宜悉收其家累以懲將來隆之以爲恩旨既行理無追改今若收治示民不信脫或驚擾所虧殊大乃啟高祖事遂得停（北齊書封隆之傳）
李勉至德初從至靈武遷司膳員外郎時關東獻俘百餘詔並處斬囚有仰天歎者勉過問之對曰某被脅制守官非逆者勉乃哀之上言曰元惡未殄遭點污者半天下皆欲澡心歸化若盡殺之是驅天下以資兇逆也肅宗遽令奔騎宥釋由是歸化日至（舊唐書李勉傳）
裴度授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蔡州刺史充彰義軍節度申光蔡觀察等使充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討淮西吳元濟唐鄧節度使李愬擒元濟度先遣宣慰副使馬摠入城安

撫明日度建彰義軍節領降卒繼進度既視事蔡人大悅舊令途無偶語夜不燃燭人或以酒食相過從者以軍法論度乃約法唯盜賊鬬殺外餘盡除之其往來者不復以晝夜爲限於是蔡之遺黎始知有生人之樂初度以蔡卒爲牙兵或以爲反側之子其心未安不可自去其備度笑而答曰吾受命爲彰義軍節度使元惡就擒蔡人即吾人也蔡之父老無不感泣申光之民即時平定上欲盡誅元濟舊將封二劍以授梁守謙使往蔡州度與守謙入蔡州量罪加刑不盡如詔先以疏陳（舊唐書裴度傳）
王溥漢乾祐中爲秘書郎時李守貞據河中趙思綰反京兆王

景從反鳳翔周祖將兵討之辟溥爲從事河中平得賊中文書多朝貴及藩鎭相交結語周祖籍其名將按之溥諫曰魑魅之形伺夜而出日月旣照氛沴自消願一切焚之以安反側周祖從之（宋史王溥傳）

張詠知益州李順構亂王繼恩上官正總兵攻討大致克捷時寇略之際民多脅從詠移文諭以朝廷恩信使各歸田里且曰前日李順脅民爲賊今日吾化賊爲民不亦可乎（宋史張詠傳）

馬亮遷殿中侍御史王均反爲西川轉運副使賊平主將邀功誅殺不已亮全活千餘人召問蜀事會械送賊詿誤者八十九人至闕下執政欲盡誅之亮曰愚民脅從此特百之一二餘竄伏山林者衆今不貸之反側之人聞風疑懼一唱再起是滅一均生一均也帝悟悉宥之（宋史馬亮傳）

石普遷內殿崇班帶御器械李順叛普爲西川行營先鋒與韓守英馬知節誅斬之遷西京作坊使欽州刺史順餘黨復寇邛蜀僞稱邛南王又爲西川都提舉捉賊使時蜀民疑不自安多欲爲盜者普因馳入對面陳蜀亂由賦斂苛急農民失業宜稍蠲減之使自爲生則不討而自平矣帝許之普卽日還蜀揭牓諭之莫不悅服（宋史石普傳）

沈璋加衛尉卿太行賊陷潞州殺其守姚璠官軍討平之命璋權知州事璋至招復逋逃賑養困餓收其橫屍葬之未幾民

頗安輯初賊黨據城潞之軍卒當緣坐者七百人帥府牒璋盡誅之璋不從帥府聞之大怒召璋呵責且欲殺璋左右震恐璋顏色不動從容對曰招亾撫存璋之職也此輩初無叛心蓋爲賊所脅有不得已者故招之復來今欲殺之是殺降也苟利於衆璋死何憾少頃怒解因召潞軍曰吾始命戮汝今汝使君活爾矣皆感泣而去朝廷聞而嘉之拜左諫議大夫知潞州事百姓爲之立祠移知忻州改同知太原尹加尙書禮部侍郎時介休人張覺聚黨亾命山谷鈔掠邑縣招之不肯降曰前嘗有降者皆殺之今以好言誘我是欲殺我耳獨得侍郎沈公一言我乃無疑於是命璋往招之覺卽日降（金史沈璋傳）

大懷貞遷彰國安武軍節度使縣尉獲盜得一旗上圖亢宿詰之有謀叛狀株連幾萬人懷貞當以亂民之刑請誅其首亂者十八人餘皆釋之（金史大懷貞傳）

完顏合達遷元帥左監軍授山東西路吾改必剌世襲謀克參知政事行省事於京兆鞏州田瑞反合達討之諸軍進攻合達移文諭之曰罪止田瑞一身餘無所問不數日瑞弟濟殺瑞以降合達如約撫定一州民賴以寧（金史完顏合達傳）

鐵哥术遷德安府達魯花赤適土人蔡知府者以衆叛鐵哥术討平之主將怒將屠其城鐵哥术請曰叛者蔡知府數人而

已城中之人何預焉盡誅其黨與而止毋令濫及非辜主將嘉其誠懇城遂得全（元史鐵哥朮傳）

服遠

綏靖

主父偃上書闕下言事其諫伐匈奴曰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

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敝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卻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眾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埶不可也又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腄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蓋天下始叛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迺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衆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行盜侵敺所以為業天性固然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禽獸畜之不比為人夫不上觀虞夏殷周

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孰計之而加察焉（漢書主父偃傳）

賈捐之元帝即位待詔金馬門初武帝征南越元封元年立儋耳珠厓郡皆在南方海中洲居廣袤可千里合十六縣戶二萬三千餘其民暴惡自以阻絕數犯吏禁吏亦酷之率數年壹反殺吏漢輒發兵擊定之自初為郡至昭帝始元元年二十餘年間凡六反叛至其五年罷儋耳郡并屬珠厓至宣帝

神爵二年珠厓三縣復反反後七年甘露元年九縣反輒發兵擊定之元帝初元元年珠厓又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年不定上與有司議大發軍捐之建議以爲不當擊上使侍中駙馬都尉樂昌侯王商詰問捐之曰珠厓內屬爲郡久矣今背叛逆節而云不當擊長蠻夷之亂虧先帝功德經義何以處之捐之對曰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死竭卷卷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迄于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

德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齊桓救其難孔子定其文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爲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

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謚爲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迺探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爲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于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爲郡北郤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爲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鬬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

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爲使者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飢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爲讎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爲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迺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顓顓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溼多毒草蟲地水土

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瑇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迺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爲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亾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爲憂對奏上以問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陳萬年以爲當擊丞相于定國以爲前日興兵擊之連年護軍都尉校尉及丞凡十一人還者二人卒士及轉輸死者萬人以上費用三萬萬餘尚未能盡降今關東困乏民

難搖動捐之議是上迺從之遂下詔曰珠厓虜殺吏民背畔爲逆今廷議者或言可擊或言可守或欲棄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議者之言羞威不行則欲誅之狐疑辟難則守屯田通于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饑餓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況乎辟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倉庫空虛無以相贍又以動兵非特勞民凶年隨之其罷珠厓郡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不欲勿彊珠厓由是罷漢書賈捐之傳

魏相爲丞相元康中匈奴遣兵擊漢屯田車師者不能下上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相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閒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

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爲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迺欲發兵報纖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氏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迺可上從其言而止漢書魏相傳

哀帝建平四年匈奴單于上書願朝五年時哀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自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有大故上由是難之以問公卿亦以爲虛費府帑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黃門郎楊雄上書諫曰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

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此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卒其所以脫者世莫能而言也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乃罷

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徼於便墜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翰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爲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盧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迺

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顓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彊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肄以惡其彊難詘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

籍蕩姐之場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犂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菑唯北狄爲不然眞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迺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辭疏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爲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卽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

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豈有隙之後雖智者勢
心於內辯者轂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
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為康居
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迺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
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於
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書奏天子寤焉召還匈奴使者更
報單于書而許之（漢書匈奴傳）

班超使西域為都護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內屬超徵還以
戊己校尉任尚為都護與超交代尚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
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年老

失智任君數當大位豈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
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
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
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我
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至數年而西域反亂以
罪被徵如超所戒（後漢書班超傳）

順帝永和元年武陵太守上書以蠻夷率服可比漢人增其租
賦議者皆以為可尚書令虞詡獨奏曰自古聖王不臣異俗
非德不能及威不能加知其獸心貪婪難率以禮是故羈縻
而綏撫之附則受而不逆叛則棄而不追先帝舊典貢稅多
少所係來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計其所得不償所費必
有後悔帝不從其冬澧中漊中蠻果爭貢布非舊約遂殺鄉
吏舉種反叛（後漢書南蠻傳）

臧嚴遷冠軍行參軍侍湘東王讀累遷王宣惠輕車府參軍兼
記室王遷荊州隨府轉西中郎安西錄事參軍歷監義陽武
寧郡累任皆蠻左前郡守常選武人以兵鎮之嚴獨以數門
生單居入境群蠻悅服遂絕寇盜（梁書臧嚴傳）

崔敬邕除營州刺史庫莫奚國有馬百匹因風入境敬邕悉令
送還於是夷人感附（魏書崔挺傳）

宇文測除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行汾州

事地接東魏數相鈔竊或有獲其為寇者多縛送之測皆命
解縛置之賓館然後引與相見如客禮焉仍設酒餚宴勞放
還其國并給糧餼衛送出境自是東魏人大慙乃不為寇汾
晉之間各安其業兩界之民遂通慶弔不復為仇讎矣時論
稱之方於羊叔子或有告測與外境交通懷貳心者太祖怒
曰測為我安邊吾知其無貳志何為間我骨肉生此貝錦乃
命斬之仍許測以便宜從事（周書宇文測傳）

鄭惟忠拜黃門侍郎時議請禁嶺南首領家畜兵器惟忠曰夫
為政不可革以習俗且吳都賦云家有鶴膝戶有犀渠如或
禁之豈無驚擾耶遂寢（舊唐書鄭惟忠傳）

呂蒙正爲吏部尚書入相因對論及征伐上曰朕比來征討蓋爲民除暴苟好功黷武則天下之人熸亾盡矣蒙正對曰隋唐數十年中四征遼碣人不堪命煬帝全軍陷没太宗自運土木攻城如此卒無所濟且治國之要在內修政事則遠人來歸自致安靜上韙之（宋史呂蒙正傳）

郭載知秦州兼沿邊都巡檢使先是巡邊者多領兵騎以威戎人所至頗煩苦之載悉減去戎人感悅（宋史樊知古傳）

馬知節知秦州州嘗質羌酋支屬僅二十人踰二紀矣知節曰羌亦人爾豈不懷歸悉遣之羌人感之訖終更不犯塞（宋史馬全義傳）

陳堯叟遷工部員外郎廣南西路轉運使會加恩黎桓爲交州國信使黎桓界先有亾命來奔者多匿不遣因是海賊頻年入寇堯叟悉捕亾命歸桓桓感恩併捕海賊爲謝（宋史陳堯佐傳）

胡則徙廣西路轉運使有番舶遭風至瓊州且告食乏不能去則命貸錢三百萬吏白夷人狡詐又風波不可期則曰彼以急難投我可拒而不與邪已而償所貸如期（宋史胡則傳）

范仲淹子純仁歷京西提點刑獄京西陝西轉運副使召還神宗問陝西城郭甲兵糧儲如何對曰城郭粗全甲兵粗修糧儲粗備神宗愕然曰卿之才朕所倚信何爲皆言粗對曰粗者未精之辭如是足矣願陛下且無留意邊功若邊臣觀望將爲他日意外之患純仁徙知慶州過闕入對神宗曰卿父在慶著威名今可謂世職卿隨父既久兵法必精邊事必熟純仁揣神宗有功名心即對曰臣儒家未嘗學兵先臣守邊時臣尚幼不復記憶且今日事勢宜有不同陛下使臣繕治城壘愛養百姓不敢辭若開拓侵攘願别謀帥臣神宗曰卿之才何所不能顧不肯爲朕悉心耳除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純仁弟純粹在關陝純仁慮其於西夏有立功意與之書曰大輅與柴車爭逐明珠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鬬力中國與外邦校勝負非爲不可勝兼亦不足勝不唯不足勝雖勝亦非也（宋史范純仁傳）

趙滋知雄州契丹憚之契丹嘗大饑舊米出塞不得過三斗滋曰彼亦吾民也令出米無所禁邊人德之（宋史趙滋傳）

張詵知秦州前此將吏貪功多從羌地獵射因起邊患詵至申令毋得犯得一人斬諸境上羣羌感悅（宋史張詵傳）

劉昌祚爲右班殿直主秦州威遠砦青塘聚兵鹽井經年不散昌祚奉帥命往詰之諸酋曰聞漢家欲取吾井鹽昌祚曰國家富有四海何至與汝爭此邪與酋俱來犒賚之歡然帥衆去（宋史劉昌祚傳）

唐恪爲屯田員外郎持節招納夷人夷始恫疑衷甲以逆恪盡去兵衛從數十卒單行夷望見懽呼投兵聽命以奉使稱職

遷右司員外郎起居舍人（宋史唐恪傳）

李石拜太保北鄙歲警朝廷欲發民穿深塹以禦之石與丞相紇石烈良弼皆曰不可古築長城備北徒耗民力無益於事北俗無定居出沒不常惟當以德柔之若徒深塹必當置戍而塞北多風沙曾未期年塹已平矣不可疲中國有用之力爲此無益議遂寢（金史李石傳）

趙世延陞中奉大夫陝西行臺侍御史先是八百媳婦爲邊患右丞劉深往討之兵敗而還坐罪棄市及是右丞阿忽台當繼行世延言蠻夷事在羈縻而重煩天討致軍旅亾失誅戮省臣藉使盡得其地何補於國今窮兵黷武實傷聖治朝廷

第當遴重臣知治體者付以邊寄兵宜止勿用事聞樞密院臣以爲用兵國家大事不宜以一人之言爲輿輟世延聞之章再上事卒罷（元史趙世延傳）

歐陽元授武岡縣尹縣控制溪洞蠻獠雜居撫字稍乖輒弄兵犯順元至踰月赤水太清兩洞聚衆相攻殺官曹相顧失色計無從出元即日單騎從二人徑抵其地諭之至則死傷滿道戰鬬未已獠人熟元名弃兵仗羅拜馬首曰我曹非不畏法緣訴某事於縣縣官不爲直反以繇役橫歛掊克之情有弗堪乃發憤就死耳不意煩我清廉官自來元喻以禍福歸爲理其訟獠人遂安（元史歐陽元傳）

王克敬除江浙行省左右司都事往四明監倭人互市先是往監者懼外夷情叵測必嚴兵自衛如待大敵克敬至悉去之撫以恩意皆帖然無敢譁（元史王克敬傳）

歸暘遷右司都事順江酋長樂孫求內附請立宣撫司及置郡縣一十三處暘曰古人有言鞭雖長不及馬腹使郡縣果設有事不救則孤來附之意救之則罷中國而事外夷所謂獲虛名而受實禍也與左丞呂思誠抗辨甚力丞相太平笑曰歸都事善辯如此何相抗乃爾邪然其策果將焉出暘曰其酋長可授宜撫勿責其貢賦使者賜以金帛遣歸足矣卒從暘言（元史歸暘傳）

控制

元帝竟寧元年匈奴單于入朝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爲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爲不可許上問狀應曰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爲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

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彊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況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爲匈奴而已亦爲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亾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

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亾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亾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柰候望急何然時有亾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亾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壹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它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御必深德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對奏天子有詔勿議罷邊塞事使車騎將軍口諭單于曰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所以爲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以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爲寇害故明法度以專衆心也敬諭單于之意朕無疑焉爲單于怪其不罷故使大司馬車騎將軍嘉曉單于單于謝曰愚不知大計天子幸使大臣告語甚厚漢書匈奴傳

薛元超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時高宗幸溫泉校獵諸蕃酋長亦持弓矢而從元超以爲既非族類深可爲虞上疏切諫帝納焉舊唐書薛收傳

柳公綽遷開州刺史地接夷落寇常逼其城吏曰兵力不能制願以右職署渠帥公綽曰若同惡邪何可撓法立誅之寇亦引去新唐書柳公綽傳

竇儀周恭帝即位遷兵部侍郎使南唐將宣詔會雨雪李景請於廡下拜受儀曰儀獲將國命不敢失舊禮儻以霑服失容請俟他日景即拜命於庭宋史竇儀傳

李若拙掌水陸發運司雍熙二年假秘書監使交州先是黎桓制度踰僭若拙既入境即遣左右戒以臣禮繇是桓聽命拜詔盡恭燕饗日以奇貨異物列於前若拙一不留眄取先陷蠻使鄧君辨以歸禮幣外不受其私覿使還上謂其不辱命

遷起居舍人改知涇州至道二年黎桓復侵南鄙又詔若拙充使至則桓復稟命使還眞宗嗣位召見慰問進秩金部郎中（宋史李若拙傳）

李師中知洛川縣嘗出鄉亭見戎人雜耕皆兵興時入中國人藉其力往往結爲婚姻久而不歸師中言若輩不可雜處言之經略使幷索旁郡者徙諸絕塞（宋史李師中傳）

蘇軾爲禮部尚書高麗遣使請書朝廷以故事盡許之軾曰漢東平王請諸子及太史公書猶不肯予今高麗所請有甚於此其可予乎不聽（宋史蘇軾傳）

周執羔知夔州兼夔路安撫使夔部地接蠻獠易以生事或告

溱播夷叛其豪帥請遣兵致討執羔謂曰朝廷用爾爲長今一方繹騷責將焉往能盡力則貰爾一兵不可得也豪懼斬叛者以獻夷人自是皆愓息（宋史周執羔傳）

李英調通遠令蕃部取民物不與直攝之不時至即掩捕之論如法（金史李英傳）

梁曾使安南授淮南路總管而行至安南其國有三門中曰陽明左曰日新右曰雲會陪臣郊迎將由日新門入曾大怒曰奉詔不由中門是我辱君命也即回館既而請開雲會門入曾復執不可始自陽明門迎詔入又責日燇親出迎詔且講新朝尚右之禮以書往復者三次具宣布天子威德而風其君入朝世子陳日燇大感服令其國相陶子奇等從曾詣闕請罪并上萬壽頌金冊表章方物而以黃金器幣奇物遺曾爲贐曾不受以還諸陶子奇還京師入見進所與陳日燇往復議事書帝大悅或讒曾受安南賂者帝以問曾曾對曰安南以黃金器幣奇物遺臣臣不受以屬陶子奇矣（元史梁曾傳）

招撫

諸葛亮在南中所在戰捷聞孟獲者爲夷漢並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對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看營陣若秖如此即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

復反矣遂至滇池南中平皆即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蜀志諸葛亮傳注）

建興三年諸葛亮征南中馬謖送之數十里亮曰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謖對曰南中恃其險阻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彊賊彼知官勢內虛其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

爲下顧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策赦孟獲以服南方故終亮之世南方不敢復反（蜀志馬良傳注）

孫皎拜護軍校尉是時曹公數出濡須皎每赴拒號爲精銳遷都護征虜將軍督夏口皎嘗遣兵候獲魏邊將吏美女以進皎皎更其衣服送還之下令曰今所誅者曹氏其百姓何罪自今以往不得擊其老弱由是江淮間多歸附者（吳志孫靜傳）

羊祜爲平南將軍每與吳人交兵尅日方戰不爲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詐之策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人有略吳二兒爲俘者祜遣送還其家後吳將夏詳邵顗等來降二兒之父亦率其屬與俱吳將陳尚潘景來寇祜追斬之美其死節

而後加殯斂景尚子弟迎喪祜以禮遣還吳將鄧香掠夏口祜募生縛香既至宥之香感其恩甚率部曲而降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爲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衆江沔遊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爲吳人所傷而爲晉兵所得者皆封還之於是吳人翕然悅服稱爲羊公不之名也祜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稱祜之德量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也抗嘗病祜饋之藥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抗曰羊祜豈酖人者時談以爲華元子反復見於今日抗每告其戍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孫皓聞二境交和以詰抗抗曰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況大國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於祜無傷也（晉書羊祜傳）

檀道濟爲世子征虜將軍司馬加冠軍將軍高祖北伐以道濟爲前鋒至洛陽凡拔城破壘俘四千餘人議者謂應悉戮以爲京觀道濟曰伐罪弔民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戎夷感悅相率歸之者甚衆（宋書檀道濟傳）

柳元景隨王誕鎮襄陽爲後軍中兵參軍朝廷大舉北討加元景建威將軍總統羣帥士卒用命虜衆大潰虜兵之面縛者多河內人元景詰之曰汝等怨王澤不浹請命無所今並爲虜盡力便是本無善心順附者存拯從惡者誅滅欲加王師正如此爾皆曰虐虜見驅後出赤族以騎蹴步未戰先死此

親將軍所見非敢背中國也諸將欲盡殺之元景以爲不可曰今王旗北掃當令仁聲先路乃悉釋而遣之家在關裏者符守關諸軍聽出皆稱萬歲而去（宋書柳元景傳）

韓麒麟爲東曹主書加伏波將軍參征南慕容白曜軍事進攻升城師人多傷及城潰白曜將坑之麒麟諫曰今始踐僞境方圖進取宜寬威厚惠以示賊人此韓信降范陽之計勍敵在前而便坑其衆恐自此以東將人各爲守攻之難剋日久師老外民乘之以生變故則三齊未易圖也白曜從之皆令復業齊人大悅（魏書韓麒麟傳）

韓襃爲汾州刺史先是齊寇數入前後刺史莫能防扞襃至寇

來擊之盡獲其衆故事獲生口者並囚送京師襃因是奏曰
所獲賊衆不足爲多俘而辱之但益其忿耳請一切放還以
德報怨有詔許焉自此抄兵頗息（周書韓襃傳）
王慧龍拜榮陽太守領長史宋將侵掠慧龍力戰屢摧其鋒宋
文遣刺客呂元伯購慧龍首二百戸男絹一千匹元伯爲反
間來屏人有所論慧龍疑之使人探其懷有尺刀元伯叩頭
請死慧龍曰各爲其主也吾不忍害此人左右皆言義隆賊
心未已不殺元伯無以創將來慧龍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
害我且吾方以仁義爲干櫓又何憂於刺客遂捨之時人服
其寛恕慧龍拜使持節寧南將軍武牢鎮都副將卒呂元伯

感全宥之恩留守墓側終身不去（北史王慧龍傳）
契苾何力拜右驍衛大將軍太宗征遼東以何力爲前軍總管
軍次白岸城爲賊所圍被矟中腰瘡重疾甚太宗自爲傅藥
及拔賊城敕求傷之者高突勃付何力自殺之何力奏言犬
馬猶爲其主況於人乎彼爲其主況致命冒白刃而刺臣是
其義勇士也本不相識豈是寃讎遂捨之（舊唐書契苾何力傳）
劉仁軌爲青州刺史免官蘇定方平百濟留郎將劉仁願守其
城百濟兵圍仁願詔仁軌檢校帶方州刺史爲援仁軌轉鬭
陷陣所向無前百濟餘黨悉平仁軌統兵鎮守百濟再被亂
殭屍如莽仁軌始命瘞埋弔祭焉（新唐書劉仁軌傳）

曹彬乾德二年伐蜀彬爲都監峽中郡縣悉下諸將咸欲屠城
以逞其欲彬獨申令戢下所至悅服開寶七年伐江南彬爲
昇州西南路行營馬步軍戰櫂都部署吳人出兵來禦連破
之金陵受圍長圍中彬每緩師冀李煜歸服又使人諭之曰
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若能歸命策之上也城垂克彬
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疾非藥石所能愈
惟須諸公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
將許諾共焚香爲誓明日稱愈又明日城陷煜與其臣百餘
人詣軍門請罪彬慰安之待以賓禮請煜入宮治裝彬以數
騎待宮門外左右密謂彬曰煜入或不測奈何彬笑曰煜素

懦無斷既已降必不能自引決煜之君臣卒賴保全（宋史曹彬傳）
翟守素領憲州刺史梅山洞蠻恃險叛命詔遣守素擊之盡平
其巢穴先是數郡大吏富人多與賊帥包漢陽交通既而得
其書訊數百封守素並焚之反側以定（宋史翟守素傳）
范百祿提點江東利梓路刑獄加直集賢院熊本治瀘蠻事夷
酋力屈請降裨將賈昌言欲殺以爲功百祿諭之不聽往訊
本曰殺降不祥活千人者封子孫奈何容驕將橫境內乎本
矍然即檄止之（宋史范鎮傳）
塔本從太祖討諸部從圖燕征遼西下平灤白霫諸城軍士有
妄殺人者塔本戒之曰國之本民也殺人得地何益於國且

殺無罪以堅敵心非上意太祖聞而嘉之（元史塔本傳）

李恒伐宋授江西宣慰使宋相文天祥取汀州兵出興國縣連破諸邑圍贛州尤急或言天祥墳墓在吉州者若遣兵發之則必下矣恒曰王師討不服耳豈有發人墳墓之理乃分兵援贛自率精兵至興國天祥走（元史李恒傳）

耶律楚材拜中書令舊制凡攻城邑敵以矢石相加者即爲拒命既克必殺之汴梁將下大將速不台遣使來言金人抗拒持久師多死傷城下之日宜屠之楚材馳入奏曰將士暴露數十年所欲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帝猶豫未決楚材曰奇巧之工厚藏之家皆萃于此若盡殺之將無所

獲帝然之詔罪止完顏氏餘皆勿問（元史耶律楚材傳）

張宏範授蒙古漢軍都元帥南征瀕海郡邑皆望風降附獲宋丞相文天祥于五坡嶺使之拜不屈宏範義之待以賓禮送至京師獲宋禮部侍郎鄧光薦命子珪師事之（元史張宏範傳）

張文謙世祖居潛邸命掌王府書記世祖征大理國主高祥拒命殺信使遁去世祖怒將屠其城文謙與劉秉忠姚樞諫曰殺使拒命者高祥爾非民之罪請宥之由是大理之民賴以全活世祖帥師伐宋文謙與秉忠言王者之師有征無戰當一視同仁不可嗜殺世祖曰期與卿等守此言既入宋境分命諸將毋妄殺毋焚人室廬所獲生口悉縱之（元史張文謙傳）

宋子貞授參議東平路事兼提舉太常禮樂世祖南伐召子貞至濮問以方略對曰本朝威武有餘仁德未洽所以拒命者特畏死爾若投降者不殺脅從者勿治則宋之郡邑可傳檄而定也世祖善其言（元史宋子貞傳）

輯亂

裴宣遷太尉長史上言自遷都以來凡戰陣之處及軍罷兵還之道所有骸骼無人覆藏者請悉令州郡戍邏檢行埋掩并符出兵之鄉其家有死于戎役者皆使招魂復魄祔祭先靈復其年租調身被傷痍者免其兵役朝廷從之（北史裴駿傳）

袁高拜給事中貞元二年帝以大盜後關輔百姓貧田多荒蕪

詔諸道上耕牛委京兆府勸課量地給牛不滿五十畝不給高以爲聖心所憂乃在窮乏今田不及五十畝即是窮人請兩戶共給一牛從之（新唐書袁恕己傳）

賈益謙爲尚書省右丞會宣宗始遷汴梁是時河北民遷避河南者甚衆侍御史劉元規上言僑戶宜與土民均應差役上留中而自以其意問宰臣丞相端平章盡忠以爲便益謙曰僑戶應役甚非計也蓋河北人戶本避兵而來兵稍息即歸矣今旅寓倉皇之際無以爲生若又與地著者並應供億必騷動不能安居矣豈主上矜恤流亡之意乎上甚嘉賞曰此非朕意也因出元規章示之（金史賈益謙傳）

張行信爲左諫議大夫宣宗卽位時受兵行信以朝廷括粮恐失民心上書言近日朝廷令知大興府胥鼎便宜計畫軍食鼎因奏許人納粟買官旣又遣參知政事奧屯忠孝括官民粮戶存兩月餘悉令輸官酬以爵級銀鈔時有粟者或先具數于鼎未及入官忠孝復欲多得以明己功凡鼎所籍者不除其數民甚苦之今米價踴貴無所從糴民粮止兩月又奪之將不獨歸咎有司亦怨朝廷不察也大兵在邇人方危懼若復無聊或生他變則所得不償所損矣上深善其言卽命與近臣往審處焉仍諭忠孝曰極知卿盡心于公然國家本欲得粮今旣得矣姑從人便可也（金史張行信傳）

廿二史言行略卷三十終

廿二史言行略卷三十一

長洲過元旼輯

輔國門

事儲貳宗室

愼交結

衛綰以戲車爲郎事文帝功次遷爲中郎將醇謹無他孝景爲太子時召上左右飮而綰稱病不行文帝且崩時屬孝景曰綰長者善遇之及文帝崩景帝立歲餘不譙呵綰綰日以謹力景帝幸上林詔中郎將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參乘乎綰曰臣從車士幸得以功次遷爲中郎將不自知也上問

曰吾爲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對曰死罪實病（史記萬石君張叔傳）

鄭衆知名於世建武中皇太子及山陽王荊因虎賁中郎將梁松以縑帛聘請衆欲爲通義引籍出入殿中衆謂松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藩王不宜私通賓客遂辭不受松復風衆以長者意不可逆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太子及荊聞而奇之亦不強也及梁氏事敗賓客多坐之唯衆不染於辭（後漢書鄭興傳）

李聽爲羽林將軍有名馬穆宗在東宮令近侍諷聽獻之聽以職總親軍不敢從及卽位之始幽冀不廷太原與二鎮接境

方議易帥宰臣進擬上皆不允謂宰臣曰李聽爲羽林將軍不與朕馬是必可任長慶二年二月授檢校兵部尚書太原尹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舊唐書李聽傳）

李愚事梁末帝拜左拾遺崇政院直學士衡王友諒末帝兄也梁大臣李振等皆拜之獨愚長揖末帝以責愚曰衡王朕拜之卿獨揖可乎愚曰陛下以家人禮見之則拜宜也臣於王無所私豈宜妄有所屈（五代史李愚傳）

田重進積功至京兆尹永興軍節度知延州太宗居藩邸時愛其忠勇嘗遺以酒炙不受使者曰此晉王賜也何爲不受重進曰爲我謝晉王我知有天子爾卒不受（宋史田重進傳）

劉温叟拜御史中丞兼判吏部銓太宗在晉邸聞其清介遣吏遺錢五百千温叟受之貯廳西舍中令府吏封署而去明年重午又送角黍執扇所遣吏卽遺錢者視西舍封識宛然還以白太宗太宗曰我錢尚不用況他人乎昔日納之是不欲拒我也今周歲不啟封其苦節愈見命吏輦歸邸（宋史劉温叟傳）

拜住加開府儀同三司英宗在東宮聞宿衛之臣於左右咸稱拜住賢遣使召之欲與語拜住謂使者曰嫌疑之際君子所愼我長天子宿衛而與東宮私相往來我固得罪亦豈太子福耶竟不往（元史拜住傳）

謹調護

夏侯嬰高祖爲漢王嬰爲太僕從擊項籍至彭城項羽大破漢軍漢王敗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後常蹶兩兒欲棄之嬰常收竟載之徐行面雍樹乃馳漢王怒行欲斬嬰者十餘卒得脫而致孝惠魯元於豐漢王立爲帝崩嬰事孝惠孝惠帝及高后德嬰之脫孝惠魯元於下邑之間也乃賜嬰縣北第第一曰近我以尊異之（史記樊酈傳）

田叔爲漢中守坐法失官梁孝王使人殺故吳相袁盎景帝召田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景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爲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

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景帝大賢之以爲魯相魯相初到民自言相訟王取其財物百餘人田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五十餘各搏二十怒之曰王非若主耶何自敢言若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使相償之相曰王自奪之使相償之是王爲惡而相爲善也相毋與償之於是王乃盡償之魯王好獵相常從入苑中王輒休相就館舍相出常暴坐待王苑外王數使人請相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苑中我獨何爲就舍魯王以故不大出游（史記田叔傳）

董仲舒爲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義匡正王敬重焉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仲舒

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凡相兩國輒事驕王
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漢書董仲舒傳）

疏廣宣帝立皇太子廣爲太傅廣兄子受爲少傅太子外祖父
特進平恩侯許伯以爲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
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
不宜獨親外家許氏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
使舜護太子家視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其言
以語丞相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繇是見器
重數受賞賜（漢書疏廣傳）

魯丕拜趙相趙王商嘗欲避疾便時移住學宮丕止不聽王乃

上疏自言詔書下丕丕奏曰臣聞禮諸侯薨於路寢大夫卒
於嫡室死生有命未有逃避之典也學宮傳五帝之道修先
王禮樂教化之處王欲廢塞以廣游讌事不可聽詔從丕言
王以此憚之（後漢書魯丕傳）

桓榮拜博士建武二十八年大會百官詔問誰可傅太子者羣
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原鹿侯陰識可博士張佚
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爲陰氏乎爲天下乎即爲陰氏則陰
侯可爲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傅者以
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即拜佚爲太子太傅
而以榮爲少傅（後漢書桓榮傳）

班彪辟司徒玉況府時東宮初建諸王國並開而官屬未備師
保多闕彪上言曰孔子稱性相近習相遠也賈誼以爲習與
善人居不能無爲善猶生長於齊不能無齊言也習與惡人
居不能無惡猶生長於楚不能無楚言也是以聖人審所與
居而戒愼所習昔成王之爲孺子出則周公召公太史佚入
則太顚閎夭南宮括散宜生左右前後禮無違者故成王一
日卽位天下曠然太平是以春秋愛子教以義方不納於邪
驕奢淫佚所自邪也詩云詒厥孫謀以宴翼子言武王之謀
遺子孫也漢興太宗使鼂錯導太子以法術賈誼敎梁王以
詩書及至中宗亦令劉向王褒蕭望之周堪之徒以文章儒

學保訓東宮以下莫不崇簡其人就成德器今皇太子諸王
雖結髮學問修習禮樂而傅相未置賢才官屬多闕舊典宜
博選名儒有威重明通政事者以爲太子太傅東宮及諸王
國備置宮屬又舊制太子食湯沐十縣設周衛交戟五日一
朝因坐東廂省視膳食其非朝日使僕中允旦旦請問而已
明不媟黷廣其敬也書奏帝納之（後漢書班彪傳）

何敞拜尚書時濟南王康尊貴驕甚敞爲濟南太傅敞至國輔
康以道義數引法度諫正之康敬禮焉（後漢書何敞傳）

公沙穆遷繒相時繒侯劉敞東海恭王之後也所爲多不法廢
嫡立庶傲很放恣穆到官謁曰臣始除之日京師咸謂臣曰

縮有惡疾以弔小相明矦何因得此醜聲之甚也幸承先人之支體傳茅土之重不戰戰兢兢而違越法度故朝廷使臣爲輔願改往修來自求多福乃上沒徼所侵官民田地廢其庶子還立嫡嗣其蒼頭兒客犯法皆收考之因苦辭諫敞敞涕泣爲謝多從其所規（後漢書公沙穆傳）

趙雲爲先主主騎先主爲曹公所追於當陽長坂棄妻子南走雲身抱弱子卽後主也保護甘夫人卽後主母也皆得免難（蜀志趙雲傳）

霍弋爲黃門侍郎後主立太子璿以弋爲中庶子璿好騎射出入無度弋援引古義盡言規諫甚得切磋之體（蜀志霍峻傳）

庾亮中興初拜中書郎領著作侍講東宮時帝方任刑法以韓子賜皇太子亮諫以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太子甚納焉（晉書庾亮傳）

袁憲遷御史中丞領羽林監時豫章王叔英不奉法度逼取人馬憲依事劾奏叔英由是坐免黜自是朝野皆嚴憚焉（陳書袁憲傳）

徐陵除散騎常侍御史中丞時安成王爲司空以帝弟之尊勢傾朝野直兵鮑僧叡假王威權抑塞辭訟大臣莫敢言者陵聞之乃爲奏彈導從南臺官屬引奏案而入世祖見陵服章嚴肅若不可犯爲斂容正坐陵進讀奏版時安成王殿上侍立仰視世祖流汗失色陵遣殿中御史引王下殿遂劾免侍中中書監自此朝廷肅然（陳書徐陵傳）

元巖拜兵部尚書蜀王秀鎭益州拜巖爲益州總管長史蜀王性好奢侈嘗欲取獠口以爲閹人又欲生剖死囚取膽爲藥巖皆不奉教排閤切諫王輒謝而止憚巖爲人每循法度蜀卒之後蜀王竟行其志漸致非法造渾天儀司南車記里鼓凡所被服擬于天子又共妃出獵以彈彈人多捕山獠以充宦者寮佐無能諫止及秀得罪上曰元巖若在吾兒豈有是乎（隋書元巖傳）

劉行本拜諫議大夫檢校治書侍御史遷黃門侍郎拜太子左

庶子領治書皇太子虛襟敬憚時唐令則亦爲左庶子太子昵狎之每令以絃歌教內人行本責之曰庶子當匡太子以正道何有嬖昵房帷之間哉令則甚慙而不能改時沛國劉臻平原明克讓魏郡陸爽並以文學爲太子所親行本怒其不能調護每謂三人曰卿等正解讀書耳時左衛率長史夏侯福爲太子所昵嘗於閤內與太子戲福大笑聲聞於外行本時在閤下聞之待其出行本數之曰殿下寬容賜臣顏色汝何物小人敢爲褻慢因付執法者治之數日太子爲福致請乃釋之太子嘗得良馬令福乘而觀之太子甚悅因欲令行本復乘之行本不從正色而進曰至尊置臣於庶子之位

者欲令輔導殿下以正道非爲殿下作弄臣也太子悲而止未幾卒及太子廢上曰嗟乎若使劉行本在勇當不及於此（隋書劉行本傳）

崔慰祖爲始安王遙光撫軍刑獄兼記室遙光好棊數召慰祖對戲慰祖輒辭拙非朔望不見也（南史崔慰祖傳）

刑峙遷國子助教以經入授皇太子峙方正純厚有儒者風廚宰進太子食菜有邪蒿峙令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宜食文宣聞而嘉之賜以被褥縑纊拜國子博士（北史邢峙傳）

岑文本爲中書侍郎是時魏王泰寵冠諸王盛修第宅文本以爲侈不可長上疏盛陳節儉之義言泰宜有抑損太宗嘉之（舊唐書岑文本傳）

李百藥授太子右庶子時太子頗留意典墳然閑燕之後嬉戲過度百藥作贊道賦以諷焉太宗見而遣使謂百藥曰朕於皇太子處見卿所獻賦悉述古來儲貳事以誡太子甚是典要朕選卿以輔弼太子正爲此事大稱所委但須善始令終耳因賜綵物五百段（舊唐書李百藥傳）

孔頴達遷太子右庶子兼國子司業加位散騎常侍承乾令撰孝經義疏頴達因文見意更廣規諷之道太宗以頴達在東宮數有匡諫賜黃金一斤絹百匹拜國子祭酒仍侍講東宮後承乾不循法度頴達每犯顏進諫承乾乳母遂安夫人謂曰太子成長何宜屢致面折頴達對曰蒙國厚恩死無所恨諫諍逾切承乾不能納（舊唐書孔頴達傳）

劉洎攝黃門侍郎加上護軍時皇太子初立洎以爲宜尊賢重道上書曰臣聞郊迎四方孟侯所以成德齒學三讓元良由是作貞斯皆屈主祀之尊申下交之義故得茘言咸薦啓問旁通不出軒庭坐知天壤卒由茲道永固鴻基者焉原夫太子宗祧是繫善惡之際興亡斯在不勤於始將悔于終是以晁錯上書令先通政術賈誼獻策務前知禮教竊惟皇太子孝友仁義明允篤誠皆挺自天姿非勞審諭固以華夷仰德翔泳希風矣然則寢門視膳已表於三朝藝宮論道宜弘於

四術雖春秋鼎盛飭躬有漸實恐歲月易往墮業興譏取適宴安方從此始臣以愚短幸參侍從思廣離明願聞徑術不敢曲陳故事請以聖德言之伏惟陛下誕叡膺圖登庸歷試多才多藝道著於匡時允武允文功成於纂祀萬方郎序九圍清宴尙且雖休勿休日愼一日求異聞於振古勞睿思於當年乙夜觀書事高漢帝馬上披卷勤過魏后陛下自勵如此而令太子優游棄日不習圖書臣所未諭一也加以暫屏機務卽寓雕蟲綜寶思於天文則長河韜映摛玉字於仙札則流霞成彩固以錙銖萬代冠冕百王屈宋不足以升堂鍾張何階於入室陛下自好如此而太子悠然靜處不尋篇翰

臣所未諭二也陛下歷該衆妙獨秀寰中猶晦天聽俯詢凡識聽朝之隙引見羣官降以溫顏訪以今古故得朝廷是非里閭好惡凡有巨細必關聽覽陛下自好如此而令太子久入趨侍不接正人臣所未諭三也陛下若謂無益則何事勞神若謂有成則宜申貽厥蔑而不急未見其可伏願俯推睿範訓及儲君授以良書娛之嘉客晨披經史觀成敗於前蹤晚接賓遊訪得失於當代間以書札繼以篇章則日聞所未聞日見所未見副德逾光羣生之福也古之太子問安而退所以廣敬於君父異宮而處所以分別於嫌疑今太子一侍天闈動移旬朔師傅以下無由接見假令供奉有隙蹔還東

宮拜謁既疏且事欣仰規諫之道固所未暇陛下不可以親教宮案無由以進言雖有具寮竟將何補伏願俯循前躅稍抑下流宏遠大之規展師友之義則儲徽克茂帝圖斯廣凡在黎元孰不慶賴自此敕洎令與岑文本同馬周遞日往東宮與皇太子談論 舊唐書劉洎傳

于志寧授散騎常侍行太子左庶子太宗謂志寧曰古者太子既生士負之卽置輔弼昔成王幼小周召爲師傅日聞王道習以成性今皇太子既幼少卿當輔之以正道無使邪僻開其心勉之無怠當稱所委官賞可不次而得也志寧以承乾數虧禮度志在匡救撰諫苑二十卷諷之太宗大悅賜黃金十斤絹三百匹兼太子詹事皇太子承乾嘗以盛農之時營造曲室累月不止又令閹官多在左右驅使司馭等不許分番私引突厥達哥支入宮內志寧上書諫承乾大怒陰遣刺客張師政紇干承基殺之二人不忍而止及承乾敗後推鞫具知其事太宗謂志寧曰知公數有規諫事無所隱深加勉勞 舊唐書于志寧傳

郝處俊轉中書侍郎上元元年高宗御含元殿東翔鸞閣觀大酺時京城四縣及太常音樂分爲東西兩朋帝令雍王賢爲東朋周王顯爲西朋務以角勝爲樂處俊諫曰臣聞禮所以示童子無誑者恐其欺詐之心生也伏以二王春秋尚少意

趣未定當須推多讓美相敬如一今忽分爲二朋遞相誇競且俳優小人言辭無度酬樂之後難爲禁止恐其交爭勝負譏誚失禮非所以導仁義示和睦也高宗瞿然曰卿之遠識非衆人所及也遽令止之 舊唐書郝處俊傳

王宏直爲漢王元昌友畋獵無度乃上書切諫其略曰夫宗子維城之託者所以固邦家之業也大王功無任城戰剋之効行無河間樂善之譽爵高五等邑富千室當思荅極施之淇慈保無疆之永祚其爲計者在乎修德冠履詩禮畋獵史傳覽古人成敗之所由鑒既往存亾之異跡覆前戒後居安慮危奈何列騎齊驅交橫壟畝野有遊客巷無居人貽衆庶之

憂逞一情之樂從禽不息寔用寒心元昌覽書而遽止（舊唐書王方慶傳）

王及善遷左奉裕率孝敬之居春宮因宴集命宮官擲倒次至及善辭曰殿下自有樂官臣止當守職此非臣任也臣將奉令恐非殿下羽翼之備太子謝而遣之高宗聞而特加賞慰賜絹百匹（舊唐書王及善傳）

褚无量景雲初元宗在春宮召拜國子司業兼皇太子侍讀嘗撰翼善記以進之皇太子降書嘉勞太極元年皇太子國學親釋奠令无量講孝經禮記各隨端立義博而且辯觀者歎服焉元宗卽位遷郯王傅拜左散騎常侍侍讀開元六年皇

太子及郯王嗣直等五人年近十歲尚未就學无量繕寫論語孝經各五本以獻上覽之曰吾知无量意无量遽令選經明篤行之士國子博士郄恒通郭謙光左拾遺潘元祚等爲太子及郯王已下侍讀七年詔太子就國子監行齒冑之禮无量登座說經百寮集觀（舊唐書褚无量傳）

歸登爲東宮及諸王侍讀獻龍樓箴以諷（舊唐書歸崇敬傳）

潘好禮授邠王府長史邠王出爲滑州刺史以好禮兼邠王府司馬知滑州事王欲有所遊觀好禮輒諫止之後王將鷹犬與家人出獵好禮聞而遮道請還王初不從好禮遂臥於馬前呼曰今正是農月王何得非時將此惡少狗馬踐暴禾稼縱樂以損於人請先蹋殺司馬然後聽王所爲也王慙懼謝之而還（舊唐書潘好禮傳）

賈曾元宗在東宮曾爲太子舍人時太子頻遣使訪召女樂命宮臣就率更署閱樂多奏女妓曾啟諫曰臣聞作樂崇德以感人神韶夏有容咸英有節婦人媟黷無豫其間者魯用孔子幾至於霸齊人懼之饋以女樂魯君既受孔子所以行戎有由餘兵强國富秦人反間遺之女妓戎王耽悅由餘乃奔斯則大聖名賢嫉之已久良以婦人爲樂必務冶容哇咬動心蠱惑喪志上行下効淫俗將成敗國亂人實由茲起伏惟殿下神武命代文思登庸宇內顒顒瞻仰德化而渴賢之美

未被於民心好妓之聲或聞於人聽豈所以追啟誦之徽烈襲堯舜之英風者哉至若監撫餘閑宴私多豫後庭妓樂古或有之非以風人爲弊猶隱至於所司教習章示羣寮慢妓淫聲實虧睿化伏願下教令發德音屏倡優敦雅頌率更女樂並令禁斷諸使採召一切皆停則朝野內外皆知殿下放鄭遠佞輝光日新凡在含生孰不忻戴（舊唐書賈曾傳）

王旦遷司空仁宗爲皇太子太子諭德見旦稱太子學書有法旦曰諭德之職止於是耶張士遜又稱太子書旦曰太子不在應舉選學士不在學書（宋書王旦傳）

吳充爲國子監直講吳王宮教授等輩多與宗室狎充齒最少

獨以嚴見憚相率設席受經充作六箴以獻曰視曰聽曰好曰學曰進德曰崇儉仁宗命繕寫賜皇族英宗在藩邸書之坐右（宋史吳充傳）

孫永爲諸王府侍讀神宗爲潁王出新錄韓非子畀宮僚讐定永曰非險薄刻核其書背六經之旨願毋留意王曰廣藏書之數耳非所好也（宋史孫永傳）

孫覺直集賢院爲昌王記室王問終身之戒爲陳諸侯之孝作富貴二箴（宋史孫覺傳）

陳俊卿孝宗爲普安郡王高宗除著作佐郎兼王府教授王好鞠戲因誦韓愈諫張建封書以諷王敬納之（宋史陳俊卿傳）

羅點遷祕書郎兼皇太孫宮小學教授寧宗時以皇孫封英國公點兼教授入講至晡時不輟左右請少憩點曰國公務學不休奈何止之又撫古事勸戒爲鑑古錄以進（宋史羅點傳）

林栗以吏部員外郎召兼皇子慶王府直講有旨令二王非時招延講讀官栗與議論時政期盡規益栗以爲不可疏言漢武帝爲戾太子開博望苑卒敗太子唐太宗爲魏王泰立文學館卒敗魏王古者教世子與吾祖宗之所以輔導太子諸王惟以講經讀史爲事他無預焉若使議論時政則是對子議父古人謂之無禮不可不留聖意（宋史林栗傳）

汪大猷遷主管左選莊文太子初建東宮兼太子左諭德太子嘗出龍大淵禁中所進侍燕樂章諭宮僚同賦大猷曰鄭衛之音近習爲倡非講讀官所當預白于太子而止（宋史汪大猷傳）

王介陞太子右諭德其在春宮篤意輔導每遇講讀因事規諫太子嘗欲索館中圖畫卻而弗與及張燈設樂則諫止之且乞選配故家以正始絕令旨以杜請謁宮僚分日上直以資見聞（宋史王介傳）

孟浩拜參知政事世宗敕有司東宮涼樓增建殿位浩諫曰皇太子義兼臣子若所居與至尊宮室相侔恐制度未宜固宜示以儉德上曰善遂罷其役因謂太子曰朕思漢文純儉心常慕之汝亦可以爲則也（金史孟浩傳）

移剌履轉尚書禮部員外郎章宗爲金源郡王喜讀春秋左氏傳聞履博洽召質所疑履曰左氏多權詐駁而不純尚書孟子皆聖賢純全之道願留意焉王嘉納之（金史移剌履傳）

王恂世祖命輔導裕宗爲太子贊善恂早以算術名裕宗嘗問焉恂曰算數六藝之一定國家安人民乃大事也裕宗問以心之所守恂曰許衡嘗言人心如印板惟板本不差則雖摹千萬紙皆不差本既差則摹之於紙無不差者裕宗深然之（元史王恂傳）

王惲拜中議大夫行御史臺治書侍御史裕宗在東宮惲進承華事略其目曰廣孝立愛端本進學擇術謹習聽政達聰撫

軍崇儒親賢去邪納誨幾諫從諫推恩尚儉戒逸知賢審官凡二十篇裕宗覽之至漢成帝不絕馳道唐肅宗改服絳紗爲朱明服心甚喜曰我若遇是禮亦當如是又至邢峙北齊太子食邪蒿顧侍臣曰一菜之名遽能邪人耶詹事丞孔九思從旁對曰正臣防微理固當然太子善其說賜酒慰諭之令諸皇孫傳觀稱其書宏益居多（元史王惲傳）

王結仁宗在潛邸或薦結充宿衛乃集歷代君臣行事善惡可爲鑒戒者日陳于前仁宗嘉納焉武宗卽位以仁宗爲皇太子命置東宮官屬以結爲典牧太監階太中大夫近侍以俳優進結言昔唐莊宗好此卒致禍敗殿下方育德春宮視聽宜謹仁宗優納之（元史王結傳）

蕭㪺拜太子右諭德至京師入覲東宮書酒誥爲獻以朝廷時尚酒故也（元史蕭㪺傳）

廿二史言行略卷三十一終

廿二史言行略卷三十二

長洲過元暎　輯

居位門

重慎

耐官職

蔣琬爲長史加撫軍將軍丞相諸葛亮密表後主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亮卒以琬爲尚書令俄而加行都護假節領益州刺史遷大將軍錄尚書事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出類拔萃處羣僚之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漸服（蜀志蔣琬傳）

顧雍累遷大理奉常領尚書令封陽遂鄉侯拜侯還寺而家人不知後聞乃驚（吳志顧雍傳）

孫伏伽爲治書侍御史久之爲陝州刺史致仕始伏伽拜御史時先被內旨而制未出歸臥于家無喜色頃之御史造門子弟驚白伏伽徐起見之時人稱其有量以比顧雍云（新唐書孫伏伽傳）

向敏中天禧初加吏部尚書爲應天院奉安太祖聖容禮儀使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是日翰林學士李宗諤當對帝曰朕自卽位未嘗除僕射今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又曰敏中今日賀客必多卿往觀之勿言朕意也宗諤既至敏中

謝客門闌寂然宗諤與其親徑入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相慶敏中但唯唯又曰自上卽位未嘗除端揆非勳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敏中復唯唯又歷陳前世爲僕射者勳德禮命之重敏中亦唯唯卒無一言旣退使人問庖中今日有親賓飲宴否亦無一人明日具以所見對帝曰向敏中大耐官職（宋史向敏中傳）

愼舉動

王連拜屯騎校尉領丞相長史時南方諸郡不賓諸葛亮將自征之連諫以爲此不毛之地疫癘之鄉不宜以一國之望冒險而行亮慮諸將才不及己意欲必往而連言輒懇至故停留者久之（蜀志王連傳）

張嶷爲越嶲太守加撫戎將軍嶷初見費禕爲大將軍恣性汎愛待信新附太過嶷書戒之曰昔岑彭率師來歙杖節咸見害於刺客今明將軍位尊權重宜鑒前事少以爲警後禕果爲魏降人郭脩所害（蜀志張嶷傳）

崇品望

王獻之爲衞將軍謝安長史太元中新起太極殿安欲使獻之題榜以爲萬代寶而難言之試謂曰魏時陵雲殿榜未題而匠者誤釘之不可下乃使韋仲將懸橙書之比訖鬚鬢盡白裁餘氣息還語子弟宜絕此法獻之揣知其旨正色曰仲將魏之大臣寧有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安遂不之逼（晉書王獻之傳）

嵇紹爲侍中齊王冏輔政紹嘗詣冏諮事遇冏讌會召董艾葛旟等共論時政艾言於冏曰嵇侍中善於絲竹公可令操之左右進琴紹推不受冏曰今日爲懽卿何吝此耶紹對曰公匡復社稷當軌物作則垂之于後紹雖虛鄙忝備常伯腰紱冠冕鳴玉殿省豈可操執絲竹以爲伶人之事若釋公服從私宴所不敢辭也冏大慚艾等不自得而退（晉書嵇紹傳）

李昶年十數歲爲明堂賦才志可觀周文深奇之昶爲吕州刺史周文世詔策文筆皆昶所作昶常曰文章之事不足流於

後世經邦致化庶及古人故所作文筆了無槀草唯留心政事而已（北史李昶傳）

閻立本拜右相初太宗與侍臣泛舟春苑池見異鳥容與波上悅之詔坐者賦詩而召立本侔狀閤外傳呼畫師閻立本是時已爲主爵郎中俯伏池左研吮丹粉望坐者羞悵流汗歸戒其子曰吾少讀書文辭不減儕輩今獨以畫見名與厮役等若曹愼毋習（新唐書閻立德傳）

程輝拜參知政事知河南府事輝喜雜學尤好論醫神童嘗添壽者方數歲輝召之因書醫非細事四字添壽塗細字改書作相輝頗慙人亦以此爲中其病云（金史程輝傳）

高汝礪承安元年爲左司郎中一日奏事紫宸殿時侍臣皆迴避上所御涼扇忽墮案下汝礪以非職不敢取以進奏事畢上謂宰臣曰高汝礪不進扇可謂知體矣金史高汝礪傳

朶爾直班爲平章湖廣朶爾直班留心經術凡伊洛諸儒之書未嘗去手喜爲五言詩於字畫尤精翰林學士承旨危素嘗客於朶爾直班諫之曰明公之學當務安國家利社稷毋爲留神於末藝朶爾直班深服其言元史朶爾直班傳

謹禮法

楊阜轉武都太守都護曹洪置酒大會令女倡著羅縠之衣蹋鼓一坐皆笑阜厲聲責洪曰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何有於廣坐之中裸女人形體雖桀紂之亂不甚於此遂奮衣辭出洪立罷女樂請阜還坐肅然憚焉魏志楊阜傳

蔡謨爲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謨性方雅丞相王導作女伎施設牀席謨先在坐不悅而去導亦不止之晉書蔡謨傳

王琨大明中尚書僕射顏師伯豪貴下省設女樂琨時爲度支尚書要琨同聽傳酒行炙皆悉內妓琨以男女無親授傳行每至令置牀上回面避之然後取畢又如此坐上莫不撫手嗤笑琨容色自若師伯後爲設樂邀琨琨不往南史王華傳

昭爲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子婦嘗得家餉牛肉以進昭昭召其子曰食之則犯法告之則不可取而埋之其居身行

已不負闇室類皆如此南史傳昭傳

阮長之爲中書郎直省夜往鄰省誤著屐出閤依事自列門下以闇夜人不知不受列長之固遣送曰一生不侮暗室南史阮長之傳

劉四端以衛尉少卿使宋賀生辰方宴大章女樂竟席不顧人憚其嚴遼史劉六符傳

伯顏伐宋傾河南等路行中書省宋兵部尚書呂師夔遣人迎降伯顏至江州郎以師夔爲江州守師夔設宴庾公樓選宋宗室女二人盛飾以獻伯顏怒曰吾奉聖天子明命興仁義之師問罪於宋豈以女色移吾志乎斥遣之元史伯顏傳

禁家屬

孟宗政權棗陽軍初眂事一愛僕犯新令立斬之軍民股栗宋史孟宗政傳

脫脫拜榮祿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始至嚴飭左右毋預公家事且戒其掾屬曰僕從有私囑者愼勿聽元史木華黎傳

于文傳平江人遷長洲縣尹長洲爲文傳鄉邑文傳徙棲公署無事未嘗輒出而親舊莫敢通私謁元史于文傳傳

處鄉里

萬石君石奮以上大夫祿歸老於家長子建爲郎中令少子慶

爲內史萬石君居陵里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罷慶慶及諸子弟入里門趨至家史記萬石張叔傳

何武以射策甲科爲郎光祿勳舉四行遷爲鄠令免歸武兄弟五人皆爲郡吏郡縣敬憚之武弟顯家有市籍租常不入縣數負其課市嗇夫求商捕辱顯家顯怒欲以吏事中商武曰以吾家租賦繇役不爲衆先奉公吏不亦宜乎武卒白太守召商爲卒吏州里聞之皆服焉漢書何武傳

張湛扶風平陵人爲左馮翊後告歸平陵望寺門而步主簿進

曰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輕湛曰禮下公門軾輅馬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謂輕哉後漢書張湛傳

宗室晦轉右金吾將軍兼檢校雍州長史晦私第有樓下臨酒肆其人嘗候晦言曰微賤之人雖則禮所不及然家有長幼不欲外人窺之家迫明公之樓出入非便請從此辭晦卽日毀其樓舊唐書河間王孝恭傳

馬全節大名元城人從廣晉尹留守鄴都杜重威爲招討使以全節爲副全節爲人謙謹初從廣晉過元城衣白襴謁其縣令州里以爲榮五代史馬全節傳

趙逢龍拜宗正少卿兼侍講逢龍家居丞相葉夢鼎出判慶元修弟子禮常謁師門庳陋欲市其鄰居充拓之逢龍曰鄰里粗安一旦驚擾彼雖勉從我能無愧於心宋史趙逢龍傳

謙退

讓功

馮異拜偏將軍從破王郎異爲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每所止舍諸將竝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及破邯鄲乃更部分諸將各有配隸軍中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光武以此多之後漢書馮異傳

賈復遷左將軍從征伐諸將每論功自伐復未嘗有言帝輒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後漢書賈復傳

王濬爲龍驤將軍監益梁諸軍事攻吳進爲平東將軍假節都督益梁諸軍事濬自發蜀攻無堅城順流鼓棹徑造三山孫皓降王渾表濬違詔不受節度誣罪狀之有司遂按濬檻車徵帝勿許詔讓濬濬上書自理渾又騰周浚書云濬軍得吳寶物濬復表濬至京都有司奏付廷尉科罪禁推詔曰勿推拜濬輔國大將軍領步兵校尉濬自以功大而爲渾父子及豪強所抑屢爲有司所奏每進見陳其攻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勝忿憤徑出不辭帝每容恕之益州護軍范通濬之外親也謂濬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濬曰何謂也通曰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

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羣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焉如斯顏老之不伐龔遂之雅對將何以過之藺生所以屈廉頗王渾能無愧乎濬曰吾始懼鄧艾之事畏禍及不得無言末不能遣諸胷中是吾褊也（晉書王濬傳）

周訪爲揚烈將軍討華軼執軼斬之爲振武將軍尋陽太守征杜弢破之進龍驤將軍豫章太守加征討都督杜曾爲寇害元帝命訪擊之遂定漢沔遷南中郎將督梁州諸軍梁州刺史進位安南將軍訪爲中興名將性謙虛未嘗論功伐或問訪曰人有小善鮮不自稱卿功勳如此初無一言何也訪曰朝廷威靈將士用命訪何功之有士以此重之（晉書周訪傳）

周浚拜折衝將軍揚州刺史隨王渾伐吳攻破江西屯戍與孫皓中軍大戰斬偽丞相張悌等首級數千俘馘萬計進軍屯于橫江時龍驤將軍王濬既破上方直指三江山孫皓遂降於濬渾深恨之而欲與濬爭功別駕何惲牋與浚曰書貴克讓易大謙光斯古文所詠道家所崇前破張悌吳人失氣龍驤因之陷其區宇論其前後我實緩師動則爲傷事則不及而今方競其功彼既不吞聲將虧雍穆之宏興矜爭之鄙斯愚情之所不取也浚得牋即諫止渾渾不能納遂相表奏（晉書周浚傳）

蔡祐授宜州刺史祐從征伐常潰圍陷陣爲士卒先軍還之日

諸將爭功祐終無所競太祖乃歎之嘗謂諸將曰承先口不言勳孤當代其論敘其見知如此（周書蔡祐傳）

劉懷珍本州辟主簿元嘉二十八年亾命司馬順則聚黨東陽州遣懷珍將數千人討平之宋文帝問破賊事懷珍讓功不肯當親人怪問焉懷珍曰昔國子尼恥陳河間之級吾豈能論邦域之捷哉時人稱之（南史劉懷珍傳）

馮道根累遷右衛將軍道根每征伐終不言功其部曲或怨非之道根喻曰明主自鑒功之多少吾將何事武帝嘗指道根示尚書令沈約美其口不論勳約曰此陛下之大樹將軍也（南史馮道根傳）

盧昌衡開皇初拜尚書祠部侍郎文帝嘗大集羣下令自陳功人皆競進昌衡獨無所言左僕射高熲目而異之（北史盧元傳）

葛宮知南劒州並溪山多產銅銀吏挾姦罔利課歲不登宮一變其法歲羨餘六百萬三司使聞於朝論當賞宮曰天地所產吾顧盜之又可爲功乎卒不言（宋史葛宮傳）

范百祿知開封府勤於民事獄無繫囚僚吏欲以圄空聞百祿曰千里之畿無一人之獄此至尊之仁非尹功也不許（宋史范鎮傳）

避名

宋璟徙廣州都督召拜刑部尚書遷吏部兼侍中廣人爲璟立

遺愛頌璟上言頌所以傳德載功也臣之治不足紀廣人以臣當國故爲溢辭徒成諂諛者欲釐正之請自臣始有詔許停（新唐書宋璟傳）

楊瑒遷左散騎常侍在官清白吏請立石紀德瑒曰事益於人書名史氏足矣若碑頌者徒遺後人作矴石耳（新唐書楊瑒傳）

薛珏遷乾陵臺令歲中以清白聞課第一改昭應令人請立石紀德珏固讓（新唐書薛珏傳）

令狐楚子緒綯緒歷隋壽汝三州刺史有佳政汝人請刻石頌德緒以綯當國固讓宣宗嘉其意乃止（新唐書令狐楚傳）

朶兒只脫脫子也除江浙行省左丞相居二年方面晏然杭之

耆老請建生祠如前丞相故事朶兒只辭之曰昔者我父平章官浙省我實生於此宜爾父老有愛於我我於爾杭人得無情乎然今天下承平我叨居相位於此唯知謹守法度不辱先人足矣何用虛名爲（元史朶兒只傳）

戒驕

馬援拜伏波將軍謁黃門郎梁松竇固曰凡人爲貴當使可賤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松後果以貴滿致災固亦幾不免（後漢書馬援傳）

張瓊遷汾州刺史瓊子忻尙魏平陽公主除駙馬都尉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建州刺史南鄭縣伯瓊常憂其太盛每語親識曰凡人官爵莫若處中忻位秩太高深爲憂慮而忻豪險放縱遂與公主情好不協爲武帝所害時稱瓊之先見（北齊書張瓊傳）

顏延之爲金紫光祿大夫領湘東王師子竣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舊常乘羸牛車逢竣鹵簿即屛住道側嘗語竣曰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見竣起宅謂曰善爲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嘗早候竣遇賓客盈門竣方臥不起延之怒曰恭敬撙節福之基也驕傲禍之始也况出糞土之中而升雲霞之上傲不可長其能久乎竣孝武踐祚封建城縣侯後爲東揚州刺史免官削

爵土賜死（南史顏延之傳）

沈慶之封始興郡公進司空慶之每朝賀常乘猪鼻無幰車左右從者不過三五騎履引園田每農桑劇月無人從行過之者不知三公也及加三望車謂人曰我每游履田園有人時與馬成三無人則與馬成二今乘此車安所之乎及賜几杖竝固讓柳元景顏師伯嘗詣慶之會其游田元景等鳴笳列卒滿道慶之獨與左右一人在田見之悄然改容曰夫貧賤不可居富貴亦難守吾與諸公竝出貧賤因時濟會榮貴至此唯當共思損挹之事老子八十之年目見成敗者已多諸君炫此車服欲何爲乎於是插杖而耘不爲之顧元景等徹

侍褰裳從之慶之乃與相對爲歡南史沈慶之傳
陸萬友爲右監門衛大將軍充河陰兵馬都監萬友始業坊鍛
既貴達不忘本以銀爲坊鍛器數十事示子孫宋史陸萬友傳
馬人望拜南院樞密使久之請老以守司徒兼侍中致仕人望
初除執政家人賀之人望愀然曰得勿喜失勿憂抗之甚高
擠之必酷其畏愼如此遼史馬人望傳

廉潔

安清儉

宣秉字巨公馮翊雲陽人遷司隸校尉性節約常服布被蔬食
瓦器光武帝嘗幸其府舍見而歎曰楚國二龔不如雲陽宣

巨公卽賜布帛帳帷什物後漢書宣秉傳
王良東海蘭陵人爲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
被瓦器時司徒史鮑恢以事到東海過候其家而良妻布裙
曳柴從田中歸恢告曰我司徒史也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妻
曰妾是也苦掾無書恢乃下拜歎息而還聞者莫不嘉之後漢書王良傳
虞延太守富宗召署功曹宗性奢靡車服器物多不中節延諫
曰昔晏嬰輔齊鹿裘不完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以約失之
者鮮矣宗不悅延卽辭退居有頃宗果以侈從被誅臨當伏
刑攬涕而歎曰恨不用功曹虞延之諫光武聞而奇之後漢書虞延傳
賈逵拜爲郎校祕書肅宗立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
逵母常有疾帝欲加賜以校書例多特以錢二十萬使潁陽
侯馬防與之謂防曰賈逵母病此子無人事於外屢空則從
孤竹之子於首陽山矣後漢書賈逵傳
王暢拜南陽太守郡中豪族多以奢靡相尙暢常布衣皮褥車
馬羸敗以矯其敝同郡劉表時年十七從暢受學進諫曰夫
奢不僭上儉不逼下循道行禮貴處可否之間蘧伯玉恥獨
爲君子府君不希孔聖之明訓而慕夷齊之末操無乃皎然
自貴於世乎暢曰昔公儀休在魯拔園葵去織婦孫叔敖相

楚其子被裘刈薪夫以約失之鮮矣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
懦夫有立志雖以不德敢慕遺烈後漢書王龔傳
劉寔授太尉寔位望通顯每崇儉素不尙華麗嘗詣石崇家如
廁見有絳紋帳裀褥甚麗兩婢持香囊寔便退笑謂崇曰誤
入卿內崇曰是廁耳寔曰貧士未嘗得此乃更如他廁晉書劉寔傳
胡威父質以忠清著稱仕至征東將軍荊州刺史威歷徐州刺
史入朝武帝語及平生因歎其父清謂威曰卿孰與父清對
曰臣不如也帝曰卿父以何爲勝耶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
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及遠也晉書胡威傳

任昉爲義興太守在任清潔兒妾食麥而已及被代登舟止有
米五斛既至無衣鎮軍將軍沈約遣裙衫迎之（梁書任昉傳）
長孫道生遷廷尉卿從征蠕蠕赫連昌除司空加侍中封上黨
王道生廉約身爲三司而衣不華飾食不兼味一熊皮鄣泥
數十年不易時人比之晏嬰第宅卑陋出鎮後其子弟頗更
修繕起堂廡道生還歎曰昔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爲
今彊寇尚遊魂漠北吾豈可安坐華美也乃切責子弟令毀
宅其恭慎如此（魏書長孫道生傳）
王思政加特進荊州刺史守潁川太祖授使持節太傅大將軍
兼中書令河南大行臺河南諸軍事思政唯受河南諸軍事

思政不營貲產嘗被賜園地思政出征後家人種桑果及還
見而怒曰匈奴未滅去病辭家況大賊未平何事產業命左
右拔而棄之（周書王思政傳）
王曇首辭琅邪王大司馬屬手不執金玉婦女亦不得以爲飾（南史王曇首傳）
王延之仕宋爲司徒左長史清貧居宇穿漏褚彥回以啟宋明
帝帝即敕材官爲起三間齋屋（南史王裕之傳）
到溉遷光祿大夫以清白自修性又率儉不好聲色虛室單牀
傍無姬侍冠履十年一易朝服或至穿補傳呼清路示有朝
章而已（南史到彥之傳）

褚炫爲吏部尚書居身清立非弔問不雜交游論者以爲美及
在選部門庭蕭索賓客罕至出行左右常捧一黃紙帽箱風
吹紙剝殆盡罷江夏郡還得錢十七萬於石頭并分與親族
病無以市藥以冠劍爲質卒無以殯斂（南史褚裕之傳）
褚玠除山陰令在任歲餘守祿俸而已去官之日不堪自致因
留縣境種蔬菜以自給（南史褚裕之傳）
張緒領國子祭酒口不言利有財輒散之清談端坐或竟日無
食門生見緒饑爲之辦餐然未嘗求也死之日無宅以殯（南史張裕傳）
江湛轉吏部尚書家甚貧不營財利無兼衣餘食嘗爲上所召

遇澣衣稱疾經日衣成然後起牛餓御人求草湛良久曰可
與飲（南史江夷傳）
庾華爲荊州別駕前後紀綱皆致富饒華再爲之清身率下杜
絕請託布被蔬食妻子不免飢寒遷會稽郡丞行郡府事時
承彫弊之後百姓凶荒米斗至數千人多流散華撫循甚有
理唯守公祿清節愈厲至有經日不舉火卒停屍無以斂柩
不能歸（南史庾杲之傳）
范岫累遷祠部尚書金紫光祿大夫岫每所居官恒以廉潔著
稱爲長城令時有梓材巾箱至數十年經貴遂不改易在晉
陵唯作牙管筆一雙猶以爲費（南史范岫傳）

傳昭爲中書通事舍人時居此職者皆權傾天下昭獨廉靜無所干豫器服率陋身安麤糲常插燭板牀明帝聞之賜漆合燭盤敕曰卿有古人之風故賜卿古人之物 南史傳昭傳

阮長之除臨海太守在官常擁敗絮 南史阮長之傳

虞愿爲晉安太守在郡不事生業海邊有越王石常隱雲霧相傳云清廉太守乃得見愿往就觀視清徹無所隱蔽以母老解職除後軍將軍褚彥回嘗詣愿愿不在見其眠牀上積塵埃有書數袠彥回歎曰虞君之清至於此令人掃地拂牀而去 南史虞愿傳

伏暅徙新安太守郡多麻苧家人乃至無以爲繩其厲志如此

南史伏曼容傳

裴文舉齊公憲出鎮劍南以文舉爲總管府中郎加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蜀土沃饒商販百倍或有勸文舉以利者文舉答之曰利之爲貴莫若安身身安則道隆非貨之謂是以不爲非惡財也 北史裴文舉傳

羊敦爲衞將軍廣平太守雅性清儉屬歲飢家餽未至使人外尋陂澤採藕根食之遇有疾苦家人解衣質米以供之 北史羊祉傳

陽固遷書侍御史宣武末中尉王顯起宅旣成集寮屬饗宴酒酣問固曰此宅何如固曰晏嬰湫隘流稱於今豐屋生災著於周易此蓋同傳舍耳唯有德能卒顧公勉之顯嘿然 北史陽尼傳

竇熾除原州刺史州城北有泉水熾屢經游踐嘗與僚吏宴於泉側因酌水自飲曰吾在此州唯當飲水而已及去職後人吏感其遺惠每至此泉者莫不懷之 北史竇熾傳

韋敻號曰逍遙公時晉公護執政廣營第宅嘗召敻至宅訪以政事敻仰視其堂徐而歎曰酣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於此未或弗亡護不悅有識者以爲知言 北史韋孝寬傳

柳蚪遷祕書監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蚪脫略人間不事小節弊衣蔬食未嘗改操人或譏之蚪曰衣不過適體食不過

充饑孜孜營求徒勞思慮耳 北史柳蚪傳

陸通累遷大司寇雖久處列位常清慎自守所得祿賜盡與親故其之家無餘財常曰凡人患貧而不貴不患貴而貧也 北史陸通傳

趙軌爲齊州別駕入朝父老將送者各揮涕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是以不敢以盃酒相送公清如水請酌一盃水奉餞軌受飲之 北史趙肅傳

柳或遷書侍御史上以其家貧敕有司與之築宅 北史柳或傳

張膺爲魯郡太守履行貞素妻女樵採以自供 北史張膺傳

岑文本擢中書舍人授侍郎踰年爲令或勸其營產業文本歎

曰吾漢南一布衣徒步入關所望不過祕書郎縣令耳今無汗馬勞以文墨位宰相奉稍已重尚何殖產業邪故口未嘗言家事（新唐書岑文本傳）

李義琰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右庶子宅無正寢弟義璡爲市堂材送之義琰曰以吾爲國相且自愧尚營美宇是速吾禍豈愛我者邪義璡曰凡仕爲丞尉且崇第舍兄位高安可偪下哉答曰不然事難全遂物不兩興既處貴仕又廣居宇非有令德必受其殃卒不許後其木久腐乃棄之（新唐書李義琰傳）

馮元淑歷清漳浚儀始平三縣令與奴僕日一食馬日一秣所至不挈妻子斥奉餘以給貧窮或譏其近名元淑曰吾性也不爲苦（新唐書馮元常傳）

陸景倩爲扶溝丞河南按察使畢構賢州縣殿最欲必得實有吏言狀曰某彊清某詐清惟景倩曰眞清（新唐書陸元方傳）

李懷遠累遷同中書門下三品懷遠久貴益素約不治居室嘗乘款段馬僕射豆盧欽望謂曰公貴顯顧當然邪答曰吾幸其馴不願它駿（新唐書李懷遠傳）

盧懷愼進同紫微黃門平章事改黃門監兼吏部尚書懷愼清儉不營產服器無金玉文綺之飾雖貴而妻子猶寒飢所得祿賜於故人親戚無所計惜隨散輒盡赴東都掌選奉身之

具止一布囊既屬疾宋璟盧從愿候之見敝簀單藉門不施箔會風雨至舉席自障日晏設食蒸豆兩器菜數杯而已（新唐書盧懷愼傳）

崔沔歷祕書監太子賓客儉約自持祿稟隨散宗族不治居宅嘗作陋室銘以見志（新唐書崔沔傳）

李勉拜嶺南節度使西南夷舶歲至纔四五譏視苛謹勉既廉潔又不暴征明年至者乃四十餘柁居官久未嘗抆飾器用車服後召歸至石門盡搜家人所蓄犀珍投江中（新唐書李勉傳）

高郢爲尚書右僕射郢生平不治產有勸營之者答曰祿稟雖薄在我則有餘田莊何所取乎（新唐書高郢傳）

韋貫之補伊闕渭南尉居貧啜豆糜自給（新唐書韋貫之傳）

陸龜蒙居甫里陸氏在姑蘇其門有巨石遠祖績嘗事吳爲鬱林太守罷歸無裝舟輕不可越海取石爲重人稱其廉號鬱林石世守其居云（新唐書陸龜蒙傳）

賈敦頤貞觀時數歷州刺史貲廉潔入朝常盡室行車一乘敝甚贏馬繩羈道上不知其刺史也（新唐書賈敦頤傳）

李愚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愚爲相不治第宅借延賓館以居愚有疾明宗遣宦官視之見其敗氈敝席四壁蕭然明宗嗟嘆命以供帳物賜之（五代史李愚傳）

姚顗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顗爲人仁恕不知錢所

銖兩之數卒之日家無餘貲尸不能斂官爲賵賻乃能斂聞者哀憐之（五代史姚顗傳）

沈倫爲戸部侍郎樞密副使領大内都部署判留司三司事先是倫第庳陋處之晏如時權要多冒禁市巨木秦隴間以營私宅及事敗露皆自啟於上前倫亦嘗爲毋市木營佛舍因奏其事太祖笑謂曰爾非踰矩者知其未葺居第因遣中使按圖督工爲治之倫私告使者願得制度狹小使者以聞上亦不違其志（宋史沈倫傳）

王祐拜兵部侍郎祐子懿旦旭懿知袁州旦居宰府旭知應天府旭子質知陝州質家世富貴兄弟習爲驕侈而質克己好

善自奉簡素如寒士不喜畜財至不能自給初旦爲中書舍人家貧與昆弟貸人息錢違期以所乘馬償之質閱書得故劵召子弟示之曰此吾家素風爾曹當毋忘也（宋史王祐傳）

劉福遷涼州觀察使判雄州事卒福既貴諸子嘗勸起大第福怒曰我受祿厚足以僦舍以庇汝曹既無尺寸功以報朝廷豈可營度居室爲自安計乎卒不許既死上聞其言賜其子白金五千兩使市第宅（宋史劉福傳）

李沆加門下侍郎尚書右僕射沆治第封邱門内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沆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聽事已寬矣至於垣頹壁損不以屑慮堂前欄闌壞妻戒守舍者勿葺以試沆沆朝夕見之經月終不言妻以語沆沆曰豈可以此動吾一念哉家人勸治居第未嘗荅弟維因語次及之沆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計囊裝亦可以治第但念内典以此世界爲缺陷安得完滿如意自求稱足今市新宅須一年繕完人生朝暮不可保又豈能久居巢林一枝聊自足耳安事豐屋哉（宋史李沆傳）

王旦位太尉兼侍中領玉清昭應宮使旦被服質素家人欲以繪錦飾氊席不許有貨玉帶者弟以爲佳呈旦旦命繫之曰還見佳否弟曰繫之安得自見旦曰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乎亟還之故所服止於賜帶（宋史王旦傳）

向敏中知廣州入辭遷職方員外郎遣之是州兼掌市舶前守多涉譏議敏中至荊南預市藥物以往在任無所須以清廉聞（宋史向敏中傳）

王曾拜左僕射資政殿大學士判鄆州曾平生自奉甚儉有故人子孫京來告別曾留之具饌食後合中送數軸簡紙啟視之皆宅人書簡後裁取者也（宋史王曾傳）

李大臨爲祕閣校理仁宗嘗遣使賜館閣官御書至大臨家大臨貧無皂隸方自秣馬使者還奏帝曰眞廉士也（宋史李大臨傳）

黄洽除資政殿大學士知隆興府提舉洞霄宮人勸之治第洽曰吾書生蒙拔擢至此未有以報國而先營私乎使吾一旦

罪去猶有先人敝廬可芘風雨夫復何憂（宋史黃洽傳）
姚希得以直寶謨閣廣西轉運判官兼權靜江府尋授直徽猷閣知靜江府主管廣西經略安撫司公事兼轉運判官廣西官署以錦爲帟幕希得曰吾起身書生安用此命以繒纈易之（宋史姚希得傳）
熊克除起居郎兼直學士院出知台州奉祠克家素儉約雖貴不改舊所居卑陋門不容轍雖部使者郡守至必降車乃入嘗愛臨川童子王克勤之才將妻以女而乏資遣會草制獲賜金遂以歸之人稱其清介（宋史熊克傳）
伯德特离補遷崇義軍節度使特离補爲人不積財常曰俸祿

已足養廉衣食之外何用蓄積凡調官行李止車一乘婢僕數人而已（金史伯德特里補傳）
王政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吳王闍母戲之曰汝爲官久矣而貧不加富何也對曰政以楊震四知自守安得不貧吳王笑曰前言戲之耳以黃金百兩銀五百兩及所乘馬遺之（金史王政傳）

戒貪惏

鍾離意顯宗即位徵爲尚書時交阯太守張恢坐贓千金徵還伏法以資物簿入大司農詔班賜羣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帝怪而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閭惡其名也此贓穢之寶誠不敢拜帝嗟歎曰清乎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意（後漢書鍾離意傳）
吳隱之遷晉陵太守在郡清儉妻自負薪尋遷左衛將軍祿賜皆班親族冬月無被嘗澣衣乃披絮廣州包帶山海珍異所出一篋之寶可資數世前後刺史皆多黷貨朝廷欲革嶺南之弊以隱之爲龍驤將軍廣州刺史假節領平越中郎將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既至語其親人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越嶺喪清吾知之矣乃至泉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及在州清操愈厲常食不過菜及乾

魚而已帷帳器服皆付外庫歸舟之日裝無餘資及至數畝小宅籬垣仄陋內外茅屋六間不容妻子劉裕賜車牛更爲起宅固辭尋拜度支尚書太常以竹篷爲屏風坐無氈席後遷中領軍每月初得祿裁留身糧其餘悉分振親族家人績紡以供朝夕時有困絕或并日而食身恒布衣不完妻子不霑寸祿初隱之至自番禺其妻劉氏齎沉香一斤隱之見之遂投於湖亭之水（晉書吳隱之傳）
王秀之爲晉平太守朞年求還或問其故答曰此郡沃壤珍阜日至人所昧者財財生則禍逐智者不昧財亦不逐禍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乃上表請代時人以爲王晉平

恐富求歸南史王裕之傳

辛術爲淮南經略使睢州刺史及所部郡守俱犯大辟朝廷以其奴婢百口及貲財盡賜術三辭不見許術乃送詣所司不復以聞邢卲聞之遺術書曰昔鍾離意云孔子忍渴於盜泉便以珠璣委地足下今能如此可謂異代一時北史辛雄傳

馮立授廣州都督前日牧守苛肆爲蠻夷患故數叛立至不事家產衣食弗求贏嘗見貪泉曰此豈隱之所酌邪吾雖日汲庸易吾性哉遂劇飲去新唐書敬君宏傳

劉溫叟拜御史中丞兼判吏部銓憲府舊例月賞公用茶中丞受錢一萬公用不足則以贓罰物充溫叟惡其名不取宋史劉溫叟傳

向敏中權判大理寺時沒入祖吉贓錢分賜法吏敏中引鍾離意委珠事獨不受宋史向敏中傳

包拯拜樞密副使遷禮部侍郎辭不受卒拯雖貴衣服器用飲食如布衣時嘗曰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者不得放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若孫也宋史包拯傳

蔣之奇改集賢殿修撰知廣州加寶文閣待制南海饒寶貨爲吏者多貪聲之奇取前世牧守有清節者吳隱之宋璟盧奐李勉等繪其象建十賢堂以祀冀變其習宋史蔣之奇傳

趙與懽拜少傅卒與懽嘗謂士大夫有貪聲則雖奇才奧學徒以蠹國害民爾故斂之夕而金帶猶質錢民家云宋史趙與懽傳

韓匡嗣授西南面招討使子德源德讓德源性愚而貪官崇義興國二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師以賄名德讓貽書誡之終不悛以故論者少之遼史韓知古傳

耶律鐸魯斡爲南府宰相致仕鐸魯斡退居鄉里于普古爲烏古部節度使遣人來迎既至見積委甚富謂普古曰辭親入仕當以裕國安民爲事枉道欺君以苟貨利非吾志也命駕而歸普古後爲盜所殺遼史耶律鐸魯斡傳

劉煥調任邱尉縣令貪汙煥每規正之秩滿令持盃酒謝曰尉廉慎使我獲考金史劉煥傳

廿二史言行略 卷三十二 居位門

劉斌授濟南新舊軍萬戶移鎮邳州病謂其子曰居官當廉正自守毋瀆貨以喪身敗家語畢而逝元史劉斌傳

張立道遷臨安廣西道軍民宣撫使書清白之訓于公廨以警貪墨元史張立道傳

讓奉賜

張安世封富平侯子千秋延壽彭祖皆中郎將侍中安世爲衛將軍兩宮衛尉延壽徵爲左曹太僕安世兄賀死無子子安世子彭祖彭祖封陽都侯賀孫霸爲散騎中郎將賜爵關內侯安世以父子封侯在位大盛乃辭祿詔都內別臧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漢書張湯傳

劉超爲元帝所拔拜騎都尉奉朝請超處身清苦衣不重帛家無儋石之儲每帝所賜皆固辭曰凡陋小臣横竊賞賜無德而祿殃咎是懼帝嘉之不奪其志 晉書劉超傳

陸納爲吳興太守納至郡不受俸祿 晉書陸曄傳

王鎮之爲使持節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建威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高祖謂人曰王鎮之少著清績必將繼美吳隱之嶺南之弊非此不康也在鎮不受俸祿蕭然無所營去官之日不異始至 宋書王鎮之傳

源賀高宗卽位轉征北將軍加給事中高宗班賜百寮謂賀曰朕大賚善人卿其任意取之勿謙退也賀辭固使取之賀唯

取戎馬一疋而已 魏書源賀傳

張瓌齊建元元年封平都侯爲吳興太守瓌以旣有國秩不取郡奉高帝敕上庫别藏其奉以表其清 南史張裕傳

嚴植之遷中撫記室參軍兼博士卒於館植之自疾後便不受稟奉妻子困乏及卒喪無所寄生徒爲市宅乃得成喪 南史嚴植之傳

楊於陵授檢校右僕射兼太子太傅旋以左僕射致仕詔給全俸懇讓不受 舊唐書楊於陵傳

韋丹爲江南西道觀察使丹計口受俸委餘於官 新唐書韋丹傳

伯都拜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入爲太子賓客命爲江南行臺御史大夫以疾固辭命以平章之祿歸養于家復賜鈔十萬緡所服藥須空靑詔遣使江南訪求之伯都辭謝曰臣曩膺重寄深懼弗稱今已病廢況敢叨濫厚祿以受重賜乎併以所給平章政事祿歸有司還京師卒朝廷知其貧賻鈔二萬五千貫御史臺奏賻三萬五千貫仍還所辭祿妻宏吉剌氏弗受曰始伯都仕于朝不敢虛受廩祿今殁矣苟受是祿非其意也卒辭之 元史畏答兒傳

賈居貞世祖卽位授中書左右司郎中帝問郎俸幾何居貞以數對帝謂其太薄勅增之居貞辭曰品秩宜然不可以臣而紊制 元史賈居貞傳

烏古孫澤爲海北海南廉訪使故例圭田至秋乃入租後遂計月受之澤視事三月民輸租計米五百石澤曰夫子有言事君者先其事後其食吾涖政日淺而受祿四倍非情所安量食而入餘悉委學官給諸生以勸業常曰士非儉無以養廉非廉無以養德身一布袍數年妻子朴素無華人皆言之澤不以爲意也 元史烏古孫澤傳

楊桓爲太史院校書郎奉敕撰儀表銘歷日序文辭典雅賜楮幣千五百緡辭不受 元史楊桓傳

葉李授平章政事李前後被賜之物甚多而自奉甚儉嘗戒其子曰吾世業儒甘貧約唯以忠義結主知汝曹其淸愼自持

勿增吾過指所賜物曰此終當還官也比卒悉表送官一毫不以自私元史葉李傳

卻饋遺

孔奮守姑臧長賜爵關內侯時天下擾亂唯河西獨安而姑臧稱為富邑通貨羌胡市日四合每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至豐積奮在職四年財產無所增時天下未定士多不修節操而奮力行清潔為衆人所笑或以為身處脂膏不能以自潤徒益苦辛耳奮既立節治貴仁平隴蜀既平河西守令咸被徵召財貨連轂彌竟川澤唯奮無資單車就路姑臧吏民及羌胡更相謂曰孔君清廉仁賢舉縣蒙恩如何今去不共報德

遂相賦斂牛馬器物千萬以上追送數百里奮謝之而已一無所受後漢書孔奮傳

羊續拜南陽太守府丞嘗獻其生魚續受而懸於庭丞後又進之續乃出前所懸者以杜其意後漢書羊續傳

李恂拜謁者使持節領西域副校尉西域殷富多珍寶諸國侍子及督使賈胡數遺恂奴婢宛馬金銀香罽之屬一無所受後漢書李恂傳

楊震遷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後漢書楊震傳

楊秉為豫荊徐兗四州刺史遷任城相故吏齎錢百萬遺之閉門不受後漢書楊震傳

張奐遷安定屬國都尉羌豪帥感奐恩德上馬二十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鐻八枚奐並受之而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羌性貪而貴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財貨為所患苦及奐正身絜己威化大行後漢書張奐傳

劉寵拜會稽太守徵為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尨眉皓髮自若邪山谷間出人齎百錢以送寵寵勞之曰父老何自

苦對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它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耶勤苦父老為人選一大錢受之後漢書劉寵傳

山濤遷右僕射加光祿大夫侍中初陳郡袁毅嘗為鬲令貪濁而賂遺公卿以求虛譽亦遺濤絲百斤濤不欲異於時受而藏於閣上後毅事露檻車送廷尉凡所受賂皆見推檢濤乃取絲付吏積年塵埃印封如初晉書山濤傳

王恂遷河南尹鬲令袁毅嘗餽以駿馬恂不受及毅敗受貨者皆被廢黜焉晉書王恂傳

陸馛爲散騎常侍安南將軍相州刺史假長廣公爲政清平在州七年家至貧約徵爲散騎常侍民乞畱馛顯祖不許馛之還也吏民大斂布帛以遺之馛一皆不受民亦不取於是以造佛寺焉名長廣公寺 魏書陸俟傳

胡叟拜虎威將軍不治產業常苦饑貧然不以爲恥尚書李敷嘗遺之以財都無所取 魏書胡叟傳

賀蘭祥除都督三荊南襄南雍平信江隨二郢淅十二州諸軍事荊州刺史祥性甚清素州境南接襄陽西通岷蜀物產所出多諸珍異時既與梁通好行李往來公私贈遺一無所受梁雍州刺史岳陽王蕭詧欽其節儉乃以竹屏風絺綌之屬及以經史贈之祥難違其意取而付諸所司太祖後聞之並以賜祥 周書賀蘭祥傳

韋瑱除瓜州諸軍事瓜州刺史州通西域蕃夷往來前後刺史多受賂遺胡寇犯邊又莫能禦瑱雅性清儉兼有武略蕃夷贈遺一無所受故人畏威不敢爲寇公私安靜夷夏懷之 周書韋瑱傳

謝譓爲東陽內史及還五官送錢一萬止畱一百荅曰數多劉寵更以爲愧 南史謝宏微傳

孔奐除晉陵太守清白自守妻子並不之官唯以單船臨郡所得秩俸隨即分贍孤寡郡中號曰神君曲阿富人殷綺見奐

居處儉素乃餉以衣氊一具奐曰太守身居美祿何爲不能辦此但百姓未周不容獨享溫飽勞卿厚意幸勿爲煩 南史孔靖傳

劉懷慰爲輔國將軍齊郡太守不受禮謁人有餉其新米一斛者懷慰出所食麥飯示之曰食有餘幸不煩此因著廉吏論以達其意 南史劉懷珍傳

裴邃遷西戎校尉北梁秦二州刺史復開創屯田數千頃倉廩盈實省息邊運人吏獲安乃相率餉絹千餘匹邃從容曰汝等不應爾吾又不可逆納其二匹而已 南史裴邃傳

范岫蔡興宗臨荊州引爲主簿及蔡將卒以岫貧乏遺旨賜錢二十萬固辭拒之 南史范岫傳

傅昭歷安成內史郡溪無魚或有暑月薦昭魚者昭既不納又不欲拒遂餧于門側遷臨海太守縣令嘗餉粟置絹于薄下昭笑而還之 南史傅昭傳

江革除武陵王長史會稽郡丞行府州事革門生故吏家多在東聞革至並賫持緣道迎候革曰我通不受餉不容獨當故人筐篚至鎮唯資公俸食不兼味除都官尚書將還贈遺一無所受送故依舊訂舫革並不納唯乘臺所給一舸舸艚偏欹不得安臥或請濟江徙重物以迮輕艚革既無物乃于西陵岸取石十餘片以實之其清貧如此 南史江革傳

顧協爲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法度欲解襦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口謂人曰我欲解身上襦與顧郎顧郎難衣食者竟不敢以遺之爲舍人有門生始來事協知其廉潔不敢厚餉止送錢二千協發怒杖三十因此事者絕於餽遺（南史顧協傳）

姚察歷度支吏部二尚書察自居顯要一不交通嘗有私門生不敢厚餉送南布一端花練一匹察謂曰吾所衣著止是麻布蒲練此物於吾無用既欲相款接幸不煩爾此人遜請察厲色驅出自是莫敢餽遺（北史姚察傳）

袁聿修爲尚書郎十年未曾受升酒之遺尚書邢邵與聿修舊款常呼聿修爲清郎大寧初聿修以太常少卿出使巡省仍令考校官人得失經兗州時邢邵爲刺史別後送白紬爲信聿修不受與邢邵書云今日仰過有異常行瓜田李下古人所慎願得此心不貽厚責邵亦欣然領解報書云老夫忽忽意不及此敬承來旨吾無間然弟昔爲清郎今日復作清卿矣（北史袁翻傳）

申徽爲襄州刺史時南方初附舊俗官人皆通餉遺徽性廉慎乃畫楊震像於寢室以自戒（北史申徽傳）

梁毗爲西寧州刺史先是蠻夷酋長皆服金冠以金多者爲豪儁由是遞相陵辱每尋干戈邊境略無寧歲毗患之後因諸酋長相率以金遺之於是置金座側對之慟哭謂曰此機不

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今將此來欲殺我邪一無所納悉以還之於是蠻夷感悟遂不相攻（北史梁毗傳）

蘇瓊除南清河太守郡人趙頴官至樂陵太守年餘八十致事歸五月中得新瓜一雙自來奉頴恃年老苦請遂便爲留乃致於聽事梁上竟不割人聞受趙頴餉瓜欲貢新果至門間知頴瓜猶在相顧而去（北史蘇瓊傳）

范希朝除振武節度使加檢校禮部尚書蕃落之俗有長帥至必效奇駝名馬雖廉者猶曰當從俗以致其歡希朝一無所受（舊唐書范希朝傳）

崔從檢校禮部尚書鄜州刺史鄜坊丹延節度等使党項羌有以羊馬來市者必先遺帥守從皆不受撫諭遣之羣羌不敢爲盜（舊唐書崔慎由傳）

蔣渙歷鴻臚卿日本使嘗遺金帛不納唯取牋一番爲書以貽其副云（新唐書高智周傳）

阿思那社尒以崑丘道行軍大總管與郭孝恪討龜茲孝恪在軍牀帷器用多設金玉以遺社尒社尒不受帝聞曰二將優劣不復問人矣（新唐書阿思那社尒傳）

韓思彥出爲山陽丞初尉進徵德子姓陷大逆思彥按釋其寃至是贈黃金良馬思彥不受徙蘇州錄事參軍罷客汴州張僧徹者廬墓三十年詔表其閭請思彥爲頌餉縑二百不受

時歲凶家窶甚佾徹固請爲受一匹命其家曰此孝子縑
可輕用（新唐書韓思彥傳）
杜暹補婺州參軍秩滿歸吏以紙萬番贐之暹爲受百番衆歎
曰昔清吏受一大錢何異哉以監察御史覆屯磧西會安西
副都護郭虔瓘與西突厥可汗阿史那獻鎮守使劉遐慶更
相訟詔暹即按入突騎施帳究索左驗虜以金遺暹暹固辭
左右曰公使絕域不可失戎心乃受焉陰埋幕下已出境乃
移文畀取之突厥大驚度磧追不及去（新唐書杜暹傳）
路隋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每除制出以金幣來謝者隋却之
曰公事而當私䀢邪（新唐書路隋傳）

馮伉遷膳部員外郎爲睦王等侍讀李抱眞卒伉時節臨弔歸
之帛不受又致京師伉上表固拒於是醴泉令缺宰相高選
德宗曰前使澤潞不受幣者其人清可用也遂以授伉（新唐書馮伉傳）
錢徽以吏部尚書致仕卒徽任庶子時韓公武以賂結公卿遺
徽錢二十萬不納或言非當路可無讓徽曰取之在義不在
官時稱有公望（新唐書錢徽傳）
曹彬遷西上閤門使顯德五年使吳越致命訖即還私覿之禮
一無所受吳越人以輕舟追遺之至於數四彬猶不受既而
曰吾終拒之是近名也遂受而籍之以歸悉上送官世宗强

還之彬始拜賜悉以分遺親舊而不留一錢（宋史曹彬傳）
呂蒙正拜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朝士有藏古鑑者自
言能照二百里欲獻之蒙正以求知蒙正笑曰吾面不過楪
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哉聞者歎服（宋史呂蒙正傳）
王杲爲龍衛右第二軍都虞候會遣趙保忠還夏州命杲引兵
護送及還保忠以方物贐杲拒不納太宗知之詔賜白金百
兩（宋史王杲傳）
陳堯叟遷工部員外郎廣南西路轉運使會加恩黎桓爲交州
國信使初將命者必獲贐遺數千緡桓責賦斂於民往往斷
其手及足趾堯叟知之遂奏召桓子授以朝命而却其私覿

（宋史陳堯佐傳）
王禹偁爲工部郎中知滁州初禹偁嘗草李繼遷制送馬五十
匹爲潤筆禹偁却之及出滁閩人鄭褒徒步來謁禹偁愛其
儒雅爲買一馬或言買馬虧價者太宗曰彼能却繼遷五十
馬顧肯虧一馬價哉（宋史王禹偁傳）
郭勸遷兵部員外郎趙元昊襲父位以勸爲官告使所遺百萬
悉拒不受（宋史郭勸傳）
楊大雅拜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知亳州大雅天禧中使淮
南循江按部過金陵境上遇風覆舟得傍卒拯之及岸冠服
盡喪時丁謂鎮金陵遣人遺衣一襲大雅辭不受謂以爲歉

宋史楊大雅傳
錢勰歷提點京西河北京東刑獄居喪帝於左司郎中格白書其姓名須終制日授之奉使弔高麗凡餽餼非故所有者皆弗納歸次紫燕島王遣二吏追餉金銀器四千兩勰曰在館時既辭之矣今何爲者吏泣曰王有命徒歸則死且左番已受勰曰左右番各有職吾唯例是視汝可死吾不可受竟却之 宋史錢惟演傳

劉航以羣牧判官爲河南監牧使持節冊夏主秉常凡例所遺寶帶名馬却弗受 宋史劉安世傳

李昭玘知滄州罷主管鴻慶宮昭玘使陝西時延安小將軍吉

者被誣爲盜昭玘察知無它吉後立戰功至皇城使遇昭玘京師拜于前曰感公生存之恩願以名馬爲獻笑却之 宋史李昭玘傳

高登授富川主簿憲董弅聞其名檄讞六郡獄復命兼賀州學事滿秩士民丐留不獲相率餽金五十萬不告姓名白于守曰高君貧無以養願太守勸其成受登辭之不可復無所歸請置于學買書以謝士民 宋史高登傳

移剌道改西北路招討使故事招討使到官諸部皆獻駝馬多至數百道皆却之數月皆復貢職 金史移剌道傳

張九思遷亳州防禦使歸德尹劉仲延受宋國歲貢於泗州九思副之往歲受歲貢者每以幣物不精責宋使者宋使者私饋銀幣各直數百千以爲常九思獨不肯受仲延從之自是私饋遂絕 金史張九思傳

石抹元毅除同知亳州防禦使事委受宋歲幣故事有私遺物元毅一無所受 金史石抹元毅傳

廉希憲行省荊南時宋故官禮謁大府必厚致珍玩希憲拒之且語之曰汝等身仍故官或不次遷擢當念聖恩盡力報効今所饋者若皆己物我取之爲非義一或係官事同盜竊若斂於民不爲無罪宜戒慎之皆感激謝去 元史廉希憲傳

曹鑑授湖廣行省左右司員外郎至元元年陞禮部尚書鑑任

湖廣員外時有故掾顧淵伯以辰砂一包餽鑑鑑漫爾置篋笥中半載後因欲合藥劑命取視之乃有黃金叁兩雜其中鑑驚歎曰淵伯以我爲何如人也淵伯已歿鑑呼其子歸之其廉愼不欺如此 元史曹鑑傳

戒侵漁

張堪爲謁者詣大司馬吳漢伐公孫述在道追拜蜀郡太守成都既拔堪先入據其城檢閱庫藏收其珍寶悉條列上言秋毫無私拜漁陽太守帝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漢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

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帝聞良久歎息
拜顯爲魚復長方徵堪會病卒帝深悼惜之下詔褒揚賜帛
百匹 後漢書張堪傳
孟嘗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阯比境常通
商販貿糴糧食先時宰守並多貪穢詭人採求不知紀極珠
遂漸徙於交阯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死餓於
道嘗到官革易前敝求民病利曾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皆
反其業商貨流通稱爲神明 後漢書孟嘗傳
黃香遷魏郡太守郡舊有內外園田常與人分種收穀歲數千
斛香曰田令商者不農王制仕者不耕伐冰食祿之人不與

百姓爭利酒悉以賦人課令耕種 後漢書黃香傳
時苗爲壽春令始之官乘薄軬車黃牸牛布被囊居官歲餘牛
生一犢及其去留其犢謂主簿曰令來時本無此犢犢是淮
南所生有也羣吏曰六畜不識父自當隨母苗不聽時人以
爲激然由此名聞天下 魏志常林傳
羊篇歷官清愼有私牛於官舍產犢及遷而留之位至散騎常
侍 晉書羊祜傳
應詹督五郡軍事與陶侃破杜弢於長沙賊中金寶溢目詹一
無所取唯收圖書莫不歎之 晉書應詹傳
庾冰進車騎將軍除都督江荊寧益梁交廣七州豫州之四郡
軍事領江州刺史假節鎭武昌冰天性清愼常以儉約自居
中子襲嘗貸官絹十匹冰怒捶之市絹還官 晉書庾亮傳
王遜遷上洛太守私牛馬在郡生駒犢者秩滿悉以付官云是
郡中所產也 晉書王遜傳
李平遷司徒左長史行相州事正刺史加征虜將軍前來臺使
頗好侵取平乃畫履虎尾踐薄冰於客館注頌其下以示誡
焉 魏書李平傳
裴尼遷從事中郎加通直散騎常侍從于謹平江陵大獲軍實
謹恣諸將校取之餘人皆競取珍玩尼唯取梁元帝素琴一
張而已謹深歎美之 周書裴寬傳

江秉之補新安太守轉在臨海所得秩悉散之親故妻子常飢
寒人有勸其營田秉之正色答曰食祿之家豈可與農人競
利在郡作書案一枚去官留以付庫 南史江秉之傳
宗慤元嘉二十二年伐林邑慤除振武將軍爲安西參軍蕭景
憲軍副隨交州刺史檀和之剋林邑收其珍異皆是未名之
寶其餘雜物不可稱計慤一毫無犯唯有被梳枕刷此外蕭
然文帝甚嘉之 南史宗慤傳
柳元景加開府儀同三司時在朝勳要多事產業惟元景獨無
所營南岸有數十畝菜園守園人賣菜得錢三萬送還宅元
景怒曰我立此園種菜以供家中啖耳乃復賣以取錢奪百

姓之利邪以錢乞守園人（南史柳元景傳）
呂僧珍拜南兗州刺史僧珍舊宅在市北前有督郵廨鄉人咸勸徙廨以益其宅僧珍怒曰豈可徙官廨以益吾私宅乎（南史呂僧珍傳）
傅昭遷臨海太守郡有蜜巖前後太守皆自封固專收其利昭以周文之囿與百姓共之大可喻小乃教勿封（南史傅昭傳）
王洪軌爲晉壽太守多昧贓貨爲州所按大懼棄郡奔建鄴建武初爲青冀二州刺史悔爲晉壽時貨賕所敗更勵清節先是青州資魚鹽之貨或强借百姓麥地以種紅花多與部下交以祈利益洪軌至一皆斷之（南史王洪軌傳）

阮卓陳天嘉元年爲新安王府記室參軍隨府轉翊右記室帶撰史著士及平歐陽紇交阯夷獠往往聚爲寇鈔卓奉使招慰交阯通日南象郡多金翠珠貝珍怪之產前後使者皆致之唯卓挺身而還時論咸服其廉（南史阮卓傳）
封回宣武時遷安州刺史明帝時爲瀛州刺史歷度支都官二尚書冀州大中正滎陽鄭雲諂事長秋卿劉騰貨紫纈四百匹得爲安州刺史除書旦出晚往詣回坐未定問回安州興生何事爲便回曰卿荷國寵竊位至方伯雖不能拔園葵去織婦宜思方略以濟百姓如何見造問興生乎封回不爲商賈何以相示雲慙失色（北史封懿傳）

赫連達爲大將軍夏州總管性廉儉邊境胡人或饋達羊達欲招異類報以繒帛主司請用官物達曰羊入我廚物出官庫是欺上也命取私帛與之（北史赫連達傳）
唐瑾燕公子謹南伐江陵以瑾爲元帥府長史江陵既平及軍還諸將多因虜掠大獲財物瑾一無所取唯得書兩車載之以歸或白周文曰唐瑾大有輜重悉是梁朝珍玩周文初不信之然欲明其虛實密遣使檢閱之唯見墳籍而已乃歎曰孤知此人來二十許年明其不以利干義向若不令檢視恐常人有投杼之疑孤所以益明之耳凡受人委任當如此也（北史唐永傳）

史憲忠徙節振武軍故帥荒沓使游奕兵覘戎有良馬牛彊取之歸直十一戎人怒因興盜掠憲忠廉儉少所欲嘗曰吾居河朔去此三千里乃乘五健馬今守邊發吾餘奉不患無馬何忍豪市哉（新唐書史孝章傳）
趙憬拜給事中貞元中咸安公主降回紇詔關播爲使而憬以御史中丞副之異時使者多私齎以市馬規利入獨憬不然（新唐書趙憬傳）
盧坦爲河南尉時杜黃裳爲尹召坦立堂下曰某家子與惡人游破產盍察之坦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畜其能積財者必剝下以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若恣其不

道以歸於人黃裳黨其言自是遇加厚新唐書盧坦傳
柳玭爲嶺南節度副使廨中橘熟既食乃納直於官新唐書柳公綽傳
歸崇敬授倉部郎中充弔祭冊立新羅使先是使外國多齎金
帛貿易所無崇敬囊橐惟衾衣東夷傳其清德新唐書歸崇敬傳
令狐楚徙天平節度使始汴鄆帥每至以州錢二百萬入私藏
楚獨辭不取新唐書令狐楚傳
李素立爲綿州刺史徙蒲州將行還所餘儲粇并什器于州齋
家書就道新唐書李素立傳
尹知章擢禮部員外郎轉國子博士未嘗問產業其子欲廣市
樵米爲歲中計知章曰如而計則貧人何以取資且吾尚應

奪民利邪新唐書尹知章傳
曹彬乾德二年伐蜀彬爲都監兩川平時諸將多取子女玉帛
彬橐中唯圖書衣衾而已宋史曹彬傳
盧億景延廣留守西洛表爲判官時國用窘乏取民財以助軍
河南府計出二十萬緡延廣欲並緣以圖羨利增爲三十七
萬緡億諫曰公位兼將相既富且貴今國帑空竭不得已而
取貲於民公何忍利之乎延廣慚而止宋史盧多遜傳
畢仲游提點河東路刑獄太原銅器名天下獨不市一物懼人
以爲矯也且行買二茶匕而去韓縝曰如公迹可謂真清矣
宋史畢士安傳

查道爲右司郎中知虢州卒道嘗出按部路側有佳棗從者摘
以獻道即計直掛錢於樹而去宋史查道傳
曾鞏知福州福州無職田歲鬻園蔬收其直自入常三四十萬
鞏曰太守與民爭利可乎罷之後至者亦不復取也宋史曾鞏傳
賈逵從狄青征儂智高戰於歸仁驛逵爲先鋒將賊潰邕州城
空青使逵入括公私遺墜固辭是時將校多以搜城故匿竊
金寶獨逵無所犯宋史賈逵傳
張戩監司竹監至舉家不食筍常愛用一卒及將代自見其人
盜筍籜治之無少貸宋史張戩傳
耶律吼爲南院大王時晉主石重貴表不稱臣辭多踞慢帝親

征以所部兵從既入汴諸將皆取內帑珍異吼獨取馬鎧帝
嘉之遼史耶律吼傳
宗憲從宗翰伐宋汴京破衆人爭趨府庫取財物宗憲獨載圖
書以歸金史宗憲傳
沈璋加衛尉卿從伐宋汴京平衆爭趨貲貨璋獨無所取惟載
書數千卷而還金史沈璋傳
移剌子敬除同知遼州事舊本廳自有占地歲入數百貫州官
歲取其課地主以爲利未嘗請辯子敬曰已有公田何爲更
取民田竟不取金史移剌子敬傳
范承吉遷殿中少監從攻太原遷少府監宗翰克宋所得金珠

承吉司其出入無毫髮欺及還犢車載書史而已金史范承吉傳
高興丞相伯顏伐宋興常爲先鋒宋降興以招討使行右副都元帥入朝悉獻江南所得珍寶世祖曰卿何不少留以自奉對曰臣素貧賤今幸富貴皆陛下所賜何敢隱停獲之物帝悅曰直臣也元史高興傳

明達

張禹拜揚州刺史當過江行部中土民皆以江有子胥之神難於濟涉禹將度吏固請不聽禹厲言曰子胥如有靈知吾志在理察枉訟豈危我哉遂鼓楫而過後漢書張禹傳

肅宗時司隷校尉邊與不卹諱忌每入官舍輒更繕修館宇移穿改築故犯妖禁而家人爵祿益用豐熾官至潁川太守子峻太傅以才器稱孫安世曾相三葉皆爲司隷時稱其盛後漢書郭躬傳

孔僖拜臨晉令崔駰以家林筮之謂爲不吉止僖曰子盍辭乎僖曰學不爲人仕不擇官吉凶由己而由卜乎後漢書孔僖傳

羊祜爲都督荊州諸軍事假節散騎常侍衛將軍時長吏喪官後人惡之多毀壞舊府祜以死生有命非由居室書下征鎮普加禁斷晉書羊祜傳

魏舒爲司徒陳留周震累爲諸府所辟辟書旣下公輒喪亡僉號震爲殺公掾莫有辟者舒乃命之而竟無患識者以此稱其達命晉書魏舒傳

樂廣遷侍中河南尹先是河南官舍多妖怪前尹皆不敢處正寢廣居之不疑嘗外戶自閉左右皆驚廣獨自若顧見墻有孔使人掘墻得狸而殺之其怪亦絕晉書樂廣傳

庾冰爲中書監揚州刺史都督揚豫兗三州軍事征虜將軍假節旣當重任經綸時務不捨晝夜賓禮朝賢升擢後進朝野注心咸曰賢相范汪謂冰曰頃天文錯度足下宜盡消禦之道冰曰元象豈吾所測正當勤盡人事耳晉書庾亮傳

顏含遷光祿勳加右光祿大夫郭璞嘗遇含欲爲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

自有性命無勞蓍龜晉書顏含傳

夏侯詳遷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將軍湘州刺史詳善吏事在州四載爲百姓所稱州城南臨水有峻峯舊老相傳云刺史登此山輒被代因是歷政莫敢至詳於其地起臺榭延僚屬以表損挹之志梁書夏侯詳傳

盧光歷位京兆郡守郡舍先是數有妖怪前後郡將無敢居者光曰吉凶由人妖不妄作遂入居之未幾光所乘馬忽升聽事登牀南首而立食器無故自破光並不以介懷其精誠守正如此北史盧同傳

房豹辟主簿王思政入據潁川慕容紹宗出討豹爲紹宗開府

主簿兼行臺郎中紹宗自云有水厄遂於戰艦中浴并自投
於水冀以猒當之豹白紹宗曰夫命也在天豈人理所能延
保公若實有水厄非禳辟所能却若其實無何禳之有今三
軍之事在於明公雖應達命任理以保元吉方乃乘船入水
云以防災豈知岸上指麾以保萬全也紹宗笑曰不能免俗
爲復爾耳未幾而紹宗遇溺時論以爲知微北史房法壽傳
宗室孝恭遷襄州道行臺尚書左僕射輔公祏據江東反命孝
恭爲行軍元帥以擊之孝恭自荊州趣九江將發與諸將宴
集命取水忽變爲血在座者皆失色孝恭舉止自若徐諭之
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自顧無負於物諸公何見憂之深公

祏惡積禍盈今承廟筭以致討盌中之血乃公祏授首之後
徵遂盡飲而罷時人服其識度而能安衆孝恭攻賊大敗之
追至武康擒公祏舊唐書河間王孝恭傳
陸元方轉監察御史使嶺外方涉海風濤驚壯舟人懼元方曰
吾受命不私神豈害我趣使濟而風訖息新唐書陸元方傳
李吉甫爲忠州刺史改郴饒二州會前刺史繼死咸言𡊮城有
物怪不敢居吉甫命菑除其署以視事吏由是安吉甫擢中
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政事堂會食有巨牀相傳徙者
宰相輒罷不敢遷吉甫笑曰世俗禁忌何足疑邪徹而新之
新唐書李栖筠傳

李聽拜邠寧節度使邠署相傳不利治垣舍前刺史視其壞莫
敢葺聽曰將出鑿凶門何避治署邪亟使完新之卒無異新唐
書李晟傳
柳公綽檢校戶部尚書山南東道節度使就遷檢校左僕射有
道士獻丹藥問所從來曰自薊門時朱克融方叛遽曰惜哉
藥自賊境來雖驗何益即棄藥而逐道士新唐書柳公綽傳
李珏檢校尚書右僕射淮南節度使始淮南三節度皆卒於鎮
人勸易署寢珏曰上命我守陽州是實正寢若何去之新唐書李
珏傳
段希堯遷諫議大夫使於吳越是時江淮不通凡使吳越者皆

泛海而多風波之患希堯過海遭大風左右皆恐懼希堯曰
吾平生不欺汝等恃吾可無恐也已而風亦止五代史段希堯傳
王仁鎬累遷山南東道節度加檢校太師仁鎬崇信釋氏所得
俸祿多奉佛飯僧每晨誦佛經五卷或至日旰方出視事從
事劉謙責仁鎬曰公貴爲藩侯不能勤恤百姓孜孜事佛何
也宋史王仁鎬傳
呂端遷考功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使高麗暴風折檣舟人
怖恐端讀書若在齋閣時宋史呂端傳
馮伸己知邕州治舍有井相傳不敢飲飲輒死伸己日汲自供
終更無恙旁城數里有金花木土俗言花開即瘴起人不敢

近伸已故以花盛時酣燕其下亦復無害宋史馮拯傳

豐稷爲穀城令從安燾使高麗海中大風檣折舟幾覆衆惶擾莫知所爲稷獨神色自若燾歎曰豐君未易量也知封邱縣神宗召對問卿昔在海中遭風何以不畏對曰巨浸連天風濤固其常耳憑仗威靈尙何畏帝悅宋史豐稷傳

呂大臨富弼致政于家爲佛氏之學大臨與之書曰古者三公無職事惟有德者居之內則論道于朝外則主教于鄉古之大人當是任者必將以斯道覺斯民成己以成物豈以爵位進退體力盛衰爲之變哉今大道未明人趨異學不入于莊則入于釋疑聖人爲未盡善輕禮義爲不足學人倫不明萬

物憔悴此老成大人惻隱存心之時以道自任振起壞俗在公之力宜無難矣若夫移精變氣務求長年此山谷避世之士獨善其身者之所好豈世之所以望於公者哉弼謝之宋史呂大防傳

陳瓘攝通判明州越州守蔡卞素敬道人張懷素謂非世間人時且來越卞留瓘小須之瓘不肯止曰子不語怪力亂神斯近怪矣州牧既信重民將從風而靡不識之未爲不幸也後二十年而懷素誅宋史陳瓘傳

曾幾除校書郎林靈素得幸作符書號神霄錄朝士爭趨之幾與李剛傅崧卿皆稱疾不往視宋史曾幾傳

王鼎好學傳通經史正直不阿鼎宰縣時憩于庭俄有暴風舉臥榻空中鼎無懼色但覺枕榻俱高乃曰吾中朝端士邪無干正可徐置之須臾榻復故處風遂止遼史王鼎傳

張養浩授堂邑縣尹人言官舍不利居無免者竟居之元史張養浩傳

篤厚

報德

陳平降漢因魏無知見漢王爲護軍中尉漢王用其奇計策卒滅楚高帝與功臣剖符定封於是與平剖符世世勿絕爲戶牖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我用先生謀計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史記陳丞相世家

張蒼沛公略地過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蒼坐法當斬解衣伏質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蒼至爲丞相德王陵常父事王陵陵死後蒼爲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史記張丞相傳

鄧艾爲稻田守叢草吏同郡吏父憐其家貧資給甚厚艾初不稱謝後遷汝南太守至則尋求昔所厚已吏父久已死遣吏祭之重遺其母舉其子與計吏魏志鄧艾傳

潘岳楊駿輔政引岳爲太傅主簿駿誅除名初譙人公孫宏少孤貧客田於河陽善鼓琴頗屬文岳之爲河陽令愛其才藝

侍之甚厚至是宏爲楚王瑋長史專殺生之政時駿綱紀皆
當從坐同署主簿朱振已就戮岳其夕取急在外宏言之瑋
謂之假吏故得免晉書潘岳傳
王鎭惡祖猛仕苻堅任兼將相父休爲河東太守鎭惡年十三
而苻氏敗寓食黽池人李方家方善遇之謂方曰若遇英雄
主要取萬戸侯當厚相報方曰君丞相孫人材如此何患不
富貴至時願見用爲本縣令足矣後鎭惡爲鎭西諮議行龍
驤將軍領前鋒進次黽池造故人李方家升堂見母厚加酬
賚卽授方黽池令南史王鎭惡傳
柳仲郢爲諫議大夫李德裕奏爲京兆尹仲郢大中年爲兵部

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仲郢嘗感李德裕之知大中朝李
氏無祿仕者仲郢領鹽鐵時取德裕兄子從質爲推官知蘇
州院事令以祿利贍南宅令狐綯爲宰相頗不悅仲郢與綯
書云任安不去常自愧於昔人吳詠自裁亦何施於今日李
太尉受責旣久其家已空遂絕蒸嘗誠增痛惻綯深感歎尋
與從質正員官舊唐書柳公綽傳
崔融授國子司業死膳部員外郎杜審言爲融所獎引爲服緦
麻新唐書崔融傳
路嗣恭拜兵部尙書東都留守加懷鄭汝陝河陽三城節度東
都畿觀察使子應貞元初爲虔州刺史德宗時李泌爲相號

得君帝嘗曰誰於卿有恩者朕能報之泌乃言嘗爲元載所
疾謫江西路嗣恭與載厚臣嘗畏之會與其子應並驅馬躓
其脛臣惶恐不自安應閟不言勉起見父臣嘗媿其長者思
有以報帝曰善卽日加應檢校屯田郎中服金紫新唐書路嗣恭傳
李晟拜太尉中書令嵐州刺史譚元澄嘗有德于晟後貶死晟
旣貴直其枉詔贈元澄寧州刺史晟撫其二子爲成就之新唐書李晟傳
李白永王璘辟爲府僚佐璘起兵逃還彭澤璘敗當誅初白游
并州見郭子儀奇之子儀嘗犯法白爲救免至是子儀請解
官以贖有詔長流夜郎新唐書李白傳

狄青爲三班差使殿侍延州指使尹洙爲經略判官靑以指使
見洙與談兵善之薦於經略使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材也
二人一見奇之待遇甚厚以功累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
陳州尹洙以貶死青悉力賙其家事宋史狄青傳
劉筠知廬州卒一子丞卒田廬沒官包拯少時頗爲筠所知及
拯顯奏其族子爲後又請還所沒田廬宋史劉筠傳
焉京爲宣徽南院使拜太子少師始京鄉居受恩通判南宮城
迨貴以郊恩官其子宋史焉京傳
楊燧應募隸軍籍從征貝州穴城以入賊平功第一歷寧遠軍
節度殿前副都指揮使燧初穴貝州城時爲叛兵所傷同行

卒劉順救之得免及貴順已死訪恤其家甚至（宋史楊燧傳）

林逋嘗客臨江時李諮方舉進士未有知者逋謂人曰此公輔器也及逋卒諮適罷三司使爲州守爲素服與其門人臨七日葬之刻遺句內壙中（宋史林逋傳）

釋嫌

何武遷揚州刺史九江太守戴聖禮經號小戴者也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之及武爲刺史行部錄囚徒有所舉以屬郡聖曰後進生何知迺欲亂人治皆無所決武使從事廉得其罪聖懼自免後爲博士毀武於朝廷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爲羣盜得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

心決之卒得不死自是後聖慙服武每奏事至京師聖未嘗不造門謝恩（漢書何武傳）

左雄遷司隸校尉初雄薦周舉爲尚書舉既稱職議者咸稱焉及在司隸又舉故冀州刺史馮直以爲將帥而直嘗坐臧受罪舉以此劾奏雄雄悅曰吾嘗事馮直之父而又與直善今宣光以此奏吾乃是韓厥之舉也由是天下服焉（後漢書左雄傳）

蔣欽拜津右護軍初欽屯宣城嘗討豫章賊蕪湖令徐盛收欽屯吏表斬之權以欽在遠不許盛由是自嫌於欽曹公出濡須欽於呂蒙持諸軍節度盛常畏欽因事害已而欽每稱其善盛既服德論者美焉（吳志蔣欽傳）

王述遷散騎常侍尚書令將軍初述性急爲累嘗食雞子以筯刺之不得便大怒擲地雞子圓轉不止便下牀以屐齒踏之又不得瞋甚掇內口中齧破而吐之既躋重位每以柔克爲用謝奕性麤嘗忿述極言罵之述無所應面壁而已居半日奕去始復坐人以此稱之（晉書王述傳）

鄧元起爲西中郎中兵參軍加冠軍將軍率衆與高祖進至京邑初元起在荆州刺史隨王板元起爲從事別駕庾蓽堅執不可元起恨之大軍既至京師蓽在城內甚懼及城平元起先遣迎蓽謂人曰庾別駕若爲亂兵所殺我無以自明因厚遺之（梁書鄧元起傳）

崔暹遷左丞吏部郎暹新遇日隆好薦人士言邢卲宜任府僚兼任機密世宗因以徵卲甚見親重言論之際卲遂毀暹世宗不悅謂暹曰卿說子才之長子才專言卿短此癡人也暹曰子才言暹短暹說子才長皆是實事不爲嫌（北齊書崔暹傳）

房景伯除清河太守郡人劉簡武曾失禮於景伯聞其臨郡闔家逃亾景伯督切屬縣追捕禽之卽署其子爲西曹掾令喻山賊賊以景伯不念舊惡一時俱下論者稱之（北史房法壽傳）

婁師德檢校并州長史天兵軍大總管嘗與李昭德偕行師德素豐碩不能遽步昭德遲之恚曰爲田舍子所留師德笑曰吾不田舍復在何人其弟守代州辭之官教之耐事弟曰人

有唾面絜之乃已師德曰未也絜之是違其怒正使自乾耳（新唐書婁師德傳）

呂蒙正擢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蒙正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蒙正陽爲不聞而過之同列不能平詰其姓名蒙正遽止之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不若毋知之爲愈也時皆服其量（宋史呂蒙正傳）

寇準進尚書右僕射集賢殿大學士罷爲太子太傅貶雷州司戶參軍初丁謂出準門至參政謂傾構日深及準貶未幾謂亦南竄道雷州準遣人以一蒸羊逆境上謂欲見準準拒絕之聞家僮謀欲報仇者乃杜門使縱博毋得出伺謂行遠乃

罷（宋史寇準傳）

司馬池知杭州轉運使江鈞張從革劾池決事不當十餘條及稽留德音降知德州初轉運使既奏池會吏有盜官銀器械州獄自陳爲鈞掌私廚出所賣過半又越州通判載私物盜稅乃從革之姻遣人私請或謂池可舉劾以報仇池曰吾不爲也人稱其長者（宋史司馬池傳）

蔡襄爲杭州拜端明殿學士襄嘗飲會靈東園坐客誤射矢傷人遽指襄他日帝問之再拜愧謝終不自辨（宋史蔡襄傳）

趙汝談權刑部尚書卒汝談篤於倫誼而忘仇怨御史王益祥嘗劾之後汝談官其鄉益祥婉不敢見汝談乃數過之相得歡甚（宋史趙汝談傳）

宗雄授世襲千戶謀克宗雄嘗從上獵誤中流矢而神色不變恐上知之而罪及射者既拔去其矢託疾歸家臥兩月（金史宗雄傳）

李石拜太保石未貴人有慢之者及爲相其人以事見石惶恐石曰吾豈念舊惡者待之彌厚（金史李石傳）

行義

曹褒遷射聲校尉褒在射聲營舍有停棺不葬者百餘所褒親自履行問其意故吏對曰此等多是建武以來絕無後者不得埋掩褒迺愴然爲買空地悉葬其無主者設祭以祀之（後漢書曹褒傳）

賈彪補新息長延熹元年黨事起太尉陳蕃爭之不能得朝廷寒心莫敢復言彪謂同志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洛陽說城門校尉竇武尚書霍諝武等訟之桓帝以此大赦黨人李膺出曰吾得免此賈生之謀也（後漢書賈彪傳）

張嶷爲都尉得疾病困篤家素貧廣漢太守何祇名爲通厚嶷宿與疏闊乃自轝詣祇託以治疾祇傾財醫療數年除愈（蜀志張嶷傳）

康絢除衛尉卿絢在省每寒見省官有繿縷者輒遣遺以襦衣（南史康絢傳）

張仲方太和九年爲京兆尹將相從累者皆大戮仲方密令識之旋詔下許令收葬得認遺骸實仲方之力也（舊唐書張九齡傳）

盧鈞爲廣州刺史御史大夫嶺南節度使自貞元已來衣冠得罪流放嶺表者因而物故子孫貧悴雖遇赦不能自還凡在封境者鈞減俸錢爲營槥櫝其家疾病死喪則爲之醫藥殯殮孤兒稚女爲之婚嫁凡數百家（舊唐書盧鈞傳）

歸崇敬授倉部郎中充弔祭冊立新羅使海道風濤舟幾壞衆驚謀以單舸載而免答曰今共舟數十百人我何忍獨濟哉少選風息（新唐書歸崇敬傳）

張道源拜大理卿時何稠得罪籍其家屬賜羣臣道源曰禍福

何常安可利人之亾取其子女自奉仁者不爲也更貧以衣食遣之（新唐書張道源傳）

戚綸爲保靜軍副使以疾求歸故里改太常少卿分司南京卒家無餘貲張知白時知府事輟奉以助其喪（宋史戚綸傳）

余艮肱知虔州士大夫死嶺外者喪車自虔出多弱子寡婦艮肱悉力振護孤女無所依者出俸錢嫁之（宋史余艮肱傳）

龔茂艮除廣東提刑就知信州城東舊有廣惠庵中原衣冠没於南者葬之歲久廢茂艮訪故地更建海會浮圖敢寄暴露者皆揜藏無遺（宋史龔茂艮傳）

徐應龍知瑞州高安縣呂祖儉言事忤韓侂冑謫死高安應龍爲之經紀其喪且爲文誄之有勸之避禍者應龍曰呂君吾所敬雖緣此獲譴亦所願也朱熹貽書應龍曰高安之政義風凜然（宋史徐應龍傳）

胡旦以秘書省少監致仕居襄州遷秘書監卒既死子孫貧甚寓柩民間皇祐末知襄州王田爲言於朝得錢二十萬以葬（宋史胡旦傳）

長洲過元昄輯

事上官門

循分

盡敬

鄭宏少爲鄉嗇夫太守第五倫行春見而深奇之召署督郵舉孝廉宏元和元年爲太尉時舉將第五倫爲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宏曲躬而自卑帝問知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由此以爲故事 後漢書鄭宏傳

李愬爲詹事憲宗討吳元濟愬檢校左散騎常侍爲隋唐鄧節度使定襄蔡謀遣從事見裴度告師期入蔡州取元濟檻送京師愬屯兵鞠場以俟裴度至愬以櫜鞬見度將避之愬曰此方廢上下分久矣請因示之度以宰相禮受愬謁蔡人聳觀 新唐書李晟傳

柳公綽檢校戶部尚書山南東道節度使就遷檢校左僕射牛僧孺罷政事爲武昌節度使公綽具軍容伏謁左右諫止之答曰奇章始去台宰方鎮重宰相所以尊朝廷也 新唐書柳公綽傳

楊政累功至武當軍節度使加檢校少保太尉政故爲吳璘裨將及與璘分道建帥執門下之禮益恭世頗賢之 宋史楊政傳

守職

劉平建武初平狄將軍龐萌反於彭城攻敗郡守孫萌平時爲郡吏冒白刃伏萌身上被十創困頓不知所爲號泣請曰願以身代府君賊迺斂兵止曰此義士也勿殺遂解去萌傷甚氣絕有頃蘇渴求飲平傾其創血以飲之後數日萌竟死平迺裹創扶送萌喪至其本縣 後漢書劉平傳

袁祕爲郡門下議生黃巾起祕從太守趙謙擊之軍敗祕與功曹封觀等七人以身扞刃皆死於陳謙以得免詔祕等門閭號曰七賢 後漢書袁安傳

劉茂建武二年爲郡門下掾時赤眉二十餘萬衆攻郡縣殺長吏及府掾史茂負太守孫福踰牆藏空穴中得免其暮俱奔孟縣晝則逃隱夜求糧食積百餘日賊去乃得歸府明年詔書求天下義士福言茂曰臣前爲赤眉所攻吏民壞亂奔走趣山臣爲賊所圍命如絲髮賴茂負臣踰城出保孟縣茂與弟觸冒兵刃緣山負食臣及妻子得度死命節義尤高宜蒙表擢以厲義士詔書即徵茂拜議郎遷宗正丞後拜侍中卒官元初中鮮卑數百餘騎寇漁陽太守張顯率吏士追出塞遙望虜營煙火急趣之兵馬掾嚴授慮有伏兵苦諫止不聽顯蹙令進授不得已前戰伏兵發授身被十創歿於陣顯拔刃追散兵不能制虜射中顯主簿衛福功曹徐咸遽赴之顯遂墮馬福以身擁蔽虜并殺之朝廷愍授等節詔書褒歎厚

加賞賜各除子一人爲郎中永初二年劇賊畢豪等入平原界縣令劉雄將吏士乘船追之至厭次河與賊合戰雄敗執雄以矛刺之時小吏所輔前叩頭求哀願以身代雄豪等縱雄而刺輔貫心洞背卽死東郡太守捕得豪等具以狀上詔書追傷之賜錢二十萬除父奉爲郎中（後漢書劉茂傳）

彭脩州辟從事時賊張子林等數百人作亂郡言州請脩守吳令脩與太守俱出討賊賊望見車馬競交射之飛矢雨集脩障扞太守而爲流矢所中死太守得全賊素聞其恩信卽殺弩中脩者餘悉降散言曰自爲彭君故降不爲太守服也（後漢書彭脩傳）

段秀實加御史中丞馬璘鎭涇州遙管鄭潁二州俾秀實爲行軍司馬兼都知兵馬使吐蕃來寇戰于鹽倉我軍不利璘爲寇戎所隔逮暮未還敗將潰兵爭道而入時都將焦令諶與諸將四五輩狼狽而至秀實召讓之曰兵法失將麾下當斬公等忘其死而欲安其家耶令諶等恐懼下拜數十秀實乃悉驅城中士卒未出戰者使驍將統之東依古原列奇兵示賊將戰且以收合敗亡畜衆望之不敢逼及夜璘方獲歸（唐書段秀實傳）

和凝舉進士梁義成軍節度使賀瓌辟爲從事瓌與唐莊宗戰于胡柳瓌戰敗脫身走獨凝隨之反顧見凝麾之使去凝曰大丈夫當爲知己死吾恨未得死所爾豈可去也已而一騎追瓌幾及凝叱之不止卽引弓射殺之瓌由此得免瓌歸戒其諸子曰和生志義之士也後必富貴爾其謹事之因妻之以女（五代史和凝傳）

常思德遷神衛都虞候從曹彬征幽州尋以功授汝州刺史初曹彬北征不利至涿州左右皆潰散獨思德以所部護至易州語人曰旣備戎行則與主帥同死生可也若視利害以爲去就將何面目以見君父乎太宗嘗聞其言至是陛辭深加慰勞且諭之曰爲臣以忠實爲本汝少仕時旣以驍勇自効且能盡心于主將事朕之日雖久而忠實如一今雖老亦當盡心乃職庶無負乎朕之委寄也（宋史常思德傳）

昔里鈐部同忽都鐵穆兒招諭沙州州將僞降以牛酒犒師而設伏兵以待之首帥至伏發馬蹶鈐部以所乘馬與首帥使奔自乘所蹶馬而殿後擊敗之他日帝聞曰卿臨死地而易馬與人何也鈐部對曰小臣陣死不足重輕首帥乃陛下器使宿將不可失也帝以爲忠（元史昔里鈐部傳）

釋嫌

江灌遷吏部郎時謝奕爲尙書銓敘不允灌每執正不從奕託以他事免之受黜無怨色（晉書江逌傳）

曹景宗仕齊累加游擊將軍建武四年隨太尉陳顯達北圍馬

圖以奇兵二千破魏援中山王英四萬人及剋馬圈顯達論功以景宗爲後景宗退無怨言魏孝文率衆七至顯達宵奔景宗導入山道故顯達父子獲全（南史曹景宗傳）

効力

辥宣補不其丞琅邪太守趙貢行縣見宣甚說其能從宣歷行屬縣還至府令妻子與相見戒曰贛君至丞相我兩子亦中丞相史察宣廉遷樂浪都尉丞宣成帝即位爲丞相除趙貢兩子爲史（漢書辥宣傳）

廉范隴西太守鄧融備禮謁范爲功曹會融爲州所舉案范知事譴難解欲以權相濟迺託病求去融不達其意大恨之范

於是東至洛陽變名姓求代廷尉獄卒居無幾融果徵下獄范遂得衛侍左右盡心勤勞融怪其貌類范而殊不意迺謂曰卿何似我故功曹邪范訶之曰君困厄瞀亂邪語遂絶融繫出困病范隨而養視及死竟不言身自將車送喪致南陽葬畢迺去（後漢書廉范傳）

李恂太守李鴻請署功曹未及到而州辟爲從事會鴻卒恂不應州命而送鴻喪還鄉里既葬留起冢墳持喪三年（後漢書李恂傳）

杜喬爲太尉忤梁冀死獄中與李固俱暴尸於城北家屬故人莫敢視者喬故掾陳留楊匡聞之號泣星行到洛陽乃著故赤幘託爲夏門亭吏守衛尸喪驅護蠅蟲積十二日都官從事執之以聞梁太后義而不罪匡於是帶鈇鑕詣闕上書并乞李杜二公骸骨太后許之成禮殯殮送喬喪還家葬送行服（後漢書杜喬傳）

朱儁太守尹端以儁爲主簿端坐討賊許昭失利爲州所奏罪應棄市儁乃羸服間行輕齎數百金到京師賂主章吏遂得刊定州奏故端得輸作左校端喜於降免而不知其由儁亦終無所言（後漢書朱儁傳）

童恢少仕州郡爲吏司徒楊賜聞其執法廉平乃辟之及賜被劾當免掾屬悉投刺去恢獨詣闕爭之及得理掾屬悉歸府恢杖策而逝由是論者歸美（後漢書童恢傳）

索盧放署郡門下掾更始時使者督行郡國太守有事當就斬放前言曰今天下所以苦毒王氏歸心皇漢者實以聖政寬仁故也而傳車所過未聞恩澤太守受誅誠不敢言但恐天下惶懼各生疑變夫使功者不如使過願以身代太守之命遂前就斬使者義而赦之由是顯名（後漢書索盧放傳）

繆肜仕縣爲主簿時縣令被章見考吏皆畏懼自誣而肜獨證據其事掠考苦毒至乃體生蟲蛆因復傳換五獄踰涉四年令卒以自免太守隴西梁湛召爲決曹史安帝初湛病卒官肜送喪還隴西始葬會西羌反叛湛妻子悉避亂它郡肜獨留不去爲起墳冢乃潛穿井旁以爲窟室晝則隱竄夜則負

土及賊平而責己立其妻子意彤已死還見大驚關西咸稱傳之共給車馬衣資彤不受而歸鄉里後漢書繆彤傳

戴就仕郡倉曹掾揚州刺史歐陽參奏太守成公浮臧罪遣部從事薛安案倉庫簿領收就於錢塘縣獄幽囚考掠五毒參至就慷慨直辭色不變容又燒鋘斧使就挾於肘腋就語獄卒可熟燒斧勿令冷每上彭考因止飯食不肯下肉焦毀墮地者掇而食之主者窮竭酷慘無復餘方乃臥就覆船下以馬通薰之一夜二日皆謂已死發船視之就方張眼大罵曰何不益火而使滅絕又復燒地以大鍼刺指爪中使以把土爪悉墮落主者以狀白安安呼見就謂曰太守罪穢狼籍受

命考實君何故以骨肉拒扞邪就據地答言太守剖符大臣當以死報國卿雖銜命固宜申斷冤毒奈何誣枉忠良強相掠理令臣謗其君子證其父薛安庸騃忸行無義就考死之日當白之於天與羣鬼殺汝於亭中如蒙生全當手刃相裂安深奇其壯節即解械更與美談表其言辭解釋郡事徵浮還京師免歸鄉里太守劉寵舉就孝廉光祿主事病卒後漢書戴就傳

張嶷弱冠爲縣功曹山寇攻縣縣長捐家逃亾嶷冒白刃攜負夫人夫人得免由是顯名蜀志張嶷傳

向雄初仕郡爲主簿事太守王經及經之死也雄哭之盡哀市人咸爲之悲後太守劉毅嘗以非罪笞雄及吳奮代毅爲太守又以少譴繫雄于獄司隸鍾會于獄中辟雄爲都官從事會死無人殯斂雄迎喪而葬之文帝召雄而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王經于東市我不問也今鍾會躬爲叛逆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昔者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葬之哉今王誅既加于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于上教弘于下何必使雄違生背死以立于時殿下讎枯骨而捐之中野爲將來仁賢之資不亦惜乎帝甚悅與談宴而遣之晉書向雄傳

閻纘爲太傅楊駿舍人轉安復令駿之誅也纘棄官歸要駿故

主簿潘岳掾崔基等共葬之基岳畏罪推纘爲主墓成當葬駿從弟模告武陵王澹將表殺造意者衆咸懼填冢而逃纘獨以家財成墓葬駿而去晉書閻纘傳

張進之爲太守王味之吏味之有罪當見收逃避投進之家供奉經時盡其誠力以本村淺近移入池溪味之墮水沈没進之投水拯救相與沈淪危而得免時劫掠充斥每入村抄暴至進之門輒相約勒不得侵犯其信義所感如此元嘉初詔在所蠲其繇役宋史張進之傳

蕭摩訶授開府儀同三司從漢王諒詣并州同諒作逆伏誅摩訶有騎士陳智深者勇力過人以功爲巴陵內史摩訶之戮

也其妻子先已籍沒智深收摩訶屍手自殯斂哀感行路君子義之（陳書蕭摩訶傳）

許亨爲諮議參軍王僧辯素聞其名召爲儀同從事中郎遷太尉從事中郎高祖受禪授太中大夫初僧辯誅所司收僧辯及其子頠於方山同坎埋瘗至是無敢言者亨以故吏抗表請葬之乃與故義徐陵張種孔奐等相率以家財營葬具凡七柩皆改窆焉（陳書許亨傳）

汲固爲兗州從事刺史李式坐事被收吏人皆送至河上時式子憲生始滿月式大言於衆曰程嬰杵臼何如人也固曰今古豈殊遂便潛還不顧徑來入城於式婦閨抱憲歸藏及捕

者收憲屬有一婢產男母以婢兒授之事尋泄固乃攜憲逃遁遇赦始歸憲即爲固長育至十餘歲恒呼固夫婦爲郎婆後高祐爲兗州刺史嘉固節義以爲主簿（北史汲固傳）

宗室晉爲殿中監兼雍州長史坐誅初晉之就誅寮吏皆奔散唯司功李搗步從不失在官之禮仍哭其屍姚崇聞之曰欒向之儔也擢爲尚書郎（舊唐書長平王叔良傳）

裴冕遷渭南縣尉御史中丞王鉷充京畿採訪使表爲判官遷監察御史歷殿中侍御史冕守職通明果於臨事鉷甚委之及鉷得罪伏法時宰臣李林甫方竊權柄人咸懼之鉷賓佐數百不敢窺鉷門冕獨收鉷屍親自護喪瘞于近郊冕自是知名（舊唐書裴冕傳）

段秀實授綏德府折衝李嗣業既授節制安慶緒奔鄴嗣業與諸軍圍之奏秀實爲懷州長史知軍州加節度留後諸軍進戰于愁思崗嗣業爲流矢所中卒于軍秀實聞嗣業之喪乃遣先鋒將白孝德書令發卒護嗣業喪送河內秀實率將吏哭待于境傾私財以奉葬事（舊唐書段秀實傳）

于頎授京兆府士曹爲尹史翽所賞重翽出鎮襄漢奏爲御史充判官翽爲亂兵所殺頎挺出收葬遺骸時人義之（舊唐書于頎傳）

陸璪除洛陽令爲中書令蕭嵩所器嵩罷佗宰相俾陰廉嵩短璪曰與人交過且不可言況無有邪以是忤貴近出爲太原

少尹（新唐書陸元方傳）

姚勗更湖常二州刺史爲宰相李德裕厚善及德裕爲令狐綯等譖逐擿索支黨無敢通勞問既居海上家無資病無湯劑勗數饋餉候問不傳時爲厚薄（新唐書姚崇傳）

韓宏弟充李元爲河陽節度使署牙將元改昭義又從之元嘗謂賓左曰充後當貴諸君必善事之未幾宏領宣武召主親兵元曰我知君舊矣吾兒不才無足累君者二女方幼以爲託充後加檢校司空李元沒充爲嫁二女周其家（新唐書韓宏傳）

李崇矩漢祖起晉陽史宏肇時爲先鋒都校聞崇矩名召署親吏乾祐初宏肇總禁兵兼京城巡檢多殘殺軍民左右懼稍

稍引去惟崇矩事之益謹及宏肇被誅獨得免周祖與宏肇素厚善卽位訪求宏肇親舊得崇矩謂之曰我與史公受漢厚恩戮力同心共奬王室爲姦邪所搆史公卒罹大禍我亦僅免汝史氏家故吏也爲我求其近屬吾將恤之崇矩上其母弟福崇矩素主其家盡籍財產以付福周祖嘉之崇矩宋雍熙三年判右金吾街仗兼六軍司事崇矩嘗事史宏肇及卒見其子孫必厚禮之振其乏絕 宋史李崇矩傳

趙賀補臨朐縣主簿改大理評事歷給事中判宗正寺知鄭蔡壽三州卒在臨朐時用轉運使李中庸薦改官中庸沒無子賀爲主葬圖其象歲時祀於家 宋史趙賀傳

司馬光補國子直講樞密副使龐籍薦爲館閣校勘同知禮院加集賢校理從龐籍辟通判并州籍沒光升堂拜其妻如母撫其子如昆弟時人賢之 宋史司馬光傳

岳飛還秉義郎奪官歸詣河北招討使張所所待以國士借補武經郎飛戰功授少保河南北諸路招討使樞密副使充萬壽觀使張所死飛感舊恩鞠其子宗本奏以官 宋史岳飛傳

李庭芝以策干荆帥孟珙請自效珙善相人庭芝至珙見其魁偉顧諸子曰吾相人多無如李生者其名位當過我卽以庭芝權建始縣淳祐初舉進士中第辟珙幕中主管機宜文字珙卒遺表舉賈似道自代而薦庭芝於似道庭芝感珙知己扶其柩葬之興國卽棄官歸爲珙行三年喪 宋史李庭芝傳

忤勢

汲黯爲主爵都尉太后弟武安侯田蚡爲丞相中二千石來拜謁蚡不爲禮然黯見蚡未嘗拜常揖之黯爲右內史大將軍衛青旣益尊姊爲皇后然黯與亢禮人或說黯曰自天子欲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益貴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過於平生 史記汲鄭傳

吳良爲郡吏歲旦與掾史入賀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諂稱太守功德良於下坐勃然進曰望佞邪之人欺諂無狀願勿受

其觴太守斂容而止讌罷轉良爲功曹恥以言受進終不肯謁 後漢書吳良傳

韓稜爲尚書令竇憲爲大將軍威震天下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稜正色曰夫上交不諂下交不黷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慙而止 後漢書韓稜傳

陳球遷繁陽令時魏郡太守諷縣求納貨賄球不與之太守怒而撾督郵欲令逐球督郵不肯曰魏郡十五城獨繁陽有異政今受命逐之將致議於天下矣太守乃止 後漢書陳球傳

延篤徙京兆尹時皇子有疾下郡縣出珍藥而大將軍梁冀遣客齎書詣京兆并貨牛黃篤發書收客曰大將軍椒房外家

而皇子有疾必應陳進醫方豈當使客千里求利乎遂殺之冀悊而不得言有司承旨欲求其事篤以病免（後漢書延篤傳）

范滂署功曹坐繫黃門北寺獄後事釋南歸初滂繫獄尚書霍諝理之及得免到京師往候諝而不爲謝或有讓滂者對曰昔叔向嬰罪祁奚救之未聞羊舌有謝恩之辭祁老有自伐之色竟無所言（後漢書范滂傳）

任延光武拜武威太守帝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後漢書任延傳）

李充遷侍中大將軍鄧騭貴戚傾時無所下借以充高節每卑敬之常置酒請充賓客滿堂酒酣騭跪曰幸託椒房位列上將幕府初開欲辟天下奇偉以匡不逮惟諸君博求其器充乃爲陳海內隱居懷道之士頗有不合騭欲絕其說以肉啖之充抵肉於地曰說士猶甘於肉遂出徑去騭甚望之同坐汝南張孟舉往讓充曰一日聞足下與鄧將軍說士未究激刺面折不由中和出言之責非所以光祚子孫者也充曰大丈夫居世貴行其意何能遠爲子孫之計由是見非於貴戚（後漢書李充傳）

常林徙光祿勳太常晉宣王以林鄉邑耆德每爲之拜或謂林曰司馬公貴重君宜止之林曰司馬公自欲敦長幼之敘爲後生之法貴非吾之所畏拜非吾之所制也言者踧踖而退（魏志常林傳）

王述司徒王導辟爲中兵屬述嘗見導每發言一坐莫不贊美述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導改容謝之（晉書王湛傳）

何遠爲武康令太守王彬巡屬縣諸縣盛供帳以待焉至武康遠獨設糗水而已彬去遠送至境進斗酒隻鵝爲別彬戲曰卿禮有過陸納將不爲古人所笑乎（梁書何遠傳）

封軌遷廷尉少卿加征虜將軍軌以方直自業高綽亦以風槩立名尚書令高肇拜司徒綽送迎往來軌竟不詣綽顧不見軌乃遽歸曰吾一生自謂無愆規矩今日舉措不如封生遠

矣（魏書封軌傳）

閻慶轉寧州刺史進位柱國晉公護母慶之姑也護雖擅朝而慶未嘗阿附及護誅高祖以此重之（周書閻慶傳）

祖鴻勳爲州主簿僕射臨淮王彧表薦其文學除奉朝請人曰臨淮舉卿竟不相謝不非其宜鴻勳曰爲國舉才臨淮之務祖鴻勳何事從而謝之彧聞而喜曰吾得其人矣（北史祖鴻勳傳）

吳及爲檢法官三司請重鑄鐵錢法至死下有司議及爭不可主者恚曰立天下法當由一檢法邪及曰義理爲先安有高下卒不爲詘（宋史吳及傳）

李承之調明州司法參軍郡守任情骩法人莫敢忤承之獨毅
然力爭之守怒曰曹掾敢如是邪承之曰事始至公自爲之
則已既下有司則當循三尺之法矣守憚其言宋史李迪傳
馮京爲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數月不詣丞相府韓琦語京婦父
富弼以京爲傲弼使往見琦京曰公爲宰相從官不妄造請
乃所以爲公重非傲也宋史馮京傳
劉庠知開封府庠不肯屈事王安石安石欲見之戒典謁者曰
今日客至勿納惟劉尹來即告我有語庠者曰王公意如此
盍一往見庠謂見之何所言自彼執政未嘗一事合人情脫
問青苗免役將何辭以對竟不往奏論新法神宗諭之曰柰

何不與大臣協心濟治乎庠曰臣子于君父各伸其志臣知
事陛下不敢附安石宋史劉庠傳
傅楫除太學博士楫丞福淸時受知郡守曾鞏鞏弟布方執政
由是薦爲太常博士徽宗即位歷中書舍人時曾布當國自
以於楫有汲引恩冀爲之用楫略無所傾下凡命令有不當
用人有未厭悉極論之雖屢却不爲奪布大失望宋史傅楫傳
劉淸之差權發遣常州改衡州先是郡餙厨傳以事常平刑獄
二使者月一會集互致折餽淸之歎曰此何時也與其取諸
民孰若裁諸公吾之所以事上官者惟究心於所職無負於
吾民足矣豈以酒肉貨財爲勤哉宋史劉淸之傳

郭永知太谷縣太原帥率用重臣每宴饗費千金取諸縣以給
歛諸太谷者尤亟永以書抵幕府曰非十一而取皆民膏血
也以資觴豆之費可乎脫不獲命令有投劾而歸耳府不敢
迫宋史郭永傳
石琚調宏政邢臺縣令邢守貪暴屬縣掊取民財以奉所欲琚
獨一物無所與既而守以贓敗他令佐皆坐累琚以廉辨改
秀容令金史石琚傳
劉樞改飛狐令蔚州刺史恃功貪汙無所顧忌屬邑皆厭苦之
樞一無所應乃摭以他事繫獄將致之死郡人有憐樞者道
樞脫走訴於朝會廉察使至守倅而下皆抵罪廢獨樞治狀

入優等金史劉樞傳

避禍

周章仕郡爲功曹時大將軍竇憲免封冠軍侯就國章從太守
行春到冠軍太守猶欲謁之章進諫曰今日公行春豈可越
儀私交且憲椒房之親勢傾王室而退就藩國禍福難量明
府剖符大臣千里重任舉止進退其可輕乎太守不聽遂便
升車章前拔佩刀絕馬鞅於是迺止及憲被誅公卿以下多
以交關得罪太守幸免以此重章後漢書周章傳
李郃漢中太守召署戶曹史時大將軍竇憲納妻天下郡國皆
有禮慶郡亦遣使郃進諫曰竇將軍椒房之親不修禮德而

專權驕恣危亡之禍可翹足而待願明府一心王室勿與交通太守固遣之郃不能止請求自行許之郃遂所在留遲以觀其變行至扶風而憲就國自殺支黨悉伏其誅凡交通憲者皆爲免官唯漢中太守不豫焉 後漢書李郃傳

阮裕大將軍王敦命爲主簿甚被知遇裕以敦有不臣之心乃終日酣觴以酒廢職敦謂裕非當世實才徒有虛譽而已出爲溧陽令復以公事免官由是得違敦難論者以此貴之 晉書阮籍傳

顧榮齊王冏召爲大司馬主簿冏擅權驕恣榮懼及禍終日昏酣不綜府事以情告友人張翰馮熊熊謂冏長史葛旟曰以

顧榮爲主簿所以甄拔才望委以事機不復計南北親疏欲平海內之心也今府大事殷非酒客之政旟曰榮江南望士且居職日淺不宜輕代易之熊曰可轉爲中書侍郎榮不失清顯而府更收實才旟然之白冏以爲中書侍郎在職不復飲酒人或問之曰何前醉而後醒邪榮懼罪乃復更飲與州里楊彥明書曰吾爲齊王主簿恒慮禍及見刀與繩每欲自殺但人不知耳及冏誅榮以討葛旟功封嘉興伯 晉書顧榮傳

令狐整進位大將軍晉公護之初執政也欲委整以腹心整辭不敢當頗迕其意護以此疎之及護誅附會者咸服法而整獨保全時人稱其先覺 周書令狐整傳

何之元遷信義令其宗人敬容位望隆重頻相顧訪之元終不造焉或問其故之元曰昔楚人得寵於觀起有馬者皆亡夫德薄任隆必近覆敗吾恐不獲其利而招其禍識者以是稱之 南史何之元傳

石抹卞宗弼爲右監軍卞隸帳下是時宗磐爲太師撻懶爲左副元帥人爭附之使人召卞卞不往宗磐撻懶皆以罪誅人多其有識 金史石抹卞傳

廿二史言行略卷三十三終

廿二史言行略卷三十四

長洲過元𤧚輯

處同僚門

和衷

濟事

陸賈爲太中大夫病免家居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己常燕居深念陸生往請直入坐而陳丞相方深念不時見陸生陸生曰何念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陸生曰足下位爲上相食三萬戶侯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爲之柰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務附士務附天下雖有變卽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爲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迺以五百金爲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亦報如之此兩人深相結則呂氏謀益衰及誅諸呂立孝文帝陸生頗有力焉（史記酈生陸賈傳）

魏相爲揚州刺史考案郡國守相多所貶退相與丙吉相善時吉爲光祿大夫與相書曰朝廷已深知弱翁行治方且大用矣願少愼事自重臧器于身相心善其言爲霽威嚴宣帝卽位相爲丞相丙吉爲御史大夫同心輔政上皆重之（漢書魏相傳）

孟業魏彭城王韶拜定州刺史除業爲典籤長史劉仁之謂業曰我處其外君居其內同心戮力庶有濟乎未幾仁之入爲中書令臨路啓韶云殿下左右可信任者唯有孟業願專任之餘人不可信也又與業別執手曰今我出都君便失援恐君在後不自保全唯正與直願君自勉（北史孟業傳）

蘇瓌進左僕射罷爲太子少傅卒瓌子頲拜同紫微黃門平章事與宋璟同當國璟剛正多所裁決頲能推其長在帝前敷奏璟有未及或少屈頲輒助成之有不會意頲更申璟所執故帝未嘗不從二人相得歡甚璟嘗曰吾與蘇氏父子同爲宰相僕射長厚自是國器若獻可替否事至則斷盡公不顧私則今丞相爲過之（新唐書蘇瓌傳）

歸登爲右拾遺裴延齡得幸德宗欲遂以相右補闕熊執易疏論之以示登登動容曰願竄吾名雷霆之下君雖獨處故同列有所諫正輒聯署無所回諱（新唐書歸崇敬傳）

石保吉景德初改武寧軍節度同平章事冬幸澶淵命與李繼隆分爲駕前東西面都排陣使軍于北門外遼騎數萬驟至城下保吉不介馬而馳當其鋒遼人引去俄而請盟錫宴射於行宮後苑帝謂繼隆等曰自古北邊爲患今其畏威服義息戰安民卿等力也保吉進曰臣受命禦患上稟成算至於

布列行陣指授方畧皆出於繼隆繼隆曰宣力用心躬率將士臣不及保吉帝曰卿等協和共致太平軍旅之事朕復何憂歡甚賜以襲衣金帶鞍勒馬（宋史石守信傳）

狄青權樞密副使儂智高反孫沔余靖爲安撫使討賊仁宗猶以爲憂青上表請行遂除宣徽南院使宣撫荊湖南北路經制廣南盜賊事青合孫沔余靖兵絕崑崙關出歸仁鋪賊逆戰大敗之智高遁去青始與孫沔破賊謀一出青賊既平經制餘事悉以諉沔退若不用意者沔始歎其勇既而服其爲人自以爲不如也（宋史狄青傳）

杜範拜右丞相時孟珙權重兵久居上流朝廷素疑其難制至

是以書來賀範復之曰古人謂將相調和則士豫附自此但相與同心徇國若其術相籠絡非範所屑爲也珙大感服（宋史杜範傳）

代任

陸抗拜建武校尉遷立節中郎將與諸葛恪換屯柴桑抗臨去皆更繕完城圍葺其墻屋居廬桑果不得妄敗恪入屯儼然若新而恪柴桑故屯頗有毀壞深以爲慚（吳志陸遜傳）

蔡撙拜中書侍郎遷晉陵太守及將之郡更令左右修中書解宇謂賓友曰庶來者無勞（南史蔡廓傳）

釋嫌

直不疑爲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去已而金主覺妄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而告歸者來而歸金而前郎亡金者大慙以此稱爲長者（史記萬石張叔傳）

寇恂拜潁川太守執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於潁川恂捕得繫獄時尚草創軍營犯法率多相容恂乃戮之於市復以爲恥還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今爲其所陷大丈夫豈有懷侵怨而不決之者乎今見恂必手劒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劒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爲國也區區之趙尚有此義吾安可以忘之乎乃敕屬縣盛供具

儲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恂乃出迎於道稱疾而還賈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鬭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後漢書寇恂傳）

李典遷破虜將軍與張遼樂進屯合肥孫權率衆圍之遼欲奉敎出戰進典遼皆素不睦遼恐其不從典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顧君計何如耳吾不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乎乃率衆與遼破走權（魏志李典傳）

裴子野兼廷尉正時三官通署獄子野嘗不在同僚輒署其名

奏有不允子野從坐免職或勸言請有司可無告子野笑曰雖慙柳季之道豈因訟以受服自此免黜久之終無恨意南史裴松之傳

明山賓爲持節都督緣淮諸軍事北兗州刺史徵爲國子祭酒初山賓在州所部平陸縣不稔啟出倉米以振百姓後刺史檢州曹失簿以山賓爲耗損有司追責籍其宅入官山賓不自理南史明僧紹傳

徐有功轉司刑少卿與皇甫文備同按獄誣有功縱逆黨久之文備坐事下獄有功出之或曰彼嘗陷君於死今生之何也對曰爾所言者私忿我所守者公法不可以私害公新唐書徐有功傳

周德威事晉王遷代州刺史內外蕃漢馬步軍都指揮使梁軍攻潞圍以夾城潞州守將李嗣昭閉城距守而德威與梁軍相持於外踰年嗣昭與德威素有隙晉王病且革語莊宗曰梁軍圍潞而德威與嗣昭有隙吾甚憂之王薨在殯莊宗新立殺其叔父克寧國中未定而晉之重兵悉屬德威于外晉人皆恐莊宗使人以喪及克寧之難告德威且召其軍德威聞命卽日還軍太原留其兵城外徒步而入伏梓宮前慟哭幾絕晉人乃安遂從莊宗復擊梁軍破夾城與李嗣昭歡如初五代史周德威傳

王旦遷司空中書有事送密院違詔格寇準班密院以事上聞旦被責第拜謝堂吏皆見罰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堂吏欣然呈旦旦令送還密院準大慙見旦曰同年甚得許大度量旦不答宋史王旦傳

李熙靖爲辟雍錄太學正升博士以父老丐外除提舉淮東學事使養命下乃得河東而爲淮東者臧祐之也蓋省吏取祐之賂輒易之或教使自言熙靖曰事君不擇地吾豈可發人之私求自便也宰相聞而賢之留爲兵部員外郎宋史李熙靖傳

洪遵知太平州前守周琮以嘗論遵閒遵來不俟合符馳去遵追餞至十里勞苦如平時曰君當官而行我何怨聞者以爲盛德宋史洪皓傳

李重進爲廬壽等州招討使張永德屯下蔡與重進不協永德每晏將吏多暴重進短後乘醉詆重進有姦謀將吏無不驚駭永德密遣親信乘驛上言世宗不之信亦不介意二將俱握重兵人情益憂恐重進遂自壽陽單騎直詣永德帳中命酒飲親酌謂永德曰吾與公皆國家肺腑相與戮力同獎王室公何疑我之深也永德意解二軍皆安宋史李重進傳

劉亨安授鎮國上將軍絳州節度使行元帥府事兼觀察使閻成都亨安爲先鋒大破之於城西有喬長官於亨安爭功未幾攻城喬爲砲所傷亨安負之以出喬感愧元史劉亨安傳

秃堅不花拜宣徽使爲同官賈廷瑞所嫉廷瑞請以宣徽院爲門下省倘書省奏廷瑞擅易官制帝大怒欲殺之秃堅不花力諫不可帝曰賈廷瑞毁卿不直一錢卿何力言耶對曰廷瑞所坐不當死不敢以臣私隙誤陛下失刑廷瑞遂得免元史賈背刺傳

息爭

趙儼爲司空掾屬主簿時于禁屯潁陰樂進屯陽翟張遼屯長社諸將任氣多共不協儼并參三軍每事訓喻遂相親睦魏志趙儼傳

胡質爲丞相東曹議令史州請爲治中將軍張遼與其護軍武

周有隙遼見刺史溫恢求請質質辭以疾遼出謂質曰僕委意於君何以相辜如此質曰古人之交也取多知其不貪奔北知其不怯聞流言而不信故可終也武伯南身爲雅士往者將軍稱之不容於口今以睚眦之恨乃成嫌隙況質才薄豈能終好是以不願也遼感言復與周平魏志胡質傳

費禕丞相諸葛亮北住漢中請禕爲參軍轉爲中護軍後又爲司馬值軍師魏延與長史楊儀相憎惡每至並坐爭論延或舉刃擬儀儀泣涕橫集禕常入其坐間諫喻分別終亮之世各盡延儀之用者禕匡救之力也蜀志費禕傳

韋叡遷豫州刺史領歷陽太守都督衆軍攻魏右軍司馬胡景略與前軍趙祖悅同軍交惡志相陷害景略一怒自齧其齒齒皆流血叡以將帥不和將致患禍酌酒自勸景略曰且願兩武勿復私鬬故終於此役得無害焉南史韋叡傳

李晟建中二年魏博田悅反晟爲神策先鋒與河東馬燧昭義李抱眞合兵攻之斬楊朝光晟乘冰度洺水破悅又戰洹水悅大敗遂進攻魏加檢校左散騎常侍兼魏府左司馬朱滔王武俊圍康日知于趙州抱眞分兵三千戍邢燧怒欲班師晟曰奉詔東討者吾三帥也邢趙比壤今賊以兵加趙是邢有晝夜憂李公分衆守之不爲過公柰何遽引去燧悟釋然即造抱眞壘與交歡新唐書李晟傳

范純粹爲陝西轉運判官時五路出師伐西夏高遵裕出環慶劉昌祚出涇原李憲出熙河种諤出鄜延王中正出河東遵裕怒昌祚後期欲按誅之昌祚憂患病臥其麾下皆憤焉純粹恐兩軍不協致生他變勸遵裕往問昌祚疾其難遂解宋史范仲淹傳

李光除知宣州授管內安撫進直龍圖閣統制王瓊王珉素不相能至是擁潰兵砦城外索鬬光親至營諭以先國家後私讎之義皆感悟解去宋史李光傳

魏矼遷侍御史劉豫挾金人入寇宰相趙鼎決親征之議矼請扈從因命督江上諸軍時劉光世韓世忠張俊三大將權均

勢敵又懷私隙莫肯協心砥首至光世軍中諭之曰賊衆我
寡合力猶懼不支況軍自爲心將何以戰爲諸公計當思爲
國雪恥釋去私隙不獨有利於國亦將有利其身光世許之
遂勸其貽書二帥示以無他二帥復書交歡光世以書聞由
此衆戰屢捷軍聲大振 宋史魏砿傳

孟珙拜寧武軍節度使四川宣撫使兼知夔州京湖安撫制置
使四川制置使陳隆之與副使彭大雅不協交章于朝珙曰
國事如此合智并謀猶懼弗克而兩司方勇於私鬭豈不愧
廉藺之風乎馳書責之隆之大雅得書大慚 宋史孟珙傳

敦誼

雷義拜尚書侍郎有同時郎坐事當居刑作義嘿自表取其罪
以此論司寇同臺郎覺之委位自上乞贖義罪順帝詔皆除
刑 後漢書雷義傳

呂蒙拜偏將軍領尋陽令時蒙與成當宋定徐顧屯次比近三
將死子弟幼弱孫權悉以兵并蒙蒙固辭陳啟顧等皆勤勞
國士子弟雖小不可廢也書三上權乃聽蒙於是又爲擇師
使輔導之其操心率如此 吳志呂蒙傳

褚亮授太常博士坐與楊元感有舊左遷西海郡司戶時京兆
郡博士潘徽亦以筆札爲元感所禮降威定縣主簿當時寇
盜縱橫六親不能相保亮與同行至隴山徽遇病終亮親加
棺斂瘞之路側慨然傷懷遂題詩於隴樹好事者皆傳寫諷
誦信宿遍於京邑焉 舊唐書褚亮傳

狄仁傑授并州法曹參軍同府參軍鄭崇質母老且疾當使絕
域仁傑謂曰君可貽親萬里憂乎詣長史藺仁基請代行仁
基咨美其誼時方與司馬李孝廉不平相語曰吾等可少愧
矣則相待如初 新唐書狄仁傑傳

柳宗元徙柳州刺史時劉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
禹錫親在堂吾不忍其窮無辭以白其大人如不往便爲母
子永決即具奏欲以柳州授禹錫而自往播會大臣亦爲禹
錫請因改連州 新唐書柳宗元傳

裴羽唐明宗時爲吏部郎中與右散騎常侍陸崇使于閩爲海
風所飄至錢塘是時吳越王錢鏐與安重誨有隙唐方絕鏐
朝貢羽等被留經歲而崇以疾卒後鏐遣羽還羽求載崇尸
與俱歸鏐初不許羽以語感動鏐鏐惻然許之因附羽表自
歸明宗得鏐表大喜由是吳越復通於中國羽護崇喪至京
師及其橐裝還其家士人皆多羽之義 五代史裴羽傳

李壽朋知汝州盡推職田之入歸前守楊畋畋死又經理其家 宋史李若谷傳

趙槩知鄆州時吏按前守馮浩侵公使錢三十萬當以職田租
償槩知其貧爲代以己奉 宋史趙槩傳

張汝明歷江陰縣主簿江陰尉貧且病市物不時予直部使者欲繩以法汝明爲劵槖中裝代償之 宋史張汝明傳

洪彥昇調常熟尉奉母之官既至前尉欲中期三月以規薦而中分奉入彥昇慮僧舍卻奉不納如約始交印 宋史洪彥昇傳

趙善應官修武郎江西兵馬都監有嘗同僚者死不克葬子傭食他所善應馳往哭之歸其子而予之貲使葬焉 宋史趙汝愚傳

辛棄疾爲大理卿時同僚吳交如死無棺斂棄疾歎曰身爲列卿而貧若此是廉介之士也既厚賻之復言于執政詔賜銀絹 宋史辛棄疾傳

曹豳調重慶府司法參軍郡守度正欲薦之豳辭曰章司錄母

老請先之正敬嘆 宋史曹叔遠傳

完顏仲德哀宗卽位授同知歸德府事同簽樞密院事行院於徐州正大五年詔關陝以南行元帥府事以備小關及扇車回時北兵叩關仲德適與前帥與屯阿里不酌酒更代而兵猝至遂驅而東阿里不素無守禦之策爲有司所劾罪當死仲德上書引咎以爲北兵越關之際符印已交安得歸罪前帥臣請受戮上義之止杖阿里不而貰其死 金史完顏仲德傳

奕赫抵雅爾丁爲中書右司郎中刑部嘗有獄事上讞既論決已而丞相知其失以譴右司主者奕赫抵雅爾丁初未嘗署其案因取成案閱之竊署其名於下或訝之曰茲獄之失公實不與丞相方譴怒而公反追署其案何也奕赫抵雅爾丁曰吾偶不署此案耳豈有與諸君同事而獨幸免哉丞相聞而賢之同列因以獲免 元史奕赫抵雅爾丁傳

石安琬授大同等處萬戶領江左新附卒萬人屯田紅城李萬戶當戍和寧親老且病安琬請代其行 元史石天麟傳

無黨

桓彬拜尚書郎時中常侍曹節女婿馮方亦爲郎彬厲志操與左丞劉歆右丞杜希同好交善未嘗與方共酒食之會 後漢書桓榮傳

張敷遷正員中書郎中書舍人秋當周赳並管要務與敷同省

名家欲詣之赳曰彼若不相容接便不如勿往詎可輕行當曰吾等並已員外郎矣何憂不得共坐敷先旁設二牀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敷呼左右曰移我遠客赳等失色而去 南史張邵傳

羊侃遷都官尚書尚書令何敬容用事與之並省未嘗游造 南史羊侃傳

柳渾拜兵部侍郎加同平章事判門下省時張延賞與渾同列延賞怙權矜己而嫉渾守正俾其所厚謂渾曰相公舊德但節言於廟堂則重位可久渾曰爲吾謝張相公柳渾頭可斷而舌不可禁也自是爲其所擠 舊唐書柳渾傳

廿二史言行略卷三十四終

廿二史言行略卷三十五

長洲過元畋輯

接下屬門

優遇

敬待

孔奮守姑臧長奮力行清潔治貴仁平太守梁統深相敬待不以官屬禮之常迎於大門引入見母 後漢書孔奮傳

范滂遷光祿勳主事時陳蕃爲光祿勳滂執公儀詣蕃蕃不止之滂懷恨投版棄官而去郭林宗聞而讓蕃曰若范孟博者豈宜以公禮格之今成其去就之名得無自取不優之譏邪

蕃乃謝焉 後漢書范滂傳

董允遷爲侍中領虎賁中郎將嘗與尚書令費禕中典軍胡濟等共期游宴嚴駕已辦而郎中董恢詣允脩敬恢年少官微見允停出逡巡求去允不許曰本所以出者欲與同好游談也今君已自屈方展闊積舍此之談就彼之宴非所謂也乃命解驂禕等罷駕不行 蜀志董允傳

陸慧曉爲晉熙王冠軍長史江夏內史行郢州事僚佐以下造詣必起送之或謂慧曉曰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答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 南史陸慧曉傳

委用

許宣爲左馮翊宣得郡中吏民罪名輒召告其縣長吏使自行罰曉曰府所以不自發舉者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長吏莫不喜懼免官謝宣歸恩受戒者（漢書許宣傳）

王堂遷汝南太守搜才禮士不苟自專迺教掾史曰古人勞於求賢逸於任使故能化淸於上事緝於下其憲章朝右簡覈才職委功曹陳蕃匡政理務拾遺補闕任主簿應嗣庶循名責實察言觀効焉自是委誠求當不復妄有辭教郡內稱治（後漢書王堂傳）

王渙爲廣漢太守陳寵功曹當職割斷不避豪右寵風聲大行入爲大司農和帝問曰在郡何以爲理寵頓首謝曰臣任功

曹王渙以簡賢選能主簿鐔顯拾遺補闕臣奉宣詔書而已帝大悅（後漢書王渙傳）

王審琦爲中正軍節度所部邑令以罪停其錄事吏幕僚白令不先咨府請按之審琦曰五代以來諸侯強橫令宰不得專縣事今天下治平我忝守藩維而部內宰能斥去黠吏誠可嘉爾何按之有聞者歎服（宋史王審琦傳）

釋嫌

蔣琬爲大司馬東曹掾楊戲素性簡略琬與言論時不應答或欲搆戲於琬曰公與戲語而不見應戲之慢上不亦甚乎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從後言古人之所誡也戲欲贊吾是邪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戲之快也又督農楊敏曾毀琬曰作事憒憒誠非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治敏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主者重據聽不推則乞問其憒憒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當理事不當理則憒憒矣復何問邪後敏坐事繫獄衆人猶懼其必死琬心無適莫得免重罪其好惡存道皆此類也（蜀志蔣琬傳）

顧雍爲丞相平尚書事呂壹秦博爲中書典校諸宮府及州郡文書壹等因此漸作威福雍等皆見舉白用被譴讓後壹姦罪發露收繫廷尉雍往斷獄壹以囚見雍和顏色問其辭狀臨出又謂壹曰君意得無欲有所道壹叩頭無言時尚書郎

懷敘面詈辱壹雍責敘曰官有正法何至於此（吳志顧雍傳）

宗慤孝建中累遷豫州刺史監五州諸軍事先是鄉人庾業家富豪侈侯服玉食與賓客相對膳必方丈而爲慤設粟飯菜菹謂客曰宗軍人串噉麤食慤致飽而退初無異辭至是業爲慤長史帶梁郡慤待之甚厚不以昔事爲嫌（南史宗慤傳）

史匡翰爲義成軍節度使義成軍從事關徹尤嗜酒常醉罵匡翰曰近聞張彥澤臠張式未見史匡翰斬關徹天下談者未有偶耳匡翰不怒引滿自罰而慰免之人皆服其量（五代史史建瑭傳）

文彥博進昭文館大學士御史唐介劾彥博介既貶彥博亦罷

為觀文殿大學士彥博復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昭文館大學士御史吳中復乞召還唐介彥博因言介頃為
御史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
深請如中復奏時以彥博為厚德（宋史文彥博傳）
趙槩知青州坐失舉淄池令張誥免後槩拜太子少師槩坐張
誥貶六年念之終不衰誥死卹其家備至（宋史趙槩傳）

加惠

張逸知長水縣時王嗣宗留守西京厚遇之及徙青神縣貧不
自給嗣宗假奉半年使辦裝（宋史張逸傳）
阿台為平灤路達魯花赤進階懷遠大將軍僚屬始至阿台必

遺之鹽米羊畜什器曰非有他也欲其不剝民耳（元史塔本傳）

督過

陶侃遷都督荊雍益梁州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征西大將軍
荊州刺史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乃命取其酒器蒱博之
具悉投之于江吏將則加鞭扑曰樗蒱者牧豬奴戲耳老莊
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
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邪（晉書陶侃傳）

待吏

寬容

韓安國事梁孝王為中大夫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
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即溺之居無何
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田
甲亡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因肉袒謝安國笑曰
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史記韓長孺傳）
丙吉為丞相吉馭吏耆酒數逋蕩嘗從吉出醉歐丞相車上西
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
容西曹地忍之此不過汙丞相車茵耳遂不去也此馭吏邊
郡人習之邊塞發犇命警備事嘗出適見驛騎持赤白囊邊
郡發犇命書馳來至馭吏因隨驛騎至公車刺取知虜入雲
中代郡遽歸府見吉白狀因曰恐虜所入邊郡二千石長吏

有老病不任兵馬者宜可豫視吉善其言召東曹案邊長吏
瑣科條其人未已詔召丞相御史問以虜所入郡吏吉具對
御史大夫卒遽不能詳知以得譴讓而吉見謂憂邊思職馭
吏力也吉迺歎曰士亡不可容能各有所長嚮使丞相不先
聞馭吏言何見勞勉之有掾史繇是益賢吉（漢書丙吉傳）
韓延壽為東郡太守延壽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敕功曹
議罰白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所言延壽止車問之卒曰
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
兼之者父也今旦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
敢入騎吏聞之趨走出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罰得

毋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輿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歸舍召
見門卒卒本諸生聞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卒延壽遂待用
之（漢書韓延壽傳）
薛宣爲左馮翊池陽令舉廉吏獄掾王立府未及召聞立受囚
家錢宣責讓縣縣案驗獄掾迺其妻獨受繫者錢萬六千受
之再宿獄掾實不知掾慙恐自殺宣聞之移書池陽曰縣所
舉廉吏獄掾王立家私受賕而立不知殺身以自明立誠廉
士甚可閔惜其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柩以顯其魂府掾史素
與立相知者皆予送葬（漢書薛宣傳）
魯恭拜中牟令亭長從人借牛而不肯還之牛主訟於恭恭召

亭長敕令歸牛者再三猶不從恭歎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
印綬去掾史泣涕共留之亭長乃慙悔還牛詣獄受罪恭貰
不問於是吏人信服（後漢書魯恭傳）
魏霸爲鉅鹿太守以簡朴寬恕爲政掾史有過要先誨其失不
改者乃罷之吏或相毀訴霸輒稱它吏之長終不及人短言
者懷慙譖訟遂息拜將作大匠和帝崩典作順陵時盛冬地
凍中使督促數罰縣吏以厲霸霸撫循而已初不切責而反
勞之曰令諸卿被辱大匠過也吏皆懷恩力作倍功（後漢書魏霸傳）
鍾離意除瑕邱令吏有檀建者盜竊縣內意屏人問狀建叩頭
服罪不忍加刑遣令長休建父聞之爲建設酒謂曰吾聞無
道之君以刃殘人有道之君以義行誅子罪命也遂令建進
藥而死（後漢書鍾離意傳）
吳祐遷膠東侯相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
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慙懼詣閤持衣自首
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汙穢之名
所謂觀過斯知人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後漢書吳祐傳）
劉寵遷太尉寵常出京師欲息亭舍亭吏止之曰整頓灑埽以
待劉公不可得也寵無言而去時人稱其長者（後漢書劉寵傳）
高柔爲管長縣中素聞其名姦吏數人皆自引去柔敎曰昔邴
吉臨政吏嘗有非猶尚容之況此諸吏於吾未有失乎其召

復之咸還皆自勵咸爲佳吏（魏志高柔傳）
王承遷東海太守小吏有盜池中魚者綱紀推之承曰文王之
囿與衆共之池魚復何足惜邪（晉書王湛傳）
江泌歷仕南中郎行參軍所給募吏去役得時病莫有舍之者
吏扶杖投泌泌自隱卹吏死泌爲買棺無僮役兄弟共輿埋
之（南史江泌傳）
裴行儉累遷金牙道大總管嘗賜馬及珍鞍令史私馳馬馬蹶
鞍壞懼而逃行儉招還之不加罪初平都支遮匐獲瓌寶不
貲蕃酋將士願觀焉行儉因宴徧出示坐者有瑪瑙盤廣二
尺文彩粲然軍吏趨跌盤碎惶怖叩頭流血行儉笑曰爾非

故也何至是色不少吝新唐書裴行儉傳

陸象先徙蒲州刺史兼河東按察使小吏有罪誡遣之大吏白爭以爲可杖象先曰人情大抵不相遠謂彼不曉吾言邪必責者當以汝爲始大吏慙而退新唐書陸元方傳

源乾曜以京兆尹留守京師治尚寬簡仗內白鷹因縱失之詔京兆督捕獲於野絓榛死吏懼得罪乾曜曰上仁明不以畜玩寘罪苟其獲戾尹專之遂入自劾失旨帝一不問新唐書源乾曜傳

曹彬知徐州日有吏犯罪既具案逾年而後杖之人莫知其故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其舅姑必以婦爲不利而朝

夕笞詈之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然法亦未嘗屈焉宋史曹彬傳

司馬池知鳳翔府有疑獄上讞大理輒復下掾屬惶遽引咎池曰長吏者政事所繇非諸君過乃獨承其罪有詔勿劾宋史司馬池傳

胡則提舉江南路銀銅場鑄錢監得吏所匿銅數萬斤吏懼且死則曰馬伏波哀重囚而縱之吾豈重貨而輕數人之生乎籍爲羨餘不之罪宋史胡則傳

喬維岳爲淮南轉運副使遷右補闕進爲使維岳嘗按部至泗州慮獄法掾誤斷囚至死維岳詰之法掾俯伏且泣曰有母年八十餘今獲罪則母不能活矣維岳憫之因謂曰他日朝制按問第云轉運使令處茲罪卒如其言獲免維岳坐贖金百二十斤罷使職宋史喬維岳傳

范純禮知遂州草場火民情疑怖守吏惕息俟誅純禮曰草濕則生火何足怪但使密償之庫吏盜縑多罪至死純禮曰以棼然之縑而殺之吾不忍也聽其家趣買以贖命釋其株連者宋史范仲淹傳

楊簡爲紹興府司理一府史觸怒帥令鞫之簡白無罪命鞫平日簡曰吏過詎能免今日實無罪必摘往事置之法某不敢奉命帥大怒簡取告身納之爭愈力宋史楊簡傳

謝讓拜刑部尚書加正議大夫刑部有校讓未署字而誤用印吏懼遂私效讓署事覺度無損於事且憐吏以罪廢遂視之曰吾署也其寬厚多類此元史謝讓傳

王思誠爲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行樞密院掾史田甲受賂事覺匿豫邸監察御史捕之急并縶其母思誠過市中見之曰嘻古者罪人不孥況其母乎吾不忍以子而縶其母令釋之不從思誠因自劾不出諸御史謁而謝之元史王思誠傳

制御

張敞守京兆尹坐與光祿勳楊惲厚善後惲坐大逆誅公卿奏惲黨友不宜處位等比皆免而敞奏獨寢不下敞使卒捕掾

絜舜有所案驗舜以儆劾奏當免不肯爲儆竟事私歸其家人或諫舜舜曰吾爲是公盡力多矣今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儆聞舜語卽部吏收舜繫獄是時冬月未盡數日案事吏晝夜驗治舜竟致其死事舜當出死儆使主簿持敎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迺棄舜市 漢書張敞傳

种拂拜宛令時南陽郡吏好因休沐游戲市里爲百姓所患拂出逢之必下車公謁以愧其心自是莫敢出者 後漢書种暠傳

黃蓋拜別部司馬諸山越不賓有寇難之縣輒用蓋爲守長石城縣吏特難檢御蓋乃署兩掾分主諸曹敎曰令長不德徒以武功爲官不以文吏爲稱今賊寇未平有軍旅之務一以文書委付兩掾當檢攝諸曹糾擿謬誤兩掾所署事入諾出若有姦欺終不加以鞭杖宜各盡心無爲衆先初皆怖威夙夜恭職久之吏以蓋不視文書漸容人事蓋亦嫌外懈怠時有所省各得兩掾不奉法數事乃悉請諸掾吏賜酒食因出事詰問兩掾辭屈皆叩頭謝罪蓋曰前已相敕終不以鞭杖相加非相欺也遂殺之縣中震慄 吳志黃蓋傳

柳仲郢轉梓州刺史劍南東川節度使孔目吏邊章簡者以貨交近倖前後廉使無如之何仲郢因事決殺部內肅然不俟行法而自理 舊唐書柳公綽傳

陽城爲道州刺史前刺史有贓罪觀察使方推鞫之吏有幸於

前刺史者拾其不法事以告自爲功城立杖殺之 舊唐書陽城傳

柳公綽檢校戶部尙書山南東道節度使行部至鄧縣吏有納賄舞文二人同繫獄縣令以公綽素持法謂必殺貪者公綽判曰贓吏犯法法在姦吏壞法法亾誅舞文者 新唐書柳公綽傳

宗室彥倓知臨安於潛縣縣胥往往通臺省吏得肆其奸彥倓執其黠者械送府臺省吏從中救之彥倓力爭竟抵胥罪 宋史彥倓傳

張詠知陳州卒詠剛方自任爲治尙嚴猛嘗有小吏忤詠詠械其頸吏恚曰非斬某此枷終不脫詠怒其悖卽斬之 宋史張詠傳

李京知魏縣奉法嚴正吏不便欲以奇中京遂相率逃去監司果議以苛刻斥京知府任布曰如此適墮吏計中京賴以免 宋史李京傳

王覿知蘇州州有猾吏善刺守將意以撓權前守用是得譏議覿窮其姦狀寘于法一郡肅然民歌詠其政有吏行水上入在鏡心之語 宋史王覿傳

馬默調臨濮尉知須城縣縣爲鄆治所鄆吏犯法不可捕默趨府取而杖之客次闔府皆驚曹佾守鄆心不善也默亦不爲屈 宋史馬默傳

李南公調浦江令郡猾吏恃守以陵縣不輸負租南公捕繫之守怒通判爲謝曰能按郡吏徤令也卒寘諸法 宋史李南公傳

仇悆知明州吏受賕雖一錢不貸宋史仇悆傳
侯可調華原主簿郡吏趙至誠貪狡凶橫持守以下短長前後莫能去可暴其罪荷校寘獄言於大府誅之聞者快服宋史侯可傳
馬人望爲保靜軍節度使有二吏兇暴民畏如虎人望假以辭色陰令發其事黥配之遼史馬人望傳

待士

禮遇

張釋之爲廷尉王生者善爲黃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三公九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韈解顧謂張廷尉爲我結韈釋

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謂王生曰獨奈何廷辱張廷尉使跪結韈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結韈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史記張釋之馮唐傳
于定國爲廷尉定國爲人謙恭尤重經術士雖卑賤徒步往過定國皆與鈞禮恩敬甚備學士咸聲焉漢書于定國傳
王符少好學有志操隱居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雁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規規臥不迎既入而問卿前在郡食雁美乎有頃又白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乃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援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爲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言書生道義之爲貴也後漢書王符傳
王粲曾祖父龔祖父暢皆爲漢三公父謙爲大將軍何進長史粲徙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塡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魏志王粲傳
李勉爲太子太師勉禮賢下士有終始嘗引李巡張參在幕府後二人卒至宴飲仍設虛位沃饋之新唐書李勉傳
荆罕儒爲晉州兵馬鈐轄罕儒雖不知書好禮接儒士進士趙

保雍登科覆落客游海陵罕儒問其所欲保雍以將歸京師且言緣江榷務以絲易茗有厚利罕儒立命主藏奴令籍藏中絲得四千餘兩盡以與之宋史荆罕儒傳

審察

漢中晉文經梁國王子艾並恃其才智炫曜上京臥託養疾無所通接洛中士大夫好事者承其聲名坐門問疾猶不得見三公所辟召者輒以詢訪之隨所臧否以爲與奪符融察其非眞乃到太學并見李膺曰二子行業無聞以豪傑自置遂使公卿問疾王臣坐門融恐其小道破義空譽違實特宜察焉膺然之二人自是名論漸衰賓徒稍省旬日之間慚歎逃

去後果爲輕薄子並以罪廢棄 後漢書苻融傳

裴行儉累遷金牙道大總管行儉善知人在吏部時李敬元盛稱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之才引示行儉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後文藝如勃等雖有才而浮躁衒露豈享爵祿者哉炯頗沈嘿可至令長餘皆不得其死 新唐書裴行儉傳

廿二史言行略卷三十五終

廿二史言行略卷三十六

長洲[illegible]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治民門

興利

農桑

召信臣遷南陽太守信臣爲人勤力有方略好爲民興利務在富之躬勸耕農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稀有安居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閼凡數十處以廣溉灌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畜積有餘信臣爲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分爭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出於儉約

府縣吏家子弟好游敖不以田作爲事輒斥罷之甚者案其不法以視好惡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歸之戶口增倍盜賊獄訟衰止吏民親愛信臣號之曰召父 漢書召信臣傳

杜詩遷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治清平以誅暴立威善於計略省愛民役造作水排鑄爲農器用力少見功多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故南陽爲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後漢書杜詩傳

張堪拜漁陽太守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爲政樂不可支 後漢書張堪傳

崔寔爲五原太守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織績民冬月無衣積細草而臥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寔至官斥賣儲峙爲作紡績織絍練緼之具以教之民得以免寒苦（後漢書崔駰傳）

茨充爲桂陽太守教民種殖桑柘麻紵勸令養蠶織履民得利益（後漢書衛颯傳）

任延爲九眞太守九眞俗以射獵爲業不知牛耕民常告糴交阯每致困乏延乃令鑄作田器教之墾闢田疇歲歲開廣百姓充給（後漢書任延傳）

王景遷廬江太守先是百姓不知牛耕致地力有餘而食常不足郡界有楚相孫叔敖所起芍陂稻田景乃驅率吏民修起蕪

廢教用犂耕由是墾闢倍多境內豐給遂銘石刻誓令民知常禁又訓令蠶織爲作法制皆著于鄉亭廬江傳其文辭（後漢書王景傳）

秦彭遷山陽太守興起稻田數千頃每於農月親度頃畝分別肥墝差爲三品各立文簿藏之鄉縣於是姦吏跼蹐無所容詐（後漢書秦彭傳）

鄭渾遷下蔡長邵陵令天下未定民皆剽輕不念產殖其生子無以相活率皆不舉渾所在奪其漁獵之具課使耕桑又兼開稻田重去子之法民初畏罪後稍豐給無不舉贍所育男女多以鄭爲字（魏志鄭渾傳）

陶侃遷都督荊雍益梁州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征西大將軍荊州刺史侃嘗出遊見人持一把未熟稻侃問用此何爲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爾侃大怒曰汝既不佃而戲賊人稻執而鞭之是以百姓勤於農殖家給人足（晉書陶侃傳）

沈瑀爲建德令教人一丁種十五株桑四株柿及梨栗女子丁半之人咸懽悅頃之成林（南史沈瑀傳）

鹿生爲濟南太守時三齊始附人懷苟且蒱博終朝廢農業生立制斷之聞者嗟善（北史鹿悆傳）

杜纂拜清河內史勸督農桑親自檢視勤者賞以物帛惰者加以罪譴（北史杜纂傳）

公孫景茂轉道州刺史好單騎巡人家至戶入閱視百姓產業有修理者於都會時乃褒揚稱述如有過惡隨即訓導而不彰也由是人行義讓有無均通男子相助耕耘婦女相從紡績大村或數百戶皆如一家之務（北史公孫景茂傳）

王方翼遷夏州都督屬牛疫無以營農方翼造人耕之法施關鍵使人推之百姓賴焉（舊唐書王方翼傳）

韋宙爲永州刺史民貧無牛以力耕宙爲置社二十家月會錢若干探名得者先市牛以是爲準久之牛不乏（新唐書韋丹傳）

劉審交遷右衛上將軍陳州防禦使出視民田見民耕器薄陋乃取河北耕器爲範爲民更鑄（五代史劉審交傳）

范純仁以著作佐郎知襄城縣襄城民不蠶織勸使植桑有罪而情輕者視所植多寡除其罰民益賴慕後呼為著作林（宋史范純仁傳）

李允則知潭州湖湘多山田可以藝粟而民惰不耕乃下令月所給馬芻皆輸本色絲是山田悉墾（宋史李允則傳）

李師中知洛川縣民有罪妨其農時者必遣歸令農隙自詣吏（宋史李師中傳）

劉肅調新蔡令先時縣賦民以牛多寡為差民匿不耕肅至命樹畜繁者不加賦民遂殷富（元史劉肅傳）

姜彧知濱州課民種桑歲餘新桑徧野人名為太守桑（元史姜彧傳）

許義夫為夏邑縣尹每親詣鄉社教民稼穡見民勤謹者出己俸賞之怠惰者罰之三年之間境內豐足（元史許義夫傳）

權量

第五倫京兆尹闟興召倫為主簿時長安鑄錢多姦巧乃召倫為督鑄錢掾領長安市倫平銓衡正斗斛市無阿枉百姓悅服（後漢書第五倫傳）

趙煚轉冀州刺史冀州市多姦詐煚為銅斗鐵尺置於肆百姓便之帝聞而嘉焉頒之天下以為常法（北史趙煚傳）

柳仲郢拜京兆尹置權量於東西市使貿易用之禁私製者北司吏入粟違約仲郢殺而尸之自是人無敢犯（新唐書柳公綽傳）

孫瑜為秘閣校理兩浙轉運使先是郡縣倉庾以斗斛大小為姦瑜奏均其制黠吏之亾狀者民大喜有言其變新器非便下遷知曹州詩有言瑜所作量法均一詔使者乃還其元貲（宋史孫瑜傳）

眞德秀為秘閣修撰江東轉運副使索毀太平州私創之大斛（宋史眞德秀傳）

朶爾直班為遼陽行省平章政事階榮祿大夫至官詢民所疾苦其俗編柳為斗大小不一豪賈猾儈得以高下其手民病之即飭有司齊稱量（元史朶爾直班傳）

城郭宮室

梁宗室業歷位祕書監侍中都督南兗州刺史運私邸米僦人作甓以砌城（南史長沙宣武王懿傳）

何遠遷樹功將軍始興內史遠在官好開途巷修葺牆屋人居市里城隍廄庫所過若營家焉（南史何遠傳）

牛僧孺遷中書侍郎帝于鄂州置武昌軍授武昌節度使同平章事鄂城土惡亟圮歲增築賦菆茅于民吏倚為擾僧孺陶甓以城五年畢鄂人無復歲費（新唐書牛僧孺傳）

徐的補欽州軍事推官欽土煩鬱人多死瘴癘的見轉運使鄭天監請曰徙州瀕水可無患請轉而上聞從之天監因奏辟的使辦役的短衣持梃與役夫同勞苦築城郭立樓櫓以備

戰守畫地居軍民爲府舍倉庫溝渠鄽肆之類民皆便之宋史徐的傳

錢暄知台州台城惡地下秋潦暴集輒圮溺人多即山爲居暄爲增治城堞壘石爲臺作大隄扞之宋史錢惟演傳

道路橋梁

崔亮除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城北渭水淺不通船行人艱阻亮謂寮佐曰昔杜預乃造河梁況此有異長河且魏晉之日亦自有橋吾今決欲營之咸曰水淺不可爲浮橋汎長無恒又不可施柱恐難成立亮曰昔秦居咸陽橫橋度渭以像閣道此即以柱爲橋今唯慮長柱不可得耳會天大雨山水暴至浮出長木數百根藉此爲用橋遂成立百姓利之至今猶名崔公橋北史崔亮傳

韋孝寬爲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堠經雨頹毀每須修之自孝寬臨州仍勒部內當堠處植槐樹代之既免修復行旅又得庇蔭周文後見怪問知之曰豈得一州獨爾天下同之於是令諸州夾道一里種一樹十里種三樹百里種五樹焉北史韋孝寬傳

李皐拜江陵尹荆南節度等使架江爲二橋舊唐書李皐傳

封敖歷平盧興元節度使初鄭涯開新路水壞其棧敖更治斜谷道行者告便新唐書封敖傳

王周拜刺史歷貝州涇州節度使遷武勝保義義武成德四鎮皆有善政定州橋壞覆民租車周曰橋梁不修刺史過也乃償民粟爲治其橋五代史王周傳

宗室彥倓知臨安於潛縣浮橋屢以水敗彥倓梁以石民免溺死宋史彥倓傳

王祚刺商州以奉錢募人開大秦山巖梯路行旅感其惠宋史王溥傳

辛仲甫拜右補闕知彭州先是州少種樹暑無所休仲甫課民栽柳蔭行路郡人德之名爲補闕柳宋史辛仲甫傳

司馬旦知宜興縣市貫大溪賈昌朝所作長橋壞廢歲久旦勸民葺復不勞而成宋史司馬池傳

陳希亮爲宿州州跨汴爲橋水與橋爭常壞舟希亮始作飛橋無柱以便往來詔賜縑以褒之仍下其法自畿邑至于泗州皆爲飛橋宋史陳希亮傳

蔡襄知泉州距州二十里萬安渡絕海而濟往來畏其險襄立石爲梁其長三百六十丈種蠣於礎以爲固至今賴焉植松七百里以庇道路宋史蔡襄傳

蔡挺知南安軍提點江西刑獄提舉虔州監自大庾嶺下南至廣驛路荒遠室廬稀疎往來無所芘挺兄抗時爲廣東轉運使通相與謀課民植松夾道以休行者宋史蔡挺傳

馬仲甫知登封縣轘轅道險厄遂傭民鑿平爲坦塗人便其行
爲刻石頌美 宋史馬仲甫傳
張燾遷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蒲津浮橋壞鐵牛皆沒水
中燾以策列巨木於岸以爲衡繫石其杪挽出之橋復其初 宋史張燾傳
閻詢知河中府大河漲壞浮橋詢易爲長橋 宋史閻詢傳
陶弼調陽朔令課民植木官道旁夾數百里自是行者無夏秋
暑暍之苦它郡縣悉效之 宋史陶弼傳
王大寶直敷文閣知温州提點福建刑獄道臨漳有峻嶺曰蔡
岡蓁薄蔽翳山石犖确盜乘間剽刦大寶以橐金三十萬募

民抉藪甃道廿餘里行者便之 宋史王大寶傳
傅伯成知漳州由郡南門至漳浦爲橋三十五治道千二百丈 宋史傅伯成傳
楊佶爲武定軍節度使濼陽水失故道歲爲民害乃以己俸創
長橋人不病涉 遼史楊佶傳

水利

任延拜武威太守河西舊少雨澤乃爲置水官吏修理溝渠皆
蒙其利 後漢書任延傳
薛胄除兗州刺史先是兗州城東沂泗二水合而南流汎濫大
澤中胄遂積石堰之使決令西注陂澤盡爲良田又通轉運
利盡淮海百姓賴之號爲薛公豐兗渠 隋書薛胄傳
房豹遷樂陵太守郡瀕海水味多鹹苦豹命鑿一井遂得甘泉
遐邇以爲政化所致豹罷歸後井味復鹹 北史房法壽傳
李傑爲河南尹先是河汴之間有梁公堰年久堰破江淮漕運
不通傑奏調發汴鄭丁夫以濬之省功速就公私深以爲利
刊石水濱以紀其績 舊唐書李傑傳
李皐拜江陵尹荊南節度等使楚俗不穿井飲陂澤皐始命合
錢開井以便人 舊唐書李皐傳
强循累雍州司士參軍華原無泉人畜多暍死循教人渠水以
浸田一方利之號强公渠 新唐書姜師度傳

張守珪爲瓜州都督州地沙瘠不可藝常瀦雪水溉田是時渠
堨爲虜毀材木無所出守珪密禱于神一昔水暴至大木數
千章塞流下因取之修復堰防耕者如舊州人神之刻石紀
事 新唐書張守珪傳
戴叔倫守撫州刺史民歲爭溉灌爲作均水法俗便利之耕餉
歲廣 新唐書戴叔倫傳
魯宗道調海鹽令縣東南舊有港導海水至邑下歲久湮塞宗
道發鄉丁疏治之人號魯公浦 宋史魯宗道傳
鄭戩知杭州錢塘湖溉民田數十頃錢氏置撩清軍以疏淤塡
之患既納國後不復治葑土堙塞爲豪族僧坊所占冒湖水

盖狹戩發屬縣丁夫數萬闢之民賴其利事聞詔本郡歲治
如戩法（宋史鄭戩傳）

苗時中主寧陵簿邑有古河久堙請開導以溉田爲利甚博人
謂之苗公河（宋史苗時中傳）

呂大防調馮翊主簿永壽令縣無井遠汲於澗大防行近境得
二泉欲導而入縣地勢高下衆疑無成理大防用考工水地
置泉之法以準之不旬日果疏爲渠民賴之號曰呂公泉（宋史呂大防傳）

康里脫脫拜江浙行省左丞相下車進父老問民利病咸謂杭
城故有便河通于江滸堙廢已久若疏鑿以通舟楫物價必
平僚佐或難之脫脫曰吾陛辭之日密旨許以便宜行事民
以爲便行之可也俄有旨禁勿興土功脫脫曰敬天莫先勤
民民蒙其利則災沴自弭土功何尤不一月而成（元史康里脫脫傳）

楊景行授贛州路會昌州判官會昌民素不知井飲汲于河流
故多疾癘景行教民穿井以飲民始免於疾癘（元史楊景行傳）

平賦

均額

楊津爲右將軍華州刺史先是受調絹疋度尺特長在事因緣
共相進退百姓苦之津乃令依公尺度其輸物尤好者賜以
杯酒而出所輸少劣亦爲受之但無酒以示其恥於是人競

相勸官調更勝舊日（魏書楊播傳）

宗室不惪除永州通判郡歲輸米倍收其贏民病之不惪言於
守損其數（宋史不惪傳）

畢士安爲大理寺丞領三門發運事吳越錢俶納土遣知台州
言錢氏上圖籍有司皆張侈賦數今湖海新民始得天子命
吏宜有安輯願一用舊籍詔從之（宋史畢士安傳）

李承之加集賢校理察訪陝西時郡縣昧於奉法斂羨餘過制
承之曰是豈朝廷意邪悉裁正其數（宋史李迪傳）

王吉甫知梓州梓在東川爲北落戶口最虛轉運使欲增折配
以取羨餘吉甫謂其儕曰民力竭矣一增之後不可復減吾
寧貽使者怒忍爲國斂怨爲民甚禍哉竟却之（宋史王吉甫傳）

張燾知沂濰二州沂產布濰產絹而有司科賦相反燾始革之（宋史張燾傳）

葉顒知常州或勸獻羨顒曰名羨餘非重征則橫斂是民之膏
血也以利易賞心實耻之（宋史葉顒傳）

朱貔孫知袁州郡倉受租舊倚斛面取贏吏加漁取貔孫知其
敝悉榜除之許民自槩量宿敝頓革田里歡聲（宋史朱貔孫傳）

徐鹿卿知建昌軍督府橫取秋苗斛面建昌爲米五千斛鹿卿
爭之曰守可去米不可得民恐失鹿卿請輸之以共命鹿卿
曰民爲守計則善矣守獨不爲民計乎卒爭以免（宋史徐鹿卿傳）

徐元杰知南劍州民輸苗聽其自槩 宋史徐元杰傳

程大昌除浙東提點刑獄會歲豐酒稅踰額有挾朝命請增額者大昌力拒之曰大昌寧罪去不可增也 宋史程大昌傳

程迥調信州上饒縣歲納租數萬石舊法加倍又取斛面米迥力止絕之暨召令與吏服食者皆此邦之民膏血也曾不是思而横斂虐民鬼神其無知乎 宋史程迥傳

向子詔累官至京東轉運副使攝部郭奉世進萬緡羨餘戶部孫昌請賞之以勸天下子詔劾奉世且言近臣首開聚斂之端寖不可長士論韙之 宋史向子詔傳

張大節擢中都路都轉運使因言河東賦重宜減議者或不同大節以他路田賦質之遂命減焉 金史張大節傳

石抹元毅遷同知武勝軍節度使事河東北路田多山坂磽瘠大比時定爲上賦民力久困朝廷命相地更賦元毅以三壤法平之民賴其利 金史石抹元毅傳

塔海歷和寧路總管改汴梁先是朝廷令民自實田土有司繩以峻法民多虛報以塞命其後差稅無所於徵民多逃竄流移者塔海以其弊言于朝由是省民間虛糧二十二萬民賴以安 元史鐵邁赤傳

烏古孫澤調永州路判官丞相桑哥建議考校錢穀天下騷動澤嘆曰民不堪命矣卽自上計行省要束木怒曰郡國錢糧無不增羨永州何爲獨不然此直孫府判倚其才辨慢我耳拘縶之非死不釋也桑哥敗要束木伏誅澤始得釋 元史烏古孫澤傳

敬儼擢江南諸道行御史臺治書侍御史儼忤宰臣意適兩淮鹽法久滯乃左遷儼爲轉運使欲以陷之比至首劾場官之貪汚者法旣大行課復增羨至二十五萬引河南行省參政來會鹽筴將以羨數爲歲入常額儼以亭戶凋弊已甚以羨爲額民力將殫病入以爲己非宰臣事事遂止 元史敬儼傳

緩徵

兒寬遷左內史寬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聞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繈屬不絕課更以最 漢書兒寬傳

盧坦爲壽安令河南賦限已窮縣人訴機織未就坦詣府請申十日不聽坦諭縣人第輸勿顧限違之不過罰令俸爾由是知名 新唐書盧坦傳

韋溫爲陝虢觀察使民當輸租而麥未熟吏白督之溫曰使民貨田中穗以供賦可乎爲緩期而賦辦 新唐書韋貫之傳

宗室彥倓改平江府推官攝宜興縣縣自中興後預借民明年稅民挾此得慢其令彥倓請禁預借邑遂易治 宋史彥倓傳

李師中知洛川縣民負官茶直十萬緡追繫甚衆師中爲脫桎

梏語之曰公錢無不償之理寬與汝期可乎皆感泣聽命乃令鄉置一匱籍其名許日輸所負一錢以上輒投之書簿而去比終歲逋者盡足（宋史李師中傳）

張掞知益都縣當督賦租置里胥弗用而民皆以時入石介獻息民論請以益都爲天下法（宋史張掞傳）

葉衡知臨安府於潛縣徵科爲期限榜縣門俾里正諭民不遣一吏而賦自足（宋史葉衡傳）

陳良翰知温州瑞安縣催租不下文符但揭示名物民競樂輸（宋史陳良翰傳）

李衡知溧陽縣夏秋二稅以期日榜縣門鄉無吏迹而輸送先他邑（宋史李衡傳）

楊萬里知隆興府奉新縣戢追胥不入鄉民逋賦者揭其名市中民讙趨之賦不擾而足（宋史楊萬里傳）

劉愚移安鄉縣令邑逋賦萬計愚覈實數寬限期民不見吏而賦自足（宋史劉愚傳）

徒單公弼知大名府事是時伐宋軍興有司督逋租及牛頭稅甚急公弼奏軍士從戎民亦疲弊可緩徵以紓民朝廷從之（金史徒單公弼傳）

免稅

范旻爲水部郎中錢俶獻地以旻爲考功郎中權知兩浙諸州

軍事旻上言俶在國日徭賦繁苛凡薪粒蔬菓箕帚之屬悉收算欲盡釋不取以蠲其弊從之（宋史范旻傳）

張齊賢爲江南西路轉運副使改右補闕加正使先是江南諸州小民居官地者有地房錢吉州緣江地雖淪沒猶納勾欄地錢編木而浮居者名水場錢皆前代弊政齊賢悉論免之（宋史張齊賢傳）

馮瓚知舒州境內有菰蒲魚鼈之饒居民採以自給防禦使司超盡征之瓚奏奪民利請蠲除從之（宋史馮瓚傳）

任中師知益州先是轉運使韓瀆急於籠利自薪芻蔬果之屬皆有算而中師盡奏蠲之（宋史任中師傳）

魏瓘提點廣南西路刑獄就除轉運使劉鋹時計口以稅雖舟居皆不免至是而雷化欽廉高州猶未除瓘爲除之（宋史魏瓘傳）

薛映知昇州建言州以牛賦民出租牛死租不得蠲帝覽章矍然曰此朝廷豈知邪因令諸州條奏悉蠲之（宋史薛映傳）

張去華知杭州兩浙自錢氏賦民丁錢有死而不免者去華建議請除之（宋史張去華傳）

王永爲右補闕吳越納土受命往均賦至則悉除無名之算民皆感泣使還或言其多弛賦租帝詰之對曰使新附之邦蒙天子仁恩臣雖得罪死不恨帝大悅（宋史王珪傳）

韓贄爲侍御史荊湖災出持節安撫湘中自馬氏擅國計丁輸

米身死產竭不得免贇奏除之宋史韓贇傳

史弼陞中奉大夫江淮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行黃州等路宣慰使江州宣課司稅及民米米商避去民皆閉門罷市弼立罷之元史史弼傳

宇文公諒攝會稽縣省檄察實松江海塗田公諒以潮汐不常後必貽患請一槩免科省臣從之元史宇文公諒傳

寬役

衛颯遷桂陽太守先是含洭湞陽曲江三縣越之故地武帝平之內屬桂陽去郡遠者或且千里吏事往來輒發民乘船名曰傳役每一吏出傜及數家百姓苦之颯乃鑿山通道五百

餘里列亭傳置郵驛於是役省勞息後漢書衛颯傳

索湘充河北轉運使德州舊賦民馬以給驛又役民爲步遞湘代以官馬兵卒人皆便之宋史索湘傳

魏瓘提點廣南西路刑獄就除轉運使減柳州無名役四百人宋史魏瓘傳

徐勣遷桂州教授王師討交阯轉運使檄勣從軍餉路瘴險民當役者多避匿捕得千餘人使者使勣杖之勣曰是固有罪然皆肌羸病乏不足勝杖姑湼臂以戒亦可已使者怒欲并劾勣勣力爭不變使者不能奪宋史徐勣傳

范成大知處州處民以爭役囂訟成大爲紏義役隨家貧富輸金買田助當役者甲乙輪第至二十年民便之其後入奏言及此詔頒其法於諸路宋史范成大傳

馬人望爲松山縣令歲運澤州官炭獨役松山人望請于中京留守蕭吐渾均役他邑吐渾怒下吏繫幾百日復引詰之人望不屈蕭喜曰君爲民如此後必大用以事聞于朝悉從所請遼史馬人望傳

龐迪遷鳳翔尹海陵南伐徵斂煩急官吏因緣爲姦富者用賄以免貧者破產益困迪悉召民使共議增減不加威督而役力均人情大悅金史龐迪傳

李偲改同知北京留守沂州防禦使轉運司牒郡輸粟朐山調急夫數萬人是時久雨泥濘輓運不能前進偲遣吏往朐山

刺取其官廩見儲糧數可支半歲卽具其事牒運司請緩期毋自困百姓金史李偲傳

除弊

陸康守桂陽樂安二郡時靈帝欲鑄銅人而國用不足迺詔調民田畝斂十錢而比水旱傷稼百姓貧苦康上疏諫曰臣聞先王治世貴在愛民省傜輕賦以寧天下除煩就約以崇簡易故萬姓從化靈物應德末世衰主窮奢極侈造作無端興制非一勞割自下以從苟欲故黎民吁嗟陰陽感動陛下聖德承天當隆盛化而卒被詔書畝斂田錢鑄作銅人伏讀惘

悵悼心失圖夫什一而稅周謂之徹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萬世而行也故魯宣稅畝而蝝災自生哀公增賦而孔子非之豈有聚奪民物以營無用之銅人捐捨聖戒自蹈亡王之法哉傳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世何述焉陛下宜留神省察改敝從善以塞兆民怨恨之望書奏免歸田里（後漢書陸康傳）

袁渙拜爲沛南部都尉是時新募民開屯田民不樂多逃亡渙白太祖曰夫民安土重遷不可卒變易以順行難以逆動宜順其意樂之者乃取不欲者勿彊太祖從之百姓大悅（魏志袁渙傳）

潘岳轉懷令時以逆旅逐末廢農姦淫亡命多所依湊敗亂法

度敕當除之十里一官榷使老小貧戶守之又差吏掌主依客舍收錢岳議曰謹案逆旅久矣其所由來行者賴以頓止居者薄收其直交易貿遷各得其所官無役賦因人成利惠加百姓而公無末費語曰許由辭帝堯之命而舍於逆旅外傳曰晉陽處父過甯舍於逆旅魏武皇帝亦以爲宜其詩曰逆旅整設以通商賈然則自堯到今未有不得客舍之法唯商鞅尤之固非聖世所言也方今四海會同九服納貢八方翼翼公私滿路近畿輻湊客舍亦稠冬有溫廬夏有涼蔭芻秣成行器用取給疲牛必投乘涼近進發槅寫鞍皆有所憩又諸劫盜皆起於迥絕止乎人衆十里蕭條則姦軌生心連陌接館則寇情震懾且聞聲有救已發有追不救有罪不追有戮禁暴捕亡恒有司存凡此皆客舍之益而官榷之所乏也又行者貪路告糴炊爨皆以昏晨盛夏晝熱又兼星夜既限早閉不及榷門或避晚關迸逐路隅祗是慢藏誨盜之原苟以客舍多敗法教官守棘榷獨復何人彼河橋孟津解券輸錢高第督察數入校出品郎兩岸相檢猶懼或失之故懸以祿利許以功報令賤吏疲人獨專榷稅管開閉之權藉不校之勢此道路之蠹姦利所殖也率歷代之舊俗獲行留之懽心使客舍灑掃以待征旅擇家而息豈非衆庶顒顒之望請曹列上朝廷從之（晉書潘岳傳）

劉宏爲鎮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舊制峴方二山澤中不聽百姓捕魚宏下教曰禮名山大澤不封與共其利今公私并兼百姓無復厝手地當何謂邪速改此法（晉書劉宏傳）

羅研爲信安令故事置觀農謁者圍桑度田勞擾百姓研請除其弊帝從之（南史鄧元起傳）

李諤遷書侍御史邳公蘇威以臨道店舍乃求利之徒事業污雜非敦本之義遂奏約遣歸農有願依舊者在所州縣錄附市籍仍撤毀舊店並令遠道限以時日時逢冬寒莫敢陳訴諤因別使見其如此以農工有業各附所安逆旅之與旗亭自古非同一槩即附市籍於理不可且逆旅之所依託豈容

一朝而廢徙爲勞擾於事非宜遂專決之並令依舊使還詣闕然後奏聞文帝善之曰體國之臣當如此矣（北史李諤傳）

蘇良嗣拜納言留守西京尚方監裴匪躬案諸苑建言鬻果蔬儲利佐公上良嗣曰公儀休一諸侯相拔葵去織未聞天子賣果蔬與人爭利遂止（新唐書蘇世長傳）

薛戎遷浙東觀察使所部州觸酒禁者罪當死橘未貢先鬻者死戎弛其禁（新唐書薛戎傳）

富弼拜武寧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亳州王安石青苗法出弼以謂如是則財聚於上人散於下持不行提舉官趙濟劾弼格詔旨侍御史鄧綰又乞付有司鞫治乃以僕射判

汝州弼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治郡願歸洛養疾許之遂請老加拜司空致仕弼又請速改新法以解倒縣之急（宋史富弼傳）

范純禮知遂州瀘南有邊事調度苛棘純禮一以靜待之辨其可具者不取於民民圖像于廬而奉之如神名曰范公菴（宋史范仲淹傳）

劉敞知揚州揚之雷塘漢雷陂也舊爲民田其後官取瀦水而不償以它田主皆失業然塘亦破決不可漕州復用爲田敞據塘舊券悉用還民發運使爭之敞卒以予民（宋史劉敞傳）

王古歷工部吏部右司員外郎太府少卿奉使契丹與時北使所過凡供張悉貸於民古請出公錢爲之民得不擾（宋史王素傳）

李琮調寧國軍推官州廩積穀腐敗轉運使移州散於民俾至秋償新者守將行之琮曰穀不可食强與民責而償之將何以堪持不下守愧謝而止（宋史李琮傳）

張舜民爲襄樂令王安石倡新法舜民上書言裕民所以窮民强內所以弱內辟國所以蹙國以堂堂之天下而與小民爭利可恥也時人壯之（宋史張舜民傳）

朱壽昌知岳州富弼韓琦爲相遣使四出寬恤民力擇壽昌使湖南或言邵州可置冶采金者有詔興作壽昌言州近蠻金冶若大發蠻必爭自此邊境恐多事且廢良田數百頃非敦

本抑末之道也詔亟罷之（宋史朱壽昌傳）

宇文之邵爲文州曲水令轉運以輕縑高其價使縣鬻於民之邵言縣下江上山地狹人貧耕者亾幾方歲儉饑羌夷數入寇不可復困之以求利（宋史宇文之邵傳）

劉伸擢樞密都承旨權中京副留守詔徙富民以實春泰二州伸以爲不可奏罷之（遼史劉伸傳）

李偲改同知北京留守沂州防禦使沂南邊郡戶部符借民閑田種禾取藁秸備警急用度偲曰如此則農民失業具奏止之（金史李偲傳）

王擴遷南京路轉運使有司奪市人衣以給往戍邊關軍士京

師大擾擴白宰相請三日造之高琪怒不從（金史王擴傳）

馮璧調遼濱主簿縣有和糴粟未給價者餘十萬斛散貯民居以富人掌之有腐敗則責償於民民殊苦之璧白漕司即日罷之民大悅（金史馮璧傳）

蓋苗為山東廉訪副使益都淄萊地舊嘗產金朝廷建一府六所綜其事民歲買金以輸官至是六十年矣民有怖其官長意輒詣所居地有金礦掘地及泉而後止猾吏為奸利莫敢誰何苗建言罷之（元史蓋苗傳）

除害

禁侵奪

劉翊河南种拂臨郡引為功曹陽翟黃綱恃程夫人權力求占山澤以自營植拂召翊問曰程氏貴盛在帝左右不聽則恐見怨與之則奪民利為之柰何翊曰名山大澤不以封蓋為民也明府聽之則被佞倖之名若以此獲禍貴子申甫則自以不孤也拂從翊言遂不與之（後漢書劉翊傳）

陸子真仕宋為海陵太守時中書舍人秋當見幸家在海陵假還葬父子真不與相聞當請發人脩橋又以妨農不許彭城王義康聞而賞之（南史陸慧曉傳）

趙軌時衛王爽為原州總管召為司馬在道夜行其左右馬逸入田中暴人禾軌駐馬待明訪知禾主酬直而去原州人吏聞之莫不改操（北史趙肅傳）

李元紘為雍州司戶參軍時太平公主勢震天下百司順望風指嘗與民競碾磑元紘還之民長史竇懷貞大驚亟改之元紘大署判後曰南山可移判不可搖也擢京兆少尹詔決三輔渠時王主權家皆旁渠立磑瀦堨爭利元紘敕吏盡毀之分溉渠下田民賴其恩（新唐書李元紘傳）

段秀實為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諶取人田自占給與農約熟歸其半是歲大旱農告無入令諶曰我知入不知旱也責之急農無以償往訴秀實秀實署牒免之因使人遜諭令諶令諶怒召農責曰我畏段秀實邪以牒置背上大杖擊二十輿致

廷中秀實泣曰乃我困汝即自裂裳裹瘡注藥賣己馬以代償淮西將尹少榮頗剛鯁入罵令諶曰汝誠人乎涇州野如赭人飢死而爾必得穀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惟一馬賣而市穀入汝汝取之不恥凡為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尚不愧奴隸邪令諶聞大愧流汗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新唐書段秀實傳）

許孟容遷尚書右丞京兆尹神策軍自興元後日驕恣府縣不能制軍吏李昱貸富人錢八百萬三歲不肯歸孟容遣吏捕詰與之期使償曰不如期且死一軍盡驚訴於朝憲宗詔以昱付軍治之再遣使皆不聽奏曰不奉詔臣當誅然臣職司

輦轂嘗爲陛下抑豪强錢未盡輸昱不可得帝嘉其守正許
之京師豪右大震新唐書許孟容傳
韋宙爲永州刺史邑中少年常以七月擊鼓羣入民家號行盜
皆迎爲辦具謂之起盆後爲解素喧呼瘨鬭宙至一切禁之
新唐書韋丹傳
薛元賞拜京兆尹都市多俠少年以黛墨鑱膚夸詭力剽敓坊
閭元賞到府三日收惡少杖死三十餘輩陳諸市餘黨懼爭
以火滅其文新唐書薛元賞傳
何易于爲益昌令縣距州四十里刺史崔朴常乘春與賓屬汎
舟出益昌旁索民挽繂易于身引舟朴驚問狀易于曰方春

百姓耕且蠶惟令不事可任其勞朴愧與賓客疾驅去新唐書何易于傳
陳省華遷櫟陽令縣之鄭伯渠爲隣邑强族所據省華盡去壅
過水利均及民皆賴之宋史陳堯佐傳
李復圭歷湖北兩浙淮南河東陝西成都六轉運使瀕海人瓶
蛤沙地以生豪家量受稅於官而占爲己有復圭奏蠲其稅
分以予民宋史李若谷傳
陳希亮知長沙縣有僧海印國師出入章獻皇后家與諸貴人
交通恃勢據民地人莫敢正視希亮捕治寘諸法一縣大聳
宋史陳希亮傳

李孝壽爲開封尹前此閭里亾賴子自斷截肢體託廢疾淩良
民無所憚畏孝壽悉捜出之部付旁郡一切治理宋史李迪傳
范純仁知襄邑縣縣有牧地衛士牧馬以踐民稼純仁捕一人
杖之牧地初不隸縣主者怒曰天子宿衛令敢爾邪白其事
於上劾治甚急純仁言養兵出於稅畝若使暴民田而不得
問稅安所出詔釋之且聽牧地隸縣凡牧地隸縣自純仁始
宋史范純仁傳
范正平爲開封尉有向氏於其墳造慈雲寺戶部尚書蔡京以
向氏后戚規欲自結奏拓四鄰田廬民有訴者正平按視以
爲所拓皆民業不可奪民又撾鼓上訴京坐罰金二十斤宋史

范純仁傳
薛向爲邠州司法參軍邠守貪沓欲因事爲邪并治子城立表
於市以撤屋冀得賂免向力爭罷之宋史薛向傳
石公弼調衛州司法參軍淇水監牧馬逸食人稻爲田主所傷
時牧法至峻郡守韓宗哲欲坐以重辟公弼謂此人無罪宗
哲曰人傷官馬奈何無罪公弼曰禽獸食人食主者安得不
禦禦之豈能無傷使上林虎豹絶檻害人可無殺乎今但當
懲圉者民不可罪宗哲怒以屬吏旣而使者來慮囚如公弼
議宋史石公弼傳
蔣靜知江寧府茅山道士劉混康以技進賜號先生其徒倚爲

姦利奪民葦場彊市廬舍詞訟至府吏覘望不敢治壽悉抵
于法（宋史蔣靜傳）
羅必元調福州觀察推官有勢家李遇奪民荔支園必元直之
遇爲言官以私憾罷之（宋史羅必元傳）
程顥知扶溝縣廣濟蔡河在縣境瀕河惡子無生理顥務取行
舟財貨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顥捕得一人使引其類貰宿
惡分地處之令以挽繂爲業且察爲奸者自是境無焚剽患
（宋史程顥傳）
黃震調吳縣尉吳多豪勢家告私債則以屬尉民多凍餒窘苦
死尉卒手震至不受貴家告（宋史黃震傳）

郭僎權祥符縣尉時童貫子師閔死敕葬邑境僎任道途之役
貫命徹民屋之當道者僎先籍童氏屋數十間欲毀之貫遽
令勿毀由是民屋得免（宋史郭僎傳）
侯可調華原主簿富人有不占田籍而質人田券至萬畝歲責
其租可晨馳至富家發櫝出券歸其主（宋史侯可傳）
大公鼎遷興國軍節度副使時有隸鷹坊者以羅畢爲名擾害
田里歲久民不堪公鼎言于上即命禁戢（遼史大公鼎傳）
裴滿亨改河南路按察副使遷本路副統軍中都西京等路按
察使時世襲家豪奪民田亨檢其實悉還正之（金史裴滿亨傳）
完顏伯嘉調中都左警巡判官孝懿皇后妹晉國夫人家奴買

漆不酬直伯嘉鈎致晉國用事奴數人繫獄晉國白章宗章
宗曰姨酬其價則奴釋矣由是豪右屏迹（金史完顏伯嘉傳）
承暉改知大興府事豪民與人爭種稻水利不直厚賂元妃兄
左宣徽使李仁惠仁惠使人屬承暉右之承暉即杖豪民而
遣之謂其人曰可以此報宣徽也（金史承暉傳）
布魯海牙拜燕南諸路廉訪使授斷事官使職如故宣撫眞定
眞定富民出錢貸人者不踰時倍取其息布魯海牙正其罪
使償者息如本而止後定爲令（元史布魯海牙傳）
廉希憲爲北京行省平章政事長公主及國壻入朝縱獵郊原
擾民爲甚希憲面論國壻欲入奏之國壻驚愕入語公主公

主出飲希憲酒曰從者擾民吾不知也請以鈔萬五千貫還
斂民之直幸勿遣使者自是貴人過者皆莫敢縱（元史廉希憲傳）
朶爾直班爲遼陽行省平章政事階榮祿大夫至官詢民所疾
苦知米粟羊豕薪炭諸貨皆藉鄉民販負入城而貴室僮奴
公府隸卒爭強買之僅酬其半直民病之即飭有司厲防禁
（元史朶爾直班傳）
自當爲浙西肅政廉訪使時有以駙馬爲江浙行省丞相者其
宦豎恃公主勢坐杭州達魯花赤位令有司強買民間物不
從輒毆之有司來白自當自當即逮之械以令衆自是丞相
府無敢爲民害者（元史自當傳）

廉惠山海牙同知順州事有弓匠提舉馬都刺者怙勢奪州民田同列畏之惠山海牙至卽治其事 元史廉惠山海牙傳

胡長孺轉台州路寧海縣主簿階將仕佐郎民荷溺器糞田偶觸軍卒衣卒抶傷民且碎器而去竟不知主名民來訴長孺陽怒其誣械于市俾左右潛偵之向抶者過焉戢手稱快執詣所隸杖而償其器 元史胡長孺傳

卜天璋爲工部主事蔚州有劉帥者豪奪民產吏不敢決省檄天璋往訊之帥服田竟歸民 元史卜天璋傳

耶律伯堅爲保定路清苑縣尹縣西有塘水溉民田甚廣勢家據以爲磑民以失利來訴伯堅命毀磑決其水而注之田許以溉田之餘月乃得堰水置磑仍以其事聞于省部著爲定制 元史耶律伯堅傳

張特立爲宣德州司候州多金國戚號難治特立至官俱往謁之有五將軍率家奴刼民羣羊特立命大索閭里遂過將軍家温言誘之曰將軍宅寧有盜羊者邪聊視之以杜衆口潛使人索其後庭得羊數十遂縛其奴繫獄其子匿他舍捕得之以近族得減死論豪貴由是遵法民賴以全 元史張特立傳

孫拱授保定路治中高陽土豪據沙河橋取行者錢人以爲病拱執而罪之 元史孫拱傳

禁制服

孔戣拜嶺南節度使南方鬻口爲貨掠人爲奴婢戣峻爲之禁 新唐書孔巢父傳

柳宗元徙柳州刺史柳人以男女質錢過期不贖子本均則沒爲奴婢宗元設方計悉贖歸之尤貧者令書傭視直足相當還其質已沒者出己錢助贖 新唐書柳宗元傳

韓愈改袁州刺史袁人以男女爲隷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庸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爲隷 新唐書韓愈傳

李德裕爲鄭滑節度使徙劍南西川蜀人多鬻女爲人妾德裕爲著科約凡十三而上執三年勞下者五歲及期則歸之父母 新唐書李德裕傳

宗室子潚除直敷文閣知臨安府禁權家僦人子女爲僕妾者 宋史子潚傳

周湛提點廣南東路刑獄初江湖民略良人鬻嶺外爲奴婢湛至設方略搜捕又聽其自陳得男女二千六百人給飲食還其家 宋史周湛傳

王忱改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副使忱以江南人鬻于北方名爲養子實爲奴也乞禁之 元史王忱傳

李德輝爲山西宣慰使權勢之家籍民爲奴者咸按而免之復業近千人 元史李德輝傳

張德輝爲河東南北路宣撫使兵後孱民多依庇豪右及有以
身傭藉衣食歲久掩爲家奴悉遣還之爲民 元史張德輝傳
王利用爲四川提刑按察使都元帥塔海抑巫山縣民數百口
爲奴民屢訴不決利用承檄覈問盡出爲民 元史王利用傳

施惠

濟生

韋珍遷顯武將軍郢州刺史在州有聲績朝廷嘉之遷龍驤將
軍賜驊騮二匹帛五十疋穀三百斛珍乃召集州內孤貧者
謂曰天子以我能綏撫卿等故賜以穀帛吾何敢獨當遂以
所賜悉分與之 魏書韋閬傳

宗元饒遷內康內史以秩米三千餘斛助人租課存問高年拯
救乏絕百姓甚賴焉 南史宗元饒傳
伏暅徙新安太守人賦稅不登者輒以太守田米助之 南史伏曼容傳
何敬叔齊長城令有能名在縣清廉不受禮遺夏節至忽榜門
受餉數日中得米二千餘斛他物稱是悉以代貧人輸租 南史何思澄傳
公孫景茂轉道州刺史悉以秩俸買牛犢雞豬散惠孤弱不自
存者 北史公孫景茂傳
高承簡轉邢州刺史值觀察使責時賦急承簡代數百戶出其
租 舊唐書高崇文傳

宗室善譽移潼川路提刑轉運判官以羨貲給諸郡置莊民生
子及娠者俱給米 宋史善譽傳
韓宗彥歷提點京西京東刑獄仁宗春秋高未有嗣宗彥上書
曰漢章帝詔諸懷妊者賜胎養穀人三斗復其夫勿筭一歲
著爲令臣考尋世次帝八子長則和帝而質安以下諸帝皆
其係胄請修胎養之令且曰人君務蕃毓其民則天亦昌衍
其子孫矣 宋史韓億傳
向經知陳州歲大雪輒弛公私僦錢以寬民有司持不可經曰
上使我守陳民窮蓋我責我自爲此不爾累也 宋史向傳範傳
裴滿亨改安武軍節度使歲大雪民多凍殍亨輸己俸爲之賙

贍及勸率僚屬大姓同出物以濟 金史裴滿亨傳
王玉加定遠將軍權眞定五路萬戶假趙州慶源軍節度副使
有民負西域賈人銀倍其母不能償玉出銀五千兩代償之
元史王玉傳
張德輝遷東平路宣慰使孀婦馬氏將鬻其女以代納逋賦分
己俸代償之仍蠲其額 元史張德輝傳
謝仲溫遷順德路總管時方用兵江淮有寡婦鬻子以償轉輸
之直仲溫出俸金贖還之 元史謝仲溫傳

一 治病

鍾離意少爲郡督郵太守任以縣事建武十四年會稽大疫死

者萬數意獨身自隱親經給醫藥所部多蒙全濟後漢書鍾離意傳

殷鈞爲明威將軍臨川內史郡舊多山瘧更暑必動自鈞在任郡境無復瘧疾南史殷鈞傳

羅珦擢廬州刺史民間病者捨醫藥禱淫祀珦下令止之新唐書羅珦傳

范旻知邕州兼水陸轉運使俗好淫祀輕醫藥重鬼神旻下令禁之卽割己奉市藥以給病者愈者千計復以方書刻石置廳壁民感化之宋史范質傳

李惟清解褐涪陵尉蜀民尚淫祀病不療治聽於巫覡惟清擒大巫笞之民以爲及禍他日又加箠焉民知不神然後敎以

醫藥稍變風俗宋史李惟清傳

陳堯叟遷工部員外郎廣南西路轉運使嶺南風俗病者禱神不服藥堯叟有集驗方刻石桂州驛又以地氣蒸暑爲植樹鑿井每三二十里置亭舍具飲器人免暍死宋史陳堯佐傳

王嗣宗加比部郎中淮南轉運使江浙荊湖發運使揚楚間有窄家神廟民有疾不餌藥但竭致祀以徼福嗣宗徹其廟遷名方刻石州門自是民風稍變宋史王嗣宗傳

周湛通判戎州俗不知醫病者以祈禳巫祝爲事湛取古方書刻石敎之禁爲巫者自是人始用醫藥宋史周湛傳

曹頴叔徙夔州路轉運判官夔峽尚淫祠人有疾不事醫而專事神頴叔悉禁絕之乃敎以醫藥宋史曹頴叔傳

曾鞏知襄州洪州會江西歲大疫鞏命縣鎭亭傳悉儲藥待求軍民不能自養者來食息官舍資其食飲衣衾之具分醫視診書其全失多寡爲殿最宋史曾鞏傳

田晝知淮陽軍歲大疫日挾醫問疾者藥之遇疾卒淮陽人祀以爲土神云宋史鄒浩傳

朱服知廬州廬大疫課醫持善藥分拯之宋史朱服傳

蔣靜調安仁令俗好巫疫癘流行病者寧死不服藥靜悉論巫罪聚其所事淫像得三百軀毀而投諸江宋史蔣靜傳

葉衡知常州疫大作衡單騎命醫藥自隨徧問疾苦宋史葉衡傳

龔茂良除直顯謨閣江西運判兼知隆興府以右文殿修撰任疫癘大作命醫治療全活數百萬宋史龔茂良傳

傅伯成知漳州創惠民局濟民病以革禨鬼之俗宋史傅伯成傳

劉清之通判鄂州鄂俗病者不藥而聽於巫清之諭止之宋史劉清之傳

侯可知巴州化城縣巴俗尚鬼而廢醫唯巫言是用可爲約束立制度違者有罪宋史侯可傳

義堅亞禮爲中書省宣使嘗使河南適汴鄭大疫義堅亞禮命所在村郭搆室廬備醫藥以畜病者由是軍民全活者衆元史鐵哥朮傳

恤死

陳寵轉廣漢太守先是洛縣城南每陰雨常有哭聲聞於府中積數十年寵聞而疑其故使吏按行還言世衰亂時此下多死亾者而骸骨不得葬儻在於是寵愴然矜歎卽敕縣盡收斂葬之自是哭聲遂絕（後漢書陳寵傳）

祖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鎭雍邱收葬枯骨爲之祭醊（晉書祖逖傳）

賀循爲武康令俗多厚葬及有拘忌迴避歲月停喪不葬者循皆禁焉政教大行鄰城宗之（晉書賀循傳）

宋世良爲殿中侍御史詣河北見汲郡城旁多骸骨移書州郡

令悉收瘞其夜甘雨霶霈（北齊書宋世良傳）

顧憲之爲衡陽內史先是郡境連歲疾疫死者大半棺槨尤貴悉裹以葦席棄之路傍憲之下車分告屬縣求其親黨悉令殯葬其家人絕滅者憲之出公祿使紀綱營護之（南史顧覬之傳）

梁宗室恢除郢州刺史加都督初郢城內疾疫死者甚多不及藏殯恢下車遽命埋瘞（南史鄱陽忠烈王恢傳）

席豫進禮部尚書凡四以使者按行江南江東淮南河北南方俗死不葬暴骨中野豫教以埋斂明列科防俗爲之改（新唐書席豫傳）

于頔爲湖州刺史州地庳薄葬者不掩櫃頔爲坎瘞枯骨千餘人賴以安（新唐書于頔傳）

何易于爲益昌令民有死喪不能具葬者以俸敕吏爲辦（新唐書何易于傳）

范純仁知太原府其境土狹民衆惜地不葬純仁遣僚屬收無主燼骨別男女異穴葬者三千餘又推之一路葬以萬數計（宋史范純仁傳）

沈遘知杭州民或貧不能葬給以公錢（宋史沈遘傳）

李昭玘通判潞州潞民死多不葬昭玘斥官地畫兆竁具棺衾作文風曉之俗爲一變（宋史李昭玘傳）

王信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立義塚（宋史王信傳）

劉爚調饒州錄事都大坑冶耿某閔遺骸暴露議用浮屠法葬之水火爚貽書曰使死者有知禍亦慘矣請擇高阜爲叢冢以葬（宋史劉爚傳）

常楙改浙東安撫使兩浙及會稽山陰死者暴露與貧而無以爲殮者迺以十萬楮置普惠庫取息造棺以給之（宋史常楙傳）

黃畬知台州葬民之棲寄暴露者爲棺千五百（宋史黃畬傳）

劉淸之通判鄂州鄂俗死則不葬而畀諸火淸之諭止之（宋史劉淸之傳）

朱昂知泗州嘗聚淮水流屍三千爲塚瘞之（宋史朱昂傳）

阿台爲平灤路達魯花赤進階懷遠大將軍民有喪不能葬者

與之棺槨布帛資糧元史塔本傳

廿二史言行略卷三十六終

廿二史言行略卷三十七

長洲過元畋輯

治民門

救災

旱

曹褒為河南太守時春夏大旱糧穀湧貴褒到乃省吏并職退去姦殘澍雨數降其秋大熟百姓給足流冗皆還後漢書曹褒傳

周暢為河南尹永初二年夏旱久禱無應暢因收葬洛城傍客死骸骨凡萬餘人應時澍雨歲乃豐稔後漢書周嘉傳

戴封遷西華令其年大旱封禱請無獲乃積薪坐其上以自焚火起而大雨暴至於是遠近歎服後漢書戴封傳

諒輔仕郡為五官掾時夏大旱太守自出祈禱山川連日而無所降輔乃自暴庭中慷慨呪曰輔為股肱不能進諫納忠薦賢退惡和調陰陽承順天意至令天地否隔萬物焦苦百姓喁喁無所訴告咎盡在輔今郡太守改服責己為民祈福精誠懇到未有感徹輔今敢自祈請若至中不雨乞以身塞無狀於是積薪柴聚茭茅以自環搆火其傍將自焚焉未及日中時而天雲晦合須臾澍雨一郡沾潤世以此稱其志誠後漢書諒輔傳

梁宗室秀遷荊州刺史加都督荊州嘗苦旱咸欲徙市開渠秀

乃責躬親祈楚望俄而甘雨即降遂獲有年（南史安成康王秀傳）

梁宗室憺為都督荊州刺史加安西將軍荊州大旱憺使祠于天井有巨蛇長二丈出遶祠壇俄而注雨歲大豐（南史始興忠武王憺傳）

于翼建德二年出為安州總管時大旱溳水絕流舊俗每逢亢旱禱白兆山祈雨帝先禁羣祀山廟已除翼遣主簿祭之即日澍雨歲遂有年百姓感之聚會歌舞頌之（北史于栗磾傳）

賀蘭祥除都督荊州刺史時盛夏亢陽祥親巡境內觀政得失見有發掘古冢暴露骸骨乃謂守令曰此豈仁者為政邪命所在收葬之即日澍雨是歲大有年（北史賀蘭祥傳）

達奚武遷太保出為同州刺史在同州時旱武帝敕武祀華岳岳廟舊在山下常所祈禱武謂僚屬曰吾備位三公不能燮理陰陽不可同於衆人在常祀所必須登峰展誠尋其聖奧岳既高峻人迹罕通武年逾六十唯將數人攀藤而上於是稽首祈請晚不得還即於岳上藉草而宿夢一白衣來執武手曰快辛苦甚相嘉尚武遂驚覺益用祗肅至旦雲霧四起俄而澍雨遠近霑洽武帝聞之璽書勞武賜綵百匹（北史達奚武傳）

裴寬為蒲州刺史州久旱寬入境輒雨（新唐書裴漼傳）

馬璘檢校工部尚書北庭行營邠寧節度使天大旱里巷為土龍聚巫以禱璘曰旱由政不修即命撤之明日雨是歲大穰（新唐書馬璘傳）

李栖筠為常州刺史歲仍旱編人死徙踵路栖筠為浚渠廝江流灌田遂大稔（新唐書李栖筠傳）

孔戣授右散騎常侍京兆尹歲旱文宗憂甚戣躬禱曲江池一夕大澍帝悅詔兼御史大夫（新唐書孔巢父傳）

田仁會為平州刺史歲旱自暴以祈而雨大至穀遂登人歌曰父母育我兮田使君挺精誠兮上天聞中田致雨兮山出雲倉廩實兮禮義申願君常在兮不患貧（新唐書田仁會傳）

宗室彥橚尉樂清會大旱令循故事禱雨而責租益急彥橚曰損斂已責所以招和氣何禱為已而果雨（宋史彥橚傳）

吳元扆知定州屬歲旱吏白召巫以土龍請雨元扆曰巫本妖民龍止獸也安能格天惟精誠可以動天乃集道人設壇潔齋三日百拜祈禱澍雨沾洽（宋史吳廷祚傳）

郭贄遷祕書少監知荊南府府俗尚淫祀屬久旱盛陳禱雨之具贄始至命悉撤去投之江不數日大雨（宋史郭贄傳）

魏丕知襄州境內久旱丕以誠禱之二夕雨霑足（宋史魏丕傳）

張士遜遷射洪令改知邵武縣前治射洪以旱禱雨白崖山陸史君祠尋大雨士遜立廷中須雨足乃去至是邵武旱禱歐陽太守廟廟去城過一舍士遜徹蓋雨霑足始歸（宋史張士遜傳）

劉敞知鄆州先是久旱地多蝗敞至而雨蝗出境（宋史劉敞傳）

孫洙知海州旱蝗爲害致禱於朐山徹奠大雨蝗赴海死宋史孫洙傳

杜常知河陽軍苦旱及境而雨宋史杜常傳

汪應辰進士第一人授鎮東軍簽判初任趙鼎爲帥歲小旱命應辰禱雨名山卽應越人語之曰此相公雨鼎曰不然乃狀元雨也宋史汪應辰傳

王十朋知饒州饒久旱入境雨至宋史王十朋傳

柴中行遷西京轉運使兼提點刑獄天方旱盡捐酒稅斥征官賦務吏甘澍隨至宋史柴中行傳

趙方知隨州旱蝗相仍方親走四郊以禱一夕大雨蝗盡死歲

大熟宋史趙方傳

張運知達州方大旱入境而雨宋史張運傳

汪綱知婺州改提點浙東刑獄禱雨龍瑞宮有物蜿蜒朱色盤旋壇上者三日綱曰吾欲雨而已毋爲異以惑衆言未竟雷雨大至歲以大熟宋史汪綱傳

黃榦知安慶府是歲大旱榦祈輒雨或未出晨興登郡閣望濳山再拜雨卽至宋史黃榦傳

陸九淵知荊門軍每旱禱卽雨禱雪明日雪宋史陸九淵傳

郭永知大谷縣縣有潭出雲雨歲旱巫乘此譁民永杖巫暴日中雨立至縣人刻石紀其異宋史郭永傳

楊佶爲武定軍節度使境內亢旱苗稼將槁視事之夕雨澤沾足百姓歌曰何以蘇我上天降雨誰其撫我楊公爲主遼史楊佶傳

蕭文知易州兼西南面安撫使時大旱百姓憂甚文禱之輒雨遼史蕭文傳

宗道知京兆府事時夏旱俾長安令取太白湫水步迎於遠郊及城而雨是歲大稔人以爲精意所感刊石紀之金史宗道傳

移剌溫移鎮武定歲旱且蝗溫割指以血瀝酒中禱而酹之旣而雨霑足有羣鴉啄蝗且盡由是歲熟金史移剌溫傳

完顏合達遷元帥左監軍授山東西路吾改必剌世襲謀克參

知政事行省事於京兆陝西旱合達齋戒請雨雨澍是歲大稔民立石頌德金史完顏合達傳

余闕守安慶陞同知副元帥秋大旱爲文祈濳山神三日雨歲以不饑元史余闕傳

張德輝遷東平路宣慰使春旱禱泰山而雨元史張德輝傳

陳思濟加少中大夫同知浙東道宣慰司事浙東旱禱于名山雨大澍元史陳思濟傳

許扆除陝西行中書省右丞旱禱于終南山而雨歲以大熟元史許國禎傳

王伯勝陞榮祿大夫拜遼陽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歲大旱

伯勝齋戒以禱禱畢卽雨人謂之平章雨（元史王伯勝傳）

尚文守輝州時河朔大旱輝獨以禱得雨境內大稔（元史尚文傳）

暢師文除太平路總管時大旱師文捐俸致禱不數日澍雨大降遂爲豐年當塗人坐殺牛祈雨囚繫者六十餘人師文憫而出之（元史暢師文傳）

張炤進階奉訓大夫知兗州事時州境亢旱吏民恐禱不雨炤始至甘雨霑足（元史張炤傳）

張養浩天歷二年關中大旱拜陝西行臺中丞道經華山禱雨于嶽祠泣拜不能起天忽陰翳一雨二日及到官復禱于社壇大雨如注水三尺乃止禾黍自生（元史張養浩傳）

呂思誠改景州蓨縣尹天旱道士持青蛇曰盧師谷小青謂龍也禱之卽雨思誠以其惑人殺蛇逐道士雨亦隨至遂有年（元史呂思誠傳）

董摶霄辟陝西行臺掾時天大旱從侍御史郭貞讞獄華陰縣有李謀兒累殺商賈于道爲賊十五年至百餘事事覺獄已具賄賂有司謂徒黨未盡獲五年不决人皆以爲憤摶霄知之以言于貞卽以尸諸市中天乃大雨（元史董摶霄傳）

宇文公諒授同知餘姚州事夏不雨公諒出禱輙應歲以有年民頌之以爲別駕雨（元史宇文公諒傳）

許維楨爲淮安總管府判官境內旱蝗維楨禱而雨蝗亦息是年冬無雪父老言于維楨曰冬無雪民多疾奈何維楨曰吾當爲爾禱已而雪深三尺（元史許維楨傳）

田滋拜陝西行省參知政事時陝西不雨三年道過西嶽因禱曰滋奉命來參省事而安西不雨者三年民饑而死願神降甘澤以福黎庶到官果大雨（元史田滋傳）

林興祖爲道州路總管春旱蟲食麥苗興祖爲文禱之大雨三日蟲死而麥稔（元史林興祖傳）

劉秉直爲衛輝路總管天不雨禾且槁秉直詣城北太行之蒼峪神祠具詞祈祝有青蛇蜿蜒而出觀者異之辭神而還行及數里雷雨大至（元史劉秉直傳）

劉天孚知許州歲大旱天孚禱卽雨（元史劉天孚傳）

蝗

卓茂遷密令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縣界督郵言之太守不信自出案行見乃服焉（後漢書卓茂傳）

魯恭拜中牟令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後漢書魯恭傳）

趙熹遷平原太守青州大蝗侵入平原界輙死（後漢書趙熹傳）

宋均遷九江太守中元元年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輙東西散去（後漢書宋均傳）

戴封遷西華令時汝潁有蝗災獨不入西華界時督郵行縣蝗

忽大至督郵其日即去蝗亦頓除一境奇之（後漢書戴封傳）
公沙穆遷宏農令縣界有螟蟲食稼百姓惶懼穆乃設壇謝曰
百姓有過罪穆之由請以身禱於是暴雨既霽而螟蟲自銷
百姓稱曰神明（後漢書公沙穆傳）
梁宗室修從爲梁秦二州刺史在漢中七年移風易俗人號慈
父長史范洪胄有田一頃將秋遇蝗修躬至田所深自咎責
功曹史王廉勸修捕之修曰此由刺史無德所致捕之何補
言卒忽有飛鳥千群蔽日而至瞬息之間食蟲遂盡而去莫
知何鳥適有臺使見之具言於帝璽書勞問手詔曰犬牙不
入無以過也（南史鄱陽忠烈王恢傳）

羊烈除陽平太守時頻有災蝗犬牙不入陽平境敕書褒美焉（北史羊祉傳）
李紳遷宣武節度使大旱蝗不入境（新唐書李紳傳）
宗室德彝判沂州飛蝗入境吏民請坎瘞火焚之德彝曰上天
降災守臣之罪也乃責躬引咎齋戒致禱既而蝗自殪（宋史魏王廷美傳）
宗室希言知臨安仁和縣適大旱蝗集御前蘆場中亘數里希
言欲去蘆以除害中使沮其策希言驅卒燔之（宋史希言傳）
司馬旦爲鄭縣主簿吏捕蝗因緣搔民旦言蝗民之仇宜聽自
捕輸之官後著爲令（宋史司馬池傳）

趙抃知青州時京東旱蝗青獨多麥蝗來及境遇風退飛墮
水死（宋史趙抃傳）
孫覺調合肥主簿歲旱州課民捕蝗輸之官覺言民方艱食難
督以威若以米易之必盡力是爲除害而享利也守悅推其
說下之他縣（宋史孫覺傳）
葉衡知臨安府於潛縣歲災蝗不入境（宋史葉衡傳）
常楙知平江飛蝗幾及境疾風飄入太湖（宋史常楙傳）
徐鹿卿爲江東轉運判官兼領太平暫提舉茶鹽事江東諸郡
飛蝗蔽天入當塗境鹿卿露香默禱忽飄風大起蝗悉度淮
（宋史徐鹿卿傳）

蕭文知易州兼西南面安撫使屬縣蝗議捕除之文曰蝗天灾
捕之何益但反躬自責蝗盡飛去遺者亦不食苗散在草莽
爲烏鵲所食（遼史蕭文傳）
宗寧擢歸德軍節度使時方旱蝗宗寧督民捕之得死蝗一斗
給粟一斗數日捕絕（金史宗寧傳）
趙鑑知寧海軍秋禾方熟子方蟲生鑑出城行視蟲乃自死（金史趙鑑傳）
女奚烈守愚爲臨沂令蝗起莒密間獨不入臨沂境（金史女奚烈守愚傳）
塔海歷和寧路總管改汴梁後改任廬州時有飛蝗北來民患
之塔海禱于天蝗乃引去亦有墮水死者（元史鐵邁赤傳）

王磐爲眞定順德等路宣慰使蝗起眞定朝廷遣使者督捕役夫四萬人以爲不足欲牒鄰道助之磐曰四萬人多矣何煩他郡使者怒責磐狀期三日盡捕蝗磐不爲動親率役夫走田間設方法督捕之三日而蝗盡滅使者驚以爲神 元史王磐傳

陳祐改南京路治中適東方大蝗徐邳尤甚責捕至急祐部民丁數萬人至其地謂左右曰捕蝗慮其傷稼也今蝗雖盛而穀已熟不如令早刈之庶力省而有得或以事涉專擅不可祐曰救民獲罪亦所甘心卽諭之使散去兩州之民皆賴焉 元史陳祐傳

觀音奴知歸德府亳州有蝗食民禾觀音奴以事至亳民以蝗

訴立取蝗向天祝之以水研碎而飲是歲蝗不爲災 元史觀音奴傳

劉秉直爲衛輝路總管虫螟生民患之秉直禱于八蜡祠虫皆自死 元史劉秉直傳

劉天孚知許州野有蝗天孚令民出捕俄羣烏來啄蝗爲盡明年麥熟時有青蟲如蠶食麥人無可奈何忽生大華蟲盡嚙之 元史劉天孚傳

水

王尊遷東郡太守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老弱奔走恐水大決爲害尊躬率吏民投沈白馬祀水神河伯尊親執圭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塡金隄因止宿廬居隄上吏民數千萬人爭叩頭救止尊尊終不肯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動而水波稍却迴還吏民嘉壯尊之勇節白馬三老朱英等奏其狀下有司考皆如言於是制詔御史東郡河水盛長毀壞金隄未決三尺百姓惶恐奔走太守身當水衝履咫尺之難不避危殆以安衆心吏民復還就作水不爲災朕甚嘉之秩尊中二千石加賜黃金二十斤數歲卒官吏民紀之 漢書王尊傳

劉悛爲安遠護軍武陵內史郡南江古堤久廢不緝悛修治未畢而江水忽至百姓棄役奔走悛親率厲之於是乃立 南齊書劉悛傳

柳慶遠爲魏興太守郡遭暴水人欲移於杞城慶遠曰吾聞江河長不過三日命築土而已俄而水退百姓服之 南史柳元景傳

梁宗室憺爲都督荊州刺史加安西將軍州大水江溢堤壞憺親率將吏冒雨賦丈尺築之而雨甚水壯衆皆恐或請避焉憺曰王尊尚欲身塞河堤我獨何心以免乃登堤歎息終日輟膳刑白馬祭江神酹酒於流以身爲百姓請命言終而水退堤立邴洲在南岸數百家見水長驚走登屋緣樹憺募人救之一口賞一萬估客數十人應募洲人皆以免吏人歎服咸稱神勇又分遣諸郡遭水死者給棺櫝失田者與糧種是歲嘉禾生于州界吏人歸美焉 南史始興忠武王憺傳

辛公義遷并州刺史時山東霖雨自陳汝至於滄海皆苦水災
境內犬牙獨無所損北史辛公義傳
溫造赴鎭漢中遇大雨平地水深尺餘乃禱雞翁山祈晴俄而
疾風驅雲卽時開霽文宗嘗聞其事會造入對言之乃詔封
雞翁山爲侯舊唐書溫造傳
裴耀卿爲濟州刺史俄徙宣州前此大水河防壞諸州不敢擅
興役耀卿曰非至公也乃躬護作役未訖有詔徙官耀卿懼
功不成弗卽宣而撫巡飭厲愈急隄成發詔而去濟人爲立
碑頌德新唐書裴耀卿傳
馬燧檢校左散騎常侍爲三城使河陽秋大雨河溢軍吏請具

舟以避燧曰使城中盡魚而獨完其家吾不忍旣而水不爲
害新唐書馬燧傳
安彥威拜北京留守徙鎭歸德是時河決滑州命彥威塞之彥
威出私錢募民治隄五代史安彥威傳
宗室希言知臨安仁和縣臨平塘隄決希言督役親捧土投石
兵民爭奮堤成因築重隄後不復決宋史希言傳
吳元扆知河陽秋霖河溢奔注溝洫城壘將壞元扆躬涉泥淖
督工補塞民多構木樹杪以避水元扆命濟以舟楫設餅餌
以食時澶陝悉罹水災元扆所部賴以獲安宋史吳延祚傳
曹翰遷蔡州團練使從征太原爲行營都壕砦使班師會河決

澶州令翰董其役翰出銀器助役沉所乘白馬以祭復決陽
武再護役皆有成績宋史曹翰傳
辛仲甫拜右補闕知光州州有橫河與城直會霖潦暴疾水溢
潰廬舍仲甫集船數百艘軍貧民儲皆賴以濟宋史辛仲甫傳
趙昌言知天雄軍大河貫府境豪民峙芻茭圖利誘姦人潛穴
隄防歲仍決溢昌言知之一日隄吏告急命徑取豪家廥積
以給用自是無敢爲姦利者澶州河決流入御河漲溢浸府
城昌言籍府兵負土增隄數不及千乃索禁卒佐役皆偃蹇
不進昌言怒曰府城將墊人民且溺汝輩食厚祿欲坐觀耶
敢不從命斬衆股栗赴役不浹旬城完太宗手詔褒諭之宋史
趙昌言傳

陳省華知蘇州遇水災省華復流民數千戶瘠者悉瘞之宋史陳堯
佐傳
高繼勳知滑州河水暴溢齧堤岸繼勳雖老躬自督役露坐河
上暮夜猶不輟水乃殺怒滑人德之宋史高瓊傳
張觀知澶州河壞孫陳埽及浮梁州人大恐或請趨北原以避
水患觀曰太守獨去如州民何乃躬率卒徒增築之隄完水
亦退宋史張觀傳
馬亮知杭州加集賢院學士先是江濤大溢調兵築堤而工未
就詔問所以捍江之策亮褒詔濤伍員祠下明日潮爲之却

出橫沙數里隄遂成（宋史馬亮傳）
陳希亮知滑州會河溢魚池埽且決希亮悉召河上使者發禁兵捍之廬於所當決吏民涕泣更諫希亮堅臥不動水亦去人比之王尊（宋史陳希亮傳）
寇瑊為河北轉運使天禧中河決澶淵瑊視役河上隄埶數里衆皆奔潰而瑊獨留自若須臾水為折去衆頗異之（宋史寇瑊傳）
李孝基通判閬州閬中江水齧城幾沒郡吏多引避孝基率其下決水歸旁谷城賴以全（宋史李迪傳）
韓綜通判鄧州天雄軍會河溢金堤民依邱塚者數百家綜令曰能濟一人予千錢民爭操舟栰以救已而邱塚多潰（宋史韓億傳）

韓絳知河南府夏大雨伊洛間民被溺者十五六絳發廩振恤環城築隄數月水復至民賴以免（宋史韓絳傳）
胡宿為揚子尉縣大水被溺令不能救宿率公私船活數千人知湖州築石塘百里捍水患民號曰胡公塘（宋史胡宿傳）
彭思永通判睦州台州大水敗城人多溺往攝治焉盡葬死者作文祭之民貧不能葺居為伐木以助之數月公私之舍皆具城築高於前而堅亦如之（宋史彭思永傳）
劉兼濟為襄州兵馬監押漢江暴漲兼濟解衣涉水率衆捍城州賴以完（宋史劉平傳）

孫瑜知蔡州大水緣城隙入瑜使囊沙數千扞其衝城得弗壞（宋史孫瑜傳）
杜常知河陽軍大河決直州西上埽勢危甚常親護役徙處埽上埽潰水溢及常坐而止於是役人盡力河流遂退郡賴以安（宋史杜常傳）
謝麟調石首令縣苦江水為患隄不可禦麟壘石障之自是人得安堵號謝公隄（宋史謝麟傳）
羅拯提點福建刑獄泉州興化軍水壞廬舍拯請勿征海運竹木經一年民居皆復其舊（宋史羅拯傳）
陶弼知邕州邕地卑下水易集夏大雨彌月弼登城以望三邊皆漫為陂澤亟窒埧江三門諭兵民即高避害俄而水大至

弼身先版畚召僚吏賦役為土囊千餘寘道上水果從竇入隨塞之城雖不壞而人皆乏食則為發廩以振於內方舟以餫於外水不及女墻者三板旬有五日乃退公私一無所失亡（宋史陶弼傳）
元絳知台州州大水冒城民廬蕩析絳出庫錢即其處作室數千區命人自占與期三歲償費流者皆復業又甓其城因門為牐以禦湍漲後人守其法（宋史元絳傳）
黃廉為監察御史裏行河決曹村壞田三十萬頃民廬舍三十八萬家受詔安撫京東發廩振饑遠不能至者分遣吏移給

擇高地作舍以居民流民過所毋征算轉行者賦糧貸私牛而與之錢養男女棄於道者丁壯則役其力凡所活二十五萬（宋史黃廉傳）

喬執中改提點京西北路刑獄時河決廣武埽危甚相聚莫敢登執中不顧立其上衆隨之如蟻附不日埽成（宋史喬執中傳）

王十朋知湖州湖積霖入境即霽（宋史王十朋傳）

唐文若通判遂寧府會大水民多漂死文若至城上發庫錢募游者振活甚衆又力請于朝除田租二萬一千頃免塲務稅二十餘所築長堤以捍水勢自是無水患（宋史唐文若傳）

張逸知青神縣縣東南有松栢灘夏秋暴漲多覆舟逸禱江神不踰月灘爲徙五里時人異之（宋史張逸傳）

杜誼知永城縣歲捐奉錢三十萬以收瘞汴渠之溺死者凡四十餘（宋史杜誼傳）

蕭文知易州兼西南面安撫使會霪雨不止文隨禱而霽（遼史蕭文傳）

移剌溫移臨海軍州治近水秋雨水潦暴至城下城頹決百姓惶駭不知所爲溫躬督役夫繕完之雖臨不測無所避僚屬或止溫溫曰爲政疵癘水泛溢爲災守臣之罪當以此身爲百姓謝雖死不恨（金史移剌溫傳）

劉瑋擢戶部尚書時河決于衛自衛抵淸滄皆被其害詔兼工

部尚書往塞之或以謂天災流行非人力所能禦惟當徙民以避其衝瑋曰不然天生五材遞相休王今河決者土不勝水也俟秋冬之交水勢稍殺以漸興築庶幾可塞明年春瑋齋戒禱于河功役齊舉河乃復故（金史劉瑋傳）

余闕守安慶陞同知副元帥夏大雨江漲屯田禾半沒城下水湧有物吼聲如雷闕祠以少牢水輒縮（元史余闕傳）

程思廉遷河北河南道按察副使衛輝懷孟大水思廉臨視賑貸全活甚衆水及城不沒者數板即修隄防露宿督役水不爲患（元史程思廉傳）

火

廉范遷蜀郡太守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迺毁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爲便迺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無襦今五袴（後漢書廉范傳）

劉昆除江陵令時縣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後漢書劉昆傳）

徐遠遷東楚州刺史郭邑大火城人亡產業遠躬自赴救對之流涕仍爲經營皆得安立（北史張亮傳）

宋璟徙廣州都督廣人以竹茅茨屋多火璟敎之陶瓦築堵列邸肆越俗始知棟梁利而無患災（新唐書宋璟傳）

王仲舒為婺州刺史徙蘇州變屋瓦絕火災（新唐書王仲舒傳）

楊於陵為嶺南節度使教民陶瓦易蒲屋以絕火患（新唐書楊於陵傳）

杜佑遷嶺南節度使佑為開大衢疏析廛閈以息火災（新唐書杜佑傳）

宗室善俊知鄂州適南市火善俊亟往視事弛竹木稅發粟振民開古溝創火巷以絕後患僚屬爭言用度將不足善俊曰吾將瘠己肥人乃省燕游車騎鼓吹之費郡計用饒代輸民役錢（宋史善俊傳）

曹克明知桂州管勾谿峒公事州人覆茅為屋歲多火克明選北軍教以陶瓦又激江水入城以防火災（宋史曹光實傳）

周湛知襄州襄人不善陶瓦率為竹屋歲久侵據官道簷廡相逼火數為害湛至度其所侵悉毀徹之自是無火患（宋史周湛傳）

魚周詢通判漢州城中夜有火部衆捄之植劍于前曰擾一物者斬火止民無所失亡（宋史魚周詢傳）

葉康直知光化縣縣多竹民皆編為屋康直教用陶瓦以寧火患（宋史葉康直傳）

鄭興裔知揚州民舊皆茅舍易焚興裔貸之錢命易以瓦自是火患乃息又奏免其償民甚德之（宋史鄭興裔傳）

別兒怯不花拜江浙行省左丞相行至淮東聞杭城大火燒官廨民廬幾盡仰天揮涕曰杭浙省所治吾被命出鎮而火如此是我不德累杭人也疾馳赴鎮即下令錄被災者二萬三千餘戶戶給鈔一錠焚死者亦如之人給月米二斗幼稚給其半又請減酒課為錢千二百五十緡織坊減元額之半軍器漆器權停一年泛稅皆停事聞朝廷從之又大作省治事居附其旁者增直買其基募民就役周厚其傭直（元史別兒怯不花傳）

敬儼除浙東道廉訪使郡大火焚數千家儼令發廩以賑貧餓（元史敬儼傳）

卜天璋授饒州路總管火延饒之東門天璋具衣冠向火拜勢遂熄（元史卜天璋傳）

楊景行授贛州路會昌州判官會昌民不知陶瓦以茅覆屋故多火災景行教民陶瓦以代茅茨民始免於火災（元史楊景行傳）

地震

滕元發拜御史中丞知秦州河北地大震命元發為安撫使時城舍多圮吏民懼壓皆幄寢茇舍元發獨處屋下曰屋摧民死吾當以身同之瘞死食饑除田租修隄障察貪殘督盜賊北道遂安（宋史滕元發傳）

鄭制宜授大都留守領少府監兼武衛親軍都指揮使知屯田事晉地大震平陽尤甚壓死者衆制宜承命存恤懼緩不及事晝夜倍道兼行至則親入里巷撫瘡殘給粟帛存者賴之（元史鄭鼎傳）

救荒

汲黯為謁者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 史記汲鄭傳

龔遂為昌邑郎中令事王賀昭帝崩昌邑王賀嗣立以淫亂廢遂免為城旦宣帝即位久之渤海左右郡歲饑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遂可用上以為渤海太守時遂年七十餘召見形貌短小宣帝望見不副所聞心內輕焉謂遂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君欲何以息其盜賊以稱朕意遂對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

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聞遂對甚說答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敕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為良民吏無得問持兵者迺為盜賊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渤海又多劫略相隨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鉏盜賊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遂迺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尉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迺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䪥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雞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春夏不得不趨田畝秋冬課收斂益畜果實菱芡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吏民皆富實獄訟止息 漢書龔遂傳

王望遷青州刺史是時州郡災旱百姓窮荒望行部道見饑者裸行草食五百餘人愍然哀之因以便宜出所在布粟給其廩糧為作褐衣事畢上言帝以望不先表請章示百官詳議其罪時公卿皆以為望之專命法有常條鍾離意獨曰昔華元子反楚宋之良臣不稟君命擅平二國春秋之義以為美

談今望懷義忘罪當仁不讓若繩之以法忽其本情將乖聖朝愛育之旨帝嘉意議赦而不罪 後漢書劉平傳

鐔顯安帝時為豫州刺史時天下饑荒競為盜賊州界收捕且萬餘人顯愍其困窮自陷刑辟輒擅赦之因自劾奏有詔勿理 後漢書王渙傳

第五訪遷張掖太守歲饑粟石數千訪乃開倉賑給以救其敝吏懼譴爭欲上言訪曰若上須報是棄民也太守樂以一身救百姓遂出穀賦人順帝璽書嘉之由是一郡得全歲餘官民並豐界無姦盜 後漢書第五訪傳

黃香遷魏郡太守時被水年饑迺分奉祿及所得賞賜班贍貧

者於是豐富之家各出義穀助官稟貸荒民獲全後漢書黃香傳

鄭默爲東郡太守值歲荒人饑默輒開倉振給乃舍都亭自表待罪朝廷嘉默憂國詔書褒歎比之汲黯班告天下若郡縣有此比者皆聽出給晉書鄭袤傳

鄧攸元帝時吳郡闕守帝以授攸時郡中大饑攸表振貸未報乃輒開倉救之臺遣散騎常侍桓彝虞𩦎慰勞饑人觀聽善不乃劾攸以擅出穀俄而有詔原之晉書鄧攸傳

王蘊補吳興太守屬郡荒人饑輒開倉贍卹主簿執諫請先列表上待報蘊曰今百姓嗷然路有饑饉若表上須報何以救將死之命乎專輒之愆罪在太守且行仁義而敗無所恨也於是大振貸之賴蘊全者十七八焉朝廷以違科免蘊官士庶詣闕訟之詔特左降晉陵太守晉書王蘊傳

沈演之除司徒左司掾州治中從事史東諸郡大水民人饑饉以演之兼散騎常侍巡行拯卹許以便宜從事演之乃開倉廩以賑饑民民有生子者口賜米一斗刑獄有疑枉悉制遣之宋書沈演之傳

王元謨遷平北將軍徐州刺史加都督時北土饑饉乃散私穀十萬斛牛千頭以振之宋書王元謨傳

蕭景爲使持節都督北兗徐青冀四州諸軍事冠軍將軍南兗州刺史會年荒計口賑卹爲饘粥於路以賑之死者給棺具

人甚賴焉梁書蕭景傳

張昭爲幽州刺史開府加寧東將軍時幽州年穀不登州廩虛罄民多菜色昭謂民吏曰何我之不德而遇其時乎乃使富人通濟貧乏車馬之家糴運外境貧弱者勸以農桑歲乃大熟士女稱頌之魏書張蕭傳

辛穆轉汝陽太守值水澇民饑上表請輕租賦帝從之遂救汝陽一郡聽以小絹爲調魏書辛紹先傳

王志爲丹陽尹時年饑每旦爲粥於郡門以賦百姓南史王曇首傳

任昉爲義興太守歲荒民散以私奉米豆爲粥活三千餘人南史任昉傳

李元忠爲光州刺史時州境災儉人皆菜色元忠表求賑貸彼報聽用萬石元忠以爲少遂出十五萬石賑之事訖表陳朝廷嘉而不責北史李靈傳

楊逸改光州刺史時災儉連歲逸欲以倉粟振給而所司懼罪不敢逸曰國以人爲本人以食爲命假令以此獲戾吾所甘心遂出粟然後申表右僕射元羅以下謂公儲難闕並執不許尚書令臨淮王彧以爲宜貸二萬詔聽貸二萬逸既出粟之後其老小殘疾不能自存活者又於州門造粥飼之將死而得濟者以萬數帝聞而善之北史楊播傳

張須陀大業中爲齊郡贊務會興遼東之役歲饑須陀將開倉

賑給官屬咸曰須持詔敕須陀曰如待報至當委溝壑吾若以此獲罪死無所恨先開倉而後狀帝嘉而不責（北史張須陀傳）

閻慶允為東秦州敦城太守頻年饑儉慶允歲常以家粟千石賑恤貧窮人賴以濟部人陽寶龍一千餘人申頌美政（北史閻慶允傳）

李大亮授土門令屬百姓饑荒盜賊侵寇大亮賣所乘馬分給貧弱勸以墾田歲因大稔躬捕寇盜所擊輒平（舊唐書李大亮傳）

李皋貶温州長史攝行州事歲儉州有官粟數十萬斛皋欲行賑救掾吏叩頭乞候上旨皋曰夫人日不再食當死安暇稟命若殺我一身活數千人命利莫大焉於是開倉盡散之以

擅貸之罪飛章自劾天子聞而嘉之答以優詔就加少府監（舊唐書李皋傳）

蕭復遷同州刺史歲歉州有京畿觀察使儲粟復輒發以貸人有司劾治詔削階停刺史或弔之復曰苟利於人胡責之辭（新唐書蕭瑀傳）

王方翼遷肅州刺史儀鳳間河西蝗獨不至方翼境而它郡民或餓死皆重繭走方翼治下乃出私錢作水磑簿其羸以濟饑寮構舍數十百楹居之全活甚衆（新唐書王方翼傳）

王珣授許州長史歲旱珣時假刺史事開廪振民即自劾元宗赦之（新唐書王方翼傳）

員半千調武陟尉歲旱勸令殷子良發粟振民不從及子良謁州半千悉發之下賴以濟刺史大怒囚半千于獄會薛元超持節度河讓太守曰君有民不能恤使惠出一尉尚可罪邪釋之（新唐書員半千傳）

張延賞為淮南節度使歲旱民宅遷吏禁之延賞曰食者人恃以活拘此而斃不如適彼而生苟存吾人何限為乃具舟遣之敕吏為修室廬已逋償而歸者更增於舊（新唐書張嘉貞傳）

崔倰遷湖南觀察使湖南舊法雖豐年貿易不出境鄰部災荒不恤也倰至謂屬吏曰此豈人情乎無閉糴以重困民削其禁自是商賈流通貲物益饒（新唐書崔祐甫傳）

李吉甫檢校兵部尚書兼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淮南節度使江淮旱浙東西尤甚有司不為請吉甫白以時救恤帝驚馳道使分遣賑貸（新唐書李栖筠傳）

盧坦拜宣歙池觀察使時江淮旱穀踊貴或請抑其價坦曰所部地狹穀來他州若直賤穀不至矣不如任之既而商以米坌至乃多貸兵食出諸市估遂平（新唐書盧坦傳）

王仲舒除江西觀察使水旱民賦不入歎曰我當減燕樂他用可乎為出錢二千萬代之（新唐書王仲舒傳）

王起歷河中節度使方蝗旱粟價騰踊起下令家得儲三十斛斥其餘以市否者死神策士怙勢不從寘于法繇是富積咸

出民賴以生新唐書王播傳
李珏檢校尚書右僕射淮南節度使江淮旱發倉廩賑流民以軍羨儲穀半價與人新唐書李珏傳
韋宙為永州刺史州方災歉乃斥官下什用所以供刺史者得九十餘萬錢為市糧餉州負嶺轉餉艱險每饑人輒莩死宙始築常平倉收穀羨餘以待之新唐書韋丹傳
孫成為信州刺史歲大旱發倉以賤直售民故饑而不亡再期增戶五千詔書褒美新唐書孫逖傳
安彥威遷西京留守遭歲大饑彥盛賑撫饑民民有犯法皆寛貸之饑民愛之不忍流去五代史安彥威傳

宗室子潚知福州歲饑告糴旁郡米價頓平民賴以濟宋史子潚傳
宗室希懌遷江西茶鹽提舉歲饑惡少聚劫希懌將自臨按幕屬力止之不聽曰希懌不出饑民終不得食且召亂矣遂行發粟賑給禽首謀者治之其黨遂散宋史希懌傳
宗室善俊知廬州會歲旱江浙饑民麇至善俊括境內官田均給之貸牛種儎屋以居死者為給棺人至如歸移知建州歲饑民羣趨富家發其廩監司議調兵掩捕善俊曰是趣亂也諭許自新平米價民乃定宋史善俊傳
宗室彥倓知紹興府會旱饑民聚陂湖中彥倓取死囚冪首刖足徇於衆曰此劫淩藕者也遂散其衆乃第民高下損其稅有差免輸湖籍田米舉糴錢四十萬以助荒政民賴以濟宋史彥倓傳
郭瓊為齊州防禦使在齊州民饑瓊以己俸賑之人懷其惠相率詣闕頌其德政詔許立碑宋史郭瓊傳
陳若拙知永興軍府時鄰郡歲饑前政拒其市糴若拙至則許貿易民賴以濟宋史陳思讓傳
沈倫為戶部郎中奉使吳越道出揚泗屬歲饑民多死郡長吏白於倫曰郡中軍儲尚百餘萬斛儻貸於民至秋復收新粟如此則公私俱利非公言不可還具以白朝論沮之曰今以軍儲振饑民若薦饑無徵孰任其咎太祖以問倫曰國家以

廩粟濟民自當召和氣致豐稔豈復有水旱耶此當決於宸衷太祖即命發廩貸民宋史沈倫傳
李昭遜知成德軍大水民多流亡籍僧舍積粟為粥糜活饑民數萬計宋史李昉傳
賈黃中知宣州歲饑民多為盜黃中出己奉造糜粥賴全活者以千數仍設法弭盜因悉解去宋史賈黃中傳
史珪為光州刺史會歲饑淮蔡民流入州境珪不待聞即開倉減價以糶所全活甚衆吏民詣闕請植碑頌德者數百人宋史史珪傳
鄭文寶授陝西轉運副使會歲歉誘豪民出粟三萬斛活饑民

八萬六千口宋史鄭文寶傳
畢仲游知耀州是歲大旱仲游先民之未饑揭榜境內曰郡振
施與平糴若干萬石實虛張其數富室知有備亦相勸發廩
凡民就食者十七萬九千口無一人去其鄉宋史畢士安傳
陳堯佐知壽州歲大饑出奉米為糜粥食餓者吏人悉獻米至
振數萬人宋史陳堯佐傳
任中正擢監察御史兩浙轉運使民饑中正不俟詔發官廩振
之宋史任中正傳
高繼勳知瀛州時歲饑募富人出粟以給貧者明年大稔木生
連理者四宋史高瓊傳

李淑知許州歲饑取民所食五種上之帝惻然為蠲其賦宋史李若谷傳
張詠知杭州屬歲歉民多私鬻鹽以自給捕獲犯者數百人詠
悉寬其罰而遣之官屬請曰不痛繩之恐無以禁詠曰錢塘
十萬家饑者八九苟不以鹽自活一旦蜂聚為盜則為患深
矣俟秋成當仍舊法宋史張詠傳
查道知虢州秋蝗災民歉道不候報出官廩米賑之又設粥糜
以救饑者給州麥四千斛為種於民民賴以濟所全活萬餘
人宋史查道傳
梅摯通判蘇州二浙饑官貸種食已而督償頗急摯言借貸本

以行惠乃重困民詔緩輸期宋史梅摯傳
司馬旦知祁縣天大旱人乏食羣盜剽敓富家巨室至以兵自
備旦召富者開以禍福於是爭出粟減直以糶猶不失其贏
饑者獲濟盜患亦弭宋史司馬池傳
燕度知陳留縣京東蝗年饑盜發度勸邑豪出粟六萬以濟民
又行保伍法以察盜善狀日聞宋史燕肅傳
陳希亮知鳳翔倉粟支十二年主者以腐敗為憂歲饑希亮發
十二萬石貸民有司懼為擅發希亮身任之是秋大熟以新
易舊官民皆便宋史陳希亮傳
張若谷知杭州會歲饑斥餘廩為糜粥賑救之宋史張若谷傳

李仕衡遷尚書工部侍郎權知天雄軍民有盜瓜傷主者法當
死仕衡以歲饑奏貸之宋史李仕衡傳
王沿為開封府推官又體量河朔饑民所至不俟詔發官廩濟
之宋史王沿傳
徐的通判常州屬歲饑出米為糜粥以食餓者宋史徐的傳
馬尋歷知湖撫汝襄洪宣鄧滑八州襄州饑人或羣入富家掠
囷粟獄吏鞠以強盜尋曰此脫死爾其情與強盜異奏得減
死論著為例宋史陳太素傳
張傳知楚州會歲饑貽書發運使求貸糧不報因歎曰民轉死
溝壑矣報可待邪乃發上供倉粟賑貸所活以萬計因拜章

待罪詔奬之宋史張傳傳

陳從易知虔州會歲大饑有持杖盜取民穀者請一切減死論凡生者千餘人宋史陳從易傳

李宥知蘄州歲凶人散委嬰孩而去者相屬于道宥令吏收取計口給穀俾營婦均養之每旬閱視所活甚衆宋史李宥傳

魏琰嘗通判陳州適歲饑百姓相率强取人粟坐死者甚衆琰曰此迫於窮餓豈得已者坐其首黥之宋史魏琰傳

陳貫擢利州路轉運使歲饑出職田粟賑饑者又帥富民令計口占粟悉發其餘宋史陳貫傳

王濟知洪州兼江南西路安撫使屬歲旱民饑躬督官吏為糜

粥日親嘗而給之錄饑民為州兵全活甚衆宋史王濟傳

方偕為溫州軍事推官歲饑民欲隸軍就廩食州不敢擅募偕乃詣提點刑獄呂夷簡曰民迫流亡不早募之將聚而為盜矣夷簡從之籍為軍者七千人宋史方偕傳

楊紘除轉運按察使江東饑紘開義倉賑之吏持不可紘曰義倉為民也稍稽人將殍矣宋史楊億傳

曾孝寬知咸平縣民詣府訴雨傷麥府以妄杖之孝寬躬行田辨其實得蠲賦宋史曾公亮傳

王琪通判舒州歲饑奏發廩救民未報先振以公租守以下皆不聽琪挺身任之宋史王珪傳

富弼知青州兼京東路安撫使河朔大水民流就食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賦以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為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糗慰藉出於至誠人人為盡力山林陂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流民擅取死者為大冢葬之目曰叢冢明年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糧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為兵者萬計宋史富弼傳

范純仁知襄邑縣時旱久不雨純仁籍境內賈舟諭之曰民將無食爾所販五穀貯之佛寺候食闕時吾為糶之衆賈從命

所蓄十數萬斛至春諸縣皆饑獨境內民不知也純仁知慶州秦中方饑擅發常平粟振貸僚屬請奏而須報純仁曰報至無及矣吾當獨任其責或謗其所全活不實詔遣使按視會秋大稔民讙曰公實活我忍累公邪晝夜爭輸還之使者至已無所負邠寧間有叢冢使者曰全活不實之罪於此得矣發冢籍骸上之詔本路監司窮治適前帥楚建中所封也朝廷治建中罪純仁上疏言建中守法申請間不免有殍死者已坐罪罷去今豫按臣而及建中是一罪再刑也建中猶贖銅三十斤宋史范純仁傳

韓億知相州河北旱轉運使不以實聞億獨言歲饑願貸民租

知益州故事益州歲出官粟六萬石振糶貧民是歲大旱億倍數出粟先期予民民坐是不饑又疏九升江口下溉民田數千頃（宋史韓億傳）

趙抃知越州吳越大饑疫死者過半抃盡救荒之術療病埋死而生者以全下令修城使得食其力（宋史趙抃傳）

錢彥遠知潤州時旱蝗民乏食彥遠發常平倉賑救之部使者詰其專且擡價彥遠不爲屈（宋史錢惟演傳）

孟元權知滄州民鬻鹽爲生歲荒鹽多不售民無以自給元度軍食有餘悉用易鹽緜是民不轉徙（宋史孟元傳）

趙振領鄜延六州軍事河外饑振設法通砦外商得米數十萬

斛軍民以濟（宋史趙振傳）

李允則知潭州湖南饑欲發官廩先賑而後奏轉運使執不可允則曰須報踰月則饑者無及矣明年薦饑復欲先賑轉運使又執不可允則請以家貲爲質乃得發廩賤糶因募饑民堪役者隸軍籍得萬人（宋史李允則傳）

張景憲知瀘州上言比歲多不登民積逋欠今方小稔而官督使併償道路流言其禍乃甚於凶歲願以寬假帝從之仍下其事（宋史張景憲傳）

竇卞知深州熙寧初河決滹沱水及郡城地大震流民自恩冀來踵相接卞發常平粟食之吏白擅發且獲罪卞曰俟請而得報民死矣吾寧以一身活數萬人壽以請詔許之（宋史竇卞傳）

杜紘爲永年令歲荒民將他往召諭父老曰令不能使汝必無行若留能使汝無饑皆喜聽命乃官給印券使稱貸於大家約歲豐爲督償於是咸得食無徙者明年稔償不逾素（宋史杜紘傳）

李中師爲淮南轉運使兩浙饑移淮粟振贍僚屬議勿與中師曰朝廷視民淮浙等爾卒與之（宋史李中師傳）

程師孟提點夔路刑獄夔部無常平粟建請置倉適凶歲振民不足即矯發他儲不俟報吏懼白不可師孟曰必俟報餓者盡死矣竟發之（宋史程師孟傳）

滕元發知鄆州時淮南京東饑元發慮流民且至將蒸爲癘疫先度城外廢營地召諭富室使出力爲席屋一夕成二千五百間井竈器用皆具民至如歸所全活五萬（宋史滕元發傳）

張掞知萊州掖縣民訴旱于州拒之掞自爲奏聞詔除登萊稅（宋史張掞傳）

朱光庭遷左司諫河北饑遣持節行視即發廩振民而議者以耗先帝積年兵食之蓄改左司員外郎還守潞州加集賢院學士鄰境旱饑流民入境者踵接光庭日爲食以食之常至暮自不暇食遂感疾猶自力視事出禱雨拜不能興再宿而卒（宋史朱光庭傳）

楊仲元調宛邱主簿民訴旱守拒之曰邑未嘗旱校吏導民而然仲元白之曰野無青草公日宴黃堂宜不能知但一出郊可見矣校吏非他實仲元也竟免其稅（宋史楊仲元傳）

沈起知蘄楚二州京東歲饑盜起除提點刑獄至則開首贖法攜其伍盜內自睽疑轉相束縛唯恐後（宋史沈起傳）

范鎮知陳州陳方饑視事三日擅發錢粟以貸監司繩之急即自劾詔原之是歲大熟所貸悉還（宋史范鎮傳）

梁燾知潞州值歲饑不待命發常平粟振民流人聞之來者不絕燾處之有條人不告病（宋史梁燾傳）

蔣之奇遷淮東轉運副使歲惡民流之奇募使修水利以食流

者如揚之天長三十六陂宿之臨渙橫斜三溝尤其大也用工至百萬溉田九千頃活民八萬四千（宋史蔣之奇傳）

李周調長安尉歲饑官為粥以食餓者民坌集不可禁縣以屬周周設梐枑間老少男女無一亂者（宋史李周傳）

王覿為潤州推官二浙旱郡遣吏視苗傷承監司風旨不敢多除稅覿受檄覆按歎曰旱勢如是民食已絕倒廩贍之猶懼不克濟尚可責以賦邪行數日盡除之監司怒捃摭百出會朝廷遣使振貸覿請見為言民間利病使者喜歸薦之（宋史王覿傳）

張杓遷湖北提舉常平改浙西督理荒政蘇湖二州皆闕守命兼攝焉有執政姻黨閉糴杓首治之（宋史張浚傳）

洪皓為秀州司錄大水民多失業皓白郡守以拯荒自任發廩損直以糶民坌集皓恐其紛競乃別以青白幟湼其手以識之令嚴而惠徧浙東綱米過城下皓白守邀留之守不可皓曰願以一身易十萬人命人感之切骨號洪佛子（宋史洪皓傳）

洪適知贛州辛卯歲饑贛適中熟適移粟濟鄰郡僚屬有諫止者適笑曰秦越瘠肥臣子義耶（宋史洪皓傳）

章誼知溫州適歲大旱米斗千錢誼用劉宴招商之法置場增直以糴米商輻湊其價自平（宋史章誼傳）

吳表臣知婺州會大水發常平米振貸之然後以聞郡人德之

（宋史吳表臣傳）

葉義問為饒州教授攝郡歲旱以便宜發常平米振民提刑黃敦書劾之詔勿問（宋史葉義問傳）

葉衡知常州時水潦為災衡發倉為糜以食餓者或言常平不可輕發衡曰儲蓄正備緩急可視民饑而不救耶（宋史葉衡傳）

謝諤改吉州錄事參軍歲大祲饑民萬餘求廩官吏罔措諤植五色旗分部給糶頃刻而定（宋史謝諤傳）

詹體仁除司農卿總湖廣餉事時歲凶艱食即以便宜發廩振捄而後以聞（宋史詹體仁傳）

辛棄疾知隆興府兼江西安撫時江右大饑詔任責荒政始至

榜通衢曰閉糴者配強糴者斬次令盡出公家官錢銀器召官吏儒生商賈市民各舉有榦實者屬借錢物遂其責領運糴不取子錢期終月至城下發糶於是連檣而至其直自減民賴以濟時信守謝源明乞米拯助幕屬不從棄疾曰均為赤子皆王民也即以米舟十之三予信帝嘉之進一秩宋史辛棄疾傳

李舜臣調邛州安仁縣主簿歲大祲饑民千百持鉏梃大呼響震邑市令懼閉門舜臣曰此非盜也何懼為亟出慰勞遣之宋史李舜臣傳

令應徵知萬載縣歲歉棄孩滿道乃下令恣民收養所棄父母不得復問全活甚衆宋史令應徵傳

馬光祖遷提領戶部財用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會歲饑榮王府積粟不發廩光祖謁王辭以故明日往亦如之又明日又往臥客次不得已見焉光祖厲聲曰天下孰不知大王子為儲君大王不於此時收人心乎王以無粟辭光祖探懷中文書曰某莊某倉若干王無以辭得粟活民甚多宋史馬光祖傳

常楙知廣德軍郡有水災發社倉粟以活饑民官吏難之楙先發而後請專命之罪置慈幼局故事郡守秋苗例可得米千石廼以代屬縣償大農綱欠知平江值旱故事郡守合得稽錢十五萬悉以為民食軍餉助蠲苗九萬稅十三萬版帳十六萬又蠲新苗二萬八千改浙東安撫使值水災捐萬楮以振之復請糴于朝得米萬石蠲新苗三萬八千又以諸暨被水尤甚給二萬楮付縣折運民食不至乏絕宋史常楙傳

陳仲微調莆田尉會守令闕通判又罷輭不任臺閫委以縣事時歲凶部卒幷饑民作亂仲微立召首亂者戮之籍閉糴抑強糴一境以肅宋史陳仲微傳

楊大異調龍泉尉攝邑令適歲饑提刑司遣吏和糴米二萬石于邑米價頓增民乏食大異即以提刑司所糴者如價發糶民甚德之宋史楊大異傳

洪天錫通判建寧府大水擅發常平倉振之宋史洪天錫傳

崔立知兗州歲大饑募富人出穀十萬餘石振饑者所全活者甚衆宋史崔立傳

魯有開知衛州水災人乏食擅貸常平錢粟與之且奏乞蠲其息宋史魯有開傳

吳遵路知常州嘗預市米吳中以備歲儉已而果大乏食民賴以濟自他州流至者亦全十八九遷淮南轉運副使兼發運司事廣屬郡常平倉儲蓄至二百萬以待凶歲宋史吳遵路傳

劉頴除任城主簿歲饑發大姓所積粟活數千人宋史劉頴傳

林槩知長興縣歲大饑富人閉糴以邀價槩出奉粟庭下誘土豪輸數千石以飼饑者徙淮安軍言蜀饑願罷川峽漕發常

平粟貸民租募富人輕粟價除商旅之禁使通貨相資（宋史林槩傳）

李道傳除提舉江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夏大旱條上荒政朝廷多從之與漕臣眞德秀振饑道傳分池宣徽三州窮冬行風雪中雖深村窮谷必至賴以全活者甚衆（宋史李道傳傳）

唐震江東大旱擢知信州震奏減綱運米蠲其租賦令坊置一吏籍其戶勸富人分粟使坊吏主給之吏有勞者輒爲具奏復其身吏感其誠事爲盡力所活無算（宋史唐震傳）

趙艮淳知安吉州時歲饑民相聚爲盜所在蠭起或請以兵擊之艮淳曰民豈樂爲盜哉時艱歲旱故相率剽掠苟活耳命

僚屬以義諭之衆皆投兵散歸其不歸者衆縛以獻有掠人貨財詣其主謝過而還之者艮淳勸富人出粟振之嘗語人曰使太守身可以濟民亦所不惜也其言懇懇足以動人人皆倒囷以應之（宋史趙艮淳傳）

劉愚移安鄉縣令會歲歉出常平米振貸邑佐持不可愚曰有罪不以相累出緡錢數千萬召商糴他郡而收元直米價頓平猶積廩數千石以備饑旱（宋史劉愚傳）

向經知河陽會旱蝗民乏食經度官廩歲用無餘乃先以圭田租入振救之富人爭出粟多所濟活（宋史向經傳）

楊佶遷翰林學士燕地饑疫民多流殍以佶同知南京留守事發倉廩振之絕貧民鬻子者計傭而出之（遼史楊佶傳）

龐迪徙臨洮尹兼熙秦路兵馬都總管陝右大饑流亡四集迪開渠溉田流民利其食居民藉其力各得其所郡人立碑紀其政績（金史龐迪傳）

李上達爲同知大名尹按察陝西河南是時關陝蒲解汝蔡民饑上達輒以便宜發倉粟賑百姓（金史李上達傳）

盧孝儉遷同知廣寧尹廣寧大饑民多流亡失業乃借僧粟留其一歲之用使平其價市與貧民旣以救民僧亦獲利（金史盧孝儉傳）

丞相襄拜樞密使兼平章政事屯北京民方艱食乃減價出糶

倉粟以濟之或以兵食方闕爲言襄曰烏有民足而兵不足者卒行之民皆悅服（金史內族襄傳）

賀揚庭除洛州防禦使時歲歉民饑揚庭諭蓄積之家令出所餘以糶之饑者獲濟洛人爲之立石頌德（金史賀揚庭傳）

劉仲洙爲定海軍節度使歲饑仲洙表請開倉未報先爲賑貸有司劾之罪以贖論（金史劉仲洙傳）

移剌益改戸部員外郎明昌三年畿內饑擢授霸州刺史同授刺史者十一人旣入謝詔諭之曰親民之職惟在守令比歲民饑故遣卿等往撫育之其貪序有過者有弗及者朕不計此但以材選爾其知之旣至首出俸粟以食饑者于是倅以

下及郡人遞出粟以佐之且命屬縣視以爲法多所全活金史移剌益傳

王擴除同知德州防禦使事被詔賑貸山東西路饑民棣州尤甚擴輒限數外給之金史王擴傳

移剌福僧充遼東宣撫副使歲大饑福僧出沿海倉粟先賑其民而後奏之優詔獎諭金史移剌福僧傳

趙秉文爲寧邊州刺史改平定州歲饑出祿粟倡豪民以賑全活者甚衆金史趙秉文傳

盧克忠除北京副留守會民艱食克忠下令凡民有蓄積者計留一歲悉平其價糴之由是無捐瘠之患金史盧克忠傳

牛德昌遷萬泉令屬蒲陝薦饑羣盜充斥州縣城門晝閉德昌到官即日開城門縱百姓出入牓曰民苦饑寒剽掠鄉聚以偷旦夕之命甚可憐也能自新者一不問賊皆感激解散縣境以安金史牛德昌傳

王政爲滑州安撫使是時民多以饑爲盜坐繫政皆釋之發倉廩以賑貧乏於是州民皆悅不復叛金史王政傳

劉敏行遷肥鄉令歲大饑盜賊掠人爲食諸縣老弱入保郡城不敢耕種農事廢畎畝荒蕪敏行白州借軍士三十護縣民出耕多張旗幟爲疑兵敏行率軍巡邏日暮則閉民入城由是盜不敢犯而耕稼滋殖金史劉敏行傳

傅慎微陝西大旱饑死者十七八以慎微爲京兆鄜延環慶三路經濟使許以便宜慎微募民入粟得二十餘萬石立養濟院飼餓者全活甚衆改同知京兆尹權陝西諸路轉運使復修三白龍首等渠以溉田募民屯種貸牛及種子以濟之民賴其利金史傅慎微傳

趙重福改滄州鹽副使歲饑民煮鹵爲鹽貿以給食鹽官往往杖殺之重福曰寧使課殿不忍殺人歲滿課殿當降尚書右丞完顏匡三司使按出虎知其事乃以歲荒薄其罰金史趙重福傳

塔海歷和寧路總管改汴梁後改任廬州民乏食開廩減直俾民糴之所活甚衆元史鐵邁赤傳

阿台爲平濼路達魯花赤進階懷遠大將軍歲饑發粟賑民或持不可阿台曰朝廷不允願以家粟償官於是全活甚衆元史塔本傳

百家奴領軍守福建兼福建道長司宣慰使都元帥是時福建多水災百家奴出私錢市米以賑貧民全活者甚衆元史唆都傳

唐仁祖除翰林學士承旨中奉大夫遼陽饑奉旨偕近侍速哥左丞忻都往賑忻都欲如戶籍口數大小給之仁祖曰不可昔籍之小口今已大矣可皆以大口給之忻都曰若要善名而陷我于惡邪仁祖笑曰吾二人善惡衆已的知豈至是而始要名哉我知爲國卹民而已何卹爾言卒以大口給之元史

處仁祖傳）

脫烈海牙進中奉大夫荆湖北道宣慰使適峽人艱食脫烈海牙先發廩賑之而後以聞朝議韙之（元史脫烈海牙傳）

馬札兒台拜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關陝大饑賑貸有不及者盡出私財以周貧民所活甚多（元史馬札兒台傳）

乃蠻台遷陝西行省平章政事關中大饑詔募民入粟予爵四方富民應命輸粟露積關下初河南饑告糴關中而關中民遏其糴至是關吏乃河南人拒粟使不得入乃蠻台杖關吏而入其粟京兆民掠人而食之則命分健卒爲隊捕强食人者其患乃已時入關粟雖多而貧民乏鈔以糴乃蠻台取官庫未毁昏鈔得五百萬緡識以省印給民行用俟官給賑饑鈔如數易之先時民或就食他所多毁墻屋以往乃蠻台諭之曰明年歲稔爾當復還其勿毁之民由是不敢毁及明年還皆得按堵如初（元史乃蠻台傳）

徹里帖木兒爲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歲大饑徹里帖木兒議賑之其屬以爲必自縣上之府府上之省然後以聞徹里帖木兒慨然曰民饑死者已衆乃欲拘以常格耶往復累月民存無幾矣此蓋有司畏罪將歸怨于朝廷吾不爲也大發倉廩賑之乃請專擅之罪文宗聞而悅之賜龍衣上尊（元史徹里帖木兒傳）

納麟改江西廉訪使南昌歲饑江西行省難於發粟納麟曰朝廷如不允我當以家貲償之乃出粟以賑民全活甚衆（元史納麟傳）

余闕爲副使僉都元帥府事守安慶春夏大饑人相食乃捐俸爲粥以食之得活者甚衆民失業者數萬咸安集之請于中書得鈔三萬錠以振民（元史余闕傳）

張宏範授順天路管民總管移守大名歲大水漂没廬舍租稅無從出宏範輒免之朝廷罪其專擅宏範請入見進曰臣以爲朝廷儲小倉不若儲之大倉帝曰何說也對曰今歲水潦不收而必責民輸倉庫雖實而民死亡殆盡明年租將安出曷若活其民使不致逃亡則歲有恒收非陛下大倉庫乎帝曰知體其勿問（元史張宏範傳）

張文謙世祖卽位爲左丞行大名等路宣撫司事語王文統曰民困日久況當大旱不量減稅賦何以慰來蘇之望文統曰上新卽位國家經費止仰稅賦苟復減損何以供給文謙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俟時和歲豐取之未晚也於是蠲常賦什之四商酒稅什之二（元史張文謙傳）

張雄飛爲澧州安撫使細民以乏食羣聚發富家廩所司欲論以强盗雄飛曰此盗食欲救死非强也寬其獄全活者百餘人（元史張雄飛傳）

程思廉遷河北河南道按察副使道過彰德聞兩河歲饑而徵

租益急欲止之有司謂法當上請思廉曰若然民已不堪命
矣即移文罷徵後果得請河北復大饑流民渡河求食朝廷
遣使者集官屬絶河止之思廉曰民急就食豈得已哉天下
一家河北河南皆吾民也亟令縱之且曰雖得罪死不恨章
上不之罪也（元史程思廉傳）
趙炳加昭勇大將軍濟南路總管歲凶發廩賑民而後以聞朝
廷不之罪也（元史趙炳傳）
王構爲濟南路總管官貸民粟歲饑而責償不已構請輸以明
年（元史王構傳）
許扆一名忽魯火孫除陝西行中書省右丞時關中饑議發倉

粟賑之同列以未得請于朝不可忽魯火孫曰民爲邦本今
饑餒如此若俟命下無及矣擅發之罪吾當獨任之不以累
公等遂大發粟不數日命亦下（元史許國禎傳）
雷膺授中議大夫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使時蘇湖多雨傷稼
百姓艱食膺請于朝發廩米二十萬石賑之江淮行省以發
米太多議存三之一膺曰布宣皇澤惠養困窮行省臣職耳
豈可效有司出納之吝耶行省不能奪悉給之（元史雷膺傳）
張思明除江浙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兩浙大饑首贊發廩賑
之思明爲江浙行中書省左丞會陝西大饑中書撥江浙鹽
運司歲課十萬定振之吏白周歲所入已輸京師當回咨中

書思明曰陝西饑民猶鮒在涸轍往復踰月是索之枯魚之
肆也其以下年未輸者如數與之有罪吾當坐朝廷韙之（元史張思明傳）
臧夢解授知海寧州屬江陰饑江浙行省委夢解賑之夢解不
爲文具皆躬至其地而人給以米所活四萬五千餘人（元史臧夢解傳）
趙世延除安西路總管陝民饑省臺議請于朝賑之世延曰救
荒如救火願先發廩以賑朝廷設不允世延當傾家財若身
以償省臺從之所活者衆（元史趙世延傳）
元明善陞翰林直學士奉旨出賑山東河南饑時彭城下邳諸

州連數十驛民餓馬斃而官無文書賑貸明善以鈔萬二千
錠分給之曰擅命獲罪所不辭也（元史元明善傳）
陳思謙拜西行臺監察御史先是關陝大饑民多鬻産流徙及
來歸皆無地可耕思謙言聽民倍直贖之使富者收兼入之
利貧者獲已棄之業從之（元史陳思謙傳）
胡長孺轉台州路寧海縣主簿階將仕佐郎大德丁未浙東大
侵戊申復無麥民相枕死宣慰同知脫歡察議行振荒之令
斂富人錢一百五十萬給之至縣以餘錢二十五萬屬長孺
藏去乃行旁州長孺察其有乾没意悉散於民閱月再至索
其錢長孺抱成案進曰錢在是矣脫歡察怒曰汝膺如山耶

何所受命而敢無忌若此長孺曰民一日不食當有死者誠不及以聞然官書具在可徵也脫歡察雖怒不敢問 元史胡長孺傳

盧琦遷永春縣尹泉郡大饑死者相枕藉其能行者皆老幼扶攜就食永春琦命分諸浮屠及大家使食之所存活不可勝計 元史盧琦傳

劉秉直爲衛輝路總管歲大饑人相食死者過半秉直出俸米倡富民分粟餒者食之病者與藥死者與棺以葬 元史劉秉直傳

孫拱授保定路治中適歲饑議開倉賑民或曰宜請于朝拱曰救荒事不可緩也若得請而後發粟以賑之則民餒死矣苟見罪吾自任之遂發粟四千五百石以賑饑民 元史孫拱傳

廿二史言行略卷三十七終

廿二史言行略卷三十八

治民門

興化

重學校

何武遷揚州刺史行部必先即學官見諸生試其誦論問以得失 漢書何武傳

文翁景帝末爲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刀

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爲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弟子爲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常選學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閨閤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爲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爲之始云文翁終於蜀吏民爲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漢書文翁傳

任延拜武威太守遣立校官自掾史子孫皆令詣學受業復其

徭役章句既通悉顯拔榮進之郡遂有儒雅之士後漢書任延傳
劉梁除北新城長告縣人曰昔文翁在蜀道著巴漢庚桑瑣隸風移碨磥吾雖小宰猶有社稷苟赴期會理文墨豈本志乎廼更大作講舍延聚生徒數百人朝夕自往勸誡身執經卷試策殿最儒化大行此邑至後猶稱其教焉後漢書劉梁傳
虞溥除鄱陽內史大修庠序廣招學徒時祭酒求更起屋行禮溥曰君子行禮無常處也故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而行禮於大樹之下況今學庭庠序高堂顯敞乎晉書虞溥傳
李訢遷儀曹尚書領中祕書加安東將軍出爲使持節安南將軍相州刺史訢上疏求立學校曰臣聞至治之隆非文德無

以經綸王道太平之美非良才無以光贊皇化是以昔之明主建庠序於京畿立學官於郡邑教國子弟習其道藝然後選其俊異以爲造士今聖治欽明道隆三五九服之民咸仰德化而所在州土學校未立臣雖不敏誠願備之使後生聞雅頌之音童幼覩經教之本臣昔蒙恩寵長管中祕時課修學有成立之人髦俊之士已蒙進用臣今重荷榮遇顯任方岳思闡帝猷光宣於外自到以來訪諸文學舊德已老後生未進歲首所貢雖依制遣對問之日懼不克堪臣愚欲仰依先典於州郡治所各立學官使士望之流冠冕之胄就而受業庶必有成其經藝通明者貢之王府則郁郁之文於是不墜書奏顯祖從之以訢治爲諸州之最加賜衣服魏書李訢傳
李平遷司徒左長史行相州事尋正刺史加征虜將軍平修飾太學簡試通儒以充博士選五郡聰敏者以教之圖孔子及七十二子於堂親爲立讚魏書李平傳
劉道斌爲恒農太守遷岐州刺史道斌在恒農修立學館建孔子廟堂圖畫形像去郡之後民故追思之乃復畫道斌形於孔子像之西而拜謁焉魏書劉道斌傳
梁宗室憺拜都督益州刺史興學校祭漢蜀郡太守文翁由是人多向方者南史始興忠武王憺傳
辛昂行成都令昂到縣便與諸生祭文翁學堂因共歡宴謂諸

生曰子孝臣忠師嚴友信立身之要如斯而已若不事斯語何以成名各宜自勉克成令譽昂言切理至諸生等竝深感悟歸而告其父老曰辛君教誡如此不可違之於是井邑肅然咸從其化北史辛慶之傳
韋宏機爲檀州刺史以邊人陋僻不知文儒貴乃修學官畫孔子七十二子漢晉名儒像自爲贊敦勸生徒繇是大化新唐書韋宏機傳
倪若水爲汴州刺史增修孔子廟興州縣學廬勸生徒身爲教誨風化興行新唐書倪若水傳
李栖筠爲常州刺史大起學校堂上畫孝友傳示諸生爲鄉飲

酒禮登歌降飲人人知勸拜浙西都團練觀察使兼御史大
夫增學廬表宿儒河南褚冲吳何員等超拜學官爲之師身
執經問義遠邇趨慕至徒數百人（新唐書李栖筠傳）
鄭餘慶擢進士第嚴震帥山南西道奏置幕府餘慶累遷山南
西道節度使入爲太子少師兼判國子祭酒事加檢校司徒
子澣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始餘慶在興元創學廬澣嗣完之
養生徒風化大行（新唐書鄭餘慶傳）
曹華擢橫海節度副使時朝廷披鄆爲三鎮兗海軍亂殺觀察
使王遂詔華往代自李正己盜齊魯俗益汙鷙華下令曰鄒
魯禮義鄉不可忘本乃身見儒士春秋祀孔子祠立學官講

誦斥家貲佐贍給人乃知教成就諸生仕諸朝（新唐書曹華傳）
宗室愷判明州轂屬邑田租以贍學（宋史魏王愷傳）
宗室希言知臨安仁和縣闢學宮四百餘畝（宋史希言傳）
田錫知睦州睦州人舊阻禮教錫建孔子廟表請以經籍給諸
生詔賜九經自是人知向學（宋史田錫傳）
晏殊知應天府延范仲淹以教生徒自五代以來天下學校廢
興學自殊始（宋史晏殊傳）
王獵爲永興藍田主簿府使之掌學諸生有犯法者獵自責數
以爲教之不至屛出之府帥意其私捕生下獄獵前白曰此
特年少不率教爾致于理不足以益美化恐適貽士類辱帥

悟而喜曰吾慮初不及此即釋生而待獵加敬徙林慮令縣
依山俗以蒐田爲生不知學獵立孔子廟擇秀民誨之（宋史王獵傳）
祖無擇知袁州自慶歷詔天下立學十年間其敝徒文具無命
教之實無擇首建學官置生徒郡國弦誦之風由此始盛（宋史祖無擇傳）
滕元發知鄆州學生食不給民有爭公田二十年不決者元發
曰學無食而以良田飽頑民乎乃請以爲學田（宋史滕元發傳）
趙瞻移萬泉令捐圭田修學宮士自遠而至（宋史趙瞻傳）
王十朋知饒州丞相洪國請故學基益其圃十朋曰先聖所居

十朋何敢予人（宋史王十朋傳）
王信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買學田（宋史王信傳）
張運知桂陽監五月而境內稱治與部使者奏升監爲軍大修
庠序之教祠漢以來守令有功德於桂陽者衛颯唐羌等七
人于學（宋史張運傳）
孫子秀知金壇縣崇學校明教化行鄉飲酒禮訪國初茅山書
院故址新之以待遠方遊學之士（宋史孫子秀傳）
陳塏提領江淮茶鹽所兼知太平州作浮淮書堂以處兩淮之
民而教之（宋史陳塏傳）
張逸知青神縣興學校教生徒後邑人陳希亮楊異相繼登科

逸改其居曰桂枝里宋史張逸傳
程顥爲晉城令鄉必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
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
之宋史程顥傳
朱熹知南康軍詣郡學引進士子與之講論訪白鹿洞書院遺
址奏復其舊爲學規俾守之宋史朱熹傳
杜誼知永城縣出奉錢率其下新文宣王廟兩旁爲學舍數十
區旦夕講學於其堂宋史杜誼傳
大公鼎改良鄉令建孔子廟學遼史大公鼎傳
只必嗜讀書習翰墨監東平官少中大夫嘗出家藏書二千餘
卷置東平廟學使學徒講肄之元史木華黎傳
賽典赤贍思丁拜平章政事行省雲南雲南俗子弟不知讀書
賽典赤創建孔子廟明倫堂購經史授學田由是文風稍興
元史賽典赤贍思丁傳
賽典赤贍思丁拜平章政事行省雲南卒子忽辛授雲南行省
右丞先是贍思丁爲雲南平章時建孔子廟爲學校撥田五
頃以供祭祀教養贍思丁卒田爲大德寺所有忽辛按廟學
舊籍奪歸之乃復下諸郡邑遍立廟學選文學之士爲之教
官文風大興元史賽典赤贍思丁傳
徹里擢利用監奉使省風俗訪遺逸時行省理財方急賣所在

學田以價輸官徹里曰學田所以供祭禮育人才安可鬻遂
止之還朝以聞帝嘉納焉元史徹里傳
王構爲濟南路總管學田爲牧地所侵者理而歸之元史王構傳
張立道除忠慶路總管先是雲南未知尊孔子祀王逸少爲先
師立道首建孔子廟置學舍勸士人子弟以學擇蜀士之賢
者迎以爲弟子師歲時率諸生行釋菜禮人習禮讓風俗稍
變矣元史張立道傳
王守誠除河南行省參知政事使四川儒學提舉謝晉賢請復
文翁石室爲書院采以上聞元史王守誠傳
王思誠爲太中大夫河間路總管所轄景州廣川鎭漢董仲舒
之里也河間尊福鄉博士毛萇舊居也皆請建書院設山長
員元史王思誠傳
呂思誠改景州蓚縣尹刻孔子象令社學祀事元史呂思誠傳
韓鏞授饒州路總管俾俊秀入學宮求宿儒學行俱尊者列爲
五經師旦望必幅巾深衣以謁先聖月必考訂課試以示勸
勵每治政之暇必延見其師生與之講討經義由是人人自
力於學而饒之以科第進者視他郡爲多元史韓鏞傳
白景亮授衢州路總管郡學之政久弛從祀諸賢無塑像諸生
無廩餼祭服樂器有缺景亮皆爲備之儒風大振搢紳稱頌
焉元史白景亮傳

敦風紀

韓延壽爲左馮翊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爲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既傷風化重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恥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不聽事因入臥傳舍閉閤思過一縣莫知所爲令丞嗇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延壽大喜開閤延見內酒肉與相對飲食厲勉以意告鄉部有以表勸悔過從善之民延壽迺起聽事勞謝令丞以下引見尉薦郡中歙然莫不傳相敕厲不敢犯 漢書韓延壽傳

張奐拜武威太守其俗多妖忌凡二月五月產子及與父母同月生者悉殺之奐示以義方嚴加賞罰風俗遂改 後漢書張奐傳

任延爲九真太守駱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各因淫好無適對匹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延乃移書屬縣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令長吏以下各省奉祿以賑助之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其產子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爲任 後漢書任延傳

許荆遷桂陽太守嘗行春到耒陽縣人有蔣均者兄弟爭財互相言訟荆對之歎曰吾荷國重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顧使吏上書陳狀乞詣廷尉均兄弟感悔各求受罪 後漢書許荆傳

仇覽選爲蒲亭長覽初到亭人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詣覽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日過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及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奈何肆忿於一朝欲致子以不義乎母聞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爲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鄉邑爲之諺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鳴梟哺所生時考城令河內王渙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署爲主簿謂覽曰主簿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鸇之志邪覽曰以爲鷹鸇不若鸞鳳渙謝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今日太學曳長裾飛名譽皆主簿後耳以一月奉爲資勉卒景行 後漢書仇覽傳

王商爲蜀郡太守成都禽堅有至孝之行商表其墓追贈孝廉 蜀志許靖傳注

孔嚴拜吳興太守餘杭婦人經年荒賣其子以活夫之兄子武康有兄弟二人妻各有孕弟遠行未反遇荒歲不能兩全棄其子而活弟子嚴褒薦之 晉書孔愉傳

宣城宛陵有女子與母同床寢母爲猛獸所搏女號叫挐獸獸毛盡落行十數里獸乃棄之女抱母還猶有氣經時乃絕太守蕭琛聽爲表言其狀有詔旌其門閭 梁書滕曇恭傳

封回除鎮遠將軍安州刺史山民愿朴父子賓旅同寢一室回下車勸令別處其俗遂改（魏書封懿傳）

辛公義除岷州刺史土俗畏病若一人有疾即合家避之父子夫妻不相看養孝義道絕由是病者多死公義患之欲變其俗因分遣官人巡檢部內凡有疾病皆以牀輿來安置聽事暑月疫時病人或至數百廳廊悉滿公義親設一榻獨坐其間終日連夕對之理事所得秩俸盡用市藥為迎醫療之躬勸其飲食於是悉差方召其親戚而諭之曰死生由命不關相着前汝弃之所以死耳今我聚病者坐臥其間若言相染那得不死病見復差汝等勿復信之諸病家子孫慙謝而去

後人有遇病者爭就使君其家無親屬因留養之始相慈愛此風遂革合境之內呼為慈母（隋書辛公義傳）

王志為丹陽尹有寡婦無子姑亡舉責以斂葬既而無以還之志愍其義以俸錢償焉（南史王曇首傳）

顧憲之為豫章內史有貞婦萬晞者少孀居無子事舅姑尤孝父母欲奪而嫁之誓死不許憲之賜以束帛表其節義（南史顧覬之傳）

任昉為義興太守時產子者不舉昉嚴其制罪同殺人孕者供其資費濟者千室（南史任昉傳）

張長年為汝南太守郡人劉宗之兄弟分析家貧唯一牛爭不能決訟於郡庭長年悽而見之謂曰汝曹當以一牛故致此競脫有二牛必不爭乃以己牛一頭賜之於是境中各相戒約咸敦敬讓（北史張袞傳）

裴安祖州辟主簿人有兄弟爭財詣州相訟安祖召其兄弟以禮義責讓之此人兄弟明日相率謝罪州內欽服之（北史裴駿傳）

郎茂除衛國令有部人張元預與從父弟思蘭不睦丞尉請加嚴法茂曰元預兄弟本相憎嫉又坐得罪彌益其忿非化人之意也乃遣縣中耆舊更往敦諭道路不絕元預等各生感悔詣縣頓首請罪茂曉之以義遂相親睦稱為友悌（北史郎基傳）

蘇瓊除南清河太守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

援據乃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對眾人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地失兄弟心何如因而下淚諸證人莫不灑泣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住（北史蘇瓊傳）

梁彥光為相州刺史有滏陽人焦通性酗酒事親禮闕為從弟所訟彥光弗之罪將至州學令觀孔子廟中韓伯瑜母杖不痛哀母力衰對母悲泣之像通遂感悟悲愧若無容者彥光訓喻而遣之後改過勵行卒為善士（北史梁彥光傳）

薛季昶為河北道按察使有卞州孝女李氏年八歲父卒柩殯在堂十餘歲每日哭臨無限及年長母欲嫁之遂截髮自誓

請在家終養及喪母號毀殆至滅性家無丈夫自營棺槨州里欽其至孝送葬者千餘人葬畢廬於墓側遂頭跣足負土成墳手植松柏數百株李泉列上其狀有制特表門閭賜以粟帛 舊唐書薛季泉傳

高儉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蜀人畏鬼而惡疾雖父母病皆委去望舍投餌哺之昆弟不相假財士廉為設條教辯告督勵風俗翕然為變 新唐書高儉傳

馮伉遷膳部員外郎為睦王等侍讀醴泉令缺以授伉縣多嚣猾數犯法伉為著諭蒙書十四篇大抵勸之務農進學而教以忠孝鄉鄉授之使轉相教督 新唐書馮伉傳

朱忠亮授涇原四鎮節度使涇俗舊多賣子忠亮以財贖免者前後數百 新唐書朱忠亮傳

李德裕為浙西觀察使南方信禨巫雖父母癘疾子棄不敢養德裕擇長老可語者諭以孝慈大倫患難相收不可棄之義使歸相曉敕違約者顯寘以法數年惡俗大變 新唐書李德裕傳

韋景駿為貴鄉令有母子相訟者景駿曰令少不天常自痛爾幸有親而忘孝邪教之不孚令之罪也因嗚咽流涕付授孝經使習大義於是母子感悟請自新遂為孝子 新唐書韋景駿傳

韋宙為永州刺史初俚民婚出財會賓客號破酒晝夜集多至數百人貧者猶數十力不足則不迎至淫奔者宙條約使略

如禮 新唐書韋丹傳

周知裕遷宿州團練使安州留後安州近淮俗惡病者父母有疾置之他屋以竹竿繫飲食委之至死不近知裕深患之加以教道由是稍革 五代史周知裕傳

宗室善俊知建州建俗生子往往不舉善俊痛繩之給金穀捐已俸以助其費 宋史善俊傳

王質攝江陵府事或訴民約婚後期民言貧無貲以辦故違約質問其費幾何出私錢予之 宋史王質傳

薛奎知益州成都民婦訟其子不孝詰之乃曰貧無以為養奎出俸錢與之戒曰若復失養吾不貸汝矣其母子遂如初 宋史薛奎傳

李若谷知并州民貧失婚姻者若谷出私錢助其嫁娶 宋史李若谷傳

戚綸知太和縣加大理評事江外民險悍多搆頌為諭民詩五十篇因時俗耳目之事以申規誨老幼多傳誦之 宋史戚綸傳

蔡襄知福州俗重凶儀親亾或祕不舉至破產飯僧下令禁止之 宋史蔡襄傳

呂陶調銅梁令民龐氏姊妹三人冒隱幼弟田弟壯愬官不得直貧至傭奴於人及是又愬陶一問三人服罪弟泣拜願以田半作佛事以報陶曉之曰三姊皆汝同氣方汝幼時適為汝主之爾不然盡為他人所欺與其捐半供佛曷若遺姊復

爲兄弟顧不美乎弟又拜聽命 宋史呂陶傳
蕭服調望江令治以教化爲本訪古跡得王祥臥冰池孟宗泣筍臺皆爲築亭已而邑人朱氏女刲股愈母疾入經傳之以爲治化所致 宋史沈畸傳
李譓知雙流縣仕族張氏子居喪而爭產譓曰若忍墜先訓乎盍歸思之三日復來迄悔艾無訟 宋史李譓傳
王信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禁民不舉子 宋史王信傳
張運知桂陽監五月而境內稱治與部使者奏升監爲軍刻續顏氏家訓四時纂要等書散之民間使之修德而務本 宋史張運傳

趙與權知安吉州有富民愬幼子察之非其本心姑逮其子付獄徐廉之乃二兒强其父析業與權曉以法開以天理皆忻然感悟又嫠媼僅一子亦以不孝告留之郡聽日爲饌俾親饋晨昏以禮未周月母子如初二家皆畫像事之 宋史趙與權傳
危稹知漳州漳俗祕不葬親爲常往往棲寄僧刹稹命營高燥地爲義塚三約期責之葬其無主名若有主名而力弗給者官爲葬之凡二千三百有奇刻石以識 宋史危稹傳
張洽改袁州司理參軍有盜黥甚辭不能折會獄有兄弟爭財者洽諭之曰訟于官祇爲胥吏之地且冒法以求勝孰與各守分以全手足之愛乎辭氣懇切訟者感悟盜聞之自伏 宋史張洽傳
程迥調饒州德興丞唐肅宗時縣有程氏女其父兄爲盜所殺因掠女去隱忍十餘年手刃盡誅其黨刲其肝心以祭其父兄迥取春秋復讎之義頌之曰大而得其正者也表之曰英孝程烈女改知隆興府進賢縣境內有婦人傭身紡績舂簸以養其姑姑感婦孝每食即以手加額仰天而祝之其子爲人牧牛亦乾飯以餉祖母迥廉得之爲白于郡郡給以錢粟調信州上饒縣奉祠寓居番陽之蕭寺程祥者從伯父待制昌禹來居番陽昌禹死遂失所依祥繼亾祥妻度氏猶質賣奩具以撫育孤子久之罄竭瀕死鄰家皆莫識其面有欲醮

之者度曰吾兒幼若事他人使母不得撫其子豈不負良人乎終辭焉或爲迥言其事迥走告于郡守月給之錢粟 宋史程迥傳
劉清之通判鄂州州有民妻張以節死嘉祐中詔封旌德縣君表其墓曰列女中更兵火至是無知其墓者清之與郡守羅願訪而祠之 宋史劉清之傳
侯可知巴州化城縣巴俗娶婦必責財貧人女至老不得嫁可爲約束立制度違者有罪 宋史侯可傳
路鐸爲景州刺史鐸述十二訓以教民詔曰路鐸十二訓皆勸人爲善遍諭州郡使知之 金史路鐸傳

任天寵遷威戎縣令有兄弟訟田者天寵諭以理義委曲周至
皆感泣而去（金史任天寵傳）

蒲察鄭留改順義軍節度使西京人李安兄弟爭財府縣不能決按察司移鄭留平理月餘不問會釋奠孔子廟鄭留乃引安兄弟與諸生敘齒列坐會酒陳說古之友悌數事安兄弟感悟謝曰節使父母也誓不復爭乃相讓而歸（金史蒲察鄭留傳）

賽典赤贍思丁拜平章政事行省雲南雲南俗男女往往自相配偶親死則火之不爲喪祭賽典赤教之婚姻行媒死者爲之棺槨奠祭（元史賽典赤贍思丁傳）

胡祗遹升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使民有父子兄弟相訟者必

懇切諭以天倫之重不獲已則繩以法（元史胡祗遹傳）

呂思誠改景州蓨縣尹買羊劉智祗民李持酒來見愬其弟匿羊思誠叱之退王吉兄弟四人友愛彌篤思誠至其家取酒勸酬懽同骨肉李之兄弟相謂曰我等慫不敢見尹矣各具酒食相切責悔前過析居二十年復還同爨鎮民張復叔母婦居且瞽丐食以活恐思誠聞之即日迎養思誠怜其貧令爲媒互人以養之（元史呂思誠傳）

于文傳累陞婺源知州婺源之俗男女婚聘後富則渝其約有育其女至老死不嫁者親喪貧則不舉有停其柩累數世不葬者文傳下車即召其耆老使以禮訓告之閱三月而婚喪俱畢（元史于文傳傳）

譚澄爲陝西四川道提刑按察使建言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宜令民年四十無子聽取妾以爲宗祀計朝廷從之遂著爲令（元史譚澄傳）

禮賢才

鄭元北海高密人隱修經業杜門不出國相孔融深敬於元屣履造門告高密縣爲元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加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

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爲通德門（後漢書鄭元傳）

陳蕃爲樂安太守郡人周璆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爲置一榻去則縣之（後漢書陳蕃傳）

唐彬拜使持節前將軍領西戎校尉雍州刺史下教曰此州名都士人林藪處士皇甫申叔嚴舒龍姜茂時梁子遠等竝志節清妙履行高潔踐境望風虛心饑渴思加延致待以不臣之典幅巾相見論道而已豈以吏職屈染高規郡國備禮發遣以副於邑之望於是四人皆到彬敬而待之（晉書唐彬傳）

王承遷東海太守有犯夜者爲吏所拘承問其故答曰從師受書不覺日暮承曰鞭撻甯越以立威名非政化之本使吏送令歸家晉書王湛傳

羅必元調咸寧尉撫州司法參軍崇仁丞復攝司法郡士曾極題金陵行宮龍屏迕丞相史彌遠謫道州解吏窘極甚必元釋其縛使之善達宋史羅必元傳

赤盞暉遷歸德軍節度使屬縣民家奴王夔者嘗業進士暉以錢五十萬贖之使卒其業金史赤盞暉傳

旌道德

延篤爲平陽侯相到官表龔遂之墓立銘祭祠擢用其後於畎

畝之間後漢書延篤傳

任延拜會稽都尉先遣饋禮祠延陵季子後漢書任延傳

王商爲蜀郡太守與嚴君平李宏立祠作銘以旌先賢蜀志許靖傳注

顧邵爲豫章太守下車祀先賢徐孺子之墓優待其後吳志顧雍傳

溫嶠爲江州刺史持節都督平南將軍鎮武昌親祭徐孺子之墓晉書溫嶠傳

劉損爲吳郡太守至昌門便入太伯廟時廟室頹毀垣墻不修損愴然曰清塵尚可髣髴衡宇一何摧頽卽令修葺南史劉粹傳

盧道將遷燕郡太守道將下車表樂毅霍原之墓爲之立祠北史盧元傳

高允授懷州刺史至邵縣見邵公廟廢毀不立乃歎曰邵公之德闕而不祀爲善者何望乃表修葺之北史高允傳

宗室令衿知泉州泉屬邑有隱士秦系故廬唐相姜公輔葬邑旁令衿建堂合祠之郡人感其化宋史燕王德昭傳

宗室善俊知廬州新包拯祠春秋祀之宋史善俊傳

李昭遘知陝州城中舊無井唐武德中刺史長孫操始疏廣濟渠水入城衆賴其利昭遘至立廟祠之宋史李昭遘傳

陳堯佐通判潮州作韓吏部祠宋史陳堯佐傳

王獵徙林慮令漢杜喬墓在境中往奠謁建祠其旁宋史王獵傳

陸佃知潁州佃以歐陽修守潁有遺愛爲建祠宇宋史陸佃傳

杜杲擢華文閣學士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行宮留守節制安慶和無爲三郡首謁程顥祠總領所卽張栻宦遊處陳像設祀焉宋史杜杲傳

阿台爲平灤路達魯花赤進階懷遠大將軍灤爲孤竹故國乃廟祀伯夷叔齊以勵風俗元史塔本傳

何瑋擢河南行省平章政事瑋至汴建諸葛亮祠元史何伯祥傳

劉德溫授通議大夫永平路總管永平古孤竹國也國初郡守楊阿台請于朝謚伯夷曰清惠叔齊曰仁惠爲廟以祠之而祠禮猶未具也德溫請命有司春秋具牢禮致祭著爲式賜廟額曰聖淸元史劉德溫傳

謹祭祀

第五倫拜會稽太守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之困匱其自食牛肉而不以薦祠者發病且死先爲牛鳴前後郡將莫敢禁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其巫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皆案論之有妄屠牛者吏輒行罰民初頗恐懼或祝詛妄言倫案之愈急後遂斷絕百姓以安（後漢書第五倫傳）

王神念爲持節都督青冀二州諸軍事信武將軍青冀二州刺史神念性剛正所更州郡必禁止淫祠時青冀州東北有石鹿山臨海先有神廟妖巫欺惑百姓遠近祈禱糜費極多及

神念至使令毀撤風俗遂改（梁書王神念傳）

蕭琛爲吳興太守郡有項羽廟土人名爲憤王甚有靈驗遂於郡聽事安牀幕爲神坐公私請禱前後二千石皆於聽拜祠以軛下牛充祭而避居他室琛至著屐登聽事閭室中有叱聲琛厲色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死據此聽事何也因遷之於廟又禁殺牛解祀以脯代肉（南史蕭思話傳）

齊宗室勵遷楚州刺史城北有伍子胥廟其俗敬鬼祈者必以牛酒至破產業勵歎曰子胥賢者豈宜損百姓乎告諭所部自是遂止百姓賴之（北史清河王岳傳）

狄仁傑拜冬官侍郎持節江南巡撫使吳楚俗多淫祠仁傑一禁止凡毀千七百房止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而已（新唐書狄仁傑傳）

韋正貫擢嶺南節度使南方風俗右鬼正貫毀淫祠教民毋妄祈會海水溢人爭咎撤祠事以爲神不歆正貫登城沃酒以誓曰不當神意長人任其咎無逮下民俄而水去民乃信之（新唐書韋皋傳）

王質知蔡州州人歲時祀吳元濟廟質曰安有逆醜而廟食於民者毀之爲更立狄仁傑李愬像而祠之蔡人至今號雙廟（宋史王祜傳）

顏衎調臨濟令臨濟多淫祠有針姑廟者里人奉之尤篤衎至

即焚其廟（宋史顏衎傳）

王嗣宗知并州兼并代部署州境有跛龍王廟每窮冬閭境致祭値風雪寒甚老幼踣於道嗣宗亟毀之轉運使鄭文寶上其政績有詔褒美徙知邠州兼邠寧環慶路都部署城東有靈應公廟傍有山穴羣狐處焉妖巫挾之爲人禍福民甚信向水旱疾疫悉禱之民語爲之諱狐音前此長吏皆先謁廟然後視事嗣宗毀其廟燻其穴得數十狐盡殺之淫祀遂息（宋史王嗣宗傳）

范師道知廣德縣縣有張王廟民歲祠神殺牛數千師道禁絕之（宋史范師道傳）

劉摯簽書南京判官會司農新令盡斥賣天下祠廟依坊場河渡法收淨利南京閼伯廟歲錢四十六貫微子廟十二貫摯歎曰一至於此往見留守張方平曰獨不能爲朝廷言之耶方平瞿然托摯爲奏曰閼伯遷商丘主祀大火火爲國家盛德所乘歷世尊爲大祀微子宋始封之君開國此地本朝受命建號所因又有雙廟者唐張巡許遠孤城死賊能捍大患今若令承買小人規利冗褻瀆慢何所不爲歲收微細實損大體欲望留此三廟以慰邦人崇奉之意從之宋史劉摯傳

洪咨夔知龍州毀鄧艾祠更祠諸葛亮告其民曰毋事仇讎而忘父母宋史洪咨夔傳

廖德明知莆田縣民有奉淫祠者罪之沉像于江宋史廖德明傳

張浩改平陽尹近郊有淫祠郡人頗事之廟祝田主爭香火之利累年不決浩撤其祠屋投其像水中乃繕葺堯帝祠作擊壤遺風亭金史張浩傳

呂思誠改景州蓚縣尹縣多淫祠動以百餘計刑牲以祭者無虛日思誠悉命毀之唯存江都相董仲舒祠元史呂思誠傳

韓鏞授饒州路總管饒之爲俗尚鬼有覺山廟者自昔爲妖以禍福人爲盜賊者事之尤至將爲盜必卜之鏞至卽撤其祠宇沉土偶人于江凡境內淫祠有不合祀典者皆毀之人初大駭已而皆歎服元史韓鏞傳

禁邪說

裴昭明爲始安內史郡人龔元宜云神人與其玉印玉板書不須筆吹紙便成字自稱龔聖人以此惑衆前後郡太守敬事之昭明付獄案罪南史裴松之傳

李德裕爲浙西觀察使時亳州浮屠詭言水可愈疾號曰聖水轉相流聞南方之人率十戶僦一人使往汲既行若飲病者不敢近葷血危老之人率多死而水斗三十千取者益它汲轉鬻於道互相欺訹往者日數十百人德裕嚴勒津邏捕絕之且言昔吳有聖水宋齊有聖火皆本妖祥請下觀察使令狐楚塡塞以絕妄源從之新唐書李德裕傳

孔道輔爲寧州軍事推官有蛇出天慶觀眞武殿中一郡以爲神州將帥官屬往奠拜之欲上其事道輔徑前以笏擊蛇碎其首觀者初驚後莫不歎服宋史孔道輔傳

李載知祥符縣有巫以井泉飲人云可愈疾趨者旁午載杖巫堙其井宋史李載傳

孫鼛知偃師縣蒲中優人詭僧服隱民間以不語惑衆相傳有異法奔湊其門鼛收按姦狀立伏辜宋史孫鼛傳

上官均知光澤縣有巫託神能禍福人致貲甚富均焚像杖巫出諸境宋史上官均傳

劉宰調江陵尉江陵巫風爲盛宰下令保伍互相糾察往往改

業爲農有持妖術號眞武法穿雲子寶華主者皆禁絕之 宋史劉宰傳

孫子秀調吳縣主簿有妖人稱水仙太保郡守王遂將使治之莫敢行子秀奮然請往焚其廬碎其像沉其人於太湖曰實汝水仙之名矣妖遂絕 宋史孫子秀傳

朱熹主泉州同安簿禁女婦之爲僧道者熹知漳州土俗崇信釋氏男女聚僧廬爲傳經會女不嫁者爲庵舍以居熹悉禁之 宋史朱熹傳

李格非通判廣信軍有道士說人禍福或中出必乘車呼俗信惑格非遇之塗叱左右取車中道士來窮治其姦杖而出諸

境 宋史李格非傳

何時遷臨江軍司理參軍郡獄相傳舊斬一寇屍能行一里許衆神之壤爲肉身臯陶時至取故牘閱此寇嘗掠殺數人曰如此可爲神乎命鞭之沉於水 宋史何時傳

廿二史言行略卷三十八終

廿二史言行略卷三十九

長洲過元昄輯

治民門

明刑

息獄

劉矩遷雍邱令民有爭訟矩常引之於前提耳訓告以爲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尋思訟者感之輒各罷去 後漢書劉矩傳

王志遷宣城內史郡人張倪吳慶爭田經年不決志到官父老相謂曰王府君有德政吾鄉里乃有如此爭倪慶因相攜詣罪所訟地遂成閑田 南史王曇首傳

陸襄爲鄱陽內史有彭李二家先因忿爭遂相誣告襄引入內室不加責誚但和言解喻之二人感恩深自悔咎乃爲設酒食令其盡歡酒罷同載而還因相親厚人歌曰陸君政無怨家鬭既罷讎共車 南史陸慧曉傳

于義遷安武太守專崇敎化不尙威刑有郡人張善安王叔兒爭財相訟義曰太守德薄不勝所致於是以家財分與二人喻而遣去善安等各懷恥愧移貫他州於是風化大洽 北史于栗磾傳

劉曠爲平鄉令人有諍訟者輒丁寧曉以義理不加繩劾各自引咎而去百姓更相篤勵曰有君如此何得爲非在職七年

風教大治獄中無繫囚諍訟絕息囹圄皆生草庭可張羅（北史劉曠傳）

蘇頌知江寧縣凡民有忿爭頌喻以鄉黨宜相親善若以小忿而失歡心一旦緩急將何賴焉民往往謝去或半塗思其言而止（宋史蘇頌傳）

王巖叟知定州安喜縣有法吏罷居鄉里導人爲訟巖叟捕撻於市衆皆悚然定守呂公著歎曰此古良吏也（宋史王巖叟傳）

王維翰遷永霸令縣豪欲嘗試維翰設事陳訴維翰窮竟之遂伏其詐殺之健訟衰息（金史王維翰傳）

敬儼拜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舊俗民有爭往往越訴于省吏得並緣爲奸利訟以故繁儼令下省府非有司不得侵民訟事遂簡（元史敬儼傳）

斷獄

魯恭拜中牟令專以德化爲理不任刑罰訟人許伯等爭田累守令不能決恭爲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後漢書魯恭傳）

陳矯遷魏郡太守時繫囚千數至有歷年矯以爲周有三典之制漢約三章之法今惜輕重之理而忽久繫之患可謂謬矣悉自覽罪狀一時論決（魏志陳矯傳）

周處轉廣漢太守郡多滯訟有經三十年而不決者處詳其枉直一朝決遣（晉書周處傳）

沈懷文西陽王子尚鎮會稽遷撫軍長史行府州事時囚繫甚多動經年月懷文到任訊五郡九百三十六獄衆咸稱平（南史沈懷文傳）

梁宗室憺爲都督荊州刺史加安西將軍憺自以少年始居重任開導物情辭訟者皆立待符敎決於俄頃曹無留事下無滯獄（南史始興忠武王憺傳）

任昉爲新安太守在郡不事邊幅率然曳杖徒行邑郭人通辭訟者就路決焉（南史任昉傳）

辛公義遷并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因露坐牢側親自驗問十餘日間決斷咸盡方還大聽受領新訟皆不立文案遣當直

佐寮一人側坐訊問若不盡應須禁者公義即宿聽事終不還閤人或諫之曰此事有程使君何自苦也答曰刺史無德可以導人尙令百姓係於囹圄豈有禁人在獄而心自安乎罪人聞之咸自款服後有欲諍訟者鄉閭父老遽相曉曰此蓋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北史辛公義傳）

何易于爲益昌令凡鬬民在廷易于丁寧指曉枉直杖楚遣之不以付吏獄三年無囚（新唐書何易于傳）

張詠知益州民有諜訴者詠灼見情僞立爲判決人皆厭服好事者編集其辭鏤板傳布（宋史張詠傳）

薛映知杭州轉運使姚鉉移屬州當直司毋得輒斷徒以上罪

暎即奏徒流笞杖自有科條苟情狀明白何必繫獄以累和氣請詔天下凡徒流罪於長吏前對辨無所異聽遣決之朝廷施用其言（宋史薛暎傳）

王罕知潭州為政務適人情不加威罰有狂婦數訴事出言無章却之則勃罵前守每叱逐之罕獨引至前委曲徐問久稍可曉乃本為人妻無子夫死妾有子遂逐婦而據家貲屢訴不得直因憤恚發狂罕為治妾而反其貲婦尋愈郡中傳為神明監司上治狀敕書褒諭賜絹三百（宋史王罕傳）

韓億知永城縣有治聲他邑訟不決者郡守皇甫選輒屬億治之（宋史韓億傳）

賈易調常州司法參軍自以儒者不閑法令歲議獄唯求合於人情曰人情所在法亦在焉訖去郡中稱平（宋史賈易傳）

陸九淵差知荆門軍民有訴者無早暮皆得造于庭復令其自持狀以追為立期皆如約而至即為酌情決之而多所勸釋其有涉人倫者使自毀其狀以厚風俗唯不可訓者始寘之法（宋史陸九淵傳）

姚景行為朔方軍節度使太康初徙鎮遼興以上京多滯獄命為留守不數月以獄空聞（遼史姚景行傳）

竇景庸授武定軍節度使審決冤滯輕重得宜以獄空聞（遼史竇景庸傳）

王惲授承直郎平陽路總管府判官初絳之太平縣民有陳氏者殺其兄行賂緩獄蔓引逮繫者三百餘人至五年不決朝廷委惲鞫之一訊即得其實乃盡出所逮繫者時絳久旱一夕大雨（元史王惲傳）

雪冤

于公為縣獄史郡決曹東海有孝婦少寡亾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鄰人曰孝婦事我勤苦哀其亾子守寡我老久絫丁壯奈何其後姑自經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驗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于公以為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弗能得乃抱其具獄哭於府上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彊斷之咎黨在是乎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冢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孰郡中以此大敬重于公（漢書于定國傳）

孟嘗仕郡為戶曹史上虞有寡婦至孝養姑姑年老壽終夫女弟先懷嫌忌乃誣婦厭苦供養加鴆其母列訟縣庭郡不加尋察遂結竟其罪嘗先知枉狀備言之於太守太守不為理嘗哀泣外門因謝病去婦竟冤死自是郡中連旱二年禱請無所獲後太守殷丹到官訪問其故嘗詣府具陳寡婦冤誣之事因曰昔東海孝婦感天致旱于公一言甘澤時降宜戮

訟者以謝冤魂庶幽枉獲申時雨可期丹從之卽刑訟女而
祭婦墓天應澍雨穀稼以登後漢書孟嘗傳
柳渾大歷初魏少遊鎭江西奏署判官累授檢校司封郎中有
開元寺僧與徒夜飲醉而延火歸罪於守門瘖奴軍候亦受
財同上其狀少遊信焉人知奴冤莫敢言渾與崔祐甫遽入
白少遊驚問醉僧首伏旣而謝曰微二君子幾成老夫暗劣
矣舊唐書柳渾傳
崔碣爲河南尹邑有大賈王可久轉貨江湖間値龐勛亂盡亾
其貲不得歸妻詣卜者楊乾夫咨在亾乾夫名善數而內悅
妻色且利其富旣占陽驚曰乃夫殆不還矣卽陰以百金謝

媒者誘聘之妻乃嫁乾夫遂爲富人它年徐州平可久困甚
丐衣食歸閭里往見妻乾夫大怒訴逐之妻詣吏白言乾夫
厚納賄可久反得罪再訴復坐誣可久恨歎遂失明碣之來
可久陳冤碣得其情卽敕吏掩乾夫幷前獄吏下獄悉發贓
姦一日殺之以妻還可久時淫潦獄決而霽都民相語歌舞
于道新唐書崔元暐傳
顏眞卿遷監察御史使河隴時五原有冤獄久不決天且旱眞
卿辨獄而雨郡人呼御史雨新唐書顏眞卿傳
張齊賢爲江南西路轉運副使改右補闕加正使先是諸州罪
人多錮送闕下路死者十常五六齊賢道逢南劍建昌虔州

所送囚牒視之率非首犯悉伸其冤抑因力言於朝後凡送
囚至京請委强明吏慮問不實則罪及原問官屬自是江南
送罪人者爲減大半齊賢轉禮部尚書知河南府時獄有大
辟將決齊賢至立辨而釋之宋史張齊賢傳
李仕衡調鄠縣主簿田重進守京兆命仕衡鞫死囚五人活者
四人重進卽其家謁曰子有陰施此門當高大之後仕衡遷
左衛大將軍宋史李仕衡傳
王臻知福州閩人欲報仇或先食野葛而後趨仇家求鬭卽死
其處以誣仇人臻辨察格鬭狀被誣者往往釋去俗爲之少
變宋史王臻傳

吳及爲候官尉閩俗多自毒死以誣仇家官司莫能辨及悉爲
讞正前後活五十三人提點刑獄移其法於一路宋史吳及傳
杜衍遷尙書祠部員外郎按行潞州折冤獄知州王曙爲作辨
獄記宋史杜衍傳
喬執中紹聖初以寶文閣待制知鄆州執中寬厚有仁心屢典
刑獄雪活以百數明年夢神人畀以騎都尉誥且爲客言之
少焉談笑而逝年六十三宋史喬執中傳
董槐爲廣德軍錄事參軍民有誣富人李桷私鑄兵結豪傑以
應李全者郡捕繫之獄槐察其枉以白守守曰爲反者解說
族矣槐曰吏明知獄有枉而擠諸死地以傅於法顧法豈謂

諸被告者無論枉不枉皆可殺乎不聽頃之守以憂去槐攝通判州事歎曰枘誠枉今不爲出之生無繇矣乃爲翻其辭明其不反書上卒脫枘獄宋史董槐傳

魯有開知荆州有蠱獄當死者數十人有開曰欲殺人哀訴之足矣安得若是衆耶訊之則誣天方旱獄白而雨宋史魯有開傳

鄧文原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移江東道徽民謝蘭家僮汪姓者死蘭姪回賂汪族人誣蘭殺之蘭誣服文原錄之得其情釋蘭而坐回時久旱不雨決獄乃雨元史鄧文原傳

省刑

劉寬遷南陽太守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常以爲

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吏人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後漢書劉寬傳

申屠蟠緱氏女玉爲父報讐殺夫氏之黨吏執玉以告外黃令梁配配欲論殺玉蟠時年十五爲諸生進諫曰玉之節義足以感無耻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尙當表旌廬墓況在清聽而不加哀矜配善其言乃爲讞得減死論鄉人稱美之後漢書申屠蟠傳

王暢拜南陽太守前後二千石逼懼帝鄉貴戚多不稱職暢深疾之下車奮厲威猛其豪黨有釁穢者莫不糾發會赦事得散暢追恨之更爲設法諸受臧二千萬以上不自首實者盡入財物若其隱伏使吏發屋伐樹堙井夷竈豪右大震功曹張敞奏記諫曰五教在寬著之經典湯去三面八方歸仁武王入殷先去炮烙之刑高祖鑒秦唯定三章之法孝文皇帝感一緹縈蠲除肉刑卓茂文翁召父之徒皆疾惡嚴刻務崇溫厚仁賢之政流聞後世夫明哲之君網漏吞舟之魚然後三光明於上人物悅於下言之若迂其效甚近發屋伐樹將爲嚴烈雖欲懲惡難以聞遠以明府上智之才日月之曜敷仁惠之政則海內改觀實有折枝之易而無挾山之難郡爲舊都侯甸之國園廟出於章陵三后生自新野士女沾教化黔首仰風流自中興以來功臣將相繼世而隆愚以爲懇懇

用刑不如行恩孳孳求姦未若禮賢舜舉皐陶不仁者遠隨會爲政晉盜奔秦虞芮入境讓心自生化人在德不在用刑暢深納敞諫更崇寬政愼刑簡罰教化遂行後漢書王暢傳

陳矯除征南長史彭城樂陵太守魏郡西部都尉曲周民父病以牛禱縣結正棄市矯曰此孝子也表赦之魏志陳矯傳

崔挺除昭武將軍光州刺州時以犯罪配邊者多有逃越遂立重制一人犯罪逋亾合門充役挺上書以爲周書父子罪不相及天下善人少惡人多以一人犯罪延及合門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柳下惠嬰盜跖之誅豈不哀哉辭甚雅切高祖納之魏書崔挺傳

崔景眞位平昌太守有惠政當懸一蒲鞭而未嘗用 南史崔祖思傳

崔伯謙除濟北太守改鞭用熟皮爲之不忍見血示恥而已 北史崔鑒傳

韓麒麟拜齊州刺史在官寡於刑罰從事劉普慶說麒麟曰明公仗節方夏無所斬戮何以示威麒麟曰人不犯法何所戮乎若必須斬斷以立威名當以卿應之普慶慙懼而退 北史韓麒麟傳

陸象先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劍南按察使爲政尙仁恕司馬韋抱眞諫曰公當峻撲罰以示威不然民慢且無畏答曰政在治之而已必刑法以樹威乎卒不從而蜀化 新唐書陸元方傳

李勉徙江西觀察使屬兵睦鄰平賊屯部人父病爲蠱求厭者以木偶署勉名埋之掘治驗服勉曰是爲其父則孝也縱不誅 新唐書李勉傳

賈敦實爲洛州長史洛陽令楊德幹矜酷烈杖殺人以立威敦實諭止曰政在養人傷生過多雖能不足貴也德幹爲衰減 新唐書賈敦頤傳

任布知越州有祖訟其孫者醉酒詈我已而日悔哭于庭曰我老無子賴此孫以爲命也布聞知貸其死上書自劾朝廷亦不之責 宋史任布傳

范純禮知開封府中旨鞫享澤村民謀逆純禮審其故此民入戲場觀優歸途見匠者作桶取而戴於首曰與劉先主如何遂爲匠擒明日入對徽宗問何以處之對曰愚人村野無所知若以叛逆蔽罪恐辜好生之德以不應爲杖之足矣曰何以戒後人曰正欲外間知陛下刑憲不濫足以爲訓爾徽宗從之 宋史范仲淹傳

錢易通判蘄州奏疏曰堯放四罪而不言殺彼四者之凶尙惡言殺非堯仁之至乎古之肉刑者劓椓黥刖皆非死尙以爲虐近代以來斷人手足鈎背烙筋身見白骨而猶視息四體分落乃方絕命以此示人非平世事也今四方長吏競爲殘暴婺州先斷賊手足然後斬之以聞壽州巡檢使磔賊於閤

闠之中其旁猶有盜物者使嚴刑可誡於衆則秦之天下無叛民矣臣以謂非法之刑非所以助治惟陛下除之帝嘉納其言 宋史錢惟演傳

苗時中調潞州司法參軍郡守欲入一囚於死執不可守怒責甚峻時中曰寧歸田里法不可奪守悟而聽之 宋史苗時中傳

周敦頤調南安軍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衆莫敢爭敦頤獨與之辨不聽乃委手版歸將棄官去曰如此尙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悟囚得免 宋史周敦頤傳

孫唐卿通判陝州民有母再適人而死及葬其父恨母之不得

袝盜母之喪而同葬之有司論以法唐卿時權府事乃曰是知有孝而不知有法爾乃釋之以聞宋史孫唐卿傳

耶律制心拜上京留守時酒禁方嚴有捕獲私醞者一飲而盡笑而不詰遼史耶律隆運傳

布魯海牙拜燕南諸路廉訪使授斷事官使職如故有民誤毆人死吏論以重法其子號泣請代死布魯海牙戒吏使擒于市懼則殺之既而不懼乃曰誤毆人死情有可宥子而能孝義無可誅遂併釋之使出銀以資葬埋且呼死者家諭之其人悅從元史布魯海牙傳

梁曾除杭州路總管詔禁莫夜鞫囚游街酷刑朝廷是之著爲令元史梁曾傳

王約拜集賢大學士巡行燕南山東道約至衛輝有毆母寘獄者其母泣訴言老妾惟此一息死則一門絕矣約原其情杖一百而遣之元史王約傳

于文傳累遷知吳江州丹徒縣民有二弟共殺其姊者獄久不決浙西廉訪司俾文傳鞫之既得其情其母乞貸二子命爲終養許文傳謂二人所承有輕重以首從論則爲首者當死司官從之元史于文傳傳

恤囚

虞延除細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徒繫各使歸家竝感其恩德應期而還有囚於家被病自載詣獄既至而死延率掾吏殯於門外百姓感悅之後漢書虞延傳

鍾離意辟大司徒侯霸府詔部送徒詣河內時冬寒徒病不能行路過宏農意輒移屬縣使作徒衣縣不得已與之而上書言狀意亦具以聞光武得奏以見霸曰君所使掾何乃仁於用心誠良吏也意遂於道解徒桎梏恣所欲過與剋期俱至無或違者後漢書鍾離意傳

戴封遷中山相時諸縣囚四百餘人辭狀已定當行刑封哀之皆遣歸家與剋期日皆無違者詔書策美焉後漢書戴封傳

曹攄補臨淄令獄有死囚歲夕攄行獄愍之曰卿等不幸致此

非所如何新歲人情所重豈不欲蹔見家邪衆囚皆涕泣曰若得蹔歸死無恨也攄悉開獄出之剋日令還掾吏固爭咸謂不可攄曰此雖小人義不見負自爲諸君任之至日相率而還竝無違者一縣歎服號曰聖君晉書曹攄傳

謝方明加晉陵太守爲驃騎長史南郡相嘗年終江陵縣獄囚事無輕重悉放歸家使過正三日還到罪重者二十餘人綱紀以下莫不疑懼時晉陵郡送故主簿宏季咸徐壽之竝隨在西固諫以爲昔人雖有其事或是記籍過言且當今人情僞薄不可以故義相許方明不納一時遣之囚及父兄竝驚喜涕泣以爲就死無恨至期有重罪一人醉不能歸違二日

乃反餘一囚十日不來五官朱千期請見欲自討之方明知爲囚事使左右謝五官不須入囚自當反囚逡巡墟里不能自歸鄉村責讓率領將送竟無逃者遠近歎服焉（南史謝方明傳）

王志爲東陽太守郡獄有重囚十餘冬至日悉遣還家過節皆反唯一人失期志曰此自太守事主者勿憂明旦果至以婦孕吏人亦歎服之（南史王曇首傳）

何允仕齊爲建安太守政有恩信人不忍欺每伏臘放囚還家依期而反（南史何尚之傳）

席闡文爲東陽太守在郡有能名冬至悉放獄中囚依期而至（南史席闡文傳）

傅岐除始新令縣人有因鬬相毆而死死家訴郡郡錄其仇人考掠備至終不引咎郡乃移獄於縣岐即令脫械以和言問之便即首服法當償死會冬節至岐乃放其還家獄曹掾固爭曰古者有此今不可行岐曰其若負信縣令當坐竟如期而反太守深相歎異遽以狀聞（南史傅岐傳）

蕭撝爲上州刺史嘗至元日獄中囚繫悉放歸家聽三日然後赴獄主者爭之撝曰昔王長虞延見稱前史吾雖寡德竊懷景行以之獲罪彌所甘心諸囚荷恩竝依限而至吏人稱其惠化（北史蕭撝傳）

張華原爲兗州刺史州獄先有繫囚千餘人華原科簡輕重隨事決遣至年暮唯有重罪者數十人華原各給假五日曰期盡速還也囚等曰有君如是何忍背之依期畢至（北史張華原傳）

王伽開皇末爲齊州參軍被州使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時制流人竝枷鎖傳送次滎陽憫其辛苦悉呼而謂之曰卿輩既犯國刑虧損名教身嬰縲紲此其職也今復重勞援卒豈獨不媿於心哉參等辭謝伽曰汝等雖犯憲法枷鎖亦大苦辛吾欲與汝等脫去行至京師總集能不違期不皆拜謝曰必不敢違伽於是悉脫枷停援卒與期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致前却吾當爲汝受死舍之而去流人感悅依期而至一無離叛上聞而驚異召見與語稱善久之於是悉召流

人并令攜負妻子俱入賜宴於殿庭而赦之乃下詔曰凡在有生含靈稟性咸知好惡竝識是非若臨以至誠明加勸導則賊必從化人皆遷善往以海內亂離德教廢絶官人無慈愛之心兆庶懷姧詐之意所以獄訟不息澆薄難理朕受命上天安養萬姓思導聖法以德化人朝夕孜孜意本如此而伽深識朕意誠心宣導參等感悟自赴憲司明率土之人非爲難教良是官人不加示曉致令陷罪無由自新若使官盡王伽之儔人皆李參之輩刑措不用其何遠哉於是擢伽爲雍令（北史王伽傳）

唐臨爲萬泉丞有輕囚久繫方春農事興臨說令可且出囚使

就畎畝不許臨曰有所疑丞執其罪令移疾臨悉縱歸與之
約因如期還（新唐書唐臨傳）
呂元膺爲蘄州刺史嘗錄囚囚或白父母在門曰歲旦不得省
爲恨因泣元膺惻然悉釋械歸之而戒還期吏白不可答曰
吾以信待人人豈我違如期而至（新唐書呂元膺傳）
戚綸知太和縣加大理評事每歲時必與獄囚約遣歸祀其先
皆如期而還（宋史戚綸傳）
朱景知汝州葉驛道遣隸囚爲送者所虐多死俗傳爲葉家關
景重禁以絶其患（宋史朱景傳）
馬默除知登州沙門島囚衆官給糧者纔三百人每益數則投

諸海砦主李慶以二年殺七百人默責之曰人命至重恩旣
貸其生又從而殺之不若卽時死鄉里也汝胡不以乏糧告
而顓殺之如此欲按其罪慶懼自縊死默爲奏請更定配島
法凡二十條溢數而年深無過者移登州自是多全活者其
後蘇軾知登州父老迎於路曰公爲政愛民得如馬使君乎
（宋史馬默傳）
謝諤改吉州錄事參軍囚死者舊瘞以䕀往往暴骨諤白郡取
船官棄材以棺斂之（宋史謝諤傳）
曹豳移浙東提點刑獄寒食放囚歸祀其先囚感泣如期至（宋史曹叔遠傳）

黃嵤知台州剏安濟坊以居病囚（宋史黃嵤傳）

布赦

孫永神宗卽位擢天章閣待制安撫陝西民景詢外叛詔捕送
其孥勿以赦原永言陛下新御極赦澤流行惡逆者猶得虧
除今緣坐者弗宥非所以示信也（宋史孫永傳）

用刑

崔隱甫遷洛陽令梨園弟子胡鶵善笛有寵嘗負罪匿禁中帝
以他事召隱甫從容指曰就卿丐此人對曰陛下輕臣而重
樂工請解官再拜出帝遽謝與胡鶵隱甫殺之有詔貫死不
及矣賜隱甫百縑（新唐書崔隱甫傳）

李孝壽改開封尹有舉子爲僕所凌忿甚具牒欲送府同舍生
勸解久乃釋戲取牒效孝壽花書判云不勘案決杖二十僕
明日持詣府告其主倣尹書判私用刑孝壽卽追至備言本
末孝壽幡然曰所判正合我意如數與僕杖而謝舉子府都
下數千人無一僕敢肆者時以此稱之（宋史李迪傳）
舒亶調臨海尉民使酒詈逐後母至亶前命執之不服卽自起
斬之（宋史舒亶傳）
李燾知雙流縣有不白其母而鬻產者燾寘之理（宋史李燾傳）
高登授富川主簿憲董弅聞其名檄攝六郡獄復命兼賀州學
事攝獄事有囚殺人守欲奏裁曰陰德可爲登曰陰德豈可

有心爲之殺人者死而可幸免則被死之寃何時而銷宋史高登傳

張洽改袁州司理參軍有大囚訊之則服尋復變異且力能動搖官吏累年不決而逮繫者甚衆洽以白提點刑獄殺之宋史張洽傳

趙元爲行臺右司員外郎因有殺人當死者行臺欲宥之元不從反覆數四勢不可奪乃仰天嘆曰如殺人者可宥死者復何辜何欲徼已福而亂天下法乎行臺竟不能奪金史趙元傳

烏古論元忠知大興府事有僧犯法吏捕得寘獄皇姑梁國大長公主屬使釋之元忠不聽主奏其事世宗召謂曰卿不徇情甚可嘉也治京如此朕復何憂金史烏古論元忠傳

廉希憲爲京兆宣撫使有民妻與卜者厭詛其夫殺之獄成僚佐皆言方大旱卜者宜減死希憲議當伏去已而大雨立應元史廉希憲傳

慎赦

欒運拜京兆郡丞宣帝嗣位德政不修數行赦宥運上疏曰臣謹按周官曰國君之過市刑人赦此謂市者交利之所君子無故不遊觀焉則施惠以悅之也尚書曰眚災肆赦此爲過誤爲害罪雖大當緩赦之謹尋經典未有罪無輕重溥天大赦之文故管仲曰有赦者奔馬之委轡不赦者痤疽之礪石又曰惠者人之仇讎法者人之父母吳漢遺言猶云唯願無赦王符著論亦云赦者非明世之所宜有大尊豈可數施非常之惠以肆姦宄之惡乎帝不納北史王軌傳

廿二史言行略卷三十九終

廿二史言行略卷四十

長洲過元昄輯

治民門

戢勢家

虞延遷洛陽令是時陰氏有客馬成者常爲姦盜延收考之陰氏屢請獲一書輒加笞二百信陽侯陰就迺訴帝譖延多所寃枉帝迺臨御道之館親錄囚徒延陳其獄狀可論者在東無理者居西成迺回欲趨東延前執之謂曰爾人之巨蠹久依城社不畏熏燒今考實未竟宜當盡法成大呼稱枉陛戟郎以戟刺延叱使置之帝知延不私謂成曰汝犯王法身自

取之呵使速去後數日伏誅於是外戚斂手莫敢干法（後漢書虞延傳）

梁冀爲大將軍下邳人吳樹爲宛令之官辭冀冀賓客布在縣界以情託樹對曰小人奸蠹比屋可誅明將軍以椒房之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宛爲大都士之淵藪自侍坐以來未聞稱一長者而多託非人誠非敢聞冀默然不悅樹到縣遂誅殺冀客爲人害者數十人（後漢書梁統傳）

董宣爲洛陽令時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乃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卽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良人將何以理天下乎臣不須箠請得自殺卽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爲白衣時臧亾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勑彊項令出賜錢三十萬由是搏擊豪彊莫不震慄京師號爲臥虎歌之曰枹鼓不鳴董少平（後漢書董宣傳）

顧憲之爲東中郎長史行會稽郡事山陰人呂文度有寵於齊武帝於餘姚立邸頗縱橫憲之至郡卽表除之文度後還葬

母郡縣爭赴弔憲之不與相聞文度深銜之卒不能傷也（梁書顧憲之傳）

柳慶遷大行臺郎中領北華州長史除尚書都兵領記室兼雍州別駕廣陵王元欣魏之懿親其甥孟氏屢爲匈橫或有告其盜牛慶捕推得實趣令就禁孟氏殊無懼容乃謂慶曰今若加以桎梏後復何以脫之欣亦遣使辨其無罪孟氏由此益驕慶於是大集僚吏盛言孟氏依倚權戚侵虐之狀言畢便令笞殺之此後貴戚斂手不敢侵暴（周書柳慶傳）

泉企除撫軍將軍使持節假鎮南將軍東雍州刺史部民楊羊皮太保椿之從弟恃託椿勢侵害百姓守宰多被其凌侮皆

畏而不敢言企收而治之將加極法於是楊氏慚懼宗族詣
閤請恩自此豪右屏迹無敢犯者 周書泉企傳
敬肅遷潁川郡丞時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當塗用事其邑在
潁川每有書屬肅肅未嘗開封輒令使者持去述賓客有放
縱者以法繩之無所寬貸由是述銜之 隋書柳儉傳
謝覽爲吳興太守中書舍人黃睦之家居烏程子弟專橫前太
守皆折節事之覽未到郡睦之弟迎覽覽逐去其船杖吏爲
通者自是睦之家杜門不出 南史謝宏微傳
榮毗楊素薦毗爲華州長史世號爲能素之田宅多在華陰左
右放縱毗以法繩之無所寬貸毗因朝集素謂之曰素之舉

卿適以自罰也毗答曰奉法一心者但恐累公所舉素笑曰
前言戲耳卿之奉法素之望也 北史榮毗傳
李朝隱擢河南尹太子舅趙常奴怙勢橫閭里朝隱曰此不繩
不可爲政執而榜辱之帝賜書慰勉 新唐書李朝隱傳
李若谷知荊南士族元甲恃蔭屢犯法若谷杖之曰吾代若父
兄訓之爾 宋史李若谷傳
李諮知永興軍衣冠子弟恃蔭無賴者諮悉杖之境內肅然 宋史李諮傳
歐陽棐知襄州曾布執政其婦兄魏泰倚聲勢來居襄規占公
私田園强市民貨郡縣莫敢誰何至是指州門東偏官邸廢
址爲天荒請之吏具成牘至棐曰孰謂州門之東偏而有天
荒乎卻之衆共白曰泰橫於漢南久今求地而緩與之且不
可而又可卻耶棐竟持不與泰怒譖於布徙知潞州 宋史歐陽脩傳
廖德明知莆田縣會有顯者欲取邑地廣其居德明不可守會
僚屬論之德明曰太守天子守土之臣未聞以土地與人者
守乃慙服 宋史廖德明傳
納蘭胡魯剌除應奉翰林文字被詔括牛于臨潢上京等路丞
相襄有田在肇州家奴匿牛不以實聞即械繫正其罪而盡
括之於是豪民皆懼無敢匿者 金史納蘭胡魯剌傳
胡長孺攝建昌錄事程文海方貴顯其家氣燄薰灼即違法人

不敢呵問其樹外門侵官道長孺亟命撤之 元史胡長孺傳

戢姦民

尹翁歸拜東海太守東海大豪郯許仲孫爲姦猾亂吏治郡中
苦之二千石欲捕者輒以力埶變詐自解終莫能制翁歸至
論棄仲孫市 漢書尹翁歸傳
卓茂遷密令人常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辟左右問之
曰亭長爲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
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人曰竊
聞賢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
既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爲敝人矣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

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老尙致饋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況吏與民乎吏顧不當乘威力強請求耳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後漢書卓茂傳）

劉惔遷丹陽尹時百姓頗有訟官長者諸郡往往有相舉正惔歎曰夫居下訕上此弊道也古之善政司契而已豈不以其敦本正源鎭靜流末乎君雖不君下安可以失禮若此風不

革百姓將往而不反遂寢而不問（晉書劉惔傳）

尹思貞補隆州參軍時晉安縣有豪族蒲氏縱橫不法前後官吏莫能制州司令思貞推按發其姦贓萬計竟論殺之遠近稱慶刻石以紀其事由是知名（舊唐書尹思貞傳）

王式爲安南都護寧國劇賊仇甫亂明越觀察使鄭祇德不能討宰相選式往代式擒甫斬之加檢校右散騎常侍餘姚民徐澤專魚鹽之利慈溪民陳瑊冒名仕至縣令皆豪縱州不能制式曰甫竊發不足畏若澤瑊乃巨猾也窮治其姦皆榜死（新唐書王播傳）

韋溫出宣歙觀察使池民訟刺史劾無狀榜殺之威行部中（新唐書韋貫之傳）

李紳爲河南尹河南多惡少或危帽散衣擊大毬尸官道車馬不敢前紳治剛嚴皆望風遁去（新唐書李紳傳）

宗室彥倓調溧陽尉邑民潘氏兄弟橫邑中號三虎畜僮僕數百邑官莫敢誰何彥倓白其守治之縛潘氏昆弟正其罪（宋史彥倓傳）

李及以殿中丞通判曹州州民趙諫者素無賴持郡短長縱爲奸利及受命諫在京師乃謁及及不之見慢罵而去投匿名書誣及因以毀朝政會主封者發諫事命轉運使與及察其狀及條上諫前後所爲不道詔御史劾得其實斬於都市及

由是知名（宋史李及傳）

薛顏知耀州部有豪姓李甲結客數十人號沒命社少不如意則推一人以死鬭之積數年爲鄉人患莫敢發顏至大索其黨會赦當免特杖甲流海上餘悉籍于軍（宋史薛顏傳）

曾鞏知齊州曲堤周氏擁貲雄里中子高橫縱賊良民汙婦女服器上僭力能動權豪州縣吏莫敢詰鞏取寘於法章邱民聚黨村落間號霸王社椎剽奪囚無不如志鞏配三十一人（宋史曾鞏傳）

鮮于侁調縣令攝治婺源姦民汪氏富而狠橫里中因事抵法羣吏羅拜曰汪族敗前令不少今不舍後當詒患侁怒立杖

之惡類屏跡宋史鮮于侁傳
石公弼知楊州羣不逞爲俠於閭里自號亾命社公弼取其魁
傑痛治社遂破散宋史石公弼傳
魯有開知確山縣大姓把持官政有開治其最甚者遂以無事宋史魯有開傳
蘇緘調廣州南海主簿州領蕃舶每商至則擇官閱實其貲商
皆豪家大姓習以客禮見主者緘以選往商樊氏輒升階就
席緘詰而杖之樊訴于州州召責緘緘曰主簿雖卑邑官也
商雖富部民也邑官杖部民有何不可州不能詰宋史蘇緘傳
劉煥遷北京警巡使捕二惡少杖于庭中戒之曰孝弟敬慎則

爲君子暴戾隱賊則爲小人自今以往毋狃于故習國有明
罰吾不得私也自是衆皆畏憚毋敢犯者金史劉煥傳
女奚烈守愚爲臨沂令有不逞輩五百人結爲黨社大擾境內
守愚下車其黨散去金史女奚烈守愚傳
高睿遷浙西道肅政廉訪使鹽官州民有連結黨與持郡邑短
長目曰十老吏莫敢問睿悉按以法闔境快之元史高智耀傳
王利用爲四川提刑按察使四川土豪有持官府長短者問得
其實而當以罪民賴以安元史王利用傳
譚澄爲交城令豪民有持吏短長爲奸者察得其主名皆以法
治之元史譚澄傳

楊景行授贛州路會昌州判官豪民十人號十虎干政害民悉
捕寘之法陞撫州路總管府推官金溪縣民陶甲厚積而兇
險嘗屢誣陷其縣長吏罷去之由是官吏畏其人不敢詰治
陶遂暴橫於一郡景行至以法痛繩之徙五百里外元史楊景行傳

弭變

馬援拜隴西太守傍縣嘗有報仇者吏民驚言羌反百姓奔入
城郭狄道長詣門請閉城發兵援時與賓客飲大笑曰燒虜
何敢復犯我曉狄道長歸守寺舍良怖急者可牀下伏後稍
定郡中服之後漢書馬援傳
馬嚴拜陳留太守時京師訛言賊從東方來百姓奔走轉相驚

動諸郡遑急各以狀聞嚴察其虛妄獨不爲備詔書敕問使
驛係道嚴固執無賊後卒如言後漢書馬援傳
班宏高適鎮劒南表爲觀察判官青城人以左道惑衆謀作亂
事覺誣引屯將規緩死衆兇懼宏驗治即殺之人心大安新唐書班宏傳
吳育知蔡州時京師有告妖人千數聚確山者詔遣中使往招
捕者十人至則以巡檢兵往索之育曰使者欲得妖人還報
邪曰然曰育在此雖不敏聚千人境內毋容不知此特鄉民
用浮圖法相聚以利財錢爾一弓手召之可致也今以兵往
人相驚疑請留毋往中使以爲然頃之召十八者至械送闕

下皆無罪釋之而告者伏辜宋史吳育傳
張詠知益州時民間訛言有白頭翁午後食人兒女一郡囂然
至暮路無行人既而得造訛者戮之民遂帖息詠曰妖訛之
興沴氣乘之妖則有形訛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識斷不在
乎厭勝也宋史張詠傳
司馬池歷建德郫縣尉蜀人妄言戍兵叛蠻將入寇富人爭瘞
金銀逃山谷間令閻邱夢松假他事上府主簿稱疾不出池
攝縣事會上元張燈乃縱民遊觀凡三夕民心遂安宋史司馬池傳
陳希亮遷殿中丞知鄠縣巫覡歲斂民財祭鬼謂之春齋否則
有火災民訛言有緋衣三老人行火希亮禁之民不敢犯火

亦不作毀淫祠數百區勒巫為農者七十餘家及罷去父老
送之出境泣曰公去我緋衣老人復出矣宋史陳希亮傳
王臻知福州民間數以火訛相驚悉捕首惡杖之流海上民乃
定宋史王臻傳
何中立知陳州訛言大水至居人皆恐中立捕誅之宋史何中立傳
王曾知應天府天禧中民間訛言有妖起若飛帽夜搏人自京
師以南人皆恐曾令夜開里門敢倡言者即捕之卒無妖宋史王曾傳
曾公亮判永興軍長安豪家喜造飛語聲言營卒怨減削謀以上
元夜結外兵為亂邦人大恐或勸毋出游公亮不為動張燈
縱觀與賓佐竟夕乃歸宋史曾公亮傳
王琪知江寧先是府多火災或託以鬼神人不敢救琪召令廂
邏具為作賞捕之法未幾得姦人誅之火患遂息宋史王琪傳
張方平知益州未至或扇言儂智高在南詔將入寇攝守亟調
兵築城日夜不得息民大驚擾朝廷聞之發陝西步騎兵仗
絡繹往戍蜀招趣方平行許以便宜從事方平曰此必妄也
道遇戍卒皆遣歸他役盡罷適上元張燈城門三夕不閉得
邛部川譯人始造此語者梟首境上而流其餘黨蜀人遂安
宋史張方平傳
王素知渭州素嘗宴堂上邊民傳寇至驚入城諸將曰使姦人

亦從而入將必為內應合拒勿納素曰若拒之東去關中必
搖吾在此敵必不敢犯我此當有姦言乃下令敢稱寇至者
斬有頃候騎從西來人傳果妄諸將皆服其明宋史王素傳
杜紘知鄆州嘗有揭幟城隅者妖言其上期為變州民皆震俄
而草場白晝火蓋所揭一事也民又益恐或請大索城中紘
笑曰奸計正在是冀因吾膠擾而發奈何墮其術中彼無能
為也居無何獲盜乃奸民為妖如所揣遂按誅之宋史杜紘傳
李琮歷相洪潞三州潞有謀亂者為書期日揭道上部使者聞
之懼檄索姦甚亟琮置不問以是日置酒高會訖無他宋史李琮傳

林大中知慶元府郡訛言夜有妖大中謂此必黠賊所爲立捕
黥之人情遂安 宋史林大中傳
樓鑰知温州屬縣樂清倡言方臘之變且復起邑令捕數人歸
于郡鑰曰罪之則無可坐縱之則惑民編隸其爲首者而驅
其徒出境民言遂定堂帖問故鑰曰蘇洵有言有亂之形無
亂之實是謂將亂不可以有亂急不可以無亂弛丞相周必
大心善之 宋史樓鑰傳
陳天祥改山東西道廉訪使平陰縣女子劉金蓮假妖術以惑
衆所至官爲建立神堂愚民皆奔走奉事之天祥謂同僚曰
此婦以神怪惑衆聲勢如此若復有狡獪之人輔翼之倣漢

張角晉孫恩之爲必成大害遂命捕繫而杖於市 元史陳祐傳
虞槃除湘鄉州判官有巫至其州稱神降告其人曰某方火即
火又曰明日某方火民以火告者槃皆赴救至達晝夜告者
數十寢食盡廢縣長吏以下皆迎巫至家厚禮之又曰將有
大水且兵至州大家皆盡室逃槃得刦火卒一人訊之盡得
巫黨所爲坐捕盜司召巫至鞫之無敢施鞭箠者槃謂卒曰
此將爲大亂安有神乎急治之盡得黨與數十人羅絡內外
果將爲變者同僚皆不敢出視曰君自爲之槃乃斷巫并其
黨如法 元史虞集傳

弭盜

化導

魯恭遷樂安相是時東州多盜賊羣輩攻刦諸郡患之恭到重
購賞開恩信其渠帥張漢等率支黨降恭上以漢補博昌尉
其餘遂自相捕擊盡破平之州郡以安 後漢書魯恭傳
曹襃遷圉令時它郡盜徒五人來入圉界吏捕得之陳留太守
馬嚴聞而疾惡風縣殺之襃勑吏曰夫絕人命者天亦絕之
臯陶不爲盜制死刑管仲遇盜而升諸公今承旨而殺之是
逆天心順府意也其罰重矣如得全此人命而身坐之吾所
願也遂不爲殺嚴奏襃耎弱免官 後漢書曹襃傳
張酺爲東郡太守長吏有殺盜徒者酺輒案之以爲令長受臧

猶不至死盜徒皆飢寒傭保何足窮其法乎 後漢書張酺傳
李固永和中荆州盜賊起彌年不定固爲荆州刺史固到遣吏
勞問境內赦寇盜前釁與之更始於是賊帥夏密等斂其魁
黨六百餘人自縛歸首固皆原之遣還使自相招集開示威
法半歲間餘類悉降州內清平爲太山太守時太山盜賊屯
聚歷年郡兵常千人追討不能制固到悉罷遣歸農但選留
任戰者百餘人以恩信招誘之未滿歲賊皆弭散 後漢書李固傳
刁雙除西兗州刺史時賊盜蜂起州人張桃弓等招聚亾命公
行刦掠雙至境先遣使諭桃弓陳示禍福桃弓即隨使歸罪
雙捨而不問後有盜發之處令桃弓追捕咸悉擒獲於是州

境清肅魏書刁雍傳

殷鈞爲明威將軍臨川內史郡盜皆奔出境嘗禽劫帥不加考掠和言誚責劫帥稽顙乞改過鈞便命遣之後遂爲善人南史殷鈞傳

趙琰轉冀州刺史嘗有人盜琰田中蒿爲吏所執琰曰此乃刺史不能宣風化彼何罪也慰諭遣之令人載蒿一車賜盜者盜愧過於重刑北史趙琰傳

元德秀爲魯山令有盜繫獄會虎爲暴盜請格虎自贖許之吏曰彼詭計且亡去無乃爲累乎德秀曰許之矣不可負約即有累吾當坐不及餘人明日盜尸虎還舉縣嗟歎新唐書元德秀傳

王仁鎬拜安國軍節度郡有羣盜仁鎬遣使遺以束帛諭之悉遁去不復爲盜宋史王仁鎬傳

王質攝江陵府事吏捕盜人衣者盜叩頭曰平生不爲過迫饑寒而至於此質命取衣衣之遣去宋史王祐傳

燕瑛爲瑕邱尉縣人習爲盜瑛榜諭曰今平民或呼以盜必怒見詞色顧乃舍耕稼本業爲人所不肯爲者及陷於罪則終身不齒於鄉閭尉不忍以是待汝盜感悟爲稍弭宋史燕肅傳

李仕衡遷刑部侍郎知青州前守捕羣盜妻子寘棘圍中仕衡至悉縱罷之使去未幾其徒有梟賊首至者宋史李士衡傳

會公亮知鄭州爲政有能聲盜悉竄他境至夜戶不閉嘗有使客亾橐中物移書詰盜公亮報吾境不藏盜殆從者之廋耳索之果然宋史會公亮傳

范純仁知齊州有西司理院繫囚常滿皆屠販盜竊而督償者純仁曰此何不保外使輸納邪通判曰此釋之復紊官司往往待其以疾斃於獄中是與民除害耳純仁曰法不至死以情殺之豈理也邪盡呼至庭下訓使自新即釋去期歲盜減比年大半宋史范純仁傳

劉敞知曹州曹爲盜區重法不能止敞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至則治尚寬平盜亦衰息宋史劉敞傳

許將知鄆州上元張燈吏籍爲盜者繫獄將曰是絕其自新之路也悉縱遣之自是民無一人犯法三圄皆空宋史許將傳

張守知洪州兼江南西路安撫使入對時江西盜賊未息上問以弭盜之策守曰莫先德政伺其不悛然後加之以兵因請出師屯要害既至部揭榜郡邑開諭禍福約以期限許之自新不數月盜平宋史張守傳

留正授南恩州陽江尉清海軍節度判官龔茂良守番禺正言在法劫盜贓滿五貫死海盜加等小民餌利率身陷重辟請鏤梓海上使戶知之民始知避宋史留正傳

劉韐知荊南河北盜起以守眞定首賊柴宏本富室不堪征斂聚衆剽敚殺巡尉統制官亦戰死韐單騎赴鎭遣招之宏至

服罪輸飲之酒奏以官縱其黨還田里一路遂平（宋史劉綸傳）

黃久約授磁州刺史磁並山素多盜既獲而款伏者審錄官或不時至繫者多以杖殺或死獄中久約惻然曰民雖爲盜而不死于法可乎乃盡請讞之而後行（金史黃久約傳）

承暉遷山東路統軍使山東盜賊起渠魁稍就招降猶往往潛匿泰山巖穴間按察司請發數萬人刊除林木則盜賊無所隱矣承暉奏曰泰山五岳之宗故曰岱宗王者受命封禪告代國家雖不行此事而山亦不可赭也齊人易動驅之入山必有東餓失所之患此萬盜非止盜也天下之山亦多矣豈可盡赭哉議遂寢（金史承暉傳）

趙秉文爲寧邊州刺史改平定州前政苛於用刑每聞赦將至先捕賊死乃拜赦而盜愈繁秉文爲政一從寬簡旬月盜悉屏跡（金史趙秉文傳）

蒲察鄭留改順義軍節度使朔州多盜鄭留禁絕游食多蓄兵器因行春撫諭之盜乃衰息（金史蒲察鄭留傳）

武都遷商水令縣素多盜凡姦民嘗縱火行刦椎埋發冢者都皆廉得姓名牓之通衢約毋再犯悉奔他境（金史武都傳）

忽辛爲河南等路宣慰司同知河南多强盜往往羣聚山林劫殺行路官軍收捕失利忽辛以招安自任遣土豪持檄諭之未幾賊二人來自歸忽辛賜之冠巾且諭之曰汝昔爲賊今既自歸卽良民矣俾侍左右出入房闥無間悉放還令遍諭其黨數日後招集其爲首者十輩來身長各七尺餘羅拜庭下顧視異常衆悉驚怖失措忽辛命吏籍其姓名爲民俾隨侍左右夜則令臥戶外時呼而飲食之各得其歡心羣盜聞之相繼款附（元史賽典赤贍思丁傳）

懲治

趙憙遷平原太守時平原多盜賊憙與諸郡討捕斬其渠帥餘黨當坐者數千人憙上言惡惡止其身可一切徙京師近郡帝從之乃悉移置潁川陳留（後漢書趙憙傳）

韓褒爲北雍州刺史加衛大將軍州帶北山多有盜賊褒密訪之並豪右所爲也而陽不之知厚加禮遇謂之曰刺史起自書生安知督盜所賴卿等共分其憂耳乃悉詔桀黠少年素爲鄉里患者署爲主帥分其地界有盜發而不獲者以故縱論於是諸被署者莫不惶懼皆首伏曰前盜發者並某等爲之所有徒侶皆列其姓名或亡命隱匿者亦悉言其所在褒乃取盜名簿藏之因大牓州門曰自知行盜者可急來首卽除其罪盡今月不首者顯戮其身籍沒妻子以賞前首者旬日之間諸盜咸悉首盡褒取名簿勘之一無差異並原其罪許以自新由是羣盜屏息（周書韓褒傳）

李崇除兗州刺史兗土舊多刦盜崇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

呂公儒爲開封府推官民鬻薪爲盜所奪遂之遭傷尹包拯命笞盜公儒曰盜而傷主法不止笞執不從（宋史呂夷簡傳）

曾鞏知齊州有盜則鳴鼓相援每發輒得盜有葛友者名在捕中一日自出首鞏飲食冠裳之假以騎從輦所購金帛隨之夸狗四境盜聞多出自首鞏外視章顯實欲攜貳其徒使之不能復合也自是外戶不閉鞏知福州劒將樂盜廖恩既赦罪出降餘衆潰復合陰相結附旁連數州尤桀者呼之不至居人懾恐鞏以計羅致之繼自歸者二百輩（宋史曾鞏傳）

程師孟爲江西轉運使盜發袁州州吏爲耳目久不獲師孟械吏數輩送獄盜即成擒（宋史程師孟傳）

王巖叟爲樞密都承旨權知開封府都城羣偷所聚謂之大房每區容數十百人淵藪詭僻不可勝究巖叟令掩捕撤毀隨輕重決之根株一空（宋史王巖叟傳）

李常知湖齊二州齊多盜論報無虛日常得黠盜刺爲兵使在麾下盡知囊括處悉發屋破柱拔其根株半歲間誅七百人姦無所匿（宋史李常傳）

常安民調知長洲縣縣故多盜安民籍嘗有犯者書其衣揭其門約能得它盜乃除盜爲之息（宋史常安民傳）

任諒提點京東刑獄梁山濼漁者習爲盜蕩無名籍諒伍其家刻其舟非是不得輒入他縣地錯其間者鑱石爲表盜發則發之處雙槌亂擊四面諸村聞鼓皆守要路俄頃之間聲布百里其中險要悉有伏人盜竊始發便爾擒送諸州置樓懸鼓自崇始也（北史李崇傳）

王彥威爲忠武節度使毀山房三千餘所盜無所容（新唐書王彥威傳）

宗室子瀟移知明州沿海制置使初海寇以賂通郡胥吏吏反爲之用匿其蹤跡賊遂大熾商舶不通子瀟以禮延土豪俾率郡胥分道入海告之曰用命者有厚賞不則殺無貸胥衆震恐爭指賊處悉禽獲凡豪猾爲賊囊橐者窮治之海道遂平（宋史子瀟傳）

郭進遷登州刺史會羣盜攻劫居民進率鎮兵平之部內清肅

民吏千餘人詣闕請立屏盜碑許之顯德初移衛州衛趙邢洺間多亾命者以汲郡依山帶河易爲出沒伺間椎剽吏捕之輒遁去故累歲不能絕其黨類進備知其情狀因設計發擿之數月間剪滅無餘郡民又請立碑紀其事（宋史郭進傳）

徐的攝江陵府事城中多惡少年欲爲盜輒夜縱火火一夜十數發的籍其惡少年姓名使相保任曰爾輩遞相察不然皆爾罪也火遂息（宋史徐的傳）

李肅之監大名府軍資庫大河溢府檄修冠氏隄功就弗擾民悅之請爲宰邑多盜時出害人肅之令比戶置鼓有盜輒擊鼓遠近皆應盜爲之衰止（宋史李肅之傳）

督吏名捕莫敢不盡力跡無所容（宋史任諒傳）

孫子秀辟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衢州寇作朝廷擇守屬子秀行子秀謂捕賊之責雖在有司亦必習土俗之人乃能覊其憑依截其奔突乃立保伍選用土豪首旌常山縣令陳謙亨寓士周還淳等捍禦之勞且表於朝乞加優賞人心由是競勸未幾盜復起江山玉山間甫七日而衆禽四十八人以來終子秀之任賊不復動（宋史孫子秀傳）

晁補之知齊州羣盜晝掠塗巷補之默得其姓名囊橐皆審一日宴客召賊曹以方略授之酒行未竟悉擒以來一府爲徼警（宋史晁補之傳）

朱壽昌權知岳州州濱重湖多水盜壽昌籍民船刻著名氏使相伺察出入必以告盜發驗船所向窮討之盜爲少弭旁郡取以爲法（宋史朱壽昌傳）

石抹卞改大名尹大名多盜而城郭不完卞請修大名城奏可城完葺盜賊不得發（金史石抹卞傳）

劉敏行轉高平令縣城圮壞久不修大盜橫恣掠縣鎮不能禦敏行出已俸率僚吏出錢顧役繕治百姓欣然從之凡用二千人版築遂完鄉村百姓入保賊至不能犯（金史劉敏行傳）

輯亂

韓韶辟司徒府時太山賊公孫舉僞號歷年守令不能破散多爲坐法尚書選三府掾能理劇者乃以韶爲嬴長賊聞其賢相戒不入嬴境餘縣多被寇盜廢耕桑其流入縣界求索衣糧者甚衆韶愍其飢困乃開倉賑之所稟贍萬餘戶主者爭謂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韶名德竟無所坐（後漢書韓韶傳）

周處除楚內史處之楚郡經喪亂處檢尸骸無主及白骨在野收葬之（晉書周處傳）

韋叡自結于高祖義師克魯平加湖叡多建謀策皆見納用大軍發郢謀留守將卽以爲冠軍將軍江夏太守行郢府事初郢城之拒守也男女口垂十萬閉壘經年疾疫死者十七八

皆積屍於床下而生者寢處其上每屋輒盈滿叡科簡隱䘏咸爲營理於是死者得埋藏生者反居業百姓賴之（梁書韋叡傳）

封回授平北將軍瀛州刺史時大乘寇亂之後加以水潦百姓困乏回表求賑恤免其兵調州內甚賴之（魏書封懿傳）

李神儁爲前將軍荊州刺史蕭衍遣將曹敬宗來寇攻圍積時神儁循撫兵民戮力固守詔遣都督崔暹別將王羆裴衍等赴援敬宗退走時寇賊之後城外多有露骸神儁教令收葬之（魏書李寶傳）

崔孝暐除趙郡太守郡經葛榮離亂之後民戶喪亾六畜無遺斗粟乃至數縑民皆賣鬻兒女夏椹大熟孝暐勸民多收之

郡內無牛教其人種招撫遺散先恩後威一周之後流民大至與立學校親加勸篤百姓賴之 魏書崔挺傳

劉道斌爲武邑太守時冀州新經元愉逆亂之後加以連年災儉道斌頻爲表請蠲其租賦百姓賴之 魏書劉道斌傳

庾域爲寧朔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梁州長史夏侯道遷降魏魏襲巴西域固守魏軍退于時兵後人饑域上表振貸不待報輒開倉爲有司所糾上遷域西中郎司馬輔國將軍寧蜀太守 南史庾域傳

殷侑爲衛尉卿滄景平侑加檢校工部尚書滄齊德觀察使時大兵之後滿目荆榛遺骸蔽野寂無人煙侑不以妻子之官

始至空城而已周歲之後流民襁負而歸侑上表請借耕牛三萬以給流民乃詔度支賜綾絹五萬匹買牛以給之數年之後戶口滋饒倉廩盈積人皆忘亾 舊唐書殷侑傳

狄仁傑萬歲通天中契丹陷冀州河北震動擢仁傑爲魏州刺史前刺史懼賊至驅民保城修守具仁傑至曰賊在遠何自疲民萬一虜來吾自辦之何預若輩悉縱就田虜聞亦引去民愛仰之爲立祠 新唐書狄仁傑傳

敬暉爲衛州刺史是時河北經突厥所騷方秋而城暉曰金湯非粟不守豈有棄農畝事池隍哉縱民歸斂閭部賴安 新唐書敬暉傳

王承衍知天雄軍府兼都部署時契丹擾鎮陽侯騎至冀州去魏二百餘里鄰境戒嚴城中大恐屬上元節承衍下令市中及佛寺然燈設樂與賓佐宴遊達旦人賴以安 宋史王審琦傳

劉滬爲渭州瓦亭砦監押權靜邊砦時任福敗邊城晝閉居民畜產多爲賊所掠滬獨開門納之 宋史劉文質傳

范如圭通判荆南府荆南舊戶口數十萬寇亂後無復人迹時蠲口錢以安集之百未還一二也議者希秦檜意遽謂流庸浸復而增之積逋二十餘萬緡他負亦數十萬版曹日下書責償甚急如圭白帥悉奏蠲之 宋史范如圭傳

韓通鎮曹州檢校太保契丹至通出兵迎擊退之時大兵之後

遺骸布野通悉收瘞爲萬人冢 宋史韓通傳

董師中改平遙丞時大軍後野多枯骨縣有遺櫬寓于驛舍者悉爲葬之 金史董師中傳

完顏合達知延安府事夏人軍至合達戰延安遷元帥左監軍授山東西路吾改必剌世襲謀克參知政事行省事於京兆延安既殘毀合達令於西路買牛付主者招集散亾助其耕墾自是延安之民稍復耕稼之利 金史完顏合達傳

楊沃衍拜元帥右監軍仍世襲納古胡里愛必剌謀克北兵大至陝西行省檄沃衍清野不從曰我若清野明年民何所得食遂隔大澗持勢使民畢麥事 金史楊沃衍傳

劉從益爲葉縣令葉自兵興戶減三之一田不毛者萬七千畝有奇其歲入七萬石如故從益請於大司農爲減一萬民甚賴之流亡歸者四千餘家 金史劉從益傳

烏古孫澤授興化路行總管府事郡新殘于兵白骨在野首下令掩埋之又衣食其流離之民有棄子于道者置慈幼曹籍而撫育之又興學校召長老及諸生講肄經義行鄉飲酒禮 元史烏古孫澤傳

許有壬授同知遼州事會關中有警鄰州聽民出避棄孩嬰滿道上有壬獨率弓箭手閉城門以守卒獲無虞 元史許有壬傳

驅除禽獸

法雄遷南郡太守郡濱帶江沔又有雲夢藪澤永初中多虎狼之暴前太守賞募張捕反爲所害者甚衆雄乃移書屬縣曰凡虎狼之在山林猶人之居城市古者至化之世猛獸不擾皆由恩信寬澤仁及飛走太守雖不德敢忘斯義記到其毀壞檻穽不得妄捕山林是後虎害消息人以獲安 後漢書法雄傳

宋均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爲民患常募設檻穽而猶多傷害均到下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黿鼉在水各有所託且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爲民患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游度江 後漢書宋均傳

童恢除不其令民嘗爲虎所害乃設檻捕之生獲二虎恢聞而出呪虎曰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虎狼當食六畜而殘暴於人王法殺人者死傷人則論法汝若是殺人者當垂頭伏罪自知非者當號呼稱冤一虎低頭閉目狀如震懼卽時殺之其一視恢鳴吼踊躍自奮遂令放釋 後漢書童恢傳

劉昆遷弘農太守先是崤黽驛道多虎災行旅不通昆爲政三年仁風大行虎皆負子渡河 後漢書劉昆傳

庾黔婁爲編令先是縣境多猛獸暴黔婁至猛獸皆度往臨沮界時以爲仁化所感 南史庾易傳

梁宗室業歷位祕書監侍中都督南兗州刺史徙湘州零陵舊

有二猛獸爲暴無故相枕而死鄉人唐睿見猛獸傍一人曰刺史德感神明所以兩猛獸自斃言訖不見衆竝異之 南史長沙宣武王懿傳

梁宗室象遷湘州刺史加都督湘州舊多猛獸爲暴及象任州日四猛獸死于郭外自此靜息故老咸稱政德所感 南史桂陽簡王融傳

傅昭歷安城內史郡多猛獸爲害常設檻穽昭曰人不害猛獸猛獸亦不害人乃命去檻穽猛獸竟不爲害 南史傅昭傳

孫謙爲零陵太守年已衰老猶強力爲政吏人安之先是郡多猛獸暴謙至絕跡及去官之夜猛獸卽害居人 南史孫謙傳

李繪拜高陽內史郡境舊有三猛獸人常患之繪欲修檻遂因鬬俱死於郡西咸以為化感所致皆勸申上繪曰猛獸因鬬而斃自是偶然貪此為功人將窺我竟不聽北史李繪傳

張華原為兗州刺史先是州境數有猛獸為暴自華原臨政州東北七十里甑山中忽有六駮食猛獸咸以為化感所致北史張華原傳

陸璪徙西河太守屬邑多虎前守設檻穽璪至徹之而虎不為暴新唐書陸元方傳

顧少連補登封主簿邑有虎孽民患之少連命塞陷穽獨移文嶽神虎不為害新唐書顧少連傳

韓愈貶潮州刺史至潮州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數日愈自往視之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豚投谿水而祝之祝之夕暴風震電起谿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新唐書韓愈傳

李紳遷滁壽二州刺史霍山多虎擷茶者病之治機穽發民跡射不能止紳至盡去之虎不為暴新唐書李紳傳

陳堯佐通判潮州張氏子與其母濯于江鱷魚尾而食之母弗能救堯佐聞而傷之命二吏拏小舟操網往捕鱷至暴非可網得至是鱷弭受網作文示諸市而烹之人皆驚異宋史陳堯佐傳

別的因多力善刀舞精騎射為壽潁二州屯田府達魯花赤時二州地多荒蕪有虎食民妻其夫來告別的因默然良久曰此易治耳廼立檻設機縛羔羊檻中以誘虎夜半虎果至機發虎墮檻中因取射之虎遂死自是虎害頓息授明威將軍信陽府達魯花赤時信陽亦多虎別的因至未久一日以馬裼置鞍上出獵命左右燔山虎出走別的因以裼擲虎虎搏裼據地而吼別的因旋馬視虎射之虎立死進懷遠大將軍遷池州路達魯花赤之官道經潁上潁近荊山有野豕時出害民禾稼民莫能制聞別的因至迎拜境上告以其故別的因遂至荊山以狠牙箭射之豕走數里元史抄思傳

完者都授管軍萬戶高郵路總管府達魯花赤有虎為害完者

都挾弓矢出郊射殺之元史完者都傳

許維楨為淮安總管府判官屬縣鹽城及丁溪場有二虎為害維楨默禱於神祠一虎去一虎死祠前元史許維楨傳

卜天璋授饒州路總管山有虎為暴天璋移文山神立捕獲之元史卜天璋傳

廿二史言行略卷四十終

廿二史言行略卷四十一

長洲過元旼輯

治軍門

嚴武備

周亞夫爲河內守文帝之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乃以宗正劉禮爲將軍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爲將軍軍棘門以河內守亞夫爲將軍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眞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史記絳侯周勃世家）

寇恂拜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光武北征燕代恂移書屬縣講兵肄射伐淇園之竹爲矢百餘萬養馬二千匹收租四百萬斛轉以給軍（後漢書寇恂傳）

郝廷玉事李光弼以戰功累授開府儀同三司試太常卿光弼薨代宗用爲神策將軍僕固懷恩誘吐蕃迴紇入犯京畿廷玉屯於渭橋西禁庭觀軍容使魚朝恩以廷玉善陣欲觀其教閱廷玉乃於營內列部伍鳴鼓角而出分而爲陣箕張翼舒乍離乍合坐作進退其衆如一朝恩歎曰我在兵間十餘年始見郝將軍之訓練耳治戎若此豈有前敵耶廷玉悽然謝曰此非末校所長臨淮王之遺法也太尉善御軍賞罰當功過每校旗之日軍士小不如令必斬之以徇由是人皆自効而赴蹈馳突有心破膽裂者太尉薨變已來無復校旗之事此不足軍容見賞（舊唐書郝廷玉傳）

裴度授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蔡州刺史充彰義軍節度申光蔡觀察等使充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討淮西度赴淮西時諸道兵皆有中使監陣進退不由主將戰勝則先使獻捷偶衂則凌挫百端度至行營並奏去之兵柄專制之於將衆皆喜悅軍法嚴肅號令畫一以是出戰皆捷擒吳元濟（舊唐書裴度傳）

孫沔知秦州時儂智高反沔爲湖南江西路安撫使加廣南東西路安撫使沔請益發騎兵且擇遣偏裨二十八人求武庫精甲五千參知政事梁適折之曰毋張皇沔曰前日惟亡備故至此今指期滅賊非可以徼幸勝乃欲示鎭靜耶夫實備

不至而貌爲鎭靜危亡之道也居二日促行才與兵七百沔
憂賊渡嶺而北乃檄湖南北曰大兵且至其繕治營壘多具
宴犒賊疑不敢北侵會遣狄青爲宣撫使沔與青會青與智
高遇戰歸仁鋪智高敗走青還沔留治後事遷給事中及還
帝問勞解御帶賜之（宋史孫沔傳）
王禹偁知滁州移揚州知黄州濮州盜夜入城略知州王守信
監軍王昭度禹偁聞而奏疏略曰伏以體國經野王者保邦
之制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自五季亂離各據城壘豆
分瓜剖七十餘年太祖太宗削平僭僞天下一家當時議者
乃令江淮諸郡毁城隍收兵甲徹武備者二十餘年書生領

州大郡給二十人小郡減五人以充常從號曰長吏實同旅
人名爲郡城蕩若平地雖則尊京師而抑郡縣爲强幹弱枝
之術亦匪得其中道也臣比在滁州值發兵挽漕關城無人
守禦止以白直代主開閉城池頽圮鎧仗不完及徙維揚稍
爲重鎭乃與滁州無異嘗出鎧甲三十副與巡警使臣敎習
張弓十損四五蓋不敢擅有修治上下因循遂至于此今黄
州城雉器甲復不及滁揚萬一水旱爲災盜賊竊發雖思禦
備何以枝梧蓋太祖削諸侯跋扈之勢太宗杜僭僞覬望之
心不得不爾其如設法救世久則弊生救弊之道在乎從宜
疾若轉規固不可膠柱而鼓瑟也今江淮諸州大患有三城
池隳圮一也兵仗不完二也軍不服習三也濮賊之輿慢防
虞可見望陛下特紆宸斷許江淮諸郡酌民戶衆寡城池大小
並置守捉軍士多不過五百人閱習弓劍然後漸葺城壁繕
完甲胄則郡國有禦侮之備長吏免剽略之虞矣疏奏上嘉
納之（宋史王禹偁傳）
張藴監淄州兵契丹入寇游騎至淄青間州人將棄城藴拔刀
遮止於門力治守備游騎爲之引去（宋史張掞傳）
蘇軾知定州定州軍政壞弛諸衛卒驕惰不教軍校蠶食其廩
賜前守不敢誰何軾取貪汙者配隸遠惡繕修營房禁止飲
博軍中衣食稍足乃部勒戰法衆皆畏伏然諸校業業不安

有卒史以贓訴其長軾曰此事吾自治則可聽汝告軍中亂
矣立決配之衆乃定會春大閱將吏久廢上下之分軾命舉
舊典帥常服出帳中將吏戎服執事副總管王光祖自謂老
將恥之稱疾不至軾召書吏使爲奏光祖懼而出訖事無一
慢者（宋史蘇軾傳）
李迨調渤海縣尉時州縣團結民兵民起田畝中不閑坐作進
退之節或譁不受令迨立賞罰以整齊之朞月皆精練部伍
如法部刺史按閱無一人亂行伍者（宋史李迨傳）
余玠升制置副使言今世胄之彥場屋之士田里之豪一或即
戎即指之爲麤人斥之爲噲伍願陛下視文武之士爲一勿

令偏有所重偏必至於激文武交激非國之福（宋史余玠傳）

盧庸遷按察轉運使陳便宜曰掌軍之官不宜臨時易代兵家所忌將非其人屢代何益（金史盧庸傳）

高睿除江東道提刑按察使部內草竊陸梁聲言圖宣城郡將怯懦城門不開睿召責之曰寇勢方熾官先示弱民何所憑卽命密治兵衛而洞開城門聽民出入自便既而寇以有備不敢進遂討平之（元史高智耀傳）

朶爾直班爲陝西行臺御史大夫督軍復商州募民爲兵出庫所藏銀爲大錢射而中的者賞之由是人皆爲精兵金商義兵以獸皮爲矢房狀如瓠號毛葫蘆軍甚精銳列其功以聞賜勅書褒獎之由是其軍遂盛（元史朶爾直班傳）

愼武事

朱祐爲建義大將軍祐將兵率衆多受降以克定城邑爲本不存首級之功又禁制士卒不得虜掠百姓（後漢書朱祐傳）

郅惲建武三年積弩將軍傅俊東徇揚州俊素聞惲名迺禮請之上爲將兵長史授以軍政惲迺誓衆曰無掩人不備窮人屈厄不得斷人支體裸人形骸放淫婦女俊軍士猶發冢陳尸掠奪百姓惲諫俊曰昔文王不忍露白骨武王不以天下易一人之命故能獲天地之應克商如林之旅將軍如何不師法文王而犯逆天地之禁多傷人害物虐及枯尸取罪神明今不謝天改政無以全命願將軍親率士卒收傷葬死哭所殘暴以明非將軍本意也從之百姓悅服所向皆下（後漢書郅惲傳）

王基遷鎭南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領豫州刺史諸葛誕反基行鎭東將軍都督揚豫諸軍事吳來救誕大將軍司馬文王分部圍守壽春既拔文王欲遣諸將輕兵深入招迎唐咨等子弟因釁有蕩覆吳之勢基諫曰昔諸葛恪乘東關之勝竭江表之兵以圍新城城既不拔而衆死者太半姜維因洮上之利輕兵深入糧餉不繼軍覆上邽夫大捷之後上下輕敵輕敵則慮難不深今賊新敗於外又內患未弭是其脩備設

慮之時也且兵出踰年人有歸志今俘馘十萬罪人斯得自歷代征伐未有全兵獨克如今之盛者也武皇帝克袁紹於官渡自以所獲已多不復追奔懼挫威也文王乃止（魏志王基傳）

李繼昌進西京左藏庫使王均亂蜀受詔進討均脫走繼昌入城嚴戒部下無擾民者獲婦女童幼置空寺中俟事平遣還其家（宋史李崇矩傳）

張齊賢爲江南西路轉運副使改右補闕加正使初李氏據有江南民戶稅錢三千已上者戶出丁一人黥面自備器甲輸官庫出卽給之日支糧二升名爲義軍既內附皆放歸農至是言者以爲此輩久在行伍不樂耕農乞遣使選充軍伍并

其家屬送闕下齊賢上言江南義軍例皆良民橫遭驅配無所逃避克復之後便放歸農久被皇風並皆樂業若逐戶搜索不無驚擾法貴有常政尚清淨前敕既放營農不若且仍舊貫（宋史張齊賢傳）

赤盞暉授洺州刺史攻河間克之加桂州管內觀察使因留撫河間時居民皆爲軍士所掠老幼存者亾幾暉下令軍中聽贖還之未幾皆按堵如故（金史赤盞暉傳）

大臭爲河間路都統已克河間閤母怒其不早降因縱軍大掠臭諫止之已掠者官爲贖還（金史大臭傳）

納合蒲剌都爲平西軍節度使上言古者一人從軍七家奉之

與十萬之師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今籍諸道民爲兵者十之七八奉之者纔二三民安得不困夫兵貴精不在衆寡擇勇敢謀略者爲兵脆懦之徒使歸農畝是亦紓民之一端也（金史納合蒲剌都傳）

高昌福辟元帥府令史宗弼復河南元帥府治汴人有疑似被獲皆目爲宋諜者即殺之昌福讞得其實釋去者甚衆（金史高昌福傳）

伯顏進金紫光祿大夫知樞密院事出鎮和林宗王明理鐵木兒挾海都叛伯顏討之大破之俘其餘衆以歸諸將言古禮兵勝必禡旗于所征之地欲用囚虜爲牲伯顏不可衆皆歎服（元史伯顏傳）

張榮知濟南府事朝廷議取汴榮請先六軍清蹕道軍至河上奪戰船破張盤二山寨俘獲萬餘大將阿朮魯恐生變欲盡殺之榮力爭而止汴梁下從阿朮魯爲先鋒攻睢陽議欲殺俘虜烹其油以灌城又力止之（元史張榮傳）

撫將士

竇嬰爲詹事病免孝景三年吳楚反上拜嬰爲大將軍賜金千斤竇嬰乃言袁盎欒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之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爲用金無入家者竇嬰守滎陽監齊趙兵七國兵已盡破封嬰爲魏其侯（史記魏其武安侯傳）

衛青爲車騎將軍擊匈奴以三千八百戶封青爲長平侯益封青三千戶拜爲大將軍天子曰大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六千戶而封青子伉爲宜春侯青子不疑爲陰安侯青子登爲發干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襁褓中未有勤勞上幸列地封爲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天子曰我非忘諸校尉功也今固且圖之乃詔御史曰護軍都尉公孫敖三從大將軍擊匈奴常護軍傅校獲王以千五百戶封敖爲合騎侯都尉韓說從大將軍出窳渾至匈奴

右賢王庭爲麾下搏戰獲王以千三百戶封說爲龍頟侯騎將軍公孫賀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賀爲南窌侯輕車將軍李蔡再從大將軍獲王以千六百戶封蔡爲樂安侯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朔爲涉軹侯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爲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爲從平侯將軍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有功賜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 史記衛將軍驃騎傳

王霸爲軍正霸善撫士卒死者脫衣以斂之傷者躬親以養之 後漢書王霸傳

段熲爲護羌校尉破西羌擊先零東羌拜破羌將軍東羌悉平

熲行軍仁愛士卒疾病者親自瞻省手爲裹創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寢與將士同苦故皆樂爲死戰 後漢書段熲傳

孫禮爲揚州刺史加伏波將軍吳大將全琮帥數萬衆來侵寇時州兵休使在者無幾禮躬勒衛兵禦之戰於芍陂自旦及暮將士死傷過半禮犯蹈白刃馬被數創手秉枹鼓奮不顧身賊衆乃退詔書慰勞賜絹七百匹禮爲死事者設祀哭臨哀號發心皆以絹付亾者家無以入身 魏志孫禮傳

劉宏爲鎮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宏嘗夜起聞城上持更者歎聲甚苦遂呼省之兵年過六十羸疾無襦宏愍之乃謫罰主者遂給韋袍複帽轉以相付 晉書劉宏傳

張纂爲高祖行臺右丞從征玉壁大軍將還山東行達晉州忽値寒雨士卒饑凍至有死者州以邊禁不聽入城於是纂爲別使遇見輒令開門內之分寄民家給其火食多所全濟 北齊書張纂傳

李遷哲授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除直州刺史討信州蠻酋破之留鎮白帝信州先無倉儲軍糧匱乏遷哲乃收葛根造粉兼米以給之遷哲亦自取供食時有異膳即分賜兵士有疾患者又親加醫藥以此軍中感之人思效命 北史李遷哲傳

柳公綽拜御史中丞爲鄂州刺史鄂岳觀察使吳元濟據蔡州

叛王師討伐詔公綽以兵隸李聽赴行營公綽選卒六千屬聽鄂軍既在行營公綽時令左右省問其家如疾病養生送死必厚廩給之行卒相感曰中丞爲我輩知家事何以報効故鄂人戰每剋捷 舊唐書柳公綽傳

元結攝監察御史爲山南西道參謀瘞戰死露胔於泌南名曰哀邱進水部員外郎參山南東道來瑱府時有父母隨子在軍者結說瑱曰孝而仁者可與言忠信而勇者可以全義渠有責其忠信義勇而不勸之孝慈邪將士父母宜給以衣食則義有所存矣瑱納之 新唐書元結傳

馬燧遷河東節度留後進節度使遷檢校兵部尚書田悅圍邢

州攻臨洺燧進軍臨洺悅悉軍戰燧士皆決死悅大敗以功遷尚書右僕射初將戰燧約衆勝則以家貲賞至是殫私財賜麾下德宗嘉之詔出度支錢五千萬償其財（新唐書馬燧傳）

朱忠亮授涇原四鎮節度使吏白耄卒不任戰者可罷答曰古於老馬不棄況戰士乎聞者莫不感奮（新唐書朱忠亮傳）

劉昌授四鎮北廷行營兼涇原節度城平涼平涼當刦盟後將士骸骨不藏昌始命瘞之夕夢若詣昌厚謝者昌具以聞德宗下詔哀痛出衣數百稱甘為襚具斂以棺櫝分建二冢大將曰旌義冢士曰懷忠冢葬淺水原詔翰林學士為銘識其所昌盛陳兵衛具牢醴率諸將素服臨之邊兵莫不感泣（新唐書劉昌傳）

石雄進豐州防禦使武寧李彥佐討劉稹逗留以雄為晉絳行營諸軍副使助彥佐雄受命即勒兵破賊雄臨財廉每朝廷賜與輒置軍門自取一匹餘悉分士伍繇是衆感發無不奮（新唐書石雄傳）

王敬蕘梁太祖表敬蕘沿淮指揮使梁兵攻吳龐師古死清口敗兵亾歸過潁大雪士卒饑凍敬蕘乃沿淮積薪為燎作糜粥餔之亾卒多賴以全活（五代史王敬蕘傳）

石保興知威虜軍會夏人入鈔保興發官帑錢數萬緡分給戰士主者固執不可保興曰城危如此安暇中覆事定覆而不允願以家財償之夏人退聞置以聞真宗貸而不問（宋史石守信傳）

李崇矩為邕貴潯賓橫欽六州都巡檢使未幾移瓊崖儋萬四州都巡檢使麾下軍士咸憚於行崇矩盡出器皿金帛凡直數百萬悉分給之衆乃感悅（宋史李崇矩傳）

袁繼忠遷判四方館事領播州刺史護屯兵大將李繼隆以易州靜塞騎兵尤驍果取隸麾下畱其妻子城中繼忠言於繼隆曰此精卒止可守城萬一敵至城中誰與捍者繼隆不從既而契丹入寇城陷卒妻子皆為所俘繼隆疑此卒怨已欲分隸諸軍繼忠曰不可但奏升其軍額優以廩給使之盡節可也從之衆皆感悅繼忠因自請以隸麾下會契丹騎大至

靜塞軍摧鋒先入契丹兵大潰淳化初遷引進使護鎮定高陽關兩路屯兵卒繼忠前後賜賚鉅萬計悉以犒賞士卒（宋史袁繼忠傳）

劉謙授殿前副都指揮使振武軍節度江北屯兵常以八月給冬衣謙上言邊城早寒請給以六月後為例（宋史劉謙傳）

孫沔知慶州聚戰亾遺骸葬祭之軍中感泣（宋史孫沔傳）

黃震通判遂州嘗給兩川軍士緡錢詔至西川而東川獨不及軍士謀為變震白主者曰朝廷豈忘東川邪殆詔書稽留爾即開州帑給錢如西川衆乃定明日詔至（宋史黃震傳）

劉文質知慶州李繼遷入寇文質將出兵而官吏不敢發庫錢

乃以私錢二百萬給軍士皆感奮遂大破賊宋史劉文質傳
沈括知延州以副總管种諤西討授銀宥功加龍圖閣學士朝廷
出宿衛之師來戍賞賚至再而不及鎮兵括以爲衛兵雖重
而無歲不戰者鎮兵也今不均若是且召亂乃藏敕書而矯
制賜緡錢數萬以驛聞詔報之曰此右府須行之失非卿察
事機必擾軍政宋史沈遘傳
岳飛授少保河南北諸路招討使樞密副使充萬壽觀使飛行
軍卒有疾躬爲調藥諸將遠戍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
而育其孤或以子婿其女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宋史岳飛傳

張綸除江淮制置發運副使綸在江淮見漕卒凍餒道死者衆
歎曰此有司之過非所以體上仁也推奉錢市絮襦千數衣
不能自存者宋史張綸傳
劉美充閤門祗候護屯兵于漢州歷遷供奉官徙嘉州士卒有
病皆給醫藥親察視撫循之宋史劉美傳
乃蠻台遷遼陽行省左丞相辭職歸念其軍士貧乏以麥四百
石馬二百疋羊五百頭徧給之元史乃蠻台傳
郝和尚拔都率兵有功拜宣德西京太原平陽延安五路萬戶
佩金虎符賜馬六騎金錦弓鐙有差朝定宗於行宮賜銀萬
鋌辭以賞過厚臣不應獨受臣得效微勞皆將校協力之功
遂奏將校劉天祿等十一人皆賜之金銀符元史郝和尚拔都傳
王文幹爲行軍萬戶從世祖攻鄂州先登中流矢賜以良馬金
帛李璮叛從哈必赤討平之哈必赤論功語以官賞文幹對
曰增秩則榮及一身賜金則恩逮麾下乃以白金二千兩器
皿百事雜綵數百縑賞之文幹悉頒之軍中元史王珎傳
劉國傑從軍授榮祿大夫湖廣行省平章政事國傑在軍中每
以家貲賞將士帝命倍償之進光祿大夫償其賞士金一千
九百兩鈔萬五千錠元史劉國傑傳
王克敬除江浙行省左右司都事有吳人從軍征日本陷於倭
者至是至中國訴於克敬願還本鄉或恐爲禍階克敬曰豈

有軍士懷恩德來歸而不之納邪脫有釁吾當坐事聞朝廷
嘉之元史王克敬傳

馭將士

杜詩爲侍御史安集洛陽時將軍蕭廣放縱兵士暴橫民間百
姓惶擾詩勑曉不改遂格殺廣還以狀聞世祖召見賜以棨
戟後漢書杜詩傳
張遼爲盪寇將軍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
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
動亂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
而立有頃定卽得首謀者殺之魏志張遼傳

孫堅拜別部司馬邊章韓遂作亂涼州中郎將董卓拒討無功中平二年遣司空張溫行車騎將軍西討章等溫表請堅與參軍事屯長安溫以詔書召卓卓良久乃詣溫溫責讓卓卓對應不順堅時在坐前耳語謂溫曰卓不怖罪而鴟張大語宜以召不時至陳軍法斬之溫曰卓素著威名於隴蜀之間今日殺之西行無依堅曰明公親率天兵威震天下何賴於卓觀卓所言不假明公輕上無禮一罪也章遂跋扈經年當以時進討而卓云未可沮軍疑衆二罪也卓受任無功應召稽留而軒昂自高三罪也古之名將仗鉞臨衆未有不斷斬以示威者也是以穰苴斬莊賈魏絳戮楊干今明公垂意於

卓不卽加誅虧損威刑於是在矣溫不忍發舉乃曰君且還卓將疑人堅因起出章遂聞大兵向至黨衆離散皆乞降軍還議者以軍未臨敵不斷功賞然聞堅數卓三罪勸溫斬之無不歎息 吳志孫堅傳

苟晞進位撫軍將軍假節都督青兗諸軍事從母子求為將晞距之曰吾不以王法貸人將無後悔邪固欲之晞乃以為督護後犯法晞杖節斬之從母叩頭請救不聽既而素服哭之流涕曰殺卿者兗州刺史哭弟者苟道將其杖法如此 晉書苟晞傳

賀若弼開皇九年伐陳弼為行軍總管軍令嚴肅秋毫不犯有軍士於民間酤酒者弼立斬之陳將拒戰弼篤厲將士殊死戰遂大破之 隋書賀若弼傳

郭祖深普通七年改南州津為南津校尉以祖深為之加雲騎將軍秩二千石江中嘗有賊祖深自率討之列陣未敢進仍令所親人先登不時進斬之遂大破賊威振遠近長江肅清 南史郭祖深傳

源懷為使持節加侍中行臺巡行北邊六鎮恒燕朔三州懷朔鎮將元尼須與懷少舊貪穢狼籍置酒請懷曰命之長短由卿之口豈可不相寬貸懷曰今日之集乃是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坐非鞠獄之所也明日公庭始為使人檢鎮將罪狀之

處尼須揮淚而已無以對之既而懷表劾尼須 北史源懷傳

張鎬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方興軍戎帝以鎬兼河南節度使持節都統淮南等道諸軍事鎬既發會張巡宋州圍急倍道兼進傳檄濠州刺史閭邱曉引兵出救曉素愎戾馭下少恩好獨任己及鎬信至略無稟命又慮兵敗禍及於己遂逗遛不進鎬至淮口宋州已陷鎬怒曉卽杖殺之 舊唐書張鎬傳

段秀實拜涇州刺史馬璘奏加開府儀同三司軍中有能引二十四弓而犯盜者璘欲免之秀實曰將有私愛則法令不一雖韓白復生亦不能為理璘善其議竟使殺之 舊唐書段秀實傳

郗士美拜檢校工部尚書潞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昭義節度朝廷討王承宗士美遣兵馬使王獻領勁兵一萬爲前鋒獻兇惡恃亂逗撓不進遽令召至數其罪斬之下令曰敢後出者斬士美親鼓之兵既合而賊軍大敗下三營環栢鄉屢以捷聞上大悅曰吾故知士美能辦吾事于時四面七八鎮兵其十餘萬以環鎮冀未有首功多犯法士美兵士勇敢畏法威聲甚振承宗大懼指期有破亾之勢（舊唐書郗士美傳）

馬璘檢校工部尚書北庭行營邠寧節度使元日有卒犯盜或曰宜赦璘曰赦之則人將伺其日爲盜遂戮之（新唐書馬璘傳）

李晟授御史大夫帝出奉天狩梁州晟進京畿渭北鄜坊商華兵馬副元帥會諸將破朱泚餘黨悉降分慰居人秋毫無所擾別將高明曜取賊妓一司馬伷取賊馬二卽斬以徇（新唐書李晟傳）

陽惠元隸神策爲京西兵馬使鎭奉天德宗初立稍繩諸節度跋扈者於是李正已屯曹州田悅壻河上兵河南大擾詔移兵萬二千戍關東帝御望春樓誓師因勞遣諸將酒至神策將士不敢飲帝問故惠元曰初發奉天臣之帥張巨濟與衆約是役也不立功毋飲酒臣不敢食其言既行有饋於道惟惠元軍瓶罍不發帝咨歎不已璽書慰勞俄以兵三千會諸將擊田悅戰御河奪三橋惠元功多（新唐書陽惠元傳）

柳公綽拜京兆尹方赴府有神策校乘馬不避者卽時搒死帝怒其專殺公綽曰此非獨試臣乃輕陛下法帝曰既死不以聞可乎公綽曰臣不當奏在市死職金吾在坊死職左右巡使帝乃解（新唐書柳公綽傳）

高崇文遷長武城都知兵馬使劉闢反詔檢校工部尚書左神策行營節度使俾統左右神策麟游奉天諸屯兵討闢過興元士有折逆旅匕箸者卽斬以徇（新唐書高崇文傳）

王逢爲諸衛將軍從劉沔石雄破回鶻於天德有士二千人未嘗戰欲冒常賜逢不與或爲請之答曰士奮死取賞若無功而賞何哉（新唐書王沛傳）

王克臣通判壽州鼓角卒夜入州廨擊郡將既就擒而監兵使所部被甲操刃立庭中官吏駭觀克臣徐言曰此不過爲盜耳立遣甲者去戒兇卒勿妄引他人衆讙服是日天貺節率掾屬朝謁如常儀人賴以安（宋史王審琦傳）

曹瑋知天雄軍天雄卒有犯盜者衆謂獄具必殺之瑋乃處以常法人或以爲疑瑋笑曰臨邊對敵斬不用命者所以令衆吾非好殺也治內郡安事此乎（宋史曹彬傳）

崔翰進端州團練使從征太原命總侍衛馬步諸軍太原平北伐班師至金臺驛大軍南向而潰上令翰率衛兵千餘止之翰請單騎往至則諭以師律衆徐以定不戮一人既復命上

喜宋史崔翰傳
張錫劉君鐸任棣州刺史辟爲軍事判官棣爲鄆之屬郡郡有
麴務鄆以牙將主之頗橫恣民有犯麴三斤牙將欲寘於死
君鐸力不能救旣而牙將盜麥百斛私造麴事覺錫判曰麴
犯三斤求生不克麥盜百斛免死誠難時郡吏以使府牙將
乞免錫不允固寘於法宋史張錫傳
呂餘慶拜參知政事蜀平命知成都府時盜賊四起軍士恃功
驕恣大將王全斌等不能戢下一日藥市始集街吏馳報有
軍校被酒持刃奪賈人物餘慶立捕斬之以徇軍中畏伏民
用按堵宋史呂餘慶傳

馬知節知定遠軍時部民入保避寇卒有盜婦女首飾者護軍
止笞遣之知節曰民避外患而來反罹內寇此而可恕何以
肅下卽命斬之宋史馬全義傳
高瓊爲并州馬步軍都部署戍兵有以廩食陳腐譁言者瓊知
之一日出巡諸營士卒方聚食因取其飯自啖之謂衆曰今
邊鄙無警爾等坐飽甘豐宜知幸也衆言遂息宋史高瓊傳
張詠知益州李順構亂王繼恩上官正總兵攻討頓師不進詠
以言激正勉其親行仍盛爲供帳餞之酒酣舉爵屬軍校曰
爾曹蒙國厚恩無以塞責此行當直抵寇壘平蕩醜類若老
師曠日卽此地還爲爾死所矣正由是決行深入大致克捷

宋史張詠傳
王洙知襄州會貝卒叛州郡皆恂懼襄佐史請罷教閱士不聽
又請毋給眞兵洙曰此正使人不安也命給庫兵教閱如常
日人無敢譁者宋史王洙傳
李及遷太常少卿知秦州議者以及謹厚非守邊才及至秦州
州將吏亦頗易之會有禁卒白晝攫婦人金釵於市吏執以
來及方坐觀書召之使前略加詰問其人服罪及亟命斬之
觀書如故於是將士皆驚服宋史李及傳
徐的擢廣南西路提點刑獄安化州蠻攻殺將吏所部卒畏誅
謀欲叛的馳騎至宜州慰曉之曰爾曹亾懼能出力討賊猶可

立功以自贖若朝叛則夕死非計也衆皆斂手聽命奏復澄
海忠敢軍後皆獲其用宋史徐的傳
何中立知慶州戍卒有告大校受贓者中立曰是必挾他怨也
鞭卒寘之或曰貸姦可乎中立曰部曲得持短長以制其上
則人不自安矣宋史何中立傳
范正辭知饒州會詔令料州兵送京師有王興者懷土憚行以
刃故傷其足正辭斬之興妻詣登聞上訴太宗召見正辭廷
辨其事正辭曰東南諸郡饒實繁盛人心易動興敢扇搖苟
失控馭則臣無待罪之地矣上壯其敢斷特遷膳部員外郎
充江南轉運副使賜錢五十萬宋史范正辭傳

王濟通判鎮州戍卒頗恣暴不法夜或焚民舍爲盜一夕報有火濟部壯士數十潛往偵伺果得數輩并所盜物即斬之馳奏其事太宗大悅都校孫進使酒無賴毆折人齒濟不俟奏杖脊送闕下繇是軍城畏肅 宋史王濟傳

呂公弼知成都府其治尚寬人疑少威斷營卒犯法當杖扞不受曰寧以劍死公弼曰杖者國法劍汝自請杖而後斬之軍府肅然 宋史呂夷簡傳

文彥博知益州嘗擊毬鈐轄廨聞外諠甚乃卒長杖一卒不伏呼入問狀令引出與杖又不受復呼入斬之竟毬乃歸 宋史文彥博傳

趙抃通判泗州濠守給士卒廩賜不如法聲欲變守懼日未入輒閉門不出轉運使檄抃攝治之抃至從容如平時州以無事 宋史趙抃傳

歐陽脩知制誥會保州兵亂以爲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賊平兵之始亂也招以不死既而皆殺之脅從二千人分隸諸郡富弼爲宣撫使恐後生變將使同日誅之與脩遇於內黃夜半屏人告之故脩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況脅從乎既非朝命脫一郡不從爲變不細弼悟而止 宋史歐陽修傳

康德輿知趙州有告雲翼卒謀以上元夜刼庫兵爲亂德輿會賓屬燕飲自若陰遣人捕首謀誅之 宋史康德輿傳

竇卞知深州時發六州卒築武彊陳卒惰主者笞之不服卞曰廂兵犯將校法不至重然典役聚工不可拘以常法命斬之以聞有詔嘉奬 宋史竇卞傳

种師道知渭州詔師陝西河東七路兵征臧底城期以旬日必克既薄城下敵守備甚固官軍少怠列校有據胡床自休者立斬之屍于軍門令曰今日城不下視此衆股栗譟而登城城即潰時兵至纔八日 宋史种世衡傳

蘇軾知密州有盜竊發安撫司遣三班使臣領悍卒來捕卒凶暴恣行至以禁物誣民入其家爭鬭殺人且畏罪驚潰將爲亂民奔訴軾軾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散卒聞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 宋史蘇軾傳

孫覽知尉氏縣有屯將遇不虐士卒謀因大閱殺之以叛覽聞之馳往士猶羣語不顧覽呼諭之曰將誠無狀然天子何負汝輩乃欲致族滅邪皆感謝去就列屯將徐至覽命吏趣具奏衆意遂安知渭州夏人入邊檄大將苗履禦之履稱疾移告立按正其罪竄諸房陵轅門肅然 宋史孫覽傳

陳師錫遷工部員外郎加祕閣校理提點開封縣鎮畿內將官苛慘失士心方大閱羣卒讙譟將吏莫知所爲師錫馳至軍推首惡者致諸法按閱如初而劾斥其將縣人歎服 宋史陳師錫傳

岳飛授少保河南北諸路招討使駐郾城兀朮合龍虎大王蓋

天大王與韓常之兵逼鄧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鏖戰數十合賊屍布野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折屋餓死不鹵掠宋史岳飛傳

趙葵京湖制置使方之子金人犯蘄州葵與兄范攻唐鄧方命之曰不克敵無相見也金將出戰葵帥精騎赴敵大捷宋史趙葵傳

趙尙寬知同州二州河中府神勇卒苦大校貪虐刊匿名書告變尙寬命焚之曰妄言耳衆乃安已而奏黜校分士卒隸他營宋史趙尙寬傳

程顥遷簽書鎭寧軍判官程昉治河取澶卒八百而虐用之衆逃歸羣僚畏昉欲勿納顥曰彼逃死自歸弗納必亂若昉怒吾自任之卽親往啓門拊勞約少休三日復役衆驩踊而入具以事上得不遣宋史程顥傳

伯顏進金紫光祿大夫知樞密院事出鎭和林宗王明理鐵木兒挾海都叛伯顏討之相值于阿撒忽禿嶺矢下如雨衆軍莫敢登伯顏令之曰汝輩君衣之汝飢君食之政欲効力於此時爾於此不勉將何以報麾諸軍進後者斬伯顏先登陷陣諸軍望風爭奮大破之元史伯顏傳

阿朮拜中書左丞相駐兵瓜洲宋朱煥以揚州降泰州守將孫良臣降揚泰既下阿朮申嚴士卒禁暴掠有武衛軍校掠民二馬卽斬以徇元史阿朮傳

來阿八赤授通奉大夫益都等路宣慰使都元帥發兵萬人開運河阿八赤往來督視寒暑不輟有兩卒自傷其手以示不可用阿八赤檄樞密并行省奏聞斬之以懲不律元史來阿八赤傳

張宏範授蒙古漢軍都元帥南征以弟宏正爲先鋒戒之曰選汝驍勇非私汝也軍法重我不敢以私撓公勉之宏正所向克捷元史張宏範傳

崔斌守東平大兵東征道壽張卒有撤民席投其赤子於地以死訴於斌斌馳謂主將曰未至敵境而先殺吾民國有常刑

汝亦當坐於是下其卒于獄自是莫敢犯元史崔斌傳

張珪拜昭勇大將軍管軍萬戶鎭建康太平宣歙羣盜起行省檄珪討之士卒數爲賊所敗卒有殺民家豕而并傷其主者珪曰此軍之所以敗也斬其卒悉平諸盜元史張珪傳

廿二史言行略卷四十一終

廿二史言行略卷四十二

長洲過元畋輯

愛物門

戒殺

何允講經論學常禁殺初允侈於味食必方丈周顒與允書勸令食菜曰變之大者莫過死生生之所重無逾性命性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在我可賒若云三世理誣則幸矣良快如使此道果然而受形未息一往一來生死常事則傷心之慘行亦自及丈人於血氣之類雖不身踐至於晨鳧夜鯉不能不取備屠門財貝之經盜手猶爲廉士所棄生性之一啟鑾刀寧復慈心所忍騶虞雖饑非自死之草不食聞其風者豈不使人多媿丈人得此有素聊復片言發起耳故允末年遂絕血味南史何尚之傳

虞愿爲晉安太守郡舊出髯蛇膽可爲藥有遺愿蛇者愿不忍殺放二十里外山中一夜蛇還牀下復送四十里山經宿復歸論者以爲仁心所致南史虞愿傳

陸子彰除中書監子彰會嬰重病藥中須桑螵蛸子彰不忍害物遂不服焉其仁如此北史陸俟傳

全生

孔愉除駙馬都尉參丞相軍事封餘不亭侯愉嘗行經餘不亭見籠龜於路者愉買而放之溪中龜中流左顧者數四及是鑄侯印而印龜左顧三鑄如初印工以告愉乃悟遂佩焉晉書孔愉傳

毛寶監揚州之江西諸軍事豫州刺史將軍守邾城石季龍遣其子鑒來寇城陷寶率左右突圍出赴江死者六千人寶溺死初寶軍人有於市買得一白龜長四五寸養之漸大放諸江中邾城之敗養龜人被鎧持刀自投於水中如覺墮一石上視之乃先所養白龜長五六尺送至東岸遂得免焉晉書毛寶傳

幸靈父母嘗使守稻羣牛食之靈見而不驅待牛去乃往理其殘亂者其父母見而怒之靈曰夫萬物生天地之間各欲得食牛方食奈何驅之其父愈怒曰卽如汝言復用理壞者何爲靈曰此稻又欲得終其性牛自犯之靈可以不收乎晉書幸靈傳

孫法宗每麕鹿觸網必解放之償以錢物南史孫法宗傳

江泌衣弊蝨多綿裹置壁上恐蝨飢死乃復置衣中數日間終身無復蝨南史江泌傳

孔祐隱於四明山嘗有鹿中箭來投祐祐爲之養創愈然後去南史杜京産傳

裴安祖曾天熱舍於樹下有鷙鳥逐雉雉急投之遂觸樹而死

安祖愍之乃取置陰地徐徐護視良久得蘇喜而放之後夜忽夢一丈夫衣冠甚偉著繡衣曲領向安祖再拜安祖怪問之此人云感君前日見放故來謝德聞者異焉北史裴駿傳

乞伏慧領潭桂二州總管三十一州諸軍事嘗見人以簺捕魚者出絹買而放之其仁心如此北史乞伏慧傳

張元村陌有狗子爲人所棄者元卽收而養之其叔父怒曰何用此爲將欲更棄之元對曰有生之類莫不重其性命若天生天殺自然之理今爲人所棄而死非其道也若見而不收養無仁心也是以收而養之叔父感其言遂許焉未幾乃有狗母銜一死兔至元前而去北史張元傳

趙善應官修武郎江西兵馬都監善應夏不去草冬不破壤懼百蟲之遊且蟄者失其所也宋史趙汝愚傳

高頔拜左補闕所乘馬老以糜飼之宋史高頔傳

廿二史言行略卷四十二終

廿二史言行略子亾友夢園過君所輯也君與余同受業於吳蕡園先生之門卽有志於知人論世之學家貧購書無力就郡中藏書家乞假鈔錄日拈數條久之墻壁几案皆滿坐臥其中不自知飢寒潦倒也書成示予以凡例目錄見其於史有一端可采而末節愆虧者概不率錄則是書雖攟摭舊文而於言行爲擇之精而取之善矣君由是耗其心力年纔五十餘容皃蕭蕭與之語輒欷歔太息謂近來過午便不欲食恐旦暮死而此書無人任欹劂終致覆瓿爲可歎耳予感其言心許之無何君下世其故交董君個亭二亭暨予猶子覲光懼其久而散失咸願府貲襄事因屬同人略加讐校而梓之嗚呼以君之篤志好學

卒侘傺以歿其遇良嗇然有是編以行於世俾後之學者稽於古而有獲焉其所裨益當非淺鮮君亦於是乎不泯矣書凡四十有二卷經始於嘉慶己未夏抄閱十有一月而工竣爰跋數言於簡末云 安山謝希曾拜手

韻史二卷補一卷

〔清〕許遯翁撰　朱玉岑補

清咸豐十一年刻本

咸豐辛酉年鐫

十年讀書之廬重刊

韻史

本宅藏板

敘

亥子之年余攜妻子寓黃山與遯翁隔清溪而居唫誦之聲相聞余有疑必以問遯翁遯翁有得亦不靳示余驩相得也顧余性奇嬾又遭亂多病頹惰不事事嘗未昏而臥日高而未起而遯翁性至勤不能使一刻閒每雞鳴輒聞遯翁呼僮聲至夜午猶見燈影熒然掩映深篠中此以知陳子之無能爲而遯翁之志遠矣戊子春夕忽羣偷入其室白刃耀面喊聲震野雖數里之外聞之者明知其不我及也猶股栗不知所爲而遯翁自以家無長物不足慰羣偷之意方據石賦詩以謝羣偷其胷情灑落類此然則人情反覆世事炎涼種種可悲可駭之狀遯翁悉羣偷視之耳更何者足亂遯翁之心乎哉是以上究天命之淵微下覽時物之變賾無不畢記日著千餘言韻史之作自以課女無所習偶檃括成書斯特翠薄之一臠未足以窺遯翁之全鼎也每書成自一二知交外祕

不以示人亦絕不欲以著書聞于天下遯翁子冰潭祝子二陶特以韻史簡鍊可誦有功後學梓而傳之然甚非遯翁之志矣嘗讀書至古今治亂興衰之際未嘗不掩卷三歎韻史雖其文約代不數事事不數言而四千餘年之治亂興衰已瞭然若指掌嗟乎彼有國家者誠知其所以治而圖之知其所以亡而戒之雖夏殷之天下至今存其可也或曰人無不死之壽國無不亡之祚彭年雖長終必死周歷雖遠終必亡故天欲與之雖桀不能亡天欲廢之雖堯不能昌其然乎其不然乎古聖賢人不妄作書春秋誅亂賊而綱目特嚴正閏之統于世道人心俱不爲小補韻史雖偶作哉要其指必有所救余受而卒讀至乎終篇感慨係之未嘗不悲遯翁之志又嘉二陶冰潭所以不忘後學之意是以敘而記之　皇罡陳確拜書

韻史補序

許公遜翁編次韻史上下二卷粤自皇古迄于宋代各舉其要者數事約以四字諧以四聲凡四千餘年間治亂興衰之故略具梗概獨於元明缺焉未備讀者以爲憾事同里玉岑朱丈熟乙部書歷朝掌故悉能舉其要遂屬其增矢元明兩朝以補之予爲之詮釋多所考證前書註有未詳者亦加詳焉并授之梓俾二十一史大綱貫串於童習時鈌而不備之憾庶可以免當亦遜翁之所心許也秀水後學汪漣

昔宋文信國云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蓋史至宋而定著爲十有七至明刊監板合宋遼金元爲二十有一我朝修定明史又增舊唐書舊五代史爲二十有四儒者朝經暮史有皓首而莫罄者明楊用脩廿一史彈詞編成韻語以便童蒙然多所罣漏且不若四言之尤便於初學又四言韻語班孟堅漢書述贊體如是

遯翁韻史一書簡而賅辨而晰子兆若衣入塾於數與方名之外師以接以是編於邃古以逮勝朝賢奸忠佞之辨興衰治亂之機禮樂征伐河海邊徼之防所謂三尺童子可知之百歲老人所未悉者其為裨益也遠矣及門鍾子書舫觀察玩以課其子弟又授梓以惠來學甚盛意也予故樂為序之

咸豐辛酉仲夏通家生許乃普

十年讀書之廬重刊韻史上卷

靈泉遯翁高陽氏著　開原[illegible]香庭校

上古

民之初生混然元氣夢夢蚩蚩人物無異穴居野處木食草衣（未有宮室衣裳）爰始盤古（太古王天下之號）開天闢地相繼御世三皇五帝（三皇天皇地皇人皇五帝伏羲神農黃帝堯舜）飲食男女教之禮義宮室衣裳萬民以利伏羲太昊（伏羲名太昊氏）生而神靈觀圖畫卦以類物情（觀河圖之數以畫八卦察陰陽之理以知物情）

造爲書契用代結繩（上古無文字結繩以爲要約伏羲始造六書以代之）漁佃網罟（取魚曰漁取禽獸曰佃）利用並興女媧神聖補天煉石（女媧氏煉石以補天闕）神農嘗草方書療疾（炎帝神農氏嘗百草造醫方以治民病）至于黃帝是號軒轅蚩尤作亂戰于阪泉（蚩尤造兵器作亂黃帝與戰令應龍攻殺蚩尤）始受河圖以立星官（河出圖帝受之乃設靈臺立五官正日月星辰始有星官之書）迎日推策造歷紀年（得蓍策以推算歷數知節氣造十六神歷）元妃嫘祖始教民蠶（嫘祖黃帝元妃）舟楫車馬器用備焉（造舟楫服牛乘馬以致遠）首陽採銅鑄鼎荊山鼎成而僊騎龍上

天鑄鼎既成有龍下迎黃帝上天少昊既衰少昊黃帝子九黎亂德亂陰陽之常道家為巫史以神相惑黃帝之孫惟帝顓頊能治民神無相侵瀆使南正重司天明祭祀之禮北正黎司地明五常之道民與神乃不瀆亂乃有帝嚳氏系高辛少昊孫執中而偏撫教萬民妃曰慶都生堯丹陵

帝堯陶唐氏母慶都孕十四月而生堯封于唐帝摯荒淫諸侯共尊堯為天子在位一百年壽一百一十八歲

帝堯受命首出百王姓曰伊耆國號陶唐如神如日

就之如日其智如神義立仁昭茅茨不翦以茅覆屋樸桷不雕乃遊康衢鼓腹而謠康衢老人鼓腹而歌立我烝民莫匪而極鑿井耕田安知帝力謠辭歷象星辰咸熙庶績命羲和治歷蓂莢生庭蓂莢神草十五日以前日生一葉以後日落一葉月小一葉厭而不落視之以知晦朔麒麟遊澤富壽多男三祝聖德華封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富壽多男子生子丹朱好為嚚訟口不道忠信之言曰嚚不畀以位乃咨于衆四岳舉舜是惟側陋窮而在下曰側陋有鰥在下無妻曰鰥無忝禪受舜有聖德

帝舜有虞氏黃帝八代孫瞽瞍之子受堯禪在位五十年壽一百十歲

虞舜之系黃顓之裔父頑母嚚傲象為弟克諧于孝蒸蒸以乂堯曰試哉妻以二女娥皇女英納于大麓弗迷雷雨乃巽以位是為姚虞稱曰重華景星耀區景星見天下太平巉巖藏金五湖捐珠不寶金玉苗鯀共驩四凶是誅干羽兩階文德誕敷司空伯禹稷契皋陶時亮天工乃奏九韶簫韶樂名總章訪道總章明堂師務成昭無為而治恭已紹堯旦旦光華爛漫卿雲舜時景星出卿雲與南風解慍

五絃之琴舜彈南風而治天下百有十歲陟方乃死商均不肖弗傳于子

夏夏禹黃帝元孫鯀之子姓姒氏以金德王都安邑有天下四百四十一年凡十七王

禹功治水實開九州江淮河漢咸有安流滔天害息父功既修鯀治水弗成禹修之遠哉明德其魚勿憂受姓姒氏祖帝顓頊歷數在躬終享天祿執中受禪亹亹穆穆執玉萬國防風氏戮會諸侯于會稽防風氏後至誅之鑄鼎象物貢金九牧貢九牧之金鑄九鼎以象九州下車泣罪出見罪人問之而泣懸鞀振

鐸求言憂勞天下一沐三握一沐之間三握其髮生啓呱呱辛王
癸甲娶塗山氏女四日卽往治水人曰傳子賢能繼禹匪德之衰
天之所予歷祚四百繼世卒履少康中興一成一旅
太康爲羿所拒後羿臣寒浞殺羿併弑夏后相相后緡生少康夏復中興光復夏物奄有
六宇孔甲淫亂作歌破斧時田東陽萯山風霾迷惑入民室主人方乳取其子
歸及長幕動拆撩斧斫斬其足遂爲守門者乃作破斧歌及乎履癸名桀乃寵妹喜
殺關龍逢忠賢解體瓊宮瑤臺糟隄十里是名曰桀
殘虐汰侈成湯弗忍放于南巢蚁籙告訖天命不惂

商

商湯名履契之後姓子氏以水德王都亳放桀于南巢有天下六百四十四年二十七王

惟彼成湯開國于商天命元鳥有娀方將帝嚳次妃簡狄有娀氏女吞元鳥之卵而生契受姓子氏始自元王元王契也烈烈相土契孫
長發其祥天乙齊聖天乙湯號正域四方元聖伊尹左右以臣弑君
戮力布昭聖武夏命斯革非利天下恐滋口實故自言恐來世將以我爲口實救民水火天下大悅纘禹舊服配天
之業太甲嗣位狎于不順比昵小人縱欲敗度背師保訓不聽伊尹乃營桐宮湯墓放之三年處仁遷義繼世稱賢祖
乙武丁太戊盤庚六七有作賢聖之君箕裘六百終
于殷受紂名拒諫飾非名之曰紂寵嬖妲己遂亡其國
酒池肉林祼而相逐鹿臺之財鉅橋之粟横斂銅柱塗
膏刑用炮烙酷刑婦言是用惟家之索信任姦回日崇
其惡寵飛廉惡來等比干剖心殺比干剖其心觀之箕子佯狂淫戲不
悛以啓文王吁嗟獨夫自底滅亡

周

文王名昌武王名發姓姬氏以木德王都于鎬又營都洛伐紂有天下八百七十六年三十七王

文王西伯其先后稷母曰姜嫄履巨人跡居然生子
鳥覆以翼帝嚳元妃姜嫄出見大人跡踐之而生稷棄之冰上鳥以翼覆之教民稼
穡肇祀有邰稷始封邰姬姓受祚淵源自來傳十六王公
劉亶父改國曰周遷于豳岐始大西土爰及季歷文王父則
篤其慶文王嗣之始受天命伐密伐崇寖昌寖盛羑
里拘四天王明聖紂四文王于羑里不敢怨終戴聖明以服事殷臣心
自靖曁周王發桓桓執競大會孟津觀商之政白魚
赤烏得天者勝武王渡河白魚躍入王舟既渡有火自上復于王屋流爲烏其色赤皆勝

兆陳師牧野遏亂反正黃鉞揮戈天下大定懸頭太白（紂衣珠玉自焚死武王斬紂頭懸之太白之旗）天順人應封墓釋囚（封比干墓釋箕子囚）元黃是迎（商人迎武王以元黃之幣）定鼎于周營于洛邑（東都）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公旦尙父畢散召奭（周公太公畢公散宜生召公奭）大封功臣千八百國偃武修文坐朝六服武王既喪成王踐祚周公攝政流言是作（三叔播流言與武庚叛）既辟管蔡（辟誅也）乃誅武庚（紂子）風雷告變爰啓金縢（武王疾周公請于先王以身代死祝冊藏于金縢成王因風雷之變發金縢見冊乃迎公）惟天動威元

韻史　上卷　周　六

聖精誠（周公精誠所感）重譯來朝中國聖人（越裳氏重三譯來朝曰海不揚波三年矣中國其有聖人乎）制禮作樂辟雍鎬京（太學曰辟雍西都曰鎬京）成康之際天下安甯比于唐虞四海蒸蒸昭王楚澤不反南征（昭王南征渡漢楚人以膠舟載王中流溺死）穆王侈志八駿周行瑤池萬里遠望山陵（穆王得八駿使造父爲御周行天下升崑崙之邱觴西王母于瑤池）白狠在圃荒服弗庭（伐犬戎得四白狼于是荒服不至）夷王下堂王室始輕（王室衰夷王始下堂而見諸侯）厲王暴虐遠流于彘（國人畔之共襲王出奔彘）共和爲政中興是恃（召公周公共理國事故稱共和）宣王修

德（太子靖立是爲宣王能修其德）方叔召虎（二人佐王中興）北伐獫狁（北虜）南征淮楚（荊蠻）以佐天子惟尹吉甫（賢臣）海內向風復思文武盛業不卒詩刺祈父（宣王怠政王師敗績詩歌祈父以刺）幽弒曰立王室遂騷龍漦爲孽褒女與妖（龍所吐沫曰漦夏時褒神化爲二龍以入王宮卜而藏其漦厲王末發而觀之漦流于庭化爲元黿以入後宮有童妾遭之而孕宣王時生女棄之有鬻厭弧夫婦取而育諸褒後褒國獻是女于幽王是爲褒姒生子伯服譖申后及太子宜曰廢之申侯召犬戎伐周殺幽王而立宜曰是爲平王遷于東周西周遂亡）平王東遷諸侯莫朝西周既棄疆秦以驕（西周岐豐之地東遷後盡棄與秦秦始大）桓莊而後

韻史　上卷　周　七

王熄霸興桓文爲盛天子空名（五霸爲政周天子徒寄空名）齊晉秦楚迭主戰爭春秋謹書征伐會盟至于戰國七雄搆兵（韓趙魏齊楚燕秦七國曰七雄）蘇秦張儀朝縱暮衡（蘇秦合從擯秦張儀連衡事秦）請質割地卒併于秦當時列國各有名賢卻縠興晉管仲霸桓燕昭樂毅（燕爲齊所滅昭王用樂毅爲將復燕）卽墨田單（樂毅下齊七十城獨卽墨未下田單用火牛攻燕盡復之）良將頗牧（廉頗李牧皆趙良將）高士魯連（齊高士魯仲連不肯帝秦）有四公子陵嘗春原（魏信陵君趙平原君齊孟嘗君楚春申君號四公子各食客三千人）無救破滅祚竟弗延赧王

入秦天物遂遷（赧王入秦獻地周遂亡）惟有仲尼木鐸萬古道統相傳堯舜文武顏曾子思私淑孟子於今不墜斯人而已

秦（姓嬴氏伯翳之後始皇始併天下專任詐力二世而亡）

秦之苗裔亦本顓頊伯翳佐禹實蕃嬴族（伯翳佐禹治水舜賜姓嬴）自夏迄殷世爲諸侯蜚廉惡來爲戮於周（二人父子助紂爲虐武王殺之）乃有非子爲周息馬（惡來之後有非子爲周孝王牧馬）孝王封之汧渭之野周轍既東盡有岐豐（平王東遷秦文公力戰敗戎于是盡有西周之地）襄文穆獻始霸西戎捐棄禮義獨上首功（獲一首賜爵一級）開阡陌（廢壞井田）務本力農衞鞅變法立威徙木（令有徙木置北門與五十金有一人徙之立與五十金示信遂下變法之令）人勇公戰務廣積粟以其富強加兵六國膺擊韓魏吞噬楚蜀質子割地拘囚困辱侯王將相稽首函谷（秦關）及乎昭襄盡滅諸侯齊楚燕趙尺土不畱呂政移國嬴秦亦休（秦公子異人質于趙趙賈呂不韋娶邯鄲姬與居有娠獻之異人後異人歸立爲莊襄王邯鄲姬生子政是爲始皇實呂不韋所生非嬴氏也）二十六年是爲秦始（呂政立二十六

年始盡併天下號始皇帝）志得意滿靡有底止五帝三皇功無與比（自以德兼三皇功過五帝）郡縣天下無分其子（廢封建）燔燒詩書偶語棄市蒙恬伐胡長城萬里（築長城）海上神仙妄希不死（使徐市等入海求神仙）乃作阿房屬之咸陽（作朝宮自阿房度渭屬之咸陽）穿治驪山尤極披猖（七十萬人治驪山爲墳冢宮觀百官珍玩滿之以水銀爲江河大海機相灌輸）南登之罘東上泰山（封禪）立石頌德以作嘉觀（誇示後世）欺天罔人垂千萬年華陰遺璧祖龍不延（使者過華陰有人持璧遺使者曰今年祖龍死祖龍始皇也）胡亥襲位扶蘇賜死（趙高矯詔立胡亥賜太子扶蘇死）夷戮大臣及諸公子（大臣蒙恬等及公子十二人皆誅）李斯阿意（李斯阿二世意導以督責臣下）少緩死爾卒具五刑亦大愚矣（李斯誅具五刑）專用趙高二世益驕千乘萬騎山嶽動搖一夫瞋目瓦解氷消楚趙陳王梁籍廣勝（項梁項籍吳廣陳勝等竝起兵）發憤戍卒豪傑響應沛人劉季亦起繇中斬蛇奮跡五采雲龍（過大澤有蛇當道季斬之後一老嫗哭曰吾子白帝子也今被赤帝子斬之又季所居上有雲氣龍虎成五采）扶義起兵立爲沛公天下土崩旦日叩關丞相指鹿猶嗜秦權（趙高欲擅權恐羣臣不服先于二世

前指鹿爲馬二世問左右或言鹿或言馬高乃盡誅言鹿者剸刃二世勢不得全
願爲黔首安可得焉趙高弑二世望夷宮二世曰願爲黔首不許黔首猶言庶民
車裂趙高子嬰亦賢子嬰刺殺高車裂之乃以次嗣冠其玉冠
冕旒素車白馬繫組而前頓首奉璽伏軹道邊子嬰立四十六
日沛公入關卽降昔六降王故事當然一如昔日六王故事周過其歷
周卜年七百乃有天下八百餘年爲過其歷也秦不及期殘虐刻戾爲後人
嗤

漢

劉氏都長安傳十一帝并高后孺子嬰歷二百一十四年附僞新十五年更始三年合二
百三十一年光武中興爲東漢都洛陽傳十三帝一百九十六年

沛公名邦沛人灞上獨先入關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易
暴以寬悉去秦苛法吏民安堵天下歸焉沛公王秦懷王
之約項羽不義放兵肆掠屠燒咸陽三月不絕衣繡
東歸專王梁楚項羽旣燒咸陽遂思東歸自立爲西楚霸王義帝空名實
廢其主分割三秦以處降虜沛公失職獨王漢中項羽
陽尊懷王爲義帝其實廢之分關中爲三秦王秦降將章邯董翳司馬欣而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乃
燒棧道示羽無東張良勸漢王燒絕棧道示項羽無東意使不疑留侯畫策

蕭何共功借箸帷幄子房借箸畫策足食關中蕭何守關中爲漢王足食
淮陰國士跨下英雄引兵出蜀邯欣授首定三秦北舉
燕趙井陘不守井陘趙地楚漢滎陽相持日久據敖倉粟
塞成皋口楚軍始乏食擊殺龍且龍且楚將韓信囊沙壅水半渡擊殺之西
楚始懼分割鴻溝解而東去楚與漢約鴻溝以東爲楚以西爲漢會兵
垓下楚騅不逝嗚咽楚歌空悲蓋世漢兵會垓下羽兵敗聞楚歌起
飲帳中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遂走烏江自刎死騅羽所乘馬也自有天授
無怨天亡羽怨天之亡我豈知漢乃天授巍巍天位氾水之陽漢王卽帝

位氾水之陽大漢威靈撫有萬方定都天府婁敬張良張良
勸帝用婁敬說定都關中高鳥已盡良弓欲藏械蕭誅布烹信醢
彭從赤松子智哉子房子房託言從赤松子遊以免禍懲秦孤立同
姓俱王去秦苛法務爲簡易質文之運漢承秦儆秦爲
煩刑漢用簡易未央壯麗長安形勝蕭何治未央宮周迴七十里在長安城西居形
勝之地不階尺土崛起受命威加海內功無與竝臨崩
屬后平勃安劉卒誅諸呂深識遠猷帝臨崩謂呂后曰安劉氏者必
周勃陳平佐之後惠帝崩呂祿呂彥作亂平勃等共誅之惠帝高祖太子名盈無嗣太后姓呂名雉

（臨朝稱制）不永天命在代文帝（高祖子名恆封代王太尉周勃等旣誅諸呂迎而立之）踐祚謙讓者再以德行化蒸蒸施惠禮樂未遑澤流滂霈（息兵養民天下富庶興起禮樂謙讓未遑）景帝（文帝太子名啓）恭儉一遵成業世傳文景成康遺烈吳楚搆亂旋卽破滅粟陳貫朽人足家給孝武（景帝太子名徹初封膠東王）因之雄材大略外攘四夷始改正朔明堂服色紛然制作（明堂如三代之制正建寅色尚黃）直諫汲黯詼諧方朔治獄湯周（張湯杜周）將軍衛霍（衛青霍去病）朔方河南東甌兩越以次削平勞師遠涉

轉漕巨萬大農告竭（大農掌財賦之官）郊雍封禪方士蓬萊（使文成五利等求神仙）建章柏梁太液漸臺（高臺深池土木煩興）經費不充乃用宏羊利析秋毫民無葢藏（孔僅桑宏羊總利權侵奪商民）姦盜始滋酷吏斯張深文峻法趙禹張湯（民貧盜起乃用酷吏嚴刑治之）天下騷然幾續秦皇（幾爲始皇之續）輪臺一詔自悔悖狂（末年詔棄輪臺之地深悔往事）擁立少子以屬霍光（託霍光立少子是爲昭帝）昭帝（名弗陵）無嗣昌邑披猖（昭帝崩無子迎立昌邑王賀又無道廢之）歸命曾孫宣帝（武帝曾孫戾太子後名詢）賢明綜核名實號爲勵精（勤于吏治）

宣室決事（坐宣室決政事）親石渠論經（石渠閣講經帝親臨稱決）畫功麒麟霍光不名（畫功臣于麟閣尊霍光故不名）單于款塞比于中興（匈奴王號單于時皆內附）倚任恭顯（宏恭石顯皆宦官）推恩許史（許氏史氏皆外戚）王氏之禍亦基于此（世任外戚以成王莽之禍）元帝（宣帝太子名奭）優柔讒佞盈朝（恭顯等譖大臣蕭望之周堪等皆誅死）成帝（元帝太子名驁）宣淫外家日驕（任元舅王鳳五侯同日俱封）昭陽飛燕國孽家妖（飛燕居昭陽宮姊弟擅寵滅絕皇嗣）哀（元帝孫定陶王子成帝立爲太子名欣）平（元帝孫嗣封中山王何武等迎立之名衎）短祚再世不競鳳音商根更持國柄（王鳳等兄弟迭爲大司馬柄政）

卒成新都莽遂竊命（平帝無嗣王莽字巨君孝元后之姪初封新都侯弒平帝迎立宣帝元孫孺子嬰尋廢爲安定公自篡位國號新）內主元后（元后王氏）外飾邪行（僞爲謙恭）欺天罔人造作符應（造作祥瑞令天下皆頌莽功德）酖平弒嬰天怒人怨殘賊虐民恣睢悖亂滔天流毒人心思漢（漢兵誅莽立春陵戴侯曾孫名元爲帝及光武卽位封爲淮陽王後降于赤眉爲所殺）四七之際雲集龍鬬赤伏符命乃歸劉秀（赤伏符日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鬬野四七之際火爲主光武二十八歲起兵故日四七漢家火德故日火爲主是爲東漢）春陵佳氣南陽帝胄（光武名秀長沙定王後景帝孫生南陽白水鄉家春陵望氣者）

見春陵佳氣鬱葱知光武之興恢廓大度高祖同符昆陽一戰百萬爲俘莽將王尋王邑兵號百萬光武自將三千人破之于昆陽漢官威儀三輔歡呼誅莽後更始入洛陽光武爲司隸父老見之皆喜曰今日復見漢官威儀滹沱冰合豈非天乎王郎追光武至滹沱河無船不可濟忽冰合乃得濟王郎赤眉皆反賊赤眉郎劉盆子首事驅除公孫隗囂遊魂一隅公孫述據蜀隗囂據隴西馮異鄧禹安集關西盆子乞降積甲山齊馮異大破赤眉劉盆子遂降積甲與熊耳山齊巴蜀隴西旋就誅夷除莽苛政惠此烝黎天下既定釋旅閉關休兵息民閉玉門關絕匈奴使呼韓稽顙日逐請藩呼韓日逐皆匈奴單于不侈邊功志存乂安投戈講藝息馬論道偃武修文旌帛蒲輪徵車賁耀聘禮賢士薛方嚴子陵等赤劉之九會命岱宗會昌符言高祖至光武九世當封太山漢尚赤故曰赤劉大起明堂修舉辟雍明堂天子聽政之所辟雍學宮文治誕修吏治方隆頗尙嚴急督察三公以吏事責三公深懲信越保全功臣盛德之玷廢郭立陰廢皇后郭氏立陰氏明帝光武第四子立爲太子名陽纘武斷獄得情躬親斷獄禮備法物登臺望雲修三代法物坐明堂登靈臺望雲物尊師桓榮問難執經以桓榮爲三老師事之親自執經問難焉百蠻貢

職單于來庭偏任察慧隱發爲明尙書提曳尙書每遭提曳之辱吏苦深文章帝明帝第五子名炟長者長厚乃濟以寬輕薄箠楚蕩滌煩苛平徭簡賦愛養元元輕刑薄稅愛育百姓白虎論經斟酌同異集諸儒白虎觀論五經同異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明愼選舉尊寵良吏中牟魯恭南陽朱季時惟竇憲皇后兄憑恃宮掖奪沁水園恃宮掖聲勢奪沁水公主田園寵極生逼怙恩養亂非由一日養成禍亂卒以謀逆與漢終始宦官外戚孝和沖幼章帝第四子名肇受制母后竇后稱制一旦發憤密謀誅竇與宦官鄭衆謀誅竇憲驅除外戚復任中常前門驅虎後戶進狼和帝信任鄭衆宦官之權始盛去外戚任宦官是驅虎進狼也殤帝不永和帝少子名隆早歿鄧后專命和帝后援立孝安章帝孫廢太子清河孝王慶子鄧太后立爲和帝嗣名祜久不復政安帝不聽內寵滋盛親政之後愈多內寵宮掖煽禍樊豐王聖樊豐宦官王聖乳母表裏作姦閻后奪儲安帝后譖廢太子保邪謀亂正順帝履危安帝太子廢爲濟陰王安帝崩中常侍孫程等立之宜矯前規初任名賢宜若有爲初政時任用黃瓊李固等亂政亟行便孽日滋阿母崇封乳母宋娥封山陽君中官養兒聽宦官養子襲爵梁冀竊

凶（順帝后弟）委以股肱后家世及（梁氏一門三皇后）寵據椒宮（后宮曰椒宮又曰椒房）冲天（順帝太子名炳早殀）質弒（章帝曾孫渤海王鴻子名纘太后梁冀定策迎立為冀所酖崩）天緒三終（國統三絕）桓帝（章帝曾孫蠡吾侯子名志孝質崩梁冀迎立之）寖衰皇綱去紐嬖御竊鈇天憲在口（宦官竊弄鈇鉞生殺大法出于其口）五侯嗣虐忠賢束手（宦官單超等五人誅梁冀皆封為侯專權大臣皆不得有為）一冀戮死百冀乃熾（宦官亂政是一冀死百冀生也）磔翦善類無復國是陳蕃李膺高自標置（二人名重當時）甘陵南北（甘陵黨始于周福房植分為南北部）互為貶議黨禍始興以及于靈（章帝元孫解瀆亭侯子名宏孝桓崩梁太后迎立之禁錮之獄始一桓帝連及二百餘人至靈帝復大治鉤黨殺李膺等百餘人）曹節王甫（宦官）城社為憑蕃武謀疎功敗身傾（陳蕃竇武謀誅曹節王甫事敗皆被殺）大治鉤黨俊及諸英（黨人互相標榜有八後八及之號汚穢朝廷于是鉤黨之獄大起）連引收考迹滿獄庭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彼昏不知聚斂若醉西邸賣官（開西邸賣官公千萬卿五百萬）後宮列肆（令宮人市賣）營萬金堂為大盜積董卓袁紹收斬宦孽獻帝（靈帝中子初封陳留王名協董卓廢少帝辨為淮陽王立之後曹丕篡位廢帝為山陽公）贅旒國統垂絕（董卓收斬宦官總攬朝權帝為贅旒漢祚絕矣）

卓更劫遷（劫獻帝遷長安燒洛陽宮）四海鼎沸以屬曹操漢不再祀（卓誅死復為曹操所制）

後漢（都成都二帝四十三年）

附魏（曹氏都洛陽五主四十六年）世祖文皇帝（名丕譙國人操長子受漢禪）烈祖明皇帝（名叡文帝長子）邵陵厲公（名芳明帝養子為司馬師所廢）高貴鄉公（名髦文帝孫東海定王子討司馬昭不克被殺）元皇帝（名奐操之孫燕王宇子禪于晉封陳留王）

附吳（孫氏都建業四主五十九年）太祖大皇帝（名權富春人武烈帝堅子漢末據江東曹操封為吳王）會稽王（名亮大帝太子為孫綝所廢後自殺）景皇帝（名休大帝第六子封瑯琊王孫綝立之）歸命侯（名皓大帝孫故太子和之子封烏程侯濮陽興等立之降于晉）

三分鼎足乃屬三雄操據兗冀孫有江東元德播越晚始建功勇如呂布強如二袁（袁紹袁術）憑恃其力終喪其元荀彧勸操謀迎天子（迎獻帝）董昭畫策遷都于許挾制朝廷號令遠邇孫策渡江吳會削平弟權代之舉賢任能張昭周瑜委以股肱據有建業（金陵）憑藉父

兄操既破表疾趨江陵（操破劉表取荊州遂趨江陵謀伐吳）孫權劉備
併力合兵（孫權爲討虜將軍劉備領豫州牧）拔刀斫案氣決志雄（張昭
勸權迎操周瑜決計拒之權拔刀斫案示必不迎操）曹瞞失魄（曹操小字阿瞞）周瑜火
攻（周瑜與操戰于赤壁用火燒船操始喪魄）赤壁覆敗遁走華容備領荊
州蜀道始通（操既遁走乃以備領荊州遂定取蜀之計）劉璋闇弱因襲巴
東成都既定兼併漢中（劉璋闇弱備因襲取巴東成都漢中之地而盡有之）關
張熊虎（關羽張飛熊虎之將）諸葛臥龍（諸葛亮稱南陽臥龍）知人善任文
武效忠烈烈壽亭（關羽封壽亭侯）獨鎮襄荊威震華夏進圍

樊城（曹仁守樊城關羽攻樊城之斬龐德遂圍樊城）天不佑漢大功不成（吳呂蒙襲
江陵羽還走遂遇害）吳人不義親讐敗盟（吳通于魏貪取荊州遂棄前好）操乃
漢賊逼帝弒后（弒皇后伏氏）竊窺神器屠戮忠舊（孔融楊修等皆
舊臣被殺）子丕篡漢奸謀始售昭烈稱帝漢統爲正（名備涿郡
人中山靖王後聞丕篡遂卽位漢中號昭烈皇帝）創業未半中道殞命（伐吳兵敗
還崩于永安宮）丞相受遺鞠躬輔政（太子禪卽位是爲後主亮託孤輔政）興復
漢室報主自靖七擒孟獲（亮征南夷孟獲七縱七擒）六出祁山（伐魏
出祁山凡六次）木牛流馬輸粟渭南（運糧苦乏乃作木牛流馬藏米于腹自能運轉）

（行走）氣吞曹魏懿怯弗前畏蜀如虎巾幗自甘（司馬懿不敢出
戰亮乃遺以巾幗婦人之服以羞之）天奪丞相曾不少延（亮病卒于軍）出師
二表遺恨千年（亮出師表慷慨討賊不遂其志爲恨）吳蜀輔車脣亡齒
寒（二國有輔車相依之勢蜀亡吳必不守）陰平鑿石（鄧艾滅蜀自陰平鑿山至成都）荊
楚揚帆（王濬伐吳荊州揚帆直底建業）二國告訖魏社亦遷三馬食
槽天道好還（曹操夢三馬同槽而食爲司馬懿父子滅魏之兆）姦雄到此亦
自可憐三國一統屬司馬炎（是爲晉武帝）
晉（司馬氏都洛陽仍漢魏之舊傳四帝五十二年元帝中興都建康偏安江左十一帝一百

四年）
亂臣賊子何代無之前人作事後人之師黃初篡國
廢一山陽（曹丕篡漢廢獻帝爲山陽公年號黃初）及司馬氏逆節世彰
三見篡辱曹芳髦璜（司馬師廢魏主芳立高貴鄉公髦司馬昭弒髦立常道鄉公璜）
（司馬炎又廢璜遂篡位）效尤必甚無施不償廢興若此祚安得
長晉武（名炎河內溫人宣帝懿孫文帝昭子嗣晉王受魏禪）稱尊年號太康懲
魏奢刻儉恕自將平吳之後肆志淫荒羊車恣寵爲
樂未央（掖庭萬人乘羊車遊後宮宮人以竹插戶鹽汁灑地以引帝車）疎斥懿親（遠齊）

王攸奸回在旁賈充荀勗等爲心腹惠帝武帝太子名衷昏愚不辨菽麥忠賢扼腕此座可惜衛瓘因醉對武帝指帝座云此座可惜權歸賈后廢母殺適廢太后楊氏殺太子遹羣小亂政趙粲賈謐衍廣清談王衍樂廣務爲清談嵇阮誕逸嵇康阮藉倡爲放誕階厲二荀荀爽荀勗長惡助逆豪奢王石王愷石崇競富相誇蕩夷名教轉相祖述錢神刺時無救貪墨貪墨成風魯褒作錢神論以刺趙楚諸王更相殘賊趙王倫楚王瑋齊王冏等各起兵相殘滅以啓戎胡乘間抵隙劉淵一呼氐羌四集聰曜風馳兩都覆沒淵遂稱漢雄據離石劉淵爲五部帥首先倡亂劉聰劉曜陷沒兩京建國號漢秦國苻健苻健據長安稱秦襄趙石勒石勒據襄國陷洛陽稱趙鮮卑慕容巴氐李特據蜀禿髮烏孤鮮卑種赫連勃勃國號大夏提封諸夏十喪其七洛陽宮門銅駝荆棘懷武帝子名熾愍武帝孫名業蒙塵喪亂無日宮闕殘毀銅駝沒荆棘中懷帝愍帝俱爲劉曜所執使著青衣行酒天子被虜曰蒙塵二帝青衣傷哉晉室一綫不絕乃有安東五馬渡江一馬爲龍時五王渡江獨元帝成大業故童謠云云是爲元帝懿曾孫名睿襲封琅琊王爲安東將軍後爲元帝稱東晉歷數適逢秦時望氣云五百年後出天子今適逢此數江左夷吾推

王茂宏名導招來名士賀循顧榮劉琨祖逖陶侃諸公皆江左名賢崇奬王室戮力建功未遑北伐保有江東草創未畢內難遄興王敦首禍犯順抗旌王敦謀反明帝元帝太子名紹畏逼躬御甲兵元惡自斃朝廷始清王敦死京師乃安成帝明帝太子名衍幼沖庾亮輔政違衆失望朝復不靜蘇峻被徵率衆拒命峻有叛意亮欲徵之王導謂峻必不奉詔且包容之亮不聽下詔徵之峻果反兵入臺城君臣束手卞壼桓彝死節自守陶侃温嶠力殲逆醜陶温首倡義兵義旗雲集峻約授首宮闕灰燼峻入石頭焚燒宮闕咸謀徙避衆議遷都王導遠謀獨違遷議務本節用何憂彫弊基業不墜賴斯宏濟康成帝母弟名岳庾氷請立爲嗣穆康帝子名聃即位甫二歲太后臨朝稱制後歸政哀成帝子名丕穆帝無嗣太后立之後有疾太后復臨朝世代有強臣皆受制于桓温桓温竊柄更甚于敦西定蜀漢李勢據蜀稱漢温討降之旋謀伐秦苻秦震主之勢不可復臣挾震主之威以臨朝廷枋頭之敗頓挫威名温伐燕戰于枋頭爲慕容垂所敗入廢海西哀帝母弟名奕桓温廢爲海西公以立威權援立簡文元帝少子名昱初封會稽王簡文拱默時痛朝危懼禍將作時詠志士痛朝危詩

孝武簡文帝太子名曜纂業晉祚益衰天誘其衷奸臣自摧桓温病死謝安桓冲憂國匡時君臣輯睦朝野少支秦氏苻堅江左竊窺安石靜鎮賭墅圍棋苻堅以兵百萬下江南朝野危懼安石以靜鎮之與兄子謝元圍棋賭墅應之以暇謝元一戰秦兵立披百萬之衆盡于淮淝風聲鶴唳皆為晉師謝元謝石以兵八千戰于淝水秦兵敗走聞風聲鶴唳皆以為晉兵百年弱運僅免衰危夫何孝武酒色遽迷千觴長夜一醉崇朝道子沈酗國寶貪饕帝與會稽王道子酣飲不親政事道子信任王國寶專權納賄權門如市讒佞盈朝長

星告變舉酒相嘲長星見帝舉酒屬日長星勸汝一杯酒自古豈有萬年天子耶房闈弒逆一言戲招張貴人擅寵年近三十帝戲日汝以年亦當廢矣貴人懼乘醉弒之安帝孝武帝太子名德宗為劉裕所弒不慧不知言語不辨飢飽賊臣鴟張道子輩愈縱志強藩搆亂甲興晉陽王恭桓元舉兵討道子昔趙鞅興晉陽之甲除君側之惡故云桓元舉兵遂入建康盜據天位桓元廢帝篡位忽陷御牀元登御座牀忽陷為滅亡之兆劉裕梟雄合謀誅元與何無忌劉毅等共起兵威名既立北略中原夷夏響應破秦滅燕擒慕容超斬姚泓還謀九錫晉宜避賢裕伐秦還遂謀九錫禪位安恭二帝俱弒避賢簡文對桓温語

言當禪位祚盡昌明天數當然童謠云晉祚盡昌明孝武名晉亡宋禪恭皇帝名德文安帝母弟禪于宋封為零陵王尋遇弒故事存焉可使操懿專美于前

南北朝

南朝自晉傳宋宋傳齊齊傳梁梁傳陳北朝自諸國并于魏後分為西魏東魏東魏傳北齊西魏傳後周後周并北齊而傳之隋隋滅陳然後南北混為一

晉室崩離胡馬為羣河洛腥羶河洛皆為胡地南北始分南朝五代宋劉氏漢楚元王後都建康八主六十年齊蕭氏都建康七主二十四年梁蕭氏齊同族都建康五主五十九年後梁都江陵為西魏周隋附庸三主三十九年陳陳氏都建業五

主三十三年宋自劉裕武帝名裕晉下邳太守受恭帝禪代晉稱尊傳世七帝營陽王名義符文帝名義隆孝武帝名駿廢帝名業明帝名彧蒼梧王名昱順帝名準五弒于臣營陽王為徐羨之所弒文帝為太子劭所弒廢帝為壽寂之所弒蒼梧王為楊玉夫所弒短祚促命何樂為君昇明順帝年號之末禪蕭順帝禪于齊旋遇害道成道成篡位改國曰齊不二十年子孫已微東昏淫虐嬖寵潘妃大臣疑懼兵起襄陽高帝名道成仕宋封齊王受禪武帝名賾鬱林王名昭業為西昌侯鸞所廢恭王名昭文為鸞所立旋廢遇害明帝名鸞東昏侯名寶卷誅殺大臣蕭衍遂起兵襄陽和帝名寶融禪于梁遇害人厭齊德祚歸于梁梁

武蕭衍(武帝名衍和帝封為梁王尋受禪)生有奇祥照日無影蹈空
能行遭時昏亂襲取家邦恭儉慈愛天下小康一念
邀福投體空王(佛曰空王)浮圖寶刹(塔曰浮圖寺曰寶刹)耀日輝煌
捨身同泰(捨身同泰寺為奴)冀佛慈航苦役淮堰(築堰障淮水十年而成役死數萬人後淮水決溺死數萬)勞師壽陽(伐魏取壽陽戰死數十萬)百萬血肉
胡不心傷佛說因果如何頓忘麪犧菜羹(太廟犧牲俱用麪代終身茹素)何補毫芒臺城餓死果報亦彰(侯景陷臺城梁武不得食餓死)
簡文孝元命之不長(簡文帝名綱侯景廢而弒之豫章王名棟即位尋廢孝元帝名繹降于西魏遇害建安公名淵明敬帝名方智禪于陳遇害永嘉王名莊伐陳兵敗奔齊後梁宣帝名詧孝明帝名巋莒公名琮隋徵入朝國亡)

霸先(武帝名梁末封陳王受禪)陳氏力誅侯
景憑其勇略遂移梁鼎得國既易祚亦不永(文帝名蒨臨海王名伯宗孝宣帝名頊)後主(名叔寶降于隋封長城公)浮華狎客是騁(與江總等諸狎客為長夜之飲)結綺臨春流連光景(造臨春結綺望仙三閣張麗華孔貴嬪居之使女學士與諸狎客賦詩飲酒)玉樹後庭長夜酩酊(又自制玉樹後庭花等曲)
隋師渡江自投于井(與張孔二貴嬪俱投于井)江東王氣千秋淒
祫(江東分三百年復與中國合術士之言)北朝荒略建國不常倡自趙

漢(漢劉淵趙石勒)繼起秦涼(秦苻堅後秦姚興涼張重華禿髮烏孤又魏燕西涼等國)革
晉之季魏(拓跋氏都代後改氏元徙都洛陽凡十六主一百六十九年并東魏一主十七年)氏始強主拓跋珪(太祖名珪太宗名嗣世祖名燾高宗名濬顯祖名宏高祖名宏世宗名恪肅宗名詡敬宗名子攸東海王名曄安定王名朗節閔帝名恭孝武名修孝靜名善見文帝名寶炬廢帝名欽恭帝名廓)大啓北荒威兼燕夏後併姑臧(涼都)用夏變
夷文物典章禁絕胡服襲漢衣裳道武(太祖)太武(世祖)世
有賢王宣武(世宗)而後魏運方衰淫后幼主為厲之階
高歡宇文兵隙始開(胡太后淫亂弒帝爾朱榮起兵誅太后立長樂王攸攸殺榮爾朱兆復弒攸于是高歡攻殺爾朱氏立善見為靜帝是為東魏宇文泰復立寶炬為文帝都長安是為西魏)

兩擅廢置魏分為二是為周齊皆由簒弒(高歡子洋簒東魏為齊宇文泰子覺簒西魏為周齊都鄴六主二十八年顯祖名洋廢帝名殷肅宗名演世祖名湛後主名緯幼主名恒周都長安五主二十六年孝閔名覺世宗名毓高祖名邕宣帝名贇靜帝名衍)齊最
殘忍卒併于周(齊幼主受禪甫八歲尋為周執國亡)周主天元(宣帝傳位太子自稱天元皇帝靜帝在位三年禪于隋遇害)驕侈溢尤委政隋堅(后父)莽卓
之流珙球天物安坐而收既簒周位乃取江南若弼
擒虎(賀若弼韓擒虎皆隋將)虎視耽耽陳主叔寶尚迷望仙新

聲曉度淒然管絃萬師壓境國滅身殲南北混一開
皇九年隋文帝開皇九年滅陳南北朝始合
隋楊氏都長安四主三十九年
隋文名堅仕周封隋公後受周禪踐位本無功德詐謀襲取藉寵
后戚文帝后女爲周天元后旣定天下躬修儉德輕徭減賦農桑普
植開皇仁壽俱文帝年號朝野充溢惜哉刑政專尙猜刻
文法自矜人心戰栗崇信楊素姦回蠹賊廢太子勇
助廣奪嫡獨孤皇后愛晉王廣與楊素表裏譖害廢太子勇而立廣楊廣凶殘僞

爲矯飾廣本驕奢故爲儉樸以悅帝父死謂何烝淫亟亟結同心
帶此夕何夕文帝死廣卽送同心結于陳夫人是夜遂烝之煬高帝次子名廣甫襲
位大營宮室西苑載興顯仁未畢營顯仁宮未畢又大營西苑汾
陽江都雲興霞蔚又營汾陽宮江都苑長城千里築長城役數十萬人龍
舟萬鷁造龍舟幷雜船萬艘出塞耀兵酒泉張掖邊地再討高麗
征人白骨遼東浪死歌聲淒惻二次征高麗死數十萬人有無向遼東浪死歌
海內囂然疾首蹙頞黎陽元感漳南建德巴陵蕭
銑滎陽李密楊元感起兵黎陽竇建德起兵漳南蕭銑起兵巴陵李密起兵滎陽檄討

商辛檄文以煬帝比商辛同聲響集唐公李淵電掣雷擊李淵卽唐
高祖同子世民起兵晉陽進克長安隋都西取馮翊吁嗟獨夫顧影
汲汲煬帝見天下大亂常不自安每汲汲顧影迷樓好景廣陵汨汨迷樓形勝
帝遊玩之所汨汨濤聲假手除兇宇文化及宇文化及弒帝于江都帝孫元德太
子子恭帝名侑留守西京唐公李淵立之後禪于唐
卽殂時元德太子子恭帝名侗留守東京爲留守官
所立王世充簒位天眷神堯翦此惡德唐高祖稱神堯皇帝
廢爲潞國公被弒隋
隄楊柳于今寂寂煬帝于江都築隄隄上植楊柳

韻史上卷

十年讀書之廬重刊韻史下卷

靈泉遯翁高陽氏著　開原[illegible]香庭校

唐李氏都長安傳二十帝并武后殤帝共二百八十九年

有唐受命發跡晉陽神堯高祖名淵始啓封疆受隋禪化家爲國成于秦王高祖次子名世民聰明豁達類漢高皇長驅義旅進取洛陽隋都約法十二比于三章除隋虐政威加四方秦王定法十二條悉去隋虐政百姓大悅井蛙鄭夏么麽秦梁鄭王世充夏竇建德秦薛仁杲梁蕭銑各據一方稱帝井蛙井底蛙么麽細小言不足數摧枯拉朽咸就誅亡秦王功高始開天策高祖以世民功高加號天策上將開府十八學士瀛洲佳客秦王開館延房元齡杜如晦虞世南于志甯等更日值宿號十八學士時謂之登瀛洲太子建成齊王元吉嫌隙既成謀除其慝伏兵元武關弓相射建成元吉忌秦王謀殺之遂開嫌隙秦王伏兵元武門射殺建成并殺元吉手刃同氣乃見今日兄弟相殺高祖謂裴寂日不圖今日乃見此事傳位秦王事窮勢迫高祖卽傳位秦王自稱太上皇太宗初封秦王踐位改元貞觀去奢省役舉廉用賢王珪納忠魏徵直言相稱房杜謀斷資焉房元齡能謀杜如晦能斷力行仁義中

外乂安九功七德兩階舞干爲九功七德之舞以象功德單于稽顙靺鞨請藩單于匈奴靺鞨北狄破擒突厥斥地陰山突厥頡利強盛破擒斥地直至陰山守成不易創業艱難十漸十思毖後懲前滿盈之懼蚤見當年時太宗侈志漸生封禪征伐力役不息魏徵進十漸十思以戒深言守成不易才人武氏陰長禍源取武氏爲才人致後易姓之禍阻諫玩兵親征高麗今朝鮮國褚遂良諫不聽下詔親征巢剌王妃辰嬴之變巢剌王卽元吉妻楊氏太宗納之如晉文之娶辰嬴貽謀若此作法于涼爲高宗烝武氏之漸高宗太宗次子名治嗣服武氏始昌父子聚麀麀雌鹿無

復綱常宮中二聖政出帷房立武氏爲后宮中號曰二聖遂良無忌貶死遐荒褚遂良長孫無忌以諫立武氏貶死女主代祚讖成祕記女主武王當有天下太宗時有此讖中宗高宗第七子名顯之世遂竊神器遷帝房州改唐曰周武后名曌高宗后廢中宗遷于房州遂簒位國號周天位日神器殺唐子孫靡有遺留掩捕羅織告密不休恐人不服嚴刑誅殺使人首告織成其罪周興俊臣酷吏之尤寵任酷吏周興來俊臣爲最幾危唐嗣誰抱杞憂有唐舊臣乃心王室仁傑元忠回天之力狄仁傑魏元忠等皆力扶唐室易之昌宗更以色進二張色美武氏寵之

承嗣三思二人皆武氏姪謀爲太子陰圖嗣允物極則反鐘鳴漏
盡自有反正之日柬之舉兵殪彼狡童手挐大物復歸中宗
張柬之崔元暉桓彥範等舉兵討武氏斬易之昌宗中宗復位宜鑒前車永思令終
如何天位再屬昏庸三思韋后宣淫後宮韋后與武三思淫亂
干政搆殺五王邪黨復崇封柬之等五人爲王罷其政事三思韋后因搆殺之請
謁受賕墨敕斜封公主皇后等皆通賄賂斜封授官寵極生變弒帝
神龍韋后弒帝于神龍殿立中宗少子名重茂是爲殤帝隆基決策起兵靖難
後爲元宗擁立相王是爲睿宗戡定禍亂太平肆孽潛滋離間

太平公主畏太子英斷謀離間之睿宗高宗第八子名旦中宗復位進封相王禪位亦
稱明斷睿宗用張說姚元之言以太子有功卽傳位元宗睿宗第三子名隆基初政
勵精圖治姚崇宋璟相繼在位九齡風度休休不媿
元宗愛重張九齡雖後以忤旨逐每宰相薦士輒問曰風度得如九齡否乎開元年號治平
貞觀可跂德非純粹時侈其志自敎法曲棃園子弟
選宮女自敎法曲號皇帝棃園子弟用兵契丹輕開邊釁友愛五王長
枕大被友愛五王兄弟同寢夫何三子同日誅刈以楊洄譖廢太子瑛鄂王
瑤光王琚而殺之思勗典兵監門力士衣緋千人宦官用事

楊思勗爲輔國大將軍高力士爲監門將軍衣緋至千人江南鮫鯖南越珠翠昔
年焚棄今勞漢使初卽位焚珠玉錦繡于殿前今遣使江南求鮫鯖南越求珠翠封
禪泰山遠近煩費天寶而後驕盈淫戲宇文名融王鉷
聚斂無藝林甫作相柔佞陰鷙口蜜腹刀以空善類
李林甫柔佞排擊善類人言其口有蜜腹有刀再任國忠專權肆恣太眞入
宮君王心醉楊妃號太眞姊妹承恩四海顛頷貴妃姊妹秦國虢國
夫人俱被寵幸孽胡祿山驕寵無二三日洗兒醜聲不避安祿
山諂事貴妃恣行淫亂爲大被抱祿山明皇問宮人云貴妃洗兒明皇喜賜洗兒錢專制三鎮

坐擁強兵使祿山專制平盧河東范陽三鎮一夜胡笳二都震驚祿山
反潼關不守倉卒幸蜀王孫公主道旁躑躅明皇幸蜀避難
獨與皇孫妃主等開延秋門出行次馬嵬軍士怨讟國忠伏誅冰山
立蹶長恨佳人可憐傾國血污遊魂馬前白骨至馬嵬驛
將士不進歸罪楊國忠殺之縊殺貴妃霓裳舊舞雨鈴新曲不堪回首
傷心掩哭初召貴妃入宮奏霓裳羽衣曲及行蜀道製雨淋鈴曲哀樂不同父老遮
留共擁太子靈武卽位人心足恃父老留元宗第三子名亨卽位于靈
武以圖興復是爲肅宗宣力中興大將郭李子儀光弼杲卿張許精

忠守死顏杲卿守常山張巡許遠守睢陽俱死難戮力殲賊旋轸舊京管

絃凝碧再譜音聲上皇昔奏樂于凝碧池今還京當復奏之安不忘危前

事宜懲艱難血戰未返長征瘡痍在目復滋亂萌艮

娣輔國牀旁搆兵寵張艮娣與宦官李輔國表裏作奸刼遷上皇上皇居興慶宮輔國刼遷之于西內興慶宮名南內冤死建甯艮娣譖殺建甯王倓朝恩元振

宦禍方興魚朝恩程元振皆宦官擅權深惜肅宗受制宮庭養成

藩鎭節度使日藩鎭綱紀夷陵以及代宗肅宗太子名豫大厦方顚

吐蕃入寇再入長安勤王莫至宦寺專權獨賴汾陽

砥柱中天郭子儀封汾陽王單騎見虜京師以全回紇入寇子儀單騎見之與盟而退河北未復姑息養奸河北諸道節使皆史朝義黨僕固懷恩俱奏畱之陰以樹黨朝廷姑息從之德宗代宗太子名适猜忌任相盧杞陰賊刻

戾號藍面鬼用兵河朔橫斂不止間架陌錢怨聲盈

耳初稅間架除陌錢法愁怨之聲盈耳瓊林大盈乃遺朱泚奉天奔竄

亦可悟矣德宗厚斂貨財歸瓊林大盈二庫後朱泚反爲姚令言刼取懷光率衆

倍道入援力戰解圍咫尺天顏終阻奸臣扼腕不前

怏怏失志再危奉天德宗奔奉天李懷光入援解奉天圍欲見帝陳盧杞奸惡杞懼詔懷光引軍屯便橋懷光知爲杞所排遂反陸贄讜論密勿名言李晟效

忠克復長安掃清宮掖廟貌宛然梁州乍返依然宦

官神策典軍文瑒希遷初帝奔梁州及還京師頗忌宿將以宦官竇文瑒王希遷典禁兵忌晟功名受欺吐蕃帝以李晟功大忌之時吐蕃乞盟晟力言其詐不聽吐蕃果刼盟勿害功臣鄴侯拳拳李泌時勸上勿害功臣瓜辭再咏

國本乃安上欲易太子李泌諫止爲上誦黃臺瓜辭用度羨餘稅外方員

始終黷貨延齡諸奸帝專意聚斂裴延齡等逢迎之進奉日稅外方員順宗

德宗太子名誦繼立疾居深宮王伾叔文交結昭容內外作

奸可事帷中王伾王叔文及黨八司馬內結昭容牛氏專權亂政韋皋表請致

位憲宗順宗太子名純剛明英斷志在立功委心將相謀臣

盡忠黃裳李絳揆席生風相位日揆席杜黃裳等作相揆席皆有風采用

師淮蔡乃任裴度將相得人何憂跋扈討吳元濟專任裴度攫

坎先登雪夜李愬李愬率兵乘雪夜至蔡州城掘坎以登擒元濟元濟受擒

河朔震怖李師道王承宗等恐懼皆削地請命中興之美庶幾可遡器

小易盈遽毀厥成弓矢未櫜土木煩興麟德龍首承

暉並營修麟德殿浚龍首池起承暉殿神仙佛骨甘心聽熒以柳泌爲天台

令合長生藥遣使迎佛骨肘腋不戒輕喪其生服金丹多躁怒暴崩人言常侍陳宏
志所弒但云藥發穆宗憲宗第三子名恒昏惑無分直枉門戶紛如
牛李植黨李德裕牛僧孺各分朋黨互相傾軋敬宗穆宗長子名湛狂縱不進
忠讜甘酒嗜色貂寺日長棲楚碎首空悲頭搶劉棲楚極
諫叩頟流血更衣滅燭禍有自釀夜獵還宮與宦官劉克明擊毬軍將蘇佐明等
飲酒酣入室更衣殿上燭滅克明等弒帝于室內以及文宗穆宗第二子名昂深思
撥亂宦官滋盛由來者漸李訓鄭注逞其忿悁爲謀
不臧甘露召變南牙北司終成冰炭訓注謀誅宦官使韓約奏金吾
聽事石榴夜有甘露上使仇士良率中官往視風吹幕起見執兵甚衆卽詣上帝告變扶上疾趨北出士良
等遂令禁兵討賊訓注王涯等皆死自是宦官愈橫南牙宰相北司宦寺臨崩扼腕自比
赧獻帝言赧獻受制于諸侯朕今受制于家奴武宗穆宗第五子名炎英敏委任
德裕三鎮奉詔河北遂平昭義山東劉稹享國不永功不令
緒乃遺宣宗憲宗第十三子名忱聰明彊記主度不宏遺大察
細強藩悍寺宦官曰閹寺竟委其轡懿宣宗長子名漼僖懿宗第五子名
儇不君禍亂相仍民愁盜起大命將傾黃巢仙芝之大
盜橫行黃巢王仙芝橫行山東攻破長安僭號大齊盡殺唐宗室擊毬狀元曾莫

之懲僖宗好蹴鞠謂優人石野猪曰朕若應擊毬進士舉當爲狀元令孜阿父專秉
國成專任宦官田令孜呼爲阿父長安旣破無復宮庭沙陀克用
奉詔討賊李克用沙陀人破走黃巢以定天室全忠朱温字鴟
張國禍斯迫昭懿宗第七子名煜哀昭帝第九子名祝卽昭宣帝之末唐
不再昌崔允快志盡翦中璫外召全忠身亦旋亡崔允
假朱全忠兵悉誅宦官全忠遂有篡奪之志密令朱友諒殺允遷帝于洛陽昭宣不造朱全
忠篡位封爲濟陰王尋弒之祚移于梁

五代梁朱全忠唐李克用晉石敬瑭漢劉知遠周郭威

當是之時各裂封疆錢鏐吳越錢鏐爲吳越王茂貞鳳翔李茂
貞據鳳翔稱岐王王建帝蜀知誥南唐徐知誥據淮南爲南唐與梁朱氏
都洛陽以開封爲東都二主十七年爲敵沙陀最強李克用梁主太祖名晃初降
唐賜名全忠封梁王篡位于大梁盜位末追立國晉陽兵起克用都晉陽子
存勗起兵伐梁疆場日蹙友珪行弒其子友珪弒之刃刺其腹末帝
友貞全忠子友貞誅友珪自立爲末帝膏梁齷齪不二十年國亡家
族唐兵入汴爲其下所殺後唐本姓朱耶賜姓李氏都洛陽四主十四年克用有子
存勗莊宗名夾寨一戰全忠奪魄克用死存勗乘喪起兵戰于夾寨大破梁

師殄滅朱梁遂移天物稱尊享國號曰莊宗李克用初封晉
王後存勗滅梁仍稱唐號莊宗氣驕志狹自矜其功重斂急徵優伶
是崇莊宗深忌功臣自傳粉墨與優伶爲戲優名謂之李天下諸伶出入宮掖侮弄搢紳羣臣憤嫉
自傳粉墨戲侮于宮殞命優人有初鮮終爲伶人郭從謙所弒
明宗克用養子名亶初名嗣源厭兵歲屢豐年願天生聖焚香祝
天明宗于宮每夕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爲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爲生民主八年小康五
季稱賢于五代稱賢君惜哉閔帝明宗第三子名從厚幼孱弗堪強臣
簒迫祚竟弗延潞王名從珂明宗養子本姓王氏弒閔帝自立石敬瑭以契丹兵滅之國

亡敬瑭石氏是爲高祖亦本沙陀借兵契丹謀誅從珂稱
臣稱父許割幽薊燕十六州終淪胡地契丹冊命立
爲晉帝本出于西夷其姓石氏不知所始都洛陽後遷開封二主十一年竭力奉虜
卑辭厚幣屈膝穹廬都非上計胡人旃帳曰穹廬戎狄豺狼
傾身求庇無厭之供終于自斃契丹一怒君臣俘縶
高祖兄子名重貴契丹入大梁出降是爲出帝石晉既傾劉漢劉氏都大梁二主四年
以興劉氏知遠名暠是爲高祖宿將握兵完守河東以遏虜
鋒胡馬入汴一望煙空契丹縱胡騎四出剽掠謂之打草穀東西兩畿漕濮鄭滑

財蓄殆盡內外怨憤皆思逐之盜起民怨虜計亦窮德光道死漢遂
入洛遼主耶律德光以中國人難制遂歸道死知遠遂入大梁稱帝未忍忘晉尚用
晉朔仍稱天福年號信宿云殂二年卽殂隱帝幼弱高祖第二子名承祐惡
諸大臣偏任誅殺宏肇戮死更及郭雀隱帝殺樞密使楊邠指揮
使史宏肇等又欲殺郭威威舉兵反遂弒隱帝威刺紋在臂作雀形故名身死亂兵禍自
己作父子相繼四年而滅後周郭氏都汴梁三主十年太祖名威
留守郭威將士擁立天子自爲既代漢位乃授養兒
世宗柴氏太祖養子本姓柴氏后之姪名榮異姓承基有志剷平慨

然用師吳蜀幽并聲教未齊簡卒蒐伍寢食在茲南
唐李氏都金陵傳三主三十九年烈祖名昪初名知誥唐憲宗第八子建王恪後初依楊行密繼爲徐
溫所育冒其姓仕楊氏封齊王受禪元宗名璟烈祖長子奉周正朔後主名煜元宗第六子降于宋北
漢旋就芟夷北伐契丹躬著戎衣瀛易雄霸咸受降
旗雄武之姿自足鞭笞遽促其年天意難知殿前匡
允威名飈馳殿前都檢點趙匡允威名日盛物望攸歸天將啓斯孤
兒寡婦遘會逢時世宗子名宗訓是爲恭帝時方七歲禪于宋日光摩盪
象數告期匡允率兵禦漢次陳橋驛日下復一日黑光摩盪苗訓曰此天命也黃袍加

身不得復辭（軍中以黃袍加身曰願策太尉爲天子擁逼還汴）袖中禪詔陶穀爲之（匡允入宮須禪詔陶穀出諸袖中）無二韓通令人嗟咨（時聞變指揮使韓通謀率衆禦之爲王彥昇所害周室盡節止一人）

宋（趙氏都開封傳九帝一百七十年南渡後都臨安傳九帝一百五十一年）

宋祖（太祖名匡允）受命五季之後主少國疑握兵在手守信諸將擁戴已久（石守信高懷德王審琦等傾心翊戴）陳橋之變北面稽首李筠哭像諸臣愧否（周昭義節度懋周太祖像涕泣不已因拒命兵敗赴火死）天下已定逆取順守視學右文力致泰甯文治精

華奎聚五星（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天下始太平）收罷藩鎮杯酒釋兵（以唐藩鎮握兵多跋扈乃于杯酒之間從容諭諸將各罷鎮）全斌裘帽軫念西征（王全斌伐蜀時雨雪遣人馳賜裘帽）愼無殺戮命將曹彬（曹彬伐江南命城下之日愼無殺戮勿害李煜一門）江南捷至戰勝不矜橫罹鋒刃惻然涕零（曹彬捷書至帝垂涕哀民之罹鋒刃者命出米賑之）河決引咎減損掖庭（河決念宮人多幽閉時掖庭人僅三百餘人更出百人）永甯翠襦深戒傷生（永甯公主服翠襦入宮戒之曰主家服此戚里必多相效翠羽用廣傷生必多實汝之由）葦簾布緣澣衣勿更江南荆蜀以次削平（江南李煜荆劉鋹蜀孟昶）吳越歸命感以至誠（吳越王俶來朝兩月遣還賜以黃袱封識甚固啓之皆羣臣乞留俶章疏也俶大感懼）西京父老欣覩太平（帝如西京都民垂白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覩太平天子儀衛）與民休息治定功成慈闈顧命金匱藏盟（杜太后臨崩謂周以幼兒失天下約誓位傳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傳德昭金匱藏之）國有長君社稷至計臨終付託以屬光義（是爲太宗）太宗（太祖母弟名炅封晉王初名匡乂賜名光義）踐位宜思恩義踵項秋毫太祖之賜皇子德昭太祖元子猜心一起乃迫之死以及德芳畢命長已（德芳太祖次子）開寶皇后喪不成禮（太祖宋后殂不令臣民舉哀服喪）秦王

光美貶逐竄徙驅除逼迫不盡不止首發殺機逆臣趙普豈容再誤一言投主（帝召普諭以太后遺旨普對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上負昭憲（杜太后）下負太祖端拱之政（太宗年號）似多可譽勤政愛民親賢讀書大本不立焉知其餘得志于漢（北漢主繼元降）遂舉伐遼（遼先號契丹耶律氏都臨潢九主二百十年太祖名億太宗名德光世宗名阮爲泰甯王察割所弒穆宗名璟爲庖人辛古等所弒景宗名賢聖宗名隆緒興宗名宗眞道宗名洪基天祚名延禧降于金）兵連禍結邊境驛騷岐溝再敗中原動搖（與遼戰敗于岐溝）江淮饑饉兩川震恐繼遷西跳侯

時而動李繼捧獻銀夏四州繼遷西走後彊甚遂成西夏之禍釀衰基禍徒逞其勇太宗輕絶遼好用師屢敗爲宋基禍釀衰之主繼恩將兵中官之俑以宦者王繼恩爲招安使討李順齊賢蒙正寇準張詠賴諸賢臣足爲國重大漸之夕病危日大漸太子幾危繼恩昌齡將爲高斯宰相呂端持正不移鎖閣捲簾凜凜風裁時李昌齡等謀立故太子元佐帝崩皇后令繼恩召宰相呂端端知有變給繼恩入書閣鎖之亟入宮奉太子即位太子既立垂簾引見羣臣端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審覗然後率羣臣拜焉眞宗太宗第三子名恒卽位時方厭兵議和契丹帝爲蒼生曹彬疾勸上和好契丹上日朕當屈節爲天下蒼生李沆賢相深憂保治水旱日奏令毋肆志李沆遇水旱必奏使上知四方艱難契丹入寇澶州大震寇準權略勸駕親幸大將高瓊麾兵前進帝渡河諸軍望見御蓋踴躍呼萬歲契丹氣奪始議和契丹始懼通和修問南兄北弟會盟約信中國生靈今無重困朝廷無事主欲漸萌神僊禱祠雜然並興祥符天書矯誣不經王欽若進封禪之說欲得天瑞乃造天書云得之承天門鴟尾上王旦等稱賀于是議封禪勞民土木不戒盈成欽若丁謂五鬼縱橫欽若丁謂陳彭年劉承珪林特時人目爲五鬼帝既升遐爰立仁宗

韻史　下卷　宋　十三

眞宗太子名禎太后垂簾內侍允恭表裏作奸奏傳禁中仁宗年十三劉太后垂簾聽政丁謂擅權令內侍雷允恭傳奏禁中獨賴王曾正色鞠躬太后崩逝帝始親政罷修宮寺裁抑僥倖朝廷清夷慶歷康定仁宗年號韓琦仲淹富弼余靖宋室人才于斯爲盛郭后廢黜諸賢力諍孔道輔范仲淹等力諫宰相夷簡內侍文應成此過舉附會逢迎呂夷簡有憾于后與內侍閻文應勸帝廢之元昊跋扈元昊趙德明子時反稱帝韓范綢繆琦安撫陝西仲淹知延州禦西夏鄜延環慶躪入爲憂營田斥堠持久深籌仲淹興營田廣斥堠爲持久計望烽火日斥堠築城青澗以鞏延州延安東北有寬州當寇衝城之可固延安以圖銀夏命种世衡城之賜名青澗契丹乘釁乞關南地關南是石晉所割後爲周世宗所取未暇用兵許增歲幣不辱君命富弼爲使以死拒之獻納二字歲幣契丹欲宋稱獻納弼以死拒之無傷國體仍堅和議戮力疆場國難既濟小人側目衆口狺狺飛書伊霍動搖大臣夏竦等謀傾富弼等因石介奏記于弼責以伊周之事乃改介書伊周日伊霍又僞作介爲弼撰廢立詔帝心遂疑一網打盡目爲黨人王拱辰婖杜衍爲相因事中之被斥十餘人拱辰喜日一網打盡矣賴主寬大不售囂囂末年召

韻史　下卷　宋　十四

還大尉輿情唐介蔡襄等皆召還富弼入相推以至誠存心制治可謂至仁四十二年敬天恤民前星不耀英宗是嗣帝無子擇宗室子爲皇子名曙初名宗實憂疑搆疾禍由宦寺兩宮讒搆幾致紛紜帝病中遇宦官少恩共爲讒間太后與帝遂成嫌隙魏公調護婉轉開陳魏公韓琦勸太后以慈勉帝以孝兩宮遂釋然母慈子孝天下訢訢濮王典禮議上尊稱歐韓諸公聚訟盈庭濮王英宗生父詔議崇奉典禮司馬光等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宜稱皇伯而不名歐陽修引喪大記以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服而不沒父母之名不當稱皇伯韓琦是修議范鎮王珪等是光議太后手詔尊爲濮安懿皇稱親引經據古皆不及情養育宮中英皇幼齡英宗四歲育于宮中恩斯勤斯以及于成非同倉卒定策外迎罔顧大義尊隆所親仁考在天孰慰其靈帝既早終立四年崩以厲神宗英宗太子名頊銳于圖治好事喜功理財用兵急遽經營政府虛席首用安石褊心執拗濟其學術天不必畏人言何恤安石對神宗謂上天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法不足守謀峻法令則稱商鞅搜刮財利則祖宏羊祖宗法度悉議更張惠卿章惇附會猖狂呂惠卿章惇附會安石公亮韓絳

曾公亮韓絳力薦安石爲護法王制置三司以總利權安石領之新法紛然創青苗僱役保甲等法名曰新法青苗倍息民苦償官春貸于民秋收息十二秋貸亦如之名曰青苗均輸保甲免役輸錢令江浙荊淮發運使徙貴就賤因近易遠預知京倉庫所當辦者便宜蓄買名均輸法罷募兵用民兵乃立保甲先行畿甸以及天下計民貧富分五等輸錢名免役錢女戶單丁亦以等第輸名助役錢視州縣雇直多少隨戶等均取又增取二分備水旱謂之免役寬剩錢死喪逃移無計呼天茹木食草賣妻鬻男鄭俠繪圖所不忍覩民困逃亡賣妻子以償青苗鄭俠繪圖上之忠君愛國無容一言經略河湟王韶開邊韶擊吐蕃城武勝東招高麗西取吐蕃遼人謂我將復幽燕先發制人彊事生端東西用兵遼恐中國圖己使蕭禧來議疆事爲先發制人之計如何安石一籌莫宣割地河東痛恨權奸安石議割河東地七百里遂爲後日興兵之端宋始不競國脈傷殘宋之不強皆由新法傷殘國脈熙豐之代熙甯元豐神宗年號尚多名賢濂溪二程周濂溪程頤程顥樂尋孔顏康節邵子爲圖先天微言未絕理學淵源席珍鴟梟烹醢鳳鸞小人進用君子擯逐小人連類如蔓斯延小人引類而進猶如蔓草再世爲孽大命以顛哲皇神宗太子名煦沖幼世澤方削

新法變亂之後祖德方衰太皇太后首罷新法哲宗幼高太后聽政盡罷新法相
司馬光中外歡洽斥逐朋邪章惇蔡確一時在廷效
其謇諤范純仁呂大防等諸正人一時進用謂宜同心濟此蠱剝胡爲
分朋朔黨蜀洛各分朋黨以相攻擊朔黨以劉摯等爲首蜀黨以蘇軾爲首洛黨以程頤
爲首黨同伐異援人以郤熙豐羣小乘釁而發變爲調
停大防純仁小人不能盡去呂大防范純仁等變爲調停親政之後高太后崩
帝始親政首擢章惇同惡相濟曾布蔡京羣謀致毒元祐
諸臣哲宗初太后聽政時年號貶逐竄徙目爲黨人借名紹述紹述

韻史〈下卷 宋 七

神宗以快讐心恣行悖逆媒孽宣仁太后同文館獄羅織
紛紜蔡京治同文館獄羅織黨人不堪再壞況復徽神宗第十一子名佶金人
擄之北去殂欽徽宗太子名桓金人陷中原爲所擄尋被害建中靖國年號初
寬黨籍初即位神宗后向氏權聽政召復元祐諸臣曾布爲政力主紹述
槩目姦黨鐫名碑碣禁錮之禍慘于夷狄配享孔子
荆公安石沐猴衣冠人類鬼蜮京卞鴟張覆人家國
蔡京蔡卞用事政亂國亡童貫開邊取洮州遂通女眞朱勔花石使勔取江南花
石號花石綱教主道君上淸寶冊詣上淸寶籙宮冊帝爲教主道君皇帝師

成王黼濁亂蠱惑宦官梁師成與王黼內外作奸欲襲遼人遂通女
眞國號金完顏氏初都會甯後遷九主一百二十年太祖名旻太宗名晟熙宗名亶平章政事完顏
亮弒之海陵煬王名亮世宗追廢爲庶人世宗名雍章宗名璟衛紹王名永濟爲胡沙虎所弒宣宗名珣
哀宗名守緒爲宋元兵所圍傳位于宗室承麟自縊承麟旋爲亂兵所殺自謂燕雲唾手
可得兩國班師曾未旦夕胡兒敗盟已取朔易分道
入寇金斡離不師潰黎陽國勢日迫納侮自焚悔之
何及傳位欽宗君臣彷徨大敵壓境呼吸存亡力主
守禦藉有李綱師道平仲援師倘彊种師道姚平仲帥師入援邦

韻史〈下卷 宋 六

彥主和已遣康王李邦彥力請割地李綱言三鎭國之屏蔽不可棄帝卒遣張邦昌奉
康王如金爲質稱姪割地割太原中山河間三鎭少乞後亡金師乍退
偷安若忘散遣援兵無事隄防援兵皆耿南仲遣還李公亦去
誰爲保疆太原眞定悉棄虜鄉進逼京城拱手納降
二帝北狩千古心傷南朝死義惟李侍郎金人逼帝易服李若
水死之金人曰遼亡死義者十數南朝惟李侍郎一人一髮千鈞康王未北力
戰破虜畱守宗澤敗金人于衛州邦昌作帝殆哉岌岌金立張邦
昌爲楚帝共推康王即位應天是爲高宗徽宗第九子名構封康王改

元建炎追惟誤國靖康諸奸欽宗年號吳敏南仲實召北
轅二人主和散遣援兵中興草創可混愚賢李綱入相汪黃在
前既相李綱復用黃潛善汪伯彥屢阻國計委任不專宗李屢請還京汪黃決計
南幸宗李廟算咸出忠肝屢請還京經略中原長策不
用車駕日南河北人心望眼空穿幸揚州遂棄兩河虜取大
名遂躪徐揚乘輿宵遁小艇渡江粘沒喝師南逼帝至瓜州急取小舟
以渡遂如杭州汪黃定策奉帝如杭諸將力戰僅立南邦苗
劉作亂劫帝倉皇苗傳劉正彥作亂劫帝傳位太子請隆祐太后臨朝世忠張

浚會師勤王帝幸反正兀朮跳梁杜充劉豫相繼敗
降充守東京豫守河南皆降兀朮世忠引兵扼之于江恢復未就秦
檜還南諸將力圖恢復而秦檜自虜中還已唱和議專主和議忘讐戴天
還金河北還豫中原檜議以河北與金河南與劉豫權臣誤國持論
已堅趙鼎罷相張浚外遷以阻和議悉撤守備收諸將權
金人潰盟復取河南劉錡順昌一戰殲焉劉錡守順昌大敗金
人吳玠吳璘控五丈原玠璘守蜀屢敗金師精忠岳飛轉戰朱
仙飛大敗兀朮于朱仙鎮兩河皆應之直抵黃龍二帝在黃龍踢倒賀蘭飛有

滿江紅辭云踢倒賀蘭山迎取二聖復我雲燕金牌十二班師告
旋檜一日下十二金字牌召飛班師十年之力一旦都捐陰謀羅織
張俊作奸慘掠張憲橫被誣寃俊令王俊告張憲謀據襄陽還飛兵柄執
憲使誣飛憲不伏俊手自成獄盡忠報國齎恨九泉飛刺盡忠報國四字于背被鞫
時以示中丞何鑄鑄乃不肯具獄檜改命万俟卨附會成獄殺飛大讐大恥上下恬
然二帝母后嗚呼可憐檜居相位一十九年竟保首
領我欲問天時仗和議久弛邊防金主發難看花洛
陽吳山立馬俯瞰錢唐虞允文如金金主謂曰我將看花洛陽遂圖南侵命畫工

寫臨安湖山圖已像策馬于吳山絕項題詩立馬吳山第一峯吳璘劉錡宿將末亡
誅夷不盡尚支一方吳璘宣撫四川劉錡置制江淮備金允文權宜趣
戰采江金兵臨采石濟江會虞允文奉命犒師至采石王權已去新帥李顯忠未來敵騎充斥官
軍星散允文招諸將勉以忠義咸願死戰遂列陣出大敗金人金亮自斃金主亮殘虐諸將弒
之于瓜州師遂北還幸保危疆遜位太子自稱上皇高宗傳位太子是爲
孝宗孝宗嗣統藝祖之胄二帝北狩太宗子孫無一得存高宗無嗣乃育太祖後德
芳五世孫子偁之子伯琮于宮立爲太子更名昚上皇至公舉之側陋以慰
在天庶幾無疚太祖在天之靈隆興之始孝宗年號銳志恢復

虞允文張浚等力主恢復議棄三路史浩誤國（史浩用事議棄陝西三路謂秦鳳熙河永興）符離一戰王師小衂（張浚使李顯忠邵宏淵伐金復靈壁宿州中外鼓舞因二將不協師潰于符離）不敢言兵君臣縮朒遠棄魏公（貶張浚）專用思退脅帝請和祖述賊檜（湯思退爲相復議和恐帝不從陰遣孫造諭敵以重兵脅和）值金世宗罷兵休息南北相安粗保家室（時和議始正敵國之禮）當時諸臣可資密勿（帷幄之中曰密勿）果亮允文器量康伯（陳康伯）考亭朱熹南軒張栻胡爲偏任王抃曾覿（二人擅政招權納賄）知人其難賢才可惜傳位光宗（孝宗第三子名惇）乃惑李后宦寺因之三宮讒搆寢門朝夕間寂永晝（光宗得心疾李后有憾于壽皇與宦官共爲讒間帝惑之遂不朝）婦言是用不僉壽皇（孝宗傳位後號壽皇）存不視疾亡不執喪汝愚宗臣請命太皇社稷權宜禪位嘉王（壽皇崩帝稱疾不執喪中外危懼宰相趙汝愚乃請于太皇太后禪位嘉王是爲甯宗）甯宗（光宗第二子名擴）初立倚重汝愚經筵得人朱熹大儒侂胄柄政首事驅除（韓侂胄驅逐正人俱御批內降）務空善類學禁程朱僞學二字一網無餘（以朱熹汝愚從遊皆名士悉以僞學爲名斥之）六經語孟皆屬妖書人心如此國

命可知程松何澹一輩遷餘（二人阿附侂胄遷餘猶言小人）犬吠侍郎（侂胄過南園山莊顧曰此眞田舍氣象但少犬吠雞鳴耳俄聞犬嗥視之乃趙師羿也）由竇尙書（許及之詣侂胄閽人拒之旁有小竇乃俯僂而入）閱史到此幾無人乎魑魅魍魎狍鴞孽狐妄啓兵端禍遺君父（侂胄謀立功下詔伐金）金師大舉有同料虎江淮動搖無復安土（金分道南侵江表大震乃請和）乃斬侂胄函首送虜（金要以五事其一罪首謀乃斬侂胄函其頭送金）懲前善後相宜愼簡不鑒前車再任彌遠（史彌遠爲相）蒙古方大已越濟兗（蒙古元號時屢敗金）滅夏及金窺窬不免

宋運式微君庸臣闇彌留矯詔廢竑立昀（病危日彌留竑已立爲太子及是彌遠矯詔廢竑立貴誠更名昀是爲理宗太祖十世孫）理宗襲位彌遠之勳乃畜鷹犬排擊正人（梁成大李知孝莫澤爲彌遠鷹犬排斥異己人目爲三凶）與元通使約共滅金青城之俘足慰徽欽（元執金后妃宗室五百餘人赴青城慘辱甚于徽欽）議割河南與宋爲界元人悔盟乃畫陳蔡（初議以河南與宋後乃止畫陳蔡爲界）方張之寇無犯其冀范葵短謀挑釁貽害（趙葵趙范議取中原會師于汴）元師南下倉皇覆敗（元兵至洛陽趙葵等皆棄汴歸）淮漢襄樊戰守狼狽始啓開邊噬臍

可悔孟珙名將忠君體國此時獨孟珙一名將敗元師于江陵荊蜀以全竭力疆場保全荊蜀元忽必烈濟江圍鄂元太弟忽必烈自黃州濟江侵臨江進圍鄂州請帝遷都舉朝錯愕內侍董宋臣請帝遷都姦臣似道宣撫江陵稱臣納幣密遣宋京元攻鄂城垂破似道大懼遣宋京詣元請稱臣納幣必烈還師邀截殿兵隱匿和議更以捷聞元憲宗殂阿里不哥欲襲位必烈班師北還似道使夏貴等殺其殿卒奏大捷其和議匿不報帝嘉似道再造功勳誰知姦佞禍國誤君國事日非羣小噂沓橫取斂怨行推排法檢民間田地尺寸之地皆入官東南大擾買充公

韻史　下卷　宋　卅三

田民愁國削立法官戶田產逾限之數三分抽一以充公田後雖百畝之家亦不免浙西買三百五十萬畝度宗理宗姪榮王與芮子名禥嗣立復崇賈相襄樊告急宮中排當宮中設宴名日排當葛嶺樓臺似道賜第在葛嶺半閒豪放居半間堂屢月不朝一日帝問襄樊圍已三年奈何似道日北兵已退何從得此帝日適有女嬪言之似道即誣嬪他事賜死可憐二城援絕力屈東南要害拱手授敵襄樊援絕樊城陷守將張漢英范天順等死之呂文煥以襄陽降于是東南不復可守矣恭帝度宗少子名㬎是爲少帝元人入臨安以帝北遷封瀛國公後爲僧遇害不辰丁此艱厄伯顏南伐長驅直入守臣大帥望風竄逸腥羶滿地枕

屍狼藉天遣虎臣手誅賈賊似道師次蕪湖兵敗奔還安置建甯移循州監押鄭虎臣殺之于漳州木棉菴尙恨已晚國亡旦夕江淮破竹臨安日迫師次皐亭杭州山君臣銜璧出降銜璧孤兒寡婦傷哉此日陳宜中遣柳岳如元軍以嗣君幼沖在衰絰中泣請班師伯顏日汝國得天下于小兒亦失于小兒其道如此倘何多言三宮北去斷魂寂寂伯顏入臨安以帝及太后全氏度宗母隆國夫人黃氏福王與芮等北去至八月元人又以太皇太后謝氏北去庭芝姜才立信李芾全節誓死忠臣殉國尙多節義史難盡述李廷芝姜才守瓜揚李芾守潭州汪立信江淮招討皆力戰不屈死又米立趙艮滄姚訔等皆不屈死文

韻史　下卷　宋　卅四

公天祥孤臣灑泣天祥奮義爲元所執不屈秀夫世傑共存帝室奉戴二王九死靡易臨安破陸秀夫張世傑奉廣益二王入閩立之航海至崖山兵敗抱帝入海死益王名昰少帝兄是爲端宗衛王名昺少帝弟天不祚趙崖山舟溺魂濤滄海丹心照日

韻史下卷

十年讀書之廬重刋韻史補

檇李玉岑柴陽氏著　開原繼　芳香庭校

元（先稱蒙古奇渥温氏都和林稱上都後都燕京十三主二后及幼主一百六十二年又惠宗昭宗建號故國十三年）

繼宋承統爲元世祖（太祖名鐵木眞蒙古部人其先世爲酋長太宗名窩闊台第六后乃馬眞氏稱制定宗名貴由皇后稱制憲宗名蒙哥世祖名忽必烈憲宗母弟卽位于燕京）建都燕京混一區宇宏吉剌后（立宏吉剌氏爲后）正位中壼初政匡襄賴淸國本尊信儒臣許衡祭酒（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善甫（廉希憲字）漢卿（竇默字）姚樞（字公茂）左右文海（程鉅夫字）薦才江南名士二十餘人皆任驅使（遣程鉅夫訪求江南人才因薦宋宗室趙孟頫及張伯湣等二十餘人皆擢用之）獨文天祥（殺宋丞相文天祥臨刑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向再拜死）及謝枋得（徵宋江西謝枋得辭不至後福建參政魏天祐以時方急于求才執枋得至燕不屈死之）宋室孤忠終守死節帝之失政信任西僧備極殘忍發宋諸陵（西僧楊連眞加總攝江南發宋陵家所收金銀寶器修天衣寺）用阿合馬郝耿黨進雖正刑誅亦洩衆忿（阿合馬專政郝禎耿仁並升同列益都千戶王著密鑄大銅鎚矯太子令碎其腦立斃並殺郝禎著挺身請囚遂棄市阿合馬死帝猶不深知其姦及詢孛羅乃盡得其罪命發冢剖棺戮屍又以郝耿黨惡尤甚令剖郝禎棺戮其屍下耿仁獄誅之）桑哥作相鉤考貪鄙（設江南各路儒學提舉司復從桑哥等言鉤考江西學田所入羨餘）設徵理司六部分委（置徵理司遣使鉤考諸路錢穀）太子眞金仁孝恭儉却獻（江南行省以歲課羨鈔四十七萬貫來獻盡却之）親賢奏罷科斂承華進覽喜能自檢（王惲進承華事畧二十篇太子覽之）惜不永年儲宮星掩（後成宗追尊皇考廟號裕宗）世祖宴駕成宗臨治（世祖太子眞金之子名鐵穆耳）憂國憂民守成令嗣除兩都稅（定歲課三十取一）舉廉幹吏（命廉訪司歲舉廉幹者各一人）禁隱占田（禁民間以公私土田呈獻受其獻者）及定五臺議（太后建寺五臺將臨幸御史李元禮諫止）曲阜林廟給灑掃戶初政可觀繼乃弛事天異屢垂寢疾旋致武宗繼立（世祖孫答剌麻八剌之子成宗姪名海山初封懷甯王卽位于上都追尊皇考廟號順宗）起于藩封大成加號（制加孔子號曰大成）崇聖敬恭孝經刋賜（詔刋孝經頒賜諸王）孝治欣逢雖耽酒色直諫尙容（阿沙不花見帝容日悴乘間進曰麴糵是耽妃嬪是好猶兩斧伐孤樹未有不顚仆者帝大悅）惟濫封爵大乖官常司徒宦豎伶官平章（加宦官李邦甯大司徒兼左丞相以三寶奴樂實爲平章政事）西僧任用（以西番僧敎瓦班爲翰林學士承旨）上都肆狂舍

子立弟仁宗遂帝(武宗弟名愛育黎拔力八達)聽納嘉言尊儒剔弊崇尙國學成材是勵(賜李孟爵秦國公圖其像命詞臣贊之每入見稱曰道復而不名命領國子學增國子生爲三百人)鄭重名器僥倖取戾考察黜陟嚴定規制(敕左右勿僥倖乞加官)十哲從祀道統相繼(詔以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司馬光朱熹張栻呂祖謙許衡竝從祀孔子廟廷)詔設科舉愼選甲第(世祖時議定科舉新制未及行至是乃定三歲一開科)露香禱天霆雨以霽(時不雨帝露香禱天忽大雨左右以雨衣進帝曰朕爲民祈雨何避焉)邦甯釋奠(遣宦者李邦甯釋奠孔子方就位忽大風起燭盡滅燭臺底鐵鐏入地尺許)元暉擢登(加宦官續元暉昭文館大學士)周王出鎭碩德嗣承(立武宗子和世㻋爲周王出鎭雲南立子碩德八剌爲皇太子)復用鐵木衆議沸騰(鐵木迭兒復起爲太子太師中外驚駭)雖多失德善政足稱英宗初立(仁宗太子名碩德八剌)事多明斷寶帶却獻(近臣獻七寶帶還之)不好珍玩宮庭罷燈(罷元夕張燈于禁中)患害立判躬享太廟對越嚴憚(四時親享歲以爲常百年廢興一旦復見)河南薦饑引躬自責尊禮老臣(王約等年老致仕拜生爲相傳詔復起至治之政多所參酌)諂諛前席乃惑輪迴建寺重釋觀音保誅諫臣喪魄(時敕建西山佛寺甚亟御史觀音保等上章極諫帝怒殺之)鐵失奸黨

領軍禁掖勢難自安異謀乘隙駐蹕南坡竟遭弑逆(鐵木迭兒既奪爵籍產鐵失等以奸黨不安乃生異謀帝自上都南還駐蹕南坡是夕鐵失直犯禁幄手弑帝于卧所)晉王承祚龍居即位(英宗被弑諸王奉璽綬迎晉王名也孫鐵木兒即位于龍居河是爲泰定眞金嫡孫晉王甘麻剌長子也襲封晉王追尊皇考廟號顯宗)翦剔奸邪經筵首務帝範諸書進講啓悟(開經筵命張珪等以帝範資治通鑑大學衍義貞觀政要等書進講)憫恤忠良省刑薄賦災異迭侵尙甯國步泰定帝崩太子視事(皇太子名阿速吉八卽位于上都是爲幼主)權臣(燕帖木兒)謀逆假正統嗣明宗遠鎭(武宗長子名和世㻋)猝未能至先奉懷王(迎圖帖睦爾襲帝位兵陷上都幼主不知所終)暫攝神器以長以德讓兄遜避(圖帖睦爾以其兄周王和世㻋在漠北欲虛位俟之)及迎周王和甯卽位(卽位于和甯之北)太白經天暴崩于次(遣使立圖帖睦爾爲太子庚寅王暴崩廟號明宗)文宗復襲(明宗弟名圖帖睦爾初封懷王復襲帝位于上都)大赦龐洪啓聖四哲加爵王公(詔加孔子父母及顏回曾參孔伋孟軻程顥程頤封爵竝以漢董仲舒從祀孔子廟)西僧名號帝師過隆(以西僧輦眞吃剌思爲帝師)內召養子外育青宮(詔皇子古剌答納出居燕帖木兒家養燕帖木兒之子塔剌海爲子)顚倒綱紀曷正寰中上都宴駕傳位甯宗(明宗)

第二子名懿璘質班初封鄜王
甯及二月天折愍凶鄜王幼薨惠宗承嗣
明宗長子名安歡帖睦爾文宗徙之于高麗移廣西靜江甯宗崩文宗皇后遣使迎立之
年甫十三靜江迎至深居宮中宰相決事修宋遼金三史粗備
命脫脫爲都總裁與張起巖等同修三朝各爲一史多出于歐陽元之手
雨血雨毛
時天雨血著衣皆赤雨毛如線而綠
山崩陷地伯顏既誅科舉復試
初徽里帖木兒議罷科舉許有壬力諍反受辱于伯顏後翰林學士承旨夔夔從容進言詔復行之
賈魯治河童謠誌異
詔修河防以賈魯爲總治河防使先是河南北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魯治河果于黃陵岡得石人一眼而汝潁之兵起
宮漏龍舟
製龍舟于

內苑
演揲嬉戲
哈麻進西番教帝行房中運氣之術號演揲兒法
壽輝
徐壽輝起兵潁州
士誠
張士誠起兵高郵
羣盜恣肆明祖起兵削平醜類北伐中原應昌走避
明兵至通州帝徙應昌明諡曰順帝
昭宗卽位
惠宗太子名愛猷識里達臘卽位于應昌明李文忠圍之以餘兵走和林是爲北元
宣光
昭宗年號
短祚百六十年遂更神器

明

朱氏初都金陵成祖徙都燕傳十六帝二百七十六年
太祖崛起
名元璋
北定中原
初從郭子興爲鎮撫子興卒遂渡江略定江左自立爲吳王建百官遂降陳理執張士誠走方國珍
善長勸進
李善長等勸帝卽位
洪武建

元詔修女誡
治天下以正家爲本修女誡使子孫知守
復求直言
日中屢有黑子故有是詔
去元弊政正本清源
李善長爲左相徐達爲右相斟酌元制去其弊政
名將良臣匡勷堂陛徐常典兵
一時名將稱徐達常遇春
陶安定禮
諸儒議禮命陶安裁定
基畫奇謀
劉基工謀畫料事若神
謚存大體
謚初應聘與劉基葉琛宋濂同至應天帝勞之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帝卽位章謚劉基並拜御史中丞時廷臣伺帝意多嚴苛謚獨存大體
始置六部
中書省初設四部至是置六部設尚書侍郎等官
設科取士
詔三年一舉鄉試以八月會試以二月
廩膳紅板
詔天下學校師生日給廩膳復立紅板倉以給其妻子
優渥無已楊憲既誅
憲意深刻不足于己者輒中傷帝知而誅之

惟庸驕恃廣洋浮沉
胡惟庸所爲不法汪廣洋同爲相知而不言
劉基毒死
帝初欲相胡惟庸基不可及惟庸相基憂憤疾作惟庸飲以藥如有物積腹中遂篤卒諡誠意伯
掃除胡黨
胡惟庸謀反及其黨陳甯塗節等皆伏誅
猜嫌始伏宋濂道死
濂孫坐胡黨安置濂于茂州道卒
伯巨逮獄
山西平遙訓導葉伯巨上言事之太過者三分封太侈用刑太繁求治太速書上逮下獄瘐死
友德馮勝王弼藍玉兔盡犬烹或至赤族
傅友德等皆以功臣見誅
馬后仁慈
后郭子興撫女也嘗言治天下以不殺人爲本
一朝崩逝諸王奔喪命選僧侍
諸王奔馬后喪還帝命各與一僧吳僧道衍名在燕府籍中遂肇遜國之禍
太子早世
名標謚懿

文乃立惠帝太祖孫懿文之子名允炆年號建文削奪諸藩周齊代岷四王有罪廢爲庶人有告湘王反者遣人卽訊遂闔宮自焚死燕王疑懼燕王棣入覲不拜曾鳳詔劾其不敬卓敬請徙封南昌帝曰燕王骨肉至親何得及此名假誅奸誓師宣布燕王誓師以誅齊泰黃子澄爲名去建文年號仍稱洪武帝遣炳文誠傷叔父帝曰與方孝孺等討論周官法度黃子澄謂北兵素強不早禦之恐河北遂失乃以耿炳文爲大將程濟爲軍師伐燕誠諸將士曰毋使朕有殺叔父名景隆代將耿炳文眞定大敗子澄薦李景隆代之甯王已虜棣誘執甯王權奪其衆及朶顏三衛歸北平齊黃同貶計欲解紛貶齊泰黃子澄諭棣罷兵歸藩棣不奉詔臨江一決屢破官軍棣大舉南犯曰當臨江一決不復返顧矣金川迎降遜國以聞棣兵渡江犯京師進屯金川門谷王穗及李景隆迎降都城陷大內火起帝不知所終成祖入城太祖子名棣封燕王自立爲帝年號永樂諸王迎進屈死孝孺命方孝孺草登極詔孝孺投筆大罵強之乃大書燕賊篡位四字齊泰黃子澄亦至帝親詰之抗辯不屈遂命與孝孺同磔于市子甯卓敬殺御史大夫練子甯戶部侍郎卓敬鐵鉉背廷執鐵鉉至反背坐廷中令其一回顧終不可磔于市景清懷刃早朝衣緋懷刃入先是欽天監奏異星犯帝故疑清搜得所藏刃遂磔于市道衍不名帝用兵有天下僧道衍論功第一復姚氏姓賜名廣孝呼爲少師而不名陳瑛忍性瑛爲副都御史極殘忍誣殺盛庸耿炳文梅殷等會通淮浦因利興工開會通河

及清江浦漕運稱便典兵刺事中使日隆中官山壽帥師出雲州又令中官刺事宦官弄權自此始榆川宴駕帝北征還有疾至榆木川崩傳基仁宗成祖太子名高熾年號洪熙聰明仁孝德著青宮仁宗爲太子時親兄弟察寃獄處危地而能自全未久卽世禪位宣宗仁宗太子名瞻基年號宣德親征漢王成祖子名高煦帝親征至樂安以赦射城中諭禍福高煦請降遂班師時勉釋獄帝欲斬李時勉問其何事忤先帝具數之曰忠臣也復其官況鍾九人循良民牧以況鍾等九人爲知府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一時稱盛幽風揭圖揭元趙孟頫繪幽風圖于殿壁官箴懋勗作官箴三十五篇戒百官惟廢胡后美中不足后無子孫貴妃取宮人子爲子帝乃廢后立孫氏英宗九齡宣宗太子名祁鎭年號正統臨御當午太后張氏聽政三楊士奇榮溥夾輔始設提學提調學政官校士進取崇祀宋儒以胡安國蔡沈眞德秀楊時從祀孔廟釋奠樂舞征討麓川王振跋扈太監王振欲示威四夷遂命蔣貴王驥討麓川蠻破之也先入寇車駕親征郕王居守帝弟名祁鈺倉卒師行前軍屢敗土木變生擁帝北去人心動搖帝至大同詔班師次土木師潰也先擁帝北去王振等亦死以太后命太后命郕王卽位遙尊帝爲太上皇帝景帝攝朝宣宗子英宗弟封郕王年號景泰上皇遙崇王山王振姪磔市諸臣請族誅振無少

長皆斬擒戮喜甯間行密計也先挾上皇要索以喜甯爲謀主于謙密令大同守將擒戮之又因諜用間也先始有意歸上皇也先請和奉迎遣使遣右都御史楊善等至瓦剌迎上皇還國入居南宮致生讒忌石徐石亨徐有貞同謀

復辟稱帝以兵迎上皇于南宮遂復位首殺于謙陰霾四翳上皇復位于朝班內執于謙下獄後坐以謀逆處極刑帝猶豫未忍徐有貞曰不殺謙此舉爲無名乃磔之是日陰霾四翳天順改元詔改景泰爲天順景遂廢逝廢景帝仍爲郕王遷西內尋薨

復皇太子景帝立子見濟爲太子廢見深爲沂王至是復立爲皇太子儲命重申

石亨侈妄宜不保身亨親故得官者四千餘人語多侵帝帝不能堪乃下獄死爲

振立祠昏庸是循帝憫念王振招魂以葬賜祠曰旌忠臨崩遺詔免殉妃嬪初太祖崩宮人多從死者後皆用殉詔罷之憲宗英宗太子年號成化卽位宮人放出日黯無光李賢上言選宮人太多愁怨尤甚皆宜放還帝從之追念功臣于冕襲職御史趙敢言于謙等爲石亨等誣陷竊思虜犯京城賴謙保守其功甚鉅遂下詔雪冤釋子冕還家旋復官改謚郕王帝號不抑改謚郕王爲景皇帝萬妃寵妒萬貴妃性妒故宮有娠者皆墮之太子戕賊太子祐極卒萬妃害之也孝宗嗣位憲宗太子名祐樘宏治年號光昭詔陳時政嘉納羣僚紙糊閣老泥塑尚書時有此諸指劉吉萬安輩傳奉僧道竝皆驅除帝用科道

言黜傳奉官僧道千餘人及納粟停例遇災歎行捐例用王恕言命止之中官漸疏帝晚年委任大臣中官勢紬東陽劉健遺命欷噓帝大漸召李東陽等曰東宮年幼先生輩當教之復召東宮諭以法祖用賢而崩武宗承統孝宗太子名厚照建

元正德舊暨劉瑾八虎侍側瑾東宮舊暨也帝卽位與其黨馬永成高鳳羅祥魏彬邱聚谷大用張永俱用事時號八虎日進鷹犬歌舞角觝之戲矯詔枋奸劉瑾矯詔列謝遷韓文等五十三人爲奸黨枋示朝堂大夏遠謫劉大夏年七十三戍肅州過大明門叩頭去觀者泣下

寘鐇逆謀瑾誅不測安化王寘鐇傳檄以誅劉瑾爲名反將軍仇鉞討平之帝置酒勞師張永出寘鐇檄因奏瑾不法事帝已被酒俛首曰瑾負我遂縛瑾瑾所持扇藏

利匕首二帝大怒詔磔于市導帝微行江彬奸慝江彬欲擅權數導帝遠遊帝然之微行至宣府宸濠肆叛守仁俘捷功歸親征羣奸喙息宸濠反王守仁討平之江彬等嫉其功帝將自擊守仁上書請獻俘止帝南征不許會張永至杭州守仁以宸濠付之且易前奏盡入諸嬖幸名彬等乃無言宴駕豹房大位議卽兄終弟

及祖訓是式帝崩于豹房谷大用張永議所當立楊廷和舉祖訓示之曰兄終弟及誰能瀆焉入啓皇太后中官傳遺詔及太后旨一如廷和請世宗繼統憲宗孫興獻王子武宗從弟名厚熜年號嘉靖藩邸迎立議禮尊崇諫臣伏闕璁萼獻夫驟

登貴列詔議崇奉興獻王典禮張璁桂萼方獻夫以稱旨驟貴廷臣疏皆畱中何孟春楊愼會羣

寮跪伏左順門大哭聲震闕廷帝怒盡逮何孟春等二百二十人爲首者戍邊四品以上奪俸五品以下
子杖杖死編修王相等十有八人自是衣冠喪氣聰等勢益張大典明倫廷和削籍
大禮集議成帝自製序文追論前議諸臣罪削楊廷和籍世廟定名尊號乃別何淵
請祀皇考于太廟廷臣疏止席書請于皇城別立一廟詔可定名世廟嚴嵩弄權世蕃
助逆嚴嵩子世蕃倶用事宮婢金英謀弒寸磔宮婢楊金英謀逆伏誅奏
復河套曾銑刑辟獄連夏言訟冤不白曾銑議復河套夏言力主
之嵩力言河套不可復語侵言會萬鎭等劾銑坐斬竝逮言下吏言上疏訟冤帝不省尋殺俺答
入寇大舉入寇倭患亦劇寇浙東文華祭海財賄塡集張經

繼盛先後棄市趙文華諂事嵩得擢用帝命祭東海兼督軍情公私通賄屢趣張經進兵
經恐洩師期不以告乃劾經養寇失機疏方上經大破倭文華擄其功嚴嵩從中搆之遂遝經下獄尋斬
時楊繼盛疏劾嚴嵩不法遝下獄論死妻張氏上書請代夫死嵩屏不上遂斬西市臨刑賦詩天下涕泣
傳誦之應龍疏上世蕃論死帝漸親徐階階以御史鄒應龍抗疏論嵩父子不法
事上之遂罷嵩下世蕃獄尋伏誅穆宗世宗第三子名載垕年號隆慶受籙初政從
容俺答內附順義受封俺答孫把漢那吉內附詔受指揮使尋遣歸俺答遣使報
謝封爲順義王神宗冲齡穆宗太子名翊鈞年號萬歷享國獨長始賴居
正幾于富強奪情起復帝賚忠良張居正務尊主眾名實起衰振惰幾

于富強後遭父喪奪情起復賜帝賚忠良之印以寵任之卒以專擅削籍破亡居正
既死彈擊者紛起詔籍其家其弟其子倶戍極邊大臣伏誅高拱得釋王大臣京
師傭奴僞爲內侍服入乾清宮被獲太監馮保欲緣此陷高拱俾袖刃言拱主使楊溥使校尉怵大臣吐
實保懼以生漆酒瘖之移付法司坐斬拱得白詔陳胡王從祀竝薛先是薛瑄已從
祀孔廟至是帝以申時行言詔陳獻章胡居仁王守仁竝祀終明世惟此四人中人開礦國
用度竭遣中官開礦各省增設稅使由是民不聊生帝惟泄泄外棄六堡
李成梁以六堡孤懸難守議棄之帝從其言自是遼左藩籬盡撤內寵鄭妃皇儲莫
保妃生子常洵進封皇貴妃而王恭妃生皇長子已五歲不益封中外藉藉疑帝將立愛廷臣抗疏請

立元嗣爲東宮不聽冊立允行年已冠矣申時行請早定儲位帝曰朕不喜激聒若
廷臣不復奏擾當以後年否則俟皇子十五歲舉行後沈一貫復請力爭乃立常洛爲太子時年二十
妖書煽氛生光磔死先是侍郎呂坤撰閨範圖說鄭貴妃刻之或撰跋于後名憂危
竑儀意以妃之刊刻爲奪嫡地時續憂危竑議復出詞多說妄羣謂妖書帝敕有司大索奸人乃歸獄順
天生員皦生光磔之張差挺入獄連近侍得不株連乃由太子
有男子張差持挺入太子宮被執中外疑鄭貴妃與其弟國泰謀危太子及被鞫詞連近侍太子請帝速
具獄母株連遂磔差于市帝不見羣臣二十五年矣至是執太子手特一出以釋羣疑光宗嗣
位神宗太子名常洛年號泰昌未幾寢疾貴妃進姬文昇誤藥初鄭

貴妃侍帝疾畱居乾清宮及嗣位未移進美姬嗽帝時都下紛言貴妃使內侍崔文昇進溲藥帝由此委頓楊漣左光斗周嘉謨趣貴妃移居慈甯宮劾文昇用藥無狀并謨及輔臣方從哲繼服紅丸罪歸可灼李選侍最得寵帝疾甚召見方從哲等命封選侍爲皇貴妃遂問有鴻臚官進藥者安在從哲曰鴻臚寺丞李可灼自云仙方臣等未敢信帝命宣可灼至趣和藥進所謂紅丸者也帝服訖稱忠臣者再可灼復進一丸明日帝崩羣臣入臨皇子匿郤選侍移宮噦鸞是託選侍與心腹閹魏進忠謀挾皇長子自重羣臣入臨詰皇長子所在羣閹不應劉一璟大言誰敢匿新天子者東宮伴讀王安入白選侍抱皇長子出楊漣等掖升輦至文華殿叩頭呼萬歲議令選侍移居噦鸞宮熹宗既立光宗長子名由校天啓改元客魏封

蔭賜太監魏進忠世蔭封乳母客氏爲奉聖夫人王安沈寃魏進忠矯詔殺司禮太監王安禁中閱武魏進忠改名忠賢勸帝選武閹鍊火器鉦磤聲喧內外訛言皇太子多驚死者東厰邀恩魏忠賢提督東厰馬儀衛僭擬乘輿車遂誣陳左與楊爲朋責陳于廷左光斗與楊漣朋比竝削籍養子呈秀黨附進身崔呈秀拔淮揚高攀龍發其贓私趙南星議成之呈秀乞爲魏忠賢養子涕泣言南星攀龍輩皆東林邪黨忠賢用爲腹心以李恒茂爲呈秀訟寃中旨復其官趙南星後削籍尋成代州東林禍起傾陷儒紳盧承欽上言楞東林黨人顧憲成等姓名示天下忠賢大喜詆毀書院張訥請毀天下講學書院生祠遍新潘汝楨請建魏忠賢生祠稱九千歲上公進爵進魏忠賢爵上公從子良

卿甯國公疏稱厰臣監生陸萬齡請以忠賢配孔子忠賢父配啓聖公祠于國子監從之疏稱忠賢爲厰臣遺詔傳弟莊烈登陛光宗第五子名由檢封信王熹宗疾召入受遺命即位年號崇禎首定逆案罪惡徹底帝素稔忠賢惡即位後遣使逮忠賢及崔呈秀等忠賢呈秀自縊死詔戮其屍客氏及魏良卿等竝伏誅籍其家田爾耕許顯純等以次伏法三朝要典毀存國體倪元璐上言挺擊紅丸移宮三議閧于清流而要典成于逆豎詔速毀之庶政雖勤元氣久悴流賊四起師勞財匱策少匡時周延儒温體仁尸位民不聊生附賊恣肆不允南遷正義曉示李建泰疏請南遷帝諭日國君死社稷朕將焉往蔣德璟項煜請命太子往江南帝不答

罷德璟關陷居庸杜勳降棄李自成犯居庸中官杜勳叛以關降京師失守山亭帝縊李自成陷京師帝登萬歲山縊于山亭三桂入援聞凶回騎降我

大清乞兵求庇

大軍入關破賊竄避故明諸臣郊迎光被禮葬帝后安

輯衆志應天順人億萬萬世

昔人羽翼經傳立言不朽謂其裨
於微者顯之博者約之也 同
年書舫觀察出所藏許遯翁韻
史抄本見示亟付梓翻閱數四
於歷代興衰治亂綜括大綱瞭如指
掌覽觀誦讀尤便賢年呈固陋抵
二十一史於胸中由博而約由微而
顯有心嘉惠後學之書也 亟宜付
梓以永其傳

咸豐辛酉初夏芸江曹毓瑛跋

江上王望如著有四字鑑略家絃
戶誦頗有益於童蒙較三字經
千字文啟蒙諸書層樓更上弟
於歷朝事蹟興衰治亂之故終不
免罣漏遺誤且註釋過略未能使
讀者豁然案頭課兒輩嘗以未稱
完璧為憾歲己未香庭家三弟業
師吉雲浦先生偶出其家藏許遯
翁韻史數十篇并朱玉岑補篇
示余卒讀一過自盤古迄明季其
間君臣事實罔不燦然具備而詞
句簡明意義賅括洵擷廿一史之

精華而挈綱目諸書之要領者也不
獨幼学可以啓迪無窮即吾儒之
拘守章句未能淹貫者亦可藉以
粗通今古識見頓開是此編既有
益于童蒙且為儒学中必不可少
之書視王望如之四字鑑略又何
如耶惜乎遯翁去已邈矣何遺此
書播傳而未廣乎曩時手鈔授
兩兒子讀茲因戚友索鈔甚煩以
原本付之梨棗公諸同好庶遯翁
數百年之述作不致淪亡而雲浦
數十年之收藏亦不致遺棄也已

咸豐歲在辛酉孟夏之月山
東候補道後学鍾文詮識并書

〔清〕沈惟賢撰

前漢匈奴表三卷附錄一卷

清光緒刻本

序

古中國地至小東不盡東海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北不盡恆山截長補短方三千里所謂蠻夷戎狄者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以禮俗殊非以地殊也以地殊者遠不出方三千里內外其最遠者中國不知有彼彼不知有中國故唐虞夏商無邊患邊患之起其在殷周之間乎殷之薰粥即周之玁狁亦即秦漢之匈奴當秦之先中原冠帶之國七而燕趙秦三國邊於匈奴秦築長城拒之秦亾中原鼎沸匈奴始內侵然而未嘗深入

也自漢之初韓王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始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無幾何陳豨反與信合謀擊代燕王盧綰復反降匈奴往來苦上谷以東終高帝世無甯歲厥後中行說之屬皆以中國人至匈奴助匈奴爲漢邊患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未有中國無姦民而外夷敢深入蹂躪者也予欲譔一書自漢初迄五代凡中外交涉之事或守或戰或和平時之廟謨臨時之方略其制勝也何以勝其取敗也何以敗一一詳載以爲醫國之古方老病未能也華亭沈生思齊熟精史事年力正壯爲予所欲爲先成漢匈奴表三卷問序於予予謂生箸書之意生小序凡例中已自言之予何言哉惟是中行說之爲匈奴謀也曰匈奴人眾不能當漢一郡所以强於漢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今匈奴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匈奴盡歸於漢矣嘻匈奴變俗好漢物漢可盡有匈奴之眾則漢惟不變俗故匈奴屢深入卒不能有漢寸土也使亦變俗其禍豈止此哉孟子曰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變於夷豈中夏之福哉此則生之書所未及而予發之者也生以爲何如

光緒癸巳孟春之月吳縣雷浚深之甫時年正八十

學古堂月課

若網在綱有條不紊使當時中外形勢瞭如指掌自是著書聖手全卷發刻 學長雷深之夫子

此卷就此而止已成一著述若能續下由後漢至五代止則更成一大著作矣且亦有用之書也勉之 方伯黃子壽夫子

聯綴有法考核極精足補班氏之闕聞將綜稽歷代已續成後漢西晉二表經世壽世何疑 座師金忠甫夫子

例言

漢之世東拔朝鮮南并兩粵西南平夜郎冉駹然天戈所指不過數年芟夷而郡縣之矣惟匈奴崛强漠北用兵數世僅而能定誠中國之勁敵也故自後漢以下當兼及鮮卑氐羌而於西都止數匈奴焉

西域與匈奴異矣然漢使未通以前匈奴置僮僕都尉以領之來塞爲寇資其供給自破姑師結烏孫而虜失西方之援益北其入塞道益遠而漢轉合烏孫入其右地故西域者北伐之門戶也輒舉武宣以來經營之略并著之

一代之事其所得失當時能者言之瞭然如朝錯三策充國議屯田侯應論邊備或有裨於一時或爲法於來世顧不能入正文棄之則又無以資考鏡爰附注於下以明建策諸臣謀國之心且以爲引伸觸長之助

漢氏外壤非徒恃武事亦得地形自開朔方而幾何有藩籬之固建河西而匈奴失饒沃之壤浸以衰耗今鄂爾多斯即古朔方郡明爲河套仍緣邊之重衛至河西乃甘肅甘涼等府形便沃衍爲甘省奥區洵乎攬今地而知古人之所爭非得已也爲取沿邊郡縣及地名之可攷者稽合

舊注釋以今名惟藏書不多又塞外地轇葛難紀其所紕繆尚待　糾正

是編引史漢荀紀通鑑及綱目本文有減無增若夫補闕拾遺則兼及羣籍有所訂正附注於下其爲前人所糾當采者表而出之或參以管見至諸子所稱若木女觧厄月氏考雞事涉恢奇所不敢取

匈奴盛時東破月氏南并樓煩白羊西服烏孫康居北兼烏揭堅昆丁令并有今俄羅斯錫伯利部地擬稽中外交界之域繪爲一圖近宜都楊氏東瀛饒氏撰歷代沿革圖光澤何氏有北徼圖爲研核同異補苴罅漏著之于左

自劉敬倡爲和親捐子女玉帛以畀單于而單于反以滋倨侮至於文景歲罹其患蓄匈奴方强而漢示弱以驕之則賈生所謂倒縣之勢也故以高帝迄孝景六十六年爲一卷

武帝選將鍊兵拓地數千里然每有克獲及係累虜使匈奴輒取償焉盖虜勢猶盛而數得漢奸稔悉虛寔故也然自天子決計罷和親而將士作氣匈奴自此弱矣故以武帝五十四年爲一卷

自昭宣出師其所克捷不逮衛霍而匈奴遂詘體稱藩盖自武帝掊擊之後邊民習於戰鬥器械精利烽火嚴明犯塞者少利而匈奴巳衰又內相誅夷漢因而奠定之所謂以全制其極也故以昭帝迄平帝九十一年爲一卷

班史諸表不及孺子嬰以新莽居攝漢祚巳移故也至匈奴傳則兼及莽事夫漢家外攘之績實敗於莽攪攜貳之由可悟安輯之術故遵綱目用分注紀年而冠以孺子嬰殿以更始凡二十一年爲附錄一卷終焉

前漢匈奴表卷一

伊昔三代之隆曷嘗無不若之類[illegible]推[illegible]於
格有苗而舞干羽讋獫狁而飭戎[illegible]戒
而外休以明威其來也禦之其往也備之使夫詘節請和
之誠出自戎狄而姑如其意以納之斯百世之逸也漢興
積衆世之資東拔濊貉朝鮮西建酒泉敦煌北築河南新
秦至於渙汗之頒遠及西域呼韓稽顙來朝甘泉雖殷伐
鬼方周朝肅慎武功之盛未或前聞然而二百一十年中
攄謨帷幄之士與鷹揚朔漢之將其議和親征伐言人人

殊要歸視世主之所嚮而已故高惠議和則良平之謀絳
灌之武束手而無所試至於孝武之世雖董仲舒汲黯徐
樂嚴安主父偃之屬人進休養之謀而開邊卒未已也賈
生有言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高帝之威懲平城之
失而急思和親貽謀若此無或乎文景之不克振也武帝
單天下之力以挑强胡五十年間匈奴罷極苦之漢士馬
物故十六七議者以爲得下策夫戎狄譬於豺狼非文詞
所能靡也非禮義所能格也規獲金幣則撤跳梁之兵漢
使既通又南下而牧馬矣彼諸夏之邦有朝遣聘問之使
夕奏告急之章者曾不能以好詞重貺息蠶食之謀而消
於胡乎是故若孝武之深入遠戍爲子孫謀數世之逸不
可謂非中策也秦始皇興數十萬之衆北營長城起臨洮
屬之遼東延袤萬餘里令休息士馬而得中主以善其後
亦萬世之利也假使武帝降昆邪之後繕完西北諸郡謹
斥堠嚴烽燧內脩文景之政以優吾民華山桃林無以尚
之帝之失在太初以還貳師因杆單財費衆供無益之舉
耳逮夫宣元成哀之際單于稱臣納質身入朝者五非德
過於文景而威加於高帝蓋乘衆勝之勢又因內訌之機

而后撫呼韓以昭恩斬郅支以昭威故其和可久然則中
國之所以御戎狄者必戰勝攻取使議和在彼乃可以退
不者重邊郡之權人自爲守令犯塞者少利則亦羈縻漸
致和親之術也竊攬漢于匈奴經營數世而紀傳參錯于
終始憒焉故爲剸酌史漢參以羣籍掇拾大指迹之如左

	漢	匈奴
高帝元年		
二	冬十一月繕治河上塞 晉灼曰秦北攻胡築河上塞齊召南曰按河上	

塞即河上郡之北境與匈奴邊界處非秦時所取河南地因河爲塞者也蓋自諸侯叛秦匈奴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于故塞匈奴傳可證也河上郡後爲馮翊前即塞王國此時初得其地即復繕治障塞耳晉灼以遠在朔方五原者當之非也漢左馮翊與京兆右扶風俱治長安今陝西西安府

夏興關中卒乘邊塞師古曰乘登也登而守之蓋即守所繕治之塞時

中原蜩沸漢初定三秦置河上渭南中地隴西上郡轉餽於是平出而匈奴浸浸內侵懼其乘虛而來與我爭此土也

三

四

五

六

正月徙韓王信王太原都晉陽太原郡治晉陽今山西太原府太原縣治以備胡信以匈奴

秋九月匈奴圍韓王信於馬邑信降引兵共攻太原至晉陽初匈奴畏秦北徙秦

數入寇晉陽去塞遠請治馬邑縣名屬雁門郡今山西朔平府馬邑鄉許之

滅復稍南渡河單于頭曼有太子曰冒頓殺頭曼而自立時漢兵方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冒頓遂襲滅東胡西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逐侵燕代復收蒙○所奪匈奴故地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東胡烏桓之祖其別爲鮮卑在匈奴東故名月氏今甘肅涼州肅州甘州及新置哈密等處樓煩白羊二王居河南秦使蒙○斥逐匈奴收河南地爲新秦中漢立朔方郡隋唐爲勝州豐州明爲河套今爲鄂爾

七

冬十月上自將擊韓王信於銅鞮縣名屬上黨郡今山西沁州西南斬其將信亡走匈奴白土人白土縣名屬上郡今鄂爾多斯右翼中旗南曼邱臣王黃

十二月匈奴寇代代王喜棄國歸漢

多斯燕國都薊今順天府大與縣代郡治桑乾今直隸宣化府蔚州東北朝那縣屬安定郡今甘肅平涼府平涼縣膚施縣上郡治今陝西延安府膚施縣

等共立趙後趙利爲王
收信散兵與信及匈奴
共攻漢上從晉陽連戰
乘勝逐北至樓煩會大
寒卒墮指者什二三遂
至平城縣名屬雁門郡今山西大同府大同縣東陳子龍日平城在太原之北韓信既反太原而高帝越之北征者欲破匈奴而歸取太原也然而兵力疲矣冒頓縱精
兵四十萬騎圍帝於白
登山名在大同縣東一名白登臺七日
乃得出使劉敬結和親
之約初上在晉陽聞冒頓居代谷使人覘之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復使劉敬往未還漢巳悉兵三十二萬踰句注敬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時漢兵巳行上怒而繫之及平城還斬

八

前使十輩赦敬封爲建信侯代谷在大同縣界句注山名一名西陘在代州西北陳豨以代相國監趙代
邊兵

九

冬使劉敬奉宗室女翁
主爲單于閼氏歲奉匈
奴絮繒酒食物各有數
約爲兄弟以和親此和番公主及歲幣之濫觴也開創之始不能制御戎狄而折節以請和非惟齊虜妄言抑帝之暮氣至矣

韓信爲匈奴將及趙利
王黃等侵盜代雁門漢郡治善無今山西朔平府右玉縣南雲中治雲中今歸化城土默特西黃河東岸

十

將軍樊噲擊陳豨等復
拔代雁門雲中郡縣不
出塞

秋八月代相國陳豨反
與韓信合謀擊代

十一

以代地居常山之北常山在今山西大同府渾源州東南與夷狄
邊趙乃從山南有之遠
數有胡寇難以爲國頗

韓信與胡騎入居參合縣名屬代郡今大同府陽高縣東北漢柴
將軍柴武姓陳擊斬之

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屬代代之雲中以西爲雲中郡

十二　冬十月太尉周勃定代斬陳豨於當城縣名屬代郡今直隸宣化府蔚州東

燕王盧綰反率其黨降匈奴往來苦上谷漢郡治沮陽今宣化府懷來縣南以東匈奴以綰爲東胡盧王呂歲餘死胡中

孝惠元年

二

三　春以宗室女爲公主嫁匈奴單于時冒頓爲書遺高后辭極褻慢后怒議斬其使發兵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中郎將季布曰噲可斬也前匈奴圍高帝於平城噲爲上將軍不能解圍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誠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今歌吟之聲未絕瘡痍者甫起而噲欲搖動天下妄言以十萬衆橫行是面謾也且夷狄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太

四　后曰善令報書遜謝遺以車馬冒頓復使使來謝因獻馬遂和親噲說若行與直搖動天下令克敵而歸則呂氏之勢益熾季布之言亦老成謀國之苦心也

五

六

七

高后元年

二　秋九月發河東漢郡治安邑今山西解州夏縣北上黨治長子今潞安府長子縣西騎屯北地治馬領今甘肅慶陽府環縣東南備匈奴

三

四

五　初令戍卒歲更

六　夏六月匈奴寇狄道隴西

七　郡治今甘肅蘭州府狄道州　攻阿陽縣名屬天水郡今平涼府靜寧州南

冬十二月匈奴寇狄道略二千餘人晁錯傳高后時匈奴三入隴西本紀及匈奴傳止載其二

八　孝文元年　復修和親

九　虜大入雲中田叔傳孝文初立圖頓傷寇太守孟舒坐免

二

三　上幸甘泉離宮名在今陝西西安府涇陽縣西北遣丞相灌嬰發車騎八萬五千詣高奴縣屬上郡今延安府膚施縣東擊走之

夏五月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侵盜上郡治膚施注見前保塞蠻夷師古曰保塞蠻夷謂本來屬漢而居塞自保守殺略人民

四　安邱侯張說擊胡出代

冬十月單于遺漢書願復故約

五

六　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匈奴書復故約頃之冒頓死子老上單于稽粥立帝復遣宗人女翁主爲單于閼氏使宦者中行說傅之說降匈奴　梁太傅賈誼上治安策其一曰天下之勢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

七　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可爲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王之號爲戎人諸侯勢既卑辱而禍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爲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眾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眾甚爲執事者羞之今不獵猛獸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伸可爲流涕者此也

八

九

十

十一

從太子家令鼂錯言時匈奴強數寇邊錯上言兵事曰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邱阜

冬十一月匈奴寇狄道

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上山邱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劍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草木蒙蘢支葉茂接此矛鋌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

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與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與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與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與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彊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強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

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眾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游弩往來什伍俱前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鬭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

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強爲弱在俛仰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帝嘉之錯又上書曰臣聞兵起而不知其勢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今匈奴數轉牧行獵於塞下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則不救邊民絕望而降敵救之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發卒治塞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

歲而更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要害之處調立城邑毋下千家先爲室屋具田器乃募民免罪拜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牛與之縣官爲贖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敵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長胡者功相萬也

募民徙塞下

錯復言陛下幸募民以實塞下使屯戍益省輸將益寡甚大惠也臣聞古之徙民者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置器物焉便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其鄉而勸之新邑也爲置醫巫以救疾病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恤墳墓相從種樹畜長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者使五家爲伍十伍爲里四里一連十連爲邑皆擇其邑之賢才習地形知民心者爲之長居則習民于射法出則教民于應敵服習

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而不旋踵矣 眞德秀曰錯三書其論邊備皆古今不易之論非特可施之當時而已

按荀紀錯上三書在十四年其請令民入粟於邊得拜爵在前三年蓋一因叙匈奴入蕭關一因採食貨志賈誼書而連類及之今並依通鑑

十二 令民入粟於邊得拜爵（入粟六百石爵上造四千石爲五大夫萬二千石爲大庶長）

十三

十四 以中尉周舍爲衛將軍郎中令張武爲車騎將軍軍長安旁以備胡寇昌侯盧卿爲上郡將軍甯侯魏遬爲北地將軍

冬匈奴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關在朝那縣界今甘肅固原州東南）殺北地都尉卬（姓孫子單以父死事封缾侯）遂至彭陽（漢縣屬安定郡今涇州鎮原縣東）使騎兵

入燒回中宮（師古曰回中地在安定其中有宮也今曰回城在陝西鳳翔府隴州西北）候騎至雍（縣屬右扶風今鳳翔府鳳翔縣）甘泉

單于留塞內月餘 匈奴日以驕歲入邊雲中遼東最甚漢甚患之乃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親事 遼東治襄平今奉天府遼陽縣北

隆慮侯周竈爲隴西將軍（郡治狄道注見前）屯三郡（胡三省曰三人分屯三郡故各以郡爲將軍）上自欲征匈奴不果以東陽侯張相如爲大將軍成侯董赤爲將軍大發車騎往擊胡逐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李廣以良家子從軍用善射殺首虜多）

按成侯董赤文帝紀作建成侯董赫又紀有內史欒布而匈奴傳不載考功臣表無建成侯成侯董渫子赤孝惠四年嗣封當以匈奴傳爲是內史欒布爲將軍布傳亦不載據百官表孝文十四年內史乃董赤也存疑

十五 赦作徒魏尚復爲雲中守（虜入雲中尚擊郤之以上功首虜差六級輸爲作徒至是帝感馮唐言使持節赦之）

十六 後元年

二

使使遺匈奴書與約和親 單于報書至以和親布告天下

三

四

復與匈奴和親

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 史記匈奴傳孝文後二年遺匈奴書後四歲軍臣單于立立四歲匈奴入上郡雲中在後六年冬以先後計之當得八歲而自二年至六年纔三歲故徐廣以為軍臣單于後元三年立通鑑從之考漢書後四歲作後四年立四歲作立歲於數相合竊疑後四年者乃孝文之後四年也自此年至六年冬軍臣適立歲餘耳

五

六

以中大夫令免為車騎將軍屯飛狐 史記正義曰蔚州飛狐縣北五十里有秦漢故代郡城西南有山俗號飛狐口今直隸易州廣昌縣界 故楚相蘇意為將軍屯句注將軍張武屯北地緣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寇河內太守周亞夫為將軍次細柳 元和志細柳有三一是細柳營在萬年東北一曰細柳原在長安西南一曰細柳倉乃亞夫屯軍所在咸陽西南胡注引作細柳原蓋未深考 宗正劉禮為將軍次霸上 水經注白鹿原東即霸川之西謂之霸上在西安府咸甯縣東 祝茲侯徐厲為將軍次棘門 孟康曰秦時宮門也在咸陽縣東北 以備胡數月漢兵至邊匈奴遠塞漢兵亦罷

冬匈奴復絕和親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雲中至代句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

七 孝景元年

夏四月遣御史大夫陶青至代下與匈奴和親 史記匈奴入代與約和親

二

秋與匈奴和親

三

匈奴與趙合謀 是年吳楚膠西膠東菑川濟南趙七國反欲入邊漢圍破趙匈奴亦止 自是後漢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單于遣翁主如故約

四

五

遣公主嫁匈奴單于

六

七

中元年

二

春二月匈奴入燕遂不和親

三

遣中尉魏不害將車騎材官士屯代高柳 代郡高柳 縣今山西大同府陽高縣西北

春匈奴王七人率眾降 漢皆封爲列侯 安陵侯于軍桓侯賜遒侯陸彊容城侯徐盧翕侯僕黖范陽侯范代翕侯邯鄲史記索隱引功臣表名號叅不合惟翕侯僕黖

四

五

六

作易侯僕日易守當是

夏六月匈奴入鴈門至武泉 縣名屬雲中郡今朔平府右玉縣口外 入上郡取苑馬 食貨志景帝始造苑馬以廣用 吏卒戰死者二千餘人 初李廣爲上谷太守數與匈奴戰上因公孫昆邪言徙爲上郡太守匈奴入上郡廣以百騎遇之令士皆解鞍縱馬臥匈奴怪之弗敢擊得歸其大軍

後元年

二

春正月郅將軍擊匈奴 正義曰匈奴刻木爲郅都而射不中此據褚先生補景帝紀按郅都傳景帝使使郎拜都爲鴈門太守令便道之官匈奴舉邊爲引兵去竟都死不近鴈門若郡以正月之官下三月與匈奴戰死者何有太守馮敬衛成傳自郅

三月匈奴入鴈門太守馮敬與戰死

三

都死後長安中多犯法乃以成爲中尉百官表在中六年則此時越都死已三歲疑別一鄧將軍也

發車騎材官屯雁門

前漢匈奴表卷二

華亭沈惟賢述

漢

匈奴

孝武建元元年

明和親約束厚遇關市饒給之

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秦始皇三十三年將軍蒙斥逐匈奴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臨洮秦縣漢屬隴西郡洮水出西羌中北至枹罕東入河縣臨洮水因以爲名今甘肅鞏昌府岷州秦遼東郡今奉天府至鎮州府按此蓋代雁門諸塞故馬邑豪因出物交

易以貨城誘之

二

三

四

五

六

從御史大夫韓安國議許和親大行王恢議發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兵不獲利今匈奴遷徙鳥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爲廣有其衆不足爲強漢數

匈奴使來請和親

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敝勢必危殆臣以爲不如和親

元光元年

冬十一月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胡三省曰周末置左右前後將軍秦漢因之位上卿至武帝置驍騎車騎等將軍後來名號寖多不可勝紀謂之雜號將軍洪氏曰西漢雜號將軍掌征伐背叛事訖則罷不常置也屯雲中中尉程不識爲車騎將軍屯雁

門六月罷

二

從大行王恢議使馬邑人聶壹陽爲賣城以誘單于單于以十萬騎入武州塞縣屬雁門郡今山西朔平府左雲縣南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谷中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大行王

恢爲將屯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爲材官將軍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諸將皆屬約單于入馬邑縱兵王恢李息別從代主擊輜重單于入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覺之還去漢兵無所得軍罷王恢坐首謀不進

下獄死自是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往往入盜於邊不可勝數然匈奴貪尚樂關市耆漢財物漢亦通關市不絕以中之通鑑考異曰史記韓長孺傳元光元年聶壹畫馬邑事而漢書武紀在二年蓋元年壹始言之二年議乃決也按史記將相表亦在二年

三

四

五 夏發卒萬人治雁門阻

六

險師古曰所以爲固用止匈奴之寇劉貢父曰治險阻者通道令平易以便伐匈奴愚按漢兵出塞亦不專雁門一郡前年馬邑事單于得雁門尉史以爲天王恐其導之入寇故復繕完險塞顏說是也

春使四將軍各萬騎擊胡關市下車騎將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龍城匈奴祭天大會諸部處無常所得胡首虜七百人輕車將軍公孫賀出雲中無所得騎將軍公孫敖出代郡爲胡所敗亡七千騎驍騎將軍李廣出雁門爲胡所敗匈奴生得廣廣道亡歸

秋以衛尉韓安國爲材官將軍屯漁陽

冬匈奴入上谷殺略吏民

秋匈奴數千人盜邊漁陽治漁陽今順天府密雲縣尤甚

秋匈奴傳作冬按太初以前均以冬爲歲首是年不應復有冬今從本紀

元朔元年

秋拜李廣爲右北平治平剛故城在今熱河八溝界太守廣在郡匈奴號曰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車騎將軍衛青出雁門將軍李息出代獲首虜數千級

臨淄人主父偃上書言九事其一事諫伐匈奴略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并吞戰國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夫匈奴無城郭之居無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爲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勝必殺之非民父母也靡敝中國快心匈奴非長策也秦皇帝不聽使蒙○將兵北伐辟地千里暴兵露師十有餘年百姓靡敝天下始畔高皇帝聞匈奴眾代谷之外欲擊之御史成進諫曰夫匈奴之性獸聚而爲散從之如搏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果有平

匈奴入遼西郡治且慮今直隸永平府盧龍縣東殺太守略二千餘人又入上谷漁陽敗漁陽太守軍圍將軍安國壁虜略千餘人及畜產去又入雁門殺略千餘人

二

城之闉夫何奴難制非一世也行盜浸驅天性固然虞夏殷周禽獸畜之今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 故丞相史嚴安言周失之弱秦失之強今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

遣衛青李息出雲中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朔方郡治三封故城在今鄂爾多斯右翼後旗套外黃河西岸五原郡治九原今吳喇忒旗北復繕故秦時蒙○所為塞因河以為固河自甯夏西折而北經三受降城南至廢東勝州西折而南入府谷縣境謂之河套東西二千里南北廣八九百里漢亦棄上谷之斗

春匈奴入上谷漁陽殺略數千人

三

辟縣造陽地師古曰縣之斗曲入匈奴界者其中造陽地今宣化府龍門赤城至獨石口也九百餘里以予胡

夏募民徙朔方十萬口

秋城朔方城

張騫自月氏還初匈奴降者言月氏故居敦煌祁連間為強國匈奴攻破之殺月氏王餘衆逃遁遠去怨匈奴無與共擊之上募能通月氏者張騫以郎應募出隴西徑匈奴中單于得之留十餘歲騫得閒西去數十日至大宛宛為發譯道抵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地肥饒少寇殊無報胡之心騫留歲餘不能得要領乃還復為匈奴所得會匈奴亂乃逃歸以大月氏治監氏城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董方立以為今科竟倫魏默深以為今愛烏罕徐繼畬曰月氏本湟中行國西擊大夏而臣之都媯水北為王庭今考媯水即阿母河源大月氏王庭旣在媯水之北則其部曲自在媯水左右乃

冬軍臣單于死弟伊稚斜單于立攻破軍臣單于太子於單於單亡降漢封為涉安侯

夏匈奴入代殺太守恭友略千餘人恭友通鑑作恭及乃傳寫之誤胡三省於恭下注代郡云云蓋以及字屬下句以恭為太守名非也

秋又入雁門殺略千餘人二事本紀皆在六月前從匈奴傳分隸

今布哈爾境土回部大國也敎煌張掖漢元鼎六年置郡祁連山即天山一曰雲山亦名白山隨地異稱七十一新彊紀略曰雪山自嘉峪關起龍蜿蜒而西山南爲哈窩爲闢展爲哈喇沙拉爲庫車爲阿克蘇爲烏什爲葉爾羌爲和闐爲喀什噶爾所謂南路也山北爲巴里坤爲烏魯木齊爲伊犂爲塔拉巴哈臺所謂北路也山之往中國者嘉峪關外東西綿亘九千餘里爲南北兩路之分界至葉爾羌愈達峻西南折大

四

溫都斯坦復折而西直達西海其最大者於烏魯木齊曰博克塔班於伊犁烏什之交曰穆爾謩塔班於葉爾羌曰米勒臺塔班大宛治貴山城去長安萬一千五百五十里今浩罕二名安集延亦回部城郭之國康居國王冬治卑闐城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夏所居距卑闐九千一百四里其地東南趨今哈薩克西北抵今俄羅斯之莫斯科窪境

夏匈奴入代定襄郡治成樂

五

春車騎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高闕徐廣曰在朔方史記正義引地理志云朔方臨戎縣北有連山險於長城其山中斷南烽俱較俗名高闕也今哈爾哈納河西衛尉蘇建爲游擊

今歸化城土默特旗東上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匈奴右賢王怨漢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數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略吏民甚衆

秋匈奴萬騎入代郡殺都尉朱央略千餘人

六

將軍左內史李沮爲彊弩將軍太僕公孫賀爲騎將軍代相李蔡爲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爲將軍出右北平陳子龍曰此兩軍別將所以輩制匈奴也凡十餘萬人擊匈奴得右賢裨王十餘

六

入衆男女萬五千餘人

畜數十百萬（軍還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青為大將軍諸將皆屬）

春二月大將軍青出定襄合騎侯公孫敖為中將軍太僕賀為左將軍翕侯趙信（故胡小王降漢封）為前將軍衛尉建為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為後將

軍左內史沮為彊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級而還休士馬於定襄雲中雁門

夏四月衛青復將六將軍絕幕斬首虜萬餘人

左將軍建前將軍信以三千騎獨逢單于戰敗信降匈奴建亡軍獨身

脫還贖為庶人（票姚校尉霍去病以八百騎赴利斬捕過當封冠軍侯校尉張騫以知水草處軍得不乏封博望侯單于得趙信以為自次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絕幕以誘罷漢兵徼極而取之）

六月置武功爵（是時比歲發十餘萬衆擊胡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而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司農經用竭不足以奉戰士詔

令民得賣爵及贖禁錮免臧罪置賞官名曰武功爵凡十一級初一級錢十七萬自此以上每級加二萬至十一級合成三十餘萬）

元狩元年

遣博望侯張騫使西域

夏匈奴數萬騎入上谷殺數百人

二

春冠軍侯霍去病為票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過焉耆山（今甘肅甘州府山丹縣東南西河舊事焉支山水草茂美宜畜牧與祁連）

匈奴入代郡雁門殺略數百人

秋匈奴昆邪王（今甘肅甘州府為渾邪王故地）殺休屠王并將

匈奴失此二山歌曰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千餘里殺折蘭王斬盧侯王張晏曰折蘭盧侯胡國名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首虜八千餘級得休屠王今甘肅涼州府故匈奴休屠王地祭天金人孟康曰匈奴祭天處本在雲陽甘泉山下秦擊奪之後徙休屠王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

其衆合四萬餘人降漢

夏驃騎將軍去病台騎侯敖俱出北地異道博望侯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去病踰居延班志居延澤在張掖郡居延東北今肅州高臺縣東北有二巨澤西北曰索廉克鄂模東北曰索博鄂模即匈奴中居延海也過小月氏月氏西走大夏其餘衆保南山曰小月氏今涼州甘州二府南山也至

祁連山此南祁連得單桓酋涂王及相國都尉二千五百人首虜三萬餘級獲裨小王七十餘人廣殺匈奴三千餘人盡亡其軍四千人獨身脫還及公孫敖張騫皆後期當斬贖爲庶人

秋遣票騎將軍迎昆邪

入塞置五屬國史記正義曰以來降之民徙置五郡名依本國之俗而屬於漢故曰屬國五屬國都名史漢及通鑑注均未及王應麟困學紀聞曰攷之地理志屬國都尉安定治三水上郡治鍾兹天水治勇士五原治蒲澤張掖治日勒閻若璩曰日勒止注都尉治不云屬國其西河之美稷乎全祖望經史問答曰張掖兩都尉其治日勒者郡都尉其治居延者乃屬國都尉見續志萬氏困學紀聞集証及

翁注並引匈奴傳功臣表以證張掖有屬國都尉愚按西河屬國至宣帝元鳳三年始置故王氏不數西河之美稷然張掖郡至武帝元鼎六年始分酒泉武威地置此時昆邪故地空無居人不應先置都尉漢志既佚其一毋甯闕焉三水今甘肅固原州之北龜茲今陝西榆林府榆林縣勇士今蘭州府金縣東北蒲澤地闕李兆洛曰當在榆林府境

以處其眾

渾邪之降也發車二萬乘迎之及至賞賜數十鉅萬封渾邪萬戶為漯陰侯其裨王四人皆為列侯頭之乃分徙降桓邊五郡而金城河西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矣 金城胡三省曰河水出金城河關縣西南塞外積石山東流逕金城郡界自允吾以西通謂之金城河渡河而西則武威等四郡地然金城郡昭帝元始六年方置史追響也並南山者正義曰南山從京南連接至慈嶺萬餘里故曰並南山也西域傳云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鹽澤一名蒲昌

海卽今羅布淖爾當西域塗處回部諸水悉注其中渟而不流潛行地下再出為星宿海

三

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漢得渾邪地三郡益少胡寇故減之以寬天下之繇

秋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千餘人匈奴傳在明年春從本紀

四

夏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分道出塞大將軍出定襄前將軍李廣左將軍公孫賀右將軍趙食其後將軍曹襄皆屬至幕北圍單于斬首虜萬九千餘級至闐顏山趙信城俱在今喀爾喀地城趙信所築故名乃還前將軍廣右將軍食其皆後期廣自殺食其贖死驃騎將軍出代與左賢王戰斬獲首虜七萬餘級封狼居胥山禪於

匈奴遣使好辭求和親

姑衍吳熙載曰或以為肯忒山恐太遠當在今內興安嶺北克什克騰旗西阿爾哈顎圖等山遂至阿巴哈納爾及蘇尼特旗以臨瀚海

臨瀚海瀚海有二此蘇尼特旗北戈壁其安西州外沙磧古所謂白龍堆者乃南瀚海

而還是後匈奴遠遁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初漢兩將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馬物故亦萬數漢馬死者十餘萬匹匈奴雖病遠去而漢馬亦少無以復往幕府今西札薩克地令居漢縣屬金城郡今甘肅涼州府平番縣西北

五

遣丞相長史任敞使匈奴匈奴留之

使博士狄山乘障師古曰漢制每塞要處別築為城置人鎮守謂之候城即障也月餘匈奴斬其頭去

天下馬少平牡馬匹二

十萬如氏曰貲平牡馬欲使人競畜馬漢方復收士馬會驃騎將軍去病死於是漢久不北擊胡

六

元鼎元年

二

西域始通渾邪王既降漢漢兵斥逐匈奴於漠北自鹽澤以東空無匈奴西域道可通於是張騫建言匈奴新困於漢而故渾邪地空無人昔以此時厚幣賂烏孫招居故渾邪之地與漢結昆弟則是斷匈奴右臂也天子以為然拜騫為中郎將將三百人齎金幣直數千巨萬騫至烏孫未能得其決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闐諸國騫還後歲餘所遣使通大夏之屬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域始通於漢矣烏孫治赤谷城去長安六千九百里今新疆伊犂府大夏在大宛西南無大君長臣於大月氏安息治番兜城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今回部波斯國身毒即天竺今

三

英吉利五印度地在兩藏西南于闐治西城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今新疆和闐州於渾邪故地置酒泉治祿福今甘肅肅州武威治姑臧今甘肅涼州武威縣治郡徙民以實之

伊穉斜單于死子烏維單于立

四

五

冬十月帝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勒邊兵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于是誅北地太守以下

秋九月西羌後漢書西羌傳羌出三苗舜徙之三危河關之西南羌地是也河關屬金城郡今蘭州府河州西衆十餘萬人反與匈奴通使攻令居安故安故通鑑依武紀作故安胡注改按後漢書本作安故縣屬隴西郡今狄道州南又按西紀作安定安定今固原州亦非西羌所能至也圍抱罕屬隴西今蘭州府河州匈奴入五原殺太守

六

冬遣將軍李息郎中令徐自爲討西羌平之

秋遣故太僕公孫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沮井今外喀爾喀從票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奴河水臣瓚曰去令居千里皆不見匈奴一人而還迺分酒泉武威地置張掖治觻得今甘肅甘州府張掖縣敦煌治敦煌今安西州敦煌縣郡

元封元年

冬十月天子巡邊行自雲陽縣名屬左馮翊今陝西邠州淳化縣西南北歷上郡西河漢郡治平定今榆林府榆林縣北境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在歸化城至朔方臨北河通典河自九原以東

單于留郭吉不歸遷辱之北海上亦不爲寇於漢邊休養士馬習射獵使使好辭甘言求和親是時漢東拔濊貉朝鮮以爲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隔絕胡與羌通之路又西通月氏大夏以翁

謂之北河今嗚札爾賀
邵山及大汗得爾山之
南
勒兵十八萬騎旌旗
徑千餘里威震匈奴遣
郭吉風告單于
使王烏等如匈奴

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
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
田至眩雷爲塞而匈奴
終不敢以爲言　瀦入
漢爲蒼海郡今奉天府
鳳凰城東　朝鮮八漢
爲樂泥臨屯元莵眞番
四郡俱今朝鮮國　眩
雷服虔曰在烏孫北
按地理志西河郡增山
縣有道西出眩雷塞增
山故城在今揄林府揄
林縣
東北
按漢妻烏孫王在後六
年此蓋總數歲中大勢
言
之

二

三

冬十二月遣從票侯趙
破奴及王恢擊姑師即車
師前王治交河城去長
安八千一百五十里今
吐魯番廳後王治務塗
谷去長安八千九百五
十里今烏稽木齊　帝
甘心欲通大宛諸國使
者一歲至十餘輩樓蘭
姑師當道苦之攻劫漢
使王恢等又數爲匈奴
耳目令其兵遮漢使於
是遣破奴將屬國騎及
郡兵數萬擊之令恢佐

破奴將兵　樓蘭治扜
泥城去長安六千一百
里在今羅布淖爾
南少西皆戈壁
虜樓
蘭王遂破姑師因暴兵
威以動烏孫大宛之屬
於是漢列亭障至玉門
矣　玉門關名元和志
曰在龍勒縣西爲西城
門戶今安西州敦煌縣
西　樓蘭既降服貢獻
匈奴聞發兵擊之子是
樓蘭遣一子質
匈奴一子質漢

四

秋以匈奴弱可遂臣服　單于留路充國不歸使
使楊信說之復使王烏　奇兵犯邊
等如匈奴匈奴使來死
京師使路充國佩二千
石印綬往使因送其喪
厚遺之
拜郭昌爲拔胡將軍及
浞野侯趙破奴屯朔方
以東備胡

五

六

以宗室女爲公主嫁烏孫王昆莫昆莫以爲右夫人匈奴亦以女妻昆莫昆莫以爲左夫人

徐松曰按匈奴傳常以太子爲左屠耆王是匈奴尙左昆莫先匈奴女仍畏匈奴也尊卑之節非所論於夷狄即其方嚮漢家又取胡女羈縻懷貳盍可知已

烏維單于死子兒單于立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雲中右方兵直酒泉敦煌

胡三省曰匈奴左方兵本直上谷以東右方直上谷以西單于庭直代雲中今徙去而西北故左右方亦徙

太初元年

使兩使入匈奴一人弔單于一人弔右賢王欲以乖其國單于悉留之

夏使因杅

服虔曰匈奴地名因所征以爲將軍之號今地未詳

將軍公孫敖築受降城

今吳喇忒旗之北

單于好殺伐左大都尉欲殺單于以降漢乃築受降城以應之

秋貳師將軍李廣利伐大宛

二

秋浞野侯趙破奴爲浚稽將軍將二萬騎出朔方二千餘里至浚稽山

應劭曰浚稽山在武威塞北匈奴常以爲障蔽胡三省曰據班史匈奴中有兩浚稽山東浚稽山在龍勒水上今喀爾喀土喇河及鄂爾渾河間

與匈奴左大都尉期未發而覺匈奴誅左大都尉浞野侯戰敗爲所得

單于遣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侵入邊而去

三

夏使光祿徐自爲出五原塞

史記正義曰卽五原郡榆林塞也唐地理志勝州榆林縣有隋故榆林宮東有榆林關今鄂爾多斯左翼後旗黃河南流處

數百里或千里築城障列亭

地理志從稒陽縣北出石門障卽得所築城正義曰括地志稒陽縣北出石門障得光祿城又西北得支就縣又西北得頭曼城又西

單于欲自攻受降城會病死右賢王句犁湖單于立

秋匈奴大入雲中定襄五原朔方殺略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行破壞光祿諸亭障又入酒泉張掖殺都尉略數千

北得牢城河又西北得寘虜城即所築城障列亭至盧朐也今吳喇忒故九原城東北有廢稛陽縣又北得光祿塞

西北至盧朐

師古曰山名杜佑通典盧朐在勝州銀城縣北猶謂之光祿塞今略爾略界內克㱓倫河即古盧朐河出胥忒山東北流三千八百里合黑龍江肯忒山直河套二千餘里即古廬朐山也

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旁使強

人會軍正任文

文時將兵屯玉門關

擊救盡復失其所得而去

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

正義曰括地志漢居延縣故城在張掖縣東北千五百三十里有漢遮虜障路博德所築

四

春貳師將軍李廣利破太宛還

單于欲遮之以兵盛不敢遣騎因樓蘭侯漢使後過者欲絕勿通軍正任文知狀以聞上詔文引兵捕得王將詣闕簿責王對曰小國在大國間不兩屬無以自全願徙國居

句黎湖單于死弟且鞮侯單于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使使來獻

漢地上直其言遣歸國亦使候伺匈奴匈奴自是不親信樓蘭自大宛破後西域震懼多遣使來貢獻於是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犂皆有田卒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輪臺在車師西千餘里今新疆布古爾回莊渠犂在西域都護所治烏壘城南三百三十里今策特爾及車爾楚間南近塔里木河

下詔伐胡

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

天漢元年

遣中郎將蘇武及張勝常惠等使匈奴厚幣賂遺單于

單于留蘇武不歸徙之北海上

今俄羅斯白哈兒湖亦曰栢海

荀紀是年三月匈奴使使來獻而蘇武使匈奴乃在去年先後互異今從通鑑

浞野侯破奴自匈奴亡歸

衛霍傳破奴為虜所得居匈奴中十歲始亡入漢釋匈奴傳自從匈奴及亡歸先後僅四歲耳

秋發謫戍屯五原

二

夏五月貳師將軍李廣利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
師古曰即祁連山也匈奴呼天曰祁連胡三省曰據唐志疑在兩處王鳴盛十七史商権引寰宇記西河舊事以爲二山相去二千餘里譏顏氏混而爲一愚按祁連發源葱嶺葱嶺之左幹爲天山則北祁連之祖脈其右幹爲南山乃南祁連之祖脈以分支言之則或在伊吾或在甘州相去恒數千里乃昔人所謂山本同而末異也不得以是議小顏
得胡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將軍漢軍乏食數日假司馬趙充國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陳貳師引兵隨之乃得解漢兵物故什六七

二

復使因杅將軍公孫敖

出西河與強弩都尉路博德會涿涂山
胡三省曰在高闕塞北千餘里今喀爾喀
無所得又使騎都尉李陵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于戰所殺過當兵敗降匈奴其軍脫歸者四百人
初武帝以陵爲有廣之風使將八百騎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視地形不見虜還拜騎都尉將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至是爲路博德所誤故敗然陵亦不能脫身歸塞遂降匈奴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陵之降也其軍脫歸者四百人非無生歸之路也及征和二年陵與匈奴大將偕三萬騎追漢商邱成於浚稽山轉戰九日可謂盡兵力矣雖不反服毋爲戎首率敵左衽之衆以亢故國之兵史遷所謂得當以報漢者欺天乎誰欺也

以匈奴降者介和王爲開陵侯將樓蘭國兵擊車師匈奴遣右賢王將數萬騎救之漢兵不利引還

三　秋匈奴入雁門太守坐畏愞棄市

四　春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六萬騎步兵七萬人

出朔方因杅將軍公孫敖萬騎步兵三萬人出雁門游擊將軍韓說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强弩都尉路博德步兵萬餘人與貳師會廣利與單于戰余吾水上胡三省曰在朔方北山海經北鮮之山鮮水出焉北流注于余吾今土謝圖汗右翼之翁金河也連日

太始元年　敖與左賢王戰不利皆引還時上遣敖深入匈奴迎李陵敖軍無功還因曰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爲兵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於是族陵家　且鞮侯單于死子狐鹿姑單于立

二

三

四

征和元年

二　秋九月匈奴入上谷五原殺略吏民

三　春三月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七萬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二萬人出西河重合侯馬通四萬騎出酒泉時漢恐車師遮馬通軍復遣開陵侯將樓蘭諸國兵共圍車師　正月匈奴入五原酒泉殺兩部都尉

車師王降服臣屬漢匈奴聞漢兵大出悉輜重北徙成至浚稽山與虜大將及李陵戰多斬首通至天山虜引去無所得皆引兵還貳師將軍出塞擊破匈奴於夫羊句山陿服虔曰夫羊地名也師古曰句山西山也乘勝追北至范夫人城應劭曰本漢將築此城將亡其妻完保之因名今喀爾喀界內匈奴莫敢敵會聞家遭巫蠱事欲深入要功戰敗降匈奴自貳師沒後漢新失大將軍士卒數萬人不復出兵

四

遣使者報送匈奴使單于留之三歲迺還

有司請田輪臺上不許

下詔深陳既往之悔略曰

單于使使遺書言和親

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是重困老弱孤獨也令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擊車師雖降其王以遼遠乏食道死者尚數千人況益西乎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耐飢渴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又請遠田輪臺欲遠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此五伯之所弗爲也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脩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自是不復出軍而封田千秋爲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

後元元年

二

冬發軍屯西河左將軍上官桀行北邊此與匈奴入朔方均昭帝初立時事未改元

冬匈奴入朔方殺略吏民

前漢匈奴表卷三

孝昭始元元年

漢

二

冬發習戰射士詣朔方調故吏將屯田張掖郡

孤鹿姑單于死 前此者漢兵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孕重墮殰罷極苦之常有欲和親計會病死 子壺衍鞮單于立 匈奴右賢王右谷蠡王以不得立怨望去居其所不肯復會龍城匈奴始衰

三

四

秋匈奴入代殺都尉

五

六

春蘇武自匈奴還 凡留十九歲常惠徐聖趙終根俱來歸馬宏前副光祿大夫王忠使西國爲匈奴所遮忠戰死宏生得不肯降亦以是年歸

以邊塞闊遠取天水 治平襄今甘肅鞏昌府通渭縣 隴西張掖郡各二縣置金城郡 治允吾今甘肅蘭州府皋蘭縣

元鳳元年

匈奴發左右部二萬騎爲四隊並入邊爲寇漢兵追之斬首獲虜九千人生得甌脫王 服虔曰甌脫作土室以伺也師古曰境上候望之處若今之伏宿處也

二

匈奴遣九千騎屯受降城以備漢北橋余吾令可度以備奔走 時匈奴兵數困思欲和親而恐漢不聽故不肯先言常使左右風漢使者然其侵盜益希遇漢使益厚欲以漸致和親漢亦羈縻之

三

遣度遼將軍范明友將二萬騎出遼東擊匈奴攻烏桓兵 初冒頓破東胡東胡餘衆散保烏桓及鮮卑山爲二族世役屬匈奴武帝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於上谷漁陽右北平

匈奴右賢王犁汗王四千騎分三隊入日勒屋蘭番和 三縣皆屬張掖郡日勒今甘州府山丹縣東南屋蘭今山丹縣西北番和今涼州府永昌縣西 張掖太守屬國

遼東塞外爲漢偵察匈奴動靜置烏桓校尉監領之使不與匈奴交通至是部衆漸强遂反漢復得匈奴降者言烏桓嘗發先單于冢匈奴怨之方發二萬騎擊烏桓乃使明友將兵邀擊之誡明友兵不空出卽後匈奴遂擊烏桓　烏桓亦曰烏丸今直隸承德府地　鮮卑今喀喇沁左翼

後匈奴因乘烏桓敝擊之斬獲甚衆

都尉發兵擊大破之殺犁汗王時漢先得降者聞其計詔邊警備故捷自是後匈奴不敢入張掖

匈奴三千餘騎入五原殺略數千人後數萬騎南傍塞獵行攻塞外亭障略取吏民是時漢邊郡熢火候望精明匈奴爲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

四

遣駿馬監傅介子誘樓

蘭王安歸殺之時漢校尉賴丹田輪臺龜茲貴人姑翼說王殺之而上書謝漢樓蘭王死匈奴先遣其質子歸得立漢詔令入朝王辭不至樓蘭最在東垂近漢常主發導送迎漢使又數爲吏卒所侵懲艾不便與漢通後復爲匈奴反間數遮殺漢使介子願往刺之乃遣齎金幣以賜外國爲名至樓蘭樓蘭王來見使者因使壯士刺殺之傳首詣闕立其弟任漢者尉屠耆爲王更名其國爲鄯善復遣吏士田

伊循城以填撫之龜茲治延城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今新疆庫車廳　伊循樓蘭地名

五

六

元平元年

詔下公卿議救會帝崩

匈奴發騎田車師車師與匈奴爲一共侵烏孫烏孫公主初公主死漢復以楚王戊之孫爲公主妻烏孫王岑陬岑陬死翁歸靡復尚之上書請救於漢

孝宣本始元年

匈奴連發大兵侵烏孫使使欲得漢公主公主及烏孫昆彌皆上書願發國半精兵五萬騎盡力擊匈奴惟天子出兵以救公主

二

秋大發關東輕車銳卒選郡國吏三百石伉健習騎射者皆從軍御史

大夫田廣明爲祁連將軍後將軍趙充國爲蒲類（匈奴蒲類海今名巴爾庫勒海在鎮西廳西北）將軍雲中太守田順爲虎牙將軍及度遼將軍范明友前將軍韓增凡五將軍兵十五萬騎校尉常惠持節護烏孫兵咸擊匈奴

三

春正月五將軍師發長安匈奴老弱犇走敺畜產遠遁逃度遼將軍出張掖至蒲離候水（吳熙載曰疑今昌寧河或額濟納河）得首虜七百餘級前將軍出雲中至烏員（師古曰地名卽今喀爾喀界內之烏員山）得首虜百餘級蒲類將軍出酒泉至候山

匈奴田者驚去車師復通於漢

冬單于自將擊烏孫得老弱欲還會大雨雪人民畜產悉凍死於是丁令（今俄羅斯義爾古德部地）攻其北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匈奴大虛弱（後漢出三千餘騎三道入匈奴捕虜數千人還匈奴終不敢取）

（明史地理志肅州衛西南有雪山又西北有西候山明肅州漢酒泉郡也）得單于使者以下三百餘級祁連將軍出西河至雞秩山（在喀爾喀界內）虎牙將軍出五原至丹餘吾水（吳熙載曰疑卽余吾水也）並引兵還常惠將烏孫兵入匈奴右地獲單于父行及居次名王

當茲欲嚮和親

四（地節元年）

以下三萬九千餘級馬牛羊驢橐駝七十餘萬（匈奴民衆死傷而去及畜產遠移死亡不可勝數于是匈奴遂衰耗怨烏孫上復遣常惠持金幣賜烏孫貴人有功者惠自烏孫還以便宜發諸國兵三面攻龜茲兵未合先遣人責其王以前殺賴丹狀王執姑翼詣惠惠斬之而還）

二

以匈奴不能爲邊患罷外城（師古曰如光祿塞受降城遮虜障等是也）以休百姓

壺衍鞮單于死弟虛閭權渠單于立

匈奴二萬騎入塞未到會三騎亡降漢漢發兵屯要害處而使大將軍軍監治衆（師古曰治衆者軍監之名）等四人將五千騎分三隊出塞各捕得虜數十人而還匈奴亡其三騎不敢入即引去

秋匈奴前所得西嗕居左地者（孟東曰匈奴種胡三省曰西嗕自是一種爲匈奴所得使居左地耳非匈奴種也）南降漢

三

侍郎鄭吉發西域城郭諸國（胡三省曰西域諸國有逐水草與匈奴同俗者謂之行國其城居者謂之城郭諸國也）兵擊車師破之車師

一

王奔烏孫匈奴更以車師王昆弟兜莫爲車師王收其餘民東徙漢遂遣吏士分田車師地以實之

四

匈奴怨諸國共擊車師遣騎屯田右地以侵迫烏孫西域

元康元年

西域莎車叛衛候馮奉世矯發諸國兵擊破之（莎車治莎車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今新疆葉爾羌西）

匈奴遣左右奧鞬王及左大將再擊漢之田車師城者不能下（匈奴大臣皆言車師地肥美近匈奴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由是數遣兵擊之）

單于將十萬騎欲入寇會其民題除渠堂降漢漢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四萬餘騎屯緣邊九郡（師古曰九郡者五原朔方雲中代郡鴈門定襄

二

鄭吉將渠犁田卒救車師爲匈奴所圍上書請益吏卒上與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

因魏相諫乃遣常惠將騎往車師迎鄭吉及其吏士還渠犁召故車師太子軍宿在焉耆焉耆治員渠城去長安七千三百里今新疆喀喇沙爾東者立以爲王盡徙車師國民居渠犁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以鄭吉爲衛司馬護鄯善以西南道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旁南山循河西行至莎車爲南道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循河西行至疏勒爲北道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時漢獨護南道未能盡併北道也然匈奴不自安矣　漢南道在塔里木河南今沙磧不通其北道即今南路陽關在玉門關南疏勒治疏勒城去長安九千三百五十里今新彊喀什噶爾廳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今俄羅

北平上谷漁陽也單于病歐血因不敢入還去即罷兵迺使入漢求和親繹匈奴傳匈奴擊漢屯田士似元康二年充國屯邊似神爵元二年考神爵元年充國已將兵擊羌充國傳叙其屯緣邊九郡吏在元康三年前班史匈奴傳宣帝以後叙次顛亂爲綜核紀傳分隸之

斯西偏之北近白海地葱嶺在葉爾羌西南其最高者曰答布桑山

三

四

西羌復與匈奴通使藉兵欲擊鄯善燉煌以絕漢道

神爵元年

秋七月後將軍趙充國擊叛羌降其萬餘人逐罷騎兵屯田湟中湟水東逕湟中城北胡小月氏之地今西甯西北邊外先國條屯田便宜十二事曰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地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示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聞暇時下先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

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瘃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九也又無驚動河南大幵使生他變之憂十也治湟陿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伸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徭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昭宣之困匈奴以叩車師東都之制北虜以屯伊吾屯田之法乃禦夷之上策非直破先零撫

二

罕开已也

夏五月羌虜降服罷屯兵充國振旅而還

秋鄭吉發兵迎日逐王口萬二千人小王將十二人將詣京師封日逐王爲歸德侯功臣表在三年四月以鄭吉爲西域都護并護車師以西北道吉既破車

虛閭權渠單于死烏維單于耳孫握衍朐鞮單于立匈奴日逐王先賢撣降漢

單于遣名王奉獻賀正月始和親見宣帝紀此與四年夏五月單于遣弟呼留若王入朝似是一事故通鑑不取以荀紀與本紀合從之

三

師降日逐威震西域并護北道都護之置自吉始爲匈奴益弱不敢近西域吉於是中西域而立莫府治烏壘城督察烏孫康居等三十六國漢之號令班西域矣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今阿爾巴特台及布古爾界

四

夏五月匈奴單于遣弟呼留若王勝之入朝

匈奴內亂左地貴人共立虛閭單于子稽侯狦爲呼韓邪單于西擊握衍殺之

冬日逐王薄胥堂立爲屠耆單于東襲呼韓邪呼韓邪敗走

五單于爭立呼揭王立爲呼揭單于右薁鞬王立爲車犁單于烏籍都

五鳳元年

廷臣議因匈奴壞亂舉兵滅之御史大夫蕭望之以爲乘亂不義乃止

二

尉立爲烏籍單于居耆擊破之烏籍呼揭皆去單于號

屠耆爲呼韓邪所敗自殺車犂降呼韓邪李陵子復立烏籍爲單于呼韓邪捕斬之遂復都單于庭衆裁數萬人屠耆從弟休旬王復立爲閏

振單于在西邊呼韓兄呼屠吾斯亦立爲郅支骨都侯單于在東邊呼韓邪左大將烏厲屈與父烏厲溫敦率數萬衆降漢是年二月封爲侯

三

六月置西河北地屬國以處匈奴降者西河屬國治美稷今山西汾州府汾陽縣西北北地屬國地理志不載富平縣渾懷都尉治塞外渾懷障近之今甘肅甯夏府靈州西南又按衛紀遣西河屬國都尉不云北地或班紀有誤

一

四

以邊塞亡寇減戍卒什二

匈奴單于稱臣遣弟右谷蠡王入侍通鑑攷異曰按匈奴傳呼韓邪稱臣卽遣銖婁渠堂入侍事在明年時匈奴有三單于不知此單于爲誰也

閏振單于率衆東擊郅支郅支與戰殺之并其衆遂進攻呼韓邪呼韓邪敗走郅支都單于庭匈奴左伊秩訾王勸呼

甘露元年

二

分烏孫爲兩昆彌漢外孫元貴靡爲大昆彌翁歸靡胡婦子烏就屠爲小昆彌遣常惠將三校屯赤谷分別其人民地界大昆彌戶六萬餘小昆彌戶四萬餘然衆心皆附小昆彌

韓邪稱臣入朝於漢呼韓邪從之引衆南近塞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郅支亦遣子右大將駒于利受入侍冬呼韓邪單于遣弟左賢王朝賀據荀紀

二

從太子太傅蕭望之議時丞相黃霸御史大夫于定國議曰聖王之制

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奉國珍朝三年正月

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匈奴單于朝賀其禮儀宜如諸王位次在下望之以爲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羈縻之誼謙亨之福也書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如使匈奴後嗣卒有鳥竄鼠伏闕於朝享不爲畔臣萬世之長策也天子采之

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

贊謁稱臣而不名

荀悅曰春秋之義王者無外欲一於天下也書曰西戎即序言皆順從其序也道理遼遠人物介絕人事所不至血氣所不沾不告諭以文辭故正朔不及禮義不加非導之也其勢然也詩云自彼氏羌莫敢不來王故要荒之君必奉王貢若不供職則有辭讓號令加而非敵國之謂也望之欲待以不臣之禮加之王公之上僭度失序以亂天常非禮也

遣車騎都尉韓昌迎單

三

于發所過七郡郡二千

騎爲陳道上 師古曰所過之郡爲

發兵陳列於道以爲寵衛也七郡謂過五原朔方西河上郡北地馮翊而後至長安也

春正月單于朝天子於

甘泉宮贊謁稱藩臣而

不名賜以璽綬冠帶衣

裳安車駟馬黃金錦繡

繒絮使有司導單于先

郅支單于遠遁匈奴遂

定

行就邸長安宿長平 如氏曰長平阪名在池陽南上原之阪有長平觀去長安五十里今陝西西安府涇陽縣西南 上

自甘泉宿池陽宮 池陽縣屬左馮翊有離宮在焉今涇陽縣西北 上登

長平阪詔單于毋謁其

左右當戶之羣皆列觀

蠻夷君長王侯迎者數

萬人夾道陳上登渭橋

初學記曰秦都咸陽渭水貫都造渭橋在今陝西西安府咸稱萬歲單于就
邸置酒建章宮未央宮西饗
賜單于觀以珍寶二月
單于罷歸遣高昌侯董
忠車騎都尉昌騎都尉
虎將萬六千騎送單于
出雞鹿塞朔方郡窳渾縣外之塞今鄂爾多斯右翼後旗黃河西北岸因留

衞單于單于居幕南保
光祿城詔北邊振穀食是歲郅支亦遣使奉獻
冬烏孫公主來歸

四
兩單于俱遣使朝獻漢
待呼韓邪使有加

黃龍四年
春正月呼韓邪單于來
朝二月歸國
屠耆弟自立為伊利目
單于郅支擊殺之遂留
居右地遣使烏孫欲與

并力烏孫殺其使持頭
送都護發八千騎迎郅
支郅支逢擊破之因北
擊烏揭在堅昆東今俄羅斯揭的河地
烏揭降發其兵西破堅
昆北降丁令并三國留
都堅昆堅昆在今俄羅斯境額爾齊斯河下游東去單于庭七千里南至車師五千里

孝元初元元年
詔雲中五原郡轉穀二
萬斛給呼韓邪
初置戊己校尉師古曰戊己校尉者鎮安西域無常治處亦猶甲乙等各有方位而戊與己四季寄王故以名官也時有戊校尉一說戊與己位在中央今所置校尉在三十六國之中故曰戊己胡三省曰車師之地不在三十六國之中當從師古前說為是使屯
田車師故地胡三省曰元康二年以車師地與匈奴今匈奴款附故復屯田故地
秋八月上郡屬國降胡
萬餘人亡入匈奴

二

愚按是時呼韓保光祿塞而郅支西都堅昆車師地空故置屯田士以實之

三

四

郅支單于自以道遠又怨漢擁護呼韓邪遣使上書求侍子

五

冬十二月遣衛司馬谷吉送郅支侍子 御史大夫貢禹

博士匡衡議令送至塞而還吉上書言中國與夷狄有羈縻不絕之義今既養全其子十年德澤甚厚空絕而不送近從塞還示棄捐不畜使無嚮從之心棄前恩立後怨不便臣幸得建彊漢之節承聖明之詔宣諭厚恩不宜敢桀若懷禽獸心加無道於臣則單于長嬰大罪必遁逃遠塞不敢近邊沒一使以安百姓國之計臣之願也願送至庭上許焉

至郅支殺之 漢得匈奴降者言聞甌脫間殺之呼韓邪

郅支既殺谷吉自知負漢欲遠去會康居王數爲烏孫所困使使迎之郅支遂入康居

永光元年

使來漢輒簿責之甚急

遣車騎都尉韓昌光祿大夫張猛送呼韓邪侍子求問吉等因赦其罪 昌猛見單于兵衆盛恐北去後難約束與之盟其後匈奴竟北歸

二

三

四

五

建昭五年

二

三

秋使西域都護騎都尉甘延壽副校尉陳湯矯制發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及西域胡兵入康居斬郅支單于得漢使節及谷吉等所齎帛書斬

閼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級生虜百四十餘人降虜五千餘人

始郅支數借康居兵擊烏孫又責大宛諸國歲遺漢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郅支困辱使者而困都護上書言居困厄願歸計強漢遣子入侍其驕慢如此至是湯主謀與延壽共擊斬之傳首京師縣蠻夷邸門

四

春正月以誅郅支單于告祠郊廟赦天下

五

竟甯元年

春正月呼韓邪單于來朝

單于願壻漢氏詔以後宮良家子王嬙賜單于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願罷邊備塞吏卒以休人民天子下有司議郎中侯應曰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

呼韓邪單于聞漢誅郅支且喜且懼上書願入朝見

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匈

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彊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況單于能必其眾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為匈奴而已亦為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

産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群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壹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它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禦必深德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對奏天子詔勿議罷邊塞事使車騎將軍許嘉口諭單于曰單于上書向慕禮義所以爲民計者甚厚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備塞外亦以防中國姦

邪放縱出爲寇害也敬諭單于之意朕無疑焉單于謝曰愚不知大計天子幸使告語甚厚陰山今吳喇忒西境在五原北今吳喇忒西境至歸化城東北又東至直隸豐潤縣界隨地易名延袤數千里

二

孝成建始元年

右將軍長史姚尹使匈奴

呼韓邪單于死子復株絫若鞮單于立（匈奴謂孝爲若）

鞮自呼韓邪降後與漢親密見漢帝謚常爲孝慕之至復株絫以下皆稱若鞮

遣子右致盧兒醯諧屠奴侯入侍

三

四

河平元年

西域都護段會宗爲烏孫兵所圍尋解

單于遣右皋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

二

春伊邪莫演罷歸遣使者送至蒲反縣屬河東郡今山西蒲州府永濟縣東南

伊邪莫演言欲降使者以聞下公卿議光祿大夫谷永議郎杜欽以爲漢與匈奴數爲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屈體稱臣列爲北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於往時假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私使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德沮善令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爲反間欲因以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直責此誠邊境安危之原師旅勸靜之首不可不詳也書奏天子從之使中郎將王舜往問狀伊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遣去歸到官位如故不貴令見漢使史言丞欽知匈奴之情愚謂鄧之固是卿匈不舉而誅之使謂單于曰伊邪莫演奉使不忠背本國而諭降於漢朝廷控御中外視伺云體今已誅訖於以震譬單于使短中國之輕重不亦

單于上書願朝

一

三

可平

四 春正月匈奴單于來朝

陽朔元年

二

三

四 復以段會宗爲西域都護

鴻嘉元年 五月遣中郎將楊興使 正月復株絫單于死弟

[illegible] 搜諧若鞮單于立遣子左祝都韓王昫留斯侯入侍

二

三

四

永始元年

二

三

四

元延元年

二

單于爲朝三年發行未入塞病死弟車牙若鞮單于立遣子右於涂仇撣王烏夷當入侍

自烏孫分立兩昆彌漢用憂勞且無寧歲時康居復遣子侍漢貢獻都護郭舜上言本匈奴盛時非以兼有烏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妾非以失二國也漢雖皆受其質子然三國內相輸遣

二

交通如故亦相候司見便則發以今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爲中國生事然烏孫既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距而康居驕黠訖不肯拜使者都護吏至其國坐之烏孫諸使下故爲無所省以夸旁國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爲好辭之詐也匈奴百蠻大國今事漢甚備聞康居不拜且使單于有悔自卑之意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以章漢家不通無禮之國漢爲其新通重致遠人終羈縻不絕

三

四

綏和元年

遣中郎將夏侯藩副校尉韓容使匈奴

大司馬王根以單于有斗入漢地直張掖郡得之於邊甚饒乃白上以指曉藩令求之藩至請求說單于上書獻此地單于曰此詔語耶將使者所求也藩曰詔指也然亦爲單于畫善計耳單于曰此温偶駼王所居地請遣使問之藩容歸後復使匈奴

至則求地單于曰父兄傳五世漢不求此地至知獨求此地何也已問温偶駼王匈奴西邊仰此材木且先父地不敢失也藩遷單于上書以藩求地狀聞詔報匈奴以爲藩擅稱詔當死更大赦二今徙爲濟南太守吳熙戲曰藩所求地今亦不喇山邑當測合黎山等處胡三省曰是年後至明年哀帝即位大赦又明年改元赦詔云更大赦二以知藩再使匈奴必在建平初

車牙單于死弟烏珠留若鞮單于立遣子右股奴王烏鞮牙斯入侍

一

單于侍子死歸葬

單于復遣子左於駼仇撣王稽留昆入侍

二 孝哀建平元年

烏孫庶子卑援疐入匈奴西界寇盜牛畜頗殺其民單于遣騎擊破之受其質子以狀聞漢遣使者責讓單于令歸還質子單于受詔遣歸

三

四

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詔問公卿亦以爲虛費府帑可且弗許單于使辭去未發從黃門郎揚雄諫略曰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于未戰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弗許臣以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本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明甚故前世以爲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運府庫之財而不悔今單于歸義願朝乃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者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不安也惟陛下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召還使者更報單于書而許之

單于遣使上書願朝五年正月單于未發會病復遣使願朝明年

一

二 元壽元年

春正月匈奴單于烏孫恭昆彌傾來朝既罷遣中郎將韓況送單于遣稽留昆隨單于去單于之來上以太歲厭勝所在舍之上林苑蒲陶宮告之以加敬于單于單于知之不說 上林令陝西西安長安盩厔鄠等縣蒲陶本出大宛武帝取其種植之離宮故名自黃龍以來單于每入朝其賞賜錦繡繒絮輒加厚於前以慰接之、

單于歸國復遣稽留昆同母兄右大且方與婦入侍還歸復遣且方同母兄左日逐王都與婦入侍

孝平元始元年

太皇太后稱制王莽秉

二

政風單于令遣王昭君
女須卜居次云（李奇曰居次者女之號若漢公主文穎曰須卜氏匈奴貴族）
入侍
遣中郎將王駿王昌副
校尉甄阜王尋使匈奴
班四條（中國人亡入匈奴者烏孫亡降匈奴者西域諸國佩中國印綬降匈奴者烏桓降匈奴者皆不得受西域凡匈奴五十國自譯長及）

西域車師後王姑句去
胡來王（婼羌國王號今羅布淖爾東戈）
（壁中）唐兜降匈奴匈奴受
置左谷蠡地遣使上書
言狀漢遣中郎將韓隆

（將相王侯佩漢印綬三百七十六人）付單
于令奉行因收故宣帝
所為約束封函還（胡三省曰宣帝與匈奴約長城以南漢有之長城以北匈奴有之有降者不得受今莽以約束未明故須四條而收舊所為約束）
莽奏令中國不得有二
名帝更名衍莽因使使
者風單于宜上書慕化

等使匈奴責讓單于單
于執二虜付使者因請
其罪莽不聽詔會西域
諸國王斬以示之

三

四

五

為一名漢必加厚賞單
于從之更囊知牙斯曰
知

附錄　　　華亭沈惟賢述

自夫火德中衰胡運寖盛逸毗不習金革之事而匈奴休息數穉狡焉思啓然而成哀以來扶服稱臣貢獻不絶蓋中國無釁抑呼韓之約未忍忘也彼王莽者遭値陽九叨據非分既無控御之才則當修舊約布恩信羈縻之已耳奈何視蠻夷之長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者若井田封建之可以數更革也夫其篡竊之迹則爲異域所輕搆難之由又歸曲於我然使因府庫之羨踵漢氏累世之威命十二部者先至則深入窮追後者更番繼之雖非義動亦足縣旌天山飲馬瀚海及其頻年征調丁壯苦屯戍老弱罷轉饋三十萬衆猶未集而胡塵四合緣邊虛空諸將在塞奉朝命不敢擊後復命將出師博募奇異之士至則止屯於邊故壽其始終初無一矢以相加遺而關東之民已困矣夫秦怙武事而失之彊莽挾鞭棰匈奴之資而懸兵久屯自卽於弱其爲草菅生民流毒諸夏班生所謂殊途同歸者與以其顛覆漢紀足用爲鑒故叙而錄之而以孺子嬰及更始并著於篇

漢　新莽　淮陽王　匈奴

孺子嬰居攝元年

二

初始元年　莽始建國元年

莽自稱新皇帝廢孺子爲定安公遣五威將王駿率甄阜王颯陳饒帛徹丁業等齎金帛遺單于曉以受命代漢狀因易單于故印故印文曰匈奴單于璽莽更曰新匈奴單于章（單于既上故印陳饒即椎破之明日單于覺求故印已無可奈何又多得賂遺即遣弟右賢王隨將率入謝因上書求故印將率還到右犁汗王咸所居地見烏桓民多令還之單于使咸報曰從塞內還之耶從塞外還之耶將率以聞莽令從塞外還之）又遣五威將至西域盡

單于遣右大且渠等將兵衆萬騎以護送烏桓爲名勒兵朔方塞下（單于始用夏侯藩求地有距漢語及莽頒四條後匈奴以求稅烏桓不得寇略其人民烏桓見略者親屬將財畜往贖匈奴並留之至是重以印文改易故怨恨）

改其王爲侯

二

冬十二月更名匈奴單于曰降奴服于募卒三十萬人遣立國將軍孫建率十二將分道並出五威將軍苗訢虎賁將軍王況出五原厭難將軍陳欽震狄將軍王巡出雲中振武將軍王嘉平狄將軍王萌出代郡相威將軍李棽鎮遠將軍李翁出西河誅貉將軍陽俊討濊將軍嚴尤出漁陽奮武將軍王駿定胡將軍王晏出張掖先至者屯邊郡須畢具乃同時出窮追匈奴納之於丁令分其國土人

西域車師後王須置離謀降匈奴都護但欽斬之置離兄狐蘭支將人衆二千餘人敺畜產舉國亡降匈奴單于受之與共入寇擊車師殺後成長（師古曰後成車師小國名也按據西域傳當作後城後城卽車師後王城也）傷都護司馬

秋九月西域戊己校尉史陳良終帶等賊殺校尉刁護脅略吏士自稱廢漢大將軍亡入匈奴

民以爲十五立呼韓邪子孫十五人爲單于中郎藺苞戴級馳之塞下召拜當爲單于者

三

遣田禾將軍趙並發戍卒屯田五原北假（水經注北假地名自高闕以東陽山以西皆北假也今吳喇忒旗西北）以助軍糧藺苞戴級至雲中塞下誘呼右犁汗王咸咸子登助三人至脅拜咸爲孝單于助爲順單于傳送登助至長安（時諸將在邊以大衆未集未敢出擊匈奴討濊將軍嚴尤諫曰臣聞匈奴爲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於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

單于遣兵入雲中益壽塞（今山西歸化城土默特旗西）大殺吏民（是後匈奴告左右部諸邊王入塞寇盜大輩萬餘中輩數千小者數百殺雁門朔方太守都尉略吏民畜產不可勝數綠邊虛耗）

視戎狄之侵譬猶蚊蝱之螫敺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爲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齎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爲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爲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厄比年飢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衆齎三百日糧東援海代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里

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敝勢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既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自當齎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餘糧尚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齎釜鍑薪炭重不可勝食糒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是故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

四

勢力不能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勢不能及幸而逢虜又累輜重如遇險阻銜尾相隨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今既發兵宜縱先至者深入霆擊且以創艾胡虜莽不聽尤言轉兵穀如故天下騷動咸既受莽孝單于之號馳出塞歸庭具以見奇狀白單于單于更以爲於粟置支侯匈奴賤官也

二月

厭難將軍陳欽震狄將軍王巡上言捕得虜生口言虜犯邊皆孝單于咸子角所爲莽斬其子登（助病死莽以登代助爲順單于）於長安以視諸蠻夷（初北邊自宣帝以來數世不見烟火之警人民熾盛牛馬布野及莽撓亂匈奴與之搆難邊民死亡係獲又十二部兵久屯而不出吏士罷敝數年之閒北邊虛空野有暴骨矣）

五

烏珠留單于死弟烏累若鞮單于立（時王昭君女伊墨居次云之埒須卜當用事云常欲與中國和親又素與於粟置支侯咸善見咸前後為莽所拜立為單于勸令和親）

西域焉耆叛殺都護但欽（是歲烏孫大小昆彌遣使貢獻莽見匈奴諸邊並侵意欲得烏孫心小昆彌胡婦子烏孫歸附之迺遣使者引小昆彌使置大昆彌使上）

（西域諸國以莽積失恩信焉耆先叛殺都護莽不能討）

莽天鳳元年

遣和親侯王歙（王昭君兄子也）及其弟蝄使匈奴厚賂之詐許還其侍子登因購求陳良終帶等單于執良等付使者檻車詣長安莽作焚如之刑燒殺之

匈奴右骨都侯須卜當伊墨居次云遣人至西河虎猛塞下（虎猛縣制虜塞今鄂爾多斯左翼前旗）言和親

二

緣邊大飢莽采諫大夫如普言罷諸將率屯兵（單于貪莽賂遺外不失漢家故事內實利寇掠會使還知侍子登前誅死發兵寇邊莽復發軍屯）

夏五月復遣王歙與五威將王咸率伏黯丁業等送單于侍子登屍歸

三

匈奴（敕令掘單于知墓棘鞭其屍又令匈奴卻塞于漢北責單于馬萬匹牛三萬頭羊十萬頭及所略邊民生口在者皆還之莽好為大言如此）因遣單于金珍改其號曰恭奴善于（又封須卜當為後安公子奢為後安侯單于貪莽金幣故曲聽之然寇盜如故）

夏遣并州牧宋宏游擊都尉任萌等將兵擊匈

奴至邊止屯
遣五威將王駿等出西
域焉耆詐降伏兵擊駿
等皆死西域自此絶

四

五 遣和親侯王歙誘伊墨居次云及須卜當至塞下以兵脅將至長安強立當為須卜單于後安公子奢為後安侯（大司馬嚴尤諫曰當在匈奴右部兵不侵邊單于動靜輒語中國此方面之大助也於今迎當至長安槀街中一胡人耳不如在匈奴有益莽不聽）

烏累單于死弟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單于立貪賞賜遣須卜當子大且渠奢與伊墨居次云女弟之子醯櫝王俱奉獻至長安

六 大募天下兵議以嚴尤廉丹為二徵將軍將兵擊誅單于而立當代之（嚴尤以直諫免兵調度亦不合而匈奴愈怒並入北邊時北邊多罷其禍惟代郡中尉蘇竟）

莽地皇元年（完輯一郡劉放後漢書刊誤曰按郡無中尉當作都尉）

二 轉天下穀帛詣西河五原朔方漁陽每一郡以百萬數欲以擊匈奴（須卜當死莽以庶女妻後安公奢所以尊寵之甚厚終欲為發兵立之者）

三

淮陽王更始元年（更始雖建帝號綱目以未成君例用分注紀年今從之）

漢兵誅莽（云奢亦死）

二 冬遣中郎將歸德侯劉颯大司馬護軍陳遵使匈奴授單于漢舊制璽綬因送云當餘親屬貴人從者還匈奴（單于輿驕謂遵颯曰匈奴本與漢為兄弟匈奴中亂孝宣皇帝）

ZW 21101000823275

二

輔立呼韓邪單于故稱臣以尊漢今漢亦大亂爲王莽所篡匈奴亦出兵擊莽空其邊境令天下騷動思漢莽卒以敗而漢復興亦我力也當復尊我遵與相撐拒單于終持此言

夏颯等自匈奴還